新文学史料

国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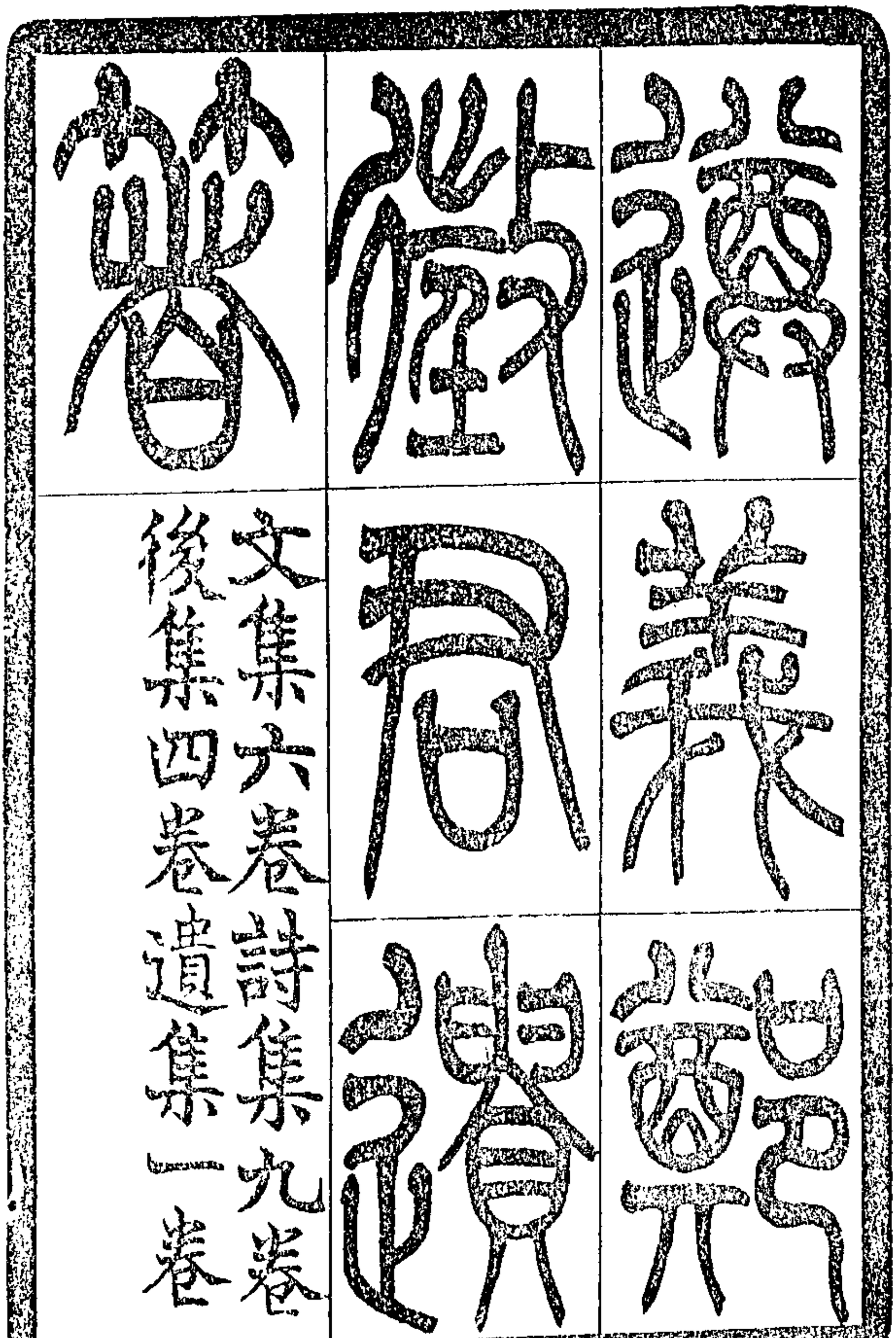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九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　清

巢經巢文集六卷詩集九卷詩後集四卷遺詩一卷附錄一卷……清　鄭　珍撰　清代學術　一
孫春泉詩集二卷文鈔二卷外集二卷……清　孫　澍撰　古棠書屋　二八三
然松閣賦鈔一卷詩鈔三卷存稿三卷……清　顧櫰三撰　金陵叢書　三三一
脊屏山館詩存二卷文存一卷……清　陸　麟書撰　清　頌堂　四四五
鳥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清　張　穆撰　山　右　四八一
附石州（張穆）年譜一卷……
妙香齋集四卷補遺一卷……清　張繼文編
遲鴻軒詩棄四卷詩補遺一卷文棄一卷補遺一卷詩續一卷文續一卷……清　楊長年撰　金陵叢書　六一九
清　楊　峴撰　吳　興　六六九

清代學術叢編 第一集


文集六卷詩集九卷遺集四卷

嘗讀鄭君康成易贊及易論謂易一名而含三易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鄭君闡發三易郅爲精搞余嘗引申斯旨不歐易言之且推暨於國家政事之治亂興衰制度文物之因革損益世道人心之純駁汙隆學術文章之得失正變胥可以三義囊括之易道廣大精微固無所不苞孕也遵義鄭子尹徵君以樸學崛起西南蔚爲儒宗生平服膺家學精研三禮撰述閎博著鄭學錄揭櫫爲學大義嘗以 國朝經學昌盛邁越往古乃極盛之後治禮者漸有標新增怪名所爲康成生日繹冀詩然此特致辨今古異同已爾經學廢興固無豎也顧已深致歎喟如此烏知後之惑經僞經汔至學校廢經不讀而經亡經亡亦隨之徵君既墨守家學以治經所爲有知其哀捕又何如耶徵君詩文章實能貫串攷據義理詞章而一之於忠孝節烈尤曖曖焉又所爲詩與術淵懿黝然深秀屹然爲道咸間一大宗近人爲詩多祧唐而禰宋號爲步武黃陳實則巢經一集乃枕中鴻寶也徵君遭際多艱困阨憂虞仍不沫其事親孝敬之誠讀其詩文者使人孝悌慈祥之

灰同歸漸滅不止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校梓徵君詩文竟因紬繹康成三易之旨以證徵君經術文章不渝家學者蘄挾世於危亡垂絕之交徵尚如斯寫以貢讀徵君詩文者一證之若謂流衍鄉先哲遺著者抑亦末也

己乙卯十月貴陽陳夔龍

序

往時歙縣程侍郎以博聞强識受
成廟特達之知負海內重望天下能文章之士鱗萃其
門侍郎嘗典試嶺南所得士如番禺儀克中陳澧長樂
温訓皆有時名先後與余定交京師儀君工詩精攷據
惜早世不竟其所學陳君天才雄駿於書靡不窺近乃
服膺許鄭温君治古文辭力摹韓柳於近人不亞惲子
居此三人者皆侍郎高第弟子然皆弗能爲侍郎之文
其能爲侍郎之文者遵義鄭子尹一人而已子尹故侍
郎視學黔中時所矜賞者也其爲人坦白簡易粹然儒

者生平研精三禮習聞古宮室冠服之制通聲均訓故
之學爲文章古澀與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墜
簡雨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腐儒小生讀
之或至口鉗舌撟實則眞氣流貫非貌爲魁紀公家言
者及讀其毋教錄即又悱惻沉摯似震川先妣事略項
脊軒記諸篇羊質善變幾無以測吾子尹也古近體詩
倜儻穆深時見才氣亦有風致其在詩派於蘇黃爲近
要之才從學出情以性鎔蓋於侍郎之文爲具體矣黔
中惟子尹與莫孝廉友芝張副貢琚黎訓導兆勛傅孝
廉最數人爲能肆力於古而子尹所造尤深足稱經師

祭酒詞壇老宿今年刻其詩九卷經說一卷求序於余
余嘗親奉程侍郎之教數得追陪末坐上下其議論今
觀子尹之詩文知淵源所自波瀾莫二故爲序其學之
所自出以諗世之讀子尹文者咸豐二年八月望日常
熟翁同書

巢經巢文集序

遵義鄭先生子尹徵君爲西南儒宗垂數十年生平著述甚富致極精嚴未嘗如俗儒苟操鉛槧也道光中郡太守聘撰遵義府志成書四十八卷同時刻者有樗蔭譜一卷毋教錄一卷治咸豐中治許鄭學益精三禮六書洞晰淵微乃家刻巢經巢經說一卷說文逸字二卷巢經巢詩鈔九卷唐威恪公樹義爲刻播雅二十四卷同治三年先生沒後遺著尤多威恪公子今中丞炯續刻儀禮私箋八卷鄭學錄四卷於蜀中獨山莫君祥芝刻輪輿私箋二卷於金陵至光緒四年四川川東道歸安姚君覲元編爬進齋叢書爲刻說文新附考六卷粵東廣雅書局南皮張尚書之洞所設者也又采刻汗簡箋正八卷親屬記二卷於廣雅叢書中由是先生著述約略已具然其精者尚有考工彫氏圖說一卷巢經巢文鈔五卷詩集續鈔　卷無傳本貴州刺史貴筑高君培穀惜焉復任剞劂而先生之書始克告全自餘雖有一二遺編皆非其至矣奇書之在世譬猶金珠美玉藴蓄於山淵必有精光上屬霄漢歷久而不可磨滅今先生遺書播行海內聞者鄉風士大夫轉相遂刻其孳然有當於人心不待智者而知已然卒成此一簣之功使

無放失者高君也光緒十九年十二月遵義黎庶昌

巢經巢文集序

遵義鄭子尹先生研精經史穿穴深遠具有心得乾嘉以來東南諸鉅子無以過之生平著述十餘種近年先後傳刻略備去年得其巢經巢遺文數十篇編爲五卷校刻之其文守韓柳家法謹嚴峭潔不落宋以後體勢知經生家讀書既多根柢槃深卽其議論之文亦非常人所能規仿中間於地理水利辨析明了關繫一省輿地之學蓋自貴州入版圖以來未有人考證精確豁若發蒙如今日者也豈獨先生一家之學哉光緒二十年正月貴筑高培毅

卷第一

經說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辨日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

禮記正義駁文　司徒旅歸四布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節儀禮曲字　僞古文尚書誤採左傳姒婦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孔子生卒

卷第二

考

禮記注脫簡　康成弟子臨碩

調人　孟子

爾雅　孔疏尚書古今文經字之異

慕母遼孟子注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氏經注原本

胖柯考　白錦堡考

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

問荅

卷第三
書
上程春海先生書　再上程春海先生書
與鄧湘皋書　上俞秋農先生書
與周小湖作楫太守辭貴陽志局書
上賀耦耕先生書　與鄒叔績漢勛書
與劉仙石太守書年書
答莫子偲論佩觿書
記

斗亭記　重修魁星閣記
遊至大覺寺記　遊迴龍山記
辛丑二月初三日記　漢三賢祠記
遊城山記　四圖記
望山堂記　松崖記
悔峻記　記朱烈愍公祖系
巢經巢記　望山堂後記
烏相軒記　柑廊記
米櫻記　陽明祠觀釋奠記
荔波縣舉貢題名記　怡怡樓記
卷第四
序
樗繭譜自序　母教錄自序
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
重刻楊園先生全書序　古本大學說序
訂溆浦舒氏六世詩稾序　甘秩齋黜邪集序
寶言堂家戒輯聞序　千家詩注序

郘亭詩鈔序　播雅自序
偃飲軒詩鈔序　黎雪樓先生七十壽序
輪輿私箋自序　說文逸字序目
周易屬辭序　送黎蒓齋表弟之武昌序
桐筌序　秦晉遊草序
張子佩琚詩稾序　張節婦題詞序
賢母錄序　說文新附考自序
卷第五
紀事
遷居紀事

說
柴翁說
題識
題移寫春秋繁露盧氏校本
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
題移寫韓詩批本
跋
跋古文四聲韻
跋學部通辨
跋補漢兵志
跋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跋鄭固碑
跋樊毅修華嶽廟碑
跋范鎮碑
跋元趙仲光桃源圖
跋文待詔書赤壁賦
跋機聲鐙影圖
跋張遷碑
跋吳荷屋刻東坡詩拓本
跋啟秀書院壁書弟子職
跋小王洛神十三行拓本
跋韓詩謝自然首
跋韓詩合江亭首
跋韓詩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首
跋韓詩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首
跋韓詩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
卷第六
書後
書蔡仲殺雍糾事後
書韓集與大顛三書後
書三賢遺蹟卷後
書石卿先生硃卷後
書上蔡語錄後
書宜州家乘後
書補錄張陶葬陽明像贊後

書莫貞定先生母教書後
書莫猶人先生稟陳鹽源縣甲子夸豹子溝銅廢
厥書後
書朱子詩卷眞蹟後　書唐子方方伯書札後
書謝君采先生詩刻本後
傳
聶將軍傳　瀝瞻將軍傳
鄧節婦傳　外祖靜圃黎府君家傳
唐介石公傳　劉節婦傳
王蘭上小傳　詹節婦傳

墓表
先妣黎太孺人墓表
行狀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巧家廳同知舅氏雪儕黎府
君墓銘　望山堂梁上銘
贊
方正學楷書千字文贊
芙風山藏王陽明先生小像贊
母之貓贊
雜著
乞巧文　隸對
補
祭貞定先生文

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祭開州訓導子元仲舅文
銘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爾雅之釋宗族舍人孫李本久亡今所傳惟郭景純本然注略那疏復不詳余三復斯篇文蓋多所譌脫即近日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雖考證棻詳而於此亦未之疑及也按儀禮喪服小功章稱從祖祖父母麻章稱族曾祖父母緦麻章稱族曾祖父母族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四世是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曾孫稱皆冠以從祖曾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曾孫稱皆冠以族明甚從祖者言其親從祖而別非祖行之謂猶其親從父而別者稱從父非父行之謂也其親從曾祖而別者稱從曾祖而於正經止稱族祖而別此義就已言就所稱者言俱無可通邵說殊謬又父之世母叔母即父之從父昆弟之母也既釋曰從父昆弟之母也蓋所謂四緦麻者於曾祖爲兄弟之親於祖爲從父之親於父爲從祖之親於己親雖將盡而猶相連屬有服故曰族至族昆弟之子我之曾祖兄弟乃其高祖祖遷於上咸單於下即骨肉不相連屬止謂之親同姓而無從以族字加之矣故於父爲從父者於己則爲從祖於父爲從祖昆弟之親爲族祖漢魏前未之聞也今既釋曰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與喪服經合矣而於族父之妻乃曰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於族父之姊妹乃曰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不僻父行於祖行乎此非可以族祖王母例也父之從祖昆弟之父母本是祖行故冠以族曰族祖分男女則曰族祖父族祖母從祖之尊稱則曰族祖王父族祖王母族字與從祖從父一例起支派定稱稱族祖即是祖行男稱族祖父其妻即族祖母其姊妹即族祖姑不得稱其婦女故可言自祖而別自父而別自曾祖而別斷不可言自曰族祖母族祖姑也邵氏云族祖母族祖姑稱族者言自族祖而別夫言自某別者謂彼於我從某世分也

爲從祖王母不應族祖王父反無釋又據喪服從父昆弟姊妹皆大功親從祖昆弟姊妹皆小功親亦不應止釋從父昆弟而於從父姊妹從祖昆弟姊妹俱無釋此皆非始作俑然也今詳審經文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漢魏前未之聞也

祖母蓋誤衍一祖字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當是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誤古本原與下族祖王母句對文也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當原是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致斯誤兄傳寫上句脫爲族姑下句脫父之從祖姑遂致斯誤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下疑舊有其女子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三句乃於儀禮五服內親無一遺闕是皆參互可見而自開成石經已同今本知其譌脫在唐人已無知者矣珍以爾雅爲詁訓之宗釋親闕名教之大而

窮經家相沿不察致三從之稱晝然易明者往往心目蒙眛如近日易疇程氏說禮名家而其文足徵記中親屬隆殺述至以昆弟之曾孫與族曾孫爲二人以從父昆弟之孫爲族昆弟之孫則此篇關係非淺尠也不揆無知竊爲補正庶幾明積非備族從俾童幼讀爾雅者知與喪服一經一訓原無缺誤云

今補正本

父爲考毋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

辨曰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

孝經一篇漢有今古文今文顏貞出之河間獻王上之

宗族

長孫氏江翁等說之古文出自孔壁秘在內府至東漢
許叔重鄭仲師始爲解說何有孔安國傳也隋劉炫始
僞作孝經孔氏傳與今文鄭注並列學官五代之亂亡
其傳惟本經存乾隆中欽入汪翼滄市日本攜彼國太
宰純校刊古文孝經孔氏傳以歸付鮑廷博刻之其書
遂徧布海內　四庫提要已斥其僞矣然止謂陋冗不
類漢人釋經而不暇實核其僞當時精審若召弓盧氏
且極序辨爲眞孔氏作廣書之惑人若是余故爲列十
證闢之如左

劉炫既撰孔氏注本別作古文稽疑一篇明之又作義

疏三卷書皆不傳要主孔氏駁鄭氏兩漢以來並謂孝
經爲孔子與曾子陳孝道獨炫謂孔子自作特假曾子
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並非因曾子請業而對是所撰僞
孔傳大端也今孔序乃云曾子躬行匹夫之孝未達天
子諸侯以下之事因侍坐諸問而夫子告其義遂集錄
之名曰孝經則與炫說不應其僞一

孝經漢止分章首荀昶撰集諸說仍無章名至皇侃義
傳且引劉炫義疏解之至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
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則非孔傳也又注容止
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
一句疏皆云依孔傳至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則
日惟所多四章別立新名餘皆同御注其僞二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
字班固藝文志序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
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不止二處班
氏道其略桓氏總其數也今經文止少桓氏九字猶云
相傳脫誤至見班氏有此言乃改續爲績改生之膝下
作生毓之其餘除閨門章皆同今文未見有字讀皆異
異不過強加閒文語助百二十四字耳亦未見四百餘
字也其僞三

鄭氏注孝始於事親三句云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
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

之文具載邢疏是必僞孔傳與鄭異義乃持以難鄭氏
今傳解此三句正與鄭義同其僞四

御注所用舊說疏必云依某注非者則否其天子章疏
云一人天子也依孔傳慶善也書傳通十億曰兆古數
爲然則惟一人天子也五字是孔傳餘皆非也又孝治
章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三句疏云此依孔
傳且引劉炫義疏解之至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
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則非孔傳也又注容止
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
一句疏皆云依孔傳至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則

也及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也數句皆門皇自撰故疏不云依某今一概認作孔傳大之是疏之體例尚未別白也其僞五

邢氏孝治章疏引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感應章注禮君燕族人與父兄蔕也疏云此依孔傳今傳中無此二條可見空腹野夫卽目前注疏猶未細檢宜其文俚俗至是其僞六

許沖上說文表稱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史記自序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其孔子世家稱孔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之遽信巧爲推護非好奇之心先入之卽極醜態亦不復見歟僞者或反據以駁漢人舊說又至愚矣

禮記正義駁文

檀弓鄭氏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正義謂檀弓在六國時以後篇中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也按首節論舍孫立子事云檀弓趨問子服伯子又云子游問諸孔子注謂伯子卽子服景伯景

伯孔子同時人就令伯子未必是景伯故注加蓋字作
疑詞而合孫立子之非檀弓疑之子游問之孔子斷之
則檀弓與游夏同時明矣正義以篇中載仲梁子證是
六國時人似是以目錄記人二字連讀謂此篇爲檀弓
所記而忘鄭目錄於諸篇文例多云名曰某者以其記
某此記人二字原不連讀因致誤解

曾子問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辯也注辯猶正也若
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正義云若康子者謂當時教
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若順也按注意若當
作如字解言如康子此拜稽顙於位乃君弔其臣時主
人之禮非鄰國之君弔鄰國之臣時有君爲主之禮也
當時司禮者不能是正致君臣成二喪主若非順從之
義

曾子問孔子曰祭哉正義云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
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按哉字與論語沽
之哉左傳畏君王哉與君王哉同是決詞非疑度詞也
下文望墓爲壇以時祭及告墓祭於家皆孔子所據古
義並非以意定禮故曰子游之徒用此禮祭順古義也
何嘗無正文得祭乎

郊特牲鄉爲田燭正義云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
於田首設燭照路按注云郊道之民爲之總掃汜掃反
道田燭三事則鄉止是當郊道所過之鄉若各鄉不當
郊道而皆以田燭照路奚爲耶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節正義父爲子期兄弟之子
但宜九月云云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
叔亦正服五月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此發于而旁
殺也按族兄弟之子無服同堂兄弟即從父兄弟其子
當小功則此當總者宜云從祖昆弟之子疏偶筆誤

大傳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
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
母則令昭穆不明義本精晰正義乃云弟小於已妻必
幼稚故可謂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已相類不甚縣
絕何得謂之爲母意以婦嫂之名因其年之長幼於我
而得此謬論也弟妻之年何必幼稚於已兄妻之年何
必不甚懸絕且諸凡稱母者豈可以少長論尚當稱毋
雖已百歲而彼方笄猶將母之兄妻即年長二倍終
無稱母之理孔或是仍六朝義疏未之刊正耳

少儀汜掃曰掃掃席前曰拚正義汜廣也若遠路大賓
來主人宜廣掃之外內俱掃謂之掃若近路小賓來則
止掃席前但曰拚按拚掃日用之常何必賓來始爲之

且遠路來者何必定是大賓近路來者何必定是小賓經意止是釋掃席前有拚之名非此則統曰掃耳

則爲在側不知子爲妻拜賓之時母何以在側也

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注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正義云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按此疏極無理卽德小者先來居大官既有大德後來獨不可易之乎官小德尊既可以加燕賜又不可以加爵位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爲乎注後德二字當如俗本作小德者始合疏附會所據誤文通之失也

司徒旅歸四布

此無注又經云旅歸四布文簡難明故鄭云司徒使旅下士歸四方之賻布特加使字四方字以通之若原作使旅歸四方布前已有賻布之餘此布字屬喪其爲賻布不待言則注止云旅下士也文義已通何待贅司徒句是知經注並與今同原無脫字據雜記上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節正義引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德者按此疏極無理卽德小者先來居大官既有大德後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皇本亦與今同據本疏引熊氏說以司徒爲獻子家臣然家臣容有司徒斷無家臣得謚之理若經本是司徒敬子非謚而必認爲人名與皇氏立異知熊本亦與今

同郎孔氏據作正義本據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疏云司徒主國之事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凡喪謂四布是也知孔本亦與今同而疏中竟云喪司徒旅歸四布是司徒敬子者蓋古人義疏皆不附經注而單行唐之五經正義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孔氏雖主刪定中間亦有一二失審勘者此節正義必是修疏一人讀經不熟因後文有兩司徒敬子誤記此與之同而因卽執所誤記思獻子時季氏無敬子遂主熊氏駁皇氏夢中說夢成此疑竇孔氏旣偶失覈檢覆詳者亦遂仍之皆因與後

文兩司徒敬子易亂心目故也孔氏禮記正義序云據皇氏爲本有不備則補以熊氏則以司徒爲公臣自是正解此疏獨主家臣已與聽役司徒議不盡一又與後扁兩引此經大異其爲紹非孔意出自荒經之手無疑然其誤止在疏於經注無與也後來日本一孔之人見疏中有此罅隙遂緣以改經誇其國傳本之古其巧僞幾無可破宜山井鼎爲所愚而海內通儒亦共信之今於其作僞之因卽疏說之誤亦明白矣

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曾子問昏禮旣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旣納幣有吉日壻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旣納幣有吉日壻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旣納幣有吉日壻女

何所嫌於原聘之妻增而必別嫁別娶耶且喪家致命不爲兄弟彼家已許諾矣何以至免喪又使人請耶豈免喪而使人請者乃致命經兩年後尚未別嫁別娶者耶於情理都無一得孔氏誤之陳氏澔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矣充宗萬氏偶箋斥及孔說是也而並駁鄭注亦未深悉此章禮意之故至據儀禮宗子不親迎謂弗娶是彼不親迎者不知此禮包凡常非專謂宗子說亦穿鑿

致命必於已葬者緣初喪經營殯葬爲重自不暇問及此事葬後而不遣人致辭則非情也故孔子以已葬爲節亦就吉日在葬後者言之若吉日在葬前自宜未葬卽致命禮意可隅反也

儀禮鄭注之舊

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三篇承尊之豐元本經注皆當是幽字正義本誤作豐大射注幽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幽聲近似豆大而卑矣疏其字從豆幽聲者此謂上歷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幽禪敦謂之器象形也今諸經承尊爵之幽不用本字之幽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云其爲字從豆豐聲也推尋注意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幽聲近似豆大而卑十七字係他人之說故鄭分別言之若所注之經本作豐字則

憑信也聶氏三禮圖坫下云坫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曰幽音豐其豐字止作幽下又加音最

得經注之舊

僞古文尚書誤採左傳

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晃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音昧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據此三引知惟取亂侮

亡句是虺誥本文其文或士會減字或荀偃子皮增字俱未可定要是兼弱攻昧爲士會語推亡固存爲荀偃子皮語甚明僞孔仲虺之誥率綴作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以爲虺語又昭二十四年傳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據此則同德度義句萇宏語也僞孔以作武王語上配同力度德一句又改亦有離德作離心離德以配下文同心同德是其採摭左傳不獨取莊八年德乃降以莊公語爲大禹謨如閻氏所摘矣心勞日拙可哂有如此者

姒娣

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同一父所出也其先生者男稱之爲姊女稱之爲姒後生者男稱之爲妹女稱之爲娣姊姊妹者男子於女子之專稱姒娣者女子於姊妹之專稱通之則女亦可同男稱衛女之詩遂及伯姊是也男亦可同女稱列女傳魯子皮之姊號公乘姒子皮與之言皆稱曰姒是也推之則於諸父諸母所出亦同此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姒娣故妯娌相稱即據其年之長少以姒娣呼之親之若姊妹也而繫以婦曰姒婦娣婦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然誤解同出爲俱嫁事一夫郭景純氏因之世皆奉爲定說姒娣爲女子於姊妹之專稱義遂昧矣孫郭之義蓋據左傳厲嬀之娣戴嬀戴已之娣聲已諸文爲說不知娣止是女子妹稱俱嫁一夫是娣各嫁一夫亦是娣公羊傳以姪娣從是女子在母家謂妹爲娣與謂兄弟子爲姪皆是定名不待嫁事一夫始名姪娣也苟以姒娣是同嫁一夫者妯娌何以稱姒婦娣婦如曰妯娌須繫以婦穆姜謂聲伯之母子容之母謂叔向之妻何以據升同已行改稱娣況女君與妾自是定名如女君稱妾長已者爲姒妾稱女君少已者爲娣亦決無是理也止稱曰姒又如以姪娣從者娣自是後生然不無先生之姪既定名爲姪不應因嫁改稱姒而少於己者又不可稱娣妾謂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文同義豈宜異郭注又云同出謂俱已嫁一篇之中前後岐解郝氏義疏因云姨有二義俱嫁一夫各嫁一夫皆謂之姨稽之於古稱妾爲姨殊無所出至鄭注昏義云女子謂姊妹之夫語及耶尤不情矣

妹在室者必不許姊妹之夫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姒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强名之匪惟人晒之已必內恧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奚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雁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婦歸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雁以前婦止稱女

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雁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

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卽衽他奧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爲而且不爲者於夫婦道誠窮極不可爲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之名何居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史記據孟子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趙岐注孟子因之二年四年爲

在位年數世無異說至唐孔氏僞伊訓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始似無外丙仲壬二帝者然觀他篇疏謂盤庚爲殷十九王武丁爲二十二王祖甲爲二十四王知崩年改元之說在孔氏誠如蔡傳所譏妄意之耳無確證也及宋邵子作經世書乃直削外丙仲壬謂以歷數推之知無二帝年數又得程子之以歲爲年胡氏之四大可信等說暢之卽朱子註孟亦云趙程二說未知孰是然蔡氏書傳獨不主程邵而從史記亦可見語類說爲定論矣後人疑程邵者或云不應湯將百歲生二子或云孟子不應兄弟倒置余謂皆不足折之也今按春

秋外傳姜氏告公子重耳曰商之享國三十一王又大
戴保傳篇云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漢以前計
實三十一世起成湯終武庚也譙周古史
考尚然譙本史記郎史記郎據國語大戴也少閒篇孔子
告哀公云成湯卒崩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卽位武丁卒
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據此可斷商之有二帝確然
無疑若如程邵之說則商止二十九王湯至武丁止二
十世他書不足信孔子之言猶不足信乎

孔子生卒

公羊穀梁兩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並云庚子孔子生在
經十月庚辰至冉於商任之下唐石經公羊傳及以後
諸本並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下云
傳文上有十月庚辰則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
孔子生是知公穀兩家所記本無不同當以鹿氏所據
爲定本俗人不計十一月無庚子妄增十有一月世遂
生據經十月庚辰朔推之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周
之十月夏之八月是今八月二十一日孔子生日也左
氏續春秋經於哀公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據
前十四年經夏五月庚申朔推之則己丑爲四月十二
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是今二月十二日孔子卒日也
自襄公二十一年數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壽實七十四
歲三傳公穀詳生左氏詳卒明白可據本無誤者自司
馬遷作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

子孔子謂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賈服諸儒皆以十二月
實周之九月謂之再失閏見長歷杜氏獨以爲止失一閏
十二月實周之十一月云若如諸儒所說則是三失非
再失按孔子止云歷過再失閏本無明文賈服諸人所
以知再失者蓋以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傳謂辰在
申再失閏者例之火西流是七月則辰亦在申也而同
爲十二月是其再失閏亦同杜氏於襄二十七年經謂
若作十二月則是三失閏與傳言再失不合直以經爲
十一月之誤頓置兩閏以就其歷至是又守是三非再
之說以難諸儒謂止失一閏夫以九月爲十二月則先
卻三箇月明是三失閏而左氏止云再失漢魏左傳大
師豈少精歷數者亦皆以襄哀兩事並因再失閏以九
月爲十二月必是知其已先三月而止得爲再失之故
杜作長歷自云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但據經傳反覆求
之安知左氏與諸儒止算再失者非即其本術平杜既
擅改舊說謂正歷止當補一閏而又不知古歷閏在歲
終見十三年經有十二月蟊傳有七月辛丑十四年經
有五月庚申朔十五年傳有閏月合而計之意以若十
三年補閏必在十二月之前如是則蟊在十一月經不
合書十二月是補閏必不在十三年十五年既傳有閏
月則必於十四年正歷補閏而十四年五月朔既是庚
申其前四箇月若無閏則十三年七月不得有辛丑故
長歷於十四年閏二月以合前後經傳宜其推至孔子
卒日不得有己丑而以經爲日月有一誤也今以舊說
哀十二年再失閏推之據十五年傳出閏月知以前歷
必補正矣而其補正要不出前三年若於十二年因孔
子言即正之補閏十二月則明年蟊即是十一月以十
三年仍書十二月蟊知此年誠如杜說不即改矣十二
年既無改理十五年又已見正閏則十三年十四年不
並閏十二月此兩失閏於何補置乎古今授時之常一
歲止十二月有閏則十三月即一再失閏理不過多其
閏年以消息之若如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則
一年有十四月行之民閒豈不駭眾古亦未聞有是法
也今考哀公十三年閏十二月以補前再失閏則由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辛丑據長歷下推
至十四年五月朔得庚申又由五月庚申朔下推至十
六年三月並一補閏一正閏共得二十五月除去大小
餘至四月朔得戊寅其十二日爲己丑經究何嘗誤乎
杜氏止爲強異先儒少補一閏己丑因後一月若前兩
年仍頓置兩閏必不謂此經誤也然如杜法隨時頓置

雨閏雖得合此經其十三年之七月辛丑十四年之五月庚申要有一處不合必又謂爲其月所無定是經傳之誤噫杜氏必使人言先師卒之月日誤在史文不得謂誤在已推長歷其脫廢漢說之罪於斯爲大後儒皆不察而輒信之何也

禮記注脫簡

文王世子遠近閒三席注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兩丈也正義云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兩一丈音義出三寸云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是今諸本作三分者卽陸氏所指之一本陸孔所據注

文元是三分寸之一惟一席零數尚有三分寸之一故三席合成一寸加九尺九寸得一丈若一席止三尺三寸三分則三席是九尺九寸九分尚不足一分知是淺人據俗閒脫本刪正義本也

雜記上宰夫朝服卽喪服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正義標注朝服告鄰國之禮疏之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善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今以正義推之知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古誤作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義標注亦誤脫

月令四孟太史謁之天子於春夏注云謁告也於秋冬注云謁告一篇之中注謁四處甚復鄭氏無此例夏秋冬三處蓋俗增

康成弟子臨碩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林碩林孝存一人也名碩字孝存康成弟子後漢書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其姓作臨與鄭元傳同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本寫脫臨姓淺人不知別一人以存字爲行之誤因改作孝行知名爲句也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皆當據漢書補正其姓皆作臨也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曰鍊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雜記上宰夫朝服告鄰國之禮也正義標注朝服告鄰國之禮疏之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善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今以正義推之知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古誤作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義標注亦誤脫

月令四孟太史謁之天子於春夏注云謁告也於秋冬注云謁告一篇之中注謁四處甚復鄭氏無此例夏秋冬三處蓋俗增

康成弟子臨碩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林碩林孝存一人也名碩字孝存康成弟子後漢書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其姓作臨與鄭元傳同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本寫脫臨姓淺人不知別一人以存字爲行之誤因改作孝行知名爲句也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皆當據漢書補正其姓皆作臨也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曰鍊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雜記上宰夫朝服告鄰國之禮也正義標注朝服告鄰國之禮疏之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善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今以正義推之知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古誤作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義標注亦誤脫

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康成賓碩六人皆是倜字知孝存亦是字合之賈序前云林孝存作十論七難後云

蒼林碩之論難其爲名碩字孝存無疑也十論七難今不得詳孝經序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蒼臨孝存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蒼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蒼歌哭而請者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者亦足見所難之一端閟宮序官三引皆是蒼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蒼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難周禮耳餘與十論盡無從考其厓略矣

調人

子讀周禮至調人乃廢書而歎曰嗟乎是天下殺人者無罪也是治天下可不設刑政也如其言將天下盡人皆可殺盡人皆可以殺人幾何不人類與人道俱絕哉蓋天下盡人而已矣人之類若君若父母若夫妻兄弟若師友與諸親屬而已矣今殺人者能外人之父兄師長及凡有親屬者而殺之哉殺人之父兄師長及凡有親屬者則所殺者之親戚子弟心得讐之而力不得殺之必天子之法故天子之法不當問其親戚子弟之讐與不讐而但問殺人者之罪在大辟罪在小辟夫是之謂人道今乃曰凡和

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從父兄弟說之者曰此特言其略也自外不言者皆據服爲斷或從親爲斷焉噫天下至尊不能明辟正刑斯已矣又使其讐遠避而禁使不得讐之哉如使殺人者遠適矣而讐家怨室竟死志報復殺之於數千里之外有司者又以其就而讐之取其人而殺之不且殺二人耶如不殺而仍使避之而所殺者之父兄子弟又從而殺之則愈讐愈殺愈殺愈讐不且讐殺無已時耶人道絕吾安知人類不與之絕也且所謂君之讐者必弒君之人也而亦和之而亦使避之假令調人之君爲人所弒是其人即調人之讐也調人將自與之和而使之避在海外耶抑持此人與天下臣庶和而使之避在海外耶吾恐一調人且不與之和亦無此海外爲是人避地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孟子不云乎惟天吏始可以殺人人而殺人何義之有如說者言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遂得爲義耶夫辱亦大有辨矣若彼辱之而是與則辱人者無罪而殺人者當治彼父兄子弟豈終不一讐而直受其殺也有司者又豈終不一聽其理而直遣其避也即彼辱之非

與而彼止辱之此固殺之矣雖弱敵亦不遽甘心焉令勿譬巢不譬耶彼不聽而譬之則死是人已死其父兄官又死其子弟也如是則凡辱其父母兄弟師長者皆可徑行殺之彼若譬則譬之官而致死焉如是則凡爲所殺者之父兄子弟不惟不敢譬且視其父兄子弟之辱人者爲殺其所當殺而又無所用避諸海外避諸千里之外也是尙得爲天下哉吾謂雖桀紂立法亦不若是其言之謬也何周公乎如其言幾何不人類與人道俱絕也

孟子

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字之義趙氏朱子俱未及後人强爲通之於語意究不融貫按爾雅如謀也注云如所未詳余以爲釋詁正訓此如字如就見作謀就見解語豁然矣

冀其田而不足朱注無明文趙注凶年饑歲農人冀治其田尙無所得不足以食則作不足自食解於語意似不合通上下文讀之不足謂不足供所貢之常數耳必云冀其田者卽下所謂終歲勤動明非有田不耕耕而不力之農而猶不足其下可知矣樂歲可多乎常數而必不多取凶年不足乎常數而必不少取語意對較自明惟其不足貢數故必稱貸益之而始足朱子注云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足字正對上文不足言可見朱子之意是以不足作不足貢數解近世講家乃謂不足以償冀田之費則於通節詞理俱不從順矣

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炳燭齋隨筆言古人呼男色爲艾引左傳艾殺晉語國君好艾戰國策乃與幼艾爲證閻氏釋地取之余謂狐突言艾指嬖臣魏牟言幼艾指建信君固皆男色若艾殺之艾訓老與五十曰艾義同艾殺老牡豬也豈色之謂楚詞少司命擁幼艾亦謂女色又豈有人知好色專慕男色之理則男色

爲艾非確義也今按爾雅艾歷覜胥相也相有相視相與形相三義此訓三義並列與台朕賚予予我二義並列同胥相與相視之相也艾形相之相也以形相解艾字正少艾幼艾之訓少艾猶云幼少姿相也薛總注張衡東京賦沛艾爲作姿容貌似本於漢儒雅注至郭氏則不能詳矣姿相所以爲艾者翟氏灝考異云古訓艾爲白而白含二義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皙白言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其說亦通焦氏循乃不然之別生通又通刈絕色之說轉支蔓矣

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史記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謝山全氏咨問從孫疏以讐由即濁鄒而引孔叢子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謂史云妻兄亦有證閻氏釋地云讐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按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而言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讐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索隱云知後世誤讀彌子之妻句與子路之妻句兄弟也句自唐已然至孫疏云彌

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始明見讀法後人相承此讀如閻全且習慣俗句推揣求合不知孟子即史公藍本也

王豹趙氏注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云豹衛人其實無所本止因淇水在衛而云處淇即謂是衛人耳余按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賈之邱杜氏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知淖子髡所稱即此王豹想是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而僅囚之知終未見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髡此段語皆是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者如緜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雜一衛人且所稱舉亦必不下及編戶無名位者如華杞皆齊大夫知豹是景公嬖大夫惟緜駒不可考或高唐之邑大夫歟

並耕章聖人有憂之牛山章有梏亡之矣二有字當讀作又爲又更義蓋古無又更專字借少又爲之後以左右佐佑本字爲少又而又遂爲又更專字經中凡借有無字者皆改作又惟尚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二十有八載惟十有三祀等未改孟子書改之未盡者尚餘此二字今試即兩處上下文讀之洪水汜濫五穀不登聖人憂之乃治水教稼然後民得飽煖既飽煖

而逸居無教聖人又憂其近於禽獸乃勞來匡直使之自得然後民知人倫聖人又憂之與上堯獨憂之語脈蓋相承也牛山之木既伐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成其濯濯人之良心既放非無平旦之好惡旦晝所爲又梏亡之是以成其禽獸又梏亡之與上又從而牧之語意蓋相對也若作有無字解是憂之乃別有所憂非憂其近於禽獸也梏亡亦別有梏亡之者非梏亡於旦晝所爲也於詞理俱失矣

雨雅

釋詁廣揚緝也注揚未詳按虞書厥言史記夏本紀作

揚言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知作揚者乃古文漢碑揚舉字多作颺則颺言及時而颺之作颺者蓋今文通用也此訓正釋舉陶謨賡揚義揚言謂續帝敕命時幾之言賡歌謂續帝喜起之歌也僞孔傳云大言而疾曰颺似其本亦原是揚字故依傳鄭箋毛詩不吳不揚云不譁譁不大聲者以爲義不知吳揚並言自宜就高舉意訓揚爲大聲虞廷君臣雍容歌詠拜手稽首皐陶此時敬愼至矣而忽大聲疾呼有是理耶雅訓誠古說也

釋言辟歷也注云未詳按辟古霹字歷古靂字謂震雷也辟說文震下作劈則辟言其擊物破析也歷言其雷刺轢轢也單言則曰辟曰歷合言則曰辟歷前漢天文志辟歷夜明劉向傳震虹辟歷皆合言也後世俗書並從雨郭氏按文求之此訓遂無從解說邵郝二家疏並執辟法以通歷字一云歷律之通一云歷秣之借俱未確

釋文懋懋慔勉也音義慔亦作慕邢疏因云慔與慕同按說文慔勉也從莫在旁慕習也從莫在上形義俱別淺人不知爲兩字移旁心作慕非也詩楚茨君婦莫莫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靜敬卽勉力無怠之意所以爲豆孔庶也此正訓詩義慔正莫省

釋山山續無所通谿注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按此注本李巡見左傳隱三年正義說恐未確釋水水注川曰谿同是谿名不應一爲注川之谿一爲無所通之谿窮竊謂此爲釋山之文自主山言山續無所通爲深山古澗非通達道路之經由者是名曰谿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此無所通卽不通之謂而其水仍注川也釋巨窮瀆汜卽俗謂死水潭李郭牽合窮字與此無所通爲一似誤也

釋水水草交爲湄左傳僖八年正義引李巡注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水經濟水注引舍人注水中有草木交合也據此知舍人李巡本是水草木交爲湄多一木字若如今本是水與草交非草木交也

釋鳥亢鳥曨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曨曨才可見也樊光云亢星鳥也曨曨亢鳥之頸也是舍人樊光本作亢鳥曨曨陸氏不及孫炎知孫與郭同今本也但如今本亢鳥曨其粻嗉文義爲指喉曨爲嗉甚明舍人以亢爲高亢義則是亢鳥連讀謂高飛之鳥也樊光亦亢鳥連讀謂是亢星二家之本皆似無其粻嗉句若有則曨嗉連文卽不應如是解以知釋獸已有鳥曰嗉之文

此其粮嗉句是郭氏以前人所增舍人樊本並無也然若樊義亢星既非星鳥且此是釋鳥何與天星釋文必有誤字

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觜說文觭一俛一仰也觜一角仰也易其牛觜音義云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虞翻云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觜按爾雅文別觭觜之異甚明韓嬰許君說觜是一角仰則有一角不仰仍是一俯一仰觭也兩家云一角必是二角寫誤音義又云觜荀作觭據虞氏義其本亦必作觭與荀同故以角一低一仰解之稱觜之觜字之譌也

孔疏尚書古今文經字之異堯典正義云肅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爲優賢揚（今本誤作覆腎陽）剔耏剔剃云臏宮剔割頭庶剃是鄭注不同也按此疏載古今文經字異處嵎夷昧谷心腹腎腸剔耏剔剃是古文嵎鐵柳谷優賢揚臏宮剔割頭庶剃是今文白百詩閻氏誤會疏語古今互易近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等注尚書都沿閻說以孔謂今文者爲古文

若膺段氏撰異辨證甚詳余以爲疏文本自易混即讀作夏侯等書某字鄭爲某字亦無不可若段氏引夏紀索隱稱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書釋文稱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尚書大傳及鄭注八月西巡守言柳穀周禮縫人注稱書曰度西曰柳穀裴松之管甯傳注稱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諸處證嵎鐵等爲今文確矣而執閻氏說者必將謂諸書據古文稱今文者是寫誤則猶未易折之也竊思得確不可易一證漢成陽令唐扶頌是閻葵班光利六年立頌後載斑之子龔治歐陽尚書廉治小夏侯尚書則其文必出於父子之手而頌中云優賢颺歷（漢碑揚字多偕作颺今文讀歷上屬其爲用所受歐陽夏侯之經無疑定此優賢揚歷是今文則與禺鐵等並爲孔氏所稱夏侯等經字決無移易矣又漢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賢颺之龍颺古賢字其碑良孫衛尉涉立洪文惠謂涉爲九卿在靈帝之初此時鄭書注未成而碑已用優賢字亦足爲三家經字之一驗

綦毋簉孟子注

隋書經籍志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簉撰今亡七錄作此省注字唐志作七卷綦毋稷姓毋讀無詳廣韻毋字注隋志注作毋寫誤也仲林余氏經解鉤沈目錄列簉於

時代無攷中耕歷周氏考孟子古注亦云竄世次行事無攷余按通典九十五言晉哀帝興甯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后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衰周朞毋逐駁云云（刻本竄誤作遂）則竄是晉穆哀時人故隋志載竄列女傳七卷次皇甫謐後宋裴駰史記集解注趙世家顏若茗之榮得引竄列女傳注也隋志注云梁有晉據七錄謂梁有其書與後言竄注二京賦三都賦及誠林並梁有今亡同非謂卽是梁人孟子正義誤會志注因云在梁時又有裴毋竄注九卷非也竄注僅存者經義考蒐得李善文選注引秋陽以暴之注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逝注澤生草曰葅二條（選注引莊云沮與葅同明作葅是竄本朱氏作驅誤）周氏復蒐得選注夫子當路於齊注當路當仕路也伯夷隘節注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爲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二條合之凡存四條耳可惜也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氏經注原本

按今本儀禮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至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世儒言喪服者多從舊讀合女子子子婦子子八字上屬爲妾服君黨下云世父等爲妾自服私親而以鄭改讀爲非經誣傳大違服例斷不可憑余嘗疑若按今經傳讀之以合通篇服例爲庶子及女子子子未嫁者當期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降故大功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當大功大夫之女若適士又以尊降當小功此嫁大夫者尊同得服親服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同不降故大功妾不得體君得各遂其私親之服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俱以出降服大功經傳明白畫一毫無疑竄卽云當言其而不言其既可以文爛在下又爲知字無脫落改讀誠屬多事且改讀必義勝前人卽不勝亦須各伸一義今以改讀按之服例女子子之嫁者於本宗旁期以出降服大功此女子子是嫁於大夫者若世叔父仍是大夫姑姊妹仍是大夫妻自應尊同不降仍依出降大功若世叔父是士姑姊妹是士妻又當以尊降服小功經不言世叔父是大夫姑姊妹是嫁於大夫自主士言則此嫁大夫之女爲服小功明矣至女子子未嫁者於世父等並與男子服期亦不得大功是改讀之義轉大謬不通矣以康成於喪服微曲悉到此條既非隱互難明之服又有明白可據之傳何以定須改讀改讀又不通如此康成宜不其然反覆推考乃知後世所據以駁康成之傳且非賈氏所見之傳注又非康成原本今一一疏證之此經之當

從鄭讀斷斷然矣

鄭氏經注原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眾子亦期

按注以子夏傳此者錯置後條下當移歸此後條本無傳也其傳曰十八字乃舉後條下全文非抽出言之辭於本經下舉正舊儛之錯在他經者自應全標簡字與玉藻而素帶諸節樂記愛者宜歌商節注卽在錯簡下止云宜承某某自明者不同故知鄭所

注經本傳曰二字之下卽連何以大功注舉十八字是其全文若後條注複舉何以大功三句卽隨便言傳所云更可見矣欲明此經鄭讀此其鍵鬻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竇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依疏作以見今本作以明）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惝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注舊讀至未嫁者連馬融輩讀決言大夫之妾至私親也述舊讀者合上下作一條解義此不辭至文煩在下爾乃自下所以破舊讀之意此不辭及經與此同之此皆指此經爛在下之下指此經下言此經不是謂妾服私親之辭例言其字此經若實爲妾服私親當言其如不杖期章爲其子爲其父母以見是妾服私親今此經無其字而齊衰三月章言女子子服曾祖一經辭正與此同足明

此經與彼經同爲女子子本親之服傳所云何以大功三句乃上一經之傳因簡爛誤置在此經下耳舊解者惟不知傳實誤置見傳發妾服之義於此經下自然謂上下皆是妾服不能不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上屬合庶子爲妾服君黨下爲世父等爲妾服私親其如此經之辭與篇中必言其者不類而與言女子服者正類則不能不改讀矣

鄭改讀必據經不言其者蓋通計全篇經例於爲人後者爲人妾者女子子適人者三等人之服私親辭必言其以見非所後及夫家之親大功章女子子適

人者爲眾昆弟獨不言其者以嫂叔無服不嫌無其字故也則此爲世父等若實是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知非妾服私親決矣解經必先守經康成據通篇文例斷之已非若舊讀之惡私辱合況此條經旨關女子服例匪細必如舊讀亂文例猶可失一服例可乎

注言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六朝儒者謂之逆降見梁朱异問李業興語不始賈疏也而此義明後學者羣大訾之余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肊撰也若言女子子成人未嫁者於諸親之服皆同男子則不杖期

章祖父母條內已兼有未嫁女孫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觀彼兩經決知聖人於女子年已笄醴者謂雖未卽嫁而早晚有嫁道若值喪服必一概滿其月數則當婚姻愆期女道外成得歸爲重遂服爲輕惟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出道者降旁親之專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惟祖父母曾祖父母是正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爲祖父母

昆兄及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推知其餘更以尊降者又可由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推知其餘本宗出降之服經不見者何多何必定見爲世父等若未嫁降旁親不出此條則此例遂無從見此經意也朱子特以鄭氏講禮之宗終不肯違其說故從爲之辭耳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爲人君之臣服得與女君同

今本傳曰下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四句賈疏申已述之余玩注說知馬鄭本並無也蓋親者以後從馬王之學者以經言嫁者未

嫁者未主名嫁於大夫其未嫁者妾自從女君以尊降大功義無可破其嫁者若是適士則既以出降又以尊降卽不得爲大功終是破竇因取齊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爲此經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乃堅耳鄭固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已如此豈不計以己讀合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尊同則得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尊不同是其服其親服是爲姑姊妹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明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明妻自爲世叔父母尊不同者以出降大功更以尊降之按此則下言二句賈原謂是注文當連上節注未之嫁於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爲大句同爲鄭君分別舊讀者意趣之語不當割置傳下功如傳云者固不得大功依傳義則舊讀斷不可改改舊讀則傳義斷不可通而必改從新讀鄭何至荒忽如是今卽新讀與傳義全背之故而確以上注之標舉錯次全文者證之卽本注推本經決知鄭所見之本此經下止有傳曰十八字並無嫁者其嫁於四句也惟其目中胸中絕無嫁於大夫之說其傳曰十八字已定當歸上經則此經直無傳文按經讀之嫁者自主適士言其爲世父母等自從出降一等常例

所以不更注說止解未嫁者一層而舊讀以適士之女大夫妻應以出降尊降服小功者乃謂妾從大夫妻應以出降尊降服小功卽不得爲大功終是破竇因取齊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爲此經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乃堅耳鄭固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已如此豈不計以己讀合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尊同則得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按此則下言二句賈原謂是注文當連上節注未之嫁於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爲大句同爲鄭君分別舊讀者意趣之語不當割置傳下者見注文鵠突或認爲子夏所著或認爲舊讀所安故預破此兩惑意謂何以大功三句既當在上爲君之庶子下矣則此經原傳止有嫁者其嫁於四句如連下言二句並爲傳詞卽不成文理若謂是馬融輩所安馬融喪服經傳注具在得與女君同下並無是語此斷爲鄭注無疑止須連上節讀耳其下言兩句凡二十一字賈氏不計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者以十字是鄭述經文故止計鄭於十字上下所

加之十一字朱子謂中包爲世至姊妹十字是也東原戴氏校儀禮集釋退此二十一字上接前注下連本注合作一條以還鄭君之舊合賈氏矣而又譏賈氏以爲世父母十字爲傳以下言十一字爲鄭加亦未全明疏意賈何曾以十字爲傳乎

二十一字之非傳不獨賈疏可憑考賈以前人及賈疏後百年間亦皆不以爲傳其直以爲傳者自閻成石經始也杜氏通典大功九月議載此經下稱晉孫略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祖高

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按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略故宜在大功今按孫議張難不從舊讀亦不從鄭義並守傳文妾服君黨立說孫謂妾賤不敢同女君小功義雖與傳相違仍與本經爲大功合張之難義以與女君同小功則直不顧本經是大功章矣要可見晉世諸人並不知之傳當屬上條又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則女子條下言兩句是傳文故於馬鄭外各明已說若見傳已有妾爲私親明文肯作此夢寐耶杜氏在賈疏行百餘年後而主孫恩輕從略之說不以傳言私親正之又可見君卿以前亦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也此必唐中葉以後民閒不明賈學之徒見此經一注兩截卽以二十一字混作傳文連得與女君同讀之亦自理順詞明因而更相傳習及鄭譚等校刊石經祖淺無識遵用不疑遂成今本此石立數十年明儒不窺故知非特字乖師法也然則今本此傳一經賈氏以後人取齊衰三月章文入之再經賈氏以後人取注文入之然後釐剟成一理順詞明之傳不有賈疏何由尋其踪跡哉

芸臺阮氏校勘此經謂下言兩句原連上下注爲注文其說實本東原戴氏而云唐以前寫校者因注言爛下遂疑下言二十一字爲文爛在下以故誤爲傳文此則肊揣無理賈疏具在何唐以前也至云注自舊讀起當次傳文女君同之下亦本戴氏按篇題疏云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此注例也今鄭既以女子條下之傳當屬上條又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則女子條下鄭意本無傳矣必無注本條於他條下之理故知注必並在經下阮說亦非程易疇初見與阮氏同及作足徵記意在處處力攻鄭氏憑空拈此不辭三字

以鄭氏爲斥傳文謂可斷傳文實有此二十一字程非不知二十一字依賈疏確是注文而必以誣傳者以不誣傳則不能極鄭耳其說經之私始不可問矣循注文止是謂舊讀者不知傳文爲錯次因而誤解兩條皆大夫之妾服耳並不謂傳者說誤至放繼公即孱湊之本立論於是累及傳者謂傳者失於分句不審求爲嫁者大功之說不得故强生嫁於大夫之義以自傳會而爲世父以下文無所屬又以爲亦大夫之妾爲之直是以子夏文學專科反不如一年人學者尙能離經句讀也至謂傳文始蓋在未嫁者下

今在此者鄭氏移之更可勿論矣

或曰鄭據齊衰三月章女子子爲曾祖條經與此同以明此亦女子服本親而彼傳固言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此經卽如子言鄭所見之傳本無嫁者四句而以彼經例之辭同義自同則嫁者仍是大夫妻況鄭注子嫁反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經旣云嫁者卽無前傳亦知是嫁於大夫者也鄭義不仍非乎曰子嫁反之注蓋釋嫁字之義非以明經例也若以經言嫁者必是嫁於大夫則卽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者鄭豈以爲非大夫妻仍止服期乎又如繼母嫁從爲之服者鄭豈以爲非嫁大夫子卽不爲服乎知不必不然矣且此經主明女子得降之親出者固降卽有出道者亦降彼經主明女子不得降之親出與將出固不降卽出而貴者猶不得降傳者恐人以此經例彼經謂彼嫁者此指士妻故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而大夫妻以上以下無貴賤皆不敢降正尊止得降旁親之義以明經辭雖同義各有在鄭據以證改讀者止是明經無其字爲爲本親非以經意是一也或曰子欲伸逆降之說至不惜刪經以就注恐無信者必且得罪曰余固知必爲世罪然世之病鄭者爲不用明順可據之傳文特立新說耳而康成舉所謂錯次之傳之全文具在注中賈氏計康成明舊讀意趣者之下言十一字具在疏中後世所見明順可據之傳鄭氏未之先見斯罪矣余奚罪至經別出女子爲祖父母爲曾祖父母以著不降則有所降之事條非此謂世父等而何也鄭氏不先知後人止信經之出降尊降厭降決不信更有逆降而必苦明經意斯罪矣余又奚罪

前六年讀此經反覆尋繹得卽本注推本經定康成所據經傳古本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然後改讀之

確可得而明其說幾備今日重復思之更得卽上條
明下條卽記文明經文益見世儒以改讀病康成者
先自病讀書粗心也益經例凡爲子女服同者皆子
女子並言惟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言庶子此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後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
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經凡
三條文例是一則此上言庶子已包女子在內下女
子嫁者未嫁者非屬爲世父等爲別言女子之服而
何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私親大功以下服備
此一語而卽此一語可決知經中不著妾爲其私旁

親之服故記特補所不備若如舊讀是經已見世父
等旁親服例餘不出者皆可知矣何待記補之乎記
以經已有爲其父母一條則爲其祖曾亦以不得體
君得遂可知故不及私親正尊而止著兄弟服卽其
不及正尊而兄弟服之爲經所不著益見以上條明
下條以記文明經文改讀豈猶有微辭乎鄭學誠未
可以粗心輕議矣

遵義 鄭珍子尹

牂柯考

牂柯郡所以名漢以後有二說華陽國志云莊蹻出且蘭伐夜郎植牂柯繫船因改且蘭爲牂柯國此一說也水經注牂柯江中兩山左思吳都賦所謂吐浪牂柯今吳都賦無此文後漢志注云牂柯江中名山通鑑注引分後漢書注無此文此又一說也今按蹻之王滇史記在楚威王時後漢書在頃襄王時要其時並在戰國據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九兵車之會三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南至吳越巴牂柯暖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注皆南夷國號是齊桓定伯之時南夷已有牂柯國雖不定始於何代要是自周以來即與雕題黑齒著號荒服先於莊蹻六七百年不待莊蹻以船栈爲名較然矣且如常氏之說則且蘭國自蹻後名牂柯矣何以終西漢世止稱且蘭不一及牂柯乎慰以管子書考之牂柯自是三代時要荒中一國其名牂柯者按異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爲一株柏樹在水內又交州記云侯石孤絕高數丈名爲聽約矣此可推見秦以前戰國以後夜郎侯約置吏可見其時諸國即無不

觀唐蒙通道時史獨稱見夜郎侯約置吏可見其時諸國受夜郎轄制已久漢使止得夜郎聽約諸國即無不皆置吏而此諸國君長不改故且蘭在征南越時仍稱且蘭君而鈐町漏臥同竝諸侯亦如舊也在開牂柯郡時十七縣地爲舊國不知凡幾非一牂柯國所能盡而以牂柯名郡者蓋因牂柯號國於諸縣地獨與吳越巴楚同載典籍故取牂柯舊名兼之如巴郡之兼夔苴等國蜀郡之兼徙莋等國皆從其最舊著者名郡非牂柯先本是且蘭亦非牂柯即是夜郎常氏不關會管子書

臆創蹻改且蘭爲牂柯之說後人不能細究原始相沿
夢夢俱可置而勿論云

白錦堡考

宋史端平三年以白綿堡置播州綿乃錦字之誤白王
象之輿地紀勝謂南平軍在白錦堡去播州三百里後
地志皆沿之堡遂在綦江境內矣今考潛溪集楊氏家
傳光榮籍播州二縣地往獻於朝詔卽其地建白錦堡
此堡名所由始也後又云軫病舊堡臨陋樂堡北二十
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此卽今遵義府
治云在堡北二十里則堡在今府治南二十里無疑若

堡在綦江境上去穆家川三百里而遙楊氏無故舍其
世守遠徙如此已大非情事且由綦江往今府治地越
濱珍二州楊軫宋高宗時人其時珍濱境內皆有土酋
據守安得任其自由且楊氏自唐末以來世守止是播
州若至是始徙穆家川則前此皆治在南平軍矣不與
史志大舛乎然則家傳得其實矣又按家傳序端之入
播三百里之說止見其誣矣今府城南四十里有市曰
嬭板発西距高遙山十里市名極無意義疑其地卽古
之白錦自楊軫北徙穆家川人以其地在南遂稱爲南
白錦南嬭白板雙聲錦発疊韻歷久音訛遂成今稱或
曰如此卽與二十里不合曰白錦之地廣矣藉此相沿

舊稱知故堅要在其近豈方數十丈之外遂不可以白
錫之名被之乎
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辛酉
竹垞朱氏既薦孔子門人考謂歐陽子言受業者
殺梁赤等爲門人著孔子門人考又以七十子之徒公羊高
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
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子
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
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
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斯

言也害經之至按論語記孔子言行其或曰門弟子或
曰門人皆孔子之弟子也所以稱門弟子門人者古之
教者家有塾塾在門堂之左右施教受業者居焉所謂
皆不及門及此門也矣爲於某之門於此門也滕更之
在門在此門也故曰願留而受業於門禮記檀弓孔子
先反門人後又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
尚右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襄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又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史記仲尼
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諸言門人即弟
子也何有弟子之弟子乃爲門人哉朱氏所舉論語惟

一莫章疏云門人曾子弟子厚葬章疏云門人顏淵弟
子推那氏之意蓋以文云子出當不在孔子之家疑者
不問孔子而問曾子厚葬者敢違不可之命而必致其
情是必顏曾之弟子也然則孔門諸弟不當互相諮益
亦不當厚葬朋友乎其說固已難通至子路預具家臣
待庀師喪何以必須使已弟子當時病終不聞七十子
不將都無一事止視孔子死於子路手而不敢
與子路弟子之大葬孔子乎子路在孔門自秦商顏路
外其齒爲長其進道最勇爲同門所素敬至是不敬其
輕慢之必有見於詞色者師非孔子孰無所短是豈爲

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不知門生弟子原皆門人之稱宙碑云故吏門人乃共勒石示後而其陰由門生門童而故吏而故民止矣繼十弟子在末則續添出錢之人故變門生題弟子亦猶楊著碑陰前已題右沛君門生末又題右三人沛君生爲續添而省門生曰生耳豈生與門生又有別哉洪景伯已覺歐說不安增一語曰總而言之亦曰門生以求通於他碑之止稱門生者不思他碑固可通在宙碑明是門生弟子分題如其說則其稱門生者必受業於稱弟子者也題名固可以學子居前先生殿末乎朱氏又云隸釋隸續所載

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弟子知門生弟子固別按漢碑有弟子復有門生者惟一孔宙碑陰卽以宙碑而論碑云門人而陰竝有門生弟子是門生弟子皆爲門人又安得云門人止是門生也若他碑惟謁者景君碑陰皆稱弟子而先題諸生服義者則弟子卽是生楊震碑其孫統之弟子所立而云統之門人陳熾等緣在三義一樹元石於墳道楊著碑其弟子及季父秉從兄統之弟子所立而云門徒小子喪茲師範故樹斯石其陰則題後公門生沛公門生逢盛碑其父之弟子所立云感慨三成一列同義其陰徐承四人題家門生魯峻碑門生三百

二十人追惟游夏之義作謚宣父謚君曰忠惠父夫曰緣在三喪師範感三成追比游夏作謚非受業弟子而何則弟子門人門生是一無別證以漢碑益明白矣或曰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諸弟子問五經爲鄭志門生與弟子明別朱氏據歐洪殆未必非曰此修辭之體然爾若云門生撰門生弟子撰弟子卽不成文語矣鄭志實康成弟子趙商張逸等撰故唐劉知幾議則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其師所著述及應荅時人作鄭志是康成傳正門生卽弟子之確證與史記仲尼弟子傳云仲由門人請爲弟子措詞正同若誠有別然則

子路之及孔門是由孔子之再傳弟子先容敷或又曰後漢李固傳云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弟子郭亮負鈇鑽乞收固屍賈逵傳云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此又豈是無別者曰此言之門生不可與門人並論也漢時弟子稱門生而凡在門下奉教令不必師其學問者亦稱門生郅壽傳賣寇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財物及此兩傳之門生皆是也特如今所謂門子門丁耳顧亭林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亦與史傳諸碑舛背迨降至

六朝仕宦者皆名門世族寒畯無出身之路相率趨赴勢家列其門籍爲門生如南史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者乃得如亭林所云耳其時初至者入錢爲贄甚乃重賕賂以求充梁顧協有門生始來事知協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陳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而宋顏竣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可見也其人供使令賤役又似今奴僕之類晉王徽嘗將門生兩三人入山采藥陶淵明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周嵩嫁女門生斷道庾子輿之官巴陵勒門生不許輒入城

市劉瓛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徐湛之謀逆謂范蔚宗已報臧質悉攜門生義故前來應得健兒數百皆其證顧琛傳稱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是所謂門生且非士流更何受業之有然藉其資可以得官陸慧曉爲吏部尚書王曼典選內外要職多用門生義故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屬用二人後復有所請琨不與則當時門生授官且有額例故宋孝武責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賄賂少者至萬多者千金是其爲名利之階梯正與今之具贄拜門生希拔擢藉袒蔽

鐔封同竝毋斂夜郎毋單漏江西隨都蒙談藁進桑句

當他縣者曰牂柯十七縣余嘗以前漢志水道驗之五蘭有沅水至益陽入江鐔封有溫水至廣鬱入鬱毋斂有剛水至潭中入潭夜郎有豚水至廣鬱西隨有糜水都夢有鼓水竝至糜泠入尚龍谿句町有文象水至增食入鬱又以水經注水道驗之溫水逕牂柯毋單縣又逕律高縣律高郎宛溫也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於溫糜水逕談藁縣亦注於溫藁楡水東逕同竝縣又東逕漏江縣又入西隨縣出進桑關凡此諸水俱在今延江之南盤江南北下流入湖南廣東廣西及交趾可見且蘭

町十三縣竝不在延江之北其談桹晉屬夜郎郡漏臥晉屬興古郡興古地在盤南夜郎郡據後漢志郡有不津江不津卽盤江則是此兩縣亦不在延江北也惟平夷縣據華陽志有安樂水而水經注符縣治安樂水會則平夷當在延江之北若鬱縣據前漢志鬱下言鬱水入延今本作入沅誤詳水道考健爲郡符下言温水南至鬱入黔黔水亦南至鬱入延今本作入江誤詳水道考漢陽下言漢水東至鬱入延符今四川合江地漢陽今貴州之黔西州畢節縣偏永甯一帶地温水卽遵義桃溪黔水卽綏陽洪江漢水卽黔西渭河安樂水卽仁懷赤水合諸水原委求之可見渭河南岸卽平夷境其北岸鬱境也桃溪源處卽符縣境其下所經鬱境也此鬱之西界西北界西南界可推見者也若南與東南其以延江爲界顯然明白由東南而東爲涓潭而東爲龍泉婺川而東北爲正安西南境而北爲桐梓乃循婁山崖門而南至渭河北岸是爲鬱縣舊境婁山崖門之西今仁懷地皆符縣境由婺川而北乃由正安而東北皆涪陵縣極南之境不在鬱縣限內然則由此言之平夷雖在延江北其於鬱爲渭河限定而今遵義府境有不盡是牂柯郡地者亦有不矣或曰今遵義府地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又增以涓龍婺川卽除仁懷入符以此當鬱一縣毋太閎乎曰漢置邊荒郡縣不可以中州例也如牂柯初止十七縣其後置益州晉寧寧建寧雲南興古平夷夜郎平樂河陽梁水西平諸郡一郡所領縣少亦不下二三皆是此十七縣地以今地驗之十七縣居貴州大半省雲南大半省兼廣西亦有其地其爲遼闊何如也鬱一縣合以今地較之他縣余以爲獨狹尙嫌太闊乎或曰據華陽國志及水經注健爲郡治在鬱縣矣何以後歸牂柯且何以延江之西孤懸此縣必不屬健爲曰此於史傳無明徵然其故可以時勢推求也知此則

鬱縣之爲遵義益無疑矣蓋廣漢郡由巴蜀二郡分出健爲郡又從廣漢郡分出此常氏書可據者也當唐蒙見夜郎侯約置吏還報卽立健爲郡是時夜郎及諸小國本貧漢繒帛料其地終不爲漢有聊且聽約則且分廣漢亦必計及夜郎之大遽難盡有彼旣聽約則且分健爲舊入版圖之地增以夜郎之傍蜀一隅置健爲郡以延江爲南界前臨夜郎後據蜀厩而卽倚延江立郡治於鬱設守令以制之使退有可恃進有可圖蒙之計亦至矣迨其後蜀四郡開西南道數歲不通死者甚眾西南夷且數反則夜郎諸國不受約束可知洎築朔方罷西

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令犍爲自保就知是時漢之威力不暇遠顧止使守令自爲保守隨所便就及終不能保勢不得不退倚蜀廣矣故自建元六年置犍爲經六年至元光五年即移郡治北至南廣一置縣之地遂若弃若存夜郎既不能越江而與漢爭想漢太守亦時時羈縻之而已後十九年爲元鼎六年且蘭滅夜郎入朝乃置牂柯郡盡以夜郎之地隸之是時置與牂柯地界止隔一延江去南廣幾一千里去牂柯郡治且蘭遠僅半之其於統轄爲便於是乃以置隸牂柯此皆可以時勢推度而得者

牂柯十六縣問答

或曰漢武置牂柯郡置一縣既聞其詳矣餘縣十六今猶可指其地乎曰名號驟易境土屢分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沈休文已言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也況漢開邊郡自晉以後漸非版圖唐開山洞已不能的知某爲漢某地所置州縣隨立新名沿革之迹邈無影響唐以後地理諸書及貴州者非夜郎卽且蘭及雲南者非建甯卽興古其實皆憑虛揣擬絕無確見遞相仿據愈失本原矣今必欲略見大概亦可仿佛言之

故且蘭　按漢地理志此縣下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武陵郡無陽下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水經沅水注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東南入沅後漢西南夷傳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柁船於岸而步戰據此諸文可見且蘭爲沅水無水所出又可見其疆域必至今沅水上流可通舟楫之處莊豪水軍乃可達其地而柁船也沅水卽今貴州之鎮洋江源自鎮遠府黃平州經舊黃平施秉縣鎮遠縣又經思州府靑溪縣玉屏縣入湖南晃州沅水卽今都勻府之淸江源自都勻經麻哈州淸平縣又經黃平州施秉縣台拱淸江而入黎平府開泰縣又經鎮遠天柱縣入湖南淸州至黔陽縣入沅水今之溯沅入黔者舟可直抵鎮遠城下莊豪時雖水道較險激當可達靑溪玉屏閒然則今貴州鎮遠一府及貴陽之龍里貴定兩縣平越州之甕安餘慶兩縣都勻府之麻哈州淸平縣石阡府之烏江以南境皆且蘭地也自元和志以播州爲且蘭後人因以遵義地當之皆沿古南之誤

無斂　按漢志此縣下涑水東至潭中入潭鄨林郡定周下水首受無斂入潭行七百九十里此水在無斂爲

剛水卽水經注之無斂水流入定周縣卽爲水經之周水班志於兩縣下斂上下流互相明足非二水也剛水卽今貴州之獨山江源自獨山城西二里簡麗寨東南流會都匀府王家司入寨廳諸小水至三腳塞名獨山江一名都江經古州界入廣西天河縣境經思恩縣慶遠府至柳城縣城西南合柳江水道提綱謂源委九百餘里實柳江西源是也今柳江卽潭水源出黎平府境漢志潭水出鐔城玉山則黎平鐔城地也今柳城卽潭中縣地獨山江於柳城合柳江與剛水至鐔中入潭正合定周當今慶遠府地其上游卽都匀則今貴州都匀一府除清平麻哈不在外兼黎平之古州及廣西接古州荔波地皆無斂縣地也但水經存水極有誤處酈氏所注又復駁雜不可不知水經云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按郁鄢今四川敘州府地潭中今廣西柳州府地由敘州東至柳州中間亦水烏江兩大水皆自南趨北敘州之水焉能絕出廣西前漢志止言定周水首受牂柯水東逕無斂縣爲無斂今北盤江經不經此等處如子言則水經注豚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又東逕無斂縣何以言之曰此酈氏之駁文也余以周水爲獨山江出之獨斷誠有可疑若沅無二水之出鎭遠平越入湖南則無可疑者如且蘭無斂爲盤江所經其地必當貴州畢節以東廣西泗城以西往北則滴澄河南明河都江河入粵入蜀隔斷南北中間焉得沅無二水發源如班志所云者若必以酈注合班志則自鎭遠南至安順興義皆是且蘭無斂地矣兩縣如此遼闊亦必無是理須知酈氏敘豚水一段文字其誤舛不止此言地理止當準之前漢志以

外則有合有不合誠不可盡牽就耳

平夷　按華陽國志平夷郡領平夷鐔兩縣宋書州郡志同可知平夷土壤必與鐔縣相接故王遜分此兩縣立一郡其地據華陽志云平夷縣有安樂水安樂水即今赤水至四川合江縣入江合江漢符縣地則平夷必在赤水上流又華陽志朱提郡南泰下云自僰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此今由四川敘州出永甯至貴州大定路也自僰道平夷程止八亭可見今貴州大定府畢節縣黔西平遠兩州及貴陽府之開州修文縣皆平夷縣地其大定畢節黔西之北境接四川永甯一

帶則漢陽縣南境地不入平夷界內平夷地據滇蜀之要故蜀漢康降都督治平夷總扞益州至馬忠始徙治建甯味縣方輿紀要謂平夷廢縣在遵義縣西北極合又以雲南陸涼州爲平夷爲鐔則大誤矣

夜郎　按漢志此縣下豚水東至廣鬱林郡廣鬱下稱夜郎豚水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驗溫水卽今北盤江源出雲南霑益州北境曲折二百里入貴州界曰可渡河東流伏大山至威甯州東南百六十餘里天生橋復出流入安順府界爲盤江經安順郎岱廳西南至永甯州西境東經慕役司東合南盤江古之溺源者當

談指　按後漢郡國志晉地理志華陽國志紀談指朱提郡云晉元帝世刺史王遜分夜郎以南爲夜郎郡領夜郎談指二縣此晉制也宋書則云夜郎太守王遜分牂柯朱提建甯立領縣四此宋制也今卽所領四縣考之夜郎談柏漢牂柯舊縣廣談於華陽志屬牂柯宋志於廣談云太康地志屬牂柯則此縣之爲從牂柯諸縣中分置無疑惟談樂長是江左新立一設長小邑謂從建甯朱提兩郡分建恐無是理或是卽從談指分出故仍得談名然則宋書所敘不如常氏謂分夜郎以南爲確

常氏謂分夜郎以南夜郎外又止談指一縣則談指必
又在安順之南可見今興義府之興義縣貞豐州及羅
斛册亭捧鮓以及廣西西隆州皆談指縣地也後漢志
談指下引南中志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氣不津當是北
盤江異名今自安南沙麓津以下並岸狹中深瘴癘蒸
鬱舍此則夜郎左並別無有瘴之江亦談框在興義之
一確證或曰水經注敘溫水言西南遝溟池之西北於
今北盤江不合惟南盤江經雲南府宜良縣在溟池爲
西北似溫水乃南盤江子以北盤江爲溫水藉以證夜
郎在安順毋乃誤乎曰余嘗謂班氏志地簡確而明鄰

氏注水煩亂而晦所以然者孟堅據舊時圖籍故繩墨
今古毫無差互善長多雜采羣書以意貫串故其於南
方尤每每不合立於今日欲考數千年要荒郡縣非藉
一二水道絕不能尋其崖略然牂牁之水爲鄰滇亂者
略有數事前言者不贅及試爲子晰陳之今盤江有二
源方輿紀要謂紀載荒略源流多誤考正最爲詳確紀
云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亂山中東南流
經貴州畢節衛西又南至雲貴界入廣西泗城州東北
江府路南州西又東南經廣西府西北境又東經師宗
州西北境盤江之支川流合馬又東入曲靖府羅平州
南境又東經羅佞司東南百餘里入鄧恐人不知橋水即鄧之上流故敘橋水即以入

潭明之亦以見溫橋合流至合潭中閱道里班氏敘水不贅不遺今讀者自見其簡確所以非後人所及也至橋水之爲南盤江班氏所指與紀要敘自曲靖至師宗者不同其言盤江支川正班氏之橋水今雲南澂江府城南十里有撫仙湖周三百餘里即漢志在俞元南之池也尾閭納源自曲靖陸涼州經宜良縣之鐵池河東入路南州西南四十里合源出臨安府境經澂江府新興州嵽峨河西建水諸縣之曲江是爲盤江水經注所謂盤江出律高縣南李恢追朱褒至盤江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中皆是此水曲江即水經溫水注中之梁水云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自是指番禺江面文意本明

盤江又至阿迷州東北二十里三江口合樂蒙河河源出臨安府石屏州東異龍湖下流入府境爲瀘江至府東斗五里石崖山下合五水伏流洞中東出至阿迷州來會此即漢志益州郡勝休下東至毋棳入橋之河水古一名漏江漏江縣所以名也酈氏誤以爲檐水盤江又東北經廣西州彌勒縣東南又東北經州西至師宗縣西二十餘里大河口合巴盤江盤江即紀要所敘之南盤江也紀要敘南盤江自師宗以上與班氏異與酈氏所敘之溫水自毋單以上正同此又讀漢志所當知者也至水經敘鬱水則止及溫水一源不及南盤江其末言東北入於鬱必是入於海之誤上已言溫至廣鬱爲鬱水下不應言入於鬱也尋酈氏所注直不知漢志溫水豚水爲北盤橋水爲南盤而指南盤爲溫北盤爲豚又不知本經入於鬱爲文誤遂以入鬱之鬱爲豚水云水遶牂柯且蘭縣爲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又遶無斂遶鬱林廣鬱遶領方遶布山遶中留縣南與溫水合豚水之不遶且蘭無斂已如前說今北盤江至泗城以上皆峭崖束夾焉得廣數里之水漢西南夷傳牂柯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已就泗城以下說至云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自是指番禺江面文意本明

善長聲連附合悉成虛語矣又計今南北盤江合流後幾二千里至潭州府郎中留地已在本經所過廣鬱領方之下其地止有潭水會於南境焉得豚溫始至此合流又承俞元之南池酈氏亦不知漢志非兩橋水云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橋水出毋棳之橋山說已支離又云橋水亦名河水顯與班志河水至毋棳入橋遵背而又謂梁水上承河水東遶毋棳入南橋南橋又東注於溫是一名河水之橋水仍合南橋水在毋棳入溫矣不更與上云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溫者自相違戾乎至漢志西隨下縣水郎水經葉榆河於今日爲瀾滄江其水源出吐蕃下合洱

海所會之檬備江流入交趾水經所敘止以浿海爲源今浿海流入趙州卽經永昌府永平縣東境永平漢不韋縣地則水經謂榆水過不韋元不誤注反云不逕不韋外矣又云榆水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本經明言榆水入交趾淹水入若若水卽今打沖河爲大江上源與瀾滄風馬牛不相及已決裂經文矣乃下又謂榆水與濮水同注滇澤滇澤卽今滇池甚遠何曾有注入之迹下又謂榆水自澤逕同並逕漏江至員古與盤江合是又以漏江盤江雜入瀾滄更繆亂無紀矣凡此諸注悉同窾語惟韋綴前籍言漏江盤江者混入注中猶可借推同並漏江兩縣舊域顧景范氏以其書掇拾舊聞參稽前籍足爲考古之助指此類也此讀水經注所當知者也知此則前人是非判然明白然後以水徵地以地證古雖未見漢舊輿圖而能與親見者其言不背不猶愈於憑虛揣合哉

鎮封　按漢志此縣下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廣鬱今廣西南寧府之橫州皆其地五百六十里從鎮封計至廣鬱也以此里數按之鎮封當在今廣西太平府鎮安府之閒其下流入南寧之隆安卽鬱林郡增食縣地酈氏敘溫水東南逕因梧班氏志地爲後人考地理計者至深至悉鬱水上兩源至鎮封方合爲一則入海道里卽可從鎮封起算故在鎮封下必備此一節里數令讀者參互自得今試合所言鬱水計之從鎮封至廣鬱五百六十里以橋水自毋棳下至中留三千一百二十里除去至毋單入溫千九百里餘一千二百二十里又除去鎮封至廣鬱五百六十里餘六百六十里卽廣鬱至中留里數以廣鬱至四會入海四千三十里除去六百六十里餘三千三百九十里加五百六十里卽知從鎮封至入海凡三千九百五十里班氏水道如此簡奧宜酈亭之不能盡識也

毋單　按漢志益州郡俞元下橋水東至毋單入溫今南盤江從雲南廣西州師宗縣流入曲靖府羅平州東南境至貴州永甯州慕役司東南合北盤江可見今雲南曲靖府之羅平州貴州興義府之慕役司普安州皆其地

談稟　按漢志益州郡銅瀨下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稟入溫知談稟爲溫水所經之地又水經注敘豚水從東北逕談稟縣發端知談稟更去溫水導源處不遠

今北盤江自天生橋伏出經安順流至安南縣北境有
䕷長江源出普安州西南界之平夷所東北曲曲流經
州城北又東經普安南二縣北境來會此水曲折行
四百里葢卽古之迷水然則今大定府之威甯州興義
府之普安縣安南縣皆談稟地也
同竝　漏江　雲南舊志霑益州下列同竝城云在城
北顧氏因之非也按今雲南臨安府境有瀘江葢卽漢
志勝休下之河水流入南盤江已詳前說酈善長誤以
爲水經葉榆水云榆水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竝
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又

逕賈古縣北東與盤江合所謂蝮口在今阿迷州境葢
瀘江從府東十五里石崖山伏流至此始出世葢無有
知爲卽酈注所云者矣華陽國志漏江縣九十里有蝮
口今本作出蠻卽酈氏所本可見今臨安府之建水縣
阿迷州是漏江地其縣治以常氏說推之葢卽在今建
水左右同竝如酈氏說當去滇池不遠應在晉甯州昆
陽州之南建水縣之北則河西縣嵽峨縣等處是其地
也晉志宋書及華陽國志俱無同竝其何時省併不可
考
西隨　進桑　按漢志西隨下廉水西受徼外東至廉

伶人尙龍溪廉水卽葉榆河水經葉榆河東南出益州
界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王國至
趾羣泠縣北注引馬援言從羣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
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所謂羣泠水道卽今由交趾入
雲南海道也上流卽今瀾滄江賁古在臨安府境據馬
援上奏可見進桑西隨北接臨安據水經所敘又見西
隨在進桑上流然則今雲南元江州新平縣等處皆西
隨地普洱府鎭沅廳等處皆進桑地也西隨在宋志華
陽國志並屬梁水郡梁水郡地今由澂江府南至緬猛
北至廣西鎭安二府皆是進桑於牂柯郡爲極南之境
故於此置南部都尉其王國北接句町南接交趾地必
遼闊觀華陽國志宋志俱無進桑可見晉成以後卽爲
郡縣所不到晉志興古郡有進桑者從太康地道耳
都夢　按漢志此縣下雟水東南至麋泠入尙龍谿過
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其道里與麋水略同故非小水
今雲南南注之水唯瀾滄江與瀘江而瀘江與瀾滄江直入南海
不經交趾羣泠考方輿紀要龍門江在交趾嘉興州蒙
縣界出雲南臨安府甯州又有宣光江在交趾宣化府
北源自雲南臨安府教化長官司流入境流七百餘里
以達宣化又有三江在交趾三江府西洮江沱江宣光

江合流之江也按沱江即富良江上流富良即瀾滄江下流甯州之水流經教化司入交趾至嘉興州爲龍門江至宣化府爲宣光江至三江府合富良江可見漢志尙龍谿卽三江下流宣光江卽壺水下流也然則今雲南臨安府甯州及納樓茶甸落恐甸等處爲漢都夢地可知都夢華陽志輿古郡下作唐都云故名都夢縣今本都夢訛作雲夢宋志西平郡陽令下云按晉起居注太康二年置輿古之都唐縣疑是今按晉志輿古郡亦有唐都與華陽志俱本太康三年地道則都陽之卽都唐無疑休文殆未證之常氏書也

宛溫　按水經注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治宛溫縣華陽國志亦云郡治宛溫晉書輿古郡首律高水經注謂晉書地道記治此是太康以前治宛溫太康後則治律高也今考永昌郡傳云輿古郡在建甯南八百里經千里皆有瘴氣菽穀雜豚魚酒不可食食皆病害人郡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瘴（御覽卷七百九十一引）其云盤江後漢郡國志宛溫下引南中志作盤江文相同云在郡北三百里是永昌郡傳之輿古就治在宛溫言考建甯郡治蓋在雲南曲靖府境宛溫在其南八百里當在今開化府境內今盤江在開化

南入南甯界一名麗江文象水蓋卽此歟然則今廣西太平府句町地也前漢志鬱林郡增食下驩水首受牂柯東界卽指句町而言柯柬界不知當今何水今驗南甯府境諸水來自廣東及出境內者不論其自牂柯流入者盤江之外如崇善江通利江馱排江絲甕江明江並導源太平府境合麗江入南甯驩水必居其一則牂柯東界卽指句町而言劉昫謂驩水本牂柯江俗呼鬱林江卽駱越水一名溫水非也

漏臥　按漢成帝河平三年夜郎句町漏臥舉兵相攻後人因疑漏臥蓋介在夜郎句町二邑閒雲南舊志遂

於曲靖府羅平州下列漏臥廢縣謂在州南今按以三國相攻遂定漏臥介在夜郎句町安知句町不介在夜郎漏臥其說固游移也考輿古郡劉禪時治宛溫晉治律高宋書治漏臥可見漏臥必與宛溫律高地壤相接今雲南之廣南府及廣西州當是漏臥縣地羅平自是毋單爲橋水入溫之境或曰如子言今貴州不盡牂柯郡地歟曰今之黎平府除古州接都勻一帶爲毋斂皆武陵郡鐔成縣地以潭水出玉山定之潭水即源自黎平之柳江也思州府武陵郡無陽縣地以無水首受故且蘭定之銅仁府武陵郡辰陽縣地以辰水出三山谷

定之辰水即今麻陽河至辰溪縣對岸入沅者也思南府除婺川屬鬱縣則皆涪陵郡涪陵縣地也但以今地合之漢時僅可準其大致漢之一縣有不僅今之一府者亦有今之一府不僅漢之一縣者如鎮成縣在湖南廣西貴州三省毗連之境非今黎平即足以盡之無陽辰陽兩縣亦有在湖南地者不僅思州銅仁也

上程春海先生書　甲午

某再拜謹奉書程侍郎先生別五六年窮處萬山之中不與宦遊者相接以故先生出處行事都無自聞唯去年在友人所率緐一他人詩知有石湖潭西之遊而已伏惟勛德日隆動靜禔福某賦受至愚不通曉世務然頗樂讀書此先生所素見至今生二十九年矣居此邦鄙師友劘切任性不知所裁邑之夫咸竊詫爲怪物怪不怪固不屑與深辨但傷齒益以長而駕駕所之冥冥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氐是類某所謂不自知其爲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爲此前數瀆書道

無指導可恃倘行之已遠忽覺路非彼時即欲轉而再行筋力已不任用矣豈非寃哉前卿有言良醫之門多病人今珍之病不能自名亦不自知果病與否然既呻吟在門雖不病猶當切而藥之而況其果病也夫某之病實原自先生念昔從遊於南以師弟之愛朝夕之親規先生盤盤鬱鬱曾羅眾有其言論類非宋明愚朋擬如此紙決不浮沈區區之心不勝覼縷得先生終教之度者倫其筆爲文章則如閻先秦兩漢人聲息當時雖不識何以至然心固已知某所爲者特剽竊涉獵焉耳非古人學也既而歸寧數不克自振一再試於鄉皆無所得而家益貧計無復去處始喟然曰嗟乎限之天限之人者既莫能強矣莫阻我而不爲又緊誰怨哉於是意尊一求古人之路先讀說文爲本佐以漢魏人小學及希馮元朗以下等書別聲音辨文字效古之十歲童子所爲乃即以字讀經又即以經讀字覺其路平實直捷履之甚安遂斤斤恪守尺寸不肯以宋後歧出汎濫紛其趨年來積染成習漸不自量思考十五篇沿譌脫屨暨向來說不安者以自效於許氏草創俱無體段或一旦悔悟而焚棄之或終不悟而竟成之皆不可知其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氐是類某所謂不自知其爲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爲此前數瀆書道

里悠遠未知果達唯日北望庶幾一示以爲學之方使此身不恨虛厠於大賢之門慙焉六載絕無消息居嘗自念我邊方人諒終無大就教不時辱或以此則又念先生愛我厚當不若是展轉於中不能自甯而反顧藐躬益罹然愧厲矣今舅氏容選來京師必且走謁左右知此紙決不浮沈區區之心不勝覼縷得先生終教之幸甚幸甚

再上程春海先生書

某再拜謹上書程侍郎先生閣下六月阿蘇自京還知先生階轉戶部襄贊愈錄日幾無一時暇故先外祖墓

銘未獲拜賜捧歸某固知終必成之也又爲此再三云云者所以重外祖之行敬先生之文而又所以報母氏生我之萬一也夫求人志外祖而曰以報母氏此其情爲至曲然非於先生某不敢出此言也昔外祖之卒也某之母哭之哀至今每道及猶必咽咽不能終其語嘗語某曰爾外祖至苦人也其生也遭繼祖母夏慘虐方三四歲時夏以蟲螫毒曰鼻死半日復甦繼復誘至溪推墮水母拯之亦半日復甦卒不得死稍長隨吾祖父負米歸歸則拾薪汲水儲去後費以祖母積勞嗜甚不能買古方藥聞草實木根有效者卽入深山冒蛇虎採歸煮以進又爲夏春力不起夏令繩碓首挽踏之不輟不敢 飯時八九歲童子也至成童補弟子員則吾祖館於蜀以卒時兩世老人健在四姑待嫁一弟逃待尋一弟待婚爾外祖借筆舌力以盡事生送終冠笄祭祀之道不給又爲醫卜等術以助之嘗置紡車於前膝上橫經鐙下紡以讀盡四更得棉綫重半錙許畢書一卷又嘗病脾瘧三年每夜瘧罷起呼鑑食粥或點易諸弟子課藝或人與之講如是以爲常其自苦如此而能傑然自立人品學問卓卓可道卒幾二十年曾不得鉅公一稱道之將終不稱道

耶其爲苦復何如也某聞言而悲之悲夫母氏之所悲又爲母氏悲夫爲子孫無不欲論譔其美以揚其祖父母此天下之至情也今先生某不敢出此言也昔外祖之卒也某之母哭之哀至今每道及猶必咽咽不能終其語嘗語某曰爾外祖至苦人也其生也遭繼祖母夏慘虐方三四歲時夏以蟲螫毒曰鼻死半日復甦繼復誘至溪推墮水母拯之亦半日復甦卒不得死稍長隨吾祖父負米歸歸則拾薪汲水儲去後費以祖母積勞嗜甚不能買古方藥聞草實木根有效者卽入深山冒蛇虎採歸煮以進又爲夏春力不起夏令繩碓首挽踏之不輟不敢 飯時八九歲童子也至成童補弟子員則吾祖館於蜀以卒時兩世老人健在四姑待嫁一弟逃待尋一弟待婚爾外祖借筆舌力以盡事生送終冠笄祭祀之道不給又爲醫卜等術以助之嘗置紡車於前膝上橫經鐙下紡以讀盡四更得棉綫重半錙許畢書一卷又嘗病脾瘧三年每夜瘧罷起呼鑑食粥或點易諸弟子課藝或人與之講如是以爲常其自苦如此而能傑然自立人品學問卓卓可道卒幾二十年曾不得鉅公一稱道之將終不稱道

與鄭湘皋書

昔者相遇長沙淺陋無所識年少不自掩蔽其可笑甚矣乃豁達忘年深心獎羨不知何所取於某而眷愛若是意者文字因緣必使某挂名集中而先生暮年所知識亦不可無某其人耶某賦性愚鈍又僻在此邦於世所有文字不能盡覽天下士今有幾人亦無從悉知然自魏晉以迄近今所謂卓然成家不可磨滅者雖未闖其藩籬竊嘗遙而望之見其規模大概之所在矣先生之詩無體無詞無竭旨人已欠伸已方泰如宮肆汪洋仍是以爲常其自苦如此而能傑然自立人品學問卓卓可道卒幾二十年曾不得鉅公一稱道之將終不稱道之將絕者悲矣如此而不

傳後卽先生嘗信之乎某曰大腹空讀並世人著作少所當意每誦尊篇不覺心服誠有見夫學之非難而才之爲難此中消息有分寸不可强者然也數年來家益貧親益老且多病依戀春暉窮愁無似無可爲先生告者自度學不足經濟當世抑又無從得之卽得之强木不慣曲膝鞠躬亦隴種東籠而退耳以故進取一念直付東流思有以塞先生厚望初頗留意詩文苦才力不給亦懶從事自笑天與我明經絕大頭銜顧名思義求無負厥職斯亦可了此生矣又何暇多求哉所獨深念者以先生有數人傑相去止二千里萬山間隔允不能

來欲奉一書又未悉吟硯所在計昔詩人如李杜韓蘇皆卒不滿七十今先生已六十矣恐一旦天以此例律之竟使吾生抱不獲再見之恨每一憶及深用悵然若明歲老母安健竟贏糧訪先生於資湘之閒亦未可知惟省應接葆精神是望諸郎克繼家學知老懷於此興復不淺也大集刻成否寄轉寄一部易到若復不棄疏狂而賜教之則幸甚不宣

上命秋農先生書 壬寅九月

某列門下六年不克歲月奉教誨又以直大故埋頭窮賤私隱有不得不上陳者某寒士也朝耕暮讀日不得息卽如今時葉落霜白寒風中人而披單衣執錢鎛躬山所應進質者一切屏弃而以罪人不可教自處故歷年無尺書達左右知不罪且閔之矣夏盡釋服入郡得辱書眞尊公行狀不敢拂命誰擬銘窆郵上苟稍可塗改易或俛就之否則自爲而易亦師弟以隱爲直之道也倣郡二百年來文獻大缺賢守雅創志局令某効奔走其閒汗顏告成意可備後來粗窶謹呈一部冀暇糾焉某本窶人子幼來饑寒造極計無復去處念讀書一端天當不能禁我以故略有知見視人閒所論所尙不如意爲多而又强於腰訥於口處稠眾之中大都聽之不解羣方贊和己獨嘿然人遂以爲驕偶一言又不當人意人遂以爲狂爲妄其實某樸拙人也得左右先生二

三日卽見之矣年來漸知漢宋大儒收拾人身心性命者正極寬曠已結茆先母墓旁擬料理靡粥足恃卽當抱殘經娛老父終身於彼以完不全不備之命惟先生具敦古處勿以在遠而遂置之則幸甚

與周小湖作楫太守辭貴陽志局書 甲辰九月

賤私隱有不得不上陳者某寒士也朝耕暮讀日不得息卽如今時葉落霜白寒風中人而披單衣執錢鎛躬

致力於堉埒之上以視文史左右古今與娛既附千秋之名又獲著書之俸孰勞孰逸豈不自明顧自計此事不敢頎者實有五焉敝郡父母之邦束髮來卽留意掌故故多得前輩緒論恃爲實錄貴陽則所疏矣此其不敢一也前志敝郡雖因舊乘而舊僅及當時一切創造事關前代卽不詳言故敢以私意考覈徑行定之貴陽雖曰郡志實具省體而省志於地理大端動有牴牾因之則病己不因則病人此其不敢二也屢軀多病每繙閱十數種書則心目告卻前志敝郡賴二三同志並精力堅強且不以鄙見爲大謬戾今若就局不力非所

以酬知己力之則不免有陰陽之患此其不敢三也敝郡同學多以某爲可教而郡志成時一二無賴扇之誹謗蠭與餘波未已貴陽省會其爲不可欺眯更非敝郡可比懲羹吹虀先民所戒此其不敢四也人情不諒每易加罪某以家貧親老靦就教職儼然備員今又爲此厚責者必又苛論某雖不肖義利之介竊奉教於君子矣此其不敢五也有一於此猶將畏縮卻顧況兼此五之爲罪人爲不肖自若也謹盡篋存封上伏惟不罪側耆乎耦耕中丞徒以干誡不一之舉欲令某挂名簡末兼爲家食維艱計此師愛其弟不得不然而不料某之苦以所難而強載颿以車馬也

上賀耦耕先生書 乙巳五月

自二月吉到古州學官旋以府試赴黎平郡中童冠頗不以某一無知解樂與往還核其風氣大抵地介極僻故純樸有餘而家少藏書肆盛醫說學者五經勘成誦諸史罕聞名徒梯卑爛八股若將終身美質雖多不能無恨府學廩生胡長新年少而貧獨能日夕相從留意根柢之業此子如不廢學必作黔東冠雛惟得此一士足相告語耳某自爲中路嬰兒痛追慈教緝成小錄當呈遵府志時已封冊附上茲還古州同知楊公示以尊

札始知先生今日始於他處見本而又不責以淺近深贊其言行可法欲爲廣傳以敦風化索多寄去者伏誦之餘歎先母荆布沒世而其庸言庸行獲爲名儒鉅公所齒錄先母爲不朽矣又歎非先母之德實不可沒則此錄必不宛轉獲致於先生之前其卒爲先生見而深賛之而思廣之則仍先母仁孝艱瘁之厚蓄所致而某之爲罪人爲不肖自若也謹盡篋存封上伏惟不罪側開傷懷玉昆暫紓臺綜寤寐之私欲及龍門未遠肆意請質無令尹需結異時之夢惟及瓜時日匪所與聞遥跋而已

來示孟子汝漢淮泗注江之解汝卽今南昌之盱江浦入湖漢者漢志臨汝左傳汝清管子汝漢之右衢可證淮卽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水注丹陽湖北注江者漢志引桑欽說淮水北入江可證泗卽今巢湖會四源注江漢志廬江胡陵下所稱北湖者海內經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可證禹貢東迤北會於匯匯乃淮之誤與上字異北當爲公與分北三苗同爲公義迤許君訓斜行鄭君訓溢皆可通江水過入丹陽會南來之淮水斜行而分別於北江以會淮謂溢出而分別於北江之義經明云江北會淮矣淮又焉得北入江乎是不無

以會淮並可若匯非淮字桑氏淮水北入江乃古文說於經無所比附且是回義而云會於回不復成文矣大春紛綸啟我未寤近今經學稍衰焉得朋輩中盡如閣下推闡曲盡使讀陋有悟入處者再四繙讀稍有所見不得不轉質之尊意云云者止爲朱子有四水入江特取字數足對偶於水道實不通之說不欲使孟子受誤文之過耳愚見以諸儒舊說平心揣之孟子止據吳通江淮後現在水道以爲禹道如趙氏箋說卽足解朱子之惑於墨子呂覽淮南所言與孟子合者亦皆可通矣必如尊說則須改禹貢古經又蹈胡東樵一厄之謂匯澤二字如酈氏沔水注連讀自是澤名與震澤等一例而經文前云匯澤後止云匯與前云菏澤後止云菏正同後儒二字分讀紛紛江漢左回南江右回諸說無足怪者宜閣下亦云會於回不成文理也至酈注敘東谿水引桑氏云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與班志云金蘭東陵鄉淮水出同謂一水實按之卽許君謂廬江雩婁所出之灌水可知灌爲本名淮或省字也卽據班志淮水北入江之文爲桑氏古文說說古文者皆吳通江淮以後人焉知不卽據目見言之若以爲是會于淮下之義經明云江北會淮矣淮又焉得北入江乎是不無

牴牾也汝泗並入淮淮之注江定汝泗水可無他求矣要之山水之名四海同者何限禹功所至赫人耳目今古同情先秦諸子大致舉著在詩書經緯中國者言之桑經所錄十之六七不挂先秦人之口孟子歷敘禹功必謂舍中國行三千餘里行千數百里之水而舉要服之一流一浸當不其然且一人之言前云汝漢淮泗後言江淮河漢謂之二淮各有所指又豈其然哉

與劉仙石太守書 年書丁巳四月

比得故人王介峰書並示其承貺剪札及大著與苗君說文奉讀之下如野人方鳴鳴鼓缶而桑林旌夏忽睽

目前心神震掉豈言可喻伏念某西南陬蒐人也少貧賤無去處因取眾所棄弃者業之遂久為同輩所詫指其實年過五十於道茫如即稍有所見亦熠火之明耳矧一無見乎不識宏獎之寬何遂不啻口出若此得無以黔地少可語者視賤子亦老兵堪與飲乎不然即天將使某不終於一無所見而當使公發其覆也謹即兩篇瑣涌數四觀爪見龍無鰓可詆謂歌字讀姬可字讀豈自尊引諸字之外再摺繹之如儀禮士昏禮當阿今文阿為庇尚書三如台史記作奈何夫子龜山操手無斧柯與之叶左傳君可曰可君否曰否可與否叶易林樂官笑歌與知不忘危叶子虛賦阮衡閒砢與倚倪骳叶黃庭經兩扉與靈柯叶淮南子以沈諸河及列女傳秋胡妻頌並以河入支韻它漢岑書多然要可見歌麻韻中字於古無不有支齊韻之音閣下之於聲韻信乎碻然四通無稍閡窒就此一事敬服敬服前於朋知處見理董居聲訂聲表與歌麻中字盡歸之支齊部今乃知其說自尊論發之意必別有一書與苗君驂靳當是慎之又慎未肯遽出耳某嘗念音學莫明於我　朝由亭林十部而十三而十六而十七十八至於懷祖二十一可謂密之極矣事極必反於是苗君七部出焉然某

雖鄙譾雅不欲以鐘鼎論六書週泰昀之韶罄果足與堂堂正正之十五篇傳信萬世乎經以毛詩緯以鄭記知盡善必在吾公矣它日摳衣請益憤悱之私不止此事或賴公光苴稍燎蒙兕敬先呈小草三冊庶不屑之教誨幸毋以肆妄為罪

答莫子偲論佩觿書

得書一再番具見讀書細心處處求是不肯以微謬貽古人又能虛心無我殷然商搉某學無幾何誠自引退然有所見而不言非也於吾弟而不言更非也占人直諒之道如是是不是皆非所計也據言說文歎歎二字

當前後互易段懋堂氏所見已如此但彼於喜部已改古文作歎謂歎為寫誤而欠部歎下又云重出未聞當如女部孌之類此則其說前後不畫一也某竊謂許君書喜欠二部同作歎原不誤欠部歎下明云喜聲則歎之謁歎定不在大徐校正之前觀佩觿鼓歎鼓下云歎驢鳴是歎為後世字非說文所有更可見說文中一字二見者所以別古今異同大徐不悉此理盡謂之重出後人欲一一刪之使前後無種複字亦覺多事也郭宗正書已粗閱過其中正文注文有寫誤者有上下顛倒者吾弟欲校正令還舊觀意良厚但其書部位尚齊

未見有失位云云者據所舉前簡肾肾迁迁瞳瞳等字簡乃南之誤淺人見是簡遂并首義改之睨爵聯縣字古於此等多平仄通讀不得以諸字書例郭氏謂不當讀上聲迁廣韻麌部亦載云於武切瞳廣韻亦有徒孔一音並不得執定平讀謂爲後人移易也又云此本脫去棬捲而以棬之音訓注於楗下是則不深審之過檢上去相對中列棬捲二字元未寫脫其棬字訓牛鼻擐用說文古訓楗字注云匜具翻器似升屈木爲之又居倦翻西棬地名可見郭氏原不以棬爲杯棬字諸家字書皆以楗爲關楗郭氏獨以爲杯棬當別有本故卷末列與篇韻異義者楗字亦在其數誰氏據集韻辨證之雖未中窾會然亦可見元本之與今本同矣平去相對中列迅扳二字云上與抵同此二字形體懸異與本書例不合蓋涎乃汝之誤也汝說文或坻字抵俗坻字六朝人書氐多作互非互也故抵亦有作迅者傳寫因以易汝字淺人不知又寫同迅寒字誤不在宗正也弟乃以承俗不辨與角舟同譏何耶夫古人著書各有宗旨不可以一例繩也自來字書唯十五篇如三代鼎彝都無俗氣玉篇已下即稘俗行學者徒一意泥古而無所期享之存兮繫余懷亭不存兮余之悲而余惟亭之存兮斗兮斗兮歌終咸不能復問名亭之故竟無知者

宗正於六書洞見本原此書乃辯字體之異同非別字體之正俗若概以許書例之則即平聲相對一部如橋搘宅等已指不勝屈宗正夫豈不知某即某之俗字別出字而待後人哆口也信去略就來諭據鄙懷所及臨陳之未識有一二當否唯近好辯秖益慚媿

斗亭記

地舊圃也余居竹溪之十二年始化蔬爲花木其前割田三之一爲方池源於檐而冬夏常不涸因種夫容其中緣以綠節遂爲外屏其中多鮒魚可玩可餌手植柳

四五株蔭之上列雜樹四時皆有花而亭適當棄下大人晴釣非深冬常在溪太孺人善病而好勞不可拂每日暄夕佳攜妻若妹若小兒女奉孺人坐亭上或據樹后誦書詠詩思昔賢隨遇守分之遺風或偕兒女黏飛蠶呼蝯蟻觀其君臣勞逸部勒或學鵲楹楹鳴投投花驚潛魚爲種種兒戲孺人雖笑罵之而紛軀絮機未嘗一輟手夏荷秋菡梅萱冬春蠶三年於此矣咸曰亭無名何因以斗論之或問故爲之歌曰斗兮斗兮不余乎期享之存兮繫余懷亭不存兮余之悲而余惟亭之存兮斗兮斗兮歌終咸不能復問名亭之故竟無知者

重修魁星閣記

今天下求售文者必尸祝魁星橫宮之左右試院之前門鄉城之吉秀所在比比樓閣而像祠之士大夫家則圖弄焉問其神咸曰魁也觀其像則魁服猙獰一足立手操筆若斗上曳七星蓋肖魁字爲之也或曰食此者爲唐進士鍾馗或曰本奎星後譌爲魁是皆不足致詰余按魁星乃南北二斗也說文訓魁爲羹斗則魁乃器名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至第四爲魁此就其形言之也器具魁枸魁因有首義書稟魁禮不爲魁皆首也故張守節注史記又謂魁斗第一星南斗與北斗位非若今之以爲主文也今祀爲主文者其始必因魁榜魁天下之名謂其中必有主宰也爰呼爲魁禱祈之後因即魁字圖像之而不知爲即古南斗北斗之祭亦猶祀城隍者不知爲古八蜡之水庸祀文昌者不知爲古天子爲羣姓諸侯爲國所立之司命耳至魁主文章則亦有說按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易春秋六經聖人代天而言者也世之文章至八股極矣然作者苟不悖乎六經所言是亦取出乎天之喉舌者而言之耳言者心聲誠能肖天天必福之則於祀北斗宜若南斗據史記正義云六星主薦賢良授爵祿是正今之主司房考也其祀之也亦宜由此言之北斗之喉舌在我者也南斗之薦授在人者也而北斗第五星曰衡正殺南斗然則其當人者乃即我之自爲衡也歟觀於天文而人文可以悟矣道光十四年遊義府學左重修魁星閣成因撰此文即以爲記

遊至大覺寺記

戊戌之冬十月幾晦聽鶯軒朝夢方熟侍者呼書至熨眼觀之曰昨約遊大覺寺忘耶外及飯矣披衣出與諸人會於寓遂行出北門緣龍山麓緩步霜氣初散旭日入江不熟不寒里許得道左刻餘至正元年閏五字不

審何記也旁紀萬歷十九年臥龍坊高傑妻司氏捨錢修道尺丈俱因石刻之里許得崇禎十三年修冷水孔道碑里許得石舅泉當道左穴出灌可四五百畝歲不涸其上有洞口僅容舀梯下有人物象病乳求嗣者禱焉傳昔年曾入險凜甚故不樂再往數十步至後川橋一名普濟橋俗呼高橋也有店焉橋宋楊忠烈建竹鼈溪至此入穆家川溪上石壁平瑩根多明人記漲到漫不可盡識白飛霞曾沐此壁書水瀰瀰十二字省志載石者然似三丰流矣上爲普濟菴明宏治中建李敬德有

記旁三刻皆紀重修者觀已與諸人飯更沽酒及午食一古樹爲巨藤蔓絡垂青若采扈若鑾髯峭蒨可玩復一童攜之折西北行二里許得螃蠏井穴有異蠏能上坡陀迴憶乘騾北去時昇者遇如此必閣篾請轝肩楚人謂代步也因相與大笑汗微出脫裘令童披之晴日泛水溢田實清淺一泓也里許下度紅邊橋橋東則居然富貴者也復行三里許不悉地名四山善生蔴無他材石焉出其中部城火食大半仰此耳中水輪聲漸來南折得杉林渠溪經其下水自海龍囤流來下會穆家川稍憩杉下度石杠入大覺寺本舊刹康熙初資中人閔相詠植菲嚴時極偉麗今存木樨紫薇之屬蓋無幾佛室木聯三明程副使書郡人也得北海意求志軒遺墨僅見此左出小門緣叢竹一巖出溪上其根虛無其樹皆胎石緣石東出經仙洞久無人者所謂山腹奇蹤巖懸梵景俱無自得北折大穴闇然石離奇斜下極於潭日光罅入渟之水非金非碧似井西睛嵐暎翠山頭魚數羣候來候去坐觀魚羣睨之似遊晴窗下玻瓈巩中穴口刻隸書石穴游鱗塡其廓因明白矣旁刻栗溪吟並閔相書東不十武復一小穴最同惟俛視異緣小穴旁北上得朱萼巖外折上爲映月臺俛潭之深

碧入磬後石勢盖象蓮花峯也緣巖脅西折上爲靈碧峯至顛度天橋屈曲下俱險絕倚石坐臥觀竹列湖山大覺寺之勝盡在此一巖矣余因誦俛仰之間已爲陳迹恐此生不再至乃獨往小穴復玩久之小篆觀我生爲之悵惘復入寺飲於石至寺後觀閔相墓荆棘羅生爲之悵惘復入寺飲酒下以葵子飯水飲肴以肚菌菌比雞蹤味等腴嫩過之其蓋不圓無心中途售者噫天下事孰非無心而得者哉同遊者爲傅四黎一莫五獨傅四騎馬上如春

鈕絕可笑

遊迴龍山記己亥

遵義環城山水巖壑之雄峭樹木之挺異莫右於迴龍山其山自碧雲峰支出蜿蜒東行十里許穆家川趨其足遂峙爲此山其山陰內而陽骨骨者石也外蓄者也以負蓄厚故其石落落角角壁者窟者窒者突者脊而下迤者脥而上累者欹窗丕思若墮而若飛者靡不駢駭闢辟以合爲此山上干青天下臨沈淵而其氣一洩於樹故其樹直上數仞而不拔橫出數丈而不折隨其石之高下楚楚莽莽而柯莖琴離可數每與高風相遭則枝葉上下芳江之潮海之濤其中朝暉夕曛若螺蚌搖光於方丈圓嶠也有伏泉息於踵冽而清其聲泠泠

嘗之則甘使人忘機唯智者別之外人徒震眩於巖壑樹木之足駭異而已余以有倦與一二人遊此頗自負知山故說之

辛丑二月初三日記

晨寤復寐莫五禮閣上文昌神亦不覺也起見架下書蒼蒼竹林寺詩念開歲來三十餘日昨夕始提筆作此字視前時每元日卽繙寫滿几案自疑是前生噫可溺也已記去年今朝母病愈數日春和天晴能偕孫兒女屋榮籬角坐暄光中觀菜臺果蓏以爲快余亦快庇少行李計明日赴茲閣母曰吾以病久稽汝事至是得無慮及汝生日且歸耳嗚呼豈知今之今日竟成兩世耶當日以窶人子發憤讀書意有在焉今皆大非而奚以讀書爲也昔時謂書不誤人而今知特誤人如田家兒目不識一字足終身不出十里黧面赤骭以勤以勞以日夕唯力是奉得有余今日之悔哉視新購 皇清經解十巨堆插架上益感念用此奚爲也莫五方整理未已心境之相懸可勝歎耶書以爲是日記

漢三賢祠記辛丑

惟 皇帝二十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郡校師莫公與傳創祠漢三先生於學宮左之閣上珍甫練衣冠不敢奉幣從薦籩酌奠於三先生越數日莫公呼來告曰孔子之道載在六經自經秦坑焚歷漢高惠文景皆武夫功臣用事徒黃老清靜以與民休息詩書禮樂之教殆如草昧二三大師各抱其遺私教授鄉里久乃稍稍爲章句傳故建元之際弟子著錄者漸多齊魯秦晉燕趙吳楚梁越之閒乃始諸儒雲爛霞蔚六經賴以復傳於時西南遠徼文翁爲之倡相如爲之師經術文章燦焉與鄒魯同風而文學公盛公卽以其時起於犍爲牂柯東漢以後儒者始不專一家講說至許鄭集漢學大成

而尹公乃卽起於毋斁僕嘗獨居深念六經堂搆於漢儒守成於宋程朱諸子而大敗壞於明人及我　太祖　聖祖崇樸學教化海內一時朝野諸老宿痛懲前代空疏文巧之佛老吾道而力挽回之事必求是言必求誠支離惝怳之習埽棄淨盡於是漢學大明六經之義若揭日月至今二百年來數天下鏗鏗說者一省多且得數十人獨西南士僅僅意無乃淵源俎豆之不存歟而何其洽肌膚渝骨髓者之難破也僕廁此二十年無足爲多士師者爲多士求足師謂此邦萌芽文教斷以文學公爲祖而以盛公尹公左右之今祠成子其爲我亦三先生所望於後賢也夫

遊城山記　辛丑

自道光以來邑多野狗實日豺通四鄉日必食三四人往來儻忽一嗥羣應物雖百斤者必盡一食一村有逐者數村戰焉蓋互相通也豚蠢物搏卽負而走搏犬必先與狎使之信而不疑也銜其頸牽之行若曰是爾自願就飽我者然犬有能者知不敵卽集兩三來通力死之是犬也雖蹈田浮於溪其死必矣是日出遊郡署之右山遇四五人執梃逐野狗且進且卻旋相呼食且盡矣且踰城下矣周視之無所見唯一婦人倚敗牆哽哽眙城堞不敢哭問故曰是吾兒也方五歲而如此覩山

下左牆內坐槐陰雍容棊話者似吾守令提畫眉尋蚱蜢往來右牆內者似吾營官也故不敢哭也爲愴然久之行過市則有環而觀者或譏或怒或笑罵跕足於人肩隙窺之則木爲磨上扇橫植一鐵條末爲圈一狗旁立呼之磨則納首圈中行磨因轉與錢一卽轉一而其帖耳緩步意若不樂者多與之錢呼者聲亦壯狗昂首舉尾爭旋而奔勢如風車與多者於儒人中亦揚揚以爲人不如也自詫生將四十年始見人閒有此事及暮歸殘秋初寒鐙影黃葉瑟瑟坐空樓下思日中所遇臥不成寐起而嘆曰嗟夫不謂狗之在今日其惠如此其

野者肆爪牙獵點貪鬻餐相求相應以我黃童白叟供一啖之快城社所在尙不免他何如也而其爲人畜者又復出其狡獪以則人之誦鬼使愚者不知其技止此而樂翠逐出資錢唯恐不一見此狗爲不幸世道可勝歎耶於時鼠出入米甕中蓋不屑喝之也

四閫記壬寅　原注後知靑蛇閫道義在東里與湄潭接境處地極險要微通一徑今仍舊名

遵義東界大山峯之隱天若長塘其南爲三度關北爲板角關由遵義道湄潭者出三度由綏陽者出板角二路師之平播也陳璘軍由偏橋進明史璘傳曰璘次湄潭賊悉聚靑蛇長坎瑪瑙保子四閫地皆險絕而靑蛇尤甚璘乃先攻三閫次及靑蛇督將攻三日三閫遂開道也自坎行若亂衣絰以達湄潭境余家至長坡

下青蛇回面陡絕璘圍其三面賸死士從瑪瑙後附葛
至山背舉鼓賊惶駭諸軍進攻賊退入囬內木石交下
將士冒死上前後擊之賊大敗乘勝抵海龍囬下由此
推之蛇與水俗讀同僅分平上清水卽青蛇也橋以地
名建者吳之茂武夫非紀碑不得其字苟從俗改清乘
以文之乎山顛似關門者非楊氏之雄關乎保與標聲
亦近今標崖非卽保子囬乎然則長坡坎卽長坎囬瑪
瑙孔卽瑪瑙囬其名蓋至今存也當時璘旣破板角四
囬不破終不能抵海龍長坎保子瑪瑙三囬不破終不
能攻青蛇青蛇旣破此時李應祥破黃濉三關入在青

蛇之南馬孔英破明山關入在青蛇之北逆酋心腹四
潰無巨險可恃宜璘之鼓行至海龍如走康莊矣嗟夫
數十年往來熟習之地一旦啓悟於黃濉之口而始得
古名天下事千百年以上千百里以外可以影響論斷
卽自詡得之乎故記以告考地理者

望山堂記 壬寅九月

望山堂子牛山舊名也其義莫可根詰山韶與隱秀抱
以二臂右者宛宛乎若垂腕側掌而襦其臍也太孺人
墓於臍其腕圍平如石鼓東去墓六十七武步下於墓
八尺廣袤不及四丈上爲屋前堂後室樓其上而周闌

之成郡守爲順德黃仲孝紿事問所以名者仲孝曰望
山子之志也名之定久矣數可違哉因爲記乃嗚呼太
顏其楣建時蓋畢葬越七月至是釋服乃記之嗚呼太
孺人束遷以來借母家宅以居十年來嘗顧余歎曰吾
欲廣數椽屋種一果一樹百年他人物吾何望而擲此
力平時余方求免家人凍餒之不暇雖心悲其言之苦
意之傷而思副所願無術也後數年歲獲稍厚忍疏耐
纏銖餘而緊蓄方思買四五畝地結茆植榱俾樂其自
有提孫挈婦朝暮按行怡怡然指新栽稚棱謂某可及
身食之某可及子孫食之庶幾辛苦一生至是暮年稍

慰其意而豈知欲爲此者乃持以給斂殯屯夕之費也
自去年營葬旣竣山中舊壟悉委閉地凡松梧竹桂櫻
榴梅桃之屬無不相所宜植之高高下下百卉咸集於
時猶有餘貲計貧士積百金大不易不及此爲一屋旋
耗於衣食矣遂亟搆斯堂匪彫匪飾惟潔惟整惟潔太
精靈往來撫斯堂也必有悲余之悲而歎意余之歎者
昔太孺人病亟猶顧謂曰葬我必於近卜廬相望見爲
佳也今吾寓貧此邦無祖宗田廬墳墓可戀隨身長物
惟書卷紙墨裘貢來此易易更縛一團瓢增一釜一甗
卽足耳計後是四五年環山必蔚成園林四時皆有花

果諸兒諸女摘果簪花喧沸墓下而大男家婦坐堂上補衣誦書猶侍太孺人破籬紡績時則謂太孺人尙存可也嗚呼余不及樂其志於生前而收望山之名於其身後雖在數似無可逃不死余孝之憾無終窮矣談形家者謂此堂非宜余於諸俗術不知曉惟以遺言故執慕旁地購人者心宜之他非所敢計也語云衣飯粗有子平挂口官貴粗有青囊挂手以太孺人之賢仁盛德後宜有食其報者然焉知毀斯堂者之非卽斯人也耶卽不然其愛祖曾之心必不敵其愛父母之心也則榛蕪蔓砌亦惟乞兒牧豎縱歌鼾乎其中而望山者復誰也

松崖記甲辰十二月

不知者自內觀之屹如偃月高不踰五尋謂其陽必逶迤與前山屬也及登屹而下視乃牆立四五十丈斬斬然落於溪始詫非意計所及斯崖之奇也崖石而戴土絕險處牛羊不能迹藻米溪源北四十里而西出南浴子午山左臂之陰折東北來激崖下復屈曲南拗而西走乎林之牙縈青入綠不見其盡上下梯磴汪汪一白南之諸山騰伏峻峭隱隱隱隱原露留溪若客庭牽戶遮西會北山蜿爲大環是其山水之妙皆於斯崖也

擬之每臨崖而坐山靜溪瑩中涵太虛蓼木颸清迎送鳥背俯仰四望舉凡耕人之苦樂牧釣之暇逸霜煙雨月之極狀朝暮晦明之變態靡不緐巨畢晷瀠在襟袖軒軒焉怡志在胖柯萬山中也初其主瑩不可售去年始得半都種松期益其奇爰名之復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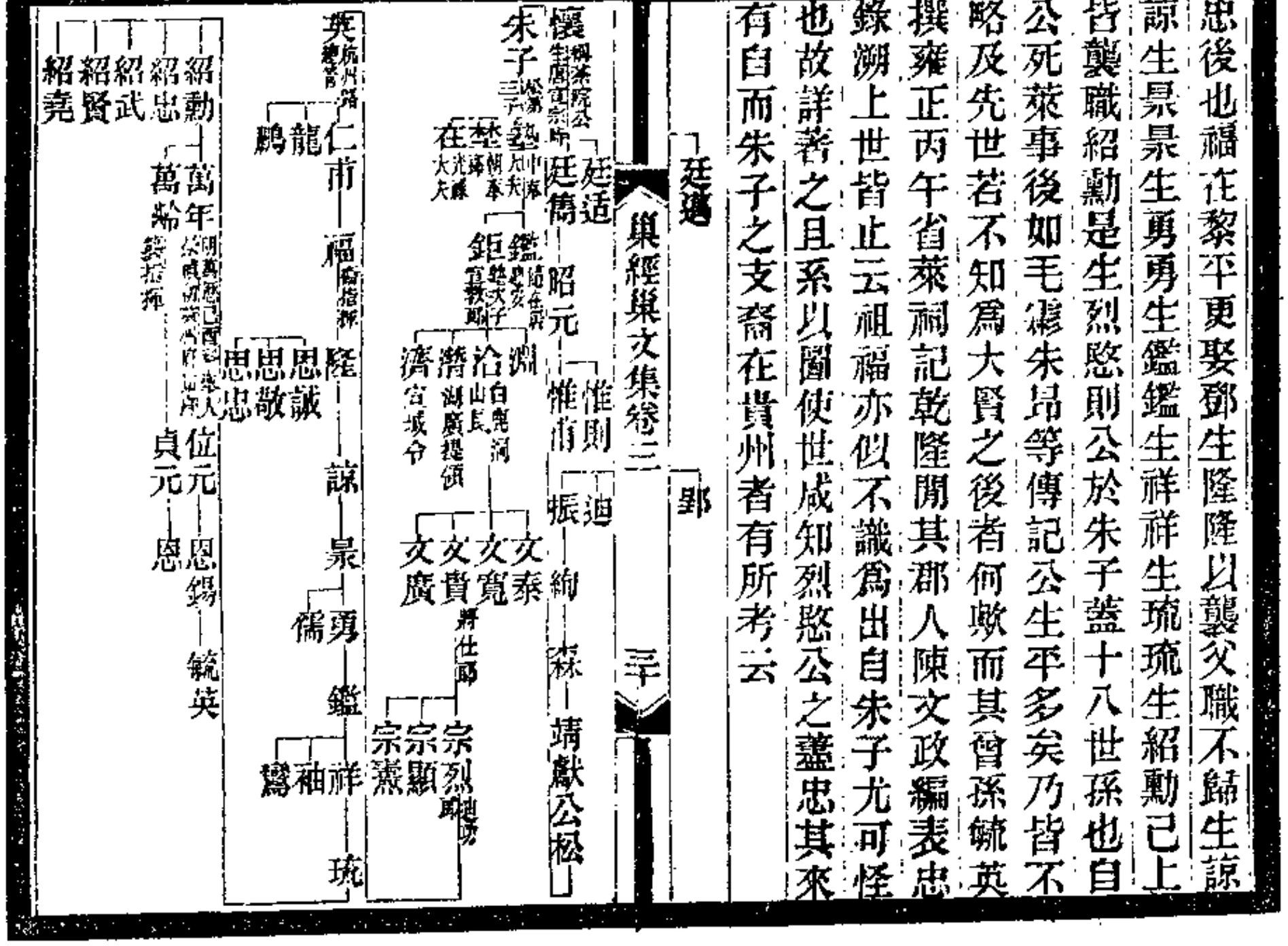
梅峩記乙巳正月

峩卽所謂側掌而檔膂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膂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宕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鑄腰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鬲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峩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嚢盆梅一脩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天閼不盡其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閒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之因是堯瀼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峩之或喬或稚者

皆其子孫也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棗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田爲方池中菰蓮而上岸柳每春夏葉茂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猶人或坐梅下紡棉績麻或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露冬晴則又架竹槎桁朋曝衣襦乾旨蓄徐徐然來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閒舉以爲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者某枝爲所芟者某槎桁爲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識而據咳北望嘿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咳爲瑤林爲雪海過焉者嘖嘖道山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同字義蓋依毛詩云

記朱烈愍公祖系乙巳

黎平朱烈愍公萬年其祖系實出自朱子之長子塾塾生鉅鉅生洽洽生文貴文貴生宗烈宗烈生英英生仁甫仁甫生福福已上已自婺源遷南康再遷廬州之無爲矣福字朝卿少值元末亂出亡爲常遇春將楊景所得因從明太祖以功得官洪武十二年詔隨征五開蠻平之命以衛百戶指揮留守仍予世襲後卒官歸與其妻魏合葬無爲郭北今濡須朱氏皆魏出思誠思敬思忠



非居盛文之邦或遊跡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賊僚友子弟力爲羅摘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牀牖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莩之因可藉攄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卽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腳槁寒粟象

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泉宋元來名人眞跡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吁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爲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傲寓夷牢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攝緘固鎖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有不爲累或用而僅藉之居服飾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爲能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

家辱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爲書巢入其中不辨奧窔而卒以浮文誕詞名至記商圜爲世詬病下民侮子或亦其不善讀書招之也可無懼乎

望山堂後記　丙午秋

由墓左迤東行得一小巒復屈曲而西南得一巨巒是爲子午山左臂當曲中有平阿焉因實之屋夾堂以箱閣以門塾盡平之地是年九月訖成移前記望山堂者名之嗚呼傷矣憶去年冬仲歸自古州束脩粗餘府君以喜居十日卽計材致工府君尤喜先歸時已自約親

友爲是月二十二日七十壽實今年始七十也是日客盡會歌舞侑酒府君樂甚持酒盞又約客曰明年此日壽我於望山堂新居矣盡冬入春土木功作無日不持酒走視或去釣山下溪中旋復來至二月二十五日架就余眩不能侍客府君酬接酣燕樂如前也自後乃噎作食飲日減然猶日釣於溪卒前六日徙也忽意意遂臥臥遂不復起越四月朏乃棄余長逝矣嗚呼余痛先孺人之志及其遺言日夕謀葬家墓下者六年矣貧子縱富爲貴幾何顧衣食且不足非思及府君健在慰其意念安其居處吾結屋如是爲之耶又如

是其急耶志願近遂而若此必吾獲罪於天有不可禱者矣蒼蒼者曷自而問耶度始時計爲先孺人享堂府君厭世後同之守祠終吾身卽以祔別置一屋視常親盡而祧今未卽能權於中準朱子四龕之制終當改奉兩親居中別屋制一視此並記之恐或年力不待俟後人也

烏桕軒記 丁未

山之木皆手種惟此烏桕故有之軀齒並雄長諸木余之種山也必可觀而有實用又成於十年內者樗柞醜可薪桃李榴杏醜可薦桑柘可蠶桐蕉可蒸餅梅可諸尺之柑食而美之唾一核隨種籬下生閱五年而實實二年而太孺人終是三種者皆柑也今以錯植廊之內第三番子方如青珠若祖孫然故名譜錄未見載者府君甚悅之故結子歸已震啃枝復勞日數摩拊冀急見其實今盈枝纍纍而不及見矣太孺人近六十時得圃大如金柑彼枝實此枝花不閒冬夏每一番子黃熟則一公孫橘一以新府君之玩公孫橘者樹葉皆似橘子人家植者故多粵產嶺東西風土異宜試盆歸佛手柑登而望面湖紉峩果得是山之環也乃肉好若一今年夏於母孺人墓右營先子兆竣日多閒暇乃分張圖籍之求所需者曰鄭氏無乃信無也前年余官古州州治王山籠面王口砦地氣冬暖潭水合毋斂水下通南粵外而廊廡以之名記曰父沒其書手澤存焉母沒其杯圈口澤存焉三柑者非吾父母手澤口澤之所存乎倚其樹撫其枝念我先人不一見之長味之徒爲兒女子所嬉弄而涎視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吾於此則不獨恭敬已也

米樓記 丁未

自軒而廊委蛇南至於山曰是當雨臂之會先子在時詔移前所記望山堂向墓據之以補口之缺故本樓也

排潔几案讀書課子其中四窗靜綠山鳥無聲樹影湖光晃漾闌槅素蓄米元章大書木蘭詩橫絹本心賞爲米第一書常伴左右有所會輒展玩之遂謚斯樓爲米樓非僅若米巷志也元章家本襄陽葬其母丹陽縣君於黃鶴山後又以其考中散公嗣因定居甘露寺下別建海岱樓爲嘯詠之所余於元章品行學問不敢望其萬一獨此似不無瞰世之同者庶以藉口輕去先墳之慨抑余尤有感者蔡天啟稱元章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而元章亦以狂名質之東坡則愛佳山水固其天性殆有固結不解難與眾言者存宜東坡交三十年尚知得其人之眞躍躍然神與之遊古人且將引弟子爲友之不盡也余於斯樓蓋日遇之矣

陽明祠觀釋奠記 丁未

余以丁未九月廿九至黔西治謁新昌俞先生詰旦適爲明王文成公生日先生偕校官師及州之士釋奠於東山陽明祠祠蓋拂自前牧東鄉吳公至是實肇修祀事事竣遂燕於祠下十相山房先生倡四詩紀盛州之士咸詠而和之余不敏沐浴文成公之教澤又幸獲觀諸君子從州大夫雍容進退之美則豈宜以言不文默默者夫徒祠焉而不知所以祀之此有司之闕也烏祀焉而不思何以祀之抑亦吾儕之懼也人之俎豆前哲與蒸嘗其祖宗等耳秋豚冬雁豈誠畏其餒哉祖宗賢而子孫苟不肖雖日薦三牲鬼吐之矣何論前哲我文成公之講學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詳辨矣此嚴別學術則爾至其操持踐履之高勛業文章之盛卽不謫龍場吾儕猶將師之矧肇我西南文教也今吾黔莫不震服陽明之名而黔西與遵義於龍場僅隔一延江其希嚮之念宜愈於遠隔大賢之居者俞先生鼓舞足邦而俶斯舉殆所云因而導之爲勢易歟然余竊謂人於前哲當無徒震服其名而貴致思夫其學致思而得其人之眞躍躍然神與之遊古人且將引弟子爲友者如是乃爲能師其人而盡其學程子敬邵子者也而不甚重其說易朱子敬張子者也而不盡酯其正蒙斯程朱之所以爲程朱歟文成公殆張邵之亞歟當日既不以吾黔爲荒徼而陋之夫豈不殷殷後世之有學爲乎在若僅百拜而酒脯之曰吾後生小子之忠敬已至也是則文成公所不屑吐矣又豈俞先生今日此舉之意哉願與諸君子共勖之諸君子必更有以繩楚余也

退因書以爲記

荔波縣舉貢題名記 乙卯五月

余到荔波學官見住室後楣閒黯然一扁下滌視之則學博開州李立山同楷以嘉慶癸酉爲邑之舉拔五人者題名閒四十三年矣多當續增木太晦不可因鐫新其版合諸貢者都四十一人更書之嗟乎荔波自明洪武甲子析思恩地置縣歷三百三十九年至 國朝雍正癸卯始設學置弟子員又四十年至乾隆癸未始設廩增定拔貢視他州縣迄今未及百年可書者已若此非 列聖文教衍溢使疏逖舀夐踴躍得輝乎光明故耶然余竊怪焉今上距克謙陳公之鄉舉七十六年矣何落落無繼者也豈山川不靈歟抑遠行省就試者趑趄欲學二程于兩蘇公遲暮恐不及二三垂髫婉孌拜揖於某某乃兄弟者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亦思二程于兩蘇公之所以爲樂乎以道德相師以仁義相友氣節高乎一代言行法乎萬世及今想其在時夜眠其或終年不相見或相見相待若賓客而徒號於人謂吾被朝遊相攜仰不愧俯不怍與天地名物相渾合於談笑寢飯之際其爲怡怡者更何如也吾與君皆垂老矣欲學二程于兩蘇公遲暮恐不及二三垂髫婉孌拜揖

歟其無或文學少遜歟然當陳公時固同此山川也其時省試者閒尤趑矣而陳公固以文學獲舉也誰歟爲使我續陳公而書之者歟秋律行及余爲執筆俟之

怡怡樓記乙卯十二月

高心泉秀東兄弟家貴筑學宮之前宅後有樓名怡怡焉庫而潔狹而通明緻而不華上刊圖籍可臥可緇可坐玩庭中維花竹蘭菊之屬盆池有魚高樹有瓦雀十數輩氣寂寂然而清登樓而望左挹東山右顧相寶黔靈泉迤南雪洞石林諸巒鑿皆若拱若揖於四時朝暮陰晴風雨之交千態萬狀各獻其變善乎避囂地也乙

卯冬末招余飲樓下舉杯徑醉醉而思思而不無言因揚觶祝主人曰君兄弟棄青書先生早至今三四十年于于喁喁無少改前襟後裾氣象視世之同氣如路人或終年不相見或相見相待若賓客而徒號於人謂吾於某某乃兄弟者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亦思二程于兩蘇公之所以爲樂乎以道德相師以仁義相友氣節高乎一代言行法乎萬世及今想其在時夜眠其被朝遊相攜仰不愧俯不怍與天地名物相渾合於談笑寢飯之際其爲怡怡者更何如也吾與君皆垂老矣欲學二程于兩蘇公遲暮恐不及二三垂髫婉孌拜揖使吾今日徒醉斯樓也

訪楊价墓記庚申閏三月

宋威靈英烈侯楊公价善甫之墓舊無識其處者道光庚子趙石知旭與余言曾見楊氏譜偶价墓在桐梓治西胡廬壩嘗迹之壩無他古冢惟山下有石槨上六下三在民田中甚宏緻其外甎猶存卽楊氏後人亦有以爲先世當是也余時輯府志據載入邱墓中歷二十年矣今日獨戴笠游蟠龍洞歸溯溱溪南岸行約去洞三里地名宅頭果得如石知所云者秧鍬繞槨頂外無餘

土不可踐田逼視徘徊陌上者久之因思石知未一見碑碣獨据謹謹爲其家世傳故不虛吾郡凡今存大石家率爲前代有勢力人其規製精壯逾此者頗眾而侯之藏但似此以刖求墝中又不復有蹤跡則其誰所傳者信謂是矣然上下兩列椰大小同何者爲侯墓亦不可定余觀其兆當未墾前高平之原體勢宏稱葬宜不止一世若上而侯也下蓋其子播匡公文乎如下也上蓋其父威毅侯粲乎論三世之賢其墓皆宜爲後人護惜而掘塹令暴露若是袁清容撰楊忠宣神道碑銘云宗社踰南閉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開先三帥締歡痛

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牷忠顯宋理宗賜侯廟號也時勛裒豐偉如此豈意其墓似今日哉嗟乎以侯與父若子當宋末造世篤忠貞而侯尤極志化民厲俗請於朝歲得貢播州之士三人播之人才科目駸駸比內州縣自是始其所造於茲土者爲大越六百年曾不得周梆之土以蔭其朽骨是誠可悲也已不知者不足責知者而亦聽之將若之何余昔在粲平謁何忠誠公墓悲其蕪圮侵踐也賦一詩以爲空言何補後數年今楚撫胡公林翼爲守見余詩慨然卽茲封樹制兆域創祠亭若守請帑勸捐相勢穿導蓋費十百萬金錢汔無成功一如余意所料量處分至今牧兒不敢近焉以楊侯之以止近今七八年洞似略暢而歲或漫浸數日災收減

前者半皆蟠龍之爲也余嘗以山川古蹟耳聞不如目
見今年春避亂寓魁巖於茲洞非獨慕其殊詭已也將
以躬諦夫所以致水患者道遠難得朋閏月九日乃獨
遊焉時初漲不及盛時十之二而觀絕壁下水入處其
口已幾無餘空若增益則口之上皆隄防也又深入蟠
龍陰陰然鬼氣沁毛髮水轟轟來自暗緣石壁斎淪趨
伏所卽而聽之其聲如龍吟如縛豕鳴或自上而下或
自下而上蓋伏去浸以低中必大窪故其發聲也有然
夫下所受之多少視夫上之所與焉誠使中窪低大十
倍於外之所容而盈口以與之者止此數則受者不能
奪口之所隄防而充其腹也雖有餘量何用昔之治水
者其亦精度於此否耶若曰病尤在其內則非余所及
知也遊歸書此爲記

重修啟秀書院記 壬戌七月

吾縣人 國朝六七十年前代十四社學其沿廢蓋無
考康熙乙酉令耶公紀始於城南面背江流揷湘川書
院越三年丁亥守趙公光榮又揷育材書院卽此介在
府署試院閒者也歷五十六年至乾隆壬辰守于公芳
莊乃重葺此而併湘川時孫文靖公士毅來視學始易
名啟秀書院越十六年丁未守劉公韶陞別建湘川於

舉增構有踰舊規閱兩月落成觀者咸嘖嘖于公賢余
獨以爲自去冬白號賊寇吾東里于公今日受事明日
治軍越今年二月東里平賊旋自江外寇南里而粵賊
復出綦桐寇吾北而西公走賊於西蠟甲於南籌食料
戰紛不暇給於此時圖興文教鮮不謂迂闊非切務而
卒克成其願者非其才識意量有以決蹻賊之必破於
吾手講武修文之可以並行不悖而厭亂之天心遂聽
其挽回有隱隱相會合者烏能若此哉然此非徒美觀
而已自今待問者足開三席鼓篋者亦無憂後至而俠
坐願瞻櫳宇思于公之所以戒焉馬陞卿中而亟治此爲

何正學之興邪應之亡當必有克副賢大夫之厚望者二三君子以余頗識邦故又巢焚無歸突兀見此爲先受其庇宜有文以紀之遂不辭令來許有考焉

樗繭譜自序丁酉七月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爲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爲此謀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爲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田廢而食之路隘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壺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無我母將無以至今日恩斯勤斯鞠子之閔斯惟身受者乃心知耳而今已矣母子一生遂此永訣涕念往訓皆與古賢母合符同揆在當時聽慣視常漫不警勵致身爲孔孟之罪人母之不肖子今日欲再聞半言亦邈不可得矣天乎痛哉爰就苦次摹腳而書到今凡得六十八條仿季昌武杜師益談錄例錄成一卷匪獨備久或遺忘亦以見珍之爲罪人爲不肖者非母之不善教使然也

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辛丑閏三月

郡署內來青閣北隙地二十步許卽縣署右垣垣內卽

先郡守遺以食遵義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矣皆槲也但有山也皆可槲也槲則食矣但識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棉花元名古貝木棉草綿曰木棉緜下

母教錄自序庚子八月

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斯言也天道人事盡之矣夫惟能勞而後能言勞歷觀古賢母如崔元暐家善果諸傳所載世隔千載聲口宛然心柔莫短何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壺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無我

香雨堂令以時實讖聽斷於此去年庚子桐城稚青潘公來爲宰余時事郡乘客閣中每夜將半猶聞堂上與民決曲直聲乍温乍厲如父兄於子弟也或夜夜然或就榻尙然余以此敬公之勤繼余於子午山買田一區作毋兆後有林焉一無賴目若吉若圭窮弱甚因祖中一家脅奪其林兩氏遂搆訟議者曰兩氏券皆故無專歸此判意與中分乎及質出券公怒擲無賴者曰是他券易今地以圖人者也眾視地名處果窟籠瘴無賴樹頷一一服求免罪出眾咸嗟舌語是誠鬼神不及知官乃知之余又以此敬公之明余性簡且居艱中去年於

公二二見見必道治遵義嘗若何我於遵義若何余退而笑斯之問邦人皆今日爲邦君大忌諱況迂疏狂漫若余者焉不防或一言誤公也然以知日夕求善治故如余者亦狼狽若此宜其勤明若此也遵義庶治哉今年二月來謁公乃見即告曰吾病矣祿何爲者請致文己再上當許我即今歸閒或漸差獨念老矣無若斯民耳余聞而愕然道皆是無以沮去志者唯唯退越數日公以送邑塾子於余招就飯辭不獲命乃之香雨堂食器用品物視他所者遠不似而酒數行飯數貳衍衍飽焉返而歎曰潘公非獨勤明已也知治本矣夫今之仕宦者當未膺任時纍纍然一舉人進士耳一旦得所憑藉乃衣必極四時佳者各數十稱始曰足衣食必調山海之珍錯始曰可食他一切物用視是而其妻子親戚素亦甘詭而煖布者至是皆哆口不謂然縫人歲居庖甫旬易頤奴猱婢便唾盡官氣例以舊日載然兩人而三五相值聚語要無不豔譚某物某味之佳惡而其所譚者又大都非中州五土所產夫如是民焉不病豈能賣田圖廬舍而來爲官哉欲惠斯民亦無暇焉耳矣記少時聞言者道蘇貨廣貨相詫極矣十年來乃盛尙洋貨非自洋來者不貴異今日英吉利即洋貨所由來者也其於中國何如耶自去年擾穢海疆至今大半年年積半天下兵力而猶未盡蕩滌是何由致之然哉如公者其足發余感歎欷歔也今公果得請旦夕將去遵義余不敏不敢以不和不成之聲偕邑人士歌頌治澤惟質言所以敬公者送公歸公歸余亦將釋肩茲閣而去矣

重刻楊園先生全書序　辛丑冬

余成童之年舅氏霽樓黎公令桐鄉歸從受業乃始見楊園先生全集讀而愛之後時舉見聞近古二錄中言行語同輩率以不見是書爲恨余亦恨僅有手鈔節本

去年任纂緝郡志多借人家舊藏書因獲先生全集莫君友芝同志友也遂謀同節著書俸刻之越二年刻成敬維先生學之醇行之篤可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前人論已詳矣其全書當副使序朱教諭重刻本言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流傳者僅初學備忘訓子語二冊其言於都門見祝人齋編緝者未知是鈔是刻亦未知視朱刻增減何如據朱識總目後云未鋟舊刻止詩及近鑑二種知重刻卽蜀山堂本矣而顧棻厓黨刻書目載楊園全集文集十六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訓門人語三卷今朱刻文棻僅四卷見聞錄僅二卷答問及門人

所記當卽訓門人語尙少一卷特多問目一種餘皆同或棻厓所見卽人齋編緝者亦未可知今重刻一據朱本惟每卷刪改重梓姓名有確知誤處亦略正之蓋皆不敢自用私心也先生與何商隱書云近思錄之刻惡必人之寶愛但以昔日所見此書之幸與今日求見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珍不敏刻是集竊私淑先生此意至於嗣總之斯人之徒不有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均無益而我心可以無慊則非先生之學之量不敢作此言也以此得過見嗤笑亦非所及計已

古本大學說序 癸卯三月

大學小戴記之第四十二篇也漢河閒獻王后蒼所傳鄭康成所注今稱爲古本在禮記正義中至宋仁宗時特取以賜及第進士大學之單行自此始後明道程子以誠意章有錯簡遂移康誥四條湯盤四條邦畿三條次則近道矣後移瞻彼於戲聽訟三條次節彼南山後伊川程子則移康誥曰至止於信次知之至也後移詩云瞻彼至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至則失之矣次爲天下儆矣後而以聽訟條次末之有也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謂此謂知本爲衍大學之有改本自是始

朱子因之更考經文別爲序次以作章句是爲今本世之童子啟口卽讀之於是漢傳古經變而爲朱子之大學而六七百年學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爭新角異而大學日多矣其最著者董文靖本退知止近道二條合聽訟二條爲格致傳宋葉丞相王魯齋明車清臣方正學宋濂溪蔡虛齋王守溪徐師曾劉念臺諸公並昌明其說鄭濟仲至纂書刻本行之幾幾與朱子章句相伯仲以外崔後渠高忠憲李見羅季彭山郁文初諸改本咸自驚獨見闕然一時餘紛紛益不可勝記至王順渠古本刪而改大學之禍極至豐考功僞石經出而轉成

矣倘矣是故王文成爭文貞復古之功不可沒也今見
鄒水甘秩齋先生家斌大學說其書不別經傳分爲十
章移贈彼於戲此謂知之至也後移所謂誠其
意至必誠其意於此謂知本後所謂修身以下章次並
同朱子又一新異本也詳其說直切明易無穿鑿糾纏
之私而文頗繁冗節裁十之五六付其族婿雨施大令
刊本成一家之言願念漢傳古經舊矣如先生之說使
仍就古本故次則既不蹈董文靖後諸儒欲復古而反
亂古之譏而於文成文貞之書大義復不相乖忤不尤
善歟焉得起先生而質之

甘秩齋闢邪集序　癸卯五月

唐宋來闢佛者二傅韓諸子闢其行者也程朱諸子闢
其言者也佛之行背倫棄常廣張罪福以資誘脅禍僅
足以亂天下至其言賾近理彌大亂理力足使命世賢
豪甘心納身爲虎狄而猶揚揚曰大儒而終身不知則
禍且亂學術矣學術正天下亂猶得持正者以治之至
學術亦亂而治具且失矣程朱諸子之言佛也抉摘隱
微剖析近似使不得絲毫與吾道亂歐功鉅哉顧世之
信佛者十而九背浹肌淪髓於口耳之佛徒爲禍福死
生所震嚇耳究於彼氏之粗淺未聞也又烏識其與吾

老歸教於鄉自槃平生涉佛文字名曰闢邪余獲其稾
讀之或莊論或詰辯或喜笑怒罵隨筆暢書件足懲感
歎其有傅韓程朱之遺也因刊剪複種次爲一卷付其
族子岱雲大令鋟以傳之嗟夫佛教於今衰極矣然終
不能芟絕之者欲人其人廬其居其人其居先無所歸
而人之居之者又不能甘也欲火其書而學士大夫又
先不能舍也將烏得而芟絕之能使其行不亂周孔之
行其言不亂周孔之言斯已善耳余於斯集尤願爲口

強色報者詔也故書於其端

訂徼浦舒氏六世詩槃序　丙午十月

舒鹿門其鏞者卽集中紫峰之弟也以秀才持筆研食於遵義其人魁而修雍然而毅幾五十暇且喜讀書仿唐楷入室教子聲厲聞於外出則由由而不自失歲丁酉余始交之嗣同客部署以余爲粗有知者呼兒自其家盡負其先世遺稾以來屬視定余曰詩果足重乎哉欲知其人藉以見其聲臭而已爲子孫尤當常見祖父之聲臭也子如是固宜鹿門乃鈔余楊者屬覆之余曰詩又在多乎哉多而且美善者一代蓋不數人此數人亦不出於一家而與並時者或有詩焉或無詩焉有詩愈得以想其人子孫得藉見祖父聲臭以追武其爲修身保家當如是否在卽其天民之感發而自得之無

人足矣子如是固宜因存篋中歷四年矣今秋移居慕下務閒輒篝鐙勘之定爲四卷持復鹿門曰令先世之聲臭盡在此矣其格致雖不同要同具忠孝勤慤之氣是乃所以世有詩存也爲子孫能同具祖父之氣詩之存獨此六世乎哉然又獨詩乎哉因識此事首末亦以見鹿門之爲人也

寶言堂家戒輯聞序壬子五月

家戒輯聞一書錢塘王氏雲廷初以聞之祖父者撮爲戒五十則揭之宗祠壁閒後又采輯前言往行附各則下使其子弟奉爲法鑒者也其書成於雍正乙卯後十

千家詩注序壬子六月

宋劉後邨千家詩選世奉家閒尙有其書顧未之見也俗閒行者爲詩僅百二十五首作者僅八十八而亦稱千家詩不知鈔自何時何人其所錄率律絕明易無艱棘之作以故城郭邨僻書兒自誦四子以上匙不讀者卽婦人女子亦往往都能傳記詩選之在南中蓋未有贍豕如此本者也然其於唐宋名大家裁不及小半當讀之詩更不及百分之一斯已若鄧林一枝丹穴片羽也已而猶然徒口讀之曾不識一古人曉一古事知一託興攄懷之所在雖成誦如流水何益舅氏黎雪樓先

生之言詩神明於古人南中未有或之先者前三十年既以詩法授珍輩內外兄弟而二三幼者課暇輒拈此令誦之隨卽校之注之細書四旁以與講說珍亦時耳於側故得聞所以校注之意甚詳先生謂一代名碩多不過數十人其道德文章師百世者固宜俎豆奉之卽但論文章爲世不廢亦後人師也而舉不識其爵里字謚甚至一啟口輒呼其名後來學問不尙淵源未必非輕蔑前輩之故得盡罪子弟乎夫有所受之也至子弟所讀先人爲主不正俗本之誤後將轉以正本爲非若各大家詩無一字無來歷字句苟一說卽了必繁曲引

證反膠泥其聰明至本旨本事不稱載前說又無以引其靈悟而鼓舞其幼志使知世間書之當讀者多此其爲童子計思卽是粗選誘之入於高明宏達之途者用意最爲切至珍欲持公之初學久矣去年先生以貳守歸里方手抄是冊授諸孫乃請於先生曰古人致仕老鄉里大夫名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今先生於鄉父師也論教子弟作詩此注何足盡然譬之欲令泛海當由門前之谿始且天下事卽衆趨者而順導之則易爲功也是注也既善且稟定益卽以教鄉子弟先生不我拒也爰與諸內弟勘而刻之而書先生所以校注此選之意及珍欲公之初學之私如此云

郘亭詩鈔序　壬子九月

段誠之云詩非待序而傳也余謂作者先非待詩以傳杜韓諸公苟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復有詩有詩而復莫踰其美非其人之爲耶故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人始誠似其人之所學所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行事皆其人所語言者獨奚爲而不似卽不似猶似也獨山莫君子偲之爲詩殆近余所云者歟當子偲侍貞定先生來吾郡校官時年才十二已岸然鄙夷俗學爲不足爲甫弱冠

舉於鄉連試春官皆罷遂決意求通會漢宋兩學久之貞定與太孺人先後卒子偲以貧也畢屯夕於郡牽諸弟讀書僦宅中歲藉塾脩以相生養鹿衣淡薖時時不繼室人每開壁交謫乃方埋頭蘸朱黑參考互按或拄頰撫管垂目以思如不聞及有抽書籤求售則不問囊有無一錢必不令他適故入其室陳編蠹簡鱗鱗叢叢幾無隙地祕冊之富南中罕有其匹而其讀書謹守大師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舉形聲訓詁或一二說異許鄭處似之遽雖無以臨詰意顧不薄也以子偲爲人若此則其制境之欵窾求志之專精用心之謹細非似占

人之苦行力學者獻其形於聲發於言而爲詩卽不學
東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雖然孟於韓陳於蘇猶賴
之去繩僅一染耳子偲方强仕學日宏日遂靡底極余
惡知今之東野后山者不旋化爲退之子瞻者耶自子
偲來吾郡卽兄視余今又姻也交三十年知獨深其詩
自道光甲辰以下八年者余爲刪次以存故論所已至
者以爲序

播雅自序 癸丑三月

余束髮來喜從人問郡中文獻得遺作輒錄之久乃粗
分卷帙名曰遵義詩鈔弄篋衍有年矣屢欲整比鋟行

之無資且不暇去秋在行省見前輩唐子方方伯方伯
謂鄉里耆舊其行誼文采已多無傳賴有此不宜更閣
手牘寖屬歸爲之窮冬多暇盡出前鈔重加去取復增
新獲二三十家命兒子知同寫定計自明萬歷辛丑改
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閱凡得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
八首次爲二十四卷所登載不必盡工然纖佻惡俗則
故能知身之所以貫倜然迥拔流俗狀短小如不勝衣
而雅負氣好奇家雖貧非其人食之不可九試於鄉不
得志而視世所津道取富貴者未之異也聞有佳山水
及前人遺迹輒事牽足訪乎蒐忘乎險遠多有得於前
載之外余髮紲郡乘桐梓一邑掌故悉以屬之近數年
體非選詩必可準繩亦非徵詩必侈人數觀者諒諸一

復自翠邑人韻語爲耆舊詩略其論記天事地道人物者別次爲桐筮都若干卷湊州文獻幾無遺者道光已酉余於綦桐開之吹角坝得漢建安七年刻石摩挲考訂信知卽王東陽紀勝南平軍下所引古磨崖及姜維碑者而實爲婁發字原碑日之江州夷邑長盧豐碑爲洞庭以南蜀江以東無上第一古刻宋以來迄今復見實君之啟鑰導我力也事有功於先民若是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晻乎曉峰少余六歲耳余論年未老而頹惰不堪料莫復長進以曉峰日澤以古發爲聲者又必出之極思苦吟卽己前所詣已令余不忍去手更

閱數年知余所言與大婁相稱者乃眞相稱矣德行問學夫甯有止境耶點勘畢書此還之

黎雪樓先生七十壽序 甲寅

某於雪樓先生出也而爲壻自道光之元至今與弟子籍三十四年其親莫我若者三月二十一値先生七十初度始慮宜有以爲壽繼而思先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是日方守程朱遵訓不樂不諛追惟阮極而某猶效俗飾人耳目適以褻道德也是不可然卑幼當鉅慶幸而無以伸敬致情抑又不可稽禮上壽酒爲祝見春秋傳通行不悖庶於道宜故敢踳蹙稱觥而抒所以願幸

引年之意夫人之於少壯也內有父兄外有師長苟非大凶狠傲慢其一言話一舉動心常有所戒懼差愧而不敢肆情縱欲故作匪彝卽悖淫者恆少及其四十五十爲之父兄師長者或無矣而己且爲父兄師長於人言雖非匪唯無面爭也且是之行雖非匪唯無而詆也且善之於是戒懼差媿之心衰而肆情縱欲之罪積某竊嘗躬自驗之當先君先母在時於聖賢所謂學本毫無得也然而口不敢言大悖理之言身不敢行大悖理之行者懼父母之以法責我也苟不責我亦羞父母之怒我以色也迄今兩親俱逝每自歎天則高地則桑鬼神則茫昧古人則已朽不能復言語藾焉此身若徑縱肆易易耳然猶以先生健存懼其以法責我也苟不責我更羞先生之以有子孫恕我以有仕籍優我以將老奈何我也夫苟令父兄師長不肯以法責之而出於恕之優之奈何之復何顏面立天地之間哉是則某之所戒懼而羞媿者也韓子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制某乃下之性待人矣而心常有所嚴畏獲寡罪以終吾身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爰書以爲壽序

輪輿私箋自序 丁巳八月

余所見言車制者自唐賈氏孔氏及宋林虙齋元戴仲達以迄 國朝惠天牧士奇江愼修永方靈皋苞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金輔之榜姚姬傳鼐程易疇瑤田阮芸臺元凡十餘家他箸者未及見然已愈說愈詳矣今年自入閩五少雨熱酷窮居無憀輒取考工經注讀之堅守康成往復尋繹時似得解頗緐記識至是三職有者用思略盡因彙爲輪輿私箋得常覽之省其當否嗟夫經至今日能者無不名鄭學而鄭義轉幾無一是卽此車制其一耑也愼修先生云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是眞能讀鄭注者然吾不得及斯人而持正之矣

說文逸字敘目 戊午正月

卷上 禮禰旛褵 碎琿樸圁咬 崖篷蹊卅早詢 褚詵詔謠誌誰 殺殺數由睆 臂魋撞螻騙 舷矜叔胝柙 膉股劇幷笞 篧奚鹵叵 第筵奚章中楔 柑桑埜羿尚 鄭斡来舜 臬

片媚稱覣蒐齠 寤癲痾癮希 麻

卷下 采刜僻袧穘反 歈顛顛頎頩 碱豭跳騛鷇驤馳 券燉鈇黛尸吳志 灪濿濂蟲齲鮚闕 摻掣按捆娟媟安 圖幣弓盭基緦蘊 蝨蠙蝑蛤 蝨廿痕 舸兗亮 幽廅碑 駢笑禘 慢怏恝

右上下二卷凡一百六十五文皆說文原有而今之鉉本亡逸者也許君記文字十五篇孔壁遺式賴以不墜而歷代迻寫每非其人或併下入上或跳此接彼淺者不辨復有刪易通字之多恆由此作然如左傳譌字孔氏得之字書而陸氏則見之說文尒正蛤字陸氏又止見字林不見說文而陸法言孫愐乃及見之又如爾字張參已謂說文漏略而下迄南唐存於鍇本至雍熙間

更有禮爾並完之一本知傳寫雖各有脫漏亦復互爲存逸非亡則俱亡也宋徐騎省鉉奉敕校定其時自集書正副及諸家藏本見者甚富佗唐以前書亦往往尚存苟參互而詳考之不難訂補以還許君之舊顧卽繫傳有者已無一字錄入乃僅據本書偏旁敘例注義增一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凡三十有七（嶺閩舊抄脫卽甚反兒廃駸崇甘希已崇甘反兒廃駸劉禹錫卽甚反兒廃駸）又止補雛綦皖三字敘例則錄詔借而遺叵希藝第四文其餘見注義者志笑而外又皆出後世俗增以全書刊謬正俗務爲嚴愼謹守相沿不敢加李監妄有出入新增或非本意故僅略

象實其數會通其理以成己而成物非求之文王周公所繫爻彖之辭不能也而因思孔子作傳乃所以發明文王周公所繫爻彖之辭者也宋儒謂有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吾惑焉爰是由孔子之辭以求文周之辭而孔子之辭所謂十翼者自呂成公更次王弼本朱子據之作本義如其說於古似合然張守節史記正義稱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上彖卦辭下象爻辭以之校揚子太元用方州部家擬卦七百二十九贊擬爻爲經其八十一首擬彖者與攡瑩揆圖告測文數衝錯諸擬孔子彖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

亟在經外似揚子生西京所見易卽張氏云者比之呂朱本爲確而思之數十年所謂卦下辭爻卦下辭究不知於今易中何居也然則其爲辭且不能辨何由知其所以爲辭賾讀易綦難哉吾友同里孝廉蕭君吉堂乃獨能冥精擅思執經傳所用字凡一千三百三十六析之合之迻之遣之縱橫鉤鈲謂文王周公孔子用字各有定數因推諸其所以爲辭者成周易屬辭十二卷屬辭例說七卷余讀其書徒驚怖其都與昔言易者異所說蓋十之八茫如也夫力數十寒暑乃得之而余欲知之旬日間其茫如也固宜然亦有知爲說易家所不可無者如初往溪上則賁五爲溪四故賁五云邱園溪四云賁其須歸妹三云歸妹以須餘以此例求之多合又以乾五天道稱天坤二地道稱无不利唯大有上爻兼繫天祐无不利周公以此爻兼乾坤故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而天祐一爻又於繫辭上傳特明之意蓋以此繫辭傳所以特說鳴鶴在陰七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及離十三卦而三陳履九卦又始履終巽者皆有說至爲曲與因畫成大有圖以中孚七爻爲一六居下履九卦爲二十七居上咸十一爻爲三八居東離十三卦爲四九居西大有上爻兼乾坤爲天五地十居中卽孔子之言具河圖之數無餘無欠不假强爲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可不謂之獨得乎哉仲翔氏之言易也世推於漢魏最精而爲其學者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意以夙夜憂勤云爾而謂離爲日坤爲夕坎爲惕否三體接乾生乾故曰乾乾又自出庶物萬國咸寧亦兆賴一人云爾而謂乾爲首震爲出坤爲國爲眾爲安諸它解例若是壹似文王周公孔子之於辭字字必有一定排

道而不可略假者恐聖人立言以詔天下後世之心不拘曲若是而以其例通求之又似苟不如是卽其辭不必如是云云者吾不及見聖人而面問之也今吉堂此書其求聖人之辭之法不與仲翔氏同而求得於辭之意則仿佛與之等於易家足名一氏也已雖然中如傅合天文地理四靈鳥獸二十八宿十二律辰及六書諸說余頗疑爲鑿可割汰不令蕪精善吉堂雖長余兩歲精力十倍於余學養誠篤逐年以增於里中獨所畏敬其學易必不以此書爲止也可知矣

送黎菴齋表弟之武昌序　庚申

人之制於天權於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爲可恃格致誠正以終其身是不聽命於天人者也功名事會之倘至起而行之吾樂焉不則屏跡於畎畝歌歎於山林亦樂焉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非是則必待上之有以勸之而後士有所恃得專志於學而後成其爲身士各成其爲身而後天下治亂乃有所賴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矣讀書者自束髮受五經四子書學八股文應選舉由府州縣學生試省闈禮部以成舉人進士遂授官而食祿次則由廩生副貢修行選拔貢於京就別頭試亦得停年循資而授官焉是爲入仕正途外此則以貲進顯或不足之甯長年眇目伏腦以從事於學以應三載歲科鄉會之選誠恃有勤之之道也自盜賊起粵西蹂躪吳越秦楚邊省亦寇攘騷然在上修文不暇給爲士者乃始失所恃矣吾黔州已兩科廢省試府州縣科歲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途無去處力不能提刀殺賊建軍功致尊顯復不能鑽營長官借奏書屈名保舉又不能因緣句當公事稽圖務佐釐局中閒乾沒以苟且養妻兒城鄉富家子弟徜徉忧歲月莫就師貧者捨策而易業則欲倚舌耕求束修之奉又賤且難也吾意此時當有權宜之法以收士心而振士氣如宋因軍興詔川陝類試未嘗必至京師也宋元明鄉試皆卽臺秩選聘屬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嘗必遣京朝官也或可仿其意行之而無一二府爲足蔵事地然則士生此邦值此時如之何其不怨吾又意士誠志聖人之道聽命於天人者誠無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無如何哉是固難爲一鄉概道也表弟黎純齋行謹而能文自弱冠補廩膳生久屈於不試將適武昌省其從兄擬兄資遂北附順天鄉試過我言別此其計良苦然計此行至綦市登舟出涪陵順流趨荆州經洞庭之口及大別而拜汝兄

若復前去更過雪堂觀盧岳北歷徐兗瞻光日下水陸不止萬里飄檣輪轍之間翠然想望孔孟之所爲教程朱之所爲學以及屈宋李杜歐蘇之所以發爲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則斯行也誠快彼聽命於天人者雖不可知而在已者所得多矣況以予之才又在必售之數乎行矣吾雖衰猶能待他日歸而觀子之所得也

桐峯序庚申四月

善言地理者無他曰到也足到也覽記盡古今之書是謂目到而遠近又無不親涉是謂足到二者有未及不或遺焉卽或誤焉余昔之緝郡志閱三年乃成力亦勤矣而物產不采茶經祠廟不摭賓退錄楊氏事不載清容集則日之未徧也鼓樓陰之水誤指爲渭河樂安江混放其源處則足之未殆也其他舛訛類若是至於今在他邦傳治者固無暇勘及此卽本郡人或亦未之詳也然余固深悔之桐梓趙君曉峰在當時獨任其縣采訪其時曉峰年方壯喜蓄祕鈔健登歷不畏僻遠網羅搜剔視他縣爲多而曉峰意未歉也以後日之所經足之所至凡其縣爲郡志之所闕者略者譌者日稽而月有積焉因分天地人物四部纂爲桐筌若干卷縣之故實度蝨盡而無餘也已夫人之學力亦何有止限昨日見爲是今日見爲非去年以爲詳今年以爲略亦用心無已者乃有然也若束書不觀而役其神智於無益與傲然執寸知粟獲而卽以爲富之者豈足以與於此哉

惜乎吾郡知交中獨吾曉峰一人也使五州縣皆有曉峰其人者令其舊文軼事歷歷與後人有可徵考而又足以糾補郡志之不及豈不大善而惜乎獨吾曉峰一人也借閱其稾將還之爲識數行於首

秦晉遊草序辛酉三月

父母之於子也能見其崇明德祗厥父事而念鞠子哀怡怡然前襟後裾相視若金玉則其身之安意之樂孔子讀常棣之詩所爲神往其際也自世教衰兄若弟能若是者蓋難而爲父母者乃益難吁誠難矣吾友儀軒蹇君世單傳至君而有三丈夫子其家子一士自幼異羣兒後果捐軀死國事食於大烝國人咸稱願然謂之君子之子而其仲子和季子子振奉嫠嫂撫誨其遺孤求所以慰死兄之靈而忘老人盡然之隱者宛宛焉又常若不及也今年子和舉彭山促子振爲刻一士遊秦晉詩草而以點定責余夫一士不負父母教成忠烈已足不朽兩弟復並其語言之末傳之其爲金玉厥兄也何如哉勘竟持以語吾友曰生子皆如此可以曰飲

而忘老矣因識之於卷首

張子佩琚詩稾序 辛酉五月

道光乙酉程春海侍郎主貴州學政所拔貢士凡七十五人余猥與其列於是始識黔西張君子佩子佩身不盈五尺方顏廣顙目光射人與人交言語呴呴洞示胸臆意苟不屑終日處或不及一詞時余在同譜中齒最末諸君咸以弟嬉之見輒牽手相提笑語獨子佩爲貧兒相若其兀傲不可一世之氣狂大不求衆聽之論又相若故尤相愛也嘗與余曰富貴包裹中物所不知者學耳其年鄉試乃以拔貢中副榜侍郎視學湖南因挾

之去子佩故工詩文喜博覽至是朝夕獲親炙侍郎時復從沅湘間名宿歐陽磵東鄧湘皐張蓉裳諸君上下議論才氣日益橫發又酷摹侍郎書作屏障聯簾神體畢肖觀者如鄭夫錫吳楚侯之於趙董不能別也侍郎交舊率海內勝流每占旨屬牋苔頃刻數封辭意兼至雖自爲無以過之談者咸詫謂黔中有人丁亥九月余拏舟訪侍郎於巴陵至則已試竣先發子佩方檥偃蚪隄下見余喜極遂相攜登岳陽樓遊君山上古樓絕頂縱觀赤沙洞庭而北趨澧州回帆於武陵以母老久別大令許得其詩稾一冊鈔寄屬爲點勘云將釀而刻之所鈔多無聊應酬之作曩余與商改者乃無有以仆降

於竹溪而値鄉試必皆集省門率三年一會面逮丁酉余鄉舉後不相見且十年而子佩亦終不能脫副貢籍丁未冬過水西乃踰月相聚回憶廿年前所傲睨謂爲無奇絕時皆稱文章宗匠鉅公或爲方伯連帥聲焰炫然顧兩人相視皆所謂無聞不足畏者當年意態殆十去八九矣越二年子佩來館吾縣意尤鬱鬱不樂明年春余往權教威甯別時乃把臂謂曰蠢蠢者皆不肖君過家幸留數日爲余思所以教之過其家徙惋歎去繼復權鎭遠教明年歸子佩已去縣又明年余送兒至省鄉試子佩亦來同寓河神廟試畢余以兒歸子佩送及

廟左石橋上曰此蘇李河梁也視其意尤悽然踰年貴州亂作蔓無安地出入艱險六七年蹤跡各不相知至己未臘盡余自蜀還及仁懷値黔西人曰子佩秋間死矣嗟乎士子抱才守潔遺佚厄窮終其身而復短氣象賢曾不一稍慰暮年餘望師友中如子佩者可不謂命之衰乎天之生黔中人士遇出乎類萃者如志何以類如是哉若之何不個縛摧喪以老死而末由盡其量也今年老友山陰王个峰館黔西於汪子屏

全交搜且力而得止此知此外更無存矣不益可歎哉
子佩爲詩搖筆千言清拔自肆然才豪語易往往蛟蚓
互雜決去範圍余就此稿略刪定僅存一百餘首都爲
一卷庶使後世知黔中有張子佩其人者則子佩可藉
此不朽而余亦可以謝子佩矣故歷序平生離合之迹
用寄余哀亦使觀者略見子佩梗概云

張節婦題詞序　辛酉九月

前三十年同里張白高茂才抒其伯嫂唐節婦殉夫事
狀徧乞人題詞繼又爲請旌於　朝樹綽楔矜式閭里
而以仲兄子其詩爲之後今白高歿已久其詩始檢得

藁之未燹失者數十篇乞余編次爲卷余嘉白高爲叔
其詩爲子兩能盡愛敬之道次訖乃爲序之昔文王之
繫卦也於恆之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孔子釋之曰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禮古昏義曰壹與之齊終身不
改故夫死不嫁由此觀之婦人之不再嫁常也正也再
嫁非聖人之所許也而世之再嫁者或適於父兄或迫
於孤惸或矜於強暴三者以禮意推之喪服經有從繼
母嫁之服又有服繼父同居異居者子夏曰夫死妻稚
子幼子無期功何財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爲子築宗
廟使祀焉故爲之服若然則惟孤惸無所倚活爲其夫
之宗祀出於萬不得已而再嫁聖人亦閔其意權而通
之然猶沒其文於親毋而寓其微於繼母繼父聖人之
爲婦女全其羞惡之良者至矣若既無子或有子而非
絕不可存是猶不得以此藉口張子所謂雖餓死亦不
可者也更何云爲父兄所逼爲強暴所脅而再嫁哉有
值此者婉弱之質自不能拒卽周公孔子爲之計亦惟
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已矣舍此別無自
全之道也今唐節婦婚甫踰歲遽殞所天亦既茹泣承
顏期於立後相安矣靡它矣乃其祖母問至而翦髮寄
之迨其兄至遂赴井以死是時父兄之閒必有處心積
慮浸淫而來者節婦以一死盡其自全之道焉已耳夫
豈計其貞徽芳躅揄播人口哉乃人人樂長言嗟歎之
不置如是其連章累牘者亦足見所惡有甚於死爲人
心之所同然而得之婦人女子尤可慕而可風也世之
夫死而再嫁者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閒哉余因思古賢
媛如杞梁妻齊義母巴郡三貞與夫焦仲卿阮元瑜任
子咸之妻諸若人者其志行後世不少相類而以有劉
子駿之頌左九嬪曹子建之贊及王仲宣丁正禮潘安
仁等之賦若詩其孔雀東南飛一篇更推爲五言長作
之祖故千載下流連欷誦覺其事其人彪炳貫出於洌

日寒霜之表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文字之力之聳植彝倫固如是乎顧安所盡得曾劉諸子之作爲能歷久而彌傳也然余又有感者自兵興到今十年吾貴州紳吏師武臣死城守戰陣者蓋不止百數卒未聞有一人臚存始末俾來許有所徵後數十年將有求其姓名里居且不可得者矣況歌詠之云乎則如節婦一女子視死如歸而猶得此帙傳之無窮不可謂非盛事也已

賢母錄序 壬戌十一月

自丙辰與黃君子壽別於貴陽子壽侍其尊上琴塢先生及左淑人宦燕晉閒南北相望者蓋七載今年冬子

壽馳書自成都以來言爲淑人疏齊衰布縗已釋矣比始稔當代名公先生所撰銘誄志傳之屬數十篇都爲一錄子其題曰焉且爲序余迺發所述事狀吹鐙讀之往復再三瓠哂然淚涔涔下不止蓋其所次淑人事親之孝敬教子之慈毅處親鄰厚孤惸之仁恤與夫貧苦勞瘁有百其艱者大抵與吾母同而其年僅六十五爲壽又同其生也歲陽在丙卒歲在庚而卒又三月復日逢八更無不同記曰見似目瞿況似之似者乎此中路之嬰兒所以哭無常聲亦其有萬不可解於心者然也子壽之爲此錄其萬不可解於心者殆又與余似耶然而子壽賢矣夫父母之愛子也無不欲其富且貴而恆不敢欲其子常在左右之心至子心則恆奪於富貴焉所謂欲常在左右者口焉而已子壽當入翰林授編修官年且未壯同時科目之士十餘年閒登侍從而膺榮戟者不少其人而子壽自通籍來視清華若寄焉不以蹐尊顯爲榮而惟日侍夫左右爲樂一旦天奪所恃其何爲心然視余方俱存時則飢驅不遑息歲或無一二日在視食上至枯魚索蠹徒率妻子守一抔之土不能如子壽若此藉手名流發攄慈德則子壽雖撫帕而悲心亦可一二少解矣子壽誠賢矣哉抑余聞子壽令室

劉安人少習其尊甫閨矣君之教昔年曾刲臂起夫疾至淑人告終前復爲之淑人不起以悲棄旋卒是淑人不惟有子又有婦矣此集宜目爲賢母錄以傳淑人之賢他日更當以銘志安人者附諸後俾俱傳焉漏下三鼓聽窗知雪率意書之復子壽匪以爲序云

說文新附考自序

說文新附字徐氏鼎乎非也承詔焉耳然實徐氏病盡俗乎非也不先漢亦不隋後字孳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有注爲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具未暇審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

俄空焉亡矣竝有據若補錄譜於陵赶等而不能雖承
詔夫安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卽爲說文亂
舊章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不刱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爲此乃臚刊之稽古推
著其別於漢或變刱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犁
焉別出逸者詳前考不復言庶許君無遺漏之譏亦令
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

遷居紀事　丙午秋

道光二十六年口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絰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搆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

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饑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己衰茶如六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贍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柴翁說　甲子

柴翁者何山農之老者也所以號柴翁何寓膽韓意也昌黎文公南溪始泛詩云南溪亦清駛而無楫與舟山農驚兒之隨我觀不休匪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至張文昌祭公詩則云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柴翁攜童兒聚觀於岸旁所謂柴翁即韓之山農而杖白頭者也余年十五六始見　國初顧俠君韓詩補注酷嗜之鈔而熟讀焉繼而聚宋之五百家注朱子考異呂程洪方四家年譜洎明淩稚隆所刊宋廖瑩中世綵堂韓集以及　國朝宋竹垞何義門朱墨批本方扶南之箋注莫不取而參稽之互證之幾無一字一句不用心鉤索者至今垂三十年矣然於韓之所以爲韓固望而未之見也因思南溪之柴翁不知會識字否乃能饋籠瓜勸淹

留與韓公相酬荅親接其容色詞氣其視余不多乎哉然問以韓之所以爲韓仍與余同一茫然也則余亦適成爲柴翁而已矣故取以爲號云

題移寫韓詩批本　庚申三月

世行穆彰阿道光戊戌重刊顧俠君補注本是依朱竹垞何義門兩先生評點者原本竹垞用墨書義門用朱書並就顧本評點莊謌葬得之姚江黃稚圭其兄伯埜館西齋博明家西齋因轉抄得穆爲西齋外孫得其本謂時有假手不無誤加年久多所缺蝕從他處得一本聊入數條又附入義門讀書記中批韓詩一卷仍分朱

墨合刻此本余適閱之義門爲批評專家確出其手無疑竹垞深於韓者乃於平生力追處似多有所不愜何邪豈一時之見邪避亂桐梓魁巖下近穀雨猶寒不可出因以三日力遂錄兩批於方扶南箋本上方於朱書者棄數條其首加圈者皆是何則不及半標何云焉

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 庚申六月

此新書十卷蓋後人取漢書本傳中奏疏及它遺文分析掇湊成之非元書五十八篇之舊也而此武陵何氏本又譌脫不可讀紹弓盧氏以宋潭本建本校刊者刪削是正最爲愼當乃取其本增改此本明誤者卽塗之尤爲可寶其滅去字珂當稱雪齋先生楊龍友先生手題眞蹟非抑之也此圖古雅超絕又經楊龍友先生手題字概收藏以明不識爲誰珂云雪齋先生隱居赤松溪溪在華亭知爲松江人耳俟後考元祓已倣同治改元八月重裝奔因記之

若都可通則兩存不必盡以盧氏所據者爲是要之既非元書本之異同其相傳亦各有所自但求其曉暢可讀大段不失卽得矣

題移寫春秋繁露盧氏校本 庚申七月

漢人舊籍今存者僅廿餘種而譌脫無一種完善甚者幾無一葉可暢讀此春秋繁露十七卷自乾隆閒開四庫館搜得永樂大典中所載宋槧攻媿校定本已爲三方碑 邱光庭序文 祝尚丘韻 比干墓銘

石椁文 馬田碑 荊山文 天台經疇 古案經 亢倉子

道德經 庾儼字書 馬日磾集 周書大傳 李守吉釋字 庾儼衍說文 玉篇 箚韻 黃庭經

四百年世閒絕無僅有之祕籍館中編校後十二年盧紹弓復加考核尤極精詳余貧不能購也從人借迻錄此何鏡本中通照盧本改正求其可讀而已賊方出境

唐韻　崔希裕纂古
　馬曰碑集　上標目滕公墓銘　陰符經　南岳碑
碑卽馬曰碑集之誤庾儼衍說文卽演說文滕公銘卽
石椁文三方碑卽雲臺碑天台經幢汗簡作天台碑卽
道德經蔡邕石經卽石經庾儼字書汗簡作庾儼字說
卽庾儼集夏書古案經二家韻中無其字除上重出標
目及韻中無字者十家又除汗簡共十一家是實增多
汗簡一十六家全謝山謂英公古文編八十八家校汗
簡未嘗多一種實取汗簡而分韻隸之絕無增減異同
於汗簡是書雖不作可也蓋全氏實未嘗細勘是書故

敢作大言欺詆觀其言北宋雕本當有全序而今失之
則似因未見序文標目而始云然者然卽各字下所列
書目其增多汗簡者亦可勘見而亦似未嘗寫目何也

跋學部通辨

讀學部通辨四編終作而歎曰嗟乎吾見今所謂燕窩
海參等矣嘗之不成味食之不可飽三代聖人不知其
名而世忽羣焉實之誠朴之家蓋終其身未嘗一入口
惟知食飯而已心侈力富者乃以食飯爲不足尊也實
享燕會惟此等之是尚夥頤錯列東歙西柈使人與已
皆恍恍惚惚於腥羶酸鹹之中一贊羣和以自快意然

跋補漢兵志

鮑廷博刻宋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跋云陳元粹爲注
按此書載元粹序止云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

闕纂集之大旨並未言作注後載王大昌跋言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卽手鈔爲家藏忽得刊本於同門友陳令君大昌於是年九月鋟板益廣其傳若注是元粹撰大昌鈔時必尙無注見此加注之本何以都不略及且元粹序後復立綱目使學者易明其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慶郡尉止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若注是其所作則其分節當用綱目而志文漢之用民殆不過此連而天子推恩之言復者爲一段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連然後猶困於匈奴之強之言屬國者爲一段又序中謹按漢制各件並自注按語而兩處注已詳補志並注是明以注爲皆其師作鮑氏以爲元粹撰殆誤故明之

也典隃陵人郡國志隃陵屬潁川郡嵩高山在潁川之陽城典父協爲本郡主簿故止言郡據開母闕銘前題名與闕時太守爲朱寵則協爲寵之主簿闕銘前四言十八韻後六言十一韻者皆協所撰文至是其子典乃刻此敘表之逆數延光二年刻闕銘下至熹平四年已閱五十三年矣是年爲典與蔡邕爲日磾等奏正六經書丹鐫石之歲此文當卽典所書也至典字伯幷其父協字季度官西鄂長早終於此文本明確而自趙德甫後皆以後漢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爲西鄂長又蔡邕傳注典字子度相證抵悟此文義亦無了時

之　啟堂翁典嵩高山石闕銘

此文刻在登封啟母廟石闕銘下方云口時口五官中郎將隃陵堂翁典伯幷熹平四年來請雨崇高廟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不歿實有立言其言惟何凡十七行行五字泐者六字可識者七十九字前後闕多少不可知舊著家唯載在趙氏金石錄題爲堂翁典嵩高山石闕銘所言請

不知范傳章懷注皆誤也按延篤傳云少從潁川堂谿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舉孝廉爲平陽侯相以師喪弃官奔赴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遷侍中左馮翊徙京兆尹病免永康元年卒是篤傳學之師唯堂谿典馬融二人融之卒以本傳推之在延熹九年先篤死一年耳篤死後八年典請雨崇高刻石固無恙也篤於桓帝未徵博士之前何從得師喪弃官奔赴然則范書言篤之受左傳蓋是其父協而非典也明矣篤傳注引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鄂長章懷下乃自云典爲五官中郎將知行狀所言歷官止及西鄂長其字其官與此

文字季度舉孝廉西鄂長早終皆合若元是典何不及五官中郎將之顯秩而僅言其策仕邑長乎然則先賢行狀之字季度者本是典父協而非典也又明矣傳與注并作典不知爲范書傳本先誤而改行狀從之抑爲行狀傳本先誤而改范書從之兩書在唐並誤爲一章懷固不能辨其不合也要是此刻決不得誤今當據以改定篤傳注之典字爲協而易邕傳注之子度爲伯并則紛紛世疑皆無庸矣

跋鄭固碑

碑云琦瑤延以爲至惡不紀則鍾鼎奚銘昔姬公口武

弟述其兄綜口口口口行於蔑陋猷易敢亡乃刊石昌旌遺芳則碑乃固弟所立琦瑤延其三弟名也文凡十四行行三十字末行二十五字洪氏尚見全拓所闕字僅十三不知何時斷去最下三字一段其置在濟甯州學孔子廟戟門西側亦不詳自何時而舊從二十字下皆入地中故舊拓皆行十九字及雍正六年李鵠於濟甯學泮池左發地乃得最下一段越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定海藍嘉瑄掘起升高始見入地之八字一段今合斷者讀之較洪釋又漫滅六十餘字矣應劭風俗通義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谷嗟休懿相授葳貢今李氏終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正相追隨墓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乘輿鄭伯堅卽曰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孔叔留隨輔柩乘拜郎遷陵長意薄之旋告退所謂伯堅卽固也以此知固係汝南郡人其時郡守李張舉六孝廉固居其一封黃郅盛四人以舉主喪紀不行惟乘輿固至京師固拜郎中而固適月卽卒也碑云邦君珍瑋以爲儲舉儲者副貳也此舉或子居爲首固列第二薦名已高又迫夫人之命故二人不得不行而四

人可從其志與拜郎之後固當卽辭榮周亦旋退其爲不得已應薦甚明碑云非其好也眞非虛飾應氏譏子居去喪卽寵矜不諒乎李張於史傳無考所舉六孝廉者周子居則陳仲舉目爲世之干將黃叔度則荀季和稱爲國有顏子封武興郅伯鄕盛孔叔事雖失傳卽此服勤舉主甘弃名祿其厚義高行已可概見而固驂靳黃周之列則碑稱孝友文學清脩退讓好成方類者皆其實錄宜此一石閱數千年使其名義與叔度子居同彪炳未沫也李張亦賢矣哉先是君大兄孟子一段藎固夫婦合葬並遷其所愛殤于祔之漢人墳前置一石

龍爲墓祭時依神之所謂之墳壇牛氏金石圖言居攝二墳壇其石龜並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楨四圍而鑿其中刻字於內是其制也碑云配食斯壇謂此其稱父爲蒼君不可曉楊烏之楊從木得此而楊德祖謂修家子雲者益信案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著縣魏收地形志作蓍益其父爲蓍令故稱蓍君也碑

若其時與事之丞尉則直書名字矣此蓋東漢人文例不得以死乃稱諱之義律之惟修堯碑守令稱諱之外尊上當書名者不敢直斥其名始加諱以見尊之之意其丞尉及府內百石亦曰諱某特異諸碑然非當時通例矣

跋范鎭碑

碑云膺委管蘇靖共衛上洪氏釋管蘇謂管夷吾蘇忽生余謂洪因上文云韜律大杜綜皋陶甫侯之遺風知鎭乃法家者流遂以范史律謝皋蘇言法家者比附此管蘇亦同不知非也新序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令管君諱遵史晨饗孔廟後碑相史君諱晨韓勅後碑

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碑文盛
甲此管與莞同州輔碑亦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
跋元趙仲光桃源圖　己酉秋

右卷爲胡子何舊藏屬余審定余定爲趙仲光繪桃源
圖仲光名奕文敏公次子元史稱其與兄雍皆以書畫
知名而　國朝收弆之富如孫退谷高江村宋牧仲及
濮洋竹垞以訖乾嘉諸公所著錄俱未及仲光片楮余
又觀明代如鈐山米菴等記書畫亦無有仲光甚以士
良夏氏序圖繪寶鑑後此圖十二年耳於仲穆子若孫
且著之仲光名字復無有也以知仲光遺墨在元代已
不得有眾子爲其子得遂見後條則君母爲庶子具此
矣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杖期章父在爲母此服通

少見者何論明後是卷長逾二丈存至今五百年而無
稍損缺非希世之寶哉至其筆墨高疋異境疊出視趙
伯驌伯駒兄弟所圖未知何若每一展對輒詠坡公不
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子何尚珍守之
勿易視也

跋文待詔書赤壁賦

右明文徵仲先生書前赤壁賦順德黃愛廬藏物按先
生己酉年日記云書東坡赤壁賦前後共五十本此五
十本之一末書丙申冬十月二日書時先生六十六歲
矣首行下有己酉年記一印知沈確士以五十本皆己

貴賤妾子有以厭降不得三年及期者可以君母包其
母是爲之並兼嫡庶則庶子爲君母具此矣若然君母
公徵人心之私盛爲君母者曰是非吾生也子焉而已
而爲庶子者亦曰是非生我也母焉而已於是雖有母
子之名而母子之道盡其實矣今大定章吉士子和
庶出也生前周其母謝安人歿君母謀安人實百苦撫
教之見其成進士入庶常館而始歿歿後子和悲慕無

已時作此圖志恩勤以寓其痛而持以示余余嘉歎安人之爲母吉士之爲子皆能盡古人之道而合乎周公之所以教世之爲君母庶子者聞茲風其慈孝之本心或可油然而起也乎故申禮意而書之

跋張遷碑 辛酉

亭林顧氏以碑中荒遠既殯殯字加歹爲無理爰既且於君更以暨字離爲既且二字中謬於朝忠亦誤中因疑碑爲好事者得古本摹刻致斯訛謬翁覃溪又以藝於從政是用論語求也藝句而政誤爲畋乃書人非即撰人於草稾審視未眞而茫然下筆故成諸誤余謂此

碑字體渾厚決非後人摹刻亦非不識文理之胥吏所能漢人作書有轉注爲各事專字而互相通用者亦有本字與轉注各字互相通用者諸碑及經典本不止千百如此碑賓作殯賓又作儐皆用轉注字爲本字也此碑與魏呂君碑君以中勇忠皆作中此用本字爲轉注字也學者不明此恉遂概謂之假借矣詩陳風穀旦于差釋文旦本亦作且王音七也反是王肅本作穀且于差此碑已於正用詩詞所據蓋同王本爰既二字連且於二字連爰既猶於後也顧氏必繩以爰及之義謂離暨字爲二文誣矣政之爲畋實由俗

跋吳荷屋刻東坡詩稾拓本 庚申十一月

南海吳荷屋方伯榮光酷嗜古書畫富於賞見名蹟無不購也家幾於盡以故舊藏家所未見者多歸之旬宣長沙時吾友甯鄉黃虎癡本驥方教讀某太守署荷屋偶與譚曰已知吾子所學矣平生弄藏乞爲考訂箸錄令顯於世虎癡諾之遂攜太守子就教於所居江上之香雪堂荷屋每三日自節署送書畫十卷與之考定幾

一歲而書成荷屋挾其稾歸南海歿後其後人刻之未究虎癡當時不留副與余言甚悔之此東坡先生墨蹟十五石荷屋所鉤摹者世刻蘇書莫美於戲鴻堂寒食帖以斯比之又下矣順德黃伯垂統學使之尊人愛膚廉訪樂之守遵義時伯垂來侍其親攜此拓本余以石在其鄉後易得也堅乞之乃以贈余自後粵東爲扈夷屢蹂躪此刻未知無恙否撫茲初搨益深寶惜耳矣

跋啟秀書院壁書弟子職 壬戌八月

右弟子職一篇古之小學所以教童子之規條也今爲管子書之弟五十九篇據班氏藝文志列此於孝經尒

正之後則前漢時固以爲經類而單行矣子家多非元書本有管子尤攙雜此當自漢人采增應仲遠注班志遂謂管子所作實不然也其書曲而盡韻而易讀成周盛時蓋無不熟誦而習行之使人心性筋骸在兒時已馴化於禮法之中德之所以易成也唐房元齡作注已十得七八朱子因而分章句補注文纂入儀禮經傳通解內蓋仍以爲古經矣余惟朱子以此篇與曲禮少儀內則同爲小學之支流餘裔今曲禮三篇賴編在小戴禮人人得而誦之獨此篇以難得傳本因罕讀者故爲手書朱子章句於書院聖壁俾互相傳寫用課童幼庶幾自承耳否則復遺者即木怪狐妖所爲豈眞自然哉

跋韓詩又魚招張功曹首

方扶南云公祭張員外文云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豹此又魚之一證合觀祭李郴州文投又魚之短韻則竣新命於郴州作也余以爲公祭張員外所謂太湖卽洞庭故敘七日避風在往觀南岳之後非又魚處也又魚在郴州城外西湖湖今皆爲田余曾親遊其處方氏殆誤

跋韓詩合江亭首

合公過衡嶽諸詩考之此合江亭云窮秋感平分新月鄰半破曰平分則是秋中曰半破則已上弦知公以八月初旬至衡州與刺史鄒君盤桓因賦合江亭詩其過中秋亦在衡州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言沙平水息正是江景繼乃登衡山宿嶽廟訪禹碑所謂委舟湘流往

矣昔人謂虞褚筆法專得小王觀此頗見仿佛旁有文氏父子印項氏天籟閣印知其由來久矣

跋韓詩謝自然首以下跋韓諸篇非一時所成不記先後大約在辛酉以前總錄於此依韓集次序編之

陳商有謝自然卻還故居詩此女信得道者耶然以公所言觀之其去而復還仍是爲魑魅狐狸所弄特彼不肯自承耳否則復還者卽木怪狐妖所爲豈眞自然哉

觀南嶽必非一二日事然亦去中秋不遠宿嶽廟詩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是其時猶有月也初八九尙在衡州登岳又非一二日事則中秋贈張功曹必不在遊衡山之後某氏以其詩爲俟命於郴州作方扶南沿之編在郴州祈雨後不知與公紀時不合也衡州至潭州下水船僅五六日而公遊岳在八月二十前後至潭州泊船詩云夜寒眠未覺獨宿湘西寺云是時秋之殘又云山樓黑無月則已是九月二十後者意公遘瘴鬼詩云乘秋作寒熱必卽在遊岳後泊潭前中間一二十日以瘴疾淹留故也九月下旬公應發潭州其心既誤臧否更不必論也公蓋勉之及時進業無復流連光景費無益之心思耳劉貢父葉石林謂譏持正不

至洞庭湖已是十月又在鹿角遊風七日及岳州當在初十前後洞庭湖阻風云十日陰氣盛登岳陽樓云時當冬之孟可考也

跋韓詩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首

右詩蓋作於由衡至潭途中詩云江水清且急則在湘江也云涼風日修修則八九月也云胡爲首歸路旅泊尙爽猶益見觀岳之後泊潭之前中間必以故稽留一二十日此詩之作卽在其時憲宗之立怪文之貶在八月京師至湘中當在九月此時公已謁告則詩作於九月無疑宜編在潭州泊船詩前方扶南編岳陽樓別竇司直後誤矣蓋阻風鹿角地在潭州下流二百餘里時已是十月與涼風句不合若過岳陽則是大江更不得云湘水也

跋韓詩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首

余玩此詩大意謂人生百年內當留心於大者遠者孔顏事業終身爲之不盡區區園池中景物自然不及關懷正猶膏人且一映堯舜春秋且不誅其人況肯以蠹魚花鳥累其筆墨乎皇甫之園池詩何異掎摭糞壤用心既誤臧否更不必論也公蓋勉之及時進業無復流連光景費無益之心思耳劉貢父葉石林謂譏持正不

能詩勸使不作並是肊談持正詩今存三篇題湍溪石篇世何嘗非詩人吐屬特全集失傳耳佛谷出

跋韓詩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首

此崔十六非崔立之也自東雅堂本某氏注贈崔評事詩云立之初攝伊陽尉始誤認此與立之爲一人方扶南不悟其非又據此詩謂立之攝伊陽在爲評事後而於西城員外丞首詳立之仕履直云評事謫官攝伊陽尉迷謬已甚公寄立之詩藍田十月首西城員外首並稱崔二十六此稱崔十六行先不同其爲兩人已明又

詩云三年閫子師此自是元和三年之作考公年十九到京師當貞元二年其四年立之登弟八年公登弟公贈崔評事云憶昔塵埃兩相逢爭場齟齬持矛盾子時專場誇鶉距予始張軍嚴鞾韝則知公與立之在貞元初年交好久矣而此詩前半所敘乃是公於元和元年以分司居東都因崔十六貧屋連牆相識始憤初尚安排借貸久之乃覺眞窮明是新交情事若公於立之相知至此已二十年與詩皆不合矣某氏一誤扶南再誤不可不正

跋韓詩寄盧仝首

詩云立召賊曹呼伍伯一作五百余考伍伯有數義漢書晁錯言事曰古之制邊縣四里一連連有假伍伯服虔注伍伯帥名也是謂連帥爲伍伯周禮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制疏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是衛士名伍伯又宰夫八職注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疏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是傳事者爲伍伯神仙傳王敦誅郭璞璞謂伍伯曰吾命應在汝手中伍伯衛涕行法是劊子手爲伍伯演繁露紀後漢書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八人中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避車鈴下侍閤門閽部置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褠即今行鞭杖者爾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伍伯將出杖之注五百猶今之閤事廚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貢駑自告自撻於都衙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太平廣記載戎幕閒談申璀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召問之荅曰某非幽冥中伍伯能於杖數量人生死酉陽雜俎語資類謂魏收欲顯名嚴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據此數事是官中行鞭杖者爲伍伯要如續漢志所言伍伯程品則今皂隸當屬賊曹故曰召賊曹呼伍伯其字亦作五百本後漢曹節傳及爾衡傳晉輿服志曰車前五百者鄉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則視崔豹韋昭孔氏義似勝公語必皆是也今呵導笞斬用皁拘人緝盜用快守衛傳事用壯公所指伍伯是快捕皁隸當屬賊曹故曰召賊曹呼伍伯其字亦作五百之本是也

跋韓詩送無本師歸范陽首

劉公嘉話記島以鍊推敲字誤衙京尹事淇樊諸子已辨其島有而摭言載島閃索句唐突劉棲楚被繫迹頗相似新唐書遠信采以入傳以余考之亦謬談也島集

有寄棲楚詩云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通篇詞意並見島與棲楚爲同輩舊交何得有繫島事新書殆失之不考又以島集與此送無本師參證島於韓公門亦可略見始末益見嘉話之非島攜新文見張籍韓愈途中成詩云袖有新詩文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仰望青冥天雲雪壓我腦失卻終南山惆悵滿懷抱此知島由幽都攜所業來謁公先至長安見張籍而後赴洛故題與詩皆敘張先韓而詩尙作於見張之先也雪失終南知見張在元和五年冬至六年春走洛見公遂從公遊故公送無本詩云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

梭則新史謂禁僧不出爲詩自傷之云亦不足信是年秋公還職方島或隨公入京及十一月告歸范陽公作此詩送之是後至長慶四年公告病居城南莊島復來見公有黃子陂上韓吏部詩云石樓云一別二十二三春相逐升堂者幾爲埋骨人蓋從元和七年計至長慶四年爲十三年也公莊在黃子陂岸曲張籍祭公詩所稱地曠氣色青者籍詩敘池上侍公事云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卽是指島公泛南溪島亦陪侍有和韓吏部泛南溪詩不久公卒則島必見公屬纊此島於韓門之唐虞亦止口中仁義卽公所云周行俊異未去皮毛者也酒食聯下接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埏鄭重作始末可考者至島於東野似平生未一覿面其投東野詩云生平面未交永夕夢輒同前歲曾入洛差池阻從龍萍家後從趙雲思長縈嵩島入洛在元和六年東野卒在八年此詩必作在七年八年之間是孟賈終未一見也

跋韓詩人日城南登高首

或問此詩中佳節古所用古用人日登高注家未詳於何徵之曰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皆令飲一爵北齊楊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喬侃亦有人日登高詩景龍文館記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淸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文李嶠劉憲趙彦昭宗楚客蘇頲六人皆有作是知人日登高自晉至唐皆爲故事故公詩云然

跋韓詩示兒首

東坡論此詩所示皆利祿事淺視詩旨也讀開門一段是所指爲利祿者深玩之詩言身爲卿相持國鈞軸而與同官往來止以酒食相徵逐博棄相娛樂所爲何如乎則玉其帶金其魚裘其冠者皆行尸走肉耳其所講之唐虞亦止口中仁義卽公所云周行俊異未去皮毛者也酒食聯下接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埏鄭重作始末可考者至島於東野似平生未一覿面其投東野

二指點語似熱眼齒實冷極重言其官職正輕哂其所
爲所謂贊揚甚於怒罵也不然上言無非卿大夫足矣
又著此二語津津不置不重複無謂耶觀又問四句言
過從講道者唯有張樊則白兩人而外皆無一可與言
者愈見上文所云並非豔於利祿誇誘符郎也坡公特
未細思耳

跋韓詩符讀書城南首

黃魯直嘗以此詩勸獎之功與孔子同歸正論也陸唐
老短之謂退之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
有戾於向之所得者非也讀書通古今行身戒不義學
爲聖爲賢止是如此論古今通理有潭潭府中趨之俗
子必無鞭背生蟲蛆之哲人子孫苟賢藏身有術卽不
爲卿相亦免人僕人奴必欲餓不任聲寒而見肘是其
時命所極決非父母之心若伏獵侍郎弄鞀宰相固韓
公所不屑計較於符豈有慮焉如唐老者吾知其必教
子孫作木石矣竹垞先生評文章經訓數聯云論讀書
必歸到經術行義上此昌黎學有根本處最得其旨

跋韓詩大行皇太后挽歌詞第二首

太后者莊憲皇后也后與順宗同葬豐陵順宗元和元
年葬先於后十一年故詩云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
句卽承故封接下劍化會相從句言今日祔葬之得禮
于介甫不瞭詩意議劍化句爲黷失旨已甚

跋韓詩閑遊二首

二首殆前後兩遊之作編者類之柳花句是春暮景次
首竹長遮鄰謂筍放梢則是夏初景且同時作兩律亦
決無止向萍竹寫狀之理可見春晚初釣此池作一詩
經旬再遊作後一詩也長慶集十一卷有陪韓侍郎遊
鄭家池吟詩小飲五言一篇公必有作今不傳此閑遊
二首及獨釣四首皆是孤遊其地未知卽鄭家池否

跋韓詩遣瘧鬼首

此詩公實因病瘧而作其時當在永貞元年八九月公
由郴至衡潭中間觀納涼聯句公自敘云與子昔暌離
嗟余苦屯剝炎湖渡氛氳熱石行犖确瘕飢夏尤甚瘧
渴秋更數皆明是實事曰度炎湖行熱石則暑中行況
也公貶陽山在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度湖經嶺皆極寒
之時而二十年在陽山又無緣至湖嶺惟二十一年由
陽山俟命於郴則越嶺有熱石之行又由郴下潭州則
自衡以下皆湖地其時又正當夏秋與度炎湖行熱石
合而夏瘧秋瘧卽敘在度炎湖行熱石之下又與此乘

秋作寒熱合知公偶爾病瘧必在出郴口泊潭州中間故病中作此消遣其曰江水清曰九歌曰清波白石芙蓉旂並就眼前景附合楚騷以爲娛戲非憑空擬撰也

韓醇謂此詩爲皇甫鎛程异諸人作誠無所取方氏又以移之李逢吉宄是肌度要之名門子孫不修操行以

黃氏補曰公自嬉罵瘧鬼而使不肖子讀之自知汗背此卽有關世道也何必定指斥某人耶至

詩云低眉遮黃子而梁簡文詩約黃能效月更省稱黃方氏以天殃鬼行瘧句爲此詩緣起因編此系郾城聯是公以叙對黃比物連類的是正對而此二句之擬狀絕肖者鐙之火光內黃外赤花在其中恰是黃裏排金粟注家未得其解考文選注石中黃子黃石脂也宮額用之是黃子乃石名以之飾額故義山

粟叙以比鐙芯花在其首確是叙頭綴玉蟲於此見公

方扶南謂此詩未定何年作然以落句觀之蓋元和十五年春在袁州遜和之詩曰江海則在南方而陽山時不得云老曰未還身則自在量移之後而在潮州未嘗遇春且曰吹笋久混眞蓋指十一年爲中書舍人時則其爲袁州時無疑矣席入是時想亦以中書舍人知制誥舊與之周旋因其詩來而和之余按詩中云綸綍謀猷盛傍砌看紅藥席入之爲中書舍人知制誥無疑云倚玉難藏拙吹笋久混眞明是與席入同知制誥語未韻蓋言此身老而無用理合退休與席久混惟有自慙江海未還身猶云未還江海之身對朝廷言江海江湖

山林一也不必定在大江大海此詩應編次八日登高後扶南誤解末句遂多生穿鑿編年既誤明白之詩反晦矣

跋韓詩詠鐙花首

詩云黃裏排金粟注家未得其解考文選注石中黃子黃石脂也宮額用之是黃子乃石名以之飾額故義山

粟叙以比鐙芯花在其首確是叙頭綴玉蟲於此見公

體物之精

跋韓詩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首

方扶南箋編此詩於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首後云籍此時已爲水部員外前題稱之此稱祕書或仍其舊或傳寫誤余謂齊山集卷十九有和張十八祕書謝裴相公寄馬詩亦稱籍爲祕書其後有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詩編次在遇芍藥初開首後食勅賜櫻桃首前參互考之知籍除員外必在長慶二年三月此詩作在除官前故韓白並稱之祕書李漢元編此詩在遊曲江前不誤方氏移易舊次自取葛藤不知何由知得

馬時定爲水部員外也

跋韓詩病中贈張十八首

右詩方扶南箋謂爲長慶四年爲吏部侍郎以病在告作余考之誤也此詩決非作於長慶四年是年秋籍轉國子司業公疾自中秋後日浸以加至十二月而卒中間籍每來省迫於公事不能久留祭公詩云來候不得宿出門每徊徨是也公既病至危重必不能於風雪中與人縱談數日門人輩亦必不能如平時辯論則詩中籍也處閭里抱能末施邦及連日挾所有將歸乃徐謂子吉得無唬等句施不合事情矣余細審之當是貞元

十四年孟冬公在汴州時作是年十月初籍至汴始見公公館之城西十一月汴州舉進士公爲考官籍膺首薦旋入京其見公後必至公所上下議論連朝累夕可知籍未見公之前已爲東野輩特識猶云學詩爲眾體大抵贊人者多或寓規於贊體例自是如此公和李作久乃溢茂褒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則其倣睨一世於公必負才盛氣久乃心服者此詩處閭里聯與人合隔雪風聯與時合半途喜開懷子言得無唬諸聯與此念視世之顧瞑富貴恬不知止者詎不遠甚公既和其詩可得曰汝傾險小人竇媿宰輔既思引退理宜速去平故郎就詩意慰勉之謂相臣總斡中外盡職誠勞然以仁待臣民則朝廷自治以靜鎮邦國則兵革自銷祇

勿憚吐握之勤舉賢自輔各任其職已總其成而陰陽
燮理風雨調和矣又何倦塵置之有旦聖君賢相遇合
甚難以相公爲上所倚任郊天首重尤且代行誠能如
我所言則明良其濟功德昭宣於今日矣又何想嚴谷
之有逢吉嫉功妒賢樹黨竇不仁不靜不能吐握
者公詩力砭其病而渾無痕迹言者無罪聞之足戒正
溫柔敦厚之旨如方氏意則此詩若出公手必痛加斥
詈始合然則濁水汙泥清路塵應許閒官寄病身之言
何自貶損乃爾邪至於和杜首在功誠可尚二語言禹
穆之功可尚如此而姬室夏家於尊崇之道未極光華

不若我唐之追尊元元黃帝也道非道德之謂於道承
上姬國夏家言夏周兩朝之於道於字不屬禹稷題是
朝享太清宮自宜就事論事何暇以禹稷老子比較高
下乎象帝威容大以下八句正極言其華處方氏誤解
詞意遂疑非公作不知苟屬代筆不出張李之徒論道
而貶三代即張李亦決不道明明詩語乃如此讀之可
嗟也

跋韓詩陸渾山火首

詩云女丁婦壬傳世婚注家皆不得所出余讀蕭吉五
行大義論五行相維第二段引五行書云甲以女弟丁
嫁庚爲妻丙以女弟丁嫁壬爲妻戊以女弟己嫁甲爲
妻庚以女弟辛嫁丙爲妻壬以女弟癸嫁戊爲妻甲丙
戊庚壬爲男剛强故自有德不雜乙丁己辛癸爲女柔
弱不自專從夫故有雜義論合條云丙陽丁陰王陽癸
陰丁爲壬妻故壬與丁合引季氏陰陽說曰火七畏壬
六故以妹丁妻壬此公詩所本

跋夢餘筆談 道光辛丑三月

珍舞勺之年及事外大父靜圃公老人心慈童孫肆姐
數數聞道育賢館青城墓等事始知有夢餘筆談公歿
後十年乃得讀其稾錢驅南北又十年去年春乃攜稾

至郡署將梓之勘定而先孺人逝矣至是乃始付剞氏
嗚乎爲不得力兒何一事非至臧鬼神幽明之說信如
公言百年易盡耳瞬願爾必即奉吾母言笑於公几案
之側特不知百年中所學所行之必能復見吾母否也
捧此編懼而痛矣

跋內弟黎舉新墓耕草堂詩鈔 庚申十二月

近人詩筆無槎牙直露大難編讀諸作喜婉約之旨於
斯而有劘響然斯道有利有弊吾弟學勝於才不得之
靜悟即得之苦吟故能刊落浮辭吐屬沈摯祇靜悟則
易增魔障苦吟則易傷氣格此一定之勢所難免者當

試審之此後更學養十年海內精於論詩者必以處之矣

跋易林 唐中

今世有易林四卷相傳爲漢焦延壽撰顧亭林以延壽在昭宜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而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其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道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託之焦延壽者愚按贛事實見前漢京房及儒林傳並不言著易林顧氏以用事措語疑之此書不出贛信矣考隋書經籍志有焦贛易林十六卷實直易

林二卷許峻易新林一卷郭業周易林五卷魯洪度易林三卷唐書藝文志又增多崔氏周易林十六卷管輅周易林四卷張滿周易林七卷是作易林者凡八家崔象乃駰之祖建武中著易林六十四篇見翊傳許峻乃曼之祖著易林見方術傳繁桓帝時人峻當在明章間二子皆不宜言劉季則此書亦非崔許所著觀其文奇高光怪景純優爲之然樸質自然非漢魏人不能也是其管公明之書乎唐會昌中王俞序贛書云四千九十六道即是此本知其時贛書久亡世遂以此當之耳今之四卷蓋猶其舊也

書祭仲殺雍糾事後

吾觀雍糾一祭仲耳不殺於祭仲亦必殺於厲公厲公之使糾也以糾必不洩吾之謀忍殺其妻父而不辭也夫糾非明大義者而能密君之謀以忍殺其妻父而不辭豈無望哉仲之專以立厲也殺仲則己卽仲也故糾不辭也雖然厲公亦智矣哉苟不深見夫糾之心人雖至愚焉有使壻殺其舅者乎故糾不幸不濟猶得厲公後得人人信爲韓作耳余謂此書之僞但觀其詞鄙衒謬已可斷爲庸妄人所假託朱子雖堅與彌縫而第一見臆改朱子則謂時旣謫刺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推朱子之意蓋止云妄改刑部爲吏部猶與人以疑閒不若直以吏部侍郎四字爲後人妄增使之僞迹盡滅然後得人人信爲韓作耳余謂此書之僞但觀其詞鄙衒謬已可斷爲庸妄人所假託朱子雖堅與彌縫而第一

書韓集與大顛三書後

韓文公元和十四年潮州謝表云以正月十四日授潮州刺史卽日上道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今月無實證洪興祖沿韓集或本鱷魚文維年月日作維元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誤定爲三月方崧卿辨其決非三月朱子深然之而又云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云四月七日似實爲三月二十五日到郡復以洪氏爲是洪氏者必欲以此三書爲眞韓氏作也必欲實韓子之崇信佛教也得此書以實韓子爲崇信佛教而韓子之人品學問乃始大裂此朱子之心也噫朱子之心亦私而隘哉

蘇文忠公謂此書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不作朱子亦誠見其凡鄙謂有不成文理處矣乃以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眞致有脫誤當之韓子由刑部侍郎貶潮三書石刻後俱銜吏部侍郎潮州刺史上顯師歐陽文忠意此官稱之謬當因流俗但知爲韓吏部重刻者遂以已見臆改朱子則謂時旣謫刺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推朱子之意蓋止云妄改刑部爲吏部猶與人以疑閒不若直以吏部侍郎四字爲後人妄增使之僞迹盡滅然後得人人信爲韓作耳余謂此書之僞但觀其詞鄙衒謬已可斷爲庸妄人所假託朱子雖堅與彌縫而第一

書之四月七日萬萬不能彌縫也考公瀧吏詩云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瀧在韶州樂昌縣公以正月十四日啟行行逾六旬始下此瀧則公之過樂昌已是三月望後去月之二十五計多不過七八日由此而韶而廣而始至潮瀧吏詩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三千里豈七八日可到謝表云臣所領州去廣州雖云才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此公初到郡據所新感以上告天子者程期明白可據由廣至潮已須經月方到韶之距廣又一千里其至亦必經旬日公之到潮爲四月二十五日確無可疑四月七日何由書召大顛也方氏正洪

譜三月到潮之非亦據韶以後道里計惜道之不詳使朱子得依違洪譜以全此書之僞然方氏卽道之詳朱子亦將不信蓋其心甯以此書之僞證日程之眞斷不使以日程之眞正此書之僞也夫朱子豈不知此詩出僞撰者哉

書三賢遺蹟卷末

卷爲定興鹿簡堂丕宗所藏前大書三賢遺蹟者新安高似孫景題也已失去三字三賢者何一高陽孫文正公承宗一定興鹿忠節公善繼一容城孫徵君奇逢遺蹟者何一文正書五言律詩四首一忠節評文語六條

一徵君八十七歲時書忠節評語跋尾據跋知評爲忠節門人紫淵所彙當不止六條餘亡矣所謂紫淵者徵君稱爲從父兄按忠節四書說約初刻本首列門人數紙諸孫名雅者七人並徵君子姪外獨有容城孫紹古字獲甫紫淵殆其人歟文正書舒和雅潤出文衡山忠節書圓挺肖山谷徵君兩信意神逼朱子體皆眞行也敬對心畫穆然想其生平儻識歲月於後戊申六月

書鹿石卿先生硃卷後 戊申六月

右明天啟元年定興鹿石卿先生中順天鄉試硃卷一冊爲其裔簡堂太守所藏石卿卽明史傳鹿善繼之子

凡傳刻前人書宜止校還其舊使不失本書面目其後化麟安溪李文貞公表墓稱爲明孝子鹿解元者也冊凡刻首場四書文三春秋文四次場論一表一判語五三場對策五其式首標名籍習經次同考官兩考試官批皆總評三場二三場則惟同考批並大字在文前別葉此當時刻卷式樣非賴是末出見也冊閱今二百二十九年字大紙厚又子孫善弆無少損爛讀其文洞徹義理策直斥時事侃侃無避忌各體條達似唐宋人坐言起行無施不可乃慨以近今視之懸異矣決科者空空然先無識見所作率言不由中剿仿幸一得幸得之卽所恃盡爲棄物比比如是而猶得飾之曰藉知所學

人發明殽難謂他書自見之必欲便學者頗覩刖錄卷
附末亦宜王氏隨條增入蓋未善也且采戴亦不備至
中卷據朱子紹興閒敘是從胡文定家寫本之損益曾
氏記者而著曾氏本語及吳本異同注於其下其式當
原是刖行低格大字書曾語小字著吳本今概小字連
書即曾語朱校攙隔不可讀矣下卷據朱子兩序初定
者止二十四章後始掇二手簡附三篇之末即不應終
於總老一條黃氏日鈔論上蔡語錄謂以於意云何條
始以總老條終首尾與此本不合其所標語亦多異知
所據蓋朱子所謂板本其總老條正是禪門機鋒雜他

書之甚者朱子必已刊去不知何人復取附末自王敘
之後皆沿而不考宜刪去一還朱子之舊前二年先生
已從祀孔庭百世之師一言一行皆足使人興起當命
兒子如上說別寫一本爲朝夕服膺焉

書宜州家乘後　乙卯

黃山谷宜州乙酉家乘記事自四年正月朔起訖於八
月二十九日范寥信中甲寅刻此書序云崇甯甲申秋
余客建山谷先生謫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江趨八桂
至乙酉三月十四日達宜州翼日謁先生於僦舍自此
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南樓跬步不相捨凡賓
客往來視舊書信晦月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記
其事名曰乙酉家乘字畫特妙至九月先生忽不起子
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後事及盛棺南樓上方悲
慟不能已家乘倉卒爲人持去紹興癸丑有故人忽錄
以寄因鏤版以傳好事者據此則家乘記於崇甯四年
乙酉刻於紹興四年甲寅相距止二十九年耳其眞本
白南樓失去之後不知歸於何人老學菴筆記云家乘
其閒數言信中者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眞本大愛之置
御案徐師川以魯直朝召用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對曰
嶺外荒陋無士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終不

能自達而死則南宋初爲高宗寶玩矣鶴林玉露云山
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者從之遊爲經紀後事收
拾遺文獨所作家乘爲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有
持以獻史魏王者史復以贈雙井族人蜀帥黃伯庸之
行是又不知何由出於民閒得以獻史贈黃以范信中
誤爲永州唐生推之或皆羅大經得之傳聞不如放翁
所記爲確但放翁記高宗與師川問答亦可疑家乘中
明記三月十五日成都范寥來相訪自後二十一日書
范寥同飯五月十六日亦書范寥以外書范信中者八
單書信中者十一御案常物前後相證宜無不知信中

姓范卽是范寥山谷宜州往還之人師川自不及知然既曰范信中明有姓字何遽擬以爲僧且山谷此書師川理無不先閱過者又豈不知信中卽寥也放翁此處蓋亦傳聞之失信中平生詳見費袞梁溪漫志

書補錄張陶葊陽明象贊後　乙卯十一月

此王陽明先生燕坐小象後有門人王龍溪錢緒山鄒謙之姪正思贊及　國朝袁簡齋諸人題識曩爲先生裔孫蘭陔所藏蘭陔自其父某久客湖南遂爲善化諸生後攜此冊遊黔以存梟使唐鏡海鑑處而食於他所鏡海調官去留之巡撫賀耦耕長齡道光甲辰耦耕遂以藏行省東郭外芙風山先生祠中山陰王上舍介臣爲先生疏屬濟與余言本末如此余據簡齋題語僞爲無錫典史王裕猷屬題裕猷不知於蘭陔何屬以知冊由裕猷始僞至蘭陔父子其前不能詳也祠中別藏先生侯服大象幅高六七尺許上書封新建侯敕亦不能詳其傳授貴筑黃觀察琴鳴輔辰言自嘉慶初建祠時有敖鄉坪某從雲貴總督菊谿百齡所乞弃於祠後失去道光中爲同里王觀察夢湘玥購得仍奉歸之自是祠有大小二畫象咸豐乙卯十一月初八日余偕琴鳴子編修子壽彭年獨山莫孝廉子偲友芝攜子知

同謁祠下肅觀冊幀心嚮往久之今峰家藏有明張陶葊南軒先生後元忭曾孫此書乃與徐埜公圖明代鄉人立功德言者皆沿門乞遺象仿成而先生依服側面象居其首以視祠中大象須眉權額神貌若一益信陶葊精摹而大象於先生尤肖也余觀此冊龍谿四公贊一紙都一手書蓋後人自他幀移錄者因例此爲錄陶葊贊以補所不備並記所聞俾來許得稽焉

書莫貞定先生母教書後　咸豐戊午十月

右一紙莫貞定先生嘉慶九年戰蜀閣問考丁封公憂其明年母張太君促歸書也仕者之不廉常出於父母妻子之欲所遏致貞定宦蜀數年而詮母無歸費雖其素行砥節非封公及太君期以善養而然歟卽此書但以了公項爲喜莅竈事爲望家人筐篋語不一及所以口授猶子者何其慈而正也世之惡子弟每以母所書諭是倩人爲之一過眼卽揉棄不知字則人字而言則母言也孔孟之書豈孔孟自寫稿哉此紙去今五十四年如當時任意褻弃安得此完潔也觀於此者更可思

書莫猶人先生稟陳鹽源縣甲子夸豹子溝廢鹺稿

後　咸豐戊午十月

治國如治家然山之產鉛銅猶雞豚之生子也夷漢之分猶僮隸之與子姓也雞豚久畜必少生或遂不生殺之而更畜可也僮隸與子姓訟不必子姓直斷之以理皆服矣今之爲國者必欲雞豚至死生子而子姓決不可曲於僮隸也悲夫銅鉛之產病猶在宮苔雲南之回回貴州之苗類蜂屯蟻集破郡屠邑至今數年斯民塗炭極矣而禍猶未已原其始實皆伸子姓抑僮隸致之讀莫猶人先生處分夷地請銷敗廢三稟稿感喟世道益增泫然因識數行於卷末

己未十二月

藏同里唐鄂生炯家余季姑之王舅漢芝先生鄂生大父直圃先生之從祖父也某十一二歲時郎聞先子雅泉居士言漢芝先生官黔西州學正時有陳氏子從學公視之猶子後補學弟子員其父厚謝不一受及歿舊藏此卷進乃拜受之公歿卷已失去因指壁上漢芝先生書白酒頻斟一首言是郎公寫卷中詩也某時已心識之後乃知在鄂生尊人子方先生所往來寤寐者數十年及咸豐壬子秋子方先生自楚藩歸珍謁之待歸草堂始出示此卷言漢芝先生卒後其家以售一隸人迨直圃先生宰粵東乃以五十金購歸非盥潔焚香不敢閱也某於是知此卷百餘年流轉之詳今年鄂生客南溪余過署再出敬觀其心畫之妙前人跋已盡爲識始末俾後有所考云

書唐子方樹義方伯書札後　己未十二月

咸豐癸丑春子方唐公自家奉詔往安撫湖北次年正月以身殉難其季子炯集所得手書論及臨難時書數十紙都爲一冊余得讀之其時勞勚排奡心跡歷見面詞語閒暇筆墨舒整又乃爾余不知兵事惟知有理不知有身理苟存身不存可也君子臨事惟理苟存身不存何益讀公第一札云若萬不能敵惟一

石朱子自書七言絕句四首一卷紙高盧厎尺一尺九寸橫長一丈一尺四寸五分字大徑三四寸紀年甲辰蓋淳熙十一年爲武夷精舍之明年時朱子已五十七年矣據吳匏菴跋卷留爲趙松雪藏後歸王叔明繼又歸王濟之以後流傳不可考今

死而已尸軀聽其付螻蟻魚鱉不必從荊棘叢中尋不可得之殘骨效愚子之所爲其視身爲何物哉觀於此亦可以知所輕重矣彼當時使公志終不藏且必擠之於死者而究何利哉世方橫流捧公書益爲天下歎

書謝君采先生詩刻本後　七月

山陰王介峰取莫郡亭鈔次謝君采先生詩三卷本刻成二君皆余素友把酒讀新刻幷以不盡得雪鴻堂之全爲憾介峰謂是後力訪當必得余曰固願然大難爲子孫者多不守僅以文苑待祖父即一二著述隨亦朽散於腐鑽庶案閒閒有傳刻獲見者又無張飾鄉先生

君子之風未粗過一卷首尾輒已漫漶而蔑置不數十年後生小子至且不識其姓名此所以先輩詩之美如雪鴻其至今不沒於吟中者止此而介峰亦得爲郭解等人邑賢士大夫襜也然卽遠條一集增以郡亭所他裒及今布千百本遍海內猶使惟不沒者得以永傳二君功於君采多矣余將老倦游四方雪鴻之全恐無能爲役顧念竹垞先生據錄詩綜之本百餘年來其膽逖轉弄必有一於浙東西舊藏家於是求之庶幾有所遇而介峰方食於客又非能遽歸者也則余益重寶此三卷矣

誥將軍傳

明季之防水蔺也順烏江而西設九隘簡參將遊擊駐守之余嘗考其時將官始知有誥將軍抱保遵義德至鉅迄今無一人道者則紀述不可無也將軍名文啟字紹江先世豹封重慶府內衛世襲至文啟任北川總戎明天啟辛酉壬戌水蔺兩酋相繼叛陷遵義民多死亡水煙天旺一帶地更相接壽爲獻藪甲子兵備道盧安世以中澤隘實要中奏以守招徠植養十餘年四民各帖然就厥業崇禎己卯正月郡人張道興以妖術聚醜數千通水西倡亂揮楫撤豆成騎卒遵義岌岌然文啟赤幘與戰陣斬之黨以瓦解張獻忠之敗死也部將馬寶寬人遵義畏威甚計圖之招飲桃源洞妻石氏請設倘文啟拂鬚曰豎子何能爲與子世昌單騎往諭以大義聲色厲切酒中伏甲起父子並遇害隨行一犬帶血歸號於門石氏驚曰事必變矣其孫思聖作方周私抱至荻林中祝曰誥氏不絕兒不嘵倏寶至屠其家收其軍籍兒竟不嘵爲民閒收養其祖母張獨逃免後數歲求得兒贖歸生彪爲邑諸生中澤鎮址在今郡南五十里三望田將臺下存手植桂一株父老到今猶摩挲不

忍去論曰遵義自天啟之元至　國朝順治戊戌四十年間若奢崇明安邦彥馬寶孫可望等紛紛蹂躪蕞爾國亦極不堪矣意必時有一二人維救其閒求之久僅得將軍一人以捍邊豐功偉節若此宜春秋食昭忠祭而史志且沒其名氏血雖碧能無慨歟然至今二百年猶能攜濮碣遺閭使不一切銷滅是可信忠烈之光之卒無已時也然又安得更如將軍者並書示來茲歟余尚當求之

瀝膽將軍傳

明崇禎中御史富順陳啟相鼎革後僧服隱遵義南平水里之掌臺山號大友聖符上人者著平水集若干卷未詳存佚獨里人相傳所記瀝膽將軍遺事一篇事甚壯余懼其久而亡也爲擴而傳之將軍姓黎氏名維祚字名遠四川江津人幼不肯竟學獨耽卜算星輿諸雜技崇禎末遭亂轉徙卽遵義家焉其蹤跡莫測之者順治己亥明永歷王入緬甸諸爵將各擁眾拒守滇黔閒維祚憤惋遍往告以大義皆忻動密草迎鑾奏令馳達庚子正月廿二日維祚合各奏本竅木梧三尺許藏其中以荷葉鏁箔物挾術以行至辛丑九月十八日抵孟艮府謁李定國備述艱苦及諸將志破格竅出示諸奏

文選同攻阿瓦阿瓦木城七重已破其三夷懼遣人謂曰乃不過欲見乃皇帝耳姑止攻三日當送出定國從之夷得整備閱二日石河船密如木葉內外夾攻晉聲兵纔沒幾盡定國徙它夷所文選據騰越圖恢復有馬寶者同文選事張獻忠時素善也詣其營告以密謀言吳三桂願與合文選受所紿時有艾將軍亦歡附遂相與鐵刃歃血未幾緬夷送王出居草屋三間文選兵環其外三桂兵又環之及維祚至艾導入見王大哭維祚亦哭曰事已至此臣惟疾奔告諸營令於道要劫耳王曰汝善語十王家等果救我我止願修行去哽咽不能

言于裂衣一片自書救付之維祚卽詣夜行抵荊侯營
定謀功之偏橋更入滇偵伺而王已於壬寅三月死乃
佯狂遯去不知所終
論曰維祚一匹夫耳而以心存舊國不計生死屢出入
絕域冀回日於一俾則朱純臣虬髯德輩何肝腸面目
也斯人已二百年乃始得其姓字於方外遺老之手非
天道之終不欲泯其忠義哉

鄢節婦傳 庚寅

余識孺人孫元哲時詢上下知有祖母閻年曰九十矣
曰壽矣然不悉其事今年秋元哲服齊以來曰祖母歿

矣然平生有卓卓者私意當不與俱歿子且爲我文之
乃知孺人節孝者故得揚搉傳其事孺人氏閻平越湄
潭人邑諸生名拔先母也方笄字時婉婉聽父母教凡
績織組紩酒漿醯菹諸女事無不良而性貞靜不苟笑
語有弗善不顧也年二十歸於鄢事夫子兩寒暑遽爲
嫠婦又無所育舅姑謂之曰爲再醮人孰若爲未亡人
難汝能爲其難甚善爲易獨可念吾子之負汝也顧孺
人涕而咽孺人曰君舅姑乃不諒未亡人乎夫子死
猶不死也衰有咳咳者爲男女不可知女也我嫁之幸
生男則我任教耳居夫喪踰五月而遺腹子生孺人爲

夫下撫孤上事舅姑乃自此始舅始以兒子天得此孫
如見子視他孫百倍其愛而孺人待其子乃不稍假顏
色就傅後見偶憬卽折薪隨之曰旣生汝而不成汝吾
何面目見汝父也每裒淚而笞畢笞而泣年四十七卽
見子成茂才而其舅方愈歡然忘子之早死蓋是時姑
歿矣舅存老且耄孺人已異兄叔居而覲喜卽中婦養
孺人輒善承老人指卽一飲盥必柔色親進之數十年
無少衰者至養其舅壽九十一無疾而終嗚呼勤矣其
舅之將歿也呼孺人前視之曰婦能守志成我孫不絕
我子後又善事我今死矣無以報汝天祐善人使婦如
沫哉元哲亦茂才樸訥無妄述祖德多不能出口僅及
此予故略其細者
贊曰古稱節婦人者殆所謂求仁不怨者耶抑徒知女
道如是雖常變不爲易世之視其夫如傳舍者無論已
至遇常而不能少行婦道抑又何耶觀孺人其知媿矣

外祖靜圃黎府君家傳 乙未

某母爲外祖第三女其歸也視諸女遠家又先落故憐
甚告歸越一年呼來依而居而外祖卽以其年冬卒至

今十七年矣母命某曰爾外祖生平大者不可不紀爾文雖不足垂於時吉之不猶愈於外人乎故敢拜手稽首爲作傳曰公姓黎氏諱安理字靜園晚自號非非子貴州遵義縣人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二等訓導永從癸酉選授山東長山令丙子告歸已卯卒年六十九歲　誥封奉直大夫配楊宜人二子恂進士愷舉人公身長八尺鴻聲而鳳舉目光若巖電生而赤貧少時醫卜星相負販逐什一之術無不業而以餘隙讀書說義理逼近大儒鐘陵其六世祖氏忻受業於來知德高弟得來氏傳故公最精易學繼祖母夏悍妬之尤子於法公曲諭之乃以重賄進公大罵麾之去子竟免死一紳家最富其妻以意建生墜人以僭制謀中之委勘者視若奇貨公憫其無他賜先往毀其墜臣褫賴以免嗚呼公之當官又如此使不遭家多難當強壯致榮仕出其平生學力與當世賢豪課最最必愈出於尋常萬萬顧勢餓困折日出沒於半生半死之中及憂患餘年膺一縣獲薄祿稍稗數十年天性閒力所不能顧於所抱負何濟哉天之令苦志完忠孝者意固別有在耶嗚呼其可傷矣

唐介石公傳

公唐氏諱廉字介石故四川遵義人祖以上居涪父一老始徙撫三弟子如子至愚不能識一丁公用是多隱

公公性溫毅喈誦書沒身一卷不棄手自三四歲時母杜口授論語孝經即成誦長益自力不漁獵文句間思以所學實踐行事沈沈然人莫測也康熙壬子舉於鄉王阮亭爲座主甚重之明年試春官不第歸教於城北龍山有聲兒三杜以雲南叛遣以僞職召時　國家一統未久賊始猖幾據半天下人人思攀附以爲眞主公不應或行以利害脅者公曰賊耳受　天子厚恩不思報又反行蠶粉矣如廉何杜門八年卒無害辛酉夏南平權永衡偏敎授後截取知湖南鄒縣海內方量田平賦役鄒前宰力奉事圖遷實陰索民財不與則虛丈尺增額民苦之公皆覈以陳乃仍舊事餘刻所訂毛詩正韻進士民一一給之使咸知向學年餘以母憂去鄒皆稱庸善薩云服闋授山西陽曲令公既至以邑附省繁劇首除民害民氣以靜暇即舁入村論父老以力田孝弟互敦勉於西門設義學教邑之貧子弟以時資之月一試以文之佳否考其勤惰陽曲大化爲養濟院居貧嫗其中令民間生男女不能自食者與之養稽其數月支以衣食長成仍令其父母歸之八十二都無棄幼河西用白古渡口距烈石近六十里皆瀕汾水歲泛溢壞且盡居民無絲毫獲而稅不已公屢疏陳得盡免秋

征自正賦外舊耗取三之一悉入己公曰民代天子耕出稅賦供天子官代天子收稅賦自有祿若於民別取則祿也何與他人吮舐上官文繡其妻子奴僕者須此吾不須也盡除之民間歲罷出二十餘萬兩農用益裕逾年緣事降免士民笮巡撫奏留復視事戊寅噶爾丹不靖公於青黑格達諸驛飼馬侍儲以供　王師一草粟不擾閭閻及凱旋民負鉏倚道觀望而已省城災百官督救火公獨跪汙泥中祝曰某爲首邑政不善致天災乞燼某身全民巨萬財自頃風愈烈煙塞天地百官走逃命一侍者促曰勢迫矣請逃公屹不動忽反風火滅乃起凡五年以老病告歸公至孝兩割股愈親疾母在鄒頗思歸郎解官乞終養行有日而母卒嘗誡子曰我事事求盡心恐或未盡吾分汝毋輒夸似人年七十九卒於家傳至今六七世皆端謹有家法爲邊義望族野史氏曰世所目能明善爲吏者其講事上詳矣求牧之道或者於公反乎然此何足怪當官之賢否皆窮時所積志然也昔傳賢令長其人類有學守根柢故雖拙天尊之勇不過耳儲畫山作晉乘以列

知言哉

國朝儒吏首

劉節婦傳 己酉冬

道光乙巳余權古州學官時劉生炳蔚試補弟子員年二十八矣一謁即歸遠鄉久乃來奉錢四千文爲贄余報而受之而生猶言甚媿色甚懼蓋州學設未久訓導師所取給卒科試取文武生十四名者是恃苛下戶贄亦每至一二十金生之媿也以貧也其懼也不知余也自是未幾余歸及己酉歲儀終有擔簽釘履冒風雪造余山廬者問之則炳蔚弟義式也問其家則其母李今年甫五十七以四月庚戌死其兄守墳號日夕不絕聲後二十一日亦死無育噫毀瘠爲病君子弗爲毀而死

君子謂之無子炳蔚亦不達於禮哉然其至性可憫也已又問所以走千餘里來者何乃解囘出一紙跪而請曰此炳蔚紀母氏事狀也志不死須乞先生文冀終惠以瞑炳蔚之目爲盛額酸鼻竟閱之乃始知生本姓馮世籍石阡自其祖食力於州貧無何因以息淵子劉氏而劉氏亦貧淵自婚李產二子卽病廢數年歿所後父母李百方鬻其力養埋之淵之死李始三十歲炳蔚略識字矣不給就塾令日挾書隨挖嚴基採薪種吉貝有閒輒令自讀復不給至爲人舂日五年備規日三食晚稍長學益力寢課村童爲生

而李艱苦歲恆若是以歿此宜炳蔚痛極不可解於心而至於滅性也嗟乎自古爲節婦匙不艱苦者若炳蔚之母其極矣乎而子能列膠庠慰其意不可謂非天道然卒母子不月同死則天道者又安在哉義式一粗讀論語樸弱窮子不憚越萬山求彰母行其志識乃迴出學人上天之報施或猶未可定耶余因恨炳蔚往時不能告余以其母平生竟使四千錢積自轉役雇直而憾入余橐也人之居官不必盡漁搉其民以肥家飽僮僕卽所謂分取其從來爲甚艱苦難堪者可勝問耶書此遺義式持歸章汝母慰汝兄亦以余憾憾者謝州人也

王蘭上小傳 戊午冬

蘭上先生惠姓王氏會稽人居近古蘭上因故以爲號君於晉右軍將軍逸少爲四十七世孫自少已習聞父兄讀書作詩文之法其姊夫何琴山方以儷體文雄浙中君久從之遊日與一時俊流相劘切閒會講鄉先生王劉宗悟華實相副能日益深而以餘力爲詩蒼古之爲詩人非其意也阮芸臺相國之撫浙開詁經精舍西湖上遴有學者充經生君與焉家故貧以舉業授遠近經指導者多騰踏去易如操券取物及君自試必務爲

高深不肯俛首巧言以悅人以故老諸生中而亦終無怨怨之色道光丙申年六十口矣其子介臣上舍持名法家言食貴州西策杖觀黔山而就子於遵義余數過從香雨堂聆其言樸而文挹其容靜而虛蓋藹然君子儒也後口年客死貴陽其子卽葬之郭北二十里之北衙具田廬爲君所著經學臆言時偶雚一二於古訓皆有合稟未攜出惜不見又緝成東皋家乘東皋者會稽之村其十世祖朱德祐中丞相煸始自新昌遷居地也所采精博使逸少後人世世詳實可傳信其爲詩沖恬贍雅如其人全稟具存家其子集遊黔諸什合篋藏早作者屬余點定僅得若干首云

節婦吳氏殺陽人平越學訓導朝東女年十八適遵義東里詹氏其母若姑皆余從母也詹從母持門戶有法家道益豐年四十餘始生子鈺爲蚤娶節婦越二年舉一男又越年爲道光癸卯鈺死於溺節婦仰天哭曰天乎寃哉漁具擗地泣不能出聲旋起慰其姑曰死者已矣婦絕不重傷男姑心也願兩老見孫如見子咸曰汝誠然子死命也吾何怨未幾遺腹更舉一男白是節婦見男姑不敢有慼容保抱兩孤稍稍露頭角而節婦能

先妣太孺人以道光廿年庚子三月八日戌卒明年三月庚子望葬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又明年季冬其子珍乃手勒斯石用示後世太孺人姓黎氏遵義縣人考長山令諱安理封奉直大夫妣楊宜人乾隆卅一年丙申八月壬寅卅生山南栀岡下嘉慶庚申歸我府君名文清公子三珍璁珏二女適馮庶壽六十有五言行具家錄邦志嗚呼惟我八世祖益顯公捍水蕩因家天旺河梁傳三世忠孝唯謹越我曾祖得琯公成進士亦越我祖從昆弟十猶半焉諸生嗣飲博兼耒硯而族圮矣太孺人事葬道乾擇仁違難已卯春聿來山西南曰垚

曾祖考國楨妣趙氏　祖考正訓縣廩貢生　皇妣贈奉直大夫妣鄒氏　皇妣贈宜人　考安理乾隆己亥舉人山東長山縣知縣　皇封奉直大夫妣楊氏　皇封宜人先生諱恂字雪樓晚號拙叟姓黎氏本貫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樂安里人年七十有九其先自唐京兆尹幹之孫植徙居江西新喻宋初有得敘者官昌州刺史後因居蜀之廣安明萬歷中又遷遵義遂爲縣人傳二世曰河池州判民忻從來矣鮮高弟胡先生學盡瞿塘易傳學者私謚文行六傳而至先生先生質沈厚穎悟自六七歲已自剋厲如成人時長山府君年四十餘恆授徒給事畜望先生切教之嚴視其日所背誦每溢恆授於同塾子所務倣然脫爲不足爲知必克大成也不孝弟長厚此非皆養毋上我墳也嗚呼以小子珍之不肖而猶祖曉人理爲儒流齒敘不致先德遂墜於地者太孺人再造我鄭氏之力也後之上斯墳者其敬承仁孝艱瘁之貽慎無忘所教太孺人嘗曰婦人舍言容功無尋德處言止柔斂容止整潔功則凡百當爲死而後已耳此太孺人自道也幷以語爲婦女者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東川府巧家廳同知舅氏雪樓黎先生行狀　同治癸亥十月潮

時復與講論古今詩文辭賢聲著近遠長山府君喜有子解組來觀政楊太君亦挈婦孺至自家先生公餘輒怡然侍左右承教唯唯如兒時退則彈琴詠歌聲聞坦外常曰人以進士爲讀書之終我以進士爲讀書之始誠得寸祿了三徑資事親稽古吾志也任桐鄉五年充丙子戊寅已卯同考官所得士如李侍郎品芳余侍郎焜朱郡守綵壽諸人後皆著名績某撫軍過郡境陰廉屬吏適拾無名帖具諸劣狀獨言桐令賢旋調知歸安縣未行丁長山府君憂道光辛巳回籍明年復丁楊太君憂及釋服先生年甫強仕念兩親俱逝無與爲樂遽

然自守慕終焉之志遂引疾家居盡發所藏書數十篋
壞列僅通人口吟手披朱墨並下經則以宋五子爲準
參以漢魏諸儒史則一折衷於綱目論詩宗少陵眉山
而至屈宋至朱王無不含咀也於文尚韓歐陽而自莊
荀至方姚無不度牆也如是者十餘年先生之學乃始
涵汪乎莫覩其涯涘矣久之顧貧指日增家嗇時不給
日遠志其不免小草乎因起病赴部選揀發雲南甫至
即充乙未科同考官旋權知平夷縣縣入瘴首驛缺瘠
民獷命盜案時發任歲餘送迎勘訊賠貲不貲丁酉調
權新平縣未至充本科同考官及出闈縣夷蔡刁氏煽

邪教謀不軌事作大吏促之往先生三晝夜馳至已二
更即會新習營弁兵兼調土練黎明鼓行逼夷寨多方
勦捕獲蔡母子三及僞詔總督以下四十餘人檻解赴
省請於顏撫軍伯燾曰此案實緣夷苦漢奸圖復仇非
叛也某若以多殺希大功不僅緝此即此亦宜輕論顏
公然之自蔡以外皆免死明年權沅江州旋補授大姚
涖任四月明年調權雲州時緬甸回匪與湖廣客民械
鬬回多死志必報復約州回亦殺所在湖民先生至諭
服之旋以細故期鬬曰又諭之事寢矣而鎮道以安撫
至回以買羊漢人起釁擁眾千餘脅鎮道就理鎮道懾

不出勢將變先生坐堂皇呼其酋至叱曰汝曹欲反耶
酋曰不敢曰既不敢爲一羊故孰曲直當訴我且一二
人辨矣此紛紛者奚爲揮眾退立與訊訣咸帖然乃大
吏不以先生爲能弭亂於俄頃而反恚之旋撤任明年
領運一起京銅故事運員竊官銅多或至報沈失二三
萬斤部費私囊皆出此先生曰欺君事我不爲也及到
部果以費不足故困之貸益始竣事壬寅還大姚先生
知天下之亂將作也雲南之回禍無已時也至卽繕城
隍庀團練嚴保甲製戎兵務爲常變足恃以縣故無志

屬邑人劉綸修榮黼緝棄手爲點定於山川防隘尤詳
密稱善本焉暇則課邑士文業親評改無倦容甲辰川
匪王某結眾燒梅市堡渡金沙入縣境據仁和街先生
督團攻之斬酋四百餘級擒二百餘人賊以潰姚州回
日益肆惡丁未夏兼知姚州花衣村回已期七月十三
起事突聞官至謬請入其寨先生坦然往諭以利害皆
曰唯私相謂官膽略過人且未刻吾黨勿妄動踰月新
任甫視事回卽燒諸村圍臼鹽井氛逼大姚先生督鄉
城防守誓眾以與城存亡越兩月賊解林文忠公時督
滇素知大姚團練整善皆先生數年一手之力至是始
卓異入奏并取其規條令下縣仿行之戊申三月永昌

回變文忠往剿計靖益途經姚州回以爲他官也捶其覓館奴及知遽迎入寨訴曰所犯已至此官非公不能容涕而送之過省見程撫軍喬采陳辦姚回事宜數十條程公由八百里遞文忠文忠後如所策獲其酋二百餘名姚回以平己酉仍回大姚庚戌題升東川府巧家廳同知奉　旨俞允先生歎曰吾本爲貧仕以賠累牽率到今忽忽遂十六年可休矣明年咸豐改元稱病歸時粵寇果發難滇回益以不制黔中事事弛縱媒糵禍本先生每閩時政輒慨然終日而同時親友舊交又死亡略盡非復浙歸然至不可意輒正言毅色不少假其居官不阿奉長吏

時林下之味矣居三年避桐梓賊亂寓石阡還越四年端潭巒安賊歲犯境則避之板橋桃溪源及城中所到輒地荻香脩然對卷諸孫環誦於側其屋廬圖籍雖盡燬若忘也去秋里人結寨於禹門寺因卜玉皇殿之右址外居焉甫一歲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病終距生於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九歲配周宜人仁勤淑慎能治家以爲難子男五兆勳黎平府學訓導升湖北鶴峰州判兆熙太學生早死兆普女子子三長卽珍室次適舉人楊華本安化縣學訓導次適太學生朱正儒早死孫男

十三人女孫幾人曾孫男二先生惟一弟曰開州訓導愷最友愛中壽卒官所遺諸孤撫教同已子庶嚞庶毒皆舉於鄉庶昌以廩貢生應　詔上書陳時政稱　旨優　予知縣世論嫩之先生平不苟言笑立不跛倚坐必端行齋如流老無朕侍暑無袒袒非酲不科頭非疾不晏起居處雖微物度置必當書卷經百十過常新整若未觸手從仕數十年家無玩好之藏案無綦槩之具子孫出入多不識爲官家子也其處宗族芘有卹無勉以仁厚偶有橫逆不與校犯者每自慙其接人藹藹事任大姚時其團練獲鎮南州劫案賊數十人於例得送部引　見候升適永北廳李某降調求報案附名卽以獲全犯功歸之使免處分其淡於榮利率類此先生天賦既優而自少至老好學不倦卽寫付子孫讀本積之當盈數尺晚年學養尤邃年幾八十耳目神明不衰朝至暮無閒時望其色聽其言觀其行動粹然君子儒也爲古今文沖夷典正常若有餘氣息在廬陵震川之閒於古今詩尤所長早年落筆千言縱橫自恣後出入唐宋不主一家以前貴州詩人未能或之先也著有蛤

石軒詩文集四書纂義讀史紀要千家詩注北上紀程運鋼紀程諸稿藏於家先生臨終之前日命珍以行狀屬汝珍自成童即學於舅家從先生數十年亦以爲能道先生莫我若也雖不文其敢負遺命故撮敘平生本末大概以請於薈道德能文章之君子庶作志傳得考而論定焉謹狀

敕授修職佐郎開州訓導子元仲舅黎公行狀

癸卯正月內弟庶憲以其考子元黎公之柩來歸畢窆泣且拜請於某曰憲幼不及悉先人之行遠至大故惟先生知之深乞道一二使知所繼述又將以聞於閥識夫靜圃公諱安理之次子今大姚令雪樓公名恂之弟也年二十二補縣學弟子員道光乙酉舉於鄉乙未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訓導壬寅十二月辛卯以疾卒官距生於乾隆戊申八月庚子享年五十又五公自幼與雪樓公相師友諸子百氏一經目即能淹貫詞要既長雪樓公厚重寡言氣落落吞餘子公則倜儻通易人咸目爲雙璧靜圃公早遭不造百慿艱險至是顧之心慰甚而兩公於靜圃公食必佐餕行必持杖從後如二蘇之於明允公之於雪樓公又如次公之於長公也雪樓公之自桐鄉任以憂歸也家居十五六年公與比垣妣楊太宜人於家間信北望痛號旋決計去省父兄存歿以請於太宜人太宜人無難色旋奉太宜人西過天旺以語先孺人先孺人亦無難色公歸急處置家事至日鄉鄰送者咸色沮公登堂拜太宜人曰去矣閫關萬里出沒於白骨紅燐閒以達長山顧皆無恙父子相持大哭此事豈計利害慮吉凶人所能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常思筆而存之使談者壯其志忽忽未遂而仲舅已成古人以生平責余則某其曷辭公遵義人諱愷字雨耕以居近石頭山晚自稱石頭山人　誥封奉直大

亦必曰然徐婉理前說雪樓公怡怡然亦不拂也苟有召聞必卽至有它怒得公片言卽釋雪樓公嘗病喉痺不可言食狀危甚公中夜流於祖考祠前請曰我不及兄兄必不可死苟死也請以我代痺亦旋愈其於嫂周孺人亦如事雪樓公去年聞嫂之大姚將紓道過開州夜寢偶寤猶呼其妾曰某物記爲伯母買也其至性如此丙戌會試在京師珍同年友曾某死龐然一巨尸噤齒脅目狀可駭及斂同鄉者駢觀於門其兄某繞四牆哭亦甚不敢近公呼余曰人孰不死吾與若衣而冠之易耳乃就斂今其兄得知縣去道及

公是時猶泣下也公性和然介甚未補學官前家頗艱歲常一舊布衣出入米不繼則雜蔬粥以飽終不有所干於人卒之日簏無十金之蓄州人士識與不識來弔者皆嗅咽傷其賢而不壽云娶張孺人妾吳氏劉氏子四庶謙庶蓁庶昌庶誠皆妾吳氏出嫡出者四女箸有近溪山房詩鈔三卷石頭山人詞鈔一卷教餘教子錄二卷嗚呼某幼受仲舅之撫教不能爲巨人碩儒有言卽取重於世粗次崖略付庶謙尚其存之家乘思公之志行而繼述之他日有立言者意亦將樂取乎此也

祭舅氏蓼雪樓先生文

嗚呼釋氏論人四大合成當其散時無影無因雖則云然是氣非理氣則有終理則無止孔曾顏孟周程邵張及死情曷能已痛念靈輀啟期在邇雪中謀食負病而行孰知更病幾不能生以舅之故幷命馳歸骨立如柴吾亦自危幸撫公梢是天我憐所謂理者止如此焉吉日至矣公何踟躕薄酹于前鑒我病軀師弟一生舅甥一世便此永隔悠悠天地嗚呼哀哉

祭開州訓導子元仲舅文　道光癸卯正月

嗚呼長山公外孫二十人惟某於舅情獨深幼小來依以長大自後同貧苦相依仗於艱難中計二十餘年卽遠別無隔歲不見也庚子三月吾母辭世五月舅之開州學官我常歎吾母不復見矣與吾母同生者兩舅四從母氣象慈祥並相似詹氏從母良更似得時見如見吾母也而大舅遠仲舅較諸從母雖遠計歲見卒非難事特抽半月之閒耳前年營葬甫畢終歲爲郡志筆無停手去年春撤志局擬正月二月攜印本過開州使仲舅見祖父及吾母列傳喜仁孝賢淑之可託以傳旋以校板增葉入夏始竣而大舅舉銅運來歸與居月餘六

月之六大舅道開州還滇我以久曠掌院於人事須粗應酬屬告仲舅遲半月必來相見旋又稽留經秋入冬計臘月必果去又以助葬莫公中寒而阻自開州歸者又傳言今年正月仲舅擬暫假歸心謂我不果去仲舅旬月間來我亦可不果去即舅不果來我春閒有必遠出者則至開州必矣嗚呼豈知今年正月不生歸而死歸而二十四日啟棺一見即塊然面目亦與生時了不相似耶閒仲舅去年望我甚舉杯常念我對食常道我曰若何時果來也彼時若略附數字曰吾甚念汝其一以能延半月風寒之證而竟醫藥失宜謂侍不節致日趨於死也謂非命也耶嗚呼至今即吾舅亦不可復見來則我去年必一來而終不出此者願豈能自料死之

即在去年也人生一回相見豈故有定數耶是實我氣不副志遲遲一行遂成千古之恨謂之數者強詞也積善靠道病狀臘月初四寒作至初八日漸不了人事舌木木時作囈語至十三遂失音不更語此去開州兼程不能兩日家人見噤語宜馳信來見不語更宜馳信來而都不來及十八先死一二時始發一老不堪走之使行三日乃抵家及兆勛兒奔開州而斂已四日矣嗚呼將復詰怨耶諸子幼不識事一妾弱不更事此十數日中閒昏昏一病人宛轉於冷署老屋而稚子弱妾惟環守別無他計使我今日病不知其何以病死不知其何以死斂不知其何以斂嗚呼將復誰怨耶仲舅神肯洲

矯其爲人得春氣多其事父母兄嫂有至性其遭境特得奇嗇是皆宜永壽閒一二年來髖骾豐顏皎腑竊謂開州學雖窮視僚拘於家固勝宜其如此再耐守八九年力積薪俸教諸子有成立年亦至六十二三歸可矣亦復焉所奢望何此半領寒氈而亦無福終享也嗚呼是果命耶抑非命耶病寒傳變百出而卒不死者多矣醫藥之失宜調侍之不節能無趨於死耶謂果命也耶以能延半月風寒之證而竟醫藥失宜調侍不節致日趨於死也謂非命也耶嗚呼至今即吾舅亦不可復見

也已可勝痛哉兩年不見積善靠今見之積善已粗曉文義繼善我素喜其跋扈有膽昨觀其作字益信是皆能世其家者則仲舅雖死可以無恨冥冥之中與吾母思及人閒兒女弟扶姊笑其時歸來百年歲月石火電光我即生命當活七八十年其別吾母與吾舅能更幾許時也毋欷尚享

王奇行墓志銘

平彝縣南百里曰卑浙廠其地籍羅平在萬山之中嘬澤之水經焉四顧皆崇巒巨巖赭然無生氣中產銅錫黑白鉛之屬雲南鑄局歲額取乎彝鉛二十餘萬斤於

是乎辦四方之爲沙丁洞長者常數千萬人於是乎取食左右居者亦各相礦脈擇深鎚幽井力於此道光丙申余客平彝常因事一至則三尺童子亦皆津津惟鉛利之是言余意夫山川精英之氣畢終於五金矣而奇行王君乃以儒闖其閫君諱某世爲儒至君特以奇質甘淡泊專用力於六經能得其精要事繼母四十年無惰色子孫恂恂守其家範以歲貢生年若干卒嗚呼向疑山川之氣畢鍾於五金者茲不仍在人也耶可謂能自拔者矣其子啟圖請爲銘於墓銘曰

塊之澤兮夫而敖塊之山兮頑而婪山中之人兮礦鉏其心有君子兮玉恬恬澤上槩槩兮其宰不薛暴兮碣千禩疇祿德兮觀於是

俞月樵先生墓志銘

月樵俞公沒二十四年道義鄭某始獲讀其子汝本所述狀且屬銘其墓汝本嘗爲某於鄉義得不辭據狀公諱桂林紹興新昌人曾祖錫鉉祖端士考長發並諸生公生五歲妣魯歿依外家長克自奮學年四十一始補縣校官弟子自其考在時家四壁立公命與學仇事畜所資躬倫艱苦齒未艾致病咯血枯樹婆娑終年閉戶頤憐幼子飢色蒼涼仰屋無憀臥與指畫斯人生極遭

紀斯珉同治甲子三月望

望山堂梁上銘

居與墓見母之志也于茲築室爲母遂也嗚呼生以窮

終念何逮也子婦相守終吾世也後有作者其修刖祖之祭也

方正學楷書千字文贊　並序

順德黃愛廬樂之守道義之明月出方正學手書千字文字大方寸五分末無款識有方孝孺印一希直印一其下有汲古主人及毛晉二印上有雲坡珍賞千夫胡氏家藏二印首行下有雲邱鑒定光山胡氏家藏壞務長三印末有嘉慶二年十月雲坡胡季堂跋云此冊爲家藏故物今夏子役保陽未暇載之行篋竟爲霉雨所侵霜後重裝卽遵古法以正書補其闕文今按缺者千

字文天地元星朗歌賤讓亡妍永俯劭十六字半缺者朝省殆襲曰扇稽詳涼妙暉十一字胡氏僅補千字文天地元六字餘並仍之正襟肅對數晨夕浩浩乎剛大之氣塞兩閒矣敬系以贊曰

維小韓子以正學倡于扶建文泣於高皇有明有公天晶地光小子庸兒晚不及滿再拜遺墨菱若形相畫與恩子若不聞余曰何客曰牽牛茲夕將賓織女乞厥靈者厥巧可取而不見總總稽首者何爲者也余曰拙可治哉誠拙而吾治也吾爲牛兮馬可也再拜稽首於吾何有於是摳衣升階仰天翺跽吐心瀝血無所不至詞

窗有知有知無用仰公而悲曷走而違無國罣蟨父母之旁欲師石柳

母之貓贊

貓無名以其爲母之貓仲若季若姊若妹皆呼爲母之貓云毛黃如濡閒以黧黑能制犬其種也吾母愛之甚每食瓜菽雹突黎祁之屬貓無不厭飡者時出行圃貓必與俱或銜蒔稽留則跳伏草日閒拳花抓蜨戲左右以待歸則又坐臥乎側雖過近親舍亦必送中道而後反荷有獲非見母不食也一夕生銜鼠逾時不食且叫嗥旣尋見母母與之數語卽磔之經巢主人慨然歎曰

窮意盡而拙猶是起有媿色汗流浹背視諸乞者亦復無異斯時余甚倦即臥乎庭陰人散漏盡見有白氣踰絳河度天船自空而下若人焉屈乎余前曰嘻拙甚人之一身骨媚體妍汝獨木歲不宜盤旋耳又若韃人言如風目復不轉舌圈且短人皆顧若君不見人人皆餂汝汝無一語耳目口舌巧之所存子皆無根巧於何生必欲治之其惟牽牛也可余曰敬受教然吾不能致乞神矜而致之移時牛至顧余學其步襲其神曰巧在是矣物過我勞物華我樸答詈從人而吾耒自服穀之有秋雞犬亦足吾不知爲功也而又何榮何辱余乃恍然此言之犬亦何罪之有雖然有教之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晝齩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則咆咻齩噬而眾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之犬晝齩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則咆咻齩噬而眾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扃於畜犬之馴暴其有關乎其無關乎清心寡欲中鮮居積四洞八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檢及塒廁一夕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揮叱責在必行彼於畜類善知人心不見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奚爲哉必是之畜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毳以言可玩不若狸狌雞鳧之娛意惟夫戲犬者乎猴冠而騎逐鉦鏖鼙喝首入鑽卽徐磨而

有悟起行中庭承教言拜雙星

隸對已亥

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倦而臥隱几長歎曰亦盡矣君子自反惟士爲然子身之不暇而口多擇言顧善論犬哉

祭貞定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遂如此乎吾誰與典型而勉跂前規論有生之常兮七十已難而況壽蘗夫耋期仰不愧天人不俯怍兮庭階又馥而鬱鬱復何憾夫數兮曰我必爲或乎瑕疵氣則山之巖巖兮神則煦煦之春曦昔不以邪慼萬世而不虧惟我先生之剛粹兮玉潔金堅莫攝子爲不可教兮門備員弟子而卽語以定命之咸儀

我敬承而不敢暴棄兮其進也又似不儕乎等夷大言則韓城諸城之事業兮小則陽湖河朋之以餘事爲文詞我何敢十窮而跛鼈之千里兮然亦遂志扈旗臏折而以死爲期比假寐而入官府兮思尺接靈光之巍巍我每過而必聞斯獲兮念老且如此而我馳驅終日其奚爲以後死而厄主訓之道兮心惴惴乎人言多而眾可懷告余以圜牛圈羊之論兮謂不與作緣者惟劉尹能無蜮我於此都太孤生而弱植兮賴將牢世議得神張而骨支自余負土畢以來兮乃先生善病而日衰余脈代而憂肺氣之將絕兮先生亦欷歔而累作身後之離七月之將望兮余將指子午山而將歸夕至橫而省病狀兮方涼月之暉暉不欲入牖其眠動兮倚東廂而聽其有語咳唾聞不減夫舊時歸十日而聞溘逝兮悔前宵不一見而去之慽月頭話我於東廂兮撰杖吾呼夫庭芝臨出戶而遲回兮喜秋花其猶未萎健歷庭而上堂兮屢顧我而含笑乎入楣豈知一生之相從兮卽是焉永訣而長離嗚呼人生各各有壽命兮亦賦授萬有其不齊天與先生以才命之美兮又縱其志之所之及我年而已倦仕兮念母之老矣而以養告歸乃尊慈卽獲年九十兮先生亦六十矣而猶爲有母之兒

我何辜而何罪兮識四十九萬字而不可炊歲負米而東西南北兮乾老淚於門畿謂勞餓憂患可永相爲命兮半菽亦竭夫烏私乃至今而若此兮雖九死其何裨天空高而夢夢兮地蠢蠢其無知先生亦何福不除兮乃今去而理廿年前之綵衣百年未滿不得死兮我何以破九地而奉菅觴謹臨棺而奠一觴兮師友至今日而只如斯也魂歸來其鑒我誠兮知復有知無知而祇增余之悲也嗚呼哀哉據貞定先生遺集補

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遂起戞羽別材馳趨非關書理之論由之而獘競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敝之音作而詩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則有矣而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絶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即一意文字聲詁守　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補苴咎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雜博橫決乃復徧綜洛閩遺言精研身攷以求此心之安靜涵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切證諸世態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

於中乃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疑義抉摘罔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溫而爲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爲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於大道無所抵牾則又非眞講學人不能爲彼持別材別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歲友芝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義郡學子尹居東八十里樂安溪上每以秘冊互假寫勘時常往來丁酉以後春官奔走郡乘率絆兩人共晨夕尤夥至辛丑先君見背即卜兆樂安溪上青田山復結廬其閒以近吾子尹也計訂交到今且三十

年雖中閒飢驅離索不常合并而塵不以學行文章相礪砥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人氣餒即如爲詩若非所甚留意良晨朋酒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皆曲折轉註洞快人之學問才力眞不可强乃如此友芝即戲謂曰諭吾子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子尹固漫領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藏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灕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檀饌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今歲春初友芝過望山作上元乃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於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弃置將次第厄棗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憶吾子昔者漫有右小詩語姑以先之唯吾子爲我序輒書其學術根柢所以能昌此詩者以諗觀者他不具論也咸豐二年夏五月獨山莫友芝

序

詩言其志而已矣志者不可僞爲志之所向情浪之辭宣之乃始有聲有貌數者不備不可爲詩然數者未也以志爲其本夫詩無僞詩之有僞則馳情溺辭繁聲飾貌者爲之也古之賢聖奇傑忠孝大節之人不皆爲詩及其爲詩亦無所假於數者而自足以格神元昭日月彼之志固宜有是若夫學士大夫之從事於詩則亦有道矣道安在在範其志志有廣狹高卑善惡者植之以仁義秉之以禮度履之以忠信廉潔而又覃思專精必在經訓則志詘廣且高然後發諸詩者達吾之胸臆悲愉喜慍無所緣飾矯揉其間包絡三才經緯萬端壯者鑄金石幽者窮要眇上儕之古人而無愧下質之千百世而悲愉喜慍若覩面敷衽披露肝肺無不盡者此惟善範其志乃能有是吾讀播州鄭君子尹詩而善之子尹居貧倘孤介仕卑官無怨尤躬行孝弟惻隱民物其學深博精核無所不綜尤好治經研究於康成叔重而折衷以閻洛之說至其爲詩則削凡啟猥揆詣奧贍淪靈思於赤水之淵而拔儁骨於崆嵷之表不規規肖仿古人自無不與之合余未識子尹讀子尹詩悲愉喜慍如見子尹焉進而求之則藹然者仁義也秩然者禮度

也較然者忠信廉潔也其宗主又不離六經甚矣子尹能範其志非若他人沾沾情辭聲貌可以僞爲者也唐子方方伯者子尹鄉人也道子尹意欲余序之余無當於知言然自謂能言子尹之詩之志遂書所見貽方伯諸子尹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新正人日監利王柏心

巢經巢詩集目錄
卷第一
古今詩共四十二首
卷第二
古今詩共五十一首
卷第三
古今詩共七十首
卷第四
古今詩共五十七首
卷第五
古今詩共五十二首
卷第六
古今詩共六十七首
卷第七
古今詩共五十八首
卷第八
古今詩共五十二首
卷第九
古今詩共四十三首

古今詩共四十二首

夜涼　己下丙戌

天外一鉤月晚風吹到門開窗上鐙幌涼意幽無痕展
誦四五卷爐火餘溫磨舉頭不見月知歸何處邨惟聞
溪水西時時犬聲暄緩步肆閒敞披衣坐簷根不覺花
上露盈盈浩已殊此趣誰共領欲說都忘言

闌干曲

釭壁沉沉霜入影博山雲斷金虬冷嫦娥袖薄雙臂寒

夜長軟抱梅花頸玉臺紫霧茫茫閒翡翠珊瑚含木難
君華姊妹又千載當年暗記紅闌干擣齏破臼種茶子
待看黃人貼天死月查高挂九枝鐙却教誰指秋河水
閬葉蕭蕭泣露涼芙蕖花覆黃鴛鴦檀槽不伴玉笛老
手把靈犀到天曉

讀始皇本紀

嬴政信橫絕惡極福有餘蘭池盜空窖投筑身轉詠荆
卿好匕首引揕偏絕褶愴哉博浪椎又誤傷副車匪獨
人力窮神亦難剗除英娥鼓怒颸不能溺獨夫轉令湘
山樹見赭千刑徒此中有天意掩卷徒長吁

芝女周歲　己下丁亥

憶我去年春二月初四吉將就禮部試束裝指京室酸
懷汝祖母不忍見子別倚楣飼么豚淚俯舐盤抹此時
汝小蠢尚是混沌物艱苦徒薦里無才分宜黜豈知出
門後慈念益悲切前阡桂之樹朝暮指就齧子身向北
行毋目望南咽窮人強歡慰止令增感怛所幸越七日
先生爾如達半百甫爲祖忻忡挪可說乃令念兒心漸
爲抱孫奪吁嗟賴有此不爾得今日生女信爲好比鄰
不遠出爲紀睟盤詩悲忻共塡結

君山二妃寺

山竹斑斑淚已枯寺門猶自向蒼梧老僧話罷當年事
龍鳥歸來風滿湖

東湖

東湖山皆似君山秀髻嘲螺相抱環人住四圍淺竹裏
鳥呼一碧低松間晚鐘出谷何處寺落日耕雲誰氏田
聽唱樵歌入林去思欲從之煙渺然

發武陵

目送南舟去舍悽內暗傷此歸仍甘日遠別更三湘浩
蕩湖山溯漂零歲月忸主人能送別何事亦悲涼

東別同年蕭芝水　品三甘子園

巨奈苦風愁鄭判不能微雨過蘇端情懷秖覺向人盡
離別須知對面難渺渺湘流仍獨去蕭蕭嶽麓悵回看
來年待我春冰泮共爾浯溪買釣竿

同黃小谷家達登雙清亭　已下戊子

奔山東南來蜿蜒欲度水資邵不相讓幷力遏之止怒
石峭林立巉巉撐兀熊兕危礎出絕壁飛鶱影潭底眩
溪渦回前俯古塔峙孤雲挂厓樹漁艇懸沙觜菡萏柳暗
江天千帆隱城雉遐邇豁睎矚洵哉茲亭美同游癡翁
後揮酒亦莫比請爲臥游計畫稿吾先擬

邵陵道中

雨過春山疊黛橫嫩林新綠夕陽明晚來風味濃於酒
添起田蛙閣閣聲

永州廿三初度

零陵天下幽奇處中度生朝發興多衰渴紛紅思柳子
淡山新綠憶浩皤似渠酬歲求鴻博子厚年二十四求試博學鴻詞正
我今時過蔣羅山谷以崇寧甲申三月至永州過蔣彥回玉芝園又到愚溪過羅氏脩竹園皆有詩暗數年華計才德一分不到欲如何

浯溪游

朝別柳司馬暮拜元道州漱齒寒泉水濯足清湘流春
風繫船好晴日拊髀躍入浯溪游浯溪何在在湘浒勝

有至難寫忠厚文章經濟付一漫山水傷心旌吾有黃雲動地悲風來同游者子皆歸哉右堂書鬼轉清嘯舊居空見高墳堆小子不知獨何事幽闇暗結紅玫瑰

郴之蠶次程春海 恩澤 先生韻

郴州校士地乃爲蠶沙國子孫結千億與人爭頹宅形比肌蛷小足跼馬蚿百繚礎據地厲蜿垣出戶闚竟日俯仰聞跂跂而脈脈亞立左右顧審器後飲食時或墜科頭蠕動忽呀嗽夜來最恐懼屢魘入牀簀可憐倮蟲長生受蠢動厄聖王除貍物赤友有專職則此蠃行者戮盡理亦得孔子作春秋斧鉞甚嚴嚴叅蜚不爲災且不見宏農陶家兒至今配食陳公密

不書於策此非能詳悛異虺與杜白罪但形可畏咄咄逼人側其徵誰使然大蠹實膺責之蟲又何知而代伏誅殛驅之使遠去物我庶兩適薰以硫雄煙助以木艾力更以蜃灰水酒彼屋與隙水乾煙亦消依舊緣四壁百蟲巖將軍無乃故使迫莫侮周郎少請從赤壁役

五蓋山硯石歌贈曾石友 鉅 刺史 并序

郴州東五蓋山顛大濈下石乃硯材人不識屈爲磨石友見而異之身墾山取琢硯謂勝端溪下巖余過郴持示一片果堅潤發墨因歌以贈之

青蓮葬屍魚腹裏少陵復作飫死鬼可笑亘古兩詩人死亦古今絕無比劉昫小儒不足責余意端嗤宋公子阻水一篇豈未見荒唐亦復沿舊史悲哉此老入暮年斧柯腹爛老龍死碧瞳破地走龍子神淵自擊北壁鑰

君民淚盡江湘泚稷契功名付浩歎老醜向人嗟可恥
新知濟濟偏海內寒暄不救溝壑死牛肉白酒致荒江
快噉苦覺人情美豈知賢令好禮數後人顧將鴆毒視
嗟嗟忌刻竇天意巨奸誣賢小者耳君不見東山太白
女無歸宗武湖湘爲乞兒

游石鼓書院次昌黎合江亭元韻

輕舟發衡邑風日不相左石鼓郭北外卽之在一唾白
鹿四講院此足作輔佐更值江山勝葛金豈能貨右俯
湘波清左看蒸流過破地插水會茜翠氣不揜幽亭恣
游目欲倡寘余和闕砌忽西日竹影來箇箇我生骨少
學語小兒强嗹咿雕章繪句何卑卑雞林售賈爲所欺

傳觀過市墓夥頤厚顏亦自居不疑開有大黠奮厥衰
鼎未及扛膺已危其腹不果則力贏其氣不盛則聲雌
固宜宛轉呻念尸非病夸毗卽威施黃鍾一振立起瘈
偉哉夫子文章醫當今山斗非公誰種我門牆籓以籬
擁腫卷曲難爲枝絡之荊南驅使騑野馬復不受韁鞚
錫我美字令我晞以鄉先哲尹公期無雙叔重公是推
道眞北學南變夸此豈脆質能攀追敬再拜受請力之
頭童牙豁或庶幾槐黃催人作叢脞定王城下離舟維
春風冬雪慣因依出送撫背莫涕揮東流淙淙識所歸

醴陵坡謁蔡忠烈公墓

誰似先生少成仁鼎沸時公死時年十九　磔身無李芾裹葬有賢田趨洛師

送王香杜金策歸諸城

仕路嗷嘶莫復陳東齊歸客舊詞臣達官大要非奇士
南國從來泣美人譬喻文章終憤俗藏鋒性癖頗愁親
香杜讀書達旦爲常白魚青筍平安到書疏無急寄子眞

宿喬口柬同幕諸君

悵然釋帆去望望長沙遠湘水更深綠日沒汀洲晚昨
夕桐華陰今宵未應損離羣忽百里因風寄繾綣

酷熱吟

爪上流汗珠髮梢生炎風歊氣攝人魄有聲來烘烘瘦
蛟叫沉潭波心吟老龍江鬼走陰壁哭死西日紅龍女
蓄不分涎要唾盡始快日月不照物深閟神鬼怪吐洩
奪造化捖鍊鼓橐籥天動九地裂頓闢一世界雷電下

黃蝡翻劫波誤落荒服外睚眦恚五嶽中原各尊大胸
趧臧投楔御奔泭面奇彈不法情天轉嫽愛願與遐
士廣彼耳目臨不計數萬載莫能啟鏑秘始見此誰子
魔死者應再十年詫靈境寤寐驕神軼宿糧得阿舅揣
小妹共載裕衍見巨口俯瞟嚇焉退定魂下窖竄窔窅
半明晦一聲欻嘯呼響砰磅礴磕非雷而非霆隱隱徹
鍼會舉繩照頓嗣廣容數萬輩耽耽深廈中具千百狀
態大孔雀迦陵寶瓔珞幢蓋鐘鼓千羽帔又按曰磨碭
虎獅並犀象舞盾劍旌旆旄碓檛麥蘗井釜登豆簠簋
龜鼈蠵蟾及擂磕盭鑑厥仙佛菩薩拱立堊跪拜攜簍
餘戚施與傴瞽兀癩倒茄垂尻盧鬽人頭肝肺盤杼開

橙橘可以卧與醻人世盡纖末悉備從窓內點茂山之靈乃逞玆狡獪變寶與剩穴得一卽勝槩視區區諸洞實不直蒂芥如何老窮僻似爲地所諐元柳目未經陶謝展不逮焉能驅爭娥徒安行窩背持壺走大暑窒谷指公在移山空潛然發我惜奇暖試假生鐵筆爲爾破荒昧後來應有人咄嗟同感喟

閒庭

閒庭貪久坐風色靜沉沉朗月來溪夜低星閣遠林魚龍吹霧影貓犬共花陰興愜塵囂外憑柯起浩吟

安步

安步踏暄陽松岡更柳塘溪山爲我好花鳥使春忙欲就觀垂釣因行過石梁問魚渾不應心跡兩茫茫

曉行溪上喜而吟

昨午點滴不成霤入夜風雨擾山來朝看遠水白於鶴天垂野淨無塵埃瀰葉綠郵膩沒縫麥穗壓壠靑成堆誰潑遙林十舸鴉肥絲重山欲頹未聞雄鳩喚逐婦尙見嶺雲黏不開雨脚靑愁未斷絕七膏正賴勤滋培去年眼不識冰雪沃畬坼兆生草萊開歲慶得三日雨天公亦閔黎農災破田歷適不保澤水至立涸眞可哀卽今春序就垂盡布種無地甯論栽田家望望急如火

播州秧馬歌 并序

吾鄉治秧田刈戎菽等密布田內用秧馬制以縱木俟爛則播種其力倍於糞且不蘊秧馬制以縱木二爲端薗四橫長倍廣下方殺令上面平如足榻狀底如四足齒用柔條一或纔貫兩端爲系高接手踏時足各履一馬手提系摘行蔕葉葉上深陷之甚便且速爲歌一篇俟後講農器者採焉

歙雨方來雨如絲春聲布穀還驚犂斬青殺綠糞秧畦蕪菁荏菽鋪高低層層密密若卧梯外人顧此頗見疑足春手築無乃疲我有一馬君未知無腹無尾無扼題

廣背方坦健骨支四蹄銳削牡齒齊踏背立乘穩不危
雙韁在手左右持馬首北向人首西橫行有如蠏爬泥
前馬住足後馬提後馬方到前又移前不舉後後不踏
轉頭前者復後馳人在馬上搖搖而蹊田遠過牽牛蹊
絕似軟展行葵葉柳陰饋饘媚且依木騠對卧不解飢
晚風搖波蘆水膊居然刷洗臨清溪他日更借人乘之
踏花小郎黃驄嘶下鞍兩髀紅胭脂豈知老子糞種時
一足各有一馬騎終身脚板無癥胝

釣

避暑巧成釣脫喧翻怪幽水風長在竹鳥影不驚鉤欲
舉却仍住將移還更投此心隨物付得失盡悠悠

驟雨

雲氣速於猱奔空陣馬逃樹隨山影失雨覆夕陽高萬
手投籌箸千夫振棘鼓已看天宇碧餘點尚飄騷

夜歸

檢閱不知晚歸襟赴夕涼流螢低共路漁火遠分光斷
續林風細微茫草露香近籬無犬吠燈月護山房

高齋

高齋開戶牖佳日得晴暄風定瓶花落雲來硯氣昏牧
牛溪上路迎虎社邊邨望領山林趣潛夫欲著論

山居夏日

竹樹交陰草暗畦晝長人靜小簾低空堂棐几雙賓雀
落日瓜棚五母雞好鳥不離花左右閒山分占水東西
年來頗忘將軍宅久認吾廬未是迷

月下醉歌

朗月本在東林開不知何時走上天爲貪盃酒未及顧
失爾去路無由攀惟見青空似碧海琉璃萬頃嵌銀盤
咫尺人天不相管何況世外求神仙蓬萊瀛洲果何處
秦皇乃羨驪山邊固知仙骨有時朽惟爾飛光最長久
西升東沒無窮期白兔擣藥延爾壽如何醒眼看世人

不伴玉皇飲天酒宋無忌娥影珠一日奔馳四萬里何
如花開傾玉壺壺空醉矣還歌呼

乘涼

草樹入岑寂月遲還未來竹風泛螢至清夜方悠哉已
非暑中劇乃復適所懷誦聲何琅琅鋟紅滿高齋未覺
太古遠蕭蕭眠絲苔簟體已便足頗營空爾佳

夜起

籬頭老菱中夜鳴淅淅颯颯如人行開門風過月照地
竹根草脚皆蟲聲菊花未睡解留客白衣黃帽相逢迎
人生千歲要有死百年況是風中鐙須臾清境偶然得

眾人入夢誰當爭蘇張恍懩在人世但看藻荇仍縱橫
明宵風景縱有此知否山人呼得醒

刷池

池劀屋下田水從檐上來中有白蓮花漚空起瑤臺相
看過一夏秋來更爭開未便就衰歇此花眞吾儕池畔
列稚柳冗密蛛絲排瓜藤雜蒿蔚亦復藏蛇蝮蓬心雖
不言未免嫌汙蓀爲費半日力細與親刋裁忽然滿眼
光鮮淨不可揩乃知淸貴品故以刷刷佳上有兩弓地
年年種蔬鮭欲著小茆亭於此懸詩牌襯點好意境得
閒卽構哉天意似慫恿宅西出古梅久歲沒荆棘牧童
駭小住便佳耳百年非我懷

溪上水碓成

貧家一舉動終始靡不難區區水碓耳匝月功始完余
豈好多事在昔多所艱赤脚老醜婢繫姍躝且頑遣之
事舂簸炊或不給焉有時得母助乃始足一餐無已作
此舉令水爲舂人內顧無竹木未免乞比鄰稽遲到茲
日始已事而竣狹巷淸且駛白石周四垣回回外板幹
蘇蘇雲子翻傭者相顧喜賀我舂百年嗟我佃耕此癖

碑緣溪十年豐不償苦足得十大盆安能盡碓力碓成
殊養閒苦心顧爲此亦覺笑窮觀世事那計晝咸慨繫
斯篇

早起

昧爽更底遑安卧良獨難怕待來年想仍將去日看孤
心時入靜瘦骨早驚寒有福慙諸弟紅窗自睡酣

古今詩共五十一首

才兒生去年四月十六少四十日一歲而殤埋之梅岡麓　己丑下庚寅

木皮五片付山根左袒三號愴暮雲昨朝此刻懷中物
回首黃泥斗大墳

晚興

寫畢黃庭冊歸從道士家晚風亭子上閒看白蓮花

立灣夏日

窗光落晚翠庭氣靄涼陰靜數門前樹歸來沙際禽
塗殊冷暖人事信升沉清淨西林月朗朗照此心

酷暑黎柏容兆洪助內兄齋中

赤丸翳天不可落發興欲望扶桑開平頭奴子扇大扇
下視海水波如山白晝至暮去不得垂頤喘氣筋骨孱
聖卧不成漸作病心之頓亂何由刪柏容健者能說鬼
落筆娛笑含譏訕伏枕張口嫵動起細聽吟美追癡頑
轉恨人生讓若碧帶蘿被荔從貍斑委去拘拘此形蜕
雖有寒暑誰能患蟬聲停樹蛹在壁仰瞻雨意愁天慳
暍死書生一芥耳嗟哉禾黍關痾瘝

酔歸

酒壯夜行膽長歌聲繞林入竹聞犬吠遙看鐙影深虛
堂聚學子爲說梁父吟古人不可見并置徒勞心

雨

六月晦前雨瀟瀟鳴稻林能蘇貧者命不是富兒心来
價來朝減天恩此日深莫言歌舞濶點滴勝黃金

晦雨

度牆仍細細津葉暫疎疎昨所潤不到雨餘枯自如涼
聲歡鳥雀落照睨邨墟肯怨行多露度阡還破廬

恨詞二首

屏山橫抱石闌斜月夜經過阿子家小院苔圈鐙影綠
玉人何處倚梅花

歲暮天寒獨倚樓千秋亭畔古今愁何人欲補情天破
我願從君助石頭

寒宵

何稍飢寒計藥鉛宵更忪窮來適世味長去戀時光霜
重夜深白月斜林際黃待明堦一卷清漏未渠央

雪風

雪風刁調吹破籬吾獨窮困於此時天寒擁衾作跏趺
日暮向人賒夕炊菜摘蠶豆上中葉摘分鵲巢高下枝

窮生百巧卻自笑看爾更計朝朝為

與柏容論畫

癡翁造化才天馬不受絡手補乾坤缺山水有全著拙我何敢望興至時閒作常思有事業而暇謀此樂哲兄亦多好見彈求鶚雀生平儻得閒消遣殊不惡但聞識者說此事無死將須得心目間蒼莽露崖蜷下筆逐所見兔走兼鶻落意境會其全形似在所略必執譜論求一鉤反難藥君家列高架古墨未嘗索苟能得殘賸已足自揮霍嗟嗟語徒然吾意殊菲薄勤君寫無逸他時獻寒謔會有曹將軍貌君凌煙閣不然謝幼輿亦當置

邱壑

五日雨中與同人約溪上　已下辛酉

心想就澄澹老去方自茲爲樂愛佳節歡塗多所懷來日豈不給過此情已遠亦復惜無固廢時又可哀天與一日朋重以數子諧雖微息還作榴花紅綴枝入林苦黏纏經飲徒況迷門前即溪上笠釣意亦宜得魚非我必藉攄山水期雨細容小住甚便收筒回

睡起

一覺依然眠後我百年休憶錯來棋可憐半日模糊過更補斜陽梅片時

屋漏詩

溪上老屋溪樹尖我來經今十年淹上瓦或破或脫落一器巧使二孔兼木皮竹藤亦有用彌縫其闕通之擔補苴罅漏固窮計塞流挽倒吾何慊妻孥對莫頻顣不荷天慈心更恬鼾鼾聲任相責高眀鬼瞰眞吾砭

游黔靈山憩雲棲寺

去郭亦不遠及麓方見之每上覺徑窮去塗生轉時偶然入深處卻顧忘前嶮幾作閒初地亭小幽可憩久坐絕聲響林影澹無際松風廻夕陽蒼然兩峰翠

飲聖泉上

歷筭有時差洞淵窮九容天與設懸壺一勺擘鴻濛盈虛應曇刻渾益相參通大哉造化機奇出何無終窮我從

萬山來磷磷帶合松風獨酌此泉上與酣呼白龍往來五色鰕蕩漾青鬱中神魚掉尾出閃映斜陽紅欲濯雙玉趺乃恐搖鮫宮許葺不許究邈然天地空

貴陽秋感二首

回首天南萬笥開童山曠壤有遺材橡櫪不自烏江渡蒭醬仍從盬部來在遠游民便聚啸安邊長策重耕栽時平不假書生計哨古憑今足賈才

無多形勝感興亾萬里秋陰接點蒼石火年華催老大海天愁思易悲涼談經舊搨陽明席問字誰登叔重堂野色江光連鬢影武鄉祠外倚斜陽

春山夜誦　己卞壬辰

漱齒華池萬慮空賞心遙夜七賓同山香如海花齊發天淨無塵月正中虛辟亭亭深入露涼鐙儘發不生風年來漸省蕘歌事終帳笙歌笑馬融

甕盡

日出起披衣山妻前致辭甕餘二升米不足供晨炊仰天一大笑能盜今亦遲儘以餘者釀用塞八口飢吾爾可不食徐徐再商之或有大螺降虛甕時時窺

阿邨睟日作

貧人養兒女其苦安可言計日喜存活及歲能無歡我非無大男天不與我孚踰年幸舉汝吾道方艱難萬卷不能炊一錢丐人艱汝願生健食飢啼可勝憐論升買市米歸已亭午閒待飽化爲乳乃及供汝餐常恐力難活嗢噢行周年身中百衲衣五色花斑斑頭上紅錦帽金錢龍鳳盤涎衣被頸下文抱當胸前吾貧那辦此見汝從母賢俗情重睟日烹羊宰肥豚招要聚三族喜氣令冬温吾此爲單家力又難羶葷亦復潔疏食為兒薦蘋蘩祝畢抱汝拜忍涕爲笑顏我族食遵義八葉當吾身維昔別子公蜂冠劉綏軍播平不與賞屯耕水煙田謀力著新站氣欲無奢安鷹鳩起宛剪郡卒賴以全定

國與捍患飲井俱忘源珍七世祖顗公古水人剛萬珮師被論回衛留部曲領舊帶兵萬餘於遵義仁懷敘南馬湖等處耕種防守公因駐屯永煙在郡西六十里見墓記及綏上兵部檄子追崇顗辛巳王忠烈公佐聖來宰遵以公宿將問扼水闡吭者公爲畫築新站城與王公往來巡視邊備悉舉剛年府道緩郭吳之獄致逆首入寇城破王公死之公率十里土司搗賊營分兵新站絕賊歸路盡殲之郡以安全見王公殉難錄洪柯有榮悴欲語聲已吞先世一卷書今惟吾家存將復高祖德未必非蕩遷想見靈之來喜添一代孫子孫不易為撫首增浩歎汝毋羅百具試兒心向先鱗列圖與書錯以聿與研古印大如斗中央獅伏陛寸幅我新畫上有米家山抱持不可律爬梭隨掀翻乃左持古籀右手持天元大笑眞吾子此意

雷非天我年十七八逸氣摩空蛤讀書歸俗說下筆如
奔川謂當立通籍一快所欲宣狂謀百不遂親老家益
貧頭顱近三十心平無波瀾窮達知有命浪走無乃顛
覩海難爲水一裁思專門幾年費心血略識書數原父
苗子肯襲夫豈不願然卽今盛平世經術招儒冠立成
具推步不用睢與蓍雨閒禁篆體隸楷須同文兒亦焉
用此來蹲阿爺跟六經麗日月義若東溟覽取汲任其
才收效無鈍頑小用為帖括命來卽稱官騰身九霄上
秪笏光且鮮一生免長餓親戚分唾殘世間富貴人得
力文幾篇兒其速長大破樓思著鞭與作鼠銜蓋甯爲

麥爭秈 秈有麥爭場最早與而刊倍見羣芳譜

飯麥

北人食主麥南人食主稻平時作餅餌快啖爭且躁飯
之乃愧貪好噉殊顯倒入夏米難乞市糴踊復羣焦麥
餘兩粟八口朝夕誰初嘗賴襲洗再進乃淀好法氣重
皮精味勝粗米繼益碎咽順藜莧導撐腸不易
飢朝食晚可到固知吾鼎腹何物不堪搞女子乃驚詫

逢人卽相告

夜歸

晚涼命歸輿溪路鮮塵氛倚杖兒睍月回頭看白雲不

生南方世農圃能究原委如星羅此穀從何來遠在稷
播以前葩岷嶓昆侖山高一萬一千里五嶽之穀脩峩
哀靈井灌根地力厚自然能沒九蒙駝鶻鳳戴盾日植
啄文樹聖木連枝柯開翽歐北接大詔此穀遠映西洱
波神禍所兒豈所記西經具在言豈訛滇黔舊是海內
西南陬土宜千古無殊科秪今彌望滿山谷長稍巨幹
牟坡陀猴猱夜盜嘯儔侶烏鵲晝銜防網罟一莖數苞
略同藥粟亦無皮差類稞稷筍脫綳魚鬐目觥胎出骨
蜂露窠落釜登盤即充腹不煩碓磨簁簸籮有時兒女
據觚叫雪花如指旋沙鬲憶昔周穆賓王母八駿遠從

西極過爾時此穀定入倘方餒不然亦拂芝蓋摩鷺和
我讀竹書又知更名爲荅葍其時見之黑水阿黑水今
在雲南中謚見我言非炙輓上古地廣穀類亦多種天
降地出知幾何職方五種載周官較之堯稱百穀已無
多木禾自是梁謚產遠與蒟醬驚黃鐘周公歌豳道方
物體從刋落非刻苛爾雅牛成秦漢人道里隔絕安知
他自通夜郎略邛爽伏豬名乃傳清河景純博物昧形
狀目所未見難盡訶亦如九穀中有粱與菰南人未聞
名者徒摩挲滇黔山多不徧稻此覃民樂否卽瘽爾來
樗蒲盛溱播程鄉帛製傳祥洞織人夜食就省便買此

貢於杭米瑳民天國利俱在此無人放論理則郡他年
南方誰作木禾譜請補稻含舊狀歌此歌

柏容種菊盛開招賞

君之種菊用何法幾日化爲瓔珞雲能令玻來亞花下
意靜不起一點塵當窗幾枝剪佳絕佰置妙與嫺意親
天寒薄袖不煩出隱几自足娛窗晨星寥歎晚何用好
此老屈强老不馴君看神氣淡如此不知有秋何論春
卻恨與梅不相見異時獨立長悲辛回頭一笑百感失
梅花突出蒼江濱金支鐵幹各心照其識百鍊冰霜身
又怪梅花底入室乃是坡老筆奪眞坡老畫梅寄眞氣

菊中豈無淵明魂花香墨影混濛際想見二老同清尊
評詩要到清淨境綺語不許汙秋痕卷舌甯令被花惱
無使兩公生笑噴

捕豺行

君不見三四年閒豺勢橫厭食豚犬遂食人東郵埋兒
聚肩髀西求磨予還裹魂緣籌黃茅去人遠過者十百
須及羣遠道之人不問俗往往力盡爲所吞烏江東更
駭聽鬨爭于母手食且奔兒啼直與骨肉盡草剩一條
生血痕時或置幼稺室逐歸來幼子仍無身言之酸鼻
不忍說使我聯翻胸輪囷以人殺人罪且死卽盡族此

償甯均上世冥冤十二氏掌除民害搜猛獒捕豺虎
喪猛怪日弓月矢殲妖昏凡害於民物無細麤及鼯鼠
非傷恩聖人吉凶與同患蹄跡肯容中國存捕蝗殺虎
載金布此害況酷蝗虎倫去灾捍患覽誰事責固在官
不在民令衆若從追胥法一邨人是攻一邨大索三日
定誅盡雖有十翼無逃門百蠱將軍縱靈武人力不助
卽由神傷心邨農日饗禱兒女不足增雞豕去年賂請
獵南里歸兵獻獲皆米銀人豺夜行如植麟盜被豺植行蹄見不
戶出官豺晝聚稱上賓邑兵以丈邑中豺伯縱豺食羣
豺飽臥東城闉郡城內近民命若彼官若此豺爾何幸

遘此君方今獷獸頗亂猖斬絕種類須良臣江華新收
西原賊南越未返樓船軍書生手無斬馬劍高冠櫑具
徒吟呻三尺枯柴堅無術夜指天狼心若焚安得爾輩
野性馴一化麟鳳之至仁

題莫郘亭友芝藏文衡山西湖圖 已下癸巳

山如佛頭青水如僧眼剛軟槳畫船爭弄晴三竺樓臺
影東海六橋花柳通南屏昌丰士女隄上行太平莊構
百態精西湖正恐不到此圖就可勝槳羸情待詔作此
時八十又過二 圖嘉靖壬戌所作 老眼雙瞳與人異樹頭尚著
鼠尾皴緩范迂倪遥工緻卷尾新詩復親蹟展向窗晴
分寸縑各俊先生餘當服丹九轉

三絕備三百年來人代殊蠶絲煙篆墨未枯當時畫裏
寄書舫供養難忘西子妹袖歸直作按閒物公眞力大
同歐蘇豈知玻瓈三十里異時流入天南隅錦韉繡槭
出前守 圖出自前遵義守蘇雨蒼家 整潔未經寒具汙我聞世閒所
藏湖聖湖欽山十冊千載無暗門古墨久蕭瑟何人更
賭爭標圖石翁寫盡湖上山至今散在東西都孤山卷
子好雄逸舊觀記與江門俱 曾在蔡江門墓下觀石翁孤山橫卷 停雲館
主又入石翁室北董南邢俱不如二丈之軸落吾眼實
貴捆數千船珠吾徒日不辨官庫天遣屏當書畫廚遺
繼付與不無意捲還爾卷掀舲駸莫五莫五保有斯湖
借爾力不獨立馬吳山一饒賊

五月一日祀唐孫華原先生

國醫不可見慨然念倉扁區區乞靈心非笑詎求免惟
我祿命薄能養愧馬犬米鹽碎而艱累毋日非淺勞孱
固天性匪貧甯盡願生兒不得力精血就衰殄去年右
臂枯牀蓐哀轉輾今年左復爾筋骨痛如剸仰天呼以
泣無術効舍吮惟此孫夫子仁思動繾綣金方出叶卜
世目不能闇未達良取譏但覺體因善誓毋百歲後始
廢公一歟丹櫚照茆屋精蔥薦洗腆長筵聖二老甘味
分寸縑各餕先生餘當服丹九轉

明年又識果來不

山中雜詩四首

綠樹成陰盡手栽纍枝數葉日徘徊夜深屢下風婆拜
爲有護花一朵開

萬事無心早閉關慈雲依映嫩雲開夢中悔送朝暉過
守著斜陽尚滿山

絕憐烏子無朝暮飛去飛來桂樹閒不似羣鴉止貪餽
直須日落始知還

經旬積雨雞不鳴路斷何人裹飯行惟有瑤琴伴桑戶
鼓來猶是舊時聲

上屋左山頂

攜子攀援偶臨虛眺望遥遠山陰見日高樹靜聞風玉
黍連邨熟金秔壓陌同兒乎知飽飯可不叫門東

山居夏晚 己下甲午

雨散暮天青餘光照遠汀卓堂朝蝙蝠瓜架織蜻蜓晚
飯依花聚林風入酒醒閒情更無暇兒女上池亭

午起

瑟瑟青瑶簟蕭蕭白石盦何因能再夢佳味久回甘雨
過蟬鳴急池生鴨浴貪物情共清暇無語對遥嵐

庭樹

昔余種樹時意使蔽庭日陰成繞檻戶乃覺似居室隨
時各含花無心復結實夜涼辟上影靜其人抱膝雖辭
晝明日永礙物上月人事衛可兼此得彼亦失宵然發
深心陰陰亂蟲唧

雪居微亭 惟安先生指畫鷹

窮巖颯颯生迴風角鷹乃據高堂中側睛下視幾萬丈
殺氣所透天爲空眼前狐狸伏蒿蓬我無快劍搜其蒙
玉爪金眸亦堪視嗟爾奇才空自雄

檢外祖黎靜圃安壁府君文稿感成

八股行海內於今五百祀子弟爲學問富貴當券紙是
於古制作未便詆均峙自有歸唐與揚馬不敢恥下迄
崇禎末能詩遥龍砥小技誠末哲大醇亦無幾元氣入
我 朝鍾陵實巨指韓張有天授蘇黃忌排比繼起百
年閒亦莫不深柢後生貪巧捷轉販競相市盜笛吹宮
商截朽飾丹紫玉尺亦已亾各以意憎舊古云經大義
毋乃不若是惟昔外王父孝友發屯否多能出少賤此
事特深至出入對偶法鉤提古先體食時可百篇占授
嬾自紀平生多閱歷會不挂脣齒文亦殺鋒稜百鍊化
繞指老手林汲翁見之歎無已謂是有根本更無巇可
抵祿位惜不償老飲抑泉水呼毋來從居日已歸故梓
狀頑難似先生撫而笑孺子盍楚捶耕稼黨有人學成
儘堪俟此後執經來請業吾語爾朽質不易鐫而公行
病矣陽厥見俠瘦繞頸若珠纍無知尚肆姐持冊前問
字先生不揮去曰居待吾起力疾爲指說聲聲所憑几
想見仁人心何嘗知有死回首十六年面命猶在耳兒

長業日荒欲言自先蒽司馬有遺文傳市竟誰事臨風
一撫額高山悵予跂既以貞先生又以貞毋氏所欲非
得爲永慚盧東里

過海龍圖

圖上風雲繞夜郎異時龍鳳此荒唐王師八道從天下
鎮服千年掃地亾蒙業若教思粲价世州何遽後岑黃
忽忽立馬空西望斷澗荒崖盡夕陽

寄遠

美人夜起梅花底身載梅花渡江水四天尋徧不相聞
遥認寒鐙九萬里柔腸牽引不禁愁暗有銅仙涕淚流

多情賴得徒相憶若便相逢盡白頭

至息烽喜得大雨

濕雲掩過龍場城日脚照見雨似繩山腰婦女荷鋤下
歸牛返豕紛縱橫我行亦覺兩脛速打笠已聽千杖鏗
街中大小齊拍手雨喧人贊同劻劻向來定廣二州米
仰食北至烏江亭去年無禾亦無麥轉販遠取遵義秔
山農力苦待秋實望望禾黍就槁莖百錢不買一升米
路奪市攘成亂訩近聞守土力和糶義倉春盡開常平
古來和糴不和久貴粟原自非民情官藏未敢民萬一
官竭可禁民踊騰十日不雨即不濟至患豈獨愁書生

皇天一澤甚容易比戶賑貽金滿籯已見瓜蔬長鄰圃
可卜良苗秋壓塍前塗田水定溢路決決市渠中夜鳴
月涼蚊靜足甘寢旅宿不寐看殘鐙

六月二十晨雨大降

望雨終宵三四起雨來侵曉卻安眠已知比戶皆回命
暗悔前朝易怨天官耀雖輕無此飽帝心稍轉即豐年
翻悲昨見橫渠瘠不緩須臾死道邊

出威清門繞城而西郤景可愛

郭外自然好不前遥所懷久與鄰野別頓覺耳目開岡
巒有登陟渠沼亦縈回荷芰夾田徑瓜蓏荐蓋菲柴清風

晴色草樹陰徐來念我巢中居延企西城隈

雪厓洞

秋風吹衣巾熠然墮邨壑溪水流洞門白雲樹頭落昔
聞回道人於此駐黃鶴日暮待不來含情下高閣

招張子佩堉

世儒談六經孔子手刪正安知口所讀皆屬康成定念
昔諸大師翁翁守殘賸微公集厥成吾道何由徑眾流
滙北海乃洗秦灰淨師法千年來儒者各涵泳未聞道
學名自見忠孝競程朱應運生力能剖其孕格致豈異

悟祖周貧郊鄭俗士不讀書取便談性命開卷不識字何緣見孔孟頹波及前明儒號多佛性季世略稽古小悟非大醒絕學興　皇朝談經一何盛廣開實開宗醇博亦莫更後起復宏暢賈孔如且敬近來經韻翁照古有全鏡帝遣明六書羣碩莫敢諍更得盧王輩精識邈乎夐顯惟十數公爛誦不計乘其於漢前籍字字經鞫證精能固殊尤細心亦天性直聳高密堂上與日月併我無能為役自覺此身剩思傷先人牆操戈助攻并諸老啟旌門後至許同盟遊將及今去神血幾何凝眷言念我友短小悍而橫招君執桴來助我鼓聲勁無為百

年內齷齪守貧病

霜曉過禹門寺

溪上寒生骨行行手自磨萍紅知鴨路水暗認魚窠石磴蒼苔古山門落葉多未應禪宿盡鐘梵共蹉跎

無事到郡遊三日二首

入城恥人見入店愁主惱朝飯熟未與夜鐙續還曉默但遊寢與語殊不了客似無一識來者盡頭掉勸客衣而冠何家不壞造巢門多貴人無我未為少我亦未用彼敬謝不相關

莫五似裴迪逸然清妙機喜讀不急書堆案飢不齊與

古今詩共七十首

渡桶口

門前溪水如奔馬流入烏江到此津我向津頭問江水
朝來應見白頭人

安化道中

崎嶇安化道甚似歷蠻叢天半負棉白人頭懸石紅竿
船筒米飯（販運道遠者率以屑爲飯俗謂之具曰竿）杉斧牯牛風（山中風發店辟牯牛風）漸起殊鄉歎艱塗況未窮

偏崖

未到偏崖時心欲尋別路既過偏崖時行行屢回顧

曉登銅崖

一百八灘經過盡披衣曉起踏銅崖（雙江一碧渺然去）孤嶼中流撫隈佳水氣昏昏迷雉堞人煙穰穰鬧魚鮭山川自古征蠻地博得登臨寫壯懷

銅仁江舟中雜詩六首

江行無百里江景已多更問地難爲字經灘不計名敗牀眠白鯉疎塢出黃橙欲識銅仁近奇山滿眼生
漸見寒流闊居人兩岸分渾光淸淑石山影綠搖雲漩得沙頭訊炊香牝尾開向來風味熟惆悵但離羣
銅舟三日慣快若鳥輕鈔詩待灘平寫書綠境勝拋生薪常失飪寒菜旋充庖道里時相問黔荆路已交
蛟龍非獲罪風水自撫猜朝夢同炊熟晨舟隔縣開江鳴知雨到鴨語覺鄰來半起先勞謝閽鷗候岸隈
爛石通縴路荒塘落堰泥潮收沙露尾槳過水生臍魚窄閒閒立鵁青閃閃低勞生慚對汝方憶漆園妻
景色辰陽變風煙夢澤迴山平趨落地江遠欲吞空曠岸一庵白晴砧雙婦紅狂歌仍入楚陳爪歎泥鴻

朗月池寄鄧湘皋（鶚）詩老

鄧子詩才妙天下不見風流今幾年長沙日落渺何處緊馬堂階應醉眠朗月池頭若相望孤舟江上但寒煙得書儻遇長安使折取梅花寄歲前

武陵燒書歎　并序

十二月朔泊桃源夜半舡破水沒半船翌抵武陵啟箱簏皆透漬烘書三晝夜凡前所鈔述者或燒或焦半成殘腐爲之浩歎

烘書之情何所似冇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時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此情自癡還自笑

心血既乾轉煩惱上壽八十能幾何爲爾所累何其多

公安

可哭公安縣沉災竟四年萬家何處去諸賦暫時蠲魚鼈蟠廬墓舟檝當土田更堪問邑長歲剩百千緡

松滋

松滋前決口閘尙駐工官四載已云久一隄如此難春江甯禁漲遺戶得無殫防夷盤飧爾固安

傷歌行二首襄城除日作

男兒生世閒窮達有命不自由黃金便使高北斗能衣被萬人蕭條兩歌獨憑欄長城道濟才無媿異姓汾陽福竟難曩子幾狐裘拂塵下馬卻鞍皐盃自勸歌路難路誠更苦西鄰有冤聖請歌文操慰忠肝

難莫復怪故山兒女豈不佳斲雪斫冰君自愛

一夕復一夕一朝復一朝朝夕遞相送歲盡何必在今宵噫乎歲如江上之波我如中流之石抵盪磨來波去浪涉無盡石行汹矣當奈何酒盃融融吾留六龍六龍不及王儀尙有兒

望蘇門懷孫鍾元先生

積雪高寒見夏峰百泉知傍草堂松鸞皇睛斷無消息誰念塗窮哭嗣宗

謁比干墓

墓禽知敬久無音樵採含悽遠不侵氣共微箕存祖社魂傷姬孔表岡林千秋死諫無公酷半日句留望古深

龕畔請攜卷石去枚閒時見昔年心一石與心經肖持以歸

大魏南畔午停舟小澱東頭步寫憂並路牽衣兒有母望鄉遮眼樹無雛銀旛士女王正月落日河山古豫州

人日度梁澤口

經菑侍中祠

碧血飄零雲鳥悲雪中憑軾弔荒祠似聞叔夜冤魂語不及王儀尙有兒

南陽道中

先車雨過塵方少未夏郵亭晝掩扉麥頭風飯度晴沙春當上已猶無燕地近南都漸有花甚睡十分今減半爲酒雙眼對芳華

宿潁橋

我行古潁谷慨懷潁封人當日君臣直兒戲許以純孝殊不倫鄭莊能使祭足謝中肩豈有兒生母必欲及黃泉人臣格非有正道教君遂過烏得賢寤生既不孝將毋同叔復不忠不忠遺母羹不孝將毋同

三月初十沙洋

漢水東南流奔浪日夜急檝舟感今日吾年倏三十兒女齊送我老路從此入精力更幾何前去正難執且樂現前得買酒沙洋集

自沙洋步至黃家林就舟二十里郵景佳絕

欲就東湖船先舍漢津槳隔岸知境異越隄果幽爽春草碧淺淺新樹園益益鳩鳴宿雨餘人耕舊墟上秀圃蔥蒨花小橋沒菰蒋麥深不見人時聞輓車響傍道多草舍老翁聚三兩偶憩知饑渴味惡誠足享北來厭塵沙茲景勞夢想緩步殊未久舟已叢芮榜清謠煙水閒餘歌獨攜往

網籬行 并序

公安五年水民食於漁而居稍高地其種菜卽以敗網爲籬亦奇觀也

公安民田入水底不生五穀生魚子居人結網作耒耜耕水得魚如得米高田魚落田反蕪生魚之地變生蔬網亦從之變其用環蔥繞芥如圃魚以蔬佐魚生已靡以網作籬還詫目苟且窮算得新創何遽絲乃不如竹蔬花蔟蔟蔬葉披貓戲網中雞隔窺想見鷗鷺與賓客出入籬際驅魚時不愁網破籬無補但懼水反魚游圃此時籬倒蔬亦無頓頓餐魚奈何許

已過武陵

記我出都門榆柳未知春行行得山水綠望家如隔鄰鄉未卽到人情覺已親眠獨人情親我亦爰我身萬里去眼幾日銅江濱在遠止知歸家近始念貧預愁小兒女不解諒苦辛入門索包裹惻惻傷吾仁

望鄉吟

一灘高五尺十灘高五丈行盡銅溪四百灘銅厓應當白雲上厓上還有千萬山一重高出一重顛待到銅厓望鄉國始似從此看雲開山高如梯水如箭到家早晚

櫻桃綻心隨飛鳥去悠悠白髮紅綃眼中見萬里眞成一夢游茗山重認雨中舟桐花落盡春風老杜宇催人聖白頭

辰溪縣北三十里許水東岸皆峭壁猿鳥所不到其上有樓閣關楯箱匣之屬曰僊人巖其石斑如狗迹者曰狗足巖其西岸蒼崖界白蜿蜒斜上如龍狀者曰白龍巖俱奇譎可觀舟行經此戲爲之詩

神僊愛樓居亦復喜峭僻辰陽山水窟上古斷人跡僊者忘其名於此結靈宅下映百丈潭上接千仞壁朝服十十五五相攜持溯垂入口不得拭齒平壯男忍負頭上女少婦就乳擔中兒老翁病嫗呻且走砂五色暮食茆三脊潭中白龍子時時受餘液不知幾千載僊眷有分析廣構嵌穴閒幾至無剩隙此時盤瓠氏子孫正昌熾名山出帝賜荒巖任游息一朝驚見人奔赴急欲辭泗水不沒鼻踏屋如履席亂亦汗石花吠聲人空碧僊者謂行乎羣犬勢已逼寶劍不及攜丹經不及匿舉室盡飛昇諸物弃狼籍白龍起相從猝上誤觸石尺木爲所傷乾死挂嶄巓元精死不泯一線透巖石君看斗壁上遺跡尚歷歷漫衍作歌詩因之寄桑鄙

雪中度吳橋至郡贊

止覺百無路來循夫子牆問門迷入徑冒雪立平岡流水去不息此身行若忘譙樓鐙火見獨自下蒼涼

晨出樂蒙冒雪至郡次東坡江上值雪詩韻寄唐生

樂蒙城下碑負龜破曉捫讀了不知凍雨濛濛苦無笠半日撲面風逆吹近午雪作如撒粟頃刻集徧眉與鬚枯林沙鹽餐葉淺水索索冰溜漸田家盡爲二麥喜大淖可堪行者危里程詫見幾新壟亦有僵倒命若絲行商早宿釋荷擔野店閉門無所爲最有移民可憐愍十十五五相攜持溯垂入口不得拭齒平牙槃瘁風戰肌壯男忍負頭上女少婦就乳擔中兒老翁病嫗呻且走

欲至他國知何時衙守爾令甯見此深堂密室方垂幃羊羔酒香紫駝熟房中美人爭獻姿鹽絮尖又白矜飾親諛幕贊紛淋漓樂者自樂苦自苦何由盡此陳丹墀我今凍餒亦交迫破帽遮首單衣披臘盡不歸飽妻子荒山足蘭愁奔馳平生大言不自報豈料皆成無當屁入城耿耿卧不寐民生家計愁心墜唐生卧雪秖不見我此吟當和之

追寄莫五北上

重安江前雪映天知君此時到其閒兩夫舁之擔一肩荒荒瑟瑟山復山予行十日我西還播城雪夜雨似綿

以吾念子衣枕寒知子於吾亦懸懸人事乖迕堪浩歎
隔六十里乃天淵舊約送予意頗餘既去矣復從何言
少年科第世俗便一日聲名即聖賢子兮織錦古斑斑
媚世復解渲牡丹又始弱冠誰不妍金門玉堂無子艱
念我才具未老堅論獻遠媿屢賈班折腰屈膝又所難
自計豈能事上官雖云汝墳迫周磐密縫之心亦可憐
取彼償此心已竣況又未操必得權吾以此乃今閉關
縱有貴命當弃捐父母俱存兒弟全癡兒問字妻紡棉
詎免身勞心以安但無遠別吾終焉子今偕計趨眷言
歷鍊駿骨閱山川河聲嶽色浩浩漫漫吞納胸中同鬱盤

獨慨宿學近頗慳罕聚聲轂散若煙阮嵇二老海
內覯子往謁之問淵源必有告子乎勉旃高堂雖老健
加餐長昆弱弟善承顏及茲餘暉快著鞭木天固有君
舊璧然止藉此爲親歡得意慎勿受所牽明年馳傳歸
白田阿爺攜子笑欲顛阿孃撫子衣錦鮮孺人見子屏
風邊我從山中繫行纏秋堂與子對牀眠聽子聞見勝
今年作詩一笑隨風傳

適滇卻寄子行　珮子俞丑　兩弟　己下丙申

冠雞非難得惟獨乃鍾愛踽踽白兔子吾思何能貸日
者昔語我子限一星帶看來兩不育此語信蓍蔡念我

門祚薄麟鳳非所載或者瘠土中獨苗可望大今來不
吾教渠毋料能代但恐性一傷稍大便難差端須提宗
印使之自小佩上稱宣尼說下稱程朱話

白水瀑布

斷巖千尺無去處銀河欲轉上天去水仙大笑且莫莫
怡好借渠寫吾樂九龍浴佛雪照天五劍挂壁霜冰聲
山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帶珠囊翻文章之妙避直
露自半以下成霏煙銀虹墮影飲欲壑天馬無聲下神
淵沫塵破散湯沸鼎潭日蕩漾金鎔盤白水瀑布信奇
絕占斷黔中山水窟世無蘇李兩謫仙江月海風誰解

說春風吹上觀瀑亭高巖深谷恍曾經手揑清冷洗凡
耳所不同心如白水

自郎岱宿毛口

晨登打鐵關下見拉幫塘行至拉幫見拉當虛空鳥道
四里强路若壁挂百盤腸人行如狗盡日忙落日盤江
出脚底仰視早行臭尖耳我投旅宿儻欲死擔丁舁夫
更何似把盃大笑何所圖下山且溺歸何如山妻徒憶
知得無

自毛口宿花堌

盤江在枕下伸脚欲踏河塘堌毛口對岸郎河塘溯
流渡江至之已十里曉

聞花園子規啼暮踏花園已暮閒君道近行何遲道
果非遠我非遲君試親行當自知此道如讀昌黎之文
少陵詩眼著一句見一句未來都非夢所思雲木相連
到忽斷初在眼前行轉遠當年止求徑路通閒殺行人
一窮了何者更掣肘挽眸羹淖糜緤澤貧楊柳夕偃心
太平朝游大垂手怡聲問翁媼正色對親友陶公亦後
覺持身易五斗安知公田秫中有惡獅吼靜念發淺省
窗月正相守欲持山谷詩歸謀東坡婦衣食端須幾百
詠當飲酒

端午念阿弟

游荇溪洞書石上二首

欲問老囘今昔緣碧霄如夢夢如煙麻姑已嫁方平老
知住蘼陽更幾年
洞門久望松陰迴淡水自流花自開儻便得歸便歸去
不須定待鶴飛來

平夷生

今年歲丙申今日月初十年是毋生年日是我生日我
年已三十毋壽六十一毋老兒亦老兒悲何由說半世
求祿心甘爲古人揹負毋一生力枯我十年血維毋天
地眼責命不責術但毋得如此又敢自暇逸千秋非所
知兒死此事畢

之皐浙廠道中

白袷衣當暖翠侵紅泥路入菁雲溪松秧徧地生如草
石岸隨山有當林鷰豆香濃非故國馬頭春暮動歸心

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當異事徵逢樹便停郵便宿
自靄誼出宣威入東川

與牛同寢豕同與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
任詡東坡波東海東川若到春公能

山行

路出盤江所澀觴萬山無主夕陽荒屑與冷瘦尋邨遠
石氣青紅過雨涼國陋翻宜叢槍大路難方覺苦妓香
窮塗未倦平生意欲採閒花種夜郎

經行一路皆地廣大而民稀且窮官斯土者自
中原來對此荒荒廢不愁鬱朔滿秩遷去將終
不能富庶也慨然賦此

日南九郡弃非圖滇土何堪任曠蕪龍亦有家思黎御
豬皆名海占膏腴豬蓄水地但看揮麈會倶成樹何不宜桑獨
少禰寄語邦君身已到未應愁欵了官租

巢經巢詩集卷三 十三

舍海鉛廠三首

我何適茲土忽忽邑其方如入棘人國譁譁文士場奇
懷想不到異俗窮堪傷久對翻疑夢晨山墮沙茫
無斯煎熾利鬼亦揮頭還墨井人聲庶爐場夕照開百
年無樹影眾觥是灰山誰識荒荒頂飛鴻爪自閒
龍雨邊爐宿煤丁倚石炊妻兒閒待養喬罐死猶隨鉛罐
以喬計二語為一喬罐以鐵為之長二尺許一喬罐可容煤三四斤物力秖斯數
生涯能幾時年年南北運不見窮山悲

晚山晚望

天青涼涼山暮環餘映米盡血殷殷碧一雙歸正閒雪嶺寒光蕩東飄夜郎遠影連西蠻
荒岡插脚竟何事風土葳時俱可遷

送黎子元愷舅自平夷歸里

送公遠至雙穗橋在城東白雲不動心飄搖仰天揮手一
長歎萬山無語風蕭蕭時難不作十全計要公歸家相
料理我甯飢餓不出門若貧其心有如水

中秋飲韓仲山錫學博官舍

韓博士家多美竹孔宣公宅有高樓荒城勝賞無他去
此夕清狂可自由著我樓頭看皓月借君竹下過中秋
銜盃却憶巴陵夜一點團山萬里愁

巢經巢詩集卷三 十四

寄莽莫五

南北二萬里得歸便可喜止當看山來名心淡如洗君
才不一世君心有縞比水毋目濛濛為識長鯨事何必
說高言不入里人耳自非此病藥固讓漫勃便且吾觀
古賢誰能不被觝金待百鍊柔木要九均美安知屢摧
挫學問不在此遘來吳橋上榻塵光玭玭乱左對而右弄
弟妹繞肩背朝曾小齋食夜溫北堂被閒來擁寒鎗鉛
槧伴鍼黹富貴誠無權茲豈不足恃俗兒那可道追短

若弃蛾神血先未凝尸蟲食其髓可憐負當年贏作昏
昏鬼念此聳毛骨百年固無幾父毋七尺軀責備塞天
地區區一科目眞不與榮靡我今老復懶貪賤不自耻
瀾浪適平夷半載絆鹽米叔夜本無堪把搔不自已數
月斷家書鄉夢亂難理未識今年秋溪田有收否又未
識家人御冬作何計阿卵出門時論語讀數紙至今知
所誦曾否到孟子悠悠我之思腸中轉輪似如何接君
書亦復窮爾爾下無縫袴補上無奉甘旨吾儕儻定窮
理也奈何彼子貧且在家我貧更客裏貧轉甚春衣今未褫日夕數來店弟輩默以俟擬得一个來茲事

有人庇依然滿篋書隨渡烏盤水撝手慰離索一笑愁
城圮翻甕飽黃齏冷孥紅葉寺更當出秘籍共讀梅花
底

平夷驛馬祖祠下柏將坼矣命伐之其擁樹諸
石不忍他弃遂移作假山於祠後庭

平生愛石心惟有石始知兩腳落荒城苔岑悲索離誰
謂補天具日見乃忽之含笑抱之進馬卒俱暗嗤世有
非常原固無怪汝疑茶夫小兒手指意任所爲妙在不
經心遂與巖壑期峰巒有重複嵌竇亦生姿果然愜所
欲百繞未覺疲誰爲後來者聊樂某在斯

游玉眞觀

道人門內四立辟道人門外三朶花門前卽是北歸路
何因游子不思家

八日嵩酮道中二首 己丑下丁酉

果園河口牛肝哨看到楊林無限情客去門牛齕草送
女歸籬樹帶花迎
茜紅袖袂雪白巾拜年女兒嬌上春楊林海邊滿花樹
士主山頭皆醉人

次楊林晚望

山頭日白氣荒迷曠望溝塍盡大隄馬過一風塵路去

春歸七日辦花齊衣冠蒙部新年宴煙樹嵩酮小海西
莫問舊時翻霞事萬頭赤子爛如泥 己丑七月地震奇次

望昆明

昆池一望渺煙波歎息蟲沙百戰過七姓氣銷酮傅沐
九眞雲擁漢山河蒼蒼楮木烏盤路黯黯阿奴吐嚕歌
金影碧儀消蕩盡太平春事荷鉏多

歸化寺看山茶

小花團團火齊珠大花軒軒紅盤盂高花燒天天爲枯
低花照地地爲朱丹霞大帝御花園氣象想見唐與虞
沐日浴月爛百寶春風沖融元氣靡蕩蕩海天照金碧

山門檜柏拂千夫我來看花適正月更有小妹相攜扶
眼迷不認一切佛現無欲返巢經廬口談樹高向毋贊
指形花大爲毋娛但恐此景未親見鹵莽而言終誦誣
題花要令現紙上正爲此花天下無呼嗟此花天下無

過紫雲庵看梅

雲南梅花不值錢成林乃在紫雲庵暮到滇城朝即探
美人在林莫不諳當關一枝兀放入鬨不及報呼之三
瞥斜鬟墜盡露起仁見情踈如有慚同是蠻服亂頭性
氣味一親神已許與濃不覺對花歎我本無事須來南
止爲君等挂人意不一想粗省心不甘句酉計止十日事

看山願了回歸驂路長人老挪再到便此捨去情何堪
明須更品老梅祖愁心未先過黑龍潭

遂過圓通寺登補陀巖

熏香梅花林往聽海潮音大士無語印以心補陀山高
海深深登高臨風望鄉國似到蓬萊方壺之絕壁忽訝
何時身已仙老親稚子拋不得失聲一呼落羽翼胡僧
在旁側長眉知我多情不可醫笑指海天認歸鶴雲白
山青無盡時

汎昆明池至近華浦登大觀樓

雲南正月半楊柳青滿湖浮舟出郡郭逶然如畫圖汪

汪千頃波晴沙鴨平鋪和風弄舞燕微瀾漾浮鳧赤脚
兩槳女妙稱樗散徒踏舷唱小海浩氣凌八區沐氏舊
西園宛在似蓬壺早樹發初綠粉牆明精廬諸漁集門
曲幽清無鳥呼何人構層樓倒映水府居憑闌縱周眺
心目乃以舒羣山從北來柘城煙有無九十九水實足
錘十萬夫夕陽轉西山巖觀正糢糊何處昆陽州風帆
盡南趨俯仰一盃酒襟懷千載餘覇業垂掃盡蒼茫置
此渚海風逆黃鶴思便朝清都弟妹各牽衣白雲不可

呼長嘯動歸櫂月上東城隅

二月初八日攜舅家弟妹重上大觀樓

纔知天以病句酉要令重來登此樓明日板橋鐙影下
海天如夢水悠悠

宿普定却寄雪樓舅新平四首

蠕蠕虫毛骨靜念夫爲誰若無異乎物於彼何等差蟠
桃有美實千載誰與期力不及子孫聊謀一日炊
少小諸兒中舅氏謂可語耕種亟失時厥咎甯在雨感
公父母心猶念媒虫女久無飛鳴想薾氈況能舞
一載平夷城兩石平夷轂刷轣不成磨懸鱸呼樹木時以
遵義掌 念公更南去老別情舐犢勢固難相從何時當
院歸
來復

抱瘢不忍割全外而潰裏我觀麒楦場似無一足恃萬
鍼事履底落地即汗滓明月四更頭私心欲如此

遊義 鄭珍子尹

古今詩共五十七首

次韻和郡守平樾峰翰懷陳省庵玉璽劉研莊
韶陞兩前守

貴仕無令名不如不尊顯文官秖處錢不如爲牧翦朝廷用書生亦冂其言善豈其所讀書到官即收卷治法止兩端世有幾人閣甚或剔刻之傷我枝蹄研宛乎頌德碑盡不刻稍淺頗劉兩郡守是誠循吏選泥井校中鼓衆走且喘一滴父母心百年尚神緬劉公實儒者

教不薄窮編至今多能文皆公爲梯棧陳公山蘭法此日更鯀衍衣食到脯丐金珠滿原巇大府近請祀於陳極顱勉我惟此二公並當銘鐘銑劉父陳也毋教養惠無辨可念在當時肫摯念軒冕湘川與白田車或日再轉陳公始教讀於白田塲此風遂難得未免重絲蘭堂劉公始開湘川書院塲

堂平大夫繼畝思舊畎長言發嗟詠此意更加腆世有明練材鑾愴而卷卿寸善將自私誰肯道前典觀公用意處已足見敷展後來今視昔過之不獨踐企風觀化成歌德我何靦

楚峰次前韻見贈兼商輯郡志奉呈

男兒生世間當以勳業顯堪頤事章句小夫已萌萌何況事文詞更卑無可善居常每念此心若波濤卷百年大槩見素志未必闕馳車浪奔走日中請息趼獨立天南頭山高水以淺乎攀青松林下瞰兵部遲有力誠如攀頗惜氣稍喘遙遙千載心望古神一緬英雄撒手盡天地頓爲褊酒淚歎當年終老乘弇棧於飯或未豐道乃固之衍孔孟日厭天豈不照荒嶼以茲頗自信十駕鍚駑勉與公數回晁謂我金中銑人寶不易知蓋相始足辨飾詡太寬怒譬如卵也兒安知定慧光不受剛風轉顧身如睨蠡未知作何薗猶思有此邦睠睠古疆畎

郡署八景次劉研莊前守原韻

軒窗聽鶯

舊識聽鶯處紅窗綠樹閒官無酣宿諾鳥與話春山昏曉一澄聖鉞砭解破顏固知善爲政物亦共心閒

山房留月

月出碧山靜太虛實盡回閒房不寂寞幽影共徘徊夜好得無客琴餘地遺盃當關愼看戶莫放五更來

楊井飲泉

古甃臨高楓清於曉露酣祝之歌洞酌流山當分甘可減長公調甯懷吳隱慚貞枝耐霜雪長此蔭澄涵

荷池疏雨

亭池不在外邱壑願無違六月此澄暑一天涼浸衣況兼荷氣滿更聽雨聲稀翠洗妙明藏蜻蜓都忘歸

虛堂接翠

青山入官府偃蹇高人風羣揖此堂上終朝雲氣中左招到詩板右攬著書叢落落一峰傲高寒森玉蔥

傑閣來青

傑閣憑虛插登臨思邈然萬山浮軟翠雙鳥帶遙天湖海酒腸兀滄洲吟興懸花源雞犬近暖暖隱蔥菸

古槐卧蔭

何年植斯樹意本取懷人與世留清蔭逃虛卧古春藤輸貪樾美癭枕得涼新擾擾勞生夢魂宮此悟眞

叢竹浮煙

繞脚森頭玉亞暉仰毋慈柔柔多好色靄靄護新枝煙重柏迴亞陰攢月到遲因君樂晨夕爲報素心知

文待詔鳳兮硯歌 并序

硯背銘云紫霞發彩潤涵玉暉鳳兮鳳兮將望寥廓而高飛後識嘉靖甲寅二月玉磬山房製徵刷銘蓋待詔八十四歲時刻也後歸陳文恭相國其元孫際昌令桐梓以貽遵義守平公翰余因爲作歌時方以長生無極瓦當試莫五餉墨故及之

郎州太守得片石云是停雲館主鳳兮硯文家舊物三百年歎息遺珍眼中見我聞二十七硯在當時並寵爭妍皆異姿曾孫眼枯元血碧鳳兮飄搖何處歸培遠堂中賴有居亭主太平經國資贊輔大勝先生思想帖出門即受鈐山汗待詔有唐摹右軍思想帖後歸嚴氏景曜流暉嗟命貧至今老衲寫梵文待詔流暉現今爲浙僧某有爾復不爲主人辱太守

業與榕門親太守況佳姑胥門紅闌舊里相比鄰楚人失弓楚人得世開木落定歸根他年竹牖軒中訪鸞友沈歸愚藏待詔高齋硯　落落殊翁照胥紐玉磬同音塵無恙否撫今感昔愴我神絕憐八十四歲之老人心長手軟細鐫刻豈期飛下橫山郵郵文恭公所居兩承已是麟鸞種何況凡鳥爲兒孫鳳兮爾不見篆長生祝無極漢皇不守未央宮何論詞宗一塊石鳳兮鳳兮爾德終不衰吾歌正不爲爾一石悲橫來

追和程春海先生橡薗十詠原韻

我亦念井田亟世生已遲天與地商量還蠶飼爾絲樹

是古時樹爲要今人爲急種莫窮待三年當見之樹
春寒四十五人繭暖窩裏人既忘其寒蜩亦醒思起蠶
事爭此關火力謹相視譬如胎教疎百病從之始拱種
誰能妻不衣誰能兒不哺都仰蠶腹餞揶避山中露得
不辛苦得即得神亦妒春山九十朝報君以紈素春放蠶
君穀熟田中我蠶熟山顛熟時雨通易豐歉情相連書
要秋日小夜須秋月娟天解人願從我腹定果然秋放蠶
蠶豈得已亦復因飢寒秖此萬頭蟲爾飽我則難繫
頭有排索繫足有機竿非我能陷子天教入其閉甌蠶
筐載似繩負蠕蠕蟻緣不禁後時要爾養肯謂恩勤深不

知家已移食飽眠於林蠶乎我誠苦待兒無此心移枝
同命蹈湯火吾憐蠶此時要爲世衣被不爾安得治所
求補生民可憫不在斯我觀古仁人用心如兒其煮繭
今日機杼地舊時空破屋織師有手訣可授不可讀歲上機
織千萬端遠散侯甸服勸君毋作僞作僞天不穀
辦之用於古木薪寶以卑一經發全能遂令窮郡飽辨
所厚醴異時待敷宣豈其以筐篚慰爾窮耆利無箕
王劑利害草木乃皆然告異邦若死法要活草
生爲窮陬民如未得父貲千方獲小利又索眞苦兒堂
堂永不稅楔此三字楣不無桑宏羊詠言詩深思永不稅
行至靜懷莊寄家
秋山送客影蕭蕭落拓吟魂不可招郵店雨來天欲晚
行人方度杏花橋

鄉舉與燕上中丞賀耦庚長齡先生

文學無貴賤師弟有因緣當公領解日我始雙鬢懸公
名麗中外孺子心已箋時從鄉先達一問慶歷賢有如
泥憶雲何人識肫顓旌花照黔服草木增華鮮下士懸
勢分呼來侍之前呂鑿受薰浴始見韓門全手贈擘經
書謂我能終篇念自束髮來抱遺望古先意薄言鸚鵡
力遂忘其孱我朝盛明經諸老趾接肩閣胡奮前芾江
戴持中權六經有實義大師非漢儒皇皇一代學足破

諸子禪何言毋斂生得淑涘長傳千金學屠龍用志良
亦專但恐歲月逝蕪穢愁芳荃因公庶有就不致中道
捐又苦念窮蹇力削此腫卷白袍五千士詎少萬選錢
已分梟懸投竟呼魚與牽居然如巨鼇鼴鼠承羣仙鉤
楹預禮禮清簟開朱絃國家作人意寓此賓之筵今日
所厚醴異時待敷宣豈其以筐篚慰爾窮耆穫念此自
慚顧中心如沸煎未舉怨時命實成人舍旃一朝落人
穫依然驕莠田不獨羞世士抑豈無懼焉科目正難稱
炊沙何足饘惟山見五岳惟水觀九川塵滴乞沾丐期
無負當年

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
成之

我亦胡不足而必求科名名成得美仕豈遂貴此生十
年弃制藝汗漫窺六經友申妥稱譽謂我手筆精安知
公等長眞非余所能所以來試者亦復有至情父母兩
忠厚辛苦自夙嬰一縞捋授我望我有所成未盡無所
成而世以此輕因之忘顏厚自量非不明貴從老親眼
見此嬌子榮癡心有弋獲焉知非我丁獨歎少也苦精
力遂不撐四更赴轅門堅地眠嘗騰五更隨唱入階誤
東西行揩眼視達官蠕蠕動兩楹喜賴搜挾手按摩腰
一宵事不知雞已鳴今朝倚樹下小卓當窗橘寒日在
黃葉蕭蕭兒授經讀書究何用秖覺傷人情不學耕亦
得看我黔陽城

淑口晏起

想到莫知其處去睡成無可奈何來底緣水石亦煎熬
起對沙頭阿濫堆

下灘

前灘風雨來後灘風雨過灘灘若長舌我舟爲之唾岸
竹密走陣沙洲圓轉磨指梅呼速看醬橘怪相左半語
落上巖已向灘脚堅楊師打嬾槳篙律遵定課却見上
水船去速勝於我入舟將及旬歷此不計箇費日捉急
入言果贏於蜿蜒

出門十五日初作詩黔陽郭外三首

近行十幾日秖如旦暮閒遠行十幾日恍若不計年澄

險狀膽欲慴灘頭心夜歸篤覓强伴和

觀上灘者

縴者尻謳高詹諸鈍爬沙篙師跌膽熊又若曝肚擺一上復一上舟如緣邊蝦游游競尺寸終見舌勝牙哀哉水不平民勞致堪嗟萬一纔中斷倒衝崩救邪念昔楊鍋水灘頃多於麻裸挽冰雪底髀骭紅皸皸錐刀利能幾不給半節舊努力無陽船腰環猶可誇

泊雷尾滿頭灘之腳

醉罷嗍朝感客思密縫衣已就頰挼九溪三浪平安過欲乞靈鴉報阿嬰

與經堂詩集卷四　十

度歲澧州寄山中四首

我行三十日至此醴水頭客心念歲盡晚具稍使優遙憐思子人對食雙淚流勸母莫淚流兒今飯澧州大盤登鮎魚小盤鱠絲浮湖鰕點雞子汾釀凝新甌大勝母家食菽蕨閒脯脩吁嗟兒亦父心事可自由哽咽難再道弃置觀衾裯

弃置難弃置悲婧滿天地去年客羅山千里度除歲所依爲至親親念亦稍慰今寄此一身計集幾雙淚爐邊有耶嬭餧畔多姊妹心心有遠人愁歎總無味憶在十載前尊事已廢吳老懷兒無遂如何淡此際無名親戚

樊城感舊　己下戊戌

憶我丙戌年春風三月時駐馬樊仲園渡江恣盤嬉背萬山頂訪古習郁池曉撰鹿門去晚度檛溪歸落日三板船快瀉青琉璃蒼蒼漁梁渡餘映山陂同袍兩三

人今改宰木蘂當年仲宣樓爲我作生期城頭一揮筆
頃刻千字詩飄落抵無用成就蒼梧靈風雪滿天地江
山致如遺殘樂照顏色小火不上衣豈獨倦游意傷懷
空自知

新野上元

乘朗趨新野挑鐙作上元風聲和鐸響月色帶塵昏簫
鼓中州樂膠擴異客魂夜談無意緒岑寂引孤樽

博望乘月赴裕州

一星長伴月百里悄驅車獨歷羣動若知游天地初霜
嚴驟暗冰夢碎膽時虛弟誰鐙紅底遲應倦頭書

經葉縣光武廟

閭閻眞人起共除舊物歸漢京天再正高廟日同輝業
憶昆陽擊軍仍小沛微星辰博虎鬥風雨蚴龍飛異代
驚雄烈荒煙認故圍君臣還寢殿英爽壯斜暉

莫五廟辟有不若葬書學劍揚旗萬里封侯句
旦豈異人三笞得賢誦同聖不同福千載有餘痛

因和

過黃梁祠

就外論似不爾如若言亦復佳便脫牛刀相贈待看馬
蹟葬平原煙樹昏大河東影接遙邨天清馬度芙蓉道

過新鄭

曛葬平原煙樹昏大河東影接遙邨天清馬度芙蓉道
日落烏盤桔柣門促促封軺迷歲月駸駸行李老乾坤
三年兩食溱頭店辟上猶餘舊墨痕

出鄭州

終古此溟轍長垣似古壕艱難鄭州道百里向成皐峽
窄沙無外車安馬倍勞耕人在天上奔走媿吾曹

渡河

山勢盡回褰塞外河聲直走汴城東長菱積岸連天黑
旭日登艫殷地紅歎息中原半財賦消糜歷代幾程功

比干墓下作 并序

王子於受辛爲叔父當日必有類伊周所爲者獨
夫至剖其心其不悟而痛銜之可想矣周武立殷
後見書傳尚十餘氏於王子僅封其墓覆巢之下
殆無完卵乎

王子骨肉關力欲醒天夢封墓不及後孥戮知已縱公
旦豈異人三笞得賢誦同聖不同福千載有餘痛

過黃梁祠

烏帽黃塵正月尾曉風晴日呂仙祠車中一覺還山夢
正及邨前餅熟時

沙河縣

女牆沙上見此處認沙河落日城猶白迴風野自波路
埋山脚展地走樹頭科巇馬嘗淚轍飢疲奈若何

夜趨邢臺

驕兒苦讓貪朝卧否至邢臺日未斜等是征程何必晝
即投宿處總非家得休便醉姬苴國不到拚眠孟祖車
事事關天隨所去前塗休問馬休撾

大風宿滹沱南岸

去年今日天南頭諸弟餞余昆明海上大觀樓海天風
晴滿楊柳百花齊上樓頭酒弱弟牽衣不放歸我道明
歲重來游此地豈知今日遠辭家黃塵塞天不能車滹
沱河邊晚呼飯臭孔封泥沙滿牙舊事淒涼萬餘里酒
爾斫地舞刀起鐙光屋氣皆沙塵綠水青山思殺人

夜趨安肅

寒宵默默卧車茵苦念江皋已仲春恰夢家來忽驚醒
正聞犬吠尚疑眞十年不作科名想一墮仍爲牛馬身
鐵遂銅門空露草月中懷往暗傷神
到京即病稍閒偶成

病裏潛消滿面沙欲書一紙寄天涯躊躇已近春三月
却恐身先信到家

病中絕句二首

莫五瑞厳回又回璃厳路似君衙書鼠寂寂來復去
安排六簡月償足二萬里已過春中閒看看到糢子

得雲樓舅新平書

相望南北半周天此紙何由到眼前出處秖今並難道
滇花薊樹滿愁煙

思親操

人言讀書成名可以顯親我未見爲有益而徒累人自
臘初之俶駕倏榆火之已新高堂老淚日不知其幾落
鮮衣游子尚自得乎京塵撫暮春兮遠道寫思親之悲
操春田短短兮秧鍼曬水下叱烏牛兮菊隨犢子晨舍

炊兮碧煙將以飯兮餉田摘蠶豆而瀹鼈菁兮起焉早
兮不聞我何爲兮安飽於此都也曰將貢舉而得美官
噫吁嗟兮吾官何處輸蘆溝之水分曾不一度奪滄溯
兮治我車馬謂俸抱關兮取償於下揆道義已非仁粟
兮矧盜攘莫我肯爲魚銜索其將盡兮而猶曰待取江
之水也砥虛空已羣笑兮而猶嚏乎謂有味也朝以
思胡來此萬里兮暮中戚而不自知謂識字爲其誤兮
世何得聾哲之鬼鬼貌妍醜各有所好兮會何若華者
貴而鹽嫫之妃不度德而量時兮苟徇人無以持車敗
馬欲其孰怨兮及迷未遠尚徒步而復之亂曰目極柱

樹分翠一山岸蔥畦分在溪之干他家有子兮樂園欒朝田耕兮夕以還乃獨在余兮哽不可言

武陵值盛漲

武陵大如馬江水日盖漲夕艤柳樹下朝臥柳梢上不知何處雨滙此駕天浪九江成一家蛟龍隨牧放大聲天地迴勢欲無湖廣吁嗟乎生民何以爲俯仰聚族依寸隄亦或藉尺舫秧蔬埋沙底熟麥葵魚餉漲退亦已難況爾氣方張憶自公安來强半水逼吭於時未橫溢吾已爲色愴上流今如此彼宬復何望天意殊蒼茫聊爲記灾狀

候漲退

朝看水縮寸暮看水縮寸不知高幾丈何日退漲盡篤槳了無策趁風即稍進或數里而舍或數里而信游子歎緩程長年怨徒飯青天白日中寂寂一船頓僧聽子規啼厭看下舟迅岸樹盡相熟枝葉無一柔大篷罣未定又出驗水印明知不能纜却怪舫師鈍舫師詫氣寒指水但增恨舊時至武陵視家眞覺近茲難如上天墜令行李困人事非所料於此悟時運

早起上橫石灘

少小憒游歷將老自憂恐睡醒不及晨聽水識灘詢披衣堅擡下斗怒可勝悚投雉聽風霆撞空走坡壠此有橫石舊聞似門踵自古鑿不開天意存罪寵命窮多所妨庸必神汝重常憂見身近一蹶袭前勇柁師正足恃目定膽不聳爭舟出凶濤猶懦諸繂甬在我已堪喜心如解梏拲

吳經熊詩集卷第五

遵義　鄭　珍　子尹

古今詩共五十二首

月中於斗亭外結松竹梅為棚　已下戊戌

十十五五竹到亭與梅月下講縱橫長松閒之高興生夜走出林來合并梅為梁竹為梢松枝化雲露生幄風入松竹搖梅主人勘爾各一盃一盃一盃歌入神似聖陰陰古潭春月光如縠落潭底滿身驚長黃金鱗停盃起舞脫巾磯桜拂簪脉浮於雪梁園渴客今倦游請暫此中度炎熱

舉三女

生與吾同日非男意亦歡慈親誇謝鉢太驚人獨子當陸官愛總中年劇當須汝輩看買山思便隱黃竹種江干

九日登龍山和樾峰用坡公次蘇伯固袁公濟兩九日詩韻

萬田收盡識時和岸幘憑虛出薜蘿碧玉簪半諸髻跪黃金橘襲亂雲搓關心歲月銷磨易到眼河山感慨多昔日狼狽今召杜倚天揔首一長歌

次韻寄張子佩威寧

阻雨不能去默默手拄頰慨然念美人遠在八仙海平生兄弟間爾能不受紿短小清瘦姿一忤去若浼昨別當仲秋今又斗建亥如何不思爾入夢夜每聞得賢主人不以寒士待人生但如此作客亦未猥欲識吾何為言之增磊塊天生可憎面未語先得罪惟爾能我知散木究何瘣比來平播州禮士即自隗呼掃聽鶯軒郡乘屬修改城東有莫五爲人不懼儌能來助搜討使我免疲殆茲事誠有成山川一生衆勝雖肩百鈞止覺戰

搖腿念為此邦士文獻當有在區區著書俸是豈所以
乃兩親喜俱存霜鬚白皚皚既嫗無厚養又負日戲綵
耶已誦五經而年整七載我生信無用此輩鍾望倍庭
敎苦不得才否聽主宰諸郎今若何花實貴堪採尊慈
知盍哀定省要無怠不飽亦可歸遠游恐易悔爾我此
則同一刻千金賄儻閒念過我書來先設醢

得玉屏簫二閒輒與方仲堅 凝 鳴之樾峰以詩戲贈次韻和荅

履行或印足陸居或無屋淵明琴不絃長統氣爲軸但
得此簫趣何勞問其目飽吹蒸成菌餓吹口生竹我誠
不慚寸莖撞洪鐘

得子佩訊及詩仍次韻寄荅兼託借書周執庵

延授

觀察時仁懷溫水賊已平

非舊瞭自無論聲曲方翁有緣習老去懷弄玉邇來漸
入調未免傷太樸手口止自贊古味何沏穆一聲魚出
聽兩聲雉登木瓦雀蹌蹌來何讓鳳凰逐不謂公亦賞
遇人似太淑由來天籟元不在五四六僧虔强解事標
別作技錄天地有大樂象德備鹽歇何當聽醋奏共饜
萚厨肉

郡教授獨山莫猶人 與儔 先生七十六壽詩

昔年剪燭譚羣雄恨我不見王懷祖復不及覩覃溪翁
爲余生晚再三歎春海又化吾眞窮先生舊是王吉土
曾拜諸老當乾隆史公不稱牛走物孔子廟堂甯鞠躬
陽五已作古人視不知鼻息猶如龍時時攜我說前哲
文章品業氣勃蓬使我眉問有生氣造次欲捕天馬踪
世人解艷大官耳安知此道非窮通先生阿五南國雪
帝遣娛老排寒冬他時才大恐難用顧此趨庭神已充
天意要留顯慶輅外人甯易稱谿工請發狂言侑大斗
不慚寸莖撞洪鐘

乃歲尾四鼓夸虎皮包霜瞠臘鼓打蓼蓼鮮鮮粢新綵
吾始樂安土理業待明載地道非素學亦求古不倍水
石留其眞何由似王宰爾又不余助更誰補撫採向聞
周使君藏弆世不怠前忠乞書目過後乃大悔端公借
圖經千古重仁賄族庖不治久勺藥待鄰醢

愁苦又一歲贈邵亭

愁苦又一歲何時開我懷欲死不得死欲生無一佳大
雪滿中夜曉來四望迷當當滴破榻霹聲繞檐階悽切
結中腸事事憎慨欲生本乞者相強命金閨才徒然止
自苦何詘於所為今年正月朔旅發澧水湄沿道樂歲
傳塵垢至京師外極行路難內極慈母悲隨人擔柳篋
試罷精更疲日日流璃廠爛紙縱所窺熱處不解就嘲
鴟理亦宜一朝敕放歸火牌去若飛載書出國門麥苗
綠正肥回望太和殿念此萬里來螻蟻何足道衝風爲
我悽塵漲蘆溝橋麥帽堆斗泥步至長新店憊極聖道
歧相看似土偶欲笑曰不開舍沙宿艮鄉自此晝夜颱
四更清風店街閉苦重飢鐙擔來豆乳授客長銅匙柳
根快數椀味絕今尚思夢夢到樊口驛以舟當差危乎
渚宮下浪駭天忽迷小舟八尺長中流隨錢篧逐魚鱉
到岸鬼活魂暗啼南行雜水陸遂至鼎山涯望家廿日

程艤舟謝緒禍謂言拜家慶可及角黍期安知鎮遠水
頭刻上俾倪洞庭大於天蛟龍恣盤嬉流尸宿船底淹
戶守寸隄十日斷舟行岸聲但走雷伏灘米漸竭何問
鹽與薺延緣至辰陽曇底看盡資爾送食兩驛余溯銅
仁溪歸來喜俱存兒弟亦怡怡萬里問何得笑指書幾
堆飛鳥幸息翼但願粥與鮭朝暮倚親側又可事纂批
豈不賢餂空徒苦脚板皮好事賢郡守乃念地乘非經
百六十年山川當發揮文獻向來缺倘也實無知願以
一日長主持爾兒推能如驂之靳授剔力不遺舊稿無
一備作者頭腦乖每每對之歎不足爲光輝意欲與導

源人卑言易卑終思竟此業匪堅千秋亟使識漢郡縣
不與苗疆儕自盡後死責職競由人識狼星射東井羽
檄忽紛披遣發爾省兵辦此一山龜龜巢不易拔兩月
老我帥遠者思逃亡近者多仳離當食每不飽夢中半
鼓鼙愁來但看劒恨不碎其時肢郡能更修文日夕念仁
綦佐佐平太守一火磯厥魁手提血髑髏擲向妖穴灰
凱還茄鼓競正值鞭春時父老各色喜前時命如雞心
懸今始落歲去已莫追邨閭年事鬨紛滿街余亦
獨何心不歸對毋妻鴛軒嗒然聖一一入所思計來爾
猶愈歲晚依南陔養餘復有事顧弄雙嬌孩我誠自尋

苦天濶誰必羈命迺末如何遺悲遂成詩

山陰江丹輪 延桂 從溫水回正月初六夜與大
醉雷雨中 已下已亥

老丹倚甄突兀解羈人爾誠不負此酒之功臣從軍事
事過終始如何功盡誰氏子吁嗟世事止如此世事止
如此呼奴添酒來吾與老丹再飲三百盃人間至眞獨
此物得失不上糟邱臺君不見南山之南北山北枝頭
白蟻爭電輝小蟲欺天必雷責一擊可惜梁棟材吁嗟
乎老丹但唱將進酒莫歌行路難我有百鍊劒醉中突
拔與爾看斑斑舊染狗子血今日遇虎亦嬾殺倚向牀

頭思食人有捉臥囊請至門

寄楊子春 華本 弟

臘月寄詩來正月未點評老嬾殊可悲起予我何幸春
陰池上閒盃底徧諸詠菲衙與菱角見爾驚學競逸事
能告我發匿出親遑客茲一月來念爾心屢騁郡方誰
嗣歌纂輯想難更逝將歸竹溪重尋魚鳥盟昨擬過爾
游及此花草盛而今又不能世事本難柄騎驢儻不迕
春城待合并

鈔東野詩舉書後二首

東野力可韓籧籧奏苦彈經巢能得書得恐無我觀草

草略可識十卷亦完完與待購善編一字不及看孰若
孟爲孟尚抗韓之韓始知作者心千載同肺肝
峭性無温容酸情無歡蹤性情一華岳吐出蓮花峰草
木無餘生高寒見巍宗我敬貞曜詩我悲貞曜翁長安
千萬花世事難與同一日卽看盡明日安不窮貞曜如
有聞昕然四出籠

病夜聽雨不寐示諸生四首

窮人乃富骨春服三重綿一刻偶不戒遂爲風所緣故
知終日閒違已卽生患老氏云無身此語或未然
未病時倦作病中念徒多可動尙如此或死將奈何所

以貴有我手足豈得過靜言思百年已往悔復那
春雨如有情隔櫺一夕語病骨負爾多不其耕者苦朗
日我山前泥漿滿黃牯呻吟亦良慰卧看餂鐙鼠
我年二十時終歲不識牀對書見日落忽復窗已光今
日萬不如聖看汝輩弛奈何惜筋力徜徉而徉徉

桃花二首

佳人一別一歲餘遺二茅龍爲致書古宅嵩陽渠好在
東溪朗月近何如未知前面路猶幾止覺今年頭易梳
寒食清明將到了可來其喫桃花魚
桃花李花歷亂開一日吟此一萬回燕子不情竟無信
福地孤老之院耳幾人雞犬同妻孥鸜鵒鵒鵒看將夕
錦繡山川想仙去茂陵劉郎眞蠢才

次韻春感二首

杜陵四十故黃柑興到擲在瀼西潭此老窮餘尚潤壯
天公笑絶倒東南蟲魚爾雅嗟何用龍象空王不可參
閒把春情憑玉女百花齊向樹頭簪
春物昌昌偏九州逍遙好共太虛游多情世到玉溪別
說恨天教小杜傻藥院晴絲空有影蓉城花露竟無謀
生憎鄰舍閒歌管未中思量儘不收

寒食游桃源洞至湘山寺醉歌

桃源洞旁滿桃花春風吹斷犁眉騧
桃花泥人且須住太白高樓鶯亂鳴太白何年此聽鶯
一世餐霞夷雲海飄零綠杖隨風鐙引盃到口戒遲緩
已覺落花多幾瓣有酒莫澆黃面兒有錢莫續阿羅漢
生前自苦皺兩眉此人死後徒呻歎君不見繞郭重重
萬土饅頭拄人脚脚拄肩兒孫即酵一樽酒欲視無光
語無口百年手足得自如不解運動已太愚手可以提
酒一壺足可以向花林趨好山好日不用一錢買送到
眼中皆畫圖天公辦此亦費力無人消受眞成虛洞天
福地孤老之院耳幾人雞犬同妻孥鸜鵒鵒鵒看將夕
更衙一盃來侑吾一盃一盃吾不識湘山之路矣青巖
白鹿歸來乎

重醉湘山寺歌

湘山樹逾碧人又老七日若復不快飲此日眞可惜晴
風吹皺白練裙蓉樹翻盃搖綠雲流鶯啼到最深處落
花如雨吹繽紛座中頭白念臺孫山陰劉澤山咸念臺先生裔孫道光二年奉神牌從祀西廡者引滿導我不厭貧怪我六十胡爲爾似借一
醉泯悲喜掀髯振觸風火腸仰天四顧心茫茫當年餓
死念臺老眼底兒孫亦枯槁稚存哭出玉門關何用小
書挂鴻爪寺壁有洪北江小篆談經講學僅寫意不及飲酒終日

醉醉生醉熟總可憐心中了了無一事湘之山何蔥蔥湘波彌縣草萋萋醉看美人戲其中織督曳煙膠若風相逢欲問海深淺打頭忽唾青芙蓉是兒狡獪未全消老子欲眠亦嬾招山花笑領經巢意右丞雪裏畫芭蕉

春盡日

綠荷扶夏出嫩立如嬰兒春風欲捨去盡日抱之吹對此傷我心淚下如綆縻天豈欲我強天豈欲我衰日月自見多大化誰能持闌邊殘尾雀摧老看眾嬉微物亦有然聊復酒一卮

送方仲堅歸金陵

江南一白鷗飛入古郢州止同林鶴語不共野雞游見我作當奈何罷君吟飲我酒金在爐中莫開口而今卿君恨晚送君早傷歌雜組剛頭草對盃摛首話歸難歸去眞難終較好余亦平生江海人五技空成不養身眼前事事看不得又欲買山長閉門起我舞爲君歌天非猛如虎往取將相壽賢毋莫似老荒止作筥

夏山飲酒雜詩十二首

尺五疎櫺對圃開豆藤瓜葉舞青來羣雛鬬罷須臾靜風度瓶花墜酒盃

薺花爲落竹爲牆宿雨開晴苔氣香向黍新包蕉霜白歸人喜過大端陽（鄉俗以五月十五爲大端陽）

盃遏雲去向南天忽覺顧身落我前在家止說窮難住別去思量倍可憐（予行弟時客潢）

高柳陰籠打稻場白芙綠節舊池塘十年故事無人記獨對黃雞啄夕陽

鼃鼄鴨鴨烏鴉鴉小醉梅西林影斜樧葉不搖風日靜
細黃一根苗香花
自笑中年思種樹兒餐梅杏屬留人先生癡處常勝巧
屈指前頭過去身
月住風停澄道心四山蟲語一鐙深山妻絕勝劉家婦
手暖沙瓶喚女斟
容易半月田園居故人家近往來疎耳根極欲常清淨
閒浪而今亦不如
嬌女嬰嬰雙秀眉見耶解笑亂拈毬長吟星盡四高句
不是伯休林卧時
蛺蝶蜻蜓相趁來賞心無過手中盃我山已買半年事
試問先生到幾回
三年思汝歸談笑載酒依然舊學生看我形容先好愛
不應道貌殺心情黎仲咸表弟初自滇歸
累篋連橱拄屋高少時終歲借鵝勞買書不是讀書日
笑語阿知便汝曹

書外祖黎靜閒府君讀書秋樹根圖後

末作令先朝絕餉誦經琅琅導生徒手撰祿橐顧兒笑
十載東修吾豈無抱經盍別范樓去長山縣懷范樓金人建兒齊乘白
頭不妙公府趨書之報我亦已厚在昔且自持經鉏公居

秋感

渾渾河中水悶悶河中月三宿亦濡滯尹士茲不悅巧
雀巢茗葦作計誠太拙蜩鬻焉不笑榆枋固超越嗟爾
戀芳蝶疎花已纖眉芳意能幾何物情乃難說

同莫五黎仲咸兆熙溯藻米溪度青山出梪子岡得詩四首

澗道出厓角忽逢嘉樹林倚杖落紅葉呼兒此焉斟茲
地十載前攜卷時孤尋古木應不識疑驏長似今
水盡不逢人閒閒子母牛見人奮兩耳齝草卧家頭慨
彼永眠客誰來展荒邱吾儕行復然能無千歲憂
人言梪岡下舊著楊氏子此姓入眇來忠孝異前軌骨
肉世無醢爾家焉不毀事業不足追蒼蒼一溪水
草閒躍蚱蜢時有未收豆登高一以望眾敷何蒼秀秋
序已婪尾林菊不堪鼴佳人爾何處相思湖襟袖

明日同柏容郎亭泛舟過禹門山還飲姑園
老去人事多所樂在襟帶向來濟勝具浪擲悔無賴東里山水平當門此其最五弟人郎來食藿不我嫌老檬又好事能令小船大秀才作游戲方舟正無害水光青竹間山影紅樹外招提上絕壁草木紛晚碧放言徒充棟子餘所沾丐吾儒有奇邪何責彼狡獪老僧喜我醉請書壓濤瀨爲攀千丈崖印我百年蛻雨餘盡葵栗催歸蔭松蓋野人褒官具邨媛無已太公然登蠏羹此眞叟不敢唾兒不諳廿年好事願未到自誚覽昌遺未前蔡朗儻不吝晴上流可揚汰會禽石斑魚更與所朝來馬首欲南去忽遵東路似有摻仰空動魄釋轡下新鑰

巢經巢詩集卷五　十六

黃愛廬樂之郡守出所藏方正學文衡山董思白黃石齋手書諸卷鑒別皆眞跡也

直上十里汗浹衫牛腰白綬千古事誰見變相精削劊
香光松雪今已奴人得晉唐口中珠顏公爪甲掷公脚
究竟知渠揉到無漏痕折股日在世鴨頭裹鮓無時殊
此國當年机上肉賴公脫飽封豕饞賊鷂朝驚草兵走
唐人止學六朝筆宋人乃見倉頡初爾來學問等如此
惡馬夜暑天犬銜張獻忠遺賊將李鷂子屠遵義至婁
心畫小技眞區區斯道亦復具本末干羲萬獻同吸呼
山見公空中刀甲揮叱之遂驚返吳
三桂僞國公馬寶登高巖廟欲拜像嫌像前塑
方黃豈是鳴書人今觀文董亦不踰乃知紛紛寡人者
白犬吐撒去是夜夢爲犬嚙其足醒痛不已至今會
聖百事蠢眾弃獨取忘譏譙箴寒可念長病毋尚此絕
赫昭組芟摳衣再拜敢正視亦不敢請爲神監平生病
頂攀松杉側身東望夫幾里得已不歸如此茁臨高感
念欲有記古辟畏汙泥一枚剩碑蝕碣畧摩誦暮鐘催
因公發藏動深喟暇當一一汙其趺
去愁颿颺

書黃石齋先生臨顏魯公書竹山聯句及告身

巢經巢詩集卷第五

柏容檢詩稿見與頗不思存稿其如勞者歌古人安可到兒輩或從阿閻昔有佳處得之無意多更爲丁敬禮一一看如何

古今詩共六十七首
繫哀四首 并序　已下壬寅
禫祭踰月欲歌先哽痛念慈蹤觸事如昨我今不述誰復知之垚灣此居地從主人計吾生不改遷泯滅者惟數事耳恃其與哀俱永各繫一章三年不事吟詠詞之鄙俚不計也
桂之樹
桂之樹樹在僦宅前三株離立各合抱一株踞右獨茂圓其後大冢京兆阡其前壁下蔣家田樂安溪水繞田過清淺可厲無橋船年年負擔指南走次次涉此求塗便丁酉以還食於郡八十里歲八九旋一回別毋一回送桂之樹下堊石弦度溪越陌兩不見毋歸入竹兒登便此景何時是絕筆十月初四己亥午嗟乎桂之樹吾欲祝爾旦暮死使我茲無舊跡更可憐吾不視爾旦暮死使我自今撫爾長灣然桂樹止無情永念對蔥芊
雙棗樹
園角一茆亭亭後雙棗樹幾年亭破草荒蕪舊爲阿孃拜斗處亭下今居前十年方如棋局一畦田一朝割半爲池沼上種綠楊中種蓮池頭不滿三尺地斗亭即向其開置高離三面裹藤花花心如蜜終年翠晚涼朝露午晴天柳陰藤蔭藕香邊有時阿母來小憩有時阿毋遣流連掌掌挽說撚平聲菅線續續抽抽紡木棉紫薤堆袒幣婦睨貧瓜作犢與孫牽一窠雞乳呼齊至五色貍奴泥可憐當時家計誠貧薄毋身雖勞毋心樂似有鬼神旌苦辛亭西六月舒梅萼而今陳跡渾不存空有破亭留棗根後日懸知改遷盡冷煙寒圃自晨昏
黃焦石
後園黃焦石厥癩如蝦蟆古柏覆其頂蒼苔布其瘢石脚何所有窠窠梯木瓜石縫何所有黃蕨黃蘘香花初來治茲圃地瘠不可鏟辛勤我毋力十年擁糞渣不知鎒幾鉏硌硪化爲畬秋分摘番椒夏至區紫茄小滿拔蔥赤蝻陽斬頭麻頭上覆尺巾細意毫不差時來態石上汗泚慈色加拍塵小兒女亦學事作家觀之不如意復起爲補苴舊時伹堊處塵碗風與爬爾來三四年荒翳藏蛇蝮獨撥莽中兒隕涕至日斜
苦竹林
階西牛所宮宮南丐所止其下苦竹林種自西禪寺竹懣宜病人竹葉宜弱子竹篾宜麻刀竹皮宜履底我毋拜

道求難人有不如已又厭此角尖過者見表裏手植數十科年年顧而喜謂筍歲增大再蓄儘堪恃今日看成林吾毋長去矣

自望山堂晚歸莛灣示兩弟二首

墓門此隔不二里時去時還日幾回在日眼穿無我到而今脚破見誰來

時時顧有一莖白倦矣似今前可知汝曹相惜好料理放我墓邊閒幾時

影山書屋示莫芷升庭芝

四壁架不倒米盡書有勢可憐字字黑古人盡爲敝老嬾無玩心時時取娛背得失苟不存是非自無計與來不覺盡意去且從置亦爲下酒耳焉別此中事

有感二首

一牖來青閣三霜古白田丹鉛銷削布文獻付山川服新爲人拍刀應善自全長懷豆虛杖搔首意茫然豆虛威等

忘月陽郡事見大業拾遺

太祝瞻無翳伸車鼈有鑊海澄何日見世議皺眉聽烽火通龍國樓船斷船亭黃頭方選壯雞肋媿劉伶

題新昌俞秋農汝本先生書聲刀尺圖

秋風起哀音吹此慈竹林行行竹林下誦公癯妙吟吟聲和淚聲滴我思毋心請爲皋魚歌和以天籟

何高高海水何深深可憐一寸心死此一塊肉身矣恐不男男矣恐不育既育望兒長既長望兒讀宜要苦兒讀投胎我貧家貧豈必讀書祖父此生涯爾勿學他兒福命佳爾勿定爺守欲飽放爾爺爾勿怨阿孃阿孃不爾撾黃雞屋角叫今日又生子速讀去拾來飯時吾爾餉種餘有罌底包餘有牀裏速讀去挾來全家吾愛爾姊妹不解事惱爾讀書子速讀待筥來從我取蔬水有蔬苦無鹽有水復無米速讀待春來飯糰先搦與書衣看看昂兒衣看看長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孃小時如牧豬大來如牧羊血吐千萬盆話費千萬筐爺從前門出兒從後門去呼來折竹籤與兒記偏數爺從前門歸呼兒聲如雷毋潛窺兒倍忽頑復憐癡夏楚有笑容俗爪辟上灰爲揑數把汗幸赦一度笞哀哀摧肺肝歌哽琴咽彈天耳爲我塞地臭爲我酸苦力種來禽禽來不能餐極意作織成織不能穿徒枉一世心不博一日安蠶蠶者紙堆案案者新阡負毋非一塗因公附斯篇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并序

壬寅七月自郡歸倦不欲出毋獨飲數盃有所觸

寄輒和陶作至十月之盡諸章俱備除去重複見意足矣

浩然白雲去涼風吹送之明月一盃酒青天無已時淵明何代人松菊仍在茲眞襟苟會合自信直不疑清夢未易求此語猶謹持

種豆不得豆蒿藜滿秋山生無一日樂便死何足言千駟莫何人眞可活百年堂堂亦有此明日當誰傳

使氣路窮粥何損黔敖情夸齊止如此餓死仍無名人之初釋我神意迷更幸作醉語複疊數十回

哀哀入籠鳥一生逐四隅人爲萬物靈亦復無出塗誰爾牛馬哉自供名刑驅可憐客中死繫毫無復餘安宅謂醉耳竟乃事事成

巢經巢詩集卷六　玉

少志橫四海夜夢負天飛將老氣血靜少樂多所悲相彼白項烏一朝失其依蕭條空枝上哀思暮忘歸天寒慘將雪北風聲不衰命微運復爾身受郎得違

參差五男女媚爺爭酌喧爺醉顏如花臨風反以偏念豈不廣直負百年居

我蓋棺時汝曹扛入山風雨一堆土有酒豈得還今日生著人路上誰能出其道展轉無奈何可憐佛與老

及舌在用飲莫用言

方會想盡一朝亦僵槁枉死究何益順生豈不好眼前一壺酒是誠無價寶我請處人中看君立物表

欲哭則不敢人命眞有是造物誰得爭一成遂不毀冥冥孟前此天日甯非古人時古人一無見虛名在文辭詫

心付爛醉待醒還復爾淡爾不羈人玉顏對綠綺

我爾何人把盞忽在茲快爬復護痛自認了不疑形影

海內寬大極安攘盡豪英匹夫不獲醉申韓無是情誰

互賠荅咄咄久相欺人亦可飲無偶聊邀之

言止無用酒故須人傾一壺未盡酌已聽糟牀鳴此物

酒道至廣大人各造一境至哉無量人何醉復何醒嗣

稊與呂鸞鳳對梟炳

宗豈無秘其妙聊難領我懷古先民夜猶枕其穎如何

生年三十七始下一陰至漸老漸變剝不變者惟醉世
物獨酒眞飯食亦其次好處無可名曰進正爾貴萬想
思不得待得止無味
舉觴望青天萬古此大宅各人醉一場旣醒無遺跡杜
陵典春衣蕭索銅三百揮手四十萬君妃扶太白二子
骨在無我更何歎息
有客挾秘籍云是珞琭經指示魄范昧聽久睡欲成前
知究何詘旣定豈得更客言識坎險可以不出庭妙術
誠可羨風雨懷雞鳴請自用我法謝君相愛情
半道逢酒具恍然三代風舊畏人我欺果在所料中同
游數十年乃有此龐通賜也徒能辯更不知仲弓
天寒思地鑪石炭賤難得此日不讀書虛凍豈非惑兒
子校我側家具復逼塞自笑似周赧空名不成國一盃
且暖足清靜守元默
家貧憚遠役縣近便求仕聊謀三徑資傾身已達己何
物督郵兒折腰甚吾恥舟廻風吹衣歸去來鄉里公田
秫未收茲固不足紀有錢送酒家無即酒可止含觴語
阿舒嬾惰爾何恃
此杖何自來崔翁言語眞八十仁江上喜我氣頗溫手
持指謂我不獨形狀新歷傳四老人如夏商周秦年皆

八九十我亦步其塵恐便旦暮死贈子存殷勤感之日
摩挲當與五老親亦似取精多光澤活以津我年近四
十老日登頭巾約去五十年當為覓替人
和淵明責子示知同　己下癸卯
笞詈非我懷蟣蝨寧汝貰如何好手足心不移著紙筆念
汝寡兄弟踽踽形影匹是業苟不傳於我固無術慰情
一自足奚待有子七常恐置膝恩一變為戰栗至矣城
南詩金根究何物
五岳游侶歌送陳煥巖　嘉元歸南海
聲如風霆息如虎自說生今六十五耳聾不入世人言

浮他日梅花發子午山頭憶散人

懷陽洞自遵義西趨仁懷
合江路由洞出

西出關門囲路似猶舌下尾閭中有懷陽洞仰入呀空
啟龍胡我行長嘯入其中負壁肅立偉丈夫孔雀驚人
竦翎翼白虎倒噴蒼龍遁海山眞官四五下踏雲沒足
端以舒不知何者報我至嚴飾萬象先須吾細視乃皆
石髓成矯觀中頂更絶殊小夫人乳數百道乳頭一一
仙草數萬古不受雨露恩元氣來往翠不枯半世看山
此回苦風炎道險愁僕痛因難得妙若有悟一覺壓扁
青蟾蜍夢回熨眼筍將去蒼蒼落日趨前塗

厓塹口

羣厓力天險擠天作曲尺樹從開闢青石積混沌白一
溪中蕩醬聞聲俯來黑孤雲帶去烏飛避不留跡白日
落其內炎天起寒色陰沈疑鬼宮宛轉入暗壁來者自
天降當頂踏我幘雨心各成驚熟視始定魄盤盤透地
縫忽出井口窄寬路者誰子此眼眞有力是邦平播前
恍惚難盡識一朝會平蕩茶鹽得通易山川終古來恐
究淪異域

茅苔邨

遠游臨郡喬古祭綴坡陀酒冠黔人國鹽登赤虺河迎

秋巳雨暗對岸蜀山多上水無舟到鷰愁兩日過

吳公嶺

舊簏吳公嶺側目吳公厓飛獅落九天腳插赤水隈奔
湍撼不動怒聲天地迴水怒石益靜萬古蒼鬼鬼蜀鹽
走貴州秦商聚茅臺牽舟至狼灘龍灘近可挨限此十
里石摩牙競脈豺兩岸劈削成自古白不苔越此三十
里駃負費其財當年吳登舉力欲運道開鑿至此厓下
下手即風雷橫極仰天死至今祠水涯談者爲歎息民
勞天實灾焉知彼蒼仁正爲斯民哀三代井法廢大利
歸賈魁肥癡享厚息錦繡揮輿儓生人十而九無田可

耕栽力惡不出身令力致無階每每好身手餓儳還課
埋試令去此險一錢誰乞哉拔彼一牛毛活我萬叟咳
天心曲調濟人苦誇薪鎚日出曉凉斷炎風吹面來聖
飽萬山頂菰菰感中懷

仁懷廳

河西三里地析置百年來黃葛家家秀青杉嶺嶺栽山
奇珍夏荔水美詫江鮰到緩兼留暫無緣果腹回

至仁懷廳五日卽病幾危將取道重慶歸述懷

與樾峰平公四首

韓子就新懦秋懷悼前猛公乎四年來乃遂造斯境天

文與地壤化作三淵靜豈誠天資高吾道固無幸賤子
日就嬾榛蕪滿甑井可念夙昔心一變與冰冷尋常歡
笑場無淚喉自哽丈夫各有悲妻兒那得省天也非人
謀持此送鼎鼎羨公衣上珠再拜敢堅請四十不少矣
戀此西日景

少小苦長飢讀書牧豕暇淵明拙乞食孫楚毋遭罵廿
年疢疾中衛慧頗足藉焉知屠龍就天乃不我赦雲橫
方寸謀生到薑韭燭稿過十種閒抵許鄭鑮徑捨既不
子午山哀雛叫深夜世議日以隘側聽吁且詫以茲朽
能欲理却還罷小人哉樊須卑卑止知稼

貧薄多艱虞肌膚就消竭獨此妙明心湛若海天月十
年養奇病稽古絶無說前朝驚瘧作爪黑青照骨凌晨
抹額汗滿掌詫鮮血心知入死機其勢轉橫決昨宵信
奇極頃刻遂痿躠罔極孫華原麾掊衆拇拇逆梢而順
布毒身得解脫先生何篤愛於今我三活臨分指歸路
謹記不敢越

顧茲劣劣身悚彼炯炯天思便早晚去愛公不忍言五
年一見面見面似此偏小住知不能後會歎何年公職
在守土我職在守山家國各盡分苦辛同可憐而以農
較仕相殊又天淵元亮有會作秦嘉相贈篇并合在今

事龍窮若乞鄰家斟許餉兩榕栽十年見奇陰感子千
里意發我平生心何事不盡然遙遙懷古今

留別樾峰二首

半月相從榕樹陰苦將秋雨挽離襟男兒欲去直須去
那復愁乾愁滑心

安樂江平待放船淚盃莫遣負當筵明朝九繞丁山去
回首滋州何處邊

舟出合江

岸曉樹光浮晴光浩浩流掉頭迷鷁部彈指見巴州汪
漫非前計蒼茫信壯遊獨來蘇李後同路不同舟

江津
江津峽秀地喜就栩人談白屋灘灘市青林樹樹柑看山便花尾徙宅欲逾南宰樹那能捨謀生況未堪

旱
六月旬初雨今將七月終祈甘無半滴穉早不全空水遠珍於米雲生化作風東來時借問愁道故鄉同

綦江
地仍綦市舊城郭大如園蒼艾晚來水白棉何處郵我懷楊氏日此覿蜀山門斜照沙灣路啼烏語戰魂

九盤
八道平楊日何人絕九盤至今徒手過猶作縋天看壁縫行聲突巖陰午照寒前途仍匪舊懸度想艱難度九盤東出安穩堪平播舊路今由界牌東南出爬孤侯至松坎爲新開徑也舊路逾險

酒店埡即事
井井泉乾爭覓水田田豆落嫩收萁六旬不雨渾閒事里長催書德政碑

三坡曲三首
少年從何來飄飄上三坡一回老紅顏能幾何
欲識三坡路看儂紡若何轉轉復轉轉日斜棉尚多
出門止一步何處非三坡我本三坡人君甯無奈何

重經永安驻至石堠
稻疇兩岸溪百轉阿母平生此行遠盥輿送姪我後從乾坤清氣一枝筆不落人間得意場官退却驚詩力進一步低回一腸斷秋雨爛塗度阡陌堉鄉未到天暮色每逢曲處便看我遠聽慈聲喚窗褊當時歸去自洗泥女孌詈我冠猶兒拋書寸步不離母隨母應到蠶掃臍而今我蹇正如此再欲母隨不得矣此身何以過百年茫茫哭向路旁水

書樾峰詩稿後
晚凉攜卷語山光

貴陽寄內四首
六年不試北風寒又歷人間行路難慰別漫云成仕宦出門止解望平安沉陰累日天如合積凍迷岡歲欲闌辛苦未旬吾已倦計程八十到春官
資身無術具衣糧貧乞燔餘亦自傷吾道果然成石瓠人情固厭索槟郎金釵畫拔儲歸費布屨宵縫穩去裝持笑寒號孟東野夫妻挪得不相瘡
子午山中百念悲指据三載見林池龐公有婦能看冢鄂女登樓等寓思松及春頭多覓樹梅當雨水酌分枝離家事事煩料理園整從來出手治

苞子成翠得閩試喜知六七勝雍端不無溺愛何堪別
欲遣從師大是難禮本文艱還得熟蓼須時折亦宜寬
老懷任取窮人笑幾見成才盡瞻九

牟珠洞

輿中乍醒山猶送碧翠泉聲接清夢牟珠一窟舊聞名
斗上蒼匡抵其空向來憎看鐘乳石癡氣不入海嶽供
山洞十九此見長虵佛稱神尤惑罷是中亦復不免俗
暫息勞筋固足用人跡不聞百鳥靜忽覺獨到心頗動
木不陰陰香火久焉無魑魅享供俸幽寒曲暗究何好
世詫靈楠聚一開神仙豈必非人情似我意故喜寬縱
自愧不足後來重

飛雲巖

扶輿鍾秀各有分貴州得此一朵雲蠻風萬古吹不化
中有元氣常氤氳造化之手信幻極四海不作雷同文
茲巖豈復涉世想雲將授倒天磨斤成時莫自贊其妙
俗間巧頗徒云云經巢居士鸞鶴羣一絲不淨落世氛
紆行五日為看此所見乃過前所聞十里泉聲接幽壑
膏蒼萬木壓縞紛覓宅徑思衡雲住下視擾擾同飛蚊
犵狫猺婦不雕琢歲時雞豆情殷殷

好事半生得惡報至今事警神鬼羨淺破題詩記心跡
自愧不足後來重

飛雲巖

扶輿鍾秀各有分貴州得此一朵雲蠻風萬古吹不化
中有元氣常氤氳造化之手信幻極四海不作雷同文
茲巖豈復涉世想雲將授倒天磨斤成時莫自贊其妙
俗間巧頗徒云云經巢居士鸞鶴羣一絲不淨落世氛
紆行五日為看此所見乃過前所聞十里泉聲接幽壑
膏蒼萬木壓縞紛覓宅徑思衡雲住下視擾擾同飛蚊
犵狫猺婦不雕琢歲時雞豆情殷殷

豆數斗田雞田豆邯能雖覬走塵狀過而識悔神當欣
人待組了揮手一謝雲中君

車家灣登舟寄莫五

菊溝水落清見沙灣頭人語舟欲拏東山五弟憶前度
今朝此處同思家凍雪鬼鬼白勝銀天寒一老立江濱
林塘辦好却他去多少閒鷗冷笑人

舟次黔陽過黃虎癡本驛於學官署話竟日時

虎癡方丞艮子

芙蓉樓下春波碧檥棹登樓呼少伯少伯無魂空有詩
入城突過黃虎癡虎癡六十神猶王話到無兒氣悲愴
更作年譜差罔詳黃夫子此事汝於金石大有功況又
集古之闕能彌縫集古錄集古目錄虎癡並有補本即不飛熊慰逋翁
組豆亦配兩文忠丈夫業成食千古作計豈與俗子同
促判俸錢買梨棗我今日劣復長道一待南歸拋君稿

江邊老叟詩

甲午騎驢宿公安老葵縛壁蘆作椽今來不復一家在
城門出入惟烏鳶戊戌馳傳經孱陵魚鰕爲穀窓網耕
今來驛徒李家口舊道斷沒無人行下馬荒塍問田叟
此邦當年翁記否道光丙戌八月秋我渡江陵趨鼎州

公安南北二百里平田若席人煙稠紅菱雙冠稻兩熟
裹赤梨甘隨事足路旁偶題憶當時主人饌我不受賞
鞠躬但道客難得室後呱呱方洗兒一變蕭條遂如此
羨翁稼好爲翁喜太息言從华亭來長江無年不爲灾
前濠未收後已漏天意不許人力回君不見壬寅松滋
決七口閼殫爲江大波吼北風三日更不休十室登船
九翻覆老夫無船上樹木稚子哀妻復何有可憐四日
飢眼黑幸有來舟能活得他方雖去守壞基田土雖多
歉人力無牛代耕還自鉏無錢買種多植薥今春宿麥
固云好未省收前隄決無縱得豐成利能幾官吏又索

連年租租去老夫復不飽聖眷此地成荒蕪君自貴州
入湖北貴州多山誠福國任爾長江漲上天不似吾人
生理窄官家歲歲程隄功而今江身與河同外高內下
潰尤易善防或未稽考工君看壁立兩丈土可敵萬雷
朝暮春洪波爲患尚未已老骨究恐埋鮫宮聽翁此語
良太苦請翁遂止莫復語太平不假蒋儒術吾亦旰衡
奈何許細雨齊莊生遠悲廿年歎悴同一時誰歟職恤
此方者試聽江邊老婆詩

卧病旅中

一黑一黃蘆幕底半明半暗紙窗前頻頻樹影成迎送

古今詩共五十八首

白去年九月日漸失朗及入都至不辨辟閒徑尺字而視秒髮皆知有物奇疾也　已下甲辰初冬記讀東原集鐘下尤能細字清自過一回盧大戴遂爲六月左邱明傷心未老先輸眼悔昔無功苦費精醫藥枉施仍蹔進著書終恐負平生

君子何所悲

濁水魚鼈肥清江風浪飛蠹蟲食荔果荆棘無枯枝庸君子何所悲

竟死誰歸骨舍悽自撫魂幸留長苦命生出正陽門積砌榆錢滿依牀藥竈蹲此身天弃定形影共温存

感春二首

都門陽春三月時生氣浩浩暄風吹驕驟蚤蝨各得遂一士閉戸長嗟咨巨編拄眼看莫見恨槐擲去不復悲貧賤讀書且莫許皇天作孽誰能違人生貴立三才中有時雞狗難比同鬼神自習視鮀後憎凌紛紛隨世風倔影强形守鑪藥九衢盡日車隆隆生誠無用死亦已許縛一并何足崇

出都

廣文廨飯足孫謀天縱南歸及麥秋看取塵頭麾鞚錠

一鞭吹影過蘆溝

桃源側黃花塢種松

微雨阻前路漫浪踏雙屐行盡桃花源不見秦人宅廬
聊得吳生與我其心跡爲種十五松安排冠蒼壁他年
龍虎吟記是老巢植

早駐鄭家驛攜稚女釣魚溪上

宿早不得卧溪山思浪游觸物巧會興屋邊見綸釣了
角主人女導我登磯頭雨餘新漲黃稻風涼似秋即事
得神愜頓忘千里愁

書柏容存稿

聚生於我席硯友四十存詩三百首自言燒弄過大半
夜寒持示商可否濃塗爛改復自嫌得失已知我何有
不廢讀書眞有益爾來自比少作厚知君學養再十年
定視今茲又豁狗文章萬古無底竇權此千金享敝帚
細念人生殊可憐頃刻兒童謔爲變生前百苦不稍放
死去即應骨速朽何取千秋萬歲後一句兩句在人口
我今久墮事吟詠心倘有會苦由手性巇佳句自君僻
亦賴精神足磨揉相看鐙下兩癯仙回憶初心呼負負

子午山詩七首 并序

山舊名望山堂實童塢嚮無居者道光辛丑墓先

妣於山中始爲廬實其名以山位正子方因名之
曰子午迄今五年寸栽尺蹏漸有蔚色撫事哀命
聊述所懷

午山千步地步步傷我心昔時無寸毛今日開園林白
水繞山陽青岑擁山陰流峙所環會聖書盡邱壑溪痛我
聖善毋音形此沉沉居生事事記念之淚盈襟一世井
竈思終老力不任得此前十年何啻值萬金
自飲竹溪水捻作竹溪客阿毋亦知我終祖竹溪側遺
言勿葬遠要長見兒息艱難卜斯邱藏妥蔣載魄買山
如補衲五歲見完辟智者每嗤我無田苦買石而我正

巖樹非眾情豈不子孫慮迴翔墓門木終不忍言去落
地四十年強半食於寓後日事可知而何求安住生兮
依毋居死也勿毋厝山下有隙地暇時補竹樹結茅期
不廣取足蔽子婦來者勢日疏亦各慕所慕善繼甯不
懷百歲非我與

種果數十名種樹千百株果期旦且多樹祝喬而衢乞
蓋四鄰栽童山漸蓊時時小兒女花果薦碑趺何殊
毋在時梨栗朝舉雞人情鮮貪戀至性還相疏要令慕
不孤端恃多所闕前年復種橘今年行可區常詒甘載
後眾羨鄰家奴道義無論山妻毋兒笑君甯鐵龍胡笑指吁

下柑實大三寸餘一嗾阿毋曰十年究何如
少小不讀律自謂經世務名漸爲人知非躬隱憂懼違
已求薄宦亦爲無食故誰能持飢腸扑下散清步低心
曹苦勉自計良已屢欲去誰汝留但歸要有路十畝儻
足辦吾亦何不如勞勞百年中會有貴生處未敢望前
哲終期啟童孺

贈趙曉峰旭

鬼亦厭斯人不使犯其界放我萬里歸忽若脫天械秋
雨斷行跡閉戶養厥曠每思二三友落落隔關隘安得
一回見頓使五體快因緣至城闉曉入舊經廨歡言晤

莫五道君足初屈相望咫尺閒卻欲走一介犬吠忽已
來愜適馬摩挲蕭蕭柳邊影婉婉鐙下話歎息三年閒
次第釋苴蒯同作無妨兒惡命可勝喟我已無壯志舊
學日稊稗君猶心力強抉隱發光怪九原若可作耆舊
應感拜曉峯新輯桐梓詩界銅荃二種投我日來作鋤當炙其瘵點摘
吾何能況又懶且憊向來有私見詩品無定派性情異
剛柔聲響遂宏喝紛紛儻忽徒乃鑿混沌壞細思究何
盍風雅因之敗君才何旖旎蘭葉明沆瀣時時閒叢薄
亦要藉芟殺文字千古事荏苒日月邁安得常合并刻
霧互懲誡蕭條雨中菊落寞殘星茫明將拾君去助婦
聲荻勉及身手健莫負老菁芥

臘月朔鄰翁招飲適莫五來同拉去晚歸丁吉
哉元勛復至莫五出次東坡江上值雪韻詩即
依韻作

君不見曼卿飲作牛與龜倒冠落佩不復知狂酣究覺
有何好枕藉但聞雙息吹又不見袁公逢人呼與飲道
旁對舉掀騎驢明日扣門謂倘耳人情冷極成冰渐何
如浣花先生飲田父隨風步攙忽艱危聽叫閙瓶索果
栗舉家忙亂如棼絲指揮豈識拾遺貴郎野何知虛禮

為一瞋一肘好顏色柴門月出遲逝持此誠眞飲復眞
醉性命之樂淪膚肌我今忘我混談笑不論樵婦同牧
兒朝來鄰突約過酌晴臘無事眞良時釣藤酒老勝浮
玉冬青樹密當垂幄麥頭生仰爨頭俯一醉恕我低昂
爰更為主人得佳客堅摳餘興何淋漓人門巖壑忽已
暝丁大乃復臨階墀好事偏從一朝集喜氣排暖風披
披寥落心知已無幾年來散走傷飢馳不期而會豈天
意恨子不與西家庖亦知歲殘有料理溪山數日聊相
隨夜冷寒菹佐冬釀且復三人斟酌之

明日同人過話山堂次莫五韻

皇經堂詩集卷七　八

河洲美人身窈窕貪者欲之致天討歡華止作滿苟得
榮悴何殊夏雁草我不惜苦正不苦事無可了亦無了
長憐曹交負粟食又欺宋人使苗槁百年大略良已多
萬事回頭當及早近喜眼從歸後得稍將心乞古人掃
花花泊處日向西薄薄騷毛稍海曉老處誰復念稱散
莫弟偏能顧蓬葆酒中學者自古難海內而今如子少
久期廬墓作近局何幸宿春粻冬杪山茹苟且笑鼎飯
宰木蕭寒話窮鳥別租吾知此地為故塋心念先靈憫
門衰未必遷地良脊劣仍須祝天保今朝一會豈意及
回首三春可愁倒杜篤窺京計已非士安著瘡灾尤巧
脫命但求軺傳賜旨人乃中身材考歸來痛定始自憐
笑去長飢亦堪老當時若向萬人海短命眞擲千金竇
斷難此處筆歸骨定向西城埋裹蘘君等何年與計偕

多情一酹問吾好郎能今日酒同醉更得餘情詩自繞
我問善蛻即神仙笑指前山乃蓬島夜深歌罷海西流
元氣為舟向空掉

正月四日邵亭東來喜賦　己丑乙巳

點鐙欲飲聞犬吠小兒走報羊叔至開歲四日郎即來
出看果是邵亭弟為言奉檄恐先去早知行緩尚濡滯
更遲數日終汝勞多笑幾回亦吾意漫言善化七日似
不暖不黔究何濟諸葛營前峰刺天未到夢魂已遊戲
殲鹽似蜜未可知酒肉開花判同醉俗謂新正為酒肉開花時

人日垂灣桂花樹下聯句次韓韻

散聖京兆阡鄭珍　林鳥變晴芙融風蘇水木莫友芝照
氣殺冰凍士農疲放閑珍　飲食習爺用手禮親姻交友
芝尾隨壻姪從精粗盡器同珍　老小襄餘共紛吾樂渭
朴友芝從俗有迎送依依話行李珍　絮絮雜菱對霞餘
孤旆飛友芝月度一梭縱即事期優游珍　遠涉憐倥傯
七日古所敦友芝惜光倍珍重珍

往攝古州訓導別相客郎亭二首

月下一盃酒誦君詩我詩小別何足道因之動離思天
寧不可延公家有程期細雨蠟邨路春風鐙火時能無
感行役天命良自知此官誰使然正聖好爲師此地誰
使然亦爲喜變苔
苔從程夫子落飲笑顏湖邦士咸造堂雍雍雅以舒春
晚校其藝文質多相扶語我韓侍郎三月此羇留爲日
固無幾爲化良有餘男兒但如此何云今古殊漢朝道
眞公貽今賢州書嘉即字其姓子豈西家夫九原愴已
矣瓠落無我如詎知試手處即是毋欲區茫茫念淵源
此事豈在余

自大容塘越嶺快至茅洞

午經大容塘瑣瑣詢老卒蹙額指前等君去愼莫猝此
城二十里窈窈煙火絕爾來惡劫徒倘客恒出沒不論
士與官商賈更待說吹葉作號分層至魄已奪稍難刀
刃下乞命解裨儇來如神猙獰去若鬼魆忽中坡名韶
快昨歲增堠卒孱兵四五人汎戶書常閉縛去觀所爲
往往負株櫱君知九股遵諸種近潛結黎平及鎮遠僻
所亂如疑大者殺過人小者盡財物事覺官恃役役過
肝腦裂無已官自行先聲震羌賊官經東山去民報西
山發形已似流賊危卒能盡述守土飾妄治撿著不敢
泄大吏信其然更爲最其伐豈知貫盈勢隱隱待斧鉞

黎大似同甫莫五如伯恭我病稍發黠苦薦倚長松然
亦各緣性無取和而同要是老大時定命當擇從即以
文字論外形誠自中知至豈易言謂知恐私衷此意期
共勉吾間紫陽公

雲門墖 在邓元義東樂安江一名斤竹溪源出綏陽
觀中那州置元和郡縣志所云恭水等十水唐貞
水名其水穿墖而過樂安縣據州置泰水縣皆以此
牢江驅白雲流入簷龍門門高一千仞拄天氣何蓬蓬
蕩百步中水石互吐吞阿房廣樂作巨窮洪牛犇餘波
噴青壁震怒不可馴眉水若處女春風吹綠裙迎門却
挽去碧入千花邨我行始兩日異境壯旅魂抉懸自何

觀音眉目善所蹈必逢吉聞言久沉吟顧子悔攜挈此
皆豺狼性或遇邯鄲得脫期會語許遵變勇陟亂邑是時
大向黑氣象更慘切陰寒杉松林一翠靜兀兀下顧暗
無底上窺密無缺旋望盤修蛇向背邈胡越兒子置我
前喜懼乘見誠怪鳥突一聲怯膽懸忽掣輿夫去默默
快若風攪雪移時見人邨相喚顏色悅却望高蒙蘢知
向何處出夜寐尚屢驚醒乃寨苗聒平生飽艱虞此信
穿虎穴

游南泉山

黎平罕游觀南泉據其勝萬古不受赭窮荒縱靈孕松
杉皆百圍兀立高且正仰梢摩空寘俯砥絕究竟石氣
一何厚超楚尚餘勁到來始知深歷久愈覺靜雲裏聞
遥春風邊度疏磬屢上若無路斗轉忽見徑攀緣著精
澈清極不可更沉緣無際白日澹幽映門生與兒子
悅似伴陶令默堅如有云窅然見吾定

黎平木贈胡生子何 長新

遵義競翠山黎平競樹木樹木十年成翠山成雨熟雨
熟利誠速獲飽必逢年十年亦紆囷絲林長金錢林成
一旦富僅忍十年苦耕山見石骨逢年亦約取黎人拙
常饒遵人巧常飢男兒用心處但較遵與黎我雖爲遵

人獨作樹木計子黎長於遵而知壑山擘手持不急書
未是救窘睫以我老橐駝求指經用法此法信者難庸
更望其行似子實難得所要用力精勿拔千歲根貪取
百日稻送老壑山人汝材看合抱

寓宅牡丹盛開

山城過雨三月初春風吹出紅盤盂荒庭無人白日靜
蜂貪蝶媚紛紛趨聖教闌熏俯首視何況桃李漫山粗
主人近貧不收拾嘉植委置隨榮枯富貴根成造化厚
不賴人力還蓋敷朝霞背惜借顏色夕露更與增濃腴
飛燕凌風鳳袖顫玉環薄醉雜頭酥捲簾一看一羞歎

此花此客誠相孤居亭要得貴游子堂上百寶明氍毹
美人新妝起歌舞玉管銀簫天馬駒胡令廣文伴晨夕
傾國豈宜山澤癯昨思沽酒錢不得今來聖客壇亦無
發言徒取紫雲賤借問苦覺青蓮仙閉門藏耻未可罪
違己獻笑寘難吾何殊蕭頒對老褚未疑正叔逃名姝
向花一噱謝不敏譏評草木非區區

開泰學博余紫巖芝三丈期朔朝爲作生日謝

不赴兼約游城東

中年觸事易生悲況復重重峇裏思千里折腰辭宰木
一春歸夢在山池未乾昨日終天淚先妣忌日更說明

朝暾地時莫任情深戒湯餅尋芳有與欲相隨

三月初十訪何忠誠公故宅

齊眉雙石獅相距特丈強前丈爲旗臺高廣三尺方樹辟餘底石其修不踰常獅劣即門階才足容筍將屋址完完存舊廬則已亾外觀儉如此內構可意量地稱五架屋想止門堂廡偪仄復偪仄且觀且太息此是有明慈帝之巡撫忠誠何公之故宅當時此中男婦四十口公心且無宅何有規模應在撫楚年遺築不隨朗社覆死國艮獨難善家亦非易看今守令宅宰此儉約制何況潭潭督撫第旰暯公居止如是安得矜式千年更勿替令人却憶許學使前辟前臨地民家占爲園廁前學使許乃普命盡撤去

神魚井井序

井在何忠誠公故宅右廣不及丈深五六尺源仄出石罅中呀然莫知其深也公母廖夫人浣井邊有大魚常從石出馴繞左右夫人甚憐之後生公上已和風與清霽胡生勝種宋氏迓男婦爭觀奔且躓入林下擔發荊筐茶樹杉林皆失氣羊鳴豕哭鬨一邨五牝作犒牡供祭蠶師善禱紛拄地宛旋西陵鑒誠墊使爾繭如甕與盎使爾蠶無斑與繭使爾遠人無癘疫教使黎人似遵義胡生此時六國蘇手執牛耳縱指呼十年談紙一朝見不信此中天意無昨日歸來夜過語

竹簡門前波卷山神魚歸壑憶當年百靈扶出大江底九宮遺鱷還爭墜此意眞成唐郭李垂頭豈料白牙市掉尾一振全永回信知天惜神魚死長虬改穴鱣觜隨歘息剛家盡米脂龍伯堅摧黃面父神魚猶喪赤心兒李鍾吾成子賜名赤心慘慴春風吹故井滿目凡鱗厭投餅游人詫說飛上天不道神魚今未瞑

遵義山蠻至黎平歌贈子何

大利天開亦因人胡六秀才名長新作文不動主司聽作事乃與君相親當年讀我樗蘭譜心知足法黎平民自恨家無樗樹林又乏財力先椎輪逢人即講利且易

金帛滿山坰苦貧事既少見多所怪譜復棘口難俗論疑者自疑笑者笑生也不顧逾津津黑洞宋氏亦深計種橡於今及三世有錢能致遵義蠶無術能行譜中事胡生大喜得憑藉牽合遵人負種至八千蛾走一千里上已和風與清霽胡生勝種宋氏迓男婦爭觀奔且躓入林下擔發荊筐茶樹杉林皆失氣羊鳴豕哭鬨一邨五牝作犒牡供祭蠶師善禱紛拄地宛旋西陵鑒誠墊使爾繭如甕與盎使爾蠶無斑與繭使爾遠人無癘疫教使黎人似遵義胡生此時六國蘇手執牛耳縱指呼十年談紙一朝見不信此中天意無昨日歸來夜過語

猿鶴蟲沙得收拾蕊蕊湘水繞空城神魚止向高皇泣

快戀使我騷媛貧惡爭地不必已衣食在人何異吾
男兒不食四海徂桐鄉豈無朱齊夫昔我與婦論蠶事
本期博利頻黔區黎播相望幾江水豈料生能行我書
書行我到雨無意事會大定非人圖看生此舉必獲願
已說蠶花香四散不須快擬藥公社譜到他年芻狗芻

三月廿四酉佛厓拜何忠誠公墓

厓在西城邊壁下三丈森可懼根蟠黃園溪墓去厓邊
無六步虎牙中含一舌土信是天埋忠骨處攜兒拜冢
下彳亍不忍去汾陽力盡作文山洒淚逢科足悲慕既
無豐碑載偉烈復乏嫡裔謹看護俗書兩行鐫墓前知

是康熙庚辰年公之同宗老孫子以石砌壟標識吁今
來標發壟亦磯漸有新鬼爭墓田二百年間令若守料
理前賢竟無有從古仁人志士莫不恃兒孫作千歲昔
年作客在衡湘五月覩祀中湘王衣冠出游歷地破一
國男女皆若狂彼鄉人士尚如此墳墓所在部客荒萬
古收藏正氣地豈是牧兒芻豎場我墓後隙地十丈
許益毋南山紐石抵厓辭千年兵燹不能無敬是公所
誰敢侮墓石厓勢長若爵既不與墓偶亦無他葬之上
盍一亭還一祠祠以奉春秋亭以列巨碑碑刻譜傳使
眾知又令來者得憩息可蔽風雨兼炎曦此事成來正

桐野之外嗟才難豈知芙似一枝筆嵬嵬秀插王山邊
王山磅礴清淑氣不止發爲忠烈賢固宜有人擅文采
上與董謨三何騰蛟爭不刊庞翁秋客亦何有忘年已過施
轉先白賢扶杖踏清夜敲門徑入無衣冠鐙前指我山
水絡彩江始悟黃宗羲齊召南謨西傾朱園在足下鳥鼠積
石環目前春風虛堂競覘辭何處到此飛空仙若說明
朝卽歸去我懷未盡愁涓悁終當登堂話雞黍待辦布

襪青行纏

酷熱

古州百里平四圍天幕山六月爛赤日蒸人飯中閒先

生冷官冷誰可勝以寒豈知百鍊剛亦復制炎官欲視眼不閉欲語舌已乾終朝閉戶聖獨作水月觀信有萬古井盛夏無温濁聊爲酷熱吟語詭不必傳

諸生次昌黎喜侯詩至詩韻約課詩於余和之

自我來古州日抱畏人念瑟縮冰下魚有口不敢喻我學知不華難於强同染俗情又諱疾喜拒倉鵲砭以此遠非笑亦免取人厭豈知拘囚中竟有燭天劒求我發其硎含鉛思一閃文字極衰敝汜濫已昏墊殷勤二三子豈非有所驗惜吾無久居行待問歸店此意終我靣人力果誰欠作詩誠餘事强外要中歉膏沃無暗檠根何能贊一字晟也懇懇不可虛我觀冊首闕署書爲檢以篆當楬豬雖然冰斯一筆無太常察書應肯予爲知不時塹誰能絕人事逐暇當握槧朝可同脫粟夕即共鑽燧我嬾無門與觸事多口占惟應苦諸子供我眼福贈還荒聊自娛一笑老佗僭

題宋烈愍公守萊圖冊并序

公名萬年字鶴南明黎平人累官知萊州府崇禎四年登州游擊孔有德叛自二月初三日圍萊公百方拒之至七月初七日督師劉宇烈以僞詔撫孔軍促公出城宣詔公與巡撫謝璉出被執罵賊死城南門外萊人即死處祠之歸其尸葬黎平北門外其一臂後得萊人即以藏塑像中祠四壁並畫其時守禦事嘉慶乙丑公六世孫述文往省祠萊人踵壁爲冊十冊前冠公像貽之歸今年八月其子晟奉冊乞題已無餘紙余爲大篆書署其首即係詩當欵識云

秀才晟也至我前出櫝敬示一巨編云是其祖守萊軍容四十冊萊人仿之祠壁求我言我思太常公張許同正氣大書明史傳細載稗官記此圖題者又已備我復何能贊一字晟也懇懇不可虛我觀冊首闕署書爲檢以篆當楬豬雖然冰斯一筆無太常察書應肯予爲知失汝今守斯圖當視乃祖守萊日呼嗟我處忠孝固此說鑿梁納楹亦已拙楮墨長垂正無術景不見武梁石室畫像今且殘還汝此冊爲之三嘆然

次昌黎符讀書城南韻示同兒

至聖孔尼父亞聖孟子輿兩家無父兒自解勤讀書惟其勤讀書道德塞太虛儻恃腰脚健逸蕩成童初夏楚雖丈二焉能及里閭當時兩聖母哭死亦無如爾今既有爺祝爾同祭魚食肉又頓頓衣綈又疏疏炎天何修修夏屋何渠渠不學復何事人頑豈誠豬爾母生爾來

寶於月中蛛不肯就外傳恐為人所蛆車旁一卷經紡讀同起居爾年十四五此意不念歟古人書滿腹強半作客儲謂奇爾毋處困窮貧賤出游勤有餘豈料心盖放狂童狂也且家裏念予季瓜蔬各淚俎焉知正遜樂驕若立耳驢老農不耕耨任詡三歲畜騏驥不舉足終年守階除聰明且如此愚也而裕裾男兒要自憤朋友空面譽學問大如川眾流會歸墟老陶就衰矣嬾惰隨阿舒信如子不子有粟吾食諸木石諒非爾捫心自躊躇

寄山中兄弟五首

門柞嗟衰薄書來又鼓盆驚心仍坼副何趣要兒孫弱息原依嬸新人已入門徒令千里眼矍額望乾坤　鬼

可少阿奴得晨昏且在前看今吾亦愧念昔毋深憐辛苦埋兒鈿蕭條賣藥錢早應儲竹木同去午山邊　孔

似昔愁還少而今別又多與君皆老矣前路復如何著

連儂猶壯聰明歎已過仍賢桂岡上花萼共婆娑　伯容

見爾書來說蝯川待省爺兩視俱在彼五子得皆家到日舅如問言余驕已華後生猶若此悔望　長嗟　兆熙

已脫三升服堪愁六尺孤每思吾舅喪直是寸心無活計書中粟當年掌上珠和看俱不小此意可銘盂　庶蕖　庶蕃

中秋後夕獨酌紫薇下

銀河轉碧星漸稀庭中露上清氣肥翩月遲遲漸下樹涼風嫋嫋還吹衣提壺對此獨自勸伴座無語三紅薇學舍如舟地如水菱荇蕩漾相因依忽驚深夜落何處美人散盡吾何歸仰看天宇淨塵翳俯念人閒多是非心魂月魄兩朗妙窅窅人天俱入機六根長願止如此酌月一盃無我違

九日攜兒與諸生渡江飲車砦載酒閣閣無名之

余名之

巨閣崢嶸突跨空天教泥爪印飛鴻有緣風日歸盃底無限江山在眼中他日世談王口勝重陽會有七人同不應載酒堂邊路止屬當年玉局翁

吳生招偕同人游東郊飲其妹氏家郊在諸葛洞後

諸君誠喜余不惜導幽騁渡江行十里果造遠人境茲郊信深僻水裏山以亘古田僅七戶居人無數姓蔓老鳴薄日漾虛映吳生故好事置具累親倩大巢煮新尖甘薯荒雨餘菰蓮淨橘柚青黃閒時立美人覩秋黎驚尚花節候訝非應入竹縱緩步觀松得吾性驚禽時一脆筍掘早迸半歲羨罨法味果生饌勝事事愜所尚爲

子一醉竟幾見迂廣文魚鳥能送迎酣歌謝林谷斯游
準雖更後日君等來尚憶谷口鄭

攜諸生游卧龍岡飲抱膝亭

虛亭擅高勝登覽及友生初冬似春晚蜂喧紅樹晴憑
欄一尊酒嘯傲凌霄峥仰攀卑飛山俯瞰諸營榕樹
藏萬家蒼蒼浮市聲青林暗王口白塔明孤撐三江盡
朝東貨轉無諸城咽喉導黔粤鑰通梁荆雄都盡體
勢聖服前人精級懷百餘年穆然見高清何時卧龍公
於茲靖蠻氓威德泉在地誰曾覩親征抱膝獨長謠因
見千古情

論詩示諸生時代者將至

我誠不能詩而頗知詩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
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贍乃相濟李杜
與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質而虎皮雖巧肖仍僞從來立
言人絶非隨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幹必先異又看蜂釀
蜜萬蕊同一味文質誠彬彬作詩固餘事人才古難得
自惜勿中弃我衰復多病骯髒不宜世歸去異山川何
時見君輩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

子何自黎平相從古州余西歸有日子何以事
先還送之

古今詩共五十二首

游東山晤莫九韶祥芝去話寓中頃芷升自江
肘六十里省我亦至　已下戊申

雨餘歷山綠適我邱壑想杖策喬木顯脩然獨成往干
山靜雲日飛鳥入煙莽孰與娛我游遐晞慨吾鄉莫九
忽揖我語兒視昔長阿六復已來下馬汗流顙學古豈
負人喜爾音屢賞庶令許鄭學南中動欣嚮芷升方以試文為丁
虛園學使所識小住我當遲課邨爾能曠朗其豫樓笠道院從

一訪

題北海亭園　并序

北海亭在定興縣東南三十里西江邨朗廡侍御
久徵搆以為其孫忠節公伯順讀書地也伯順事
跡具理學宗傳明儒學案伯順父正字成宇
海內稱鹿太公為范陽三烈士之一亭當江邨草
堂之後知止居之東園諸塗塹播為垣前一柳
樹旁皆種蔬兩行灌木無欲齋詩所稱東園即在
是萬歷己未伯順以爭金花銀移疾歸里明年魏
忠節公來訪之適孫徵君為集石卿詩文於亭內遂名
北海亭集同邑范一泉孫箕生士楫石卿子盡心
妻父也故師友伯順順治戊戌屬天津戴司農道
和歡極相與邨容城拜楊忠愍祠賦詩而去天啟
乙丑魏璫羅織魏忠節及左忠毅公聖旨熊烈愍臟
下詔獄左之弟光斗魏之子學洊等潛行偵視莫
敢舍者時伯順在榆關參孫文忠公軍事太公與
孫徵君謀館諸子弟於亭遣徵君兄奇遇偕伯順
門人張于度果中變姓名入京職饋橐遣徵君弟
奇彥與其孫石卿化麟馳書出關求文忠援而設
匱置表於門招鄉人輸金應比太公日騎驢冒暑
走釀數百里內助者響應而左魏已拷死明年周
忠介公復以臧逮其友朱完天祖文護行先馳至

江邨館於亭者三月時伯順辭武選方里居與徵
君輸三百金四釀為完臧計范文貞公時謝政令
完天持書往文貞亦輸二百金齎至忠介亦斃杖
孫文忠之解兵柄媚璫者借茅止生元儀傾之矯
旨削籍幾不免刀鋸止生客亭中前後三載以數
年來此為嵩融之辟天下皆仰北海風因顏曰北
海亭且為之記崇禎丙子伯順殉城石卿伏闕頌
父忠不勝喪死徵君為集石卿詩文於亭內遂名
北海亭集同邑范一泉孫箕生士楫石卿子盡心
妻父也故師友伯順順治戊戌屬天津戴司農道

默明說為圖謂當稱乾坤北海亭係七古一篇極悲壯司農擘窠分書五字於首圖橫紙卷全用米法中無一人向藏廬氏後失去伯順七世孫丕宗復獲之容城孫家道光戊申守都匀余過其署出觀之以亭之掌故傳記錯見乃括為序復志以詩

六月廿七日

黃芝葵地茄花朗仁狗五彪忽縱橫地轟天鳴覆乾清北海亭子乃孤撐亭中老翁一諸生舉手欲障斗內星惜哉當日事不成正氣耿耿留元精吾觀史家已吞聲此圖復出二百載滇洞千秋思古情蟒山壓筵蒼鬱蔥

展圖慘憺來悲風江光黯黯雲冥濛倏忽置身畫圖裏眼底盡是人中龍翠幡旗幟慨繇夏峰赤幘從之張果中策蹇掀髯去匆匆為容完天朱老俠膽雄圖飄忽墨小錢籠破杜複辟難吳橋歸卧劬隆隆秘獄此時走尸蟲傷心投甎仍未終後來者誰茅止翁此老十萬兵羅胸婆娑柳下杖癡紅戟拈尚自談遼東太常堂堂儕耆宗晚學農圃悲天夢矯首似望孫文忠歷歷斯人肝肺同一重一掬吾安從

為耳獨此炯炯差足恃長歎英賢皆已矣捲去斯亭擲盃起白虹正貫窮溝水

書應乾嶽先生文評尾暨孫鍾元先生跋卷後評為乾嶽門人孫紫淵輯原一冊今止餘六條跋時鍾元年八十九稱紫淵為從父兄考乾嶽著錄弟子容城諸孫自君式兄弟外惟紹古字獲甫一人紫淵殆是歟倘長徵君求跋時年亦九十上下也

威鳳備全德匪以五色名一毛落人間孔翠已無緣惟此兩夫子於道躋朱程心畫偶然寓事浩氣流光晶當年

江邨上諸孫聽觥觥乾嶽以崇禎三年九月歸里門人大進五年徵君遺子姪皮雅君式立雅君建量雅君咸維雅君持奏雅君式抱雅君寶望雅君等偕伯叔從學江邨吳雅君協尊聞綴百衲眼驚猶朗虛堂山根靜橋影雨餘清邈與古香接悅近皋比橫無緣作都養終以翳我情

雨花巖觀明張忠簡公草書仁智之性動靜之理栖此盤谷飲此泉水摩厓暇訪彈奸手遙懷荷殺年智仁無擇地南北本同天瓜蔓荒盤谷秔香接古泉為公翻一笑謫戍是神仙都勻忠簡為仙謂此為邶書仙跡龍江寺尚留斬蟒刀云

皆明孫文正公五律四首墨蹟後
高陽諸葛流策進先善守崇禎五十相誰數出其右如
何松濤亭閒此活國手旁觀送日月浩歎付詩酒回首
山海東心盡百八叩遼左等閒弄神京究何有昏昏一
世人猶吠隨拍蹊莊狐固英主補牢未爲後豈眞四城
復斯人遽衰朽終要寧遠關何惜祖大壽擎天竟聽去
朗祉焉不覆流儔翰墨緣虹光照虛牖舊聞矯如戟謂
當平原肘繞指一何柔始歎包孕富
積雨病起四絕句
僊僊近月不出堂數日不可更梨當性
一病眼前無六親蕭三旬於我顏色眞雲歸華頂樓橫
海記爾文登閣下人蕭然海市華山甚壯
我晨出暮歸遲發狂
童子什佰無能軍黃茅白草何紛紛野方陳尚叔吳鈖頓
覺風流盡何處清淵尋舊聞句人酒士安有前漢集
郭西水北多可盤孑弟不從江時還經予能來苦風雨
開窗日日愁奔山
四橘堂歌　并序
貴州之橘以都勻產爲最而郡署內堂後者又最
都勻樹凡四實小於外邊味絕甘且無核獨左上

一株較高大而蚍亦特甚向之謁者以貢大吏沿
爲規近不給貢包皆買於外間之矣舊有堂三間
兩廂翼之橘羅於庭久頹穢不治簡堂鹿公守勻
之三年戊申五月始葺之前臨蜂山後戴東岫回
闌洞疏唐甓四達長日人罕涼陰轉階雅宜度夏
余適以六月下榻其中圖書森森多有所獲及今
月餘顧橘子如牛乳矣皆云已三歲不子今年特
盛因以四橘顏斯堂復留長句
廉公孝子忠臣孫葺堂在署如在邨風清日靜無喧塵
掃地若鏡辟若銀鄭子歷落嵚崎人堂成來作堂上賓
東頭安硯西安榻終日無人來即閉獨與四橘同朝昏
一住一月不出闥主人喜我樂此堂舉盃相屬舀其閎
清夜起舞庭中央橘兮澆汝各一觥汝不遇廉公拉雜
成枯僵連山有乳石有綱慎勿多子多則殃世閒值
錢是官囊一文誰肯為鴆方整屐故破百金裘世事盡
如斯甯有孔與瘥公乎可師當一瀹吾能不懷三宿桑
與君同辭秋月光人閒何處不徜徉一賓一主四橘突
藥欄斯堂問誰有公曰居者我曰否十年幾客幾太守
橘花橘實故依舊然則堂非橘有而何哉請為辭歌告
將來老守作人徇可懷樹不可使之非屋亦不可使之

灰若憶老夫開堂四十日集豈不註無欲齋李文貞公詩鈔題事非注不盡曉余以暇日採蒐乘史傳注得十九云 ——

過高眞觀

舊聞福泉山不踏福泉路繞郭梅齒經造幽始茲度古觀聞聲智而餘眾秀趾攜濯花上雲霏枝間霧一阜故不高石林鬱盤五生眼滿巖壑世闢引余慕還睇古仙人簪眞蔡馬過邁遊剩遺像茅龍去何處靜撫老木犀千歲不薦土池水上生肥蓑爾無根樹持是百年身勞勞究何去蒼山迴夕陽嗒然得吾素

同年饒宏趙禹門 本教宏城中外逆旅也歸而

復宿始知之因屬拾寄同年楊同亭 懷清 遺稿

同夢蓋其師

十餘載隔同年面一宿誰言對牀榻相逢翻倒促移牀兒供使令知家法毋到期頗想樂方老我何曾因好頭威君餘慶意蒼蒼 壽門日占謂何云為貧

當年拔萃記同寧七十人中詩最能獨立驄山矜句法同寧有前詩幾從瓶市話秋鐙律甚嚴 經作證嗟何促宵予承家豈不勝為瑯燒存得粗勘及余疏殖未全芳

蒲翁行 并序

翁滿氏名國相遵義縣人年百十一歲少聘三妻皆將娶死家人常謀之年十八乃將遠去至騰越佃人地耕凡八十五年屢屢無一錢蓄騰越長官旌之頂帶意頗榮送歸視其家則兄弟之孫皆破檐下老人也居二年聞賀撫軍設養老院走赴省過甕安數十里矣州孝廉趙本敖聞之追謂翁願終身養今在趙已七年道光戊申八月余歸自都匀見之因為一詩紀壽八云

一百七歲羅侍中築城已賜號羅公何況蒲翁還過四九州人壽更誰同看翁鬚眉未全白憂翁餅肉猶能食

太息男兒空落地命駒陰王應不記毫無一善儘虛生
再活千年何足貴我敬蒲翁大希有又歎趙子何忠厚
此事能慫奪奮風此翁當聖虞庠首　聖主優年過漢
文如翁豈合尚俟人若敎縣道將名上月賜何論肉廿
斤

菊花二首

采樓西畔草堂東霜曉寒英照眼豐看向殘援敬根外
憶經雷影電聲中（歲二月廿八雨雹大如雞子花皆傷餘之葉而轉盛）物微亦自
生憂慮命爾何緣免鞠窮（見陸）芳蝶依依賴相係未應
獨立歎涼風

白白黃黃繞墓門舊時花事憶堯邨寒泉一盞嗟徒薦
細柄雙鉏感尚存老圃最宜銷歲月破籬容易到兒孫
絃歌資徑眞何意暗覺陶公老志昏

山亭聯句　已下己酉

雷餘續蜂鬨雨去送蟬唱（鄭珍）殘紅拂階砌老翠亞檐
宕莫庭芝修炎鬱陰霾頃霽開遠曠莫屏芝端軫憂以
紓合并素一暢（鄭知同）危亭便賒躅草具雜盃盎（珍）煎
菽脆摻卵晶茶鹹比醬（庭芝）刻物鑿情敏延景啟目障
祥芝平林雜花妝遠岫濕煙葬（知同）鐸庭雀若巫錢地
蚓逾匠珍鴨煩苗色勢蘧了柘氣王（庭芝）行蟻舁蟲饘

騎魚玩鷺將（祥芝）攫天柏心豪升木瓜膽壯（知同）嫦自
石角出孺緣葉縫上（珍）長謠詠石帶抱膝思葛亮（庭芝）
共晚松是因擇交竹堪傚（祥芝）暮霞千錦舒新月一弓
韔（知同）酒腸我有限詩肚君無當（庭芝）篇成付阿買尚
似昌谷樣（珍）

書俞秋農先生墨竹四首

寒枝玉立勁無煩梁棟非材老碩適笑與兒童辦笞具
此君功亦似蕭何
一兩三竿謹護持苦心惟有老翁知君看鄭舍成陰日
已是家人食筍時

屋角風來竹有聲哀音誰念鳳雛鳴王戎墓下居人滿
共爾荒阡過一生
香海棠巢畫竹枝郭張城外泣將離豈知風雪回頭處
即是鸞摧玉折時（點酉州署內海棠一株猶香堂因以名丁未十月余過永酉留堂中一月
去先生送至城東淚滂滂不已明年六月辛於貴陽及知而柩下潕水矣先生遷於經史詩古文清
諸生三十年始成進士令黔中擢知縣雄快逸為山著有聽秋聲館詩文集及北征詩鈔）

八月貴陽寄新化鄒叔績漢勛興義四首

萬嶺千巖繞夜郎側身南望涕霑裳論才海內今無幾
覓食盤中事可傷天入都夢江影黑地連鄧町瘴雲黃
山川苦著鉏荒手賴有圖經補道將

孤兒已分老瀧阡亦擬偷閒理舊編俯伏季陵甘作蜩
伊憂元叔不如錢頗思公穉資三徑却笑翳桑岂幾年
羨爾酣歌拓金戟不應羞殺廣文虔
似聞說友臨安志季緒年來肆乙塗誰遣不書驢市券
故應難語馬坊奴秋風肇挾南盤壯落日心懸首望孤
歲歲說歸歸未得黃金虛牝可長吁叔績纂貴陽志稿
嫌疑奧而刪裁者可惜也百餘卷體例詳正
早晚吾歸子午山知君亦擬暮秋還定難枉轡經巢外
掷即權庖大道邊著述太勤甫止病田廬差足且粗閒
相思不賴魚西上此後何由慰苦顏

別二首

柏容將以鄉試了往權石阡教授余明日歸志

短燭三條後千山黃葉時疏風詞客影孤僕冷官儀月
石宜秋齋雲巖待好詩請鄰逢祭竈應及菊花期
萬事不當意止思長閉門無聊強低首且忍復何言歸
路闊河冷空山歲月奔明年此時節應共話松根

贈老友趙芝園　商齡　芷庭　陽齡　兄弟並示壻廷璜二首

芝園終歲樂在漁亦要芷庭能教書東竿放學攜手去
矣斫芥蔎同煮魚

北山先生筆峰居望衡不遠二里餘卒便休矜苦學清修只蒼渠北山先生李先立字卓庵李文貞公
弟子其知質踐卓然純儒為
遵義開府道士以文選司
主事告歸設教筆峰山下

胡子何來山中喜賦此

子家沅水東我家延水西相望越千里會合理難諧俗
情一朝貴身手更自奇父母近在堂定省猶難之何況
我與子而必噬肯來揆勢又不能挈得僮僕資資士名
一官債臺已齊眉雖有存我言不踐誰復警古道竟未
亾突兀子在斯當子至午山我方行省羈冷官賤於毛
為貧安得辭欲買官長罵先輸因鬼瞰讀書悔何謂聖

令骨變糞有來聞說子喜劇翻自悲歷歷數來路我皆
過而知陸穿盜賊叢舟行灘若雷渡延脫諸恐道僻徑
又徵王口自別去收第子摘鬚一年上賢書二年登禮
闈東吳財賦地民社　命子治世人熱中腸得此兩足
飛金銀夢布地誰肯去若遣子乃請歸假不願人笑癡
依依慈母前兩年賢傭廉我何有於子願又甘艱危子
試有所得娓我迴日卑恨不即子見輒轉惻中懷遲月
始及家子又郡我後中秋適朔日遣力招來偕報言育
相視翌當還我齋昔子之先公卒官校官師大鳥有回
翔禽鵠因其宜黃忻松厓上溪口望漸迷冥出人語冥
冥斫芥蔎同煮魚

謂是至乃非入門點鐘聖月黑靜掩扉犬吠兒走言子已及我幾相看劇翻倒拜揖不及持依然舊書生不似官長姿傷哉別四年顧我成孤兒欲語非一端且飽山中蔬援筆對真與茲作志喜詩

爲宦子普必旨　作山水圖題

夜得十萬金朝買千朶山中有古道士招我住其閒好花悅老眼美人慰衰顏買許近東郭郡程鄰西灣作兒不知孤作夫不知鰥物豐倘九州時和絕三斑相逢各歡喜對聖無狙姦常持一壺酒瀞與孤雲閒君來若我出有息應柴關松前浣風待月明當棹還

書子何磯明周東鄰邸竹林七賢圖卷後

郭鄰老囚穢弊盒壽張侯亦位向東龍頭割席來投宮何物腋臭參仙宗易婦致人作田翁瀛洲乃有高陽公持籌鑽核賣絹傭稱賢正爾嗑阮同異哉世論缶雜鍾畫師止詡衣褶工太常五君兒未融鵝品何論塞與通選郎故自冰雪胸何人濡筆抹阿戎莫使涴我林下風

月下對菊示子何

天公愛菊同幽人夜遣明月來寫眞秋魂盡入影中去滔滔花枝空有痕半山亭子聖來久衣袂漸冷胸中溫花氣增濃月益白枝枝插在玻璃盆深露微光上蛛網

暗蛩細響吟籬根涼風疏疏度不盡時見水面魚吹紋乾坤清氣盎兩候不在溪夜即在晨昏世中聲色窟挪得一刻能鮮新君思此時富貴兒多少羶葷聚飛蚊香衾醉眼待蘇醒已是白日堆紅塵百歲何由見此景老死不知清淨因我今無慾亦無樂默默飽受花月薰意愜不須爪爬背四山岑寂同忘言

臘月廿三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塢取漢盧豐碑石歌以送之

洪婁著錄漢碑二百七十六至今三十九在餘俱亾其中陰側匪別刻實止廿八之石留滄桑後雖新增三十種已少婁錄四倍強我生嗜此屢長嘯壞存增愛等傾羊巢中諸拓購略具宜禾特溢翁方綱與王昶李君碑宜禾都尉余以先妣家金石不著前年怪事熱不得似有鬼守黃竹箱嫁時木箱滿盛古揚蓋置鏡錢紙數堆辛丑六月日紙皆成風蓋亦牢檻而中藏無一焦者落手時時繙訂同炎涼猶嫌拓本非手跡置旁黔中且無宋人刻況願上此知難償故人超子旭鼎山下好事成癖人爭狂一朝有得過詫我漢刻近出綦南鄉我思綦江漢江州此刻界在牂柯疆婁說江州邑長盧豐碑蜀人謂之漢夜郎以官以地並近似或即盧碑榮我腸又思於宋是為南平軍南平吹角兩刻紀

自王東陽此刻正在吹角坳地闕四代名猶彰疑即所稱古摩厓間其在穴又疑更是伯約姜漢禁字原碑目豐碑建安七年立蜀人謂之漢夜郎碑與地紀勝南平軍下吹角坳有古摩厓風雨腹側苔蘚侵蝕惟識建安二字他不可辨在溱州堡去軍四十里又姜維碑在吹角坳其始有一穴開內有碑相傳以寫姜維碑今已磨滅料量三者必居一遺力椎取觀其詳泐甚搨麤末從讀建安七年刱首行次行盧字又可辨謂必盧碑他莫當碑所土人號摩厓細詢實異鄙與楊百丈溪谿石排者端妥斗狀陳中央廣修高等尺六寸更有乳中前後方因知俗以嵌巖作鐫辟其誤想不後李唐後來嵌豚便穴置見者道者增張皇南陽天水蜀所艷附會舊碣

多乞光建安或作建興認變本誼遠傳誼荒圖經信耳不經目兩聞兩載原其常儀父斲未見搨本沿襲趙志何由匡今碑首十一字極明紀勝云惟識建安二字知所據是趙彥遇南平志也我定三碑實此一石耳但為僻遠成參商王得其地要得人兩家相較無短長委閱夸邨世莫識時有野衲來焚香數年敲火已剜角不即收拾愁毀傷定武石易辭道祖嘉平經攜龍圖張子雲俗楷一蕭字尚有竭奩誇珍藏況茲隸古又完物蠻娑豈足傳芬芳密呼健者受約束夜半移壑志已剛昇竿三易乃三折千里往復徒贏糧未應神物戀窮竇信坐人謀先不臧季也挺身願重往選夫

望山堂

屋上能看家堂邊不築牆此生無去理開戶對西鄉

巢經巢

遺經巢空虛三傳東高閣我師珍重心未敢效空鑿

烏桕軒

此樹此堂得因之顏色幽慈烏憐柏子不啄墓燈油

紫竹亭

石林裏曲徑上下綠苔濕啾啾無毋雛飢守竹根泣

米樓

丹陽墓黃鶴中散亦斯邱落落同心跡神傷海岱樓

圌湖

彭蠡水無壁洞庭波似山引棹乘小艇終日圌湖閒

怪島

曲虬三續衍怪石半因基老父不稍荷空言垂釣宜

桐岡

明月上岡頭綠墮一湖影來往不逢人露下衣裳冷

梅屺

當墓橫修脩種梅密無路一株常默對是毋搭衣樹

松厓

曠望臨高厓溪壑繞其下落景射松根水光紅濺灑

沈泉

澄甘落山麓下汲苦朝夕每惜宅甚佳乃無出水處

果園

山妻識方法栽椄羅高卑小女時偷果持竿棄底窺

柏巖

斷絕後園後柏陰亞溪寨時見釣魚人臥暑笠作枕

東邱

蒼莽數百里斯邱環望開雲飛內江水月照不狼山

西邱

東邱倦登覽西邱復游適白鳥去煙郵遙遙望成碧

藻米溪

溪翁相識盡遇餉即盜留下來還上去得得復悠悠

壖南

半陂林影深一徑稻風晚杖策每忘疲因之弟家飯

溪尾

疏籬曬春網流水影修竹欲問子午山溪頭淚幾曲

古今詩共四十三首

正月十四日作三絕句即書子何所攜朗周服卿之覓梅花卷後時子何將行矣　已下庚戌

嫩寒輕雨靜山樊照屺梅花作上元盡日池頭篆謙卦

萬枝臨水閉柴門

寒山香火已蕭蕭卿子芝榮亦宋寥醉撚疏枝成獨笑

內人生日是今朝

疏影詞成去范郵小紅低唱不堪聞朗朝驛路相思處

回首梅花是白雲

十六日送子何歸覲

昨日欲語且復休萬言千緒在心頭今日臨分一盃酒

相看片語俱無有男兒有事可奈何曉寒送子山之阿

看我霜鬚不更黑何年此地還經過住亦不復念去亦

不復悲今朝梅屺下明且眉江潮萬花生時錦翻海想

汝登堂拜母慈吁嗟乎子何此福豈我得抱子攜妻奉

朝夕一日千金不得易贈子斯言作離別他日相逢意

無極

安貴榮鐵鐘行并序

鐘在黔西州東門外觀音閣口徑六尺上款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土官右參政安貴榮正德庚午冬長至節後三日造又勒宣慰使安萬鍾國子生易紹把事二氣脉三白庶一裸所三董督者老一頭目四時貴榮已老以子萬鍾襲鍾蓋其所鑄把事等皆酋銜氣脉白庶裸所即夸志之器脉貊拔備所爲安氏九擯之三九擯者安氏官級也明史土官傳有卜麻當即白庶宋史蠻夸傳有都老當即者老夸語無專字蓋皆隨聲書之易紹或書人也置閣中首尾不可知州拔貢張琚始訪得言於人人乃重爲古製余以安氏守土千里歷千餘年宜不尠邊故以無文一切昧名似茲亦可觀也故爲賦之

郭張郭東大士居（明安陸侯吳復於洪武十五年領顧有理記今侯州等衛官軍就水西地名郭張築城）有巨鐵鐘懸屋隅旋蟲齧朽篆帶缺空腹黯黝巢蜘蛛舞修鼓廣各意創尺度不中冬官鬼入門粗睹遽舍去黃木古蔭眠圖蒲（關中有大黃楊五六百年物）故人呼趄視欵識落塵著手先咄吁正德庚午貴榮造布政參政華酋渠盧庶雄部越千載漢官可假地可除同時播斌亦撫察二豪蜋嶺箭非攝此家王會自佩露西南跂蹻資

暖妹保大決非僞然事將軍龍虎三珠符閩州女兒更
智武隆準笑為殺妾奴繡衣歸來報天子羊腸九驛通
猶朱耳孫不念香靄意檀形蠶蟄思狂鬥巫餽雖勤地
主禮攻心已媿陽明書罷衣夜所聖睢恣安氏地有十
有四十八部又其下有百二十局衣千二百衣所百紅邊燄獸連陳湖壞人家國
內亦爛香爐西堡徙區區後日三方爐八道誰寶禍本
茲孽孚鑄此羣氣亦應悔欲假佛力醒昏衢豈知鐘鳴
猶已盡阿子頃墅紅髑髏前金當年正不苟揀選董督
煩精夫楊家銅鐘此其僞明宏治中楊凌鑄天峯寺銅鐘今在遵義城中玉皇觀並有序銘彼銘可讀茲則無潛溪秀水表南

雅英昂以外同閟如元楊漢英有桃溪集四十卷見宋兄弟有聯芳類稿朱竹垞稱可媲風雅濂撰楊氏家傳明貴州宣慰宋昂
麤細觀名稱等從主雖陋亦足補史疏裸所豈即麻葉
類氣脉或似宗親徒卜麻白麥定聲近者老都老甯形
誣按奇則異本我素撫物感事增欷欷蠻夸大長古侯
服何異周代觀彭吾遊跡搨誌此鐘在鼎之崇貴鼓密
須三百餘年亦已壽或有鬼物持藥予客游為爾啟荒
閟藉示後至償詩逋

贈龔安傅侗園 侗號明經時為黔西主講

鴈徯渡渭水客子意不放遠望披瞳天 彭云烏撒山川天如披瞳山川

鬱孤愴十柏增感舊吳醞雪先生生貴州日於東山建王陽明祠前三年俞秋農先生始以陽明生日率州人舉祀事燕解后忽神王讀書眞有得於十笏山房余時留觀禮
生色睟而盎四顧水西山頓覺此席壯當年竹莊公公名玉書以孝廉終安福令著竹莊詩集卓成一家梅貴州舊詩名黔風錄晁采照十兩老鶴
見雛羣龍章想姿狀風花滿寒食幾日陪履杖菊苗馨新製筍葅倒陳餉再留我何惜未肯速官謁承乏復幾時歸遂待重訪

至大定受威寧學正事三日實任者至將還贈同年杜杏園芳瘟學博

強記君眞未易才木窩談賞與方開藉盤一笑非容易

昨日應官明日回於堰南蔭早稻

老去無世用所懷在耕田薄田不滿力亦復事終年壤瘠缺糞草一飯貪之天入秋喜先熟似得田公憐故歎
所獲微及我室如懸兒癡早得力勝彼遲者賢柏林帶脩澗不覺寒氣先晨興命儔侶日昃空雲連殘陽明豆
籬墟塢上晚煙悠然見雲水已有雙鷺拳長歌返茅屋我穡又此圖人事難盡計庶以飽目前

秋雨歎

穫者秉爛紛縱橫未穫者倒如席平綿綿雨勢來未已

但望稍住不望晴晚來月見星照濕走呼鄰助約晨集
及朝雨隨人下田老農止抱破蓑泣

盆花詩四首 并序

先子雅泉居士性不屑問家人生產然揭於活人
所方賑無一失而亦恥受貲也課子孫之餘喜釣
飲蒔花樹在時多有盆植今秋出荒藏與剪剔並
具奇致然得四盆而已敬是先人之遺各紀十韻

紫薇

潛虬欲騰空盤屈弄角牙矯首吐綠雲散為玉堂花何
年於何所得此老拙搓倒植未必然季第云目及是倒栽者根分

信奇則君看巧蟠結人力能爾邪墓前十丈錦出盆氣
何參茲非尺土錮詎滅燒空霞吾甯屈其盛伸我念所
加正恐面目改與人作光華沃根幸勿忘古貌眞足誇

海榴

海榴世所稀此語聞太白況出先人手而能不之惜古
榦皴鬱結細枝復稠碧海我當年時著人筆書性成癖盆
植朝暮遲嬾看肯佐役此實細且酸其花艷如血掉頭
益無取花實每戲摘老人但心惜怒視不忍責兒童戒
觸犯及今若拱壁一撫一泫然嗟嗟復何詘

薇梔

不見黃山松乃有黟城梔宛然具松意樹小貯特奇上
裊盤盤雲妙勢在斜欹恍聖禹丈底仰視兀傲姿念自
省專來此木已似茲憂患三十載肌膚無寶時年年清
淨身意若無盛衰不爭尋丈長隨時發華滋古人愛嘉
樹因之寄遐思同蘭保巖窘勿為雪霰欺

山茶

峻峻老鶴雀肅肅水蒼佩由來蔵寒種骨重顧少能聞
昔上虞樹把半已干載茲株大於搤所闕知幾代虛庭
走流水四列錦繡隊先人長其閒零落拾荒廢豈曰非
人事徙根茲焉在先子生六年失恃長於母家程氏今落後此其一山中嘉種半徙自其家

也玩物詎我懷向來可懲艾焉知鶴頭丹至今彌堪對
此意兒輩知一植多感槩

榴長生無極瓦當寄黃虎癡朘以短句
地上黃白壤有自盤古時閱歷萬萬載古莫古於斯蔡
墫漢瓦亦是泥得者矜襲觀者奇世閒萬事總如此笑
人無過書騃子

次坡公斗老詩韻贈子行弟生子

昔我官古州出門五具沐驚心三男女凶短就潘音浴
今來官鎮遠離家昨初復復昨兒離雜音義子日仲氏乃
添丁安然出白腹少羨妻妾佳老思兒姪足發書歡生

腸觸念淚盈目衰門似枯山生鐵不生玉迴天苦翁媪
遷地厚培沃看成三家邨已類族生竹窠雛有雄雌樹
果異酸熟但要多為貴會有一能讀艱哉歎獨子老矣
無餘暢喜此應出羣試啼待歸卜笑語牧稚兒蘇詩大兒牧羣
稚奇駒恐難督

十一月廿三攜兒子游鐵溪至石厂

欲作鐵溪游先詢鐵山路沿江踏鐵閣鑿徑才可步里
餘入溪口石燕沙久錮言溪會有石燕故老出沙兆郡科甲層屋窄排拶
空翠莽迴互竹被鷹背泉苔昏虎揩樹溪流曲而清碓
磴乘閒厝隈處輒作潭時懸兩三鮒會心每稍留貪勝
起躡蛇脊危滑倏增悸是豈生人塗一墮不成鬼改道

跋山胛叢莎略可恃詘上詘下難有進無退理教兒歷
險法目要戒窅視當前但踏實何適非平地兒能從我
來頂或觸吾趾移時失峻嶷未計高有幾居然數茅屋
蔬果放雞豕入郭縱憑覽僧言果不詭詫靦雨黃荆台
抱亞厓翦若材最難長其巨乃似爾應見椓船時豪乎
萬兵檥寒颸攪襟裳頹陽已西墮歸舍堅悅然歷思如
夢裏

雨洞詩并序

鎮遠府城東門閾接大橋橋東基厓辟緣厓南逆
瀡而東出為趨湖南驛路下則舟之去沅晃偏橋
羊角而上青壁帖橙几兩月聞閩中市鬻吾厥矣扶閾

者篙纜所必經厓之上平而廣俗稱東倉坪元之
總管府實址於是厓三面瀕江蟻徘千仞當橋之
南曰南洞北曰北洞其間亭閣寺刹即緣隆窅欹
嵌焉生自江岸視之皆若黏壁若懸空然非數日
躬歷莫能盡其奇也余來此承府訓乏一朝得之
遂常往來又出門即小渡便截江造其麓與市喧
避尤於性宜獨怪踞城近當水陸孔道而無一人
昌其靈孕者蓋雅流名公卿經由都下率信宿輒
卒卒舟輿去自無由識其勝官茲者例拘束宦態
而此又無用宦態之路則亦不得而識不暇與不

自強皆失之以故能游者乃余獨也因作兩詩詒
諸好事俗名南洞太和北中元迂鄙無當今仍舊
稱云

北洞

北洞雖名洞迴與洞不同入穴出自穴已非意想通謂
是不知處乃即東橋東臨江蹲蟄頤吐吸白玉虹行人
渡虹背擾攘如蟻蠔屢轉入蜂房又當穴正中小口嵌
玻璃照見千橋邏天匠妙布置似窮正未窮一線上雲
霄閣榻非人工是樹瘦屈盤是石蒼玲瓏如緣古梅樁
凸凹穿蘚封絕叫出青壁浩浩乘積風神仙好居處倒

垂綠芙蓉面面開戶牖剔透凌煙空下視古舜州秀者
辟挂弓欲揣鵰走兒此豁星斗胸竟無一閊者偕余足
音跫懇高發深喟永懷雲谷翁（閩嘉靖中郡守黃希英記朱子洞中今廢）

南洞

南洞更奇極辟立千丈厓誰將願陸譎挂向蒼江限嶼
巉丹翠閒錯落金銀鑿石扇啟雲頂畫橋飛鬼鬼路緣
屋脊上僧出蜂孔陪高空來鬼神中天風雨迴瀑關望
晴霄天門如可階安知已曦絕異境中巖開五步一小
峰峰峰瘦皺排石林夾幽徑綠翳掌大若沈沈靜白日
化深無鳥喈渾忘在辟上竹影搖尊罍聖疑西南徼茲

勝何由胎帝廳蠭黔山夔花而皆魑為劃海上奇一令
耳目恢有力夜負至左股失蓬萊執云過者過觀者返
自涯長嘯語山靈孤詣自古來

登香爐巖巖臨江鴻上殺下面圓匾徑略逾丈
絕肖其名明郭子章書沂流光三字於上今未

見

午雨不濕路欲游足先背醉兀濟江舟遂造香爐頂何
年玉皇按擲下鎮蠻境江流不敢肆曲媚博山影爐灰
化為土騷泛飲而淨試嘗茲菔根定帶香氣永（街民種蔬其上）
邦人不解貴終歲莫一省乞兒煮其腹薰黑似古鼎我

來訪青蜨筆跡漫荒梗歎名與金石豈若快游騁獨立感蒼茫儒官眞自幸

游東倉坪

今之東倉坪元之總管衙圖經止識元帥府莫究其號何由加學宮百不知脚力獨可誇冬時將子步其上坪廣乃可千百家三面臨懸崖無水千仞鬱厥後距熊羆紛紛騰抓石劈天排生鐵笆當年此人有巨眼於此建帳施高牙南北水陸當三叉賊來一蹴成泥沙門前劍戟立天外想見日夕雄鏡笳五百年來蕩無跡突者鬼宅低則畬農壇社墟棘鍼繞歲時官吏祈籌車我持酒

一盃憑弔一歎嗟下視來去舟聯聯尾銜鴉太平此地亦安用策杖荒徑尋梅花

臘月朔過甘忠果公祠祠經戊戌夏水圮何處訪甘嗣古祥寺之右晚飯度浮梁址得失前構倚岸空臺階賈舶所泊湊地穢庭蔬肥堂灑鐘薜秀數椽蓋木主日與守諸樞歲既無過問誰復陳俎豆悵望水轉餘波臣固傷厚碧血激不去早滲山骨透精入千歲相慘澹撐宇宙神鏡黯江光寒日外悽瘦勁節憶當年淚落不能收正氣無死生忠魂要栖宿滔祠照城郭此其又奚以為

自我來鎮遠不撤惟菽乳佐之菘波陵菔兒及芹甘薤食數必備鮮鮮照寒俎於我已有餘放箸腹如鼓門斗窮相笑天生菜園肚慣喫搞農飯稱作種田戶一笑謝善禱吾豈如農圃頓頓此盤餐儻獲天長與何論老廣文卿相吾不取

歲行已臘半歲事忙市屋吾亦念林廬擬遣兒還山悠悠我之思上忽父母阡東鄰與西舍渾室沸上元而我墓祠下婦豆姑執邊為官令家榮象乃蕭蕭然此何不得已苦要同食眠又以感山妻二子二十年無一回度歲不在裙牖音貧邊我生命已爾室今恨萬千何忍又似我母子相挂牽獨處又幾何過正當來還惟關山路僕僕風雪顏

僕僕去復來曰嗟念子子一生匙兒弟艱瘁焉得已猶喜衣衾厚虐寒亦足恃憶我如汝長幾臘洞庭水孤身將一舟雪奔武陵市囊空又禪薄冰牀難鐵被思家在於公若仍貫陳跡亦賤嗜懷強忘已憒吁嗟質難化豈誠如洗炭來豈不有年待替返山館敢期飽鯨鱠庶藉炳燭暖朱顏與皓齒莽鹵一從欒

何處終夜戰雨齒汝今誠慶幸寸步穩先擬從古行路難幾人鍊術智男兒生世閒終要慣行李去去健黃犢期汝正月尾

歸告汝母叔此來免灾咎飯勝家食半匙奉亦略厚日惟一冊書時或酒一斗腕傷雖餘痛舉作如右手全受不全歸終為樂正疚吾官本求食知及麥秋否山中愼料理用心到雞狗仲也勿好事事多日生垢季也勿怨勞勞極天必祐好育一將魚更醅百經酒待歌歸去來日日醉池首

縣學博李价人 維寧同年饋歲

孤游何節序豐饋足家常細檢勞邨嫂相憐視小郎芥諸盛帽盥栧子入鐙囊一笑真難我翻多廢置方

次東坡密州除夕韻

吹鐙讀韓集忽忽夜將半望古卷書墨蒼茫想長歎歲又繭頭盡一絲不留玩韓公如我年博士亦頑骯雖卑官德高已絕伴世人入長夜公若日再旦猶然汲汲志不捨敦敦校我今四十五向若何由亂假令生並世知不中供盥惟餘牙齒牢似勝匙抄緩眼花騷又白於公若仍貫陳跡亦賤嗜懷強忘已憒吁嗟質難化豈誠如洗炭來豈不有年待替返山館敢期飽鯨鱠庶藉

炳燭暖朱顏與皓齒莽鹵一從欒

价人兩兒過謁 已下辛亥

雪融江路滑泥婉肯同過娩我無雞黍其如二子何

客心

客心梅屺上一日去千回樹樹臨池照枝枝向墓開老妻清晝倚稚女綵衣陪那識東雲外瓶花伴酒盃

歎日知元旦家舉孫女再用沐字韻

一笑遂稱翁顏厚不可沐兒生曾幾時事似隔晨浴嗟我安不老肌膚豈得復初聞感於心繼念喜在腹似我手誠難同我祿已足戊日已時星家謂之歸祿平生寶三女次第知

去日端賴有替人何必非蔡玉已想問疴癢怡聲敬撝
沃牆為添青桑山與種黃竹三年秀午達一味分甘熟
長頭看渠抱側耳聽我讀人心苦不足得隴秖西矚我
輕公乘相亦淺慕氏卜却漸念事修姆教不勞督

十五夜

人爭元夜樂吾亦大橋行月白三門水鏡紅八塊城山
山墳墓語寺寺鼓鐘鳴西望翻增感凄涼獨客情滄水
柔下百里經三處險陜故得三門之名鎮遠治沿江一
街據巖足不可越向界八段門以坊可啟閉故舊稱八
堄城上元前後三夕越鄉
於墳前點燈俗皆然

腕傷將復聊短述

庚戌九月望衆翁左腕折是時方晨雨移牖視傭掘著
履指裁遽下階齒忽蹶卷卧泥溝中但覺半體劣家人
扶而起不審中何骨搖之響如撦非斷即挫折傅以藥
使蘇夾之板防脫痛苦經一旬寢食俱廢賴精壞糸時又奉
檄矜佩教城閱射去馬能已震掉豈得說俗云傷筋骨
斷不百日越直以不治治弄投藥與楔果然距至今腫
散脈歸穴微微與右異稍稍終不別吁嗟老可憫百網
未由出人患與天刑靜思怨尤滅為治足必烙為匠指
必血爽潮死潮頭厭虎落虎舌善將樹下絕善騎板齒
於人於已了莫濟便翊精核將安庸宜禾之碑出衆録
晉歲得本誇奇蹤影山老友愛不置慎考細誦亦太恭

少年嗜古心膽雄餘力頗喜歐趙風吾衰甚矣倦前好
十事九與無一功屈恒每笑癖金石何異嗜藥聚馬通

我今破屋草堂益東出西入難為攻濕水歸來困暑飢
蚊霜滿鏡曛蟬聲糢糊石墨滿階辟誰肯更塞窒然胸
解衣脫襪墊漢仙但願屏翳驅豐隆濁醪粗飯要常有
可免秫稻堆溝封猶拈此紙一讀覺隔歲談舌懷阿戎
惱哉痼疾更勝我徒為翫物增忽忽頭童儻得畢語孟
援援百家何足從詩末云惜黃南鄭少釋歲貴我十日
恰冬烘一生讀書儻竟爾但畢語孟
曛頭童邇閩新獲漢安宇天台廟刻來封龍莫五近得漢
公山碑及封龍山頌洪婁未見者三公神廟在元光和四年三
氏縣封龍山下嗣云天台三公之廟見河朔訪古記突
鶉奧牂出所作鉤聲想聖炎歊中百年歲月更有幾歎
息人壽難巢間呼兒首尾視蟫蛀濕亦賴微陽烘提

鉦向晚下山去踏踏笑和騎牛童

夢視齋歌為唐子方　樹義　方伯賦　并序

唐子方伯之侍其尊公直圃先生令粵東也於
羊城貿方視一石側篆擘聲堂戴左側梁藥亭分
書最野先生還視底有惠半農侍讀銘云鬱勃者
何忠義氣鞾鞾者何家國淚我為銘之永勿數詳
欵題審所自器益剛贈兵部尚書順德陳忠烈公
邦彥物也得視時直閩先生解滿還任將啟行假
寐舟中夢占衣冠人入話歸去嘱曰頭有遺物託
君家孝保之無負方伯因以夢視名齋志尊公忠
孝之氣之相感而又自獲罰往前哲無常變皆當
致身之意敬歷數十載由縣宰累官至布政湖北
所蒞不敉皆足與片石語故為歌之

二賢山色綠照船巖野託視唐陽山子方使君田禾子
時適得視五羊市陽山先生捧而喜笑謂今持一視矣
粵裝豈足貽子孫惟此可度湖學水韻事傳來四十年
使君屬我歌一篇紅豆熠鐫恨未見感時撫事吾潸然
使君公君不見當年巖野眞孤忠書生未受一朝祿苦
與去邇爭蒼狗不知禍珠縱獲利巢生元子齊成功吳
楚內爭勤秦點辟王詎足興明宗丈夫但了溝壑志却
計利鈍非英雄妄辱子戮不回顧何有一視關其胸故
知夢贈豈無意要以忠孝相磨礲公家石公大儒匹
國朝晉吏稱第一世傳治譜到陽山使君乃歸懷芳報國心
此視相隨又一時時有汙隆道無別各鴈應媿使君
豈比才人景純筆即今歸守陽山墳巖野遐應媿使君
太平臣子兩無負著述選著林下勤高齋閒暇東山蘗
何曰經過亞淺竹借公寶視展鑽鑿一仿蘭亭黃絹幅

方伯藏有米元章辛丑入
月手裝褚河南臨蘭亭卷

過溪尾二首

手鑪隨意去仲宅得盤桓圃向栁西綠山從竹上寒二

壺湿小火獨酌對崇蘭下拷白鬼靜吾心遥汝寛
聽讀鄰兒苦何時粗義知起行視茲服卒歲可無飢愛
劇門前竹思安水會茨得朋將送老頻到理晴絲

樂經集詩集卷第九

重刻鄭子尹先生巢經巢詩集書後

咸豐乙卯春先生補荔波縣訓導過方村時自明已入學執弟子禮見面試詩文蒙許可即知有巢經巢詩集五月送考宿舍間與先君把酒論文夜深始罷命磨墨題二絕次日侍先生赴郡應試鮑穆堂督學取自明高等皆先生之教也試甫畢苗匪亂急謀歸而荔波狄匪亦亂自明扶老挈幼避之先生佐縣令蔣嘉穀辦軍事蔣勦賊遇害先生旋省縣城陷從此道梗書斷自明家被賊燬廢學從戎游保知縣需次廣西光緒丁亥張孝達制軍督兩廣調自明來東差遣遇先生長子知同在寅楊龍喜寇遵義適選荔波教諭十一月送挈眷之官

幕府詢悉先生於同治甲子九月卒而先君於同治己巳八月卒細談家事相對潸焉詢後集詩稿無存歎恨不已不久知同亦故竟絕望矣今年三月黎受孫太守招飲壁間見先生墨搨肅然起敬太守始知自明即先生門下士亟問未刻詩稿太守幸寶而藏之因誦先生贈先君二絕以證太守出示稿本讀至宿方村楊秀才田舍二首覺當日師生父子歡聚一堂情景宛在迄今四十三年人事變遷不堪回首流離困苦惟我尚存展卷摩挲增惆悵欲鋟板苦無資適史澗南直刺繼澤慨然捐廉以表彰先哲爲已任併刻前後集以廣流傳乃遊蜀依唐公鄂生南渙任所值亂又聞澗潭賊犯遵

義急趨歸而家人已徙正安縣南川入蜀抵南溪矣庚申探得之召歸遇於桐梓遂依老友趙旭僑居魁崖側數月乃還子年山辛酉壬戌主講湘川啟秀兩書院時曾文正公保薦人才詔以江蘇知縣補用因道梗不得出山癸亥移歸禹門山砦而喉疾作甲子九月而遂歿外祖牛平大節已備名賢志狀小子何述焉惟行歷不詳無以言詩茲撮舉所聞以俟將來蒐補及箋譜者得有所依據云爾外孫趙懿謹述

古今詩共六十六首

七月初五日家康成公生日莫郘亭釋奠於湘川書院余適攜子赴行省以昨日宿院遂與執饌焉郘亭有詩示諸生因次其韻　已下壬子

生日古未聞自晉遂不廢臧生拜庚子襲者義已碎蘇臙與屈正不出詞豔外洪惟高密公譯聖寤千代如從聖人手親受所以裁六學文數萬一字不可殺歷宋漸陰雰迄明乃昏昧　國朝復天明絕學邈無對小子生其際門忝通德大謹執子孫禮立北聽眾喙每惜極盛餘慓新轉增怪對筵牢匪共隔半室改隘顓守有離合何論蕭毓輩沈果堂說士昏禮夫婦異俎孔驥軒說宮室自棟隔半前爲堂後爲室皆謂申鄭義以破唐宋儒者說實非鄭旨若程易疇諸人多以勝鄭爲事矣競競祖述心望悔寄遙酹先疇敢鹵莽終畝須糞矐獨憐孱懦嬰大懼日月邁遙懷沙邱堰一逝絕聲欬公卒於沙邱堰見水經注二十八庚辰暨揆存梗概太平寰記引鄭玄別傳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據後漢書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當五日得戊寅則公七月五日生也永傳以獻帝建安五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是年丁卯正七十四歲從卒年年到今千六百五十三年矣　行李值故人酌奠匪報賽政辦漢宮香敬仰碑產拜公曾性漢宮香方不止注劉恩爲朱子欲有許多精力也公葛在高密縣西北劉宗山唐史承節碑謂之驌阜山水經注謂之碑產山玉幾人載吾衰願子倩塗轍慎行戒公鄉有嘉穀識味在后啟各飽書帶露勿負此釋菜

書周漁璜先生桐野書屋圖後圖康熙戊子作

貴州數詩家有明推雪鴻　國朝二百年吾首桐野翁雪鴻宦不達桐野壽未豐天欲文西南大筆授兩公謝詩春空雲周詩花林虹吾以兩公較尤多桐野雄傳本少概見僅存埋蠹叢陳選數十首　陳伯璇選明人詩錄吳茲大中蕃選　謝君采作七十四首復去十八首　惜哉何隘胸歸愚拾傳鈔又復爲目窮沈歸愚選別裁集錄公詩僅題綱明北窗赤壁阻風等數首　窺斑固識豹執爪豈見龍吾昔得遠條　君采遠條堂集二卷郎傳作竹莊玉書大令據錄入點風者余從傳而亭天澤孝於都下郎郭子宮序者詳見陳允恭序平生傑作盡匪一華嚴鐘因緣得吳本汪刊後旃蒙汪千波於康熙丙申刻於吳中者　復得謝令編讀陽謝延薰大令合桐野詩集公弟起藻康熙乙未刻本成在乾隆郘亭並校記亦略有異同稼雨序老晴去取見精衷　公稼雨軒近詩康熙戊子毛奇齡序有不入桐野集者意補池通　公園書山房集詩數首入桐野集郘亭欲補入再讀其毋

用獨惜省志傳數語完文宗吾擬詳譜狀集前明事蹤寄信板橋山公家山下文孫報從容果來趁秋律細論挑明釘惆悵絕碑誌畢然徒鼠封因知籍廬陵明初占旂龍居旂龍地傳　世生公先　君廬陵人明洪武公無子以弟起　子嗣出襄展斯圖初荷亞新桐先生繼出春耕卷名筆禹尚功野桃與溪柳沙水映碧紅先生荷鉏去芒鞭短籬東未忘茶酒興回顧擔餉童吾觀此兩圖翛然想高風手摹桐野像復影西崦農桐陰擬刻集西崦藏巢中庶令一開卷後來增翁翁先生江漢

靈鑒余後死侶

題周漁璜先生西崦春耕圖圖爲禹鴻臚康熙戊子以坡公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詩意作陳奕禧題額

南明江頭秋稼黃遊子倦游憶山堂沙水竹籬忽在眼欲從汝飛飛不得篠庭弟爾必西笑向長安艱難卽從柱蒲關男兒何適不安穩先須心地無波瀾茶園弟爾誠承明玉堂之美器他年貴仕會不免今日風塵要磨礪大江北去煙茫茫憶昔經行傷我腸鄭陵雪片石橋月具茨雞子黃城狼書隨子元男南北曾自石橋驛行雪中至四更追及於龐陽至宜城紛紛他大雪又車溺具茨出下就民家買雞子二百錢得六枚分食之又車陷黃城山麓晚冷月渺無人煙但聞

送表弟黎篠庭應盡葉園應蓀著赴禮部試

浪聲回嘯持刀靜坐 當年吾舅苦攜我千辛換得乖西
飢至明年乃出陷 賢至今宿草臘荒鼠我亦窮老無復望又看汝賈試此
路行矣桑蓬原四方鐙寒紙盡意不了起視照屋星煌
煌

石頭山歌送郎亭還郡

玉壺酒新紅桂香石頭山色明夕陽酣卻向石頭去
碧潭霞彩搖金光大魚來朝捲波起小魚跳舞苦不止
黃葉一片隨風來疑是石頭老翁致雙鯉石頭老翁別
我知幾年石頭之上餘秋煙吾欲橫河跨海去淚痕血
點霑金盤莫夫子莫嘆息我坐石頭上爾坐石頭側百

年能得幾回笑一笑焉知髮霜白捲君喪拍君肩男兒
有道天無權長歌攜手入竹去涼風嫋嫋吹溪千歌聲
漸低心益苦石頭蒼蒼隔煙語側身天地可奈何揮手
溪頭看君去

送唐子方方伯奉 命安撫湖北兼寄王子壽
柏心主事 己下癸丑

草無遠志亦復殘緯憂達馳十二舍爲國聽去輈魯女
念圖葵計日期壯猷容城王堅木胸羅萬戈矛我讀其
樞言跋望帳阻修知應抱成竹江邊遲故矣見時道問
訊此意還癡不早晚持欄具相逢黃鶴樓

送翁祖庚同書中允畢與黔學入 覲四首

北江經學後中允復聲名闔掃蕃施榷門收杞梓精適
教王子歲同數去來程落落鴻儒迹天心有送迎陽湖洪齮
存先生以乾隆
壬子來視黔學
程門三尺雪賤子昔嘗登勗以叔重業冀將高密承薗
餘苦相假新續究何能或可漢童試是歲待前另編卷
文

逕字從文大旨轉注本義汗簡箋正論稱恨俱未寫定不及奉質

老輩鶯寥落沈吟翰墨場君家老圻父今代魯靈光世學增王高吳郵惠縣師承接漢唐乞歸道名姓他日許登堂

湘中猶艾賊湖上擁戈船小寇何難滅將軍自不前吾皇勤政理國本在才賢到若承　清問先論賣爵錢

四月十三日偕芷升登相寶山次董觀橋教增

廉訪嘉慶癸亥九日詩韻

老去登臨意尚豪萬山環翠似奔濤大風呼洶僧樓震

細雨霏微石路高游本隨心忘載酒生猶無造憶題糕

昏昏兵氣蒼茫外喜未將身付馬曹

與經與詩後集卷一　八

慕卒盡散遂投江死

聞唐子方方伯正月二十三舟至金口賊大上

遐方且喜辛盤在隱慮空令白髮生

世運何緣有亂萌助順師煩回紇馬經年盜據秣陵城

三百六旬爲正朔九州四海各和平人心儻得長如此

病氣寬仍劇將書展復收空知方藥妙尚切米鹽愁地

僻誰相問心安或自瘳松涼下山路兩月一經遊

甲寅元日　已下甲寅

與經與詩後集卷一　九

堡前邨杏已紅

久病

法家舉世岑公孝誰似此翁無慕塵羔雁不離前後守

平反知活幾多人廿年客郡交余獨重趼投期見子眞

舊事淒涼付流水諸君冥漠且傷神

憶昔來青比屋居朝談夕醉四年餘在官不肯爭常入

積歲因之晤語疎每歎當時歡不再便爲長別恨何如

干戈滿地羣臼泉路交期未盡虛

撤權仁懷廳學務不上廳故鯽部

鯽魚招不去親友笑愚公地實愁奇熱吾甯守故窮非

無三兩俸自擲四年功學官月俸銀三兩待權者約四年輪得　饑飽隨耕

琴問虞歌對賊圖東手空令忠骨棄肆凶惟見逆旗飛

江公死後吾公死更有何人繼指揮
文書何敢志千秋事賴相扶勝自謀墓下偷生成我老
人間知已到公休更無韓子能如棟從此通明懶下樓
寂寞蒼山風月夜夢魂相遇話時憂
孔桑無術算舟車銅臭師儒計已踈額土封祠慚不得
石田茅屋感何如放懷世故苦流涕揮手人閒甘讀書
底處桃花有源水播州猶恐未安居

選得荔波敎諭荔波漢毋敏蘇地通貞公之鄉產煙草第一

爲口求官三十年論資且足買山錢千金大物方歸手
例舉貢捐敎官費千金即得近日附學生亦然八品高階等上天敎澤敢承毋
欲水家人已羨荔波荻乾坤漠漠于戈滿恐此頭銜亦
枉然

三女薨于以端午翼日天越六日葬先妣兆下

哭之五首

一病尋常竟誤治祇知疼癢是初時陽明實矣能無下
前夕攻之尚可爲悔到閻羅勾命急纔從仲景覓方遲
致兒天折甯關數數是爺非帶下醫
買山種竹已堪箱十七年中夢一場過眼詩書成記誦
借鐘鍼砭足衣裳但爲女子猶深惜復托窮爺盡可傷
子少求孫歎老妻望穿纔慰眼中犀薑衣久備初開篋
心長頓擬鈔書課三禮須完上學時
鄉媪相傳已滿溪可念阿翁先溺愛便令新婦莫教嘵
父德母恩全不負白頭空欠淚千行生女詩有山思便買黃竹俺江干

感深獨向雙阡泣不見查生祇見棗

過唐子方待歸草堂

麥秋時節夜鐙曛薄送子懷憶昔年怪石重摩應識我
荒亭獨坐久瞻天梅邊未撤看雲榻柳下猶沈泛月船
獨物蒼涼無限思當時分手已悽然

唐鄂生尋其尊人尸於漢陽書來

李子尋親惟聚家孫家返骨並存灰天心似惜唐公死
毅魄還傷孝子來古佛勘尸千古恨春風吹榻幾時回
男兒馬革由來事見汝歸緘寄一哀

聞新化鄒叔績漢勛以貳守從檄撫江忠烈忠源

死難廬州二首

安徽失守治廬州復失廬州春已秋始悉故人能死事
誰教孤憤起同仇幾千弱卒還相食思尺諸侯各自謀
威鳳坐隨梟鳥盡可憐何補鷓鴣愁

廟堂憂

子及湘中魏與何魏源何紹基同稱三傑殆無過有名亦誤
人閒用得死終勝牖下多小戴世傳推熟洽穀梁早作
歎銷磨一時知識看歸盡應有忠魂笑頑遏

冠時已作殺梁正義

聞八月初六日桐梓九坝賊入據其城

賊期聞遠近邑宰坐睢盱乃以一中縣取之三百徒殘

明何足假賊假宏光後爲名

幺麽爾眞愚亟老驚奇變哀時祇
痛呼

十三日官軍敗於板橋賊遂趨郡

一鼓上婁山可以落賊膽振關者數百騶進彼何敢副
戎亦何怯見賊氣先撼我師朝未餔返奔不容纔空餘
大酒肉歸賊快一噉雞喉與排軍盡亦稍爲墊如何七
十里薄郡日未暗國家祿爾曹其罪舉當斬日夕望
播城風雲方黯黯

奔粟

曩郡粟一石中價二兩銀十年賤及半亦已傷農民今

乃至六錢售者且無人輕擲豈所願日夕憂賊氛常恐
劫掠來猶勝俱無存苟作目前計兩值豈復論物理極
必反至賤貴所因老氏亦有言兵後凶年療賊徒至郡
下科斂已二旬兵食盡官貯賊口空鄉囷待壻蜂蟻場
公私甯不貧我囊久空澀粥料方升新亦慮落人手密
奔防見聞暮共鼠掘穴朝與兒薙盆惟期億不中亂靖
無饑呻過求亦何害不妨空苦辛

移書

家書數十篋篋丹漆明平生無長物獨此富百城祠
屋築墓下堂廂接前榮萬卷輝其中俗見頗眼驚狂寇

起倉卒土賊因肆行處處閒夜劫搜掘若鳥耕顧此古
先籍四壁縱橫安見非慢藏不如顯與呈米樓據谷
口上下空不扃移之妥貼置盡去錙與勝示以無用物
著手冷如冰自料非人圖萬一運所丁梁上亦君子何
必雛六經南中匙藏書苦聚神所憑前時作複壁亦恐
殃池賴繼乃就石郎復虞溼與傾舄若洞心腹萬事格
以誠影山盛珍祕弄室開南征存否知若何賊壘未遽
平聊以保吾巢呵護煩百靈

望捷行

郡城西望殺氣紫礮聲隱震八十里昨日殺賊已數千

烏合雖多那足死若曹可笑不自量作農猶惰乃欲王
獷眼強睛會扶盡聚而殲旗天所憤

孤雁行

陰雲慘塞孤雁飛哀音嗷嗷遠漸微嘹切復還歷我扉
似覓其侶茫無依漫漫長夜盡殺機稻梁之鄉舉目非
常時作奴憑指摘天昏獨私子與妃羣去畏爾知其幾
同桴共發逐堆肥各顧軀羽誰爾睇羈單莫怨將安歸
蓄則在野葭在河古人傷心於此多山高林深斷樵柯
田有餘糧池有螺晝眠暮食樂靡過彌天帀地皆網羅
柰爾片影無蹤何

九日獨游

九日說登高佳辰益似毛久居名轉愛獨樂興難豪歲
菊攀持懶林風徙倚勞明年應健好加倍與題糕

十八日前開泰令陶實卿履誠出北門攻賊與
參將寶玉泉山同死

赴援師猶薄稽誅賊甫驕如何陶大令欲作霆嫖姚血
濺蓉江水身僵竹屬橋賊肝終祭汝毅魄不須招

聞九月二十八日韓南溪超朋駕督練卒百人
攻雷臺斫棚深入以官兵不助失賊魁而返

百夫著翅上雷山慙愧諸侯壁上觀肯助使君犀角隊
定懸么醜鹿皮冠紛紛紙背談三略落落軍中有一韓
且饗椎牛休快卒禽王終恃寸心丹

愁

亦思權避地可以息驚魂自顧無資斧空知守墓門兒
癡惟熟睡婢慢祇多言愁絕時西望連山殺氣昏

獨游禹門

意行無適去遂至雪公山獨鶴與人立松門長自關老
僧延客入叢桂看人攀擾攘兵戈裏愁心得暫閒

見避地至後坪

土賊日虛聲近村咨驚避去墓吾未能亦作寄孥計連

山界遵湄青嶂塞天地凌晨出莽蒼扳陟入雲際半日不逢人深林大時吠知越山幾重去塗仍拄鼻日昃抵同姓爲道所來意命婦開大瓶具述昨宵事鄉團急傳呼逐賊戶不寐聞此增感歎遠近同一勢何方爲樂郊未飲心已醉

十月望莫九埜自郡至山中始知郎亭數月在圍城寄之五首

消息難眞自亂初人傳汝去獨山居豈知烽火連三月猶在囚城守一廬覆被可憐新習勇劫灰不到苦收書茫茫天意吾能解紀事圍中正要渠

無上平天總擅尊從前薪突不須論黑山誰養張牛角南嶽終推漢馬援亦恐老師財易費不知多算意何存人卑擬草黃家狀暮惜朝晞未敢言

歎息婁山賊隊來競將鼠子認龍媒稱名謁道衣冠智策馬關城將吏才何責愚民輸戶米坐看海國是雷臺卽今小疥成痼瘧人事天心盡可哀

亂世無親各自忙靈棋樂道信東方亂初得亦知白屋無木直兒戲見賊白石口投戈已奔圮遂令長驅來其勢固弱葸五日始傳郡實行七十里稍拒亦解散閉城待其至此時方編甲倚堞時一視城外笑拊掌城中戰搖人責敢說黃巾避我鄉薄宦計堪逃虎豹先墳忍棄踐牛羊平生恥作違心事嬰命區區繫彼蒼

誦讀圍城志轉勤絳頭毛面等秋蚊談何酥過來隨賊遣徙勸四鄉謂我不汝傷助我一石米免汝三年糧愚

民顧身首何惜竭蓋藏擔負日麕至露積高於岡岡頭
娶子婦歌舞陳優倡朝殺千頭豚暮殺千頭羊官軍在
西岸坐甲遙相望相望厭相礙上策焚民房闐闐四五
里蕩爲灰燼場非無總戎者遙遙營忠莊調兵一萬人
日費十千鏹猶名募私練已飽復已防練官約進兵練
進兵已亡鄉團請助兵十請十不遑制府至卽死固無
責短長撫軍駐扎佐距賊四日强藩使臨延水一宿還
貴陽官大盡膽小恃誰安此方四縣失仁桐正綏亦鬟
鬟郡城賊不攻自然固金湯何辜四鄉民坐餒蠶與蝗
辜公皆特簡何以對我 皇我 皇甯識此痛哭呼彼

蒼及今四閱月村禍可勝說其渠名將軍所率號皇卒
操刀大弱里雞豚任搜括姦兒假其威篝火夜馳劫閭
聲卽潛逃來者或弟姪中閒報睚眦日日閭攘竊亦有
葫蘆軍又賊所齒切相抗或不濟連村轉燒殺吾家在
東鄙巨嶂與橫截藻溪若桃源居人安樂墟近聞仁江
上募米漸東出青蛇越三囿行卽履我閭殺賊吾未能
義無苟全活無論餉升斗已與賊爲列傷哉負夙心去
矣一言決鹿鋌不擇蔭微祿現養拙蒼皇泣祠墓慘淡
雪中別弟妹送我行拜倒哭失聲鄰里送我行欲言皆
嘅不止摩慰心轉愴不緣寇禍逼汝曹甯此狀往時險
絕處列柏作旁障嚴寒戍卒赭行者增眩晃人頭懸槎
淚盈考妣送我行松楸颯颯鳴攀松撫長楸此別豈常

轟灘聲雄綫挂石徑細我行挾妻孥對此心愈悽積陰
迷早晏空色起寒翳越川既稽時攀陟更匪易關上數
十家吏卒閭塞厠前行儻維谷何以處童穉陋隘聊卽
安止求雨雪避火邊薦縱橫大小爛漫睡展轉窗已曙
竟夕那成寐

度羊巖關

凌霜下嶜崒嶭楫越深廣一徑立我前知高幾千丈婦
女不能步籃輿抑揚上憫彼肩者勞別余崽孫磴沿厓
嘅不止摩慰心轉愴不緣寇禍逼汝曹甯此狀往時險
絕處列柏作旁障巖寒戍卒赭行者增眩晃人頭懸槎

材賊眼倪仍獷天風吹縹緲城堞兀軒肚一夫當關門
百萬空自仰憑高望家山百里煙莽莽越境我既免守
墓弟還強安能逐高翮歸視賊消長蒼皇出門日淚滴
不堪想防關舊安宰朝飯留不放家人已前途醉去意
悅悅

過孫家渡宿孫溪

季冬始茲辰犯冷出長谷透迤延江水潭縮深更綠曰
余去墳墓及此經五宿曉渡念悽慘峰巒歷回複凍雨
溼枯林寒煙洹叢竹聽人話播寇澹若楚視蜀故國知
已遙膽舒意瀰蹙暮投得黎店謂出新喻族老妻旋識

宗阿媪喜不速移時紛來觀鄰女沸茅屋懽然弄諸孫
爭抱相咻嗅倒屐已豐餽苦道祇見辱撫此惜人情重
親感醋俗里風一何漓倫斁理降戮

傅青餘壽彤庶常奉　使襄河南防禦以事南歸與余相遇貴陽歲將盡余之官荔波青餘亦將還中州飲酒志別

豆萁無語對秋天
一卷桐箋苦意存男兒心事欲誰論何時共訪南平碣
暗悔阿奴閉石門

冥冥氣祲暗吾亭愁殺黃神鬼不靈攜手東山高處望
翠微峯色不勝青

紀蘧日作三首

論時方重桑硏有志任挪去孰逼與作緣我生爲口忙
甯免啄腐鴟鄉郡起木斗又如毒波翻借茲苟全活勢
蹙理宜然君今胡爲者去年登木天三館備侍從兩制
看騰驤而何力求外忧慨親鞿鞬練卒走大梁省親還
順元裘黃容不改揖我謂我猥重登君子堂舉杯話時
難玉鈐發光怪刀氣增冬寒大盜據南畿於今已三年
看君用意處足以鉏凶頑誰云報恩子不在書生閒時
危閣纂述智短甘邱樊澄清付公等歌笑容老孱他年
望高適不道雲泥懸

貴陽別王介峯莫芷升

王兄爲早起莫弟亦晨過難此相從久其如有別何故
山鳥鳥樂春雨土膏和無計歸耕壑離思繞薜蘿

貴陽贈趙曉峯旭三首

南明江上重攜手斫地酣歌意愴然滿目肥瓜爭買去
豆萁無語對秋天
一卷桐箋苦意存男兒心事欲誰論何時共訪南平碣
暗悔阿奴閉石門

冥冥氣祲暗吾亭愁殺黃神鬼不靈攜手東山高處望
翠微峯色不勝青

紀蘧日作三首

妻子都勻我貴陽看人今夜祀黃羊客中且缺三隅竈
更怕聾翁說短長
山堂人去斷炊煙司命應知早上天悽絕破盆餘黍下
待陘老婦是何年
紅泥小火鮑姑貧學語牙牙弄小寅細雨山城沉水上
何因便作倚觚人

除日將抵貴定兒信到言孫女如達痘殤都勻
道惡饗城北神傷除日行更傳孫女喪孤客若爲情舛
運有如此衰年安用生怨天天亦盡收涕入荒城

古今詩共六十二首

元日貴定早發　己下乙卯

歲首非吾事雞鳴結束仍迎祥通市爆送客去年鐙北
郭霜如雪東山路有冰輿中隨陟降夢醒馬家塍

元日行至谷洞

亂山六十里一我兩舁夫寂寂雨還歇悠悠溪谷紆富
貧村店閉來往路人無始歎乾坤內畸民獨腐儒

正月二日至都勻

春風吹鳴篻忽自雨中墮家人驚我至相見愁爲破昏
昏奔馳中佳節昨朝過顧壁有懸肉大小知未餓米鹽
問梗概兒女猶拜賀全家七人出邊已弱一个歎息時
命艱悲來心若剉

十三日出北郭視女孫葬所

我到遲三日孫生整四年家新沅水岸腸斷葛蠻天無
識知何怨同來忍棄捐終期歸骨去葬汝季姑邊

是日厖孫痘忽變逾時亦殤明晨親埋之與其
姊同墓四首

孫男繼孫女半月客中亡止有氣俱塞更無心可傷醫
方誤俄頃瑞日變冬霜世盡無知物昏昏負彼蒼

行省歸來見聰明隔月增挽鬚牽更笑捉耳咬還登自
解休悲念茲地魂魄與終然俱不保肝肺冷於冰

本爲逃生出翻增促死悲早知皆若此苦竄竟何爲褊
哭關山道裹包雨雪時空餘來路在歷歷不堪思

問天眞莫對掘坎不須深且共元媚葬終歸子午岑汝
生嗟命定余髮感霜增若有輪迴理傷哉見祖心

同陶子俊廷杰方伯往觀小井李花井在東山下

我愛昌黎公乘雲往醉玉皇家大句淋漓斡玄造萬堆
雪作連天花山城忽復見斯景事去千載無等差雖無
廬與張卻有陶長沙相攜尋到井源處浩浩一素迷高
窓雨中觀花世已少桃李更非人所詩君看此品豈麤
俗蘇子漫搖輕薄牙世閒隨事失眞樸時尚草木紛如
麻空花無實不足薦其樹雖貴難云嘉古聖何知有此
等二南祇取穠灼花喜奇厭正自俗態莊麗久已輸天
斜君今林臥友樵牧我亦冷淡隨生涯山中菁華知幾
許忍棄不顧增欷唾眼光腳力趁明健越州老釀猶如
些擬向白雲漲春海更看遠近蒸紅霞

春草二首

沅頭西望暗愁芊千里青青混碧天獨倚東風思遠道
遙離南浦悔當年荒迷市井蕪城賦零落鶯花蜀國絃
劫火燒餘縱春色殘垣敗圃總悽然
落花依處最傷情已伴蒼苔葬玉英硐谷正幽行不得
池塘初滿夢難成青袍在昔爲渠誤白髮而今視汝輕
早識出山皆小草漫隨風雨漫隨晴

上東山元武觀

何年古觀鬱巍巍雷震長杉大百圍北帝高居朝絳闕
南天春色擁玄旗千家■桃花亂十里原田薺麥肥
雲樹不遮西望眼憑闌久立送斜暉

余生山中人少性愛邱壑眼中去竹樹意輒似無着官
居屋三層不啻笈俸鶴島以寄野懷逍遥散腰腳況又
地苦熱三月已如灼後圃當階前喜見舊植博叢柚發
素蕊曲桃綴紅萼經歲開陸蓮紀異壁存略差池綠鳳
羽煥爛黃金稍蔚生四牆下品號更紛若仿佛昔人心
蕪廢失規度徐徐出其秀一一薙以柞殘甎積短埒區
令蔬界各鑿垣開北扉列石儲坐酌中央豪佳絕葉小
惜陰薄但有終勝無聊假忘在郭誰家能飽竹爲我補
籬落

荔農歌

八月穫盡不事犁春深壠草深沒畦年年立夏方下種
今年小滿未落泥點人播播稻爲落泥水要從天倒田內譬不巧

取江與溪邑中之黠杜牧之齋潔爲薄城隍祠一夜雨聲達明日明日九龍還浴佛官吏騰騰爲民禱會見犁杷一齊出先生舊是耕田夫食飽無事行村墟行盡城南復城北水滿翻塍耕者無怪問道旁叟此豈猶不足四月不耕田何以望秋熟叟鼓嚨胡前致詞今朝牛生公不知家家櫚中飼烏飯不許牧豎加鞭笞終年婦子食其力誰忍生日勞渠爲古老復傳言田家謹雷忌甯令凍餓死不得動鉏耒牛即不生忌還值雨要活人甯要斃嗟汝荔農吁可歎作雨官難天更難待汝祖傳生忌畢水滲田乾怨天日

四月八日門生饋黑飯謂俗遇是節家家食此莫識所自余曰此青精飯也作詩示之

昔聞南極仙翁製乾石迅華陽登眞訣乃傳青精飯藥汁取南燭術意密莫問後來浸桐柿（見本草綱目）榕柏亦不斬（見通雅）初原服食法鉛汞聲滋潤何年浴佛供亦與伊蒲獻佐諂貴新奇此固不足訊吾曩識其名未見未之信不謂接爾中烏飯佳節趁貧富當饗飧曰幸免疾疢例與寒食同意亦延年近相持饌先生一飽感霜鬢奚從好顏色（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令與孺子餕題詩記風俗亦以詔後進

白厓洞并引

白厓在荔波治北十里積素削成高入雲際其足大空谿澗修廣五六丈左迤上峭壁丈許復一洞內下暗然如外修廣非狎險者不敢至右復一洞內幽潭也勞邨有泉自亂石間出或汎或濮知中必幽潭也勞邨江經其前眾山束之來去莫見厓上下草木叢碧有枝莖似桃竹多毛而葉如杉者未究是何物四月廿日余拏舟遊焉同者凡七八

鴻蒙昔未分積此千仞雪開天日月嫩不能解頑結其根有融處斐絡成洞穴江穿日雷鬬撞擣忽中裂半隨流水去此矗面如截剛風吹老硬萬古不受涅下嵌若偏厂楣展失前列積陰養苔氣歷久化蒼鐵蹲門綠蝦蟆一水漱其舌白日澹波光寒森四山閉沈沈百尺潭蟠螭富詭譎驪龍常吐珠騰光夜飛掣上下雲閒峯見者大若月兩岸蕊懸壁鬼愁徑路絕自非藉舟槳何以達靈窟我來仲夏末周覽歎奇兀攀深足餘酸題峻膽尚烈弟子黃精粥先生胡麻餅石上一樽酒了覺天地別逝將茲避世豈獨擬逃熱倚醉放歸橈同首肝肺徹

黎仁風復溶招飲許旌陽祠醉書

溫公何切八一月不嘗肉朱子在武夷飯客惟脫粟我

生本窮子夙尚緬前躅疏食已踰分敢更蒸紅玉物力出艱難賤腹況易足何待伐雞豚傷仁即損福世道方奢薄觸事失眞樸一飽須幾何顧必備水陸每常與賓筵苦勉祇眉蹙老檬家固貧胡事亦從俗令君邱嫂勞冤我臟神哭爲歡豈在此杯酒可相速昨已有成言奈何不省錄因歌告友生召我多煮蓮

端午對諸君餽物作歌

一經兩經罌口紅箬包脡屈杭子從鐵雞斷翹鳧敗翁器不供寫留暫充廣文先生笑堂中飯籮一埽昨晚空吾謂亞父乃是公鼠銜生薑出窟籠古來百巧生百窮旬喪雙孺念來輒心酸荔波寶窮陋春上謂少安數十苗患起且繭焚掠日向烈兵餉兩不繼疆臣任橫軼所恃毛葫蘆保就自固結咫尺山腳望失自前廿七守七往當邊徼嘔敢辭拙侵曉入山谷連陰氣騷層處處胡麻花緣坡白如雪草深徑微茫歷歷踏巖缺人煙固稀少眾志尚勇決爲語下鄉生急去墅險絕芒鞋奉雞酒氣振受指揮一笑談經牙化爲論兵舌

九月十六日挈家發荔波

老去運轉拙兩年歷艱難去冬挈家出脫命戈戟端五旬喪雙孺念來輒心酸荔波寶窮陋春上謂少安數十次第可以到月終卻慚作師無寸功胡膽爾庭懸者豐食籍會恐神不容來朝請客同弭凶閭里書師教書僮負米歸養歡聲烘冷宮看爾愁殺儂

五月初八日送考過方村宿楊小梧樓鳳秀才

葛巾練裙足御冬先嘗麴米春熟濃便解角黍麋雙弓小偷兒延延蔓且蔭夏杪失山腳三洞接境遁連邑三洞山距山腳百里

田舍二首

劉棻洞下亂蛙嘐棻康熙間縣令有政聲民祠祀之夜向村居醉似泥莫問城頭打三鼓月華知耕稼秀如雲鐙前好个扶犁手二子頎長清似月一谿耕稼秀如雲鐙前好个扶犁手苦派人閒作廣文

邑宰此防禦月餘嗟潰還吾生強好勇是時本閒官出身爲保境設險籌其先千夫轉木石突兀見九閽蒙石里打鼓坡山犁塢樟樹塢時來里樸樸木水春河蔑蒲里水堡水江塔慶里水利宮亭凡有九隘手諭十六里促結毛葫團雨夜遣門生邱生育泉募練馳南丹小友召翁昂王拔貢錦募翁昂練健兒爭赴援宰窮帑斷絕餉又焦吾肝匹馬入村落婉勸輸金錢民愚不急義富者但乞憐或拔牛一毛我舌亦已乾自從七月來戰守誠完完狂賊浸入境煽投狄家蠻北不盡水婆東不盡九千皆里名嘯呼逐客戶焚宅分園田我練既大集邑宰

嘉穀乃病纔遊擊率之去馬傑溝
外八月廿六殺賊旋卻賊更延又出又大捷九月初六殺賊過水
過主腦勦不前旋乘勝剿數砦大懲懾其頑
錯毀其五砦獲牛馬數千頭殺其一夕陸三遷重關置
王號一軍師數人得妖書數冊九月十三晚
不守賊遂臨郭前賊拏圍城二晚凌晨出攻擊易若風掃
煙此時若追捕使彼無一旋踵何即退入堅閉城門擾營
彼畏我如神招撫庶可言如何即退入堅閉城門擾營
卒競功賞忽已兩日閒奔者既萍聚來者復鉤牽近寨
十逃九城中半空闕誰歟與吾守中夜起浩歎事變知
若何我非民社權武城有越冤賢躅許麟扳告罷又月
來名存實非官門生百里外埽舍心久專庶以息老夫

宿拉冷寨

去官無知者一笑仍閒人匹馬趁行李溪光終日親投
宿入蠻砦賊遠喜俗淳其人盡樓居此家還富民諸男
徙山洞老婦獨看門詫是宦家子赤腳來依因吹鉦進
稷飯一簪媚女孫土俗以倭飯爲貴見孩孺先以與語
各不曉拍笑致情眞鼓角聲絕耳恍然定心魂始復脫

在斯乎吾身良自幸

令同兒往南丹州相居寄莫刺史荼臣棠
賊滿都勻地客行生百憂擬前往南丹紆出羅斛州家
累有牽重顧難定行留欲得寄孥所進止至彼籌翩翩
莫刺史高義接勝流蓮花山下地宅幽勞爲謀途窮倚
朋友世亂重鞍鞦相望七十里濛濛風雨愁

南丹

南丹土州治後有好巖壑溪水流門前琤向市廛落盤
中昔大池今日田漠漠莫氏多歷年楨等固誠若世州
豈偶然宅勝見規蘧去年燼賊燹荊棘蒙瓦礫伋也與

明日至里湖

江流轉勞村荔江西流經荔波城又西八十里入廣西
名又流入荔波界後南丹州界屈而南經勞村始得勞村江之
出南丹下會柳州江已入南丹境萬山不墾闢叢茅荒
趾頂燒田糞若墾微溯遠當井時節遍初冬雨細增驅
冷僻墟抱岡巒中處百室併名湖實在山李生肇銘此秀
挺預埽屋西頭迎我笑欲癭几案列幽潔酒食羅豐整
謂言客先生一歲足供應劉生校書居對宇事我父兄並
豈知師弟緣爲送憂患景自從荔波亂就避斯爲盛家
家滿親屬容膝即異等而我獲安居艱難了不省文豈

平播石楔歸猶綽轡署門外石坊爲明萬恩未上坊州
南四字史志失記載茲足補其略我來兩日留忠餘歎新
獲

劉三行名芝山字伯龍以功得從九品一腸藍
湘弟叔龍芝文粵人吁劉三劉四也

激浦劉三勇絕倫熊眼虎步儒士身兩丹冶鐵兒其羣
起殺粵賊賊益膺笑視千萬如一人手提鐵礮六十觔
蹲置膝上承以肱右手發火雷怒聲鉛子百貫如空行
子未落地繼又轟擲礮拍手看賊崩乃公懶追縱使生
連日大戰南丹平論功推與士哲兄坐看五馬加雙旌
三族兄士哲秀才至冶依三每從討賊陽知府安知從九何功名
盡以其功與之今官襄

冶畔延師授五經荔波苗蠻擁鑿蟻擬柳地冶飛書速之
至爲我疾馳二百里開門不說殺人事殺氣時向眉閒
起大酒胥酣把君臂青眼乃今見吾子呼嗟三乎吾老
矣

楊性農獘珍主事次拙集中寃字韻作詩見寄
仍和荅

明月綠蘿煙窈窕游屐他時慣幽討十年不踏紅人山
屢夢猶尋沅上草楊侯晚歲始相聞香火舊緣應未了
勞君妙語苦雕飾歎我衰容日枯槁欲參兵選知已遲
擬上權書還不早置身天地成贅物回首風塵甘卻埽

六寨

天晚投六寨入店主驅客謂賊燒豐寧此止廿里隔全

家擬即避君請去他宅倉皇了無計斗覺天地窄衙人
万紛慫此拒彼悄得婉語向主人意轉還好色作炊進
土缶苦道且强食萬一賊果來相攜走山厓敬謝主人
意一覺窗已白

戈坪

偷途越叢山賊遠終膽縮戈坪晴無日慘慘鬼門複來
蹊長茆隱去徑垂綫續山口千人呼仰望但雲木意必
豺虎羣高視規我肉命窮輕死生險熟隨禍福行歌上
坳際矛戟列似竹圍長指眾言當公出前谷相驚賊掩
至各已戒又族笑子悸我魂吾亦駭汝目一恐有乘除

慰言兩無辱

月李

蠻路無定里客心爭宿程午言月李近及達已初更不
辨市大小何知店縱橫家人坐行李壁挂乾死鐙鋪牀
枕牛牢書擔薰豕檜生有陳蔡厄空言更何能得休有
餘幸已勝黑地行

牙林渡

曉下牙林河上即麥沖水去日溯所源歸時度其委大
回深轟閘寒浪淨不起艣篙結小筏稍踏沒首尾屑夫
不釋擔籃筍已淹底笑視龍伯宮僅隔蟬翼紙我馬眞
模

閏十月十六日荔波知縣紹興蔣曉雲嘉穀擊賊於縣東四十里水錯河力盡死之

狹苗生苗一時變兩月恃者三百練碰倉鑼窖亦已無勢不死守即死戰嗚呼大吏坐視如不知一令死若殺一雞天令若輩蹂黔國君職已盡何晞爲

旋聞十月二十日南丹練首從九品　賞戴藍翎劉芝山擊賊城外中銃子死死後二日其弟芝文率部眾出城與賊殊死戰殺賊尸幾與城平其兄及蔣令兩柩從歸南丹眾亦遂散

嗚呼世禍知未已無用不死有用死平生千里不留行自慚未覩宗廟門焉知有牛函長者謂可語亦且慰白鬱當代大師業吾邦遲遠覃不知自誰氏開先啟其弇才難聖所慨會合尤難諳喜此席上人幾盡坤西南不因艱危際奚自翕且耽莫五別兩年北選無路參書叢借小住文獻思獨擔黃九讀中祕歸來日朝三攤書忘寢高師拜遷談不見止三時莫六更出藍未肯受蒙困惟於古乎貪咨抱千秋想對之我何堪身心兩衰落理籌牛角鑽經年風中走自縛眞如蠶此集亦何幸嬾拙又見涵譬但分殘冷我已飫且酣小兒强解事可笑不自慚未覩宗廟門焉知有牛函長者謂可語亦且慰白鬱當代大師業吾邦遲遠覃不知自誰氏開先啟其弇

於今三十載守失乃在郊北海無細漏南閤有獨探誰信嘉道來家法多逆男思下牂柯兵詖邪令受戡吾衰付公等此意非狂譚獨嗜世界黑乾坐憂如悒鄉國盜充斥去向迷劇駿日夕望阡墓我馬何時遵安得武陵溪桃花紅映潭放我及數君柬西對茅庵農閒輒款戶佳日遵舁籃道泰會有時聊云樂瓢瓻心長苦髮短念此殊醇醨

偕鄧亭游東山

東山在城東望近行轉遠非爲腳無力實緣舉步綾壯年惜閑暴一日涉數巇貪奇及玩僻回憶兩皆愛茲山

集鄧弢甫升鄂生黃子壽彭年編修及同兒食欣然有作

經廿載今日乃復踐霧散天宇明木落露崖寂初心信所詣但覩日早晚屢息遂及頂萬家俯在眼君山讀書處遺跡杳莫辨冷風襲菌桂返照上苔蘚時危思古人一杯何由遺

偕郎亭子壽游芙蓉山觀王陽明先生大小二畫象四首

大象侯服高六七尺許上書封新建侯赦嘉慶初建先生祠敕某從制府去貴筑王觀察玥復購歸百齡乞弄於祠後失去貴筑王觀察玥復購歸之小象燕服席地坐有龍溪緒山等四贊及國朝袁簡齋秦小峴諸人題冊爲先生裔孫蘭陔攜以游黔留賀撫軍長齡所道光甲辰撫軍以藏祠中

出游預生憂日短城早閉欲多數刻玩相攜食羊肆漠

煙際村舊舊松間寺紅樹稀昨日蕭寒滿冬意微雨歇還作沙沙鳴竹林登樓一周眺城共山色深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方爲麋鹿游遙遙沮溺心乾愁漫自慰且止看松竹焚香禮陽明中感復棖觸一丞落酋膽三使國日蹙古今不相及生齒付魚肉意行不知處花木環精廬中有狂道人埋頭對殘書不出三十載無語同癡夫問之止瞪眼吁嗟吾不如

貴陽送郎亭赴　京就知縣選兼試春官二首

林臥已云晚問君何所之不堪離別意豈是宦游時欲語都難說相看祇益悲生非無好命歎息十年遲

新附考謝過非石氏公時教惠王歸沐輒奉几每歎伯申喪無一可共語王伯申先生秋幸余師留我卒漢業令以乙未正月至京師館王學士宗誠區區苦思歸告別前街邸先生時宅兵馬司前街月中行且言送我至驟市焉知即永訣師弟終一世踰年與秋薦先月公已死猶幸棺未返及哭龍泉寺先生以月幸戌戌夏柩始歸歎　於今十八年念至止出涕令子沒廣州文孫知何地在日所撰著十不存一二插架三萬編散歸他人度此帙何日來舊檢辨題識歎落銜薑口徒令謝裝褫無錢可買得我愴焉得已

題唐鄂生藏東坡書馬券眞跡并序

坡公玉鼻騂卽元祐元年九月謝表所稱以臣入院賜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也後四年四月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時同年子李方叔去年公知貢舉下第居京師益窮公因舉騂書券賙之云又恐別獲嘉馬不免賣此蓋飾詞也至涪皤跋則惡儈聲口矣後十餘日公卽朝辭其年秋方叔復下第次公日字韵詩求諸公光榮林泉知其時騂已賣券不知落誰手眞跡刻石在眉州絹本向尠見者今年冬余棄官歸至貴陽鄂生出舊藏見示據思翁跋知明弄陶葵陽家時已失去黃跋以前傳授無考

米元暉洛晴冬晚橫卷爲鄂生題

雪盡嵩陽玉女峯初日挂在東谿松崴晚懷人欲相訪忽向靑天騎白龍醉眼烘烘洛城陌紅動晴光入菏澤

三川暖靄樹依微九谷生雲村冪歷虎兒筆力信有神傳家逼奪阿爹眞可惜伊陽好風景已是五湖田舍人

舍在大姚村　余亦今成懶拙老論資卻怕數峯笑烟雨卷云忽囘緻較論資格江上數峯微笑人屾上梅花喚早歸還山趁有黃綿稧

題趙子昂八駿圖周小湖觀察作楫物卷後多元明人題

承旨畫馬止八匹匹食過王母秣龍精可寫不可藏三十二蹏踏素裂征戎遠憶周穆王恃此且致白鹿狼如今縱有亦安用日暮天寒烏啄瘡

沈石田於明成化庚子畫怪松卷四丈許蓋臨

梅花道人者後書杜工部題松樹障子歌大行書越六十年嘉靖庚子文衡山復臨沈枝幹若一自爲跋於後又越三百年爲　國朝道光庚子黃琴陽得沈卷而文卷先爲大興劉寬夫位置所得寬夫其子婦翁也因以卷歸琴陽使文沈合璧焉道州何子貞紹基以畫者得者歲皆庚子又巧聚若是額曰松緣畫禪琴陽寶兩卷甚余訪得之知早不易示人告余曰溝壑漸近他日當同以眷土藏之也爲廣其意題一詩於文卷後

黃山絕頂堯時松死在文沈兩禿翁石田一埽根拔地文枉贈長句次韵奉荅荅香道仲虞年五十餘中無琴翁經世才好畫乃餘事自得兩松同起睡而今滿身是松氣我聞君家井西舊留下虎跑石須待其人繼其跡他年君若飛昇以此當茅龍借我一枝作杖相追從

子壽侍其親琴陽輔辰觀察南還時拾怪石於白茅灘上琴陽因以爲硯左右之子壽屬余作詩

拾硯圖並石狀系以詩

親生雖曰嚴其實不難事苟有孩提愛隨物得其意海南玉糝羹豈眞蘇陀似老人謂奇絕在意不在味黃子好氣象和順出中積以之奉晨昏能離膝上置南歸逐錦帆魚筍日親饋泊舟白茅洞拾石漱水裔嬉弄上家尊謂可博餅餌焉知大歡賞贊曰天然製寶待越下巖擷筆復圖記琴陽先作圖記其處信知承志物不在鐘鼎貴爲畫江介情用媿儼恪輩

旌德呂茗香　延煇　明經年六十餘以去年避寇來貴陽課徒於東城人家窮甚余訪得之知早從洪稚存先生弟子孫源湘編修學與同里姚仲虞配申相切究故學問具有淵源後見余詩文枉贈長句次韵奉荅荅香道仲虞年五十餘卒著有周易姚氏學及卦氣配月令駁惠定宇推鄭氏爻辰爲誤之說惜未見其稿也

我吟率性眞不自謂能詩赤手騎祖馬縱行去鞍韉誦君投我章一廣見全師句法有淵源皮裏無時宜而乃詫小作直自忘牆籬忝何命巧丁瑣尾悲流離適越資章甫何在不受譏黔封黑昏氛棄甲嗟于思庖蛙與爝蝘强且隨書見天運誠茫茫巧力不得推相傳斡世眞端賴一二持古賢有阨窮小忍徐待之汨余日就老百念無一幾午山雲臥地草木相蔽虧客夢屢還往苗蠻雖爲辭服鄭學業成亦在黃巾時相逢雖恨睨炳燭或

未遲北江有遺稿匯示都不知君出示北江先生詩文遺稿多世所不傳者
願君自今始作砭毋作磁安知漢東侯驕楚不在隨

附元作

昨識先生面今讀先生詩奇者境獨闢杜韓不能羈
亦有平易者非徒臼傅師經以爲之質所向無不宜
自是鄭子詩豈屑寄人籬最愛玉黍歌徵引何離離
君若遇丈人應無不分譏又愛燒書歎比擬匪夷思
有味乎其言病子與虢兒偶舉此兩端其餘可類推
詞章與考據二者難兼持我　朝盛文獻亦不多見
之顧閻毛朱外孫洪其庶幾先生眞大勇華實兩不
虧顧我學既寡亦不嫻文辭偶爾託吟詠雖窮工無
時昔曾歷嶺表老惜來黔遲何期遇先生一見如故
知是眞天有幸漫云鍼與砭君龍我其雲上下常追
隨

琴鴈與余飲言昔年在京師有持程端伯臥遊
圖五百卷之第一百九十六來售者長二丈餘
心欲之而高值不可得適有佳紙因剪燭臨之
自更定至雞鳴而畢誠一快事薛後出觀歎使
端伯把筆不能過也因記一絕於卷上

不得錢力得腕力一夜坐挽青谿同圖成笑費十枝燭

古今詩共七十五首

周春甫繼暄以仇十洲山水長卷當其桐陰山房圖索余篆額並爲長歌　己丁丙辰

詩必此詩非詩人畫必此畫兒童鄰非馬喻馬馬始眞此意難與滯者論君不見小謝在何朝而刻敷文之印子雲生何代而題李約之齋五百年閒一旦暮識與不識相往來況君尚友心大雅同一堂焉知仇十洲不爲子畫山房村曖曖兮雲遠風娟娟兮樹涼魚艇下時山

水綠蛇虎不到松蒼蒼此境人閒本無主誰其寄之即曾據煙雲變滅隨東風何論畫師有今古清曉此澄對大與桃源同吾欲與君日日醉游水南東不聞戰鼓悲老死葬其中一念隨起復隨寂究竟不知何主客君看抱琴橋上人似是老柴今日題卷神

三月初八日偕江夏夏秋丞成業刺史山陰王个峯介臣上舍淑浦舒文泉必瀍學博及黃子壽居鄂生高秀東以壯游芙峯山余爲圖系長句於後存子壽所

芙峯山在城東插天一朵青芙蓉上下蜂房著芙足春來車馬如游蜂美人勸我扶病起爲指銅駝淚如洗今年此地不看花明年此日知何似春風吹衣上高樓閒視城郭銷我憂煙花十里爛不收濟火何年受節制令人卻憶忠武侯酒酣噓氣吹十洲狂來發語無千秋臥看西山日將盡碧雲鳥去心悠悠藻米溪龍尾潭亂紅已過三月三何因便逐四漣裙子後花邊送餉還祈鸞

黃子壽逸寫段懋堂鈕非石呂鶴田父子賢基錦文許印林瀚凡四家校曹刻集韻於其本並自增校甚詳命同兒彙錄爲校勘記因系數語

即次郘亭書後韻

黃君校理祕文曰窈窕承明羨謝朓謝宣遠答靈運詩窈窕承明廬正吳補待子傳鈔突爲黔亭林先生過章邱借任氏吳正之留十餘日作讀書記坡詩季子耕書牋且養得暇爲勝似觀棋隅坐客亦憐得暇續書牋

次韻苔子壽時方力辭監院

世事如何得自由大都無蟣有監州公卿愛士雖奇數禮樂攻吾頗豫籌何處江翁容狗曲高吟工部上牛頭且欣無復能拘礙莫道眞成浪出遊

送相容之鶴峯州州判任二首

憐君老大喪方舒家運方隆得自如八秩雙親視行李一門羣從佛題輿箭盤古說奇風俗江女人傳好菜蔬笑指悠悠山下水嘗來百味總饒渠

剝盡頑膚始見身六經爲伴鬼爲鄰事無雨得宵捐短我亦三思祇有貧此別相逢識何日數年不死待歸人鈔書頗羨夷陵紙覓得無嫌遠寄頻（歐陽公言天下惟海陬夷陵紙歲久不壞）

歲暮有感

睡醒長噓一欠伸茫茫滄水望無津蒼天氣老鍾庸子古聖貞銷讀後人趾寂修鱗還沒尾如雲大翼不生身向來猶共梅花語近日梅花也不親

臘中種竹

磐磐東邨似廢臺求泥種竹笑心孩徵韓偏欲石閒大學杜還於臘月栽久識此君無熱性要宜肥地必凡材明年若我龍孫茁始信先生妙手來

送種松

東邨高盛可書堂祇爲無錢意豈忘預設蒼官三百職令朝黃卷九千箱老知此志恩難遂成待後人要不忙

想見軒欄森寶笈龍吟風雨晝排牆

寒夜讀書

雪意宵嚴逼歲除縮肩睜案似蟾諸信知冷卷眞冰手何怪兒曹不好書攏爽獨吟鐙暗後開門正值月來初漫嗟窮相人皆棄且幸前賢面未疎

饑終

林居邿至盡無功歲已饑終事未終加料壯豬糠屑白燒灰除蝗菜畦紅聖賢決不甘癡餓氣力何嘗有死窮猶媿鄰翁同此事一年未止飯籮充

開歲十一日漫書　已下丁巳

拄杖徐行日煖溪便過溪口駐疏籬梅殘尚似初開景

柏老猶生最嫩枝醒酒趣宜風竹舞養饕心羨雪菘欹兒曹儘樂新年事不是阿婆得意時

正月十六戲書

鐙節行看過兒童又爽然抱書愁上學牧犢怒持鞭老子卻成喜新正劇可憐今朝黎覓腹纔得脫葷羶

二月二十日以病新愈命同兒赴貴陽書寄劉仙石　書年

觀察五首

病起忽若夢不知此何節惟見櫻桃花滿山白如雪憶我除日歸絕粒已半月居然不許死天意豈無說持杯勸口飲汝翁命頁鐵

三年弃校官無疾羙藜藿醫師頗相妒不買一錢藥豚
羓蹴庳圂陰陽患因作饑飽有定分違即攘其鑿逝結
無情游行歌老帶索
河開劉大夫儒雅今文房小男十二齡月讀能一箱乃
肯坐介拜侍盤孥符即人老愛佳子病過畏遠方清晨
花樹下正嘯天人糧念至忽抱書翠眉立我旁無緣使
終業慨然思禮堂
識途豈乏良疏請差厥寘還書驚深眷謂即小兒可我
已不足師況乃更遙我盛意良難違事賢彼猶頗老深
弭犢愛行笈計瑣瑣項遙懷正五游樂事慚坡過吁嗟意

氣感正不爲貧餓
清晨坐亂堆日夕不出門山花漲香海開落忘問存剛
氏起欠伸吾亦頭眼昏貧人作富事勞力增病根旁觀
竊相笑此意難共論古來幾窮者正以爲昔魂心想追
衰暮命在復何言

五孫種痘作二首

一未盡忘彼中斷痘法婦孕輒異房大家主室老小戶
門衰生不殖德薄天益刑艱哉廿八年乃僅增一丁吾
司姑嫜眉閒驗紅縷別處加銀鐺痛絕三番痘兒李東
垣書
在嚴七月防陳鼎黔士司婚禮記龍土司即左傳龍滅
人裔於周爲漢上諸姬楚滅其國俘而放
年已六九於世鮮所營妄希禮堂業期以數世成生兒
之南徼遂成今龍家苗其谷最忌種痘者百無一生
亦不惡顧後百慮幷去年望孫眼喜見此甯罄何止萬
常因一兒痘而延染一鄉竟絕嘵類者求痘
金覩漸看緣机行處痘念誰免神痘或稍輕方書有神
孕即不與男處別所產者決不痘故大家
痘於古無說始見肘後方云自晉元世流來西北疆當
其事小戶即其姑嚴護之其孕也今夕受胎明晨婦眉
時以形名謂之豌豆瘡自是徧海內例作生人常萬孩
閒即有一縷紅絲隱隱而現每晨婦人兒
無一免百發或十殤九九論聞人直訣明仲陽或云食
見即知立爲移置別室夜加扃鑰日夕提防至七閱月
母穢古豈皆空桑或云本時疾六診當屢傷要是淫火
胎成方解嚴以關係
非一人一家故也

此實前聖教於經微而彰三代形
管法女史職所當妃嬪所當夕月日書之詳有身退金

環側室閒同藏武震即載夙周公頌先姜豈繄不諱祖
固曰夫婦綱生民載震載夙載風箋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
戒也靜女傳后妃躬妊婦人有娠則禮不當御取以自肅
生子月辰則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月日以考其子之
宜遲之生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克
麥云云是也古人用意精胎教何齊莊況此關壽命能
無大爲坊毛鄭讀書多遺文本周商禮失守在夷何必
傳高堂安得世盡爾嬰兒免茲瘍因之證古義庶召禮
官祥

寄趙芷庭兼壽張氏嫂二首

與子壯懷日至今曾幾時相看俱老物且喜各佳兒已
往不堪憶未來安用思惟將一壺酒百里對歡持

春風沅首別不見已三年每向山妻說無如嫂氏賢明
朝逢隆揆遊子忽西旋應勝看新婦攜孫在眼前時女
而婿甫自大定還

重五子行家

讙護欲開榴火鮮酢著老夫蘭益邊三點五點竹間雨
一聲兩聲林外鵑田父無心記端午兒童有味似新年
雙鬟沉首忽閣念南望題詩神黯然

行年

行年五十二老與常人殊兩鏡作全日一莖非黑鬚我
思前可懼衰引古相諛曰傅髮尤早君看九老圖

寂寂

寂寂碧山裏蕭條非世情家貧親戚畏官退比鄰生百
歲已過半一分無所成長吟風雪暮心事不勝驚

引妻

引妻三女後曳屣七泉濱曲曲青林影悠悠白髮人田
評香稻久路摘刺藜頻鄰舍盆方鼓相看是幸民

謝芝園致乾魚

我手不熟釣而識釣之意我口不習甘而知魚之味其
佳在鮮腥鹽額失所貴匪惟我厭之神亦吐膴祭鮮者
既不常薨又不足嗜惟腊而不鹽失上得其次膏炙和

鹹酸復以蘇蓼配妙稱點燒春細嚼兼骨刺此味非手
釣欲得亦無自晴溪好風日持竿負蝦笭或垂深潭上
還去激灘際大魚三寸長小亦不之棄隨得隨腊之層
布竹笠背所以鮮氣存終年無餓潰我友芝園翁送老
綸與餌積蓄知幾坩飽坐于場醉憐我如蠢蠢徒起無
魚嘈一包遠寄餉勝似十牢饋所歎去百里腹慣難爲
繼題詩荅珍賜笑帶乾魚氣

臘月十七日馮氏姊還甕海

姊來兩月歡姊去終夜語相守待晨發雞鳴淚如雨姊
氏信仁賢事事佇先妣生居窮兒長歸爲獨子婦見喜

三後姑能肥八男女比年連三喪賴汝隻力舉閒產尙
如舊益知心獨苦憐我憂患存不見幾寒暑十月遠來
歸俄及聽臘鼓兩手何曾閒女事輒相助鹽責朝淡食
火弱夜團粢隨說得顚頗凡動兒規矩謂當開歲還家
政莫余侮歸甯已不易過節尤難過屠蘇盞增一墓域
鐙見五鄉俗上元家點鐙燭於先墓余以近故亦年年上鐙父母前行年將六十似
此知再否信至乃爽然冰泮期已許女債當須紀日促
安能住所欵道阻長淩風寒莫禦知姊性過我臨事不
遑處出門復顧言明年還視汝善留相見身多福宜自
取有子能傳業有孫行當乳得過且復過愼勿蹈豺虎

凝立思姊言鳴徯松中去

寒夜百感交集拈坡公韻

陰積非一朝成此意慘鬱夜風搜枯槁空條猶拂拂隔
宵鬼吹鐙沈冥了無物苟有可以休相從吾豈不
此地是何地此天是何天偉哉造化身森然立於前所
貶誠莫及頃觀殊未賢即事良自悟乃有區中緣
悠悠念前武朗若示我程豈無同徵人九旬慼公卿當
年苦貽厥萬事傷人情獨無盜壤具洗耳原不慘聖
洪水焦堯心林下有棄瓢實無東萊下假田躬自耕
歲暮保有山林尊

再次前韻

千里訪所思靚止心已慰逝波迫歲暮悵懷起余畏可
荒裘氏吟而令安邑費蕭寒蘆菔根可以味無昧

早起觀梅次坡公松風亭韻

山中一家不成村隔壁聽書皆古魂天憐此子太寂寞
特遣玉友陪朝昏四山雲合迷處所南國少此梅花園
幽光照世有奇賦冷面對人無暫溫老夫未曉不成寐
起視不待升初暾自憐此花極似我眾人未醒先開門
何異桃李方睡熟汝獨笑與冰雪言凝眸閉塞幸珍愛
歲暮保有山林尊

再次前韻

殺豬聲叫東西村歲垂盡矣驚心魂先生囊無一錢看
獨與梅花同旦昏時從南屺上北嶺復出左邛還後園
龍鬚行哦總花底花亦喜我恭而溫似說天寒無浪出
且當白醉松窗暖感君相示冰雪意未晚手自關柴門
遙天鶴子在何處室內豈無交謫言坐聞馬斯鵲亦噪
促辦明夕屠蘇尊同兒時
館貴陽

三次前韻

前年梅開賊掠村攜家遠避餘驚魂去年歸就梅下宿
數日卻去神昏昏惟有今年飽仙福文君盡力娛文園
明年不識又何似淨骨且受冰肌溫世情冷熱大概見

幸賴草木分餘暖置身已在水精域明妙遠出婆羅門
銜觴倚樹別有會此意欲說難為言蒼苔照眼翠禽靜
一笑臥倒花邊尊

溼薪行

地鑪雪夜燒生薪求然不然愁殺人竹筒吹溼鼓臉痛
煙氣塞眶含淚辛小兒不耐起卻去山妻屢撥瞋且住
老夫坐對一躠然擲梢投鉗與誰怒緩蒸徐引光忽亭
木火相樂笑有聲頭頭衝煙漲齊乳似聽秋濤三峽行
人生何性不須忍乾薪易熱亦易盡溼薪久待終得然
向雖不暖仍不寒

山中梅花盛開

山翁舊是梅花仙忍飢種梅不計年花時富氣溢山谷
玉作家居瓊作田漫數苔枝暨鐵幹但視翠禽知幾千
繁星突上青竹頂白雲漲入蒼松閒或恐清光動帝座
定應賸馥分人寰日日提壺與花飲爪摩鼻嗅時復歎
昔年碉地無寸木短蓬瘦麥眞黔山一朝手變爛銀海
惟有十指知艱難擁奇要非歲月事作計先須胸眼寬
寄語後來種花者一枝半蕊安足觀

觀梅有感

先君昔日居堯村籬落之閒梅一盆毋惜千歲終不大
放出平地伸囚寃坐令長條怒上屋旋覩高花橫臥門
我時敬竊先毋意歲擁苗稚分新根至今繞墓冰雪種
皆於此樹為子孫一念為舒造化氣尺枝致洗蠻山昏
當時祖梅亦至性毋歿遂枯知殉恩我今垂老祇無用
永負養鞠身徒存撫花長歎花亦感寒曉共泣東方暾

庚子先妣卒其年梅遂不花明年枯仆

晨登梅屺獨吟因成長句

看花終年無一句獨向梅花吟不住不關才退及心懶
非君無以發吾素平日冷澹眞自知老去性情尤眾惡
君看悠悠凡草木對之語言亦何趣清晨獨去人鳥寂

碧鮮光中哦且步高詠何須必已出古人不啻似我作
羌無故實枝橫覩盡得風流月挂樹自從老陸騎驢去
範影模香紛可怒君聽此詩定何如爲倒一杯醒眼露
殘臘無以忘寒借測圓海鏡十日夜呵凍録本
校訖示兒

藏書讀書事不同藏書貴多讀貴通古來讀破萬卷者
不必萬卷皆宮中若徒四部詩富有何異臨安陳道翁
我老無錢給衣食那復買書祇從借時撮關要鈔一二
絶精又簡乃全册不論行草及疎密但無錯漏令可識
常謂苟能印心上有此已佳無亦得是編於數絶令古

頌之徐生字之許我昧其術珍其書白首寒天歎良苦
人生即不爲大儒豈可案上無程朱渾天一轉吾家事
會有老父開吾愚

篠庭表弟饋酒

歲殘垓盡正生愁忽到紅纏欲沒頭說與梅花待新正
共君從事過青州

糠頭火

燒殘生米樹甑到敗糠皮亦復令人暖常徒解我飢乍
然光不起忽暗口頻吹踈守仍誇富無春詎得茲俗言一貴
人不知米所出以爲必珍卞實也殆終
或問所願曰惟愚得生米閒作椎目

殘歷

立春經七日殘歷賸三行處處春聲急家家餅氣香我
貧無治辦節到祇尋常兒子猶癡相餂鐙婦人正月初趙仲滈廷瑞壻來山中漫書已下戊午
我歸非晝不挂眼堅坐兩曾厚如癬終年親友斷行跡
口閉生臭舌欲卷目中兩歲不見汝噬肯過存苦足薦
老懷一慰轉歎息人生難此飯一盌不因貧米待返哺
誰遣汝勞況行遠相從喜事賢大夫豈但觀摩直嚴憚
我今身與世相違誓作盧魚死殘簡三旬兩食未爲餒
九冬無裘亦覺暖相從且復數日留梅花滿山足消遣

就其形跡推遡用各據所悟言之耳嘗疑韋鍾同輩人寫時豈有不見理明明曰盡使轉妙破冢搥胸爲何祕蒙經已改李妙刪七種執筆文不娶俗圖三手又乖舛方明撚捉尤若瘝澄心七字出希聲撥鐙翻成一閑市

國朝六藝務反古自宋以後莫睥睨取法乎上誠盛業識者固已知其弊吾於六書頗特識落墨每恨無律紀性不能逾力難强縱有眞訣亦瞪視曩年曾覩包氏述蓍蓍莫明其所以乃今趙郎道其師是從包述悟筆髓爲作五指握管狀如鵝昂頭鴨撥水自言三載成自然骨紐爪禿肘肩痺吾愛汝師翰墨迹獨溯北朝古質

體豈知精苦突尋常信是鑽槃直透底古今事事順人性未見二王果若此司直擊拳馮兩撮張從申擊拳擁筆馮侃兩指撮管韓五李三亦異旨韓方明五指包管李少卿三指提管要之書家止在書毛穎自是任人使多聞擇善聖所教少見生怪俗之鄙學古未可一路求論字須識筆外意汝於此淺當勉旃右軍固教執筆始

寄仲漁大定屬訪濟火碑

昔年大定吉士章永康與我談古待歸之草堂我云洞庭南上碑第一吹角廬豐迴無匹移山倒海會有時看遣心欲就水檻濱高言大句固難望揩栽竹行猶堪親且爲浣溪吟卻寄草堂寺何日攜錢過野橋遠望他鄉

火碑摩厓高出雲雨上巨篆深刻無人知一秀才者乃好事仰觀擘窩寫其字會從渠見如渥言是紀丞相南征出濟濟我聞繞牀叫不休再拜乞致無我鼈章君北定勞臥龍鹿鹿耆率識大義此刻定可誇裴松遡來吾黔山川獻奇物兵氣盪摩筆精出紅厓光燄萬丈長刻自高宗伐鬼方鄒君考釋若可信會鼎峒嶁同岐陽此蹟獨未歷吾目郘亭曾就朱守屬朱太守右曾自遵義移守大定此君亦是嗜古人未得報音渠已卒汝客木窩有閒暇墨場策勳要奇藉閒道去城一舍耳盍往三日臥碑下濟火碑據

郘亭閒章子和言係隸書二行有建興年號後黎蒓齋得此拓二帋乃不止二行其書亦似蜥蜴非隸不知子和所言何據王子冬莫楚生在川得一紙兆麟附記

浣溪吟寄唐鄂生

夜半參橫天頂時心隨山月下峩眉月入平羌不知遠從風已到浣花溪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雖往林塘幽南鄰北鄰在何處惟有草堂千古留草堂先生眞絶倫不論抱負觀保身潛行獨脫安史浣閒走已避崔徐塵赤霄浩蕩縱來往神龍矯變誰能馴厭聞鼙鼓驚四鄰遣心欲就水檻濱高言大句固難望揩栽竹行猶堪親且爲浣溪吟卻寄草堂寺何日攜錢過野橋遠望他鄉

惟表弟嗚呼男兒無賴擬終老萬里傷心不自保憑君
時出碧雞坊先向溪頭問遺竈喬木如存可假花短牆
若在從殘草

前八九年訪得明清平孫文恭公教秦緒言一
卷刻本於其家祠中今年夏莫部亭從吉安周
小湖作楫觀察寓所蒐得石本前題諭陝西官
師諸生檄其文即緒言也末多自書後一篇尾
行款識糢糊審識是嘉靖壬戌秋九月淮海山
人孫應鼇書乃知爲公筆蹟訊小湖云得之西
安則此石或即存碑洞也郎亭作詩書其後因
次韻和之

古人已入長夜室不賴後死固無術精閎零滅俚俗在
幸否早歎歐六一雖然此中有堪信虎氣所在必騰出
孫公學孔開南荒邃詣同時幾人匹但論位業足佳傳
鄭子門單史因逸後生不復重國故遺箸至今難覩覓
君於鄉獻誠殷勤拾盡羣碧得秩秩郎亭纂輯點詩礼昭一百卷於文獻甚詳一篇瑤草寄幽心十紙緒言申令乙作詩遠逼郭景
純近語尤似羅文質前賢傳者亦不盡但見奧要餘可
失文恭平生著述今僅得四心瑤草一卷學孔精舍詩集十卷四書近語六卷及此緒言餘藏明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著錄者俱未見每從吟諷想聲貌若遇其人大而實摳

衣捧手慨末由嚮往徒珍轉鈔帙宗伯橋邊有心讀久
恨莒封十六七公建橋清平城北門外後呼宗伯橋橋側石壁上手書雲晴天影闊山靜水聲
幽二句字大徑二尺許何期手楷此無恙紫陽學諭黃庭律眞儒

信是無不能岱華峯峯總崔嵬獨歎師儒繫邦國古風
一去何由詰當時弊蠹固不淺病雖費治猶號疾而公
破迷與嚴範已令汗下如雨密破迷嚴範撤中二條貨取兵選愈
贖奇問公儻見作何筆咄哉養才造士具大質小劑那
忍述與君誓守萬金壁自度營衞莫受詆用公書後中語世有
升降道不變箏琶敢奪古琴瑟蒐訪心勞鬼當相特要
康強及逢吉心莽桐墅仍缺如瓣禱爲君致芬馥

中元節食子行宅

麤蠶薄飯不易哉村食雜糧三月來吾家頓頓總白米
更欲美饌能無災盂蘭俗節世所重買肉嘗先貧富共
窮來說食眞膏肓昨飽季家今飽仲周公爲民制嘉禮
首曰飲食親兄弟笑殺鄰家比屋居叔姪終年不相視
疎疎微雨過竹間雛孫泥膝催祖還男迎女送蹈歌去
月似車輪上遠山

二若季弟哀詞二十首

噩命平生此盡頭豈徒斷手亟吞喉天心門運從何說
氣湧如山淚不流

良門人物總堪憐磊落無人及汝賢縱有後生能似得
廟成鬼老待何年
活人三世不療貧考此無家壽歿身到汝一窮還不得
更將陰隲語何人
生兒不慧欲何如絕證都根醫臂餘混沌未穿先自死
秦皇那得不燒書
爪幕無方止臏皮雖云數定亦醫遲長沙五石千秋恨
痛哭前朝已落酋前七八日余數召醫弟聞至惟背泣而已
雞鳴呼我屋西頭永訣空餘息在喉目指三兒含哽付
一生兄弟片時休

臨了分明似汝稀奉身端逝理無違荒唐鬼語非全妄
何處汝來何處歸前里中有請乱者弟與焉神降稱昔弟曰君一憤而來又一憤而去似乎不可申表常疑非病劇已成鬥不舉忽命具浴令扶起憑几端坐浴罷命睡是病劇已成鬥不舉忽命具浴令扶起憑几端坐浴罷命睡余至已不能語余一一語之遂逝理無違荒唐鬼語非全妄
何處汝來何處歸前里中有請乱者弟與焉神降稱昔弟曰君一憤而來又一憤而去似乎不可申表常疑非病劇已成鬥不舉忽命具浴令扶起憑几端坐浴罷命睡余至已不能語余一一語之遂逝
飢驅南北歎總目前今日汝還成死孝
九原莫養替兄先先母晚年常謂弟曰賴渠我孝吾無之不能活也
傷心吾道老尤非長餓何由手足肥致汝苦生還苦死
欷時猶是阿兄衣
屢期遊蜀屢倒前月無端去又同祇說相生有天意
豈知爲要送終來

兩女三男昔可傷喜今兒女各成行無孃止說長相守
誰識先從季指亡
事我如爺嫂似娶酸腸汝嫂擗胸時最是一聲聽不得
萬方想盡不能醫
千樹梅花好墓田共來廬墓十三年一坏黃土須常見
不葬孃邊即爺邊
廿年徒有異居名雖是吾家待子行從此哥哥行不得
米鹽淩雜要親撐
季虎朝來絕怒音遺孤滿目我何心登牀共此俱亡慟
吹角廬碑子敬琴漢建安七年江州夷邑長盧豐碑余訪知在墓江吹角壩道光已酉遣弟

巢經巢詩後集卷三

我已今成六九翁

拱力往取之弟以腕盡不能致因埋之月後圖李今同事者皆死莫知其處矣弟敦子特嚴每怒責聲聞林潤里中目之三虎云秉思案碑經張文襄師督學四川舁置學署釋爲嚴季男碑

四十三齡亦考終回知死樂勝生窮思量不作多時別

古今詩共五十九首

十月十七行經故里

桑梓重經十載餘筍籃一望一踟躇西長畝歸新主
林外先人有敝廬去里年多相識少亢宗才拙至親疎
傷心無復爲兒日玉磬空懷墮地初余生王磬
放船百二十里至青龍灘復山行十五里宿斤山下草宅
竹岡

霜曉起柁茅苔村輕舟快如駿馬奔臥看紅樹盡鰷部
歌上蒼崖已焚門龍灘即水窗地垂老遠遊聊寫意向來豪氣
總無痕荒岡苦憶芝槃老饒爾紅鑪正弄孫

十五里下二郎灘岸遂宿

絕壁臨無地危途降自天一灘黔蜀共孤市古今懸水
落沙明浦鹽稀客待船一櫂頻拄頰難到此山川
宿猿猴灘岸此灘與青龍灘舟不能上下青龍
灘下山三十里至二郎灘易舟此則
易也

黏巖成市聚捨榜宿煙霄榻底灘聲兒鉦邊夢影搖風
多愁落石湍險計來朝萬感醒難寐鄰家更喚貓

牯牛船歌

猿猴灘西凶灘多船非牯牛不敢過人言鹽兩四兩力
牛腹受鹽十五石力厚故足與灘敵
一縱往往不繫後上灘不覆下灘覆俯汝頭昂汝尾歌
我歌坐汝背長年養汝一柁水牛分送我下赤虺柁工
能養一柁水者萬不失一
養水有餘不足皆能舟
食遥壩場宋元豐志之遥壩砦也

路出沒丁西前山逐望低農勤阡陌淨村富樹林齊古
市宋時砦小餐亭午雞恩恩爲何事同首意都迷

仲冬朔至南溪先寄唐鄂生二首

天與游人十日晴看山直到六同城涪翁有魄應相笑
底事來遲堪紫彭

此地由來號奮戎青衣江口角聲雄明朝擬就千夫膳
一向前山試挂弓挂弓山在李莊北岸

書鄂生詩稿後

讀君近詩驚我神此事何止作替人麒麟緩步不動色
百獸帖耳爲之馴不見三年日能幾有功翰墨乃如此
信知碧海掣鯨才不在聰明三十里先公峻節高嶙峋
復爾筆力挽百鈞文章氣節一家事嶽嶽聳我西南坤
我今殖落百無用羸牛飴草鞭不動因君一憶竹垞翁
晚歲斯文歸夏重朱查重表兄弟

初四日步至洗馬池緣登高山下七星山坐臨
江石梁上觀南溪水師攻南岸眞武山賊作歌
玻瓈江碧金沙黃合江樓吸金碧光江山如此可吟醉
誤使庸奴生戰場七星下臨鎮檣槍朱鳥用事龜蛇藏
上我斗柄騎開陽攬眉浩劫望八荒吾欲手挈斗柄運
斗綱下挹江水作酒漿灑爲甘露清而涼化爾鷹鴞成
鳳凰使我萬家赤子安耕桑嗚呼焉得福星包世度東
有蒼龍西白虎

初八日再上七星山觀南溪水陸師攻弔黃樓
眞武山諸賊

巨雷破地火沸天神焦鬼爛天化煙戎州古城暗如夜
赫徹赤入堂琅川弔黃樓前殺聲洶戰士飛騰亂如蟻
時見髑髏擲向天下落江水玻瓈動五尺道人游興豪
不逢蘇杜逢兵刀眼前即是五尺道安邊遠略思韋皐
一閱胡然至於此數十小兒弄兵耳老屠不作突薪謀
空使英雄嗟折箠流杯池味諫軒古人留迹於其閒可
惜當年觴詠地祇今虺蜴血染苔花斑吾亦何爲長太息早
識所憂非我力寄語孫郎帳下兒無上平天非此賊

唐南溪單騎撫賊歌

南溪大令唐鄂生矮小謙下如晏嬰到官未歲民士悅

遠近俱以青天名滇西奔命官迫變入蜀索仇破三縣
徑趨南廣度金沙忽睢平羌南北岸提軍按司遠如蝟
巡道總戎近若鸛提督軍城東六十里牛喜堰按察軍
江口坐視郡圍四十日講和不許況云戰城東七十里高家場道鎮軍城東門
十萬守令和賊索銀四
首級後已大令呼民授以兵提戈直指敘州行紅旗一
點卓賊近賊中望見唐字驚一戰火逼翠屏下再戰尸
塡舊州壩賊在南岸者據府後翠屏鎮武山在北岸者據弔黃樓舊州壩武諸
皆棄兵稽首靑天求我貰諭之明日弔黃樓吾戴頭來
看誠詐緣林子弟千百曹帕首如輪腰插刀大呼靑天
果單至羅拜聲滂寒江濤大令指渠不汝縛籍爾有眾
誓天日所有他心萬刀斫精兒攝飲淡巴菰老者恭承
銀鐺落一笑從容上馬歸扶鞭紛送催科腳山名我時坐
臨七星頭喜此凶頑譚笑收蜀都之東億萬戶庶免猻
噬兼狼蹂咄咄大謀眞怪事文臣顧身武臣忌同山倒
海一令爲有靦吾徒面何地上請書成不盡諸賊中聞
之皆隕涕明朝大吏期合攻蔗林影動星散同城內城
外一夢醒曉視賊壘成沙蟲歡聲騰上登高峰哭聲已
起犍爲東解圍走賊信得計籍籍攘臂方論功此時賊
去二百里寄聲謝我靑天翁蜀中此失患不小使我扼

腕氣塞胸吾覩自古辦賊者要以剿始以撫終力足殺人亦有限何況起箐非其風單騎定亂世有幾此事誠駭乎庸庸公等因人故成事與而不取夫何衷方今海宇牛魚爛西南所幸蜀未癘巴東況聞進大盜已有瑕釁須彌縫外攘中安目前急更堪蠭賊爲內訌縱豺助虎且勿計鑄錯先慮銅山空井絡安危有前轍天心民禍將安窮

聞賊入遵義南鄉縣令江府丞介侯炳琳死難

早知猖蹇賊必有寇遵時南里今如此東鄉事可知圖書應燬盡家室定流離便恐成鰥獨吾衰數益奇

留別鄂生八首

與子忽言別悽然惻中腸欲行且少留愛此一日光人事何悠悠天運何茫茫茫茫將奈何百年可憐傷可傷千萬端憂忠何有極前途已就窄而尙滿荊棘憶昔盛年時豈無垂天翼白首竟何成拊心長默默默默坐空山日念二三友自非同心人孰不賤老醜南溪十日程路近龍泓口而子爲之宰慰我思蜀人思蜀亦何爲我懷同右軍山川固游目正爲揚馬墳祖師遺芬芳洗花與淩雲逝將飲其氣因之行就君就君洗馬池戰鼓方未休兵氛滿川澤誰歟與同仇豈知山水心卻增君國憂子能且束手矧乃閒遊遊

閒遊返南溪安坐良自幸垂涎及小獠摩筍飽湯餅見山谷與南溪宰書豈不憶梅屺來途畏嚴冷焉知歲垂盡寇攘在鄉井

鄉井那忍思一日不可度嬰命雖有繫能無子孫慮崢嶸風雪天巉巖劒江路丈夫事無窮安危向前去前去知若何與君且前期安當吾重來危惟子之歸斯邦民氣樸於子父母依鬱洲不可忘阜帽良稱茲

除日至家八首

入山空屋在開戶亂鴉飛絕叫從何說翻疑不是歸平生天地鑒惡命子孫微今日還如此心枯淚不揮

告至抽先櫝方知主亦行當親存是藉並去此何生故俗崇年飯危時尙爆聲有靈應逐子何處薦杯羹

衆人同避寇寇退各團圞獨我全家去今知寄所難存亡甯遽置日月不相寬歲盡教誰探明朝復履端

痛繞先人兆新添季子墳亂離猶汝幸生死復誰分渴葬魂應識叢辰我未聞聊爲歸復計他日改埋君

壻口多於姪逃歸共眼前舊貧還破碎何術得完全慘淡新傷里蕭條欲盡年弟婺仍辦飯硬對不能饘

妹家三里隔黑夜省兄來慰我生成福先期巧脫災

亂世無年節宵深未擬問 原關
誰予忽驚告賊臨溪上頭團丁呼什伍號火接林邱歲
盡原宜備民訛亦可憂獨憐心一寸悲恐幾時休 訛傳數
十里
心孤愁轉退鐙死撥猶然逐水年何盡行空月自圓百
離那免命一介總關天便作游僧看寒山且寄眠

卯五月作

二月十七度婁山關 時渭潭復失賊逼窺吾里酉走避之 已下庚申
山勢西來萬馬奔大婁一勒九旗屯天隨路入藤蘿峽
人共雲爭虎豹門舊日劉兵此飛過六年黔國任傾翻
黃心無復將軍樹空逐流移泫石根 關有黃心樹一株千年物也道光癸
年闢地令就千萬形然後下視歷歷者河嶽上視昭昭
沌時必有物掘成十二萬年中布置開天明繼又幾何

巢經巢詩後集卷四　八

若桃花源小兒怪問山水意異境恍惚難爲言嘗疑混
山後有水水來破山出其裏春風鏗杖游天門兩門中
不知爲先有水後有山山來避水過其閒抑不知先有
里山勢湊此峭迫上下距里許開爲兩門皆懸
壁穹窿深十餘丈其寬倍之湊溪東源所經未
漲時人可過兩門內有田有村游其中俯仰周
覽皆崖石蕃白相閒而垠塏上又皆長蘿古松
碧入雲表恍然已出塵世也

竹王墓

九隆之生感沈木竹王乃產三節竹此人當是開國君
神自子孫謁自俗夜郎地大秦漢前東接交趾西鄰蜀

初時天啓一州主必有奇雄傳似續世久莫復識根原
遂緣竹姓謂天胄人非血氣焉從生盤瓠雖奇種猶畜
召召荒荒知幾葉西南君長皆臣僕頭蘭鉤盯同漢侯
何言滅自楚莊族番令繒帛入笮關博望亦來問身毒
其時侯者爲多同令卽其子咸內屬椎結箕踞問漢大
僅强禦縣敢云裁迨滅南越先入朝寵以王封冠蠻濮
後人若肯世恭順與漢同休那待卜豈知興務繼貪亂
不及中興想傾覆王水源枯林篠寒竹祠鬼餒夜靈哭
遞興唐斬豈世情天旣謂之喪何促霸封三子死配食
此語尤誣不可讀元封以後慼世王奚待通侯繼其祿

常志傳謂范地諺故是遷固爲實錄（唐蒙斬竹王太
誤奏封其三子爲侯始於華陽國志范史治之昔年嘗
增出莊蹻滅夜郎一節稽之史記漢書絕不合）
考國所在卻賴常志得遺躅夜郎郡縣始王遞必治其
都不外築郡原故國縣有豚道將紀出耳而目牂江豚
水實異號可載精兵下通巒（叶或謂是卽今北盤此津
現且不能舶又或指沅指延水要皆其委入岷瀆定知
卽是古州江乃與地道無背觸然則都匀安貴閒當有
竹城邏難矚明月千年舊社亡莽莽荒煙付耕劚何由
更識竹王墓縱曰人同太虛屋誰歟好事就桐梓認冢
鼎山之西篤此邑唐初夜郎縣名雖從古地已墜壩城

殿井競附會謂邑北有夜郎竹王城新浦鄉有皇歌
有井黯然莫知沿否（云是竹王收宮婢桂在士中尚未朽旁
云卽三節竹浮出處）此柳製精刻殊
近元明士舍知誰孰向來猶白號七王實事乃倡定興
鹿（康熙中邑令賈國珮撰縣志止云額曰七王墓相傳
竹王父子之墓道光閒守鹿丕宗加培築始爲漢
竹王墓）李代豈無冥漠羞藉免樵蘇亦其福砭今駁古告
後賢不妨舊貫存疑獄

訪明桐梓令洪公（維翰）典史黃公啟鳴殉難藁

葬處

卽在頸下銀在喉凜凜毅魄據虎頭當時聞有來桐記
今日難尋土一坏白鶴寺前臨大路父老相傳雙藁處

披荆撥棘但荒苔日落鴉啼阜角樹（二公死天啟三年
明史忠義張振德傳考邱伸胆桐梓志頂奢崇明之難附見
四十七年任則史云遵義知縣並以黃爲遵義典史誤
也今葬處相傳祇以大阜角樹爲識
或云二公後並歸葬或云惟黃公歸）

避亂紀事九十韵

帝九年仲冬賊入我南疆能宰江固勇戰死邑失梁眾
遂據團溪炮烋分而東湄潭賊亦合十一焚鰕揚家距
二十里驚看半天紅莽黃夜出走潛行不敢聲兒懷其
祖粟背上將孫綳新婦持厥姑手各有攜擎四更去七
里投憩烘於堂主人抱蓄蔗擲鑪請燔當小大亂稽首
辭祖倒插香開門已先去門外如堵牆於時空鄉潰晨

雨方大零弟妹亦來並滑達無笠簑或泣或叫號慘極不可聽向來騎馬兒亦復負衣囊處女變嫁婦鈍牛棄道旁第叟穉玉黍凍涕垂尺長嫗顛水濡褲褲重脫復僵紛騰爭奔前路雖或不通家人雜之行留宿八木塘丁氏女所家乃進至螺江出亡已五日里居不聞殃遺親及半途火煙蔽天光謂何有午山此亦膚剝牀所依互相保遂至正安城我時在南溪新還自從戎初心觀汶嶺至是蜀亂張小住擬卽歸歲酒梅花窗俄聞南里破驚呼東必崩我巢想已傾且歸視存亡心飛足益緩旅腸若煎熬妻孥焉從知正安寇又萌就我獨前去亦

已六日行信至賊大敗虐亦未及閉追之自不及偕者皆還鄉老弱昧昧去道險犯雪冰時危脛胝硬竟透萬羊腸豈知及綦市我已丁山陽藥溪訪陳生甫知里寇凶又知家已逃意必奔兒姒及宿長幹山百里息不遑二更見吾姊云傳在城中明日促入城言者都莫明茫茫至丙舍不記歷已終室有趙女家初還資我糧見我哭不止歷述離合蹤弟妹亦漸集首尾乃備詳當時相逐走復有女氏丁奔渠父豫州至綦當北遑家人或中留或徑我之從颿蓬焉能定問蔡止告賊雨道發訪使沿洄迹其迤寄言隨所在料理復我邦賊又日以熾淵

潭重失防前日靖播亂實我東園功成官不聞士吏爭奏庸城中設大局捉人勒輸將養練名五千千少還扉甿將貪又持餉縱掠增虎狼湄民絕控告賊至甘傀降以此賊益眾仇窺我東方樂安七十團論眾足以亢於外攻且守內又科丁饟民力有定數賊擾無春冬一朝與之隙得免再至傷悔不語兒息但在歸無忙正末去人至書自南溪封唐君我重表視我如其兄言自臘盡來館嫂於西房此國亦瀕亂可歸歸誠良仲春風日暄當爲具還裝行期不及阻戒心亦日生計惟出來路卜僑與之迎十日住永安不愜因來桐故人有趙子問

舍喜得朋偕行魁巖下賃此潔且閎足以展四部別軒光明光開窗納村岫前對竹王藏溱溪繞平疇緣以十里楊日日望家人伺路數遣僮昨果大小至女亦仍雙雙抱我玉雪孫數月尙識翁我別始學步今語如新簧中腸結忽解憂思俱若忘寢食爲粗置卷軸排縱橫靜思百年內苦樂豈有常但得一日安時還事丹黃以後誰料得天眼終無盲不逃何聞哉雜書遂成章

讀書牛欄側三首

讀書牛欄側炊飯牛欄傍二者皆潔事所處焉能當讀求悅我心食求充我腸何與糞壤閒豈有臧不臧

幽幽小窗光耿耿微炭火蕭蕭白鬚叟把卷終日坐雨中十餘日亦覺腰膝跛來時杏初花起視花已墮閏歲耕事遲一牛常臥旁齠草看人讀其味如我長置書笑與語相伴莫相妨爾究知我誰我心終不忘

晚望眾香山

雌霓挂初霽陽烏斂忽瞑眾鳥紛歸來上有樵採徑何處眾香山雲中但清磬

步出官渡河欲訪楊英烈侯仝墓不果偕曉峯

溯東岸至觀音寺小酌採文石而歸次韵

春溪生雨餘晴野明秀色坐窗久不遊及此興頗亟故人勇前期已待宵橋側尋遠先畏問寄暢聊近陟漠漠蠶豆花溝塍度層刻清幽值招提可飲歇吾力事遊覓童能心知衰老逼鍊餘散沙洲俯拾果有得悠悠送飛鷺柳際一行直長謠尋春詩步歇氣嶄岑此老去千載撫事如在即孰非孱懦嬰放意甘避匿樓閣隔鄉信日夕念平蕪林鵑忽喚歸一愴淚霑臆

癭木詩

人爲萬物靈病即支體廢物生或不然其疢美斯在翠者玉之瑕黃者牛之瘵水沈香者朽水精纈者碎惟木本條直句枒已堪怪異哉乃病癭擁腫不可療爾雅釋

舍羞蹙柏亦滅態黠匠獨居奇椷梓精製者止一家一寸餘無棄裁昔年閒達官此木索守宰似求合浦珠當貢揚州貝供彼頃刻玩其成數百載蠹生靈拄括令有白僻昧微物預貪汙觸事一增喟我生窮僻嗜人愛亦復愛無極存瓦當硯材出秦代相隨三十年懶與檳塵壒趙生故人子昨日貽樹贅謂宜古物匣規鑿成底蓋餘爲小屏風不患倒壓背苦生感奇鬱發詠屢摩抚安得太平字一慰蓑楚嘅

閏月晦攜兒偕曉峯釣楊家河次韻

曬秧布淺罾逐鴨喧修竿溪漲夜來雨晴光動黃瀾沿

流坐卽釣旋起步亦安一擧想鯨膾三淵悟鯚桓楊柳
萬條風忘魚久貪看終年逝脚老復此廬墓拚千戈何
時靜花鳥忽已殘誰謂艱虞中尙有給餌歡薄醪亦易
醉脫粟聊同餐已忘堆罹悲催羅更思鴻漸干

次韻賀曉峯四月初九添次孫

移山志老喜多孫第二卿雛又降申甘襲年書涓歎字
曉峯及其尊人長男至此子四世以申年生亦奇事也 天安命作太平人定知翁
嫗爭裁褓所願查梨總荷新置膝著亦他日事明朝先
採一珠新

次韻諾曉峯十二日洗兒之飮

山倚魁巖水傍溱正愁厄閏避庚申喜逢我友添孫子
卻歎吾曹是老人萬卷相隨春已夏百年猶冀火傳薪
他時令記且亭長湯餅會從此及新 近日自稱且同亭長

卽席次韻酬曉峯

伯子生兒叔速賓固應酒肉自元申老來喜食團油飯
醉後慚非負于人君果吟詩如潑水我方避火早移薪
長年是事無餘味一度同酣興一新

自城乘月歸魁巖四次前韻

輕風細柳餘光景晚詠歸途篤好申 羅鹿游先生魁巖暮歸絕句溪上輕
風散纈紋溪邊一路亂蛙初插稻半溪明月不逢人婆
娑自惜空心樹輾轆誰憐故脚薪入舍仍呼澆萬慮兒
教韓子醒還新

將歸酬曉峯弟六首

初來止一身繼聚乃八口讀書魁巖下倏已四月久貧
士力幾何物物資市取持此將安歸浪出默自咎
昨日弟書來憂懷忽迸潰王師及湄潭我里淨無穢天
道有盈虛人厄亦當退歸哉復歸哉荒園卽種菜
自性非傲物傾拙難世羣城中近千家往還惟有君及
茲起去念已悵行當分奈何出別語先遣不忍聞
言旋亦不易家具無半車隨身一萬卷彼亦思還家歎

息復自笑捨爾何生耶辛苦相同去但無離亂嗟
依依虎崖石黯黯龍潭雲杜陵泣新交何況我與君人
生非麋鹿豈得常相羣但保歲寒姿何異同朝曛
濁水鮪鱣肥穢場蠅蚋歸鴛鴦搶榆枋安知黃鵠飛與
子幾瀕死不死中有微忍待天理定勿云吾道非

西家兒 已下辛酉

西家小兒年十六抱書過門訴我哭不憂所學終無成
但恐學成空一生州家久罷童子試鄉貢長停鳴鹿聲
處處賣官賤如土阿爺祗識求科名同學去年猶乞相
今日巍巍八搦上榮身何必在讀書學作貴人吾豈讓

雖云大多缺少取償難但折十牛終是官雖云丈夫致
身貴選舉十科舉人已空苦有子留金爲用爲勸說宜
從丈人所嗟汝小兒休歎呻孔孟固應避錢神便嘛汝
爺排十兒祇今三卯正需人

東家媪

東家老媪六十五日指其夫詈還數當年自比朱買臣
今日窮無一棺土赫赫軍功鄰舍郎生時曾爲養蘭湯
役門轉眼土門貴但看人尊新嫁娘即云功成賊未見
勝似牽被覆頭不出面即云主絲舞上臺勝似未嘗見
有顯者來豈少金夫惜衰老苦隨雞狗終身哀嗟汝老

媪莫長怨郤慚恥以取高官此翁正頗重聽亦何傷不
見太公齟齒師文王

僧尼哀

僧尼皇皇不得休蓐叩閽總朝閽頭借問爾曹何爲者
荅言昨日新令下詔書令核常住田一僧三舸養一年
餘穀盡輸作官用官爲護法調其閒但過十石十抽五
常平縣倉待塡補令條誰抗況僧徒格外寬仁倚田主
不求報冊中產未及十石但求畧減半賸謝非所惜噫
吁嚱朝廷未聞有此旨縱有亦行樂安里爾曹平時飽
欲死固應香飯供國倚但惜官之所獲能幾何貓翻飯

盆狗飢多

抽釐哀

東門牛截角西門來便著南門生吃人北門大張羣官
格高懸字如掌物物抽釐助軍餉不論儳紈十取一大
賈盛商斷來往一叟擔菜茹一叟負樵蘇一嫗提雞子
一兒攜鯉魚東行西行總抽取未及賣時已空手主者
烹魚還瀹雞坐看老弱街心嘵噫吁嚱貿東布者不能
得一匹贏售斟鹽者亦不得贏一升釐金大氏特商販
欲入閉門焉可行村民租銖利有幾何況十錢主簿先

奉己縱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飼爾餓豺以赤子害等邱
山利如米嗚呼貫率括率有時可暫爲盡使桑兒一再
心計之

南鄉哀

提軍駐省科軍糧縣令鼓行下南鄉兩營虎賁二千士
迫脅富民莫搖指計口留穀餘助官計貲納金三日完
汝敢我違發爾屋汝敢我叛滅爾族旬日坐致銀五萬
秤計奴鏤斗量釧嗚呼南鄉之民哭訴天提軍但聞得
七千

經死哀

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起

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祇要銀
若圖作鬼卽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促呼捉子來且與
杖一百陷父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嗚呼北城
賣屋蟲出戶西城又報縊三五

紳刑哀

文紳繫牢髮一尺武紳坐獄面深墨此虜守財勝鐵牛
明日請看死豬愁悶爾得何罪止爾無錢亦無罪問爾
何深讎止爾送錢亦無讎雞飛狗上屋田宅賣不足搜
盡小兒衣無人買詰軸嗚呼白金入手鐵籠開未至一
日出者埋

巢經巢遺詩

遵義鄭珍子尹

古今詩共六十四首

夜誦

老非對卷不爲歡堅坐龕前冷亦安似作兒童完夜課仍須翁媪待更闌今秋無力不給讀書油夜即就先大龕鐙照讀女孫屢至催烘火內子時言恐中寒一笑隨時有羣掣信知放意讀書難

蔗線次楊茂實韻

蔗本疋之攄乃曰清聖薇作線不成章固愚碩人頎豫旁人笑我關琵琶此簫大似知音人雙雙顧我求識眞老夫莫得喙三尺顚倒摩弄徒傷神鐵盆暖酒狗裘薄以贈簫

雨年吹笛繞梅花三聲妙擫伊優亞已謂入神得眞性

夜半高歌動秋壑旗亭女子世已無遠上黃河等牢落苦心愛此欲付誰滿眼書生竟無託生材不作楸與章萬牛挽去登明堂三十餘年閣箱底重者自重傷者傷戴安道不能爲王門鼓玉琴且爲此簫揚妙音玉屏山深舞溪遠聲在此中何處尋

斤溪老翁歌

老翁居斤竹溪上近三十年似農者非農者爲歌之

蝴蝶年年飛草綠老翁耕稼無榮辱晚來帶月荷鋤歸朝起乘牛隨日出渴常掬飲澗泉水飢即飽飯舊杭粥

裹醒能解樹書兒癡解和栽秧曲門前斬斬食九田宅畔陰吟倍尋木日晚挽頭四照花月明場上摹眠鹿自言攜菜妾作花復兒侍憩兒郎僕相呼便向鄰家來大醉卧在鄰家宿村村賣藥不論錢往往留賓常舉燭衆孫指教孫讀老翁不願作宰相衆孫親行接女歸錫甘笑老翁不願處華屋老翁事事無不足但祝雞肥禾黍熟

紀趙福娘姑婦死難事

縣南平水里副車趙天民有女名福娘閨菊其女孫福娘淑且智蚤作余氏嬪相莊至偕老七子皆畢婚菊也姪從姑姑言無弗遵三十乳一兒襁抱不去身遇賊掠

平水雞犬空四鄰全家走天旺寄食羅關源舉頭環亂峯謂可託生存豈知猖賊來速於風捲雲相傳尚恍惚俟已至其村村人紛崩逃攙攙合復分福娘率諸婦生死隨夫跟不識何路告但向衆所奔嘯息馬路頂慘淡天日昏賊旗忽麾至少婦頃無痕刀光及夫腹福娘蔽之巾腕臂血淋漓翻身墜崖眼菊也亦從下殺奪方紛紛親戚無一兒何由知苦辛移時賊他去其夫脫餘魂尋兒旨皎氣絕臥草根旁仆三歲兒嬉乳猶在膚縱不賴高呼有公等誰歟與世迴風騷況君勳業日隆起拔突殊號承新寵小邦屈借寇子冀斯民疥癢煩勤搔抛豈能活慘絕父母恩豺虎尚未遑撫恤聲淚吞捨去越三日其夫復來蔡村空林谷靜惟有蠅蚋親貲棺得木皮乞土鋤荒榛迫舉福娘屍十金壓於臂知作暴露計巧貽收瘞人噫乎此姑姪志節邁等倫同時被掠婦忍死隨賊羣一旦終汝棄雖生等汙塵此事同治元四月廿二辰歎息遂成詩因之傳不諼

贈于伯英 通岳 大令

東野受材固雄駑孟俠豈足當韓豪長怪韓公胥低拜倚松自謂慙青蒿君今於我復似此驚顧使我失所據海內論詩至今日淺狹未免難爲篙乾坤大氣鎮常在必有一手牽六鼇小詩耳耳竟何有差覺不爲時俗臊此事如何漫推我可憐甚愛忘詈聲雖然亦自有甘苦

巨眼若燭安能逃古來作者盡殊列李何後數朱王高早公從事三十載口角冰盡心枯熬若云老馬夜知道此或未讓吾同袍獨嗟衰矣舊學廢時間弄筆蕪難薅何期晚始識元歎規伴頗慰陰求勞我觀君才在近今於人何止十倍曹氣似華芝顏初日聲如仙鶴唳九皋方荷莞母摠大麓姬公明保鋤凶饗河水清涵底柱影大風吹落蚩尤旄中興鴻鑠已在眼文章國運如連屍不賴高呼有公等誰歟與世迴風騷況君勳業日隆起拔突殊號承新寵小邦屈借寇子冀斯民疥癢煩勤搔請公上馬往屠賊歸來釃酒血洗刀說詩閒與魯學近

暇與共詣王新桃

啟秀書院十詠

破齋

兵氣昏俎豆老塾獨鬱然兒知嚴共師密室一夜遷聲除出光地補罅爭漏天俯念貌貌身仰思千載前於吾良已幸尚愧此數椽

頹堂

屋山欲扶地根落壁亦腐吁嗟講堂額猶挂中間雨葺茲九十年竟鮮後來補一食減方丈五架兒州序落月照鳴琴後堂罷歌舞長官於乾隆壬辰縣令沈靈谷

古井

澄甃右階下源來碧雲峯苔草綠其邊遊魚若行空時臨鑒眉髮窺天無終窮澡手搖清光舉頭月出東因知湛然心不在紛埃中

菖蒲

山翁與山習舉手帶野顏昌蒲自誰種騷鬱依荒垣分時中庸側日滋井華能韓子去已久尚想秸與筦君看綠沈槍夾道不可干

紫竹

清絶王子猷所在輒時竹世人黃金目此君那肯矚前日負三箇自家種堪足道遠癖其葉紫玉自森肅悠悠栽植心取笑任時俗

浮萍

井流周堂下緣霤皆成渠萍點初若星久之如罽敷積雨溢中陳其下生小魚喜茲助野意復得蓋庭汗擬買鵝兒黃晴天眠綠觚

老桃

曲桃有嘉實卷出壞垣上去此廿五年不枯亦不長當時同盤人忽忽已長往一日上千回童心猶憶曩白首感孤生臨風獨悽愴道光丁酉余掌此院攜二若弟就讀今其死已三年矣

榴花

城居罕花樹風意殊未得一枝紅艷聳突出講堂極何地無菁華不賞亦虛擲移几坐高背把卷對日夕有者自不知物希乃深惜

葳蕤

苦雨庭下水寒葳長阡眠細葉似狗足綠莖高下搴縮眼作畫觀滿塘荷葉圓此草世不識乃近書槅前物固無貴賤適時信爲賢

敝帳

少時不識牀老乃畏蚊噬亦嫌厚褥密簟若棺裹置紗

幛有若無內外無憑蔽相隨三十年百神未能棄一笑
絳帳中豈有天理字

中秋送瓜詞六首

一瓜偷摘謝園官便當奇異樣觀始識康瓠眞是寶
天公也要洗眸看

鉦鼓譁天紙爆爪兒童逐隊鬬如雷漫嘲此俗全無謂
都自綿綿一句來

笑接青園便撫摩明朝覓蒂惱園婆知根種生來好
只待投胎兕嫭多 自注俗以得瓜主惡嫭爲吉兆

人世詛甘伯道愁都思百子盌中求合情最是新來婦
年厭避亂其禍日加厲何地置老夫西指草堂寺春風

吁嗟生不辰將老逢百罹漫謂書上辭乃今親此事三
同治二年三月九日

坡陀不甚高得江水皆嶮峭不易近自己未來鄉
人苦於湄賊遂相率因山砌壘聚居其中者幾三
千戶吾中妹黎湘佩縣君舊家桃花谿上避賊依
母家亦作此山中人其屋三間當大回之頂余攜
家自郡城還東將由此赴成都就浣花之約妹以
我無居留此小住兀坐翛然念飛鴻指爪一印丈
師殘雪隨筆塗染庶它時談山故者愛而見我云

吹孤雲忽墮蒼巖際
平生楊妹子自小親愛殊古來中表間兄妹如此無
已畢婚嫁白頭弄孫雛相看豈無命時運堪嗟吁回思
十載前豈料爾此廬匪惟爾此廬吾豈就爾居人事難
逆計苦業須消除枯魚且相沫後此知何如

題自作禹門山砦圖并序

此日是何日此山是何山新林靜潭影好鳥鳴關關三
杯出斯圖撫之慘我顏編茅二千家強半皆飢癢惜余
非耆域曷以扶汝孱慈悲海上人遺影留此間當年苦
薩果不忍龕葬皆叱起三生石漫言無住還

三月初四攜家自郡歸及禹門山住湘佩表妹

寓舍擬居數日卽避亂入蜀旋綏陽道梗不能
行因遷水樓於禹門四月朔入居之讀元遺山
學東坡移居詩感次其韻

舉室起蜀都過家別荒萊蹦蹦舊山塋赭基長莓苔茫
茫風塵內何處安吾齋里寇誠可畏先塋尤可懷顏生
務傳業不欲顧朽骸見家訓我意殊不然漁者終戀隈四
方誰樂土矧乃氣寡諧本擬哭墓行卻仍守墓來播遷
吾憶矣天眼何時開

蒼蒼禹門山已家二千餘買屋我無錢編茅我嫌居午
山池上樓讀書之所於劫火藝不到寬潔無此如移旣

省工費成亦幾朝晡我西卽妹東中間地頗舒因之置
廚竈建除甯復拘寢處良已適一笑儋石無菽麥秀未
實稻田待犁鋤我懷王孝孫殺牛而煮車未必遂如此
忍飢且排書

我亦書滿牀我亦物滿箱惜我非遺山照世有文章書
祖愛巢居歷劫同金剛海岳木蘭詞一字一玉英堂堂
小韓子萬古神鶱翔更有衣雲倪復得漳浦黃浩氣濯
元精煙墨何淋浪阿房膽秦瓦曾見無且囊商鼎銘父
已恍聞和羹香高樓風雨來牙籤動鏗鏘左右盡古人
坐我於中央若非植亂況容易此年光

峨緣如海求方丈幾度風引卻春江空盎盎終尋祖師
迹此誓故不忘渝南侯氣靜或當勇秋鞅明月平羌水
勝具老猶强擬攜嫻學子先訪可龍塿此屋聊小住苟
且非垂創

黔賊如亂流愈治愈無歸豈無開塞法劣吏安得知書
生敢妄言出口卽怒譏我里苦猖賊猖實由饑舍田
食人田可惡亦可悲斯塞聚殘破黎弟爲之尸能使毒
攻毒詎非忠信資紛紛功利徒誤國以營私肯信東長
生竟致甘雨詩祭彤不去墓所望賴有茲世道豈長亂
良臣誠可思王官旣難恃庶人可爲之百端縈我腸終

日撚我髭少微方照人此世豈易辭

三日上松厓五日過園湖朝往日落還夫婦相爲奴回

首廿年事處處增感歔青山不易居白髮不可鋤休誇

樗里智漫恨北山愚惟有頭上翁處置吾不如

東坡處承平得禍福亦隨江山與朋友天固縱所爲遣

山歷喪亂晚歲思有貽築成野史亭著述自娛嬉我今

視兩公餘緒未能窺纍纍移居篇一讀一再疑天生獨

角麟珍護在不移如何投九死不獨凍與飢信有萬里

姿必加千丈羈而我何爲者尺鷃不過籬亦復逢百凶

將老無所歸巖棲傍佛日汎舟盌入維安得回道人示

我石榴皮寒餓料不免苟全良所期多見幾回墓此外

不必知

湘佩以其生日及內子同過望山堂留午雨中

晚歸賦長句紀事兼贈湘佩

黎家小妹不櫛士六十之年今欠四白頭不耐作生日

偕我看松上梅屺松陰滿地潮韻空羣羔出手皆作龍

廿年丙舍感今昔花竹滿眼榛莽中東廂鑪在火似紅

庭蒿高於五尺童斫蒿掃地發石火流水自引巖根筒

小妹沙瓶煮蒙頂老妻銅鎗瀹湯餅草間暖酒草頭醉

慘淡孤兒墓門影天公於人亦太薄偶然上冢豈行樂

鬼神似已忌高致雷雨須臾到林壑人生何者許前計

俛仰之間晴雨異少日邯鄲老去憂他年空說今朝事

皺面觀河念念非秋風漸漸吹我衣辦好山林無福住

更促老夫何處歸

闕題

朝朝暮暮念山樊丙舍雖燒竹樹存徑作牧場甯盜賊

敢傷墓地定兒孫吾身尚在猶徒慨後日懸知更忍言

易敗難成今古事卻思仁孝出衰門

人日思山堂病不能去次昌黎城南登高韻

百憂無空隙一鬼足欺弄默坐如囚幽初陽方滌凍身

經久病降日恥非人用道喪媚兒姪時危絕賓從指使

孫女頻呻吟老妻共衰年智勇去佳節霞苓送登高思

屺梅落影壓池封欲起槃株拘擬行節骨縱萬事增感

歎舊時徒倥傯遙憐松桂間漠漠山雨重

將雨月不出門叔吉來勸強遊溪上

正初臥病及清明弟勸扶衰強步晴血肉乾坤春自在

破殘林壑眼猶明櫻桃最早花初發楊柳無多綠始成

氣候雖遲耕莫晚看來逋寇也將平

閩魯新弟移入帝宮後墻外新居

士衡無耐住東頭喜得新居潔且幽徑坦最宜將母路

鄰低不礙着山眸森森老柏窗中列漫漫澄江席上流
病臥欲過行不得夜涼清話待中秋

疫三首

始塞三千戶經年一半無兵戈雖藉兒疫癘更難逋薯
病多三日舁尸或兩夫傷心臨絕際妻子共糢糊
太息妨偷寨宵陴未敢疏巡呼終夜裏寒暑一年餘重
以勞耕鑿兼之姑草蔬病來安不死醫藥況粗粗
親鄰垂喪盡屈指一清然欲活眞無地何辜止叫天自
舂餐夏草撐命待秋田空及高低熟無人薦墓前

餓四首

鄰里元來熟相逢認不眞形容枯近鬼問答語無神素
有中人產今無一飯親又聞吹角晚呼促拍牆頻
一石償五石惟圖顧目前貪民知過利寨主已開先時
償配新糴美聽無息錢乘時當致富持算亦由天
處處人相食朝朝耳駭聞棄尸旋臕骨過七始名墳原
闕

神農嘗臕草寓嫗妄生苗平日牛猶吐今時鼠並燒初
陽銼野岸細雨洗谿橋誰放輪班者中多雨日楊

殺二首

滅等投江便偷升斬首隨月潭龍改穴風岸犬爭尸現

罪寧當死羣情亦有私終宜崇任恤天地亦含悲
各衛妻孥命情通孰不親稍違視軍法偏苦必顯民日
落寨公起月斜花戶呻令嚴休妄語盡力得安身

叔吉爲降叶求藥方紀事

我病七月齲潰傷瘍醫祝去聲藥莫一當舅家諸弟懼即
死上章稽首求叶方此術傳來本自我其事有無殊渺
茫卻思請禱聖亦聽所愧素行神不臧三更走報靈方
徠我父驂鴛仙人旁太白隱君大醫王祖曾世事齋而
莊昔年三度手活我前因後因非所詳我父活人善心
腸至今愈達人不忘上界眞人各官府固應位業參劉

張閻親所在敢不往事雖恍惚理有當徵威宣覺立滿
堂持方示我增感愴文章事業止如此六十而死非天
亾先人果隨隱君後負書便可同頡頏居生何補亦何
味更要臼辛須備嘗百年未滿終不死坐對射壁鐙煌

題周春甫繪蜨判花吟館圖甲寅年作

世喜盆花卑且樛可惜根株一生因當年若出澄平地
至今觀之皆仰頭世喜奇花競新麗桃李尋常不省記
豈知香色隨水空何似冰盤薦圓脆知君英妙翩翩子
芝擢荒榛謝羅紈平生事有多少在心力肯爲花所使

盡上太謹觀井蓮把十丈花騎鵝船判月判年理紅綠
自是癡兒駭女福

題慈溪翁春江 利蒲紫陽唱和舊冊

借階繫馬坐馬鞍半月都匀如一年朝來方書乞米帖
忽覩翁君紫陽唱酬集乃知隔牆有詩人入府青山那
易親牆中高花與我舊再來惆悵七年後卻從牆外望
牆中欲往愁罵樓散翁君應時時撫此冊白首旁溝感
酬昔酒肉如山又一時杜句滿堂賓客吹參差吹參差莫
復憶人生遊處雪中跡君不見四橘之堂在目前悽涼
稚子問當年紫陽洞老故人寂若令重遊僧不識

東經叢選詩 五七

陶子俊 廷燕 招飲濬園次韻二首 以上二首乙卯年作

薄薄新晴淡淡風林池不似在城中花邊聽道 先皇事忽憶東華踏輭紅
世事東山雲木稠小兒俄頃燒巖幽從公日作亡何飲
且閣眉間十斛愁是日適值山燒過

禹門哀六哀之一

禹門寺內排桁楊彼何人斯坐齋堂舉人秀才附耳語
捐戶捉至如羣羊喝傰當捐若干石火速折送親注籍
即頭乞減語未終掬菁醫已流血十五五銀鐺聒

東經叢選詩 六〇

有錢不論家有無十戶養一練納穀官雇之一舉滅賊
焰豪紳共贊官能兵速輸爾輸觀太平家家竭作始如
此不謂一練當十丁今年差喜歲不惡噭噭待收免溝
壑賊來掠去官來捐所有終爲他人穫噫吁嚱吾聞湄
潭諸縣賊初至任民拒賊賊亦畏後來搜括民不堪方
盡心離乃羣潰利害在民非在官有廬墓者將無然劃
內愈猶豈不願但恐此捐仍舊年 以上五首从手稿補錄

借敵秀書院居新人舉火獨夜誦少陵題衡山
縣新學堂詩感念湘川講舍之廢因次其韻呈
蹇儀軒 臣蕭吾堂 光遠 兩長兄

五聖一迷望十載悲世事孔日雖行天色爲太白悴救
死眾不贍名教鮮樂地拊心到寓越衿佩宜腐志湘川
灰礫餘述業無馬肆邦君不暇給粲粲自末至試堂勉
祭菜敦敢饁羊棄吁嗟桑衛興頓喪文高意鮮生亦何
有六籍迷大義謬膺待問責鐘窕扣仍閟巢拙此東頭
敬朽倘茨塹緬昔樂園舊層構何高邃兩橫讀書聲夜
聳不狼氣角非厠其間人道眉刷翠最憶劉祠下丹芝
照階陀焉知四十年陳迹無髮鬅嘉慶丁丑戊寅臨川
講席於後堂庭左右礎蒔花竹名之藥圃時劉研莊太
守祠前出芝數莖余課隙輒頑嬉其間自戊寅秋歸不
復見矣　孤鐙射頹壁蒼茫集遙思白頭作學生猶是兒時

味高詠杜陵篇慨撫補山記乾隆廿八年孫補山先
宰豈異人銷兵冀扶墜已下同治元年作从貴陽
過蹇振士說齋觀畫不值獨坐書此尚書藏先生墨跡冊錄入

兀悶無與適古懽念王孫主人不知處也當入桃源謂趙
清明忽中秋客意感佳節不羨上河人祇愛今夜月謂仇
會孫之雛已第二手種查黎盡成實待辦豫章七年事
一笑題詩自古無君看用意未全疏他日文權恐不見
湯餅須知到老夫唐蹇遵品著春
秋文權七卷

蹇一士謂秦晉遊草題詞四首

一鞭關冀及雍梁萬里歸來詩滿囊牽手秋風悅公姬
轉頭如夢識眞鄉

巢經巢遺詩終

巢經巢遺詩書後

遵義鄭子尹先生以經學著聞詩其餘事也而慕其名往往嗜其詩者且服膺歷有年矣初得其家刻本繼又得蜀刻遺詩今此數十首則晚歲遺詩之未刻者獨山莫君楚生得之因楊君次典以示予予讀之而重有感也鄭先生之名滿天下如芻豢之不猒于人口如河岳之在地星漢之在天其詩亦如祥麟威鳳即一毛片羽亦見珍于世可謂光顯矣庸詎知當日遭時之亂極生人之不堪流離轉徙至于窮且死耶雖然遭時之亂極生人之不堪流離轉徙至于窮且死者何限其夢夢以生泯泯以滅者又復何限彼既無傳於後之人亦遂無舉其姓氏者獨鄭先生之名滿天下吾以是觀之窮且死奚足病維不能忍其窮以遂其學至死無可傳斯足病耳鄭先生既遂其學以傳其名并其窮且死者亦俱傳焉讀其詩可以見矣予將歸滇及身之未死將更劬所學以冀收炳燭之效因論鄭先生以自策非徒慕其名嗜其詩哀其遭時之不偶也謂其窮且死而有不窮不死者存此吾所爲服膺而弗諼者歟

壬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昆明陳榮昌謹跋

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

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府所得本雖出於原稿已爲人竄易次第且有脫逸矣家出自手定而先生子伯更書以授梓者也光緒中貴筑高氏復刊後集四卷本自黎受生汝謙幼漁爲子言同治初先生既沒同郡唐鄂生中丞炯方治兵於重安江寓書伯更覓先生晚年遺稿伯更遂以手稿本付之嗣中丞托某氏仍還伯更某行至甕安舍於逆旅失之遂不可轇迹久之貴陽陳筱石制府忽得一傳鈔本受生因從錄副上其叔父川東道蕅齋先生聳恩高氏刻之而屬幼漁弟悔予任校勘時幼漁方走京師迫還蜀而已刊成見其中編次頗亂最晚歲詩亦絕少乃知制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十七年舉
人二十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荔波訓導咸豐五
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
苗退告歸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寯藻薦於　朝　特旨
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據子知同行述）
珍初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
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
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攷據珍師承
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
失復從莫與儔游益得與聞　國朝六七鉅儒宗旨（鄭子尹先生行狀）於經最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
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
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
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
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
書訓詁之書沿如煙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玉裁說
文注仰晉涵郝懿行爾雅疏及王念孫廣雅疏證貫穿
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體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
門卽下至六朝分隸亦並留精誠然後茲學源流備舉
周遺閼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啓靡惑聽賴
有國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當莫如康成爰奉爲圭臬
反覆參詳止求明注不遠詰難庶功不亞孔賈乾嘉以
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
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甚故言三禮墨守司
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爲多謂宋後儒
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肊逞私或無足徵信　國朝專
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渭考禹貢陳啟源
闢毛鄭詩張惠言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
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鉤玄儀禮
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
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已周禮有考工輪輿箋鳧
氏圖說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攷
汗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又有諧聲釋名
證讀先秦古書讀皆未成又有巢經巢經說詩鈔文鈔
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行述而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
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
陽國志行狀珍嘗謂遵義漢牂柯也自郡人尹珍道眞從
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無有以經術發聞
者於是以道眞自命而取以爲名故學成褒然爲西南

先生行狀

據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

先生諱珍字子尹姓鄭氏其先爲吉水人自七世祖益
擬以明萬歷庚子從劉綏平播綏班師被論罔衛領舊
兵數餘防守屯駐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諱某祖諱學
山縣學生員考諱文清兩世精於醫皆有隱德鄉黨稱
長者先生自幼精力絕人過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
公自桐鄉任內以憂歸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
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
而學以大明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

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
書於是先生大感服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
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
者風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即已
洞知諸儒者之得失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
外舅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　國朝六七鉅儒宗旨
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蓋先生之爲學其孤詣
自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
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故訓則傳注不可得而讀
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既洽

縣令前嘉義病不能視事先生聚南丹廢工三百人署
以軍政絕城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
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即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
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
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纏志述事無不盡
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出於墓次將浩
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
臣密薦　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
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距生嘉慶十一年丙寅享年
五十有九配子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

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發者益播爲詩古文詞以昌大之瓌奇幽邃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難能撰著之書已成者有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鼂氏爲鍾圖說巢經巢經巢經說巢經巢詩鈔文鈔巢經巢經語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隸康成傳注年譜弟子目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線圖無欲齋詩注毋教錄楙薗譜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　國史儒林傳見　高宗純皇帝崇尚儒學於時顧棟高梁錫輿等皆以經明學粹下　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

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未耶將以俟史氏之論定焉同治四年乙丑三月內弟黎庶昌謹狀

鄭徵君墓表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綎部將以明萬歷庚子從平播綎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某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術德於術妣氏黎子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

鄧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眞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襄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狆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總城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即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凡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于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　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予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以昌大之壞奇孤邈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未有撰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

徵君鄭先生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遵義人先世居江西吉水明萬歷庚子以劉綎部將從征平播遂家焉遴道光乙酉拔貢舉丁酉鄉試甲辰大挑二等得教官選荔波教諭同治癸亥以大學士祁寯藻保薦入才即家起知縣分發江蘇未赴先生生有異質邨塾僅課帖括恒意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依外祖黎氏居舅氏雪樓令浙歸多購古籍先生發黎氏藏書縱觀古今殫心四部日讀數萬言薄俗學不足爲潛心宋五子之學尤專一程朱精研性理德業大進雪樓工詩古文時欵歎數語即得要領雪樓奇之妻以女歙縣程春海

侍郎督學拔異等貢成均試禮部不售侍郎督楚學令服膺許鄭以鄉先哲招先生入其幕侍郎專長漢學尹道眞珍從許叔重學歸而教授鄉里遂以子尹宇先生吾黔自明以來淮海諸公知有陽明之學入　國朝定齋始專一程朱至先生乃從事許鄭時獨山莫子偲侍其尊人來宦遵義與先生同志講貫大旨先洞悉文字根以窮經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作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文逸字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戶一折衷持平獨深三禮作儀禮私箋考工輪與私箋讀禮經恒苦前儒聚訟營視

歲聽權衡審當莫如康成作鄭學錄旁及輿圖名物作遵義府志樗蒲譜親屬記搜輯鄉人遺詩作播雅先生論學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以來程朱末流高談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器而不明於形上之道此近世學者矜考據規規事物陷溺滯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嘗不精許鄭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歧視爲殊途偏執之害後學所當深戒又論

西南碩儒又嘗教知同曰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注根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歷歷在目前滾過稍涉影響便有走作差若毫釐失之千里通漢宋之津不執成見洵一代通儒也同治甲子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書有尚未脫稿者儀禮七十篇周禮全書皆有論述禮記有深衣考說文有轉注考諸聲釋名證讀史有世繫一綫圖子有老子注先秦古書讀其脫稿而未刻者有說隸作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不預設局度比成同不應矩詩則蚤歲措意眉山晚乃由韓孟以規少陵才力橫恣範以軌度寓心妙契直合古人又通

古經訓而奇字異文一入於詩古色斑斕如觀三代彝鼎余嘗論次當代詩人才學兼全一人而已家法遠紹沐斯從容合矩　國朝錢鄧以下未見其儔與趣所至閎亦點染山水蒼樸蕭散超絕時史經學大師兼長三絕古有子瞻今則先生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猶得與先生子知同把臂論文今得錄先生詩亦可謂厚幸已

勅授文林郎徵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

先子諱珍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姓鄭氏始遷祖益顯公原籍江西吉水明萬歷庚子以劉經部將從平播絕班師被論回衢留部曲領舊兵萬餘駐遵義仁懷叙南馬湖等處耕種防守公因屯郡西六十里水煙子孫遂家遵義西鄉崇禎辛巳王忠烈公佐聖宰遵義以公宿將問所以扼水西吭者公爲畫築新站城與王公往來巡視邊備悉舉明年逆酋郭士奇吳上才繫獄府道優容不決致令結寨入寇城陷王公死之公率十里土司擒賊營分兵新站絕其歸路盡殲之郡以安全四傳而至我高祖諱蔡府君世有隱德府君遷天旺里河梁傳曾大父諱學山府君爲郡諸生始以儒起家精畋黃術活人無算曾大母氏程持家撙節有法先大父諱文清府君例贈文林郎棄性剛戇勤儉言行必準規

今殫心四部日過目數萬言未幾既淫俗學爲不足尚尤懲涉獵爲無所歸自忖非潛心宋五子之學無以求聖人至道終不能躋古儒者由是專一程朱精研性理德業大進雪樓府君工詩古文時啟篋數語先子聲入心通後凡有作府君莫不擊節稱奇歎曰昔歐陽文忠刮目蘇子瞻有當讓此人出一頭地之許吾於甥亦謂然遂讓以姪從姑而我毋來歸乙酉世貢成均學使者爲程春海恩澤侍郎侍郎邃於古學天下稱文章宗伯見先子文奇其才旋移視學湖南先子　廷試歸即招以去期許鴻博爲提唱　國朝師儒家法令服膺許鄭

先子乃博綜五經探索六書得其綱領又接見新化歐陽礪東郷洛鄧湖泉顯鶴兩詩老時湖湘開號人文淵藪而湘泉先生執騷壇牛耳海內罕其儔匹礪東先生亦卓然名家先子與上下其議論兩先生不以後輩折節把臂論交湘泉先生酒酣氣豪振筆千言先子和之犄角爭奇不捨先生大喜曰今天下詩僕蓋無多讓何期今見畏友甯鄉黃虎癡本驥先生先生性高潔雅癖金石聚先秦兩漢以來墨本數千卷先子就觀各領其妙因悟隸楷法居侍郎門下年餘戊子辭歸侍郎有吾道南矣之歎是後家稍藏書顏其室爲巢經巢

無者假之舅氏及遵義故家時獨山莫子偲友芝先生侍其尊人宦遵義爲學與先子同志多儲秘笈締交先子先子以屢試不售益肆力於古往來數家書叢中春秋講賈大旨先洞悉文字根以窮經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戶一一爲折衷持平獨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胎息眉山終撫韓以規杜要之名作如林不持一格第

覺橫肆逍遥之概溢於毫素作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不預設局度任其機軸操縱自如此成乃罔不應矩近世於文步趨方姚先子以爲紀律森嚴非不可師苟取法僅此恐失之促窘耳余則喜竹垞朱氏之春容雅潔也自戊子至甲午六七年績學深造如此所爲友者有子偲先生及其弟芷升庭芝先生黎伯庸兆勳舅氏桐梓趙石知旭先生點酉張子佩琚先生相與往還飲酒賦詩雖家四壁立先子安之若素乙未再遊都門多識中州人士取助益宏丙申從雪樓府君滇南幕所至必識其掌故丁酉領鄉薦賀耦庚長齡中丞納居門下識剿撫湖北挽先子同行謂可與監利王子壽柏心先生共圖厥政子壽先生貢經濟才者也先子不欲遠適力辭謝後方伯以戰不利殉難金口先子極悲之自辛亥後先子騷騷頗白雖精力過人神明不衰自知漸老平生所學不可不筆之於書爰箋疏禮經考校文字著述未竟不三四年而甲寅楊隆喜之亂作矣適選授荔波縣訓導先子計借官避寇挈家之任未數月都勻羣苗蠭叛乙卯八月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不省人先子莅軍政以游擊營百餘兵南丹民兵二百四出迎敵經數十戰賊以萬計有增無已九月賊越山險以數千圍城先子開門揮眾死戰斃賊數百追襲三十里時蔣君病文賦開其塞繼以性道化其頑不數月遠近肄業至百餘人鄰縣數百里有負笈來者坐則侍立一堂行則從遊塞路先子樂甚廣爲甄陶得士如胡長新能文後舉進士劉之琇能詩州人自是益知嚮往程朱砥礪名節未逾年去職門人有泣送者是後稱廣文鄭老丙午乃謀自窯灣徙子午山築室未成而先大父即以夏四月棄養旋移柩於子午山新居逾年葬大母墓右先子益絕念仕進日以讀書課子種灌宰木爲事至庚戌以貧故再權鎮遠訓導辛亥夏歸鄉前輩唐子方樹義方伯時致仕家行省與先子往來最洽癸丑疊膺召命往剿撫湖北挽先子同行謂可與監利王子壽柏心先生

漸起先子解兵柄謂諸同遺若曰吾可深身去矣遂告歸以道梗攜家紆出南丹羅斛萬山中匝月始抵省垣與予方伯子鄂生相論交又識黃琴塢輔辰子壽彭年父子皆績學能文歲盡始歸里而辰遊不孝知同館鄂生家時湄潭甕安賊日熾去家不及百里風鶴交警先子欲出重去先塋止堅守墓廬重修舊稿借著述爲消遣已未鄂生官四川南溪蠻延先子先子欲徧覩蜀中山水依之作娛老計十月西去而湄賊即以後月入寇桑梓知同倉皇奉母攜幼間道走南溪先子聞賊耗促裝還山道不相值先子至家知同在南溪矣先子亟

出桐梓訪石知先生遺健步走南溪命知同歸庚申三月始聚首寓居魁崖自稱且同亭長秋仍還山湄賊益逼東里辛酉先子主講湘川書院冬賊復入境焚掠無遺子午山亦僅其災藏書半燼先子無歸因寄家書院自是恆多感愴得老友蕭吉堂光遠先生耽易理李儀軒寨臣先生能詩歌朝夕傾談聊舒悒快壬戌鄂生官綏定府又邀先子卒遷延不果往癸亥里中禹門山砦成乃暫移家砦內貧況不堪仍欲赴綏定又不果適大臣疊舉十四人於朝相國祁公奫藻以先子弁首仰家俞忻特以知縣徵起分發江蘇時相國曾公國藩

駐節安徽子偲先生久遊其幕曾公因詮先子學行授意子偲先生數馳書促行迫欲一見先子方計出山力攄忠藎上報殊恩兼酬知己是秋日疾遂作屢延醫治有劇無瘳越至甲子益形骨立彌留及九月十七日時加亥竟棄不孝知同等而長逝矣享年五十又九嗚呼可勝痛哉歿時崇坐於牀顏色不變命啟手足而屬纊焉學者私謚曰文貞以十二月十八日安厝先大父墓左配黎孺人雪樓府君長女也賢明似先大母子知同郡庠生娶宦氏女四長適邑庠生趙廷璜次適綏陽丁詰三字子偲先生子邑庠生彝孫次三皆早歿四未

字而殤孫附龍玉樹亦殤碧樹未齠孫女二先子性至孝幼事先大父母凡負薪執爨紡績井臼諸苦悉不代作長益孺慕每抃舞前後作兒戲不致親歡笑不止人擬之萊氏斑衣時出謀生計足奉一月甘旨即歸家雖貧修憾無或缺先大母早歲積勞募年善病先子百計求醫藥療之庚寅年五十五病極危殆先子血指書狀禱於文昌之神願減已算十年上增母壽大母疾旋愈後終庚子適台十年蓋誠孝格天神所錫也及葬先大母於子午山朝夕走省山故不毛手植花木千餘株不十年桃李侮杏松柏醜蒼蔚成行間以竹石相隙地架

屋有望山堂先盧米櫧柑廊四香亭等參伍上下中藏玉磬湖菱荷楊柳掩映生姿先大父好植名花凡南中奇產先子罔不畢致山中紅綠煩爛奪目恆匝四時朋儔過訪詫爲名勝矜賞題詠信宿忘歸惜一旦燬於賊焰至今瓦礫荆榛無復舊觀矣又篤友愛兩叔父皆先子教之成立中年已後薄有田數十畝盡以與兩叔父己未秋季父病歿先子痛甚爲教養諸孤進之如子人稱爲難先子體貌端嚴方頤廣顙目光射人持身恭潔廉靜剛果深醖言必顧信行必中禮當處人接物則和藹之氣溢於顏面人莫不與親而罔敢媟嫚喜接引後

進子弟輩請益必諄諄誨諭凡舉一事爲窮原竟委惟恐不詳然非其人或終日無一語也所造就若眞家諸弟叔吉 兆祺 講宋學篠庭 庶 工詩文及倚聲椒園 庶 工詩蕘齋 庶昌 通經史工古文辭堉趙仲漁習毛鄭著工詩皆一時翹楚大抵先子生平爲學宗旨滙漢宋爲一歸嘗括其要領示 知同 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以來程朱末流高談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器而不明形上之道此近世學者矜名考據規物事陷溺滯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始不精許鄭之學許鄭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岐視爲殊途偏執之害

後學所當深戒故先子晚年於道益深記誦詞章其餘事耳又嘗教 知同 曰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註根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歷歷在目前滾過稍涉影響便有走作差若毫釐失之千里矣所痛年不及待纂著未竟經於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已周禮亦多未成書僅有考工輪輿箋鼂氏圖說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仟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說文諧聲釋名證讀皆未成史有鄭學錄世緊一線圖子有親屬記老子注毋

教錄椮繭譜別有先秦古書讀一種未成集有巢經巢詩鈔前後集外集巢經巢文鈔播雅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唯談理之作危語一種全未屬稿時口占一二事蓋愼重道學精益求精擬六十外始作之不知年數之盡此也卒前兩日命 知同 曰吾生平腹稿尚夥若加我數年庶幾盡有成書而今已矣第所存稿亦不爲儉汝力猶能校訂其未次者當善排比無使紊亂遺失若及汝世能梓行之則吾子也 知同 謹受命嗚呼先子抱不世之才僻處偏隅生出晚季羈身貧窶暫位卑官文章事業半得之憂虞艱阻之境豈天之所以玉成完人

者類必如是耶然茶槃備嘗以糲食鶉衣終世垂白冗窮尤甚重足傷矣而天復不假之純嘏使竟傳所業豈斯文之秘猶將不欲畢留人世抑又不可詰焉第黔中數千百年以來求學術之醖且備與著述之精以富會未盛如勘者得非千古一時之會歟復何閒歟所媿知同悉愚無似有玷箕裘兢守遺編恐終不克繡梓永世祇益危懼茲痛念先君子學行大節有不敢不先傳者謹奩敘崖略質之當世　能文碩彥幸錫以碑誌紀傳增煇泉壤則存歿均銜感無既矣不孝男知同泣血稽顙謹述

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內弟黎庶昌填諱

鄭子尹徵君誄有序

君諱珍字子尹道光乙酉拔貢丁酉舉人同莫君子偲修郡志時予授徒郡城兩人神交未獲聚處咸豐戊午冬子尹赴唐鄂生南谿約過城聚談數日至魁崖寄予周易屬辭序辛酉主講湘川始樂數晨夕與子偲丙辰同講席時無異未幾東歸癸亥上館主子家忽大病幾不起夏去冬來勸之飲辭以牙痛是必酒火也臘盡將歸強留之除夕談達旦甲子元日告別謂身健游蜀旋得資東下與子偲相聚也五月後予再奉書不報時道奉　旨以知縣發往江蘇書來云當出其意仍主游蜀並舉東砦百物昂貴縷縷數百言二十二日又書云服參有效可緩行二百步書中述東砦癘疫及中表黎伯庸患疫不救悲痛之情亦數百字予喜報書謂如死而復生矣不知乃病小差而遽加也其子知同來治身後具悵然久之豈錫衣夢果不祥耶子尹臥予齋中一晨夢人投以衣如古深衣制摺十數層恐不祥　作書慰之末言六十四卦終未濟人生德業何時時已耶尚息慮凝神以待天命不數日而凶問至矣嗚呼哀哉憶子尹在郡時李儀軒馮子

玉諸君會飲行令爲樂子尹一日沈噐笑謝曰諸君飲頓頓酒不能勉陪子尹飲少而數自謂零碎酒相見輒飲談久再飲佐杯無肴或以書同讀下之微酣面發赤議論益精神素工書來求者應接不暇爲詩文操筆立成有如宿搆好聚書經巢遭賊燄寄予云藏書未出者約計八九百部其半有錢南北可買其半非我郎亭之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種則海內無他本不圖一旦至是也子尹避亂常徒行以書數擔自隨如販書然學貫諸經尤精三禮海內知名往時程春海侍郎錫宇以國故尹道眞期之可謂不負惜天不假年未竟所學吾江南子尹又溘然長逝干戈滿地跬步多虞病也未嘗一視之死也未嘗一祭之慚負地下君平生踐履著述自有大筆傳志聊述兩人之交爲位設酒果拜手而誄之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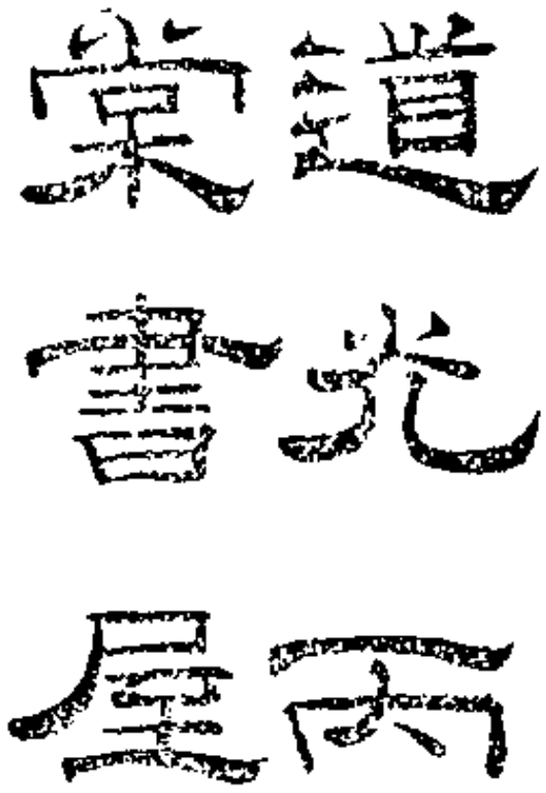
念子偲先合而後離子尹先離而後合今子偲將終老維鄉老之拔起邊陲兮百家無所不窺匯漢宋爲一歟兮感經巢之劫灰撫遺編而歎息兮爲林予惜之涕遲悵素心之長往兮孰與賞奇而析疑望騷壇其無主兮攜蕭光遠號山雅落補

右鄭徵君遺著凡文集六卷詩集九卷後集四卷遺集一卷坿錄一卷哲嗣伯更屈廬詩集四卷總二十五卷甲寅春庸巷尚書屬秉恩校栞乙卯十月蔵工文集據高氏賓州刻本無經說今據家刻本伯更手識謂當編冠文集者餘文分類按年編次序類次第與高刻微異以原稿斠正又補文三詩集依家刻本起道光丙戌訖咸豐辛亥後集以手稿校高刻及黔人粵刻兩本起咸豐壬子訖咸豐辛酉遺集獨山莫楚生姻兄棠鈔自蜀中大都同治初及病中作也屈廬詩稿在秉恩許竊商諸尚書汰其冗率及未完者釐爲四卷坿焉徵君著述

海內多傳刻惟深衣圖說補錢氏經典文字攷異三十一家論語注輯凡三種未刊伯更譔述甚富僅廣雅書局刻說文本經荅問蜀刻說文淺說二種未刻者以爲姚氏補說文攷異爲巨帙此書伯更已爲訂補七八伯更卒後秉恩錄副存之原稿寄由文襄師歸之姚氏今已入內閣矣詳見內閣善本目餘如說文商義說文鴻宇說文述許經義愼思編愈愚錄隸釋訂文楚詞通釋解詁各種手稿高兩尺許多未定通錄副存之擬爲編次彙刊爲鄭氏一家之學用餉學子同治甲戌黔撫文襄師督粵開廣雅書局秉恩悉心斠勘不負逝者此心得稍慰矣至徵君學行文章耆儒通人久有定論具詳秉恩所撰集附錄諸篇茲不贅述

庀升姻丈庶芝開來局中奉手親炙因得讀徵君黔刻諸書徵君篆書奇偉雄厚罕有倫匹見輒鉤摹裒爲大冊惜未游江介與鄧孚岡突相頡頏也閒爲山水饒有士氣游藝精能亦如此光緒丁亥張文襄師督粵開廣雅書局於南園撤秉恩充提調兼纂校事宜聘伯更來粵爲總纂秉恩朝夕聒之汗簡箋正說文本經荅問始均刊成伯更旋歿秉恩去粵事遂中變鄭氏兩代遺箸存諸篋中每一展閱未嘗不歎有子學能繼緒乃因循坐廢弗睹厥成爲可傷也此匪獨伯更然番禺陳先生東塾讀書記目未刊各種書局屢促其家亦僅由二三種續梓餘仍付闕如有同喟焉今承尚書棄刻遺著俾秉恩悉心斠勘不負逝者此心得稍慰矣至徵君學行文章耆儒通人久有定論具詳秉恩裒集附錄諸篇固無俟再贅云乙卯十一月華陽王秉恩

THE BOOK



舍弟子皋學棻江若所爲試帖詩三十餘首并舊刻續爲二卷屬序愚謂學者學爲文子君臣使人有修齊治平之學而儲天下國家廟堂異日人才之用者也自漢唐以策論詩賦舉人而世之託於學者美其名焉耳後世王荊舒創爲經義勒限程式調劑浮聲驅士法新倍昔卽刑緒顚炎漢啟隆朱明劣夫賢子夥競干榮說者猶謂王胡蹈襲諸公程文卽起韓柳歐蘇各大家爲之亦不能遠過其一代之文章風會氣運天實寄人而開生之者非雄於智聖於技不能范后世之彥　國朝鄉會試三場監四代進賢之法八股策論外兼試佩文官韻五字律詩一

首學者尤爲盡心矍乎弱冠溺若詩古文詞嘗抱所學浮江淮說京師求事當代名公鉅卿逮海內仁人賢者維嘗長洲王君念豐有十家試帖詩之刻蓋學士儒雅宜直餘閒從容翰墨寄跡雕織爲末學後生型然亦可見太平治郅曰下人文之盛卽一技論而風會成焉竊嘗評　本朝試律自洞簫我法集及穀人祭酒有正味齋內倦閣外名家之作實右唐宋諸賢與勝國制藝爭長今子皋壯抱寒瓊飯常不足而擱杆苗蔣方日與諸生討論經史旁涉聲律裒然一家寄予是正且附書曰溯繫跡無足輕重之官偶爲無足重輕之學聊耗壯心消遣離愁每齋晨霞夕頫閣外大江東去白雲西

飛憶　慈母婆娑支離倚門望子之狀若在目前計明年春水生日扁舟返里廬從吾兄鶯溪之上涓商陵補舊學茂經濟講明經禮明德親民之旨焉用官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未知於古之學者當何如復曰如弟所言實獲我心他日者棻人過橫舍執是編栖懷舊鐸齋衡詞苑亦未知文彩風流於十家之外風會隆替又何如嗚呼庭閒酒眞樂地畎畝古有偉人道不遠人世爲道而遠之苟且學問膠於詞章外修身齊家日冀倖富與貴汨沒其才識者豈能副天下國家廟堂之厚望哉

道光壬辰八月兄瘦石錟撰

同瘦石和陶勸農詩六章章八句

方州部家孰爲匪民富貴交誘肆漓于眞改過斯吝見善不因體惰穀眛何已爲人鈞二甫田藝我黍稷天眚雨之穰二豐殖計利且安無愈力穡矢爲老農吾言不食先人敝廬攸宅原陸鑿井畊田其風穆二豈伊虎富亦匪汨逐逸上幔穫閒雲共宿

又和陶連雨獨飲一首奉答前章之意

昔和歲豐康樂永久服田盥親率其妃耦桑者泄二閑閑十畝花外請山黃農抗手東家倉箱常鬱乏匱西家糖煉而無妄龔蓑笠泥牛不如老至十載風塵斯人云愧雖無長才卻不曾閻一廛蔽奎不衫不履晚食當肉安步卻軌昔還讀書吾斯謂美

五言古體

家兄瘦石和陶歸田園居六首見示澍讀而善之因和移居二首奉答

抱經返渝州壽母白雲宅青川帶稷黍烟火桑榆夕一念事移居擾二爲物役點有不移突孔石不突庇伊予

賓崎人出處咸疇昔寠過病未能疑殆相與析弟慚蘇子由兄作坡老詩田園歸計得儗陶其和之黽勉偕今士高懷發古思謀道苟不病千載猶一昔聖言文王殆斯文當在茲不賢識其小誠哉匪予欺

又和陶連雨獨飲一首奉答前章之意

兄所貽爲可吾意無不然聯牀日話雨傲盧雁讓閒有酒共斟酌不復求神仙倦則事高臥淡泊全吾天昔畏不足畏聞道未能先靑天有明月東去西復還蒼生懷謝公哀樂同中年古人不可作著撰徒空言

同瘦石邀客集鵞溪洗硯亭和陶游斜川

喜樂且永日役車良可休緬昔斜川盛陶蘇後先游邈

豆儐兄弟浩歌俯鵞流荷葉殊田二忘機浮白鷗中沚宛可賦何必登高邱古人一日醉千載無與儔諒非文字託酌言徒旅酬鮒鯉躍將夕歡忻知我不秉燭當卜夜庶幾忘隱憂有客兼有酒此外夫何求

苦雨

十晴令人喜十雨令人悲二喜固在人實匪天得司今歲雨太甚兼旬無晴期默籲彼蒼心似失愛與慈小民豈無怨勢分懸尊卑時亦事請禱木偶罔聞知何由開霽色草木皆華滋老稺欣鼓腹廣和春陽詩

鵞坡晚眺

佇立耦耕橋閒次滌塵穢鵞溪清且漣平林碧如繪漠

漠天無風斜陽散鴉背西山初月橫爽氣逼眉黛我欲
躋其巔一眺六合內

古棠書屋坐雨

連日暑蘊隆熏蒸如坐甑天末殷其雷一雨人心定點
蕉侵坡腳擊瓦韻清磬疏竹間高梧斷續皆入聽濃綠
蘸茅堂細涼生石磴琴樽晚開軒流雲濕三徑

自西溪草堂晚歸

疎雨過平岡涼風生薄暮灌木亂鳴蟬前溪下白鷺日
色淡山光輕烟生野渡隔水起漁謳村歌答交互稻花
香滿衿樓漬草根露溪寺數聲鐘履坦幽人步稚子候
柴扉明月挂松樹

七言古體

木山次韻并敘

老泉木山今亡矣中江李夢蓮孝廉主眉陽講
舍一日得大木根于城南江游兼有三峰五峰
之勝李孝廉觀察適按部至眉見而異焉爲輦
置蘇嗣用梅聖俞韻作詩見示家兄子俊用卷
中陸放翁韻酬呈觀察并示夢蓮

道光庚寅三月鷲溪農屋落成慶石紀事述懷有出韻興之所
作詩四首澍敬和四首有次韻有不次韻

風月識行藏卜
到詞旨達意不能盡同然一室弟兄互相師友
行有不逮交相勉實無不同也

水北眺通隱西郊闢草堂煙霞端好尚風月識行藏卜
築風巒古爲農意味長翰林懷世澤堂構倍難忘明先
公

一代文章伯名高野史亭慶石詩力追元遺山寒燈農舍曉細草
石田青挂角長吟史鋤禾亦帶經閒居同有賦遲暮惜

何武昭忠節揚雄味道眞興悛三代下名世兩鄉凡文字成微尚詩書洽比鄰（一作小紅江邨花事好湖與一棄垂綸）

農屋鷺溪上平田遠帶邨風花連錦里雲水護柴門側徑鋤荊棘名山待子孫躬耕同泰　母無恙荷乾坤

春日小園獨酌

地僻無人到拘樽自勸酬鳥聲閑竹逕山色隱溪樓譽設平心道詩書逐日謀一氈寒似信雪蹤蹟感開遊

詩書堅許國保障屹孤城猶沈烽交熾痛黎臕合幷全家輸節義一代仰科名慷慨孫陳陣曰余責殉敵情何人專閫外勁旅撤當塗辛苦支羣盜艱難喪老儒臨風思闔戲流涕向巴渝貽厥成元老嚴疆失壯圖（謂督師楊嗣昌）

脂高投烈炬城陷阪重完（見本傳）倘有偏師助能將大敵殘成仁今不易殉節古來難異代嘉州路中逵白骨寒縱火公堂日瘡疣血戰秋大夫原志士市幗亦名流遂有　興朝贈重看偉節嚴江關應廟食功不下封侯

東郊送別歐陽藝園邑侯歸湖南並示魏大郎家春

陽四首

笑予舜橫舍中田五穀分宵占茅屋雨曉聞板橋雲斷有千秋業聊爲四體勤他日鄉黎局賴爾賞詩文

閒居九劉新舍雨秀才自詩寄悵奉答卽示同鄉諸君子四首

橫舍舜莞縣眠陽閒野亭嶺雲驚上白溪水鴨頭青老屋開三徑中田守一經江天燈火裏搔首少微星

高唱大江東文章四海空山川耆舊盛著作後先同爲學端知命論才勉固窮壯夫譚事業不僅志雕蟲

亦有淩雲賦曾無封禪書功名歸大雅耕稼愛吾廬溪上安農屋花開奉板輿菜根兄弟共不羨食維魚

天上黃金帑林閒白玉杯一家高士傳千古讀書臺酒

落經昔策難難壽世才溪山佳絕處載酒幾人來

五言絕句

眠江晚眺

日落眠江渚炊煙隔水生笛聲吹不盡多在杜鵑城

岷陽 孫澍 雨田

詩

七言近體

投鄭有庵

襴衫破帽走風塵匹馬關河老此身磊落劉楨多抱病
疏狂阮藉竟長貧琴書作伴成今昔蓑笠相隨眷隱淪
彩筆一枝忙不住曇書紅葉寄冰人 有庵嘗謀納婢

酒后簡何竹友

牀頭聽雨還眠雨花下論文復會文四面溪山隨領略
一天風月待平分如君字痩堪題石侶我詩寒好說雲

連日酒場消磊塊登壇先覓鮑參軍

贈痩石先生

隨緣詩酒作生涯杜牧風情儗共誇萬里湖山盈筆墨
十年詞賦老鴛花青楓楚雨仍南北畫舫秦淮歷歲華
不佛不仙還不住飽從雲壑臥煙霞

下第

莫將佳日放春秋恥作人間第一流壯志自應堪射虎
讀書惟可逐騎牛徒嘲坦率誰青眼空嫌英雄欲白頭
檢點陰符還慰藉會須投筆事封侯

與友人話別

春關書劍逐名場望遠關河說故鄉往日雲煙曾共硯
今宵風雨暫聯牀論交燕市追屠狗作客金臺笑失羊
馬首來朝雲樹遠蒼山一髮是華陽

舟泛薛濤井

望江亭下大江東倚檻臨流落照紅畫舫官橋風景換
憐才好色古今同千秋鶯燕知名妓一樣江山占廣公
才子眼前增感慨枇杷花下又春風

讀方正學崖文

麻衣裹血淚滂沱異代成仁志不磨正氣光芒爭日月
高文冰雪照山河師尊伊霍籌難決蹟比龍干憾轉多
一策制科傳正學蕭條十族意如何

同痩石登江源樓

江上飛花路重經人前兄弟共高亭天迴玉壘蒼茫白
山入金川浩蕩青松菊徑荒元亮酒風騷詩炳草堂靈
井蛙銅馬俱零落合有文傳劍閣銘

岳威信公容齋詩集題後

玉帳牙旗幕府開將軍號令肅風雷請纓夙奉趨庭訓
公初授同知考敏肅秦改武職聚米能爲破敵才三輔政誇嚴武節公累
陝州九邊春上李陵臺沙場楊柳琵琶曲綏帶輕裘出
塞來

百戰河湟鬢欲絲矛頭淅瀝氣淋漓冰山縱牧春無草
雪嶺行邊夜有詩八陣蹟翻諸葛壘百蠻威避岳家旗
世恩堂 威信里第上壽遺策不獨湯陰著述詞

贈昇賓旭將軍

冠冕文章列上京（公前爲盛京宗伯）戎軒來駐錦官城　朝端詩接夔龍席　閫外威騰召虎名三蜀風雲窺號令九天冰雪照聰明廟堂手筆今燕許不數當年右北平

芙蓉溪上簇金鞍捧日丹心白雪寒報　國劇知儒將易隣才得自上公難詩歌嶽二皇華節書味津二苜蓿盤西蜀地形稱重鎮莫嫌專閫尚麤官

將之綦江語別親友三首

斑衣舞罷即征裝一舸桃花汎水鄉望子倍沾遊子感冷官懶趁熱官忙別離兄弟情原重憂樂江湖意轉長四十頭顱容宋寞恥騎羸馬說登場

野館濃花接大川旗亭人共簇春筵暫辭菱笠耕農業小結琴尊學究緣綺齒虛縣名世策客心清比在山泉揚雄疏散無奇字慚問侯芭載酒年

話雨聯牀結古歡五經箋補待重完（湖嘗方從婁石洲經）與迂疏適（綦江治與簡齋）官小人應眞備寬恬舍也同三徑辭官場九笑一氈寒欄杆清絕峨眉月高照先生苜蓿盤

同痩石答某公

鷺上溪山傲白鷗人前書劍罷登樓風雲閱世同千古蓑笠論交自九州草檄虛傳依戰馬冥身端合逐泥牛青箱老去傳家學懶傍公車說五侯

張曉瞻太守囑黃述庵孝廉求鄙人弟兄近著

書卻答

太史西來守蜀州堂二京兆大名儔馬前絳帳春行部花外青山曉倚樓見說泰山容土壤何會滄海撰羣流一經兄弟峴陽野同倆春暉戀白頭

與黃述庵話舊卻送其北上

昔年讀書臨錦江相逢老大同名場高館黃金足慷慨陽春白雪殊軒昂曰儂志節慚忠孝知爾器識優文章健筆大有凌雲氣計偕獻歲排天閶

長至前十日同痩石出遊水西亭適得黃矩卿學使入都留別之書卻答

矩卿使節別成都遠惠瓊琚到敝廬馬首雲山劍門樹天涯風雨蜀州書詩吟紅藥才原麗交比黃花沒有餘應念華陽詞賦客人前消渴病相如

七言絕句

同痩石西城酒樓題壁一首

日斜江上遠生愁城外峨峨爽氣秋碧樹陰中重倚笛青山影裏一登樓

同痩石野園詠梅

懶把頭銜署冷官林烏笑客早知還珊二梅較高人痩各抱冬心耐歲寒

春臯詩集卷第二

成都城銘

華山之陽岷嶺之北沃土千里古蠶叢國外控荊襄內擾番服北阻秦隴南通滇筑桓二雄城權輿張儀芙蓉錦里龜化稱奇湯固瞿唐山鞏劍閣絲窠聿都財賄攸託劉宗翼龍公孫躍馬王衍盜竊德薄能寡昔在有明屏蔣壞子思陵之季秦獻害起大劉蜀民靡有孑遺膏血滄川人鬼交衢天兵電掃銅馬飲鏃肆侏五州田桑聚族山嶋水漂遺俗澆詭鐫囚龍蛇蠢亦鹿豕糾之以武或失則殘優之以文或失則寇漢武鄉侯唐張乘崖

雪山輕重迷民孔懷廣十二衙麗八譙樓員子僚功施于康侯（嘔敬論制事）

皇帝曰叩蜀民大創徐之勿亟經費尚方俾紓黎力迺命視王朱車載且徹田爲糧厥種厥賦明半（蜀丁糧明賦銀國初命果視王履畝定賦六十圖萬曰半千民壹百二十圖萬）歷載二百官氓安便吏衙爾目爲野人矣聞管人一絙絃歌之聲十室而九然跡其邑巨室富家交通州府比跡公侯即荒陬下里無不姦利婪貨競爲觀美廣無斗筲出聯駟馬身非貴顯被服輕紈其少知禮讓謹干紀不隨俗作僞者則羣相詬病目爲野人矣閭管人一絙絃歌之聲十室而九然跡其誦習非尚頭講章印串珠類聯也非律賦試帖問房書萬華近科豈選也語曰五經四子三傳廿二史則曰無用夷考其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則故未能嗟乎抵農不積貯其所由漸者非上之教化不先而士夫淫靡無節階之厲也今儻百畝之家自具牘公府田者若干人耕且讀者若干人縣令曰四省巡閱郊鄙倉箱有

積穀者則獎異之行修于家學顯于鄉者則矜寵之若夫游閒博奕鬥雞走狗者則懲之誨之而整齊之又力爲之禁酒肆伍衣裳別貴賤序長幼去誇誕崇樸學暨冠婚喪祭處室墓皆一以功令使富厚者不敢過而貧乏者不至無禮比及三年而民不興行猶有背本逐末而獎者豈理也哉否則秦漢已來天下未有百年二百年無天災人事之變者變而圖之難爲力不若未變而圖之易爲功嗚呼此昔者孟子法王制意也

頌錢 渝州作

於鑠 帝銅厥名爲錢秉性圓通能令愚者知不肖者賢老夫灌二童子言二當夫翩然而來也多或腰纏少則隱袖爪之寒冰鼻之惡臭若夫爲用也柔遠能邇因疎及親轉禍爲福易屈而信牢籠萬彙顚倒豪傑哀二予令姬孔趨風圄二焉使巢由降節詣賢者論魯之曰神傭夫牧豎莫不知名既通屯窒亦刻不平若當官而有不愛者非官人非官人

書蘇明允春秋論後

春秋者魯史之私也自列國有夫子而魯史公夫子者天下之公也自當世無帝王而春秋私經曰冬狩獲麟孔厶卒傷春秋也傷春秋者文武之道終褒貶之權絕也明允謂子貢之徒私夫子而書他日者泰山梁木夢奠兩楹夫子語子貢故謂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而

推斯意也且不以一身私吾黨子貢知聖而死其師曰私春秋豈其識反出明允下哉蘇氏之論甚辨惜於春秋公私聞尚少斟酌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罪我夫子嘗自言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滑曰有孔子之志則春秋公無孔子之志則春秋私春秋萬世平孔子萬世公二其所私而春秋成私其所公而帝王法歿而不書則罪孔子也罪孔子何曰示萬世書曰孔厶卒魯史志亦文武所不曰爲私也又明允謂子貢之徒私春秋爲孔氏書彼詩書易微孔氏夫誰私之藉非孔氏晉之乘楚之檮杌亂臣賊子且私其君爲天下王矣

禊說 四首

天下郡國州邑之有學所曰成教孝弟慈長養人材備異日廟堂公輔庶司百職事之用王制論秀士司徒而升之論選士太學而造之春秋禮樂冬夏詩書非學奚詞章也降至漢唐迺以發策決科求富貴利達公孤輔相人材輩出莫不由之而三代庠序之教微矣古人得書難今人得書易古之學者當多今之學者當少何則非書之難學人之難也知其難而慎擇其易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以予考唐宋元明以來屠沽皆有書夫屠沽皆有書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其劣

世果有神仙乎秦皇漢武爲上智矣世果無神仙乎周公孔子爲下愚矣富貴而至帝王不可得兼者長生人倫而極姬孔不與俱朽者至德故秦漢兩辟罔生而二師弗死異哉非仙非聖不生不死晉宋齊梁魏隋又從而居閒承其敝爲之佛也噫

古豪傑士恆不穀庸耳俗目穀庸耳俗目又焉得爲豪傑豪傑者五百歲而一生閱千萬人世逈咨嗟而荃馨之俎豆之若不克見爲憾吕今世無豪傑卽不幸有相馬者苦腑相士者苦寒矣夫誄吕忌叢于生前名世轉在身後彼庸俗食耳目口又惡知天下士哉

書家譜後

蜀之有孫氏也自先通奉公始岷陽鵞溪之有孫氏也自我篤考始由篤考而上大宗之系五故端敬宗由篤考而下子姓之祊三故謹合族始先通奉量移西土丁明末造鼠腹巫濤譜系無存莫詳所自出夫不可詳者事之無如何必欲詳之則今之爲譜者世家蕭曹矣華胄王謝矣知曰託僞牒之可貴而不識杜撰祖宗之爲誣本有本篤與女蘿施於松柏木松柏乎水有源汙池溝瀆瀕江源崑崙乎祖未滅譜成而亡之不敬莫大乎是孫氏族譜肇基通奉吾之本也謹書之篤考吾兄弟天鵞溪後人所自出又有功于孫氏故詳志之先高祖吕德吕文表其字先大父吕寄顯其名至鎗謚之示有尊也書卒葬則吾私也餘廑存其人示不敢誣與不能詳也禮曰祖有德而宗有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親屬竭於行道之人也奚擇焉雖然祖宗之身父母之身父母之心祖宗之心也何吕明之近取諸身祖宗元首也子孫心腹也兄弟手足也兄弟之子姓猶膚髮也今有人愛元首而賊心腹乎護心腹而戕手足乎衞手足而剪膚髮乎推此則祖宗之身父母之身矣遠取諸物累一而兩累兩而十累十而百而千而萬則祖宗之身又千萬人之身也自千萬人推而上之則曰祖宗由高曾祖等而下之則曰父母推此則父母之心祖宗之心矣人能吕祖宗之身爲身則古今無可棄之族人能吕祖宗父母之心爲心則由族之于天下也譬諸掌乎古君子所爲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其不然乎孝子慈孫孰繼述之敬宗合族或勉强而行之岷陽鵞水間有光大吾譜者尤先通奉我篤考之心也夫

重訂許水南詩集序

徵君許水南儒龍吾鄉詩人也公車再上不遇遂遍游大江南北還結屋犀浦種梅千叢鶴十園亭兼輞川之盛維昔蜀遭獻賊兵火後方册無存遺老盡矣水南獨吕詩鳴既生幸　聖朝平定安集勞俠陝楚之民宅爾

宅田爾田與鄉人士敦詩說禮彬彬然修揚子雲何汜鄉之遺風晚著岷陽詩草四卷初刻於蘇州閶門澍讀書鄉社昔猶及見之今其家式微往來錦官經過敗畦側巷風雨飄搶梅海鶴天之堂盡爲禾黍訊其子孫求所謂尋常百姓而不可得不有君子爲之綱羅遺文雖不欲與草木同腐也庸幾幸乎綿州李雨邨觀察曩采輯蜀雅一書載徵君詩十餘首評水南集平妥之音過多而堅渾有聲調者絕少由范陸習氣深也澍嘗攷唐末五代詩人如羅昭諫徐騎省輩皆以平妥之音傳至今日老杜云賦詩新句穩二者妥之謂也作者誠患不妥二則堅渾聲調亦因之而出然則徵君詩之稱于昔

也范陸又多乎哉今歲家兄瘦石校水南集去其繁複得詩壹百五十餘篇澍綜畧前後釐爲上下卷付梓噫富貴有時而盡文章功業則相與震耀無窮徵君既不遇於昔無能表見而世之大人先生徒誦習其遺篇以爲吾邑尚有人焉則岷山橋英上通井絡天彭玉壘閒當更有豪傑之士蔚然興矣

太玄序

揚子雲盛稱其太玄有宋司馬溫公爲之集注于少聞其書而未之見也比壯假館學易讀諸家註疏條分而縷晰之可謂備矣然求所以著是象繫是辭者則貿昧無解焉竊計揚子以言儗論語太玄儗周易必深達

於天人之故命欲觀太玄最後始得其書閱之曼憚卅寓苦無端緒繼又讀許瀚傳太玄厭迺得有古堂殷之用心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爲興於中古世周之盛德文王與紂之事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揚子遭漢公篡國儗周官行稟昔賊臣劉歆傳贊譖知愚賢不肖之耳目其害淫秦坑梵揚子知名當昔欲顯論列其事則無補於劉宗欲退畔岷陽則將重得罪於新室故藏跡委蛇清淨寂寞高閣著書遠託義文近稟漢家正朔以厲故君亡國風雨飄搖室家之感推此志也與咸彭爭烈矣其方州部家三位疏成九九八十一首否泰倚伏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無首無之其刺師辟究王詡亦無首無之其旨峻其詞危峻者侈大危者使之豈好爲艱難哉以避禍耳後數百年宋元豐司馬君實酷好學之作說之謂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而歸於道德仁義雖子雲之淵衷尚未盡悉然亦足以識其大矣眉山蘇子瞻迺謂雄以譏深文固陋究其所言初與小兒之說無異有宋士夫好立門戶標榜異同互相攻伐微獨雄蜀之黨騰於鞏從即照盡例政子瞻幾微亦未能平於君實此蓋如夫子有爲而言不足引爲典要或者以爲識介甫經說而發意或然也否則子瞻豈不識文義一言不智自蹈於非夫哉家究竟行數錯衝八章

儿篇爲作小注散於首測贊詞之間而後夕之文義大備澍從瘦石講授不揣愚昧即今所得前明周子畏影鈔宋本增補温公集注脫誤二百餘五十條已明訓詁讀古人書得於詞有不通其意者矣未有不得於詞而能通其意者也澍因並較温公亦岷產也澍虛附太夕末簡以明是書所自至世所傳劉斯組校本篇首倣程子註易縱横錯列八卦並演爲朱子河雒圖說穿鑿不經蒙無取焉客有過而詢曰子誠蜀人知揚雄氏已爲之亦固其所獨畏夫不爲然士之爲之者衆今之爲之者寡耳夕至今千餘年不顯昔劉歆固識其覆瓿子不察爲是得毋重其覆乎自今已往恐夕之覆終不發矣然則爲是役也罪我者其爲太夕夫知我者亦其爲太夕夫

古棠書屋

重訂岳容齋詩集序

夔龍稷契世不傳其文章而世之工爲文章者不能與夔龍稷契並傳唐張巡宋岳忠武未嘗以詞章著而世之讀詩者亟稱之蓋其人可傳則感人爲倍著也華陽岳容齋先秦之蔚川人考昇龍以永泰營百夫長從征吳逆歷官至四川提督公將家子以蔭補同知奏請改武授松潘鎮游擊累陞至川陝總督爲　國朝名將爵上公功畧無雙海内士夫莫不知名澍於髫年嘗讀綿州李雨邨所輯蜀雅載威信遺懷詩慨然想見其爲人弱冠後飢驅京雒風塵間一嘗當山始寄竹有詩稿囑定瘦石毀牘重以時澍受而讀之擇其尤雅者四卷付梓竹有名家子旅食道大人先生談威信事業者輒兼及詩轉若公之事業

處一唱三歎綽有餘音第襆幅差狹耳要其遇使之與然曩晕居當見其猶介自守取與不妄雖無足當名世然可謂士矣竊念十年來文字之交如二梅者並求其人從夫與子今若此妾生將焉屬遽引手抽簪刺吮血詩而不可得士生斯世役役百年內縈心利祿縈情妻子達不能有爲窮不早力學聞道則其所爲又出雕蟲篆刻下矣如竹有者亦何可厚非哉

朱象先傳後序

華陽校官朱君蘭皋寄其先高祖有明崇禎嘉定州刺史朱象先守城暨夫人公子同死節事畧一紙徵予言閱之文甚平衍不稱公忠節又不載公何郡邑人隨就架上取擷丹稜彭磬泉所著蜀碧至賊陷嘉定州書執

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預旨幼子付姑逃避銳身獨出從城麗正門上躍入江中殉大年死賊尋改州爲府旨僞官任元佑守之刺史固未知有先生也謹按今京師國子監有前明二名科名記及四川通志刺史姓朱名儀字象先江南上饒人也崇禎丙子舉人庚辰特用榜進士起家連牧嘉定州昔流賊張獻忠已竊據成都僞號大順遣兵四掠矣連陷彭眉邛蜂遍州治公固陳忠義勉勵士民登陴禦守賊至攻城公來蒿爲苣灌脂賊蟻附登公燄之灼二然焦額顛賊怒益兵圍公旬日中城陷復完者再會食盡外援絕城破火及大逵公朝服登堂嘱其子命錫曰國棟矣他無更計者女

釋病送盛汝舟移家成都序

道光辛卯二月汝舟病家兄瘦石徂問之越十日又命湖往候久而弗瘉四月七日瘦石再見焉則計遷錦里

抵暮歸謂澍曰昔之汝舟負意氣好直言舉明輩之病而疵之其色毅然今之汝舟鬬嬰末疾決世網墜塵俗之累而亡之其致飄然凡病感物而生物交物則戾心臻病感物而生物莫能醫則心道長抑吾聞汝舟之病也類有人焉陰賊之狡獪之假鬼神揄揶之酒反昌淬礪其學庸玉其成自古苛人好忮刻影蛾正人君子則何益矣嗟乎天地一病局也禽獸人一禽獸儻然中處昌病爲不病不病爲病得其瘳者誰乎行矣汝舟固未嘗病也食之酒爲歌昌遣其行歌曰

玉壘北華山陽浣花溪杜草堂臺有琴猗池有璽振古思猗永望蠟吾屐襟吾裳滔清酒刲柔羊往者不可見來者日滋長佰璧鵠猗高甍鬱鬱冥鴻猗遠颺伊末疾猗何傷懋明德猗無忘

瘦石詩文集序

唐宋昌來詩人嘗不能文不獨杜少陵也文人嘗不能詩不獨曾子固也兼之者庶有昌黎伯外柳子厚文工而詩遜宋有蘇子瞻外歐陽公文雄而詩弱蓋春華秋實各極其盛人之專者適値心思之用豈不能兩固孔志氣未癈而老冉二其將至斯亦不足異之明驗矣嗟詩文技也苟得其人而道存焉然吾獨異夫今之學者範圍中盛晚唐而不敢過楷模韓柳歐蘇而不能違有驕其容有吝其色昌自賈於昔不知舉似天地大日月明江河廣山岳高人物著鬼神幽牢籠品彙參灑源

學詩無昌言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凡所爲陶冶同情使人有通達政事之才者也故取之草木蟲魚衍爲老弟忠信資之四始六義極爲齊治均平他如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良有奇情穎悟曲証隅反方可言詩得之於心借書於手存而爲志顯之則經若夫流連光景不過月露風雲刻翠雕紅塵蕪塗附別無寄託斯其舍旃論文曰文於六經中較詩爲尤古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太史遷謂非好學深思之士則其言多不雅馴韓退之謂惟古於文必自出陳言之務去戛乎其難哉蘇子由則謂文不可學而能氣可昌養而致之三子者或點窳二典著尚古嶽猷或表章忠孝襄

流衝二然其於道也何居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驕且吝其餘不足觀矣周公尚不足驕吝況才美萬二不逮周公而庸詎可自汰乎此則唐宋間諸公之罪人也澍今輯瘦石詩文自識者敬弁簡端而繫惟古詩文篤實雅健得之書卷術雖二名理本一貫權輿姒虞聿光尼旦理亂攸殊帝王載籌書尊典謨風窮正變兩大文章日星河漢加暨秦漢天地否塞龍門楚蛇狗逐羸鹿斯儒坑焚劉魯屋旣箋蟲魚并區草木諸遺經殘缺爬梳羲墳搜盈廷詞翰累幅偉謨神施奇字先老子高文大軸策論有宋金元史迨明季毛晉汲古閣竝輯新舊唐書都爲雕儗心龍繡則皃虎文昌二黎詩甫杜甫嗟我兄弟未由逮古

商邱史學序

鬼哭觥二西蜀文章初祖揚馬代興俗變齊魯井絡炳靈英載江浦世有達人雲霄毛羽吐氣倬雲商歌激雨雕儗心龍繡則皃虎文昌二黎詩甫杜甫嗟我兄弟未由逮古

天下大矣生才亦多矣然數千百年中求所謂聖人若姬孔者不可得而見也賢與才者出焉然求所謂若顏會若子貢孟子者亦不可得而見也而賢與不肖者錯出焉嗚呼聖人既歿賢與才者無所取裁不肖者又從而口之與若共功名則不能致世主爲堯舜與若共學問則不能輔吾黨修姬孔雖然數千百年中求所謂聖人若

十七史　本朝殿版因之逮陳隋諸編合明史爲廿二史海內人士家有其書讀者或删爲事略以避其繁或據爲管見以紀其要亦世宇鉅觀賢才行事得失之林也河南商邱郭先生畏齋覽輯正史俾有補于世道人才化民成俗者手鈔爲八十卷名曰讀史興觀錄繼又節取二百五則多國家大政事與學問相經緯者名曰儒者氣象畏齋　純皇帝乾隆朝人而窮力學養志邱園弗涉顯仕故其書未經付梓然亦足徵其淡泊無營不婪一日苟且之名焉澍非儒者學之不知何有于氣象獨偉其議論之平學識之正與夫起予之多方頤畏齋草野一寒素耳己身之不惜而皇二焉爲天下憂此

非昔士所能幾也今年溽暑甚侍家兄子俊先生消夏竹林初贊論八十餘條雨朝月夕爲逖復商訂之覺耿耿耿于衷下筆不能自休遂具論如其篇獨是古人如顏曾子貢孟子之徒學姬孔之學者亦俱往漢唐宋千百有歷年間正人君子後先相望畏齋而有取于斯則其學大可識矣肆爲梭梓公諸同志改題其編曰商邱史學誠重之也若夫由是編推而廣之以立功名則致人主可三二帝由是編引而伸之以言學問則吾道皆新周孔是在海內豪傑之士舉商邱覆而單顯之其爲世道學術人才之助也豈淺鮮哉豈不更極盛哉

弓菱谿刺史春曦堂詩集序

嶽處天下之中精靈卒鬱風雨所會韓子所謂山川清淑之氣蜿蜒旁礴鍾而爲詩古文人不可殫述 清興則雪苑侯方域睢州湯潛庵唯州呂理學名儒居官清廉爲本朝第一其行事具載國史雪苑當明季鼎革之會著有壯悔堂詩文集五七字未見所長而散體文則風行天下雖未知于唐宋韓柳歐曾蘇王何如而二百年來海內談藝者指三四屈必及之最後得吾師菱谿先生盍成進士掞鞅名場其鄉人長老咸呂湯文正相期許時令甲方重親民之官故試儒臣呂吏職師坐此不晉者二十年晚刺眉州道光十四年春大府卓茂績署上考陞於庭 天子方將寄以方面任而先生廼輟錦官寓舍遽以微疾卒嗚呼先生經濟足以康世而未竟其才文章足以起衰靡而世未廣其用一官天末淹忽西土身後公子夫人至無家可歸此亦大可憫念者矣然猶幸生平詩集尚君生甫尚謹存今歲秋九月遠抱見貽託家兄子俊是訂役澍校讐其措語深穩因文見劃因詞見志子俊擇其尤雅者著爲編且爲之序夫然則先生功業雖未比隆于湯睢州其文章孔碩與昔詩人穆如清風之旨者其傳當不後雪苑矣至豐才嗇命洛陽之人自古而然維嶽降神山川能生之而不能用之豈獨先生一人也與哉獨是澍受知先生舉于鄉垂二十年一壇苜蓿至道難聞親老家貧進退鮮據平生所學膠于經史見于文者十之四五見子詩者十僅二三焉不惟先生之科名衣鉢澍無能傳卽此一編欲仰附于先生風雅之末者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已

春皋文鈔卷第一

岷陽　孫　澍　子皐

序世

古今帝王之局世屢變而愈奇首帝堯舜曰公天下公非聖必爭二不可長繼王神禹曰家天下天下公器不可久家繼生桀紂曰亂天下天心慈愛不可終亂繼生湯武曰征誅天下由周而來八百有餘歲其局之變益不可復止遂貨秦政曰皇帝天下郡縣天下昔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於秦穆孟子謂聖集大成賢於堯舜世儒俱知帝王之道非孔子無曰明不知帝王之道由始皇而益顯驪者色然駭曰爲罪言今即著諸經史雜

稱乎傳記者具論之堯之爲君也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既釐百工熙庶績於變時雍矣倦勤而後迺曰孝期二女大敬貳室下嬪嬀汭而頑父傲弟方日夜謨天家愛焉推刃骨肉奪其倉廩牛羊盜袞衣朕千戈妃邱嫂絃牀琴而文思主反兢二焉避之惟恐鬲及大廷重取戾夫姻婭此其故令人思之發笑然烝烝又不格姦卒成孝子之名而重華協帝光顯文祖後法二帝者首有子嚚瞽姦雄魏武司馬父子俱藉爲口實吾故曰爭不

否則服事匪懈矢心不試放廢鹿臺舊刻王子周俾阿衡專美有商功成身退晉東海遺老與談黃農反鷹揚北海遂初漁服彤弓黜矢包曰虎皮示不復用矢姬姓萬子孫侯服鎬岐世二無變臣節肆書鐵券納金縢藏于太王二季之廟終讓天下聖德豈不更極至哉迺文王計不出此維十三年長子興師牧野白旄黃鉞稱戈比干卒戕其王兄非義士吾故曰天下不可終亂繼生湯武曰征誅天下堯舜禹湯文武既沒亦越周共和五世二千年盛而爲封建靡而爲五霸雄而爲七國終於溝洫致孝鬼神膚美薇嶷明德無閒豈於執中之傳猶宿私意卒之薦敬七年謳歌訟獄之民惟是吾君之子

三國晉六朝唐五代宋金元明所損益可知也而其名號制度刑律車服郡邑守宰率祖始皇夫若翼其鵬鷁之性焚書坑儒上彗三辰帝中翦三王下淫百世吾故曰秦政呂皇帝天下郡縣天下歸夫舊子曰規祖龍履秦制而不自知署讀賈生論耳譚成敗相與過秦假令得嘗專主言聽計從其能於始皇郡縣天下之外更出一奇三二帝四三王邪然則始皇者天故呂郡縣寄之使劇封建跡一四海奉一人而丕顯帝王呂寄世變之大者也嗚呼

蜀明詩序

帝王書州分土風四民呂節義有一州之山川必有一州之人物有一州之人物相與成一代之文章固山川亘古不易而人物文章恆視節義爲汚隆古昔十五國之風貞淫正變不同聖人著之爲經而民俗奢娛儉嗇亦異通其詩則其政可知其政則賢人君子所呂維持其邪者列國之風由此其采矣自後世大一統唐人呂詩取士而體制偏於賦固當有初盛中晚之分而無東西朔南之別世故謂雕紅刻翠而詩綴月露風雲而詩靡作者雖多授之呂政舉不達也然猶幸賴李杜大器則功業彪炳卒於王事詳載明史雨郵重其人與其詩與則勝國之孤臣不當與　新命之元老共稱重其詩與韓曰諸大家呂經書識世之才爲雄博絶麗之學上窺四始下明五至使風雅之源可循姬孔之教不隊雖元寶長慶輞軒無開而廟謨得失吏治臧否異代緻學之士舍正史外猶可按聲律得畧考鏡其盛衰嗟乎由周而來詩亡而後春秋作自唐以降詩盛而古風微然流傳至今莫之或廢者非呂其忠孝節義俾補於世道人心風俗耶有明二百七十載匡嵗弼乂蜀中率多偉人賢藩六七又皆恭敬秉禮稽古右文培養元氣名家巨手僉尚志節懋經濟兼求立功名於嵗新都楊用修九英年蚤達著書立言矜雅一代視詩爲餘事源本六朝初唐以矯李何諸子蹻聲盡情發揚踔厲之失後力議大禮遠謫滇雲傅粉詳狂終老荒逃而忠孝節義豪情飈流不可掩遏家兄瘦石曩嘗選訂其集尊爲西土大宗誠有見也明季桂林太守新繁費經虞仲若輯蜀詩

權輿大祖訖於思陵厥子密此度續篡歷　國朝順治康熙初元題曰劍閣芳華集近綿州李雨邨觀察藉爲藍本訂蜀雅炳二娘二具井絡英靈之盛惟取途寔呂大器井研胡世安冠冕三巴夫世安崇禎進士也實逮事我　世祖官至大學士列其詩其人之本末只見若大器則功業彪炳卒於王事詳載明史雨郵重其人與則勝國之孤臣不當與　新命之元老共稱重其詩與韓曰諸大家呂經書識世之才爲雄博絶麗之學上窺四始下明五至使風雅之源可循姬孔之教不隊雖元寶長慶輞軒無開而廟謨得失吏治臧否異代緻學之士不吟不闢事實將一州之人物無所成名而操觚之士爲爲之校量者誠以一代之文獻無徵不信而免妄作節義之志荒山川亦黯無色矣故予於仲若是編斤斤

蜀風之盛自漢以來昔人所謂幾於齊魯者洵非誣云

送歐陽藝園大令歸湖南序

楚南多君子宦於蜀者七人澍知其三綦江令鄧厚甫浩州牧楊朗山及我歐陽藝園邑侯也厚甫倜儻任事年富力強其進不可量朗山藝園俱恂恂儒者於道光十三四年先後致仕歸里澍去年司學渝南與厚甫共事渝南當蜀極邊接壤貴筑夏秋之交山澤閒瘴癘叢發炎燠尤甚頗不習其水土而衰親齒耄倚門望甚殷肆請終養厚甫配予江浒臨發更酌而言曰吾輩出身加民不有去者何以教忠否則讀書何事競言高尚非所望于賢者矣子歸晤藝垣希道

吾語益明府凡有去志其稔于交遊濫執友者如此雖然計年可以不去而不容不去者澍是也可以去可以無去者朗山與明府是也嗟乎士大夫出處何常之有其出也要必有資于當而行吾學其入也要必有合乎古而求尚吾志夫然後可與立而成名故士非以爲祿而退非爲鳴高若李密陳情于新朝後垂老臞仕而嘆不遷四皓如芝于商山逮見禮儲君而爲羽翼富貴利達之場昔賢晚節均有難言今明府視去其官不啻敝蹝未知于古人何如苟求之十六君子間或去或不去其志趣當固有別矣澍材質樸朽戢軫衡廬烏哺是將而志氣荒落所學無聞出處之際兩無足薄我侯下之

則遺愛在百姓上之則求志在詩書隱然有待後之學者今而後瀟湘雲夢當益多善人也夫

爲鄧厚甫綦江縣新城碑

綦冠山帶水絕壑爲城西南壤懷仁遵義交坼五百里烟火一萬家川途雲軫湘帆風駕封內多高山大籲灌木陰翳土夷襍居明季張獻忠肉劉巴渝督師王應熊討賊首開府今治　國朝逆蓮之役德經畧嘗三勒勁旅殲教匪於其疆蓋巖邑也道光八年大府以不佞請實補授斯土伏覽方册兩漢皆綦爲江州地唐五代宋元歷設南州南平羈縻諸州明洪武初降爲縣隸重慶清興因之其城沿山衺衺詰屈重掩狀如瓜瓠權輿明正德七年知縣事劉公玉恢廓舊址甃以磚石高亘丈八尺周二里七分闢軌門三水門二嗣年亦越乾隆三十年訖　仁宗睿皇帝十五年重建者一補葺者三或因祇氛警駭縮版置薪事出倥傯宜或風雨鑠蝕補苴罅漏弗計遲久二十年來增垣陷址丁氓出入恆攀緣徂堞弗循閾閣前下車私心悒悒嵩都志維城厥嵗庶務曠弛固卒未能也居今思昔百廢頓成鼠雀敉寧豺狼屏息竊自幸作吏在山水之鄉而晴昔暴戾子弟亦革面洗心賣刀買犢歸於農圃蓋　聖天子當陽封疆大吏宣力仁養義驅有善必旌靡惡不剷雖遯隅凡嵗蛮貢舉登春臺祖席之上太平氣象由綦曰

觀於天下其在今世矣維是斯城不新且廢匪獨無愼
固邊閫亦守土職是懼迺晉諸生耆老而告之曰吕予
爲斯邑長上恐蹈城復於隍之命爲爾二三父老羞下
得將無綢繆陰雨之患爲爾二三子弟戚雖然此艱任
也如財用何耆老曰侯獨不見千金之裘乎一腋爲之
則不足衆腋集之斯有成侯既裕廟算吾老耆惟侯指
是遵諸生曰侯又不見夏屋之構乎一材任之則弗勝
羣材襄之庶幾完侯既碩膚謀吾壯者惟侯履是率爰
龜剛曰格戎醜材于林石于山疊舊基惟新食肆棟三
閣揆五衙弗瘡厥繇隙崇迺農鼛并衆志百堵遹崇實
魚龍陸梁波濤蹈空蝕岸齧城歷年爲患并琢石翼吕
長隄狀如偃虹若干丈餘因前人愼固封坼無廢壯觀

蓁人之有郛也藉有不虞可無患哉若夫助金之多寡
則聽諸縉紳而請序于朝尸役之盈縮則第諸主伯而
酬庸於祉邑人士大和會與之酺吕落之并繕具倣末
申大府轉題　上聞蓁人既請碑其事重爲之銘曰
桓二蓁江左黔右蜀三面臨江一隅抱麓雄關內重奇
峯外屬叢篁薇天翅薪漲谷猺獞襍居絺紵攸隩襍帶
巴渝控引荒服赭山作塹湯江爲池白石鑿云我墉我
陴既得地利亦占天眥皇　朝命宰家土於茲有嚴有
翼不虧不虧尚永椉堵康宅我蓁麗譙登覽沉寥清曠
一碧江關披圖掌上庶民爲星箕畢殊狀節之吕禮型
記文聲鏘管絃壽綿金石盛矣哉今未嘗有也夫功不
白興待人而成文字雖工託事迺顯吕予讀小雅一篇
孟陽勒銘劍閣我築斯城貞珉繼鑿亦嚴而固孔煥且
碩百里斯才保衛胥若丕盬萬年俾民無惡羣廣巖疆
懿昭臣恪

新城記

蓁侯鄧厚甫新蓁城若干丈增而高者若干尺其西山
一角下瞰猺壤通道貴筑明楊應隆破城處也剗砠土
離城爲臺外闢旋馬地內豁演武場列鐵礮千櫓守禦
諸器建戎幕度容五百人其北擴而廣之絶舊基丈餘
視雉堞高五尺棟麗譙焉東南臨水五六月之交雨集
魚龍陸梁波濤蹈空蝕岸齧城歷年爲患并琢石翼吕
長隄狀如偃虹若干丈餘因前人愼固封坼無廢壯觀

共計襍用錢貳百五十萬有奇本縣首捐廉俸銀三千
兩不足蓁侯襄之吕道光十二年四月經始明年五月
落城邑人士既請厚甫碑其事重邵厚甫功不伐又役
澍爲之記昔荆舒記桂州新城原本古君臣父子夫婦
朋友之禮至修城郭爲後其言吕爲有其患而圖之無
其具不若有其人而治之得其法荆舒事業不足道斯
言則明體達用足爲世經挩宋城之修見於正史稗官
諸乘者甚夥閱今七百年金城湯池舊日形勝大都荒
烟蔓草不可尋詰即僅有存已遷徙十數改爲獨荆舒
記文聲鏘管絃壽綿金石盛矣哉今未嘗有也夫功不
白興待人而成文字雖工託事迺顯吕予讀小雅一篇

多記使臣況瘁而南仲城朔方尤深黍稷雨雪草蟲卉木之感然其篇首特載鹿鳴野草謨樂嘉賓綦蕞爾一隅等諸禹甸娶荒已在今 聖天子邦畿五千里外不獨無大人物事功可紀而鄉書賢良玉堂金馬之彥亦闃寂僅一二聞意者山川有異待人而靈乎茲厚甫新城綦人攻之惟恐或後其興必自此始矣澍辱忝皋比于茲士與厚甫共事日來深悉其藉經術飾吏治類非俗者之所爲茲因邑士夫請輒引宋人文暨小雅歌詠爲新城休美猶是厚甫賢能簡在大府行當書報最膺卓薦受代上都去矣他日者綦人不念吾厚甫苟念吾厚甫則請示新城興去思也岷陽孫澍記

揚雄論

揚子雲文章士也其受病處在自命過高已耳蓋君子而不仁者也周季莊老興其言龐襍迭秦漢諸子百家愈舛馳哀平之際又數百年無名世雄奮然興起力學求道企慕聖域度越諸子遠矣唐元和間韓愈知道者也荀揚幾與子與氏並稱宋司馬光亦誦習其書爲之集注王臨川且謂雄聖人聖則雄不能若昌黎溫公二子者豈徒以言舉人暗於君臣之大義哉春秋列國昔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崔杼弒齊君晏子不死與其難當成哀平間雄名著甚王莽董賢俱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枝擢人亦孰不欲富貴而子雲歷

鷙坡種柏記

道光戊子二月澍同家兄瘦石種柏鷙坡五百餘株先生緇撮斜陽荷鉏立客自外來言曰平泉記一草一木子孫有吕與人者即爲不孝不數傳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矣因相與嘆古今世美之難如此翼日過鄭翁吉方構堂背臺榭園柏大不可圍者甚夥予謂盡遴伐二三材梁柱翁曰斯樹傳諸先人予不忍也季孫某適過前睨而詬曰若教不率後將忍焉翁鑒甚明族人適

吾病告貸粟五升固靳不與曰某負屢突老人毛髮種種安能以有限財廩無壓錢墾邨歸爲瘦石言之昨客尙存曰嗤其固矣既而曰叟方築室爲后計聰識厥孫忍胡弗早爲之所袭二瑣二重疴本支故基其忍客曰若魏公豈不早爲之所何以難必嗣續之不忍也瘦石曰早爲之所而不能必後人之不忍者是有命焉抑天道盛衰人事興替固埋之常不然臯后松殷人柏周人粟與夫大都杞梓故國喬木寇火斧斯彼子若孫皆忍人也又於尋常百姓何誅客瞿然曰先生之論甚偉可寶爲訓尉因載筆爲贅坡種柏記告兆五汝愚式程

蘇明允未聞道論

洞城方望溪謂蘇明允於道概乎未有聞洞生長荒陋學無師承豈足明道竊幼讀四子書見載野哉之仲子短喪之宰予今習昔文三尺童子皆訾謬之囚一則升堂矣一則智足已知聖矣未知聞道也必謂顏子之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方是聞道則曾子一貫子貢性與天道已降餘子未知焉得仁皆道外人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何有於道然非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則道固非虛懸之物又何有於未聞白孟子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至於孔子百有餘歲中分見知聞知云二道統之說肇基於此夫然道則高矣美矣誠非後世文人學士所可企及而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雖鳴而起孳二爲善則爲舜之徒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斯爲道之要今謂堯舜不可學固妄有龐服其服游言其言卽已自賈於昔曰我堯舜也人誰信之後儒談道何已異此予謂聖賢視道易后儒視道難聖賢視道近後儒視道遠聖賢見得事二皆是道後儒見得事二皆不是道聖賢見得人人皆可聞道後儒見得人二皆不足聞道善乎昌黎生之說曰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今儒者不已易明易行之道爲教而鐫棄一切人

倫事實深索夫天命率性之原太極河圖諸說曰某也聞道某也未聞道則是欲引人於道中而實阻人於道外也奈何自命大儒而不與人爲善也意者洛蜀之黨猶在人間乎彼老泉策士也則其言固策士之道也不然望溪自謂聞道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孔孟孔孟而來迄於宋程朱數子外望溪乎哉

弭盜私議

盜賊爲地方害久矣已官弭之不若民自弭之民自弭之不若賊自弭之夫官弭之不過嚴緝訪懸賞至查保甲清寓家法無已加矣不知川蜀土沃財富風俗侈靡人易干犯暴戾子弟多交通捕役捕視盜爲奇貨盜

猪捕爲淵藪官府朝暮索而賊縱博城廂官府東西行而賊肆掠南北臣故曰民弭之不若民自弭之今者越巂猓夷跳梁公徒徂征糴價翔貴不懲之徒因風草偃猓攘當軸者倣周官保甲遺意諭令鄉村畸零戶口十家爲牌二有長十牌爲圖二有率民布爲旗堊書方里同名其上溪橋溝壤阡陌縱橫犬牙相錯主伯晝眡則耳目近相聞巷警則擊柝爲號茅舍雞犬之聲遠相接入夜中田月露下鈴聲四起村嚻寂然民無盜賊之虞官損句距之力臣故曰官弭之不若民自弭之雖然民官弭之能禁盜於已然而不能禁盜於未然民弭之能禁盜之心今欲周易盜心禁盜之跡而不能禁盜之心士大夫身孔孟之學於未然計爲有賊自弭之已耳臣請申言斃原而明徵其效華陽天末一隅五方襍處士無完業人有爭心富厚者無盜賊之名而豐劫奪之心士大夫身孔孟之學而恣爲駔儈之行又衆生武庫游閒任俠私畜倡優挾持公府二三下愚不肖始之依草附木繼迺凶德殄行久已視邨廬同外府以越貨爲生涯一昔咽嚨俗所謂紅黑錢者倡假抵隙爲之相輔相應而盜賊遂多今夫盜亦人子也豈負生而不類誠使勢力之家崇尚節儉損其酒肉十一之費推與鄰黨貧乏而令宰亦少自貶以四書遍行鄉社詔父兄子弟申明禮義廉恥過雖小而予名躁分者有誅賞雖優而孝弟力田者始及則民

俗厚而盜心自阻盜心既阻其何迹已然未然之禁爲臣故曰民弭之不若賊自弭之者此也

杜宇開明前志序

天下有同一功德一傳一不傳汨於流俗之論而愴然弔古之心曾者莫若我郫望帝杜宇開明鱉令之於秦太守李冰矣太守鑿離堆堰都江水利溉今成都府治十六邑廟貌青城灌口　國朝載在祀典明禋有司豐功震當時明德顯後世可無復憾惟二賢王周末戰國時君于蜀絜其功則先于秦守較其利則普于都江而身後邱壟犂爲田祠廟摧爲薪澍曩嘗舉似鄉父老則僉以爲蜀山氏之草昧天荒無得而言舉似鄉大夫則固以爲魚鼈蠶叢開國遙二四萬八千歲荒唐無稽不知華陽國志具載杜主爲黃帝後而開明則荆人也杜主教稼明農務本節用苴巴化之初以水患徙治瞿上于郫當是時傳相鼈令濬川康乂沃壤蒸民復粒卒土于郫當是時也杜主以鼈令功同夏后氏載禪以位遂升西山隱去本末昭然志乘如是而說者云爾何哉又或謂蜀先逖處荒忽二君不過屬國之大長會何足志是尚不知二周戰國會不帝秦九江西楚黇蠶蠻荆太伯仲雍化行東越東夷西夷聖神舜禹杜主開明卽不敢上齒四聖入稽諸後世如有宋吳越王錢鏐廟錫表忠漢南越王尉佗雄稱嶺海豈亦不足連類並及邪流俗之弊至于

如此嗚呼何其不學也甲午九日陪家兄子俊遊同友
人載酒絜榼跡郵近郊登高弔古俯大江東去慨前王
之遺澤黃土兩抔荒穢不治原廟無存維時夕陽在山
牧笛樵歌襍沓四起客復有誦曹子建華屋邱山之句
者相與酒悲唏噓泣下既暝返農屋籬菊有香撲鼻朔
風吹面夙醒頓醒木榻草閣落葉打窗遂不成寐繙閱
載書呻病婦起俄壁就燈影佐抄達曙而畢既又爲之
論讚發思古之深情竭愚者之千慮意以爲二王之功
德有大造于蜀人宜與秦守血食于西土書成質諸子
俊爲潤色之遂梓以行噫杜主開明之不傳久矣然安
斯爲近古然而古今天下盛德事有其人而居非其位
知不傳于古而傳于今也故名曰前志冀幸其將有志

不足以語成功居其位而任非其才亦不足以語成功居其位而任非其才亦不足以章大德
廢若此得無物大精多不常厥居爲之厲歟言甚不經
無足深論第揆諸禮經王制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二說
斯爲近古然而古今天下盛德事有其人而居非其位
不足以語成功居其位而任非其才亦不足以章大德
若夫今有其人兼居其位則上章二王之大德下言興
廢之成功者斷推我□孝曾觀察□曉瞻太守請修復杜宇鱉令
先生矣何則觀察成綿龍茂兼轄都江水利水利二成
都府屬成華溫繁諸治十六邑而太守賓爲之冠則二
王祠墓之所望于兩先生而兩先生又仁義爲鵠忠信
爲與久簡在　帝心行晉秩臬事方伯去澍雖欲言竊
恐後來居是位者其才德與人不能盡如兩先生卽如
兩先生澍或計偕上都以今世士無張少愚則二王之
祠墓終無一人上言於戲荊襄江夏猶茅楚昭蜀漢原
陵亦禋諸葛異代君臣民懷享祀前王至善世豈遺忘
澍愚謂兩先生今者宜亟啚修復杜宇鱉令祠墓以還

舊觀並厲禁蛍貨宅宻無讓後賢成此膚功使後人積
諸與禮與嘆二王一歸美于兩先生則大江東去波臣
順軌其爲水利豈獨西土之民萬世永賴哉兩先生之
風亦與岷峨山水而並永伏乞慨然發德音下有司履
棋詳議可否澍頓首上

志杜宇山

今郫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原隰畇衍衛帶㠯岷江無有
山也惟西關外里餘官道旁有培塿高二十尺蓋地不
及畝世相傳曰杜宇山亦曰天迴山徵諸舊紀宋羅泌
云蜀之先有男子從天墮此山中自立爲西海君號曰
望帝初㠯水患徙治瞿上後都于郫禪位其相鼈令山

之名杜宇與天迴當其所自然曰天墮則固妄甚或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時維后稷雅頌所詠聖
人不疵聖神之生豈同黎庶子如必以天墮爲妄商周
詩人弗可訓哉澍曰履帝武敏卽寓言人道也誕寘隘
巷平林寒冰作者浮誇甚言㠯明其異若必不欲生之
古人豈不智于今之溺女嬰者邪若夫天命玄鳥毛氏
說詩謂春分氣至鳦鳥降殷之高辛氏帝率有娀女祈
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㠯玄鳥降而生焉若
曰天墮則杜宇必自言其爲上帝龍命第幾世天子天
孫否亦神仙官府厶甫之嗣曰天仙官嫡嗣厶后土仙
官庶嗣厶風雲爲形骸星辰爲肺腑日月爲耳目雨露
爲性情而後可也然不聞其自名而泌只曰天墮澍以
爲妄甚者此也又況去望帝世遠不若晉常璩道將
去望帝世近常璩道將華陽國志書杜宇爲黃帝子高
陽帝嚳支庶不言其天墮也或又曰然則茲山何以名
也澍曰意者望帝當年禪位叢帝後升西山老且死蜀
人迎其柩于路適躃茲邱郫愚老稚鄙俚痛哭之詞云
爾或人離席起謝曰先生言天墮吾得天迴焉則茲山
也眞杜宇氏之山矣然而牛羊日踐踏之未嘗有材非
獨望帝之不幸亦郫士大夫之辱也自今㠯往吾儕庶
民其勿剪勿伐以永前王之盛德至善焉可矣

式穀墓誌銘

式穀愿而孝初爲家兄瘦石子道光丁亥春旣冠而病
日者言嗣人可育恭承　太孺人命擕於澍兒生四歲
就外傅年十三十三經成誦工楷法凡文選唐人詩律
漢唐宋人文俱手鈔成帙爲詩文多幽刻難解伯氏甚
病之甲申歲從予齋居省垣未嘗見其疾言厲色而諸
弟皆相顧敬憚與處必仰睇其面微和迺敢肩隨卽席
蒙弟兄旣遭喪苫穀故下帷九勤思蚤自樹立體素
羸邱嫂與內子常止其讀不可重止之則泣道光戊子
正月己酉卒於鳥溪邨舍年十九新婦年十七迺四子
書及毛詩予憐其稚齒又重兒之歿也言於先生約諸
子異日有子者預名曰公望嗣越十又八日攢殯於九

望隄癸山之原銘曰

其生也忽然其死也遽然天降割于匪躬不少延胡淑
鎮其身不假吕大年聿坎幽宮兮不及黃泉呼魂氣無
不之兮悵父母而知還

造五鳳樓手　君仁如春　古硯微凹聚墨多　春花
落日照漁家　紙鳶　酒債郵筒不用酤　其二
西蜀子雲亭　前題附瘦石作　鹽壽桃枝　金蓮晚
照　風洞秋聲　夫子之牆　驊騮踔轟道　西蜀櫻
桃也自紅　賈舍人早朝　本仁詛義　太白酒樓
風簾入雙燕　戍樓　德與和氣游　落日照大旗
秧氈　春草　數聲啼鳥上花枝　桃花紅似去年時
太原公子裛裘而來　桐葉知閏　蟾宮折桂
秋燕已如客　大雨時行　雲藏李白讀書山　華嶽
雲開立馬看　則近道矣　邾邦君之妻　犂牛之子

三載考績　任賢勿貳　刑期無刑　念終始典于學
浣花草堂　柴門不正逐江開　大暑　白樂天浔
陽江上送客　萬里橋西一草堂　點鬼簿　守錢奴
一樹梅花一放翁　邪蒿　吳謂之不律　子擊磬
于衛　錦市　苔痕上階綠　僧歸黃葉林間寺
閏七夕　惟曰孜孜　瓜期　最難風雨故人來
衆仙同日詠霓裳　涼風至　屈刀爲鏡　稻孫
共計六十二首　附瘦石一首

山翠借廚烟　秋砧　諫筍　雷公墨
鐵獅　無聲詩　魚腹帛書　葵邱之會　見如故
人　日賦十題　鄰火夜深明　夜燈紅處課兒書
一水一石　春酒夜棋難放客　桃花飯　蘆花被
葫蘆中漢書　伏女授書　班超投筆　吳彩鸞寫唐
韻　曹大家續漢書　辟雍海流　疏燈人語酒家樓
酒家疏雨夢臨邛　說詩仍記夜連牀　梅瘦似詩
人　殘花落尚香　林花掃更落　今夕止可談風月
興酣落筆搖五嶽　袖中有東海　不可居無竹
王子安腹稿　廣文先生官獨冷　撲滿　蛛網

蟻陣　春泥　五月渡瀘　白帝城託孤　田單火牛
入燕壘　樊噲屠狗　王猛捫蝨　甯戚飯牛　漂母
飯信　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爲大將　再戚飯牛　漂母
黃石爲糧　叱石成羊　劍化爲龍　螢光照字
柿葉學書　呼盧　包孝肅香花墩　黃庭堅檜軒
濤陽漁者　黃耳寄書　富貴秋風　鹿泉讓水
宮中曉寒　宰相碑　鄧后捫天　以稼名軒　旅舍
談元　明妃出塞　易水送荊軻　王質觀棋　張儆
畫眉　雄文似相如　前題附瘦石擬作　花萼集
共計七十二首　附瘦石一首

岷陽　孫澍　雨田

試律詩體

造五鳳樓手十一尤

拔地與雲浮參天五鳳樓長河還四面巨手此千秋陳迹迷風雨危闌逼斗牛名從阿閣貴德豈接輿愁結構輸黃鶴登臨俯白鷗羽儀輝上國文彩蔚中州夢共鄉人吐簫惟令史留墳筦詞賦盛今在浣花頭

君仁如春十一眞

帝德孚天德

皇仁敬止仁宏骫開大夏

浩澤頌芳春膏雨流青甸祥風扇紫宸花團魚米地草偃象鞾人

雕輦迴東閣夾旂拱

北辰

恩迎新碧樹仗雜軟紅塵物阜民康世鸞翔鳳翥晨

蒼穹昭眷顧遲日煥

恩綸

古硯微凹聚墨多五歌

玉堂仙翰在硯亦共人磨價比連城重凹留宿墨多香

疑清永晝詞欲託微波松劑圓雙管楊花聚一嵩田良

豐北郭食破耐東坡老眼長明鴻閃書薄換鵞龍賓新

賞識

鳳沼舊吟哦不朽文章事名山意若何

春花一先成都作

春色原無價春花有萬千春人相蕩漾春景倍華妍宮

閣千金地郊原二月天鷓鴣村店雨楊柳畫樓烟楚榭

懷今日吳宮記昔年小橋沽酒騎隔岸賣魚船弱影輕

霑袖濃香重撲筵錦城尤綺麗天上襍歌絃

落日照漁家十二文

白萍紅蓼外漁社自成村小艇初收網斜陽又到門一

灣秋水淨兩岸暮烟繁柳下喧鷗鷺蘆中長子孫光猶

含白荻船正泊黃昏極浦霞如綺清溪月有痕雁聲寒

竹瀨人影亂籬根歸去謀諸婦烹魚夜倒樽

紙鳶一先

染得桃花紙晴窗剪作鳶結繩財藉手振翮即馳天大

有鵬搏志微同燕掠翩今當豐羽翼早不墮塵緣弱線

勞引高雲站穿緣楊官道外紅杏入樓過流水同

方社春風憶去年捲簾頻佇望予美意悠然

酒憶鄰筒不用酤七虞

城郭桃花襄蠶叢舊所都如謀千日醉不費一錢酤春

雨紅宜杏花風綠到蒲院須題麴部糟待啜株儒客計

邀三兩蠻奚問有無高桐能蔭座么鳳勸提壺井傍有桐一株

花時名鳳皇與白古呼名友而今盛酒徒井波長不竭重與訊

其二　東

翠柏桐陰下官齋野祖通鄭笥即戴雪過客醉沽不礙
霞空白撰井二想青春巳中數村花芦酒一縣酒人
風祇仕先生傑休詩姥女工官宦增吏部名自附山公
世傳山簡治鄭磐井間酒著頌功斯大驅愁計弗窮侯封如可就能
勿憶鄭筒

西蜀子雲亭　九青

載得鄭筒酒來登同字亭至今巴子國憑弔太玄經砌
石苔生綠池波鑒醮青雄文春吐鳳老屋晝飛螢瓦礫
埋殘碣書聲斷曲欞空階蛩語仡壞閣鬼風腥少作虛

千賦高才續四銘幽思雷擐零惟有揚雄宅名先杜甫亭
大庭

前題附瘦石作　九青

邱山都已矣華屋亦飄零惟有揚雄宅名先杜甫亭
春歸奇字綠墨復古苔青細草侵花礎寒風語閣鈴
仙雲飛故瓦野唱落空庭舊賦懷丹陛新嘲入翠屏
幽思窮木石高論起雷霆千古文章在重題陋室銘

題詩桃枝　四家

錢穆看雲引步牢作人逢
盛世荷柄職
天勞

金蓬晚照　先松州作

振策金蓬頂殘霞壓兩肩萬山開晚霽一騎衒晴川徑
仄光臨地崖危影到天蔚藍峯十二虛白界三千巨壑
濃如燒斜陽遠作烟古松鴉亂下衰柳鶯爭牽橫笛寒
梅外吹笳塞柳前遥二關上月流照自秦年

風洞秋聲　十一九松州作

不住宮商奏洽與耳謀山鳴千澗雨風送四時秋緩
緩來絃外勞起樹頭霜砧依夢洽關月近人愁獨鹿

三年戍廬龍萬里侯白雲方望闕黃葉正登樓故國郵
書遠寒邊落木稠離聲何處寫有美託箜篌

夫子之牆　七陽

夫子之牆七陽
紛紜門外漢惘惘各循牆夫子賢堯舜儒宮範帝王仰
鑽應入室果哆亦升堂編版郭民物塗茨衛猶狂及肩
窺弗到正面立徒忙樹老飄紅杏壇高倚夕陽東家欽
盛里南面示周行美富何人見殷勤組豆長

歸隱開菴道　十一九

歸隱開才無敵薦臺列上流金門推落作蕭相
不皮毛取材原德力優青雲千里付白練一鞭收錦障
巍巍稳稳稳

凡馬空羣溢紫蚪
天街看蹀足駿骨副徵求
西蜀櫻桃也自紅 四豪
寢廟當春
薦思
君倍鬱陶一從來錦里兩度熟櫻桃紫禁頒會重鄰家
送轉勞光輝輸碼磴圓掾失荀菊客感連三月鄉愁遠
二毛傾筐煩野老分詠憶詞曹興爲天涯發 恩仍
闕下叨年二京國夢回首五雲高
賈舍人早朝 十一眞
雉尾開

丹禁螭頭接
紫宸光分新曙色班肅早朝人虎拜時交卯鴛行序集
寅
天威瞻咫尺履跡印星辰湛露迎
仙仗濃香惹侍臣玉樓巢翡翠珠殿走麒麟復旦賡歌
日雲霄蹈舞晨豈惟高賈至父子掌絲綸
本仁祖義 七陽
頒詔敷威德中興法帝王本仁涵似雨祖義凜于霜
睿照胪誠寓
宸嚴適莫忘居由徵事備抱戴審端詳秋肅春溫候
寤寐百爲勞宅安身自庇路正履皆祥揖讓遵

堯舜征誅繼
武湯
執中覃雅化依慕遍遐方
太白酒樓 十一九
一醉無今古狂名萬載留神仙多嗜酒津濟兩高樓雲
樹連山左壺漿酌上頭詩才仍酒落老輩最風流眼界
空吳楚胷襟遏斗牛關河還四面杯勺亦千秋跨鶴驚
殘夢騎鯨壯遊抗懷遺迹在大白我重浮
風簾入雙燕 三江
破曉東風勁呢喃燕子雙恰開湘女箔如聽雪兒腔銀
蒜斜三掠金鋪對二撞夫妻長綠鬢姊妹倚紅窗睇乃

分高棟仙乎豈大邦巢邊紅繡幌門外碧油幢處唱香
生口連翩舞復蹲名園花信晚春酒壓銀釭
戍樓 十一九
野戍凋黃葉西風正颯然高樓看落日屬國隱寒烟海
島飛書外關河聚米前大軍秋出塞健卒老屯田白旆
征夫乘青閨少婦鉏寶刀清嘯水霜月淨窺弦長子迎
中使名王款右賢我
朝邊備緩非復漢唐年
德與和氣游 十一九
主德參天地臣工奉事周大和如在抱元氣與之流廣
夏商際皋夔稷契儔衣冠通絕域心腹結羣侯豈第

風雲會長如日月酣冰同飲虎尾澤待下
螭頭浩蕩春無外休徵氣有由鄉人曾獻頌
王國煥新猷
落日照大旗 八庚
鐵騎朔風鳴將軍晝合營大旗三丈拔落日四山橫彩
旝龍蛇動光分劍戟明飄搖秋氣肅舒捲晚霞晴暮色
牙門閃烽烟絕塞平雲寒擒虜地戈指受降城鈴帳籌
初起邊牆月正生捷書馳馹上早晚慰
皇情
秧氈 一先

長物田家在茅廬榻屢穿名高農社草冷笑廣文氈鶴
氅依稀認雞毛瑣碎聯衹留淳樸意惟有笠簑緣隴上
看雲罷林間就月眠鋪陳當紙帳安穩等蒲鞯早歲青
苗法閒身白足禪野人欣炙背閒坐話
堯年
春草 八齊
燒痕留野火淺草發春泥送綠芽初茁拋藍色乍齊當
門開蔣徑染展認蘇堤雨塢思遊女晴郊襯馬蹄池塘
詩夢裏古道夕陽西弟子烏衣巷王孫白鼻騧四圍皆
碧樹一路聽黃鸝前度青忙蹋裙腰幾逍迷
數聲啼鳥上花枝 八庚
花閒春睡足好鳥報朝晴共振羌池羽旋調絡繹聲元
音開後隊喬木待前程出谷求新友連枝理舊盟香還
從夜染籟合以天鳴遠唱通
鼇禁高歌接
鳳城宮商需管領燕雀謝逢迎
上苑雙棲穩卷阿答
郅平
桃花紅似去年時 一東
一院鶯聲裏天桃發幾叢葉留今日碧花作去年紅門
影依稀是人聲想像通穠華芳草外老樹夕陽中錦瑟
蘭臺北寒簫桂苑東臨朝懷舊雨昨夜笑春風楚女言
偏默劉郎跡又空何如之子詠家室見嘗雍

太原公子禓裘而來 十灰
落二眞人氣飄二照眼來太原湯沐地公子帝王才鬢
影旋驚電班聲簇曉雷一嘗鸞鳳德匹鏡虎狼材天待
飛龍御人從逐鹿回風聲生甲帳星氣過中台戎馬臨
郊甸烽烟淨草萊盤根仙李大功業遞雲臺
桐葉知閏 四支
黃楊方解阨桐葉又多知閏自調三歲枝能定四時成
圭形獨偶積算數歸奇藕益靈同紀莫生節其推名園
占鐵笛空井證銅儀吐秀盈虛得疏風朔望宜承恩能
引瑞改序不愆期願上岡陵頌卷阿待鳳儀
蟾宮折桂 四豪

八月蟾宮桂探花妙手遭秋風千丈落詩思五雲高金粟園身密瓊梯引步牢連株應在抱小摘詎數絕頂攀非易全枝折定豪多生同上界傾袖到仙曹吾輩皆青眼嫦娥笑白袍朗吟樓百尺注曲和雲璈

秋燕已如客十一九

年二長作客祉日不勝愁去住渾無定關山又早秋巢痕頻眷戀客意倍勾留別憾牽紅樹離情逐碧油斜陽海濶知夢落花稠弟子烏衣在春風溯勝遊

大雨時行九青

赤帝宣雷電蒼龍役甲丁諸天雲閃黑平野雨垂青破

塊能漂杵飛檐擬建瓴大聲撼北極一氣沛南溟潤澤沾千畝神功役四靈驚濤喧上界巨浸落空庭野鴨浮清浦涼蟬起翠屏西山斜照晚幽思滿芳亭

雲藏李白讀書山七陽

老樹暗蒼二書聲出大匡四圍丹嶂合一徑白雲藏酒酸緜烟雨謝箕裘已具龍驤號還同虎子儔龐然千目見不忝一門求大野星霜飽平蕪草木稠山川如不舍迷吟館青苔護石牀至今才子地懷古謫仙堂此老峨嵋秀高名日月長數峯青不盡吹笛滿斜陽

三載考績十三覃

求賢門闕四考績載程三儒吏催科拙羣公報最譜窺園情可証置閑數同探更倣耕餘意如椹志穀慚股肱皆左右美利盡西南北戍星霜苦東征雨澤甘足民臣掌輕霞護蓮花沾露團黃河環似帶白日小於凡披地

效獲
錫命
聖恩覃黜陟
虞廷肅九須寶勿貪
任賢勿貳 一先
帝世平成日臣工儆戒年奉三期上理勿貳重興賢見
灼趨承際知明簡廸先河山欽帶礪社稷賴綿延鐘鼎
銘千載安危仔 肩視眞同手足節定厲貞堅咸德交
占泰
垂衣象協乾
皇心神

睿鑑任用自能專
刑期無刑 一東
帝曰期台治寰區協自中以刑民恥免無訟爾功崇潤
洒棠陰雨清生棘木風道塗衣不赭刀鋸血消紅雀鼠
爭俱靜衣冠晝亦空獄庭花寂寂圜圜羅離謝雉鴻好生環海洽三宥仰
皇衷
念終始典于學 一東
不息天行健無愆
聖學隆欲全防止牢鋭始愼圖終懋勉躬端本宜循執
用中辛勤雞唱白乙覽燭燒紅必戒紛紜意長基宵醫
功極精粗表裏固睿知明聰
法祖盤垂戒
修容璧砥躬
九重嚴惕厲四海奉
仁風
浣花草堂 七陽
啼鳥花溪路文章昔在茲至今留寓地懷古中興時身
世雙芒屨乾坤一卷詩捲簾看白水隱几又烏皮風雨
供吟咏江山綰別離故交嚴相幕鄰舍武鄉祠曠代尋
吟屋春江問酒旂草堂重下拜大雅藉扶持
柴門不正逐江開 十灰

江上三間屋遙青兩扇開花風沿岸起春水抱門來帆
影縱橫去波光曲折回濕雲低白板流水入蒼苔風雨
迷遊展軒窗絕俗埃窺榻舟似鷺挂檻浪如雷鷗夢雙
搖槳詩情數舉杯滔 二 終古下重問濟川材
大暑 七陽
梅雨飄零後炎威赤帝張空山年示日下界治爲堂似
有神烏渴如同酷吏忙熏蒸頑石爛來何遽冰山倚不長扇搖風脫腕茶佐雨鳴腸金待三
更伏窗邀一枕涼當陽
天子聖高臥說羲皇
白樂天潯陽江上送客 七陽

淪落天涯侶相逢各斷腸謫居依極浦送客到潯陽紅袖絃三疊青衫泣數行琵琶聲切切楓荻影茫茫老大
孤舟月浮生兩鬢霜羨人同感舊名士遞當場舊夢闌
千濕新愁畫舫涼江頭離恨在秋思益蒼黃
萬里橋西一草堂 二蕭

西山青不斷背郭草堂遙路遶雙江口門通萬里橋大
名應萬古老屋自蕭韎竹徑朝騎馬柴扉晚上潮干戈
思弟妹風月雜漁樵柳岸春三月檀林巷一條吾徒頻
酒載弔古幾魂消廣厦先生志興懷結構饒
點鬼簿 六麻

高明憂若瞰數典迺名家點綴詩千首牽連鬼一車招
魂從異代著句向天涯李杜空皮骨王楊落齒牙蟲沙
均縮蚓魑魅雜塗鴉册合羞園兔才須笑井蛙徒煩人
問訊數被物揄揶
盛世端風雅而葩慎去邪
守錢奴 十一尤

定穀與多牛營二日夜謀縱橫錢十萬管領僕千頭臭
自播閒迷鞭從道左求豪因輸義士價合長名流既苦
形爲役如同命不由權傾中衛尉職隸富民侯盜或書
陽虎冠眞笑沐猴史公傳貨殖三復不勝愁
一樹梅花一放翁 六麻

萬里橋邊路孤山處士家而翁方覓句老樹正開花古
雪交原澹前身認不差三生工點綴一搰鬥清華並立
吟魂泠相看瘦影斜心俱堅鐵石腸定飽烟霞同調須
吾輩追陪祇此爺攜來團扇影惆悵是天涯
郊蒿 六麻

彼茁蒿何茂知之愼去邪食宜供野老味合却天家嫩
愧雲薹甲甘殊芍藥牙鋤當同蔓草繫或誚匏瓜縱與
葑俱采終嫌品太差盤餐辭位置籬落笑生涯翦伐還
如蓼扶持慣藉麻
青宮如亞飯何可配龍茶
吳謂之不律 十一眞

老大江南客生花筆又春知名三楚士尚友六朝人白
下雕章舊青門獻賦新雲烟資領袖風月鬥精神燕許
誇前輩鮑庾接後塵功惟歸竹帛氣不識金銀硯北夾
耐久江東迹未陳玉堂仙翰在如綍寫
王綸
子擊磬于衛 八庚

倦宂輟幾徹歸歟託磬聲行藏宣用舍跑與訢平生自
覺身無恙殊憐石有情微傳音嫋嫋似鄙么硜硜宛轉
宮商叶迴環律呂呈桑間新月白淇上曉雲橫未敢忘
斯世非關寄不平屬垣方有耳高論惜峥嶸
錦市 八庚

黑水青黎甸坤輿川瀆情城皆疑錦簇市亦呂宮名里
萬里橋邊路孤山處士家而翁方覓句老樹正開花古

合詩紅布珍堆溢白珩十街迷宿霧江色門新晴駐篇
思公子聽鶯挾小伴花分廂月處撰比曉霞明是處機
村作何人壟斷成七襄如可報補破獻
昇平
苔痕上階綠 九佳
老屋秋風蔓蒼苔處 二皆薄痕爭淺草經雨上閒階傍
初晴搖竹影虛牖綠借槐損還陰深杖滑欲醮芒鞋掃共
衰牋沒行雖履齒埋草望寒巨瘦花徑濕雲霾曉露濃
于染斜陽淨若揩顏番閒彳亍幽趣撲詩懷
俗歸黃葉林閉寺 五微
瞑色蒼然至僧歸鳥亦歸遠尋黃葉寺來叩白巖扉松

塵橫孤錫蒲團挂落暉打包秋色艷洗鉢晚霞飛牆影
搖紅樹鐘聲隔翠微月敲三徑冷雲歷一肩肥紺壁藏
千仞青山合四圍石壇花待掃禪意竟相違
閏七夕 一先
雲漢人纔渡星橋鵲重填夫妻隔日別兒女兩番緣巧
記前宵乞針仍此夕穿花曾裁吉慶箋後郤珠鈿五絲
繩雙綰三旬鏡再圓佳期倘依約愛詛負盟愆屏曼搖
金佩周旋聲聽箋絳河清且淺應定泛張騫
惟日孜孜 四支
帝學安宏懿
王猷勉勉綏德誰新日訓弼日詢嶷翼翊致頌頌殘勵皇

亞夙夜基惜陰陰恐晏克念念防驕暮暮朝朝兢兢
業業時深深兼禮疊切切更夷夷君子乾乾意臣工贊
贊思爾風風儆草皭皭頌
雍熙
瓜期 四支
執節邊陲久睡 二鬢欲絲不堪衰柳日正是早瓜時剖
食心先醉當葑路又歧青門消灌溉紫塞老旌旂零雨
三年賦幽風七月詩玉關經歲改邵圃見星移落葉黃
姑浦秋風白帝祠
簡書憂靡盬未敢怨歸遲
最難風雨故人來 十灰
細雨斜風候天涯首重回遙傳仙使至遠送故人來竹
徑飄颺入茅堂漸漸催再三勞問答爾我互追陪燈影
寒吟榻雲陰暗酒杯關山心跡印婚宦鬢毛催夜是今
宵永書憐往日裁西窗重翦燭能不共徘徊
衆仙同日詠霓裳 一先
法曲霓裳詠清班玉筍聯地眞同閬苑人亦號神仙餅
各紅綾啖名俱濟墨傳頻番賡雅奏幾度換宮絃落二
繙迦葉飄香証俗緣音知聽下界夢不隔鈞天紫府徵
歌曰
金門射策年簫韶堪闕響讌記曲江筵
涼風至 七陽

正有天涯感新生一段涼炎感消大野朔氣滿虛堂蝶
影飄前院蟬聲鬧短牆窗搖蕉雨綠隴吹稻雲黃憾雜
新絃扇愁泰古戰場離根開曉菊門逕老垂楊水榭迴
孤笛郵砧亂夕陽關山征士曲流唱雁南翔

屈刀爲鏡 四豪

直屈刀爲鏡吾宗妙技操橫腰雙刃卷掛壁一輪高慧
辨吳娘老權傾蜀將豪鷺翔兼照膽犀利失吹毛佩積
誇循吏盤龍走怒濤材方威戛楚明又察秋毫冤客心
猶悸山精影合逃爲刀還引鏡轉換不曾勞

稻孫 十二元

秋曉高樓望青青又滿村昔聞禾有弟今見稻生孫非

種鋤前日新苞茁夙根族妨蓑稗亂派衍秬蘖繁田祖
應泰喜隣翁定倒樽宗支通黍稷枝附異蘋蘩肯播還
三代含飴共一門倉箱重有慶嗣續荷
皇恩

孫春皐外集卷上

峴陽 孫澍 雨田

試律詩

山翠借廚烟 一先

谷口三竿日雲廚一縷烟人家炊競作山色翠相連隱約嵐千疊蒼茫屋數椽澹描疏雨後濃抹落霞前徑擬通韋曲門摯到輞川遠迷翁子路低映米家船蕎屐每孤往當醉何妨眠峯頭雞犬在小住又經年

秋砧十一九

清砧催處處遠道信悠悠刀尺三更夢關山萬里秋聲隨風影度韻帶月華流兒女情如訴英雄氣亦柔響沈一一

孤館外心折大刀頭落葉高城笛寒衣故國樓十年征士憾一夜美人愁用盡閨中力誰緘書付塞郵

諫筍十二侵

別有龍孫種東臺託地深操貞君子節味苦諍臣心苾角橫秋氣平安缺午陰椒須羞噤口驄合避寒林進諫材同木虛懷德配琴郭嵩當通跡佞草許知音卿可燒應兒庭堅咒不禁倘生

奠砌上懍懍到僉壬

雷公墨一東

大筆染鴻濛金壺汁盡空殷非資學士墨自獻雷公精銳毛錐走氤氳石丈通濡毫渾作雨澆紙定生風潑潑

雲陰黑光消電影紅迷誰飄霧露點綴辨雌雄試待經綸手磨須造化工驚人當有句細得問雲中

其二 一東

一氣走豐隆陰陰蓄太空端知誇墨守祇合笑雷同潤作諸天雨威生六界風方二窺混沌默二溯洪濛曰腳磨全黑雲頭洒不紅聞聲驚臥虎望氣失雕蟲倒汁光搖電探囊彩落虹便思持大筆濡染向蒼穹

雲棧十二文

蜀道青天上崎嶇萬嶺分人穿深箐雨馬蹋亂山雲輦道迴龍背檐峯下鹿羣老兵窖叱犢木客晝談文鳥路崖邊出猿聲樹裏聞雄關屯虎豹峭壁雜耕耘捧日心

原近淩霄念轉般憑欄長嘯起谷口對斜曛

鐵獅 四支

鷲溪集中有鐵獅貓詩七首其六云鹿是野賓猿供俸鐵衣黍拜鼠將軍又一甌脫粟三間屋老向江湖伴腐儒之句暇日以課諸生塗竄屢不怡意戲成一首

電曜兼鈎爪呈材爾太奇質夸眞類鐵力健宛如獅貼耳參同佛蒙頭學到兒威須消鼠輩兒不雜狐疑雲雨供游戲琴書藉護持百錢身價待十玩畫圖宜呼或山中應人曾夢裏騎腐儒恩莫貪賞識外毛皮

無聲詩 一先

一代風騷旨斯人畫裏傳草盡工點綴山水寓流連不
藉推敲力能資翰墨緣碑須同沒字琴或證無絃春意
生枯管閒情託素箋毫端飛月露紙上蓄雲烟讀罷神
通慧描來句欲仙野王留妙蹟聲韻憶天然

魚腹帛書 七陽

一自之罘射維魚兆不忘威先刀筆吏識應夥頤王東
帛胸中習游魂益展忙得天騶壯士使鬼待漁郎檢點
鱗千片分明字兩行國中多聲遂鹿塞上擅亡羊萬火鳴
狐地叢祠古驛傍幾回過大澤曙影亂斜陽

葵邱之會 八庚

不假兵車力葵邱特主盟大東王氣盡小白霸圖成五
命張冠蓋諸姬息戰爭登壇牛耳執錯峙犬牙撐甥舅
威儀秩河山表裏擎立談俱侃侃二守信互硜硜二此後如
同體當時僅柬牲決二誥表海功烈冠平生

見如故人 十一眞

廣陵方識面嶺海復相親贈我非吟客逢君是故人三
生金石訂一見性情眞促膝交如璧談心斷侶銀拈毫
驅虎僕灑墨倩龍賓風雨論文夕江湖照顏晨廡隅同
砥礪琢琱慎磨磷雜詬他山句借欽席上珍

日賦十題 八齊

捷才高衍擅賦手伯宗齊計曷方終日完篇已十題成
三江令遜對九沈部低脫稿鳥同獲裁箋豚共搨衣遞
倚馬雙管快分犀鄰舍何須試光芒氣吐霓

鄰火夜深明 十三元

鄰家閒話久深夜火猶存與月明三徑如星點一村熒
熒張草閣灼二透柴門光炯炯雞聲隔更殘焰倍繁攄懷
傾白墮說夢誤黃昏績影生虛壁吟聲度短垣漸看河
漢沒仍聽笑言溫喔二晨雞唱扶桑挂曉暾

夜燈紅處課兒書 一東 辛卯冬夜作

自顧浮生老呼兒夜計功催余雙鬢白課爾一燈紅焰
射籯經外光騰板屋中蘭釭義晷繼絮語月樑空剪燼
重詮解棻膏細折衷案偎婢寵火聲襁母機風長物青

鐘在寒檠綺歲同荒郵雞四起窗影欲曈曨

一水一石 十一眞

未肯臣堯舜陶二此逸民廟廊非夙願水石寄閒身活
潑天機寓廉隅節介眞素心原浩淼傲骨自嶙峋清向
源頭問奇同席上珍逝知隨晝夜堅不受磨磷注海欣
逢禹爲梁詎過秦聞雲飛靡定巖下效耕莘

春酒夜棋難放客 十四寒

酒入春方熟棋當夜未闌良宵歡不易佳客放原難滿
甕邀巡勸疏簾仔細看百杯欣重把一子肯輕彈觴羽
飛何迅燈花艷弗寒酣應呼耳熱敲詎厭更殘席又談
詩正怦還布局寬主人情燭漫竟夕樂盤桓

桃花飯六麻
誰炊麗槭飯佳號錫桃花色比凝脂艷精方脫粟奢搖
新參小豆春早熟胡麻下箸拋紅雨翻匙落絳霞香隨
流水渺種向武陵賒出甑雲拖錦堆盤月吐華廚娘疑
薄命之子合宜家此腹今無負含哺遍遍遲
蘆花被一東
水宿蘆花岸漁家大被同清香眠夜月冷夢逐秋風雪
意團身密雲情向客慵橫鋪疏參外高枕大江東淺水
仍如泣伊人宛在中脫蓑容小睡罷釣擁孤蓬未許鵝
毛混還兼鶴氅工曉寒猶戀二帆影上曈曨
葫蘆中漢書十一尤

北僧南渡後班史至今留世系東西漢葫蘆四百秋烹
羹分赤帝折項待炎劉殘帙千金索濃香五石搜文章
依據書秘本者番求大度蕭瞢貯探懷縴灌稠壺中容
逐鹿老子笑騎牛挂角同披覽興衰一卷收
伏女授書一先
伏女誠儒者書存廿九篇代將晁錯授仰識漢文賢婉
娩紅顏訓津梁皓齒宣齒魚齒古字巾幗護眞詮耳傾
秦灰後胥藏魯壁先典謨維帝系脂粉嗣心傳注疏經
聖澤浩蕩豁心胷
疏燈人語酒家樓十一尤
落日長亭外帘收卻未曾酒樓開晚市人語出疏燈重
與沽三斗輕挑話一壺短槳光點點潛舟只與魚蝦宿
王空墨水刺史失毫州畫日心原壯生花夢未休穎藏
文畝尉封謝管城侯擲地輕鏘距銘山重虎頭軍思涉
塞掃像待國恩酬我有孫吳畧微班孰與儔
吳彩鸞寫唐韻七陽
自嫁文簫後深閨鎮日忙五千沽待價初晚韻抄唐落
紙毫參媚開函字吐香生涯謀律呂薪水覓宮商織手
揮來迅撚髭選孰狂幾番勞皓腕一部有紅妝孫愐瑤
篇續鐘陵雅話長神仙夫婦好隻虎跨鸞鶩
曹大家續漢書七陽
廷詔徵前史吹篪有女郎西京留實錄東觀續濃香學
博承兄志詞華炳漢光七篇橫綺麗八表叶琳瑯彩筆
家錦人同董老良一編消濁酒才學識兼長
辟雍海流十一尤
後漢崇儒術東都建辟雍璧流俱學海環聽儼朝宗水
際邊處雁橋邊考鼓鐘大昕看浴日采藻覓潛龍雞應
鳴潮唱鯨消跋浪蹴蓬山欣景仰瀛路喜追從洙泗津
堪問龜尼岸未封成均規
聖澤浩蕩豁心胷
疏燈人語酒家樓十一尤
落日長亭外帘收卻未曾酒樓開晚市人語出疏燈重
與沽三斗輕挑話一壺短槳光點點潛舟只與魚蝦宿

歡同醉何時幸再登當垂盃盂肝膽共醉榻笑言簷花落銀
釭灺觴傾玉屑增流連要後約昂首月波澈
酒家疏雨夢臨邛 二冬

一雨春如水纏綿睡味濃閒情傾酒店好夢又臨邛花
外王孫市鑪邊令客蹤消寒須麴蘗解語憶芙蓉襟袖
痕猶濕檀桃路未封犢領眞酒落鴉鬢慣蓬鬆名士琴
心託高樓客意慵擁衾重戀 二願復醉千鐘

說詩仍記夜連牀 七陽

說詩仍舊雨記昔夜連牀短榻情偕愜深宵話倍長首
搔君是李頤解我非匡撥拾羞牙慧喧騰覺口香劇談
驚紙帳好夢續池塘屬耳聽誰切掀髯論孰狂三更同
抵足一笑各迴腸願共寒衾戀新篇仔細商

梅瘦似詩人 十一眞

修到梅花好清高絕點塵爲憐寒瘦態逼似苦吟人淡
泊聯丰致冰霜洽性眞兩肩依石聳一笑索舊逋格任
張鎡品情偏賈島親竹松通氣味風雪鬥精神伴鶴參
孤調騎驢問早春冬心如與共唱和閱昏晨

殘花落尚香 十四寒

高閣生橫吹春花落正殘尚留香細一貼
地痕猶淺霑泥迹未乾九分和雨墮一縷趁風摶冷艷
撩人醉餘薰撲鼻寒會經三日坐不厭百回看綠樹鶯
啼歇紅橋蝶夢閑吟詩兼賭酒惆悵倚欄杆

林花掃更落 十二侵

廿四番風過飛花散滿林幾回纔掃淨更落又庭深昨
憶霑泥墜今看帶露沈甫勞憐玉手重惹惜香心擁鼻
人初去穿叢蝶再尋除曾搜徑曲飄復壓牆陰春已和
愁途天仍助苦吟襄陽遊興愜湖上日登臨

今夕止可談風月 十三覃

今夕維何夕尚書樂趣耽師生聯雅誦風月佐高談縹
緲生雙袖圓靈印萬潭罥襟光露証牙慧色聲參妙境
逢清白良宵快握搶空空同解領兩兩共包涵江上山
閒悟天心水面探自公休入話亮節信無慙

興酣落筆搖五嶽 二蕭

江上誇吟筆青蓮逸興超六丁雙腕攝五嶽一枝搖落
紙嵯峨失雷題岣嶁消陣驅雷電疾穎挾雨風驕拔地
千峰震淩雲寸管標豪情高宇宙浩氣撼岩嶢吳楚胥
襟濶乾坤眼界遙顛顛誰繼起蘇海與韓潮

袖中有東海一東

片石碧玲瓏人攜自海東一拳蹲突兀雙袖納鴻濛出
手潮衝岸披襟浪捲空濤奔勻流雪澗起腋生風袂底
辰星白福邊卯日紅谷王歸掌握瀆伯荷帆幮指測情
堪喻川流學匪同汪二論大度誰可測當躬

不可居無竹 六屋

萬綠圍成海詩人擬卜居便同秋士住惟有竹心虛水

但三分讓窗宜四面疏平安應報我瀟洒合封渠坐對
能醫俗相遭便結廬琴彈風定候酒酌月來祝春晚寒
俊榻苔深翠鬼裾此君眞不俗擇里意何如
王子安腹稿十 灰

錦繡王郎腹人推四傑魁數升酣墨水一寤見天才引
被虛排比移牀費翦裁撐腸橫綺麗出口走風雷宵竹
千竿貯心花五色開文從捫處得句逐夢中來皮裹陽
秋遍喉閒吐囑該滕王高閣賦朗誦擬追陪
廣文先生官獨冷十 四寒

憂樂關天下衙偏茗冷官折腰知俸薄抱膝見詩寒世
上經師重人前氣味酸腐儒求字易熟客到門難紙帳

梅花夢春盤苜蓿餐先生心似水弟子臭如蘭品望尊
芹舍文章接杏壇宮牆居甚近底柱挽狂瀾
烟波釣徒 五歌

眞樂尋何處金華訪志和頭銜書釣叟心跡印烟波鷗
鷺浮家遠樵青作伴多垂竿蘆荻岸炊飯水雲窩風雨
人三个江湖月一蓑蓬移邀笛步酒熟扣舷歌蓬累愁
身世家山負薜蘿竹門東郭近蕭散意如何
煮石爲糧 七陽

幻絕神仙術人傳辟穀方朶頤思煮石果腹示爲糧白
落珠璣屑庖生磊塊光一拳炊白粲十丈熟黃粱下箸
頑俱化翻匙簡亦香稜二爭礪齒耿二著剛腸雲鼎春
如許泥鑪夜正長不嫌謀食宗還可叱成羊
叱石成羊 七陽

四十餘年別墳笼鬢各霜萬山橫亂石一叱起羣羊珞
珞交奔竄覺二間黑黃呼兄驚項細拜丈覺髯長瘦影
肥秋草頑身臥夕陽頭隨鞭末點角肖筍尖張後日煩
人牧前身鍊女皇金華回首望故里暮蒼二
撲滿 四支

士而工聚斂撲滿有良規消長機彼伏存亡數遞推半
生藏可憫一擲棄如遺恥合符瓶罄傾還醜器欹自矜
盈若缶違計漏同巵窮壑平難料泥沙明已隨損招由
量小益受本謙撝幸勿錢成癖貪婪舉世嗤

蛛網 二冬

一搓經綸手么麼智巧鍾網高張面二絲密吐重二食
自營昏夜羅高設叟衝空中隨組織缺處慣彌縫壟斷
罾霄托機虞險處逢難逃趨臭蚋不漏採花蜂未雨先
潛影將晴又放蹤始知天地大若輩任包容
蟻陣 八庚

可憐蟲若此蟻術政縱橫尺壤軍威肅分行陣法精窟
中籌早運磨上律先明壞砌巖區伍蕭牆暗伏兵穴山
糧戴粒背水圩環營賊黨隨窘附戎軒簇除行反戈秋
暮雨奏凱夕陽晴兼弱曾詩智孫吳計又成
春泥 八齊

積雨芳郊暗油帷上大隄頻聊雙錦幛共蹋一村泥沾
酒寒黏樵看雲滑杖蔡一痕春卷流十里落花低冷漬
裘腰重深埋屐齒齊燕舍秋高北鴈啄艾橋西客路輸
鴻爪天涯濺馬蹄斜陽欣快霽裘衿看扶犁

五月渡瀘 四豪

五月瀘江漲先生廟算操王師威赫三夷界水滔三飲
切肌膚害如駭族類蕃爬搔于我二瘡癢及元二世事
羞沿縫功名笑處禪寒心湯沐具糜蔴血腥屯若輩么
麼極先生指摘樂苻堅深契合援手會中原

寄威飯牛 十一九

生不逢堯舜英雄老食牛車遊盟主載策待大夫籌扣
角悲何切歌商調亦幽單衣鹽澤月短笛石門秋細雨
連樊圃斜陽弔爽鳩滿腔蓑笠恨一飯古今愁五羖功

名薄三齊事業留海東襄伯績洗耳異巢由
漂母飯信 一東

此母何爲者來居一飯功王孫眞國士裙屐亦英雄腹
不將軍負腸須老婦充嬭眉貧賤日中幗丈夫風烟冷
齊炊白匙翻楚稻紅分飧懷德厚推食慰途窮知遇恩
蕭相酬恩況沛公淮陰稽列傳生死婦人中

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爲大將 十四寒

楚漢爭雄日蕭何迥識韓眞王斯下拜大將獨登壇眼
底三秦小微昔一飯難狗功臣績苦鹿逐季心寒膝爲
蒼生屈泥塗赤帝蟠將軍新印綬國士舊衣冠三傑高
皇殺千金漂母餐祇憐淮水上輕擲釣魚竿

劍化爲龍 二冬

三尺豐城劍延津記化蹤臨郊號鬼母墮水起神龍霹靂層霄震波濤兩岸衙之而隨鍔幻蜒蜿看雲從影耦棱飛壁痕符杖擲節須兒窺首尾倏忽躍芙蓉角養丰茸勢名消旱藕鋒殺人心一變甘澤沛千重

螢光照宇 九青

暑嘆無膏繼餘光幸借螢囊盛千个白字點十行青細噌殘書味全收腐草靈雞窗窮矻矻 鳥篆映星三蝌蚪文流焰蟲魚氣帶腥眼波澄燄燄眉耀心慧鬥壠玲小物輝終夕長吟照六經鴻才

昭代器蓮炬撤

天廷

柿葉學書 十一先

柿葉秋風晚耽書老鄭虔零星收寺屋翰墨結因緣乙乙烏絲界紛紛兎穎鐫字題寒影瘦濟醮翠雲圓管握飄殘日池臨淨掃年舊花渾枯光紙名高玉版箋聲華隆署尾三絕藝林傳

呼盧 七虞

一擲黃金賤頭銜署博徒四朱爭戰采五白吃成盧出玖籌先獲明瓊計早虞呼梟牟最勝唱獵注非孤徂跣歎今夕消憂笑老夫家難儲儻石棱戍盡錙銖製局傳才子投江感大儒分陰當愛惜勿蹈牧豬奴

包孝肅香花墩 十二文

肥水環流處包公舊有墩香花基址盛孝肅姓名尊文杏紅當牖春流綠抱軒燕鶯知鐵面風月弔名園關節聲華峻森羅氣概存忠臣師聖學報母答君恩主鬼官何國爲儒世有門黃河清比笑芳躅覆苔痕

黃庭堅榿軒 八庚

閒道蕪湖畔軒因檜得名濃陰消暑氣爽籟散書聲青塵疏櫺拂蒼龍曲檻橫半窗涼雨過三徑淫雲生佇月資琴興吟風掃俗情緣分園竹淡碧映井梧清直幹曾棲鳳盤根合蟄鯨庭堅留勝蹟高嘯夏鸞笙

潯陽漁者 十一眞

漁者垂竿嘯潯陽姓字淪烟波傳釣叟山海著狂人未可榮軒冕何曾計賤貧鷺鷗堪作伴楓荻合藏身世務歸魚艇生涯戀水濱一篙心跡遠隻履水雲親藻滋曾張網桃源待問津風流賢太守物色遍風塵

黃耳寄書 六魚

潦倒金門路家山問久疏青雲悲作客黃耳解寄書消息方愁我平安合仗渠尾搖千里馴頸繫一雙魚寫洛功名薄還吳歲月虛上林春有鴈下澤乘維鹽無敵薦冀恩有餘名家多俊物畜狗幾人如

富貴浮雲 一東

富貴秋風錦才子投江感大儒分陰當愛惜勿蹈牧豬奴

繡花摧樹樓臺地長蓬蕭條思瀟柳搖落悵吳楓雪易
融春日冰難語夏蟲繁華豈有限飄泊憾無窮王謝朱
門冷金張甲第終高懷欽季札大夢覺羣蒙

廉泉讓水 十一 九

清白徵家世梁州范柏年擇隣依讓水結屋傍廉泉協
節澄如許流謙本自然性清嚴取與體曲證周旋味詎
甘同醴心還塞似淵投錢遲馬飲洗耳待牛牽忍渴名
蛛盜盛孟影却圓高蹤懷淡泊屬對語便二

宮中曉寒 十四 寒

授簡人衣綠宮中夜欲闌雞聲催曙色蝶夢破春寒檻
外長河沒花間永漏殘凍呵珠玉冷衣怯綺羅單紫闥

烟猶溼丹墀露未乾層樓看淡掃別院鬢高盤薄爽迎
珠殿微涼逼玉欄衍波韋賈受高詠試金鑾

宰相碑 四 支

一枕華胥夢欣逢宰相碑前墳金色字後列杜家兒摹
倣斤形幻偏傍鳥跡疑沙堤功業勒柱石姓名垂玉碣

鶺良弼璇珠誠羽儀突蘇調鼎識人想覆甌知苔薛歸
髮剔絲綸藉主持有唐謨烈著佳話比傳奇

鄧后捫天 一 先

骨法成湯異祥鍾鄧后賢大邦攸相帝隻手妹捫天元
洞工支拄丹霄妙幹旋及肩盆共戴彈指笠同圓仰漱
登程易崎嶇報國難地圖揣督亢人竟識荊軻

易水送荊軻 十四 寒

易水滔二去荊軻慘不歡一時虹貫日千古白衣冠擊
筑歌聲切橫腰劍氣寒波流原不返秦嬴盤桓慷慨
形如乳深窺淡若烟攀梯階接震翻掌柱撐乾蕩二恢

王質觀棋 五歌

洞天眞福地王質舊曾過對坐棋談手旁觀斧爛柯子聲敲玉局郭影隔簾波佇足神生慧凝眸睡遣魔靜看運老杜偶學笑東坡賭墅情無極饒人得自多問偷紅藥徑機熟白雲窩他日重回首楸枰鎖薜蘿

張敞畫眉 四支

京兆風流甚閨中雅話遺珠簾摶黛筆綺閣畫娥眉紫省朝回候紅樓夢醒時春山雙管寫新月一痕窺十斛螺香細三分蝶粉滋短修眞合態深淺鎮相宜淡掃頻夫壻公暉聽有司章臺街便面至竟失威儀

雄文似相如一東 甲午蜀闈擬作

相如詞賦盛似續有揚雄江漢鍾多士岷峨懷二公後先皆固異典策譽何隆老輩隨前輩才同遇亦同嘲騰三輔外檄到百蠻中大筆題乘驅危言諫射熊遺經傳漢代名世溯鄀筒 按漢書揚子雲世居岷陽鄀有田宅西蜀文章祖熙朝道又隆

前題附瘦石擬作一東

莽二華陽國岷山見古風文章司馬擅典策子雲同揮相掩映藻采各鮮妍黑髮琴書畔名山几席前字緣花萼集同編體格人爭倣才名世早傳光荆樹合詞比棣華聯龍虎名分錫東西屋共椽鴻裁歸大雅獺祭笑當年後起誰齊美蘇家萬斛泉

孫春皐外集卷下

賦得鈔本閣書

秋碧先生天才橫溢所爲詩多沈博絕麗之作王生鄭仙酷耆之用畢昇版式印以行世茲又以友聲集所載編爲續集問序於余余何敢序先生之詩然嘗聞宣聖之言詩矣曰思無邪曰溫柔敦厚三代以來文質遞嬗無邪之旨質也溫柔敦厚之教文也有質而後有文自後人務爲華靡風雲月露連篇累牘輕之者欲以平實矯之其弊也如聽溼鼓如斫腐木如與村媼梁語楚囚失突齊亦未爲得也先生少而孤露游更憂患以身世所歷發爲淒楚激越之音腹笥素富肆事宏博而骨力沓厚文繁理富昔人所謂詩外有事在乎宣聖文質相宣之意亦無悖焉鄭仙年力未艾盍及時孟晉求爲有用之學閒事吟咏亦宜導源經史披文相質毋徒習爲華靡之詞則于編輯斯集之心爲不虛乎少陵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于鄭仙亦云

光緒丙申十月既望永香村人段朝端

造物生偏才易兼才難顧子秋碧自閭門奇士也道光辛卯嘉平秋碧訪予出賦鈔一册見示予讀之適適然驚見其所擬古賦諸篇巨刃摩天鯨鯨魚於碧海置之古人集中足以亂眞及降而爲館閣應試之格則又膚旨朋思工巧獨絕倒才之不可測若是與今年春又授予詩鈔三卷則皆其三十歲以前作也合古今體讀之其才氣浩瀚幾欲上薄韓蘇而言情悱惻澄物瀏亮于回百折銳入毫芒鑱冰雕雪之技無以過之是其於古人佳處殆將奄有其勝不徒以一體長也秋碧負卓犖特出之才沈酣於學少而孤露於艱難憔悴中然穆映雪志不少衰總角時出語即驚其長老繼而聲名日起大江南北皆知秋碧遠近以羔雁贄者踵相接也數奇不偶屢困於有司而秋碧亦因此學益懋詩益奇顧抑然自下不欲出而問世及門諸子敦請甚力因將少作刪而存之纔十之三四耳初編三卷雖未足盡文豹之全而光采氣燄已自有籠罩諸家之象秋碧倘在中年爲斛之舟航檣已具長風忽來一駛千里他日朝廷有大著作高文典册非秋碧將奚屬哉是科名一時之遲早固不足爲秋碧重輕而今之出而行世者如景星慶雲虛無不先睹爲快也憶二十四年前與秋碧相遇於韓奕山文學齋中秋碧至今惓惓不忘憐予之老且窮所以獎飾之者不遺餘力氣誼肝膽上追古人嗚乎秋碧之所棄者豈獨文章也哉

二 金陵遺詩 錢氏校印

自序

余束髮受書嗜弄筆墨年十五從先師胡愚溪先生學選學所爲詩已厚一寸先生塗抹殆徧加墨圍者綫六七句二十後所作益多嘗錄呈崇川錢南溟先生先生賞心者亦祇寥數語時心高氣傲竊疑兩先生詩律之苛後況濫諸家稍識古人門徑又獲交四方名流時督其過取前所作覈之則浮淺率覆者過半乃悉取諸火間有存者亦鼠殘蠹匿無可撫拾及門諸子乃復著而存之今垂老無成自傷瓠落因就所錄者時復刊削起甲子迄壬申得古今體若干首釐爲三卷其癸酉以後另編作八卷惜兩先生已歸道山無從質證此其浮淺率覆猶夫初也雕蟲媿深見訾大雅聊述緣起詩云乎哉

二 金陵遺詩 錢氏校印

道光辛卯臘月既望江甯顧纘三秋碧自識於滬瀆官舍之寓齋

先生走筆肆波瀾唫館眞同上將壇客過蓬蒿三徑沒人鶩
珠玉半天寒家貧不作窮酸語母老休嘔錦繡肝窗外柳花
軒外雪春情詩思共漫漫

江寧周竹恬介扁

行屍走肉豈吾徒李善何曾解讀書絕愛東吳顧文學手持
雙管寫生枯

當塗朱樹堂滋年

廉夫才藻西涯格老去論文興不孤合付雪兒親手執銅琶
銅板唱烏烏

詩似李長吉人同顧阿瑛才情眞磊落心事太崢嶸獨任千
秋業誰攻五字城一編珍重寄老眼倍分明

溧陽枳邨徐磧

一代傷心客江東顧虎頭才名堪敵國詩骨不封侯白髮欺
愁上青衫併淚流惟將搖落意管領秣陵秋

安東魯陽岑一同

秋碧子爾是仙爾是怪爾是人問爾爾不答乃有實華洞仙
爲爾陳言爾本隸上清籍以過謫作淮渦晏公部下之水神
又以誤行溺籍沈居民上帝震怒降之罰支祁一鏁五百春
炎炎陰火燒不死轉輪仍見才人身即今歷劫已三世有才
不遇賤且貧豈天將欲降大任勞其筋骨窮其身怪底東鄰
老狐能祟不能殺（范閬君家有狐作詩嘲之乃止）泰山妖鬼謹避君檄

永陽張春池夢詩

顧秋皋六十敍

昔夫子說夏殷之禮寤懷文獻而余讀班范以下諸史所系儒林文苑愾然歎焉夫一代之興匪獨朝廟勑制類有白首魁艾壇瞳山澤導佑來者其後生英特屭起代勝質慤醇懿亦以遞降降而必復其始於是又有篤道深勤之士蚤接緒論晚勵貞節砥柱波流之中鍛鍊老壽以轉輸運會消息風軌非一朝然也大清初興搜裒明之餘珍學士如林故順康之世吳錢施宋王朱之倫鳳鶱鏖騏於上顧李彭魏之徒歎咏於下百餘年來張皇陵夷迄於乾嘉姬傳竹汀儀乃繼軌自時厥後文路驟馳海內紛如也金陵顧子秋碧蚤游二子之門唱然復古營以偉博奧匯之文噓噏一代天下廓然傾歎中葳顛踣往趨篤雅究極沈鍊著書數十萬言當吾南中相見時姚錢已前歿而顧子掉鞅南北意氣翕赫甚盛於時止安鬱於毘陵生甫齊於吳中月南翔於海表彥輔樹於淮南二十年間參辰錯莫奄忽雲變而君亦白髮垂垂老焉比年游止淮壖相距一舍每過存余必呼童子出拜曰使它日曾見顧先生也蓋余以晚出恨不及見姬傳竹汀而同時周癸丁蒙難錄叛賊中事歷歷如指諸掌詩有復古經毛諸子年都未登六十或四十六七獨顧子庳眉偉齒精潤之色沒滿大宅又常聞先正之微言矣窮挼於晚歲方其官於書院課士以財招致士人至者闔溢聯鑣獨不往體素弱多病自恨就學晚晝夜攻苦或勤之珍攝曰吾以讀書死無恨也凡所遊處會集無書之處一日不能居年三十竟以羸婁惻晚迺箸述根極道要余嘗論其人凡三變變而益上過此益三數十年申公轅固之倫元纁蒲輪之召其有焉余將撰杖履以從

附孫聯鑣傳　淮安府志人物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同

孫聯鑣字更生其先金陵人祖槐三以博學通經名聞海內父文玉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死於難聯鑣時方十歲納祖遺象衣誠中久之未得出初陷時與母許氏相失或欲養之爲子聯鑣不可曰安有棄其母而奉人之母者乎有柳步高者與之居一日白晢少年就步高謀意甚悵惘聯鑣疑而問之曰是我舊主人謀免難而無貲以是蹙蹙耳聯鑣曰吾有藏金度終不得出以畀少年苟免於難猶吾免也遂與之居賊後經營賊中半戚始同出依於山陽舊識某氏不納乃僑居清河遂隸籍爲博士弟子聯鑣爲人陋厲孤直取與纖悉無所藉與人交意有不可必絕之終身不顧也然沈深好讀書少陷賊久初未親鉛槧至是每一詩文出必傾其邑人著有癸丁蒙難錄叛賊中事歷歷如指諸掌詩有復古經毛諸子年都未登六十或四十六七獨顧子庳眉偉齒精潤擬韓退之秋哀詩一時耆宿見之驚詫以爲傑作時總兵某於書院課士以財招致士人至者闔溢聯鑣獨不往體素弱多病自恨就學晚晝夜攻苦或勤之珍攝曰吾以讀書死無恨也凡所遊處會集無書之處一日不能居年三十竟以羸

題顧秋塍先生遺象有序

山陽魯贇

先生余父執也幼叨末坐癸丑金陵之難先生已前歿令
子藕生爲賊面死獨子婦許氏抱十歲兒陷賊納先生遺
象衣裓中流離辛苦不辱其志五年之中間關以出見余
於大河之北愍其母子顛沛不忘先德爲賦此篇

烏乎姚錢不可作中朝文獻日零落後來繼軌誰最賢顧君
晧首鑽研索於時海宇慶升平鳳翥麟翔奏玉笙南陽世重
樊侯學北海家傳鄭氏經篤道深勤晚無倦嗟嗜此翁眞百
鍊短鬢連蜷秋始霜劇談浩蕩春迴發我時年少侍青燈父
執嘗知重典型每到過門呼出謁毋忘他日見先生重泉久

屋弱息資嗷嗷臧身守多難靈龜鑒遺子
冬夜聞柝感賦錄第二首
金陵有顧生勝衣抱墳策當使孟無食不使案無籍陞地三
十年奇窮與之敵因緣兵火中九死竄荆棘一朝化物化霜
霧迎金碧遺棄母妻兒忍爲後死責回首迫經歲向莫百感
集我年四十一兩鬢漸已白誰能禁柝聲宛轉訴通夕太息
陳苦詞多謝車馬客
和韓秋懷錄第三首
念被泉下客長夜果曼曼歲已閱三霜何曾忘一飡生存愛
壙緒流離葆孤願得酒罕獨斟庶詩每互勸觀其和韓詩此
余慟哭淮水湄通名不識心然疑手出先容驚一座卻憶當
年出拜時雙曉炯嫦脫巾幘意氣森嚴照牆壁祇道相逢續
材可十萬再遘則是悲矧期玉堂獻斯人今則亡賚也能無
舊游不堪人事都非昔顧郎顧郎生勿悲覆巢完卵今所稀
他年書狀成先志聽我重歌祖德詩
贈顧郎
生死經年別嗟君何處歸一燈風雪裏不忍夢魂非

贈更生

南清河吳昆田

昔子之大父履笥富圖籍詩清庾鮑兼賦豔屈宋摛然松邁阜閒海內知秋碧窗老託監河時枉崇讓宅仲連金石交慷慨夜譚劇論文到深細竹窗月尚白忽忽三十年兵戈迷陳迹白下子先廬烽火極天赤零丁倘毋實三年寄劒戟虎穴一朝離惆悵臨江驛東歸魯仲連父執文章伯來時應舉習十載成雲翮一鶚在秋空豈伍鶩鳥百家世盛文藻寥落遺書鋟向秀註莊子郭象乃捷獲溝壑子不忘力學術先澤追悼顧更生

可歎顏淵墓草宿七年爲君又一哭孤兒聰慧致妖鵬短命乃入下殤服大母血淚餘滲漉一杯鴆酒甘瞑目嗚呼顧氏宗竟覆顧氏無人有卷軸

金陵遺書 蕭氏校印

又札記

伯向及顧秋碧之孫更生來更生年十七能詩亂後有句云血戰增新冢逢人一哭休此生嗟馬角當道重羊頭又懷吳小洲吳中詩有云已聞吳苑朝游鹿猶記寒山夜聽鐘又聞吳中被陷句云珠簾畫閣丹霄上錦瑟紅綃烈燄中又祈晴句云小民窮已甚上帝意如何妙齡得此的未易才也秋碧爲有後矣

小傳

顧櫰三字秋碧生七歲而孤母貧撫養之有義媼陳隨其母三十年不去食弗給或匄於鄰櫰三承母教讀益苦於史學尤幼稍長與胡大猷同受業於胡本淵本淵極重之署所讀書處曰六槐書屋以大猷本名三槐也大猷字新齋後與櫰三俱補諸生櫰三爲文極敏詩才搏贍生平不拘小節氣尤豪蕩范蘭君家有狐祟作詩罵之乃止江常東獄廵巫當附馬神談休咎能降入禍福作討獄廵妖鬼檄一道人爲之危而卒無患同縣楊輔仁王章車持謙此與友善嘗結苔岑社以談詩爲晚年客授淮上卒著有補後漢書藝文志補五代史藝文志風俗迴義佚文然松閣詩文鈔其駢文藏山陽門人鮑桂生家其說經之書藏魯通甫先生一同家

金陵遺書 蕭氏校印

然松閣賦詩合鈔序

詩與賦同而實異班固謂賦者古詩之流然論體製則賦言鋪也意主華贍儉腹即減色詩貴醞釀運以清氣毋堆垛毋粘膩故賦尚才詩有才而不專尚才秣陵爲六朝都邑所在綺麗遺風往往未殄操觚家競喜騁才藻按郡志文苑傳中宋顏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潘陸後士皆莫及顧康樂有詩無賦延年乃兼擅而顏詩鍛金錯綵較謝之初曰芙蓉終遜一籌唐詩首推王少伯賦復不傳其詩絕迥之思超逸之品固盛唐冠冕也餘子雖多槩難指數余自癸未春主講楚地久之始得顧君秋碧君弗角已通選學長益閎肆具潘江陸海之觀每援毫颯迅厭服儕輩嘗謂飛卿八叉手而賦就竝足給鄰舍生數人君殆其匹間或高歌雅唱古律篇什芒角溢射大約賦詩二者率善於言情炳若繡悽若繁絃蓋君本孤露尋背蓼圖資業既空遂游京師游津門游任城游大梁迄弗獲遇仍返故居中年哀樂幷藉摅寫故發諸詞者如此嗟夫君失怙生甫七月而余僅三月荼苦尤甚致翰墨間亦動入商調近歲連值顛沛更成擱筆惟讀情至之作雖湮透青衫繡猶再四豈非卷施披心有感觸不能自禁者哉雖然君年方壯耳何必不遇遇而儲賦材務極和平中正備逢國家大典禮如研都練京卓然偉構直可使延年御步詩又漸歸融渾駸逐少伯他日刻金集行見者當擬君合顏王勝處高踞文苑之席蕘緝特其嚆矢也君索序因書以爲券時維道光五年乙酉之季夏涇關坡朱琦撰於鍾山書院

然松閣賦略敘

古詩三千沿爲雜賦其傳六百中有大儒傳稱九能可爲大夫曰升高能賦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謂鋪采摛文故知壯夫不爲迺新都發憤之語順流而作非摯氏小生所盡要惟蟠天際地之才潤古雕今之筆然後別九州之同異侈二儀之參閱千門萬戶由其經營庶品雜類供其驅策庶幾體物無所遺數辭無所假秋碧兄能讀千賦遺嫵十家喜宋玉之大言鄒傳成之小語遂其騰運俱名世之文綜厥鴻章半擬古之作匪直鑱金飾貌背能刻木令飛又其明識足遒恆流以致辨情理采摭英華亦可謂辭翦美稗力壻秘穗者獻說者又謂君以士衡之多枚皋之捷將使集編玉海卷灑金泥豈不銳氣臨容愜心夸目不知排沙簡金而後百陶不厭也倒海探珠而後九品能分也丹樓如霞僅二語覘賞熬波出素祇四字爭奇漢武惜不同時相如非無別作從來知遇詎在博收允矣哉西河文士支固繁而不可刪濟亦略而不可益也然而文者情所生賦者意所寄君種音松之五鬘階阿閣之三重皴輪囷而成龍口璚奇而吐鳳然脂嘆寫研墨晨書

自其童牙見稱長德幻金身於萃草弔石頭之故城慧解珠穿神通指喻題循舞鶴極天上之聲聞目背哀蛾凜豪端之忠義异題門之凡鳥譬振翮之秋鵬託興小園秋黃幾棱傷心廢壘多青一株（像中指名之作白虎觀五經同異石經賦外整草金身石頭城蠟穿九曲珠以指喻）少作流傳間存一二亦復（指鄧伯棠供本門題識字秋聲館詞錄哀多青等題供紙貴一時小）砲華湃布逸藻雲浮假以中選之錢早應承明之值轉不過體裁臺閣供奉文章而迺帝京作賦之餘重之津門獻賦之地上林春曉行宮柳新以此賦材加君意匠抑且貂裘換酒恐李白之樓空積毀戒褒歎梁王之苑冷古之人旣前授簡殿上庭空君儻比方斷難軒輊而況南華雖非僻典西江莫浣愁腸頻銷寶賦之金空餘荒年之穀君之睢盱跋扈勃鬱煩冤安得不大放厥詞泉源寫地也哉予與君張南鳥北夾水而居玉後盧前同時已定識定文之不謬屬作序其奚辭於戲角逐惟君何止江東獨步周旋有我便堪一世橫行秦無人焉誰相知者繫予小制感樂系之矣

太歲逍光戊子冬至後三日同里愚弟子瀾張濂撰於面城臨水之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宋玉小言賦

江甯顧櫰三

有龍伯大人者身橫九畝植立千丈酌東海兮爲杯簚鄧林兮爲杖搏天挩地首不得仰乃過鵠人之國而流浪焉見其人要眇姺陋躁擾織翳朋行聚蠅蝶蹊馳蝗黃鵠吞噬轉喉不嗡翱翔腹中壽三百歲龍伯仰天而欷曰是何賦形之么麼也吾將請於天帝爲爾捜靈媧之土鑿熾軒皇之炭鑪樹以汪芒之修骨傅以鄧疇之偉軀運奇肱之肘戴讙頭之顱匪乞靈於長女庶無眥于丈夫而胡爲乎睢睢盱盱讙趯趯趯鵠人乃軒鼂攘臂曲頸三百甃龍伯之顧而集其肩曰惡乎置之則灰槁者性有所保也鵠頸苦長鳧脛苦短而斷續之則嬉惱者質有所造也故西海有殘形之尸炎荒有拔心之草莫壽於朝菌而彭咸爲夭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爲小試與析萬竅之微芒窮八紘之纖眇太初溷洞元化糾紛孰卵而孕孰蠏而輪灰蘆待而彙月桑玉棋而定辰蠔蜴啟其晝卦斗蝌蚪其大文摇震旦於毛孔譬闇浮於陂塵傾壺而日月合氣短黽長數蠡幷窮吾虛子之徬徨無所倚瓠落無所容倒景敲枕面樓臺豔春致餅可以彌漏瓣香可以降神筮寫惟冉管窺並陳快小兒之造化乃及吾之有身等是牽絲之傀儡孰非覩場之第人則有來聚成山圖規縮地灰線縈結龍絲璅細納須彌于芥子浮滄海于粟秕城則蟻蠓興築塞則蠐螬鼓閉奪險隘于丸泥定廣袤於鉞鼻蝘捽存封建之遺蝸角鬬觸蠻之戰爾其賦形也則爲畢勒爲鷦僥豆人匪幻黍民匪妖賭橘窶之勝負曉竹王之都媚帝女跪樹而嘔咦嬰兒去枝而枯焦湧妙相而蛤鏤藏修羅而孔么龍賓敞其道院鼈坎結其僧寮或攜瓜牛之居或營蜃蜄之巢車既乘乎鼠穴芒亦候夫蟹潮矧吾之開國也鱗屋比櫛鑑房沃饒勢揭起而逼嫂鳳集而追遙馬則紫燕騰障舟則紅蓮蕩搖方且神哈於海上隅命兒於網朝而何疑乎人腊而何異乎宵翹故哿方折薪爲輿剖芥爲舟刺猱棘杪析米矛頭式螳臂而齊怒烹蜈肝而養羞燕蠅髮而飽飫寄蟹腹而綢繆耳穴寤兜元之國芒鍼繫翡翠之鉤戴義義之范冠結寸寸之蠶鱗聘妻無取長鬣生兒亦號摩曠忘蟾蛸之晦朔業蜉蝣之春秋芒兮泒兮忧兮慺兮萬物一圈數輪廓兮大化無象噫執其則兮鞭心躡蹤細於髮兮剖毫析釐歸泯沒兮從風飛揚若無骨兮焦爇鼓翅雷聲發兮彼離朱與象罔曾不能窺其髣髴兮以無厚入無間而何有於細德之險微窘步之侷仄兮且夫大鵬之運與搶榆之決起其拚飛一也神龍之騰與蝦蟆之橫潦其游泳同也故跼香回臭趣異終始合氣短黽長數蠡幷窮吾虛子之徬徨無所倚瓠落無所容諒桃梗之相笑何織茶之胜胸吾誠不能躡子以蹻而子乃欲范我以銅於是龍伯乃蹴蹵而孤往倚長劍於崆峒

凝謝朓高松賦 原韻

遂乎悠哉杳不知年代之幾經選獨立兮山之上冀純和而孕靈烈風塊軋兮徵以腐其氣野火剔疾兮不能賊我生表修幹之千尺集胎禽之萬齡柯葉扶疏舒翅布翎氣挾星辰而上陰與江山俱靜寒亭分若木之華歷歷散白榆之景不生封禪之壇定植金莖之頌朝引澄霞之舜暉夕馳曜靈之急景淵絕雲封山深歲永性固金石心通神明本扶質而立幹詘捨危而即平絕泰附於蘿蔦恥容華於舜英惟名節之白屬譬仁山而逕輕僊散先集孤蓬亂飛葉調刀而吹簫山沈鼈而滅嶠乾蒼顏之玉立積空翠之煙霏羌無心於陽落又何忱乎巖威方黃兮交庇其陽蔭般鍾美其匠才叱青牛而騰駕繫天馬而方徠激翠濤於商颸之館薦綠章於通天之臺雲臥而萬壑無色龍躍而百蟲允懷故宜脂淪虎魄香擢蘭椒萬劫齊壽千春一朝閒闔通其呼噓眞仙降而遊遨歲晏景短客山寂寥謝風廉之垂顧含神理之獨超亂曰山中人兮芸胡不歸雖眞節之礹砢兮防細德之險微風颯颯其吹衣兮琴悄悄而流徽諒才大之難用兮終化龍而高飛

擬鮑明遠舞鶴賦 用原韻并序

惟青田之羽族偉瑤海之胎禽充馭鑾於仙客孕雲香之高心矯天衢而驟步降綏嶺而流音浩浩乎遺世而獨立彼鷁鳧與斥鷃曾何跐跡之足哉渺修齡之一瞬棄金精而自多翦縞衣而守樸耀丹頂而揚華懷凡鳥之嫉妒悶靈修之棄身於煙霄朝發帳兮元圃夕飲翅兮昆池何軒蓋之足慕忽虞羅之紲鶱羨鷗侶之棲落陋雞鶩之處卑望神區而引頸懷故侶而傷離爾乃煖調鄒律寒薄堯年落葉三徑明河半天餐流瀣之清露激靈池之飛泉忽矯首而長唳警孤夢於空山遂乃張逸翮之襜襜仰高天之寥廓睇孤鶩而雪飛整神容而霜落掩孤月於空庭振鷺沙於大漠墮松影之槭槮散花光之閃灼始應節於豐山繼諧聲於阿閣光風翥而驚回赤龍驤而虎躍徒覩其裴廻凌亂迅擲裴回乍回身而卻遬若中斷而交擢欻輕剽而猛進儼骨騰兮肉飛翮輕搖兮廣袖又宛轉其相依豈左宮而右徵繫著往而飭歸落清響於九皋謝塵寰之一顧觸珠網而連軒佇瑤臺而薄莫騰碧海之前身悵青天之去路期佳人兮不來循虛廊而獨步促雁柱而流哀赴鵾絃而發采抱景分形月慘無色風搏有聲初蕩心而駭目終颯沓而縱極簉舞衣之飛揚憎網羅之絲密思舊驚人之鳴已誤盥漱之質雖妙舞之自呈豈君心之可悉既而羣動俱息孤雲何之悔光儀之姣耀揣心旌而自持願守木雞之德終抱神蚪之思幸羽毛之養成匪穟種之見恥逝將去兮軼埃壒而上征盍歸來兮步遲延而中止欣蛇珠之已報庶雀環之可擬令感逝於華袞佐卿還箭於都市永謝君之樊籠將一舉兮千里

擬江文通別賦 用原韻并序

天若有情不呼離恨地如可縮曷名愁死絳河水深駕髣

羽之靈鵲碧月陰苦泣飛身之夜蜻鳥號傷魂無由比翼
卓名獨活因之腸斷凡有知識是生苦樂不獨江干叢竹
傷帝子之大尖山頭化石望行人之歸來也屈子曰悲莫
悲兮生別離少陵亦云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恻恻文通一
賦伊鬱易感斐亮動心誠騷雅之變聲驅駒之絕唱蒙則
以爲死生均戚而永訣爲難離合異情而傷逝悾促何則
破鏡飛天尚有聞靈之日樓船入海終聞返櫂之期班生
持節生入玉門文姬贖身但齎金帛乃至金鹿澤闕白馬
孤犢淚溢橫波之目心馳絕塞之詩明明日月迢迢江漢
苟精誠之不沫終信誓之必償未若窮泉委骨永無見期
青山齋恨竟成終古愛子託人愴西陵之松吹宮車晚出
臣許身國士初拜命於桂宮須上書於槐市悲前軍之隕星
賜安車而歸里極朝榮之哀榮寄溫明之殆視恥遺語之涉
三號淚傾河而遘谷人天一隔音響遂陳慟扶牀之稚子泣
如花之美人室房聞其凝聽幽宮窅其閉春有弔影之來雁
無附書之去鯉思銜恩而激誓終寂寞而傷神則有委裘重
泉臺之路長巡廬檐而立槁燭遺挂而增傷況乃修文才子
雲黯其無色馬酸嘶於櫪下鳥哀鳴於檐側傀歷劫而花萎
佛滅度而香息已開荼牀之藉幹終見柳車之遵軨方伏枕
之篤困固形銷而魄亡絲緜惙而屬喘鐘漏謐而騰光隕蘿
葉之朝露凋梧枝之夜霜晴暝視而微瞬身木强而已涼蛇
斷與蜩甲與飄飄乎渺軀殼之不屬乘輕風而飛揚於是脫
屣妻孥永謝親族妥靈衣之附身焚鬼馬而安軸慘升屋之
三號淚傾河而遘谷人天一隔音響遂陳慟扶牀之稚子泣
如花之美人室房聞其凝聽幽宮窅其閉春有弔影之來雁
無附書之去鯉思銜恩而激誓終寂寞而傷神則有委裘重
臣許身國士初拜命於桂宮須上書於槐市悲前軍之隕星
賜安車而歸里極朝榮之哀榮寄溫明之殆視恥遺語之涉
人之竟死至若虞歌送殯遼海懸旌血濺邊草魂飛陣雲瘴
爲貽面風塵積骸曩而煙薰空聞野祭之哭猶下徵兵之文
驚沙怒兮鬼雄語寒鐘鬧兮葬火熾頭走萬里兮焉卑灰斷
半容兮紙幣若乃漂泊行客遷延失期欸沈痾之不起判居
人之永辭攄橐金而心死草遺書而淚滋悔婚嫁之未畢對
儕奴而自悲縱旅櫬之終返恐孤兒之後時遠莫還兮關山
道望復望兮長江淚又若憂生叔寶感疾上陽心怔忪影喘
細憎香碧玉小年初嫁紅襪欸其不芳鬢聯髮而慘綠顏憔
悴而安黃玦堅握而在手鏡長奩而閟光涼何穴之終踐閨
泉臺之路長巡廬檐而立槁燭遺挂而增傷況乃修文才子
之未終欸哀音之四起爾乃語北凄惻則天地爲之慘沮風

兵解上僊知年命之終盡傷名山之不傳要死生之契友盟金石而彌堅已悲鵬鳥集舍俄見玉棺降天生芻一束弔客數千哀廣陵之絕韲掊靈几而淒然別有青陵怨魄紫玉挽歌恨緘齊女淚滓湘娥積相思而成痗感華年之逝波有藥不瘳孤生謂何誓相從於黃壤儇踐言於白珪儻神識之不昧庶精靈之可來撫抑情而割愛詎滔忍而迂徊嗟乎死生亦大矣觀往古與來今固同盡而異名岳瀆有時而傾竭胐有時而缺盈諒彭殤之一瞬何夭壽之足營矧聞喜樂促算幽憂鑠精思欲觀東靈之金液屑南山之玉英胡傷離而惜逝又茹歎而吞聲繄臨風而悵望慚太上之忘情

擬庾子山小園賦 用原韻

籬余生之漂泊撫闌隴而紆徊橘已化而誰頌瓦雖全而異坏翟公之雀羅常設魏其之賓朋不來鷁鵝易期乎樾蔭舟楫儗浮乎井杯何忘憂之足館同望鄉之有臺爾其規地半弓種花五步支拳石兮當山結茅亭兮倚樹斎魚腹兮通池招蜨媒兮引路鬆琴書之足娛幸風雲之無懼當夫草色雲絢鶯聲雨清花落紅膩藤深翠交窻春乳鷰偃月堂坳禽躍接葉遶國分巢制房陵之縹李斷曲沃之縣匏懷佳人兮天末感中情之渢飢徑綠幽而轉仄步欲進而偏遲搴長須之薈草擷短腳之匾茨儗蟣螟之巢墟愁混池之書窟腹何爲而居鱗尾何爲而曳遁莫不棲神息踵煉歲鍛時渺心旌之搖蕩搦長空而若絲歡易促而當戀境雖愉而亦悲至若倘

杖聽松低頭讓竹隱招淮南之桂香孕東籬之菊瀹草堂之茲韭采幽風之匏瓠雞接談而窺窗鬼吹鐙而賊屋霜夕隕兮闌皋灰書然兮黍谷疇昔之日鶴鳴在陰陪長楊之羽獵黍中朝之紱簪何貞風之害蠱致神州之陸沈東南之王氣已盡征西之勳名罔尋照平壘兮燧火哀國殤兮羽林空存抱柱之信徒矢儀城之心姚蘇卿之杖節對南冠而鼓琴況乃關河已霜搖落乘令石豈能言花難悅性感中散之風疾抱相如之肺病客至而藥香沸爐憂來而淚潮澹鏡髮搔短而愁梳影儇寒而共命明月空閨短檠獨擁憐拙絮之稱子負歸田之萊妻鳴蟋蟀於虛壁窗螢繡於荒畦益蝕葉而秋瘦蛛網戶而慵低已唱哀蟬之曲長聞代馬之嘶猶復糜太倉之廩祿荷蓬廡之植蔬思稅駕於悲谷冀回光於斃餘巷多長者之轍室有鄉嬪之書憶貉邱之返骨終大海之歸墟渺身世之一粟悟天地之蘧廬嗟乎化城匪遙愛河已竭鵲噪春而血殘猨嘯夜而腸裂諾九死而終贖字三歲而難滅悔齊闔之灼煎傷羽箭之摧折去復去兮家山悲莫悲兮生別離鉶涸以滯淹望鴻書而遼絕愁生蔓履之霜冷濺羅衣之雪亂曰蕊茲園棲歲將晚兮彼室之陋心自遠兮海枯石爛終不轉兮老壙仰昧悲急坂兮谷神有言沕兮渾兮

擬庾子山春賦 原韻

九衢鐙火照春歸趙堯盥手倘金衣鬱承玉輦排雲入柳拂青旂夾道飛千紅萬紫滿宮綺接葉交柯總珠樹鳥弄新聲

雛笼紱鼬狂香失歸路家馳繡轂之車人覓蘭橈之渡女兒高髻出深宮杏子春衫初試風長看掩娥綠嫩臉宿醒紅吹氣而香動蘭薄搖釧而等明鏡中長楸走馬如皋射雉闕草奉春之園采香浴蘭之水樓臺雜等氣俱沈風日與畫船爭美水綠如酯流霞注杯接座芳心含紫蔻當筵酸意歛青梅共指鴛鴦蹈波去復訝魚龍沸水來蘭槳初停金絲乍撫迴波唱竹枝之歌弭節按蓮等之舞響遏行雲歡移促柱玉甲彈箏銀弧叩鼓妾家高樓臨大道良人執戟試爲郎瀹茗臨洛水飛轡入長楊翩豪奢於趙李侈地望於金張流蘇卷幔黃金屋華燭欺風白玉堂膽則纏蟬散雪酒則縹青洪粱紅螺蘸甲浮鸚鵡翠羽吹簫引鳳凰豈意銷魂祖帳泣別河津寘君懷而解珮懸妾鏡面安神春風不結垂楊恨春日空傷拾翠人惜分飛於遠道要信誓於葉巾落日欲歸衡山斜滿城歌吹獨歸家朝來看取青銅鏡澄澄蟾蜍紅淚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凝庾子山鏡賦 原韻

漢殿龍鱗秦宮鵠起若非同聲之班姬定是乘雲之蕭史約翠匳前傳紅鏡裏暫鄉龍梭初迴撼扇寫盤金身窩春半面四角安等分頭束鈿髻梳鳳巧髮施蟬薄玉華擺冰雪之肩脣的破丹沙之唇迴波而壁月停空蘸水面菱花散落碧縈螮子紅分守宮嬌仍妒日弱不勝風含睇宜笑俱涵影中而況身毒持來山精巧值魚比目以穿花螭萬年而蝕字自君之出倉庚亂鳴悲歡曩日圓缺今生匣何事而凝塵臺何爲而施屧著鸞影之孤飛閨容華之絕世腐雖怯面恆照髮已封而愁繫朝霞空自盥卻月爲誰安不如置笥中藏織流黃於中婦寄迴文於若闕何當破鏡飛天去妾命由鏡聚緩年約鉛黃仍施鼻襯新妝草草知未宜看取囿縈長命縷百年形景鏡中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凝庾子山鏡賦 原韻

上闕宮中烏欲棲井幹樓前月初低已見火城馳夾道旋看珠樹綴金閨藻亂銀屏春融寶帳腦麝微熏紗籠淺障紅霏酒而波生翠捎蛾而景上沈沈朱戶宛宛金盤脂白鳳而然桂髓青署而熱蘭心長燄短香溫影寒釵股迷離等光照灼星亂落嚴妝徐卸金釭轉清微閨簫澤暫假歌聲覽朱暉而春低飛拂袖而舞斜背聽秋蟲之亂鳴景孤等幷蒂心合意雙棠單鴛寡鵲愁相照綺戶金鋪空自鳴持謝東鄰女短藥無復情

凝庾子山對燭賦 原韻

空庭等霧吹水寒美人如等怯衣單不辭蘭燭向風裘爲惜關山行路難書緘錦而題恨淚流珠而溼盤漏沈銀箭等湧金兔藥脂騰馥氣衙曙失龍眠千秋昔相照十圍今復然微飄紅燄漸吐青煙隔網蟲於珠綴勝金釭於壁錢燭光不照君心暗自折蓂廂東等絮祇有多情赴火蛾殷勤時拂玉等過刻骨已甘同跋蠹灰身終不恨煎多春風忽吹君來景隨

贈綱合歡之綺坐我憂娥之地亦知遠道不成夢但結空帟
都自奇三星沒眾芳歇願持此孤心之寸丹一訴青天之明
月

儗王子安采蓮賦

采蓮之事由來尚矣爾其石冢梓澤之園漢帝昆明之水挹
朝爽而曖延蕩涼颸而波起紺葉青跗晴湖雨湖丹房碧蔦
十里五里允馥芳於騷客宜表德於君子鄴中雕集河朔杯
傳瓜浮甘谷藻濯清漣河宋華之灼灼張翠蓋之田田滌煩
幹於冰室納清氣於溽暑香遞風遠籌妨貌妍酒則中山美
醒人則三河少年寤寐妃於洛水照采筆於臨川發清歌之
擊汰進黃頭而刺船去踏蕩行行采蓮中流容與放乎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初撥槳而萍亂繼迴舟而岸遷故夫搴芳一時感興千緒
則有璇宮仙谷漢皐神女餐流灑而自怡鼓瓠瓜之獨處采
香鳳麟之洲漂絲欲贈之渚閑濁止之麋穢獨淩波而輕舉
電擊風馳押獵紛披耀仙葩於玉井擢纖莖於碧漪驚華采
之絕豔孰天容之可儀感帝乙之歸妹涉銀河之擢移衣菌
苕兮一色舟夫容兮並馳星高實嵌露重珠危顫微雨兮沾
灑乍稍雲兮蔽暝夕秀紛敷朝霞爛披來來月鏡無消息去
去蘭香祇自知天上本無連理樹人間容有合歡枝玉京誰
獻寶高掌詎稱奇仙家惜別尚愁苦何況塵寰紛別離若夫
妙明九品莊嚴百子湧夫人之法乳槃牟尼之香齒漱金轉
於明鏡臺前釀清水於優曇盆裏況乃佳人難得天子無愁
乘龍艘兮鳳翮建青旂兮桂旃吳娃擁棹楚豔拏舟風鼓穀
而香水月金波而豔流何人影之淩亂雜花光而並稠擾皓
腕而搖釧揚朱脣而遠謳鷺鳥之雙宿感齊紈之易秋願
君王之迴顧結同心而好仇同心並坐多哀樂人在花中香
漠漠幾見宮車送北邙幾回貴主遊東洛刻漏偏驚海水長
傳杯莫惜金觥錯誓編蒂以奚辭懶寢裳而忽作影娥曲沼
沈水名園泉落天紳之渚橋通星宿之源錦金鋪地綃風飛
輦倚櫂一望幽香正繁蓮皆並蒂蓮是同根峯紅芳而衣澤
折青莖而袖翻近水鐙涼停雲簟燠鏘鼓汾河酒釂金谷吐
流屏茵醉翻車軸青浮象鼻之筒紅覆雞頭之餚紛刻藻兮
重茄遂緣涯而被隈漢殿金盤鳳陪宮石黛螺香雲傑髮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軫倚櫂一望幽香正繁蓮皆並蒂蓮是同根峯紅芳而衣澤
折青莖而袖翻近水鐙涼停雲簟燠鏘鼓汾河酒釂金谷吐
流屏茵醉翻車軸青浮象鼻之筒紅覆雞頭之餚紛刻藻兮
重茄遂緣涯而被隈漢殿金盤鳳陪宮石黛螺香雲傑髮壯
如何乃至薄倖倡樓思秋蕩婦割臂帷房許身箕帚攀垂楊
兮贈行忽良人兮遠征樓船橫海旆鼓專城小將空房怯飛
龍出骨驚秋風看葉爛春水又橋平年年錦字傷離別花如
解語應愁絕江頭風露尚知寒況復關山行路難嚬眉空掩
翠怨臉詎施丹傷美人之遲暮折瑤華而酹歡鶯豈合生
南浦劃破雙棲一枝梢刺手偏傷菱角尖多心那識蓮心苦
終教化石望天涯已分浮家傍江渚散血以飼鸕鷀明目珠遺
而揚補豈如結紫裘之佩豈如空漾水之裂詞

漢淇飛翠羽之柔翰濯紅蕊之錦文揚靈兮分公子美要眇兮夫君羅衣動而風起蘭橈轉而日嗁豔金聲之綷縩揚水碧之繽紛珠輝葉以棲露粉飄空而化雲踢臂花三面體頭月二分輕暖最宜蓮葉帖涉寒初試薄絲帶徙觀其霏靡零亂綠駭紅散偏反絡繹粉融冰釋割明霞之灩灩披彩雲之奕奕波翻澤翡翠之巢簷碎點夫蓉之石香墮水以難兜錦臨風而自襞桃葉誰家渡松枝夾道觀琴客車騎皆赤繖鄂君舟楫自幹翰初避面乎花汀猶摩肩兮墓岸鵾鵜江寒蘆狹秋鯉魚風急芭茄爛別有青蛉可狎白鷗與沈五湖天遠三湘水深望靈修而不見縱幽懷之遠尋香風涼引扇花氣淵通琴漁弟漁兄相爾汝蓮花蓮葉動高吟碧蕩千頃紅香楚國之下此人亦復驚委香惜豔反騷激雅北望溟海南窮火雞何生不沃何浴非沂資化工之長養媚幽姿於水淵薄言采之薄言掇之可以窮涉江之幽與答懷人之豔詩成鄒枚揚馬之麗什發潘鮑江蘺之藻思固宜實踐丹桂光搖紫芝集五色之拳風遊千齡之肋顱面豈徒若太液星瑞滻河靈舒豔污泥之溷滓兮雨露之榮滋而已哉然而吾生有涯忻戚殊地已懷弱植之悲嘗恐秋風之至足使越豔弊吞吳姬色沮思表禮面自閑望江皋而延佇賤洛下之妖姬恥漢南之游女面況絕豔多愁頻年作客搴木末以孤吟屬蘭襲之

一薄嫱包裹面墟趁婦閑服而飄而鬼臨采掇幼媚幽姿於水淵薄言采之薄言掇之可以窮涉江之幽與答懷人之豔詩成鄒枚惜天地之心乃至孤臣迹屏遠客歎篡投書汨羅之江行吟楚國之下此人亦復驚委香惜豔反騷激雅北望溟海南窮火魚目同其險瞬遠而望之蚌胎爛其昭回一消一息嘯執其機則歎來歎往不可爲象當疾風而赤沈派亂流而眞上凸凹淪日吹噓動天潛疑彈子之石沸豈趵突之泉拋堉而瞪目齊怒流瀉而濯磑更鮮乍隱伏而不見歎偃蹇而多連知我者謂是以水濟水抑我者喜其在囿而囘逐奔星而搖動偃孤月而流沿其忘也忽曾不蹔踏詎鉞心而景滅姑假息而盤紆餘老蟾之枯沫泣潛鮫之淚珠拔灰釘於朱戶折筵專於厭臾浮光同靉柔骨並無本汎汎其相値何經經之足拘

君子觀於水漚而知吾生有涯大化其逝初無齊之可浮又何舟之能繫惟委順而自然應周流而無滯不動而出不行而疾盈虛見天地之心容色寫冰霜之質豈惟悟泡景於俛仰流轉等汀浮沈闔洛沫倘能吻進必以旅同列予之風行迷化人之去所豈如浮萍之終泛豈如浮雲之無依風定水息潛焉忘機聊成文而游戲奉君子之光輝儻紅鑪之一點信漚材之不違

擬駱賓王螢火賦 用原韻

伊化王之賦物感宵翹之成象雞何戀乎塑酸馬何騰乎霤養操書草而知來熾桑薪而鑒往觀盞火之流輝散清光之朗朗爾其宿雨霽驕陽收牆陰避就砌角漂流寒景燭夜孤心鑒秋拂莎徑而如曙隱花叢而忽幽恍奔星之迸落疑明珠之暗投將飛更閃欲去仍留鑿光明之自具照微軀而獨周何泰炬之有朗記青紗之夜遊家家團扇之會處處曝衣之樓露溼猶明風吹欲散隔幌愁窺裊裊可翫點衣而翠袖翩翩離水面春是淩亂微照楊柳之汀乍颺芙蓉之岸幸依光於日月藂勝輝於霄漢處暗室而生明映蕭宮而彌煥莫不扇小風兜櫺疏影烟悄深院之無人媚宵光之獨炫乘新月之昏黃圍殘釭於清旦矧乃避兵有賴卻馬是資寫寒女而分耀志宸遊而放盞擬田燭而非侈譬金芝而匪欺箋正言之蟄動紀幽風之歲時宜乎處幽隱而不昧宵君子之若顯若晦乘風露而不危偉哲人之一進一退孰雕草之不玄荷藜光之照耀懼桐心之變遷初蒙犯乎霜露俄轉徙乎樊煙仰化機之亭毒感微生之倖全何蠅壁之見抵傷蚯蚓之自煎蹶孤蹤於草莽謝讒鼎於腥羶照丹心之耿耿變元髮之年年思覆盆之見雪終無幸面呵天縛已繆乎絲蠅跡終悟夫蹏筌苟卑棲之見憫諒形跡之昭然況復淫潦經旬濕風欻至坐繩牀而自低問薪蘇其誰致驚嗾鳩之先鳴憶家園之改瞥已溯芳華仍悲生事惟燥溼之性殊豈濕涼之候異旨白鳥之善餘終自戢其同類然冷餕而盧明撥寒灰而寄意空成脈望之乾漫說宵行之利大化昭融施生曷窮彝何希而燼燔燔燼何附而熊熊已殊瓜田之血難銷獄劍之虹酒胡洒乎冤氣鞠胡仇乎水蟲彼餕摩之膺流連憂心灼煎歎飛身兮瓢忽乘羽化兮推遷是耶非耶芒焉焉留焉桑榆之回照倘心花之怒然

擬李白明堂賦 用原韻并序

言明堂者人人殊以經考之蓋爲配天饗帝之所頒政會朝之區漢公玉帶所上圖荒誕不經康成釋五帝之名亦開入讖緯唐明堂始於永徽迄乎天后封氏聞見記所載制度最詳雖旋燬旋作而火龍鐵鳳較之東觀曲臺之議遂乎下矣考開元二十五年詔仍以明堂爲含元殿太白

此賦當成於未改之時論者謂其氣豪詞豔儗諸靈光景福然侈陳棟宇巧搆形似而於經經所戒政典義或未備

假日流覽綴爲斯賦

古封禪者七十二君文家據天質家據地巍巍乎功德之選被式九圍而宅八殥偉京邑之首善拓宏規於少陽感休氣之不應龕精誠之冥莊皇穹配而蒼璧薦合宮設而青幄張仰天宇之澂澹齊曜靈之景光所以肇稱殷祀宏敷政綱蓋自甌唐陶虞孕殷育周以迄乎炎漢時則有若靈譽嚳堯庸恩溥洋中天下而立外大國是疆洪惟高祖之誕膺天命也晉陽起而神戈奮興關隴宅而坤紐嘉渼燎升中之薪標修汾脽之殷薦亦越太宗舞干羽於兩階俾絜齊兮相見進期規鼓鐘震地而訇訇松栝影天而蔽虧碑豸猶而金璽日月馮相所不上之寶籙揚在天之烈光爾乃辰巳辨方乙辛諏日茅三脊而苴土棊合抱以垔質築崇臺之九成奠神位於五室錦龍捧棟彩鳳承梁望疏屏珠綴以相屬疑藻井葩垂而可湘昭離光之赫赫體乾儀之莽蒼夕流瀣而增晞明堂之丕作實煇映乎古皇徒觀其浮光繇景曈曈曉曉金墓倒景而水注燭龍矯首而煙蒙氛乎若化城之蓋乎太空睿精駭靚合合砻砻列缺窺隔而洞開虹霓欽霤而蜿蜒邈乎若天淵之臨乎闕閎規鉅矩皋汗漫紛紜表孤嶠於太

門而課詩書詔儒臣而議封禪惟天皇之繼序成先志於肯堂博稽乎石渠之議遠蹟乎昆侖之鄉叙鼎湖之厥世遊鴻鵠之詣昌蓋經營歷乎三禩制作準乎百代而後得以膺無疆之休靈章而碧鼇頒四門之齊式析翌言之叛離肇紫微而宅中規矩而施繩揆日晷而建表鬼藻之蓼差其外則通以複道森以神庫旗翠鳳而羣蜼柱金蕊而砥措窮般倕之巧思度章亥之奇步綴以赤羽白羽配乎天數地數塑徐州之土花禽練旖旎腦睢渙之水白蜃奪素房屋四面心屋三文露沈而武露布引八窗之爽暉通九達之達路五老降精而下窺八伯歌風而徐度時維大蒲則千官鱗次萬騎麏出天子乃齋宿於寢宮戒備乎衛室法駕引而風馳電驅羽葆道而龍見鳥翔鹍神光之赫煊殷甘露之滌密甍麗日分柧棱堮霞而翬飛樓鳳起享殿蟬聯感魂兆之現示攝盧空而因緣昭列聖之右享進思文而配天猶嘗而達奠薦腥臊而割鮮呼吸閶闔回雲漢飄靈

旌之飛揚曖帝居之彌漫歎精誠之可通悄哀樂之相半奏九成之樂歌舞七德之輝煌初風翥而鶱回繼宮移而徵換愔愔乎王者之上儀也面何有於原廟之月遊靈臺之甲觀羽表金暉而上趨晴晏陳而陝閃語兜儛而暖覺爰效琛而獻琛遂遠涉而窮跡睽皇居之偉麗紛目駭而心迷仰而企之疑天標之高峙乎銅柱遠而望之狀固風之雄跨乎昆侖重以弱柢浦藪修葳事而來辟侯何采衛戴王靈而駿奔乃正元日天子乃負斧扆之高拱被山龍之煇煌香煙裏而不散庭燎爛其有光其方位之各辨也則有若青龍白虎朱鳥元武其春秋之錯舉也則有若趙堯李舜貢禹皃湯歌蕃庶斯時也含哺熙熙鼓腹鏘鏘麒麟在郊鳳皇和鳴靈臺禱而假伯金版書而勒成訪道於陞嶠之野感夢於華胥之庭用是斟酌元化張皇杳冥夫以大唐之休烈握樞元后明堂之奧衍合符眞宰登斯堂者莫不欲光吐和進女夷而樂歌麃帝曰俞哉皇曰康哉蓋仁孝契乎冥漠而睟穆通乎至誠於是陳百戲於階墀圖萬變於軒廡魚文縐袴按鼉鼓之部雙雞妓答臘演蠶于之數九象舞庭而撥撥龍拔地而蝘蜓都盧蹻捷乎罕木角觝觸乎祥金曳落河之超距舞矟潑寒胡之噓陽激陰所以示儀心傳而見照夙夜終譽珪璋令望青綸秉耒黃帊躬桑以引以翼匪居匪康乖甡顯之纚纚揚和鈴之鏘鏘無逸介眉酒兮登堂天降福豐年慶穰乃修古皇陵寢之祀樹豐碑寢園之傍瞻畢陌兮闕里瞻黃農兮陶唐竹斑斑今耕象野柳垂垂兮繞水陽羞太牢兮清酒薦瓊糜兮玉英分遣官兮致祭置守園兮上香配功臣兮與享俾道遙兮帝於夕餐啄宴奉於朝陽鏘鳴琳之玉珮飾裳華之錦章接西京之盛軌翊諸侯於明堂濟濟賓鼎於長樂鏘鏘歌鐘於未央故來朝嘉其采菽而陳風繁乎省方於是陳百戲於階墀圖萬變於軒廡魚文縐袴按鼉鼓之部雙雞妓答臘演蠶于之數九象舞庭而撥撥龍拔地而蝘蜓都盧蹻捷乎罕木角觝觸乎祥金曳落河之超距舞矟潑寒胡之噓陽激陰所以示儀心傳而見照夙夜終譽珪璋令望青綸秉耒黃帊躬桑以引以翼匪居匪康乖甡顯之纚纚揚和鈴之鏘鏘無逸介眉酒兮登堂天降福豐年慶穰乃修古皇陵寢之祀樹豐碑寢園之傍瞻畢陌兮闕里瞻黃農兮陶唐竹斑斑今耕象野柳垂垂兮繞水陽羞太牢兮清酒薦瓊糜兮玉英分遣官兮致祭置守園兮上香配功臣兮與享俾道遙兮帝

洪洸湧流春臺而恩濊候鎬京之醇酎侈東都之王會聲教迄乎無垠廓乎無外然後雍容揄揚成禮而退天子曰咨上帝全付余有家余一人惟是夙夜不敢安乃對乎敷天令乎流泉問豁首之疾苦思皇圖之允靖坐更老而乞黨論進疑永而諮舊章御狗馬於方國出朽紅於太倉燭往事而陳鑑俟心傳而見照夙夜終譽珪璋令望青綸秉耒黃帊躬桑以引以翼匪居匪康乖甡顯之纚纚揚和鈴之鏘鏘無逸介眉酒兮登堂天降福豐年慶穰乃修古皇陵寢之祀樹豐碑寢園之傍瞻畢陌兮闕里瞻黃農兮陶唐竹斑斑今耕象野柳垂垂兮繞水陽羞太牢兮清酒薦瓊糜兮玉英分遣官兮致祭置守園兮上香配功臣兮與享俾道遙兮帝

鄉若夫泰山之遺址則金泥玉檢之事秘靡得而在彼秦皇與漢武亦惟是覩乎成山射乎之罘啟乎東海而豈若博以皇道緯以大化稟經酌式崇儉黜奢乃廟乃肖匪雕匪華屬萬國之冠帶軼九天之雲霞乃作頌曰

惟王建國明堂大開左廟右社坤靈效材神宮萬歲匪屬匪崔鬼朝日夕月通天有臺鼓吹摩汰宮車殷雷重檐四阿天網自恢宅心醇粹遊思埏垓天容降觀神靈其來策勳祖廟進登賢才貞壽永久邈乎悠哉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擬李白惜餘春賦 原韻

青春忽其去我兮欲攬轡而迷方慈萬緣之靡靡兮甚殘紅之不芳駐余馬於高岡兮睇人海之茫茫山無鋒而割恨兮樹又障之以萬行思欲彈羲和之節兮挽華髮之淋浪呼虞舜於九疑兮浮娥英於三湘指天路之幽險兮心卷曲而不揚懷佳人兮未來拘遠道之能限鬱魯陽之迴戈兮庶信誓之重展惱乘楊之亂心兮愁轗軻而難窮悔別意之方長兮恨相從之日淺期子長松之下送我桃蹊之潭俄低徊兮隴坂又留滯兮周南感春氣之氤氳美要眇兮繽紛惜華年之似玉景昭晰兮如雲何佳期兮中改馳余情兮東海遷延已失風馳電疾鳥何恨而驕人聲何心而嫣日日薄途遠短檠自親同莊舄之唫越譬蘇卿之去秦送悟悟之白日攬青暉之娛人盛歲辭家頻年賦別傷瑤華之既晚香宵懷而不滅淚流袵以難收腸紆軫而仍結諒四時之平分兮何餘春之足嗟覽悢台之孟夏兮歎夫容之發華苟精誠之不隔兮夫何恨乎天涯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擬司空圖春愁賦 原韻

忽流浪而忘返兮似春風之吹綿歘連蜷而不斷兮狀春容之宛然之夏煙初八初九春夜月十四十五春人年感春氣之蛸宕照春容而自憐渺不知其端委爲誰恨而難捐不雨疑陰將明怯暗惱枝上之金鶯亂檐前之綠樹攝孤緒於虛空獨迢征而橫犯何徬徨兮求索涉窮荒而弄趣忽猛唾兮歸魂隔重樓而微度虛傳吉日蚤負鏡辰柳黛情短等閑景新聽飛盡之蒐寢感瑤席之凝塵鑪追黃而腰瘦燕窺人而語頻謝月鏡別王清都無錦字杜蘭香嫁張碩自是儂人撥恨成紅嫣徐更生掃空濁酒攻謝堅城掩月無色流波有聲綃簾前碧漢紅牆空瞰北斗漆室中擬金伐鼓便抵西征雖復咄咄書空憒憒散盧斷送無涯要遮有路蹴空水而生寒對斜陽而欲訴白袷塵裏朱顏鏡中月黯蘿邏風淒蕙叢憶蒼鵝之墮地驚白羽之飄空已折瑤華之珮難收畫日之功奇流淚而燭龍蠶縛絲而繭同庾關成之寶瑟生塵傷心曷已江僕射之孤鏑向壁慙喪焉窮而泥絲竹中年鶯箏異地聞杜宇淚流袵以難收腸紆軫而仍結諒四時之平分兮何餘春之娛人盛歲辭家頻年賦別傷瑤華之既晚香宵懷而不滅玉壺之春竊附牢愁之義

司空表聖晚唐之俊俊者不獨詩品之脗爽人口也朱溫將篡徽入朝佯爲哀野曙芻於地乃放聲開昭宗遇弒不食數日卒忠義之氣凜然如生讀其賦可以想見其爲人篇末微露此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白記

石頭城賦

惟金陵之巨鎭實王氣之所鍾緊長江之天險作東南之要衝立而望之氣佳哉蔥蔥鬱鬱穹窿巃嵸增雉堞之岧嶢駭雞鵚之紛披面綠苔厥號石首實惟金陵可以覘形勢之修阻可以攄懷古之心胸徒觀其謠之悅惜足令奸回汗顏亂賊褫魄灑清淚而崩城點頑首而見獲羅一袂兮慘黃血千年而化碧賴人心之不死動歌走愴升平之不歇而何貴乎虎踞而何恃乎龍蟠又若敬兒作賊彥回黨逆桓桓侍中忠孝激發方回兵而討難遂倒戟解新亭之涕淚徒聞司隸之衣冠坐使哀國殤者悲卞壺豔風流者思謝安當盧橙之逐水歎東風之見殘矧下殿之既遠典午之凋殘雖復列青溪之戰艦鬱宣陽之井幹石累甃而齒齒棚依濠而盤桓而若敦與峻之狼奔豕突莫不縣門晝啟燒火宵揭陶士行之頓兵觀望王安東之取節慙歎莫

及夫容作柱妓彈銀甲之箏人擊珠絡之鼓莫不流連霜屐迫遙幕府家家桁枝之歌處處鸚鵡之舞何華表兮歸鶴膽虎城兮屯虎走曰馬之荒寒鬱青虹之激怒徒見將侯之出遊之路滑又青絲之讖成始慕受降之利終召圍城之兵礮飛宮觀而摧圮仗列雲臺而震驚文武道銷兮灰飛生嶽倒縣迨吳老公之踵事也起北岸而修築迄東冶而從橫何石頭衙則九柯十匠寫宮闕則千門萬戶當夫草暖波香鶯囀燕乳煙花北濟之遊鐙火新林之浦虛家則玳瑁爲梁段侯則誰復掩戈船於淮泗依然喋冤血於石城迄今覽全盛之郊圻弔當時之樓櫓相與想樂事於昇平慨繁華於終古列市

不聞平湖之開土能無愴賓客之賦金陵哀步兵之登廣武乃爲之歌曰王公設險負控取分戡戮天不暇分衡車忽臨走叛違分孰險之恃惟德之預孫供奉殉節賦

吁歟乎有唐之養士蓋三百年當此中原鼎沸九廟飛煙當必有忠臣烈士擊朱泚面腦裂同睢陽之齒穿庶剸刃者不假家人之手而聲罪者無須諸鎖之權何奸奴之肆逆舉搖尾兮乞憐其覆滅有似懿公之使鶴者而反疑君子之不爲狻乃史記孤忠傳標獨行供奉名官緋衣賜姓痛朝宁之無奉之殉節增亡國之可醜是以哲王之御世也激士氣之不

人俯御階而殞命報君一死漫云莫四朝三謼爾六臣一樣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二十五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作倡報優寵於君王撲殺此狻爲裂冠毀冕者戒予嘉乃節爲蒙而易心者防惜諸臣之獎篡更無人兮辨亡此昭諫賦

詩尚傳譎諫而子京秉筆獨與表章嗟乎犬能殉主冤滬遺孤雖亦從亡歌傳雙徼綢繆哥之間訊聖駕關心棹獅象之銜悲金牀嚼齒胡委質而簪名獨留蓋而蒙恥操勝算於鼠狐包禍心於蛇豕瘞秦坑之冤血難分鳳冒龍孫勒燕石之豐碑謹屬貓兒狗子倘令汗青照耀誰此獳猴問他金紫充庭是何盡多獨是唐之亡也甘露變而國本坐傾鳳翔劫而神器不守啟忿兵於鴉兒餧殘肉於虎口孰灰釘之誓罪惟細鄭之戎首徒令謹臣與書足之譽高士結冥鴻之友偉俱奉之殉節增亡國之可醜是以哲王之御世也激士氣之不

揚而樹宗臣於厥後

哀多青賦

宋史屈平楊泣貢父陳伽之郤諸葛非有迭人之變指人家士也

志邯是墟生唐林記二如義六朝陵寢無發不發者發者身多藏厚亡諸侯無足怪彼

忠邯是墟生唐林記二如義六朝陵寢無發不發者發者身多藏厚亡諸侯無足怪彼

楊柳依廬面易心如留諸夢作裘因裘倒不體押賦汗衰如雨般暇閒

楊柳依廬面易心如留諸夢作裘因裘倒不體押賦汗衰如雨般暇閒

哀多青賦

宋史屈平楊泣貢父陳伽之郤諸葛非有迭人之變指人家士也

千載介士盤桓終烈於金遂已受姪臣之欺侮徒聞和戰之紛曉

千載介士盤桓終烈於金遂已受姪臣之欺侮徒聞和戰之紛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二十六

朱噣招魂舟舶艙之覆白翎滿地識成驄馬之謠何僧巍之肆逆更金玉之爲妖似溫貂之盜竊同石虎之改剔鬱鬱龍眠本芝鞭尸之怨恩惠狐捐竟來欽器之嗣暉夫咸陽炬後宮闕寇涼河東賊來寇園狼藉伐千章之拱木於採樵埋百尺之銅駝於荊棘山飛鬼哭駭燹影之宵紅地老天荒閃彝光之夜碧石馬僵立而不斷山魈匿影而悲流固已煙景蒼茫鹿沙委積百靈無趨衛之儀半壁有餒而之惜而況重遭暴露摧此毒兒白日慘兮黯黮霾塵震兮淘洶銀棺悉剖珠網誰封魏安釐之泰誓競掺秘本唐昭陵之玉匣共覓奇蹤金棗出兮土封纂纂銀鑿死兮麋化蛩蛩蹙蹙縷縷之似斗惜寶氣之如虹石汁模糊兮作膏雨腦骨消瘠兮敲鋼龍莫之空歸則此日之崇柯歷歷荒冢纍纍猶得分一杯於京邑

趨朝紅挂夕陽惟見牛羊之來下然而古今同轍悽愴何堪君不見青衣行酒紫襖飛灰遷懷愍兮異域居重貴於荒陲而枕藉異西陵之松柏比長安之楸槐翠簟朝日更鳴鳥之幹伴文梓以蕭森儻有繁花逐棠棃之芳草年年愁殺春風枝上曉鵑夜夜遊子過而留連山人醉番可賄攜來石甌方助彌勒同龕惟多酌之幾樹作華表於橋南響乎蒼梧雲密枯竹成斑望帝魂歸春心不化空餘鐵鎖誰識麥飯雕頭晦迹隱鑒照颺灰而畢築更煮黍而甕酒竟來欽器之嗣暉夫咸陽炬後宮闕寇涼河東賊來寇園狼藉伐千章之拱木於採樵埋百尺之銅駝於荊棘山飛鬼哭駭燹影之宵紅地老天荒閃彝光之夜碧石馬僵立而不斷山魈匿影而悲流固已煙景蒼茫鹿沙委積百靈無趨衛之儀半壁有餒而之惜而況重遭暴露摧此毒兒白日慘兮黯黮霾塵震兮淘洶銀棺悉剖珠網誰封魏安釐之泰誓競掺秘本唐昭陵之玉匣共覓奇蹤金棗出兮土封纂纂銀鑿死兮麋化蛩蛩蹙蹙縷縷之似斗惜寶氣之如虹石汁模糊兮作膏雨腦骨消瘠兮敲鋼龍莫之空歸則此日之崇柯歷歷荒冢纍纍猶得分一杯於京邑

鮮穀林之柳懿石槨之留銘志冬青於不朽別有餐魂竹夾晦迹隱鑒照颺灰而畢築更煮黍而甕酒竟來欽器之嗣暉夫咸陽炬後宮闕寇涼河東賊來寇園狼藉伐千章之拱木於採樵埋百尺之銅駝於荊棘山飛鬼哭駭燹影之宵紅地老天荒閃彝光之夜碧石馬僵立而不斷山魈匿影而悲流固已煙景蒼茫鹿沙委積百靈無趨衛之儀半壁有餒而之惜而況重遭暴露摧此毒兒白日慘兮黯黮霾塵震兮淘洶銀棺悉剖珠網誰封魏安釐之泰誓競掺秘本唐昭陵之玉匣共覓奇蹤金棗出兮土封纂纂銀鑿死兮麋化蛩蛩蹙蹙縷縷之似斗惜寶氣之如虹石汁模糊兮作膏雨腦骨消瘠兮敲鋼龍莫之空歸則此日之崇柯歷歷荒冢纍纍猶得分一杯於京邑

趨朝紅挂夕陽惟見牛羊之來下然而古今同轍悽愴何堪君不見青衣行酒紫襖飛灰遷懷愍兮異域居重貴於荒陲而枕藉異西陵之松柏比長安之楸槐翠簟朝日更鳴鳥之幹伴文梓以蕭森儻有繁花逐棠棃之芳草年年愁殺春風枝上曉鵑夜夜遊子過而留連山人醉番可賄攜來石甌方助彌勒同龕惟多酌之幾樹作華表於橋南響乎蒼梧雲密枯竹成斑望帝魂歸春心不化空餘鐵鎖誰識麥飯雕頭晦迹隱鑒照颺灰而畢築更煮黍而甕酒竟來欽器之嗣暉夫昔日之出乘黃屋入居翻窶戹酒於遺黎以視憫筋縣廟瑤首爲杯拾昭明之照骨遍寢涂香乘金輿兮玉聲服螭紐兮龍章用有脂澤之賜老槃銅先之領髭歷歷脽擅於武庫始歸蟲乎山渭元以宋理宗敬貯大內明太順

溫柔之鄉晉先驅夫螻蟻隨委化於星宿或固山兮成隴或河沒宜遺磨劍莫解救焚銀雁金兔列人間之寶玩土雞瓦狗怨千古之斜暉獨是葬枯骸而四國歸心移孤冢而薪洲入夢彼阿歿昏暴且傳守護之仁即藏衍窮凶亦抱掩埋之痛以元祖之龍德臆騰彫姿英縱空貽佞佛之識莫懲犯陵之眾靈風卷施虛傳止殺於角端亡國惟僧豈獲來儀夫祥鳳乃爲多青之歌曰桐棺三寸閉幽宮陵戶豐碑轉眼空老陽骨燐鼠璞難分幸祁連冢虛蛟龍歸手棺藏委菟之桐樹

閩興亡孤幹碧飽經燹火劫灰紅鼎湖龍去弓何在嶲水和
存事豈同惟有棲霞塔上樹南枝終古鬱蔥龍又歌曰土花
深鎖碧雲涼膩有蚪枝宿鳳凰莫怪子規啼恨切五陵佳氣
總茫茫
緩哀江南賦
遜國之臣首難者齊泰也卿李長隆以致覆敗且匿敗不
奏者黃子澄也識死不足暗獨其一死爲可矜嘻然則削
奪之計非與曰計是而謀之者非其人也燕王雄畧頗類
高帝北平兵馬强盛置三護衛選高僧術士以佐之故道
衍得以濟其奸媒袁琪得以逞其邪說帝嘗謂燕清沙漠
者必燕王也工部進諸王宮殿圖式詔惟燕王因元舊都
快快非少主臣誠有如谷氏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者竊
嘗取當日之事反覆論之不臧有五失焉善乎賈生
之論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使齊泰憶東角門之言當帝
諒闇諸王奔喪倣周公居周伯禽居魯之例優以厚祿賜
第京師幸制河山分王子弟則弭患於無形禍消於曲突
房州之義也從難諸臣自方景鐵練諸公外咸嚙齒穿齦
視死如歸然瓜蔓之鈔象奴之配何其酷也無亦韓彭葅
醢作法於涼抑殺運方殷天心未悔與觀於徐川寢疾暴
漬爲祟銅缸燒裂高煦效尤天道好還曲而當矣往王慈
雨考功嘗作此賦予時亦有所作然辭義淺薄有君才十
力耳不以此時仲老潭之誅正淮南之罪縱虎歸山噬臍
何及乃欲耩張晏謝貴圖之削奪護衛速詣官屬道路訛
言人情洶駭使燕王得肆其謀其失三也靖難兵起血戰
三年僅得數郡然殺傷亦略相當誠使命宿將駐山東絕
臨清之餉道遏滄州之游兵堅壁清野出奇制勝則師老
糧盡亡可翹足乃炳文氣苶景隆乳臭聚百萬之師土崩
魚爛雖盛庸有東昌之捷鐵鉉有濟南之拒庸有濟乎又
下令軍中無使陛負殺叔父名燕王益橫行無忌諸將相
顧莫敢發一矢其失四也燕兵已至泗上宜詔天下勤王
扼江拒守而方正學以爲長江天際勢難飛渡方與帝議
周官興禮樂景隆罪大赦而不誅復使守金川門景隆即
也且即使總齊黃以畀燕軍其能歸老藩封晏然而已乎
少帝之崩宮中火起當時指后屍以實之而建文朝野彙
編謂帝從鬼門出與諸臣會神樂觀易僧服居滇四十九
年歸葬西山不封不樹雖傳聞異辭要亦公在乾侯常如
房州之義也從難諸臣自方景鐵練諸公外咸嚙齒穿齦
視死如歸然瓜蔓之鈔象奴之配何其酷也無亦韓彭葅
醢作法於涼抑殺運方殷天心未悔與觀於徐川寢疾暴
漬爲祟銅缸燒裂高煦效尤天道好還曲而當矣往王慈
雨考功嘗作此賦予時亦有所作然辭義淺薄有君才十
王來朝行皇道中御史曾鳳詔劾王大不敬縛之一錦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倍之歎距今十載復爲此作匪云角勝聊解昔慙未知慈
雨見之以爲何如也

古先喆王推同姓之恩篤維城之誼時平錫其爽補世變資
其藩衛三代以來未之或易秦幷天下奮其私智剪滅宗親
兒竄兄弟漢高乃遂中原之鹿收孤秦之弊割裔陝王善地
而侈踰不法殃禍相繼故賈生進流涕之言主父陳削弱之
議東京之末掃地靡矣操丕父子得以召號諸侯竊竊神器
其後典籤操生殺之權誓佛閻王家之涕唐以藩鎮亡宋以
州郡替無曰封建非聖人意也明高皇起自布衣削平禍亂
卜龍虎於金陵畫麒麟於甲觀策勳無數鼓之俾還家有歌
風之歎慈元裘之留餘懼邊陲之啟玩惟青雀之類予知黃

金陵通書 涵氏校印

鼠之獨知爰披督元之圖亟割燕雲之半以河山之如礪選
羽林之精悍奠僧則維自翻行盟列相則周昌已換統兵撫冀
炎廣平指鼎不聞於衛瓘青宮建地博局之投白新儗拍張之
貴俄面交患先亡昭明不藥櫛牢月以傷心望前心而慘目
爰立太孫俾作元牧通博望之交遊高齊之言劇對日近
面納聰撤齒弔面進讀南風詎傳其教令哭賢不哉於絲麗
桓鼎湖之猷世閱沖人之抱獨即位周於枚前委裘翼乎遺
履朱旃侯之勁決地庭衛彭城王之停置禮宜入哭奈何
思小忽廢銘親已登楚玉之弒旋連准南之詎建議者懲黃
屋之已事唱言者多白面之經左傳啟熊薛慧之慘酷更點湘
東之良倫面詔書旁午行路酸辛附何金而國失喜何火而

社焚徒使拊心切齒著謂孝陵之抔土猶溼原陽之衣冠尚
新弱者觀毀面跧伏強者挺死而軍事照甘泉之烽火飛海
水之埃塵舉事直同於兒戲流毒將及於搢紳哀皇孫之意
啄成飛燕之高振方燕王之起事也瓦喻青鴛星移米賑揣
鐲則李昇陰謀流涕則宜王語塞翅翎三百冠識鵾鵾若前
八千甲皆刻鏤陳嬰之徘識天命之有歸上官之徒挾中朝
而交搆然窮鳥思搏困獸猶鬬兵刃交於胸腹巇巇血生於仝
胄誠使燒桀王之反書罷膠東之厚賚貝高受帝在天之靈
示以錢傲來朝之奏許裂地以分封等議親於在宥此而封
豕無厭投畏有詬營門而細柳勞軍鉦鼓而天王啟狩六軍
唱破斧之歌爲戶賞生頭之購而良弓摧折誰爲豐沛之狗

金陵通書 涵氏校印

屠大樹飄零無復蕭王之勳嚮將兵者非冀放之趾高即趙
括之乳臭是猶柴入煙中而餧肉飼獸也然且長圍暈月飛
礮慈雷七萃之勁旅咸集六郡之良家並隨連營有常山之
勢孤城同累卵之危楊無敵之先登陷陣蕭摩訶之斬將搴
旗士超距而思奮伸貪功而後期牙巢鳴兮鼓聲死楯雲壓
兮兵氣衰昆陽之虎豹殷栗武安之屋瓦齊飛彼則歌闌陵
王之破陣此則同九節度之潰師猶復張皇虛笑遷延巧辭
進庭闈而鼓琴勒燕然而樹碑慕棗公之飲博學安石之賭
棊蘇綽預其大誥叔孫制其朝儀雖獻東昌之捷俄告濟南
之圍神脾敢擊鐵板徒施蹈先軫之元獫然生氣送虞歌之
殯悲哉死綏一朝解甲千里輿尸浴矢倘傳其白肉禮殤膻

首夫卓旂且夫大仁之列不講小慈削籍業齒於虺蝮得雋宜戮夫鯨鯢胡爲乎小白之鉤已中而仍卻鄂公之槊垂及而復疑擒頡利者十濕十決而猶恕求丑父者三出三入而莫追豈寄奴王者不死抑曹社鬼謀實欺矧都尉降而腐遷極刑猱亭敗而葛亮自貶所以申槃水之誅愼內門之選景隆喪師辱國既非若耿弇之垂翅於迴谿更非若房琯之促戰於青坂乃既飽夫毒拳復俾激夫覓典本無曹沫之劫盟猶冀孟明之激勉嗚呼何其舛也繼而樓船蔽天而下木柹沿江並浮苻堅投鞭於淝水佛貍飲馬於淮流猶得增戈青塘設伏覆舟斷臨平之鄉導修北府之戈矛而韓擒虎之前徒練右軍之操血大書卓侍郎之臨刑高謁唱亦復血雨橫飛劉璟之抗詞涅口之詰讓中山壽鐵拳之坊駙馬釋雲臺之紅霜風起而濤驅白雪流屈子之沈冤鼓胥山之英烈他若妻能抗節冠纓絕羅剎之磯石景沒秦淮之血天高而草殺鶯界火則長虹晝起尚書之鐵百鍊精剛恥鄰生之置鐙小樂布之趣湯骨已驟爛魂終倔強胡髡香兮七日不頭陷兮三王怒揚灰而置溷激雷雨於天閽懿鐵鐔之芳躅終嫵美於皮場貴池引決激兵拜則傷翟義之事已無成知皇甫之肉雷呼杖骨可炙而焦臭終甘項已殊而踞聲猶壯列黨人之姓名榜慶元之罪狀溫舒則五族同誅張儉則萬家淪喪東門之犬走倉黃華亭之鶴聲悽愴驚大鳥之臨喪欲青蠅之會葬匿王成於酒家殺咸洪於座上孤兒絕乳潼之流竄客引薤歌之續黃巾恨其起遲白馬流其猶豫服聞道頗切於芻雲禪語未成於陶穀當甲馬之邊巡始鼓悲鳴憤水宵騰魚龍激盪彼飼豬之學士同賣友之鄙況一則爭光日月一則貽羞糞壤別有習班昭之禮授宣文之書玉臺妙質璇宮麗姝或充教坊或給豪奴才人有厠養之嫁玉兒驚守卒之汚郭淮之妻從坐文徽之女竟誅河滿不能以贖死漆室無端而幷輪鏡飛天而月死玦委地而星孤鮮不磨笄畢命飲刃捐軀墜井底之銀瓶墮樓頭之綠珠地節門生並枭既已絕夫書種夫何恨乎蛆妖獄景公觥觥御

號全節山名望夫文梓鴛鴦化冤禽而對語羅幃峽蠖抱女
貞而立枯毒暑曷慙於須姊清修幷美於皇姑然而考流傳
於心史采異聞於家乘則謂后相奔緒襄王居鄶齊發章之
避難依史佚而滙圖魏元明之出亡就洛兒而反正皇覺之
故物猶存金恒之秘文前定盧陵內樊鸚鵡之夢誰占野井
倉皇鵜鴂之鷰已應方其齎僧牒出鬼門捨身竟符羯磨大
師已號合尊嚴命之桑館免難子家之鶵線從君烏江則艤
舟覓渡姑歌則罷鞭有郵傷杜宇之大去孰蛟龍之敢吞玉
韘金輿倘識紫薇之象齋魚粥鼓空傷朱燭之魂遂乃規金
馬之遺墟隱白龍之高閣泝莉襄下巴蜀聽南海之潮音漱
匡廬之飛瀑唔動舊於天波醮亡臣於鬼籙嘗新誰薦其罌
桃强飯漸安其脫粟魏山殞水年年望遠之心細柳新蒲歲
歲傷春之目感切鴞朝悲深魚服雪蒙頭天花繞足一蛇
之割股先亡五馬之渡江不復直至鮑截沙巨風摧檜木今
而後莫予毒也而乃孤死之巨酋陳烏乞之遜荒易棄甫
可毛錐妹詩獄遽發於應祥泝金陵而直上顒歸骨於高皇
於時窮人之白髮已霜江令之黑頭幷亡洛陽遺民猶識天
千國中墓盜儻詐三邱雖子焉之可據亦赤慈之顏詳勉哭
護閒於殘業孤忠何異於烏傷奉宮中之老佛選廚下之齋
娥史是孫果孝哀辰圖而膝地濡聖帝如反奉宮而頤額
杠搏桐棺之三寸降戮冬寄之一行於是傷今弔古者謂東
西之王氣黯然金陵之山水浮海故奉春建策於關中光武

以弔之曰玉顏空自委泥沙無復金鍐擲絳紗歲久無人
庭草綠春風吹落殯宮花別有句云病中佳節逢寒食客
襄春愁爲杏繁醒時荒雞亂嘵鐙幢幢欲死噫嘻其妖夢
與抑古有其人書傳失載與予感茲夢之異客遊四方先
二月必倍道歸里距今十年突徵驗杳然殆無足據然人
奇詩奇時往來於心不能去山空無人百感交集追述此
賦以貽世之讀事者其辭曰

客有漂泊他鄉蕭條鬢霜夕馳精於柳谷朝頭節於扶桑心
魂魂而無主氣曖曖而不揚時冥默以思睡忽轇轕而迷方
遊化城之窈窕踐幽宮之渺茫地異樗里人同杏殤送宮車
於西子歌薤露於北邙葵首則碧落成字隴樹則紅簡幾行
新息有桃榮之頌東海有石橋之坊欻魂悸而魄動終惘悅
其難詳何代佳城何年兆域長松偃蓋芳草如繩馬鬣麃封
迴趺薜蝕羅帶化彩鼈似飛華表共金鼇一色棠梨則歲歲
清明麥飯則年年寒食若非湘水之墳即是槐安之國想其
玉箱引風朱鄧乘龍淺金張之才望襲藥窗之藥封何平叔
湯餅利沃衛洗馬羊車年年逐屏開孔翠帳撤夫容列炬而春
星亂落吹氣而瑤華芊穠莫不卿卿喚女昵昵憐儇妝壽陽
之嫵額寫南陵之妙容朝朝綰髻夜夜歌鐘俄而玉樹先凋
霧華蚤落王喬無駐景之方韓重鮮長年之藥月死珠沈盤
傾露涸桐是孤生草名獨活感大夢之同歸恰夜臺之寂寞
紫玉煙銷上陽疾作闌前煎心而立槁鞠折絲而脆薄灰身驚

棄玉燼銷上陽疾作闌前煎心而立槁鞠折絲而脆薄灰身驚
鸞華蚤落王喬無駐景之方韓重鮮長年之藥月死珠沈盤
之嫵額寫南陵之妙容朝朝綰髻夜夜歌鐘俄而玉樹先凋
星亂落吹氣而瑤華芊穠莫不卿卿喚女昵昵憐儇妝壽陽
湯餅利沃衛洗馬羊車年年逐屏開孔翠帳撤夫容列炬而春
玉箱引風朱鄧乘龍淺金張之才望襲藥窗之藥封何平叔
清明麥飯則年年寒食若非湘水之墳即是槐安之國想其
迴趺薜蝕羅帶化彩鼈似飛華表共金鼇一色棠梨則歲歲
新息有桃榮之頌東海有石橋之坊欻魂悸而魄動終惘悅
其難詳何代佳城何年兆域長松偃蓋芳草如繩馬鬣麃封
於西子歌薤露於北邙葵首則碧落成字隴樹則紅簡幾行
遊化城之窈窕踐幽宮之渺茫地異樗里人同杏殤送宮車
魂魂而無主氣曖曖而不揚時冥默以思睡忽轇轕而迷方
客有漂泊他鄉蕭條鬢霜夕馳精於柳谷朝頭節於扶桑心
賦以貽世之讀事者其辭曰
奇詩奇時往來於心不能去山空無人百感交集追述此
二月必倍道歸里距今十年突徵驗杳然殆無足據然人
與抑古有其人書傳失載與予感茲夢之異客遊四方先
襄春愁爲杏繁醒時荒雞亂嘵鐙幢幢欲死噫嘻其妖夢
庭草綠春風吹落殯宮花別有句云病中佳節逢寒食客
以弔之曰玉顏空自委泥沙無復金鍐擲絳紗歲久無人

槐簷子示人以杜德機而窮蹙孤寂之士輒走相依歲晏景短鎖殘酒稀如子頭觸屏睡而讙聲猶達乎鄰扉主人益恢傑自失欷歔不怡懼繩身於徼繹思游心於太虛相與窮天地之終始觀大海之歸墟往諏城南禿翁曰吾聞瀠汜之谷是曰觸夷眾流總匯百川委輸宵吵不測渟泓不淤燭龍銜耀扶桑景翳青陽元嚞帝臺所居黃能白馬埤淵是棲遠則開毋紵嶼近亦夫餘句驪而若東莞琅琊青徐登萊則蟾封之寸埒流丸之區夷北山則菌蟉嵲巇盤嶕鬱紆蒼梧極天日月蔽虧導以白虎招搖參旗馬耳崑岑鎮於三虛龍鈞游牧周王所嬉聖化讙郁厥名祝其女娃既僊冰蠶餌絲龍負鵬運采膺骨飛水則激湯洶滂淘淫天無岸汨日并君子之餘有崇文服武之道焉言乎文彥則前有鄭國徐淑而不治田橫尚氣賓客幷隨少微一動聲與淚俱化人之國能蠷虎螭者其跪異也百足之蚿轉憐夔蚿者其性殊也鑿惟東海禁淮帶徐蒙羽其藝神功禹畫秦幷郡國東門遂開炎靈置相桓君樹碑其人敦節義習解推歲號而不徙地廓惟東海禁淮帶徐蒙羽其藝神功禹畫秦幷郡國東門遂開後有李育繆盤彬彬焉各奮袂而揚袪若李中碧雲季珪逃初青天白日之鈔太平清領之書譬婷人之與龍伯搶檛之語鳳摧至於揚椒聲陳桂醑則有富道子之絕纓魏將軍之死綏李白歌其勇婦于公表其孝閭磨笄之女墮樓之姝竹孤生而同死樹相思而異株家不勝載史不備儲矧五緯之相汁迄文明之誕敷沐浴歌咏珮玉瓊琚起家暘谷之地著作承明之廬吾方媿夫釣磯之客屠龍之朱而又何疑乎彼都若乃簡張酒趙大胆賈胡熬波出素散雪霏霏哆口流電袂而大言復撙詹而若思曰三陽一陰虛而委蛇陽正乎兌陰麗乎離息卦既濟和說且來上六大雪戒裝勿霑盈行也詩歎樂未極白日倒馳闢編錢於四姓參列肆於三衢繡壤鱗錯踏河決渠雖有椎埋之私販帶刀之勇夫曾不足以芥

蒂夫且化乎堇荼豈予之往也而睢睢而盱盱獨遺榮而集
枯抑吾聞之海賓所產則有金膏水碧木難珊瑚海月玉珧
瑰瑁碔磲泉客卷綃鮫人淚珠東方不灰之木盧生九節之
蒲博望所不識婉妗所未圖希世論價膪天燭輝洵蕩心而
駭目非吾人之所希若夫王倫比目琵琶玉顛雕鯉鐵蛤露
鵝晨煮山廚烹割柔以醬醯侯鯖味薄易牙口哇雲臺碧粳
僮陽玉薤苡實的礫粉箸糝濡信足以果老饕之腹而蹴踏
乎羊園之蔬矧乃朐山之陽吾宗庶焉是爲鄧林之別枝淫
金之地吾友在焉如成連之訪師郁州以外則荒忽怪變不
可端倪亦可以釋煙霞之痼疾訪鴛皇之逸姿予曷其吉卜
而亦又奚疑然則我輔子珮前喁後于城南禿翁曰噫噫余

金陵振宜書 蔣氏校印

病未能也子其行乎遂乃掩門生短奴挂片帆之如席同秕
駕乎臨朐
玉屏山賦
庱川之十八都有山歸然而高頂如截玉是爲玉屏五金
七寶不可名狀誠有如昔人所謂重葩累繡連璋眥璧者
其下則汪氏聚族而居焉余書堂適當其面嘉其林翠遂
美松竹陰翳乃爲之賦曰
偉哉造物之賦形也自安吳以迄乎沙城其山之盤衍突怒
者如鼈頷焉如鑛扁焉莫不含光吐靈採藍抱青而化工之
雕鏤煥乎若昆刀之發硎乃乞龍村於天女張黼扆於帝庭
割閶風之半臂規蓬臣之一星懿茲山之拱列獨高枕乎玉

金陵振宜書 蔣氏校印

屏徒觀其回惑雲漢揖撇日月象緯綴其繆旒天門敞棨耀
閭啟六格之玲瓏引八窗之通達決黃海之藩籬表鬼山之
裔束既鋪張而排比亦轔隱而轇葛其上則風篁寫韶蚪松
守神蓋蟠青縮頸奸碧皴亂飛空之藻荇疑畫拱之長春碧
澗肪流紅泉矩洩懸界道之龍絲繡折枝之猩血何石鐘之
累棋又跳珠而濺雪聚爲墟落田廬沃饒纔房匝市炊煙亂
飄神魚滾澀匯爲雙橋家種藍田之璧人指玉衡之杓珮金
璫兮蟬翼飾文疏與碧寮舒流黃之纂組歌陽春之踏搖鵾
鶵簇其錦障孔翠戲乎蘭苕時則朝曦駘容林表散旭火齊

金陵振宜書 蔣氏校印

葩流精榴蕊縛石碎釘漏落纏牡綠萬笏荷排千嚴笳束轡
兜旌而陰羽牒錦暖而象軸茲山乃蔭庇左右安馳頭足竹
蘇振采倒茄而夫容競鮮脩月斧之奇骨削瑤華之舞扇儗
璧人於甘后臍實幔之輕煙抑平陽之賭射架綵屏於半天
萬壑喧颯山腰雨來歙欽虹蜺篆刻雲雷拭浮塵於女几寫
明妝於鏡臺璧洗頭之玉女倚屏山而低徊翫琉璃之碧滑
瀉水墨而煙開屑雲母之輕薄剪蝤甲之毯毸彼怯風之滿
奮曾何語於玉山之頹夕景淒迷秋容窈窕樵煙景孤蘿遥
紫小宿巖下之歸雲沒長空之飛鳥籌轂青簷雷霞綃赤標何
予美之亭亭獨迴翔兮雲表宵光爛銀燭之輝殘燒熏鑪
之燦時而玉戲從以萬妃凝酥糝粉霏奕芳霏爛以夜明之
簾覆以鮫綃之帷巖織女之戴勝紛覽裘兮綸衣悄共工之

頭觸想鄰侯之骨飛忽張眸而啟悟又晃朗而騰輝嗟肉屏之粲玉徒列錦兮四圍宜乎開陵陽之戶牖萃儒林之淵藪通水晶於磨溪射奎光於牛斗瞰丞相之郊居煉子明之丹白美高閣之鴻文幷官書而不朽金泥探册府之藏玉簡發靈威之守且夫積之厚者其光熊熊其聲玲瓏其氣如虹故曰玉表君子之德屏有古人之風彼夏侯之妓衣曾不如吳隱之竹籬者亦其所樹立不同也茲山也亦絢亦素匪雕匪礲吾將汁耶谿之鐵烹首山之銅發奇光於太璞染丹青於畫工相與枕藉乎硯屏之側而寢饋乎書城之中儻山靈之無媿庶澡雪乎吾躬

洋川觀賽神賦

洋川俗多種痘其神曰嬤嬤先期各爲紙輿飾以綵綵極工巧一輿可值百金凡十數輿擇名姝美女舁之羽葆蔽日歌吹殷天謂之送嬤嬤士女雲集神事則焚諸橋南金燄紅輝照爛如晝誠天下之鉅觀也迺爲賦曰

槐眥子倦遊遂築棲神澗阿夢惟嬭引庭可雀羅故人乃折瑤華之簡賦考槃之邁濯我以薔薇之露坐我於海棠之窠其日則寢室浴蘭傾城踏莎符珮赤豆籌名曼陀如設無遮之會如鼓幔亭之歌如觀潑寒之百戲如繪清明之上河諸龍異雩華春匪懈偃僂提攜紕繆授抄踵不得旋肩不計摩溷心駭目其樂婆娑乃訊諸紫霄先生曰是何神與而香煙如此其茲芬也牲醴如此其精純也羽衛如此其盛陳也人心如此其主臣也先生曰然有之自吾先世之卜居安吳也洋水導其源牖山發其華玉虹環亙金鼇踡跼聊蹉瓜呼噶嘵笑嘔嘔啞啞千百爲羣乖髮束丫厥有痘症胎元毒邪患甚驚癇害逾麻瘄乃擇靈苗取諸美茄漬以香絮鼻孔自齆如穀出土如闌吐芽黃倖發菽紅疑擲砂珠實的爍含漿落痂有醫者崇其利三世矣迎而惟神之吹生噓枯揚靈振莩撒玉粒散天葩靈迹響應感幽被遐故尊之爲聖母奉之爲靈媧其配食則有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其名號則有金筐銀筐棋筐桃筐杳筐（揚所牌所之）否則爲隱伏爲陷窞嬰兒之木枯美人之面瑕不爲鴟鳩之斑即成胡蝨之麻蓋相傳者數百載而必誠必信曾無間於姊姊妹妹兄兄

家家槐眥子听然笑曰有是哉移人之習俗也吾聞五溪毒淫男女同浴林煙瘴昏沸湯暑酷蠱嫁金蠶沙含水蜮飲博德之孤軍曳文淵之病足是生瘡痏延綠經督流入中夏轉成荼毒命跗所不詳越人所不錄封號不儕於祀典姓氏不齒於傳籙其諸淫昏之鬼厲各之屬同劉邕之嗜痂等梅蹟之掃瘵感其疾者則通體皆熱手足如楷閉則爲蠶菽之幽潰亦豈嬰桃之熟其倖全者匪墨而黥不髡而禿似花門之袴而肖無鹽之刻畫秦瓊難洗其箭癥漸離無故而矐目諒土偶之宜碎何秩隸之可續先生曰唯唯否否子經生也烏知夫天地之變異乎胚胎既分兩儀肇位獉獉狉狉澹泊純粹人皆老壽野無疵癘天神人鬼而外五祀而已淳風既遞

情欲斯熾流漾無節胎教乃廢衛豔容成圖陳秘戲觸河魁
犯齊忌感人痌孕鬼魅雖復瑞應紫胞祥鍾赤痣一旦毒發
倉卒不治靡不玉龍駒折童烏夭婁風淒抱子之磚草墮離
孃之淚則茲之先事豫防無患有備雖若掇宋人之苗摘黃
臺之蒂猶得準氣候之溫涼酌盈虛之藥劑故收功者什之
九短折者什之二且娘母佐帝瘤女偶齊葛亮但聞醜婦梁
鴻無取豔妻並情好無間蓋白親提今則惟夸玉色妙選金
閨桃紅雪白之兒七平八滿之僕其有纖成魚子黳點文犀
玉瘕不滅瘢癥難醫瘢索楊妃之垢鼻傷楚國之噦則歌同
芣苢疾甚溫祇姬姜憫其憔悴有女痛其仳離而豈若同心
萬輾並宿雙棲家有綠珠之井人畫京兆之眉惟神之福惟
之號可以意爲子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則張倦孟耿也而何
以宜嗣亞子蜀神也而何以主文語敬遺忘何以爲血盆之
鬼神荼鬱壘何以爲戶牖之神泰山有錄事有伍伯而何以
冒嬢嬢之號大士爲魚籃爲水月而何以飾嬢嬢之稱槐肖
子曰神之靈則既聞命矣敢問紙輿亦有說乎曰有自山櫨
乘於神禹越轎始於淮南坐板輿之深稔奉溫輿之樂湛肩
輿則黃扉啟閤素輿則丹旐飾驂或兜或簏亦箝亦籃諒幽
明之一轍豈人神之異擔矧寓錢肖其輪廓塗車芻其朱藍
嫁殤則有鬼媒之金鼎啟輛則有誕馬之趣趁惟吾神之輿

也亦猶是蓮花之座旃檀之龍方其召般倕鍵關戶崩桃花
削綴箸縮地成圖量天測度集拳鳳以承梁起蠖龍而支柱
藻繞房之樓臺疊蠟封之竹樹蜃氣青紅蘿山彩素莫不紙
醉金迷花銜萼跗窈窕玲瓏參差回慝采互結五朵之雲瓔
絡綴三危之露則有玉女憑欄婷人學步國是僥城疑煙
霧橘叟彈碁桐君抱布舟太乙而蓮輕孔修羅而滿婥幻鵝
籠之書生菟雞窠之嬰孺尚書已是漿餬閣老亦名泥塑眴
目疑招反脣如怒肉飛僊屏風上行水晶人紗籠中護鏡重
輪而孤月停空漚萬釘而明星奔赴別有魚龍曼衍鷺皇飛
渡綬吐山雞藥舂仙兔棘猴果獻金蓋水注翼拂蛉輕指彈
蠅誤射虞君之青盎裝越王之桂蠹瓜牛尸蠆觸之軍彩婕
認羅浮之路各爭奇而鬬捷遂巧極而工錯蓋一輿之成也

百金露臺之值十戶中人之賦先期齋宿筮日筮賓擇乖髻
之嫣女如箏之美人劉家之三妹何曹氏之大姑絕倫迎來
寶馬暫駐雕輪發聲而么風逾脆流睞而文絛動春銀漏沈
夜新妝競晨鴉黃乍貼蛾翠初勻蟬安鬢鬆燕動釵塵金字
錦泥之襖滿絲石榴之裙春衫一色錦輳二分長短合度纖
穠稱身花描體骨玉助精神若非漢皋之神女卽是九疑之
貴嫡及其昇輿而出也則燕燕相當鶯鶯相向欽袂疑羞低
頭學讓集向堂前扶來肩上蘇幕辭遮面紗不障步蹇遲以
偏遲騰駕撞而漸壯錦繖前驅翠旗高漾間以繆旒從以綵
仗宮扇雲裁爐煙風颺同王母之籌鸞譬蔣王之出濕列輭

繡之千行晾金衣之一桁初諦視而審詳乍遷延而卻望力薄愁敲心高欲抗肌汗酥流臉潮紅漲戍削肩窈月偷眉樣十色九光千態萬狀羣矓滿月之容共說諸天之相怵劉楨之平視憧鄱陽之謔浪斂嫵嫵之神儀見愔愔之雅量碧玉恥其輕盈文君笑其跌宕凡繞郎者三帀然後憩神祠而釋擔焉相與樂福胙之綢繆聽師巫之高唱乃鼈鼉鼓吹鳳笙洌清酒陳牷牲其拜於堂下者則金冠袨襟花葆從橫黃櫜一襲錦襖千綢臂肥束瓠脣鉤注櫻阿買奇慧爰師夙成或名嬰兒子或稱小晚生皆神之生死而肉骨也固宜若崩厥角叩磚有聲神之來兮雲車風馬神之去兮孔蓋翠旌君不見朱煙赫艷金儀崢嶸掩虹蜺擊彗星猫鬼匿影山魈喪精幾度託鴛鴦空空積夢眞如水飛絮多情也覺香香風吹落花枝瘦白日愔愔怨長晝亦復清簟敲碁綠窗停繡拂銀蒜之輕塵寫眞珠之急溜眼流盼而秋生臉暈潮而紅透笑魚鸚哥界疑城之一道人咫尺兮天河河漢迢迢不可航通辭欲看霧中花誰覩雙骨之皺乃歌曰莫唱同心曲風波海樣深深護曉寒倚徧玉欄杆十二春愁如水思漫漫

公信投巫之鄴令何事乎惟神是佞於是先生愕眙而不言

嗷然無以應

簾波賦

玉階苔輭花無骨清露溟濛溼羅襪美人含睇下湘簾一碧玲瓏望新月月痕偏樣簾影春波微皺藻荇亂跳黎渦烏絲斜界紅雨交搓頗花魂之混漾留香篆之婆娑莫不瀲回翠輾宛轉欠梭香霧自擁擬雲忽多誤風雨之燕子賺檐下之鸚哥界疑城之一道人咫尺兮天河河漢迢迢不可航通辭幾度託鴛鴦空空積夢眞如水飛絮多情也覺香香風吹落花枝瘦白日愔愔怨長晝亦復清簟敲碁綠窗停繡拂銀蒜之輕塵寫眞珠之急溜眼流盼而秋生臉暈潮而紅透笑魚鯈之常鰥恐蛛絲之或漏妾欲夢江上水空瀉百褶之裙妾欲看霧中花誰覩雙骨之皺乃歌曰莫唱同心曲風波海樣深深護曉寒倚徧玉欄杆十二春愁如水思漫漫

五穀樹賦

昆侖之阿有旅生之木禾焉招搖之麓有倒景之迷穀焉未以賒死則吳芬何以司柄使金錢可以獲福則降衷何以言命繄惟下洋之俗有唐魏之遺焉其父老子弟亦惟是沐浴歌咏胡爲乎氣燄是取侈靡相競向使移紙輿之費而敬宗收族存孤恤病助寒女之婚貲名流之聘掩骸而枯骨銜恩庇廈而賜人得蔭修常平之社倉置夜行之木槥吾知摩義之田足令采風者心薄桃椰之麪面底貢者點同貝多之棉縣豈菰米之能喻何槐骨之足研宜生舍衛之國宜種琅玡請原其始則溟渤萬重舶艫千里吵戈船之橫海集島夷而浙仁錫光篤慶提戈印之都嫵誕旗鈴之玉映幕毀祠之狄

通市燭龍燄首而銜炬羽扇戮地而分水硃其空青木難瓊樹珠怒犀照夜而雞跱玉輝山而鵲抵閃猫睛之媄綠然火齊之奇紫灑薇露而衣香覩麨蟲而心死偉穀林之仙樹更離奇而詭詭彼邛竹與劬鼈曾何足以相儗惟長干之古寺登天界之鼇鰲其樹則有婆羅菩提瓔絡珊瑚曇華之空色濯嬰兒之玉膚楓人裁瘿而痂僂桐君反汗而睢盱木樨影月而香墮松栢翳天而翠敷紛藥味而魅睒各昏見而晨趨而若規此樹之固磐礴礎則奚曾撓鳳雛徙觀其枝幹枚材秀森苗叉花葉怒茁豔若菽發孰高柯之可抗儼禾弟之交讓俄枯條之振槩疑稻孫之挺生騰朝采而散旭則粉米之張施翻敝矯霜霰而蔭綠則黍律之隕嚴霜之沈瀾秋何草而不死兮賸孤根之耐寒雖輜類其嫵媚之修竹兮耀金芝之煌煌思國香之服媚兮縱無人而自芳何殊姿之難秘兮欻飄風之送香懼悛嚴而訪穴兮效奇珍於君王亂曰湘波泠泠兮湘山青闌之苕兮發陰森有美一人兮託幽岑臨風歎兮傷中心欲往從之煙水深抑情弭志兮不自任山中人兮歸來吾將怡子以水仙之一曲兮而佈子以宣尼之琴

金鳳花賦

水晶簾捲玉鉤叉一色輕寒上齒紗形管乍披金鳳傳玉階新種女兒花瘦骨妙妙芳心綽約出翡翠於金籠挂妝香於繡幕吹簫人去窺匳認女几之鸞絨錦機停倫眼下雕陵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水漫漫吾鄉圩田曾成巨壑驚穀價之涌貴問常平其孰開饗顧樹兮吾將樹爾於淩雲之觀植爾於通天之臺掃鐘兮伐鼓披荊兮翦棘饗農兮報嗇落實兮取材嘗宜禾兮薥饌賦新官兮實

今成多蛟患江

鵲倒蠅疑誤墜釵宛若不受梅兒之聘一例紅嫣何來鞠婢之稱將毋翠謔底用斷腸詎宜洗手采香則鳳子輕盈照衣則金鐙希有問丹山兮何處桐君已歎孤生譬紅豆之相思竹實應拋一斗倘金花錫命定傳瑪瑙之杯如鳳珠煎膠卽是扶留之酒慫恿窈窕宛對嬌娃小年碧玉臣里東家葉織面翠斂眉黛量薄而紅羞臉霞無因諳別恨詎解惜年華惡辟纏胸鏡朱勻點臂砂撮酒文君終放誕竊香賈午自夭斜別有銀甲彈工金鉦度巧倘章后之春蔥試麻姑之鳥爪珠盛荷露之傾汁豔桃花之絞注臙脂於北地獺髓渡輕賽火齊於東吳榴瑕蘸飽臂金纏去現身指甲之花拳鳳飛來在手亦文章之草乃爲金鳳之歌曰寶帳鵑啼血瑤釵燕化嬝何似花前小鳳皇莫等鶴仙歸閟苑夜深當熱辟寒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鴛鴦賦

香波嫩草夫容淸兩兩鴛鴦相對語恩重如偕伉儷情生來不識風波苦低緣鴛激淺泛鷗家錦溜江水紅安鋜花擁翠被而香霧披仙衣而豔霞既比翼而曉藻亦宛頸而暝沙小隊雌雄春風牝牡感精誠之獨鈍誓生死而相守切莫作漢宮瓦比櫛愁暝切莫過宣州門驚飛卻走則有璇宮繡女裁閣鍼孃綴龍梭之刻翠賦鴛錦之流黃帶已結而難解金雖溫而自涼怨佳期之脩阻託微波而自將亦復裴徊倣篋悕悵空梁蓮子休拋悵白頭於商隱鳴兒莫打倫綵筆於崔郎並訴歡愁祇惜鳳凰從此去低呼倘汝轉愁鶵有移舟藻亂刺榜闌薰波翻濕袖雨溼淵碧蕊茲交頸宛若通勤乍佯羞而翠斂昵私語而紅噘喜吉祥之照鏡對花葉而書雲寄相思於遠道通好夢於夫君苟中情之交注何鴻鴈之足翬然而水月無情處羅足恐影自分飛枝仍合拱白楊夜雨年年關盼之樓文梓秋風歲歲韓憑之冢乃歌曰君家靑草渡妾住白蘋洲化作鴛鴦終朝水上游幽鄰未已驚醒鴛鴦夢風露明朝怨涉江歎衷再酬載歌曰君家鴛鴦七十二妾家鴛鴦亦如是天地壹壹山川出雲紛合柯兮玉葉曳綺裳兮練朋啄同心之習習俾斁後嗣沛甘澤以欣欣精鼓舞於風師聲氣則空中早合祥恩施於雨姥胚胎則太上初分翳荀卿之賦以雪與四岳呼嗟相通鴛鴦賦

日朗何煙霏羣霧凝俄而山谷溟石礎蒸飛烏倦息神龍上升擁化城之千朶疊兜綿兮萬層扇風輪之繩繩將伯誰呼假假鴻鈞之力神君合奉偏傳燕翼之能吹吉夢於軒皇應書雲物祀靈星於泰壹定有雲仍爾其友風也水擊三千花吹廿四箕伯前驅蟲廉左次洽然善也華燮天末兮相思聯將車筮之盟乞山中兮拜賜倘其南薰解慍

張火緻於離三果偕東陸行春展青旗於巽二其子雨也則
合撰陰陽降神禱獄挾雌霓之連卷走雄雷之撲獅消旱母
於天中掃晴嬭於屋角坎孚再索簡馨叶王癸之占屯難初
交泥沌破元黃之殼不祟朝徧天下祝香孩而匕箸無驚自
三日往爲霖霑富媼而箕裘可學蔭徧份檢之社乳酒同傾
澤殘喬梓之陰孫枝定濯徒觀夫玉虎膰嘯茅龍召呼參差
狎獵乳酪醍醐奉君子之清靡英英糝玉落仙人之高掌艱
艱珍珠千里逢迎每送滕王之閣百靈嫗伏如將妳母之雛
不知者謂我何求聲相應而鸑翔鳳翥其生也與吾同物望
皆孩而玉蔭金鋪望雲門之不遠號雲母而非誣況乎萬籟
調刀千峯獸吸宛爾招徠居然和集風假扇於袁宏雨隨車
於郭伋結契在紅蘭館外臭豈差池流香在丹桂林中衣堪
紹襲果使雨名迎送非無新雨神交如教風別雌雄亦可家
風世及不信梯高咸滑謝公增縹緲之思從教石破天驚啟
母逗呱嗄之泣既友朋之與共亦子母之還相濃淡則夫容
萬簇莊嚴則棲閣千行如愈病而析醒有孚於酒若沈牲而
薦璧載弄之琯同出同歸豈有曼辰之感載生載育恍流樞
電之祥招碧海之羣仙笑吹幡期應不爽布黃金於天地問
洗兒錢竟誰償然豈若兩儀合德萬彙交通銀臺占象玉燭
調鴻荷祥風之鼓濕滯甘雨之龐洪左浮邱而右洪崖藉扶
搖於青士乾聖男而坤智女資長養於碧翁友之爲言佑斁
簪盡慶風雲之會子之爲言孳也秋成收雲雨之功知雲將

果欲東遊覽裳同詠看日近能無西笑盡掌誰工
山明望松雪賦
鬢騰空色而如滃點朝陽而忽斑何孤松之儻蹇俯絕澗之
朗拭空青之畫幢策杖思攀惟多嶺之秀松也欲崎嶇而
回環試登高而騁望儼樂意之相關展削玉之屏風開啡送
勞縱橫通元氣之坱軋扶烈風而孤撐鹿養茸而寨立鶴將
雛而蔭成犬吠空山採眞靈之上藥龍蟠大壑叶天地之中
鑿遠而望之氣佳哉葱葱鬱固已冬心堅抱蒼顏獨呈鬱
俄而元霧集彤雲釀山川一色原埜相向開蛾眉之積陰表
青霞之奇氣軼紅埃而上征臂高人之偃臥匪眾心之所明
天都之奇狀填牝壑之深沈失慈崖之跌宕當萬木之辭榮
獨高松之與抗玉鱗起粟挾海水以齊飛銀鬣生花鼓風鬱

而益壯爾其脅幹如怒低枝學讓珠穿九孔之錢穜拓千官
之帳爭枝烏墜聽吧沙折竹之聲掃徑僧歸破忍草悲花之
障初霽霰面葱龍繼空明而晃漾遙山一角積雪千峯天開
萬簇莊嚴則棲閣千行如愈病而析醒有孚於酒若沈牲而
薦璧載弄之琯同出同歸豈有曼辰之感載生載育恍流樞
電之祥招碧海之羣仙笑吹幡期應不爽布黃金於天地問
洗兒錢竟誰償然豈若兩儀合德萬彙交通銀臺占象玉燭
調鴻荷祥風之鼓濕滯甘雨之龐洪左浮邱而右洪崖藉扶
搖於青士乾聖男而坤智女資長養於碧翁友之爲言佑斁
簪盡慶風雲之會子之爲言孳也秋成收雲雨之功知雲將
山持節實茂青松詩唫白雪植杖成林圍花作酒大地之
已失樵蹤歎空中之一吼來深林之遠鐘則有粉署掄才玉
候鴛廬空之白龍罷一縷之炊煙全迷瓦縫認千盤之鳥道
掩霜花之萬重疑縞袂之仙子搴朝天之玉容倚磨鏡之佳
見浮嵐掃露朝曦騁容寒雀厲吻幽泉斷春積霧濕之千樹
曙色景曜貞松松棲雪而虛白自敞雪映松而深青忽濃則

光明振芳條之修潔疲驢策緩覘埜氣之倫春孤鶴招遲觸
仌花之散緬亦復鬱勃輪囷方圓圭泉境阻心馳足轍浪熱
斜陽影沒餘紅尚挂疏林禁體詩成一白休持寸鐵詩曰勁
陰厲歲寒孤煙出庭樹青青巖上松貞性天所賦飛雪不敢
淩豈緊後彫故堅光燭太虛皓質掩羣素別有咏懷人悠悠

湍橋去

紫峯閣觀瀑布賦

瞻彼湲之高峯兮山名曰揖環山抱密澗萬之新啼過六朝之故境攄
千回引長松而萬疊下有紫峰兮獨聳上與白鹿兮相接傑
閣嵌空流泉不息則見驚濤直下駭浪爭飛分一壺而開勝
景高百尺而繞翠微千章雨灑匹練煙霏勢欲斷縣崖隱山
豔妝霞傍午時而含笑臨晚霽以舒華榮甲誰挑薄暮輕寒
認消息於青梅簫鼓千村關風流於紅杏爾乃濃委泥露絕
節序而驚心望長安而引領春豔濃花天開麗景衣香千里
客有憔悴江潭蕭疏鬢影當二月之新晴過六朝之故境攄
杏花時節在江南賦 以題爲韻

螺幾點話山亭畔白練千盤雨後而山光霧翕晴餘而石觫
煙殘此誠紫峯之勝概而爲樓霞之大觀時則裴徊煙景絡
繹游蹤俯柔藍之葱蒨眺澄碧之巖巒縣流則明如疊雪飛
注則矯若游龍幽響潺潺消斜陽清磬餘音互答莫雨疏鐘宜
乎紀勝觀於輿志擅名勝於羣峯迓虹旗而松濤邊邊迎翠
蓋而芝草茸茸何必羨匡廬之萬派常使沐雨露於九重
杏花時節在江南賦 以題爲韻

節候花朝已近淡煙疏雨人家春何爲而錦爛遊何事而天
涯試看金粉千株寫出繁華之景也似紅塵一騎踏來輦轂
之花時則臺城風暖鍾阜日遲渡迷桃葉人賦柳枝景蔥蘢
而正媚花璀璨以低垂寵謝女之輕紗香生步障歷吳姬之
美酒影落胭脂賣到聲聲祇覺紅腔隔巷簪來朵朵那看青
鬢成絲固已流連勝地惆悵芳時時去難留花開須折嗟幕
府之徒淹驚帝鄉之久別當夫茂苑鶯嬌長干馬熱朝朝曲
巷之遊莫莫同心之結莫不風輭搓酥香濃聚雪顛倒緋袍
繡粉玉府紫雲歌罷從知絮果蘭因綠子陰成一任鬆漂鳳
橋跨石梁則山腰雨落莫不關奇石驚怒嘷嘵哀猨猴孤鶴
鱉莫問相思紅豆空辜南國之鶯花如教管領青春合賜東
皇之旌節又若珠箔飄鐙金枝匿采花夢如煙春陰似海占
由是闢開翠峽疊注飛湍林泉合勢雲水生寒明月臺前青

樓臺之一角雲樹何方鎖宮殿之千門煙花不改眞成小住
呢喃聽燕子之憐底事重來漂泊怨春風之紿能不想風景
於當年惜韶華之宛在別有車停油碧香采闌莊銷魂南浦
翦燭西窗錦衾人獨雕梁燕雙亦復夢隨春遠心逐花降惜
公子之飄零江僕射輕塵委露悲美人之遲莫庾關成短璧
凝釭空教寫明媚於春山鶯囀故國關喧妍於綠水鴨泛春
江回憶曲江高晏上苑偏探折枝春閨壓幅雲酣何春光之
冉冉頓華髮之毵毵今則浮沈澤國供養詩龕孤郵買醉古
寺呼驂紅雨一染青衫自藍花爲人兮垂淚人對花兮抱慙
何處昭陵繫愁心於渭北如逢驛使寄春信於江南乃爲歌
曰臨春閣裏春常住樂遊原上花無數一夢揚州又幾年春
風騎馬江南路繫流潛之無端問幽懷其誰訴自然佳麗鶯
鶯燕燕多情莫遺清明雨風風竟度又疇能不惜豔窟香爲
之流連而作賦

清明日賜百官新火賦 以寒食後一日賜新火仲

聖作物覩春和景舒班燧皇之令典脩閣正之遺書將以布
陽氣煥宸居嘉羣僚之拜賜承新火之吹噓揚朱喙之雙鈐
熒鑪貢若照蒼龍之七宿庭燎輝如連炬旋頒集冠裳於朶
殿楓香乍扇散煙景於丹除當其百五穠過重三屆候春釀
餘寒天開輭繡初望闕以鳴珂各趨朝而待漏庭花有色皆
飛宮樹無煙不秀行過粉榆之社酎酒青濃吹來楊柳之風
旌旗綠縐惟火政之勤修自人時之敬授想昨夜龍樓鳳閣

蠟燭初傳任經年西泰南油春風已舊於是檐柳鑽新槐檀
除故取然石於炎州出積油於武庫金徽高臨沙籠淺護然
來而豔奪宮花捧出而芽生闕灶九邊裁靜早知斥堠之平
安萬寵春生分乞天家之雨露疾原可燎不教酒噀欒巴光
自同依那用門燒子布律轉青蘋陽和化鈞既洪鑪之並鼓
亦司燿之必詢睡鴈風之七月櫂雍畤之中旬用自周乎鄰
屋禮先達於搢紳鼎食鐘鳴爾莫忘夫屈突雉斟羔獻我亦
戒其積薪況花朝之已屆又寒食之相因莫教灑陌桃花郤
厨煙冷合遣羹調杏酪稔籠光新勑使傳宣內廷頒送色豔
桐階光凝松棟寫王屋之流烏捧御鑪之飛鳳沿街柳插春
星帶花尊之樓啞地檢生初日照扶桑之塑煥陽雲之五色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優隆散陽和之蘊結五更三點班聯則普照鵷行十色九光
功德則分揚駿烈此日金枝列炬先開頃刻之花他時玉尺
頒賚更賜中和之節

孔子履賦 以規行矩步道 猶存舊韜

鄉黨終篇記燕閒之服褻深衣一册詳章掖之威儀顧已明
乎珮綬乃獨遺乎履綦試觀武庫之中低徊不置想見宮牆
之內趨步皆宜君子於行聲爲律而身爲度哲人安仰折旋
矩而周旋規方其足文斗踐縢抱風清考祥不殊乎舄趾履
信何異乎鳳鳴既繭絲之不尚亦約總之各名韋絕三篇戶
庭不出衢過五父霜露偏驚遵王道之平平如虞帝於牆可
見夢碩膚之凡凡諒周公倒屣相迎跬步無忘如深春冰虎
尾擇地而蹈果然山立時行既而授教緇林螿聲射圃來東
帛之爰爰列冠裳之楚楚奉函丈之清塵接先生之步武欠
伸無自終日但見其申夭箕踞何來三命益形其傴僂影原
不踐柴高竟化其愚踵或能穿原憲何辭於窶倘拂光風之
座非無檜樹秋風如登化雨之壇亦有杏花春雨淘入室而
升堂敢偭規而錯矩迨夫會夾谷以趨蹌擢中都而展布朝
野共仰其威儀君相夙欽其儒素蹴鞠懲路馬之誅曳踵式
閨豚之度擢齊屏氣詎隕越以貽羞執玉捧盈更辟盤而卻
顧砥平矢直想敲器之曾觀色正芒寒頃係儒之失措從此
晉卿之跋不敢登階可知鮑子之葵未容學步然而鼎裴召
訪虎口幾危已歎文衣之錯俄興秘冤之悲臨河則空聞棄
鼜遶山而倍覺遲遲吾道窮乎幾見周行之示子之往也尚
煩高足之疑何處縣車簋占白賁偶然曳杖光燦黃離交有
延陵聊伴紵衣之贈使來伯玉櫺當扉履之遺迄今聞孔壁
之金絲鬱孔陵之蒼翠琴思祥肉之彈車拜館人之賜惜實
塑而俱藏庋書而並記叱來有若具體而微疑到西河大同小異亦趨亦步誰彰驥尾之名聞禮聞詩爭學鯉庭之雉所以製遵王之履不沫宗風賜魯風之鞣尚傳禮器奈何采雲易化煨燼空留已失斬蛇之劒並焚奸莽之頭暴借秋陽倍嶽三竿之日濯宜江漢滄浪萬里之流從教結銀珮於子思繩其祖武獻璧書於安國貽厥孫謀寶氣燭天赤帝尚聞飛去薪傳墜地紫王不我告猶夫豈若莘莘姐豆赫赫犧樽乘輿頻駐乎闕里冠蓋並集乎橋門試彈枝木之冠同歸聖澤倘著二儀之履共沐

天恩子美稱也是處金聲玉振履德基也爲能義路禮門足之蹈之彼名號齊邱空切景行之慕富炎美炎卽坐無尼父儼然師表之存

石經賦 以始漢熹平迄唐開成爲祖

玉墀高華金書登峙流璧水之湯湯列圜橋之齒齒拂苔班而滴露搓朱表葵首而紆青篆紫句奇語重邁岐陽吉午之蒐石破天驚發委宛妃丁之使析翠書之破體歲紀熹平漱六藝之餘芳音流正始原夫蔡中郎之善書也碑板從橫筆花燦爛契重孔融書貽王粲秘鴻寶兮誰傳譜金絲而獨按

銀鉤鐵畫春風幼婦之詞鳥迹蟲書初日飛鳧之觀爲惜千箱縹碧遷劫火於暴秦從教七札雕青勒新碑於炎漢觀其聲材礪拳選匠礎治負以趺厘之力瑩以螭螘之脂既邈巖而嵓劣亦斑駁而陸離匪石壁之鶱竦匪石渠之陻巖非石鼎之削菌蠢非石倉之掃粟秕幾成急就之篇龍飛鳳舞雅作中流之砥海負山移愈體采之流虹光騰列宿拂麟宅之畫日影動朝霖於是宏開館舍總集耆英校遺文於天祿紛待詔於承明變佶屈之法斯邈之專精落紙而煙雲競繞臨池而風雨皆愁飛白曾書郭有道應勞篆額草元孰擅揚子雲合與齊名蓋觀者如堵牆點頭嘆息使國人有矜式雅意經營笑他經換紅鵝猶是俗書姿媚陋彼經馱白馬非先朝之物儗篆紅砂之聖卬絡乾苞如鐫碧落之碑雲蒸霞蔚別裁僞體空教圖寫仙靈刊落浮詞允矣休明黼黻經之爲言常也想日星河嶽歷劫常新石有取於堅乎任兵燹風霜留傳遠迄四壁煇煌古色古香昭後學之模楷立太學之門牆鐘鼓諸天五老騰精而下降衣冠勝地千官列騎而成行銘異磨兜底事金人之鑄議成通德不煩石室之藏列二千石於碑陰想見奇觚姓字萃八十家之書法果然金薤琳瑯倘有典型峙靈光於東魯如觀禮器留顯慶於中唐然而劍高冠而望隆時則有若賈長頭之淹雅班孟堅之閎通魯金仙下淚宮瓦飛灰值炎靈之退聖又典午之飛埃雖復徙向洛陽已召銅駝之感移來鄴下俄遭石虎之災迨崇文之置館迄太和之選才補錄媧皇七經八經之樣式肄從國子一字三字之體裁彼邯鄲淳之篆隸說文規模小異即毋邱喬之孝經爾雅生而獨開　聖天子覃精藝苑攪轡書城原本本嶽嶽觥觥易墾經神接鴻都之講席問惰孔思集虎觀之儒生已看四庫珍藏珠聯璧合旋見兩廡勒石玉振金聲夫豈徒郊祀明堂挾經心於獨斷巾箱竹素傳印本於天成也哉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賦　以五經同異稱制臨決爲題

漢德開天武皇稽古表章絕學宏開册府脩緜蕞之朝儀攻河閒之樂譜鉤經術於匡劉扇儒風於鄒魯迄東京之踵事有建初之接武人盡袞衣博帶杖捧蒼麟地原石室闡臺氣聲夫豈徒郊祀明堂挾經心於獨斷巾箱竹素傳印本於天成也哉

一六 賦鈔 六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賦　以五經同異稱制臨決爲題

漢德開天武皇稽古表章絕學宏開册府脩緜蕞之朝儀攻河閒之樂譜鉤經術於匡劉扇儒風於鄒魯迄東京之踵事有建初之接武人盡袞衣博帶杖捧蒼麟地原石室闡臺氣

六藝之折衷皇帝制曰可諸臣毋苟同由是共聘雄譔獨標新義叩乾包坤絡之藏啟玉璧金題之秘木仁金義稽五德之始終舜傑堯嶢披五帝之圖紀往還發難五重席奪而愈精旨否並嘗五雜俎陳而必備爰補闕而訂謬乃博收而孤棄旁及三蒼之篇陋矣雨生之議圜偏陳合招搖講暱之區嘯儗風從咫尺天威之地睠京兆之掾金爵豔說災祥匪終軍之對白麟侈陳靈異遂乃考梁邱施孟之優劣列齊魯毛韓之勸懲尚書則自伏勝以迄乎歐陽夏侯今古文互爭得失經禮則自曲臺以逮乎明堂郊祀大小戴時有損增春秋則若仲舒之決獄更生之博徵惟盲左之晚出與公羊而代興莫不鉤元提要削繁引繩辨五位而中宮數協播五絃而

清廟歌升洪範五行既休咎之並列泰厲五社亦桑梁之互承而豈徒若君尹昧蔑賜鵠穀登仲左抑公例莫詳夫五際採外遺內說至窮於五稱且夫訓詁通則義蘊自見學博之所由見除也傳習久則眞贋互爭箋注之所由沈滯也向非標識國門考校德藝千金拜稽古之賜四門啟通德之第治一經以會五經之總合五經以通一經之蔽則木瓜茅茜古序已亂衛宏赤烏白魚僞傳非徒泰誓劉歆列子政之失入室操戈溫舒疑董子之文上書被繫甚乃官禮殃民周孔爲厲稽疑鑿度競傳五緯之名白拒赤熛何處五方之帝凡此皆泥古之愚說經之弊而何以鼓吹休明顯庸創制顧其名曰奏議者所以待經筵之剖斷而謂之通議者所以驗經術

之湛深蓋其時明堂辟雍學校如林有瑤册之羅列當翠華之監臨咸博聞而殫見更鑠古以震今列宮牆而金馬門高疑七十子之身通六藝與朝坐而鴻都舍敞看四十篇之字重寮金通天地人曰儒允接西京之盛軌有才學識曰史猶留東觀之芳音迄今秉校遺文博稽古說雖復册異兔園要自書同鴻烈名儕應劭之風俗論比桓寬之鹽鐵洵玉石之雜糅亦龍蛇之並列蓋淵源授受篤守師說者漢學之所以重精研而讖緯術數侈陳符命者漢儒之所以多決裂故解經適以晦經而角折未能心折夫豈若五經紛綸三才貫徹拜同庚子之陳部有丙丁之別珠聯璧合幸逢文運之昌明孔思周情睿仰 聖皇之剖決也哉

陳皇后因賦復寵賦 用漢文江賦原韻

陳皇后罷居永巷深鑲長門雖含酸而茹歎終激寵而銜恩祇怨鵲巢不察當年之妒恨無鸚語解傳悔過之言乃賦奏凌雲足感君心之芥蒂而蔓爲行雨重昭姜信於濫檠方其分香總之同心失傾城之一顧金溝水滿承恩姚蒲柳之姿玉鏡塵生垂照鬢桑榆之暮闌鐙閃碧冷秋雨於昭陽苦咫鋪青隔春風於輦路惟臨邛之善賦實綺麗而緣情家四壁則霜裘貰酒奉千金則狗監知名結繆纏綿恍聽哀蟬之曲流音淒怨如聞別鶴之聲足使怨險研朱愁蛾掃黛重頒脂澤之田復睹清揚之態晏朝漫脫夫瑤簪嫣寢自鳴夫玉珮絕殊玉后難邀半臂之憐應勝蕭娘無復同輿之會已歎尹

馬援銅柱賦 以題爲韻

新息侯文武兼資須眉如畫曾將水犀之軍直抵珠江之下船不藉夫廉君書漫馳夫陸賈師如時雨瘴洪鑪而姝女投戈旆捲靈風布泰罕而歡聲譟瓦留銅表於蠻方示天威於華夏五溪功就邱山則氣壓金牛三輔聲騰矩式倘形傳銅馬原夫溪蠻之嘯聚也蛇鳥文身丹青黔面林密箐深蜂屯蛾扇花藤束炬舞香象之千羣溪芻藏鋒浴刺刀之百鍊君王乃擇英俊於椒房拜將軍於桂殿衝去盲風毒霧百舸樓船開來僊耳朱鳶三交郡縣山形衆米籌分金齒之沙刀斗飛箱人飽撓椰之麪吹律在軒轅臺上碑欲磨崖受降歸戊已營中風生折箭從此陸罌水傑龍家常戴恩威任教石爛天枯珠戶無然哞援則見瑤山截玉蠻極編虹羣天橋而截之軍人歸化鵠土效長沙之界溝欲區鴻鼓天地爲鎔銘金幾浮石礎而巍龍登築鼉鯢之觀如標龍虎之雄鋒銷君子之兵不試長沙之傅誼鵩而已矣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那避面無因衛霍登朝草不宜男空歌纂纂風無少女莫啄天夭辭令詎修夫樊嫕女箴未逮夫班昭敍柔惰則字字珍珠直抵明光於蜀錦聆淒韻則聲聲激石能回天怒於煙霄獨是柔鄉顧老武皇枉自求仙幸而威柄親持女寵無由禍國玉鉤剖去得毋傷賜玦之心金屋裝成要祇懋羞花之色倘后值元成之世諒皇孫啄矢何難則賦同封禪之文謂嬗子從公亦得豈若故劍之求恩禮無圖豐若迴文之寄組織天然矧擣素尚聞於長信則題橋徒騁乎西川驚璽綬之曾收淒涼覆水笑麗華之竟得徼倖因天乃相如謀入則工摛藻徒博茂林待聘問求皇可記琴心猶渴經年縱吐鳳依然成削我思君子休歌棄婦之詩誰嗣徽音須續風人之作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梁而拜舞喜流官初設分符欲剖金章外大國是疆畫地無須玉斧鄙督郵於襄國石豈能言肯翁仲於臨洮金能制土好待圖成魚復髙亮重來須知城築苴畔韋皐不武謂余不信請看喋血之盟有淚此言共覩擊雲之柱然而彌留岸窟壁恐難完顧盼雕鞍錯將誰鑄徙含朱勃之冤莫解梁松之妒悲同馬服空猜苡薏於嶺珠人紀馬留竟等衣冠於槃瓠惟茲砥柱巍峨常有風雲擁護城荒海曲珠光劍氣長新澤薦溪毛春雨靈旗如故雖復苔封蘚剝銘空學士之留依然雨溼風霾碑訂才人之誤想唐天寶姚川再立尚有典型即楚衡山溪洞重摹亦規尺步何必摩挲銅狄河山與滯目之悲從教弛浥金莖駟馬續題橋之賦

題鳳賦 以到門不敢翮凡鳥爲翻

秸中散龍性難馴鴻儀正蹈竹已成林鍛常倚檐何嘉客兮來思訪精廬而竟造主人安在旁午空書令弟承迎雙丁合噪固已鵠舉連軒雞羣兀傲乃片言品隲語眞素客之虔而一字標題謔勝鄱陽之暴方謂祥徵鳥瑞羽毛可以高飛誰知義取凡將器識終難還到思夫鳳之製字也官名可紀爪迹如存九變形成伏殊鳩拙百靈媿照怪豈鵰踦別部从凡居鵷駭鶉醇之首變文作翻亦鷄霜鵜雨之尊故雙鳳既繩金友三鳳亦美玉昆鳳諾誰工疋羨麟毫之拂鳳毛殊有非關鳥篆之吞果其錫以嘉名鵜鷁託體豔說書成喜字驚籠當門徒觀其波磔盤壑墨鴉奇崛鳳池之起草依稀鳳闕之宿近似莫署頭銜多多者月二爲朋好認書空點畫碌碌祿祿者人三成眾誰參塒燭機械本無雛鳳清聲離窠絕類豈有鳳皇皁隸入聖超凡然而爰居無意於鼓鐘鵁鶄見託於枝杪山雞學鳳文采誰憐野鳥爲鸞知音絕少聽鄰笛之淒涼奏廣陵之要眇且作郭公之鑑縷樂也庸庸毋爲鵾鵬之聰明雀同泛水之鷁鷺探穀何來兄弟眞成腰鼓籠鵝自去外間轉厭家雞幸免輕佻鴛蛺蝶無勞指斥試繙急就翠鴛鴦那許招搗都無閎落之嫌毫端欲活便抵飛流之謎井字親題楚則義歸譎諷語極雕鐫長柄之葫蘆孰問出山之小草宜斐倘認高岡之翽翽眞成囈語之喃喃車戰斗量名豈鄒鵡鵠之疋風胎雨穀噪疑寶喜鵲之饞鶴已薙蜣休夸骨相龍鸞身分雀巍聳身分輕健綠慘分紅愁香銷兮粉

小時了了若康也固是一鳳終被牢籠若喜也得其太凡儘堪狎侮白頭翁訟言豈不既而禮洽主賓義披肝膽方維繫兮情殷忽留題兮縱覽龍尾之磬並臆雞肋之名羞歐非雙弓之諫清貧非三韭之嘲鉛槧非將妹改妹雖意窳縫非剡麥爲人經營慘澹比似外孫盤白妙解從心何殊夫子家禽翁鋒廑顧可兒誰喚幾同索虜之占數見難鮮定發鵾麟香遠倚眄而夫容暈生何物齊奴消盡人間之福輸他趙姊嬌嗁掌上之聲俄而南風吹盡北府興戎君爲妾兮適市妾報君兮匪躬已摒紫玉成煙他何戀戀終作青陵化蝶悟到空空有樓兮崔巍聳身兮輕健綠慘兮紅愁香銷兮粉

金陵叢書 翁氏校印

褪此日釵鈿委地觸鶯鶯燕燕之悲當年翡翠憑肩結世世
生生之願甯甘玉碎土埋花骨以留香無復珠還金贖娥眉
而折券千年抱柱之心一曲思歸之怨翩若驚鴻暗如飛鳥
一死何難報恩已了胎自比於珊瑚龍詎崇夫房老懼鸞鶴
之再匹秘來金鑰藏鞚數胡蝗之紛飛化到羅霜縑緗本異
秋胡之婦桑陌逢君終殊邶鄘之倡房陵廢趙彼井號臙脂
曉殘怨血樓名燕子老卻春光非非傷離畏別惜豔愆香未
若此綱常託重書史留芳矢志捐軀肯學翻風之媚回身舊
擲依稀墮馬之妝空嗟白首同歸精衛年年赴海如使黃姑
可貰雙星夜夜成章攄利財之奴輦謝留枕於君王羅夫從
容就義慷慨成仁投閣倘若夫朝士暗崖偏得於閨人向使
重遷粉簿再妾南廂則西北浮雲敢驕花於一瞬東南孔雀
怨山鳥於千年好歌形管之詩增輝女史無若金墉之后有
結人倫

門神賦

竹葉書符椒漿獻酒欣福曜之臨門喜吉神之當牖春回青
帝之杓職並黃人之守須髯似戟朝天之袍笏依然指爪能
鞭鎮宅之弓刀自有稽鬱壘神荼之號書來度朔虎經誦朱
泥金箔之詩寫出詞人妙手豈不以門司啟閉神降福儐既
窮鬼之必遁亦凶穀之匪宜孰油雲之可掘孰屍氣之可移
遂乃冑威靈之顯赫飾冠珮之雍容俾祲氛之永報污邪於
直分奇偶腿長尺八破愁吉莫之鞾手重五斤禿過機槍之
帚倘棄餘敬祀定誇利市於欄衫如豆鬻勤供亦報汚邪於

等篤然而俯首徵前寄人廡下剝啄聲頻推敲客乍新逋宿
債叵討追呼迭往迎來窓勞代謝風簸雪虐朝朝來路鬼之
揶揄地咄天鼙夜夜受狂奴之椎罵老狸已自公行腐鼠猶
能相嚇屍蟲出戶盧傳癆鬼之驅銅餵熏天詎有奎光之藉
魚何泳而長醒犬何恩而司夜笑逢桃梗終教落葉歸根勢
失梓公合受殘杯冷炙此則吳門之市卒不幕響纓陽門之
介夫尚煩悲咤也神乃啞然而笑曰化工肖物惟人最靈苟
屋漏之不愧將陋室之可銘幾見精靈之泣宅俄篤寶氣之
充庭君不見香爐手捧紗籠炬熒龍無端而破柱纏有時而
降應王歟則生鳴鼓角任彥昇天誕旗鈴莫聾於社公而豚
蹴致享莫瞽於司命而黃羊告釁則吾神也雖無糾察尚有
稽齊物之名篇探蒙莊之妙藉同老氏之元言異韓非之孤
憤馬非馬而堅白自鳴蟲能蟲而化機胥臨莫道篇名駢拇
斯人猶索以形骸應教舉號光明至理不遺於卑近思夫人
之有指也揮霍方圓縱橫今古肘或杯加魁因寒苦五峯高
聳落體掌之明珠一柱孤擎佢天龍之妙舞如持麈尾真舉
一面反三若數螺紋亦拔十而得五本異鼠肝蟲臂以息相
吹非關蟬翼蛇跗寓言是取使第索之恍惚求之雖盱視肝
膽於楚越等天地於蓬廬肘無端而生柳手何爲乎搜梧幕
支離之攘臂同罔兩之逃虛爲張蠻觸之軍爭舟可掬遂執
痌瘝之德槁木難舒其示諸掌乎悪知其所以乃猶柴其內
也夫孰得而喻諸惟物求其偶擬必於倫匪縣疣而附贅自
養性而和神譬水非水不流恃源而往似心與心相印以化
爲人手語如聞鉤弋之玉拳細剖指禪誰佢麻姑之鳥爪微
仲試看千佛拈花並蒂之花原合掌即使千人指月當空之
月祇孤輪洵同形之相禪爲說法於見身彼此奚分妍媸莫
管道自通於步步趨趨理不礙夫姝姝暖暖誰怒螳螂之臂
式向車前好探驪龍之珠鏗來月滿一笑握春風之手視眞
莫逆於心百金傳滹沱之方用乃善藏其短彼獲且六而接
踵四人言則然若子游文而子夏鉤吾見亦罕天地至大也
亭毒則均萬物至繁也宜翹俱備於柤梨橘柚見天心於廑
垢秕穅識精義從其脗合不難秦楚求醫無爲叮嚀豈假駢
枝表異畸斲輪而傷手胠肩肩然喜運斤兮成風活潑潑地
例以白之謂白別異而同較諸柯以伐柯能近取譬是則卮
言日出妙理可思明乎物之非物不容岐之又岐苟泯筌蹄
之迹象將視臭腐爲神奇況分形兮同氣自接腋而持頤既
畫方書圓之入妙亦爲雞爲彈之咸宜爲思神馬尻輪至道
有八絃之御可識心精意匠大年與千古爲期故化蜨既徹
其覺悟而猶龍欲作其之而士有學步莊騷澤矧儒素笑樗
散之不材鄧蓬心之難悟見浮圖於指上便具龍文捧日月
於雲中尚羈鵬路君子圖其大著豈失其肩背而不知天下

莫能破焉借明察秋毫而爲喻

道在矢溺賦 以西小天下莫能破焉爲題

惟大道之無垠匪一隅之可圍既秕糠稊稗之非遺亦溝渠纖微之悉舉尾閭泄下百川所以流其藏污牝繄藏神九竅所以通夫心瞢出清虛於渣滓見齊齊之元功化臭腐爲神奇詎詹詹之小語思夫矢溺之所在也糞壤荒墟壓牆僻泱腧衣徒取其煩撋棬槶僅資夫便了置左筆以空勞漆知頭而亦寫忠河魚腹疾注瀉偏多縱灰水腸滌泱攫不少將謂道無不寓涉迹原粗可知官止於符稱名太小然而天屎則垂諸列宿玉池則灌自金倦有形並即於灰朽無漏自結其因緣推陳出新啟陰陽之秘蓄移乾就溼憶嘔泣於孩年腎腸果切予殷可以執君民之契溲勃皆爲我用可以知延攬之權惜菌溷之孳花諸般墮地悟脬蘧之欲界若箇箋天蓋之宜堅戒豕腹之彭亨三王守舍蠲龍縶之妖妄六癸通泉且學師子之溺而談屎橛之禪一任文章之投溷不妨賓客堂之涴何必金盆玉盌臭陰達以升香須知黃河青竹顛撲終於不破然而下流可懼蔵德必捐觀蒙莊之取喻知守道氣輒形其伏挫如教請急可無澡豆之傾亦有將私不懼朝野馬並揚夫塵埃佛頭著處尼言雖近於荒唐虎子擎將猛而況馬通可以代勞薪覆溺亦足居奇貨醯雞自愛夫陵釀蒸菰蒋如江無忝糞中郎之號夜漏誰捧詎輸湯婆子之能人於豕椁佛說蛆蟲解識浮生之幻禪中蛾蚋莫非醇化之假鐙然芳茂幻金身於丈六居然草藉明莖莖有露承象由天造即寸草之纖微示全身之端好儗蓮花作骨種下靈根疑蕉葉見身皈衣法實變紅心於九死地盡回春瀝香雨於三空天眞不老想人間之軀殼無非欠性滙材現天上之神通悟盡悲花忍草則見紫磨輝煌爛銀虬縵飛舍利之毫光

憎故何妥有鼻蜣之戒李斯有廁鼠之懲孰云流灑之不淨孰云膀胱之不登遂臭何來識諸王於馬糞少渡曾紀得聖人於豕椁佛說蛆蟲解識浮生之幻禪中蛾蚋蒸菰痔如江無忝糞中郎之號夜漏誰捧詎輸湯婆子之能而況馬通可以代勞薪覆溺亦足居奇貨醯雞自愛夫陵釀野馬並揚夫塵埃佛頭著處尼言雖近於荒唐虎子擎將猛氣輒形其伏挫如教請急可無澡豆之傾亦有將私不懼朝堂之涴何必金盆玉盌臭陰達以升香須知黃河青竹顛撲終於不破然而下流可懼蔵德必捐觀蒙莊之取喻知守道之宜堅戒豕腹之彭亨三王守舍蠲龍縶之妖妄六癸通泉且學師子之溺而談屎橛之禪一任文章之投溷不妨賓客

莖草幻金身賦 以莖草幻丈六金身爲題

故無得而譬焉

惟金僊之度世有金佛之多情即鴻鵠之秘密闡象教之通明散天女之雰旃檀不斷種菩提之樹音樂皆鳴涉徧津梁歷千魔兮舊劫生成善相喜七滿兮八平綴瓔珞之三千不假鐙然芳茂幻金身於丈六居然草藉明莖莖有露承象由天造即寸草之纖微示全身之端好儗蓮花作骨種下靈根疑蕉葉見身皈衣法實變紅心於九死地盡回春瀝香雨於三空天眞不老想人間之軀殼無非欠性滙材現天上之神通悟盡悲花忍草則見紫磨輝煌爛銀虬縵飛舍利之毫光

聖牟尼之珠串貿奇峯秀骨灌頂風柔嚼滿月慈容拈拳笑綻倚天龍之一指金臂觥觥蹴香象之雙趺金蓮瓣瓣成非點石繫金繩而覺路開頻偃豈從風蠹金杵而愁魔伏慣黃印璽纍之而已似霜經青雀之骨涅華髮之肩初疑翠綰信指星窣堵非奇而口噤維摩非幻或謂小草何知化機相遜惟佛性之本涵故金身之可象納須彌於芥子便具由旬藏世界於粟稊理宜供養例以一麻一麥皆明心見性之端猶之千葉千花存化劫分形之想誰信金剛不壞葛藤斬盡千條可知金粟如來煩惱叢來萬丈固宜語妙棍香理參梅熟踏來肥膩每飲花牛銜到吉祥恍逢僊鹿似應窠之佛子合喚慈藪笑鵝籠之書生有誰尸祝倘見身說法應開指甲之花如具體面微倘有裘見之木何必金光瑤草文殊之界是青蓮盛知能踐金粟大士之林皆紫竹故色身之涉見乎億萬千猶菩草之變化乎三百六然而金猶有象草木無心問涅槃之妙旨聽海潮之梵音同鏡花之閃爍聲石火之銷沈非想非非因彈指見華嚴樓閣無生無滅回頭惜朝菌光陰幾經逐臭尋香天空雪窗一任歸根落葉月滿中林如其索以形骸依然碧草試問本來面目何處黃金是知一靈蠕動萬變坯甄境何人而不幻迹何瞬而不陳泡影容花說明鏡臺前之果蜃樓海市漚恢河沙底之塵惟文心之狡獪實宰世之金輪合掌低創歛彌綸乎宇宙吹生拉朽乍鞭叱夫鬼卹作如是觀我稱文章之草留他些子誰非血肉之身

莫甕賦

玉札丹砂金鹽五加壺公妙術餅隱仙家符書赤豆厄度黃芽胸妥月而縣鏡臂纏絲而繫紗今其有災疑訊平安之竹過此以往同尋吉利之花有甕焉製肖紫荷束同翠柏霜杵罪紅雲羅濾白疑鬼箭之辟邪比都梁之定魄名諛英光義通旁僕不呪劉綱之樹平地昇天如齋宏景之裝全家拔宅珠匳鎖匣金網承梁實亞蓬飾香流菊觴鑑巽柱而盛器子非榴而折房冕玉聲之蔥珮鳳飛庭之錦章人我發中包絡謝五瘟之使看人劫外祓除煎百和之湯三縛纏腰一枝插手合號更生宜乎延壽紀西楚之土風豔中吳之綵繡配上藥三百六定有紗籠應肢節二十三真無瓦漏不信淮南雞犬餘瀝都沾從知天上金魚仙官乞奏河上公昕然笑曰下土塵蔵匪天降殃役形鑿竅元精乃戕我有要道壽躋上皇僕天駐景浴日齊光魑魅雨泣俞跗走倡發吾篋探吾囊後天而老長相望

白秋海棠賦以哭到成花淚亦香爲緣

絕豔多愁美人善哭積望成癡疑思悵獨漬粉筋之千行聚珍珠之十斛感秋氣之如絲見花身之一掬紅心已化空歸帝子之魂翠袖依然漫倚湘妃之竹湘竹能紅秋花獨綺脂粉都嫌鉛華盡埽何予美之娉婷處深閨之秘奧裏蕉雨之愁心履梧霜之幽操玉容寂寞黛懶袖而君藏珠淚闌干瓊瑰而妾報占銀牆之一角西風那禁吹來鎖金屋之雙扉

深院更無人到檀心一點薄命三生含情脈脈不語盈盈翠
羽微殫紅妝掩明露重疑怯煙涼更清低垂粉頸薄倦纖莖
觸兜鉤而風頭墮春公而點成儼明璫之在御訝方諸之可
盛搵半韜之羅雲鮫綃灩溼立三更之素月錦襪無聲月轉
廊斜鏡昏絳紗有人墮淚回身見花顋明妝之窈窕眇脩容
之練莠瘦不勝衣想霓裳之試舞嬌愁注的距顙髓之流霞
綴金井之蟲絲寒蟄雞側老玉闌之霜信斷雁天涯嗅亦聞
香兜仍是淚葉殫雲低花濃粉墜喘遞聲輕窠彈臉嫵銷汐
鏡之餘紅羅山肩之薄翠初含豆蔻之胎俄結丁香之穗感
孤影之淒涼悶仙姿之穠粹絕愛晶簾悄立緯有丰神儻他
銀燭高燒轉增憔悴看此日珠穿一串空招倩女之離魂記
當年臘聚成堆誰送花奴之半臂則有秋士傷心簫晨落魄
金縷灰寒玉堦苔積墨遠道之鱗鴻怨空箱之刀尺眇環珮
之來遲悵精靈之永隔亦復徙倚牖陰淒迷月夕無情有恨
飛蝠影之昏黃惜鹽愈香閨熒燈之深碧一任香銷粉褪之
子溫其從教地老天荒余心純亦乃歌曰自君之出矣攬鏡
不成妝妾貌能花妒君恩有淚償鴛鴦七十二淩亂不成行
又歌曰檻外西風特地涼玉肌銷盡眼猶望歸來試取花枝
嗅知是花香是淚香

夜雨剪春韭賦 以題爲韻

春雨繩牀寒鐙草舍暝色將分故人來乍一笑開顏千金論
價入門而短幅先彈秉燭而溪衣剛卸盤飧市遠姚無兼味
之陳杯酒情深可有壺觴之稽春盤飣處聊嘗野老家風園
韭供來莫惜清談竟夜夜色三分炊煙一縷此會難期客行
良苦詫兒女之成行喜須眉之乍覩感身世之漂萍話生涯
於老圃青芻白飯何須送到猪肝綠酒紅鐙尚饕搗來鹿脯
幸山肴之可茹雅勝批風況嘉客之來思何辭冒雨三徑雲
深一犁水淺黃撥泥鬆青粘屐輭疑宿麥之才拙擬斷蔥之
乍卷肥鰡蓴本零露方稀薄效芹藥春風不腆松枝火溼嘵
鶩喔喔之雞雛落聲喧寒吠啅啅之犬披綠蓑之一領剛宜
雨滴如膏報金錯之一雙恰有風來似翦翦落輕勻香泥正
新嫩逾耳厭滑過釵尊是宜分菜把佐杯屑敘離衷之闊別
話平昔之情親分付廚娘刀礪要絜匆忙饌客風味偏眞如

教韭葉題箋尚記聯牀之夢若待韭花逞味誰營食力之謀
聽窗外之瀟瀟難忘舊雨任尊前之草草莫負青春繼而炊
熟黃粱禮成清酒沽陳思之十千品庾郎之三九羔如可獻
偏長物之無存本自宜豐顧香心之共有嚼出宮商角徵從
教世味都忘看來碧綠青黃可似人情耐久且佐先生之饌
刈共園葵聊供君子之膳挈同山韭況復莽莽川途茫茫塵
霧露葉靡當風花易誤殘良會之難逢問客來之何莫且盡
樽中之酒莫教聲密杯停試看畦畔之蔬已自根蟠葉跗如
嫌食淡添將竹葉之鹽漫觸心酸加以桃花之醋諒清夢之
難成試挑鐙而作賦

薺菜賦 以題爲韻 挑薺菜爲題

草際雲肥天邊樹暝鴈滿平蕪春生曲徑鳳尾青濃龜毛綠
瑩惟甘薺之宜人佐幽居之清興味在酸鹹以外秋士偏知
品居菘韭之間春盤可飣問先生於甘草術紀農祥卜佳節
之油花歌傳鏡聽爾其莙蓬名詳葦茶味別生野岸而星繁
緘方田而野列當夫雨過泥鬆風高壤裂葉碧成層粘青刺
結葉碎鱗攢根浮玉潔香連松芥開殘二月之花影混蔗壓
盡三冬之雪天賜幽人之祿紫茄紅莧休誇春回大澤之
陂蘆筍盛芽漫說於是擷筐采采結伴遲遲較筍籃之多寡
指江岸之迷離土緣深而細撥腰反折而忘疲映伽藍僊子
之廬清明節近伴諸葛先生之屋桑柘陰移賣可論斤京洛
之泥香盡洗柔堪送把美人之刀劗偏宜試看淺逗深挑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以非慶禮從此誦山居之咏不數蔬薑應教賦騎省之閒
惟歌香薷加以蔬水可風雪霜能耐異小草之無名縱孤根
其何礙泥塗久辱問采擷兮誰來闚花同餐惜靈脩之宛在
何必闕干映日鑪堂歌苜蓿之詩又看櫻筍行廚薑市鬻元
脩之菜

荷錢賦 以點溪荷葉疊青錢爲根

波鏡藍挼萍茵翠潋沽春傾白墮之杯買夏搆綠蘿之厂酴
釀委地惜花國之長貧榆莢漫天問金錢其誰斂何阿堵之
傳神訝新荷之亂點鑄經槐火拋來白水千緡穿稏菱絲飛
落青蚨萬點青浮暈淺綠偃蓬低斜牽荇帶小結蘭膏走珠
露之流轉戲文僊而東西數姹女於河間煙波論價幻青童
於沼上子母工搗清俸誰分淥水紅蓮之幕歸裝儗辨春波
罨畫之溪莫不浮沈魚庫點綴鷗波擲涼煙而散亂貫絲雨
而婀娜清氣逼人詩腸忽潤碧筒招我酒償空多挂杖如逢
好赴蓮池之約纏頭欲贈新翻水調之歌償將菡萏之天應
有報章雲錦撒向芙蓉之帳果然豔絕仝荷足使蘇涸轍於
波臣闢豪華於魚妾匀圓而輕遜五銖舒卷而痕餘一捻琉
璃眼滑每賺蜻蜓金翠身輕低迷蛺蝶果賜名湖湯沐應裝
翡翠之巢任教香夢沈酣難盜鴛鴦之鏡如許愁增半畝
之菩陰誰信神通刻三年之楮葉又若曲沼煙清橫塘露裛
擘曲柄之蕉疏鎖浮漚而妥貼錯呼錢樹十丈花開雅製荷
裳六銖衣褶弄珠人去兜香贈金錯之力鬬鴨船歸賭勝輸

綠雲之莢照重輪之璧月醮金波而寶鏡青磨編名馬之障泥飲香水而拳毛翠疊彼滿心輕薄鵝眼零星或畫又兮入咏或荷葉兮肖形亦自圖成本草寫就心經未若此亭亭關沼采采花汀捧出香孩定拜洗兒之賜書來鏤管疑通潤筆之靈倫教滿大如船雙橈點翠況復萍飄碎錦萬選都青乃歌曰蓮葉綠田田菱花比鏡圓同心人不見拋擲爲誰憐幽響未已清香轉妍串繁聲於別浦若有人兮叩舷又歌曰灣湖水碧蓮天咫尺相思鴈鶩船妾命自傷荷蒂薄君心都似滿絲連買盡鴛鴦三十六但貪歡喜不論錢

人字柳賦 以樹人有道結籍子爲題

稽人柳於當年推漢庭之獨步無多顰笑依依張緒風流絕妙形容濯濯王恭雅度然而弄晴搖暝徒分金粉之名何如接葉交柯生傍文章之樹乃有龍池異種鳳苑長春玩柔條之倒影儼波磔之橫陳麥號雙歧無茲喬旆蓮詩並蒂少此丰神舞龍尖腰肯現桃花之面描來樣腳剛逢蕉葉之身如偕竹報平安書成個個不與楓同鏃瘦寫出人人蓋其勢鮮差池象殊奇偶分點畫於蟲書肖鉤斜於蝌斗非關結艾爲人信有藏經號柳染雲煙之色居然逸少臨池諧將風雨之聲似解張顛濡首若如可畫添紙界於烏絲漸許同編倩簪花之素手不信神名九烈初禪之文字俱無誰知倦到三眠懸腕之工夫尚有觀其黛影交銜眉峯對掃青分連理之枝綠映同心之草歌傳繫馬想書尾之無訛唱到棲烏豈塗鴉

之足惱率念四鴛花之夢水面成章繫三千錦繡之春天工脫稿果使橋題司馬助清興於揮毫如教絲繡平原寄相思於遠道宜乎月寫前身風垂錦縷散新絲乙乙不數懸鍼織橫理庚庚眞愁畫鐵彼李應關西之子未足描葵即松爲木下之公還驗韶折問幽居於種五傘蓋何殊如對影兮成三灸身無別蓋柳原道邨沙間之篆體微參而柳象從衆天上之星文互結何必桐葉宵題柿林秋肆曾參絮果飛白工描添得衣香採藍淺試題休擬鳳春風鍛竈之年書可寵驚芳草池塘之思遂使迴文織就敲殘紅杏尚書載酒人歸問遍綠楊蕭寺紡腮欲貫幾迷石鼓之文鴻爪留痕誤認天邊之字別有河梁送別風日晴蒸妾贈鴛鴦之錦君書魚子之綾

翩遠率愁八字妝成誰顧腰長東細個人消瘦難勝穿燕剪以橫斜分形從眾織鴛梭而歷亂不整如朋信楊枝別有風流蠻箋卻寄知柳骨從來賦嫏筆諫曾稱然豈若花飛翠聲色煥青旌植向靈和之殿生當太液之池宇爲孳歟寓生長收成之義人者仁也想對時育物之宜左壁觀史右壁觀圖好借鑽燧照燃藥之彩百年樹人十年樹木何必蟲書誇食葉之奇

秋鷹賦 以秋鷹振翮爲韻

陰崖獵獵落葉颼颼清霜漠墅斜日林邱欻音鷹之側翅睨清霄而縱眸睞隊漱誰工舉臂而千山欲動拚飛已習試呼而羣鳥皆愁已過放鴿之天旭鈴罷翠漸學盤雕之勢風雨橫

秋惟爽鳴之司令軼埃壒而上升稟金天之殺氣翼珞光之美稱角森立而孤竦骨軒昂而乍膊厲鉤吻而圈鐵甓蘭筋而引繩蒙主人之豢養思突逞其技能擊水三千刷羽應逢俊鶻搏風九萬脫縲試看飢鷹玉爪低攫金眸疾瞬擊電霆甸擊雲霄迅去無潛迹往必誠信乍剽忽以見才亦盤旋而觀數平皋莽蕩秋風鳥鼠之山大澤喧呼黑月鶖鵝之陳號霜臺之執法拇擊無遺落天上之將軍威名克振突入高青陡擘晴碧霄透空拳風生兩腋點血流紅散花塗白足使月兔潛蹤陽烏喪魄如射大庭之鳥戰則請從如驅殿上之狐急何能擇錦韝乍擊騰碧海之前身組練孤臨奮青霄之逸翮朔吹蒼涼關河已霜雲低暮慘血繒邊鴈沙黃嘯虎草白如羊已設頭鵝之宴俄開哨鹿之場初發蹤而指示詎飽食而思颺逞毛擊於郅都獲禽無算助軍聲於尚父我武惟揚海立雲垂十盪十決而猶怒風生火出一縱一橫之莫當別有黑衣成隊青骹冠軍封以長樂之記號以追遙之君點假參連抗風雲而長往嗾逢寶誌標神駿而絕羣不簽落雁之都孰高聲價儻遇射雕之手請奏殊勳是宜窮秋風於青海司秋官之白雲而乃壯心抑寒平野蕭條幸養成夫毛羽終自貢其風標恥櫺門之託跡思勇爵之徒驕張素練之風沙纖毫畢見搜紅塵之狐兔陰翳都消君以爲雄請試羅夫慧烏臣今已老將奮志於煙霄

魚枕賦

客有饋張翰之蓴羹瀹鼈蒙之蝦菜喜豚乳之同蒸憶雞豉之可漬觀骨鯁之中藏訝魚頭之宛在何須佩乙靈符收虎篆之威絕愛成丁片石異魁冠之戴故腦隨月減既奇迹之可徵而枕藉濤聲亦通中之不礙爾乃脥紅糝乳肪白凝脂溜青睛之滑笏支玉骨之威猱藏我頭來貯中央之堅白臨其腦也象圓枕之瑰奇一縱一橫疑夸耀兮鴻寶無多無夏任游泳兮鵝池如傾螺女之觴扶頭醉矣倘值龍之睡曲肢枕之觀其棱角分晏通明可視非蝦蟹之許蟹之輸芒非沙蟲之射鴟笑魚鮹之常鰥等魚須之可數腮需許暴漢安穩於龍門尾或能燒勝支撐於鼇柱果爾名分石首應歌淑石之詩如其躍向僊舟定入游僊之府豈宓妃之留賔化作波臣抑尋春禹穴之澄波平如寶鏡唆昆池之錦荇粲即香衾剖出素書漫健瑤函蔺枕彈來綠綺偏宜流水聽琴若封安樂之記號以追遙之君點假公定推赤鯉不作神僊之夢需羨白蝸固宜品列侯鯖買分清俸欲觀篆籀之文須待刀礎之用除是編名索項枕狹難安應知鮑臧詘車枕長可共如登几席魚凿亦解分捐雅抱衾裯魚膠都教侍從繪三館於堂上居然三體鉤摹唾雙鯉於盤中定有雙丁錯綜既堂堂而策策亦徐徐而遬遬聻可知更想卜筮而卜夜求非緣木詎匪安而匪舒儻他翡翠支牀亦有能文鳥鯽卻笑鴛鴦交頸非無比目玉餘寶也幾何

龍女新婚宴爾心乎愛矣鮫人韜匿藏諸彼紅粧出僊客之家碧玉製深宮之手或夸七寶之莊嚴或獻六安之永久未若此形異質帆用珠璣紐天開豔庫朝霞騰琥珀之光水是甜鄉宵月臥煙波之叟始信書傳丙穴高宴邀頭從教座舒辛盤有嘉折首迄心披弼雅之遺文敘加恩之水族厲劒齒於魚腸繳弓衣於魚服嘉玉枕之傳觀恥鰥魚之獨宿游皆逐隊不慮其孤飢或誤吞無嫌於伏浸去白龍鮮鮓依然瑣瑞斑爛買來紅樹秋江欲對芙蓉悵觸乃安斯寢試占吉夢之祥我醉欲眠且果老饕之腹

蝸篆賦 以蝸盤古陸文爲題

惟厖涎之宛轉見縮首之盤蝸乍緣落而縈繞時黏壁以橫斜體具螺旋恍奇文之媲嬴形皴屋漏同古篆之紛挐未從天上排來應殊雁字試向牆邊畫去豈類雅叉原夫篆書之託始也體格詳於秦代書名昉於周官既夔味而蛟醜亦鳳翥而龍蟠肖蟲魚之璞府變科斗之槃跚一畫開天會幻鴻文於蜥蜴三蒼釋訓頻書鳥跡於鵝鶩氣勁神遒寒瘦儲同蝸縮字奇語重縈回迴異蝸盤有蟲焉負殼而遊就溼而煦醉或如泥黏仍著土名登郭璞之書居傍焦先之戶戴頭角之森森勝蚜蝪之楚楚秋蛇蜿繞牽粉界之千條春蚓盤旋結銀絲之一縷看此日蟲書篆就結撰偏工憶當年天字書成臨磊最古古砌蕤生虛檐雨滴石髮青濃蘿衣翠繡蝕闌圖以偏明涴花牆而難滌恍置蚰蜒之塹霧結煙凝如張蟹

觸之軍星馳電掣書殊虎爪變體而儼若懸鍼橫比龍鱗點畫幽居合著以蝸廬倘照流熒倘擬心香之寵如規暗蝸眞疑蝨尾之書次仲重來丰神酷似陽冰忽過體勢紛如又若淫潦經旬莖蕾不翦淫霖沈罷春愁縛繭何徵生之肖翹乘化機之蠕蠕傍書案而浸淫食紙窗而研吮輸他脈望曾偷食字之功絆到蘧絲欲上淩雲之扁自然飛白縱橫遠過乎篆書莫笑雕胥斑駁直同乎寶篆惟是蠃嬴著號威蝘成紋雅稱蝸居之子宜呼篆愁之君負蛈同遊授簡爭輝乎丹泰守瓜奚事汗牛並重乎邱墳有時走或循牆紛詰屈聱牙可讀莫笑家徒四壁看唾涕流沫皆文

蝘穿九曲珠賦

蝘小言之要眇皆至理之灌輸卦形師蜴紹象爲珠鳥何爲兮名篆馬何事而知途惟物安其性理握其樞道歸蝘蝘胸有智珠故解去連環胡盧悶破而穿來九曲照乘光敷笑蚍蜉之能撼陋蚘母之曾塗爾乃鉤星散采弓月垂姿鐙九光而並耀絨九孔以難施體具蠡旋百肋之龍眠未醒腸眞穀轉千年之蚌孕相思藏卍字而峯回三三啟徑貯銀灣而水活六六分支浸組幽而鑿險誰刻玉而築脂倘非蛾術時勤莫引千鈞之髮若使珠胎未剖依然無當之危乃有元駒來貢赤嶼軒渠曾誇若象亦解觀魚封將丹穴之泥城眞蕩蕩

竊就檀籠之號國是蠕蠕用塗脂而沃若爰致曲以紛如銜素絲之纖縷樂芳餌之於於磨乾坤而共轉鑿混沌而非虛一以貫之就淺就深之際兩面化也相摩相濕之餘觀其鳳髓紅凝蜷膏雪漉範我馳驅從其眷念徑曲折以通幽力鑽研而罔倦恍陟羊腸之坂險度千重如登鳥道之峯天開一綫既旁行仄行亦左旋兮右旋比似蠶遊繭內牽來香雪絲絲卻疑蛇入杯中照出弓彎面面其穿之也匪藉鍼神難遇月姊但教有隙之可緣豈竟無能之可使果鞭心而入并貫虱何難如矢志以漏山猶隄不止何必橋編筏渡探妙術於珠囊居然蠖屈龍仲淡成能於蠙子貫自等於芒鍼鑽豈同於故紙始信鼠肝蟲臂此中具龍象金身應知月脇天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何處著尋常展齒既而價重五都聲馳千里結香縷之穗絲貫菱絲之蕊靡落明月於懷中玩璇璣於座裏回憶九紋璀璨劍心同玉非之運即今九竅玲瓏鑑核似房陵之李來非由竇蛇行之倘曷偏能狹僅容身蝸角之盤旋足儇何藥彎分貫珠竟紛紛兮走蠙蛩而入入而悅天下莫能破焉窮則變變則通能事於茲畢矣方今一人茂對萬彙安全遲方蠙附睿照珠縣士羞鯨目之投才皆貫札人慕魚頭之號直儇張弦道無小而不寓志何往而不堅但持駿馬雙纏足迹終期遠到果拭靈犀一點心花定徹中邊若夫採藥之陋說褒衮之遺編固無得而述焉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改由來點一時不如耀千載傾盡千黃金
寸心可能買洗紅妾有法洗向極海請看流水中明明玉顏在
休洗紅洗多紅不鮮誰令花草妾黃以金石堅萬物各有候
委化隨自然恐加拂拭勤益以凋天年願君回仁照及此春華妍
古意
甯士毋爲吏甯農毋爲商商利盡銘墾吏術兼虎狼避名乃
居賢其人必不祥堂堂王介甫亦慕桑宏羊古來言利臣及
身多禍殃
美人抱瑤瑟孤坐青楓林不鼓鳳凰曲恐啟非偶心天風吹
黃桑颯颯涼衣襟豈不傷歲晏感此霜雪陰羣女任相妒致
身羞黃金
嘉樹行
南山有嘉樹枝葉何靜嶸崇柯聳百尺鬱鬱壯神京咄哉寄
生草比附生繩繩託根得美蔭青翠驕陽春盤踞既深固霜
雪不敢侵長藤恣牽繞拳屈蛟龍形枝節受纏縛蹙蹙無由
伸重陰日蒙密朝陽稀漏明可憐溫風吹更被秋雨零根株
漸朽蠹歲久餘空心蚰虮踞枯腹元駒公然行般爾詎垂顧
猿狖長哀鳴山靈而有知佗儻心不平每當風雨宵往往聞
哭聲行者爲太息斬艾操利兵勢盛猝難拔嘉樹先爲傾不
勝固同龍勝之亦無名火攻本下策假手尤躁輕客容豈不
猛願欲終難盈去稂得野葛篤患夫誰嬰君子慎防蘗履雪
防堅冰時時伐寄生無使相糾縈
比翼曲
丹丘之深山有鳥捧嘉木其鳴曰雙雙雌雄搆巢屋巢中畜
數雛兩兩相翼翼酸雨綿積旬養羔苦無薪黃小共嘵饑啁
啾仰雌腹雄意念諸雛飛啄野田粟振衣纔欲飛饑雌再三
屬宇宙多畏途君胡念行役甯爲待盡死無爲机上肉願君
急蚤歸爲君備膏沐是時煙霧昏虞羅滿山谷青蟲豈易得
紅稻未全熟牽機觸膠餌俛首受兇禽幸免雀鮓充已作鵠
籠伏雌見雄不歸哀哀淚相續離我屋中雛尋我舊同族側
耳聽鳴聲知君念弋獵低呼不敢前檐端景羞縮雌向屋前
鳴雄在籠中宿同心而離居相看各痛哭雄謂雌勿悲區區
自貽毒同歸知一心徒死詎瞑目無父已自悲無母更誰暵
從茲返故居恩勤遞相襲他年傅翼飛平生願言足存沒苟
不渝豈必兩相逐無爲子規嘵血染湘山竹
狐粉行
妖狐竄深山乃穴丘墓中思挾媚人術妝點惹未工擱髏睨
之笑閃欲成老翁汝未歷艱苦安望希倮蟲人身固難得借
面將毋同山花爲汝插胡粉爲汝碧頂禮拜星月呼吸摩紫

穿化爲美婦人嬌面紅芙蓉一笑下蔡迷焉能測其蹤東鄰
有幽女冷豔冰霜容芳會良賤跼跼十載媒未通鄰女姑勿嗔
善保千金躬迺合有遲速妖豔嘗可從雲中金翅鳥側目下
高空

長安行

長安多貴游夾道起高樓青槐蔭廣陌碧水環金溝中堂羅
綠竹趙舞臨清謳賓客羞朱穀僮奴皆綠簍歡樂殊未晏噓
氣回春秋夫君獨何爲憂苦不自聊我亦無所苦我亦無所
憂側身天地間獨抱生人愁長安三月春滿水東西流詩春
易受謝溝水多沈浮金張號鼎望田竇封通侯呼鷹出平樂
走馬彈箜篌鐘漏一朝盡委骨歸山邱臺傾曲池平彌望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松楸何必雍門琴涕下不可收

泣玉歎

荆山有良璧寶氣騰煙巒一獻右足刖再獻左足殘足殘亦
無悔惟哭知玉難悲哉卞和子何不藏名山希聲感願代嘯
徹煙霞間保身比明喆抱璞辭雕刓奈何自媒衒急遽當世
覩楚王夫何尤躁進眞無端不見齊顏生歸去形神完

啞啞城上烏

啞啞城上烏辛苦哺眾雛雛成母衰謝一一皆返哺誰與無
爺孃此烏孝獨殊一朝失所恃血淚黏模糊哀鳴聽中夜草
樹爲之枯守巢不忍去如寢苦塊聞聲若有慕滅景猶相
呼微禽足天性可以人不如寄聲挾彈者莫打城上烏

論交行

余生秉微尙把筆無閒時締交盡賢雋品學皆吾師豈無瑣
瑰贈而少酬答詩請將賤子意一一開陳之友朋貴眞摯古
誼良可思肝膽一以貢藥石當相資奈何世俗嘩美多淫
詞自非上聖質安能無瑕疵嗟彼貢諛口不翅無當庖形聲
未相浹稱賞先不貲違心造嘉譽欺友實自欺吾儕得力處
深淺同奕碁品題苟弗當何異非笑辭廬山有眞面骨格原
清奇摹寫極雕鑿反失眞容儀世人貴耳食極口相交推遂
令局中人深信無復疑志氣日驕滿精進不可期風流競標
置黨殉多由茲名盛易招忌善極來蛾眉歷覩夏侯輩覆車
宜鑒斯絕交書既成謗議紛騰滋撰諸前後情倒行而逆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人重然諾一語成心知惜名若金玉不肯輕軺遺既愛中
道棄復嗟晚節隳恐污人倫鑒已德先有虧人生性情異譬
彼山木枝陽木多啗直陰木多傾欹苟非性所安強笑終不
怡小人豔噓植相得同膠飴君子志遠大將曰余傾危區區
念此意及爾心腹披獨居苦寂寞羣處羞韋脂二者必居一

甘作沒字碑

雜感

我聞懷葛氏人壽皆咸彭混沌一爲鑿耆欲糾相爭哀樂失
天性皆能戕其生壯歲兒女意中年名宦情士無賢不肖畫
夜各營營日月幷景出天地傷元精木一花實萬嘉樹將頹
賴善根苦沈溺陳死終不醒安得乘圓風學道諮廣成

春苑鬬鶯弄百種關姣好施生徧倮蟲面目無一肖初疑搏
土時靈媧築拯造豈惟有榮悴即事分壽夭委順終不奔排
逆亦云矯偉茲造物心雕鏤詎矜巧陰陽互亭毒萬古同一
曉嗟被蝘蜓兒紅顏自紛擾河車焉可期食之後天老
朝陽出杲杲燭火一時熄乃其陰噎時星斗幷韜匿熒熒犇
火青睒睒黍鐙碧孤月爭撓搖萬鬼助噓噏老鴟啞然笑妖
狐作人立吐談非不高寒景動飆瑟天雞一以唱奄然滅無
蹟穴地已足悲附草復何益始知魑魅光不敵太陽力
興雲山必高浴龍水必深君子抱沖素正氣常森森高心抗
天地塵望無由侵歌聲出菰蘆眇若鸞鳳音風雲既遭遇如
彭祖鼓琴功名自吾分窮達堅一心薄俗豔譬紱名節非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欽讀書竟何事俛仰成荒淫吾愛隆中叟高懷無古今
日出羣動起醜惡紛萬端乃其廣坐中面目多沮慙乃其伏
枕時肺腑終不安一出便蹉跌庶可無後患小喜副幾幸滔
天肆波瀾初心頗易厭晚節良足歎安得萬間廈爲爾謀饑
寒
不幸爲父母無錢眞可貴傳家乏贏金兒面如死灰亦有田
舍翁辛苦蓄貲財不顧生兒孝但願生兒才謂兒可付託願
景休徘徊一朝入兒手呼吸成風雷豈無甘旨奉冷炙兼殘
杯僮奴惡衰歇百喚呼不來疴瘥祇自知老病相與催殷勤
抱孫兒珍惜如瓊瑰願孫無病菑欲知孝子心
但觀手中孩

誰言兄弟親不如夫婦私乃其枕衾昵非念同乳時中宵動
嗚泣觸處相瑕疵積釁成巧搆貌合心已離公然斧荆樹坐
使然豆萁甘受外舍侮甘受客作欺獨至同懷人錙銖算無
遺喧呼惱鄰右高堂愀然悲發言涉袒護左右難維持陰氣
亂狡僮祀終不飽從來家道乖殃禍生必奇夫婦有變易
手足詎可移何以睦兄弟白首相與期
妒婦如黃苓所至輒根斷無色尙梟雄有才益驕悍籠絡傾
陽愚鉗挾生積翫禍水滋王家國本易離畔南風已吹蠱獨
孤實首難士夫不幸值其家必星散況乃黑心符三夫嫁已
半忍心易所天醜聲出帷幔逞茲虎她毒縱瘏眉目槩故鬼
但嗚泣黃小受糜爛誰非丈夫子俛仰動悲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虎狼暴可馴龍她狎可撓獨有陰險心在人固難料
繄援畢詞縮交好詆痔固所甘踏頭不知惱詔笑工吠鳴憂
生代新舊是眞可憐蟲所欲頗易了功名一以共肺腑幷傾
倒勢盛先伺瑕衰落迹如掃殺機生坐中笑鴟肆奸巧孤兒
頗能覆巢亦能擣所以傷心人忘機狎魚鳥
降衷有三命豐嗇固難必衣食取纔足婚嫁亦可畢無端涉
冥想謂有鉤致術妄思鑄橫財心計夸詭密乃其所得貲奚
翅劍頭蜜東家買莊田眼飽空妒嫉西家起高樓片瓦爭蚌
醜夢中見腐蕞侵晨惘然出徒然亂心意清夜失安謐坐此
促年命往往發狂疾有生不耐窮殞患焉可詰
有錢不能用奚翅無一錢有錢不善用焉有不涸泉豬刻固

所禁暴殄天不憐嗟哉守錢愚黃紫標萬千親知偶稱貸摧
解無一緡宦吏闖然至窾突中庭前舉詞納厚賂四顧心茫
然旁有刀筆人睨之唾饞涎何況決撤兒裘馬騰豪鮮不念
銖寸粟但飽豬蝨堪死氣已盡既死難保全賢哉漢疏傅
飲酒終餘年

夢醒俄頃時此身落何處夢中極悲歡醒時膺驚怖醉醒俄
頃時此心非我有醉中肆喧呶醒時增怩忸豈惟備醜態乃
亦生事端放膽不知忌傾心輸肺肝殺機起尊俎杯遝猶未
乾奈何縱狂藥不顧頭顛安三復賓筵詩飲酒良獨難

美人如燭骸啞處不知畏是眞革囊血是眞嚼蠟味有身配
三才萬物孰比貴胡然逞者欲不思固精氣色心一以熾百

爲黃金價益高青雲氣益卑兔園守荒册強半沒字碑是眞
脈幷膠漆豔稱容成術秘戲圖彷彿佛人狥感妖戃火庫發瘡
日相娛嬉陋儒志溫飽備書等居奇喜怒繇乃公姻婭甘心
痎一朝鐘漏歇相顧泣歔欷盛年固難守更衣且不諱西陵
食人不知擇嚴師富兒慣嬌養櫝楚靳不施貧兒乏脩脯終
歌吹聲閉置更無謂請觀變相圖癡兒夢醒未

物生苦蒙昧父養師教之初服有詰命譬如胎與胚奈何肉
種松得美蔭種枳多刺傷栽培亦豈異施報偏反常此輩最
節士欲挽虞淵沈艱難誓宏濟元化同剖斟成否固難必獨
可恨此理終易明松直鮮阿附枳曲隨低昂心孤迹易遠植
此區區心精誠感天帝頃刻開重陰北山負愚叟東海塡冤
弱患豈防平樓白雨露稍稍見鋒芒風雲會遷變觸手成披
鴞前車圖宜戒嘉實焉可蠹奈何斬蘗植自謂無否臧多情
雙親終朝致禮敬禮福來振振

乃天地庶物親扶將惟其心無私是以春風揚
孤陰亦能生獨陽亦能長在物必疵瘵在人必妖罔古王制
楊子哭岐路墨子悲素絲出處苟不愼百悔何由追小人怙
腐刑閹寺感天象猶恐傷好生罰贖解湯網眾生有咎屬一
勢權率引必良士謬推吐握誠虛執前席禮感激心忽萌一
視闔痂瘥羯雞僖作俑伎晨失清譬閹羊及宦牛踵事益非
唯永不起非義共敦迫盛勢相挾倚居恆清節高化爲鄙夫
想養生備百物宰殺詎爲任奈何罔生機馴至芻豢養　盛

世無殀胎孕字及時廣袤臺如可登人物幷熙攘

俠客

一笑頭顱贈黃金裴王看雲天酬義烈恩怨植孤寒天涯滿風雪落魄竇刀難

酒徒

三百六十日以醉全吾眞今古付一哭乾坤能幾人狂奴漫呵叱恐是故將軍

才子

聲華滿天地一賦千黃金誰人解憐惜愛極生殺心名山有著書涕泗傷古今

美人

但把蛾眉照菱花便不圓當賑斯養嫁不與畫工錢留取傾城色重爲人所憐

秋懷用昌黎韻

秋色滿天地萬象絕靡難芳樹一以凋搖落不自已因風作商聲併入秋士耳物理盛必衰生意蘊復起不秋何以春天運轆轤似人生匪金石少艾安可恃古人不我待來者方接軌置身今古間一日幾憂喜

皇天平四時秋氣獨憯悴昨日花滿枝今日霜滿地擾擾焉足悲天天亦難恣試從空處觀欣戚兩無異靈臺有春風方知天爵貴

秦箏促雁柱趙女斥其曼越人脯虵膾楚客不敢飯聖賢曰不然深心發宏願小人苟好名君子必奬勸胥非取下節來歸動千萬朱善忘前非感泣肺肝獻我無容物才忝激乃成怨

青青巖上松勁陰不敢淩玉質苟瑩粹豈畏盤中蠅君子慎所履皎若懷清冰調停最貽誤嚴然見丰棱雕鶚志霄漢巨魚眇涊罟中庸豈易幾狂猶吾亦能

白露墜空下皐禽發清聲啞啞嘵月烏哀音一何永感逝追昔歡入遠積今猶浮生無百年憂來淚如綆時既不可失名亦不可幸抗懷希古人應念應其屏

秋螢出深雨修竹媚寒景清鐙景書帷照我心罔罔幼懷寄簡編一意掃榛梗夜靜虛籟生心孤慧光騁名山安必傳所逾奢發積鬼先瞰君子如春風味濃意彌淡小人熱如酒稍近易流濫趨褥一以殊即事分久暫我久人非尤中流急收纜載觀廉范交精理自推勘百憂如草生夜雨滿檐顏不敢譖

東髮盛意氣鑒淺識愚閭緘交徧桑梓俛仰多積慽恩深責涼月忽西墮清光猶滿軒露寒溼衣袂仰視明星奔古屋寂人籟秋蟲亦能言獨居窮默士徙倚空庭前自從習儒術高堂缺晨餐妄思不朽業著述垂簡編侏儒飽欲死食字空五千蠹蟲不知苦梅蟲甘茹酸奈何累親操作忘食眠南山有靈藥采采貽高年

精衛銜木石妄意東海乾刑天舞干戚屢折青瑣玕天地有

睥睨補錄終疑圖力小願欲大強受非所安一蹶不再振家
國生波瀾何況倚伏理轉徙如流丸嗟哉破車犢曷與施樽
鞍
洽洽七條絃彈出清商聲亦知識曲寡心事聊相明蛾眉豈
忘妒天意憐貞誠寒條有時振蝕月終復盈百戰氣益銳而
手無寸兵品植藝乃貴身詘名則榮何以答高厚圭璧當自
令
芙蓉滿秋江清輝閟姣好不憂贈君運常恐被霜早微生頗
自矜朱顏爲君保後凋謝松心感物易枯槁采采貽所思馨
香棄中道
倚松歎
春風入庭戶松花一何香昔我髮齒日松頂如人長時與同
學子列坐嬉其旁彈指十餘載人矮松昂藏巉巖偃車蓋青
翠高櫩廊濤飛六月雪枝濯三秋霜草木能樹立我行空自
傷本非金石姿令名苦不彰
讀漢武帝本紀
江都屈傅相公孫東閣開用人用輭媚枉慕非常才
黃老治天下作俑實文景一變求神仙蓬萊眇千頃
天馬求未來遊嬉徧海內如何勒燕然翻出竇憲塹
漢法多刻深難全父子愛衆鳩設證已酷思臺空寄慨
秦坑搤冤懦漢經置學博尚論并祖龍無乃議未確
張湯起刀筆舞文得殊寵壯哉汲大夫危言冒無種
菱蔣婆甑子樓船渡汾河佳人感賤世哀樂何其多
君王好詞賦同時有相如茂陵索遺藁乃得封禪書
匈奴失陰山漢亦苦征繕請收哀痛詔然後議封禪
霍光雖不學知人帝善擇但得社稷臣何勞殺鉤弋
讀晉書阮籍嵇康傳各賦一首
泰園隱下吏柳季甘辱身夫子古達者守晦全其眞一醉六
十日聊養義皇醇嗟彼纂奪輩視之如蠅蚊奈何禪位詔出
自高詠人遂令太史氏編置作晉臣秦帝魯連恥高義淩千
春潘勗製九錫雖美文不珍夫子雅玩世賤誕蒙莊倫生死
分已定乃畏丞相瞋僬諧窮途哭哀痛雖具陳君子貴操守
殺身以成仁腕斷詔不草風節良振振
中散人中龍入道心未堅蘇門有鸞鳳何弗從學仙竹林亦
清曠鍛竈堪終焉絕交論頗激幸值鍾部賢倘如會宗輩軀
命亦蚤捐咄哉晉子房閒見何獨偏手書殺良友況積睚眦
愆典午急禪代頗畏清議權才疏等北海伉直安得全太學
三千人才藻成翩翩坐以廣召號傾陷成因緣廣陵一爲奏
哀絲崩琴絃青霞鬱奇氣白日沈虞淵豈若蹈海人黃鵠翔
超然柱下戒知白揚子安草元何必楷散材始克全其天
牡丹一木作花不多復爲雨殘詩以釋之
好花如美人奇福信難享豔絕終見傷妒極轉受獎天意固
難測雨勢蓄块莽淩晨開數枝香色動書幌清酒酬一杯聊
以當供養風雨何驟來打落蕊一網主人爲花惜清淚掬盈

掌花神如有知賦性偏倜強甘風雨摧不耐俗客賞明歲
春風多花開大於盆
虎踞關北歸小步子城看月
寒月出城角看煙與之俱月光半明滅人影隨卷舒朔風勁
枯樹嘔嘔噪寒鳥河冰斷清溜水骨生長渠水忽不受月珠
景浮清虛混若接元氣莫辨居人廬但看雪明處微露西南
隅寒鐘發沈響霜氣森輕裾疲驢策難進竚立空愁余
贈吳碩卿
涼風起沙雁噭噭飛成行索居苦無偶冒雨登君堂主人喜
客至食頃羅酒漿呼弟出拜客秀質頎而長和氣溢眉宇趨
步仍安詳兄爲弟布席弟爲兄畢觴此景妙可繪對之頗且

金陵證書 蔣氏校印

狂家庭最難處微隙成參商同體誼豈薄婦怨誰能當豆萁
有時泣荊樹還自戕孩提足天性長大翻不祥形乖氣乃逆
貌合心自傷古稱難兄弟元方有季方如君睦門古人相
頡頏雍雍太和氣可卜百世昌
板橋懷古
如霜板橋月曾照古昔人古人不可見板渚垂千春長河細
如帶春水生粼粼危欄石礎卸半是波嘴痕香膠宮牌麥古
道盤荊榛車馬去不息撲蔌揚飛塵此地昔征戰精甲臨江
屯龍騰一飛渡王業哀沈淪偉哉張丞相殉義不顧身青蓋
入洛陽鼓鍾空嶙峋誰知五馬渡異代棲江濱宴遊結雙轡
鼓角鳴兩甄雖盡信超越無術柔賊臣龍駒竟顛躓憔悴憐

妙裘箸入趁墟鳴椰叟收釣麥氣浮深涼炊煙起荒竈返照
光逾鮮殘紅挂山廟求槽馬驕嘶爭枝鳥譁譟寒罷策難進
遲回互相諉聞夢便尋郵隔水發酣叫郵犬詫冠服吠客猛
如豹叩關日已昏糜子作前導解轡過中唐田家各歡勞槿
籬編作門斗室大於笆兒呼豚擭歸婦稔鵝鴨鬧壤沃運追
呼風滄樓顏貌歡言勸尊酒爲說歲豐秏山看羞竹姑家釀
綠浮醽壁間春帖詞把火說且照溼棟垂沮洳繩牀苦寐潦
偶聞低唫聲繞屋蚯蚓竅草蔫雖不文勞人足酬覺嗟彼裨
薇子塵網日羈罩百感熾胸臆三塗任顛倒孤負花月多青
山解相笑但知鐘鼎榮誰識耕鑿樂桃源如可尋吾亦從吾
好

金陵證書 蔣氏校印

松花如雨落山門古木千章一寺尊世外煙霞禪悅淨壁間
神鬼畫堂昏經幢怖鴿棲檐靈石鼎文漶亂水痕絕愛師巫
迎送曲年年簫鼓十三郎
游園射氏招同家裕菴叔晚至官山松林步月
淡上白雲留不住乘風飛過山頭樹碧梧翠竹花冥冥十里
空濛起香霧煙銷霧斂出山月嘔嘔啞啞鳥嘵萬松曙山人愛松
兼愛月冷翠交光互明滅支離老叟不記年留得堯時潴山
雪須臾月光似潮湧捲入松濤四山擁月光墮地松入天萬
馬騰驤踏丘隴倚松看月月倍明移月就松松愈清山空無
塵纓照能見人生名宦心至此意亦倦著屐苦無畫叉錢空結買
人雅鶴驚飄飄月似隨我行劃然長嘯月亦停依舊千樹萬

樹松痕青天風颯颯涼衣襟但覺體骨皆惰輕安得中郎焦
尾琴爲我一揮山水音松聲入指吹泠泠興酣還向山頭坐
孤鶴橫飛月西墮松林黯黯風蕭蕭幾顆明星松子大
落星岡懷古
樓頭山光青澈醅提壺聲中行客來千年頑石醉不醒擯者
如盆傾如杯青蓮才調古無偶流落天涯一杯酒入夢長庚
本謫星大鵬落落逢希有白門秋柳下霜烏招得高陽舊酒
徒醉解金貂貿錢去生平挽銀河注百川青天擡出愁人句
難遇不如且博酒中趣手無學劍既不成學仙亦
興酣歌忽騎鯨去下視塵寰但煙霧白鹿青巒啟隊迎明璫
玉女紛無數天雞亂嘵海日曙吹夢金陵不知處才大難容
突起神於菟電睛睒睒飛霹靂空中陸落雙明珠旋毛倒植
陰崖獵獵林莽枯寒雲如席霜華鋪天風一吹四山恐草問
亟纓胡耳輪鋸缺牙排槐劃然一嘯風雲亂妖狐魂死竄不
蘇何人妙手追此圖腕底似有神力供空堂月黑聞嘯呼旁

有倀鬼焦模鋤青螺飽啖肥肌腦北平太守慈母弧男兒生不封侯非丈夫會取六印懸虎符方　今麒署在郊藪　上林弛禁同薪芻願皇文采貢　王國爲君避免兼輩狐我今作歌捶唾壺人間眞賞無時無

九日風雨遲同人不至兼憶亡友韓樹佳

自別菜萸酒傷心直到今友朋多散散風雨罷登臨此後知誰健平生感最深寒烏曉啞啞回首一沾襟

題王鞠人洞庭秋汎圖

水氣沈孤蔣山光接舵樓沅湘流不盡秋在木蘭舟遷客一爲別婵靈千古愁芷蘭香正烈采采惜汀洲

雨夜宿端木月鉏齋中

蕭然唫館潛煙浮茗盌琴凝事事幽繞屋溼雲黃翦晚漫天涼雨白蘋秋聰明已信今生誤嗷笑都工絕代愁杯酒高歌忘浦永又欵書楣爲淹留

陳靜觀招飲東園憩因是菴

荻蘆風起碧溪澄連鴈相招酹酒朋華外鐘聲涼遞月水邊樓景靜移鐙城荒柝淸浮孤塔秋老禪房臥古藤毛有古本一何處雀王同滅度欲將遺事問山僧舊有孔雀今脫

游西天寺

爲訪西來意招提數往還柏林寒永晝貝語破禪關僧定魚聲寂雲移幢景閒都無身世想坐對日銜山

題于母封股旌姑圖

霜風烈烈嘵夜烏阿戎哀毀血淚枯青莖華凋人乃徂上存老人下四孤廣淵日落娶手扶胡又篤疾嬰其姑其姑之疾彌留萬無藥石能少瘳良人易簀時伏枕雙淚流千回百轉不能訣但道鞠養恩未酬恩代酬瞑雙目鬼不能言尙能哭誓將一死蹤前言捐軀那惜心頭肉一割血已墮再割肉猶裹三割四割摧心肝肉塊紅飛沸湯火手杯羹乞姑嘗兒嘵嘵呱呱索分湯匕楔姑齒哭且灌灌畢身仆杯猶將其孝也若此誰不聞之心悲傷上有蒼蒼之天下有茫茫之人須臾一室森鬼神起其沈疴蘇其昏披圖拜圖唫愁滿書鐙無華暗空館問天終賜厥後昌孝婦何爲命奇蹇命惟不幸節乃奇不有奇苦天安施烏乎古來忠臣烈士皆如斯

楊貞女輓詩　貞女仁友陶君捨元之聘妻也未及笄而以瘵死女聞訃絕食聞肖自經奉

九死難酬教育恩忍教婚帖判朱陳空梁燕隳三更月香閨人歸一縷魂脂盒尙餘華慘澹鏡湖重掩淚麝昏珠宮回首增惆悵未覓靈帷酒一尊女先守志欲歸陶奔夫喪不從遂以身殉留

買得瓊田瘞鳳皇貞珉常護女兒坊春歸細雨聞嘵鴂華菴

浙溪落野棠泉下相逢冀楚楚他生緣會更茫茫惟應壞上雙棲鳥銜到金沙土亦香

題楊丈醒菴晉游草

幾年不見楊夫子丰采依然鬢髮斑初日滇池千里雪秋風王屋萬重山交遊自託羲皇上詩卷孤行天地間猶喜故園

松鞦在春暉回首淚潸潸
春草和樂山韻
又見江頭拾翠人轉因憔悴惜前身無風尙帶銷魂色一雨
能生有腳春種就情根憐夙世熏來薤澤趁芳辰青袍對讌
增惆悵白馬蕭郎最愴神
天涯何處不追尋撥到蘭苕抵萬金蝸角一庭才子夢龍沙
三月美人心煙縷點翠山眉活石磴層波乳竇陰怪底王孫
多別恨齊梁宮闕半銷沈
鷓鴣啼罷雨瀟瀟一碧無情送六朝風爲酒人吹易醉天憐
華事暗相撩恩如可報終銜結果能回儘搖莫唱青青
河畔曲江南詞客已魂銷
踏徧芒鞵盡綠雲幾多顏色借東君芊綿柳尙遲三月嬌嫩
華猶讓一分舒錦詎煩絲纂組懷香眞覺氣氤氳煙苗雨甲
知何限乞汝靈芝照典墳
懷馭良叔
漂泊眞如不繫舟十年京洛敝貂裘杜陵芋栗天涯淚張翰
蒓羹故國秋俛憶南枝棲越鳥仰攀北斗看吳鉤翻憐阿買
依人慣未卜湖州與惠州
喜晤王芬橋
參軍垂老髮鬒鬒拔劍悲歌酒正醪豪氣直吞金斗月鄉心
祇訴落華籠
怪博陵崔十四青山留子賦江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鯉魚曲
君家長干尾妾家長干頭君家門前水妾家門前流流水已
去還復至君心一去不可留春波融融綠脂滑中有鯉魚長
尺八鯉魚接獵雙大鱗腴以比目形神親何似情人不相見
相思曉殺空梁燕妾欲見君明妾心三十六鱗眼華眩長竿
釣鯉魚緘以尺素書書中道妾意願君恩義仍篤初書成卻
放雙文鯉日日江頭釣春水
神仙謠
兒時鵝鴨當惱鄰鄰家乞巧邀賒神黃雞赤米羅綵紛空中
箕選如飛輪獨我聞神神不聞箕盤倔强難爲伸聞時便笑
癡愚人甘受百誕無一眞何來仙客如饑蚊十戶九戴華陽
巾赤章召神神立臻東塗西抹牛鬼文讀之眴目搖青孱代
神傳語神諄諄他日請驗神隱淪別有方藥稱神君淮南犬
竊升鑪鹿立使枯骨回青春階前祈禱聲鏗訇庸醫殺人人
或瞋神仙殺人人獨遵嗟哉不智兼不仁縱使神仙能化千
百萬億身何非道遙問風休夫鈞乃爲人役酬金銀或云華
月之魅才子魂偶弄狡獪詩句新奉之可救貓鬼貧君不見
高車駟馬諸爲殷故以欲言其人殷深之能以狙詐愚商民篋中皮虎
聲猙獰縛龜彈琴龜竟馴此係實事一朝聲氣通要津門前冠蓋
多如雲遂與王謝連婚姻朝不見神仙神仙乃與棕公木客
分主賓夕不見神仙神仙乃戴干年髑髏噓陰雄安得湯文
正公來知江南軍箕盤亂擲如飛梭投諸濁流燔以薪毋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神仙重放彈

古戰場

白沙莽莽天淒愴輪臺月出邊城黃鬼氣一吹萬聲咽欲落不落星無光千年髑髏長牙齒雙臂熒熒作人語昔年征戍塡交河河邊白骨山蜡蛾游魂偪強不知死手戴頭顱行萬里隨風縹緲還歸家家中小婦顏如華不見親知釀酒慰勞苦但見紅顏衰絕淚如雨出門淒絕黃泉路更覺殘魂枕屍處西風吹血沾草腥烏鳶飽啄無全形泰鐙明滅閃妖綠千百冤魂掉頭哭紫髯健兒騎馬過腰繫金印手執戈不辭戰骨埋荒草惟願功成馬伏波

題明皇羯鼓圖

金牀夜走銜華鹿細柳新蒲點然綠三郎沈醉不知愁自製霓裳譜絲竹彈指如聞朋肯聲開頭恍按龜茲曲催華鼓式尤精奇春江截就蛟龍皮雞婁答臘聲入破牙牀泰桶光陸離東風一夜蘇梅柳詔書火速春雷吼上苑催開頃刻華天顏喜酌金觥洒華奴嬌小最承恩妙舞山香奉至尊偏愛研光輕滑處槌華紅壓幅檐溫紅華未落青羊舞聲聲打入巫山雨可憐曲子稱相公鐵石猶傳宋開府（瑗尤嗜此常於帝前擊之曰即如青白雨立點）阿犖山仍趙羯奴延秋烽火夜嘵烏讙聲已迫漁陽摻解蔟空思發血塗傷心凝碧池頭宴淒涼舞象承前殿回首家山蜀道難笛聲蕭瑟鈴聲怨君不見七德舞七德歌太宗王業風勤多開元初政信英武手戡殉亂揮天戈始知安樂伏憂患歸來南內當奈何我今展圖增歎詫誰將雙柈高聲價鼓催華開華忽謝楊家阿慶李天下將廟在鍾山之陰舊祀子文三妹即青溪小姑也近謁作織女侑食予文機匠崇奉甚盛詩以譬之

銀河夜半驚風浪蠶姑妒絕增惆悵忍使鳴居占鵲巢藍橋水斷長相望昔聞河鼓聘天孫靈匹何年嫁蔣神豈爲雨工鞭不起涇河謠作牧羊人蔣侯廟貌何威武棱棱青骨須眉古從此袍應著絳紗不教手但彎神弩一曲巫歌唱送迎神仙何必竟無情清河縣主論金盌南越夫人下玉京祇愁醉尉風情老龍梭織龍心如擣鏡裘嫦娥憶故夫溪邊小妹愁嫉嫁伍髭須撲撇雄誰辨否何況鼻亭象冉廟牛西門曾禁河伯娶乃曳豹尾成瞽疣我今作歌破庸妄欲擭塡河盡虛誑垂簾何處問君平匏瓜無匹空騰謗神言土偶原無知沿謁踵謬人自爲君不見織女戴孝已足詫鍾旭嫁妹尤可嗤千秋信史傳疑半姑妄言之妄聽之

阿謹歌

吳趨且勿謳巴歈且勿歌聽我阿謹歌使君淚如江河梁王舊列雲南郡蘭陵嬌小珠宮啟毀齒能歌驃國詩垂髮便習班昭體一朝天地滿風塵絕漠風高草不春靈武雖殊唐帝族河西猶是漢孤臣赤眉銅馬跳梁久玉案山前落天狗

果然妖賊起紅巾一天烽火君王走桓桓誰似段平章珠袴
華冠白面郎回紇願當前隊戰鴉兒爭陷賊兵强燒天一炬
成灰盡更傳張角添兵信妙手潛移鄧艾嘗深心倒用司農
印小隊弓刀紿賊還鯨鯢高築七星關誰知都護金釵餉便
作渾家玉鏡看再生禮酒還宮酒君王歡宴主上壽一杜擊
天賴將星腰間金印懸如斗今日享平章椎牛殺馬烹黃羊
明日享平章吳綾越錦雙煞霧平章高第連雲起君王寵賚
偕無已竟許吹簫引鳳皇金枝窈窕成連理聘錢百萬貰黃
姑一色紅氈錦地鋪本異師婚妻鄭忽非緣愛女配禪奴紫
雲一曲春雖曉九華帳裏熏龍腦戀戀齊姜不肯歸舊絃爭
似新絃好朝來青鳥忽傳書寄到蘇家錦字圖上言上山采
有臣仰藥題哀辭碧雞金馬有時渤天長地久青松枝誰書
仇假手心翻慟蛾峨金齒山浩浩昆明池有女銜冤訴原詩一旦天兵狗弄棟梁王兵潰頭顱送繡轂重迎洗太君夫
貞石蛣蚊螭不信但看阿禧詩
乞王屍歸葬以禮哭到天崩與城圮鐵立愁封五大夫松樹也立
灰沙阿禧聞之淚如麻同心血搥珊瑚玦半臂寒生鐵鉤華
燒夢中塵座問明月桃枝拉帳後長民絮語聞是時大風揚
成灰盡更傳張角添兵信妙手潛移鄧艾嘗深心倒用司農
印小隊弓刀紿賊還鯨鯢高築七星關誰知都護金釵餉便
作渾家玉鏡看再生禮酒還宮酒君王歡宴主上壽一杜擊
天賴將星腰間金印懸如斗今日享平章椎牛殺馬烹黃羊
明日享平章吳綾越錦雙煞霧平章高第連雲起君王寵賚
偕無已竟許吹簫引鳳皇金枝窈窕成連理聘錢百萬貰黃
姑一色紅氈錦地鋪本異師婚妻鄭忽非緣愛女配禪奴紫
雲一曲春雖曉九華帳裏熏龍腦戀戀齊姜不肯歸舊絃爭
似新絃好朝來青鳥忽傳書寄到蘇家錦字圖上言上山采
有臣仰藥題哀辭碧雞金馬有時渤天長地久青松枝誰書
仇假手心翻慟蛾峨金齒山浩浩昆明池有女銜冤訴原詩一旦天兵狗弄棟梁王兵潰頭顱送繡轂重迎洗太君夫
貞石蛣蚊螭不信但看阿禧詩
乞王屍歸葬以禮哭到天崩與城圮鐵立愁封五大夫松樹也立
灰沙阿禧聞之淚如麻同心血搥珊瑚玦半臂寒生鐵鉤華
燒夢中塵座問明月桃枝拉帳後長民絮語聞是時大風揚
記金瘡裹尉遲那知烏喙誅文種回首功名百戰身傷心蝴
蝶夢中塵座問明月桃枝拉帳後長民絮語聞是時大風揚
灰沙阿禧聞之淚如麻同心血搥珊瑚玦半臂寒生鐵鉤華
乞王屍歸葬以禮哭到天崩與城圮鐵立愁封五大夫松樹也立
有臣仰藥題哀辭碧雞金馬有時渤天長地久青松枝誰書
貞石蛣蚊螭不信但看阿禧詩
送周石渠再游長沙
淮南木落天雨霜翩翩旅雁皆南翔故人東裝別我去扁舟
直下浮三湘周侯壯志何磊落貌奇突過張孟陽腹中貯書
一萬卷唾涕流沫皆文章有時雄辨驚四座龍泉灑生寒
光有時端拂詹尹筴精義直抉苞符藏奈何數奇不得試命
宮生值箕口張憶昨華時識君面君行轀頷良可傷告我堂
上乏甘旨暫將負米游他鄉欲留苦無蠶糲費欲行苦無書
劍裝輕舟屢喚猝難發出門四顧心徬徨洞庭之波八千頃
君山九疑回青蒼湘江女兒對明鏡煙鬟雨髻慵梳妝君懷
觱篥過扇宋愁心直與湘波長浩歌有時碎黃鶴清尊無意
浮滄浪吾鄉齒石牧南楚公餘燕寢凝清香知君才名滿江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國爲君滿酌椒蘭觴盛教失意憐王粲更喜能文得孔璋青
春彈指近三載家山又值槐華黃歸來寢門問安後下帷攻
苦陳縹鬢時有霜華健毛羽壯心矯矯雲飛揚何圖貧賤亂
人意萊妻辛苦病在牀藥鑪湯火躬自給嗷嗷穉子牽衣裳
秋風如刀破茅屋夜來夷甫幾排牆坐此支離生計拙依然
左肘生垂楊我聞君歡喜無極索君詩卷登君堂羨君壯游
頓足舞感君近況重低昂男兒三十不稱意不如屠狗燕市
旁安能老死戶牖下三年一逐多烘場相途無幾又離別送
君直上金陵航酌君酒勸君嘗天涯雲樹青茫茫相思各在
天一方此行飽食魚武昌因風惠我書數行煩君更語秦知
閩爲說疏狂稍減常

王益之招同董小狂蘧觀亭晉竣池程寅工西園雅集席上
贈小狂幷呈蔚溪總戎
小別名山已六年重來風物認平泉青衫我尙狂奴態白社
君良地主賢重碧一杯春透頂落紅三月鳥呼煙何當乞取
東頭住好讀神仙內外篇
謝公絲竹冷菟邱小築韜光紀勝游華氣送涼過竹院泉聲
和雨瀉金溝青山沽酒人千古白足談禪海一漚卻笑舒王
剛愎甚苦將名字占風流
知音欣遇董庭蘭欲把瑤琴著意彈海內耆英看漸少眼中
名士得偏難身如野鶴閒逾瘦詩比江梅老更寒賴有王筠
工鑑別與君旗鼓角登壇

嚴城更鼓透重關小隊紅鐙導客還酒氣醉呵三里霧畫圖
胸拓萬重山翻憐題壁秦淮海苦憶籠紗謝阿蠻今日黃鎚
都寂寞爲君感舊淚潸潸

江南春

江蘇廣櫌三

臨春閣裏春常住芳林園內花無數絕好良辰三月時春風
騎馬江南路江南江北景光新九達花街輦轂塵遠樹參差
都入畫青山濃淡總成春春山迢遞春江水龍骨潮生鴨頭
起有客溯灘大內河有人拾翠青溪沚人覓衣香接畫橈垂
楊一碧罩紅橋秦淮十里鎖金地占斷風光似六朝南朝芳
草長堤滿驟牙吹徹簫聲暖繡幕千家秦婦粉金衣十隊聽
鸝館何處樓臺不管絃誰家庭院不秋千初三下九昏歲月
第一無雙窈窕年金陵從古帝王州虎踞龍蟠鎖石頭蒸土

堞樓高百雉勒名埠壁運千牛南雍舊接雞鳴埭次宗講席
邊韶筍三舍衣冠嫋母嘲四門盤鯉諸生議奎閣文光射斗
杓筆鋒高聳塔召冕小冠子夏聲華豔小州虎踞龍蟠鎖石頭蒸土
張右望連雲第僕射佩同出聯騎接坐爭投食客籤當筵便
殺彈筝伎斗棋沙棠文杏梁棗花旅子水沈香鴈紗促柱調
鸚鵡鵝管新聲寫風皇箭張酒趙爭豪侈鐙火三衙照溝水
夕揚齊奴豆粥蓋朝波蜀國桃花米黃胖春游意氣高蜻蜓
輭帽紫絲縧私置侍兒名芍藥新添嬖寵號櫻桃櫻桃樹下
教歌舞手鄭金錢如賽土華燭光明大體雙專城價重東關
五盞窮巷陋數平康是處題名有教坊花外班騅常送別門
前烏桕慣經霜迷香洞裏春多少嚥殺黃雞不能曉刻漏偏

骨肉寒灰飛畢竟精靈哭選勝爭遊薩埵寬坐香雨護旃
檀華髮紺碧傳阿育釵玉雕鏤紀瓦棺冶城西去朝天路小
隱桃源最深處仙客蓬頭更爛頭古香桂樹兼梅樹惱殺黃
紇入道裝相思寺主號鴛鴦齋婆袁迹天魔舞梵嫂風情操
演方閭道城隍出巡日翠旌孔蓋紛如織豈有追魂向太山
無端娶婦同河伯檀木高遮接踵來吞刀吐火關奇伎歌郎
拍板韓湘子實女新詞蔡伯喈人聲如沸春如海旗亭小隊
香車在花霧朦朧接禁城風送蹀躞鏤宮彩鳥衣子弟態雍
容走馬長干大道東錦雉綢開金絡索角鷹繡束玉玲瓏撲
蠖紈過選鬬草喧邱道釵不能掃惟有梨花月易明若無楊
柳風應惱燒龍心香獨坐時春宵如夢夜敲詩燭暗窗幽花

睡蚤雨斜風細燕歸遲年年癡想花朝閏今年花破春慳客

是年閏三月 但願春如人少年一巵酒向青天問年少春風得意

人曲江歸後駐雕輪誰憐失職蓬蒿士自向江頭賦解神

清溪曲

郎愛采蓮花儂愛采蓮子相逢不避面祇隔青溪水溪頭昨

夜祠小姑繁絃急管歌神巫曲終人散出山月一溪煙柳曉

寒烏烏頭白盡無人識儂自荷花好顏色有約明朝郎不來

鴨山雲氣昏如墨自解銀彊挼坎侯繁霜白石幾經秋朝朝

霜染青溪水看殺鴛鴦水上遊祇為并宿無時離也似荷花

開并頭惟有房空儂自惜為郎擔盡喫虛愁溪煙并作愁千

縷網盡長干小兒女獨處匏瓜懸奈何綠窗如煙隔花語惆

悵斜風細雨辰自緘幽怨訴江神小姑小姑君莫嗔前溪亦

有離別人

補天謠

渾沌殼椓古天裂黃河青曾落如雪劉翁爛醉不知愁白鵲

公然朝玉闕靈媧妙手補天缺五色風鬟浴神鐵紅絲穿餅

乳青結磨以聖銅玉痕滅從此人天隔萬重常儀夜夜嘵明

月

銅人辭漢歌

柏梁巍巍燦金莖瞰取鴛漿薦瑤罪聞說銅仙百丈高茂陵

風雨神荒野劉郎失勢任豪奪金狄無情淚能漉眼看華表

伐作薪嘵殺枯桑鬼妻嗥何人磨劍聲霍霍月明汾水英靈

下趨陪玉幄亦有年一朝離別寧能捨道旁遺老垂涕言此

是不忘舊君君不見當塗識應同槽馬一般狐媚欺孤寡

漳水東流去不回至今銅雀無遺瓦

擣衣曲

芙蓉冷抱秋香死金鉦夜度春蕙指皎紈溼盡透紅綿愁積

空庭化鉛水夫壻從軍久不歸辛勤打疊寄征衣機中刀尺

君應記關外風霜妾自知相思照見關山月丁冬藥兔無休

歇天上虛漂緘女絲人間盡出飛龍骨大漠窮秋塞草衰角

弓風勁雪花肥冰寒毳帳鰉魚泣霜急眠鈴斷雁飛妾坐空

房淚如雨況復沙場枕戈鼓添綫裝棉敢惜勞聊分絕域風

霜苦篋中檢點嫁衣裳金綫應封淚幾行秋氣遞從玉關至

妾心乎中石石不能言人代說妾擣藍橋玉杵霜君持蘇武

節一幅鵝溪絹上書三更杜宇枝頭血何日歸心折大

冰天節

刀征衣為辭天山雪

長相思

兩頭纖纖新月新籠龍吐絲如煽銀月光皎皎青天上絕

絲長一千丈妾心皎潔如月明妾腸宛轉如絲縈風吹龍絲

忽中斷流雲掩月月淩亂月光已缺還復圓龍絲已斷還復

連手持龍絲搓不已手攬月光寬懷裏將絲變月盛玉盤薦

以清淚紅闌干仰觀河漢生微瀾玉階羅袂秋風寒

金陵懷古分詠

金粉河山六代空翻圖重與湖江東三分莫問中原鼎一炬
能收督府功竟使蛟龍得雲雨漫將豚犬論英雄雒陽青蓋
平湖識底事衙刀怨阿童
夕陽一語祚先傾墮地蒼鵝欵已窮天遣瑕瑯承正朔人非
安導誰虛名長星黯淡蘆橙水落日荒寒草木兵腥有宣陽
宮闕在可堪回首問昌明
淩歊清暑誰荒涼鬼語啾啾出射堂槐尚存田舍服梅花
已作內家妝佛貌欽馮長城壞江燕巢林正氣傷今日褚公
猶齒冷祇應屠戮怨豬王
閱武新登驃騎壇射堋猶想畫膊寬敬兒何必非成濟僕射
終難比謝安宮市煙銷荒壞在妝樓人去曉鐘殘黃鹿阜英
初心本秀才坎地蠟鵝偏盛世灰身毒螫尚歸來梅岡花雨
雞鳴塔漂泊都成庾信哀
蟾月庭花慘不春搔殘須骨總灰塵前鋒已報韓禽至出溫
偏途蔣帝瞋井無辜同受辱雷塘有夢各傷神評量畢竟
心肝在日飲酒醒近婦人
黃花水小雨潺潺窈紅羅夕照間萬卷圖書歸秘府千年
魂魄念家山命鑄已誰牽機藥臥榻空留洗面斑好箇翰林
偏乞相淡他錢氏土終還
留都煙樹鬱岩巒泥馬歸來恨不銷原廟衣冠仍北地春鐘

歌舞又南朝長堤草長鶯聲亂舊院空樓燕語遲消惟有鍾山
青色在幾將興廢問漁樵
書煬帝本紀後
塵拂琴絲詭絕絃機謀空博婦人憐高齋圖史樓文選始信
齊梁太子賢
蒙頭黃帕太恩恩刀下蛾眉血染紅徼倖閻羅先死去阿雲
終竟累高公
誤人家國皆緣妒斷送金甌本獨孤垂死高皇增悲恨當年
底事黜扶蘇
熊蹯繼進酒盈罍又報同心鈿盒盛供狀早知難滅口可能
容易殺張衡
屍居餘氣惱江神樊篡居然佐命臣伏罪冥誅元惡叛覆宗
傷心淚不乾
刻木能教狎客摺新聲豔曲競標題君王不是憐才者愁殺
空梁落燕泥
迷樓歌舞殫荐寒鋭殿風情海樣寬三十六宮螺子黛眉
辛苦受恩難
前王巳墟漫關心陵戶偏愁牧圉侵不見皇陶魚爛日慕門
松柏市成陰
羊車聲斷玉階塵零落桃花葬玉人留得一杯乾淨土阿侯

終是女兒身
築罷長城亦快哉呼韓頡上高臺一時落血無窮利亡國
君原蓋世才
拳轂兒女效癡忠血染宮車聲紂紅終竟蓋卒城不下壯丁
百萬沒遼東
青葬白骨委窮荒空造遼西建道場儻遇殺人猶勅佛假慈
悲定笑薛郎
車谷流熒豔火花紅輝金燄夜籠紗（迷樓金燄吐紅輝煙盡也後乾成盡）何
當化作光明燭去照逃亡部屋家
宗臣遺老寥虔劉豈祇高家欠斫頭惟有老奸稱赦盜烽煙
滿眼爲君愁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赤眉青犢感妖星辛苦開河役未停怪底行春門外柳風前
都作斷腸青
楊花泗謝李花開一送宮車竟不回賸有白頭伶教曲中聲
淩躅不勝哀
鳳翔龍舟錦纜遮三千殿腳最夭斜不須更說江都好惱殺
旗盤觀裏花
鄴都兵氣熾如焚首難偏教出宇文天意欲伸亡國恨無多
鴆酒不容分
一笑頭顱失鋭申清歌慈絕望夷宮心肝寶全無用日飲
醇醪得善終
吳公臺下草萋萋那有冬青作表題腸斷銀棺難措辨酸風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涼月子規曉
國亡妃后儘多情記考證與幷譬行何事荇梧艱一死金根
隨處有逢迎
古今凶德更誰倫立馬吳山金庶人欲取丹黃刪歲史轉留
殷鑒照千春
讀吳梅邨祭酒集
縱橫老筆淚翰班曾侍開元供奉班失意秋風汾水曲懷人
春草玉門關（集中有送吳奉子出關詩云太息梅邨今宿草不堪後漁洋過信秋笳還）初心
已遂王塵詰末路還哀庾子山不是詩中存信史誰知一怒
爲紅顏
最傷心是永和宮江草江花寫恨工三輔妖氛銅馬賊五胡
歸計鼎湖弓沸客官仗悲家令齒冷河山勝楮公（謂錢牧齋）憨嫗
爽門書一紙可堪出處幷恩恩（文文山集中壯悔堂集有此詩）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疏雨總銷魂
寒風吹嫩翦刀痕潮落潮生舊白門休問南朝金粉地淡煙
深萋淺線畫宮雅漠漠輕塵走麴車寄語烏衣雙燕子風斜
雨細合歸家
草堂低罷春星一角眉山假畫屏不是斷腸人手種風前
無此可憐青
祇合桃根照景雙春來滑緒百花降輸他何妥青楊巷更有
何人說渡江

雨餘青眼更模糊倒景溪山入畫圖記得江邨寒食路綠陰
如海一煙孤

一色看腰翦不齊忽聲曉殺板橋西輕煙淡粉消磨盡綠到
籬門菜一畦

絮果萍因祇自傷舞衣狼藉不成行無端根觸青袍恨不怨
蕭郎怨沈郎

瘦草零花六代宮依依如戀夕陽紅無因更唱江南曲一夜
非愁盡向東

柴

秋林黃葉景蕭蕭一徑斜陽擔晚樵笑我勞薪煎太急有人
煽篤氣方驕看殘碁局從柯爛劫到琴材任尾焦莫向鬼山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窄帳望滿天風雪換金貂
米

千艘博濯壯神京搜棄宜禾舊有名粉繪艱難知稼穡上岸
哽喑祝耆英事闕名節饑當耐憂在弃生價自平煮玉炊珠
應愛惜有人斗費經營
油

積脂武庫欽陳陳消滴能生黍室春消熱青煎蘿蔔火潑寒
窓卜齊花神風來柳下知諸俗膩似劉輿解污人華竟棄奠
者非張緒定王恭香拂爐煙翠縐重一笑一顰今殿脚三眠
三起妒姿容濯龍水長恩波闊扶荔風高露液濃料得妝成
鵁鶄觀美人朝鏡爲君慵
如何桃葉唱臨江搖蕩芳心未肯降鏡殿風情螺子黛讀船
徐昧好甌蒓風鹽鹽灰庶
鹽

天風吹水沸青紅從此私公利孔雄食淡可能堅骨節撒花

簫鼓聲兒艤棹波眼爲傷春呪絕代愁緣照景雙蓂故寬人
朋卻背恰如嬌女立篷窗
縱罵顚狂也不辭半生心事酒旗知
新交訂一枝惟有青棠添好合任無紅豆亦相思春風底是
銷魂物吹出晴空萬縷絲
一色天香試舞衣年年陌上盼青歸紅心老我猶仍綽金絡
驕人馬正肥蘸水苦禁龍鯉躍招風偏誤綵鳶飛鞭絲幅景
清明近看取兒童插帶圍
心亂眞疑髮未梳鄒枚才調半刪除翠來金雁肥鰕瘦振出
青條密間疏冉冉春陰嘵爲外蓬蓬流水放船初如何斷烟
戶運錦比似岐陽史簡書

春睡沈酣輾倩扶海棠香夢碧模糊飄鐘雨縷愁濃未肆絮
風欺景瘦無紅板鶯花朝繫馬白門池館夜棲烏安黃約翠
知雛稱合寫徐熙沒骨圖
清歌休唱白銅鞮一樣并刀翦不齊終與天桃同薄命可堪
飛絮又沾泥癡心枉託明星照遂首翻憐擁髻嘵記得斑騅
斷幕雨汝南啼裏怨演雞
泥人偏是夕陰街一路尋香有墜釵蟹路遙從青仗入山光
衣薄景倦倦淒迷鬼節逢寒食落拓狂名誤少年合把平原
絲繡出曉風殘月譜屯田
儘許吳兒唱踏搖也同修竹彈甘蕉色絲生小夸垂手宮樣
華鮮眞似側釵沽一幅青綾裹未開別樣風流花最難自然
終年闢細腰天上丹青運畫藥人間煙雨失花朝惟將轉綠
飛舞燕身猶乞來新火知誰感陰到行人也算才可惜寒蟬
生太晚不曾親唱柘枝來
偶因佳俠一呈身紅殺秋千景不眞斜挂月帷孤鳥夢隔牆
風護兩家春儘堪桃李推前輩多少樓臺接後塵怪底窓愁
翻同日易憔知有纏綿留綫腳爲誰牽挽惜勞筋無因更唱
天不管弄晴搖眼自傷神
擬託微波寄錦裙渡江人隔幾重雲長風兜轉天無力籃浪
黃驄曲濺水春寒付與君
煙窩柔情月窩魂最難禁受是黃昏朦朧翠帳春如夢窈窕
紅樓人閉門透出蟲聲憐婉孌寫來蛛網護香痕白楊蕭蓉
青何妥乞與高齊對榻論
青入龍沙曉角寒飛花也解上雕鞍閒中衣帶經年褪笛裏
河山送別難明月那知邊塞苦春風都作畫圖看傷心更有
棠梨樹一夜鵑聲雨不乾
得嫁東風詎等閒移根親向汝南彎鏡中眉嫵逢京兆花底
帶腰妒小蠻顧景自憐曾綠鬢相思不斷是青山可堪更值
沙吒利招得春來又送還
麴塵低颺雨絲天罨靄春陰欲化煙三面風多情款款六銖
衣薄景倦倦淒迷鬼節逢寒食落拓狂名誤少年合把平原
絲繡出曉風殘月譜屯田
儘許吳兒唱踏搖也同修竹彈甘蕉色絲生小夸垂手宮樣
終年闢細腰天上丹青運畫藥人間煙雨失花朝惟將轉綠
回黃意付與籬門早晚潮

百花深處置書巢陶令歸來更翦茅三徑翠分松鞠景一旅
青訂布衣交心知懷葛民招隱肘爲支離叔解嘲留取太和
元氣在幾將生意即鴻苞
種徧河橿與澤旋翦裁都解碧絲縧不成漂泊悲桃梗豈有
神靈嗜棗餻賦罷長楊容自惜舞來甘蔗竟誰高從今學取
河東婦放誕風流也自豪
駱馬楊枝奈老何可堪重唱定風波薰香欲把觀音甦踢臂
難忘子夜歌金蹙絲爲長命縷燕銜花入頰眠窠君看西角
荒園路一水分明隔絳河
大堤風景更天斜綠徧蕪城帝子家殿景照殘千古月簫聲
吹活萬枝花同心帶結金條脫蹴步應生玉甃叉怪底樊川
能來也覓香輭翅不捐金鋏嫌薄綿都覆翠鴛思將一滴
楊枝水化作人間錦繡腸
唱到陽關馬不行酒樓高處憶春明天涯又綠一年樹旅館
同傷千古情妝鏡爲誰凝盼想風光如此賤功名憑君寄語
津亭吏除是才人莫送迎
幾將遺事問蕨經修到神仙總不靈分野竟迷青玉牓染衣
空憶紫薇廳腰間錦古鏨落篆頭上花生沙菌釘留取傷心
揽勝眞無繫日繩內家梳掠記憎膺讌巷陌全遮月犀押
顏色在江梅相望景嫻婷

閱稗海畢漫題二首

知遇之感

坪許小郎兩茂才秦繡雲女士皆有題贈存之以志一時

增悵觸出門流水即天涯
憔悴經年亦自傷但餘心在總難個江山有待如生色風月
身世兩頭纖爲嚥燕乳流光迅地轉天回別恨添惟有青黎
東皇龍狼藉青袍恐未堪

王母非神仙蓬髮齒粲虎傳國昆侖巨隸地西河上昭華及
地圖資德仰聖主所以古四荒對舉稱北戶周王馭八龍荒
淫感謀父遂開瑤池觴仍執干戚舞何緣郭舍人幻述仙吏
府龍月高曾城環玕積元圃姓字傳婉妗莊嚴飾魔母翻疑
郢妻寡受福遇其姥顯化侔金公接奉多玉女海水生埃塵
吹笙伐鼉鼓黃竹聲已淒青鳥降何取傳謁首燕昭踵謬乃
漢武鐙然白鳳脂栝削赤嚮脯靈風起蕭瑟甘受鬼狐侮神
仙求不來妖豎召巫蠱頗怪偷桃兒神異述纔纔史遝洵卓
識編置戲弄伍此後寂不聞靈蹟亦已腐使天面可上地上
人罕睹不見唐諸君都爲葉所苦
羣蝗易簧惑邪說聖滋恐張脫占鬼弧舉崩紀山冢箕噣五
行志體例一何重深明天人理垂戒心骨聳浮夸豔左氏書
異始作俑朱弓既夭枉大厲復呼踊讎天非臣心請帝被巫
哄頹波逮搜神自詫鬼南董滅燭談諾舉登山述巳慰欲爭
魑魅光甘博髑髏寵喚車及宣室撰事尤閎冗豈無少年子
展讀心倥傯死灰冀復然春絲縛倔蛹魚鐙照幽宮金盤出
深壠美人革靈血況復屍媚擁佛說更詭誕夜叉鼓胡巃殘
魂置舂磨黑獄多桔拲徒然誑金錢奔走競洵洵會須祖龍
炬一火絕遺種有身配三才是爲百靈總雷霆起虛空明神
鑒堂供福極雖異趨殃慶終合攏阮瞻論無鬼鬼至復慫慂
初念持不堅神眩本無勇君子期立言高懷託周孔
聽曹道士彈琴

明月出東海清光生遠岑偶隨仙鶴景飛入梅花林佛火漸
微處道人孤坐心聲聞都寂寞爲撫七絃琴
白雲菴題壁
未到層霄我欲愁茫茫身世歎虛舟白雲蒼莽連山腳青嶂
嶽崎亞佛頭夜靜野狐參拜牖雨餘山鬼嘯聲秋詩成擬作
諸天供祇恐罡風力太遒
吸罷雲脃肺腑清山僧爲我說修行磨心到此若孤寄幽鳥
避人時一鳴多累自知難擺脫他生何苦再聰明眞靈位業
尋常事轉覺枯禪不近情
偕鍾沁香王守淮江厚之慈雲菴看牡丹踢月東城得詩二
首

連臂招來舊酒人鼠姑向晚倍精神春留雲護華三面水與
天爭月一輪浮世光陰煖芋火華嚴樓閣鑠窗塵四禪歎喜
都無著始信維摩是色身
堤上紅燈散幾羣歸飛雅鵲戀餘曛一聲清磬華間月萬井
炊煙樹杪雲風定水痕交藻荇溪沈塔景蕩星變南朝金粉
淵零誰何處簫聲入夜聞
荒園
來赫荒園地菴絲絆柳絲苔深全掩石華落半依枝蘧涼膳
欹吹蛇窺挺菌芝不堪移坐榻煩草更紛披
謝傅甘棠埭陶公五柳居爲華誰管領水石自蕭疏啄木下
窮鳥吹沙停小魚摩挲感銅狄即此是吾廬

舟中望金山

蕭然行迹似頭陀玉局當年此放歌鐵塑天青盤鶴鶴銀山
風沙踏蛟鼉江聲直恐龍宮撼江心有邨水味翻愁鼎鼐譌
回首南朝煙月地雲檣東日夕陽多
偕龔梅菴江厚之登金山
一柱擎空梵宇開振衣同上妙高臺人天盡墮罡風劫舟楫
誰憐濟世才海日倒懸金鳥下江潮橫翦白龍來不須重作
興亡感對此韲韲已足哀

渡江

風定帆徐颺舟移槳亂搖鐘聲瓜步月人語廣陵潮水氣白
成練林陰青上霄模糊雲樹裏回首失金焦

梅華嶺拜史閣部墓

嶺樹重重發空堂白晝寒孤忠留墓碣遺象廟袍襴盛歲憂
天子號列市美人看粉簿風流箭脂妖翡翠犀春鐙新樂府
壁月舊都官已失長江險難教臥榻寬杯酒忘福酒故劍泣
中單君側誰鴟顧軍鋒急羽翰截江黃閣誤解甲左兵謀姑
孰屯空築新亭淚枉彈惟公明大義捐死障狂瀾四鎮調停
苦孤城守禦難奉詔眞慚愧拜表更辛酸妖烏鳴牙纛頹雲
厭棖棚裏猶朝祭戰嘯岡夜傳餐士已登陴哭公猶仗節靦

築城怨

朝築城暮築城死人如麻高與城撐寒女一哭長城崩築城
未畢胡亥生吁嗟乎築長城

番政姊

屈平忠臣賈逵經生李固死漢存後人卓哉其姊皆絕倫乃
番攻亦有姊揚弟名伏屍死噫嘻乎弟名書俠書盜不必評
得姊乃成千古名勇哉贊弟亦自贊是其軼真育高成荊

荊卿歎

黃金臺上風蕭蕭壯士兩淚天爲高歸來馬角亦快事鞠武
田光幷奇士白衣途客冠哦哦愁雲貫酒長河波捧圖者誰
舞陽子繻到秦廷色灰死左持王袖右搥胸此時了卻眞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雄琴聲出屏藥在篋生王之頭命如髮失機一擊中銅柱七
創雖肝王手辣函中血皆光熒熒此仇此恨何時平不見韜

轅戒屍反燕境又見駱駝函首來秦庭嗚乎荊卿烈丈夫生
劫亦豎柯盟殊稍遲幾日客但至劍術何必慙生疏成敗論

人晉豎敢五步血流先落聽漸離筑滄海誰請自隗始功首
摧夥頤王卯金子鬼言明年祖龍死

翟大賈

文信侯翟大賈識奇貨居阿楚邯鄲美人教歌舞美人有身
入宮乳翟大賈算仲父懸門千金邑萬戶皇假父進詐廢兩

雄一雌競吹盡阿兒長成猛如虎蜀道還父雍還母秦鬼夜
哭伯嬴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廁中鼠

君不見廁中鼠食汙穢食骯髒黃不如飽食居太倉誰令相
君鼠拖腸學帝王術成披猖烹滅六國吞八荒腥風一夜吹

幬轅此時相君威莫當璽書徵扶蘇會邪來咸陽片言賚亥
亥走僵何況刑餘人戮之如豕羊奈何兩端持首鼠仰天一

歎秦已亡更請督責營阿房嘻嘻乎燔書叛先師易君叛先
王五刑三族辜莫償

臣馬瘦

君馬肥臣馬瘦臣心在宮不在廄帝曰是乃少主臣一幅黃
羅同日受可憐霍子孟不如金日磾日磾殺子光詐妻君王

故劍沈沽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當熊泣

驚熊出檻思搏人後車倉卒當一身妾聞猛獸得人止荷上
無驚妾能死君王儿重妾敢辭妾心勇怯君豈知君王若念

當熊妾祇說恩深妾心怯君不見禍水入宮火井滅

文姬歸漢歌

笳逃唱龍鼎足顛洛陽宮闕飛煙中郎已附賊臣傳可憐
波斷焦桐絃文姬更辱胡婁國馬上駝酥改顏色愁見明妃

墓草青紫臺回首家山隔故人高誼重曹瞞千金齎贖唱刀
環膽支山下明駝足催途蛾眉入漢關漢關思尺迷難見如

雪驚沙撲人面去日低徊魄禮宗歸來落度憨辛慮回頭兩
嫣兒拜跪車輪旁牽衣索嬭乳問嬭歸何方嚘嚘雲中雁將

子飛成行去留兩難決願戀摧中腸還家嗒城里轉眼成滄
桑詔書給筆札涕下沾衣裳盛年感無匹求牲非登皇臣山
重一死名義從披猖還將承相威持謝左賢王此父及此女
哀哉能文章司徒黨不死應憐冀中郎（三字見天祿閣外史）我謂文姬
歸國誤烏孫亦有名嫗墓複壁方慈帝后峯遺詩那惜高賢
故已見清尊對虎賁況數宅相成羊祜（按晉書祜乃羊舜外孫是祖更在一女從）
坐雖然免夏侯通辭幸不同甄賦空餘一曲奏哀笳譜出漂
茵咋溷華漂茵喋溷君莫嗟李家沽照尤夭斜

迎潮曲

迎潮踏潮賽江神江頭風浪愁殺人父屍不得焉用妾江水
滔滔眼中血誓將與父同沈浮神魚吹水水倒流妾身雖死
戚臣慄幸免酬歌進土甕俄寇倘食哉宮蹕此時何不告阿
百道連烽火戎服千官坐講堂紙鳶飛處重圍密暮氣猶教
西來肯度擬迷漢已報前鋒挫大航更傳增戍築青塘梯衝
能仁能仁不救生靈難血食先從麵牲斷佛土寧容篡弒人
報現蛇身斷舌俄寇佐命臣從此精心歸懺悔飯僧禮佛誦
平寺主慈嘲誰忍負高王卵肯恩老公自是心腸薄宮中業
狐通明已死達摩去少年決策非良圖游魂假翼眞元惡太
賤官家三請羣臣帝心許河南行臺歸跋奴妖星入夢來討
同泰胡爲哉天感精誠降花雨誰信吳兒多誑語金錢百萬
壽陽一決聲如雷浮屍魚鼈相往來冤聲夜喚施食堅拾身

同泰寺

踏波驄馬飛渡江石城高處降旗降將王出游亦無賴青骨
潦倒煩旌幢望仙樓上烽煙起有約黃奴同日死欲把江山
換美人淚痕迸落臙脂水井水臙脂血染成龍衣羞縮可憐
生已拚碧海塡冤魄又向紅欄覓喚聲長繩曳去嬌無力銀
牀凍合枯魚泣願作長安大布衣樂昌鏡破無消息刀下蛾
眉拖帀頭徵歌無夢到迷樓青溪棚上神傷月常照瓊姿雪
豔愁我謂韓翃眞車識從來女寵多亡國越亂宮留鴆毒嫉
盬車況覺傾城色客餘一曲後庭花苦雨淒風撲水涯孔張

青溪棚

郎此際眞拾身荷荷聲斷波羅密

二妃君莫送雷塘又有宮人斜

柏梆行

蕭蕭古柏秋風起逆旅荒祠挂荊杞魏闌根眞孝子伐之爲
椁請刺史山神夜哭青牛死託根不幸生逆祠納汙蒙垢千
人指我謂山神勿唏噓霞亦有分屍枷武侯廟前何鬱鬱遺
愛不翅周召公奇士苟嬰奸賊網亦如此柏不令終君不
見座中歎詫收蔡邕

塔鈴語

胸前卍字如月明慈悲照見君王心天生佛子救塗炭咒龍
咒盜宣溯晉石祚興天風替戾吹金鈴石祚傾龍城棘子飛
成林更三年乎答不得白鷗浩蕩誰能騁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二十三

花見羞

王家女兒號羞花嬌小長成賣餅家已唱荊州三婦豔更乘
傳千春琉璃河水忠州象春雨靈旗愁殺人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二十四

悼天行

神仙樂宰相苦衣白山人與君伍一刹朝冠拄神武句漏沙
同伏苓煮日聽松風看松雨華陽洞天白乳九轉丹成變
龍虎腦骨逢逢響天鼓笑把竹枝如意舞昭陽殿作單于宮

始識神仙有千古

朱五經

朱五經半生落魄衣衫青有子作節度何物老嫗生甯學致
身富貴族亦滅正恐行誼慙先人先人有知泣不止眼見封
侯似羊豕生子當如李亞子頸繫朱絲告三矢

王鐵槍

朝陽劉慕夾槊將軍雄略一何快豹留皮人留名將軍殉義
唐苑七香車金錢散盡得殊寵舊紋那復沮
黃柑進朝朝盥櫛開妝鏡盃識蕭娘絕妙心泥聞宣后多愁
病瓊花壁月共承歡勅使黃封教令看何事官家偏吐肺拥
牀一慟淚珠酸外庭柱殺檀驃騎安重誨之死內訌空嗟賈
佩闌興聖空中風燄起老鳳孤龍同日死肯戀餘生鞠院中
定陶嬌豬猶堪恃又復恩恩歎國亡氤氳簾裏斷人腸昔爲
吾嫂今吾婦滿眼風塵天地荒未知當日羞花貌可點胭酥
出塞妝南朝軍國貴窮蹙倉黃母子徼陵伏月黑楓青暖怪
鴞煩冤新鬼啾啾哭憫殺雄猜白眼劉淚痕和血進刀頭夜
臺儻見曹皇后先死何如後死愁銜悲更爲先君慟一杯乾
土郎連冢芳草青青寒食時誰持麥飯澆荒塚

兒皇帝

西樓高處神巫舞帳下謀臣泣如雨石烟天枯諾不移延壽何人敢枝拄脫我白貂裘咨爾太原主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有渝此盟大神怒乃公此行亦良苦唾手燕雲十六州此物原非石郎土景延廣安重榮奈何挑釁甘敗盟因人成事理宜屈煌煌天子心爲傾阿爹已署監軍號吾祖亦益襄胥名君不見宮中上壽舞頡利賜裘公子眞豪英

畢將軍戰馬歌

中興戰將誰第一紫髯將軍勇無敵將軍鐵騎尤駿奇霜蹏踏碎陰山脊軍中標識黑大纛連錢汗滴春光融黃沙蔽天殺氣重但見將軍慷慨赴敵騎烏龍自從和議邊防弛奇才似被明珠棄

鬱鬱將軍死忠勇無人喚渡河雖不逝兮長已矣空作長號伏櫪鳴金羈百道裂奔鯨可憐飽食依奴隸也似英雄拘牖情忽駕門外淵淵鼓壯心飛越如虓虎猶認將軍赴敵時裹瘡飲血霜矛舞嗚乎將軍已死無自苦官家惜兵不惜土中原名將尚歸耕烱衛微生鶉輕貫聲身側耳聽未終鏡涇青瞳淚如雨從此哀鳴絕豆錫閑筋銷痛拳毛枯祇今風雨沙場夜彷彿將軍鐵象呼嗚乎此馬忠義人不如何不騎此一丈烏沙漠馳取二帝書坐聽奸相罷兵議稱臣稱姪甘人奴嗚乎此馬忠義人不如

木棉庵

木棉花開如血紅平章落度來庵中我爲天下誅此賊玉津興亡怨種蠡吳宮沼後西施死齊雲樓閣總灰塵依舊名花待主人主人誰亡國彥名元亨姓惟卞

共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三首

警志詩

樸生七月而孤體復羸弱賴先人遺澤師長教育稍能讀書識字回憶髫齔時母病在牀羣雛粥粥無所仰食方多嚴寒掇一梧柚間從鄰家乞餘飯歸分賠諸姊艱難困苦瀕死者屢忽忽二十年補弟子員授書里門蘁具餉粥四方友人愛而忘靦若羔雁踵相接太夫人雖老病然顧而樂之時復與樸講論經史入春娶孫氏諸姊皆得所天以昔視今不可謂非幸也爰作警志詩若干首追敘家世之盛與其所以衰而先府君行誼之精純母氏教養之劬瘁

幷樸幼年讀書之苦歷歷在目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山靈融結蔚吾宗人盡通經與業農（國初子姓都衍分爲八門然不能讀書者即）

清德何人擬太丘半生官領帝王州（曾大父同山公少孫貧徒步至京師愛知子房）

舊業傳黃雀花馬行春認紫騮上計書因仇覬作（永城彭公子少任俠）

公留白李公去思碑試看買隱歸田日童叟攀轅淚不收（永城縣行唐李公去思碑）

通侯遺宅汝南澨（解組後卜居金陵于西宅菱菊青松手自）

玉芝彫謝逐晨星家業中衰鬼哭庭（叔祖創立午田公倡倡精醫術立普濟堂皆）

常渝庾郎蔬姑婦履穿勤織（大母獨太夫人供）

紅曉廢桃更有許多調護處事關深痛那能書（事皆倩置之公落）

孝友型家世所布東陽體弱不勝衣分田（公終禮田公文鏡後以明經教）

繹彤偏息機（先府君苦志繙）

病逾不起鶺鴒恩重歎分飛（歿良叔游粵東久一）

行字忍死猶期弱弟歸（不歸傷心易簀千）

不拘細行尊以徵瓚民田公立于摸資然奇其）

重加盟勉公子成徵折節讀卒成名士去思碑爲李）

號孤不絕命如絲嘵笑依依襁褓時顧我無兄終鮮弟累
爲父更兼師有摩挲諸寒暖書檢銅槃酌飽饑兩世一身
艱付託淚痕終日有誰知

黃羅一袂竟初終娶白偏逢僕媪中（孀媪陳姬受撫孤之託備予家三十四年）趙
氏遺孤憐塊肉日南賢守遂癡忠橘過賣扇錢爭乞果爲嘵
饞袖滿籠此自因緣結前世辛勤長伴藥鑪紅
桂玉愁心更愴神（丙午大飢斗米千錢）支持空賴病中身荒園花滿孤
升屋廢宅浩青鬼搏人龍貝衮衣聊被體濕糰焦飯幷沽脣
辛勤操作憐嫂姊軀手當春倘寐當年青鐙夜永烏嘵曲碧落
手把盧灰課一編納楹書在惜當
甘載粥椮心少慰九原幽憤笑應含寒灰儗撥松枝熱佳境
新嘗蕉味甘手種垂楊皆老大樹猶如此我何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聚環都爲阿奴捐孤兒成否知難卜額損庭磚夜叩天
惱鄰鵝鳴太多蹄（予兒時最頑劣嘗殺鄰犬所吟一頭）出遊從師
倍覺難運就學緣資脆薄（予四歲始書毛詩留母口授癸丑年蚤
能詩驗命孤寒書晴背誦徐陵慧長爪都將李賀看老屋龕
鐙雞喔喔家貧那解臙脂丸（十歲從吳伯先先生幼
禕櫟欣游匠石門書眉爭與黎渾沌（從吳伯先先生欲妻以
口開荊布貲裝奉犬賣翟盧門第跨龍來尊前別淚金鵝酒
鐙下新妝玉鏡臺從此劬勞畢婚嫁蕭蕭白髮漸衰頹
幾經椎髻過狂奴漂泊依然一腐儒守口見人常艾艾傭書
終日課妹妹身丁憂忠名心淡泊有恩讎淚眼枯幸復良朋
時過從小窗鐙火聚孤廬
草心裹諳戀春華自種宜男護茜紗三徑濃蔭留晚鞠一天

（女從學者二）後堂絲竹彭宣聽先達文章顯士尊（十二歲從吳
（五從王父從先生赴浙乃從）三載心喪人永訣（猶子夫先生病革時
（爲從先生時賦）
（舊繇勉以
（一帆愁雨淚添痕（敍張
（留繇力舉
（廡先生杜門不受業）扶持更有
（張濂國與氏

塾巾多半郭林宗闢酒看花幷契從（胡丈潤軒林丈雪晴存
丈庠庭周丈肯彭陳丈

寒雨惜孤花思將著述光前烈苦憶恩勤報有涯休問平泉
舊池館斷垣衰柳集昏鴉
詩成他日報兒孫字字淋浪血淚痕表節書香天意厚存孤
親誼古人敦噎瓜敢忘枯魚轍種樹思高駟馬門懊恨不才
終弧落起居空負板輿溫
贈漁者江叟
西塞山前客生涯倩釣筒煙波雙鬢白風雨一蓑紅小市鼕
新酒平橋鑿短篷何當同泛宅鐵板唱江東
贈王大步康
我愛王藍田既瘦兼長狂手持玉麈尾快論如鋒鋩童牙便
孤露有母親扶將筆耕供滌瀣戲彩娛高堂作詩法正始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善古樂府憶初識君時相與立門戶深愁偏師政幾被毒手
侮交深始心折自恨才質腐君少負盛氣蚤致鄉曲譽恨中
兔園子視之樓羅如愛憎亦居半僉曰狂且我獨爲君辨
謂君能讀書讀書貴養氣立名莫求急愈爭愈不來反陷輕
薄習願君還博依采花釀成汁他年訂名山良友亦附及
李邕獎後進造語兼促膝及覩王昌詩乃至叱之出古人逸
閨房類多託諷筆高唐諫宓妃心苦不解謠發情義能止風
百勸終一齊梁尚淫哇君臣競嫣逸靡靡亡國音藻豔復何
益君才本不羈氣等怒馬軼雖無綺語戒頗犯鬼躁疾蘸檗
失良佐匏瓜感靈匹簽天寫離恨穴地訪豔質餘事宮體詩
明情玉臺述多郎賦香陔義山題錦瑟雕紅更鏤翠禿譬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律劉四工寫人相逼何咄咄圖成變相時鼎鑄魑魅日舌
端信可畏謗議羣小怵悠悠世俗人那足爭蚌鷸願君急捌
棄選詞吉人吉豈惟損福慧兼足壞心術君看羅江東疏狂
肆譏叱白馬舊倖逃終竟坎壈卒進德先去矜取友貴箴失
東愚諫西鄙而我頓忘窒君聞啞然笑登堂訂膠漆急呼石
凍春一醉萬事畢
滄園舅氏招同樂山星齋尋秋南郭流連竟日晚過月餉家
小飲得詩四首
尋秋向南郭彌望水雲涯一徑入松竹兩山分髻丫林煙媚
朝旭風力表孤花苦憶元亭日蕭條感髮華
烏堠餘荒戍牛欄護短門白雲遮不斷流水曲成邨聖世
無烽火田家自瓦盆神巫歌舞劇幾處賽雞豚
車馬去不息送人猶古亭荒城連草白寒雨隔江青暇日且
尋勝有生同寓形秋山黃葉下爲爾惜凋零
風亭不覺遠歸路日將斜水氣溢煙渚秋聲繁夕雅更擷中
酒客來訪故人家坐有張平子能無醉月華
病起江厚之招同滄園舅氏韓夾奕山葛丈希白謝君振猷
集高蕙香校書瘦香館蕙香乞詩席上賦贈
故人高誼念蓬廡有約同過蘇小家萬種新愁歸白髮一秋
多病負黃花尊前華燭煎心淚座底名香繫臂紗比似雲英
終不嫁自緘幽恨訴琵琶
唱出玲瓏可奈何相逢都是候儀歌月光墮地淨如水花影

隔簾微有波名士散場參白足奕山白號九子三僧美人妝鏡誤青娥
君看烏紗門前樹重繫斑騅定不謀
龔梅庵病足戲東一首
梅庵善醫乃病足蹴蹄公然左師觸長途每作蛩駏比矮屋
幾同鷺絲縮平生游履幾千里臨水登山健無比曉踏黃河
八月冰宵摩白雪三城壘與酣濯足扶桑流曳裾恥作侯門
游有時解襪便登席片言不合仍掉頭歸來三年卿不洗夾
筆猶堪朝士抵路人都識魯風鞅奇策時逢記橋履一朝示
人杜德機閉門枯坐同植蹏懸流已悟梁呂險踏壁恐致禹
丘疑昨游約上春山頂退縮甘爲奉朝請曳腳新書鳥雀碑
長跨穩作龍龍隱我乃急足通殷勤欲以跛鼈激怒君譬如

金陵叢書 第一輯 民國校印

勝飛行絕迹更誰能軍簽儻用琵琶隊會踏天山第一層
雨花山石歌
孫隨足已刖拔棘纔可張吾軍君聞我言笑啞啞曲踊三百
躍三百跨蹄眞蓋與樂巖蹣跚突過登階克泣玉空山感不
我聞混沌未鑿以前天乃若漱乳媧皇赤手煉石補乃歷恆
沙四百萬劫不灰腐天門軼蕩誰能撾罡風吹墮千片花天
花著土作根蒂化爲奇石搏金沙煙苗雨萌露斑駁山紅溯
碧揚靈琴黃倖蒸栗黑點黍赤疑紫魅含春葩水痕碎嚙紛
縐瘦珠塵細漉無織瑕模形肖物更奇絕陰崖匿處浮深窪
瑩如犀理縈白暗燦如玉質膩朝緞何人傅會稱說法眾生
惑溺安有涯雲光道人挾何術頑石乃聚青蓮跏天人歡喜

各讚歎半空香雨罽迦婆一花一石見佛性忽如點首聞嗟
呀我謂無情莫如石矧乃佛說多誕夸盲僧演唱更轇轕
耳奚翅蚓與螾蕭郎佞佛空餓死煮石豈可當胡麻名山土
肉石作骨坤靈往往矜豪奢君不見昆侖玉山十萬八千丈
浮光鑠景激雲霞 聖朝疆宇郭無外駱駝擁載盈千車仙
人王母竟安在豈有龍虎朝衙衙金陵山水甲天下儗以浮
玉應無差爾來山靈頗珍秘大懼俗子勤椓爬嗟予嗜石如
嗜痂往往剔抉窮幽遐浦珠或爲孟嘗反海市亦向蘇公誇
養之磁斗注清水與君同汎張騫槎歸來袖底發光怪垂簾

金陵叢書 第一輯 民國校印

石禪精舍正集呈談念堂表兄
一問君平家
昔我游師林奇蹤世罕見茲園乃具體峭削露趺研陰崖搨
盧景蒼翠不可踐一峰當面起俯視忽中變步窘慈蹤梯亭
孤骨張厴石磴何陰森藤蘿互旋轉上有萬年柏山精夕臘
現主人味禪悅庭柯日瞻眄矧茲素心人大啟河朔讌納月
穿素暉停雲寄孤遠境阻心已通進猛足忘倦涼風吹酒醒
衣濕露華泫危巢俯棲鳥回峰表虛練東頭如許乞割取意
獨眷
讀書欵答秦東麓
讀書不讀多乞相一朝露讀書不讀少神解易由悟博收乃
儲負孤棄斯吐故試觀六經中往往相牴牾何況灰燼餘雜
糅采傳注古人讀書法乃在無字句貢疑得眞解起疾釋沈

病既無妄非藥亦無曲袒護否則拾糟粕必爲古人誤埋頭
故紙中是爲蠹魚籍君觀九方歅此事自天賦
束髮初受書銘鐙守荒屋日下空十行文如翻水熟稍長知
鑽研翻苦書難讀强識幾病心窮搜懼逃目典衣購奇書喜
定還痛哭秋風吹嚴霜寒螿等蝸縮（是秋宜書百餘種值百金其實無一錢也東鐙）
細積千軸見之喜欲狂如睹璧玉籙安得棘刺丸兼以玉龍（代價半之合內子猶可乃克價）學技無一成使人歎書籠今來秦宓家縹
燭寢食諸書中頹然清興足
華蓮塘久客湘中詩以代柬
湘江春草垂碧絲湘蘭花發紅蕊衰美人一別怨秋水含情
不語長相思空庭冥冥花霧重倡條冶葉紛含滋東風一夜

作花雨落紅千點嘐焉支青春忽忽忽爲老大空腸轉穀無停
時華君才調今屈宋森如碧海珊瑚枝天人三策富經術更
以餘技工爲詩千金到手立揮盡有情獨肯爲花癡自言家
住煙月地三千殿腳皇妖姿煙花南部忍游賞惜花顧作花
護持兩淮鹽筴甲天下迎君白馬金絡羈二分明月資論定
百函錢裝供驅馳片言不合掉頭去依然赤手霧無資偶擷
書劍來白下花前一笑成相知秦淮酒樓麴如海旗亭到處
題新辭吳姬嬌小年十五爲君攬鏡暖雙眉（君寓劉總憲家附時）
意氣獨千古笑殺長安游俠兒客秋買舟別我去將窮狖猿
登九疑羨君壯游涉江漢櫂歌聲蠶青玻璃湘妃啟閣作前
導膠以赤豹從文鯉高唐雲雨夢荒忽雄風經緯吹靈旗漢
皐神女解雙珮魂授目與心融怡投書定弔屈子屈青蒨縛
米羞江蘺留君況有南道主簟珠文綺豐餽遺獨憐閨中小
兒女金錢卜誰無歸期東南壞坫久寂寞過江名士知屬誰
思君迢迢隔江水欲騎黃鶴相追隨我今能使烏頭已白復
還黑我今能使春花駐景當不飛遲君玉笛花前吹君獨何
爲游不歸

雲楸謠

吳山國滅樹數百年物也主人將斧以薪見巨蛇踞其上夢神
而止國越滅樹數年忽焚里人拽蛇以飢斃之蛇死里婦夢
求立廟不答則不爲禍火因發雷破錢爲立雲楸廟示夢于
里婦立而廟不答則不爲禍火因發雷破錢爲立雲楸廟示夢于
人之伐樹異成神能自示全其
生豈劫數使然與抑雲供傳
聞失實與爲

爲王清本爲柳藏經爲蒼兕使爲青牛精神曰否否予佔屈
奇鬱菌嶒傑傀厥爲雲楸之靈 靈之來風蕭蕭靈去兮雲
搖搖問神臘歷幾年歲乃度千百萬劫如一朝 園主人窮
貧樹斧觸神瞽忽怒見苦大蛇頭如車輪目睒睒吐毒霧
萬目愕眙走且仆愼勿伐樹樹有神護 朝對神拜夕燒神
香一朝數靈神自戕廣寒新宮初上梁帝遣雷電下取將烹
老蟲禍枯桑劫灰萬石隨風揚土人掘蛇蛇已僵 神泣訴
天天不語邨婦夢神索祠宇死樹威靈雄鐘鼓生蛇軀殼成
灰腐將軍有知色如土石汗模糊滴青雨（是四象擂石敗先）
鳳游寺觀打齋
佛門供養徧十方乳糜曾奉旃檀王空中下飯滿盌香粒粒

都作舍利光至今佛子類米賊飽食安坐逾尋常山居亦受
猴鳥供天涯行腳誰齋糧番僧秘演更張大會腴徧占良田
良金錢賞資窮國課坐使天下爲僧亡博施普濟聖猶病何
物願力思頡頏搏沙煮粥亦徒爾割肉餧鷹無乃傷偶然水
旱歸劫數慈心曾不生豪芒嗟哉錢愚苦佞佛齋魚粥鼓紛
若狂家中爺娘面黃瘦廟中泥鬼金輝煌親知偶貸粟一升斗
睫毛深翳腕腕哇一朝勢盡鐘漏歇依然鬼餒遺蕃殃或言
民窮乃賦釋此亦人類宜哀匡我謂沙門多一養濟院不如
鄉里多一常平倉果令餘糧蓄三九何必度牒斯救荒切聞
刑天漏王法椎埋亡命多奸僧焚香絳帔古所禁殺人彌勒
誰周防我來風游日剛午經聲浩沸劬禿當香廚滃釜氣膿

上山僧合十紛成行金鐘一杵飯千盞陽春頃刻回枯腸褰
根輭美菜蔬脆嚼來一一成宮商飯餘膜拜誦功德彼檀越
者神揚揚南朝此寺號殷富歸昌一曲樓鳳皇當時鯉魚三
尺厚想見布地都琳琅賜莊百頃粟朽爛僧寮密市如蟻房
即今寺窮呷米汁面色都似罹蠻黃鳳皇一去不復至天寒
日暮烏啄疥君不見東城寺僧佛有靈華嚴樓閣金銀裝奧
墾淋漓描數幅道向蕭齋當臥游閉關不負看山目幽響潺
湲聽未終一聲清磬松花熟回首明湖灩灩波白鷗千點中
流浴

書唐書甘露之變

秦風始寺人卒召望夷禍漢封十常侍炎非遂滅火嗟哉甘
露變臣主悉庸懦王涯亦何罪才小不克荷況乃鹿皮子狂

東風怨落花
不須搖落唱銅鞮水滿金溝御苑西最是曉風殘月夜青山
如雨鷓鴣啼

野人鉏地得古錢一斛余買數十枚詩以紀之
黑風吹海作平地赤蟫紛紛走兒戲玉皇宴坐妝癡聾人世
興衰那能記已看鄙塢一朝空更傳金穴千年閉野人荷鉏
不解事赤仄鏗然如列肆落斑瑩碧土花紫依稀猶有漢唐
字沈翳幾歷百千劫妖鼓欲飛苦無翅一朝入手重摩挲頃
刻青銅能得志從來泉貨本無情不比銅人漉秋淚人生有
錢不善用至與愚庸同一例庸奴動以貲殺身使君獨以哭
傳世日招友朋買花酔始知二疏過人智

躁比王佐畢事直兒戲君父憂益大本趁魚服困翻受鴟嚚
劉銀鐺五木施淋漓血衣裹堂堂南北軍無人袒爲左傷心
獨柳下頭顱懸數顆古來熏腐人掃除任闔瑣此翟何代無
寵任詎宜過慨自唐失御天寶政驕惰禍始觀軍容風雷起
么麼金紫徧內廷賞賚第國課置君等奕碁宰相嘘然坐天
子稱門生監軍號阿爹甘心比桓靈潛然淚交墮奴視諸公
卿殷掌任顯籓國脈久鑿傷如粱置舂磨除患當以漸誅亂
乃在果躁輕與姑息二者無一可寵極蓄乃生勢寵禍必作
何進召外兵國亡家亦破更有繆鄺癡引虎入御座延及鳳
翔劫乘輿遂遷播可憐紀干雀飛來受饑餓壯哉韓魏公空
屠守忠鑰

觀音樓遠眺
高閣通諸天長江落眼前遠山晴積雪芳樹暗啼鴟塔碧春
雲杪樓紅晚照邊庶心了無著花外磬聲傳
東園即景
煙光如雨散藤蘿榆莢風輕撲面過溝水曲從花徑瀉蘆聲
涼入菜畦多幡幡麥氣浮深隴黯黯春心委逝波畢竟老漁
清興足一竿安穩臥青莎
月夜懷馭良爽齋家叔
謝客池塘句漂零賸幾人自慙艱難世味年
逾薄天涯老更親遙知今夜月鄉夢到家頻
昔歲南康權家庭聚首時傷心餘淚久別認須眉 歐良叔于兩寓

雨後作
絲絲春雨細如麻一夜東風颺落花楊柳絲長慈試乳海棠

窠濕燕歸家寒生白玲詩愜淡清入盧廬睡味加且白呼童
汲新水松聲蟹眼聽煎茶

鍾沁香招賞雪中牡丹

東風催放鼠姑香玉戲天公底事忙名士文章宜白戰美人
身世惜紅妝瓊瑤報汝原無價蟲蝕窺人未許狂比似神仙
披鶴氅漫將清冷笑花王

十月梨花識相材雒陽春又雪中開人間雨露恩原渥天上
羣支買不來百寶裝成銀世界朵雲香擁玉樓臺思將白傅
裴千領遶徧梨園詠絮才

千枝穠豔鬪奇觀熱鬧中宜冷眼看分種乍疑夸雪塔關心
還與護紅欄玉堂清貴名成易金谷繁華夢醒難生怨韶光
甘崎人招遊莫愁湖

金陵叢書 浙民校印

輕忽過教他知道者番寒

雙槳如飛下石頭披襟人想晉風流青山景濃白雲沒紅藕
花涼清露浮江水渾殘金粉氣笛聲吹出海天秋英雄兒女
終黃土落日茫茫我亦愁

送樂山入都

帝京煙樹鬱岩巒舊雨心情盡此宵好展風雲騰駿足不堪
杯酒別花朝金河細柳春盤馬落日黃榆晚射雕回首家山
應悵望蘆溝橋畔草蕭蕭

男兒三十定成名射虎將軍右北平四塞河山　王會邑十

年風雨故交情摩中不少輕財俠胸次終期照膽明知汝此

行詩更好偕宗高處聽雞鳴

偕凌糊坪過李阿壽故居追憶亡友韓樹佳汝然有作

菱歌低唱最銷魂金屋人空有淚痕我亦多情狂杜牧不堪
重過枇杷門

西風吹夢到天涯翠袖單寒鬢影斜報道階前金鳳草美人
已去莫開花小妹也

金陵叢書 浙民校印

繡出弓衣句欲仙唾絨窗靜月娟娟書齋壁韓乞余詩翻憐
塡骨韓公子地下傷春又幾年

秋夜懷樂山

西風吹瑟瑟寒景動簾波秋已瘦如此人當情奈何雁鴻歸
塞盡砧杵入宵多之子閩良晤生涯懷薛蘿

爲有高堂在窮途不敢愁命宮逢磨蝎豪氣欲吞牛歲月憐
風雨妻孥等贅瘤茫茫天下士誰是李崖州

題桃源問津圖

春風綠到溪邊樹一角春山起香霧不知深處有人家但覺
桃花紅一路尋得桃源好避秦漁郎重入便迷津回思雞黍
留連意始信神仙亦世情長安游騎知多少許史金張鬬嬌
好朝飛朱轂據要津夕看邙山長秋草先生無乃羲皇民一
生好戴華陽巾挾書載酒挈銀鹿偶然步入桃花林山空無
人鳥聲樂榜歌聲處漁郎塵人生樂境難重遇舊游崔護知
何處秦漢何人解學仙三山縹到風偏妒我亦缺崎歷落人
肯額健步君後塵天開異境許同住桃花一笑成千春

題陳雨峰總戎紀　恩詩册

天風苒苒雲茫茫將軍作鎮威一方旌旗十道沸海水鳴弓
欲射回天狼南樓高詠達昏旦坐看紅日生扶桑煙中孤島
集番舶傳芭伐鼓來佔商海巡一編慮周密至今惠愛傳紫
頭將軍起家出行伍虎頭燕頷何軒昂輕裘頗肖羊叔子破
陣不數闞陵王黃流東注駛竹箭萬牛縛尾趨淮揚　帝命
重臣駐江左大築瓠子營宣房中流一柱有神護奪水歸地
如璠牆掃工直下萬夫猛石鵝陡落千丈强將軍此時瘁心
力晝夜督責防披猖飛章徑達　九重聽風前孔翠金輝煌
祇今讀公紀　恩册往往涕淚露衣裳將軍養士視子弟問
有疾苦親扶將場開閱武親校射戟轅令肅明秋霜錦袍白
馬先士卒蛇矛丈八誰能當雷轟陣合鼓聲起散如蝴蝶團
鴛鴦椎牛殺馬紛犒賞正歌一曲傾壺漿指陳坐作述韜畧
曙星朗朗須髯張　聖朝無事偃兵革士卒飽食
糜廩倉弓絃甲襲牛朽蠹問誰突騎誰精良矧今邪說易煽
惑蠕然蠢動思跳梁往年妖賊起川陝焦頭爛額靡周防時
平官吏飽囊橐事往玉石貽蕃殃將軍才略本儒將安用大
戟夸長槍拊循已足鼓士氣都盧角觝爭超踉豈無椎埋亡
命者將軍縛之如犬羊功名指日上畧閣爲公起舞天苒涼
軍門自此有掫客頻來莫惱狂生狂

題史輔亭松陰調鶴圖

赤熛一怒火徹空中排水雲倒挂蕩漾金銀盆閉關逃暑日
踞炭鑪上有客贈我一卷冰雪文披圖未畢忽已動涼意虛
堂謖謖彷彿聞松聲山人養鶴同于養兒孫貯以精舍宏景
樓三層偃以元山雕胡之玉飯瀉以三危沆瀣之金莖年深
歲久仙鶴亦識字忽如美人與余兮目成有時松間寒月如
潮生山人露坐命酒傾壺尊清光滿眼照耀須髮綠醉酣起
舞踏背疑飛膆有時松林雨過微雲蒸客來剝椹雙鶴出膺
門亭亭玉立忽作點頭應呼茶布席主命皆能承有時天風
吹綻梅花魂海水倒立凍合銀蟾奔乃與山人同日持庚申
自非丹砂頂上紅一點祇疑松梢碎撲瑣瑤瑛嗟呼白雲蒼
狗多變更華亭之淚今日安得聞歸來華表亦已非故物何
不學仙但見粟粟墳豈無衛霍觸熱蘧蘧子奔忙赤腳揮汗
泊人

題徐卓夫聽松圖　圖爲曾仮讀先生所藏前年作

一松夭矯高入天一松偃蹇枝連蜷陰崖突怒飛雪瀑半空
冷翠吹噓肩幾筆修竹更清絕脩脩鳳尾捎寒煙先生本屬
江海客才地豈推棟梁質長風謖謖標性情古月森森照顏
色山居恰值閑適明松風日聽如有情三層樓上清無暑五
嶽胸中起不平長安市上曾相見交游盡說金閨彥乞得雕
龍繡虎註姓來青士蒼官面泥飲當知白日長追歡祇覺黃
金賤轉眼滄桑五十年青松依舊髮華顛披圖便算紅羊劫

金陵叢書　鄧氏校印

拄杖仍招白鶴眠若非阿堵傳神妙誰識當時最少年我今
覽圖增歎息人生老壽眞難得前輩風流照酒杯青山粉本
傳松壘顯與靈椿作主資子孫實之永無極

團扇歌

鄭心妾心手中扇薄羅裁處秋雲顯中間祇隔一層花對面
相看俱不見一朝明月飛入懷美人搖動春風來磨將蛤淚
光仍漏安罷蟬花手漫攘薤絲胞折玻璃凍合歡織就天無
縫冷雪淳空欲化煙碧霄歸去乘鸞鳳一笑王珉卻扇時伴
羞偏惱謝芳姿青蠅有恨煩離席粉蝶無情界作詩祇道君
心常似月那知中道恩情絕一葉隨風便是秋經年置笥成
長別棄置秋風莫怨嗟由來妾命薄于花但願月圓終不缺

朝朝流景到君家

題朱竹新蕊香閣聽雨圖

金鐙紅暈夫容穗屏山薄撚香蛾墜此時倦眼乍羞明此夜
情人那能睡一點兩點初打窗漸覺檐溜鳴淙淙猛如羯鼓
撾答臘散若符水拋鋒鏑高樓有客凭肩坐嚴妝卸卻花枝
懦撥火重添麝炷溫拗寒一任羅衫惰攙入鵝笙倍有情聲
聲幽咽不分明紅蕉宛轉將愁裹斑竹淋浪迸淚傾梢頭昨
夜花初發一樹天斜紅鞚解鞚如含白鳳胎銘香便是青
鸞骨前身況復含酸引果仁苦被丁香縶結束

錯教蘿蔔委茵塵茵塵餧把三生託連理枝頭有瓔絡仙使
空傳五部瘟瓊漿便是千金藥由來名士悅傾城三疊琴心
許目成詞聚堅似郎心性崖密甘逾蜜醬盥蘭湯浴罷初
見檐前鸚鵡呼茶倦嘲出流霞口遞香書成喜字春生面清
畫惜惜轉復愁可堪相對說漂流傷心不住曉猌淚終
宵怨女牛腰圍瘦地傷春瘦海棠花下閨輕嗽嫂體能分奉
倩心熏香代懺摩登咒豈有輕船載阿嬌鵲聲急雨滴瀟
已教錢樹夸頑豔無復珍珠慰寂寥自古才人嫁厮養黃彩
磨勒都非想情至終須有別離天高何處張羅網惜別殷勤
酒一巵雙雙紅豆嵌相思驚看藥店銷龍骨悔不松陵施菟
絲秦淮便是銷魂處綠陰冉冉天涯路辭苕應憐再見難卷
菴已被多情誤妝閣重尋思惘然春愁如夢雨如煙昏黃有
約枇杷院一碧無情菌蓍天披圖愁見煙霄賀婷婷嫋嫋初
逢日一曲淋鈴別恨深三年懷袖緘藏密我亦覊漂鳳泊人
蠶絲禪楊感前因爲君更唱吳孃曲白馬蕭郎最憶神

瓦官寺天后錦幡歌

金輪天子垂裳坐太宗王業如煙墮禍水初飛紺袖花便房
尚記珠襦裹才人嬌小最承恩旋賜黃綈出殿門此際不須
重祷著瑤光私語致溫存更衣結又同心賜掩袖讒工拭面
痕蓮曉奪龍爭調笑卷服龍章驚謁廟斛麥新收田舍翁蠟
麻誰戴天孫孝集翠裘觀柱自豪羽衣笙鶴太放嘈銀泥已
自披黃楶金字空勞賜紫袍一夜金仙來大足珠英教主思
祈福法喜猶施錦爛君幽憂肯念黃羅袱啟襲如聞百和香
紗箱藏覆內家裝應教禿袖調鸚鵡尚有回文蹴鳳皇幅長

四尺闕六寸婉兒玉尺親裁論想見雕紅刻翠時絲絲縷縷
緘長恨諸天哆口佛低眉又見阿難破戒時天歷忽地酬絲
磬鹿女從教有嫁貴風流君幄當時重翦須臾運翻嘲弄祇
知塘畔足如霜誰識官中腰貼鳳百萬釵工總莫論玉兒嫌
帛轉銷魂生憎貼地蓮花步消受官家物鼻神此習流傳三
百載劫灰燒盡金泥在遺事能徵笠澤書傳觀尚落仙雲彩
殷鑒由來戒色荒馬嵬錦衲共淒涼昇元閣上西風急又譜
霓裳曲數章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周孝侯讀書臺
落花斑斑石蹬虎深夜寒松作蛟舞英風幾輩肅衣冠勝蹟
千年記風土惟侯起家繡衖福少年結客屠沽場寫懼子弟
憂父老爾時意氣誰能當殺蛟恥作椒丘听殺虎顯學飛將
軍一朝折節事文藝虎如可押蛟可馴東頭先生初入雒嘯
聲響落華亭鶴東脯羞從章句儒佩豭自習從橫畧南風吹
沙暗邊塵八王事業何糾紛惟侯忠孝明大義此時見賊不
見身噫嘻乎蛟可屠虎可殺殺賊何當一隊拔掖盡矢窮兵
不發讀聖賢書學何事終不偷生草間活地下相逢陸士衡
嘔軋搖江灘蕭蕭古木叢祠秃風雪誰憐丈人屋城頭亦有
鬼雄翻欲愧門生西風草作銜須歸東去江流戰血聲嗷之
頭白烏返哺心切尾畢逋
寒雞
昨也伯仁死萬年之亂祇侯耳區區不照賊奴心以頤視侯
固難似遺象孤懸起烈風荒臺無主夕陽紅濕欄更漉千秋
淚丁字何如兩石弓
書殷浩傳後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寒鐙
魏闕江湖兩抱慙蒼生從古誤終南如君祇合投高閣此日
何容尚雅談名士到頭終畫餅好官回首失空函專柮莫罪
桓司馬經畧中原本不堪
寒齋
朔風撼樹如欲哭啞啞烏鴉飛上屋主人閉坐客不來紙閣
蘆旌享清福撥寒且復松醪斟積雪一庭深復深呼童掃雪
莫拜石石上昨留故人蹟
寒月
種梅主人骨如鐵手把寒香酹明月月光墮地香上天春壓
梨花一庭雪誰家玉笛聲嗚嗚月華如水霜華鋪窺人作語
堯年鶴寂寞空城聽吹角
寒雞
荒雞夜半嘵格格殘月一聲海霜白千家萬家酣睡中驚起
長安利名客手提玉龍舞不已出匣寒芒瑩秋水斂衣巔馬

衡雪行陌關月落天未明
寒夢
孤衾自覺冬心冷香墮梅花夢無景翠羽嘲嘵喚不醒依稀
記得羅浮境羅浮仙蜨紛紅翠碧月荒荒鶴思睡鐘聲催夢
月墮西一燈照壁風吹低
讀三國志
積金鼎塢太癡生解用中郎亦愛名屍吏然膂君莫笑傳家
還有大羅平
天下齊聲唱董逃車前討賊有兒曹天教子禍生牀第安史
居然死命操
馬中赤兔人中布射戟才原絕世雄留得一增猶不用千年
流涕惜陳宮
家世三公膽略豪軍門長揖見橫刀如何暮氣頹唐甚轉殺
田豐爲解嘲
讖文本自無公路歐血椎胸亦可傷絕愛前軍孫破虜爰書
三字固金湯
樓桑枝蔭九光宬祥啟中山帝胄家規取益州王業定漢朝
終始在三巴
下牀蚤奪元龍氣請教能紓北海危天下英雄眞不媿算來
祇有老瞞知
蛟龍豈是池中物乞汝荆州作雨雲江上白衣坡下鳳天心
從此限三分

魚永君臣賤代無傷心神器竊當塗左司忠讜工陳議鄙見
何殊魯國儒
正閏紛紛費討論千秋大義考亭神誰知正統昌明日蚤有
襄陽習半人
誅鼂誠叅武帷揚指日回戈定洛陽憎殺阿蒙眞鬼蜮排雲
瀛氣激漳鄉
翼德英名孰敢當按財雅疏作翊誰知八法遜鍾王書來軍吏悲
侯死遺恨當年失范疆
國賊能知趙順平奪來阿斗豈知名君王自切同仇誼法正
應難止憤兵
涕泣牀前詔輔孤君才十倍藉匡扶永安宮裏千行淚賣履
先已定隆中
心矸高懸賞罰平取才端不藉虛名無端乞貶猇亭爵一慟
知人帝最明
寬猛眞能嗣國僑私恩偏惜赦書條饒他景略能持法歐血
何人淚不消
丞相天威七縱禽南方已定倍關心中興亦有宗留守呼渡
河三淚滿襟
大筆淋漓兩出師臣心蹇蹇九原知君王更比桓靈闇愁殺
中涓沽寵時

星隕前軍漢已亡軍民遺愛各霑裳督人語畢無他屬家有
成都八百桑
降旗風引素車斜城上芙蓉慘不花從古庸臣同一例世修
降表翰林家
舞妓重陳樂幾行此中安樂詎思鄉憐他三日都亭哭天意
運生北地王
侍中司馬幷忠勤謹愼終須讀葛君怪底推誠來刺客空令
盜殺大將軍
裹毯纔入檻車徵綿竹捐軀父子能一慟臨危姜伯約剖來
忠膽大于升
襄陽耆舊首鹿公樓隱歸來有婦同消得臥龍牀下拜鹿門

金陵雜書 將氏校印

千古跋高風
刀槎森森夾上公漢家天子自尊崇桃枝拉殺渾閒事衣帶
紛紛血染紅
殿履公然上廟堂苦教垂老學文王東京名義眞鑪炭留得
山陽一綫長
但得尊中酒不空雙眸何處著奸雄是眞魯國奇男子琨玉
秋霜那便同
撾鼓淵淵金石聲岑牟單絞氣如生無端更值黃江夏鸚鵡
聰明惜禰衡
良朋結發成龍體何事龍頭蕞德凶複壁準來嘗有是可憐
老受博平封
殺身無補發空盤亂世人才擇主難卻怪蘇髯滋議論西山
薇蕨例同看
祇擬難忘父子情祇緣盞臼累聰明輸他座上臧洪烈一死
爭得義士名
淒絕胡笳別淚彈虎賁雖肖父書殘千金肯把蛾眉贖此誼
今人得已難
曾記當年置撲金紛紛疑塚最關心斯時儻誦陳琳檄轉恐
頭風痛不禁
一曲燕歌絕妙才籠中絲絹費徘徊君王送別工流涕此副
嘅痕那得來
妝罷靈蛆綺閣春袁家新婦本天人如何乞與中郎將更遣
跋足無端詠豆萁臨鄱聞樂總堪悲盍知愛子無人託應悔
陳思賦洛神
倉舒死尙遲
愁殺山陽禪代年中朝名節散如煙秋風祇下銅仙淚石馬
荒寒臥道邊
蔡牀清節有誰攀鶴去遼東竟不還比似魯連眞蹈海千年
相望郁州山
狼顧明知相不臣阿兒端可御斯人何期老壽偏難死轉爲
佳人勠子眞
樓櫓三千一炬空公孫原是可憐蟲石門關上紅妝豔雄語
休夸石季龍

司馬家兒又弄權宮車拜別淚潸然奸雄衣鉢傳偏肖草草金塘直幾年

葛誕毋丘儉可哀家聲轉欺太丘頹公固不殺詠成濟從此無言位上台

奇略曾夸晉子房陰平奪險計偏良天人胙盟誰能識縱說戡劉便喪亡

傅粉何郎豔似花魯論高出十三家何當淨掃青蠅矢轉使公明卦驗差

太初宗尚託虛元稽阮都應遜此賢聞說臨刑終自若何慚滅鼻女嬋媛

總角論交兩駿雄孫郎策馬定江東青州名士重搘手一笑神亭解鬬中

絳帕燒香戮豈謀林中倉猝遘凶奴君莫元放成羊日游戲終難國賊誅

伯符眞似伯升亡保有江東泣拊牀何事敗盟甘僞爵紫髯終始肖吳倫

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滔滔易生愁拒曹顛藉劉郎力底事酬功吝一州

周郎雅量比醇醪天與東風大討曹畢竟小喬年命薄曲終三爵喪英豪

紅巾颯颯見英姿一笑橫吹鼓角時絕愛神巫迎送曲昏鴉如雨下叢祠

望帝魂歸賦大招錯疑肘腋變中宵自關剛烈如兄父靈澤千年恨不銷

年號空勞紀赤烏稱臣納幣竟人奴心知大小班難偶漢壽侯眞烈丈夫

指困楚宅見交情子敬深謀在合并繞腹荊州稱疾篤救書愁殺呂蒙城

交州纔徙又蒼梧弔有青蠅氣益孤知己先王仍少府死應無恨泣窮途

烽火連天起陸郎無端感憤惜天亡舊人惟有張昭在塞土燒門淚幾行

聰警何如江夏黃子瑜驍在犬聲狂中原經略成何事落度新林死國殤

又見降旗出石頭歸來俘虜竟封侯較量安樂終强項奚慚兒憨賈豫州

共古近體一百四十二首

原跋

顧先生秋碧白門奇士也少孤力學著作等身餘事爲詩慨才絕豔髮逆倡亂遺稿放失其已刊行者乃先生少作亦復若存若亡因從　段笏林夫子處乞得此本急付聚珍排印以公同好嗚呼以先生之學何難鼓吹休明乃既閟於有司而身後微名亦幾不能自保豈豐於才者必嗇於遇與俯仰古今撫卷三歎

光緒柔兆涒灘病月南清河後學王泌鄴仙謹跋

金陵濠書　蔣氏校印

雨中渡江

江南顧樸三

蒲騷綫挂又收回江霧迷人鎖不開風力欲飛雙槳去潯聲如擁萬山來模糊雲樹蜂全失零亂蒹葭岸欲頹我亦多情同洗馬莊莊相對掌中杯

十六日招同王敍庵師陳丈博原張丈毅齋林丈雪晴韓丈奕山談念堂表兄家月樵叔集然松閣即席賦呈諸丈

海內晨星落落孤諸公猶自老菰蘆半生模楷依函丈十載飄零感餓夫無可報恩惟涕淚不堪多累是妻孥心交更念張融否寂寞河山舊酒鐙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國朝顧下氏近十戴

二姊欲歸苦留不得追憶往事悵然有作

歡聚苦日短握別紛愁歎大妻泣嗚咽小妻泣汍瀾伊余獨無言涕淚不可乾入春遭屯蹇偃臥如蛟蟠姊聞急歸覲覽從萬端既憂病骨脆復憫家道殘組櫳爲我飫草具爲我安藥爐手親檢湯粥咨嫂寒霍然病如失骨肉欣團圞青春易受謝杜宇聲悲酸漸行再三噸努力加餐哽噎不成語刀刺中心攢同居患難時始知離別難別離亦暫爾姊恩何時殫昔我孩抱日呱泣形影單劬勞母氏力督課朝夕看我哭姊亦惱我笑姊亦歡分燈更分飯膏沐稀容觀女紅佐饘粥敝椒腐無完兒時事嬉戲每戴遒冠鵝鴨惱鄰右橘柚殿園官長跪乞母憐航撻姑從寬霜顏屢邀霽雨淚多暗彈眼看弟成立拔戟登壇宇歸得快壻指日鵬風搏中道忽天折明鏡暖孤鸞操持困薪米典鬻空衣盤蕭條鬢絲白一足躓蹣跚相依盼阿弟平地生羽翰誰知弟毛髮亦等黃門潘雞聲感醜虜草色欺袍櫚求名適滋戾救過偏索瘢頗遭路鬼笑每被俗子謾釣飛苦無術空把珊瑚竿艱難活妻子猶補心肉剜童烏復夭逝霜雪凋紅闌竟辜阿姊望感激摧心肝差幸馬鬣封兒舉雙親棺松楸樹千本負土成高巒擬耕郭外田嘯歌希考槃稍盡廬墓職餘事供盤桓了茲未了因逃佛羞浦團詩成血盆紙不忍書齊紈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姊屬余風雲倏變

色愁雨天漫漫

此日最可惜詩爲蘭君作

蘭君夢先人平甫觀察課督諄諄勉以讀書作文旬日之間疊次入夢余因之有感書此勖之

此日最可惜來往如奔梭來者不可恃去者亦已多君質既穎異君性尤安和青春易受謝白璧須磨礲君家光祿公青年掇巍科聲名滿　日下簪筆　金鑾坡春城桃李富鐵網珊瑚羅交遊盡公卿咸里皆鳴珂活人有陰騭昌後應不訛勉旃述祖德風雨勤編摩阿兄宦塞外迢迢限關河書來倦意使我淚滂沱況君年力富金石皆可磨青天有桂樹待爾持斧柯已脫紈袴習休瞀安樂窩毋爲學鄙人壯歲空蹉跎

蹉跎淚如雨臥疾青溪濱良朋有秦宓說士甘陳遵苦岑一

以契雲龍遂相親醴酒爲我設茵榻爲我陳阿連及阿阮玉
立皆嶙峋感君經綿意忘我腹笥貧忝然遂北面似有香火
因論文至夜半口角猶津津我才豈足師我志良苦辛期君
學業進下筆如有神期君立修名孝友稱完人昔君趨庭日
尋師洛城闉航航林夫子紛綸井大春文章既淹雅品詣尤
精醇君時尚童稚不解傳衣薪風樹一以悲海水飛紅塵炎
涼逐時態飄忽憐青春當我授書日正君履霜辰尋師向海
上不如歸求眞思親見夢中不如書諸紳書紳無多語寸陰
當自珍
鳳皇不家食矯首翔天衢觚棱開軼蕩懷抱鬱以舒束裝約
我去我去偏躊躇丈夫重遠志亦豈憐妻孥馬鳴聲蕭蕭爲

君立斯須昔君出門去阿爺阿兄俱今君出門去金注交腐
儒風波託誠信眠食憂前塗蒼頭覓李善行李擔篋奴京華
人材藪家家握蛇珠福命吾不知君學猶蠡疏小試或中鵠
勉旃操大觚不行阻鵬翼行矣愁狼胡所幸試期遠尙有餘
工夫願君勤屬文願君多讀書明年捷秋風聲價重 皇
都揚名泉下親追步伯也殳菅堂喜健在溫溫奉花輿門生
曳金紫我亦光門閭詩成再三嘱此日君何如

悼婕詩三十首 錄十八

余自姬人亡後意忽忽不樂抑情割愛終不自釋適友人
楊樂山出婕詩見示中有句云不堪夢裏逢三月也算
花間過一生余讀之潸然淚下因綜姬平生賦悼婕三十
首聊當寫照篇中攄今感昔傷離惜逝如羅浮兩山風雨
離合是人是物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姬而有知能無珊
珊來栩栩活耶
老去看花眼易紅風流迴首憶牆東生當紫燕黃鸝後春在
濃香淺夢中豔福已拚今世盡芳心肯逐曉雲空尋常一樣
綢帶化飛傍妝臺便不同
家在羅浮縹緲峰無端小謫滯仙蹤父蛾母蛹都難問鳳泊
鸞飄已自慵絕豔易迷金翡翠覩妝偷學玉夫容閨中女伴
知憐惜簾幕春寒護幾重
又值南園草綠時東風吹轉玉腰支春如醇酒心先醉花隔
重簾夢已知楊柳本爲消恨物海棠都是定情詩書生輕薄

終須恕一半顚狂一半癡
金屋妝成錦繡圍紛紛紅紫鬬芳菲纖腰自按花奴鼓縞袂
新翻玉女衣拚被鴛鴦捐逢薄怒卻防蛛網礙低飛風光大好
心仍怯隨著衙泥燕子歸
遊仙一枕樂邇邇香霧朦朧襲滿裾紅蹴圓渦酣睡後黃安
嬌額午晴初兜來團扇風微顫簇罷羅裙態轉舒絕愛玉猶
相對撲湘簾不捲致蕭疏
零落簫門菜一畦多情忘卻路高低新絲鎖日縷篆繞爐香氣
私教避席膂苦抱空枝忙刺促强偎斜鬢恨淒迷擬心不怕
東風口怪底流鶯作意啼
不解傷心不美人對花歡喜背花嗔繁華易醒千年夢生死

都爭片刻春妙舞曲傳風態度多愁越顯玉精神闌因絮果
分明在杜宇聲聲勸最眞
南浦消魂草又蒸浦帆高挂大江雲梅花帳冷空辜我杏子
衫輕合贈君此日分飛憐翦翅他年薄命有孤墳青陵臺上
朝朝望落葉哀蟬忍更聞
紅潮酣頰孕眉山燕乳爲雛總一般墮地香名誇鳳子驕人
錦襖燦花斑應教金粟前身認不枉珠胎昨夜還旁挺側生
都莫問春風堆擁上鴉鬟
翦不禁風强自飄天涯消息斷蘭椒孤花一樹春無主清露
眞應號粉侯鸚鵡倘呼金屈戌蜻蜓空顫玉搔頭拈花鬬草
都無賴紅是相思綠是愁
傷病傷春口自喊風前豔想一齊芟生非石燕能無恨死住
眞腸斷合追司花署蜓衙
贈徐雨田兼寄王大慈雨
名紙慇看喜復愁故人家在海西頭書來問我米鹽況別後
幾經花月秋帶一分才增抑寒寄雙行淚說漂流憐君同作
諸侯客如此天涯倘還遊
白門霜柳下棲烏泥飲空罇舊酒徒閱世自憐雙眼在論文
眞覺寸心孤思君顏色看明月寄我詩篇抵貫珠聞道茂先
能說士娜嬛還許借書無
大水歎用定輪韻
雄雷忽跳澒雨泣山精嘐膠蛟扇威虐瘠瘦遍畜黎排山更
澆麥飯可憐鳩婦喚清明
春風又到綠莎廳慨有癡人喚不醒一夢甜鄉通漆黑千年
幻影照丹青倍惜雨晤紅證閑黯黯塵封白鳳翎留取滕王
新譜稿慇鴻幾度覓娉婷
絕迹飛行我尚能可堪追逐憶良朋收香舉竟留么鳳鼓翅
終須讓大鵬短夢輕塵都了了盧空粉碎一厝屑無端又被
莊周誤祇隔羅幃叫不應
澄水春寒凍不流忍教鄉再築溫柔遊仙已判成圈客得堵
眞應號粉侯鸚鵡倘呼金屈戌蜻蜓空顫玉搔頭拈花鬬草
都無賴紅是相思綠是愁
傷病傷春口自喊風前豔想一齊芟生非石燕能無恨死住
蓉城定不凡香土再摶終隔世仙風可御欲張帆詩成謝逸

會稽趙氏校印

會稽趙氏校印

倒海乾坤閟端倪怒極駭翻地力猛思潰隄江水勢洶洶霖雨聲酸悽所至陷窪穽彌望皆塗泥居人苦奔竄版籍無由稽浮屍蔽江下脅血肥野蔌存者益憔悴腫腿如玻璃頹垣餘朕鳴雞上高樹咫尺迷東西作書告河伯毀壁刑牲題汝職忝望祭腐食神所棲東南力凋敝面色餘枯黧奈何縱龍鬬俾我民卒迷天心自仁愛寓目增愴悽常平亟可恃奸吏吞渴視市糴孰平反米色攙霾低睒能策荒政當塗多齷齪安得射蛟手盡殺蝮水犀鎮以六郡鐵無俾遊鯤鯢望氣坎雪崎保生治夏畦矧今

大聖人水旱勤嗟咨謁卹詔

金陵盛氏校印

屢下貪墨諄提撕慎勿烏攫肉乃至磨抉髀飛章達我后此意天所徯

喜雨

一雨鵲聲喜東郊方閔農飛霙及雪澤破凍春泥鬆溝塍漸通水齊麥回春容豈惟蠐螬死亦免蔬果凶侵晨勃姑叫壓檻疑雲濃山居日無事臥聽虛枕春故人冒雨至箇履留苔蹤爲言米價善賈舶來重重無田我亦喜饑穉猶可供轉念寒食近墓祭經秋多無因奠漿酒涕淚霑青松晴孃剪兒輩拍手臨泥龍

哭張子淵

一慟生才意埋憂又到君無棺埳桑塊有氣鬱風雲翳息知

誰諼遺書幾輩分分病中以贈友人書九原應不瞑垂死訂斯文

咤叱千人廢槎枒一座慈酒狂先指屈詩伯幷心傾忤俗難爲偶灰身不讓名低徊鸚鵡賦終竟累聰明

感憤成奇疾憂生發浩歌知交如雨散詛咒患才多鬼妒彌騷激天刑教折磨君以終身即衆禍天妙博之真人料云行逢羊鬼之年必有奇禍天刑之乃所以全之也

晚歲論交日青溪水上樓君才眞十倍此敝足千秋君松閣敝然贈

孤憤生無賴奇窮死亦愁空山鶯曙夢君手持殘顱夕夢君沮喪色

始信峰

說來渾不信到此亦因緣陸絕疑無地虛空但有天紫芝生

石罅青筍落松巔便欲乘風去清都訪列仙

危橋通仄徑竟渡即仙人怪石乖癡瘤森蜚嘯鬼神青迷煙

九點紅隱日孤輪身世憐稊粟觀空定海塵舊有定空今廢

遙山分郡縣螺緛隱青紅飛鳥望疑沒一峰孤愈雄人家黃

海外雞犬白雲中坐久渾忘返高寒起烈風

松濤喧萬壑寫韶入瑤琴流水百年意道人孤坐心煙霞能

讀曲猴鳥幷知音便擬西臺哭忠魂旦夕歆明倫林江天一與子也天一與金陽同殉節

壁翠寒色蘚花濕今夜聯牀夢孤雲又幾重

師林題壁

師林開勝境十里便聞鐘僧老有奇態山遙無定容晚煙籠

布衾涼似水轉輾白雲溫木魅閉窺客山魈夜打門死灰然
芋火孤壁走詩魂俯仰慚身世吾生盡處禪
詠懷用阮嗣宗韻
牙期邈曠世誰當理清琴收拾薦古錦零淚沾衣襟芳草坐
銷歇荊棘森成林臨風發微歎惻惻傷中心
名都被淑女窈窕淩波翔體嫻靜婉婉璆鳴芬芳贈我合
歡綢信誓要無忘蕙香豈懷褒斷絕摧衷腸清商變素聲絡
緯曖空房雝雝鳳皇鳴寥露晞朝陽富貴永相保貧賤徒離
傷
條風轉淑氣朱英豔桃李花實兩不堅搖落自今始後凋愧
松柏散漫逐荊杞大化無終窮聞顏隶方趾生無不朽名冥
滅亦云已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浮聲汎瑤瑟清歌激迷陽鬱鬱元雲陰曖曖白日光一彈頭
素節落葉森微霜玉妃顧之笑幽蘭吐其芳泠泠天風吹飄
颻素衣裳馳情結雲表豈戀咫尺翔生存兩契闊永沒無相
忘
穆滿觴瑤池西極萬里道黃竹一以歌茗顏詎長保我有同
心人天台拾瑤草一別經十秋相思令人老當恐成衰遲君
騁青冥心
志士惜晷短蹈影過鄧林魯陽竟迴照悲谷馳駸駸風霜抗
高節天地明孤心時危悟忠款執手空涕淫安樂轉棄置患
難豈復尋眷言始終意太息誰能禁
子雲不曉事寂寞空著書元文竟何有悠悠千載期五侯競
疾風捲枯籜涼雨生暝幃既感時節變復爲蒲柳悲大塊鼓
噫氣搖落當語誰金英耀秋鞠幽姿弄寒暉挺霜園其性歲
晚從之歸
朝上黃金臺撫劍動悲歌壯士去不返酒徒時復過思頓羲
和轡白日空蹉跎寒風起遒瑟極目惟長河暴秦剪六國冤
毀積已多荊卿偉志節齎恨當如何
元化甄大鈞包含廓無外萬古同一塵山河此襟帶偉茲命
世人龍躍與時會爛縫澆俗溷揮斥濁流害向無詩書澤悠
悠獨何賴
蒼梧一騁望遙睇荊山岑欲齎素女瑟一鼓青楓林二女不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見答淋浪涇衣襟浮雲結楚何萬里生重陰冥冥深夜雨烈
烈哀猨音泣盡鳳皇血焉知斑竹心
越溪采素葛吳綿織纖衣幸得薦君體雞澤相因緣
質豔豈念紅女矧手爪妾自惜棄笥君所悲因風化采雲宛
轉相從飛中道犯霜露脆薄將焉歸
發居避風至焉識鐘鼓音憂愁瞪目視羽降隨漂沈小智苟
殊寵翫身恣荒淫凶害灑然至糟邱築成林安得曠懷士一
騁青冥心
志士惜晷短蹈影過鄧林魯陽竟迴照悲谷馳駸駸風霜抗
高節天地明孤心時危悟忠款執手空涕淫安樂轉棄置患
難豈復尋眷言始終意太息誰能禁
子雲不曉事寂寞空著書元文竟何有悠悠千載期五侯競
鏡空杳嗟

門第榮華使人思朝乘朱轂貴夕上邙山時賢悉諒同歸皇欲何之三復井眉贊不欽空自嗟

長卿既倦遊冠蓋辭大梁彈琴過文君輸心達微茫匏瓜感無匹中夜相翻翔驅車臨邛市四壁徒相望青山蹙眉黛裘涸龍霜不有慕才主彼美心徒傷王孫大腒耳交驩固其常如何白頭歎辛苦著篇章

六螯屹海柱莫挽山岳傾曈曈槿桑日向夕欵已冥瀉水不思器漂英徑辭榮今豈昔所頓後豈今所生有生譬朝露弱草棲熒熒造物巧搏控親屬斯合幷恩愛尚難信況乃名宦情

太阿乘龍德瀲瀲寒泉光瑩以金鵰鶚飾以雙玉璜願言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子佩服傳芬芳威名振絕域晞髮鍾山陽恩譬快一決矯若神龍翔君言刃已頓寸斷置我傍人微物自賤何用相悲傷

采桑滿籃箔桑盡蠶吐絲團成合歡繭及爾燕婉期綢繆理密級雙臂繫綴之豈意兩連愛中道相訣辭桑以直見伐絲以柔見欺感君昔同澤泣涕終保持

魯連黃鵠子一舉縱青冥談笑卻西帝拂衣事長征英辭沮金石薄海傳義聲神龍不見尾下視蒼蠅鳴悲哉共住客降

膺歸秦庭

束髮冠鶡鷄勇爵厠羽林交驩黃金賤噓氣白日沈清歌激浩唱簫管競繁音金吾但陰喝趙李復追尋不遇報讎子焉

識朱家心

至人御六合感精降陰陽一出拯世難再舉恢天綱功成被金石雅樂歌帷房冠裳耀春日賞罰明秋霜君臣咨同德千載相輝光嗟彼蓬藁子咫尺焉得翔

同生各志趣有鳥棲桓山不念黃口時接食飛翩翩乖離母心痛中夜聲淒然求昏誤妃偶鴟鳥誇嬋娟慎勿信鴟鳥骨肉痛相連

楚王罷畋獵夜宴章華臺酒酣呪周鼎顧盼何雄哉金與夜半出玉座生蓂莢當時同聲人稱壽豈復來滔滔江漢水洪波蕩飛埃豈悟侯王貴下同塵與灰

燭龍耀九地不照漆室隅女夷鼓萬竅不改金行秋降衷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命身世良悠悠若可智力競江水迴東流達人事委順仰視輕雲浮有身乃大患無爲久羈留閔生決癰瘤觀化同嬉遊浚晨鼓枻去溧瀛汎虛舟

魚鳥忘江湖蛟龍泳湍瀨時際理不違性愜形乃外古有榮啟期行歌索帶遠念世上人衣食各有賴胡爲巧偷奪擾擾遺凶害不念止足言憂思方此大

玉馹趣飛駕流覽周八荒騁志亦有極故鄉安可忘庭前朱華樹照爛白日光芳時逐衰謝感此意氣揚志士念邱壑勇士思疆場生存志節顯已沒榮名彰此願苟不副哀樂將反

神仙亦何樂孤抱鬱不舒脫屣去親愛汎若波中鳧林深虎

常

豹慄服食固有虞迢迢易遷宮升降事涉盧一爲鬼狐蠱永
與人世殊空山氣淒愴歲晚誰與娛燒丹亦已誤況乃司籙
符不如飲美酒行樂休蹄躇
生爲丈夫子顧盼豈不雄章縫被服姣禮樂聲施隆尚友託
千載淑問昭有融誰令跖柴行約己忘謙沖日言市盧譽昏
夜莽伏戎邱山積咎豐學賤身豈崇冒恥觸世網焉能保其
終歌詩感城闕悠悠跂宗風
黃鵠奮六翮下集昆明池迴翔啄鮫鯉進退得所宜遠憐愍
鳴嘷抉起枋檝枝大小各有定沒身寄蓬籬去去謝羣鳥愼
勿相追隨
流螢照墟墓清霜被蒿萊念彼泉下人言笑安可陪生前不
作達一冥良悠哉
賈胡一何愚剖腹藏明珠風波涉危險去去遠室廬歸來詫
鄰里炫服鳴輕輿豈知耦耕樂桑柘生路隅自非早勝歲沒
身無歎歎衣食取纔足俯仰亦自舒

一公瞻藏書
一路氏校印

題溫伊初孝廉吾山令集

文章筦氣運今古相推更自初有作者命世才從橫所學皆實驗應物資權衡不朽非功德是爲不虛生出處雖異趣千載揚駿名邇來頗衰俗學紛非阮舉世逐荒蕪川谷爲聾盲生才不逮古誰與掣長韁豈無嗜古士篤守先民程鄉謝講誦孤學來闢爭燕石寶緹襲康瓠兮嚚嚚白首握丹槧學藝終無成溫子飄然逝復古心怦怦讀書恥章句抗志希前英力耕俗窶白獨齊慙人鳴鬧揚必忠孝根柢歸性情威夙一以叫百鳥不敢聲秋獄聳精峭疾雷走鑼鼓萬竅洞岷弧絃仍低平充其力所至太阿失專精餘事乃治詩足使韓杜幷平原氣淒愴廣樂聲明清陋儒苦舌撟轉復相詬輕高心眇流俗侻得非所營訪才過文海鐵網羅春卿一名豈居重萬目徒慫瞳窮秋聚海上握手雙心傾顧慚學荒落廿載空研京對君怳然失惜此春荂榮思乞士安敘一謝時世評（爲子敘然藏懽宴）苦日短飛蓬事孤征行將返故山誅茅學躬耕願君出所學高步天衢亭澤匄萬物　皇路歌由庚論事先膺識服官矢廉貞謝安才槩槩子橫氣觥觥吾時當左券用以將吾誠

遊黃山道中書所見

山雨一夜晴溪流百泉活矯如脫羈疾如箭離峯琴筆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幽澗雷霆鬬鼯猱中流忽蹈蹬酸石故相殺水怒不讓石洶湧萬山拔猛墮鋒疑摧餘勇怒猶戛導以兩白龍驚濤濺飛沫游鱗靜可數苦瘦綠如髮洗眼看青山雙眸一爲豁青山撲面來拱揖互相讓連岡既淫裔複嶺尤跌宕中間起一峰卓立表孤抗環山幷松竹脊翠不可狀徑絕心已遒迴日逾曛惜哉稻田少山力太慫壯安得夸夷子鞭石驅疊鱗萬頃成脊脥千艘轉漕饋山石如點頭微吟答樵唱高秋屬爽氣萬木淒以黃商飈吹葉落遂藁從之揚棲雅坐相激懋此牛背光疏籬紫豆莢汀洲白蘋香采采夫容花幽溪媚紅芳（野田中見木夫容一株）以彼柔脆姿詎能耐清霜後洞有松柏多心抱青脊生理盛必蠹毋爲怨凋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人峰

眾生苦濁蔽老人獨覩空自初有天地拄杖無始終若非曆劫誰知具善相珠眉燭銀光震旦擷毛孔鞭心入豪芒乃具體疏翠森成行織蛾掃石黛攬鏡難爲妝山鬼笑谷睇要眇時相望松毛閃天眼覆此晼晚睚世無張京兆雙鬢爲誰長

仙掌峯

五峯禿如指高蹤遺仙躅朝地有佳俠捧出青芙蓉三尊壁
沈灘冷逼金蒸濃側看比合十膜拜何雍容誰將兜羅綿塞
此汨宇胸有時拍掌笑萬壑酣笙鐘指禪竟誰豎根鈍慙天
龍
清涼臺
看山千朕高一步峰一變孤臺峙清涼萬壑俯蕙蒨初日騰
朝光蒸溼猶泫丹林一夜霜華藻媚春絢山好如貢奇橫
側總當面空寵呈身容刻削露趺趼遠觀覺疏宕少進轉研
錬賞偏愛難割巨涉美疑眩坐久來清風冷雲攪喉嚥采采
金蓮花即此五臺現
天風吹客衣欲與雲俱飛雲飛固無心蕩漾澄清暉偶然挂
嚴際山骨爲之肥空緣不成雨孤煙散霏霏山意如入定客
心亦忘機萬竅返虛聽水流花欲稀安得抱琴叟清聲發雷
威心空味無極超然謝塵鞿
自天門限至一線天得詩四首
山花不知名紅紫錯薪楚風來遞幽香鼻觀破初祖美草藉
芳茵文禽相對語心空萬慮清山靜似太古坐久衣袂寒空
翠落如雨
青猴聯臂下各各緣松枝倒垂示閉暇塞鼻相娛嫭山果釀
成酒亦知媚其雌道書顛能讀劍術將安施陰陽互亭毒一
物終無私
沈沈鐵牡關絕壁表旌悍鬼物騰青紅萬古變昏旦一竅通

金陵叢書 續氏校印

微明激射日光亂虛室生吉祥理活氣乃貫燭龍照九幽斯
言儻何渙
陰崖積冰雪傳自羲皇年日光照不到空水相澄鮮芳有枯
松枝然之亦無煙萬物互蒸變陰伏陽乃愆安得超姑射服
食成水仙
孤桐曲爲節毋陳孺人作
孤生之桐幹如鐵何年錄此奇骨節風吹海水凍欲裂一夜
華開白如雪青鬱蝕鏡鏡影缺生誓同夢死同穴同穴心所
安孤雛粥粥憑誰看從此泣淚不敢殫欲殉大義爲其難青
燈永夜高樓坐兒讀遺書母操作兒衣鮮明母裳破兒飽餼
糜母饑僛破格提攜恐疾疢忍心觖撻防嬉惰月落未落烏

金陵叢書 續氏校印

嘵霜翦刀聲斷天蒼涼阿爺衣帶猶在箱爲兒裁翦成衣裳
春風蕩蕩吹衣香兒身漸比孃身長會見黃鵠翔千里好博
紅綾字幾行誰知天意眞冤酷白頭人撫金環哭無藥能瘳
枉拜醫餘生欲代空祈佛上指三天下九泉輕鼈短夢散如
煙彌留手握彈成血慘絕魂招語不全麥飯凄涼新總帳苓
牀包裹舊衣棉人生到此眞難問海枯石爛留長恨開到孤
花雨露偏燒殘劫火精靈困我亦春暉未報恩東風寒食感
雞豚詩成莫作尋常看字字淋漓血淚痕
書陶宏景傳後
神仙樂宰相苦衣白山人與君伍一鑿朝冠挂神武句漏沙
同茯苓煮日聽松風看松雨華陽洞天白乳九轉丹成變

龍虎腦骨逢逢響天鼓笑把竹枝如意舞昭陽殿作罩千宮
始識神仙有千古

風雨連日齋中默坐有懷周笛君趙倬人馬春泉諸子因憶
前月望日蘭君招三君集青鳳齋醫飲溷日是日亦大風
雨衙泥而歸別來已而月矣詩以代柬

空堂積水渾欲浮欲雨不雨聲颼颼忽如萬馬騰滄沸天風
捲作沙場秋頹雲片片墮脩瓦從以落葉紛籃踩芭蕉力大
作撐拒勢如壑戰不可休須臾涼氣逼襟袂冰絲倒挂銀河
流微明濕處閃鴉背萬綠洗出低竹頭風驅疾雲如掃籟雲
挾猛雨如奔牛是風是雨不可辨但見煙光漠漠生簾鉤連
朝天漏慳放曉石髮慘淡青落幽蝦蟆吹水瞪雙目鵬蜦篆

金陵叢書 鮑氏校印

壁蝤腥蚪閉門鹿鹿但枯坐美人不見心中愁燈紅酒綠記
昨夢相思彌月安能寥三君才調古無偶搖筆便可淩滄洲
奈何傭書寄廡下使我結轖生煩憂移居喜值通德第平泉
水石供遨遊千章老樹增鬱怒陰廊窈窕四松楸野狐跳躑
老鴉笑風嗥雨嘲聲啾啾此時詩境定清絕一爐燈火相唱
酬松枝煮茗爨煙溼清談更憶鰣生不人生行樂貴適意安
能閉置同拘囚何時同泛虎邱櫂何時共載山陰舟醇醪正
量懷周侯高肩事業思馬周還將風雨高齋意寄詩人趙
倚樓

長歌寄孫顯甫

黃鵠喔喝鳴枯桑海水陳舍天蒼涼美人不見怨瑤瑟烏嘵
迅擲當自愛慎勿老大徒悲傷嗟余三十不稱意年年剩促
髀磨十萬誰能當多君滔慨得古意惜君拘泥難通方雙丸
豈償但教出處號醇士流風沾溉餘一鄉況君年富力强壯
變澤萬物否亦名世傳文章科名祇爲顯親具失不足恫得

擢中腸命宮磨蝎古所忌可憐百鍊無全剛敬通稚子在襁褓左家嬌女方扶牀大妻愁顏泣明鏡小妻高髻曉紅妝誓擬詩劍出門去飄然騎麟遊大荒欲留苦無餱粥計欲行苦無輕車裝丈夫有淚不輕灑名士無家何所望張堪自可妻子託衛玠業已形神亡金臺聚首問何日前塗良會眞茫茫感君與我意良厚爲君一曲歌清商人生知己那能再嗚呼此曲君無忘

和高陳又蘇詠影

分身擬上碧紗籠鏡殿風情晃漾中過眼妍媸都莫問自家長短尙難同孤鐙委照應憐瘦一笑迴頭轉覺空絕愛唫肩高登處形神消釋悟陶公

曉赴新河招同俞子木龔生謙夫葉生雨窗憩三山二水之居讀壁間諸君詩因憶亡友張子淵悵然久之賦詩寄呈

竹嶼觀察

高臺釀酒記青蓮香火仍留贖代緣（竹嶼取太白詩意於佳太白象別於橋水檻外江聲終鬱怒尊前舊宿即神仙（落成山招同張古餘太守）

落日魚鱗萬非煙比似莫愁催艇子可無荷葉綠田田（採蓮圖卽事感念李兄朱錄之竹嶼祝紀勛石）

蕉雪圖成有作家不披宮錦亦清華蟬聲過雨亭三角鷗夢分涼水一涯身後才名原誤併閑中宦味似摶沙相逢那怪頭俱白蘆荻蕭蕭也作花

過眼雲煙壁上詩鄒枚才調各分馳翻憐張祜堪埋憂日不及

夷門大會時生是有情皆落魄地當選勝倍相思茂陵遺藁分明在還乞風人作主持（子潤病革時竹嶼贈朱子代草爲選次不能朱提十餅今於竹嶼處見之）

題周竹恬荠圖詩鈔

周郎詩格清於水脫手彈丸無不美清俊時登庾鮑堂高奇擬薄曹劉壘我更獻君芻蕘愚願君還讀千卷書上之瑚璉珍國器次亦淹正成通儒剛日讀經柔讀史開卷有益良不誣試觀古人著書者穿穴各有眞工夫造物愛名不輕錫會須全力相委輸酉山丁穴恣漁獵曹倉鄴架供馳驅龍湫湧地噴百斛珠光照市傾五都譬如仙人養丹藥烹鍊須向陰陽鑪傾筐倒篋靡不有取風叱霆皆自如可知一字不著處

雲漿化液蒸醍醐否則體弱文不稱伯仁有腹徒空疏風雲月露豔雕刻圖成沒骨安貴乎聞君型家頗孝友天倫歡樂怡慈母即此能過鐘鼎榮莫教徒恃風華首況君未及相如貧喜無齎塑淹頭巾一瓿可叩子雲戶千軸當貯曹氏囷嗟余卻受讀書累青衫潦倒心如醉汲古空教說纔裝爭光未肯借翹魅請君更東交遊牒休作雲中鴈蛟螭交雜都堪累性情人多那盡稱豪傑好向鄉嬛讀異書他年同訂名山業

方景二忠祠

東嶺景公西方公先死後死同一忠廡衣上殿雪光白緋衣上殿星光紅先生望重書種子秀才名隸文昌宮有舌可斷血可濺死猶爲厲眞鬼雄魂歸應遂火燒去皮場一炬膽青

虹梁連十族逮瓜瓞成仁取義從同同蘋蘋祠字光日月文
皇功業隨秋風生兒高興況無賴頃刻燒死銅釭中

東園步月同樂山作

城頭烏鵲鳴喳喳欲落不落煙光斜明蛤嘆地寫空水千林
倒沒分丫叉清暉娛人照毛髮時有香氣吹林花池塘綠淨
不可唾吹聲聒耳喧鳴蛙跳波更喜魚潑剌烟銀一色鋪蘆
芽居人閉戶正酣睡但見瓦屋分凸窪荒荒頓覺襟抱遠別
有清妙無喧譁微風忽定煙柳直花影自動籬門遮憶昨與
君別三載面塵足繭行天涯他鄉無此好風月蹉跎已自傷
鬢華及時行樂須我輩慎勿貪賤生吝嗟南城花事正旖旎
明日約君過酒家

怨歌行九章 錄六

吳趨且勿歌巴歈且勿喧請君罷歡宴賤子歌一言人生百
歲忽忽死憂患先從識字始青銅璀璨日月光焉用區區管
城子滄海悠悠識者誰灼肺煎心竟何似飢鳳甯食烏鳶餐
斷琴甯對犢牛彈飛鴻冥冥志寥廓乃爲稻粱漸陸磐舉足
不愼蹈羅網天昏地黑行路難行路難一杯酒槁死風塵勝
株守丈夫肯戀兒女私拔劒出門不回首
世路等棋局險巇多不平勝算各相握對面生殺心瞿塘灩
澦大如馬黠客停舟不敢下太行峻坂堅冰凝游子拄杖不
敢登人心奇險差足擬赤地無風揚波起讀書不解通世情
照人惟特金眼睛尊前然諾一杯酒甘言密語同膠飣耳餘
結交號刎頸一朝貿友生寇傾事成不與共榮利事敗乃獨
歸惡名橘短者溺不可戴西江之水難澄清
美人既醉朱顏酡鼎鼐宴客金匝羅明晻晻齒揚清歌銅盤
照夜燒冰荷花光搖搖紅欲波嫣然一笑低雙蛾中天明月
今宵多玉繩耿耿明秋河闌房清閟籟聲和宓妃授枕留東
阿壯心慨慷聊消磨流光迅疾如跳梭修名不立當奈何
讀書示敕妻孥苦挾貲去作洛陽賈大妻把盞小婁舞翩翩
裘馬客趨風金谷豪華安足數壁中窮鬼笑不休迂儒那解
精持籌人生貧病猶可瘳惟俗乃無醫藥投君不見長安道
上多貴遊一朝零落歸山邱黃金不救枯骨醜青衣裹束空
慙羞無端奇想召天禍咄哉執鞭不可求
憶昨結客金臺上長轂高軒氣何壯西山秋色落杯中日射
天門開訣蕩金吾斜睨不敢呵旗亭笑賭雙鼈唱輕裝更作
東魯遊一輪紅日偕鋒頭看花屢和南池句把酒重登白雪
樓梁園花事仍相待大隱夷門復誰在黃河窮沒浪爲崩山紅
鯉雙雙鱠玉盤醉吐不辭資席涴詩成都借美人看長年漂
泊人歸臥老屋燈昏棲馬廐把袂誰憐范叔寒乞漿那惜王
孫餓安得走馬韝交當世之英豪與酣解贈千金刀屠門沾
酒飲我曹一聲長嘯青天高
鮐紋斑駮瘦蛟醜冰花洗出空空手霜淬芙蓉海氣秋七星
耿耿沖牛斗道逢俠客不可留絳衣帕首鬢如虯旁觀倘說
不平事風馳電擊神鬼愁歸來笑擲仇人頭酒酣爲我拔劒

舞冷氣襲人退丈五空中起落雨白龍謖謖虛堂動風雨巉
亦嶔崎磊落八年來彈鋏走風塵嘻嘻乎安得隱娘作婦兒
命僕儂寵恩慙願已足
感遇
美人捧鋌忽然泣照見如花好顏色不因恩禮冠當時那得
秋風長棄擲絕豔山來見嫉深妝成一笑值千金傳紅寫翠
辜揣聲轉絲迴黃空好音此時鋌光黑如漆區區不照丹誠
心君心妾心眼中淚自向鐙前磨鋌背
閨風仙人顏色妹玉冠金簡天門趨風吹海水湛深綠種來
桃實皆紫朕桃花紅入江南北咫尺仙雲如不隔別有眞靈
位業人玉龍騎斷無消息手折桃花贈一枝玉璫緘札轉遲
卻已同溫那元方才望我所師僕毫學步終嫌遲祇今蹉跎
並頭白那能老作諸侯客羊公舞鶴葉公龍眼底紛紛皆耳
食東鄰寒女傷心人十年不字羞呈身飛鴻冥冥弋何慕白
鷗浩蕩誰能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踏災行

江甯顧襲三

湍天雨月雨不止鉏柄生蘑老秧死圩田十室九報災嘻起撐船入城市朝不見長官忍饑匍匐公堂夕不見長官風刀刺骨寒無裘借問長官在何處搖手禁聲吏胥怒長官昨日祠城隍爲民請命宵焚香官廚昨夜斷屠宰願災不成潤不改道逢長官吆喝來纍轅泥首心悲哀今年秋成擬大熟誰料苕生苦無福田廬漂沒居人空耕牛已賣餘哀鴻阿爺夜半護圩去可憐身葬淤泥中長官聞言但愁歎官符火速催查勘縣胥獸喜里胥愁供給來朝竟誰辦腷腷膊膊雞亂

金陵叢書　丁集　顧氏校印

鳴後村已踏前村行縣官此行亦良苦可惜全災報三五遮日飛章申大府上請於帝帝曰撫春風一吹猶瘡蘇高田薺麥青模糊剔聞下詔蠲征輸澤有菱藕塘菱菰亦知水旱無時無慎勿遣吏來催租

題車迹之表弟彈琴長嘯圖

新篁森森如玉束有美揚琴好奇服自寫琅玕掃碧雲墨花鮮奪山眉綠綠過盧鴻舊草堂石牀苔老素琴張思將法曲驚聽直譜中聲入大荒荒荒月色生叢薄流水涓涓幽墅曲罷猶餘尾段高聲希但見天花落落拓誰知萬古心龍歸滄海鶴歸林美人一去碧梧老帝子不來湘水深深深欲下常儀拜嘯聲飛落青天外塵世從教一顧難焦桐祇合千

金陵叢書　丁集　顧氏校印

金貲貲卻瑤琴更貲癡七條弦絕水仙知憑將翠鳳千年食捶作冰蠶五色絲絲風吹處衣衫動青霄凍合天無縫山鬼微唫窈窕詩江妃簇起相思夢夢醒仍含絕代愁琴聲秋期君斫作如椽瓦月殿新修五鳳樓笑聲秋期君斫作如椽瓦月殿新修五鳳樓介生招同讌夫汎舟秦淮大雨如注維舟槐蔭稍定雨霽月出興罷而歸賦詩紀之

侵晨屋角鳴勃鳩蔣山如墨擬雲愁陰陰垂柳湛深綠有客正買秦淮舟欲雨不雨天意秋大風激水聲颼颼芰衫捲作龍胡蹀篷掀槳蕩不可收舟師擁楫客震恐如鳥擇樹紛欲投大船銜尾躡趫趫小船窘束如拘囚須臾猛雨濺飛沫盤眼亂點波心漚雷聲殷殷水轟砢萬斛倒瀉銀河流相看寒纖豁詎肯青天留旭黃一色渚煙暝鼕鼕月上東關頭玉盤洗出應更潔奈何啟鏡微含羞迴舟擊汰歌管發吳娃楚豔腻清讌鐙光照爛水波黑欲與星點爭沈浮興殊事極轉蕭瑟深杯且暢今宵遊陰晴頃刻尚難定況乃身世多煩憂夜深蝙蝠掠船過遠和殘漏鳴啾啾

觀振行

皇帝御極之八載淮海大水民流移撫臣飛章請振恤詔書報可皇曰咨務令實惠沾百姓各敬乃事其無辭窮檐頹手走相屬刺史以下咸奔馳粉朱計口徧村堡魚鱗細字防隱

欺先期給與大官鈔臘正二月斯振時小民得鈔轉愁欺遠
隔數月焉能支東家積錢堆滿屋西家聚米高如坻不如將
鈔易錢米減價猶得炊粥糜一朝設廠按圖籍縱有年貌難
爲稽錢龍飛處眼空赤坐視富人腰纍垂中有點者事要奪
老拳奮起如禿椎喧聲雜遝訴官長云此射利能居奇長官
一言百喙息爾自願賣奚訴爲富人得錢爾亦活念爾窮餒
姑薄笞亦有至死不肯賣扶老挈幼來階墀自晨逮午僅百
戶翦者簇擁强排擠晚鐘報罷俟明日郵亭露宿風酸淒歛
衣露肘齒撞擊枯瘦如腊頭蒙棋道長不足供口費歸來赤
手徒傷悲亦知得錢不贍死天恩浩蕩沾仁慈常平義倉自
古設運年轉濟饑貿私急公貨粟當勁躍奈爾拮据誰能疵

官廚減膳滋味薄朝夕供億斯取斯吏胥楮墨亦顏秏其有
乾沒吾不知但願來春美麥皇風所被蘇瘡痍聞海州
境遼闊民多棄地荒不啻犁鉏已畢特天雨猝遇旱潦功難
施火耕水耨有遺法老農先嘗良可師渠開鄭白資堵洩灌
田百萬成腴脂嗟哉水利誰復講太息成此覩振詩

岳忠武送張紫巖北伐詩草書石刻題後

南人歸南北歸北朕北人也歸不得歸不得檜語樂中原經
略亦有人二聖歸來恐相逼惟侯出身明大義湔背精忠思
報國建康失守獨全軍已報紅旗傳廣德是時魏公初視師
統制江淮資羽翼摧金伐鼓士氣騰一笑知公能辦賊酒酣
濡筆動悲歌直讎淋漓血成墨豈惟虵鳥見奇縱並遣風雲
作鉤勒富平一敗惜才疏天意人謀固難測從此朝廷主議
和秦城王氣高無極紫巖流落幸不死侯獨馳驅奮全力撼
山容易撼軍難雖龍虎烏珠皆動色金牌十二詔班師壞汝長
城淚沾臆黃龍痛飲復何時恨不回戈指君側已教樞密罷
兵權旋見圜扉恣羅織九哥歡喜兩宮愁片紙獄中誰所敕
祇今遺墨重瓊瑰石貫精誠終不泐去年見侯手書表陳家又
藏侯授江淮統制謝恩表兩牋書墨蹟今年見侯石上刻如侯忠孝固無憾轉

五百道直與山勢同蜿蜒一龍探爪勢欲下一龍弭耳趨向
前一龍突起氣淩暴已落不落空中旋一龍掉尾似迴顧旁
行側注身微偏一龍直瀉如弩弦一龍偃臥疑醉眠中流怪
石忽撐拒狀若甕相揮老拳元黃戰血灑空際散爲白雨凝
青煙猛然一跌腰肋碎直下千丈流濺濺旁有兩龍奮身數
赤舌睒睒噴怒涎陷爲窪坎濺飛雪雷鑼萬古聲喧闐縣厓
倒挂千丈練明鏡翠羽相澄鮮上有假蓋不死之貞松下有
淳泓不測之深淵松毛蕩漾水波綠浮漚散激鯖珠圓我來
山中月亭午溪風謖謖吹吟肩砭肌空翠起寒粟思欲作蜕
飛翩翩呼僮汲泉撥松火百沸小試龍團煎會當騎龍上天
去流霞一醉三千年

開門石
千年頑石睡不醒諸天頭鎗勞妃丁巨靈一怒開門戶如設
帘幕張廣庭金光翠羽美無度翔鸞翥鳳來輻輳旁有古篆
發光怪年深倘作蛟螭形龍威選事不解讀恐破天閽飛妖
鑿得無仙人作狡猾摩兜勒此新宮銘大書深刻青玉榜亦
如千佛兮名經石不能言對以慰此山開闢天同青自來異
境神鬼閟洞天福地多竪扃上藥時有異人采松風祇許頻
伽聽踏歌李白去千載無人藻紿雕山靈寒陰片石自可語
今才嗥復同溫邢惡詩挤壁生牛鬼隨風灰滅光如螢當門
石漢笑齒瑳請泡俗怨車無停我無沒石欲羽技對此石丈
心怦怦祇有愚猛具石性捫胸磊塊羅天星乞銘紅韡作騶
導求文烏幅開障屏班歌甫畢閟然入天風觸指吹泠泠
雲海謠
仙風一吹山骨鬆白雲莽莽紛朝東雲將特遣鍊雲手化作
海水搖虛空山僧候雲等潮汐曳杖坐看青濛濛初如組練
拖一疋漸覺駢絮堆萬重紲縕布漫滿天地裁翦大被非人
功又如白天湧鉛浪銀青凍合玻璃宮是雲是海不可辨但
見鷩波疊浪咫尺迷青紅眼前三十六峰竟何有想彼海神
鞭此無餘躍偶從天外露孤頂自肩以下滅沒隱見如神龍
飛來仙鶴一千隻都似海人狎鷗踏浪動景何沖瀜忽然颶
風灩作雜紋縐時見陵娥收犢倒騎白馬揚朱鬣我聞九州
之外大鰕墾五嶽盡入包羅中又聞桑田變海伏蛟蜃幻爲
樓閣窗玲瓏詎有化成千堞疊成海燦若星宿棲樊桐將毋
山靈逞怪變冰花翦水煩青童我欲騎鯨上天去決雲一挂
扶桑弓祇愁踏處白綿輭海水泪沒撞心胸煙消日出海不
見彈指現出青夫容
仙女照鏡
玉女梳頭對明鏡碧滑琉璃曉妝靚窺人含睇背人愁一色
芙蓉臉波映夢雨愁煙可奈何遠山青入黛眉多何當更踏
蓮山頂聽唱風前宛轉歌
文筆峰
乾坤不可摹日月詎容畫山神作意夸秘妍百變千奇騁光
怪無端擲作青天筆紫壑丹蜨點粲漆風雨橫飛十界空星
辰倒影孤光出署名仿彿尖頭公咄咄怪事疑書空青天向
下筆向上鉤銀畫鐵何沈雄頂上花開更奇絕無情石定嘔
心血恍從海上架珊瑚直與仙人作旌節近看乃是松槎枒
三鐵五鑿揚天葩文成白鳳都奇字詩到青蓮始大家臨風
欲上通天表繾綣識之無便煩惱劫後名山萬古骨灰後人便是
前人藁顯天此後莫生才但作石頑任顛倒山神雨泣如點
頭手持天花爲掃愁寫形宇內本過客且復遊戲窮雕鎪奈
何三錢雞毛筆安思著逃傳千秋笑呼白雲揖作紙萬斛倒
瀉銀河流灑空墨雨飛五色興酣落筆風颼颼詩成卻顧同
懷客助領增修五鳳樓
登蓮花峰放歌

黃山之山如游龍高峰一重雲一重玉京仙人特恐一直上
天去手從空際擲下一朵青夫容夫容擲處千峰裹頑石修
成妙明果雪寶寒寫玉非春霞標豔蘸金枝火文殊道人初
坐禪膝痕著石花爲穿當時豐干苦饒舌不然寒山拾得那
復留因緣飛錫一聲萬山吼青蓮吐出青師口咒盈能收五
百龍乘船便踏千年藕有俗名石如萬斛舟宋蓮舫一花一葉紛倒茄洞
中蝙蝠嘐嘐啞啞須臾海水湛深綠但覺化身百千萬億瓣瓣
皆蓮花忽然低頭學參拜一枝擡向青天宜劉翁爛醉失神
儀天女聞香破鼻界勞有鶴驅尤雋奇或蹲或伏恣遊嫱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來玉葉都呈瑞銜出天花便療饑龜石鶴石高四五丈許形狀逈異游
會上華不注陡覺寒空起煙霧若教移置此山間蹴涔恐失
花牛步絕蹟飛行我不能手搏香象演三乘終須一笑從師
利蹴踏蓮花第一層
天都峯
一都一峯高插天開闔直與天爭先仰看一氣通沆瀣俯視
下界惟青煙千山萬山一齊矮或跪或俯趨拱前當年玉女
與帝博箭流一擲曉百千天公哆口笑流電撒花墮地成青
蓮蓮花萬古不凋謝峯芳餌實來羣仙銀宮金闕啟秘奥紫
微斗宿相鉤連百靈總總恣游戲時有鷩風鳴其巔罡風一
吹石骨聳猱猱欲上愁攀緣當門醉石都漫散手執扃鑰張
幽怨鶴飛天生耽大隱無朝市死戀名山有墓田手種寒香
齋身躍向虛空懸轉愁酗酔不曉事叉手一跌深無邊否則
三百本定知風雪抱花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辛苦蛾眉豈頻年立絳紗春愁濃竹葉生意禿梅花此事竟
誰擅前途安有涯終須見騰達祇我鬢全華
山色環滁好吟鞭得得忙醉翁千載後亭榭未全荒闕氣沈
衰掌江聲下夕陽崎人隨處有軋茁漫須狂
跨蹇憐吳寂飛揚感巨卿斯人皆簉雅如爾更聰明烏兎信
難駐雞蟲焉用爭名山他日付翦韭慰平生
梅陽訪麗田生墓
青霞奇氣鬱遺阡高咏如君骨定仙墨妙縱橫鴻戲海琴聲
幽怨鶴飛天生耽大隱無朝市死戀名山有墓田手種寒香
三百本定知風雪抱花眠

白沙澗
細草疏花滿洞香山紅澗碧隱朝光松脂入地變蒼狗雲氣上天如白羊蹟印清沙芒屩溪響回孤壁嘯聲涼陰陰石竇寒霏雨定有蛟龍起蟄藏
百步雲梯
一綫單微走石梯更無蘿葛可攀躋青天直恐頭撐隔紅日都疑腳踹低俯視森然毛髮動仰窺孤絕井參迷登雲賴有同懷客長嘯丹崖望海西
坂磴阮
石磴嵯峨絕嶂開二分投足尙驚猜山從鵲鶴巢中出人向龍蛇窟裏來神化丹青煩腕力鬼工雕鏟炫心裁緇生自有不關癡妒怨籠羹不用嚴妝賦洛神自是仙家清苦甚黃金難鑄董雙成
駱馬楊枝奈老何秋風秋雨病消磨憐卿莫作紅心草世世生生眼淚多
出門流水卽天涯潘岳中年髮已華從此河陽成陌路傷心何忍種桃花
小別眞如人隔世相逢苦憶乃初三樓中玉笛分明在便作齊奴死亦甘
贏得吳儂薄倖名古來緣淺易傷情照人心事三更後一盞殘燈分外明
接引松
插腳紅塵四十年白雲招我上青天金幢絳節如相引知有洪厓笑拍肩
迎送松
傾蓋相逢若有情留君不住贈君行因風寄語蒼髯叟除卻才人莫送迎
一曲清歌換紫霎妝臺詩卷尙香燕無端銷注死央牒繡被春寒悵鄂君

金陵遺書 蕭氏校印
丁六 存稿下
金陵遺書 蕭氏校印

原跋

泌舂間排印然松閣詩鈔三卷校讐魚豕閱月而成長夏無事於秀水王氏友聲集中又搜得如干首爰編爲續集三卷仍付手民蓋初印皆先生少作則中年格調突先生著述甚夥所輯通俗文佚文風俗通義佚文補後漢書藝文志攷證伯已刊入小方壺齋叢書閱倘有駢體文藏及門某家遂效郭象倘法盛故智仞爲已作刊以行世然乎否乎非泌敢知泌雖願得先生詩集而流傳之則泌之厚幸也已

光緒二十有二年太歲昜申壯月南清河王泌鄴仙甫跋尾

跋

右然松閣賦鈔二卷今爲一卷詩鈔二卷依王本分三卷續鈔一卷今依王本爲存稿三卷亦顧秋碧先生箸先生博學多通尤邃於史能爲揚馬之文沈博絕麗千言操筆立就小儒摇舌謝不及詩亦雋雅秩羣出入梅村漁洋閒嘗結茗岑社談詩同縣楊輔仁王章車持謙皆其深友也性倜儻自慈不局於小節然意氣遒上亦不爲澆俗所溷其友范蘭君家有狐祟先生作詩詆之乃止江甯東嶽廟巫嘗附馬神談休咎能禍福人先生又作討嶽廟妖鬼檄人爲之危卒無他昔杜詩已搪韓文驅鱷並先生而三蓋皆雄直之氣有以懾之也嗚呼以先生之才鬼狐且敬畏之而卒屯蹇沒世詁流俗之笑侮殆亦莊子所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者與鄉後學蔣國榜

看屏山館詩存

士有學識宏達志行淳卓終其身窮愁羈旅以死至以詩自見於世亦可謂不幸矣然并此蠶絲鴻爪零落漸滅則窮愁羈旅者之性情蘊蓄又何托而傳焉此鮑明遠罷詞箋韻虞散騎必為之收集也君童牙失怙侍其叔父宦游豫章作寓公者幾三十載筆耕養母饑驅往來於吳頭楚尾燕南趙北之交粟薪瓜苦風檣雨燈遊子衣單白雲親舍儲其妙悟以繪其至情故能縋幽出險句奇語重而一歸於風人忠厚悱惻之旨蓋詩不足以盡君

而即君之詩可以見君之為人矣君舉京兆高科屢困禮闈遂絕意進取余之來撫江右也適君自揚歸省因延課余子君以母老子幼雅不欲遠遊欣然相就方冀永北堂之愛日續南皮之墜歡詎舍館甫定未疾驟嬰口不能言指心而歿悲夫古稱詩人少達而多窮君以孝子為詩人而卒罹其窮是又數之不可解也藁積數寸懶不自惜其孤抱其殘帙詒君之堂兄明經杏莊俾裒而輯之役未竟君之高足揚州黃右原比部走書索君集將

付梓人余喜黃君能傳君之詩而悲君之才之行僅僅以詩自見又願世之讀君詩者毋徒以詩人目之也故顧縷而書之時

道光二十年夏六月

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提督軍門前翰林院編修錢寶琛拜序

鎮洋陸麟書子愉

秦宮詞

三十年來損玉神君王顏色幾曾親莫非已得蓬萊草不戀人間歌舞春

明宮詞

露井桃花空自開宮車舊逕沒蒼苔若君王不說巫山夢秖說伽藍入夢來

一從積水驚心後無復譁喧過錦威癡絶滿堂王

智女浣衣召入浣衣同

獨宿書懷

晨興抱影徂夕息銜思往鶚旦激悽音風林蕩餘響庭除颯陰森星斗耿蕭爽搴帷露泫衿滅燭月鏡槻索居卜生歎涸轍莊叟快神劬彌驚魂命蹇斷虛想人情薄馬牛得失任冢罔坐念塵氛中何爲各鞅掌

將之江右別親友作

蔣帝祠邊淮水平油籬矮屋峭寒生低頭畫虎終憐妄出手成梟自笑傖丙舍就荒仍落薄乙科無福兒公卿券驢一樣風霜苦彼自長安道上行

一年來去感行藏鴻雁聲寒夜有霜落得頭銜依席帽畧添書籍慰空囊白楊苦囑墳鄰種短屋由他借主荒猶有親朋憐惜我勸營賈橐好還鄉

懷余鐵香　鼎

余郎碧雞雄吐氣生光芒世人愛其才吾獨愛其狂胸中有雲烏舌底摧蘇張時平不合用折節爲文章前年舉博士今日未爲郎三尺匣中劒終思

獻君王

旅舍排悶作五吟　存四

豫章城頭雷殷殷飛鞭江水起倒奔鵾鷁逃上逆旅屋屋下客子歌陽春陽春不是風塵物江海蒼茫歸路絶儒非儒兮墨非墨氓非氓兮職非職衣非衣兮食非食飢鼯跳踔往復來金徽玉柱徒悲哀

漢封功臣數蕭曹子孫棄之如鴻毛千乘萬戶尚

如此何況翰墨爲勳勞我家藏書三萬軸渴卽是漿飢是粟嗚呼至今安在哉對案歎息游魂來
予季予季隔溘浦昔共衾幬今吳楚主人自是韓
荆州江漢不瀉心繁憂心繁憂兮寄書至思母思
兄日垂涕男兒旣生天地間安得不爲室家計勸
汝有身須愛惜魍魎窺人老猿立
炎洲蚺蛇大如林尾纏赤雲走駪駪赤雲隨風夫
千里我獨何爲志於此丈夫南行不須啼東有海
湯湯西有江澌澌中有白頭老母攀雙扉攀雙扉

兮非我土五吟成兮肝腸苦

偶咏

古王治民四今者六並立古地出種五今者乃有
七物有茗巴菰民支元與寂彼民雖無用衣食仰
絲粒彼物雖無用良田亘都邑況有用人虛牝
棄精力蒼生日以窮漏卮日以集周孔起九原此
事費梳剔惟望天雨粟庶拯斯民棘

病起贈婦

綠油窗底影支離一病驚心節候移累爾辛勤如
健僕知余情性卽良醫米鹽菽水彌縫苦藥煮茶
鐺布置宜怪底沉危偏不擾恐教慈母涉驚疑
南州流寓悵呼庚況復經旬臥掩荆存舌大言聊
慰我空炊家計又干卿身如不達眞相負天遣重
生似有情姑拔金釵謀一醉秋風昨夜到江城

新秋雜詩

儵鷹傍城闉其側多荒邱健兒腰弓矢奔逐雙飛
逑涼風吹衣纖快若鷹脫韝書生增意氣炯炯凝
梭眸吾能衣短後投筆南山陬弄矟據馬背食肉

飛虎頭焉能守縫掖伴爾蟲豸幽幽恐此復客氣撫
影三四周

雲韓娘曲見鄭湛若赤雅

蠻雨連雲銅柱濕天遣紅妝豔南國四姓驚傳雲
韓君兩行雀扇窺顏色生長盤瓠第幾營繡匼朝
暖聽蘆笙羞談孫武吳宮陣熊羆親擐練士兵千
金雪驃盤花舞意得勳名勒蠹鼓厚禮爭招投鳳
才先聲早震拏龍部龍山月黑蕃暮鸝啼廣柳書生
弱錫衣手抱紅絃如泣訴蝶綃裹下拜天姬天姬

舊住相思寨白州鳳護三春黛雅爲文鴛惜將材乍窺李靖知豪概特許談兵翡翠屏蠻天碣石慰飄零熏香獵婢芙蓉髻設讌行厨菓芰羹軍門夜戛雲陽節金鐙爛爛沉蛩月遞盞惟嫌鯨飲迷薇鉤未覺龍娑熱百罰屠蘇醉不辭靈犀宛轉曳來遲翠衿王母親聽得滿地蒲梢話杜詩錦雉朝來好妝束蛇鳥陰機出雲幄匝地烏鹽決盪騎排山繡額熊羆伏衷中黃絹是陰符西嶽陳書啟壯圖中原今日珂戈滿爲問書生有意無不爾扶餘應亦好緣含被底人生老失計青蛇忽地彈千年永

親故

讀漢書雜詠

不用儒若失用儒良可憐公孫飯脫粟天子自閒邊韋公朝議禮石顯暮顓權安昌河內彥博山東國賢雍容保妻子囁嚅羞衣冠申屠雖蹶張猶能志鋤奸

豫章秋日簡余鐵香并呈許叔由頤

知爾高歌東武吟馬頭秋色散平林九州會有杜京兆四座今無灌嬰陰郢國哀音欺白雪燕臺結客待黃金無將節士臨江曲輕寫人間一片心

浮雲莽莽逐春萍銀筑聲孤醉酴醾醴篋裏龍吟游俠傳鐙前雨合楚騷經外黃又有移家客衣白從多處士星試上最高樓處問幾人塵海不飄零

哭黃六香 荻

六香竟不歸此理誰能度眷言君生平爲有情所縛而於萬情中適與恨相薄其所爲文章纏綿生婉綽詩篇激哀豔掩抑感謠諷尤眇騷弄事固知幽憤託悲吟赴銅琶曼聲入清角嗚嗚謝羅綺切

殷雷薄西山雨至日已暮微微度危樓點點入疏樹濃雲雜霞明孤鳥背烟去空齋生夕陰悠然念

切斷絃索一爲黃鵠唱舉坐慘不樂從容執予手
驟視無乃愕恐此非福徵情至不能削予時欲廣
君引與凌峻嵽排塵出城西支磴瞰雲腳指揮話
江漢俛仰盡河洛大荒浮雲生牝谷哀響落忽歌
行路難予淚亦繹絡吁嗟王伯輿坐此湖弱一
從判玦來五稔如電爚方君隨計車予時滯鄉郭
除夕所惠書六月始接著中語頗不祥有進謹無
卻後來得消息云入河堤幕又逢奚奴還言君頗
揮霍稍乖喜怒常頓覺舉止錯小人固無賴所見

殆皮膜客秋貽君書告負蘭臺約未知竟達否今
當問冥漠嗟君大恨事隴阡尚浮厝復終鮮兄弟
門戶微若燼至於伉儷地婉孌諧簧篇多才孝標
妹見之酬贈作而今長已矣萬事一邱貉并無葛
帔兒天道眞罔覺與君結同心不久贈芍藥嘗謂
再起已醨糟禮樂刑餘穢聰明女謁撓收威先詔
恩情深皇天不予惡必有大合并長用展歡謔豈
獄督戰誤戎韜官豈馮逸戀恩難貢禹叩白衣成
其知已分倉卒了此局聞君鼓歸橈已向宮亭泊
獨往碧血憤同曹讀易包憂患爲詩嫉訛皐忽傳
如何慳一面瞥翩驚孤鶴是時予大病去死可扪
元祐詔大似建平遭禁閨誅羣小扶風拔儁髦主
知眞特達臣節在孤操白羽俄飛騎丹襟欲奠鼇
劇若竟從君遊夜臺同跳趠我有千萬言待君始

深沉窺徙雒涕泣罷遷嚳本擬更弦治還爲漆室
咷天心祈七廟國計願三條赤伏沉靈燄烏程醉
濁醪時危仍講學路破枉歌騷敢冀登台鼎終當
補袞袍君君嚴奄寺將將正逋逃赤子潢池盡銅
章科斂勞中朝除筦算北寺洗腥臊肯用江都策
無愁渤海刀苞桑三太息社稷一霜毫大道熊羆
臥當關虎豹嗥匪躬還蹇蹇去國每忉忉帝實知
楊震人誰勝伏滔澄清重攬轡倉卒甫懸鞀日月
扶邦憲雷霆掣鬼蜮李牛終反覆豚蕝太讙嗷已

中猜疑寧聞蘁直亮柄臣全項領貂珥結脽尻
蟻賊氛祲惡雄關甲胄蘘夢猶懸紫極弓竟墮烏
號又渡南朝馬誰張北固旄徵歌先玉樹法曲響
檀槽涕別銅駝路長辭朱雀篙神兵天浩蕩高廟
鬼啾嘈事去無袁粲身難學謝朗西山盡薇蕨晉
井絕螭螬一自乾坤徙吁嗟歲月悕子規燕市月
白馬海門濤道德千秋業河山百戰鏖丹青愁劍
落黃髮自焦熬氣壯拳應握憂深首欲搔江城雪
百世下斂衽薦溪茅

王猛銅印歌

君不見王景畧自詫生平遇黃石如何無意帝王
師卻奉堅頭偷旦夕功名枉擬釣璜豪姓氏徒傳
賣畚客草付鞭阻淮淝流魚羊食盡咸陽血吁嗟
興廢誠可傷要亦倜儻非尋常致身大要師管樂
入關定計追蕭張此才若與過江去晉璽豈肯終
淪亡霸業公然到青史九錫桓溫直羞死今日荒
邱出古銅寒芒射我酸眸子想其鑄出驚三秦張

薛呂强誰等倫符行函谷望風采名傳江左思經
綸乃知何地無畸人肉眼紛紛笑賤貧東朝名士
日高議枉費肘後千黃金醉後狂談獨捫蝨列鼎
填紅重拂拭祇緣當日恩雖多夜半啾秋鬼誰出

陶香泉 焜午過訪卽贈

昔我遊循江乃有黃與周席間一藉荅蘚霧窗巨
投淩晨涉江去烟夕仍清謳是時月初上豪望正悠
奔流縱談涉身世長嘯驚龍虬周郎起幾年陳跡
陶君否何其大相似睫下無王侯因之托雅交何

地通綢繆各言方少壯四海皆輪輔合并會有日
豈減吹臺遊

此言飄若塵行行事分析坐令合者離敢望離者
集離合亦偶然電光何太急黃雞催白日冉冉下
東壁前年周郎死一面已僅及去年黃九殂六月
得消息吁嗟長已矣寸心成獨立酒酣一慟之舉
坐不相悉用思同調人轉輾生首疾

鸛禽懷故侶遊子懷故鄉昨來江水發掛席下潯
陽賁然肯顧我玉立頎而長聞名已眙愕見面猶

愴恨豁如十年別各各傾肺腸喜君飽崎嶇奇氣
終未降喜君新詩篇鉛華洗齊梁雄談鑠今古豪
目生光鋩樵蘇雖不爨竟日詞鏗鏘黃周如在
此樂何可量同頭望宿草涕淚沾衣裳

溫太眞墓

西北干戈會東南禍亂中三朝扶國步一代失
雄奉表非虧孝圖奸屈謬恭河山半杯酒社稷一
江風顧命嗟羣輔勤王仗協衷始終全庾亮魂魄
報劉公恢復屯時難經營瘁鞠躬衣冠下地限

樟樹街頭遇陳翁自言少年能射熊二十身爲百
夫長欲與國家成大功是時四隅靜無事晝惟投
石夜挽弓一日軍符下點兵入荆楚著我繡裲襠

行行趨幕府旌旗在眼風火生求賊如鷹逐飛烏
朝出戰不見賊暮出戰不見賊遇賊城之南賊伏
城之北官軍長驅入伏中草木盡豎戈矛鋒萬人
死地殊死戰殺聲浩浩迴蒼穹但見白日霾沙風
乃知賊中情實畏官軍面一夫敢當前萬賊不敢
戰不知殺賊凡幾多夜夜歸營血洗箭有時頭顱
賊頭顱百騎來追顏不變千里關山戰轉深三年
刁斗風霜旋後來鐃吹歌太平軍中用馬馱金銀
大者肘印冠花翎我時聞亦有功狀蹉跎發遣還歸
海湖州之絲多於薪爾何不得分一縷蓋爾身或
是少年偷窟貪肥珍倘亦爲士不就習商不成不
能爲人奴獲又無田可耕豈其墮地時日月適不
良不則面有窮餓紋且爾三人或異縣或所親吁
嗟死者既冥冥我縱弔之豈可生暮來飢烏飛滿
城已焉哉高橋民

本營微軀尙荷
聖人澤得洗戰瘢終餘生惟有壁間三尺鐵陰雨
啾啾聞鬼鳴

雜感

朝霞冠崇巒樓臺生紺碧微風忽相送杳杳滅烟
迹人生宇宙間一息萬事畢大命本須臾何苦自
拘急芳菌媚鮮榮聊爾快朝夕幽蘭閟谷中秋至
誰能惜

西施浣紗日照水迴含愁一入吳王宮羅綺生溫
柔啟輔成蘭麝行移簇管謳亦有鄰家女滿夢
昔遊泥沙比珠玉光彩阻山邱朝來引菱鏡玉
泫盈眸固是顏色殊誰云命不猶

高橋民

高橋民爾來何鄉縣生何名爾祖爾父何等倫安
知非席富貴曾被錦繡棲羔茵前日風雪中見爾
三人纍纍然行今日東死橋之津松江之綿積如
海湖州之絲多於薪爾何不得分一縷蓋爾身或
是少年偷窟貪肥珍倘亦爲士不就習商不成不
能爲人奴獲又無田可耕豈其墮地時日月適不
良不則面有窮餓紋且爾三人或異縣或所親吁
嗟死者既冥冥我縱弔之豈可生暮來飢烏飛滿
城已焉哉高橋民

送陳笠颿方伯 預移節湖南

燕公樓畔草繽翻賓從威儀鎭大藩解道五溪需
馬援爭禁十郡戀陳蕃路通貴竹雲山熟種雜盤
瓠撫馭繁聞得南州人頂祝建牙重到似前番

歸里雜詠

昔我出門時阿兄顏色摯布席開窗疏三女旁酌
酒病嫂搴房幃欲語還塞口今登兄嫂堂音容渺
何有兩女既適人次者猶蒲柳阿母體半枯自云
恐不久暮宿兄齋中緬帙雜寠藪遺琴猶在壁塵
榻鼠跳走竹籬聲脩脩燈光曛黝黝中宵望兄來
與我一執手豈無平生事向弟一一剖生前宋玉
愁夜臺還樂否魂兮終何之雞聲已當牖宿瞼竹
中　兄煜齋

富陽曲

陸詩一　五

月出富陽城客度富陽樹懊惱浙江潮同來不同
去

哭女二寶

天亦愛奇慧不教同我飢猶含雙淚去可有再來
期泥母梳頭日迎門抱郤時始知眞痛到齊物論
徒爲

遙送妹歸南陽　鎮洋陸麟書子愉

自我爲兄弟茲別知固然所嗟在異縣佩玉隔山川兄我驚風羽形影自相憐昔爲花與尉今爲箭與弦取毋之懷中去奉威姑賢威姑雖賢德高堂正鳴咽

啞兒歸

啞兒生時父曰棄之毋曰鞠之鞠兒十五年毋入城爲人傭作啞兒默然以思一解啞兒朝出門望不見毋來啞兒夕出門望不見毋來啞兒腹中自語奚不入城尋毋與毋同歸二解啞兒入城城中路紛錯以手問塗塗之人却立而瞪白日欲匿毋不可見啞兒淚如雨落三解念欲出城當東反西奔鬼來搏兒啞兒狂嗥野人怪爲孤豚得兒憐不能語使助作苦汲水擔薪四解如是五年不識晨暮天哀啞兒得與所親遇所親見啞兒佇立而語啞兒見所親牽衣願與同去五解同去見毋以身

投毋前雙手探口欲取肺肝出與毋觀跳踉宛轉觀者爲兒湧淚成泉六解啞兒既得見毋嚘嚘咿咿出入隨毋不肯寸步相離七解

晤劉于岡昉

昔年黃九話劉郎酒興詩情極不忘今日吟詩失黃九與君對酒兩茫茫遺孀健在嗟誰嗣斷岐流傳已半亡江水東流三萬里與人爲淚不嫌長

微雨

微雨過疎櫺殘陽耿相照薄雲澹不流新綠寫清妙澄觀若有會仰睇失其要不見素心人孤禽赴烟嶠

題彭四邦懷東湖垂釣圖

江上宵聞漁父詞涼波拍岸碧參差秋風吹夢江東去正是鱸魚作鱠時我向南州問高士廿年忽遇垂綸子亦是鸞鶱鳳翥才三十蹉跎尚垂翅君曾訪尉佗宮尉佗椎髻亦英雄千秋錦石成土付與珠孃一笑中前年又上長安陌長安七誰相識田竇園林不戀人金張鷹犬能驕客北

上書終不用歸來重結煙波夢有妻解織兒解耕
一竿明月全家共吁嗟乎淮陰釣磯沒青苔子陵
羊裘屹空臺封侯避世偶然事癡兒聞此徒驚猜
我家七十二潭上海鷗日日羣飛來買竿不歸何
爲哉

赴筠州途中作

晨行不知疲亭午猶未食隔坡見炊煙喜動奴子
色於焉姑息肩卽事紛可悅巒光罨茅檐溪聲灑
毛髮散特多依林短轅時過陌主人一何勤炊飯

親勸客市遠雖無肴野蔬堆嫩碧吾本田間人一
飽當餉饘出門赴前塍清與殊未歇
戀景意若留警暮行始勇輿夫憨如余蹈此黑夜
恐元雲翳星芒曠野絕火種蒼莽樹迫人磅礴石
拒踵霜風吹白沙浩若波浪湧岐趨墮窪田失路
登古冢豺狼奔我前魑魅立而拱青燐喜遥耿溪
水愁暗洶始知天壤間平地有驚悚何必太行山
始嗟予駕亹默息任所之心膽時一踊小奴失聲
呼燈光出遥隴

都龐曲有序

都龐府者隸安南乾隆中阮氏簒安南府
主黃文通不服奉表於 朝請內附 大
兵征安南文通爲鄉道焉後安南攻之二
十年不解都龐大困安南復招紅毛一作帽
番兵腹背攻之城破文通率麾下三千人
苦戰死無一降者其子與婦泅水逸至雲
南云按漢書地理志九眞郡有都龐縣應
劭曰龐音龍今九眞爲安南清化府黃氏

所守當卽古都龐地也其地據安南上游
與雲南蒙自縣錯壤蒙自人以其先世嘗
有屏蔽功故多樂道之龐其俗作竜竜古龍字
雞陵關前擂大鼓殺聲夜撼都龐府壯士三千付
灰土府中有誰府主黃租稅舊奉安南王安南王後王衰
王是王賊不肯生降貢中國大軍南征北戶時
山負弩迎
王師安南報復方未已廿年毒戰危於絲是夜
飛風颯颯丈八蛇矛寸寸折紅毛髑髏嚙人骨

里孤城一片血鬼馬悲嘶負屍立帶箭孤兒草中
泣孤兒有婦亦壯哉拔刀咒水水忽開崎嶇匍匐
中原來手抱勅書與銅印涕泣軍門求代進萬里
茫茫天路遙百年故物誰能信哭聲慘裂蒼山垠
珊瑚易米棲蠻雲夢中猶見舊城郭日南何處新
邱墳邊人不忘保障德呼兒同耕婦同織

懷余上舍 鼎

聞汝春來下鄂州翻然重作帝京遊才人涉世奇
爲累盡室浮家穩亦愁燕市驊騮仍論價天邊鵰
鶚會逢秋少年意氣看成負兩地茫茫欲白頭

懷輝大令 敬

南望羅浮一笠登雲山離合最無憑文章老去空
門戶氣節成時起愛憎跡繼韓蘇非謫徙晚衙瘴
癘見崚嶒炎州雖好終殊俗江上蓴鱸待季鷹

阻風

我來願南風日日風北起我去守北風風乃自南
紀諒非故相違參差亦物理廿載涉江湖順逆靡
定軌履順境易忘意拂憤難已人生宇宙間快意
當有幾酌酒慰同舟新月一湖綺

重過新建縣署

故物不堪睹況逢搖落辰琴書三宿地生死廿年
人小刼遠東鶴流光縱壑鱗誦芬堂下月今夕爲
誰新 先侍御公嘗知是縣後叔父由會昌來攝此
城吳廣文照爲題誦芬二字於廳事今尚存

烏江題項王廟壁

帝王位置非天意將相勳名無此才快見阿房隨
炬盡忍驅騅馬渡江來濡須月落孫郎塢天柱風
清漢武臺偏是江東諸父老千秋簫鼓爲君哀

蕪湖關驅船行

蕪湖關前北風惡客舟欲停遭怒喝貢船將來莫
停泊關門有稅公所知通者焚船籍其貲況聞貢
船未入境請止一宿無稽遲舟人苦相語縣吏殊
不顧匝地鳴銀鐺惟呼送官府此時客舟慘獰徨
後有猛虎前豺狼舟人稍黠潛竄去留客獨與船
低昂烏雅飛來立危檣啞啞向客鳴飢腸烏乎烏
乎爾勿傷我願附爾同翱翔

雜詠

茲晨適無事仰睇嶺上雲觸石始扶寸密掩遂氤氳沛然布大澤九州各欣欣爲惠既已遍悠然斂其神榮者雖自榮不得歸我恩悴者雖自悴不得歸我怨

題遺民集

養士恩深三百秋黍離遺恨一編留感時花鳥都成淚舉目河山各自愁宇宙早無殷尺土姓名畏列漢通侯從教王魏勲名大已是人間第二流

晨起

旭日已在牖披衣望大末宿雲散離披孤霞澹明滅羣動烟中春衆綠雨餘活幽蘭振微芳喬林吐新枒蜂聲既暖遊吾亦步林樾山色爲欣然蒼翠到階闥

守貞詞

長楊彭氏女許字宜昌何氏子兩家仕宦相去一千里一解娶帖下納吉日結紅褵戶上聒聒烏鴉啼女親聞之悄然以思二解帷彊洞以開陰風來颯颯告語我已下黃泉書在卿當自取三解門外金鼓喧喧女出戶取書以觀家人行視女已下赴黃泉四解招魂泰山召魄于北斗百喙讙呶女悲塡膺不能吐諸口五解父兮兒憐母兮兒顧身是父母身死不敢自主兒有一寸心父母天地兒亦不能不吐六解乃闢土室周以墻女乃坐于中央勿謂兒猶生如兒早天殤七解何以貽尊姑繡出花與葉花花是兒心葉葉是兒心上血花葉有時舊兒心萬古如白晝八解

春晚書懷

九十日將盡鶯花雨色中廿年家未定隔歲信纔通負米途愁遠登樓賦豈工更無歸去處春恰與人同

石壁樵者

登登百丈梯迴若在霄漢不聞斧柯聲衣影雲外亂其下蛟龍舞當風麋鹿熟習險不自危積劬復奚怨余亦狎風濤停橈寄微悗

題雲齋秋雪庵坐月圖

涼意忽盈袂蕭蕭江上風不知圖畫裏坐我水雲

中孤艇衙波碧蘆花映月空南屏最深處煙裏更濛濛

明月西窗上空濛化白雲飛舟入雲去蘆雪正紛紛

涼露鷗先覺清謳佛共聞他年剡溪櫂乘興訪夫君

侶許叔由至北蘭寺哭王小梧 渭

愛極翻疎畧崎釜恃少年文期重論定身已隔周旋旛影淡江水鐘聲悲遠天秦淮風雨夕悔不一樽聯

竹溪兄敬書至自粵東

鷓鴣嶺頭鳴蒲帆一葉輕月明橫浦樹灘落灌嬰城瘴癘周華髮風波見世情遙知鄉國夢猶傍海雲生

登豫章城樓

波捲秋風落大荒龍沙暮色鬱蒼茫依然章貢雙條水會是元明百戰場落日疎林明驛堠斷虹孤浦賸帆檣登臨古意無人會鴻雁沙頭又幾行

感秋

厡國一聲雁江湖遍地涼高城時暮雨小閣易斜陽雲物成余嬾菰蘆引夢長世情須莫問吾道合滄浪

厭別

厭別垂廿載飄蓬仍五湖貧邊愁老母客裏長諸雛花鳥三秋逼乾坤一劒孤由來嗣宗淚不獨爲窮塗

八月十五夜月下

明鏡挂蒼烟飛來綺戶前照人千里共爲我十分圓白髮觴今夕嬌雛話去年團欒信可惜河沒未應眠

豫章覽古

五侯珠屨塞通津草野危言動北辰失職更生頻涕淚傷時梅福早沉淪名山甥舅分投跡亂世神仙半逸民不少天壇舊鸛鶴變名游戲在風塵

偶成

孩提之所嗜今已如瓦礫安知今所妍異日不爲惡奈何世上人妄希千年樂造化卽爾容肺肝久

蕭索神龍蟠于泥久視亦寂寞淮海變微禽哀哉
忘雉雀至人寶大道不朽非糟粕

咏史

喧傳使者出長安馬首霜風貫紫寒竟有狐狸當
要路屢煩鵷鷺下臺端雲霄反掌回天易蒼赤含
情入地難儘遣緹縈干叡聽高牙繡纛自朱竿

日麗煙深太液波芙蓉闕下會鳴珂少年衣馬由
來盛上界星辰此夕多珥筆蓬山唐供奉薰香畫
省漢名科乘黃驟駟飛騰盡地上騏驎奈爾何

張雲齋少尉招同劉于岡茂才昉五臺庵夜
飲醉歌

花宮置酒清夜徂金波自墮非人呼鐙闌客醉童
僕睡張侯脫帽歌烏烏束髮才名追紫燕麟閣雲
臺眼中見掉頭不屑執珪郎持節當乘玉門傳君
門射策不見收始信男兒有貧賤朝辭帝里暮江
湖拄笏西山作曹掾達官貴人誰比數驟駟飛隨
同一棧劉郎聞之意不平自言親見安期生海上
三山浩蕩將遲征張侯且勿歌劉郎且勿舞君不
見崑崙之水天上來浩浩洪濤走今古今日流非
昨日波古人踏作今人土當前有酒且入脣世上
豈有神仙人何況富貴如浮雲

典書行爲方式亭大令楷作

宛陵先生有書癖坐索千金揮不惜牙籤縹帙三
十車學士才人俱辟易昨日大風吹塌屋上山僕
御菜色妻兒寒朱符掾吏打門至公家逋限森難
干此時萬卷惜不得舉室聚謀判一擲朝叩富兒

門暮登貴人宅謂不可衣不可食歸來四壁飢烏
舞史皇上訴天亦苦文昌司祿餓無氣蛟龍冥冥
白晝雨先生大笑呼家人世自不需吾自珍儘可
不作赤縣令太古自有瑯嬛春與酣折卻官符紙
可憐愁殺妻與子

寄徐秋士日下即用其送畢子筠華珍南歸韻

一別江干柳合圍漫言今是昨全非泉離初地須
防濁雲出春山便媚歸上聲驟驛爭道路少年裘

馬關輕肥毋將予舍羸霜夢搏得細塵滿素衣
鏡裏憐余漸二毛年年芳草濺征袍學荒半坐青
春病和算非關白雪高少日顏羞傳獨行閒中眞
欲反離騷釣竿屢把仍拋卻排戟慈閨盼望勞

當罨婦

日暮城中雨簇簇青裘老婦當衢哭行人雜問語
正譁聽婦近前淚盈掬身住他鄉復他縣室中無
人惟羣鴈擎麻自致錢廿千三十年來心力倦鄰
兒欺老羣攫取無力喊爭時夜雨可憐縣主事務

忙行乞號冤呼大府巍巍大府非等閒片紙先索
五貫錢無錢百狀不得入淚枯雙眼皆徒然就中
一官頗見憐持狀爲達司閽前終日忍飢屏息待
官出擲還仍不採我今不望冤苦伸僅得生還即
天賴轉恐歸去鄰兒嫉豺虎齕人無地立綻裂棉
衣早質人衰年凍餒豈能存閱者歎息各散去斥
昏雨急悲聲吞

沙井兒

江頭日落黃雲低沙井小兒掩面啼阿爺報窮入
城去官中拘係如籠雞家無長丁孃饋飯留我守
舍羣兒欺今晨啗芋繅半飽日暮待孃來煮糜出
門遙望過雨槳謂當是孃近復非悲風蕭蕭浪漸
惡孃縱欲渡愁船稀萬一并孃幽棲隸舍苦我更向
誰啼飢早知縣官惡聞竊不合浪訴干嚴威如今
不願官捉賊不願追取箱中衣但願爺孃攜手歸
有牛任賊自牽去有穀喫賊來同炊

巖下婢

巖下有婢十三餘垂垂覆額髮未梳自言身本田

家女少小爺孃曾許夫夫壻今年應十五村塾讀
書人楚楚前者山東苦旱荒比舍家家賣兒女夜
深爺起嘆我行謂今送汝夫家去我孃嗚咽挽我
啼破屋月墮風淒淒我泣依孃勢難住慰孃近嫁
何須悲哭聲漸遠路漸遙夫家不見臨深濠絳旗
官船大於屋爺云我去休悲號伶俜傷不解爺孃意
今日方知作人婢歷遍千山隔水來眼前知是何
州地昨夜蘆早孃醉行竹馬小郎如舊情黃雞作
惡催人睡起來背母記姓名

姚方伯祠堂歌

德勝門邊老道士告我康熙年逆事演籌叛國犯江西江頭日日官軍至是時百姓更災荒萬家未有千家糧不知何部兵驟下驅畧男婦如羣羊鞭撻無遺房萬口呼天天不應痛倒城中姚布政祠開府庫贖蒼生鑰吏庫官給事卜鄰喜得謝將軍微添白髮庭闈健各長新雛笑語紛此後勞薪縱難定不教家室更瓜分三十萬朱提輦向軍門一朝聲子貧爺孃夫嘆妻家家釀酒慶生歸漢朝賈復今重見晉室征西何足希告語未畢雙淚垂引我請視三間祠後來公竟坐憂死民奉栗主申哀思百餘年間人事惡遺黎老盡祠剝落富室宮垣競并吞神靈片瓦無棲託風雨衣冠夜出遊孤狸嫖走神燈作秀州詞客訪得之怛然流涕悠然思捐金割宅重搆復大書深刻垂來茲前呂衙頭民爨會香火播幢飾珠翠吹螺擊鼓沸地來婦子奔崩百千拜豈知我公活汝曹媚神倭倫忘公惠嗚呼公惠不合孤我爲作歌告士夫承平攄讓事則異公之此心不可無噫

我

朝開邊萬萬里西出流沙過弱水伊犂烏魯都尉城土厚泉清風氣美君今西行上青天六月冒雪登居延隴頭飲馬若雷動塞下望月如輪圓磧中千里稍淒寂黑風倒吹赤狐立張帆轡作朱崖行羌少蛟龍睨人跡銀鞍一日到平地滿谷駒駼滿川翠行臺知舊多達官列肆笙歌雜吳會番姬素面赤玉盤桃花馬上調紅絃銀貂妙舞勸客醉胡馬酒熟羊羔鮮酒酣挾矢射雕去側身東望橫蒼煙挾策江湖不得志禿管戢冠日憔悴不若從君出玉門去種龍荒一區地縱然不得定遠侯看山走盡天西頭

送張小南別駕爲愷出塞

賃居定後示弟鳳書居在大安寺西寺晉車騎將軍謝向故宅

三年離析悵看雲賃屋居然雁作羣將伯更無王給事卜鄰喜得謝將軍微添白髮庭闈健各長新雛笑語紛此後勞薪縱難定不教家室更瓜分

雨中口占

三間小屋罨窗紗倦倚烏皮一榻斜雨襲并無啼鳥喚閉門落盡刺桐花

正覺寺

聞道相公承鐵券親留玉帶鎮山門風流水月僧伽貴金碧樓臺古佛尊樹色暗籠三里霧鐘聲疑泣五更魂南朝四百八十寺烟雨模糊讀真痕

別杜蘐林

便作經年住分離亦是難勿嫌行草草祇恨路漫漫

漫旅飯今差健征衣莫慮單寸心憑皓月千里訐同看

醒後

酒中歌嘯月華偏醒後尋思轉惘然偶讀詩書成賤士屢更憂患入中年千篇氣每深宵吐鍊鐵心從何處宣賈誼莫傷南去遠早時流涕漢文前

哭惲子居明府丈 敬

一墮風塵竟不回悲君伉慷伏蒲才更無厝火陳書路空遺陽城署考來白髮江湖成獨往浮雲泉

未能要貴少佛意懶容可以稟疾戾事二
不待言言復不能罷若絲齊時待我平安字
灘行口占
廿年重櫂嶺嶠路始覺兒時孟浪行石怪近愁舟
去疾湍翻高喜枕邊聲側身天地多無礙今日山
川轉不平閱歷漸深中漸怯危途觸目已神驚
縣齋偶書
驛路兒童日嚴城鼓角邊江山一揮手鬚鬢入中
年逝水親知盡浮雲世事遷照人淒寂淚賴有月

娟娟
虔州雜詠
贛石天寒有所思空亭斷碣草成絲坡公瓊海歸
舟日新建軍門講學時憂患文章悲論世深沉道
力見行師蒼茫書劍登樓罷獨向春風酹楚詞
再過茅坦杜氏草堂即事
樂極悲常繼溪西伯子墳琴聲非往日草色滯寒
雲有弟談遺事逢人誦我文那將歧路慟重與九
泉聞
留別許茂才介夫
聞道君家在水村蘆花千片白于雲如今每遇秋
風發瑟瑟蘆花便憶君
游僊詞
六芝五石九華簪辛苦鑪煙直到今日玉爲樓非
豔想青精療世是癡心雲邊有路上飛鳥天上何
人索聘金昨見淮南雞犬盡他時鸞作鳳鸞音
不寐
天意不欲曉羣雞空自鳴重霜侵壁透殘月閣檐

明將相非吾命詩書豈爲名更籌長更
上饒別許霽雨
靈山鬱亭亭水清以駘邦中有哲宰哲彥盡來
趨而我道途間得覩未及竟珍肴出中廚問我適京國或言或躊躇首言命駕意次問家所留荷孟不記答顧影先悲如男兒既貧賤難以成等拘生人概甚然願復招斯須斯須亦徒留出門日已遠雪氣刻刻催鼓枻神遄紆

和周小石丈詠竹夫人原韻二首 有序

周始取於王余表姑母也凡再續得崇明祝氏甫議婚閩其才藻喜甚賦此題以寄意比來歸愛敬益篤出詩索和

記從石上締盟言未要蜂媒蝶使喧海國菩林依大士淇園詩句頌邦媛盤中榴實徵多子戶外花枝照合昏卻爲梅魂添悵惘那番淒寂比番暄小樓凉色夜紛然消渴相如夙疾捐紅汗衰鉴杳浸夢緣漪含處暈侵鈿照來藕孔心相印鐫上茗

華句欲仙願寫平安三萬字百年葆護此嬋娟

詠史

是處旌旄節制崇升平坐鎮倚諸公亦知管樂難爲器稍有心胸便不同海晏要要防魚化虎歲穫何以澤飛鴻人臣晚節完珍重老手文章已欠工

江都柏華紳刻

登望海樓觀日出賦

鎮洋陸麟書子愉

憑虛先生蹔遠掌高心侈體怵咍巨靈之匪材覬河伯而尙隘思欲縱域外之大觀一凌厲乎塵壒謂其僕曰吾聞坤壤之東有大瀛焉滭滭泱泱百谷之王埃圠萬象吐納八荒崑崙爲垤江漢爲湟厥有崇樓其峩萬尺丹甍上翔飛桷外突堦霓迢嶢睽風桔槔寥窅虹洞鍔鍔轟轟天吳過而撟頷

修鬣瞰而睒矦於是鮫室之氓龍宮之伯析炙水以爲燎膰馬衙以爲實舉觶肆筵以觀日出吾子其聞之乎其僕曰小人胎海之國鬣海之濱蜾蠃供餔鱉鱉結鄰危樓巃嵸崒是務牧所息肩也曜靈吐翕是筐篋之弄丸也用能洞其瑰怪請爲夫子則有羊鬚蜂暈蛤蓓蝦璣珊瑚琥珀瑪瑙車渠綠煙要眇紫茱霏微海童眯麗淵客淪漣龍娥姣冶虹婦婷妍蜃樓磽碻雉堞駢闉旌旗輪轂組織嫣蟬復有安期之島徐福之家蓬萊縹緲赤城峪峭金碧璀璨瑤瑞紛映忽湧現於濤末儻輝耀乎雲

九幽力不及者三板再接再厲一俯一仰奮竿髮以哮馳乃亭亭而直上其爲體也赫戲狼抗崖巖巀嶭瓌瑋崘囷不欹不側其爲色也鎬鎬昕昕駿掀爛雲攡壁丹柱欽艷嶙嵱紅葩轉縩絓紛綸其旁射而錯落也千鬘捷獵萬騶縱衡濯濩瀺灂亂睒鑠零星神桑扶蘇而倒景跿烏獵猋而矢晴其發彩而揆麗也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火齊圵輝懸黎臏舞如景福之殿髹彤高驤紫榛離婁蔣菑翕張如少陽之基軺輵無垠煒煒浮杜爍爍燭坤

涯用以擁雕闌搴珠軸舉凡裸舃怪人黑齒詭族
洞胷飛顱單肱跨足釣鰲巨綸漚龍瑰鏤爍爍露
其端倪隱隱見其城郭僕者之言未竟憑虛先生
視聽瞑眩營爽震蕩喟然歎曰夫海之神恢矣怪
矣夫日之靈赫矣駭矣百齡非延九州隘矣雖有
他觀非我思在矣

悲來賦有序

余毀齒去鄉勝衣背井八口之家貧郭之
區無一半載之間期功之喪凡四向人慘
其無死兮惕慈親之瞑眩俄風土謬參蕭而錯異兮

淡從母艱難楊朱之路已窮張儉之家早
破辛未季春枉帆洪郡爰出左蠡梁生適
越彌增廡下之憂王郎渡江不盡衣上之
淚雖禽訴我新愁綠波流其古恨茫茫煙
水渺渺乾坤觸緒悲來遂以為賦

鼓棠舟以檜楫兮曰余將搴夫蘭茝遭蜚廉於中
路兮道余命之不雙春旎旎其弭節兮水滭滭而
自東遂落颿於枉渚兮陽側翅而下翔繡薄燦其
倒景兮櫂霞絢靚而灑檣余豈好為此姝游兮夫

喜龜鼉亦既遠官之粟可以充腹兮聊人奴之是
免紛吾既寧此室宇兮乃余懷之誕注鏤長劒之
陸離兮紱芙蓉以為裳謂莊尹非殊族兮復津逮
乎顏閔朝駕言乎藝圃兮夕泛橈乎元津嫉俗態
之桎梏兮思高蹈乎風塵哀窈默其懽悅兮竹帛
道我以勳名感終孺之卒棄兮景偃書之竟上公
孫騎羊而憑雲兮漢后握之以為相吉駐茵而諮
喘兮黯抗節而對侯象貌焜於丹青兮氏族煊於
臺牓然而織肌愛理恧媒嫣之不通也魁瘣荷婁

匪哲匠之所容也十稔閱於岐羊三年退於鼓瑟蕭蘭儵其不芳濰渙黝兮無色長者申申以詈予兮時彥顧之而不盼炳執戟之既貴兮緬廣陵之非屈長沙閟閟兮爲吳公之所悅鄒陽慘慘兮迺梁王之上客蓀彫組於蘭陵兮豈圄妹爲見嫉胥靡優游乎珥筆兮何抱踵而歎息引往軌以慰異兮蓀命驅之過劣余命伯笠爲余占之兮曰遘萃之九五雖含意未輝光兮抱貞素而或可爾乃驚颿蕩燭危柯坼巢倚哲人而易萎兮矉鬼伯之來

遭蓬辭樹而倚戀兮羽咄懆而孤飄奉母氏而東遘兮送弱弟於南郊遇主人於逆旅兮睇余橐而不留積粟接於霍岳兮夫孰貽余以養親額平生之親愛兮古魂慨愴而不能言上圜圜之九衢兮下湛湛之九淵眇仳離之八口兮足欲下而迍邅慨白石之不熟兮雲霞非可以息身仰箕斗之璀燦兮盍惠我以宿糧重曰鳳凰黃鵠鳴啾啾兮觿鮪鱷鯉爾悠悠兮我室我家既飄搖兮不綢不食奈親衰兮薛君大賢去不來兮作歌告哀我愆尤兮

苦雨賦

若夫揚州水鄉豫章澤國波氣釀寒湖陰弄濕蓬春必雨至夏不絕陸生颿泊鷁雖於是十六年矣勝衣弄翰之歲銅盤列食之辰草蛙伴讀花蕪窺茵絲迴綺夢淒助蘭唫此一時也亦或桂櫂橫江雕輪碾路點屐於馬鞍之山側帽於牛頭之浦熊席則雨片黏裾雀航則雨花隔霧此又一時也今夕何夕對此疏櫳朝朝暮暮雨雨風風金缸二等

綠醑半觴欲長吟而撤響拈短韻以囀籠乳鶯雛天氣團煙投絮風光罨遲遲之麗旭籠黯黯之雲幢燕無飛而不石羊有舞而皆商堦下紅蘭已死樹頭梅子將黃爾其霖霖溟溟濛濛連翩捷獵崇巒之翠不飛小閣之天似墨夢瓦虛飄穿林似織難理千絲萬絲莫問上尺下尺乃至聲聲憂玉顆顆攙珠宛幽媛之宵泣慇壯士之晨馳瑟移素女之柱琴安寡婦之絲溝水流而生斷續簷溜滴而助參差雜花冠而咽嘶兮攢蓮漏而潺湲迴鄉

夢之窈杳兮良虛幌以霽寒載驟殺以欲亂兮又汨之以波瀾近擊砌而猛奮兮遥悼浪而無邊下時礎潤襲襟水衣及棚霍紅妥柂而態妍綿羽依簾而吭滑宛有淸北榮愁之侶江南賦別之人曹顏遠之鶱思庾子山之傷春寂寥蓬蒨徒倚蘭楹生計窺籠之烏鄉心出岫之雲感芳草兮遲暮怨朝陽而孤呻

雁賦

瓜堆五夜葱嶺九秋關榆地迥塞草天稠紛隨陽之小隊鬱離緒而命儔記花光於來驛怯風色於去郵爾其卻短蘆篷修翮聯兄弟於一行爭峯巒之半隙若若亭亭紛紛籍籍疎排霞背之紅小點山腰之碧颭危颸而陣圓凝喬林而字擘霜路淒清雲宗有聲隔波屢喚度砦頻驚落誰家之蜂院應前路之蚪更韻參差而赴瑟曲悽戾以感箏則有長征馬邑列戍燕然射鵰一隊獵騎萬鞭驚雲中之嗷嗷數磧裏之翩翩吹角兮宵秋早彎弓兮昨夜月圓鏡北兮砧敲幾處江南兮書到何年莫不

碧霄而有心失路則巢難記舊覓侶則雨不來今目送岑遐聲傳枕早曾上兮夢寒蘆中兮葉槁羈羽零星秋情悽愴悟瀟湘水白深衡陽月應好寄語江頭打鴨兒莫取桑枝射中道

與家子鉞書

執別鄉閭再更暄肅瑤華不嗣我懷旦饑茲者涉江儀椽桃渡竺君子鴒相繼面至亦嘗張燈河上墮簪席間紅牙一按而棚棗欲飛縠袂輕揚則月波鏡面崇罰三盞髣髴醺十升逸情雲興恢論泉湧

蘭舫爲之輟槳銀儵因而上躍忽睇鷗狎之鄉大有竹飲之侶之子不來美人獨宿綵翼失羣想嬌目於霄漢么絃停響遂阻興於笙簧爰徹粲顏加以叅息四座攬佩謂斯愁之無端雙鬢搦管睞此客之小異而竺君洞厥腑肺契若鐵磁發士衡之書出都梁之集棟樑六代歌玉先愁煙月一江言情欲涕思泝洄乎庾鮑氣噴薄乎風雲且諷且歙廢盤廢箸由是雅悶欲闌輪鞅各動矣爾日以還塵坌雜沓情懷一二未可縷陳嗟乎鐵君軒綏之

孰衮衮如林翰墨之場滔滔不已執橋頭之日者誰貴何年問亭外之奔儒雄文孰識勉崇鋒穎兼攝涼暄三尺之屋酷無鑾情一紙之書有如粲語從知大雅笑其白癡耳

與彭松滔書

提夏惠書綢繆悽惋時方病瘧讀竟瞿然乃知文至有情自能愈疢前必乳璋之檄杜陵之詩嗣以人事紛紜爲吟不遑輟筆欲作書用祖慰藉而方寸征忡倘一提管千愁紛集如是三四竟不能成夫吾與足下文章事業不知何若古人至于風誼豈謝稺呂而乃徒蓄相思無能命駕膠明瀟晦若何可言向在貴州以斷蓬無定之踪爲築室久居之計因是往還遂申款素每當上日朋來蕭晨獨往掃蘿石坐剸筍煙吟言師儒不言之言語妻子難語之語酒酣面熱揚摧古今或故偏苛以資笑謔乃至燭影幢幢而客轄不見雞鳴喔喔而朕觚方飛此其狂態想舊時臧獲尚能言耳然在爾時殊不介意方謂人生在世歡會爲常更以奢願未酬

豪情襟邊逸興如瞥波颺絮次第而消況同堂異鄉不獨爾我怡松悅柏更有數子如何春田怛爲異物埋瓊葬蕙天道寧論而六香一去神京邈無音耗聽山陽之笛人壽幾何望長安之雲旅居不易計衣帶盈盈蒼蒹宛在尋路不迷疾呼可應者獐徨四顧惟我兩人然而桑蔭漸移棋劫屢變足下既非少壯吾亦但未白頭坦坦之懷忽入米鹽僕僕之態無殊簞豆縱復生緣未斷良晤可圖亦

不過旅次崇朝鑪頭小敘文園病後已非駟馬之
相如故人重逢剩有一寒之范叔曩時之樂豈可
得哉豈可得哉黃葉盡矣商颷颯然言念東方載
離霜露虞歌在耳鼎火一週以足下義均在三想
同此怛如聞貴州人士於海棠祠旁設有廟貌磁
州父老願立崔君之祠青土義民共建欒公之社
知朱邑魂魄必戀桐鄉柳州靈爽爲福羅池已夫
桃李不言而來攀者成徑管絃奚語而赴節者迅
流此必有遺馨剩澤沁入肝脾所云維其有之是
陸文　十一

以似之者也竊謂土木者百年之材而時有舉廢
烟翰者一朝之事而期以千秋故昔之吉石多紀
德之詞今之志乘列名宦之傳或出孔宙之門生
或題范君之故吏吾於春間擬作行狀然子弟稱
其父兄無徵不信又餘愴膺塡聞名目瞿事猶有
待情詎能忘若夫蒐事實闡幽微諏鋤莁之老人
訪鞭餗之舊嫗耆哦檗括藏之名山此則足下事
耳此誠足下責耳或謂炫乎跡者易名字以實者
難述黃憲醇德靡得而稱柴芝生平無功可紀是

伯孚足下秋間辱惠艮翰文采爛然情浮於墨向
識其面今見其心把玩喜笑忘飢達旦夫麟少丁
孤露壯益浪遊有八口之養無斗盎之儲有七尺
之軀無半弓之地積悴憂生子誠惠施哉雖然足
下誠愛我耶誠教我耶誠愛我而教我也則區區
之懷不敢自蘊麟聞死生者命也窮達者時也故
富貴爲煙雲之跡邱隴亦朝露之常黔婁雖困至
死豈有餘貧司馬雖憂於生必無毛益昔者有然
今豈忽異麟雖極愚必不以此自桎也決矣夫孔

子聖人也菜色於陳原憲巨儒也鶉衣於魯蘇子智士也窘於河上莊生瑋才也困於泥中緩急人之所常有獨鬱鬱以奚爲且麟閭版築賤工也傅說以之賣漿末賈也呂望以之人奴辱行也百里奚以之監門下卒也侯生以之淮陰行乞相如洗器蜀莊賣卜公孫飯牛朱公貧薪兒寬都養彼皆聖賢豪傑瓌譎連犿豈其嗜好異塗湫穢弗靦夫亦有取爾也夫下里之婦小慍而仰藥千金之子臨辱而强顏何則本餒者標壯內重者外輕也麟

之人耳烏睹其不可死哉然渤澥非一舉之功麟又以惛懵之資加以米鹽之累華非一番之功麟又以惛懵之資加以米鹽之累十秋從事捫腹枵如茲所以危膝仰梁抽腸擢腎晝遺其餐宵繼以燭妻子厭之而弗顧庸人怪之而弗驚無他故也誠知險阻在前溝壑在後恐一旦壺餐告急嘷爾突來死則志有未寧生則學非素立儕下流以沒齒何古哲之可援良可懼也若使學有粗成道有咫獲則擊柝之役厥有聖賢唐園之養靡妨孝友牛醫馬磨何在非丈夫托足所

哉吾何憂哉吾何憂哉伯孚足下雲乖雨絕若存若亡乃復有心千里存問敢道陋指慰我故人勉飾令儀努愛歲月無求鄉里之謗無遊咫尺之名愉懌陔蘭柔嘉伉儷鐵君在北不及寓書溫其伯玉勞予夢寐詹林子斐此書同意天寒手瘃不盡願言

與錢伯坰書

伯玉足下昨冬旋里事已驩雲間聚崇朝奄忽千里胸中之言簡回訏廣及至驩領又爲空倉別後

卸愁西邁觀濤胥浦圓月如鉤言抵章貢毋倚於
閭婦粲於室以視蘇生其樂十倍殘冬雪虐妖鳥
來巢占曰不祥殤其一女獻歲伊始聿來上高城
小于瓶人醜如鬼齋閤驛左旁有叢祠鼓聲鐘晨
不殊龕佛隙地十丈蓼列園蔬晛彼豆花無言靦
影阜英數株初無一葉庖酒祝之靶綠塞窗陰霖
稠複積潦爲池時復臨簷眉髮紺碧八古地幽賓
朋告阻飲噉而外口爲枯胥一閭何緣皆古磚
危坐既久苔生於襪濕雲沉沉有時忽破衆禽哢

陸文

日可以悅魂夜則閭戶萬聲來撼非蟲非獸若鳴
若咽碧燐熒牖云出古墳招之談詩長嘯卻退如
是徜徉罔知節序櫻桃在手始觸鶺愁北瞻長安
睠彼數子南眺江水懷我故鄉伏思仁兄味古若
敲著書滿家擷花於圃娛其二親酌酒于樽以飫
朋友數巡而往徜念狂生恛恛不歸曷餐曷息嗟
乎伯玉人生世年謂之一世麟當其數足下過之
席風絲颺乎一帆白髮之父負展而閭睇青衫之
弟著屐而崖詣圖乎昨夕蓬背今宵蟋蟀訴愁芍
藥將怨渺矣江頭之水懷哉嶺背之雲顧窮謂千
鍾鼎事業既未可期千秋之名於何樹立山川阻

丸熊小記序

誌母訓之緒餘名曰丸熊小記大抵盧牟軼行垂
示方來不資聲帨之詞惟以勸懲爲主禮無外事
故行當於閨門近則可徵故地偏於鄉鄰昔羊舌
義訓實引夔妻鄒嶧芳規恐沾陋俗麟之薄植於
古人無能爲役而朝夕之冀其揆則同記成以進
吾母母一笑云爾

春鋤叔父重陽風雨圖序

今使偶識春爐之路廬舍遙非未伸遊嶽之懷斧

里負米事專乎養親四方有志情牽於陟岵蘇生
西窴非無返雒之裝陸賈南行冀贏還鄉之橐兒
朝匝夕盥則次丁在旁春月秋花則almanac車載路誰
無遠志靡曰銷魂而乃鴻飛八極動成參差之音
竹拔千尋絶少平安之字有夢斯噩無占不凶先
之以墮紩申之以啷索見星未赴看雲又乖予子
行役張目入棺望夫不來銜夢徂地載言載笑黃
泉少此一人我屋我廬白楊栽於四壁是則登高
之酒乃墓門之觴也絮別之夕乃塗泉之會也叔

父性逾仲寶哀甚蘭成追維曩辰托諸縑素柴門
渺渺舉指而影留波路茫茫迴頭而魄墮賢其泣
矣尚忍言哉嗟乎有室有家何必九原之非樂日
出日沒固知百歲之無多麟書閟此悲摧思相解
慰而雍門苦曲華屋沾襟桓山哀音塗人躑躅何
況門戶之痛隱抱其兩三期功之喪身丁其四五
茶能告苦蓼亦言辛詞寄幀端淚承睫上云爾

章水題襟集序

高士題輿之地僊姬寫韻之鄉沙疆赤伏之戈船
雨蝕南唐之宮盞浪走潯陽春愁浩浩鴉啼谷鹿
古恨茫茫則有銀章儒吏皁帽羈人或跼跦於注
官或周章而載贄梁伯鸞之去越未免長謠吳季
仲之在官於何消遣遂乃命儔嘯侶送抱推襟屢
開斫鯉之筵時有烹筍之會蘿翠滴屋鑑人影之
兩三花馨墮懷雜仙心者八九一卷之書奏於濠
梁之樂一貰之酒急於尚書之期聽茶煙泠而談
趣彌深說餅月寒而鉢響忽輳塵雜務汰嘯咏方
滋發擬題襟都爲一集慨自風雅道歧箏琵調濫

凡諸壇坫厥病三端夫張樂洞庭之野笙磬星羅
沿波蔥嶺之顛汝泗綺錯故齊韓不必同詁騷雅
靡得合源而或强名祖派墨守宗師奉一先生之
言若二心臣之戒聆東林之鐘族稽阮若探熱繪
西江之冊饗分寧以不祧蔗已滓而猶咀羹既殘
而共啜病之一也標榜以爲名崖隊以樹異豈曰
限年之格何有常資本非職官之書偏拘成數漢
彥則自呼八顧晉哲則俗號七賢阮何之美維雙
徂徠之遊限十貂尾不足必取續材居士後來竟

無坐地病之二也又或無音不嗣有韻必賡金雞
唱而石雞鳴千人謳而萬人和陳思贈弟强應徐
而亦爲泉明飲酒怪顏謝之不作屢失本來之面
目徒奪他人之酒盃皮陸競巧於前蘇黃鬬奢於
後病之三也今則家家崑玉處處隨珠燥潤各絃
而條昶則一豐侐詭態而跳豕靡殊韓非老子未
須識面之人吳札鄭僑或是經過之客八音在御
韶濩齊鳴孤響落天鸞鳳並廢咸爾盡各無誚雷
同要在疏瀹性靈擺蕩魂魄古人今人所隔惟面

夕茲何時也至于盤桓楚館悽戾越吟孤槃譚藝
則與爾塤篪密席使酒則助予旗鼓綿歷歲時不
離膚寸又復望牛頭之岡過雞鳴之祠枕上箏聲
簾邊鐙影三月住於長干五夜出於短屋一寸之
心咄茶而解蓼一匕之食絕少而分甘茲又何時
也既而翠幕終坼黃土難搏歧路眯人太行起面
辭靈古剎弔影荒波雪黯黯兮猶嘐雲憑憑而鶴
怨鬼獰搏石鴉妖立檣膠舟忽解全家蹈破釜之
危壺漿告飢盡室有吹篪之感弧金八口廡屋三

送弟燾序

滕薖在門棠舟在步黯然千里子竟行矣吾與子

間所謂頹巢之羽各啣其天涸轍之鱗相呴以沫此復何時也然而仲宣作楚國之羈人樂廣以衛郎爲愛壻望衡對宇時招以隻鷄沉李浮瓜每參乎婪尾藻什饗心而秉燭命駕荅情觸忤而晤言訴愁益英脫蒂而狂飄絮因風而偶聚故于雖被酒痛哭斫劒悲歌日斜纏賦鵬之憂月落唱棲烏之曲而屢顧影形慰茲蓬藁也夫我生以來累更厥後紅絲小宴翠羽移巢歡戚靡常形影不隔乃至鼓琴鼓瑟妒其狂兄護暖護寒抱我愛女當時

陸文

盼侶而色壯緩急所在吳越開襟況我以懷中之弱弟爲河上之同心獨奈何言笑晏晏別我於磨鏡之鄉烟水茫茫送子於攀條之浦乎嗟乎洛陽壯士沮氣百錢淮上王孫傷心一飯丈夫失路人事難言脫復不然團欒有日子行矣强飲强食父事兄富貴功名吾儕所自有讀書識字生人之至娛儻遇故人與言賤子爲告以讀爛南華蕭然齊物也

代內與兩妹書

繼芬繼芸兩賢妹妝次松官來此具道兩賢妹相念之雅並惠手巾各物千里素波芳心如面中夕感念涕泗橫襟夫姊與賢妹生殊鄉縣長隔里閭天作良緣得相親傍昔在分寧几無塵雜窗有草痕換筆臨書凭肩問字吹絨花下弄翦鶯邊蓋露同簪鬢風代整晨覓則整襟不暇寐宵眠則共枕無嫌一鐙絮語而飢渴都瘳半闋相去而愁歎頓興厥後紅絲小宴翠羽移巢歡戚靡常形影不隔乃至鼓琴鼓瑟妒其狂兄護暖護寒抱我愛女當時

姊妹亦有數家獨我三人七年一日方願在髮爲沐附足如絲又恐騑馬來迎鸞簫引去每逢歡謔惆悵因之何期一旦倉皇言別大樹傾巢驚波蕩蠶對面腸斷背影魂飛摧塌肺肝悲纏行路自是以來坐如失物寐卽覿容玉尺慵拈象管告謝爛茲彩縷是曰愁絲煒彼荷囊無非恨槖又況牛衣風雨圭竇曦娥鵲旦鳴窗蟋蟀在戶每當思以紹哀愁能召恨何以解憂則有護北可相告語則有伊人而伊人疎達秉矜磊落植性豈識屑屑米鹽

之味迢迢姊妹之心此姊所以惟恨當餐以淚洗面也伏惟兩賢妹佩管奉母鳴玉節儀鏡月理績則儉以明心臨風度鍼則約而多思我懷曷已無翼能飛會有鯉便欲倩伊人作書道意又恐不能曲盡用自攄陋思言之無文料襞緘之餘定爲一慟耳肅月載屆濱海地寒强食加衣晏興早息千萬珍重珍重千萬不宣

陋室銘 并序

客羈不聊索居趁樂艷日布地旱氛煽天葵筐生熱井水不淒既往且復巡堂屆除躁擾再四仍趄臥室室闢左扉厠牖羅戶旁鑿矩竇豚柵在窗上庋米囷下富嚘穴積煮一落忽疑漆身土牆四面有類生壙逼近鄰樹人撲厥棗身乃受罵介在灌莽蟲將入室我當其先婢有蟻蝨振衣來就農發馬通闖戶而逃曉未起則日漏驚夢夜坐定則溫風攢膚丹良寄行青蛙暮鼓不疑爲鬼又以爲賊兼之僕指發瘡呼痛

號楚鄰婦失意詛鬼詈神耳交目擊無一佳境古人有此情在惋惜橫生若逢理亦憤苦初誠喟然繼乃大悟吾性惡禪筏非寓懷枯寂德謝顏瓢又愧附庶幾蓋居於斯也有數樂焉陟屺之章母呼予季之楚之遊妻托友生或悋悋大雷之書或渺渺西陵之渡吾則雖占旅次仍筮家人知已贈橘憐我有母獨處對鏡感婦愛予土音迭操而談嫗駭睇握筆有作則小妹詫譽此一樂也生羸其軀天靳其力積潦盈尺履砢色變一蟲扶寸繞屋毛監不知夕桀凡幾數不知鈞石凡幾星身則行坐而外惟有臥床口則謠誦之餘祗解食物而迺何肉庾韭從不缺簋鍼縷米鹽罕以類胸盡後盡前儼長弟妹左羹右醬必資僮僕忝以窮民靡殊貴素又一樂也吾毀齔不慧貧薪失學祖父之近不知何名鋤里之外不謂有地因思悲莫悲於上古之結繩

苦莫苦於農夫之見字有何辛妙得親煙
素呼几遽之號則古魂可招緬思雪之民
則遠舌若接指所造字積紙可以成賈少
所作文塾師或以訓蒙此又一樂也或者
謂翳鴟退翔宋非樂土雜縣因風魯匪飫
鄉今日之飽何當於後餓近前之燠靡救
於遠寒子雖欲希庾信之小園據東郭之
環堵徒虛語耳豈可得乎不知鄧通鑄銅
餓紋已露翁子負薪貴徵自知劉玻有言

命有定也春葩綴樹忽沾茵席繁英脫枝
或墮溝壑范縝有言命無定也嘗謂使董
仲舒廢著書之力而力悲愁未必遽致卿
相司馬遷乘筆削之業而業巧宦何能遂
免胥腐而坐失下帷之娛立言之通吾雖
才謝古人何爲讓二子以古樂乎是故一
榻一几匪龍匪蛇林有晚鴉門無雜侶松
烟不落而供我鈔書蒼溜忽滴則取以滋
研平原短檠佐公茅屋敝厥殘典伸此幽

禊蓋不知背鄉之爲苦而危坐之弗怡也
乃銘陋室如謳盤阿其銘曰
草窈以深垣繚以墨在屋東偏瞰城一闕誰歟寄
此日幽憂客此既陋儒彼亦陋室惟室之中尊稚
融融無勃谿語無掉謔容惟室之外蔓草百叢地
高于牖人弱于蟲床枕筐曲雜近蠹編目限天地
胸橫山川時食而食時眠而眠謂是我室非我不
廉穹房洞宇謝我大賢

月齋集

1996

道光間有以文學名都下者曰平定張石州先生其爲人豪放明銳極深研幾於經通孔氏徵言大義精訓詁纂篇於史通天文算術及地理之學講論窮穴今昔鎔冶四庫百氏颺棄泉湧座客舉觴舌不得訴海內名儒咸想望風采躋堂納刺載酒問奇者幾無虛日顧石州不自矜詡有以所著書或詩古文辭進纂無問其人位望有不可於意卽指庇額口譏譏辨折角陷壁不遺餘力以是名而來者或稍稍引去然其於學深博無涯岸遇奇士雖素貶己下輒折節推之旌德呂文節侍郎嘗言爲文不經石州訶斥訂正未可示人晉江陳頌南給事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曰令所人著辭多寇樹立過吾輩遠甚語云不知其人視其交石州之沒知與不知皆爲嘆惜況無自而然設余於石州同鄉姻戚也交最深且忝一日之長故知石州亦最詳石州少孤依母舅莫寶齋先生居卽喜觀論朱學案諸書言之甚悉及是程春海詞農許其得漢學淵源既

而司農見其所爲文慫曰東京崔蔡之匹也蓋其學不專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詣涉歷世故益講求經世之學於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尤所究心然性剛負氣鋒穎逼人世方貴圓熟軟美欲嬰之以厲俗或徵諷之不恤也既以優行貢成均待銓知縣歲己亥應順天鄉試揣粮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擲棄其餘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笥者寔賴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撫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訊自其桓然竟坐擯序不復得應試於是僑居宣武城南閉戶著書益肆力於古阮文達公見其撰述歎爲天下奇作夫以石州之才百未一試用微官卒終身不振年不及下壽子又夭其遇極古今之窮誠可哀已誠者多以石州北柳子厚其因擯斥而研精文學則固然石州使氣性時貴乃君子之過轉不被如子厚之出守遠郡得稍試於治民其所遇不更酷哉子厚身後得裴觀察爲營歸葬之資文集則編於劉賓客其得大著於世間以昌黎韓子實

平定張石州先生博學君子也旅食京華二十餘載生平沈酣典籍搦英摛華發爲詩古文辭雄深奇肆迴絕流俗又工於草隸每書所作世人識與不識皆爭寶藏之道光己酉冬先生歿於京師諸故人檢視遺篋得所著書曰魏延昌地形志彙古游牧記者皆未刪纂以屬余編次其詩文雜著共多強半癸乙之際殘乞何子貞編修爲勘定錄修旋以艱歸歲壬子復出即視學四川於先生稿未遑點勘併以示余次年余赴安徽幕府將出都搨地形志游牧記二稿於行篋其詩文稿則以付先生弟子吳子適子適子迪昆仲屬余以省親還閩越數載復至都門則子適昆仲已取殘帙斷紙排比逐勝復請子貞刪定勒成文集八卷詩集四卷乞余序之余惟先生篤志儒先淹貫四部當世名流咸相慎挹冀藉旌德呂文節公推先生爲道謙多聞之友且爲余言石州鄧經似賈長頭效史假劉子元譚地理似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作今裒而刻之恐不足以盡先生之長余曰先生著述宏富身後敢俟顏多謂不足盡其長似也而疑此集之不必刊行則非也夫昔之文人若曹子建謝康樂柳子厚蘇子美輩年皆不及中壽而詩文卓然名家千古不朽其爲壽也大矣集之名始於東漢而盛於齊梁今所傳屈宋馬班諸集皆後人纂成不必其手自編次奚獨疑於先生之集哉且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揚抑前賢自任其於師友著述裒章尤不遺餘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嘗鈔其所著癸巳存稿落颿樓稿藏篋中及其人殂謝後悉爲謀諸有力者校刊傳世又程春海侍郎爲生平知己莫寶齋司農爲婚姻尊行二公勝流顯宦賓客盈門而身沒以後詩文奏議客落殆盡先生百計搜羅付之剞劂其篤於風義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賴友朋弟子掎摭成編而又得壽陽祁相國爲之

醵金開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以非特具識鑒取友必端報施之理良非偶然畫圖其地形志游牧記二書余爲補綴緒錄別有記敘茲不復贅云光澤何秋濤謹序

昔人嘗謂才人文士少達而多窮埋誠有之然或窮於祿位而達於名稱或窮於生前而達於沒後一得一失孰與孰輕有冀知其所以然者夫使才人文士而豫知其不達將必斂手投筆莫敢有作抑使祿祿無奇享盡人之福者豫知身後之名必不能與才人文士爭烈也又且將媿恩歆羨黯然而趨於彼者既役役而莫知自返而博學好修之士亦必使精神才力悉敝於殘編斷簡之中至於困厄擯斥而終不自悔其性然與其遺物者有所斟酌損益於其間而使之各不自聖與竊於先師乃齋居士有深慨焉師少負不羈之才兀岸豪纚有不可一世之概稍長博覽多識益鍵其英氣發爲文章望之者咸料其將決驥科登蓋固也頗乃偃蹇淪落旅食有年卒且遭誣謗被屈抑一擲面不能復起隱亦可謂窮矣而師之學與識乃因以益運既已息意仕宦閉戶讀書百家之學無不洞其原委尤長於輿地小學異域山川瞭若指掌諸經說同異有間難

者應荅如流文字之交徧海內詩酒之會冠京師世之所謂騷達者固已漠然置之灭不降年年四十餘編纘未立遂抱癉疾不起凡平日所箸書多未竟業倉卒間諸友人取殘稿數十篋存以待梓餘並不可復檢悲夫何其窮之至於斯乎師既歿所箸書稿輾轉歸於子貞毘丈及顧船先生處越三年詩文雜稿始歸余兄弟餘悉爲顧船先生攜出都又越四年丁巳春貞丈入再都聞詩文稿編成已久與編芸世丈議始有刋行之志因商之壽陽相國遂醵金鳩工又越四月顧船先生由閩北上攜師所撰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及說文屬非殘稿數種浮舟於洪波海霧中行李蕭棄獨與壽俱達時貞丈尚未去方圖緣起有求及詳也復爲識之至於師沒世之後爲詮爲第不敢定論留以待後覓乃齋遺書聞其已至相與歡慰以爲殆從天而降也游牧記末四卷倘未讲比地形志夏州以後未得草稿皆賴顧船先生編校綴緝約略完善與詩文集可相繼付梓師之精心卓詣未墜於地後學之士得有所尋繹沾丐豈啻於位而鬯於名屬於前而仲於後固曰事之適然要亦理之不爽也師初於吾朋氏

學之自辨云咸豐八年戊午季春五日上巳門人吳履敬趾慈仁寺乃齋祠堂公祭歸誼識

卷一 經說 附讀書二篇
交法之謂坤解
舜典王肅注效
二十二人解
俞昆虛異同效
尤征序議
洪奧正義糾謬
隰則有泮解
晉祁城圖解
正月瞻烏義
淮有三洲考
卷二 論 附序後一篇 紀事
上帝甚蹈義答趙伯厚
商商解
釋媒氏文爭義
瓦屋考
鑾勤解
成卽古稱字說
棧字說
沽沁疑義 附
陽冰說答郝叔穎尙書 附
楚論
海鹽善後宜重守令論
頌贊銘 壽序
弗夷貿易章程書後
俄羅斯事補輯
資敬延祺頌 并序
潛丘像贊
宋紫端研銘
太平有象研銘
方牧夫先生壽序
許鼎齋先生壽序
外姑劉太宜人壽序
卷三 書序 附序後一篇卷中結得倍補刊文四篇故不復歸入他卷 題詞
復訥庵雲臺相國書
與郝叔穎編密書
與陳頌南先生書
復徐松龕中丞書
與徐仲升制軍書
與直隸某方伯書
西城釋地序
說文解字句讀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使黔艸序
漢石例序
落颿樓文稿序
癸巳存稿序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

重刻吳才老韵補緣起
書蒙古源流後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蒙古遊牧記自序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鏡鏡冷凝題詞
元朝秘史譯文鈔本題詞
亭林年譜題詞
潛邱年譜題詞

卷四 跋 附記一篇
沈果堂鈔尚書古文疏證五本跋
書吳侍御奏稿後
少谷山人尺牘跋
盧洗心詩跋
黃忠端與喬柘田尺牘跋
跋富川令秦公徇忠遺筆
漁洋草稿跋
黃孝子萬里尋親圖記
虢季子白盤文跋
竟宦雁足鐙銘跋
鄒君開運褒余遺題字跋
百石卒史孔和碑跋
延熹封龍山碑跋
青圭先生手評曹全碑跋

舊拓孔廟碑釋文并跋
魏張黑女墓志跋尾
北齊李清報德像碑跋
舊拓醴泉銘跋
明拓李思訓碑跋
宋搨張史尚書省郎官石記跋
宋拓柳誠懸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跋
卷五 碑銘 墓志銘 傳 行述
齊勇毅公神道碑銘 并序
栗恭勤公墓志銘
郝恭恪公墓志銘
外舅趙君墓志銘
高要蘇封君家傳
齊勇毅公家傳
顯考曉泉府君暨顯妣王宜人李宜人行述
先兄補庵府君行述
卷六 祭文 哀詞
亭林先生祠落成公祭文
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
公祭栗恭勤公文
公祭郝恭恪公文
公祭蘇封翁文
祭任太素先生文

祭伯兄文
祭二兄文
靜澗張君哀詞
卷七　事略
會稽莫公事略
卷八　事輯 附神銘一篇墓志銘一篇
先大父洲州府君事輯
曉游張君碑銘 并序 任賢汙撰 原附
補庵張君墓志銘 李日茂撰 原附
補遺 序一篇 碑銘後始得此稿敬附入三卷之末
王會簡箋釋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平定張穆

爻法之謂坤解

效法之謂坤正義以前本效法皆作爻法釋文出爻法注云嚮才作效蜀才世傳爲王弼後人馬融不改字面訓效爲放（七發）放義同效是王學所從出慶康伯注效坤之法其義與蜀才同則申明王學耳案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效字自是爻字確詁然以效詁爻則可以效改爻則不可知者易卦之象乾坤之易象之變坤蘊之通其變遂成天地之爻（原本脫三百八十四爻立而乾坤之縕盡焉）焉易編不外乾坤乾坤之用妙於坎離坎離成既濟定易無餘事矣是故爻法之謂坤者所謂兩地而倚數也周流六虛八卦成列所謂爻法也下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申言成象之謂乾也聖人有

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申言爻法之謂坤也改爻爲效其義漸隱繫辭之本恉不如是矣

舜典傳王肅注

舜典傳王肅注也今以陸氏釋文效之亦不盡合按釋文上帝王云天也今傳云遂以攝告天及五帝則是以上爲天以帝爲五帝與王不同禪書因王云掃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今傳云精意以享謂之禋輯五瑞王訓合馬訓敛今傳亦訓敛同律度王云律六律也馬云法也今傳云法制則是多取馬訓與輯傳云藝文也馬王云徧也則皆不合敎胄子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今傳云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敎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則是雜聚二義以成文又檃栝下釋文云衆家經文直舉自漢武史記大宛列傳曰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汩作九共故亦故亦作古（洛此四字隨民校文）今本亦無此六字案陸氏序錄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晦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以續孔氏又臧氏琳云姚方興僞造孔傳齊朝未嘗行用至隨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幷於姚書協于帝下又撰溶畧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及孔傳然則今本之仍題孔氏傳者乃劉炫所改其注雖仍取王肅然一亂於范甯再亂於姚方興三亂於劉炫故雜糅不一而亦非王肅之舊也

二十二人解

舜齊二十有二人鄭康成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爰居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敘命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十二人誌案康成數爻斯伯與諸人面不數稷契皐陶既嬰重失倫且爻所當爲述而奚之無所復敘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人有二人而康成誤合爲一知皆非也馬融數稷契皐陶爰數四岳於所齊者二人抑又何未分析著之則九官十二牧四岳合之得二十五人浮於所齊者三人其四岳一人蓋彭也蓋嘗反復攷之而知禹稷等九人中當有兼四岳者三人其四岳一人蓋彭祖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史記五帝本紀云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舜命九人面不及彭祖惟爲四岳不兼他官可知矣國語共之從孫四岳佐禹祚四岳國分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伯夷者堯時爲四岳舜命爲秩宗仍兼岳也郯以崇伯鯀爲堯時八伯禹嗣崇伯周書亦稱崇禹其宅百揆而仍兼岳如周公爲太宰仍分陝也大傳紀孔子曰昔者舜左禹右皐陶則皐陶爲右相仍兼岳也

昆侖虛異同攷

古今之說昆侖者五于闐也縮州也大宛也青海也西藏闍底斯也于闐之說舉自漢武史記大宛列傳曰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鹽澤去長

安可五千里其後張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
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按鹽澤即漢書所云蒲昌海山海經所云泑澤于
闐東流之水爲今塔里木河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卜泊爾即鹽澤也
水既入泊爾潛行地下又東南千五百餘里至青海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
爲所謂河源也武帝按古圖書名于闐山曰昆侖其山巍巍磅礴直抵衛藏古
圖書之言本無差謬特不可遂以于闐山爲昆侖耳或者以昆侖出玉意惟于
闐足以當之原武帝初意不過因張騫言河源地多玉石故發使探玉產何地以
決河源所在非以有玉無玉驗其是昆侖非昆侖也且此論祖自張騫非古圖
書所有揚雄中下二篇多後人附益揚雄直抵衛藏古
侖虛之增琳琅耳焉此產玉之說始見於傳記者也淮南子曰之采其文入塗
形訓昔代僞允征因之曰火炎昆崗玉石俱焚非獨其辭於古經而昆侖實玉
之說深入人心矣 戰國策張儀說秦爲昭王畫上黨事曰今秦下甲兵以攻
也此三證者又非王之有也都邑百里通於燕之地非枚氏所及知耳 夫山經所志有玉之山所在皆是

及爲荒地方萬有餘里彼謂昆侖在其國西南原非妄語而君卿據之以說昆
侖則誤何者君卿所據者命使往來之吐谷渾也是即劉元鼎紫山之說耳唐
書吐蕃傳曰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
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昆侖者也彼曰閩磨黎山按洪濟梁在今河州之西
北唐積石軍地也紫山今庫爾坤山 巴顏哈喇山阿克塔山哈拉三山連綿共總名庫爾坤山 元鼎特
窮極青海之境而止元人近指大雪山爲昆侖則更在紫山東南千餘里矣
山實名亦耳騰卜攻喇今名阿木爾瑪尼木迸實大崗即河之源石由也 夫以昆侖爲在吐蕃
地名可稽惜又爲元朏諸人所誑異說滋繁 戴氏震水地記亦仍此說 然張騫稱隨漢使行
地下其南河源出焉今羅布淖爾之水實溢出於青海之境河既史有上源則
昆侖必不在青海明甚而齊氏水道提綱顧依違其辭是不達也水經注引釋
氏西域記 指地志通典通考禮書從此轉引 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
即昆侖山也阿耨達山即今西藏之岡底斯山在後藏達克喇城東北三百餘
面幹脈絡通貫之謂也如太行八陘隨地異名均謂之太行云爾今改岡底斯

里直青海西南五千五百餘里其山四支北出者曰僧格喀巴布山與和闐之
尼莽依山南北聯岡尼莽依水經注所謂仇摩置也黃河初源實出於此綜而
論之漢武名于闐山爲昆侖已確知昆侖之在西南旺蕃自言昆侖在其國西
南已確知在昆侖今衛藏而藏地自古不隸版圖漢唐侖使無至其地者故沈
疆溟鬱以至今耳康熙間龕定西藏
聖祖仁皇帝論謂岡底斯爲衆山水之根於是地志家轉相鉤效昆侖眞由始
軒轅於世太史公識張騫等爲親所謂昆侖河戰其未之視也（詳見在民西域傳記）或言
古積昆侖皆土西北故溝通志載齊人延年之言曰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
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云云今岡底斯遠在西南得無與古說戾歟曰
禹貢敘昆侖而不言爲河所自出禹本紀言河出昆侖而不詳其由在何方延
年上書在漢武末年大約爲西北之說者皆既窮河源之後之論也（國語雅山川經言崑崙子）
說文解字亦謂彼見武帝指于闐山爲昆侖于闐在西域南西域在中國西北故紛紛

云爾也然古說昆侖在西南者其徵亦有二一徵之史記封禪書書曰濟南人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謂爲
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上帝薦陸賈稱黃帝巡
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夫惟實至昆侖主方定位故明堂西南之門
命曰昆侖也黃帝正名百物必不誣矣一徵之穆天子傳傳曰
（仙中地里志安人所疏故詳說）
之戊寅天子西征舍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謂河宗氏河宗
（陽紆者山名陽紆之地方百里）
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矣壯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
（發源於此）
尤征序義
夏本紀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尤征之作尤征序同案羲和世掌天
官分布其官屬子姓於四方以實測治（疏敬授民時廢時亂日蓋由閏憤忒寒
暑易序及日辰星紀乖離參次之流其人本屬王官隸在京師湎於酒德不共
厥職聽黜退之可也誅殛之可也湎淫非叛逆之比何至以師臨之且羲氏和氏
自堯舜以來未嘗命爲侯伯率有國土今往征之將傾之師所反復推之兩征

字蓋本只作正允往正之者往鄫鐵南交柳谷幽都之地更事推筴辨其星土物候以正當時治厲失理而董之爲授時出政本也而允征之書亦即小正之倫與堯典相爲裏裏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遏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十八字或眞即出於允正經下文師曠曰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語意則正月孟春不止此一條可知其篇例亦分月紀事如小正可知然則允正乃夏之大正歟漢儒既以無師說亡其篇偽孔習爲弊誥之詞敬正爲征以便其狂誕之言而不思其事爲埤所必無也書序史記諸征字皆後人從僞孔改之裴駰集解即引安國傳爲說可證也

孔沖遠堯典正義謂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案郭璞注爾雅釋詁劍見也引逸書曰劍我周王劍昭晉同蓋即此文更以孟子論湯武事證之知康成斥爲允征必是誤記蓋周王之周可以比傳於忠信爲周之義而大邑周之稱則非岐周莫屬既大邑周爲岐周則周王必非夏王甚明故趙邠卿直斷東征爲道周武王伐紂時事而許君說文亡部匿字下引賈元黃于匪亦明著曰逸周書也超許皆與康成同時其說符於孟子學者所當取信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淇奧正義糾謬

太史公曰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此史公讀書之法亦千古讀書之法也乃如衛康叔世家史公誤取禮書證周宣王四十二年穆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穆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穆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是說也但折衷於柏舟之詩而其妄立破（謂奇作正義者當之史公時毛傳未出也）何者古者子事父母總髦親沒則不髦故既夕禮云既殯主人髦髽大記云小斂主人髦今此詩兩言髡彼兩髦則共伯卒於穆侯之前甚明正義曰武公立五十五年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是已明知世家之說與小序烝死之義不符舍史記而從小序可也乃曲爲之說曰謂烝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又曰其妻蓋少猶可以嫁牢怪其作繭自縛執而不通乖折衷六藝之義（殿本亦作聖按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諡平王十三年作位五十九年其立之年己四十餘歲兄歿云早死則其死之年俱從猶作故傳著兩妃非既非去宅後追本而言也孔依信史記之言其說非是）及後讀淇奧正義乃悟孔氏諸人曲護衛世家之說凡以媚其時君也按詩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正義曰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能建大功亦皆類也是分明有姬成元吉之獄在其胸中隸之古書適有此誣固之史與之相應因不惜曲筆深文以遂其非聖逆君之惡不然通政順守之意豈加諸淇奧之詩齊桓晉文之事豈可以例武公之聖哉尤異者城之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是言也與篤立之事初無干涉而正義無端推入曰齊桓晉文皆殺親成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隱欲滅宰其君之惡詆有是言乎直所謂欲蓋彌彰也觀此而淇奧正義之專爲太宗而發益信曲學阿世瞞流宗社作此疏者可謂無忌憚之極矣是用昌言排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隰則有泮解

氓首章曰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末章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言之淇隰皆指淇水發興頓邱既屬地名不應末章獨取阪下濕之濕以立言而甚無所斥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黎陽今濬縣地頓邱在淇南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漢頓邱縣地也竊意隰當作濕濕古溼字溼則有泮嫌於不詞轉改作隰（作秋胡妻公人陸續從水頭加濕字非）支流禹斯二渠深其一水出東郡東武陽武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朝城縣東南縣名武陽者水經注云漯水戴延之謂之武水水北曰陽故名頓邱在淇南漯在淇北南北相望百數十里遥耳尋此詩致誤之由緣後人改濕爲漯漯溼字溼則有泮嫌於不詞轉改作隰（作秋胡妻公人陸續從水頭加濕字非）其爲廣衍之區則一

濕則有泮於義荒矣故知照爲濕之譌也（畢之簡皆是來有以水與猶相對成文者此知其明）

青衿城闕解

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夫學校廢則士荒於嬉事有固然然何爲必在城闕也按說文闕門觀也毀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毀以其毀乎城而言則曰闕義蓋相因公羊定十二年何休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然則城闕乃鄭國宮城之闕耳知者環郭之城四面皆有門不得僅闕南方一面也惟何休強爲天子諸侯分別其制則大不然諸侯之城既闕其南面矣豈有天子反曾周四面不留一門以通出入乎故宮城闕其南面天子諸侯制從同（從宮朝上注上五門雉門皇命門同）其有關於學校何也禮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下文養庶老于下庠左學養國老于東序東膠鄭注曰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雉門殺兩觀與命之宮門同）

（右以三色三行數國子凡遊之貴游子弟學焉注庇門路殺門也王日視朝於四郊門）

之西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公宮王宮皆指宮城而言以故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得皆就學於此（地官師氏居虎門之）

凡此皆古文泰誓之言周之臣民所相傳以熟者至於幽王之時天變屢見謠言朋興大命將墜故詩人憂之曰昔我先王受命之赤烏我瞻四方不如賡復來於城闕而已然此猶初隧未全廢之時也故詩人思之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分淒假棗酤贈藥在城闕者且游衍於溱洧之上而鄭之學校乃眞廢矣難曰止於誰之屋以著天心不變周宗將滅也其意亦即康成吳天出圖書有所授是則信矣傳云乘城而見閟箋云但好登高以候望爲樂何也曰爾雅釋宮觀謂之闕觀有臺謂之觀臺分至啓閉太史登以眡雲物祓祥者也以其距學近命之義而即用本朝之事以明之爲詞尤迫天命不私一姓古之恒言豈若邪臣媚子面諛是工諱盜賊不言諱水旱不奏坐視其君之陷危而不顧者哉何而往來便故騷學之人得時乘城而候望焉正義不達古制乃曰闕是人若宮後世王謚之紛紛也

淮有三洲攷

三洲箋疏皆無明文傳曰淮上地亦約略言之按三者數之成也凡二二之所不能畫者則約以三概詞也水中可居曰洲淮上之洲不一曰三虛數也幽王流連淮水之上百吞狃秋既非一時（此錢本集作則）派流上下亦必非一地殆如楊

帝錦帆隨所沿歷矣三洲今亦不能確指其地然厓略尚粗具於爾雅及水經注有可考者爾雅釋邱淮南有州黎邱注今在壽春縣其曰有州黎邱者（何焯校此脫文）明此黎邱乃水中之洲與黎陽之黎邱不同（見名氏雜記）郭景以州黎二字連文殊誤不辭壽春今風陽府壽州地也水經淮水篇注淮水又東爲安風津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洲納斯稱焉又一條曰淮水於淮浦岐分歷胸縣巡胸山西山側有胸縣故城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都洲山海經所謂郁洲山在海中者也安風班志屬六安國故城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胸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淮州南郁州在州東北十九里一作鬱洲山南宋時書置三州皆僑治於此據之則由淮西南而東北胸縣（此由淮浦縣東北入海）三洲厓略亦具矣或者以郁洲太遠爲疑按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此志作以爲秦東門今海州兩二里俗名馬目家）則其地亦縱情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覽者所必至矣至或改序說幽王爲穆王以就善長周穆所會之文則信鄰亭固不若尊西河也

淮水篇引將濟三州論一清按將子通作三州論本詩人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上帝甚蹈義荅趙伯厚

昨承過齋頭見蘭兒讀詩至蒼柳篇下問曰上帝甚蹈荀子作甚神康成改蹈爲悼二者孰是荅猝未有以應也既而思之甚神甚蹈蓋帥傳異本其義則不甚相遠康成改蹈爲悼則殊覺未安且以上帝爲幽王與它詩之稱上帝者不一例尤未安也謹案毛公訓蹈爲動動猶神也蓋即變動不居之義所謂天難謀斯者也首章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若曰王無以天爲可恃天固甚無常也而可恃其親暱謂天獨私於一姓乎次章上帝甚蹈無自瘵焉蓋怨王之憚於悔過也又訟之曰王無謂天心難回天固甚無常也但能悔過自新則天心復饗之過未始非毛鄭有以啟之夫太王方以避狄難率親屬而西室家草昧規模粗具岐陽而外尺土皆非己有不可謂強大外寇未平遽變神器亦宁在抱妄

者符命此又葢據所知其不可者實謂太王而有是乎後儒覺其不安因援劉勰之訓以解之曰至於太王實始勤商云爾是其用意優矣而不知勤乃商義乃於太王之事亦不合何者據詩詠太王居豳歷叙契后作廟築門宜社之績史遷本詩意作周本紀不過曰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而已（索隱先下注曰即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勤商乃修后稷公劉之業自竀漸徙居豳及之本紀初照此義）假使太王有翦戎狄之勤周公敢沒其祖功不錄哉況周至王季始大至文王而其勤益著故皇矣美周斷自王季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有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十穀馬八匹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有周人代燕京之戎代始呼之戎代之言分羊飯之公季照不能據也而汝墳四牡皆師事（西戎傳文引竹書有周人代燕京之戎代始呼之戎代之言分羊飯之公季照不能據也）文王勤商之實迹也然則踐商何義曰踐履也踐商者踐商之朝也義同踐阼之踐溯周自后稷封葢不窋失官竄居戎狄之間夏商之際屬籍之不通於天子也久公劉遵用興然居戎狄之間如故其後慶節居豳稍稍內徙而朝貢不達於天子也道至太王始脩職覲踐商之朝焉故魯頌述武王克商而推本言之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也（今本竹書代乙三年有命周公宜父賜以岐邑之文古書未見引用未敢據以爲例）下文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則孔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書程典解所謂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中庸所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也致天之命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則大明之詩所謂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通繹古書更無太王陰謀伐商之迹自故訓不明而古聖人之橫被誣罔也又千餘年於此矣亂賊生心或至援斯以爲口實經訓不明其禍烈哉

攷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幠注鄭司農云幠讀爲煩注鄭司農云幠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元謂翦者如儉淺之儉或者讀如羊豬羹之羹（羹入聲）

陳奐曰齊者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實始正商家有正商室之功（關雎此三十三字舊係附於末簡今附於末）

釋媒氏文爭義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汪氏中釋之曰會謂若司會其計也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爲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愚按詩標有梅首章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我我當嫁者庶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今時三章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著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媚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未備相奔不禁按此即奔者不禁雖詩无邶箋據周禮以說詩然則此奔者皆有夫家之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有定誡所謂當嫁之衆士是也按媒氏奔者不禁下文云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此奔者爲有夫家之其女文甚顯特因嫁取過時不責備禮速成其夫婦之道故曰奔耳此奔字不惟與淫奔之奔別即與奔則爲妾之奔亦不同范氏穀梁文十二年注引奔者不禁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曰請嫁則前此有言可知其爲非妾亦可知會謂禮會請期醮子親迎御輪諸禮是也媒氏以令會之有過時者禮皆從省促遠成昏如相奔赴然即迨其謂之之義（漢書食貨志力耕收穫如寇盜之赴如趨寇盜然非謂收穫之時必有寇盜也餘多不錄者皆右高人形容之）夫使奔爲奔淫是明明教民淫矣亦既教之乃曰恥之曾謂周官有此令典哉汪氏於是乎失言

瓦屋攷

春秋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杜注瓦屋周地疏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棄築今開封府清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江氏

曰瓦屋里在新川南其地在新鄭之東當爲鄭地非周地也瀕按方輿紀要開州故孟豪條下引志云州西南又有地名瓦屋踏即春秋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同盟處開州春秋時衛地也然觀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則齊欲撫平難之名斯盟必不獨在衛地瞢聞之徐松坪 瀚年丈曰陳留訓導學宮建於縣之瓦屋里疑即春秋之瓦屋也 邑無志徐之光曾於此 按陳留春秋時留邑也漢書地理志孟康注曰留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其地居宋之西北鄭之東南意當時擇三國適中地定盟以明渝平之意而鄭怨宋衛深卒不至也若清川則迫近鄭都諸侯壓至主人深匿不出宋衛其讎也獨不懼齊侯之怒乎於情事爲不協矣

彆勁解

翀雅彆勁也郭注彆未詳郝氏正義云彆當作莧初六云以其策釋文云古文策作筮鄭注云勁也極按曲禮國中以策其鄭勿鄭注其竹帛鄭勿搖摩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說文彗埽竹也從又持丰 彗之彆或從竹習古文彗從竹習然則彆乃彗之生

自有本義不當引假借之義以證彆彆之初義爲埽竹引申之則爲厩馬之竹箒猶之策之初義爲馬箠假借之則爲箸書之方策衛得訓爲勤者彆漉埽之事弟子之職也御亦六藝之一策彗御者所執也古文從竹習習勁也郝氏之說文矣

說文矣

郝氏義疏頗說然曰謂通作旁則亦用郝說矣

成郎古稱字說

成說文在戊部解云就也從戊丁聲戚古文成從午穆案戚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既不得其義戊承丁象人脅亦不得其形而成之何以從戊段桂諸君亦未有議及之者今案王復齋款識書內摹宋孝宗賜洪遵父癸鼎 此器亦見宜和博古圖及薛尚功款識 文字與此正同釋云立戈形近海隅吳東發云此古文成字 象東發謂其古文成字良是然云抹末之象也口所以備之也考工記所謂可水可抹之象也則殺右末安故不抹 案成字是也嘗於收棄家見古已百上有文作戚 益與鼎器其文一一正同益也 而方成 古戚城字 朱仲

子寶尊成作孫尤其顯證 此文翻許君右文從午所由誤實則即古之稱字當未制稱字之前稱止作成 其正名則 衡之 蓋純乎象形之字一象衡之平左側之十權也右側之 丩繫物之繩及鉤也口衡端之兩亳也中央一一殆象所衡之物 此作丨亦戚作十明 其豚定彫也 左氏傳引書地平天成稱也稱衡也 說文訓銓乃動字衡部字也 引申之則訓爲服之不稱之稱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陸氏釋文成如字引李云成然縣解之兒成然即稱然此古稱字之僅存者人之寐也無所係著如稱然 稱文縣解下引向云無所係也 故曰稱然寐也然則謂成從戊聲乃許君望文之誤解耳就也亦成字引申之義而非本義本義當如爾雅穀梁訓曰平也 毛公詩傳鄭作釣注同 平成同部相訓於六書爲轉注也古款識書中成或作𢦚作𢦚作𢦚

戾山水經曰出少山大要谷（說文清涂出山大要谷疑脫般少字非）沁水水經曰出謁戾山而沁水亦名少水（戰國策作乾曰我趙平多少山也疑揭謁本一字揭戾謁戾本一音而脫太白少山之證也）山即漢志所云羊頭山也沁水出焉羊頭山一名謁戾山一名少山故沁水得被少水之稱耳疑後人既移沽治並移謁戾少山之名於沽其實清涂自出大要谷與謁戾少山皆無關也

陽水說碁祁叔穎尚書

承詔海賦陽氷之義案李善注曰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說文曰冶銷也注語本極分明而或猶不達者由未省注中二其字即其其海也昔俞君理初嘗爲穆棱文選北二語於書眉曰水北曰陽南曰陰揆之則陽冰陰火云云者猶言北海有不冶之冰南海有潛然之火耳以南海北海詁陰陽二其字不惟實事實情并注二其字亦軒然呈露矣（安平陰陽二字亦正作陽北解但不增海耳）又李注所引晏子二語在內篇據上鍋五而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冰凝乃作陰冰厥其文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政刑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太平御覽引之亦作陰水厥（厥當作撅說文撅持石也撅厂驚聲引申爲語助詞撅逆氣也撅厂驚也）然則今注本作陰冰凝者乃並奪問耒讀之人嫌厥字不詞翥筆妄改也而顧千里諸人亦未經校出（唐李陽冰字少溫北都取諸晏子）

壬寅十一月尚書以擬唐林滋陽冰賦詠庶吉士多不得解實則林滋先未省陽冰之義也

月齋文集卷一終

論　附書後一條

楚論

楚大國也先敗於吳後亡於秦其故可知也伍員之言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而罷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楚於是始病白起之言曰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邪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軍深入多倍城邑發粟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城頼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鬥志是以能有功也鳴乎觀二人之言夫豈特楚哉項羽不任屬良將棄西秦仰拳力敵於漢唐元宗屈全盛之勢忘荒武事一旦河朔狙順期月之間潼關不守銓人敗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舉朝震動暮夜渡河亂無行列一卒莫之守也徙蒼入援勤王之師徧列郊扈關部指揮任其調捽莫敢貳其適也隋用高熲之策以平陳周用王朴之計以窺唐故國家之敗由於莫適任患莫適任患由於諂諛用事苟有良臣則孫權領國不能取合肥羊祜乘釁不能取江陵苟無良臣則陰平委之鄧艾大峴棄之劉裕詩曰天之方懌無爲夸毗夸毗體柔之人其不背爲國任患也久矣有子是以太息於蘧瑗上官之徒而伍員白起之謀百世下之人主讀之其可塞心而愼思保邦之術哉

海壖善後宜重守令論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唯良吏二千石乎爰躬自引問璽書奬勞有功賜金封爵遇公卿缺輒得超任光武初即大位未遑他務先封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褒德侯明章承之每下詔書多嘉循吏故西京之盛盛於元康神爵之間東京之盛推建武永平焉明宣宗命大臣各舉所知出典劇郡各賜敕書守令如父母則糾察易而密奸民何所容乎其普一矣今之所患者雅片守令

賢則民德其訓誡父戒子兄勉弟以共遠於鴟梟而吸食之徒且不容於家庭
不齒於鄉里不得嚴刑峻法而習惡可消其善二矣今之所患者無兵守令賢
則各鄉皆可團結一旦有事荷擾鋤者皆兵也不勝調發萬萬哉其善三矣民
皆爲兵何愛於餉其善四矣熟其地利悉其險易則衝衢之間阡陌之地皆可
掘濬爲險設伏無形其善五矣撫其傑黠使爲商賈窺其心腹其善六矣
教化既行則民效醇儉而外洋淫巧之物將日漸不行省民間金錢之耗而風

俗日美其善七矣海濱奸徒必有魁傑爲之首守令賢則能知其蹤迹廣爲招
致使爲我用大則將才小則糧牟也如是而練營鎮窮之兵可以汰其善八矣
化奸爲良鹽稅日益可以裕國其善九矣潛消默奪使民由之而不知千秋服
心北於無形內地不擾逆夷不疑其善十矣此與練兵募修儀寨客談守鄉牟
爲夷人所禁而不得施者功相萬也愚故曰治今之天下莫要於擇守令而海
疆之務後尤莫於此也雖然守令則凡實心爲國爲民者即是良吏以天
下之大而不能擇數十人乎特患不求之耳曰求之而督撫不以實應奈何曰
今督撫保舉十九皆趨走便習之人淘汰則趨走便習者之畏途也非患心愛
國之人決不願往非胸有把握而洞曉事情之人決亦不敢往其願往敢往者
則必漢章所棏惘惘無華之吏矣夫惘惘無華之吏今之督撫所遺也而海疆
之令下則趨走便習之人必共舉平日督撫所遺者以爲己脫避之地矣而惘
惘無華者有忠君愛國之心又能通曉事體亦無不樂於聽爲以思一展布思
故曰選守令於他地則保者或不公選守令於海疆則保者必多實又況內外
臣工各有耳目又何必專恃督撫哉雖然愚猶願國家寬其處分授之便宜使
之真能展布而勿掣其肘也一不如條例爲而有罰一事擅爲而有罰將撫
臬一婦四姑重重令壓時恐得罪又況鹽儘不均動輒更論民情未習瓜代已

聞雖有善心終無表見則漢明二宣賜書勑久任超擢之意其亦嘗取法乎鴟
呼由海疆善後而愼擇守令由海疆守令而推之天下朝廷復以誠意體之上
下交欣徼若一體百廢並修百利並舉則是國家何憂乎無財何憂乎無將矣
恥而不恤矣敵而不服乎哉

弗夷貿易章程書後

弗蘭西五口貿易章程內有大可慮之事三而最甚者爲沿海立禮拜寺公然
行其所謂天主教者案天主教自明萬歷間利瑪竇入中國久欲以此惑衆明
政雖不綱而其時士知節義講堂林立一二夷人之口豈能轉移數百年悖時說
禮之心我朝定鼎政教修明但資其天算小術彼亦以一藝自安故邪說久不
行今乃明與要約聽弗夷習教授徒誦聖賢經傳愚民何也設謂天主教異白蓮教等
白蓮教蔓延北方其極熾不過如林清輩現止矣何能爲是大不然白蓮教殆
古五斗米吃茶事魔之類爲之首者聞至愚無數之民州縣官但出一示禁之

慴伏不敢動無高官顯秩之人爲之包庇其黨雖衆而勢如孤也今棄弗夷情
勢儼然與中國並大方且要索挾持不畏我皇上何況素有司哉沿海之民有
入其教者倫敵國爲逋逃主負隅自雄誰敢過問且白蓮教率斂財入己故愚
民之稍不愚者即不爲所惑而天主教則捐斥金錢轉予習教之人民即不愚
恐一時飢寒念切且謂不妨偶一習之也既已習之能不爲所用乎況犬羊
之性荒忽無常萬一敗盟兆釁凡兵船所泊之處下一令曰習天主教者不殺
當此之時試問從者衆乎不從者衆乎僅愚民從之邪將不愚者亦從之邪民
從之不可問也兵從之更不可問挾兵威以鼓其邪說假邪說以惑其大欲土
崩瓦解旋至立斃恐自古謀人國下人城者無此速且易矣然此必至之勢也
前者逆英破鎮江有儼然儒巾而上書夷酋甘心作賊者有爭具牒狀乞爲賊
充里長者人心敝壞至今日已極我官民久已畏夷如虎何況加以天主教之
扇誘乎故曰最爲可慮也明史稱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

奉厚賄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壬不虞其詐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
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
城列火器設守禦具已竟乘無備襲殺其王據其國仍名呂宋實佛郎機也今
疆程內載五口地方凡弗蘭西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弗蘭
西人相宜獲利與明史所稱乞地如約事放彿相似假如補其故智肆行吞占
恐立制之初華夷已不能相安章程未載別國所定章程不在弗蘭西條款內
者弗蘭西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將來如有特恩體與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弗
蘭西亦與焉是其抗稅搆釁獲漁人之利之志已隱躍言外詩張狡展難以
逆料凡此皆事之至可慮者甲辰十一月初九日私記

紀事

俄羅斯事補輯

黜俞君正燮答俄羅斯事輯頗采俊詳瀛逸讀而嘉之既得文清公松筠紱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紀略圖詩注載西北兩邊情形頗悉其述俄羅斯事有足補俞君之闕者因條
列而文綴之著於篇蓋文清駐箚庫倫經紀通市事閱八年聞見既眞紀錄自
備矣題曰補輯凡俞君所已詳者不復徵也道光十九年正月江陰學使署書

俄羅斯地瀕北海於古無述蓋有內外旗蒙古限之無山與中國通內旗者科
爾沁等四十九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旗者喀爾喀七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
旗居內旗之外俄羅斯又居外旗之外其地東西北三面距海東西廣南北狹
自東而西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四屬八十二卡倫又科布多屬極
西卡倫曰和尼遜拉呼由此渡額爾齊斯河至輝遜拉呼一帶卡倫均與俄羅
斯連界其國法夫死傳妻母死傳子國主及部長皆然女曰哈屯汗男曰蔡罕
汗哈屯華言夫人也蔡罕華言白也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咭唎國王遣使
朝貢畢尚書松筠奉命送至海上其正貢使曰瑪噶爾呢駐牧俄羅斯久松筠
爲奏故示儀大臣答模棱及我駐箚大臣開布誠意而夷情戇帖矣康熙二十
訪之曰現在之哈屯汗本西洋女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妻兄襲位娶爲妻
七年喀爾喀全部內附二十九年黑龍江忽稱有羅刹界

維帝庸賢惟賢淑世綜殺敎條覃思康濟邦禮命掌禹援禹繫愈公淵忱夕惕若厲政舉其綱行矜其細才老愈成密勿無替 其一

月陽在閼鶉火昏中天使衡詔宵出曾竹丹筆四名異員十重爲公引年與碩

禮崇公拜稽首奉盈觚觚鼎銘永實三命滋恭 其二

公家瀕淮閒正寢邱清芬世德克纘弓裘早聲橫序見賞名流平步詞垣聲滿

方州巍科尚望並代鮮儔抗手作家藝參揚劉 其三

揚劉文章多士楷則金支翠旗風飄動色頻持英藻頻分閣棘提衡桂林三戟

銜帨振之飾之扶而植之莫不矜嘉莫不急救 其四

翱翔翰林甲子再期以叙進階清陟防司學士最久璁佩倭遲銓權太學直講

經帷長身秀嘯帝稔公儀既稔其儀則大非施 其五

卿班歷轉遲迴承弼銀臺烏臺漸崇厥秩奏書定瀕講若畫一無纖介憲無纖

介失執法峨峨天聽允塞信公素行不欺閨室 其六

爲太平之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初攝少馬小試其端斐決疑獄匡正刑官吏撓銓法公不可干度支繼領吏無

敢譁臧帑盜叢早發其奸益殷攝用俾總鷹冠 其七

昔公建言際時多事海壖民遞寇燹將帥疲屢餘黎抒軸匪易洗兵何策活民

何計密疏宵聞醇膂朝祁十郡萬戶環拜公賜 其八

陰德及人其家熾昌公得天厚既固而強裴鼓三嚴趨對明光玉珂綬控書笏

審詳燕裘私第寒畯升堂談宴雍容不忘矜莊 其九

辛彥幸禮翠傍額手閒閒晚節望齊山斗公性樂易雅相人偶賓筵陳戒何間

齋攜述未竟而歿東原抗心自大晚頗譖言其師而晞原先生終已命爲江氏

新橋天題在碑謨訓世守跋公台鼎顯公壽考 其十

贊

潛丘像贊

潛丘嘗寫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二圖以己像爲康成像故今爲潛丘寫照略

仿蓬萊閣畫成像情江陰吳儀精意摹之

先生初生參議奠其兒子文也疏眉明目先生亦自比於漢之經神也追放儀

容以鄭儀閤庶幾能得其眞也晉水懸流緜曼遠波愧未足步武後塵也

銘

宋紫端研銘

戊申秋日偶過海王邨得此舊研惜左右倒爲俗士所中傷因鐫斯銘

六經之文而變亂於聲儒連城之璧而紲縶於屠沽惟此研材紫豔琳瑛英華

有爽正色其濡何時落倫父之手而厥名蛈迹刻畫無完庶拭之濯之重用歎

吁摩之蔑之助我著書聽古聖遺經庶誼難誣弗和寶璽缺角爭摹苟眞鑒之

有人曾何傷於德充之符

太平有象研銘

早夜矻矻詩觳津津丹與鉛性所親生不願封萬戶侯願諸公致治太平我永

爲太平之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壽序

方牧夫先生壽序

在昔明經之士莫不重有家法家法非一家之私言即師法也晉唐以下師法

乖異人自爲說不復攷古於是學者不解師法何事乃以儒業相承一門世守

者名之曰家學子弟族姓至援是爲榮辱故今人之重家學幾與晉魏重門閥

等徽州山鑿水交實產魁儒本朝婺源江氏始以樸學爲後進倡一時從游卓

然深造有樹於世者三人曰東原戴氏曰槃齋金氏其一則晞原方先生也槃

齋撰述未竟而歿東原抗心自大晚頗譖言其師而晞原先生終已命爲江氏

之徒無異詞且即本江氏之學以衍爲家學長子蒼崖先生仲子牧夫先生皆

能變其菁英以繼學能文章聞一時穆先大父注陸宣公翰苑集成出宰歙將

墨諸版引其邑之學人程讓堂汪稚川在湘及晞原先生程檢得失時先生之

學既成矣然猶於先大父執弟子禮從受古文法大父謝不敢居也晚築道古

齋延讓堂老人爲二子師凡老人弇述今哀入通藝錄者半教授蒼雨牧夫兩
先生時所纂故方氏家學師法皆冠絕徽州牧夫先生年二十文藻經搜已斐
然在人口阮儀徵相國督學浙中慕其學因以商籍補仁和學生員相國劇賞
之朗經籑籑詁局高才生分經注子史人纂一書先生則與錢唐何夢華武進
臧在東總司編校事以儀徵擇士之嚴知先生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學於諸經
注義莫不弗串而尤邃於易著庭先生亦治易主京房先生於卦象爻辰消息
飛伏旁推交通大指類惠棟之周易述而參關九師祧而不越閒先生書假過
之方本巨室世尚義好推解及先生昆季交加廣來遊於欲者莫不滿所欲去
嘗慨先友子孫篤或不煬各奧數千金畀之生平所焚書殆不可屬數一二市
儈推見古風又從而傾到潘棲之因是家頓落變殖至不給薏豁如也養母箸
書絕意仕宦惟懼墜以家學古訓教諸子諸子揣梁漸習各有成長君印生遂
聯翩入翰林騰聲藝苑鍵戶人海中洒然若不識人世蒞枯事則又有得於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生之處富若貧著矣端蒙大苦落之夏六月爲先生七十誕辰其邑之官京師
者羣以祝釐之詞屬之穆謂歙先大父之桐鄉也故交子姓率有孔李之舊印
生又與穆至契其敢以不文自藏竊惟師法之不講也久江氏當雍正乾隆之
際振剔而紹明之六書九數分其一二端輒成佳士百餘年來亦稍復衰矣賴
先生飫聞緒言承絕學蔥光歸然推其家學師法以教鄉人而緜世德其澤固
未有既乎若夫更推先生之教於乘軺乘節之區本家學爲師法是又先生所
重有望於印生者也試即以穆之言券之

日照許蒲齋先生壽序

鄒司農誠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所容遊學周秦往來幽幷竟豫獲觀在
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夫容者寬假之詞也從使遊學不實以
養益司農以學成歸美於親云吾友日照許君印林之尊甫蒲齋先生幼貧嗜
讀嘗牧犢嚴隰間手一卷忽不覺牛之逸也既槱於庠以不逮養遂廢科舉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好古幼書老而益勤平居救教諸子但爲說經訓大義不以梯榮相詣故印林
得顧意古學廣師取友以底於有成先生之學不規規於漢宋門戶求是而止
好治詩爲說詩循序廿九篇又爲大學證義學庸總義若干篇它經亦多所效
說水學者掇巍科遊翰苑如應行相屬也印林幼承庭誥復以專精許鄭受知
於高鄭王文簡道州何文安及薌山協揆師是三公者今代之在位通人也文
安諸公子皆喜與印林遊而長君子貞與相契尤深當文安靦學浙中子貞挽
印林偕校錄之暇聯訪祕鈐搜拓石墨每偏有所獲互相矜賞比離惟載書帖
四五大簏而已先生顧而快然曰老兒異書勝汝之以祿養也故印林雖寒畯
而藏弆之富乃不下萬籤一時處逸大儒相與上下議論證成著述穆至無似
亦幸獲聞緒論綱紊羹麩先生家庭之樂前惟潛邱之事飲牛叟近之然閻氏
世扃厚貲而先生家無儋石則難能也江鄭堂謂思高密以父母宋五子書別
輯宋學淵源錄亦與先生橘梓爲亡然江父兼好佛理而先生立意儒書則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粹過江氏遠矣庚成自稱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印林五六
年來不上公車假館必於鄰壤或復買山龍湫之左種松萬本結茅其中奉春
秋杖履吟眺其諸甥鄭君之徒也與太歲視犂作讎上元後二日爲先生八十
壽先是數月印林以校刊說文義證客淮上馳書京師屬穆爲文而子貞書之
曰兩君皆瘉乎生至交而吾父所心許也敢以爲諛詞爰不辭僭越直書其事以
爲引聲之助云爾

外姑劉太宜人壽序

國朝儒學之興當州最盛其能通知七十子大義以前漢經師爲師者惟年丈
劉申受禮部而禮部之學又本於其外王父莊宗伯公稼說禮部遺書多未燎
晉以不得親炙爲恨嗣與妻兄伯厚替善同居乃稍稍得聞緒論用以通知禮
部之義伯厚禮部甥也外姑太宜人少禮部一歲母莊太恭人以宗伯公愛女
閨閣之中幷承家學當禮部及太宜人幼時太恭人即口授以楚詞古賦古樂

府諸經正文故不獨禮部之學遠有當緒太宜人今老矣每當會飴弄孫朗誦諸書竟卷不識一字鼓舞頓挫一唱三歎有味乎其諷之也外舅子遹贈公以高才生早有令名未大厥施伯厚傳別氏學通敏不滯旁溥上下之論多唐以來諸儒所未喻人間之或疑不信蓋七十子之大義之乖也久矣既通籍授職編修值廷試翰詹卷賦雅馴上特拔之遹官館閣又越四年壬寅迎養太宜人京寓穆姑得以館甥之禮拜堂下官僚兒崗圍門之範粹然推趙氏承恭毅公餘業家故寒伯厚少孤室無以自存今幸得藏以養突而嘗粗之性不工進執廿甘之都時或不豐膜太宜人顧而笑之曰昔我顯考中舍君嘗笑兒赫突之際以文章被知遇不難立致通顯而獨恬於進取抱介石之貞行意以老天下至今高之吾豈以汝之速化爲能養邪以故伯厚益得肆力於學閉戶入海中研精讀史於古今治亂得失之原條北而究析之時獲一義喜逾除官穆姑交游未識當世士夫中若此刻篤者匪有幾哉也益屆太宜人六旬晉九誕辰穆

詣當奉巹謀所以侑觴者嘗覽潘岳閑居賦義其依仁里奉板輿怡怡抱家園恂恂色養殆所謂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者與及究其本末乃在迎拜車塵之後不得志嬉閑居以抒其憤抱者固如是邪安在其能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也伯厚信抱矣勉乎哉揚恭毅之清芬附莊劉之絕學太宜人承家教子之素志也敢援古人養志之義爲伯厚勗即敬爲太宜人壽尚巽然而進一觴乎

鶚集文卷二終

書

復謝阮芸臺相國書

相國太老夫子閣下穆夙揽鴻文心儀古學積思顧見者垂二十年雖久承奬借曲荷招徠終以濱涼緬流雖語河海之大望門鄶步誠自量也客秋維舟邗上手數祑之餘晉接儀容區區之懷止覩一通名氏得接芳輝開其私淑之顧而已何圖垂光寵重委命升堂匪惟集圖書分頒重輯比諸家令之高伏生中郎之接王粲以古況今幾欲過之極麋鹿之性本悾愞猥因湖友徑奥抱關薄遊淮浦神京旋即不工賦人故所如既多不合頃復鴻都員接紫相國其議覓格群彼之薄汨羅屈氏之著書既我長多於人恤恕況復假此閒緣親哈指授益堅其生平學古之念南遊之暴餉滿無餘所得不既多邪藏抄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貞太史屢奉到手書幷賜撰延昌地形志序一得之愚信心實難及經拈出輒用自詫只此一端已足千古人間美福知不可多占也穆年交四十正古人斐然有作之時此後歲月足珍孳孳營於飢寒蕉萃之中勉圖樹立副函丈期望之雅少作經生頗有所述而零章碎句多無足采曾輯有說文屬一書稍舉綱要亦未脫稿擬於地形志卒業後踵成此作更乞弁言鄭注之私與日俱積蔵函鳴謝無任神馳附呈毓伯磬跋尾五紙祇希鑒定齊侯鼐舊拓及新摹本幷望惠賜數番感甚伏頌春祺惟爲道增護不莊甲辰正月三日

與鄒叔頴樞密書

叔頴五兄尚書閣下一昨於相識處得浙士獻潤峯將軍書一通即揣稿來奉閱聲意曲折盡勢計慮亦似周密不知將軍曾采納否出師已四閱月攻勦之計未聞想此生言亦未必售也近來詣闕獻書者紛然各揭其愚以應聖人之求聖度淵深誠未敢仰測稿揣當軸者早目笑詆之也天下大矣甫必無更敎王猛其人出爲世用但恐酒美觴高如韓子所譏耳今日下詔明日必有應詔之人其應者必據揉曲拳而可笑如此五六輩後逆料天下人才不過如是采即揮之揮不數人其不才者固不來其才者亦竟不來即來亦毅然揮之不顧矣何則不揮者其勉強而揮者其所習慣也以來始以揮終昌言於衆曰天下無才誰敢執其咎然而天下事何堪如此敗壞也夫今日獻書之人未知果志切同仇邪抑猷於利祿邪志切同仇者尚矣彼猷於利祿者亦惟若某罷可從而議其後耳國之大臣不當以此責天下士也即如今日軍前所調之官有人人知其庸鍛無能不足倚賴策者而朝廷皆如所請與之豈不以杜庸才之倖進恐幷眞才自靖之路而杜絕之哉十月後挾策以進者不一人自一張鴻發交將軍外其餘皆置不報前日閻生之來也御寒歷險閉關六七十里催霜傳論釋放免其召卹夫使此生不娶意網不遭寇爽亦安往不得其貧賤乃甘受看押之辱更邀釋放之恩哉某非謂閻生之策必有可采惟念凡類此者皆宜是以每有敗陳未甘緘默節意獻書一節宜略推此意待之昨因讀浙士書有感於中惟閣下相愛之深遂以奉告舊疾舉發不克詣談謹遣書以聞冀其狂瞽而進數之幸甚千萬十二月二十二日

與陳頌南先生書

頌南先生閣下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即如徹鄉人士素未強不工酬應今且顧爲先容通剌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厲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蒙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貶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蚌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惜之當今

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宿有藏書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徵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單心研貫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它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貢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亮察千萬甲辰六月十八日

復徐松龕中丞書

松龕先生閣下臘杪得手書深哉注存感謝感謝示讀大箸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據之精文詞之美允爲海國破荒之作近數十年來惟徐星翁西域水記有此贍博揔箸蒙古遊牧記非其倫也第三卷述五印度及印度以西各國撫實證虛一一精辨論波斯事火更發古義可寶因悟景教流行中國碑景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丙也丙納音火唐人諱丙故曰景教景教卽火教向疑大秦人自尊此教與僊佛鼎峙爲甲乙丙三教者非也論恒河卽安額河留翁海卽鹹海亦於揔箸水經注表有闕當卽掇入做帶之中惟謂水經注稱嬀水入留翁海語頗失檢點亭於西域各國悉仍漢書西域傳文故此安息國城臨嬀水一句亦卽孟堅本文無人留翁海之說也其入留翁者乃自蔥嶺分支河水所合之鵝羅跋融水非嬀水也而嬀水在唐爲烏滸河烏滸河南有吐火羅國未稔今爲何族大約校訂地說必須搜檢圖書互相診脈稽以愛思餘生病肺氣逆勞無子弟代事抽尋偶摘一端未必適中窾要耳再就唐宋之事而言本朝興圖必應那居亞細亞圖之上尊說不必更動卽已照合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詞執事以控馭華夷大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抑揚之亦非議疏議築未能奏功靈善則姑請就其簡易者而試行之莫若通飭沿驛際尤宜愼擇語助以示區別至周孔之教不宜重譯正如心之精神不須於藏府倘有邪氣攻心則虛扁爲之色變前明徐李止緣未洞此義遂留負謗至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敵不擯斯亦箸書述事之光也尚望永其德心持以不伐擴韓范之茂績糜淵谷之廬衷用慰顒望之私益廣芻蕘之采倘畀方殷恐有資於底柱者不僅羊城一隅也乘子貞太史文輶之便附書酬賀極叨藥愛不以頌而以規定蒙亮

察京寓鄙況乖問可悉更弗究陳

與直隸某方伯書 癸卯八月過保定

頃迂道晉謁感承拂拭深譴之下輒思妄有所陳竊惟今日因緣備乏術思爲反本之論一二賢達頗以繼輔水利爲言而水利之興先須去水害水害去卽水必不行不行則亦徒爲美談而已穆以爲未議水利先須去水害水害去卽水利也去水害之要昔人收捄野瀦俾有所歸二語足以盡之卽收捄野瀦之法亦非議疏議築未能奏功靈善則姑請就其簡易者而試行之莫若通飭沿驛州縣於大道兩旁逼近民田者浚溝補槽移土培塗此有乾隆間孫文定方恪敏成案可循且舊渠尚未淤沒前非新起鏟磴夫亦水利之一端所謂未能快

其何嗌且先利其咽喉也昨過定興見新任縣令於邑之名人古蹟各刻一石表之道旁穆雖未知其人信能通曉吏事及實心爲民與否要其好名好事則無疑也費以此事則定興一縣之路溝修矣直隸一省料如此州縣尙不乏人上游果擇而任之優加奬勵乘此三時之暇可以不日而觀厥成其有益民田水利實非小補水有所歸不至害稼利一夏秋間行旅不爲水阻利二車馬不能繞越踐蹋禾麥利三伏莽之盜多匿影田中溝之寬者可倒其網發利四蝗蝻或生易於抽埋利五其淺之也卽以本田之民完其本段之工必樂趨事稍有攤派爲費亦少故愚謂此事尙可行也倘裝草草未及條議其詳憶經世文編水利門內載有數文檢閱而放行之正不鈐穆之跟縷也冒味之愈尙斯望宥不宣

序

西域釋地序

西域釋地姻丈祁鶴皐先生戊所箸書之一也天山南北暨城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略什噶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卯戊辰間傳聞異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卽古昆侖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身親略之而於蔥領之南北兩支是義爾頃者先生令子叔穎侍郎寫定遺書先以此本開彫屬瀛爲校定體例因綴數言弁諸卷首道光十有六年丙申八月初吉序

說文解字句讀序

居今日言說文必衆稱曰段桂書卷秩大傳鈔梓校皆不易覯有其書者少讀者以無主之何浮游過之不獨攻爲妄攻卽守亦妄守安丘王貫山先生初治說文段書尙未行融會貫通既精既熟乃得段書而持擇其然否以語人多駁不信而先生之學則因以益密精神所獨到往往軼出許君之前本古籍以訂小篆譌遺經以破新說瓜分豆剖衢交徑錯於諸肯說文者得失如監市履重出諸部居定去留如否爲不之孳育吁爲子之孳育二也前人引說文多塙益於說文之外牝牡驪黃都所不計故或得其義而失其詞今卽詞以求其義之所主三也許君說形說義說音皆歸一貫今人或自爲說如蒐人血所生因字從鬼也引者譌作地血或遂欲據改之則好奇而不顧其安四也許君所引經文字體句限多異今本固有譌誤增加而其爲古本者甚多今人或疵瑕之不潛心也五也說解有許君據始者如后身卽誼諸字前無古人其實故訓固

然援經義以表許君之識正前人之誤六也爾雅說文互爲表裏而景純作注乃適得爾雅誤本而曲爲之說如舜曰須從郎釋草之須舜若須從舜韻短言之爲葽長言之爲須從雅文誤倒耳翰曰天雞郎釋爲之鶡天雞既屬羽翰之翰何緣更入釋蟲翰郎曲禮之翰音鶡則字林所誤載今則本許義以正郭本郭說七也然非先正其句讀則或雜遝不成句闕佚不可句凡讀者所深諱不言皆不識者之話柄矣或問許書句讀古無知之者乎曰否從安福也李善注雜蜀父老引云安也璧端玉環也慧苑華嚴音義引云瑞圭范應元注老子引云瑞玉也寔礙不行也徐鍇繫傳引云礙也宙舟輿所極覆也爾雅釋詁疏引云舟輿所極也唐宋人鑒皆知之故但指引一句今人反疑爲挩佚而據增焉譯也書成先生出宰鄉宦潁行以句讀之作發端於穆風即條列緣起弁之書首昔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舜名阮曰聽景文談如讀翻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市無有闕斷咳唾皆成珠璣穆研思師注有年曾未著頌先生世有論其書者乃知蒙之不阿也道光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一月朔日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先大父宰歙偏交其邑之名儒而春源程公之考蘭翹學士以僮子從公後肄業斗山亭特爲大父賞拔學士家極寒大父召入署躬督教之衣食視諸子不數年詁經註疏皆精熟爲文濯濯精粹試必冠曹舉乾隆丁酉拔貢入成均連掇巍科儻直內庭聲望斐然顧壯於嗣晚乃誕公公丰儀玉瞱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傅每日讀書不過二時而寒燠晦霾氣候乖舛皆輟課曹顧厓少宰大父庚寅分校南闈所得士也時官侍譯先君子從之游與學士同郎每抱持公膝以書不能若則偏檢奧僻不經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比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所高宗純皇帝特簡欽人之官清要者俾往經紀其喪因以

書十年殆可相賀耶嗚呼孰意所業之遂止其斯歟丁酉夏穆將歸應鄉試行有日矣公置酒相餞漏過午舉舉不放別乃穆甫出都門公遽感暑疾久不瘳詩公曰吾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更證祁叔穎尚書日往省沈頓之頃尚以穆試事爲念遺言乞儀徵相國銘其墓而尚書嘗之次年穆將南遊迂道入京師哭公子儀孝廉以遺稿相授讀乙潦草首尾多不完篇或題殘稿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尚有清本藏之別笥子儀未檢獲也謀更事搜采成完秩在前未遑而子儀又以措交庫款赴粵東卒於劉仲寅觀察署中觀察名最昌公視學貴州所拔貢生公歿後所以賻恤其家者有加子儀卒命其弟送柩返歙買山營壙幷葬公及金夫人兩世三棺其孤孫婺婦之寄寓京師者則祁尚書爲經營擁樹之觀察又議以幼女妻子儀之子而娶其女爲已子婦迎公全家入黔相依以久暘呼師恩友誼人有同情當公寄客壻咽之時詎知身後巨卿乃此兩人哉穆幼聞先君子之所以稱公者長而公之相待略如大父之待其先德知已之感永弗諼也儀徵志

文久已刊行今年春仰瞻念公雖葬而臨終相託之意不可孤屬穆爲勝石材
書丹勒之并刻其遺集曰以此爲初編續有裒錄補梓易耳穆既恐殘斷之稿
并闕譌落又懲夫嫁名僞譔者之厚誣公也爰偕公門人何編修紹基排比爲
賦一卷詩四卷又凡稿草之失題者及詩餘試帖共爲一卷碑志哀誄駢儷雜
綜之文五卷總題曰程侍郎遺集而叙其緣起如此以訓公知衆志余痛云道
光二十五年三月既望序

侯黔草序

古人之文之詩之書所以能造極詣微隨其才大小卓然自成一家者無它各
本學問識力所到而正出之奇出之迂迴出之務背其性情無所謂法而法自
立無所謂格而格自高自慕擬規放之說興於是學者不事讀書養氣膚飫性
情而矯揉造作聱聲鬼鞏謝謝然曰此於古爲某家此於古爲某格如此則爲
文爲詩爲書不如此則非文非詩非書也嗚呼操是說也天下寧復有眞文詩

書邪優孟衣冠縱復一一似之吾固將舍旃而古人與居亦復何苦徼有用之
聰明材力爲是傀儡之戲邪雖然九成之台毫無憑藉一木一石躬自營運
文爲詩爲書不如此則非文非詩非書也嗚呼操是說也天下寧復有眞文詩
非積數十年之力固不能舍古人而獨成其爲我固何如摹擬規放者之取徑
捷託地高見信於人速也然則世之甘於逐人嘵笑以爲喜儘者乃便於容心
高服之嘔計夫又何怪其然乎穆能爲是說而行不逮故藏其言於心未敢輒
以語人獨數數與子貞同年論之子貞之才涵演莽蒼足以達其學問識力而
興性情日厚今天下何太史書布滿屋壁無人不矜賞鄭重之至其搦一文根
節磊落造製一詩眞氣坌湧世或不知而樕獨恫倒無已者誰無性情獨讀貞
子之文詩如見子貞之性情夫學至能發抒其性情而學乃血斷其日進矣一
日客有誇子貞庖饌之精者穆應曰子貞之饌無它謬巧只是本色而已子貞
之文詩書亦無它尚妙只是本色而已座客頗領其言既而思之本色者何眞
而已矣眞者何不事矯揉造作自寫其性情而已矣全於工拙高下當待天下

後世知言者品評之非吾所能臆定也子貞生平所作詩往往失其稿此黔中
草三卷以寫有淨本且日月先後甚完無事整比先付諸梓詩益嘗世之有眞
性情者刻既成謂穆不可無言穆唯唯而久無以應因它日客客之言乃引而
申之如此時道光二十八年四月立夏節後一日甘由上斜街移寓門樓胡同
與子貞西碑老屋相距僅百步可時相見爲穆潦倒中一快意事因并識之

漢石例序

文生於義不生於例也義洽而例自立焉故不獨春秋有例若易若詩若書無
不有例其例即定於聖人精義之心非有所比擬倣傚也爲文必當明例碑志
又文字之被譔嚴者其例尤不可不講元潘景梁王止仲明貢太沖遞有所述
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謂昌黎以前金石之文皆猶語也先河後海豈其然乎古
人翻鍾範鼎義專褒顯而人儕事不思本末不審故款識流俚類皆襞掐行能
文實究宣但主銘勳不關記事變金爲石其義猶是秦漢以來各家文集碑志尤爲可貴昌黎之功誠亦不細然不得因後掩前反疑古人渾
譌爲不達也朱竹垞嘗謂摹盛於東漢鄱陽洪氏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
例非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竹垞既未有成書錢唐梁氏志銘廣例吳
江郭氏金石例補嬉興馮氏金石綜例搜采較博舉例尚疏至長洲王氏碑版
廣例雖上取秦漢下訖中唐其恉乃主於推暨漢人專以文章正統與韓歐其
言曰漢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奧而晦或枝以蔓雖或得焉不敵其
所失又曰漢碑版不皆出於文士乖離析亂人率其臆未嘗有例也噫古人物
勒工名一器且不苟作何有旌功寫德託垂千億乃曾不得一文士爲之操觚
乎晚近尚欵心之學且有專標柳子厚馬少監張子野黃魯升諸文以爲碑志
正宗者是并韓歐之例可伺廢論漢也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始本竹垞之意壹
以東京爲主傅以經術加之博證纂爲漢石例六卷蓋惟深通漢學故能得其

大義舉而例亦因之俱舉文章家既讀潘王之誓即何可不進以此箸也楚
楨爲端臨先生從子少與儀徵劉孟瞻齊名號揚州二劉作令畿南送更盤錯
時遣人持券告貸京師而一錢不以累民比官元氏貧愈甚循聲亦愈起訪獲
縣境古碑甚多其尤著者則延熹封龍山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見也鑿石楊君
墨林及弟子言雅好金石讀君書喜且寶之因請刻入連筠簃叢書中而以校
勘之事屬余余既獲交孟瞻又獲交楚楨故樂序行其書楚楨又箸有寶賢圖
經精博與孟瞻揚州水道記埒二劉之目豈虛舉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六
日序

落颿樓文稿序

穆與子悖交以談藝深相契也及子悖殉且十年讀其與鄒主簿軒大令書曰
垚於知名之士不敢妄相投契必求其有性情者乃與訂交故兩載留京輦得
平定張石洲一人然後知余之不見棄於子悖以此余無似不足辱良友知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悖取友之義則嚴矣子悖以道光十五年入京師館徐星伯先生家先生數
爲言其地學之精越一年乃相遇於道州何子貞同年所即承以長春西遊記
金山以東釋見示并讀其落颿樓文稿此所刻前二卷是也由是往來遂密又
越四年而子悖遽猥疾卒於會郎時子貞扶文安公柩歸里慢朝夕守護醫藥
比視含斂殯柏野寺哭奠成禮乃去至始終經紀其喪則星伯先生一人而已
先是歲壬辰文安公視學浙江子悖以庸劉差羸微廬彭濮效爲文安所首拔
未幾又安召還朝新城陳碩士侍郎繼之又以尚書古文攷毛詩古音攷爲侍
郎所賞歲甲午遂以優行貢成均時年三十有八矣稚奉海侍郎嘗謂西遊記
擬爲一文疏通春鷹宗丞跋所未盡及見子悖跋數曰地學如此遐荒萬里猶
目驗矣我輩抽材未足語於是也又嘗與張淵甫孝廉論禮服往復詰難百辯
益堅淵甫瞠不知所荅也子悖留京師爲桐城姚伯昂總憲校國史地理志寓
內城閒旬出相訪則最伯先生爲覃羊炊餅召余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里以

癸巳存稿序

癸巳存稿者歙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曰癸巳類稿而
以未刻者總寫成帙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
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極一再過之頗多謂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
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訂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
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
矣閱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畧策問皆折衷萃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
而汰其繁縟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道州王菉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
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細束置高閣儀徵初竟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
太傅於邗上太傅爲述此事猶扼腕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

入郎中索觀所著書爲醵金付剞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迹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册數十觸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論其書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亾增乙跨稿草壁積猝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擷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得如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既竣竟其書稍有餘貲乃覓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即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既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效左嘉效申雜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衆論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識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恒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編纂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

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白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泰州道中因與偕謁郝叔顒學使學使厚飲之約其春初復來已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市月余隨軺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北高旱江流一綫浮目前致爲幽勝修脯所入亦較優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祐至於此極可爲歎欷矣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從得存稿副本又越六年丙午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燬爲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圖惟積精扈纘高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檗以爲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因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核其著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

顧不以爲弗類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程春前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夏至節序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

遺山先生集中統嚴氏初刻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惟宏治中李叔淵本及康熙中張希閔本而李本即從李本翻出猶一本也詩集單本較多惟毛氏汲古閣本盛行南昌萬廷蘭本係從全集摘出故於曹益甫所增之八十餘首概從闕佚而元黃公紹選本穆文采之見也近烏程施北研氏執於金源掌故有遺山詩文箋極精博詩箋初梓吾友沈子悟即以相贈近亦印行文箋仍譬未出也遺山世籍平定靖康南遷居秀容故文字中稱平定爲鄉郡至平臨時往來於平定至孰吾家陽泉山莊即詩所謂樓宇連院山莊東北一里而遥有土岡斗上中央宛宛若盂俗名圓崖迤西馮氏舊塋香亭石柱刻有遺山弟馮大來副使詩大來者遺山往來陽泉時東道主人也計亦荔落丈夫而其名尋則州志已失網羅搴文獻之放失也非一日矣穆生也晚未獲從耆舊鈎遊而劉覽寮書遇有鄉邦故實輒一一疏記以助桑梓雅談遺山尤夙所慕仰登湘碧樓拜楊趙元李四賢棗圭流連企慕每思論其世考其出處文章興喜黨之彥一旰衡之而利祿移人帖括焚日其足與甄討及此者不數覯也內相文獻楊公動業軼於滏水數理不媿欒城而炳炳落遝今遂無一字留貽謂非州里後進之翳與遺山幸以能詩故其文得附以傳然已不能家有其書季叔淵雖稱得善本於儲靜夫太僕而譌文脫簡仍不勝乙今爲鈎考金元史及同時各家集它若元文類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諸書缺者補之誤者訂之如無可據校抶從闕疑續夷堅志世行寫本二卷余秋室氏猶爲四卷手書刻之大梁梁府五卷阮太傅研經室外集載有提要而文選樓書目初無其名閻漢陽葉氏有寫本數從相假檢未獲也嘗擬都爲一集纏綿搜存冠山書院而京華旅食鬻粟牆然乃節節備書餘暇輒刻數卷始丙午二月訖庚戌四月首尾凡五年工

始告竣附錄一卷補載一卷儻氏華氏施氏遞事增輯穆續有采獲并屬人之遺山一家之業其存於今者約略備矣其爲遺山譜次年譜者有翁氏凌氏施氏三家翁施書特有刻本凌氏成書在翁施之先未梓行有序載校禮堂集中漢陽葦氏錄有副本幸得假鈔因並刻二譜集後各存其眞不相攙和放汪立名長慶集并存新舊兩譜例也至近日坊肆有新編遺山集本乃某太守從史書賈據葦氏本刻之蘇州者舊缺御史張君嘉婁陽曲令周君慕婁鄧州新舍記各半葉葉各三百餘字此本皆補完之微勞亦不可沒云道光三十年五月

序

敬案師此文作於己酉四月文中稱花溪四月云云及末題三十年五月實豫據也又遺山勒樂府帥已增是刻宜矣太守處假得康熙間舊刻本于校付梓未經重工今歲四月刻成付印方伯處假得舊鈔本于今歲四月刻成付印方伯處假得舊鈔本今始有兩本可校是中統癸丑張氏本今尚存者諸跋俱載於此兹據以名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重刻吳才老韵補綠起

烏程文集　卷三　十六

才老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北宋以來學者溺於憑虛弔詭之風實學不講久矣才老獨能不囿習俗猶然訂古晉疑僞書爲後學關榛莽啓塗先驅蓋自才老後酈酈延延又五六百年至我聖清而後亭林潛丘相繼挺起盡才老未盡之業詩書古經昭然若日月復明也穆雅好顧閻之學嘗爲兩先生撰次年譜以明新鄭既念椎輪大輅才老翼經之功不在毛公伏生下惜乎好其學者寡書祕傳詩補音既久佚不傳韵補雖有刻本而荒蕪潦草忡未愜雅觀老友何間苗先路篤志顧學慕才老之書嫉未獲見歲丁未秋始從道州何子貞太史假得之鍵戶謝客手自繕錄寢食俱廢穆聞而嘻曰先路之好亦余之夙好也曷即刻入楊氏叢書以廣其傳乎子貞因爲搜借各家刻本寫本及大興劉侍御所藏汲古閣景宋本大抵譌謬踵仍各家本毛本皆不足據誤亦略同幸才老所引之書今日十九俱在精意雠對尚非難事據明陳鳳梧序正德間道州何方伯天衢嘗刻於河南未知即世所行刻本否方伯爲子貞族祖今此書之刻

烏程文集　卷三

諸部是也明人治邊倘不乏才至於紀數源流審正名字則殊草草如達賚遜之爲打來孫庫圖克圖汗之爲敬虎兎王子猶不過譯字之變不爲譌舛最可笑者巴爾斯博囉特之衮必里克爲鄂爾多斯濟農濟農職名也明人譯濟農以日吉襲不爲失也乃不以爲官號而以爲人名及衮必里克之子嗣爲濟農以爲不應父子同名則曰吉囊子吉能亦可謂不老之甚矣今據此書表出而後明史言蒙古事者乃略皆可謂暇當更爲大事表以著其剿撫之略而有明一代蒙古事乃可考云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荊棘中時率衣緁時又如摺薩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綰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覩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

顧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白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宿餘
輒以校本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間眉上字
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艸紛黃錯雜迻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
多手自逸暇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
嘗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
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罪幾乎息矣如顧船之所爲豈非史公
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悲書資其考證也

蒙古游牧記自序

我皇清受天眷命統一天下薄海內外悉主悉臣治道之隆登三咸五而北藏
斗極西周日所入廼疆畛不服屬奔走禮樂朝會賦役法制條教
號令比於內地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內地各行省府廳州縣皆有志乘所以
辨方紀事考古鑑今至於本朝新圖之土東則有吉林卜魁西則有金川衛藏
易舉古之士尚多憾其方隅疲於考索此穆蒙古遊牧記所爲作也蒙古以畜
牧爲業不常厥居且譯語多歧無從考證地理家紀載闕如職是之故不知史
稱匈奴隨逐水艸然各有分地居東方者直上谷以東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
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此即今四十九旗所居之地可知北方部落大小相維略
如郡縣之制自昔已然本朝因而區畫之一命之吏必請於朝一石之粟必輸
於官疆理之法纖芥識詩由是臣咯爾喀爭準噶爾降杜爾伯特來上爾扈特
城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以蔽治之北守庫倫西守伊犁以捔制之
形勢既得中外永安用以蘇億萬年無疆之盛治周官重體國經野孟子言行
仁政必自經界始豈不諒哉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紀之首敘封爵功勳世
寵命也繼陳山川城堡志形勝也終言會盟貢遣貴朝宗也詳於四至八到以

及前代建置所以綴古通今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也致力十年稿艸屢
易凡國家豐功偉略見於方略諸書者罔不敬錄而闡揚之其近年興建則又
詢諸典屬訪諸樞垣以斠精詳而備討論閱者手此一編亦足以仰窺聖神功
化之萬一矣昔晉鄉鄒鶴皐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書穆曾豫離校之役其書
詳於事實而略於方域益編或可相輔而行巽時爲輿地之學者儻亦有取於
斯也夫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魏收書初出即重爲世所詬爲其地形志近代始稍稍攻之然特議其編錄不
斷自太和雍秦郡縣多所脫漏而已至於志之巨謬及收之本指未有顯言者
也考拓跋氏肇基恒朔遷鼎洛陽兩地宏規最宜睽備此如頌周京者知稱豐
鎬必漸邠岐美漢業者既夸三輔敘略而豐龍興虎視根本重地未可率爾也
乃收志司州洛尹分析畸零盛槩平城全歸寄治數典忘祖特孰甚焉而其本

皆則正以貢諛東魏張賁諛高歡之本首鄴孝靜都也次定次冀何服也以形
勢論即應西敍穎洛東徼莞濟乃精顧幷州於其間者晉陽高歡之行臺也視
太原郡晉陽注下特書曰出帝永熙中窮朝證大丞相府武定初齊獻武王北
證晉陽宮自古地家無此變例然而收之本指顯然明白矣且收雖云據永熙
縮籍而分併建革一以天平元象興和武定爲限則收是志純乎東魏之志而
已武定六年魏遣兵略江淮取梁二十三州七年取梁青州及由陽郡淮陰越
一年而高洋篡魏此收志前二卷所以始於魏末三卷雍豫以下諸州地入西魏不關於高遂脫失闕數不可闕數徒以譬綿全
魏不得不旁及關西聊充卷軼爾　杜君卿曰魏收所敘東魏靜帝武定中其尚洛陽以西及關中沒蠻之地悉闕
秘初讀水經注即謀博徵典籍撰爲義疏暨愈君理初教之曰是當　丙魏收猶編而編之
先治地形志取而讀之苦其蕪亂大興徐文星伯嘗扣以收志分卷之由亦若
無以對單心鉤稽退寫爲圖圖成始恍然曰此非北魏之志也而自來談拓跋

題詞

鏡鏡詮癡題詞

乙未冬初晤浣香於銀灣客館從之學算圜鑑溫酒無夕或閒一日夜深月上出自製遠鏡相與窺月中宵狀黑點四散作浮萍狀懽呼叫絕浣香因爲說遠鏡之理旁喻曲證歷歷不竭次日復手是書見示檃讀面意之以爲聞所未聞倘許錄副藏之篋衍速壬寅之交海宴鵲張或顛詫其善以遠鏡立船桅上測內地廬舍惜無能出一技與之敵者檃因從吳當事延浣香幕中以所錄副本爲券當事既不甚措意未幾撫局大定識亦遂棄甲辰春浣香復來京師鏡石楊君星林手其高名禮請爲季弟子言師兼課刻所著論算各種檃曰是無宜先於鏡鏡詮癡者因稍爲詳定假例附火輪船圖說於後寄念天下何嘗無奇才實學即奇才也一藝之微不殫數十年之講求則不精其居龍刻楮各從所好精神有永有不永而傳世之久暫視之浣香雅善製器而測天之儀派水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車尤切民用今老矣有能奇其才者乃知所學之適用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秋八月湖日題

元朝秘史譯文鈔本題詞

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載元朝秘史一部八册十五卷不詳譯人名氏其卷次亦大典約爲區分本書蓋都爲一秩也每段前列蒙古語附以譯文此所鈔者其譯文也外間更無傳本錢竹汀癯事元史氏族表首所列蒙古諸姓全據此書而不箸書名聞徐文星伯云程春廬京邸曾手錄一通於所箸元史西北地理考中屢引之今地理考爲人竊去所鈔秘史亦遂不可蹤跡檃於辛丑之秋幸緣宇藏吏獲覩實笈爰假寫功臣館逸篇數種以出秘史亦其一云

亭林年譜題詞

讀案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啟啓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學識該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聞儀徵阮相國桐城胡雒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

赤奮若孟陬月日讀

見大興徐先生松鈎棨詩文集依年排纂寫有定本屬爲盛正會侗太史紹基
白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號秋船所輯譜互用勘校車氏差詳蓋車本之
崑山吳廣文映奎號敬軒而吳又本之先生嗣子衍生也道光二十三年穆與太
史撝議鳩貲爲先生建祠堂於京師慈仁寺西偏既考太史謂穆曰先生蹤蹟
甚奇學者或不盡知子蓋比丙敘之以詔後進乎爰綜兩譜之異同傳以各書
所紀語務求詳事期覈實世之景行先生者尙其有考於斯歲在陷陽單閼五
月朔日識敬案此篇據先生校改本錄存與刻本小異

潛邱年譜題詞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國朝倡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
而潛邱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箚記疏說諸書排
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諗吾鄉後進興起其鄉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猶具
是年秋南遊江淮過山陽訪丁俊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俊卿出所箸山陽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徵柘塘所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芸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
人好爲詩凡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交光澤何
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縫又不下數十事於是譜陽祁尙書
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顧譜竝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
者今尙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嘗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
致書學使者張篠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
書則復申所撰行述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歷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焉
爲之意慨者叅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自創始以迄今日凡五易
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東身力學之大綱約略具矣學者
懿循潛邱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蔚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
則區區舉前修賢之徽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尙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
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識

補遺

王會篇箋釋序

周書爲百篇之餘著錄於子駿七略孟堅藝文志非出於汲冢而識者多惜其
源流至王會一篇紀成周之盛名物制度足補填典邱索之闕自許郝注經皆
所援引尤可寶重願船北部精心研覈博稽詳校成箋釋一書觀者咸服其賅
博精深擬諸晉氏之注三國酈氏之注水經而余謂其過人處在於訓詁地理
二端尤爲得未曾有蓋先秦古籍深奧難通願船能疏通而證明之如緯繣之
義足補安長亢唐之訓足匡司農邛邛距虛之爲二獸足糾杕純豁然若晦之
見燦釋然若冰之方洋其它毋穿經衒宏益良多定宇召弓有所不逮至若禹
貢方域春秋地名古人所稱絕學而尙周國名雖無考證路史之流忠在無稽
不足依據願船獨能一一求其所在不爲鑿空之談如區陽西申規規西氏之
類每樹一說堅確不移使讀史者上下千秋縱橫萬里可以燭照數計不誠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稽古之快事哉書闕潛邱精效證之學嘗云讀書必尋源頭手一書至檢數十
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潛邱精神湧溢眼爛如電其所著述屹如長城堅
不可攻故杜于皇贈閻詩有云不貫子博覩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
難得余襲謂斯語非潛邱不足當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轉爲願船
贈矣因題於簡端以志忻慕時戊申二月望日

烏齋文集卷三終

跋（附記一篇）

沈果堂鈔尚書古文疏證五卷本跋

此本五卷凡四册第三卷仍缺每册前有果堂小印第六十二篇書眉又有朱筆批云余已通之於周官祿田攷矣故定知爲沈果堂鈔本也其第二册無篇第之數據果堂跋鈔自顧陶元家第五卷則借惠定宇本補足餘三卷標題之次與今刻本略同間有改定及亞一格引申之文率是刻本演而愈多辨目加密良工不示人以樸觀此可以推見潛丘讀書之心矣第二册以今本校之自第十七題至第廿八題沈鈔本同以下言古人文字多用韻篇今本爲第七十四言古人字多假借篇今本爲第七十五而鈔本第五卷又皆有之次亦與今本同言書小序篇今本爲第一百五言書大序篇今本爲第一百七言朱子未

及疑安國傳篇今本爲第一百十四言馬公臨疑古文篇今本爲第一百十五言孔安國從祀篇今本爲第一百廿八蓋全書規模約略已具此後但觸類引申錯綜比之耳第五卷沈鈔無最後論詩小序十餘條（御選山來叢書所載毛朱詩說也）而多又案一段知第五卷之成潛丘年五十三歲有倩閻謝生寫照事道光廿七年十月穆爲潛丘作生日子貞初得此本即據以入詩穆亦據補入年譜中又今刻本於東歸過馬公臨讀壁畧事皆作已丑（沈鈔本內爽一條字此條浙揚所據本已後近日又有刻之者）穆案順治已丑潛丘方七歲而公臨自康熙丁未移官讀壁癸丑冬卒於任所是年適潛丘自益昌東歸意猶及相見遂定已字爲癸字之譌及檢此鈔本乃作已酉是潛丘應山右鄉試歸來時事也當即據此改定又世但知潛丘字百詩據刻本第十七篇兩出閻若璩之名沈本皆作閻瑒次是又字瑒次也凡此皆典實之極可喜茗移校既畢爲記其後歸之廿九年正月廿一日畢

書吳侍御奏稿後

薛陽鄔叔穎侍郎謀梓鄉先生吳侍御奏稿而屬遞任校雠之役工既竣或告曰侍御丁勝國末造不畏強禦忠悃挺挺直哉獨惜其抨擊長山過當令千古下與覺斯鼎延道直罷同類而共譏之也余應之曰是不足爲侍御累夫長山留賢者然侍御不嘗賢之爭當是時倉黃除微集矢長山或誣以使朝鮮滿載貂襲歸矣（袁安卧雪時）或誣以納田仰賄用爲四川巡撫矣（田時流言藉藉皆緣賄起）市有虎曾參殺人聽爲蔡矣至改剃書一案長山明言都中神奸狡姓豁誑慶錢千金兵部揭文明有長山批西司房語則室穴之風實非無因而來書嘘陵之於龍圖武襄也普原之於潞國也眉山之於伊川也兩賢或相詆矣後世不以損其名況長山曖昧之迹本有不能解免者乎大抵好爲攻訐者明代之習氣也客於酬詆者諫官之習氣也習氣未融斯不免於過慮而不顧然以視低首下心伧伀呢呢仕人斥爲嗢御史不敢一詆可否一則立伏之馬也一則寫

駕之駿也孰良孰駑必有能辨之者既荅客爰次其語以爲奏稿後跋道光十有六年九月朏識

少谷山人尺牘跋

右鄭少谷尺牘三十二則卷首徐惟起隸書谷老筆札四字案惟起嘗從史鄧道協刻少谷全集并爲作序有云余曾得少谷尺牘盡授道協梨爲全集此卷內雨打桑芒園一喪祭未畢二謝枉敝廬三亡室宅兆四文潔藥物五讀百竹書六青壁堂七集竹纑帖書在紙末伯固覓死八此紙前日九此二帖後集別爲一跋伯固詩後集別爲一跋見佳作十數日不面一禮生事十姻相者多三不敢入城十四諸帖今刻入全集第十九卷者是也然亦頗有刪潤不盡原文矣少谷與候官高濂傅汝舟友善卷中多與宗呂（即石門）木虛（即濂川子）之帖宗呂濂字木虛汝舟字也又有拉徵明書碑題太湖卷背門面話三帖則正德六七年以戶部主事權稅浒墅關時事也少谷旋乞病歸築草堂於南湖金麓峰下卷中所稱湖上皆指南湖言

中不敢入城只欲游張公洞案集中游張公洞詩凡見五古一七律各一篇惟五古一篇云北游費歲月東歸滕幽賦豈不念窮路黃鵠有羽翮詞意與在告合當即此時作蓋在正德八年也少谷初受詩法於徐昌谷故帖有再三尋迹功集不見語集又有迹功集跋云此本余得諸其家藏選本其子手鈔者今所行於洛陽者李獻吉多爲更定云云疑此本即漁洋所稱自訂三百首之本（自題風雅翼後）而獻吉更定者爲今行百八十二首之本也少谷又與太白山人孫一元爲詩友時稱孫鄭故有促裝太初漫稿之帖并爲作序載集中又集有與歐陽崇道書云西禪再相會素翁約會西禪帖殆即一事也昊伯固詩奏兼居同志爲集作雖諫書經濟業吾道帝王師集作終爲諫議鬼竟失帝王師集又有祭伯固文伯固者即同諫東巡之黃肇也少谷以氣節著以詩名又雅以帥法自負晚過陽明復有志學道其才清曠所學皆未可量而天不假年

廣洗心詩跋

右黃石齋楊伯祥兩公廣洗心詩墨蹟案黃公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因解學龍保薦被逮繫獄至十四年十二月獄始解十五年二月出京赴辰陽謫所將取道至餘杭大滌山故舟泊龍江漾浦集大滌三記云解以解綱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是也先是楊公爲武陵所搆贬秩歸里黃公獄起詞連楊幷逮治之此時方由清江本舊北上故得於旅次相會也龍江在江寧府西儀鳳門外明設戶部鈔關於此時杜蕖以副杜貢生肄業南雍近刻茶郵詩鈔有一題曰出城至靜海寺喜黃石齋楊機部兩先生皆寓其中黃先生留飲同楊先生至夜余辭去留詩爲別詩第四句云憂天同賦洗心詩即此事也黃公遂由此至大滌出臨安過富春將赴謫所六月行抵九江病瘧留阻西林寺病間方事更定易

象正而賜環之命至此詩寫於七月廿一日正留阻西林時所作也楊公詩後跋云壬午閏月被赦歸再泊龍江叔奇見晤以石齋先生書嚴洗心詩索余續其後又爲補和十三章云云案是年閏十一月黃楊相會當在春夏之交而楊至十一月乃被赦歸者蓋黃雖見釋而楊獄未結仍逮之至京乃被赦也第十三章黃公系於寫册時補作故楊亦至十二月方補和案漳浦集辛巳冬先作五言律洗心詩十二章故此曰廣洗心詩跋云諸本寫者多譌或扇頭傳訛當以此正之今案刻本第六章墨本作其八第七章作其六第八章作其七第十二章作其十第十章十一章作其十一其十二此次序之不同者其二不因刻本作不愁絕壁作絕壑拈眸作認睥慵生作傭書動蘭作蒲蘭字凡五其四時得刻本作乾得珠泡作珠沸字凡二其五汗脩刻本作腰鐮字凡二其六赤脣刻本作入脣抱甕翁作鏡底翁字凡三其七細羽刻本作共羽字凡一其八龜鱗刻本作龍鱗此字當係校者之譌當知作應知字凡二其九收竹刻本作滃竹字凡一其十自平刻本作甚平但覺作但使酹浩作分潛何堪作何愁灘深作未深滂沱揮灑爲蒼生作呂梁洪底度蒼生字凡十其十一藏密刻本作藏蜜字凡一其十二未當刻本作不當且葉作寶藏流徽作餘徽妙寮作七寮與人作與君字凡六總凡三十二字校其義意信當以墨本爲定惟第十三章義文刻本作義皇鐲鏤作屬鏤於掌作如掌凡三字當是墨本在前耳吏稱楊公勤學嗜古聲動館閣觀此册詩往書格譚嚴深穩與漳浦實未易伯仲惜未得機部殺山集一檢訂之子貞同年藏漳浦壞跡夥矣機部書則僅見此册故不惜重價購得而屬極爲效其情事繫之册尾云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立冬日識

黃忠端與喬梅田尺牘跋

此册第三書蓋指救錢龍錫事時爲崇禎三年十二月先生方自浙江主考還京集中於救錢等一疏下附倪鴻寶語云黃子將抗疏時聞者皆危慄面黃子獨以爲惟我皇可以忠言慨然叫閽與札中所云聖明如此吾輩雖蒙罪所甘

其言正合又案龍錫因定逆案爲葛小側目明史稿錢傳云時旣名逆案者方日爲翻案計而周延儒以會推內閣不與怨龍錫抑已溫體仁亦方與東林爲難遂相聚合謀借袁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明史作訕訐）乃指龍錫爲逆黨更立一案與前案偶云云札中所云不知彼有睹者是何肝腸誤我明主正指此翻案諸公矣先生以十二月十三日具疏十八日奉旨詰問十八第二疏二十七日又奉旨詰問上第三疏此札以情事推之蓋在上第一疏後故云小疏五六日矣何未下不審何如也

政宮川令秦公徇忠遺筆

歲丁未九月李寄雲侍御得撫錫秦公徇忠遺筆出見示屬爲效其名字檢謝修府西通志職官表順治間知縣撫氏秦之人（案職官表縣令官卑俸薄宦績傳於死知縣表亦不載）宦績傳於死李定國之難者止紀孔有德李懋祖周茅緒沈倫涂起鵬并明廷諸人而於所殺縣管營諸姓名十不一二具也檢禮部尚祭司則例昭忠祠自四品以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與陣亡兵丁同科秦官知縣故亦撫專位最可怪者曾於敝肆覓得金賢無錫新志亦復缺軼不載新修一統志率據州縣解到文案故於國史館册檔檢之亦不得也頃借得玉豫所輯江蘇詩徵秦字韵內收秦淵紫回五言絕句一首小傳下引江蘇詩事又值小峴先生令子繩業鹽試來都訊以富川父子遺事乃知富川公名雍鍾字元發寄籍蘇州補吳縣學庠生由歲貢授富川縣知縣於順治十年八月十二日徇李定國之難年五十有八恤贈按察使司僉事世襲恩騎尉又紫回既殁遺孤二歲妾諸氏守節撫孤（即踩樹將軍殿公者詩話夫人年入十餘文）猶及見孫雄飛成名爲諸旌於朝雄飛字旦初號曉林乾隆甲戌進士戶部主事官至江西布政使贈紫回如其官諸氏亦贈夫人人謂忠孝節義萃於一門云詩徵載紫回絕句千里流泉紅百里新鬼哭千丁不得前哀哀主扶僕當是扶富川公柩東還時作也忠孝大名必無湮沒之理即余搜考此事亦足信其不誣矣憶有據紫回所述被難本末申送史館并行文廣西入祀平樂名宦祠

其有關激勸亦豈淺鮮哉是所望於有世教之責者遺光二十九年穀雨日記

漁洋艸稿跋

右漁洋文詩尺牘艸稿一册葉文東卿收得之出以相示案半部集及送方位齋以下七詩皆依次編入蠶尾集中半部集序署康熙辛未詩有冬日下直歲作下直集作部署自注兵部將捕署在西則當係庚午冬日漁洋於是年七月遷兵部右侍郎年五十七故詩曰五十形容壯歲徂也札稿中有云尊大人傳久已脫稿又云此傳文生於情於尊大人生平有似頗上三毛之意以稱謂及情事推之當謂所作汪鈖門傳鈖門漁洋弟子故於其手直稱爲尊大人札尾又有索惠刻集之言蠶尾文所載傳數篇惟鈖門有著作耳又一札云承委文襄公神道碑銘當謂紫恢軒公集中有新文襄墓志是也惟札云神道集作墓志似不相應然玩所作志文自是碑體非志體達於文例者自能辨之求三稿爲妤利山人一無所豫戚司官凡關捐納事勿以一呈一稿至前在戶部七年嘵然如白圭振鷺鄴朝皆能諒之與此札云如出一吻也擢總憲爲康熙二十七年戊寅漁洋六十有五矣道光二十六年夏閏月廿一日觀并記

黃孝子萬里尋親圖記

孝子滇黔山水書册據石衣老人跋蓋百有餘葉鮑氏知不足齋叢書附入尋親紀程後者二本一本前有王奉掌隸書題尺萬里四字凡十葉一本名帖紀圖前有無款隸書神留字宙四字（案紀程孝子於嘯樹將軍殿公者對案前跋上自稱名字入十餘葉此四字）凡十二葉此本前有戴南枝隸書萬里尋親圖五字凡八葉內關索嶺寫之金馬碧雞圖咫尺萬里本寫之題詞皆略同意百餘葉中其最險最勝之境必履履寫之不止此二圖也此本今爲高平邨子和公子所寶余幸獲寓目留案上者一年暇日以孝子自撰紀程及顧元恭所爲傳核之大疵壁壘是顧

治九年壬辰二月由五陵溪間道出洪江關上桃子巖後所經歷也地在沅靖
粵西之界題曰大龍壁擁案萬竹蓁險得獨本船渡大溪三道碕岸臨於怒江
之上幾至漂沒援筆至幸案紀程又曰山中叢篁古木陰森蔽日有異花紅紫
間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云云爲此圖所不詳也度
關索嶺力竭而憩有老僧出茶瞰之時已交四月上旬崗連峯積絕北兵布滿
山谷孝子下嶺後突爲騎士縛去蓋疑所挾心之事金馬碧雞則滇中最勝之
境故屢屢寫之不已突此葉三詩孝子未抵大姚前所經涉也既過父自瞻井
謀歸廬無資斧歸元恭迹石衣老人之言曰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校士
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案聖安本紀宏光元年二月初八日點用雲南貴州試
差徐復儀林志遠等南都以五月亡此事無究竟以傳證之知蒼黃中星馳遠
駕猶得舉行試事也孝子以六月初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逾楚雄此本有鳥
龍洞圖題曰烏龍洞無楚雄府南去四十里山徑險僻樵牧罕覩懸崖石如蠻
據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二
萬九千六百八算外盈元法 周千五百六十 去之餘八百八爲入紀年如郡法 十七
而一得積郡十命甲子 一癸卯 二壬午 三辛酉 四庚子 五己卯 六戊午 七丁
酉 八丙子 九乙卯 十算外得甲午郡其不盡之四十八即爲入郡年是宣王十
二年乙酉入甲午郡四十八年以章月 一百三十五 乘之得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如
章法 九十 而一得五百九十三爲積月不盡十三爲閏餘 十是年四月 以郡日 二萬七千
七百五十九 乘積月得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一千八十七如郡月 四百九十 而一得一萬
七千五百一十一爲積日不盡七百四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五十一
爲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周正建子月 即正月 爲乙酉朔其丁亥乃月之三日也
焦山之鼎有月日而無年得此盤相證其代益顯而次球推策之精亦因之愈
著爲之快絕至盤文與小雅六月皆紀宣王北伐時事六月日佞鎬及方至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澤陽此志之來路源伐獯猶至于太原北宼之去路太原之非今陽曲金仁山已知疑之亭林百詩東樵遞相繩駁其義愈明然顧胡謂太原即北魏原州今固原州地而百詩又疑之曰秦中地以原名者不可勝計不能確指何地則仍無定論也今案此盤文曰博伐厥縣于洛之陽班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括地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臼於山在今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洛水出山東北流經唐洛源城南東南流至洛川縣南中部縣東與沮水合自是以後洛兼沮稱不名洛矣以地望論之來也至於澤陽蓋及今平涼鎮原之界而止周之鄂宼也于洛之陽蓋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境干師敗北相距在百里內其地廣平閒詩所謂太原矣顧閻諸君之論亦以此盤證之義始大明又詩主歸美宣王故但述戎車施旌之盛盤主銘子白之功故詳臨折首執訊之數獻馘俘聝之典皆足補經文所未備六月正義曰經云至於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獯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宋莒亦皆言執訊獲醜此

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蓋望文生義以此盤證之知正義之說爲不然矣其有功於經甚大盤出陝西鳳翔縣重今權四百七八十斤銘鐫於腹四隅有環自古重器若斯之鉅者蓋鮮陽湖徐君燮釣令嗣中賡得之今歸歸毗陵矣

鳥齋文集 卷四 十

竟寧鴈足鐙銘跋

此鴈足鐙始著於鴈太鴻樊榭山房集江都馬半槎裕家物也其誤例皆中二字聯合之曰首山翁學士兩漢金石記已辨之然學士亦祇見拓本字經上編筆勢也此石刻今存百二十三字（安世三誤曰二字下脫辟一字）諦視猶狐疑是所字更以後十四行所字照之是此鐙雖細故於竟寧下元年寺工三五字守下令官二字皆云殘蝕又蔫前從（後甲錄給事人竹垞作侍從尾一指非）相晏釋作陽誤魯川本木旁上蔽尚約略可尋是相字也將字則全然漫滅魯川本左角餘橫直二小畫決非將字筆勢其爲何字殘剝不可知然將相用義實難通疑日相亦守丞姓名用守屬下始作僑格爲句也第十一行世三下（安世三誤曰二字下脫辟一字）諦視猶狐疑是所字更以後十四行所字照之是此筆勢也此石刻今存百二十三字（徽瀛之）此後尚有四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斜粟九年四月成就盆州東至京師去就安隰（今陝字縣三十二字近代金石家皆未之見不知是原石損蝕抑搨工偷減也翁正三學士云字畫古勁因石之勢而縱橫長斜純以天機行之此實未加波法之漢隸也最爲道得此覩之乃可辨考下從乏作孝案此文筆法全是小篆非分隸不得援隸以釋篆即漢隸考字亦止作孝不作孝此則明明從少從旦且無斜拔不得直例作考更以元康二年鐳斗文證之必應作考工亦無疑此則明系工人誤書作寺亦

七月初八日識

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砷云春秋饋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犬或課例作犬翁氏金石記云似是友字蓋即發字既省發爲友又省友爲犬耳穆案翁氏論書友多迂謬此尤支離可笑葢偶有見於砷法之炙與正書之　其形相似不知發已變而作友又省何筆而作友（以形而論但移左右兩耳且友本從犬而丿之何爲省其丿而仍作犬既作犬而仍讀爲發又轉而讀爲發乎夫酒酒也犬牲也犬酒猶之乎牛酒羊酒云爾乙瑛謂以王家錢給犬酒直者不敢仰給大官也所以止云犬酒者比諸羣小祀之牲不備物也禮宗廟之牲犬曰羹獻而五祀之牲門用犬周官犬人掌凡祭祀共犬牲魏高堂隆曰案舊典薦新之祭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不備三牲也用犬之義非來遠矣下文太常既據故事祀先聖師河南尹給牛羊豕鶩曰各一（雜字據隸釋補然劉球隸韻已不收知其廢久矣）此如今日案牘之引例而下云請出王家錢給犬二（字今亦刪）酒直則第如乙瑛請未嘗加給牛羊豕鶩諸牲也觀建寧二年史晨奏瞽仍以無公出酒脯之禮爲言是幷犬酒之禮亦不久即廢直至晉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備三牲以祀孔子而春秋釋禮之興乃代有加矣又朱竹垞吳山夫皆謂杜佑謂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案通典吉禮孔子祠篇引元帝尊孔霸爲褒成侯光武繼封均子志和帝徙志爲褒亭侯（今本通典卒譌尊）初未及置百石卒史事何由致譌惟於漢事下繼以魏事云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修飾廟舍置百戶吏卒守衛（案此百戶守衛作百石卒百戶者脫百字）此百戶字吏卒字明明有孔羨碑可證與孔龢事何涉葢由不知百石卒史與百石吏卒迺別故譬見此四字吏不審檢上文而以不狂爲狂也翁凡幷疑魏碑吏卒字爲卒史之譌而引亭林所考百石卒史事證之案卒史者有秩之人漢代例以士人爲之流品極清如兒寬黃霸之倫是也吏卒則府史皆徒之屬庶人在官者故任以守衛廁兒之事非孔龢以明經高第與主禮器比也且曰守衛則非一二人可知而此如干人者方將援據案牘仰飧於朝焉有煌煌

所未見也封龍碑宋人天下碑錄有其目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丁未冬十一月實應劉君念樓宰元氏始訪得之於縣西北四十五里之王邨命工舁至城內文清書院而首以搨本見詒碑凡十五行行廿六字文詞完整刻畫如新惟末二行上缺一角最後十餘字稍有模糊難辨處耳案獲鹿之南正當元氏之北山岡跨據兩縣之交也封龍之名始見於趙世家而山之名則至北魏太宗紀始著碑云北岳之藥援三條之別神與祀三公山碑所云三條別神廼在嶺西白石神君碑所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其儻詞之意約畧相同蓋三公封龍正當太行折北之處襲戴恆山百里而近上下苞絡通爲北條班馬舊說正是如此洪文惠引尚書正義證之不誤翁置弗乃以爲別有事實或又疑爲祟飾之詞皆非也碑文言封龍與三公巖山協德齊動國祚秩而祭之以爲三望又言三巖合化三即三公巖即巖山三公山在元氏西北三十里當時蓋以三公爲邑主山而封龍靈山配食故三公之碑

額以封龍君鎮山君夾輔兩旁洪氏謂揭其神於額旁者即是配食三公之祠
而王郎碑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攜祠碑云姻孫該神祠賦云元氏西界有六
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爲是也言歲貞執涂月紀冢韋執涂即執徐
歲陽爲辰冢韋即姻壻北方元武宿十月見於南方謂請祀之時爲延熹七年
甲辰十月大吏郎巽等則其時令長也念樓爲好漢舉奏有漢石例六卷余爲
刻入連筠簃叢書中其宰元氏也值歲歉時遣人告貸京師而一錢不以累民
然則此碑之出雖謂天所以奬進循良也亦實錄歟

青主先生手評曹全碑跋

右曹全碑無陰碑中朱筆評注圈抹及前後題跋皆主先生筆也余於己酉
七月得於京師敝肆中魯川北部藏有碑陰舊搨本因從乞得之續裘於後都
爲一册據先生自記云乙巳冬郁陽范年家寄來先生生於萬歷三十四年丙
午至此乙巳爲康熙四年年六十矣潛丘徵君肯適先生語云謝承後漢書余

家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郁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效證多所裨大勝范書
以寇亂亡失矣吳山夫金石存考引劄記其餘案碑出萬歷初是此本之前先生尚有初得效
證之本當因寇亂一併亡失故此本但論書法佳醜及小小文義不復效證碑
事也其論篆訪故老商鼏羣字云證字不解何聲義以文義看來即是商量之
量字說文量字從曰從重曰從囗省聲必於從囗亦太迂遠無義此從曰從章
翻覺妙於從囗之省矣云云案此說非也商羣是人名老其秩也先生從文義
推之當由未見碑陰故耳碑陰第二列第一行云縣三老商羣伯祺五百即碑
所云故老商羣也羣字從羊不從革不合然則碑之作羣當由書人偶省一
筆隸法多從便遂不復改其時正當鄉壁虛造之時捌不得執許君之例繩之
矣碑中悉以簿官朱書旁注簿案簿正字簿俗字經典籍字皆淺人妄改也成
蒙搨蠟朱筆旁注拔案慢是挼字即後世之捼字也老子不知牝牡之合而朘
作一本朘作全是其證隸體凡從癸之字皆作癹或作癸此但中畫之上筆勢

尼後會事覺□□□□□臨難引負（此字舊缺據勘籍白補）而出者（此字舊缺）各爭授命□聲□□□□□

州東部置燕州孝昌中陷天平中於幽州軍都城置東燕州北齊州廢證東北道行臺此僧究生何時所產何地乎（古人列衛僧籍僧籍及州書敘籍貫多非郡縣州宋孟人輩北僑郡以口口口

所能望見歲鴻堂本似即從此摹出而點畫部位全然乖謬若近日上元蔡氏所刻直俗書僞託不足入論也翁學士於此帖有數跋展轉支離令人日昧總之以世法相繩當有合處邪蔡氏先生眞賞絕代以鄙論爲何如戊申十月識

宋拓柳誠懸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跋

甲辰四月初三日大雨予貞同年宴客於家穆與焉宴罷子愚出此册屬客各書近況穆無有也次日適印林爲借得雒陳氏所藏柳誠懸神策紀恩碑即庚子消夏記所據以入錄之本也自題首星帥巡宰左神策軍至來朝上京嘉其誠凡二十六葉第二十葉下文不相屬顯有脫佚此册語亦未完以文義推之當尚有一册册猶是宋裝第一葉有柯經圖書翰林國史院官書條記普府圖書之印研山齋北平孫氏北平孫澤安儀周氏珍藏古香齋諸印末葉印亦略同而卬角間賈似道長宇方印也副葉有焦林收藏梁清標印儀周鑒賞張氏審玻諸印跋有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元裘具油柿葉齋主人題字又一葉有金字題曰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收承澤跋是用黑行書箋寫後人沾連册尾較消夏記亦略不同穆以油素雙鉤得四十餘字主人索取急不及多展玩也聞將重摹上石竊意非深知書理不能得其紆和之致穆極意研尋不過僅存形模況更經匠石之彫琢乎子愚以爲何如初五日書

烏齋文集卷四終

碑銘

誥授振威將軍太子太保四川提督齊勇毅公神道碑銘 并序

平定張穆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四川提督新野齊公以巡練賢勞卒於馬邊行臺遺疏入上軫悼盡臣節終之典恩禮有加越一年其孫偉謁選京師匄爲家傳上之史館復以屬牡之文更相諉讓按狀公諱慎字三佺年二十以武學生投伍轉戰川楚滇黔尾十有二年初拔補倒馬關經制外委游升易州營把總大名協左營千總陝安鎮標右營守備皆遞領未受事嘉慶十年升紫陽營都司始涖任十二年升陝安鎮標左營游擊十八年濟滑之役敍功公爲多賜號健勇巴圖魯換二品頂戴十九年三月補神木協副將六月升西安鎮總兵道光元年正月授甘肅提督八年調直隸已復調甘肅十七年調四川二十年調雲南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復調四川公敭士嚴而有恩汰老羸以羨餼洋澗材武更捐祿俸飲之賞罰必信故隸麾下者雖無事皆鬱然振腐如當大敵號爲節制之師而公猶介之操尤爲中朝士大夫所敬仰二十二年正月命爲協贊大臣率親兵馳赴廣東獨公以無功不爲軍士請一錢賞仁宗睿皇帝嘗褒之曰實心辦事實力練兵皇上更申奬之曰操守清廉訓練認眞以捡柒烏什詔繪像紫光閣褒贊曰忠誠報國捡劍出力御筆改題强謙巴圖魯卒年七十賜謚勇毅撰以行實皆應銘法銘曰蓟突齊公奮迹南陽以定制突以健搏猖捡必其渠魁必其王橫戈躍馬威名孔揚軍中一時甄名瑜齊中忱膠泰惟楊忠武感賊道口忠武杖公公徹忠武固與成功簪車有被逆徹立挫鋭弧先拔擒無不破裹甲入關轉戰三才老彎深林昏昕往來忠忘其勞勇忘其私鋭忘其捷餘烈所恢青海涼山裸番而嬰綫鼓而撼惜哉晚遘將非人忠武云亡公力亦單威名孔

山齋抱耿耿南窗撲棓三殿碧火夜灰淬其老謀壯圖寔謂寔不殄俞石其

閒

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河南山東河道總督贈太子太保渾源粟恭勤公墓志銘

公諱毓美字佺輝別署棫園渾源州人曾祖其祖德本考淑皆贈如公官年十七受知於學使者戈仙舟先生補州學生員食廩餼會棒喜科選貢就職五年也七年朝考二等改知縣分發河南歷署溫孟安陽河內西華諸縣事凡案明允所至有績重洚安陽萬金渠長尤利之二十年補官陵縣河決睢治當頭衝公親率四鄉勘減沙壓地畝額賦請劉綬謀疏水歸檐裂與築城郭以工代振民困稍蘇旋丁父憂服除仍赴河南河再決馬營口委勘災因留辦大工總局協放淤工程積勞加升衛道光元年補武陟縣縣負沁面黃隄庳薄不足捍大波公至則加子埝謀增築大隄策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沁決韓郵公議韓郵之隄激水迎行故數敗若導沁由漫口歸故道改建新隄雖需帑較多而城邑永安向汰防汛工員數亦適均或徙縣治管郭驛計尤便大吏以經費有常未允也三年升光州知州四年升汝寧府知府五年調開封剖判敏幹又於其間興修貢院號舍萬間經費庀度三載乃究九年升河南糧鹽道調開歸陳許道十年授湖北按察使定獄章程行水保甲江溢辦振定煮鹺條規皆可法十二年授河南布政使革屬邑供應浮費於司庫收支總薄外增正雜捐各四散册勾稽無隱十四年正月八日兩謀巡撫印務奏撥桐柏縣重設奇鹽公廠十五年授東河河道總督公久歷河干得諸目驗知失事必在無工處所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串溝錯出與大河通氣伏秋兩汛互祕杳然其間衡家樓馬營工堪漫溢糜財病民阻運所關尤鉅是年七月陽武汛迤上灘水由十七堡南張庵界循齊順隄河直達封邱汛西圈假前歸河又張庵之北舊有月石土壩本以攔護串溝後因民田病溶掘斷之架木兩端導水從

封邱入河積久分溜亦壩大公慮萬一張庶溝尾下移由壩口逆注則陽武以
東隄愈危重困駐節壩前堵合斷流次日大風雨外河內灘盛漲聯絡豬壩口
先閉隄根停於對岸萬家恃以安枕既乃乘小舟由舊鄭隄河曲折探量勘得
陽武支河分溜北歧湍悍幾敵大河兩汎向來儲備稭石無高厚可倚築壩而
進水之口日益闊懼前浚賈魯河及武陟城隄見磚經泥沙融結墜不可入斧
鑿故於開歸道任卽招僱賈磚議將代壩及是遂令收買民磚拋壩六十餘道
挑溜而南水維頓緩十六年二月復勘得陽武三堡進下支河乂分兩股乃略
仿塞決之法先於原陽越隄築挑水壩從南股抽溝北岸築迎水壩格之口門
將合溜忽拋沏當是時成以爲無可展手足突公飭急採大柳撥巨纜二倒排
口門借疵作椿繚以竹纜繫大柳其上裁溜黑淤然後分路進磚力截北股仍
挽歸南復於開段拋築壩朶支河距隄遂接在七八里外突先是在布政使任
專事椿壩城守兵雖習弓馬按藝陳勢亦非所嫻公惟濟帝地界曹兗窄小時
綱發採防未可忽因循演三才速戰諸陳勢捐造銃礮刀矛旗識鉦丸火藥躬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工解不聽命速築柳壩殺其勢或置笑亦不顧指隄興築至七十餘丈水漸
涸上游串溝儘力抵塞決竟復合凡此皆所謂杜患於將萌者也徵公漫溢之
案且數生公既灼見磚壩得力因連疏請以稽料碎石之款酌辦磚大皆謂以
隄柬水土功乃其根本築隄宜兼築壩堤猶身壩其四照也前人用卷埽法竹
絡木椿磚石柳蓁同爲治河工料自鑲埽法興始專以稽料爲正則溜溜趨靡
常鑲埽陡立最易激水之怒溜勢上提埽之上首必須加鑲下坐埽之下首又
須接鑲片段日長防守日難稽賈鬆嫻不三四年卽圮朽爛幾覺偶舛輒成口
岸夫治河不外以土克水先河臣黎世序用石之始奏等石爲土之剛者臣謂
錬土爲磚磚實土之堅者石性滑易於流轉仍不免引溜啟深磚性膠與土相
膠拋壩卸成坦坡卽能挑遠溜勢況每方磚價六兩石價自六兩至十三兩無
定科豫省碎石產自土山形質本脆及采運到工堆砌候空查驗不易磚隨地
皆可燒造尺磚一方以千計平鋪高疊舉目可瞻又較量輕重磚重嘗搭過石
三分之一有奇以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方
碎石之用是用磚較之用石省裕更多也或謂壩磚與水爭地不知築工必先
築土壩後乃加鑲錄朽脫胎壩隨埽塌有壩名無壩實大溜轉傾隄根磚壩則
無須埽護卽師築土壩之意而不泥其法臣屘任之初卽試行拋築杜新工護
舊工五年之間磚節埽發已百五十餘萬兩斯實效也公每有陳奏輒蒙嘉允
工員大不便旁人亦創聞此議倡浮言相梗賴上信公深決其言必可行後卒
如所請許之試行之始公終日立泥淖中磚甫出水勢向動搖卽率先屹立壩
頭隨時與廳員營弁講求治策於工之將生未生無不豫謀抵禦然其深意不
惟節省經費已也將以歸工所節之費移而培大隄大隄固則漫溢之患可永
除宣房萬福所以爲國家計者甚至奈何未竟其施而歿也河標黃運兩營兵
專事椿埽城守兵雖習弓馬按藝陳勢亦非所嫻公惟濟帝地界曹兗窄小時
綱發採防未可忽因循演三才速戰諸陳勢捐造銃礮刀矛旗識鉦丸火藥躬
三遣疏入上震悼咨惜晉宮銜賜鄒加一等諡終葬予諡恭勤樞旋豫民繞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攀號亙千里不絕於是濟甯州奉木主入大王廟及任城書院寧陵縣祀於三
賢祠及呂新吾祠公嘗重刻呂子書故也襄城縣祀湯公祠祥符寧陵西華武
陟原武陽武安陽諸縣或懇祀名宦建專祠仁賢之實其生被之民而歿令人
思也又如此配吳夫人子男二公卒之日長子烜已由刑部郎中載取知府記
名乃推恩賜次子烜進士孫男三國華國賢俟齡以二十年月日葬鄉原公與
先君子同受知於會稽莫公穆乂與兩公子相善也謹撮敘其政事議論尤大
者內之幽扃銘曰

帝任之爛公有肩之力財殫率瘁慮沈錬躋五載試行厥功已豐北流不復永
式栗公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兩廣總督高平郡恭恪公墓志銘

公諱墳字竹軒一字寄庵系祁氏高平縣孝義里人曾祖斯滄國學生祖某工部員外郎考汝奭嘉慶庚申科舉人中書科中書公年十四補縣學生員時學使者戈仙舟太僕教士嚴稍扞格概衆辱之試高平得公卷則大驚謂不可伍於衆獨揭一榜標異之贈以詩如此江之遇鄒侯也嘉慶元年年二十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屢轉郎官越三十年至道光四年乃外授河南糧鹽道五年擢浙江按察使六年擢貴州布政使九年拜刑部右侍郎尋授廣西巡撫十三年調廣東十八年拜刑部尚書二十年逆夷犯虎門明年正月大兵會剿公奉命往辦糧臺事務途次改授兩廣總督防夷籌海歐血酸辛又越三年公不還矣公自主事升員外郎郎中皆坐辦秋審處開館增纂則例爲纂修官每持一議雁平周洪老於文法者不能奪兩逢京察列上考皆奏留不使去嘉慶十八年承辦教匪逆案凡數十百起特旨獎勞賜大緞嘗隨葆齋那公仙舫帥公果亭成勘治未結正臬司至自引決上以公代往鞫之遲又久端題開豁得其旁證冤乃雪其內召爲侍郎也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延燒爲詞公不荅徐取日記小册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燦明無風君爲囚地獨不爲一家數命地邪卒擬抵其不爲世俗之仁又如此公爲人循循姁姁若不敢少縱而施筋所澈概能得其邦之魁才賢士以爲己用而比有功江華猺叛蒼梧猺應之由大貴山龍井村出道石墟謀奔江華公既豫調軍將塞與長塘接壞之姑婆桂嶺諸山口用舉人陸錫璞吳元德策先撫其猺之良者授同知易中乎兵怫便宜行事中乎聞叛猺已出道石窮追及之於芳林渡相持一晝夜痛剿之猺殺殆盡公用是晉太子少保銜潮州普寧縣煽匪聚衆肆劫莫敢誰何公用同知姚東之領出不意進圍塗洋賊巢立縛其渠正法脅黨羽四百數十人行旅以安在總督任用學正曾釗策設險師子洋北邊夷舶闖入用監生

樊封策屯田虎門海壖百六十餘頃逆酋百麥擾三元里民怒礮之公因用訓導黃培芳拔貢余廷槐策檄論屬縣團練南海番禺順德東莞花縣龍門從化清遠土著民爲七社不費官帑一錢而輪戍虎門諸臺二千人有奇建倉儲穀十萬石有奇公自通籍後一典廣西學政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士多通達治禮以吏績著稱晚更患難益知惟才爲足恃因上變通考試遴選眞才之疏大意欲放唐宋制科爲五目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不分文武已未仕及攻舉業與否果屬通才皆許以名上開詳試錄用其鄉會試第三場亦放此五曰略如元人有奇建倉儲穀十萬石有奇公自通籍後一典廣西學政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士多通達治禮以吏績著稱晚更患難益知惟才爲足恃因上變通考試遴選眞才之疏大意欲放唐宋制科爲五目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不分文武已未仕及攻舉業與否果屬通才皆許以名上開詳試錄用其鄉會試第三場亦放此五曰略如元人經疑之式設問破格收之議寢不行二十三年冬病劇次年正月得告因簪代未即行五月二十八日薨年六十有八疏遺入命照倘書例賜邮誼褒恪謚祭葬子之銓之鐸皆以本官儘先選用配楊夫人生子五之釬辛卯科舉人福建沙縣知縣後公八月卒之銓戶部員外郎之鐸國學生殤之鐸候選知州之鐸癸卯科舉人女二適刑部員外郎張楫陝西鄜州知州韓鈐孫男九惇悾憶悳書遐齡長齡鳳鳴太平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之銓等將扶公柩葬於祖原之次請銘銘曰

公才精練少而卓然譽沈啟寰定巡若神星轄往來楚粵晉燕仲山將明恩意廣宣達以明刑受兩朝知拔之郎署暨之監司開府粵嶠跨越東西妖巢蹔落絕其枝梯際會多難有枋斧柯側身兩間仰天奈何敵倩恒測民情悅和民情則和公髮口瘡犀維髮瘡歐血云多變生何常得才則平公庶所交豪雋心傾垂殁一疏彪炳丹青大星帀霣萬士吞聲我銘公藏言雖其纖龍鱗蟠厝賜碑共瞻泫水洄洄縣壺巖巖鐫詞遂室證史何慙

誥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左贊善候補東河縣丞外舅趙君墓志銘

君諱學彭字子遊武進趙恭毅公五世孫也恭毅長子侍講公熊詔生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佩數都轉生刑部郎中繩男刑部公二子長儀玉世稱昧辛先

生次球玉以孫振祚官贈儀制郎翰林院編修君之考也穆爲趙氏壻距君殁
垂二十年未獲一親言論然時時以君素行諸於所識武陽之人皆君之舊游
至咸也安邑知縣劉君承寬曰先禮部少治春秋爲胡氏之學人罕達者君
一見獨通知科旨會學使者案臨即抒其義於應試之文學使者奇賞之拔置
第一補縣學生先禮部爲諸生貧甚館穀所入率舉以付君君營置生産家
賴以小康先禮部題君遺照曰吾家得子行謂此也宗人府丞吳公孝銘曰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純內行修飭而意沙恢奇年未三十秋試輒偃蹇失期旅窓常不充及走探之
乃見其盛召賓客爲歡讌若重有所規畫者時以更事自急救亦未得一展
也開封知府晉君基誠曰子純嘗爲我言其志趣面深有意乎馬伏波之爲人
與人交氣誼醇固急貧窶數百金未嘗案署券曰無令後人破我交情人以此
號君爲俠陝西山陽知縣周君儀曄曰嘉慶末年君以縣丞綫發東河蘭陽之
役姚亮甫中丞使出視工員勤惰見君賴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爲服輦地

未見其比也君因是與穆諸兄交契爲文負聲騰藻興而不廢癸酉丙子間角
戴者魁杓所指無不以君爲稱首乃連躔文場丁大憂歸益發憤研究經訓
以帖括自封則取孔賈正義及近儒經說窮際當委手自纂晉天文輿地樂算
禮綱一一通貫久之經術之華爛然充實溢文體亦因以益醇鄉居寂合所朝
夕見者愚兄弟數人外惟白先生之子鈍之交最久而密山莊當谷日差饒竹
木池臺之勝故尤無日不相尋於柏堂橋壁間穆年十九奉母又旋里無可考
鏡輒以文謁君君爲開判疑滯刮磨潤色不因其椎魯廢遠也比服除同試於
舉使者君舉占高等與愚兄弟屣屣後先如是者又幾及十年至道光乙未乃
獲舉於鄉而君年則四十有九矣申戊子丑四試禮闈不第甲辰春入都感末
疾未與試歸兩越月遂不起六月初六日也初娶張氏無出再娶趙氏子男二
劉氏誥封太宜人文定公女孫申受先生之妹安邑今承寬姑母也道光二十
七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一子男二振祚乙未進士左春坊左贊善振禔副
惺吉恆吉女二嫁牛芝田劉鳳山孫男二家楣家彥以其年十一月初九日葬
弟學稡後女子四人長字刑部主事晉陽王元林未晉守貞次適平定張穆次
適工部員外郎太谷賈世行次適同邑巢廷翰孫男二人忱恕振祚卜葬得吉
壞屬穆爲製銘銘曰
碧清名臣裴毅首出循聲清德世載勿失君才騰異又遘良時轡有其抱未望
厥施闈陽小試疾來如風有子繼起經術愷深君抱其撫九京破涕我銘不私
用式奕世
揀選知縣李君墓志
君諱曰茂字子才改子字勉別號怡山李氏爲平定巨族金元來代有名人自
君曾大父始徙居州西十五里之大陽泉鄉鄉人耕作冶樂爲業不省讀書何
事己而先泗州府君致政卜築鄉之白氏山莊先君子繼起有聲鄉人始漸覺
讀書足慕而君之先德亦於是時稍稍以耐勞苦其家而教子以讀書鄉塾多
烘授課猥屑君顧能自振拔不假燕沐卒以文筆有譽人曰有白先生續五者
閒學工聲與先君子雅善見君所業嘗異之陰用相質先君子齊嗽曰後進中

剛者易訊君守則柔華者不實君葆其質在昔城南運南張君樨君淳慈古之善人玉美不彫金段益純善氣所開棁娓恂恂胡不銀艾終老鄉閭胡不諟考中路摧殘惟君於蒙誼兼師友泉扁永雞銘燊不朽

傳

高要蘇封君家傳

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氣自天西南隅絕九州殊域直搶參旗經五六十日不滅於是御史高要蘇君庶堂抗疏數千言大旨以時政訛迕歸過肇輔面勸上敕命善任使下罪己之詔開直諫之門語切至多所指斥上覽奏動容特旨嘉獎當是時蘇御史直聲蹈天下先是庶堂由編修轉御史念封君熙亭先生年旦七十久暌省侍將假歸養封君聽書止之曰吾許汝仕卿不私汝身汝以翰林歸可今爲言官未有一言補於時輕去負國非吾望也穆黍與庶堂以道義相琢磨封君手跋牢親見之當海氛事起庶堂既多所敭陳已乃綜二十餘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事得失勞魄而論之感天譴寤主心其言皆它人所難言惟封君實佑啓之未幾封君卒於里庶堂以愛蹄眼既闕緘所自爲幕志屬穆爲文附家乘後案志君諱燦舉字耀揚號熙亭少孤育於世父世父老而貧任力以養敬禮無倦訓子嚴言規行矩不少寬假惟閎誦買書則喜交遊有賢俊則加喜家中薄猶賀田以資游學自奉刻苦不廢施予脅膺貸負舉鄙其券佃戶溫甲匿穀顧隸子於家償逋租食而遣之不疑道光十三年秋蠭境被水庶堂方罷第歸命粥襄倡振以濟族人蘇氏始遷祖宋教授某有祀田久蕩失力興復之手錄敘授以下世次行事爲家課未成遺命庶堂踵成之不慼風水禍福誠卜兆望祖塋勿徇邪師營遠地庶堂兄弟率敬惟謹以二十四年十二月葬於丹陵坊後鳳舊祐去其考墓迤東百八十步地爲蘇族以裔黌孫數十家公產歲封君錯讓以葬也配李恭人生廷魁庶堂其字乙未進士刑科給事中繼娶羅恭人生廷鈞候選訓導君以廷魁官封贈如其階卒年七十有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論曰封君沮子歸省且貢之言夫言之肆與否不可逆計也愛其子俾之學欲爲名臣有所樹立不虞竊于時也當庶堂上封事時頗有以親老禍巨測慴之者不知庶堂正以此成其親志伏青蒲飛白簡不爲親戚所譙訶可多得哉可多得哉

誥授振威將軍太子太保齊勇毅公家傳

公系齊氏諱慎字禮堂曾祖世有祖琦父清桂世籍南陽新野縣公幼魁碩父奇其貌教以挽強據鞍十九歲入邑庠爲武學生乾隆五十八年也於時川楚教匪起連陷郡縣蠭午蝗煽不恒而襄陽賊且合豫攻樊城蔓延鄧州新野間鄉里震恐大府攻撲不暇下教所屬實之團練父於是畀公裘一馬一鎗曰能爲國殺賊立功名吾顯慰矣嘉慶元年公遂率練勇入伍隸提將軍成磉下嘗追剿逆匪於襄陽縣之棄家店鎮安縣之大中溪宵羌州之馬黃滿壁元縣之流沙坡略陽縣之曹家山竹溪縣之雞骨梁襄陽府之灣門岡平利縣之平溪外無其倫也經畧額侯薦其材武每鋒上功輒奏予升階比三省教匪平已洊官游擊開府陝安鎮戴孔雀翎乾然負海內望矣忠武公與公雅契十八年潛滑之變首檄公赴援十月師抵新鄭遇賊道口河忠武公揮兵直前甕之公繼進賊氣奪退入巢次日公獨要賊衛河西岸蹂之賊渡河將南竄復扼衛河驅至道口東與官兵夾擊之毀浮橋扼賊西突遂奪道口巢敗桃園援賊兵進次滑駐營未定城西北門出賊萬餘來切激兵再戰相持竟夜遲明城內復出賊二千與外合躡馬橫衝之陣中斷乃大奔沒已而遇賊陽武縣之延州集有賊目乘車來手發一銃斃之餘衆譁而北賊入新鄉戰牛市立撲破之首逆李文成劉國明屯司寨爲負隅勢建築由洪縣大廟山右入直下擣之懷戰白土岡仰攻司寨冒矢石毀其寨垣縱火焚碉樓無得脫

者計自道口接仗至此大小十有三戰凡手縛著名賊目七十餘人生擒二千餘人斬首五六千級救出被脇難民萬有餘口奪獲旌幟軍械牛馬無算敘功最諸將恩加健勇巴圖魯號疊賜佩飾銀幣十二月進圍滑城擊殺百餘人擒九人首逆黃興寧在焉城賊陷手幟先登自日出比日昳生擒又二千餘人擊殺無算滑縣平奉旨先換二品頂戴以副將升用岐山三才峽股匪作亂擾及寶雞隴州復偕忠武入關十九年正月由盩厔縣進兵及賊於伯陽嶺苦戰一晝夜殲首從四千餘人進迫至二十四壕都督河東逃大創之關隴肅清奏補神木協副將晉授西安鎮總兵二十三年調陝安道光元年擢甘肅提督二年二月西寧捕帳番擾河北公率本標兵出扁都口由庫庫諾爾西北進至葉瑪圖一戰於烏蘭哈達再戰於哈錫格山梁再戰於落它灘生擒三十六人擊殺二百餘人餘賊向克克烏蘇逃大軍抵雪山口番衆率老弱乞免死放還河南番不敢復渡北岸遂班師上嘉其藏事神速獎賜佩飾交部從優議敘三年

正月恩賚長矛二高麗刀二厄魯特鳥銃自來火鳥銃雙筒鳥銃各一仍褒其平番勞績云六年秋喀什噶爾不靖長文襄公調公赴阿克蘇總理營務尤翼長行抵庫車聞父喪文襄爲請假七日成服俟軍務竣補行守制奉上諭齊慎急公圖效著傳旨嘉獎加恩賞銀二百兩由河南藩庫提取交該提督家中爲治喪費十一月派防禦烏什喀倫有奇里克部布魯特助逆抄掠公蹤蹟得之於松樹林佳噶賴阿勒坦克烏玉布拉克諸要隘戰歿捷生擒三百餘人擊殺九百餘人幷手縛其比庫圖魯克張格爾所倚以擾烏什者也七年六月移駐哈闌圭喀倫外之倭胡素魯逸賊內犯有自回部逃歸者言回人聲公威名與忠武公等忠武公美將同人稱曰哈薩諧班敖龍諧班敖龍華言虎也回部平遵旨回籍守制八年九月假滿入覲改授古北口提督繢像紫光閣

御筆更題強謙巴圖魯號

贊曰新野武庠滑縣擊賊提督兩省忠誠報國烏什防邊擒梟出力大頭目誰

庫圖魯克十二年二月發疾作奏請開缺調理奉上諭齊慎前在楚省軍營兩受矛傷滑縣首先登城石傷尤重實爲奮勇出力在直隸提督任內整飭營伍訓練操防俱臻妥協因傷濕復發一時未能就痊著尤所請準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一俟病痊卽來京另賞差使�pass未期河南巡撫奉廷寄委員慰問十三年四月在籍拜甘肅提督之命十七年調任四川因舊疾復發請假奉上諭四川提督統轄全省營務最關緊要齊慎操守清廉訓練認眞朕所深知是以調補著毋庸限以假期卽於途次安心調理痊其緩程赴任以示體恤秋抵蜀雷波夷蠢動力疾提軍前進入大小涼山綿箐叢路短刀紮戰寸步之外懸崖刺天忘疾之在身也凡搜擒夷匪將二千計十二月撤師出山得旨優敍十八年調任雲南冬復調四川二十年英夷犯順虎門失守公奏請赴劍奉飭批思剪可嘉二十一年二月上既授奕山靖逆將軍則命公爲參贊大臣馳赴廣東公至無可措手者率所領川兵五百駐扎省西北六十里之佛山鎮防禦妥協北三城未復而逆夷破乍浦犯松江陷寶山陳思懋公死之夷艘入江公不勝恐邀請舉所部兵遄行赴援奉飭批如此奮勇必能仰邀天神佑助六月抵鎮江則軍資器械無所取給而鎮遣大員昌言避寇疏劾之逆夷既得鎮江不守以二三大船寨南北江口領大隊赴江甯要索金錢馬頭務滿欲公無可如何激厲親兵夜蕆入鎮江城殺其留守夷人夷疑且畏不敢復居城內事竣仍回本任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卒於馬邊行臺年七十遺疏入奉上諭四川提督齊慎服官四十餘年歷次軍務無不在事馳驅戰功卓著自簡任四川提督以來訓練操防尤屬認眞方賚倫畀遽爾溘逝殊堪軫惜著施恩賞加太子太保銜照提督例賜邮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伊孫候選知縣齊偉於服滿後送部引見所有應得邮典該衙門察例具奏旋蒙諭祭葬賜謚勇毅子重義戶部

論曰近五十年名將皆軔起於三省教匪之會汾陽西平功成身泰如楊忠武尙矣餘顧有以智術才略博五等賞者而晚節不終爲世僇笑殆天奪其魄耶獨公氣沈志定不撓不慄南雷之節炳于丹青然或百戰而不挫其鋒或束手而無所用其武抑遭會有幸有不幸也忠武請老上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奏齊愼材任將帥嗚呼英夷之變使忠武尙在行間公之功名不且與川楚滇滑等烈哉

行述

例授奉政大夫丞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顯考曉沚府君戡顯妣王宜人李宜人

行述

府君諱敦頤字復之號曉沚姓張氏先大父季子也府君乾隆三十七年生於合肥縣署大父授以孝經爾雅并爲講解故訓大義輒能領會七歲隨大母陳

太宜人自壽州歸行與中不廢讀書歸里受業於州學博竇亭年先生洎先生

亦大父弟子也府君穎悟絕人先生作天馬說贈之所以獎許之者甚至年十四應童子試默十三經學使戴文端多方難之府君矢口誦如流水幷屈折文端之訣文端因是不懌謂學官曰此遠到才不可令其速化待吾科試更覆試之旋丁嫡祖母杜恭人憂五十五年服闋茹古香尙書得府君卷訝其經義紛綸曰必老宿也首拔之及覆試訝文與年不相副面試之文才半尙書驟視歎曰古文作手也先是大父自泗州請養歸府君遂承庭訓見聞日擴及是研讀益劬鍵戶夜誦恒至達旦積勞咯血醫家以爲難治府君泣曰吾死吾父母將何以爲情養痾子出繻方書得導引訣日夕靜坐調息期年疾盡除五十八年丁大父憂自大父之以終養歸也府君復受學於大父者八年及是遂奉大母命入京師執贄於程蘭翹曹顧崖先生二先生皆大父江南所得士而府君之從顧崖先生游者爲最久嗣顧崖先生督學山左約府君同行湖卷所刻

試牘率府君筆也府君數赦游學每臘必歸省春出冬返歲以爲常嘉慶二年歲試高等食廩餼五年舉使莫寶齋先生選拔茂才異等令讀書晉陽書院甫半載七冠其曹嘗署其文尾曰三晉多才斟此皆當類首秋捷於鄉寶齋先生攜入都館於其家七年罷禮部試歸丁大母憂大母之疾也以忠氣瘦府君扶持扱匜日不交睫者數月比殁哀毀骨立祭葬盡禮撫不及倩亦不敢過悔也八年汾西令重慶鄒君樹榮延課其子十年會試歸金公應琦巡撫山右滙任過州邀府君至署課其幼孫并諸以地方利病平定在晉省東界例食解鹽願地寫遠向就食長蘆以非公也賤爲關香所梗府君請於中丞曰吾來時州民淡食久矣今一郡之民僉曰長蘆便而願強過其欲必令衝寒冒險膠循舊例其鹽人情也實甚公爲國家宣化苟有不便得以上聞盍少貸之以舒民命中丞於是通檄直隸揭示關門令無阻遏州人至今便之初府君受中丞聘以憚煩丞中辭固強而後可至是益服其擾十一年太平令顧公玉書延主太平書院府君忻然諸之至嚴立課程諸生居院中者質疑辨難昕夕不倦每升講諸生立堂下面剖其優劣人以是益發憤次科獲雋者六人十六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十六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甲戌散館一等授職編修二十年充治河方略館纂修所纂治河方略一書原稿條目頗舛府君硏精覃思悉心鉤考秩然劃然旋充武英殿纂修二十一年秋充直省鄉試磨勘官二十二年充殿試收掌官七月保送御史引見記名二十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初十日欽命福建正考官副之著中書舍人陳君詩府君有紀恩詩三章云傳來天語詔書榮閩越星軺督使程鉅省人文衡不易中材委任職非輕幾番格費三年刻四十卉選九轉成（自注余鄉會九試）切莫恃才輕阻過倍加詳愼荅皇誠出都車馬轉庚郵聖主恩深未易酬幸有頭銜能報效敢誇眼纈似敲秋金鍼度本書箱續（自注先君庚寅分校江南）珊網疏防赤水投但得有才歸實用此行庶不負盧求閩洛文宗理學全羣英舉出仰前賢心香一瓣人爭奉衣鉢兩家吾愧傳（自注裘魯青何紹基陳鍾麟皆出先君門下）筆有奇

光騰劍壁胸無成見忘魚筌最防銅臭鑽營巧關節深宜鎖鑰堅途次奉酬舍人詩有曰所願異時公校閱非才愧莫揚聲名行抵杭州忽感受暑風未甚也七月十一日至嚴州府建德縣屬之大洋早辰猶送客出館外酉刻痰湧上壅竟致不起時吾州張君去非先大父弟子也適宰是邑實親視含斂云府君天性和易終身無疾言遽色事大父母克盡其孝身嘗佩小冊凡大父母命無小大悉書之後每檢閱猶零涕不置處兄弟無爾我分與人交事事處下晚年尤究心於理學儿上證黑白豆分記念之善惡如趙叔平事夏月賊家人勿以熱湯傾地恐傷物命烈風雷雨雖中夜必披衣起坐遇貧乏解推無吝意嘗自都中歸見滹水河邊有露殭未掩爲買物市棺以葬府君生平行事大率類此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子時享壽四十有七不孝等佩祜扶柩歸以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乾顯妣王宜人安葬於洞霞祖塋之次原配顯妣王宜人康熙癸巳進士陝西榆陵道諱凝採先外祖繩祖公女十四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歸府君大母愛之如女大母中年持佛不茹葷酒吾母潔治素饌廿餘年無少懈及病侍湯藥動息扶將晝夜未嘗去側大母嘱留時持母手面泣曰顧他日有子孫如汝夫婦之事予自大母歿府君家舉日鮮吾母屏當家政中間屢治婚喪無不井井姻家誕育事禮數必周每質衣珥爲問遺貲以是府君撫內顧之無甲子大伯母攜兩兄從先伯於江右而以姊嫂及妹遺吾母母撫育教誨如己子女蓋七年猶一日也癸酉冬先二伯相繼下世癸未秋月忽中夜伯病危吾母促令入城備衣衾曰汝兄等昏迷無所措矣將訴之誰哉後料理喪葬又吾母實左右之母性儉約諭篤於周急甲戌冬之京師風雪中有老嫗率子女行母見之惻然即舉篋中衣物賜之或葬娶無資橐脫簪釧以助郵中夫婦沾恩者至今猶稱善人難再得也持家久積勞得心疾時發時止乙亥在京病侯久作醫藥罔效至七月初五日竟舍家人而逝秋府君父骸者古助不孝等入以白母即偃蹇予之數年來育兒嫁女日夜焦籌心力瘁矣壬午八月忽患胃疼庸醫誤以爲痧至冬兼以心膈盜汗終宵發嗽次年

春疾益劇一月僅三五日安雖百方求治而日瘦一日矣五月二十八日由京起身將歸爲瀛舉姻路中精神較常似健至六月初八日抵家次早出戶坐簷下尙能弄小孫戲二十日曉與與家人話聲殊清朗是日凡四飯不孝等私心竊喜孰意至晚腹洩大作胃疼更烈竟於次日午後溘然而逝邪時道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申時距生於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子時享壽僅二十有四不孝等卽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扶柩合葬始乙亥吾母歿不孝等依父如母及父歿依母如依父也所冀兄弟四人倘有寸進或可稍慰母心今幷不獲終事吾母矣嗚呼一世煢居六年肯子婚嫁甫畢音容遽杳豈吾母至是仍不忘身徇之哲邪不孝等罪孽深重不十年間罹遭大變天之降割胡至此極嗚呼痛哉 涇縣潘錫恩增訂

先兄補庵府君行述

兄諱晉遹字仲明別署補庵先大夫之次子也方在娠母王宜人夢有菡萏發池中俄而苞俄而華迎風忽隕寤而兄生膚黑聲宏大母良愛之曰此非常兒也年十三縣引筆作擘窠書頗挫獨出爲文章摛摹雅訓隣息千言同學者方以相兄弟慮也每昧爽家人臥未起兄振衣出戶擘畫米鹽必敗一日之需退而參其寒用此爲當不何言哉倘何言哉瀛遹家世寒素鮮封殖汨墾遭大變產業落而食指之繁則視昔有加兄推燥就溼左支右詘朝變而謀其午夏暑而參其寒用此爲當不以關兄弟慮也每昧爽家人臥未起兄振衣出戶擘畫米鹽必敗一日之需退而參其寒用此爲當不何言哉倘何言哉瀛遹家世寒素鮮封殖汨墾遭大變產業落而食指之繁則視昔有加兄推燥就溼左支右詘朝變而謀其午夏暑而參其寒用此爲當不以關兄弟慮也每昧爽家人臥未起兄振衣出戶擘畫米鹽必敗一日之需退而參其寒用此爲當不

爲人痛自澡滌發善清臣兩家外不屑規放也尤喜寫書自本經以及諸子文集鈔撮等身而鼈頭細字一筆不苟瀛暹謹謹甄諸儀衍將待孝祈之壯而授之菅客黎城得利氏同文之術於中西算法雅有契悟惜乎洞淵松庭之奧瀛暹今始得聞未及與兄切究之也兄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卒於道光十年六月十二日春秋三十有七娶黃氏郡文學諱士鵬女子一孝祈聘乙酉科副貢生君謂女女二長未字次字浙江建德縣知縣張去非先生之孫名岑之子于皐今卜以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兄洞嶺先塋之次瀛暹既徇諸兄之契友李君怡山鐫銘於幽復據狀梗概述爲此文以志吾痛且以詒其子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烏齋文集卷五終

祭文

亭林先生祠落成公祭文

先生生當叔季業貫漢唐學堪爲王者師志非以名山老身甘荒遯慰九原忠孝之心時際雲靡六詔闔陵之淚北征初賦策二馬以來游東道既通覩十黎面愁後洛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搜究阨塞之險夷邊亭親歷采由鉥冶喻牛生倘論之精勤訂韻譜發萬古同文之要畎畝乎志存淑世異揩書堂雅慕伏波隔精田牧渠比不擁懲東林復社之來流墾突未黔渠灌澤桑非如敬慎惟慈仁之古事曾作寓公計偉節之遲行適在明日誦孔德欵奚之句下揭何顏緬無異鄉望之誅顧盧宛在前修午啓觸豆初鐫規隔雲臺與同石室所覩雲車風馬胙禮來臨庶幾學海儒林精神不朽尚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

先生行成忠孝學洞古今懲末造之蹈虛進吾徒以考實凡今代文苑儒林之參杲斯能斷明斯能周密斯能深越新文襲及黎襄勤並公而三會不中壽遂歸上帝市遺稟僞恩綸葬申重惋勤臣藏晉宮衛飾終典渥論祭讌錫孔壬猗與繼誌式惟我皇纘公藎心其事上恭其修官勤仕履可斟長君少成效績秋官久列朝舜次君白眉早掇乙科延賓優蕃惟公有子嗣聲競爽天道足誣閎枳雲寒鄉扮月冷哀感曷任涓酒既澆鬱風颯然渤脅陬心光不泯丹旆童童庶其居歆尚饗

施童童庶其居歆尚饗

公祭郡恭恪公文

嗚呼人臣有利無赫赫之功可錄而遘會整錯規制曲善其用心之密乃更微於折衝保釐之勳乃更高於得雋當大海蕩顓波旗飛擊奭鼻卧迎以憑城諸將蒼黃而議款公於是時而以周室蘇公仰膂戀簡規五羊之全局坐堂皇家拔萃弦歌矢音飛黃喬足萬馬失氣雲路駿駿不幸羈勒遂許驅馳思角而驟士戀桐鄉聲流軹井沙海棠甘攝邑者八結篆者再十地惠覃始宦皆陵雖百內所謂藩籬不固則水陸蹂步已紊華夷之限屯練不壯則防禦萬人歸任滄兒之選而且守望異情秀顛共阪若非人心寧碩先示寇以無瑕又何從用

我長而擘彼短然而孌孌巖巖庶尺咫戶闥愜愜嬴夫習深慮淺其薦紳之明智者雅思保障其鄉噩而惰民之愚狡者至乃矜勵其口辯微公定算默操不疑不難相機指畫推懷敦勉烏能於鹽海重洋之內而禾膛鱗鱗手戰足趼又烏能萃五社君子方陳雲合未期年而金城載儆勞矣哉班定遠建牙萬里竟斷玉關之望痛矣哉馬新息羅節武溪蠻雜壺頭之寇此故鄉之後進難忘揮涕於老成而九原之穀觫差可少舒其憤懣者也何況予祭易名朝則沛夫節終之典巷哭里思民劇切夫廣貌之展乎

公祭蘇封翁文

嗚呼世俗之所望於子者率不過甘旨之豐興褒醫之寵榮一旦剿末奪紫奪朱省廷誰復責以圖心國是緊念蒼生惟先生結連循之秀家長溪之清爲善於鄉娓娓恂恂庶堂盡英翰苑蔚爲國寶先生召而誨之曰汝往服官其毋況左右扶進者尚有汝仲之定者於昏晨故當夷氣不靖羽書塤委戰撫異說孰非孰是庭堂抗論擅擅百折不靡星氣乖常河流溢軌宰衡訐謨曷臧曷否廡堂指陳得失深維國枳天子俞之曰眞諫官海內尊之爲名御史神羊威鳳有裨於民君恩厚汝我敢私汝之身山邨老健郵酒頻醇我行我意柴車角巾

觀世俗人之顯其親凡夫安危利病於賢砥俊尋研辨繁務上無負於國而下實引翼之毀室難完謀貽麗之烈烈血忱憚輝赤膽豈無蔽屬靜思增感猥以或先死生契闊載拯援我丁多難杖之撫樹我拙文詞類以啟悟風帆初動乃實倡響絕緒復振抑昔先子訂交總角昏姻綿葺文酒商榷聲名屬戾或後肺附觀型於家矩矱規重章擇無譁尊俎觸客肴核羅列子姓執壺歛漱匜舌坐客未醉子姓敢餕匶之曰去相率趨隅壁壁先生行足坊世千繩萬軸猶其餘事戊建春新我噬南游再拜牀下揆坐堂陬憐我抱疹傷我過感夜闌語絮老淚忽滴竊窺意度貌離神清命不龜黃年或錢鏗鏗浩浩海風滔滔江水褰冰寒舟時膾怪鯉先是兩月液我膠黝寄命食客渝格闌干惡耗遞來悲曷可止老輩漸空哀哉小子茫茫天心未喻其深冀秉誰畀倫伽磷夫昆玉琛彼燕石綜括古今大綱攸同得喪鈐通應付太空龔蹤七十亦足云壽有子克家必昌厥後感叨知愛敬次詔文張望龍幌私哭寢門壁甓

淪仙磷夫昆玉琛彼燕石綜括古今大綱攸同得喪鈐通應付太空龔蹤七十
亦足云壽有子克家必昌厥後感叨知愛敬次詔文張望龍幌私哭寢門壁甓
先生郡城師表敬率一弛萬端潦倒臨風哀貳唫齒茶尊安得巫陽更賦招魂
尚饗

祭任太素先生文

祭伯兄文

維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丁丑朔越二十九日乙巳季弟穆敬以清酌庶羞遙哭奠於顯兄伯后府君之靈曰嗚呼吾兄須眉秀發豐哲不佻期好相詒每謂似豈中祿是宜享天福膺大年不意中年以往憂患攖心形容憔悴頓革舊觀年未六十遂潦倒以終也先大夫年二十而育兄時大父尚存抱孫甚喜兄之乳字大父所命也稍知讀書省文義即以護守先人遺書爲己職片楮隻字珍若金璧它時好不能尊生平丁於作楷密行細字簪燈精繕老猶不疲聞聞繼前一夕尚作蠅頭書至漏四五下一藏未竟也去年秋檢輯大父遺事錄有疑閼馳書諮商不十餘日輒檢本書寄京及希音堂集開雕復寄大父小像來俾爲之集首九月中刻工初竣吾歸懷本書寄京及希音堂集開雕復寄大父小像來澤之懷可以稍慰豈知書未得達兄已先期溘逝耶穆發此書爲十月九日而兄以十一日歿孝輿來述兄歿狀云父年來食量增健心氣和平往反州城三

十餘里若無事初十日夜郵店坐談三鼓甫歸次日早起欹枕坐炕頭喚阿葵爲作午餐一旋踵頃阿葵入視則見頭微偏口喁垂次沽溼褥席不二可許目睨不視矣嗚呼考終爲五福之一大雄氏以無疾示化爲得大解脫兄賦性忠淑不疑人欺天佑善人宜不以疵癘相加如此而死抑又何憾獨念門祚寒落吾兄弟四人皆瀕有文名皆困頓場屋見擯於時愈出愈奇或者天不畀我以名猶畀以壽老年昔肉情話有期乃仲兄最強最先死越十有七年而兄繼之穆四十有三矣自三十後患咯血甚劇邇來血稍止而每屆冬令氣輒逆上畏寒畏火惡吃龍鉦似七八十人以視兩兄之壯碩蓋百不如其又可恃耶先大夫遺文尚未定有目錄副剛有待吾兄寫本謹裒緘中諸從子無能讀祖書者蘭兒甫七歲未敢視其類我儻穆一旦與兄同歸不惟婁業書彩斬然中絕即兄所競競護守之遺書抑復誰知省視珍惜邪穆進取之念久已冰釋惟泛世之名尚不能無介於懷而所箸諸書率未脫稿搜采既須時日寫定又無貲力

傷心之事觸念紛來里社習俗嫗薄兄命有輕去其鄉之意穆則初無此意而以謀食故久客不歸今兄已矣穆即歸將何所歸邪歸復誰與共語耶穆涕迸人海中非無朋友之樂所恢恢在念者獨有兄耳一舉箸非不飫肥甘也念兄方啖藜藿而止一易衣非不便輕煖也念兄方擁敗絮而止十餘年來忍寒茹淡之苦衷兄歿而神明實式臨之矣穆蓄有百金擬於兄周甲之年歸而稱觴天不假年遽奪兄算今即舉以畀孝輿俾歸治大事速即寧嗚呼欲不摩棺摩不繞墳即弟一人之身所以報兄者已遠不及仲兄矣負疚其有終極邪繼嫂聞尚能持家新婦初來教之和順孝輿知服苦可望自了穆一日不死所以給兄家者不敢視兄在有閒也夜雨傷神山堂在夢嗚呼痛哉尚饗

祭三兄文

維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壬寅朔日季弟穆謹以清酌庶羞遙哭於三兄叔正府君之靈曰嗚呼穆何辜於天而洊月之中三遭期親之喪人世慘酷有如是其劇者邪去年冬聞大兄訃穆與兄書曰吾兄弟四人今已亡其二穆既以飢驅不能西歸兄又聽於官守即吾兩人何日是相見是耶痛哉豈料其眞不復見也及今年二月京師疲氣流行穆九日之間妻亡子女亦相繼亡十年營葬之巢一旦迅掃空之人非木石其誰堪此惟念古來賢豪似此遭際亦尚頗有萬無以身徇之之理此念一定始得黽勉支持幸而不病豈意兄聞此耗而重爲穆悲且憐且慮轉至於病也聞四月中偶染時氣已調理就愈及六月轉爲泄瀉遂以不治而其亡日時刻乃與二兄一一相合骨肉同氣之慘十九年如一曙嗚呼異矣兄幼頗孱弱吾父母時以爲憂冠昏以往形氣充實較穆似數倍過之雖以徇衿開騖理府事略不縈懷皆非不壽之兆何憶年未及艾遽從祖謝邪吾兩人幼同游長同塾兄丰姿玉映讀書敏悟年十歲已能背誦周官全文不漏一字學大歐書英拔出袁吾父嘗名穆示之曰汝何日能作此書當重賞汝穆勉強奔赴卒不能及也文詩雖不極意求工而吐詞天秀風調圓翻

充其才即以取巍科上第亦意中事乃僅僅博一甲甲辰秋閣生司得兄卷已擬元數日三試俱登版奕旋因數語之疵斥不復錄自非家運屯邅天不右善宗何至兄弟四人俱顛躓文場至此極與先是捐例開穆在京師承大兄意竭家貲友力爲兄營一官而得缺無期繼客津門值海氣不靖上命大臣赴津防堵兄以隨營效力微勞當道保薦特旨優敘及銓授平水計歲入可以小康而凶巢既滌又不善籌度出內遂至依然窮窘身後旌表之計全無料理賴兄性情和厚與人交不猜故一旦身覩閻凶而太守縣令所以營護之者能不以存歿異視柩旅還得歸乎猶憶已丑歲穆與兄同讀書十柏山房兄病目楚甚中夜呼穆起告以所苦穆曰可奈何兄曰無可奈何但告弟知即分我楚耳時靈州李姑夫館宿於閣中聞之泣予數曰兄弟疾痛相關乃如此由今念之誠足痛也穆自壬辰北游遂相睽阻惟庚子春兄來京寓相存至七月方歸爲此十年中會合之最久者去臘致兄書雖言相見無期又窺自念三五年間纂輯諸

書帥稿粗具將事壯游歷覽名山大川懷諏終南太壁諸勝往來皆涂山平水當抵足聯牀更寫總角之歡豈意凡穆所念到之處天皆靳之而不我畀邪兄年來頗意讀書於穆所寄書籍皆加校正并爲訪得顧譜中王九如閻譜中賈玉萬行實屬事證訂又時時索異書以撽見聞穆且喜且慰意從此進業必當有所就又豈意天遽奪兄算如此其速邪兄身後重賴叔穎先生力爲之部署幷遣使歸助扶柩迎葬屬歸里穆亦附書嫂氏命鼎兒家居奉母銓兒來京寓讀書鼎兒天資稍鈍銓兒幼慧穆所鍾愛而面蒙養無基恐聰明亦漸汨沒竭力督教之小成或尚可望兄柩歸後一二年間亦即安居日用之計除叔穎幼章兩先生周恤外穆當視大兄二兄家一例接濟嗚呼穆少於兄僅四歲耳木落歸根尚不知作何結局自上月十三日聞訃以來心慈頭眩時時慮有不測夜不成寐起座旁皇蓋不獨爲諸兄悲爲一身懼兼爲祖父以來書香嗣續危久也嗚呼痛哉兄嫂有知尚其鑒旃

哀詞

靜濤張君哀詞

靜濤諱琴字揮五故浙江建德令張去非先生之子先生二子君居長次岑字小山皆穆二十餘年來杜內扞外所倚賴以生者而靜濤尤有大德於吾家吾子孫當世尸祝之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先君子典試福建路雨中傷宮程電轉七月初十日舟次建德與去非先生相見握手道故甚歡次日解維去行抵嚴江之大洋疾作遽不起先生聞先大父高弟子聞赴趨至哭之慟小斂大斂皆躬親之而是時奔走給指麾先生左右者獨靜濤一人在先君子之無祿傷故唆淪落宦不得意懷之所鬱性加嚴急抗衾陳衣稍不中節詞怒隨之吾兄氏玉圭先生後每爲穆言靜濤此數日執事之劬寔甚於自營其考妣也倉卒無好棺邑有壽民嘉美棺歲加糜賊敝之作銅聲靜濤則遣才有口者重賚賙得之故先君子雖旅館屬纊無親族子姓視飯含而附身之所以事君者恆感動不能自已小山長穆八歲歲庚寅同讀書城西天門山君偕二二朋好時擷酒食過存當是時齒髮皆未彫饘粥尚足支梧而酒酣漏永歎老嗟卑蓋皆不自意後來之頹唐日甚一日以至此極也君自言性好弄手目所營無所措其意則不快然鑒別亦特精似有天授書畫晶玉泉布刀劍當何如也去非先生旋解組歸考終里第穆不及見靜濤之事先生及見小山裴馬衣服花竹禽鳥食經茶錄凡可以發舒其聰明者情無不寄也吾舅氏與君趨向不盡同而好奇嗜古乃雅相契故兩人者尤終始棣萼不過三弓深不及兩武座上客與啟門之聲雜沓相聞君各如其品量應之無可否冰炭在念君既殉小山襁被鬨事中啟門之聲稍寂矣穆久違鄉井不獲一哭君與小山挑鐙夜話個個聞所日相見者仍惟吾舅氏及吾姊夫立青任君二三人而已立青性尤猖直居城市人海中落落無合者與君初亦漠然久

而漸習久而意氣融液一如椽之嵇君昆仲也然極以孺慕不爲世所容客不歸吾舅氏年逾六十日皇皇於衣食無讀書子弟資以娛老立朝多病善愁小山困於里居無所展其志氣獨君較是諸人境稍暇適足自給而又以數舉子不育忽忽不樂疾侵尋摧其天年嗚呼傷已君凡三娶皆育有子女皆早殤最後君已抱痼疾得一子椽爲命名曰善護及三歲又殤以小山之子蘧玉爲嗣先仲兄補庵之壻立青所自出也小山既頹然無以自遣遣君喪益不自聊道光二十六年走京師趁穆曰歲且臘將舉殯事子不可無文以慰我兄於地下也嗚呼君有大德於吾家又重以朋友昏姻之好微小山言詎忘所以傳君而詔我後人者乎爰爲楚辭以寫吾哀釋小山之痛詞曰

皆余隔志以登覽兮君伉爽而善歌指城西之奧衄兮搴蘅蕪之綠蘿捋宿鬱以詣極兮夕憩息乎山阿鴈回回而曲轉兮莽不知所扳援卬窈窕之石磴兮訝微光之窗天衝掇身以上辟兮鶴跂猱接而造顛初髣髴而失恃兮旋抵掌而大笑席錦石而酌瓠尋兮振林谷而歸艫歎豪情之消阻兮皇天曾不許以申眉余既莫知所稅駕兮君齎嗛於無兒覛日月之儵爍兮深林方晝而杳冥江介紛其苦雨兮北萌被魘使不靈余終莫知所稅駕兮君怡神於幽扃聽嗣孤之麥飯兮沁仲氏之老淚感石交之日稀兮誰復喻吾之還志也

月齋文集卷六終

山西省圖書館委託會印

事略

故內閣學士前倉場侍郎會稽莫公事略

公諱晉字錫三一字裴山別署寶齋會稽人曾祖文炳祖朱謨父大邦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於潛縣訓導母李太夫人先繼妣之姑母也公生後三月而遘母喪布囚莫晉節次催提即借動庫備項下湊辦解清比較向年批解月日並無遲逾其中復文書亦非無舍混所有銕保請將鄂雲布交部察議之處著暫行緩辦至莫晉始則用文催提繼因自行查出行文遲延致書鄂雲布自認冒昧唐突此事已可完結乃又續行陳奏畢竟該學政於鄂雲布有何意見龂龂之處著據實明白回奏欽此欽遵查蘇州藩司每年應解學租銀二千八百兩內給墾振貧之費本年二月藩司汪日章批解一千五百餘兩尚應補解一千二百餘兩臣於五月十七日行文催提延至閏六月來該署司鄂雲布絕不申復因於七月初四日另文行催恐該司仍置不復并寄書告知情節始於七月十五日將銀解到查四年學租係次年二月解完五年係次年五月解完六年係次年二月解完惟八年係次年七月解完是時歲科試已屆振貧已畢祇餘給墾一節為七月中需用之項遲解尚屬有因至歲試年分給墾振貧隨棚須用安得援上年遲解為例本係逐年延緩因據其最遲者謂比較月日並無遲逾勢必致臣衙門辦公掣肘況各屬學租因何不敷批解該司理應聲敘明白乃並無一字提及祇稱解存學租僅震澤婁縣等四學暫借河工銀兩俟解有學租本款歸還似乎各學尚多未解迨再經行查又稱因災鍰緩普十三學其餘並無未解夫鍰緩僅三百餘兩何遲不敷至千有餘金若既經全解本款又何以不敷臣因其前後抵牾疑或從中舞弊是以飭令嚴懲書吏幷清查條析具覆該司更不清查亦並未條析轉謂呈覆初無含混書吏無庸懲治玩公護短情節顯然藩司為錢糧總彙之區倘任其侵那弊將不可勝言故不敢不敬陳以備攷察至臣致書該司因臣衙門書吏行文遲延將七月初四日公文倒寫為閏六月十五日經臣查出重貲再札該司復札稱仰見公正誠以詔屬寅恭凡事當推誠相待不敢稍存回護旋據該司自認疏忽為懷慮中若谷願以臣辦理此事為是詎意今復援此以詆臣過公文遲發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蘇州藩司鄂雲布玩公邀短飭交兩江總督鐵保查辦翻奉上諭此項學租鄂

在司書冒昧唐突幕友舉筆要其得失皆臣自當之臣與該司素未謀面並無意見齟齬之處設挾有微嫌而掎摭其短假公濟私豈能逃聖明洞見乎十一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年四月疏請將案貲成督撫曰伏見皇上每遇地方上控案件除發交督撫就近審訊外間復特派大員馳往查辦良以案分輕重因事制宜總期下無冤民上無留牘疇於訟簡刑清而已惟近來京控案件日漸繁多簡派之員紛紛四出不可不防其流弊臣以爲更治之張弛貴乎督撫誠使方面大員能禮皇上勤政愛民之心以爲心慎擇屬吏詳求民隱百姓之負屈於地方官者應無不可求申於督撫豈有近舍省會而遠煩京師之理今之上控者如果屬冤民則必督撫公正之聲名未孚衆望也如其爲奸民必必棍刁翻意在脅制官長也夫大吏無以取信於下而人心不屬則上下有睽隔之憂小民無所畏忌於上而告訐頻興則官民有爭勝之患閭里愚氓見不及遠第聞欽差往來絡繹或且私心揣測以爲皇上漸不信外官飾詞舞動即可僥倖圖翻臣恐上控之案益多而所言益以無據迨派員審結平反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坐誣之獄因是又衆矣且督撫審辦之案或有翻控可派欽差覆勘若欽差審結之案仍有翻控則是咈直是非終無定論而訐訟永無了期也豈我皇上息事寧人之至意哉編謂宜明降論旨嚴禁浮囂險健之風一切案情未經督撫而赴京越控者概不準理或督撫縱案未結定濫失平上控京師自非關係重大仍飭交督撫親提審訊倘再有不實不盡之處被人控告然後續發欽使一經究出實情將原審督撫從重議處勿貸民知上控案件仍歸督撫審辦自不敢以鬆悍荒誕之詞上瀆天聽自繼誣罔重煩督撫知交審之案一有不公獲罪且將不測又豈敢權宜艸率袒庇屬員以自取戾乎似此靜以安民嚴以馭吏或漸可振官方之玩惕挽習俗之澆漓臣職任采風官明可默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願詳察利弊酌其中焉便旨報聞

臣生父母現皆在堂承繼考妣久經去世從前不早正名今甫得一官遽改三代轉似有規避短喪情弊無論部未必

江西鄉試正考官得士李炳春等九十四人十四年丁未大人愛回籍十五年巡撫阮公元聘主鼇山書院講席十六年八月疏言臣於前歲二月丁內艱回籍扣至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服闋當即由地方官呈報起復在案理應赴期就道何敢逗留緣臣父現年八十前臣迎養在外得以朝夕相依今步履維艱勢斷不能遠出臣並無子息惟胞弟一人從幼怯弱不任家務因病不赴鄉試已十餘年臣父服食起居一切醫藥料理本年三月間感冒風寒淪臥牀蓐臣奉侍湯藥數月不離寢門近雖小癒面氣血全衰非臣日在左右難爲調護自服闋以來裹囘瞻顧將欲久依膝下則國恩未報何能抒戀闕之忱若遽遠宦都門則親疾未瘳又恐重倚閭之望衰年多病離別增憂萬一風樹不靜勢且君親兩負伏查例載親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其終養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亦準終養臣念報親日短即欲遵例陳情而臣父以臣受恩深重何得援照常例父年雖邁一息尚存猷望臣及時報效不可以私廢公特命臣專摺請假

且看將來病勢如何再行據實具奏爲此謹奏父命潰陳聖聽伏祈皇上惜行簪假準臣在籍養親倘邀天幸父病獲痊臣稍可分身即當趨赴闕廷恭候錄用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得旨俞允十八年於潛君卒二十一年八月起復入都十一月補副都御史先是公嗣母徐太夫人卒公方以諸生有聲於時於潛君恐遲公上進令仍以從子持爲伯母服公因病痲失足墮池水幾殆越三年病瘵乃復出試而承嗣之議遂寢及是首陳奏曰臣胞伯名揚中年病故有一子未及成人而殀越數年臣父大邦生臣及弟階初擬將臣出繼伯父爲後及臣年稍長頗爲父母所鍾愛而弟階自幼多病臣父恐其成立難保乃命臣以嗣子爲伯父主祭而考試三代暫用本生父名辛卯壬辰以後臣父會試六次留京時多在家日少遂致蹉跎未及早改舉册治臣乙卯忝入詞垣臣父即寄書以安民嚴以馭吏或漸可振官方之玩惕挽習俗之澆漓臣職任采風官明可默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願詳察利弊酌其中焉便旨報聞至京命臣遵照前議報部出繼臣竊念本生父母現皆在堂承繼考妣久經去世從前不早正名今甫得一官遽改三代轉似有規避短喪情弊無論部未必是年冬還朝十三年三月派充大挑舉人大臣五月派充教習副總裁六月充

準行卽人子之心亦何忍自外所生改從降服情禮俟父母百年之後定名出嗣庶幾公義私恩兩全無憾臣父與族人商議僉以爲然事遂中止及癸酉八月臣父患病彌留於臥榻前執臣手而命曰自汝通籍後吾屢沐覃恩三受誥封而汝伯父僅得贈一次吾常吹歘於心汝將來起復補官當將此情上達天聽改正宗祧指日恭遇皇上六旬萬個蒙恩施格外俾汝伯父得一體同胖誥贈吾嘗含笑於九原突臣泣而志之不敢忘遂臣本生父母喪畢出繼長房兄無遺嗣爰此遵父遺命披瀝愚誠伏乞皇上飭部注册將臣父大邦改爲父名揚以成臣父未竟之志實屬隆恩均感銜結難酬至臣係例應出繼之人前不能讓親於道早以義斷恩後不免委曲從權幾以恩掩義雖父在不得自專究由臣調停未善事關倫敘不比尋常細故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奉上諭莫若準其出繼庶伯其從前因本生父母尚在不忍自外所生亦無違礙著免其議處十二月升在倉場侍郎公被仁宗旨篤由翰林不十年擢至三品三典鄉閫兩任學政其供職京師實不過四年耳初起復入見上念前揚州刊刻全唐文時公曾任校勘特命補賞給書一部又嘗因常州賑武弁旗丁與辦漕各州縣互訐牽控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爲屈因各執奏陳辨上前仁宗命單機大臣傳問卒從公議今通州督署滿漢各榜和衷報國四字仁宗綸音也二十五年京察以各幫米色乾潔驗收無滯下部議敘道光二年御史常賡奉請以放代盤不必按期派倉戶部初不以常賡奏爲然已而議自本年三月起以五倉進米三倉輪放放竣再派三倉其現放之倉一概停進新糧公與滿侍郎和桂奏言京囤雖行請仍照嘉慶十四年成案辦理戶部復奏現屆新糧進倉準其暫緩盤查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輪應開放之倉陳米顆粒不存隨時報部駁明後再行收進新糧奉旨著倉場侍郎將京城十一倉全局妥定章程因合奏防弊八事一本年七月輪應儲濟興平縣米三倉開放甲米但查弊竇出其

不意非常例可拘應由戶部於六月底開列十一倉全單恭請欽派城內二倉城外一倉從七月起陸續開放至盤竣一倉如有虧短立卽奏明懲辦若有多無少卽報部盤明接放下次應盤之倉俟三倉全竣臣等照例陳奏一次以昭愼重一嘉慶十四年只盤舊米不盤新米現存米石多於從前幾及兩倍若依舊出陳留新恐盤查日久防範難周勢不得不新舊接放歸數出倉庶免那掩之弊應將派出三倉所有嘉慶二十四五兩年及道光元年之米先行放竣再接放本年新糧以杜牽混一粟米麥豆不耐久貯均應照舊開放無所用盤其應盤者惟粳稻二種查嘉慶年間稜米現已無多惟舊存粳米不下二百萬石自應設法俾早出倉請於四五六月輪放甲米及秋季輪放倅米等倉專放嘉慶年間之米如稜米不敷以陳粳米代之俟陳粳放竣再將道光元年粳稻放以疏壅滯一切年二三月又當進運新糧若三倉盤竣又接盤三倉出陳進新仍必兩相妨礙應照舊按月輪放各倉俾陳米不致過於積壓俟竣時再

遞三倉以放代盤不過四年儘可一律完竣若必接續盤查不容間斷亦非三年不能告竣而辦理殊多窒礙不如查盤與輪放相間而行較爲兩便一本年秋季倅米應照部議在於下次輪應盤放之倉先行勻放以年春倅卽在第三次進盤之倉屆後照此遞輪以示均平而去陳積一盤查之期恐諸倉監督積日累月照料難以周到應照議由臣衙門在於別倉監督不拘滿漢每月分派一員幫同辦理至於花戶人等各顧其家豈能通力合作若在別倉派往幫辦轉恐滋生弊竇應仍責本倉自行酌量添雇以專責成一三倉既連月放米勢不容於例外展限以致輾轉逾期臣等祇能禁放米之稽遲不能禁領米之刁難嗣後如有霉變之米不堪煮食者準領米人員包封來樣知會臣等將該倉監督等參辦若止米色稍陳毋得濫行挑斥彼此相持致稽時日又自非夏秋大雨時行之候倘有逾限卽將該倉監督及領米官員一併交部議處并將未領之米存倉以資延玩其第八條專議變通開放正白旗包衣米石則滿侍郎

和桂筆也而是時戶部請吏以要索花戶未滿欲雲南司主稿司以復特奧援再駁之公憤曰即安能以國事媚權要乃單銜奏曰伏查本朝百七十餘年以來並不見有以放代盤之案惟嘉慶十四年因前任倉場侍郎福慶等密奏西中二倉米多鼠蝕當經特旨派員查辦共計鼠米十餘萬石旋經御史捏明奏請京城內外十一倉以放代盤奉旨準行在案當時不照西中二倉一律盤查始用權宜之法以放代盤且祇盤舊米仍進新糧仰見仁宗睿皇帝於清盤積蠹之中仍寓滌去煩苛之意臣御史常展奏陳倉弊並求指何倉何廒恐有廒無鼠請以放代盤本屬無事中生事戶部既知其不可行而駁之又疑該御史言未必無因乃力主以放代盤之議自出己意輕變前章經臣等駁其窒礙難行部臣全不肯虛衷商確而特之愈堅更服爲新陳并放顆粒不存之說當經奉旨令臣等妥定章程臣等以事屬重成不得已酌定疏通陳米數條補救萬分之一而部臣復任意斥駁必欲盡照其原議不容更動分毫未知諸臣

果洞悉倉務確見其萬全無弊故不許他人稍參末議邪即違其偏私之見欲行百七十年來從未辦過之案而以倉儲重務聽其嘗試邪臣愚伏念皇上以數萬分之一而部臣復任意斥駁必欲盡照其原議不容更動分毫未知諸臣所依戶部之議者必由部臣謂以放代盤原屬舊例而臣等曉曉辯駁未必無回護別情若知部議率臆無憑行之斷然有害則天聽豈有不可罔者哉臣職忝倉場此事乃其專責倘顧恤嫌疑終不肯明目張膽爲皇上詳辯其者非則誤國之罪萬死難逃用敢舍不顧身直陳管見查嘉慶十四年因倉儲鼠耗短業經敗露有不得不其之勢故以放代之原非通行定例今部臣如果風聞倉鼠短應即奏請盤放此倉再不然應請傳問御史常展有何聞見就此嚴行查究不過旬日間便可水落石出何須經年累月爲此紛紛無益之盤查顧乃師心自用巧借以放代盤四字爲護身符而現定章程實已將嘉慶十四年成例紛更殆盡臣不知其放照何年遵行何例何所憑信而能保所議之必可通行萬無窒礙乎臣愚不通事變竊以爲照部議各倉監督誤公失察放米逾限之

咎必多各旗領米人員謀新嫉舊賄託請求之弊必重奸胥猾吏徵利一時固恤後患遂條犯法之徒必衆各倉散役借端生事以滋煩擾等密奏訟之案必繁百弊叢生豈勝枚舉近年辦理倉務已甚艱難而部臣復駁此議以舉其肘亦可謂下策揣謀矣且下雨經定議故臣猶可力爭數年之後便成定例異時更有請以放代盤者誰能駁之新例既行舊例必將漸廢則方今立法之初安可不詳愼也且查弊貴乎神速若曠日持久適足爲奸人從容彌補之地何弊之能除即如嘉慶十四年查出倉弊甚多而以放代盤之十一倉皆有廒無鼠彼時僅八月而此番且遲至三年無論實貯本無鼠蝕即或有鼠該倉竟肯不設法彌補坐待罪愆臣不能保現在存儲萬無不足之額而可保將來盤放完竣必無顆粒之鼠也況太倉陳積原非可以石稱丈量總令徹底清盤而斛面有高下手勢有重輕抑勒之則多者甘費見少寬假之則少者亦可見多尚未必遽有定準今乃聽各倉自盤自放而候其日久技窮自行敗露其

於防奸之道何居凡事宜整其大綱不必吹求瑣細皇上如必欲知倉儲盈虛請即欽派大臣會同戶部堂官各帶司員與巡倉御史親赴各倉按照實貯清册逐廒子細查對細數目大概相符自可無庸盤驗倘查得某倉某廒有多少不符之處立即封鎖至查竣十一倉後共計應盤者若干廒分投過斛甚一平量究明所虧實數嚴行參辦雖不免一兩月之煩勞而於整頓倉儲實有裨益不猶愈以放代盤之徒有空名哉祈皇上將臣此摺與戶部前後各摺筋交從前曾任倉場諸臣公同核議孰是孰非擇利而行之似亦愼重更張之道奉旨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具奏又另片奏參戶部曰臣前閱戶部議覆御史常展奏摺該御史請將放米之二倉停進新糧餘尚有八九倉足敷進運本甚明白而部臣駁其暫停進運必致百萬糧石困堆露積似全不解該御史之意而誤駁之及其自行定議又祇將五倉進米較該御史原奏少進四倉轉不慮新糧之壅滯前後自相矛盾臣當時即詰其議事粗疏咋戶部咨照議覆

倉場奏摺內第一條駁語卽不可解臣等以三倉雖同時開放而完竣必有後先故云艘竣一倉報部驗明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此乃一定辦法決無一倉先竣暫行停放俟三倉全竣再行接放之理而部議轉謂先放一倉勢必致三倉人等擁擠一倉該倉必形踴躍等語幾如隔壁講話不知所云部臣皆進士出身不應於此等粗淺文義尙不通曉直由厭憚煩勞漫不經意將此等奏摺付之胡塗昏憒之司員任其妄行駁至核定奏稿時又不過匆匆一覽全不檢點以致錯謬如此文義尙未盡明是非更復何論不幾以泰旨交議之事爲兒戲乎尤可怪者臣等於三月二十四日奏駁部議窄糜難行製日接到戶部二十四日咨文內稱七月以前所進新糧倘五倉空廒不敷存貯應由倉場報明卽於其次輪應開放三倉酌量收貯臣與和桂明之皆不勝詫異部臣如果自知五倉進米廒座不敷自應專摺奏請照前議添進三倉俟奉旨准行後咨臣衙門何得擅自主張頓改日前奏準之議轉令臣等報明酌量竟不必皇上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知將使臣等遵日前依議之旨祇進五倉邪抑遵此番部咨之文兼進八倉邪當經傳問京中本衙門收文書吏據稱二十四日酉刻接到此文顯係部卽見臣等奏駁趕辦咨文以爲覆奏時掩過飾非之地臣等所駁者前此之奏摺而戶部所援以自解者轉遜後此之咨文又不便於奏摺中敍明時日之先後漫稱立定章程行知倉場在案以矇蒙混過去豈有不待奏明請旨而可擅自立定章程者乎此其詭譎私情殆不可問若復隱惡姑容不奏請皇上徹底根究以肅法紀將來肆意妄行何所不至實可寒心所以披瀝血誠不憚孤立一身以觸衆人之忌嫉苦臣雖至愚何恃而不恐誠恃我皇上達應明目兼聽並觀必能諒臣之前杜蒙蔽之漸庶幾部臣小懲大誡各發天良無孤負聖明之委任也上命戶部堂官逐款明白回奏於是滿漢兩尙書方與樞密用事見公奏悲甚曰是敢玩我爲不遜願吏趣具稿明日復奏次日戶部復奏上奉上諭本日據戶部逐款明白回奏以放代盤原屬奢糜簡易之法

程之罪亦無所逃謂非恣爲蒙蔽肆意妄行而何臣未見戶部回奏原摺不知分辨如何無憑指駁而此三款至明至確若謂無關大弊不足深求臣復何敢更事吹求續陳天聽請即將臣此摺與前參夾片一併交大學士軍機大臣九卿公同核議似亦大公無我之慮懷知人則哲之妙用也奏上上特諭軍機大臣曰福等閱此奏必謂朕勃然突不然朕幼承皇考明訓選擇明師教讀頗知涵養功夫事愈大而心愈細情愈詘而氣愈和數十年來守之不失爾等均所深悉朕斷不受其欺固亦不肯從重治罪特將原摺條批交爾等閱之以示朕涵養之功於是滿漢兩尚書復摘公疏請交從前會任倉場語謂陰有黨公者是日并奉上諭前降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莫若所奏盤查利弊章程著戶部堂官及從前曾任倉場侍郎概行迴避議連日不決公裘周久之不得已復具疏極力陳耕當問婢現今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謹更條陳利弊請發交會議請大臣閱看疏流中五月十一議上以放代盤徒有清查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名無裨實貽倉場歷次陳奏尚非無據之言惟籌議盤查之法亦未切中緊要又不和衷商確竟即詆毀殊屬編躁請交部嚴加議處奉上諭著仍照戶部原議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盤放之三倉陳米顆粒不存驗明再進新糧至所議開壩撥倉轉運不繼恐有阻滯屆時著派英和前往彈壓勿令墾積如有辦理不善之處惟英和是問莫旨於盤查事宜所論皆屬因公惟因與戶部意見不同經朕令其明白回奏猶復負氣辯論殊失敬事辦公之道朕斷不肯因其負氣辯論挑斥於語言文字之間從重治罪此非施恩於莫晉深恐後來言事者動避忌不盡實情於國是大有關係莫晉無庸交部議處著降爲內閣學士候補次日公入謝上并前留中摺擲還其謝疏有云主聖則臣自直仰欽屬世摩鈍之精心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天下誦之當戶部覆奏之上也右侍郎湯公金釗獨具摺自行檢舉稱倉儲不宜清查以放代盤未見其利不敢扶同稱爲長法美意前戶部三次議覆倉場隨同畫諾咎無可辭請交部

議處上斥其毫無定見首鼠兩端失協恭和衷之義然侍郎於此事實亦未嘗要領但信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引咎之誠無媿古人其以向來清查庫貯之說比例倉儲則非也公旋亦感末疾三年四月請回籍調理六年四月初八日卒於山陰王衙街里第距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六配柴夫人合葬縣南夏博山之原子一鍾珣嘉慶九年年二十未室而殀弟階以子女各一予公女適翰林院編修晉寧李浩子鍾琪監生刑部主事現官廣西候補知州公後又生女二長適歸安舉人郎玉銘次適刑部員外郎桐城方穜公以積學能文章聞天下四十後乃專意理學不復措意文詞晚益深造自得與先師蕺山吳樸庵先生交修邃密先師篤慕葵山而公則一以姚江爲宗即龍溪亦不厚非也嘗重刊黎洲明儒學案敘之曰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岐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臺淛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媿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慕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即心是理即知是行即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敬懼雙江主歸寂念庵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即甘泉體認見知之學益臻實地不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倡誠意約歸愼獨而良知之學幾於落寞空矣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探精語詳鉤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徵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啟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

江與閩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開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顧謂學貴眞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眞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悚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龍溪天泉證道之說學者嘗之惟公則曰鏡因照物而判妍媸妍媸不在鏡衡因照物而分軒輕軒輕不關衡無意無知本孔門至教知意且無善惡安在陽明他日有曰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純乎理即是四無雜乎氣則爲四有雖有實無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何疑焉至龍溪論學往往詳本體而略工夫蓋以良知出於天不由乎人擬議即乖趨向轉背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工夫專用在本體上以

自然爲宗乃是不著力處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猶斯意也又嘗因門人問答至誠無息說曰天命之性渾然一理是謂道心此理落在形氣之中有人身便不能無人心有人心遂有私意私欲理誠欲僞不容並立此生彼息如陰陽之互爲消長常人從欲忘理欲不息則浮僞日滋實理漸歸澌滅矣學者存理遏欲而有操不能無舍有公不能無私天理便不得貫徹周流多離合斷續處是誠之有息由其誠未至也即如三月不違仁違便是息日月至焉不至時便是息終食違仁是息造次顚沛不於是亦是息天命之在人心本是流行不已語其生生之機則曰仁指其眞實之理則曰誠非有二也夫子以川流不舍示人正欲學者識得心體則存養省察克治一切工夫方有著落曰道不可須臾離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曰時習曰默識曰據德依仁曰思恕一貫無非教學者乾乾不息於誠耳惟聖人粹然天理之極面無一毫人欲之私徹頭徹尾全是一誠寂感無兩機顯微無二致非有所

事輯 附碑銘一狀墓誌銘一篇

先大父涸州府君事輯

雍正十年壬子九月二十五日丑時府君生

府君係張氏諱佩芳字孫圃號卜山初名涵芳字公路學政夏醴谷先生爲易今名山西平定州人始祖應祥明大同廣豫倉大使五世祖敬明陽和司訓導高舉金榜州學生曾祖珦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祖新灌字際盛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考可舉字登榮國學生誥封奉政大夫渭州直隸州知州晉封朝議大夫鄉飲大賓府君希音堂集張氏族譜序余家相傳明洪武初遷自洪洞今居關滯及嶺西者皆是而世系無攷余七世祖萬歷間爲大同廣豫倉大使始顯大使公一子爲陽和司訓導生四子長居白楊樹次居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城三居桃坡是爲高祖四無後次房染患時疫余曾祖侍疾終焉遂由桃坡遷上城其後次房析居學門鎮余父又遷大陽泉

乾隆元年丙辰五歲

希音堂謄稿際盛府君行狀憶佩五六歲先祖擔負往來田閒一筐盛飯一筐盛佩至則坐佩田畔守視鳥雀自力作以爲常佩就外傅塾中新炭躬自設給猶及見佩應童子試云

三年戊午七歲

鄭禮善虎文吞松閣集孫圃制義序余友張君孫圃幼以神童名慕志（世傳郡城）少家貧嘗燕秣稽以照讀

四年己未八歲

希晉堂謄稿陳先生壽序佩年八歲受業於先生同學五六人李君文山其生亦受學焉日爲佩等正句讀暇以講解督課甚嚴及壓爲八股終歲皆成

僅凡五年別去又二年與文山俱受知學使者夏公（鄭禮人江河縣知縣李君文山名光甄乾隆丙戌科進士歷東陽縣知縣）

九年甲子十三歲

八月十三日先高祖際盛府君君年七十有八

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鄭志年十五入學肄業晉陽書院陳先生壽序佩以背誦諸經入學

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是年補州學廩膳生員府君自殿片言可以折獄者兩章文尾云此乾隆己巳歲試題也今學東大中永德定國夫子聞余卷深加獎賞拔置第一取入山右試牘香祖圖集劉義序年未冠文譽藻雲代間學使今少宰德公奇其才拔第一令讀書晉陽書院院多藏書盍觀之不數月竟同院生叩之應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誦業乃大服試　冠其曹雖老師宿儒名出其下帖帖享名之士游於晉或爲書院長咸引重君（鄭禮時爲書院長者折州鄭禮人江河縣知縣李君文山名光甄乾隆丙戌科進士歷東陽縣知縣）

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

希音堂集刑部郎中呂君嘉裘君諱元亮字潛齋風鑒人乾隆癸酉甲戌間始識君於晉陽書院時山左牛階平先生主講席深器君面君顧眡就余

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希音堂集會少梁劉義序憶歲甲戌余與少梁同學晉陽生主講席先生淹捕自負少許可而器重少梁獨至（鄭禮少梁名斗南階平先生名世攻玉峰堂集晉陽東歸紀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陽曲起行門人晉陽書院賈學孔等三十餘人公餞送至南屯是日抵晉祠張佩芳姚廷瑞馬履瑞張映宿相隨到晉祠宿同年楊學山家（鄭禮學山名二酉癸丑進士）楊爲證酒同門人痛飲高歌至夜分次日同張佩芳四人登懸甕山游天龍寺初入山口煤車絡繹數

里陟岡巔往往道拗峭險絕不可行行十餘里小憩十字河逾材廠始見天龍山頂山形竦秀峰巒翠黛時長松落落錯立巖石間幾萬株高梧古柏如人如圍或森然如虬龍狀攀石尋徑穿松乃得過日暮臨絕巔乃得所謂天龍寺者寺居山坳平地後倚高峰前俯幽澗萬仞澗底積冰皚皚長嶺絕壁四面夾繞白雪如林橫帶其下過小橋抵寺前老僧四五迎入梵舍齋罷鐃鉦動偕諸子就蹙聞山僧朝課遂同諸生游下洞回看所謂上洞者山僧呼早飯飯罷姚生先往徐溝遂及張佩芳等下山二十九日同往徐溝諸門人溫當綬等二十餘人先在公具酒饌飲餞雅歌佐飲極歡而罷十二月初一日過姚匡瑞家諸生復留飲食送至南關停車話別諸生凝立悵望良久然後去

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呂君墓表適年牛先生之河中余與君隘同寓中條之萬固寺曾少梁制義序適年先生之蒲州余與少梁暨風峯呂陶邨共他四五人從蒲濱大河有

雷首中條之勝望華山如在几席空山堂集示門人張佩芳等札聞汝等來蒲已有定期不勝忻慰及喬公到蒲始知以形迹之嫌暫止此說亦是與吾懸注之意更增惘惘耳吾今年來蒲本非得已所以來蒲者一恃蒲有三知已可作主人一爲晉陽舊弟子有負笈相從者今到蒲已近一月而諸弟子無一至者此中鬱鬱政如有失吾非老病本不耐汝等扶持自思殊不可解康將軍云我思用趙人吾意亦如此也兼衡兒相從來此甚須一二人切礪吾爲汝等計卽爲吾計汝等應知此意也此中有鹹苶相投處吾意汝等少遨緩來或一二人陸續來札到當自酌之與顏樂淵札四月十四日始到蒲初上館生徒寥寥廻月聞四方雲集平陽以南中條以北都有來者晉陽舊門人來者五人講貫曰勤漸有進益夏日甚熱五日之中一爲休息緣小兒及晉陽舊門人讀書中條山中其地有萬固栖巖白石諸寺翠巖青壁喬松修竹回復繚繞每往則與諸生尋怪石窮幽泉登絕頂望黃河太華倚風長嘯或吹竹彈琴以相酬和又詩集有秋日同衡兒門人姚廷瑞張珮芳張映衡五姓湖泛舟聯句吞松閣集制義序會大中丞喬公光烈時爲監司駐蒲州閔士之不學古乃延山左故某縣令牛君運震爲之師（牛君運震爲晉陽人蘿卜岡縣）且欲藉君以風蒲士書招君已而代牛主講院者爲山陰胡徽君稚威（胡徽君名天游）徽君即世俗學治古文自方昌黎謂惟桐城劉耕南先生（劉先生名大櫆別號）可與抗手餘皆目笑之時客於蒲蒲人無能受其學者獨亟聘君時爲小友盡以鄴侯器君亦君既盡得其所學歸而閉戶事著述概然有千載之志（孫嘉淦字懿齋南陽集中有傳由主講晉陽書院改河東河道總督名臣事略太湖縣志亦載其事一作名臣錄名臣錄作名臣自見）墓志銘平先生之蒲州公負笈從之受知於觀察貴公課日必備酒食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鄉試中式本省第六十名舉人希音堂藏稿三場百篇序余少習舉子業嘗致力於此丙子省試以五策得售及分校南闈亦持此意取士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

會試中式第二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六十六名吞松閣集制義序丁丑試禮闈本房沈公得君卷首薦斥對房錢公見而惜之力言其文於主司乃得售沈名杖今爲河東運使錢名載今官僉然則君之文卽遇合間已可覘其匪略矣海峯文集張孫圃時文序平定張君張圃與四方之士同以進士舉而獨不趨於時好不務於速成抽繭盡之思顯難詳之義浸潤乎六經之旨厥揚乎兩漢之詞洋洋乎滙滙乎斯可謂之文也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

希音堂集硯香堂記歲戊寅余館鳳臺秦太史復堂家名百從游者太史之從子朴呂恒慶普度餘慶延慶張湖體牛生天祺凡七人逾年生與朴入鳳臺學又逾年余歸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是年府君自鳳臺解館歸讀書城西南冠山希音堂集呂君慕表戊寅余館鳳臺秦太史家君適授徒里中庚辰一至余家又重修冠山資福寺記山在州城西南八里有元左丞呂思誠冠山書院明州人孫傑高願書院寺在山之左館建於元至順間書院久俱廢而寺獨存其左有屋三區州人士率讀書於此余爲諸生時亦寓焉（案府君嘗爲諸生時讀書冠山孫傑何年先考既成進士復授徒一年）餘山之上下松石間無不至者冠山書院當山之胸登此城郭樓堞歷歷在目號爲最勝州志載爲思誠父祖讀書處有宣聖燕居殿會德堂德本行源二齋遺跡尚存（案燕居殿士人名夫子銅像外自石謂案府君既成進士而夫子有昌言也）士歸里即謀爲陸宣公祠苑集注至是讀書冠山遂依文排纂付諸從學者寫之今艸稿之藏於家者尚十數巨冊丹黃塗乙爛然可觀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五歲

是年部選徽州府歙縣知縣希音堂集詔命砷恭紀佩於三十一年多出仕上閔大中丞書三十一年選任歙縣（案歙方志縣知縣任合肥詩注公於丁亥還自合肥詩注公於壬辰春在二月是府君是年離閩歙實未視任也）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六歲

喬松閣集制義序余之主紫陽講席也後君流歙之一年至正則聞君以古學倡多士而月課之於斗山亭（希音堂集有歙令張羲甫招余及劉御南游斗山亭詩注明府廣文源閒政山君桂小集斗山亭四首見前三首尾句曰天爵斯文作宗主魁初已識張騫自注明府招謁士於丸文伯張明府招同人集白鹿洞酬答紀事詩）斗山亭者明湛甘泉所講學處也耕南先生爲夥縣學官久之不樂謝病去會君來君聞先生名於徽君者舊矣遂禮請爲主子師（案府君爲耕南先生特闢閒政書院）歙士之素勵名節掃迹長吏之庭者至是各執經以見君過之皆如故等夷海峰文集問政書院記歙故有書院其地屢遷而今建於紫陽山上蓋新安一郡之學也其於下車之日甄人門牆飲食教誨權輿無已夫感恩知己孰謂難兼父師於昌明茵何若哉作人雅化居可覩已頒八政以侯采風者覽焉其一新學宮

（案學宮被鄭損壞重修學宮碑記其二建書院（案此上閒政書院記序文曰拓建閒政書院俾與紫陽校文必設教誨與職之士之初名）得

生排讀其間殷煜送府君回平台壁詩社公祖慷慨於江漲堵內鴻雁院每月邀羅生策會課題論詩詩注公建閩政書頗顏回爭古章呂邦宏詩社公

射生一聊云天憐靜處思

防猶夜狼消防戒牧牛　其三立社倉　案碑見上去思碑記

五徵奸慝　序略曰父師由入遠凡厥奸究即默

讎非其屑姓氏一時摘發合邑悅服　其四修邑志　案碑見上去思碑記

宏山作楸山又曰父師遷人移之賦治內堂

云皮其石異又呂邦宏詩注公禁夜戮婦人

云父師片言折獄不大以情　其八恤窮民　案即去思碑冬月設粥板閱宅婆孺地

催口釜月設男女二粥給語較碑偽詐　頌詞

不載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七歲

陸宣公翰苑集注刻成府君自序曰唐陸宣公文集權文公德輿所敘次制誥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名翰苑集今傳本是已宋紹興二年嘯縣主簿名煜　諱敏謚廟故　者進奏議注十五卷今獨其裴存而注不傳亦不載其姓

案阮太傅摩經室外集唐陸宣公奏議十五卷提要宋紹興中嘉興裴延祖所編凡十五卷前有延祖序稱得之於京師書肆中蓋即其家所藏本也又稱公之制誥奏議傳於世者有翰苑集二十卷而奏議獨闕今以是本補之云云是宋時已闕其五卷矣又稱公之奏議多觸權貴指斥乘輿故流落不顯而其文獨行於世云云是裴氏所編本名奏議不名注也又案昭文張金吾藏書志有唐陸宣公翰苑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提要宋紹興中嘉興裴延祖所編凡十五卷今獨奏議傳於世其翰苑集則闕焉

歙縣志府君重修先農壇記壇舊在石壁山之陽臣佩芳涖任之三年祀事既畢巡視其地城爲卑下每遇春雨漲溢則壇宇崩壞爰卜東郊塌之勞移建農壇崇二尺廣三尋修五丈壇前隙地可供推耰壇之北爲室若干其前門及壇左右各建三室以避風雨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即工十一月工成

希音堂集祠堂記乾隆己丑購屋於大陽泉時余在歙屬友人補葺而定居焉

是年重修歙縣志成

三十五年庚寅三十九歲

秋充江南鄉試書二房同考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歙縣以經術爲治術已而城應省試受知於先生既謁命城曰子之文矯矯不隨時趨似矣進而求之當斷至於古之立言者立言之道衷於經徵於史博趣於諸子百家子愼無足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能也希音堂集希音堂記乾隆庚寅余攝居大陽泉取老子大音希聲之語顏其堂曰希音是秋爲江南同考官求主司曾地山先生書越十有三年自泗州告歸乃懸之壁間又陽泉山莊記余祖父以來僦居州之上城乾隆庚寅始得大陽泉俗稱花園者亭一池一舊屋二區雜木十餘章故臼氏物也余知歙縣時念親老無所庇因購得之稍稍修葺復購他姓廢亭移置於池北隅顏曰陽泉山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案山莊爲金棚雲道院故址元好問過山集有宿陽泉牯賓道院詩曰方外僧然心迹消摩窗掃山影推杖荷溪聲且路嬉誰到石田爭可耕稱林不嫁客僧著錫錄頌

二十六年辛卯四十歲

香松閣集重修縣學宮碑記大尹張侯蓀圃以名進士踐任下車行釋奠禮詣學學之不葺舊矣君循覽辨隱度曰是不可緩緩且圮亦不可迫迫且擾余尸茲土責其奚辭顧初涖又會重建郡學事不得連舉越三年則山廬俸以倡而徐聽邑之人自爲占輸無徵要呼督期約一切經營迹而因故爲新事以辦治始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月訖三十六年辛卯四月成成之歲恭遇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恩科邑之第進士者五人二入詞館士皆繇喜傳說闢勤於侯侯曰國家學校之設豈區區科第足以完厚責塞衆望哉雖然天下之賢才率育朝廷其聚而貢之也舍科第無他塗則科第之盛衰與賢才之盛衰相表裏是誠宜爲茲土與尹茲土者幸然而遂欲修其效以爲余功且謂學校興育臣與僅如是止則非余所敢聞也我朝文化覃洽浸淫汎濫雖荒徼蹶髺伏匿之士靡不含音吐和振振拔迹有聞於時況歙古名州賢習項背相望是不一世譬諸佳硎良墨甘筍苦茸皆茲土所自饒貪天功爲己功余則何敢且修廢舉墜成民事神守土者責也非以邀福樂而是說而顧敢承之以益之疾乎余自愈滋此惑者衆余方媿薾劣無以革陋習而儲夫天下國家之用者乎名重者實不得襲取厚者報不得薄及之而知履之而艱故事不豫者後必悔余今者冰淵臨履日益滋懼深悔早歲率成速化素蓄無本而惜乎其晚矣然則士亦思所以無悔於異日者愼無徒鶩科第之盛而以苟且之學應此則余所未逮而竊有望於歙之賢者爾侯之言如此有述以告文者數爲知言已而侯屬筆於文文憑襲者作郡學碑記意與侯言略同因即次其言而爲之記云　歙縣志府君崇賢祠記余來令

歙於今五年每春秋釋奠思與人士講學於其間於是崇新孔廟已又於路南東數十步爲講堂之院曰問政工久訖功矣而先賢守令罔祀之在邑中者或頹圮黜或幷失其地不可循來使不爲萃聚以殷祀典非所以示於民而成吾政也今年春太守陳公彥回祠余既復新之遂於其門隙地構樓三楹門亦如之東西各爲一廊樓祀前明太守高公推官魯公凡十一人縣令張齊賢輩十四人皆舊有祠今歷毀者乃放倣賢意顏之曰崇賢　潍韓君夢周理堂文集贈張君孫圃序辛卯夏余將北歸以書別强歙縣孫圃邀余贈言余與孫圃交最篤不可以撫言孫圃爲人閎博疏達以學術自植而談笑間頗厭薄宋儒以孫圃讀書致尋精其於宋儒之書必深究而窺其不足矣夫學而不志於聖人之道則未有不由宋儒者也如志於聖人之道則已如志於聖人之道則未有不由宋儒者也云云詩集憶昔行贈同年張孫圃略曰憶昔舉南宮關下論知交軒豁襟期親逼仄時相邀一自薊門別風流信所遭金陵忽揖手出宰欣同僚薄宦情追皇古判不隔秋毫直欲酌北斗遮天騎鯨碧鄒人直徑徑不能操鉛刀且復入井底蛙蛙共叫噪君胡觀池沼郤忘江海潮又如佩蕭艾棄彼蘭與椒薜荔善窈窕泉石亦蕭蕭懷人徧顧及策杖不可招倘君吟山鬼訪我來齊郊（案韓君字公復丁丑進士丙戌歷安徽寧國府知縣庚寅改歙縣知縣辛卯丁母憂壬辰服闋補北路同考官時以蝗災被劾歸里也）

二十七年壬辰四十一歲

是年調任廬州府合肥縣慕志壬辰遷合肥治之一如歙（該飛珏送張老父任合肥詩序）南宮名宿西鄉才人風猶天能早敏非難聚閣下伊李傳作賦之癖山水於常愛應解自妙拔鄉華與蔡二異之驚倚輝光方伯使閩蔬多制敵之英槐市繼非項之遺比於文翁之化翻大有龔黃之治杭彌增芳烈者歟范府之治杭亦五載譯洽四民愛登卓異之一同之地而復參倚重布惠絕興增分長築已民之光作廣宣萬間之庇固稚憂殺胡碧慎之誠辭而能有候道之績洒捋罪無道於下賴帝其式

二十八年癸巳四十二歲

府君赴倉攷題詞佩作令七年兩知劇縣赴倉之弊所在而然皆以成法不可更易夫事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或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折也用攷厥源流詳其利弊作倉攷幷附私議二首以正世之君子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三歲

是年升任鳳陽府壽州知州秋充江南鄉試詩四房同考官（中式七人狀元名張竹軒舉人附生第二十五名張曾收舉人附生第二十一名單懋謙徽州府學增生第六十三名洋澤普寧縣教諭城縣生第六十五名張大鵬泰興縣庠生第六十九名吳文謙婁縣庠生第一百三名方世基歙縣附生第五十一名汪肇龍歙縣附生第二人第五名孫奐歙州府學廩生十八名至貢揀選縣教諭城縣生上壯遇榮王志遠王良直命駕總士微劉夢鴻下江經卷於選拔光鵬張人鑾陳夢鼎周南昌大經丹徒舉人陸錫熊吳學翰張容章）慕志甲

巍趨於簡便無復通經學古思爲有用之學以副當世任使此世道人心之
所繫不可以不辨（據此文續府君生平事蹟所繫故特采之）

四十年乙未四十四歲

希音堂集裕備倉記歸安閔大中來之撫安徽也以鳳泗累年荒歉倉儲不
敷振給慨仰食於安池宿太路險遠難致請下接境之鳳穎二府糴麥豆雜
糧二十萬石令所轄之鳳陽壽州阜陽潁上霍邱亳州太和蒙城皆濱淮潁
建倉分貯歲歉則相轉輸額闕則補平時出入如常平名曰裕備倉壽州當
建倉八十間貯四萬石撥知州張某董其事乃相地於州治堂皇西爲倉六
十間其式間廣丈四尺深倍高與廣同凡間貲四十餘兩其二十間在正陽
司東北三坊市民地十六畝川其半爲倉半爲田以給役食興工於七月朔
日迨九月壬辰工竣於是所糴之麥豆雜糧四萬石貯之俱足焉上鳳廬道
乞采買免稅書牽州奉檄建裕備倉采買麥豆四萬石前因閣下兼權關稅

陳明過所開放蒙示米豆等項過關向無免稅之例俾遵照納稅伏以采買
無免稅之例亦無徵稅之例考稅起於征商商賈轉販逐利故徵之以益裕
藏佐國用如用國家之財糴采以爲民食與商賈之與販不同而裕備倉之
設專備災祲過災則舉以予民與糴三之買補亦異故有商而不征者歲歉
則弛關津之稅是已又振濟補倉皆稅船料不稅米穀而撥運則幷免船稅
蓋以百姓者天子之赤子今有人憂其子之飢寒臠食哺之猶屑屑抽分其
餘夫苟求餘孰與不哺且權稅者求稅之盈不問民食之有無臨民者求於
民有濟而不計稅之多寮閣下今日所處實乘其任利害尤不可不審也夫
一歲之稅千百於所采買之數數苟不足非以采買免稅其足亦非以采買
納稅也而使州縣之吏因是規減於所采買之數曰吾非糴不足稅因之也
何以爲采買不力者責乎或謂采買吏有贏餘稅於吏非稅於民此尤非也
古之善理財者莫過劉宴宴於揚子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曰所費實不及

州巡所派差務書楊建新輔鄉城屋官署倉廊城廂長濬徙
民人之聯都戊戌簽已撥泗州垂瑕子七月乃抵任函也

四十四年己亥四十八歲

嘉志己亥題署泗州舊案志盛城本到
部報之日始斷

四十五年庚子四十九歲

希音堂集移泗州治記泗在省西北轄天長盱眙五河舊治在州之南淮水之北去盱眙二里康熙十九年淮漲城圮建治盱眙山之顛其所治乃在西北懸絕淮湖遠者至百五十里虹屬鳳陽府地小而高鄰於泗隆乾四十三年巡撫閻公請裁虹爲泗版圖民賦一併於泗而以其城爲州治又於泗之半城增設州判一員四十五年余由壽遷泗又亳州救災記余如壽州日梁君聞山甸爲余言戊戌七月亭人被水之慘與州牧江公（名伯子九號恭懷徐人官至廣州知府）振救之勞今年四月余遷泗州公遷六安同日引見江寧行宮適月公升知鳳陽府又適月余至泗州（名志舊此碑殘是年十月十二日選邑人老泗州重游感舊亭實際上人以梁聞山大令書府君救災記碑本見遠七律一首即此碑也）又上閔大中丞書兩年來每念親老子幼輒如宵迷連月不得家信則惶及得則又惶見書黏紅籤乃稍安例父母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予告終養今佩父年七十五母年七十三胞兄自幼病廢任內亦無經手未完事件前月得父書俾佩遵請又以幸邀覃恩請泗州之封須用泗州印篆故未敢造次俟到泗即擬通稟詳請謹先瀆陳慕志先生（鳳泗等處民惟種稻藩水旱即災公曰三農生九穀而一之可乎乃相士之宜令民廣樹藝以儲其蓄並請於大吏行於各郡邑民多賴之希音堂集論鳳泗水旱書古者水旱謂之天災鳳泗二屬遠者勿論自目所經見十餘年來七八災矣常究其故而知其說之不必然也周官太宰以三農生九穀注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秬大小豆大小麥或曰無秫大麥有粱菰蓋地有不同生物則一故多其種別其性權其時高無苦乾下無苦濕又盡其四支之力是以四種而五穀民不知災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職方揚州其穀宜稻然爾雅粢穋注今江東人呼粢爲粱粢秫黏粟北人用之釀酒吳都賦言稻秀菰穗是揚州不專宜稻也鳳泗遠在江北地據高阜與江南異淮渦汲灌岸高崖深水利不通而其所種即惟稻近稻有種麥與菽者不過十之一二當春夏之交稻有稻水過此則全賴雨澤又惟疏性成秧一入土神手待食及其無穫則諉之天災國家常貸數十百萬以振之上之恩澤日以厚而其本業日益荒漫離亦愈甚農者天下之大本今既無以供上之需反踐有所殫不知紀極非經久之計也漠泥勝之有區田法敎民裹種負水澆稼其法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各一十區通約收四五十石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今可放其遠行之如有田一頃者種大小麥五十畝秫粟二十畝稻二十畝芋菜之屬十畝麥後種大小豆二十畝蕎麥三種二麥豌豆菉豆爲之穫豆二麥各百餘區

倘邵樓可勘云又詔免秋書與州郡圖五十三里田地六千餘頃自康熙三年至十八年屢次捐除荒沈田地四千餘頃見存者二千七百四十三頃零歲征銀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兩零乾隆二十六年會勘籌議案內豁免窪地二百六十餘頃銀二千二百七十餘兩三十六年欽奉恩詔案內前知州謝牧查實窪地二百六十六頃五十八畝請豁免經前滁司屢次駁詰至四十四年前知州劉牧始以坍田二十一頃三十五畝八分銀一百八十三兩八錢詳準題免夫窪免之田原不催此顧駁詰至數年乃定推其故蓋恐官物失陷期核實無溢面已竊念今日之泗比昔已去三之二又屢遭水旱所登不下數十餘萬豈爭此區區著哉泗地本窪下迫近淮湖自往歲黃淮合流瀦蕩數十里水勢反高於田此一害也黃水漲發清口壅遏不暢則湖水倒灌而上此一害也黃淮湖者大則泛濫於泗又一害也是淮固災不淺亦災河決爲災異時東北鄉如青陽牛城古浪湖等堡

烏齋文集　卷八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地內如三十六年未免之二百四十餘頃已成巨浸深者積水至五六尺又頻年被水至去歲七月黃水決溢先後續報坍沒之田三百餘頃皆與淮湖相連不能復涸例宜豁免誼繪圖貼說伏祈垂察又論振本色書今歲泗州併舊虹應振之堡四十六處其災分與四十三年同但往年九分災極次給十二月一月本色七八分災概給折色詢其故由四十三年被災州縣多而亳州蒙城懷遠鳳陽等處災分尤重處處需用本色是以七八分災概給折色以災多而糧少也今歲安省被災者三數處泗州爲重雖撫賑兼施誠恐一屆寒冬民間購食維艱見奉撥各處麥豆二萬四千石以今歲七八九分災區比放四十三年口數十二月普振本色約需糧二萬七千石計所缺止三千石尙有泗州倉貯足以撥用即再撥他處穀亦無多又民食米爲上麥次之黃豆爲下今歲泗州奉撥雜糧豆居大半以之平糴非民食所急貽倉尤腐朽堪廒不若悉舉以代振使寬惠均霑更可使糧價頓減一舉而數利存伏惟裁察　又論泗州關稅書與州判署河上通河南下達江蘇商船通有故額設關稽查臨河新河兩處關稅之船非以權民也行之既久詐僞叢生自五穀雞豚匹布尺帛下至竹木薪炭入城有稅出城有稅又證人於四門日伺夜偵如強密網甚至詭稱巡關恐喝取利物佔騰踵賦此之故泗故虹邑地小民貧加以連年飢饉瘠久病之人加意撫綏猶恐不支況可答撞困苦乎竊計鳳陽關稅額每歲二十餘萬兩此地所入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爲輕重萬一所權之數不以充正課而以飽胥吏則雖有如無又何便於此然皆知而不言則以礙於位勢又恐稅不足額爲憲臺所不樂聞耳夫稅之盈絀有得之於寬抑有失之於嚴嚴則搜括必甚人多避之寬則商有餘利人皆悅赴如本非可設關之地寬且無裨更出之以嚴惟有肆攫奪而已此勢所必至也竊以既有新河口關州城之關可以不設必不得已於夏秋水長船行時遣人巡視冬春則止惟許嗇查商販不得私稅民財并乞開示應稅物件使衆聞知如此則商民兩便矣　又論撈天然閘書昨因查修天然閘地河道業將泉州濉河經流及應修各段繪圖貼說上呈竊念茲事重大有不容默默者濉自宿鑞泗以至入湖上下數百里承上境及本境之水一遇盛漲往往漫溢故修治爲宜然河身本窄黃水所過水去沙留日日以甚河身反高於民屋其病由於引黃入濉也蓋濉之於宿鑞其經流而泗則兼爲其尾閭查濉一由泗之謝家溝東南經下河入湖一東北由烏雅嶺入下江之宿遷桃源復折而南至泗之安河入湖一由荀家溝經泗西門南流

入淮淮之支流既多非數十萬金不足集事且爲開天然開而修無非徒導
河入湖耳自河日南趨毛城鋪之減水入之睢山四閘之水入之閘有啓有
閉湖有增無減故病泗者莫如湖而淮次之而病淮與湖者尤莫如河設再
益以天然閘之水一遇湖漲必致橫潰而淮必致淤墊如是宿首受害泗鄙
亦不免矣蓋天然閘之設原以防河漲保徐城爲今之計宜相砥附河兩岸
民居有當衝宜遷者遷之或陂隄污澤舊爲河所游蕩今起隄防逼束未舒
者決去之如此不已然後開閘以泄之河所去既多入閘者不至爲害庶幾
徐安而宿遷泗亦安靜之一石之水必盛以一石之器不則必多其器而後
能容今淮深廣不及河之十一苟防漲保徐專特予此是以斗庶盛石水有
護諸地而已昔人盲開河如放火萬一既開之後洶湧奔溢不可收拾如往
歲儀封之決鄭工之漫尤當早爲籌及又天然閘乾隆十一年經河憲高奏
明以徐城誌椿長至六尺始行啓放以今校之即長至六尺亦不宜放何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河屢決於豫境皆由下游梗塞水至六尺其實不過向之一二尺病在河高
而不在水大又明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歲

希音堂集王平周壽序余之遷泗州也謀乞假終養同僚皆力阻君獨勸行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爲君五十誕辰余既援例申請遂書此以贈　又玻璃
泉記泉在圩貽第一山之麓前臨長淮右瞰洪湖有亭榭竹木之勝初泗之
圮也遷治此山之顛泉在治之西偏今裁虹爲泗去此百八十里余去歲七
月流泗今在月乃得一至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一歲

墓志壬寅以父母年逾七十請終養大吏不使去曰即薦汝公以親老力辭
志與人交寬和樂易雖御臧獲無疾言遽色有他姓掘地得古冢公爲收其
秋以侍養歸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二歲

希音堂集題山資福寺記乾隆四十六年余自泗州歸明年率兒輩游焉

五十年乙巳五十四歲

希音堂集諧命碑恭紀五十年大慶仍聽請泗州封用加級得封四品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五歲

希音堂集游禪巖記蒲臺山在平定之西狀若屏風其西南深隱處爲禪巖
巨石攢列屋皆在崖下有泉自石罅出匯爲小池冬夏不竭乾隆戊戌余以
修滿引見乞假當至其地壬寅自泗州歸蒲臺歲一往遊而禪巖徑陡厭余

又艱於行今丙午夏乃再往

九月二十四日先曾祖母王太恭人卒年七十有九是年府君助知州金君
源明修畧平定州志每類題詞之文皆府君筆也旋以居憂不豫其事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六歲

二月金君修平定州志成府君代撰序

五十四年己酉五十八歲

七月初二日先曾祖登榮府君卒年八十有四

五十五年庚戌五十九歲

是年冬先敎歲試入學第一名

五十六年辛亥六十歲

希音堂續稿三場百問序綱義盡人可爲策非淹博經史諸書明於政體者
不能今夏暇日因撮舉經史及時務所當知者百餘條俾兒輩以時講肄先

考既入學初君敎以對策之法作此之敎知今夏爲辛亥夏日也

五十八年癸丑六十二歲

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府君卒遺言不得隨世俗崇釋老力辭
志與人交寬和樂易雖御臧獲無疾言遽色有他姓掘地得古冢公爲收其

曾置地以窆之春秋遣人祀之樂鄉居不殖生業惟蓄書數萬卷尤喜讀史以爲可以鏡得失觀成敗嘗語其子曰汝輩能讀書暮雖貧樂已臨歿猶諄諄以勤學

府君著書陸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公餘雜錄三十卷春秋世系（詞未紀數）希音堂文集（無卷數）社倉效一卷平定州志效譌一卷三場百問（無卷數）重修歙縣志二十卷黃山志二卷

府君生子五人長世父僖來按察司知事江西永豐縣永子二秉武秉成次世父性諳子三而廉而恭而厲次世父同越垣庶生子一秉文齋庶生次先考諱敦頤榜名敦來嘉慶辛酉科拔貢舉人辛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戊寅科福建正考官行抵浙江建德縣卒年四十七子四開進國學生貤封修職郎晉運慶膳生瀧運慶貢生平陽府訓導穆譜名瀛運道光辛卯科優貢生正白旗漢教習候選知縣次叔父籀式出繼伯祖潤齋府君後子者謹排比其略如右以備國史采擇若無舊文可錄概從闕如蓋不敢以子孫私言闌入一字也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朔日孫穆編并識（蓋江陳座鈔頃譯）

附錄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張君配王宜人合葬碑銘（元附）

廣西藤縣知縣同里任賢淳譔

道光三年六月曉莊張太史繼室李宜人舉力所天遘疾而卒其孤開運等既合葬封樹如制復踵貞珉徵質淳一言以表其阡嗚呼賢淳與太史文字昏姻之誼至密且湛其爲能已於言哉尚待請乎太史諱敦頤字復之榜名敦來曉許其別署也張氏自明初由洪洞遷平定諸贈奉直大夫新淦君之曾祖也諸

封朝議大夫鄉飲大賓可舉君之祖也乾隆丁丑進士歷官湖州直隸州知州佩芳世稱蓀圃先生者君之考也以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生君合肥署中六歲生母陳太宜人授以孝經小學神識開朗輒多解會稍長讀書日益不同塾師贊君洎作天焉說況之年十四應童子試默誦十三經不誤一字學政臧文端公譽學官曰此confirmed器速化可惜善培護之不患不遠到也年十九補古香齋作雄寡非復舉子家數策對賅博尤爲帙倫七年龍禮部試歸適陳太宜人喪繼母終喪不敢徇世俗溢分隆其家法君予請以知禮十年巡撫金公應琦與君交舊澂任過君山莊邀至太原諸以地方利病平定居省東界例食解鹽地窵遠向就食長蘆以無照會時爲關吏所持價騰踊民輒淡食君因以爲說於是金公通檄直隸刻石關門俾永勿阻逾十一年主講太平書院宏獎之效今猶在人口十六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十九年授職編修充武英殿纂修治河方略館總纂二十二年保送御史引見記名二十三年五月命充福建鄉試正考官行抵杭州感受暑風七月十一日至嚴州府建德縣屬之大洋遲不起年甫四十有七時吾州張君四箴適宰建德蓀圃先生弟子也實躬視棺斂云君丰姿秀偉先臞後豐性復樂易入其坐者如依玉屏披春風清和之氣襲人生平雅有持操非義之干千金蔑如燕居默坐意防尤嚴嘗置黑白豆几上判別發念善惡如趙叔平事其它細行不備書酈王宜人陝西檢討凝嘗孫女太學生繩祖女事舅姑以孝聞太史好施宜人實左右之先太史三年卒年四十三子男四人開運太學生晉運慶生龍運慶生平陽府學訓導穆優貢生

正白旗官學教習候選知縣女二長適余次子模靖廩生次適介休楊煦副榜
貢生繼配李宜人浙江山陰人寶濟侍郎舅氏廷良太翁女歸太史十月而寡
遂挈孤幼依侍郎以居教育子女心力交瘁逮女適楊幼子學鎬有成宜人疾
已沈困着貢返里不數日遂卒年二十四嗚呼士之懷才績學終不遇於時者
固已多矣幸遇矣匏繫閒曹終身不遷淹滯無所試者亦時有之君四十通籍
不爲卑未七八年受先帝特達之知不爲不深即君之東脩自好以勵發揮其
素學者志氣亦不可謂不卓而願中道淪沮辜國恩殞士望余竊爲君恨之國
家設科百數十年三年興試數十人如君事者蓋亦鮮矣將不如是不足表其
人之奇邪則無憑乎匏繫終老懷才而不售者聞君之事方且豔之而稱之也
曰苟如此死死亦不恨因系以銘曰

窮乃通通復窮大用有基如日方東胡以君之盛德而食報未豐陽泉之北峯
佳氣鬱蔥賢媛相從後之名儒鉅公過而憑弔臨風孰不歎曰此張太史之宮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候補知縣李日茂譔

補菴張君墓志銘 有序

君諱晉遹字仲明別署補菴世籍平定曾祖可舉國學生諡封朝議大夫祖佩
芳乾隆丁丑進士安徽渦州知州考敦頤嘉慶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
史君性沈厚幼無子弟之過及御史公典試福建疾阻中塗君憎其伯兄雞斯
踽足舁櫬歸喪葬儀舉性哀感路人事嫡母教弱弟咸中禮法內行允修爲文
章瀾瀾源源若不可方年二十五州牧吳公拔冠試寘補博士弟子疊丁大戚
服闋占高等食廩餼所造殆未可量也乃天敝其紀猝患熱厥晌仆以萎痛哉
君秉家學資復英敏不屑屑與世俗爭利鈍比從吳實齋吳校菴兩先生游向
學益邃於程朱陸王之書臚列參稽九變復貫又善操觚牘縣驛疾書自梯米
以至薪引揮斥如志墓賞其工君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卒於道光
十年六月十二日年三十有七娶黃氏子一孝祈女二俱幼越七年君之舅弟

右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共若干首先師乌齋居士遺稿也訓自總角即聞師名嘗於尊酒閒親豪縱落落之概心竊慕之成童而後猥蒙獎勵許列門牆欣戚之情殊出望外方冀仰窺豪末以稍慰提命之苦衷而寒暑再經頓成永別逝者如斯天邪人邪師歿於己酉冬同志諸前輩命訓檢點遺書無任散佚因取師所撰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說文屬及詩文手稿友人書札鎖置一笥中倉猝之間顛倒凌亂不能無負於平生之意愧恨如何可言檢既畢謹呈何子嶠先生以俟子貞世丈典粵試旋淸齋校訂已而貞丈甫歸即持服南下先以遊牧地形二書付何顯船師其餘雜稿權封置京中事會難齊有非意料所及者至壬子秋貞丈起復入都旋又使蜀於是舉雜稿悉付顯船師乌齋遍集始萃一處不數月顯船師亦從軍吾省行期甚迫乃許以雜稿付訓兄弟編次又言遊牧地形二書已錄副本可存都中數日後軍事益急忽改行則倉皇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訓不及追送僅從楊綑芸世丈處取得雜稿及詩札一束於是師之遺文遺書又判然兩地矣既承顯船師及綑丈之命即與家兄子肅一一淸檢分爲十二卷顯試策論隨筆札記留待續編不敢雜厠也師嘗言舉人一生精力盡於故紙堆中但冀得閒願之年畢成所撰諸書再取平生文字選次授梓便可無憾今竟不獲如願遊牧記末四卷尙未排比幸有綑船師任其補綴地形志中有欲移入水經注表者今無從辨別願閻兩譜改訂稿本亦未竟業師又嘗言有校訂尙書統證重修平定州志元裔表外蒐碑目等書竝不知存亡無從尋覓其存於訓處者僅有漢石存佚表及此雜稿訓兄弟得以盡力而編次體例又不能復質於九原功名嗣續固已付之於天文字之厄亦復至此千古嗜學之士聞之當不免酸心況於親承訓誨者乎訓從師未及二載姿性魯鈍未窺堂奧師亦念訓親老家貧勉以業舉根柢之學未及多授也今師歿已七載訓碌碌無所進益不足表章孤詣而向所窺見者則宜謹誌之以爲楷模師天性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脆摯篤友愛厚宗族姻戚故舊賒不關切周至奉前輩若師長愛後學若子弟至於表章絕學扶植耆宿不辭節衣食以從事而獎被英俊振拔單寒尤汲汲若不及爲學專以篤實爲主嘗言爲文而無學其文皆虛爲學而無行其學皆虛故凡著書爲文皆精深刻摯務使足以抒性情裨經濟不肯避迂阻以獵取浮名末年常切切以時事爲念四方有兵革水旱聞之殆廢寢食若身歷其艱於濟河歸諸大政無不講貫窮極驅縷生平意氣峻嶷不能隨俗俯仰至過績學之士則莫不虛心商榷誠懇動人嘗稱海內文人惟有長洲陳碩甫未及內交然則師之知交契誼亦大略可知矣末年病氣疾甚寒暑而伏案研精兀兀不輟黎明即起夜分始眠雖紛冗無少閒用力太鋭又嬰遭天倫之慘煢煢自弔憂足傷人殆不爽與師所著遊牧地形諸書精深廣博既足以傳不朽而所爲文字數年以來每徵先見尤足見其才誠之宏而痛其未克展也中年以前壯遊南北接見耆宿交遊涉歷必有可述者訓願幼不及見又比年風流雲散莫可咨詢披覽遺文感念今昔每不禁潸焉出涕謹述編次遺稿之由與管窺蠡測之見以勉酬教育於萬一尙冀海內諸君子叙同心之誼聞未顯之名書諸簡端以昭不朽其有遺佚文字可入集中者並希錄示俾獲補編則先師固有厚顯爵而擁旄望塵者亦將銘高誼於無已也丙辰七月十八日門人吳式識訓謹

烏齋詩集目錄
卷一
古體詩三十四首
卷二
律體詩五十四首
卷三
古律體詩四十八首
卷四
古律體詩四十首
詞六首 附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五言古詩

丁酉人日春海年丈約偕蔡友石年丈吳荷屋中丞梅伯言郎中同游海王邨阻雪不果乃移舟龍樹院登高賞雪談讌竟日月午方歸詩以紀之凡四十韻 以下丁酉

諏勝及春七追攀聯組玠言尋海王邨萬籤秘金鼇耦彼雲漢龍散我塵土械勁風吹暮靄虹月驟背露供張腳云熟鞾襞翼以固有防斜川展更卓參軍旆浙瀝揣封擲 揣與見前注解跋沈霧壞研北騰餘笑城南築高會絕頂應攜朓雜回乃任晻金鞅蹦壁何雞棲逐狡到門雖驚桑凭閑目恣快離其眼縯廣刻鬠肩稜峻潛漸勁孚午牟楚見沙瀨言言跨樓堞站站回樹蓋湛尺潛禾螾合寸蒸靄艾浩淼玉鏡光超帙金聚界却坐蒹葭緣一拓胸次豁窗明息凡響耳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記

鈴鐵鏟山聚湍洄廬羊根瑩庭出子石形奠何渾渾一綫絡背腹宛宛斫蛇盤

巧匠神悟開琢宵龜跌蹲列宿應元武神物歸高閣世子富金石博雅過玉說

供入實賢堂欣契忘朝昏老研得巨賞氣象爲之尊謂當酬知己萬古徇王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來清籟諦審嘉泰槧共下揣翁拜 蔣學中丞攜研來觀時同觀據梧劇新賞灶櫝展宿戒

切程文集同人爲東坡作生日得鴈并腿側忍俊泉獨勾遒遊四君子寫語壓塔外 傳中丞有東坡笠屐圖及袁氏本宋牧仲錫琛三君子小象今情既解遊古貌獲商兌翻笑泥塗士屠屋無乃太新黃

潤眼福墟白振筋懈趦日宕昔昏行庖劊脯膾縱飫擴酒床清言嚥機械須臾

月波涌倒翻雪渨淞出沒煙帆穩猶直江樹殺一望清萬頃缺陷聲澎湃此景

信天呪相期責吟債通元拂妙素挈我入界綪 蔣學中丞許綪圖今日圖中人慚愧羽

獨鍛離葩傷春興冒璨感秋解接峭勒八關支凍觚五噫蠟鳳錯槃匜漏鯨鏗

城闕客蓑軒然舉蹴鈴甚矣憊歸趁鼓跋跋雜遝聲嘅嘅茲游判洪荒結念每

循帶小詩用紀實筆房弦自郤

寶賢堂研詩 并敘

研明普王世子奇源寶賢堂故物也以慮僅尺準之厚三寸博八寸長尺有一寸強制背龜形修文一綫遶絡如鼉世子薨研實徇之後遭伐

三世論交誼廿年共橋裙我角昔方羈舍君已早萇念我細而黠欣契機省簿
倏忽俱老大話舊展感頷江皋聽夜雨期蕺午再盞代飛笑膺燕相依判蛩蹙
喟我裝初卸感君駒速秣登樓約再賦望眼期共豁拾級躋山椒振衣度木末
各抱濟勝力懸崖手獨擫習山本善走林深淡暑喝峯坳一剎湧廟貌儼黃歇
老梅三百本未花香已醉江風吹我褐晡日雲西沒歸來坐小閣鐙火鑿林樓
池蓮照顏色水螢綴蒙葛轟飲圜瓢狹別酒金波凸座中多碩彥酬獻忘觚棬
嶽嶽充宗角峨峨楚冠豁下上未聞道醉語紛祭獺主人敬愛客觴行不復遏
游魚潛出聽幾攔水聲喑歡極雜悲歎行色怨倉猝君念故山楸君將歸治我先德非小
懷小園梧哲崇圖名君行自駸駸我居定咄嗟良晤豈易得囘思在單閼辛卯後與君聚面越
行矣加餐食志喜應見齩茲游姑可續相約梅花發

妙相禪林

平生登鑒輿尤劇事幽討金陵佛都會緒蕆各精好謁客城西隅籍天初破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拭翳試北牕一剎茁林表肩輿犯叢薄夾路吟翠篠結束入曲折窮探開曠杳
西園最開敞騷魂潔蘋藻寺西偏有屋有祠堂祀子祠紛紛宋景徒剔蘚得香帥廟貌偶然耳對
輒憂心擣南榮更軒秀傑閣俯飛鳥鐘阜拳石緇當檻萬綠繞波委湖雲濁炊
雜寒煙羣雞鳴又其北晨鏡修蛾描老桂南中繁處處香雲渺一亭襲其東月
夜裾曳綃陽鴈賓白露秋色妬紅蓼間中脈來和盈案寺有僧告余曰此秋色也魚語池蒲隔雅翻林
葉槁蕤翥善侑客口角粲涼燠精茗淪珠流叮盤登栗裳我性習疏散躭麈態
放夸問訊佛田豐土宜況善稻媿乏甕飧資備食恒不飽托鉢與汝同養福計
獨巧梵俗沿六代榮華逾謏璨謀生學出世此理堪絕倒杖作雲山主精舍供
埜墀時來相攀援亦足拓孤抱談禪均未能飯依喜輟早一笑出門別異同自

孔老嬴得郎景詩相貺良不少

海州試院臨發同硯諸君分貺佳製寫此奉酬并寄仙霖理初兩先生

海天無定風昏旦異寒晴朐山無定雲現滅非一形一峯閣屋山翠點征袍書
磬重雙南金酒淵平復起哀歌托短琴

十一月二十九日渡廣陵江阻風偕同人登浮玉絕頂分韻得浪字

岷原縮地軸水闊東南壯朔風互寒日凜冽江流兼迴瀾被孤觸瓜步乾相望
引占牽堵波（今名曰塔稱譯訛云）鈴語泥歸榜聯檣走山麓糾柯蹙高浪塗阻意轉慨計
拙游桁陽南征憶夏首倉卒理吳艘昏黃鐙火發風纜聆高陽帆飽輕舸駛彈
指隔重嶂人生游豫與晦俄悉天脫山水況有靈知己實堪仗（用嵇康之語）使槎隨
沿派簡候換英縢登臨遒所願一笑飛塵餉融結積墨劫丹碧困意匠嬉扳危
石磴俛結浩淚漲眞泗名勝州容我眼一放禪機坡印寂樓觀煩特創（玉佛樓事）
卷來高聽（乾隆間於此山旁留宸翰）天題炳玉版（相傳燔於火亡歟宋高宗書補紀村鎮時綫上）鼎彝潔供養麟麟宛委緒萬
精舍足清況一勺劃江呂（語見水經注）寸線花瓷漾同游富述作詩節嫡高亮風聲
挾江水播枝頗難狀撫懷念疇昔吟情勉軒抗君看浮天水原不擇盆盎

悼婦篇（十二月十三日君亡四十有九日奏雲南時拉朝審此案事不復能省祝也）

五

時張宋六月也）巍巍巢不去奄忽傷孤露無母君孰乘無父我何怙自古家道窮禍本
蛾眉妬我時齒未壯見迂意綢固惟憂手足恩涕漣荊樹所以惜老獻造次
輒相牾同牢未一飯飲酒幸終篇遭逢家多難恭若覩同茹傷哉遂死別抱察
久彌痼（君幼抱瘵疾庚寅後日益劇）我緣薈簿祿十年困秋眠旅食晉陽道假館京華暮（余以
丁亥濕入冒肆樓辛卯頁成均留京教習十年來間一歸耳）才拙世見棄徇人家弗願累君轍破釜仁絕炊煙五
巍巍豪嫂德疾痛荷扶助（仲嫂中牟派居興君相依相期）君本富室子命辰獨薄蹠脫襪每見
背影零歎遲暮（外舅民耆爲人原產頗豐家事紹線國以致疾）外舅撫君慈外姑視君恕我出君焉賴
母氏渥眷注側聞中夏交歸嘗染瘧霧倉卒避大厥危病感無父一霜遂彌留
沈綿忽明嘏（五月初外舅折簡君一痛已絕越日始蘇）伻有從西來傳君相慰語疾會當大瘳遠道
善自護（是十月中借）雁風觸淮雨嚴霜膠清酤舉酒不盈觴寒嗽神若蕪（余時患嗽喉痛飲凜
積憤摧人肝衡德夢無數寒侵增夜嗽中鬱苦氣逆秘疾滯音問傳聞頗嘖嘖
兄意滋不安勉振春郊策連日方謂損乾鵲噪檐隙扣扉語音熟覩面互聘嗜
慄遘江潰怪鯉膾尺素斜閘不敷行淡墨寫凶赴（余以臘初由淮上過江陰次日遂得訃死報）肝陽

忽漾尋權顏情話風雨夕寒燈幸復照伸春月始綢往再途初夏歸思日又稠
離煽不易揜況當懲辛螫舊業日以荼前塗日以窄作宦信孔艱致貧計尤棘
失聲歎奈何謀野詎有獲汨汨庾閩波英英山堂柏髮蒼結後望吮畫信所解
念兄有二子其一馬眉白祖業繫阿咸蕉桑良可惜洗觴更酌兄後會良匪易
後會亦不難努力秋士籍落莫廣文官況味猶茹蘗試探囿牛鼎中自足千鑪

七言古詩

趙徒伊玉印歌效昌谷體（以下二首在丁酉前）

印仁和趙定庵主事家故物也（旧藏東樓家故物後歸鼎林文峭帆竹逋文結蒙庵今歸番禺潘士成郎中玉質精白妙潤世無其比余以虛徼尺度之高七分徑一寸劣繆篆文四曰徒伊安趙（趙字疑系趙字之合書如三）按漢書趙氏徒序三鉤弋夫人也飛燕姊弟也飛燕後立爲后弟亦進昭儀皆不終於徒伊則此印應屬鉤弋矣

鬮菁家家繡祀臨道行

漫河道中（阜城縣以下戊戌）

烏齋詩集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暑路煽煽風揚沙火輪蒸山渴沒車悔不從農耕壠上風熹坐歎客無家路旁
老農晞且嘆客未知耕農具陳前年太歲直未申巫卮無靈蓍弗神去年太歲
幸直酉借得官糧戶一斗三月播種盡七月石田曾未擷節旁頹颱日日卷颶
瀹旱浪平疇一丈高亦有耜犁挂屋角畏飢輟耒人連逃客今乘車仍快快我
視車中貓天上君看道左乞食兒世業半因力農喪噫吁嘻餓死牖下眞失計

安得萬古常豐歲誰爲排閶額九閽咨爾雲師胡不雲

留贈紫瑮試焆古桑兼懷祁六太史幼章

霧號鑠院秋氣足帖窗當晝上濃綠眉稜蹙損眼纈涑今雨何以慰幽獨來時
頗苦秋日艙憑丈桑陰護老屋精神慘慄歲月古伏生雖耄意態肅非海連宵
堅未必植根定不淑懼否童童白玉堂木天侔鹺幹慣經霜春風長安花事滿雖
熟飄傾名酒香游南一洗目翳淨不復珍材儲藥蘗（唐常館舍桑一株百餘年物也用其葉洗眼最效）
時違小學今人棄如土昨來偶過大夫室到眼龍虵態跳舞偏傍比鄰皆有法

桑乎桑乎汝莫嗟炎姨異候固爲其煙空樹老碧雲合會看天半騷魂翔

題湯雨生將軍貽汾太夫人脸畝圖 戊戌八月涵州試院

乾隆丙午臺匪林爽文作亂將軍祖鳳山令大奎父荷葉同日遇害時太夫人年三十有五餘詳汪孟文夫人跋

蛾眉初畫樓鏡光畝頭飛上小鳳皇鳳皇身繞萬花紫玉畝暗卜同心喜天容慘淡臺山愁祆旗獵獵颺蚩尤日寒鼓死軍帖絕海水飛濺歐池血一門忠孝委煙塵鐙花敲缺畝痕碧白髮梳梳高髻傾曉窗鏡鑒玉畝聲斷玉拚隨雲海嫋貞筠不逐秋心變畝件竹扶頭回憶卅年初夢裏慈雲暫相見紅淚成珠雙鬢絲人間信有斷腸詩尺綠難寫箱幃恨寫得睦畝筆辭時

附湯太夫人元詩并節汪孟文夫人跋

美便無瑕斷亦休曉窗枕夢悠悠於今別有思親淚記與畝時初上頭

鏡非臺已悟空門贈嫁畝奩坐不存三十九年千萬路鬢絲斷玉還溫

從宦昆明年十四嘉慶甲子冬雨生先生官揚州奉太夫人寓居瓊花觀

一夕畝斷而成此詩太夫人春秋五十有三距賜畝時三十九年矣太夫

人生平所爲詩甚富自其舅輿夫徇節海外遂取舊稿盡畀祝融豈期垂

暮之年重抱思親之痛長言詠歎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雨生先生掇拾

零章繪圖徵和至吾宗蘭沅夫人點染工妙翻陳出新可謂兩美適合唱

和鳴矣予既錄原詩附諸圖後并識其顛末如右孟文汪玢

報恩寺塔

江光一綫迴秋原縈絡城郭西南偏天風齕齕拂衣立鈴語巀巀泥我前我揆

酒懷并詩抱選勝例必躋其顛金陵市月若幽窗當樓夜夜佛花鬘擁護吉祥

杖阿育報謝敢遴脚力慳盤紆窈窕歷層級轟然透蕩天宇軒高雲一片掠眼

過寒賓噓噓上晚煙獨有晴霞拂不落蜺標倒注雞鳴山同行爲我溯建寅基

堪胚胎赤烏年亦越齊梁遘宋元經營振剔相新鮮增高直欲青雲干可憐太

祖黃金錢金錢拋擲成遠眺坤樹人家入望圓豈惟匹練橫堪畏吳門絢以疊珠紅

欲然郤顧已消龍虎氣摩空謄有雕鶚盤風聲愈急鈴語厲登登築步窮追攀

寄語諸天貰我頃南來相窺緣亦艱佪翔惜同飛鳥下半餘紅日銜厓邊

四松庵 庵側陶甓打趣憶讀院中有晉大關基孙相公豫臺陰自記也

四松腐齕根成塵遺筆兀傲寫其神傳名存松不朽庵中缺箇哦松叟問誰

巨榜著餘霞姚姬傳先生取謝宣城詩句曰餘霞曲徑披陀揭墅紗南關東轉過碧紗巾惜餘霞館壁名

童豈不夥擷香乃覩陶長沙長沙遺兒詩亦臘涼涼巖松寒不枯月下香清聞

獨嘯清流對此牧豬奴繞欄繚亂石湖水城上江波平如砥道衆新來銀杏庵

關東轉過碧紗巾惜餘霞館壁名

關東轉過碧紗巾惜餘霞館壁名

關東轉過碧紗巾惜餘霞館壁名

初回折竹聲披帷倒屐人當戶浮遠亭空遠目凝（君山隔有李名亭遠見漁洋時自汴）樓外青山杳何許無復驂蘆出煙艇全將測量變乾堵銀鶴橫飛乾鵲偃金支失耀春旗補剔風回卷蔥蘢覓危檻周遭凜雛俯稍稍山容一角閃晨籠短煙溪盈縷黃耳猜猶頗吠嗜青兔拍拍倘洲渚江城舊說氣候煖漏天淩雨寒仍暑連朝露晦紙窗牖一例街頭沈臘鼓作客還被幕北裴懷人却慍城南社人日詩成艸（時字漁洋山）

堂迴（酉人手出作海年次招客飲龍樹院登高賦詩）青杉牢落誰復數玉壺春盎試一酤連江稷黍收吳楚作歌聊寫江南春十日楸聲滴亭午

己亥冬十二月遊許印林歸日照

京國十年游不歸鬢霜上髮風生衣塵鹿止合散巖扉強加束縛納閒時（時字漁洋山）

（經本文如此）拔其牙角飾以鞾黃金雖好性不肥不如歸煮西山薇願我何樂嚥苦違山深谷虛隘聞知扣槃捫篥聲且癡東海波起光陸離下有經嚴敞心靡其

粉無瞳眡問家有無擅一鴟比諸自郤應無讒曰大淵獻歲將儀寒梅香動春風幃我歸未能縭所纏君歸益增我心悲五音繁會去其雙衆巧輻奏逝其垂醇醪滿附碧波黎酳糜臘日臨交岐重重吉夢非我私（春初偕臨初夢送君作郡）繹雲欣君歸有期連山欄彎成流澌禮堂春滿林花緋

吳誦芬舍人齊中覩菊（庚子）

西風獵獵黃雞秋寒唯粲粲黃花稠鄉邦好事競繁會三徑無復陶家幽少年飽暘看花眼敲門索飲工誅求往往醉倒始名姓壁間拉雜春蚓留十年塵土蹴衣裘河北跋驪江上舟筋力拚同霜盤痩客館幾見寒香浮一枝雨枝縱入目彈指已過如雲漚泥復遲來學业酒經時不作城南游可憐羅邊無限意風北諸湍爲王起蘭陵客死緒未禁毛貫諸公盡君子君子幾淵峯王功在六經味誰念老督郵京宦叢中吳季子官聲旁佩綸樞美畫格雅擅二熙妙詩骨肯隨四靈靡更杖花光作粉本庭陬一面恣重築坡陀勻次十二行高直崇墉密渠渠廈屋漫荒榛脊深秋艸飛亂螢螢飛猶傍獻陵陌一刹纔破宮垣塑先生喈學眞古人誦經寫韻恒斷斷斟酌毛鄭得其醇一墾天獎沒古勤夜來感見櫛比偶然偷目曲欄西頓悟詩心兼畫理曉風久立渾忘寒海上青來鐵甲單

夢夢覩陶生面如舊相識情縷眷從容快剔手纖甄奴隸郭香賸曹全西京隸法今流傳世間何物足相儗魯國新繇五鳳專

鄒雅存芝田養秀圖 雅存歌緒田聊子號伯鼎瑪寫此圖

君不見蘇長公病鶴不肯爲人娛又不見王荊公白鵝傲不受招呼長松如龍

龍氣蟠拏雲入天誰能扶樹根老翮將新雛芝田葉葉春苗蔽沖霄昂壑常態

耳華陽眞逸今有無一陽卦氣賡中孚鳴陰有子和不孤於戲鄒君風骨清臞

宋林逋梅花萬本江南廬扁舟何日青旸湖

丁雲朋羅漢爲孟星樣題

婆羅之樹青丸丸申眉一笑回孤盤奄然右臥其神完 法苑珠林若右脇臥者是出家人臥 師子據地稜威罷頓詎能馴厭桓帖伏不踐行革教是其名曰大涅槃 遺教經我從佛經錄 偶然

取火觀攙摹衣褶欒其變却召我友吳通元尺縑一一留眞顏粉本甫脫來班

禪流汗膜拜膚粟寒 梅淀靜明院有冀朋畫十八尊者友人王丹麓新繪一本橘市脫題跋之徒乞法爽 達瓦齊城峯

堵壩錄門異獸鬼角鰕乃知龍象鬱肺肝神力不杖弧矢闢循摩歡喜雜賢欸

金銀易布緣良慳舊題更憶劉松年宣和苑本餘淵殘 戊戌在江陰鄔春圃舉故冊劉松年宣和畫院

吳南鄰北樹兩山檜檻支處珍雲漫我生躋蹟何闌珊

吳廉章氏雙節吟 吳縣學生章佑璋佑鏞佑王錦佑二十五日而葬時年亦如生二子安謚安止以安謚後佑璋安止不忍命佐安謚生子安止奉侑祀

瓏瓏棠棣花秀茁姑蘇臺旋旋桃李枝生傍臺之隈桃花未實李雙子棠棄颺

蠶棣又死却寧慳李纔挑根棠棣榮華本性存雨蕭蕭風烈烈大野聲霜變成

雪雪壓秋林百卉腓李枝重棠啼鵑血嗚呼桃昔無實今尚花李經霜實如枯

槎冬心迢遞盼春歸嚼碎茂茂繼命絲園林觸噎紛紅紫更杖桃根續偃李

題王太宜人貞孝冊子 歙王子懷茂陸母之祖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古鴛鴦合雙死不死亦不值爲巢中雛斑斑血淚上簷蔗收淚茁血心腷臆

游子歸魂望眼枯堂上君姑復叔姑婦作兒反哺烏夜火踏顛啼呱呱脫釧

解繡被服盡重簾遮幕春風蘇垂五十年冰與荼大叢乃見文孫殊

鳳書燦檢輝門閭老稚奔波婦婦扶貞孝之頌阿母歟阿母一笑非吾圖羽車

雲葆夫豈誣惟吾初志矢弗渝嗚呼母志弗渝神鑒諸君不見齊雲黃岳天子

都明霞照耀山之隅百鬼爭爲母前驅

題吳荷屋中丞度仙霞嶺圖 凡下二首代人作

石磴盤盤三百六 宋史文惠公北征經嶺始於是年我賦江陵郡舉十八賢者友人王丹麓新繪一本橘市脫題跋之徒乞法爽 曉起霞丹暮凝綠悅惚芙蓉手倒把播

瀉花光滿巖谷樵風吹水雲鱗開先生乘槎領上來春霞溫養春更多候更疏

搨颺江波熟知使君清而和一年持節三來往測碧巖紅飽幽賞山頭江郎解

語無 華見太平寰宇記 應爲使君慰襲嘗昔聞名勝慣神馳今攬此圖意倍移石牀珠

旋一穗噴想見先生却顧時我時亦銜星詔出高建英藩渡湘灘豫章直川苦

堵壩錄門異獸鬼角鰕乃知龍象鬱肺肝神力不杖弧矢闢循摩歡喜雜賢欸

金銀易布緣良慳舊題更憶劉松年宣和苑本餘淵殘 戊戌在江陰鄔春圃舉故冊劉松年宣和畫院

吳南鄰北樹兩山檜檻支處珍雲漫我生躋蹟何闌珊

題趙蘭友太守同舟測海圖

崑崙一柱天雲參河出其北江其南 語本徐霞客游記 旋泓注峽走東海門龍港口

濤聲酣涼潮夜卷白沙洲尻高腹陷微波含使君綰綬來江潭東亭日落相猶

探劉徹而綫心所諳舟行不到空留滯老犍負波出奇妙 海中以牛挽舟而行 鰷聲鞭

影爭趨趯天容 蜃蕩開澄鮮神山倒影煙晴嵐相從二客各撫掌壯觀一洗游

人慚敬開聖人匱閭閻餘澤淪及蚌與蛆並海民家家無僦屢雞供頗爭肥甘

煙鬼試撥張蟠鹽回舟絮話謀粉本扇頭摺麗煙雲藍濡乾更作紀行詠徵茫

不似瀛洲談北京塵土披兩鬢拈搓拂素心嬰嬾它時好事竟題函封墩春神

垂絕綫

烏齋詩集卷一終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五言律詩

春圃五兄惠盆梅賦謝 以下二首在丁酉戊戌間

老屋黯無色江梅入座春偶然香欲動漸有蝶相親酒罷局來久花欄曉未循

挑鐙青鏡裏起舞尚能神

立春日邀砚屏小酌酬興念慈賢姪

砚小屏風短鑪溫木火紅未能訓夏屋聊以助多烘驥子詩情銳虎兒才方雄

可憐飛動意垂老媿黃童

通州道中寄呈僉理初孝廉 以下二首皆戊戌

老作諸侯客簪書擁旆旌感君垂素髮令我倦黃塵身世扁舟隘江皐夜雨新

喜逢使惜別蛟鼉尚橫津

卻愁中濆水寒殚射陽湖

苗先路同年寒鐙訂韻圖 以下二首失年月

不是聲經熟誰知正始音四聲排沈約十部法亭林俗說迷通轉精思縱繹尋

沮倉如可作應鑒夜鐙心

和張曉山舍人夢中得句元韶

可能塵境外別自覓仙鄉館有夫容瑞庭餘文宇香野雲無意合池水自然方

相識應嫌晚從游漫褰裳

十一月淮安試院雨

淮雨連江暗霜風萬木枯竹疏雲氣沍燈定凍痕蘇慈縮鑾鄉夢艱難媿壯圖

卻愁中濆水寒殚射陽湖

苗先路同年寒鐙訂韻圖 以下二首失年月

不是聲經熟誰知正始音四聲排沈約十部法亭林俗說迷通轉精思縱繹尋

沮倉如可作應鑒夜鐙心

和張曉山舍人夢中得句元韶

可能塵境外別自覓仙鄉館有夫容瑞庭餘文宇香野雲無意合池水自然方

相識應嫌晚從游漫褰裳

象力珠函秘花光寶鏡春風煙幾消蝕頭鬢尚精神試學徽皇繪（進之等以淮陽為上右宗供奉補陵當存此時）桐鄉舊吏循矜賢時澤沛艨艟客夜燈親訂拍唐摩詰

多文魯史晨偶然傳破壁終定合延津實體工非易（始字林語）憑君什襲珍

苗鳥栖右山多奇神可往棄貧 無因證初地且復事東趨
山生山得名歸此

題宋劉右宗十八尊者卷得晨字

此卷春圃侍郎得之於壽陽崇福寺僧卷末題云余宣和避亂流落江

左無聊信步遂詣沿江尋幽偶住白雲寺與高僧談佛法苦久喜而給

此十八尊者以謝車輅院侍詔劉右宗識右宗爵里無考惟鄧椿畫繼

屋木舟車門所載劉宗古其蹤跡畫法與此脗合而名則誤倒且訛右

爲古李申耆先生又云江陰縣西青山其東兩峰間有白雲菴志稱

宋時建與寺中所題沿江尋幽偶住白雲寺者合當係侍郎伯祖北溟

先生宰江陰時得此於緇流歸而佈施於崇福者趙璧既歸而侍郎銜

院又適在北溟所治之區亦奇緣也戊戌十二月侍郎出此卷置酒屬

客題之

支提荒帥沒佛笑久逾新江外獨千毳花邊猶半皴滄桑餘涕淚貝牒悟根因

旅食知何底颺流齒髮吞退飛隨社燕蹤躅寄歸豚河沛南來浩江淮東去渾

津樹綠電轉節仗沛雲屯材力秋茶悴羈棲夏屋尊低心研故紙恃直瀝狂言

終信金能斷全忘玉有瘢花留吳苑好醴喜楚筵溫賦分甘荒野承家媿德門

弊施仍艾獵骨相奈崑翻芸蝕書千秩靡蠹繡幾番李姚誠克子王謝定賢孫

江霧迷英籞庭霜折樹嘗雞斯餘弱息雌伏竟偷存淚洟英公篋哀深仲氏墳

那無簪瞿望並斷阮修婚魚簽虛晨爨鼈裹付夕飧淒涼對邱嫂黽勉荷諸昆

病馬悲虞坂荒雞悵曉暾功名慳半芋通塞付重閽奕葉諸公貴詘詘下士奔

學知荒魯沕徑敢借文園客久餐鬢耗情深舊譜悴譽爭馳豹鼠談屢墮昆侖

僅博侏儒飽難諧世俗論殘經護緜墜漏屋酌鈛痕木雁憑相擇鳧鷖自在壘
時聞夾室嘯天笑杞人捫星本元楊朗胸猶夢澤吞上差三戰怯餽訝十遷鑾
舉火重相待梯雲豈翼援瞻依寒露久噓拂曉風暄鼎貴榮桑梓於賢任輊軒
詎衡驚入洛草澤謝窺藩近市悲撰井排紛念東組長懷叔子惠圖報季心恩
結習餘酬讎披誠息詐諼易奇持戟朔善隱絕纓冠洞牖搜契奧榛蕪剔舊樊
應緣騰口說早合愼兜鞬高本無凡鳥坳堂起巨鼇何曾識楊政現宵負劉琨
良訊輝文綺端居翼茝蓀從來假玥帥何止咎鶡冠多士競變窮老成徠虎賁
不憂皮相拙稍畏大車哼負矢虛前導憑船味故邨胸山諄去絡連水宛眞源
鶚賦攄長策鷗歌鬢短轅異時京國會盼汴酒盈罇

失題 失年月

凍閣雲陰迴天橫練彭拖庭空飛雪舞窗靜曉寒多狂喜忙開戶頻覷漸沒渦
池坳微欲凸橋腹已如觴从徑綫通墟遊山竟失峨鎪聲東郭履險韵北臺歌
聚貲開金穴民貧媿素絃經儲籌積貯至計久譁喃念切秋霖寨難將夏屋羅
一時迷射的萬祉頌宜禾天意須中酒吾生歎逝波杯深浮灩滟盞缺雜吟哦
奏記才猶短登堂禮不苛新書商賈說古義訂邨它斟酌情初洽荒寒日易蹉
亂花紛澌統峻嶺壘蓬婆僊臥袁安宅從游枚叔科空林散棲雀暮鼓咽鳴鼉
屋小宜烹茗窗深感荷戈欣馳檄吏奏三白兆時和

七言律詩

題胡福公金陵勝蹟畫册

福公名玉昆字元潤上元人周樸園最愛其畫册後有方雪瓢先生跋

云余邑怡翁周先生負高才多怪少可著有荒辭園藁晚歲游金陵師
事田閒先生與福公望衡而居晨夕過從得福公畫最多此册十四景
皆先生游展所至有詩有記載荒辭園藁中云云册今歸條山農部因
何子貞同年屬題

勝蹟樓俯見六朝昤身讀篇總無慳鶯飛不度長千塔龍去空餘白下潮荒鮮
園深林酒熟田間生老墨痕銷 事見宋孤先生跋中雨窗頻展南游眼盼斷宣亭巨齒橋

送尹實夫年丈觀察蜀中四首 以下五首在戊戌前

秋山點翠上行騶北宦西來路舊經膢有鬢霜能龍吏喜饒詩豔媵家承經傳
石室漢高猴渠黯離宛秦李冰惠績行通鄧鶴奏飛衙褒詔下觚稜
關右循聲簡帝心仰勞溫語到園林御將寸寸巔池色悔驚飛飛杜宇吟難秘
老材崇國根重縈服繡潤藩鎛阿珍況是同清愜敢憚關河越驟馳
蜀山萬點鬱青蒼蜀水交流滕遠檣萬里關河遥循吏百年家世重南荒文高
治績今猶見珍貢聲名老益彰爲報使星今更耀府中李部漫推詳

題仙先生未四十喪偶遂不再娶直吏朱雲容亦肯 瀛少泥者公不玄之養來齊執贄門下也欲官徐幹更無緣幹字

循錢南園侍御文存賦憶何子貞同年曾許以佳本即寄此詩索之

白虎雌雌遊九關當車罕復見螳螂孤根崛起西南徼直筆難阿政事堂傳有
詔書褒汲黯敢持正議貫王祥先生著王祥論孝生方鯁留心讀願乞來爲鐵
數行

獻縣紀文達公故里 以下十三首皆戊戌

日華宮圮經神絕紅杏園荒詩骨枯天爲斯文留斷簡地逢昭代起名儒韜胸
緯畧排中典儒手文章衍大蘇日暮景成東望久流黃喬木繞雲敷

舟次高郵有憶賈惠人先生 名花采故卓定知州

淦出西州意愴然文章政績定誰先一鄉公望秦淮海 秦少游高郵人半世僧居賈閒
環城四壁黏天水 即用淮海詞意 點鬼詩成泣鄧連

送蓮西大兄歸里用春圃侍郎登君山送別元韵

鄉園日日祝刀環三寸黃羈騶客顏溫酒共憑臨水檻笳獨上瞰江山（瞰江山君山本名）邊鴻有信申芳契野鶴無心問大還我本憺懷牢落甚不堪鳥語驚闌闋
病起書懷時連西役裘將發卽以奉柬
莫笑使君如瓠瘠半生漂迹水中鳧春風步隙人難覓夜雨江妻夢易孤酒爲
停空屢求益言因仗儀不能無（用史記魏客仲謝之顏斶齊門倚閭之）羨君早決西歸計一棹扁舟
出五湖
如皐舟中
海氣連天不可扃深宵涼雨夢吳艭蘆花爭我如先白山氣浸人衣更青南雁
叫羣沈遠浦北人回首向長亭客懷無賴渾如醉漫蘸沙頭雙玉甁
送通若心園話陽用春帆五兄韵二首（時君園還里非事越次章及之）
蠻箋拚爲王孫游南來洗眼大江流還家有夢誰鄉樹隱計無端阻石尤（久客以
（去人事如期月歸）莫共老曲周坐井早從大馬得捶鉤寒濤百尺浮秋艇卯浪紛紛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海鷗
山園風物近何如萬籟炊煙逼歲除卑耳塗應循老馬秋風迅不爲鱸魚鰓難
（昨多始喜卿學有媿心因多矣）
謝靈羞爲客骨肉恩深且讀書渥到題令原上淚墓田寒食卽新組（先伸元發凡年余於）
徐州試院寄懷次叔穎校射韻二
容易銷磨客子春青袍深鎖陌頭塵曾經河洑江淮路拚作東西南北人詩卷
閒拋丁野鶴聲名敢抗季于鱗何如射雉郊原外博得將軍一笑新
背城餘燼信危哉事去空爲南宋哀謀國繇聞良士盡奮椎新見大儒來主非
二月春風桃李濃那知冰雪戀三冬人從開後胎相覓花到衰天別有容入鏡
烏喙申胥憤翠有龍媒伯樂猶一趾符離竟殘局始知絳灌亦雄才
除夕雨二首
連宵寒雨莽江巒燈火家家夜漏沈心氣漸同秋鶴悴行歌纔復候蟲吟解難
強索盤中曲彈不成聲壁上琴郤莫浪言歸去樂靜巖歲事綰相仗

生銅瓶欵徧香還瘦玉管吹殘酒易傾冷絕翻愁時世賞嫌他老鶴尚多情

最憐西北苦寒天遲向花前結酒緣暖氣難回空谷律凍雲欲泣上林煙瓦盆供養偏宜火紙帳溫馨錦好眠一例也歸潭海手（京師梅花亦有此花也）引人清夢到梅邊

體製芬芳夢不空由來氣韻本相通斡經百煉精神瘦雪滿千枝剪刻工蜂蝶任來花謝後琴尊宜趁月明中料應只有楊公濟解聽仙人佩玉瑯

五言絕句

蔡小石行看子二首 戊戌

酒熟鸝三請春深鷓一鳴萬花飛舞處回首石頭城

虎踞龍蟠地詞人俠氣多不愁無廋子檻外奈煙波

七言絕句

題吳荷屋中丞石夢詩畫冊即用元韻二首 丁酉

石畫因緣訂米家雷標高處記停車（先生方以度仙游縣閩越圖）人閒自有丹山格一步蒸

成面面砂

詩人風兒認家家媿我頻追載酒車寄取湖州蘇長史可眞碟石變蠻砂（蘇子美題）

石丹屏圖有句云形殿磯石變蠻砂

宿遲道中三首 戊戌

橫岡宛宛樹青青煙翠浮空儼畫屏滿眼雲嵐遮不住夕陽林外御詩亭（永福北溝）

里許有純陽御詩亭

小雨霑微野更青湖田界出款從橫饁耕健婦仍簑笠喜直朝晴又晚晴（湖田以遊）

旱後

赤沙青卉冬方涸絡馬湖頭夏不波夜靜似聞鮫鱉語秋來慣聽采珠歌

題陳淮生戶部金門宦隱圖二首 辛丑四月十九日

惜得鄰家樹一株隔牆分碧蔭吾廬閉門不放紅塵入何事塵均更卜居

羨君小占園林勝靜掩雙扉竹數竿料得清貧有眞味雨餘新筍亦登盤

失題二首

大江東去濤聲壯長笛高樓壓晚秋鴛有洞蛟潛出鷗夜深虹氣貫槎頭

昨來描得影縷客鈴語分明替戾岡何事山僧難撒手也將幽怨譜伊涼

（敬案以上二卷起丁酉訖壬寅作稿數亂今分體約略編次後二卷起癸卯訖己酉作原稿依年月編次今不復分體）

鳥鼠詩集卷二終

題呂堯仙編修古專文拓本癸卯七月初四日

墓古情日頤俗尚皆失職異文訂斷碣細款辦實嚮金石徧氍毹幽尋到瓦壁

盤州箸錄來世益勤翠墨浙鴻泉稱夥浙江杭州府錢唐縣 錢吳王墓勒 錢塘縣 輞

令六書學漢後哆獨得兀抱尚友懷官奴郡齋寂 堯仙尊文乡梁其先鄉嘉夢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 太守尉得之

有默契摭拾昧柘棘鹿山游腹折庋定宮墺防託始漢五鳳紀年鈎勒國隸體

漸解散點畫初側趨永和八法具褒敘證無武 內凡晉永仰三六七八九年專五又一專有王氏孚阮相國疑即右軍同族 晉宋好書手一堂快瓦甎劉薦四姓姬婿唐千祀歷筆法閎流變淳絳

爽共則古人慎作事微物有必勍背付俗工匠戈礎莽陵欒慕古不知古雖多

亦何益懸哉呂太史苦辭親濯劉老骨燕尾差罷留士花蝕堕周嚴背制燒專

詳近式 癸仙引倫弓之聖謂祖馬家訓之二百五十義 著算首凡二百五十三專餘思猶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益一整遠相賸矜重逾宏璧遺余最初本欣賞百朋錫劉覽拓專圖槩几來古

色壽春靡慕文 李申耆先生尚書 河間君子德 出先路得河間 側聞稍稍出擴

我隘古識鬼神隱呵護虛空過辟歷

逝懷感舊六十韶爲老友安丘王母山先生壽 七月初七日

總艸出見客談論儼成人詞館舊名輩賞我氣不馴會辭貿氏行 農賈物先生 宏識

鏡人倫講德扶根奧聽倦客欠伸幼眇欣有會請辨恆斷斷賞我具夙慧汝器

新年少有叔英英尤文雄俗眼知義成名早孤兒樹立非艸艸太君詩禮舊姻

熟燈昏月落心情檮江上洲荒艸堂靜書城學海恣尋討鳴鳳輝輝五色華捷

書馳報江之涯回念寒機短槩側書聲藹藹夢回鄰家鄰家少姬今始媚哆向里

巷華兒誇我存此語在裘曲轉益傷心鮮民酷龍毗歲運期再周華屋山丘枉

行 程春海侍郎 匪岸頗巇崄賞我文錦爛妙誇女手鶉 侍郎贈詩有云詎知鶉鵠手文錦爛斑斕 愈君鄴

根觸幾回痛災黃墟掩書簡颺零愁圖續 侍郎亦未幾子倭孝廉繼亡逝孤甫四齡捽腦可念 昔公賞我

才縱橫流轉十年百患更長安閉門秋意晚涼雨灑灑開決明打門忽報高軒

過慰我生平鷗鷺盟閒圖極寵寵未畢上有侍郎陵雲筆作詩紀實詩猶語證

我於江陰 許君起日照家法交長遵覩我十年長蛩巨兩相因此外尚二三交際亦

云醇最後得安丘投分愈許均安丘與愈許誼亦爲季親祝黎大淵獻我華文

以昔聞詞如一固知我公不妄語益歎太君賢無匹有子才如蘇長公請爲銘奕幽室

題盧陵王氏兩世孝錄

曾閔風云邈祚隱亦不作孝弟根性始俗何日偷薄猜防起骨肉庭堂區徑壑盧陵有義門琅邪開闔拓五世以孝聞兩代蒙楔綽父躬薛包義子譬老萊樂父申顧天謂子剔孽獸惡父遨白烏異奇祥昊穹格子盧丙舍勞春回杖桐活更有珍泉湧峯曲便斟酌脊人感至誠變行奉東約推孝及弟昆肅肅雝雝穆穆推孝及姻黨殷殷敦敦睦姻任推孝及鄉閭烝烝化先覺孝德洽神明感通逾烝袀閭修報更爵如穡秋則穫敬惟年丈人（近九衛先生）衛聲高琴鶴纏腰足艾綬賜章何樂若假歸繞墓樹懽忻動鳥鵲世德庸有俟似續隆構艘我謂庭孝錄請爲陳其略并以詔世俗古人重天爵

爲朝鮮貢使李商鮨（尚迪）題其師金秋史（正喜）所畫歲寒圖即奉簡秋史

烏齋詩集　卷三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慕中朝儀徵相公之舉故別署阮堂云（乙巳正月二十五日）

昔從徐孺子獲聞阮堂名畸士來槃浪秘笈擅東瀛前編補玉鑑盛業恢松庭（宋氏儀舉改築中國久仗阮堂於北園補之戊戌亦來京以畊徐爲卿職察）阮堂所慕阮見之喜且驚趣付劊剞氏及門校箠精原秩珍弆處選樓畤高矚（儀徵相公得宋氏書鮑校算付梓原本貯文選樓）老阮屋其下箸述老愈成鬘勤古窳武舊訓搜遺經（新箸詩書古訓成）一函遠相貺佾耳乍馨譚端蒙初客首觴客拓軒檻（秦仲適大令）阮堂高弟子納琛達神京知我阮堂舊袖圖出冬榮嗟此後凋節退隔一水盈敬以老阮書用慰阮堂情亭林顧氏譜新梓快合并（程同詩書古訓及亭林年譜寄阮堂）得意與失意絜量鴻毛輕區區汲鄭慨（同豪如此）仍然世慮攖願把甑瓶聽金石劇歌聲願（張儀徵教相業變晴雝）

追和趙甌友觀察歸田留別同官元韻十首（二月初六日）

一炊一宿見因緣仕宦相羊況有年封韜海阪良偶爾（行酬海圖）放言巖下自超然

廉挈意綬意徐徐病鶴人猶獸不如官過邴生六百石裴餘惠子五車書

子招以旌古人拜恩模鼎鉶高詞大義文丁寧丞相儉箭天下名莊鏞鏡背不
妙婷文成十言足儀型可憐蔡慶何平平沒公史公幸過情西郵呂生蕘泉汀
淪飫漢宋無畦町餘事藻雅析豹鼮行年六十箸述成甄金訂石意態惺寶此
如璧如龜苓所至有神護輶軿轑碑故實水窗瓶西漢文字發幽馨執分執冢
辦渭涇元壽永康空沿餐我初過生御史驄骨相清曠言近誠側聞客書初殺
青圃土契愛融心形亦猶齊人推臣宏我歌何寘鍾摛蔗得健乍似御風冷關
門待雨傾藏醴祝生壹德老復丁博古圖所載古鏡紀年者往往漢金石志敘漢鏡有年號者二十餘種元壽元年
一馬柜爺永康元年皆遠在此後

有强以楊忠愍艤跋題者爲舉證聞之二首 五月五日

數過容城縣張回諫卿亭斜行爭座稿細字度人經筆挾風雷氣貌瞬河岳靈

緣知忠正士八法定然精

舟泊焦山房尋幽試一登禪房開錦秩老筆宛枯蘚聲偶似楊合光澄鼎鶴陵

烏齋詩集 卷三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却覘贈獄吏墨采未飛騰

自題大理石畫 六月初四日

滹勢一抔山一重綿頭吸動春濤雄氷家父子無此筆萬點澄翠來橫空

張仲遠大令屬題其姊婉刻隸書圖

少諳儀徵書牖識北碑派魏齊尚根節晉宋俄梯稗中原戎馬際刻作仍整遒
南帖例北碑一拙一狡猾此義喻者寡世俗互疑怪吾宗宛鄰甫衛退坐吟廨
峨峨天柱峯輝溢館陶界素業所獨到儀徵有鹹芥宛都之兄梁文先生用筆
猶用槊一例具懸解宛鄰精詩兩刻元御書行世家學事仰鑽大冶共鑪鞴餘韵及閭閻博

古人定勝今退則耕於野

姚無郭外田足稱沮溺耕又無而山屋弊此書兩楹浮沈京塵間欝欝覓何營
耳目有聞昭撫念總可豁反復殘斷稿塗抹無一成祕籍富杜下插架儼專城
琅素壁挂於此滌蒋庖丁班說情話錄錄粹花者愼勿納其拜

古寺尋秋圖

在昔客述伽不計身枯榮嘘此人海中颯轉隨風葬風葬有聚會君去無合并
廣慧門外天寧寺元魏太和中所建光林寺也隋仁壽中建塔明宣德曉起炙冷硯元日謝軒緩商量溯路贈感慨有同聲元日謝客與從弟小約遊此五年伯厚貴壽

李寄雲憲 侍御平谷山莊圖

李君夙昔山情晚室齋次第來煙嵐君三寫此圖今得一佐 有田密邇在平谷退耕謀緡

巨軸雜香賸拔其尤者吳綾裝蓬櫳混筆橫沅湘子自云逢心有感沅湘間氣也 脫屣家法

黃茅庵此意朝紳類相襲曾幾洒檻山中攜李君古直不欺衛懿之誓暮營虛

談修飾疏有平谷 盤山三盤幽可探山陰菟若江之南繡壤豁開流泉甘中盤北面

雄圖三高百將軍及層嶺向三 洵河左合盤谷水素湍縈迴注潤山陰成沃

土土宜稼穡桑宜蠶定光塔頂遊夢酣自來峯接天爵藍遊盤山者立中盤定光塔最北望自來峯

外間平谷縣城如作見隱也 何日致君堯舜上軒冕無復愛心淡長揖同輩抽朝簪欣見歸

馬來巒趨有奴橘底栗筠揩佑以書策琴瑟鐔卜居況近朴長老靜證不待內

乘諸我本無營適所適溪山佳處當停驂側聞盤山多奇石松橫虯塊嶺嶺

讓堂來以前丙午手寫經目寒字兩釋見時以丙午游記載通盤中 會當從君一登

雕梗與觴酌課伺龍陽泉聲滿耳今欲圖恐遺遺山憾 宿此有詩

顧南雅畫梅爲子貞題

作賦久無廣平手醉墨偶留通老花不是胸饒孤直氣酒懷何處發枝材

題淑穎尙書近作詩卷

年展新詩卷如聆古鹽歌行閱餘感慨容外轡峽峨天意眞難測遲心喻豈多

中旗矜獨賞深隱更如何

朝鮮李璟淑尙書王孫持畫船書來索將歸索贈

多君夙契結婣好展卷筆東浮使客槎 展報爲過若記室 楓宸壯游贏夢好 曾爲所作夢游記

雲林勝覽媿倪家 作者如倪雲林不見摹也 鯨海成連曲 謂君即秋史先生時居海島 春逈愁聽鯨海波

虺可汗牙 金方慶築城古淤牧記 一事定輸關去藥爐看馬石早梅花 昨夜夢泉路山前山後早梅花湖畔

詩人金叔虎句也見前北關謠

王蓬心山水爲子貞同年題即用卷中汪韓門陸筱飲韻

何君論書尙北派酌波三魏遒二王何君論畫絕畦疇不因工拙衡短長長縑

巨軸雜香賸拔其尤者吳綾裝蓬櫳混筆橫沅湘子自云逢心有感沅湘間氣也 脫屣家法

陵癡黃 倪瓚號雲林癡黃公望號一峯道人倪黃皆元季畫 峯回溪轉意結霽開拓郵亭聯圖場憶從何君

初弃藏於今聲價爲之昂 子貞謂君能必遒見即收之於是騷壇之盟增一俊也 空齋屋漏雨脚亂遠山

牖外迷青蒼却開此卷臥相對畫意屏蓬窗翫墨沈想見蓬櫳初落墨圍圖凝立

孤鳳皇其山可鑿流可沒定有異友來子桑今我亦爲瞻四方不退不遠心脩

徨欲課一醉苦淫淫檻聲放懷滌精神

方正學仁虎圖 閏五月二十三日

圖額題云洪武十三年七月台州山中人晨起見有虎立於山之陽良

久不動狀頗和易虎旋徙山下徐步緩走甚有緊止導入南山之大箴

來觀都不畏遲久之乃去是箴都大數人相賀謂仁虎之出有秋之徵

也當海方先生希直爲傳其形明年春四月監察御史劉君孟藻持

鉤黨獄方急 是年春詳胡惟庸黨 巽哉化乃爾睢麟台州山中衆逐虎虎若不覩來逶迤

繞市三市殊近人不威不怒謁可親自浙以西歲大熟仁虎之來容有因嘗海

方子二十四云拈來筆寫其眞持圖示人劉御史紀實詔後程儀賓我思孟簠

至德能令爪牙馴巽辭詩詠騶虞仁有明洪武戊庚申門震奉天殿謹身是時

實前死 孟簠劉誠之子陞也傳其洪武十年授考功監承試監察御史十四年奉使江西參政太祖嘗欲大用之爲催庸所忌陷之誅年十三年奉劉孟簠之喪歸葬之畫起存此前爲有宋十四年間有

此圖共觀穆幸獲寓目今謝寄安摹本放憨僧茗雪舜擕案披圖欣賞
時也
宇勅錫清館詞傳黃鶴樵春宵宴姬姬 用程文 注論 記聽南瀟瀟南海歸裝渺西鑒
蒼筆超神恩偶相契不復事規摹
孔繡山忠詩天騎白龍圖 丁未三月
最難變有監門策謎沸排雲訴九閽一夕甘霖平地尺秣茶不黍行旅 時望 南北
般闊 陳百 河南 北舉 孝
繡山宰人朱葆瑛 時仍 孫之 女臨曾全碑
名簽視擊小蓮室 夫人作百 花蓮 詩課 之小 好夢難 對猱樓 山尚名 對猱樓 聊到 猱樓 到區 猱樓 材堪
刻畫數行留墨足千秋
至人行奈謂魏象伊先生卽次怪有行原韻
勇敢直前舒其客齒做伦鏗鏘其年擾擾世俗喜名妄至人一笑完書天和光

不飲盜跖泉好樂不踐歌舞筵不材見棄材見斸木雁之間謀兩全木雁之間
無兩全堅肥沒世劇可憐會須踔騰太虛表樓形宇外安不爲食雲茹露有決
擇況騰挺步神山顧至人之天何獨完胥將精力隙風煙儻然游興可再鼓海
濤一曲煩成連
讀元秘書志注書贈何顧船比部四首 時孤嶠 詩全 機是 詩甚 嫉
斷硯客書賸裕皇衮容不廢貢平章江南木匠加嚴飾一一標題付子昂
卜日奇書習呂才司天生併取回回後兒那箇如孔子有詔新除待制來
元家置城古來無統志書成亦煩乎最是洪荒西北地曾經奏取各城圖
畫工雜進唐文質穢匠添差焦慶安喜有署書船載到秀才風味不嫌變
丙午夏頌南將歸潘公子季玉集同人餞之石安門外誠氏園樓以小憩
不至頭南詩先成一時和者甚衆季玉因續圖以永其事越一年偶見之
此圖不勝倦人之感乃次而和之
擁擪泳雪懷誠茗期永守何圖三稔間相繼釋鱳紐高要以憂去抗志林壑久
笑看出山泉瀡瀡研巖口 作常 詩服 刻年 矣 御無 出山 之意 晉江以墾去園蔬擷菌菹倒屣形
方來豪強乍斂手 泉人 或頻 御言 和誠 不後 悔門 報國總無媿著生亦何負獨餘案居歎風雨

龍尊酒一鶴歌在晉王姿颯斗擻擻以孤鴻翼蓋彼不鳴醜志申宦已達有懷
矢將毋買棹下湘離譬境纂生青蔚然文章家名字非南斗經術曉茫味莽心
缺啟牖雅音久不作跫響出瓦缶可憐鄉壁生窮網珍倣古大海水所歸衆流
無不受介邱寶所變瑰奇無不有願爲訂其是策能辨其否去留非偶然出處
均不朽水流閩粵通歸輸蘇城後咄嗟索居數增我離索咎知已平生幾顦顇

題萬年少秋江別思圖子卿用李林甫韻

此卷初歸侯雷程孟端堂老人爲作後經蔡太僕友石年丈丁未
多太僕長石小石司業見穆所謂亭林年譜載有此圖出卷索題子貞

烏程詩集　卷二　十一

同年手摹一本將寘之亭林祠堂因爲書顧詩於卷又依韻和之以應

小石之屬時大寒而後二日也

最苦元黃會此身落世網側足宇宙間無地堪長往大江流日夜秋心劇森爽
可憐大廈材斤斧橫天柱買臣與倪等耳無復儒生像胭子經綸抱名字寄遐想
流轉久吳會邂逅未親厚鋏萬子定磊落豪情代靡靡生平彼美思滄淮得片壤
風雨一朝合銅駝荒棘更相尋帥堂快抵掌此筆寫秋清滄溟挹書幌

晴曉舊客發艤隨雙鯉秋思渠何許時會蒔板蕩尺幅落人間名流重於寶
嗣宇覓吾私前事成標榜子由事見卷之四詩堂倣此例云爾

魏春松　號古觀察官膳侍勝圖應發珊瑚部屬十二月二日

爲楊古子題石湖畫冊即用冊中子貞書元韻

兩番臘雪厚盈尺閉戶圖幅謝賓客游蹤回首溯江南海空江水珠湖碧書年
兩度往復來梅花亭畔綠楊驛如風容易官舫春晴聽何人此最多況是編衣
試使節禹公治狱頌聲益任兒班綵舞朝彩倒翁健步鰲游履十年建節頭初

白一醆澆胸色微赤觴中宗慶細跋旄赭外官程耀屁戚貧弩鳴鏃俱等捌難
得親顏來几席使君此樂誰能傳讀者羅聘寫貴易江南李畫錄　冬奔發書尋睽
姿官未谷先生八分　蘇齋歌詩長慶格亭溪閣學七古三朝名筆已駢羅吾友一
簪尤弊策謂子貞同年　圖躬媿我殿其終字窘呼火冷研炙餅體頓觸平生感往事
何城溯臨晉江淮終古長在眼愛日飛騰叶可惜

爲薇珊農部題湖楊公金陵畫冊適楊子言亦以石湖畫冊屬題故牽連

及之二十二日

晨起雪窗展畫讀湘水石城燦在目石湖畫冊屬題楊公游援石城點兀餘
身世滄桑感鄉水鄉山同一哭書余題詩楊公冊彈指十年丁再覩丁酉春曾見楊公一詩於
楊公作畫妙能空諸其實著樸園翁樸民證畫作余一見葬公太僕友石年丈丁未
攝山桃葉經行處畫意盎然心目中始知客從實境出惟實則蓬空則工蒼茫
之云薇伯得見於虎阜程孟端得見於忠
山蓋非住山水處不肯出以示人　嗟余忽漶忘淺斟畫理禪心往復尋已篤
不復辦筆墨牢是胸中淚與血思尺千里更萬里閩嶠徼裘燕臺雪人生合爲
知己死羊左風期未云烈陽公義擇獨交二十餘年相從思鄉不忍分去鄉園白門等作　曼聲更誦移居詩溪山佳處唾盡快
自閩候還北來楊公從玉京歸始得見楊公工詩不輕示人有所移居詩二十首揮園所
三朝楊公及

石湖擬吟興仿彿寘身修竹林陵竹一老石湖世有其人竹詩立片此頗愛心嘲用題
其一飛去峰迫臨二十四幀黃慈博合花卿雪谷梁松巖之山湖室山幀山居室圖
首開神皐最長月出江橈慢山塘石咽城

遠游臨來眼界開雲際飛鴻滄木末無人山窈松聲寒夾溪楊影雨後漲一拳
兩拳石萃拔獨載詩艇到國絕江南山色紙上活禪心苦被畫情奪忍以俗巧
誦造物此身久分倫胡爲寘念不復關華陽大鵬芒插志早決巖阿恐有龐公

宅天外堂無廬教客我因愛竹吟懷結雪屋冰天寒研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丁未九日顧祠秋禊圖分韻得燕字戊申元日補作

康熙七年春（是歲戊申）顧子客幾甸三徐時里居行滕倚僧院琴劍一昔曹厨兒千載擅井享初結搏猌竹已蒼蒨宋備書百秩唐人石一片（歙刻宋元爭築句最古拔唐人石最上俱在）（祠中斷手癸卯冬何君賈營繕壁鮮畫字蝌蚪梁來宝巢燕昔從何君後歲時絜椒黍鉄鼎石門戶私講堂擬肯善將以證實學凱或化群曛太息浮華士遠處事論譏厥其雖黃歇抗我山斗商此風白何時舉術又一變曾史遭塗乙鴻鵠悉鄂邊謬學新火燔連化楊腹便吾無力拯之坐觀丹碧絢一庶門頂子敬申頭藻薦道書所治何功是鬼鑿傳治亂古今徹吏事自精鍊有時胥史筆不識曹歐先陶錄歸實用書修美服被來靖水火爭一洗親賢賤何君規侍郎結誼多才彦小子意量狹交舊餘狂眉志同遭豈異類院利鈍見經歷朱御史曾此共談

醴因作贈行詩觸我歸田羨雙松翠拂屋閒人榮桔徧回溯顧子游又四戊申（香光自題云白雲青山記乎山自白雲自在人念佛語云月圓相期來實事無以規爲頃）

爲魏筱珊題香光青山白雲書畫卷子（香光自題云白雲青山記乎山自白雲自在人念佛語云月圓相期來實事無以規爲頃）

青山知有兒白雲不知父來本無端來去亦無端去白雲變滅無定形惜得青山照眼青有山定有生雲日何須更念手聲佛

題乞書圖用子貞韻（九月初八日）

劉彥沖畫吳西橋藏顧子山乞詩吳人也魯川屬子貞爲作其卅首子貞更題詩於後

何事藏弆何事乞矜豈都出世情外彥沖作意學瘢迂西橋鄭重緣孳愛不然過潮雲煙多何獨區區形拓拓獨怪偏強顧虎頭平生不肯向人拜結林好處一晚首岡中喜色動顏欲爲欲成居猶市嘗混已鴉空尚留蛻友情苦辭皆絕世氣味由來納鹹苦我生愛友如愛畫未遇其人恥解帶世間妙物必通靈吾輩例須破意械舉觸更待小馮君讀畫臨風發豪慨

子貞畫題示荅仍用元韻酬之（初八日未刻）

平生一筆不能畫論畫每超筆墨外子貞能畫亦不工大葉粗枝劇可愛人生但貴適其適一藝纏身如病拚詣微況有平等學何事爭名要人拜羨君晨有庭園樂雙鵲巢門慈母欵幾時絜語話常深雨後新蘭發初蜕（子貞詩來拜簡云蟬信勝月圓）（原記雙鵲到後改一字）此中眞意誰不出除事朱紫眞拾林我愜故巢碧萬竿君夢江天青一帶歸耕嬋雨何蕭爽談心邨谷忘機械（子貞又畫吾廬人與書先後差三周年邨谷必圖）雨圖既出乞者誰無計貧山還自慨

隆慶龍香御墨石線餅應潘季玉屬

有明紙事關宸翰色鑑紋各異常石墨萬錢天錦綺初分潘王谷祉茅一笏晉文章（潘分茅祉翰初分潘王谷祉）何來周月龍香劑姐見遠山螺黛販雅好欣賦

潘谷手豹靈隱隱發幽光

乞子貞書竹兼約晚酌用山谷謝黃斌老送墨竹詩韻（六月五日）

吾友書詩學今代更無雁門勉策蹇將十舸仍未達要其獨到處吾意自能會

柄君庭隙竹吾與測風背（子貞云此竹未化風故活）寥寥十數竿勁含籍節在吾有斧斨君回腕維帙出當屑銀鉤無與配（其一首渔川屬小字寫太白詩）攫鐘既未工淺智復不愛乞君回腕維帙出當格外筆勢挾風雨斜整似有態已約小馮君晚食一幷對熏羊爐藏釀副君腰腹大

約魯川晚酌論文仍用前韻

斯文有眞契不復關流輩手力偶未達勒以心力建久之心手融妙與古人會胸有百世量開口與俗背一勺大川具片言全體在英英小馮君吾才豈足愧可惜少年時稍遂恪惰愛遛來學力贈見洞指受外炎窗日在頂雖書功更倍交以淡慚成一帚旁觀態宏羊來共飽三友此晤對商盤千古業請君立其大

尊川賜和掄詩獎飾溢量復次前韻酬之六月初六日

惟我實幸人猶及見名璀高言人爲重所媿躬不逮名場久謝絕冥心與古會一義偶有獲快逾蚌搖青環顧英妙才知大有人在矧君膺門產祖德裘柳配弓冶二百年允宜厚自愛刻意求實是樂溢語言外一事古今徹識充氣自倍與象定無窮詞瀾益多態蠡解門戶縛誰敢壁壘對莊生知道者貴呼導用大

獨夜和戴鶴帆十九日

心情零嬾欲爲雲鬬夢初回夜未分惟不儻儻隨若士可能錄錄效諸君一錢不直名山計萬感難銷挺蒸文痛絕離魂逾百日不曾翻動畫羅裙

爲李寄雲題大癡江山勝覽圖用卷中唐楯詩韻二十日

地可維指海可測其意詩惝湖物色水原妙處同其波學力厚時培以息大癡百歲萬雲煙大癡卷大年以上此卷實奉觀題全而成此卷實出其手之想扁舟奕奕江天裏時年寫足眞山川圖約云十有餘年而成此卷實出其手之想扁舟奕奕江天裏時

有幅巖插面起浮岡野店結幽深荷樵飽閱霜林美我方披髮韋隱淪主人應念平谷雲儀對眞山讀眞畫共抒霞語誰能摹

追題王海門大司馬撫松圖

平生歲寒心見畫亦色喜喜於根節中具有嫠雲氣陶令信逸瞻不涴彭澤塵飢驅三徑熟益見陶令眞吾家山堂樹一一皆入畫不官復不歸泉石應吾怪郤睨偃蓋枝雛鳳巢其顛有聲諧緣綺有蔭市青氈

題汪筱珊侍養家居六橋煙雨卷子三首

平江一舸即西湖思尺清游寄畫圖展得白頭開卷笑看山更不倩人扶

胸中具有元龍氣早郤朝衫理釣舟嘆我江南酒痕在幾時重問六橋秋

新圖有約訂歸耕入望雲山不斷青讀畫便教鄉夢遠一簑煙雨靖陽亭

追題蔡友石年丈春明揖別圖應小石少司成屬

戴鶴帆味雪齋圖

惠連賦筆憾當年 余少時與吳連雪傅老胸中別有天 指紅塵陽風太世界
風約從師友所稱 是吾天詩
荒寒漫夢到性情孤冷渺言詮梅花本是山中格詩語欣從味後悟任爾尖叉
詩絕險不能賦得子猷船

謝道園自題戴笠圖詩有會即次其韻復題煙雨歸耕圖後四首

摩挲一鶴空所依流水抱邨行幟稀竹徑春鑱新荷花秋撥樂苗肥先人
清俸餘綠碧下土素懷甘蘚微記得當年耕且讀園徑深處荷鉏歸 園在陽原北縣名余家藏有潤田在九
曾共阿兄棲翠微老松月石相憑依 乙酉內戌之間余偕 兄避亂于山臺山寺 書堂夜聽魚聲靜
由寺深野雉稀天屬淵蘿戍鼕梗中年喜怨雜風絺獨餘舊日鄉園夢夢道
先生戴笠歸

憂患餘生萬慮灰良朋時為一尊開芳鄰榮把欣脾饌共藤音書憚堪裁賴有
圖書支歲月更無田墅可汚萊一椽會向雷橋築為報先生被笠來 余近有買田雷橋之

烏齋詩集 卷四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謂閉則已勞謂勞竟何成潘子非我棄時為杯檻傾相對籌出處我志決歸耕
勗哉子無然大展鯤鵬程

雷先路同年寒鐙訂讎圖即送游沛南 九月二十日

河間古君子葩經少研尋獨於六義內得其不傳音洞爛有大瑟空山餘斷琴
一彈復再鼓冷冷韶濩心絕學溯原始才老初鉤沈又越六百載魁儒出亭林
五書初印布天漢光珠參吾友勤篤學力單襟古忱十部稱恢廓七韵新酌斟
乃於江殷書攻辯戈鋌森寒燈耿獨寤館榻巢文禽聲諧意彌愜一笑形謳吟
里耳苦多昧無由測淵深郵谷有三友廿年古盍簪今當散離別離棄數載長禁
小詩極妍妙雅奏饒古風時時援寄我無忘相從箴儆間參絲竹老學塾所欽

沈尚匾 河朔訪碑圖用東坡題妙亭詩韵 梁廣 石志二十四卷 山西通
隸法溯原漢諸陵東京筆勢彌飛騰峻整總沿秦篆派勁折不滅秋天鷹貴從
書史證文字豈徒波磔區圭稜恢山之陽大河北荒原牧馬廩寒冰殘珉斷壁

隨犖出豐碑巨碣與論懇自非肝腸足古趣俗學安得無疑惜茂堂高弟就李彥瑾館載籍輕金紛墜蓋所在勤剔濯蒼厓讀甄錄來古朋二百五十有二種稿艸創對鑿蛇藤陋鄉巖谷缺蛭蠟歸懷慨

寄采園燬余搨山右碑目以貧無力不能即就也 河朔循吏有晉友補亡歐趙同那脞元氏令劉君宰絳亦

自題小樓雲亭 并序

余家陽泉山莊爲金樓雲護院元道山詩所留開宿綃山影推枕得溪聲者也有亭翼然高出林杪浙人張君世犖榜曰臥雲先大夫及余兄弟皆嘗讀書於此每欲易臥爲樓以光世嘗顧未敢嘐更也蓋余卜兆京北雷家橋宜丁里地能昌平以圖經考之即金章宗之駐蹕山也山陽有樓雲嘯嘉章宗嘗築亭於其上兩地嘉名適相結蓮面此間脞聯遼鶴流衢玉泉山影溪聲較之鄉郡一隅規模爲闊遠矣因擬它日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茅墓田之旁顏曰小樓雲雨眺晴耕徜徉終老余之願詎有侈於是者誌書此爲券并繫以詩十月立冬日

野亭築得小樓雲種黍無錢亦可欣香山詩欲作樓雲計須營柳黍錢 切余作錢

耕歸隱圖 松羅休勒北山文翠幀畫影棚前湔玉瀑琴聲枕上開依舊吾家好春色

陽泉寒色平原之一 觴北吟竹更誰羣

輓劉茉雲 侍堂

長爪通眉未易才多君聽我說詩來劬書力銳知緣隙美焚春深斷翠杯茶書將歸余設酒相餞以探酬不到 白髮荒寒餘涕淚青霜窈窕足悲哀榮聖於邵 可堪手簡痕猶濕半月前猶承書 馬鬣秋原已綠苔

十二月初五日子貞五十初度出所藏宋芝山贈覃溪學士延年益壽瓦當文拓本示坐客即席用翁詩韻奉祝乾隆壬寅歲五十

惜昧主人金石家子貞取許君語名其堂曰惜道昧 艸海蒼茫雜分篆自題詩文稿曰艸海 墨光山翠

空谷得戴子奮筆西南隅漢池一帶水陘山十里郭風物寫入畫品藻鑿不誣
人披圖如志我讀詩勝圖匠心曲有寓不關字句巍惜哉此史才新其承明趣

嚴寒閉戶坐凍酒不盈壺開圖一神往春氣若昭蘇耿耿懷喜有君知吾
子貞七疊延年益壽瓦詩句見示依次奉酬 己酉正月十一日

老貞善書得書髓頗研正行入籀篆六書既貫八法立龍自游空慕自扁齋行
仍是弹子體笑君亦濫承明選憶昨從君破鮮妙君言筆妙妙於轉文以別趣
境深趣書以遠波瀾壯觀果然萬卷積腹笥玉色金聲定流衍惟君鑑我漾漾
鄉人寧雙珠家疏濺子貞子 過庇遺巨佩無頗炙研同門語必典況復西京師
決正大義觸觸無莫前君 於劉申受年丈 穆也何知讀書事麟鼓鳳簫竝不免
結固患難切私愛安排風月來徐勉一身長物眞無幾妙書通靈迫歲晏 余於小除

夕夫古石 二停盡卷三中有小楼窗亭圖應林侍郎新寫余寫也 莊生鉤注已云巧四家瓦盆計尤善顧諱煙
雨雲山約 去年余與子貞同 石墨璀璨壯吟發門語必典況復西京師

追懷文友三疊前韵 二十三日

追懷文友工書者烏程精楷 沈悼 子泰與篆 陳之 庫 皆從本領攝心畫青泥面貌區
圓扁安丘 王友 燕 何媿小學宗鬱山 俞初 瑾 雅稱鴻詞選不將蛇蚓拚屋壁稿神縈
回妙率轉日照 許印体 摹顏眞竹顏性識剛稜意精腴瘠肯 出先 路 釵腳共服媚白
雲動波波涵衍業妙兼資何道州家聲科目滋履戲歌詩融會出香谷 香山谷 經
術淵通窺邕典魏余錄錄從君後夜雨敲門燭頻剪欣承君友皆我友獨學自

封畿庶免蹙光頤果曉無多玉後盧前失交勉爾來切抱無閒懼矜惜流光謝
游宴君壇多材綜衆長我留思聞葆片善丹黃矻矻開明不同石闕相扶將畫像自宋傳武梁景伯精拳入織芒訪古直到別

二月初六日大雪曉起子貞以所題吳俊卿 伤 春水歸帆圖來屬題子貞
凡十疊前韻兒余亦四疊奉和

破曉啟窗望一尺中庭錯落雞鳴豪玉琬化作碧潾潾穩送扁舟如葉扁孤帆

神升香既蠟萬錢工豐標從此翠墨布四方書帖充館聯車航鼇然古楊其可忘一十四翻標李唐伏戲祝誦耕農皇軒轅服始垂衣裳顓頊專誅猰貐不狂帝佶有子聖德昌有虞遜禪姒氏干桀乃乘人日供亡曾閔大孝親聖藏老萊弄雛倚匡牀丁蘭已抱鮮民愴那渠漏戟我意傷展對能撫溯泗游舊蹟灰滅梁季垣此本初葬誰文箱押角提督兵馬節竹垞作級到古杭花山查氏玲瓏山館百緡惜揭州馬氏主賓繼歸汪雪礎賈夫隱影慕見未嘗秋蠶彫木今盛行聖鐫更爲加并譯細書銀燭神務省自謝企梁須弭藏揭節錄已二十餘段字字增百雨讀之夢回月滿室詩力仍未衰孳江扶史小影耳我憶此本更十霜流上俊游謝不繼今乃不堪來神京一再盥之星飛揚烏齋窗鐙未渠央探篋偶獲詞鐫鐫我何未工浮巨艑打門照眼虹月光本朝名筆萃琳琅四代古澤溢芬芳前薰馬半龍毫查

注雪礎雙山房藏歷松島小松鐵高野孝次郎號東琬頭子顧治藝什襲完好無蓄煬疑有鬼神護絲綃甄文更欲我友邱嗣子考寶請爲摹其綱今金古鈔試刊最後百千襆何不復羞空甕常惺八百金兀餘樸氣橫蒼茫

烏齋詩集　卷四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齋鶴儕水部買得吳伯榮中丞羅浮蝶卷子屬題即用卷中宋芝灣觀察韻爾來京師所稱太常仙蝶者頗往來貴人家干槩酒飼非復前日之高致突因題此卷感慨係之六月十三日

低昂精稚離榻付殿裝沿隙認辨力無危枝崦未許噬螳螂簾前細雨吟風筐

扶扶墨采沛流浪我友詩成贈鸞皇我詩蹇澀嘐寒螿平生墨古具徵長愛玩

不復羞空甕常惺百金兀餘樸氣橫蒼茫

齋鶴儕水部買得吳伯榮中丞羅浮蝶卷子屬題即用卷中宋芝灣觀察

韻爾來京師所稱太常仙蝶者頗往來貴人家干槩酒飼非復前日之

高致突因題此卷感慨係之六月十三日

靈砂不可致神山勞夢想章質亦殊衆甘心成施仰巢林一枝妥傲帚千金享

豪慨更倚聲春水筆下黎丘工作幻彈指即成煙市老子揮豪阿郎押角印衆中西醫製

鹽土沁肝脾性命御盡獎院彼稚川喬角藩昔用固文彩偶飛翻翠兒笑拍掌

故山伊可懷萬里條攸往太息京塵閒百族競浮譽何事太常仙亦依人几杖

將無利祿誘老貪口腹養誰復念江湖酒船窮可槳畫稿紛四壁繢影匈吟賞

我生百不幸幸早脫羈絆無限蜩螗傷庭柯曾蠭蠅天南梅萬頃照眼一何廣

昨日報書來尊贈蠟吾頒僕堂切百書來要作華城之游

附記

百字令　題子貞手寫婦病賭綿圖卷中戊申

客深婗雨看圖中人貌非農非士著述等身容易了只有鄉懷難已何遜閒情吳生妙手寫重復爲摹此爲湖一櫂故應被刻歸耳　卷有吟士吟詩逸民豪慨更倚聲春水筆下黎丘工作幻彈指即成煙市老子揮豪阿郎押角印衆中西醫製鹽土沁肝脾性命御盡獎院彼稚川喬角藩昔用固文彩偶飛翻翠兒笑拍掌

百字令　自題婗雨婦病圖卷中戊申所寫也　詩畫君家事東洲山好　子貞自署東洲居士　聽鸝藏酒誰是

客游倦也問幾人信我山林畸士辛苦平生餘底物數卷殘書而已塊上春朕圖中秋老活計無逾此山堂在眼行勝打疊歸耳　一笑竹垞當年最楊奏賦

自哥師田水開國風流雖再覩何事行歌燕市獵樂田蕪蔣陽亭古耕作吾家
事緣簑青笠淵明應說今是

百字令　（題如四十一載小照仍用前韻）

緇塵斗撒看閻中北海仍然豪士戚影蓬廬何所樂惟有聽書而已四十年頭
一掾無庇淪落誰堪此盤魚注衙任人笑我痴耳　回首落日丹門徵裘京國
更橫帆江水一第艱難頭早白絕倒綸文倚市晏相楹書衮師燈火自有撫窮
哥千秋盛業及時努力才是

百字令　（題子貞好雨歸舟照仍次前韻）

蔽天一笠看新圖貌出東洲居士正是杏花春雨候鄉思撥人無已決計抽簪
甘心抱甕豈肯尾袁此間君豁學學鼓須小人耳　如我懸梁無家幄牛何處
空盟心樂水九子苞桑今好在（安世今在長沙之九子山）竹氣如雲新市泥勝書廢儲藏
詩好都是農家事荷鋤亦足人間真樂如是

烏齋詩集　卷四

百字令　（題王仇厚東部家翻舟歸養圖）

歸裝檢點歎廿年京宦依然寒士怕是阿孃穿望眼艸艸買舟行已尊酒縫空
江天帆飽快意歸如此到門一笑數莖白髮乖耳　回首人海浮沈經營升斗
佐高堂淑水持觴綵童見撮緣談殺江鄉漁市舍北花新溪南山碧都是申懷
事有人問字先生應署公是

百字令　（題門板江鄉歸棹圖仍用前韻）

鱸魚風熟問鄉園何處悲來秋士手版乍摺歸思急脫有離情難已佳節登高
古祠送關故事原如此去歲九日與同人登伯牌祖師山今復馬月杪重與此會也　贈行詩好君言今日酬
耳（遠倫詩集作寄高）　回首焚草雞棲看花蠟避矢臣心如水便服朝衫更野服醉
倒江天暨市問字亭新孝廉船隻（月杪長者家早登秋風）家學千秋事策奏長策一帆早挂
良是

烏齋詩集卷四終

庚申夏余應縣志局纂修之聘綱羅鄉先達遺著張君誠齋手是編來謁曰此族伯石州公年譜先兄子善所編輯也余將鋟諸版以行世敢以撥定之事爲請倘不辭僭越次其後先按年排比並增輯數十事凡四易稿而後寫有定本然先生著作等身元裔表外墓碑目諸書流落海內無從採錄且詩文雜稿凡年月未詳者概未闌入漏遺之咎知不能免尙覬當代碩彥嘉讀先生書者詳悉搜羅更事修改倘者補之誤者訂之重新剞劂俾成完璧藉此譜爲引瞠焉則幸矣辛酉上元日鄉後學蔡倘謹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烏魯文集 附

石州年譜

族姪張繼文編輯

鄉後學蔡侗審訂

嘉慶十年乙丑十月初九日申時生

先伯系張氏諱穆字誦風一字石州（又署石舟 碩洲 碩州）謚名瀛遥字蓬仙別署曰季洩季翹惺吾烏齋（侗按何紹基考訂烏齋藏記殺亭在姚水之北水經注謂烏齋乃齋之所因以名齋故陽城也今已廢）山西平定州人（侗按平定州志續陽縣晚號婧陽亭長）

始祖應祥明大同廣豫倉大使

七世祖敬明陽和司訓導

六世祖金榜州學生

五世祖珺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

高祖新灝字際盛贈奉直大夫壽州知州（原注山西通志作灝）

曾祖可舉字登榮國學生誥封奉政大夫泗州直隸州知州晉封朝議大夫

鄉飲大賓

祖佩芳字孫圖廩生乾隆丙子舉人丁丑聯捷進士安徽歙縣合肥縣知縣（原注山西通志作佩芬）

鳳陽府壽州知州泗州直隸州知州庚寅甲午兩充江南鄉試同考官晉封（原注山西通志作授徵仕郎）

朝議大夫著希音堂集六卷翰苑集注二十四卷歙縣志二十卷黟縣志二十卷祁門縣志十卷考課一卷公餘雜錄三十卷社倉考一卷義倉考一卷春秋世系懿行誌州志備林宦績二門並山西通志鄉賢錄

考敦頤初名敦來字復之號曉沂優廩生嘉慶辛酉科拔貢舉人辛未進士（原注山西通志作敦頤字復之號曉沂優廩生嘉慶辛酉科拔貢舉人辛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治河方略館纂修武英殿纂修文穎館纂修丙子直省鄉試磨勘官丁丑殿試收掌官戊寅福建正主考）

母王宜人繼妣李宜人

曉沂公行述原配王宜人陝西檢討道諱凝孫先外祖祖公女繼配李宜人（侗按李宜人諱靜字立青陵陽生）

人浙之山陰人外祖諱廷展實齋先生舅氏也（侗按平定州志王凝字敬一號南軒乾隆六十年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官至倉場侍郎）

長兄開遹字伯啓國學生仲兄晉遹字仲明別署補菴廩膳生三兄麗遹字叔正廩貢生平陽府訓導

希音堂集張氏族譜序余家明洪武初遷自洪洞今居廂滹及嶺西者皆是

而世系無考余七世祖萬歷間爲廣聚倉大使公一子爲陽和司訓導生四

字長居白楊樹次居上城三居桃坡是爲余高祖四無後次房患時疫余曾

祖侍疾終焉遂由桃坡遷上城其後次房析居學門鎮余父又遷大陽泉

希音堂集陽泉山莊記余祖父以來毓居州之上城乾隆庚寅始得大陽泉

俗稱花園者亭一池一舊屋二區雜木十餘章故白氏物也余知歙縣時念

親老無所庇因購得之稍稍修葺復購他姓廢亭移置於池北隅顏曰陽泉

山莊（原注山莊爲金棲真道院故址元耶律文正公嘗讀書於此有銅陽泉棲真道院詩方外復方外隱然心迹閒閒館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石）

烏魯文集 附石州年譜

田平可耕陽林石嫌各留看綿齡綠

十一年丙寅二歲

是年曉沂公牌太平令顧公玉書之聘延主太平書院

十二年丁卯三歲

十三年戊辰四歲

十四年己巳五歲

十五年庚午六歲

祭叔正三兄文吾國人幼同游長同塾兄豐姿玉映讀書敏悟年十歲（本文尾有急令子兄性四歲耳云云）已能背誦周官全文不爲一字學大歙書哭拔出羣吾父嘗召

穆示之曰汝何日能作此書當重賞汝穆勉強奔赴卒不能及也

是年長姑歸同邑廣西藤縣知縣任君質淳之次子陝靖（侗按文清字立青陵生）

十六年辛未七歲

是年曉沂公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十七年壬申八歲

十八年癸酉九歲

是年訂婚同邑劉廣文濤之次女（倜按濤字壽川國貢生永潤縣教論）

十九年甲戌十歲

是年夏曉沂散館授職編修

冬先伯至京師

二十年乙亥十一歲

烏齋詩集題蔡友石春明掛別圖我從總角侍先子玉弁荷衣初出見（注余年十一從先子及公廨讀）

七月丁王宜人憂

曉沂公行述持家久積勞得心疾時發時止乙亥在京寓疾又作醫藥罔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至七月初五日竟舍家人而逝秋府君命扶柩歸停于內寢

補菴公行述（先伯）逾年母遘心疾兒入則調護湯藥出則疏額天而鮮民

無祿慈幃終捐當斯時瀛遍甫十歲父固以父而兼師兄實以兄而代母晨

而興也兄衣裳之夕而寢也兄撫摩之察其飢爲市美餌憫其垢爲易新服

以是失恃三年不知無母之苦也

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歲

是年曉沂公充直省鄉試磨勘官

二十二年丁丑十三歲

四月曉沂公充殿試收掌官

七月以御史記名

冬繼太母李宜人來歸

曉沂公行述母幼端靜外祖父母甚鍾愛之年十八歸府君時先母已棄養

三年矣不孝等垢褐敗絮塵塞盈篋吾母初至卽爲澣濯縫綴一如先母生

時

二十三年戊寅十四歲

二月曉沂公大考列二等

五月初十日曉沂公簡福建正考官副之者中書舍人陳君詩（倜按諸卽名陳銀諸暨人）賦紀恩詩三章（其詩云傳來天語詔旨已恩私相進士程知省人文衡不易申科遴任驗非神鑒越是招督便宜加詳慎答皇恩都門餞別車馬傾城郊會九月丹楓滿我三年到四十升遷九轉成一日注會稽山陰人爭拳女伴堵家吾儕傳一首注吳音奇字勉剡溪勤學古無忘負笈初見忘負笈於防何其注先君寅交文章理學江山勝師友淵源一脈通注先君寅交文章理學江山勝師友淵源一脈通分校會試一題注先君寅交文章理學江山勝師友淵源一脈通）又途次奉酬陳舍人詩一章

六月補菴公受知於賀長齡學使補弟子員（倜按賀長齡字耦耕貴州清鎮人嘉慶進士官至江蘇巡撫著有耐廬文存並輯國朝文編）

七月十一日曉沂公卒於浙江建德縣年四十有七

曉沂公行述行抵杭州忽感受暑風未甚也七月十一日至嚴州府建德縣

屬之大洋早晨猶送客出艙外酉刻痰涎上壅竟致不起時吾州張君去非

先大父弟子也適宰是邑親視殮含云（倜按平定州志張四維字去非乾隆甲寅恩人官建德知縣卽墅卓著政績遺愛去思碑頌載通志）

補菴公行述戊寅之六月先大夫奉命主試福建塗出嚴州歐暴風雹捐館

舍兄聞訃偕伯兄藹足星奔舁柩返葬李宜人亦自京師攜瀛遄歸視葬畢

冬李宜人挈先伯至京就傅

曉沂公行述吾母聞訃誓欲身殉撫膺呼天悲動一室既乃忍淚撫不孝瀛

還而言曰汝父以兒屬我我死兒幼弱其誰屬我其姑俟之由是遂持長齋

終身不復肉食竇濟先生時官倉場欲留吾母於家母以瀛讀書故從之遂

于是冬攜瀛至其官署瀛就外傅每夕歸吾母坐榻上令執卷旁誦燈昏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歎淚熒熒當在目也自後無聞學業有進則喜澁顏色否則惻悵蓋日繼之
以泣曰汝父冀汝成立若荒而不學我何以見汝父於地下至今念之昏覺
此言之痛也（倘按冀公卒賂先君子見背公沒先繼妣於冢禮因得受教于公所以稍識冀鄉之名行涵于胸）

二十四年乙卯十五歲

曉沂公行述四月旋里治府君葬事九月二十六日瞽顯妣王宜人安葬於
洄嶺祖塋之次

二十五年庚辰十六歲

曉沂公行述次年春寶齋先生復以書來招時楊氏妹年已及笄吾母遂幷
挈入都

補菴公行述既畢復同奉叔舆入都依莫寶齋表舅於滏河督署維時舅
方以性命之指提呼後進而吾師吳樸菴先生實館其家（倘按吳晉字子敬浙江嘉興人）

是年夏適任氏長姑亡年二十有五

烏齋文集 附石州年譜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道光元年辛巳十七歲

祁叔穎烏齋文集序石州少孤依母黨莫寶齋居即喜親儕先學案言之甚
悉（倘按穎少時從友人遊祁師先伯節錄桃江王鵬男集呂晚邨集稗編山谷千語錄祝四王輞著傳澄懷黃鶴周傳即庚辰辛巳手鈔本也）

烏齋詩集述懷感舊詩會稽舅氏行宏識鏡人倫講德抉根奧聽倦客欠伸
幼眇欣有會譬辨恒斷斷賞我具夙慧汝器天朝珍

二年壬午十八歲

三年癸未十九歲

是年春季姑歸介休貴州鎮甯州知州楊公文楷子煦（倘按煦剛耳生）六月先伯母
劉孺人來歸

烏齋詩集悼婦篇總角訂婚姻十九議嫁娶結髮十六載強半異居處慘君
入門始丁我家多故（自注時癸未六月也）

二十一日丁宜人憂卒年二十有四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於祖塋之次

九年己丑二十五歲

察叔正三兄文猶憶已丑歲穆與兄同讀書十柏山房兄病目楚楚中夜呼

穆起告以所苦穆曰可奈何兄曰無可奈何但告弟知即分我楚耳時謫州李姑丈綍宿於閣中聞之泣下數曰兄弟疾痛相關乃如此由今念之誠足痛也（細按綍道光戊子懸人官訓導）

十年庚寅二十六歲

補蒞公行述誌庚寅灝遲以疸厲善病養痾天門山之玉皇觀兄不時來來輒爲經紀其衣食六月初倘一至山齋留信宿乃去及初八日之夕漏四下矣猝有呼於觀下者蹶起訊之則報兄以中風暈仆環救未蘇奔歸入視見兄合目偃臥左手足已成痿痺厥之或曰熱厥也或曰陰虛傷風而經絕也病榻幢幢兇無定見灝遲視面鑿之過乾之同人其繇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奉兆嗷然失聲知兄之將不起也嗚呼天何奪吾兄算之速至此亟邪兄善行楷自孩幼弄筆已撼其長老稍長摹繡趙松雪惟妙惟肖既以鄙其爲人痛自遏滌登善清臣兩家外不屑規仿也尤遼寫書自本經（水人物畫並家兩宗著有松雪齋集十卷）

十一年辛卯二十七歲

二月訪郝叔穎於壽陽（細按山西通志郝燕薬字叔穎號蒲人嘉慶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諡文端著有繹訥亭詩集馬首農畫翰墨軒記行世）

穫欲亭集二月晦日大雪話間頭笑問張公子本色豪端已如此（注時張石汾過訪信宿）

九月以優行貢成均

十二年壬辰二十八歲

正月始復入都

使黔草苗先路叙余辛卯舉優貢壬辰應朝考至都同年咸集獨畏何子貞以所著有說文經箋表等書（細按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官編修著使黔草苗瀕行字仙槎廣南人譜）

張石州以說經講小學最相得

考取正白旗漢教習

烏齋文集癸巳存稿序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極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實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訂交然理初年長於極者倍極禮事之等爲先生不敢與齒也（細按理初名有發已known初號人池筠務叢書）

烏齋詩集越慷慨感碧詩愈君縣大儒精樸蘭陵荀客鄙一解后過從輒頻頻（細按李兼過士官戶部侍郎）

十三年癸巳十九歲

烏齋文集程侍郎遺集序稱於癸巳之春初侍公直圓情好之治久愈摯不三五日必召過飲投巾振袂談議交錯寒士之被禮者殆無與比（細按群恩字容海）

祁叔穎烏齋文集序及長程春海司農許其得漢學淵源既而司農見其所爲文驚曰東京崔蔡之匹也蓋其學不專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詣涉歷世故益講求經世之學於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尤所究心然性剛負氣鋒穎過人世力貴圓熟軟美欲矯之以厲俗或徵諛之不愉也

穫欲亭集張氏陽泉山莊寄石州詩末句臥雲亭畔秋風起棖觸離懷到季鷹（細按詩集自題小像第二首余家陽泉山莊咸豐癸丑燬於兵燹此圖林梢漸入頭君也舉楊白眼盼余兄弟皆嘗結廬於此然亦及余兄弟皆嘗結廬於此）

是年先伯與許君伯林排次愈理初癸巳類稿十五卷付梓（總安瀾序自題小像第二首余家陽泉山莊咸豐癸丑燬於兵燹此圖林梢漸入頭君也舉楊白眼盼余兄弟皆嘗結廬於此）

程春海侍郎爲寫倚書屋額并系以銘游雷之渚鄱不載游至作鷹千所會通慶以坎皆詣再悉恩修省乃得日文孫識之祖誥識（細按理初著別雅訂說文經證）

十四年甲午三十歲

秋北闈報罷留京教習

十五年乙未三十一歲

烏齋文集鏡詮癸題詞乙未冬初嗒浣香于銀灘客館從之學算圍爐漏酒無夕或閒一日夜深月上出自製遠鏡相與窺月中窅阬黑點四散作浮萍狀攡呼叫絕浣香因爲說遠鏡之理旁喻曲證塵塵不踢次日復手是書見示穆讀而意之以爲聞所未聞倩胥鐵副藏之餞衍（倩按鄒復光字浣香歙縣人）

冬月先伯由京歸里

程侍郎遺集送張石州歸里五古四首（詩不分卷知見北宋所載名貴千載後學成敬放不不萬名剑名貴千載後學成敬放不

獨發當具圖德聚如門去其角公然一涌鄰遠太殺圍知鞠分手文鋤遠義廷酉來行前鄰剪論中富志力車掘日蚊且救無亦一一經驅貞

門運博蛇戴申酸會酸人經衛非博馬所勘君攝必傳翁高卑所經劍

淺深宇信尤勇疑出缺等助濟且旁有神師冥必傳翁高卑所經劍

明學急既通也國會有時一二一小學貫章及詞翰喬子通不執六經曾幼甲綺家

尤明學急既通也國會有時一二一小學貫章及詞翰喬子通不執六經曾幼甲綺家

妙悟何證此國會有時一二一小學貫章及詞翰喬子通不執六經曾幼甲綺家

能墨猶深近志丸容與欲陋四元立門水郡放四流圍癒六胥國名應編以時者三年

按我歐夢海者子如君殿我同儒所契揮其郡放四流圍癒六胥國名應編以時者三年

氣陵盛堰增時撤水鐵朱鄭婉不赴一頃法惠鄭臺君名應編以時者三年

率辭不就一書屬臥以脉記衰書多誤君去誰予詩解就私自喜君去誰予

烏齋文集　附石州年譜

（道光丙申余因張揖五表兄獲交王丑石先生小集公忍堂君偕張叔正石舟輩輒來造訪情話之親久而加密於是揮五設酒果令座客各出所藏書畫法帖刀劍圖章名墨古玩之屬相與衡量以爲笑樂酒後耳熱起舞中庭步月聯句歸座聽君說經石舟講小學娓娓動人致足樂也（倩按王仁堪字丑石張揖字五表浙江建德人張去非先生之子）

孫君左泉贈以寶賢堂龜硯先伯舉宋坑小硯王良常墨跡爲報（據良常名澍字寄巢號虛舟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檢事中書國朝書人徵略文考正虛舟題跋補必焉貫澍）

夏復之京師以知縣歸部候選

落颺樓文稿與王雛軒書盡于知名之士不敢妄與投契而必求有眞性情者乃與訂交數年來僅得平定張石舟一人以此故耳（據王大令朋壽名藻字雛軒樂安人甲午優貢）

審定祁鶚皋太史西域釋地又校訂西陲要略四卷（倩按山西通志祁鶚績上成進士由編修進中允改官戶部歷員外郎中郎中簡放寧遠下獄遣戍伊犁及抵戍所值松文清公爲將軍待以殊眷與文清西隨總統舉

賈正青旅談齋著
曙補宋元學案

略述今屬稿因撮其要改西域要略西域釋地二書

祁叔穎西域釋地殿今年夏服闋入都乃託石舟整訂體例付諸梓人要略四卷亦將續刻云

烏齋文集西域釋地序西域釋地如丈祁鶴皋先生成所著書之一也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考古證今簡而核矣至略什噶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卯戊辰間傳聞異詞早定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即古昆侖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身親略之而於葱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潛源重發則縷舉焉昔人爲輿地之學者每云目驗得之是書亦猶是義爾頃者先生令子叔穎侍郎寫定遺書先以此本開雕屬瀛爲校定體例因綴數言弁諸卷首

校定安玩堂藏稿

程蘭翹學士安玩堂藏稿後跋道光十六年始校閱八月而成任其事訂其

譌爲張石舟大令即張蓀圃太夫子之文孫也（倘按閻學士初名昌明後更名昌期殁時人中嘉慶甲

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督學廣西道監察御史憲宗即位缺額開言路改遷工部郎中奉命典試貴州入門驀欽奉諭旨已）

校訂吳侍御奏稿（倘按書編縣志吳玉墀字之瑞家貧力學中道光甲申進士任知縣政聲大著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憲宗即位缺額開言路疏陳時政十事一曰崇儉德上嘉納之勸輔臣講求治體廣招徠以來遠人一曰慎名器不少假

之例稍乖也他如圖當從民彤當從舟轡之訛些子之還兮還或作營築專臨黛氏黛本作爪此類甚夥應宜采入而辭概不及是其疏也又其中附有經世案語數條強作解事尤爲淺陋以元書所有姑亦仍之許書義蘊宏奧乍讀未易通曉學者誠由是而精壓焉觸類引伸旁通曲證於以仰鑽古訓必有異乎俗儒之拘牽者辭氏之功又曷可沒哉

隆柳林官少舫著府研堂集等書行世

補菴公行述言客黎城得利氏同文之術於中西算法雅有契悟惜乎洞澈松庭之奧瀛遐今始得聞未及與兄切究之也

又今卜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兄洌嶺先塋之次瀛遥既勾諸兄之契友李君竹山鐫銘子幽復據掇梗概述爲此文以志吾痛且以貽其子孫

徵欲亭集寶賢堂藏硯歌爲張石州作

翁方綱

翁石齋光垿依然見奇偶復作硯田巳失職況今龍尾嗤牛後剛即哲王謹一貝朋瑣玖滔之寶賢之高堂禹豪孔銘相左右玉魚不死藏紙出三百年來非與守世間俗書遥篆刻疑嫌嫩刻乾待旗不其垢張君嗜古倘奇字著意不復覆下揖冰痕上新顏或激石蛙鼓守元夫關然乃入口衆目攜唯矢目陳瀹池潘愁獨許喜玉寶肯落豫且手君君養安識少年衛金資印藏唯恐印銘衆若著眞可憐富貴一何仿盟鄰石鄉侯盟衆文字友玉堂硯豐不佳月窩風雲愁相色盡書詩歌君酒送君遥鄉證在百酒酣讚歌君下鑑書抱璞終堂劃烏壞抱璞終堂劃

程侍郎遺集晉靖王寶賢堂硯贊爲石州作

翁方綱

程侍郎遺集晉靖王寶賢堂硯贊爲石州作　翁方綱

銘之黔呼食北鑿則贊三兆吐其鑿則機聯頤無端前之被而有草元之掃洞事賢鄉舞以衛銅河張宿寶孤由甲子五光兮典見天日

是年詩有人日春海年文約偕蔡友石年丈吳荷屋中丞梅伯言郎中同游海王邨因阻雪不果乃移尊龍樹院登高賞雪談讌竟日月午方歸詩以紀之凡四十韻

侗初蔡世松字友石上元人嘉慶辛未進士吳榮光字荷屋嘉慶己未進士宦湘臬石舉海甘泉字伯言上元人道光壬午舉鄉試第三名亦天隱湖妙菴有伯祝山房集又後菴詩話京城南廟有補屋梅僧書三百年前物前賢詩文集中不多見徐渭牟通士官戶部郎中古文學韓歐客話京城南廟有補屋梅僧書三百年前物前賢詩文集中不多見徐渭

皴菊莊詞皴白西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龍宗伯山陽陳恭門階六同鉄舟名流展齒朋常鄭重雅閣院常卿楷此地亦

少可著有荒蘚園鑿晚歲游金陵師事田闌先生與福公望衡而居晨夕過從得福公畫最多此册二十四景皆先生游展所至有詩有記載荒蘚園纂中云云

十八年戊戌三十四歲

鳥齋詩集注戊戌春頌南初訪我於太原會館穆時將南游旋叙一談而別

（倜揚陳慶鏞字頌南福建人道光壬辰進士官御史）

鳥齋文集程侍郎遺集序次年穆將南游迂道入京師哭公子儀羊廉以遺稿相授塗乙酉草首尾多不完或篇題殘脫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尚有清本藏之別箇子儀未檢獲也（倜按詩集注侍郎殁未檢子儀孝廉檢亡遺稿南回歸倖細可念）

顧譜注先生手蹟向藏修來先生家頃歸胡北荊宜施道陶君樑所穆于戊戌春獲覩錄副存之（倜按顧譜康熙四年與顏修來先敏訂交祐甫泰一字遜庵鳥程舉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著有樂圃集）

八月謁蔡友石於江甯里第

鳥集文集癸巳存稿序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棲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乃南歸復相遇於泰州

道中因與惜謁祁叔穎學使學使厚倣之約其春初復來

冬讌祭任太素先生文（謹按李定州志任質溶字太素號魯莊乾隆壬子解元官歷西藤縣知縣著四書句隱諸經要節雜子偷抄等書）

閱譜題詞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尚多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篠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揖行述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歸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焉爲之慨者累日（謹按閻百詩世稱）

綴欲亭集寄閻雨坐呈蓮西詩有人生聚散如搏沙舊雨乃在江之涯（自注舟衡）

自御初來　江陰城南登舟詩有客燕賓鴻數往還（自注還西旋石舟衡來小泉小舅次第俱遊）　又

次和石州蒙述舊懷三首（凡三首云遊何幸得同聲次掉中流自弁行陶令之官心已累阮公不勝離懷常青海邊醒藏能訓客林外蟬聲任遞送君文字飲六朝山色一杯領）　又戲和石州結習詩又雨泊鎮江西門外石州與家兄酬唱竟夜情詞挐然次和有寨鴻來有信句（自注石州得家書）　又石州答送盆梅次和　又立春日紫薇庭小集分韻得書字呈張石州幷幕中諸君子有候誰稱孝友與我共茲畬局

是年詩有過紀文達公故里七律 (個按紀昀河間獻縣人字曉嵐乾隆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達)
(西廂金書昀爲總纂校訂雖稱每書悉作撰憂冠諸簡首率謚文達)

漫河道中七古 (阜城縣屬)

舟次高郵有懷賈憩人先生七律 (個按李定州志賈亮采字憩人高郵州人官至定州知州)

抵江陰春圃侍郎邀偕同幕諸君游君山晚讌存雪亭即送許蓮西大令歸里五古 (個按江陰通志存雪亭列帥劉時亭下榻六株桃秋農先生補題存雪亭長詩送字蓮西平定人嘉慶丙子鄉舉官知縣所至有政聲生平博洽情詩酒爲文下筆立就尤長于駢體有初唐風格性嗜酒不立崖岸故後進皆樂就之師之)

(夢小丁卯橋詩文集已刻行世)

送蓮西歸里用春圃侍郎登君山送別元韵七律

病起書懷時蓮西俶裝將發卽以奉柬七律

妙相禪林五古 (寺在江陰城西寺有風子嗣筆)

報恩寺塔七古 (個按江陰通志報恩寺在江西吳縣治北僧本吳通元寺唐改開元寺吳越爲報恩寺今稱北寺中有浮圖稱北寺塔)

隨園七古 (個按隨氏之園袁枚別墅也在江蘇江寧小倉山隨園今已廢)

留贈紫琅試院古桑並懷祁六太史幼章七古 (士官江陰布政使時粵匪踞鎮江順流東下至焦山渡江破常州及賊至力拒登陴御之城守僅存隔江望見之痛哭而已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入監謚文節)

(章文端公鎔總督道光戊戌典試江南幼章由國子監中式)

秋蓬坐雨次漁莊韻五古 (個按漁莊在江蘇江寧小倉山隨園今已廢)

攝山棲霞寺五律 (個按山多藥草可以療生因名南史明僧紹傳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徵秀才稱克淮南渡江經定林寺)

(高帝欲見之竟不能攝山棲霞寺居之)

送趙君心園歸壽陽用春圃五兄韵七律 (個按趙資正字心園壽陽人時遭兄喪隨葬事故未及之)

蔡小石行看字五言二首 (個按小石名宗茂世松太僕之子道光癸巳進士官司業)

京口行七古

迺州道中喜逢俞理初孝廉五律

題湯雨生將軍貽汾太夫人哈叙圖斷叙詩二章湯雨生將軍母楊太夫人作也叙爲太夫人尊人所賜時從宦昆明年十四嘉慶甲子冬雨生先生官揚州奉太夫人寓居瓊花觀一夕叙斷而成此詩太夫人春秋五十有三距賜叙時三十九年矣太夫人生平所爲詩甚富自其舅與夫殉節海外遂取舊稿盡毀覬垂暮之年重抱思親之痛長言詠歎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雨生先生掇拾零章繪圖徵和而吾宗沅閣夫人黏染工妙翻陳出新可謂兩美適合唱于和哂矣予既錄原詩附請圖後并識其顚末如右 (汪沅字湘生武進人官湖北通判著有三絶曉寄寓江陰與秀金陰金陰校地殆嫌誣眞恩訪著伯琴部圖集 洞按汪之珊字湘舟金山人著鄉經堂賦帖)

正月大雪中登君山絕頂拾松枝煮酒而飲

著俄羅斯補輯一卷 (補按補輯初牧於北徼繪又收於朔方備乘並經世文編續後編備乘中又收入昭代叢書據此一卷亦先伯著也未知係自何年附輯細考)

烏齋文集俄羅斯事補輯黔俞君正燮著俄羅斯事輯顛末纔詳瀛環讀而嘉之既得文清公松筠綏服紀略圖詩注載西北兩邊情形頗悉其述俄羅斯事有足補俞君之闕者因條列而文綴之著於篇蓋文清駐箚庫倫經紀通市事閱八年聞見既眞紀錄自備矣題曰補輯凡俞君所已詳者不復徵也 (按松筠字相甫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清著綏服紀略西陲總統事略)

烏齋文集癸巳存稿序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市月余隨軺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

郘叔穎烏齋文集序歲己亥應順天鄉試擱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悵飲盡而揮棄其餘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此懷挾也送刑部獄白其狂然竟坐擯斥不復得應試於是僑居宣武城南閉戶著書益肆力於古阮文達公見其撰述歎爲天下奇作 (阮元字伯元號雲臺)

十月忽手錄所譔漳南寇北諸水考見貽其意懇懇然若有所諄屬者未及一月而子惇病且死矣垂殁猶力疾檢施北硯遺山詩箋初印本相付北硯者烏城老儞熟於金元掌故子惇所嘗從問業也

癸巳存稿序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假得存稿副本

譔公察棗恭勤公毓美文 (侗按山西通志棗毓美字友梅部源州人乾隆辛卯舉人官至河南巡撫署總督升至東閣總辦卒謚恭勤)

貧意異情則同氣類吾輩眞

九月爲郘漁莊序鉶經草堂詩草

綴欲亭集海州五首送張石州入都 (其三云大海日東下尚或何時旋坐令雲益山移徧當平田山中有神鳥毛羽殊五色鮮世人不識謂之曰鳳鳥魯山國或多災居避不前舉山犢竹實狐狐皆食之鳳鳥亦隨之而去)

是年詩有正月三江日陰大雪登樓曉望七古

留別春卿侍郎幼章太史五排律

徐州試院寄懷次叔穎校射韻七律

海州試院臨發奉酬同視諸君五古

送許印林歸日照七古

二十年庚子三十六歲

繼伯母趙孺人來歸

行述趙悲毅公元孫東河縣丞學彭公女贊善撫祚公妹也 (侗按趙申喬字慎旃又字松伍武進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悲毅撫學彭字子遠侯補東河縣丞撫祚字伯厚道光乙未進士官貴寧道改鎮寧知府)

是年春寫就玉局心機一冊付梓行世後附黃石齋跋一通

二月先伯叔正至都

夏俞理初卒於金陵惜陰書屋

冬沈子惇卒於京師

烏齋文集落颿樓文稿序越四年而子惇遽殞疾卒于會邸時子貞扶文安公柩歸里穆朝夕守護醫藥比視含飲殯棺野寺哭奠成禮乃去 又庶子

十月忽手錄所譔漳南寇北諸水考見貽其意懇懇然若有所諄屬者未及

一月而子惇病且死矣垂殁猶力疾檢施北硯遺山詩箋初印本相付北硯

者烏城老儞熟於金元掌故子惇所嘗從問業也

癸巳存稿序其年冬學使還朝余假得存稿副本

譔公察棗恭勤公毓美文 (侗按山西通志棗毓美字友梅部源州人乾隆辛卯舉人官至河南巡撫署總督升至東閣總辦卒謚恭勤)

貧意異情則同氣類吾輩眞

九月爲郘漁莊序鉶經草堂詩草

綴欲亭集海州五首送張石州入都 (其三云大海日東下尚或何時旋坐令雲益山移徧當平田山中有神鳥毛羽殊五色鮮世人不識謂之曰鳳鳥魯山國或多災居避不前舉山犢竹實狐狐皆食之鳳鳥亦隨之而去)

是年詩有送三兄還里五古

吳譜芬舍人齋中觀菊七古

三十一年辛丑三十七歲

著魏延昌地形志

烏齋文集延昌地形志序穆初讀水經注卽謀博徵典籍撰爲義疏黔命君理初敎之曰是當先治地形志取而讀之苦其蕪亂大興徐丈星伯嘗扣以收志分卷之由亦茫無以對罷心鉤稽退寫爲圖圖成始恍然曰此非北魏之志也而自來談拓跋疆域者率以是志辭其里到遇有收所失載之郡縣若建陽長松之類輒以爲後人羼亂偵矣於是更事排纂勒爲此志

著水經注表

烏齋文集復徐松藏中丞書論恒河卽安額河臂翥海卽鹹海亦於拙著水經注表有關當卽撥入敝帚之中（編按徐松藏宇星伯五合人嘉慶丙戌進士官至福建巡撫著漢西域志略松藏文集）

八月先伯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

烏齋文集元朝祕史譯文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載元朝祕史一部八册十五卷不詳譯人名氏其卷次亦大典約爲區分本書遠都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秩也每段前列蒙古語附以譯文此所鈔者其譯文也外間更無傳本饒竹汀脩事元史氏族表首所列蒙古諸姓全據此書而不著書名聞徐丈星伯云程春廬京丞曾手錄一通於所著元史西北地理考中援引之今地理考爲人竊去所鈔秘史亦遂不可蹤蹟穆於辛丑之秋幸緣守藏吏獲覩實笈爰假寓玥臣館遂寫數種以出秘史亦其一云

又畫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圖譜注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畫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詒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編按魏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進士官高郵州知州所著有海國圖志聖武記等書）

是年先兄孝蘭生

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剿軍事與郡叔穎樞密書叔穎五兄尚書閣下一昨於相識處得浙士獻潤筆將軍書一通卽擬稿來奉閱書意卽折盡勢計慮亦假周密不知將軍曾采納否出師已閱四月攻勦之計未聞想此生言亦未必皆也近來詣闕獻書者紛然各謁其隘以應聖人之求聖度淵深誠未敢仰測竊揣當軸者早目笑置之也天下大矣庸必撫臺敬王猛其人出爲世用但恐酒美輒高如韓子所譏耳今日下詔明日必有應詔之人其應著必擁瘇曲拳而可笑如此吾六輩後逆料天下人才不過如是來卽揮之揮不數人其不才者固不來其才者亦竟不來卽來亦毅然揮之不顧矣何則不揮者其勉強而揮者其所習慣也以求始以揮終昌言于衆曰天下無才誰敢執其咎然而天下士何堪如此敗壞也夫今日獻書之人未知衆志切同仇邪抑欵於利祿邪志切同仇者尚矣彼欵於利祿亦惟若輩可從而議其後耳國之大臣不當以此責天下士也卽如今日軍前所調之官有人人知其庸錄無能不足供驅策者而朝廷皆如所請與之是不以杜唐才俾進恐幷眞才自靖之路而杜絕之哉十月後挾策以進者不一人自一飛鴻發交將軍外其餘皆置不報前日岡生之來也衝寒歷險間關六七千里催蒙甘受看押之辱更邀釋放之恩哉某非謂岡生之策必有可采惟念凡類此者皆宜詳其然否究其蹤蹟明發綸言分別處置俾人知聖天子求才既切旌別又嚴庶幾眞才漸出出亦有爲世用之望焉嘗見今代御史論事有洞達事理通知體要者亦有塗飾舊例毛舉細故者其言雖然不一上皆俛可其奏特旨報聞是以每有敗陳未甘緘默謹意獻書一節宜畧推此意待之昨因讀浙士書有感於中惟閣下相愛之深遂以奉告舊疾舉發不克詣談謹遣書以聞貴其狂瞽而進教之幸甚千萬

烏齋詩集武梁祠畫像歌注許印林在姊甯以書相招不果往是年詩有題陳淮生金門宦隱圖七絕（倜按陳淮字淮生頤士宗伯之子時官北部後忠守深州）

題勞介甫舊林覓句圖七古（原注介甫名繩武舉於鄉邵陽人時赴葛沽驗鹺）

和東萊侯瘦鶴留別元韻七律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八歲

鳥齋文集饒鏡詮癯題詞逮丑寅之交海鼇鳴張或頗詫其善以遠鏡立船桅上測內地虛實惜無能出一技與之敵者穆因從臾當事延浣香幕中以所錄副本爲券當事既不甚措意未幾撫局大定議亦遂寢

鳥齋文集陽冰說答郝叔穎尙書承詢海賦陽冰之義案李善注曰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之冰凝陽冰厚五寸說文曰冶銷也注語本極分明而或猶不達者緣未省注中二其字卽其其海也昔俞君理初嘗爲穆校文選批二語於書眉曰水北曰陽南曰陰據之則陽冰陰火云云者猶言北海有不冶之冰南海有潛然之火耳以南海北海詁陰陽二字不惟實事實情并注二其字亦軒然呈露矣

耳又李注所引晏子二語在內篇雜上第五而陰冰凝乃作陰水厥其文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政刑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太平則冰以時泮高誘注呂覽曰厥逆寒疾也陰水厥之冀正厥少見厥也厥逆寒疾也陰水厥之冀正厥少見厥也高誘注呂覽曰

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纘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草犂具是年秋南遊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桁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寿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泊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辨誤又不下數十事於是齊陽郝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顧譜並行云云（倒按丁參字儉卿山陽人官內閣中書著禹貢集釋三卷周官正偽一卷儀禮注一卷傳疏證釋注二卷孝經通注一卷子史精言山陽藝徵拓塘脞錄劉傳瑩字寿漢陽人道光己亥孔子編年孟子要略藥名證字四聲正譌諸書皆已著錄國子監學正著禹貢錐指二卷舍人著橋西雜記何秋濤字願船光緒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著禹貢集釋三卷周官正偽一卷儀禮注一卷孝經通注一卷子史精言山陽藝徵拓塘脞錄劉傳瑩字寿漢陽人道光己亥孔子編年孟子要略藥名證字四聲正譌諸書皆已著錄國子監學正著禹貢錐指二卷舍人著橋西雜記何秋濤字願船光緒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有北地理考一卷朔方備乘二十卷王會圖考八卷圖說一卷校正水經注四十卷元聖武親征錄校正一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補三史拾遺五卷諸書已刻）

既望甲戌甘泉老友羅君次球以四分周術推得爲宣王十六年己丑之九月十七日癸卯秋穆南遊邗上出此盤相證更以次球之術演之盤出陝西鳳翔縣重令權四百七八十斤銘鐫於腹四隅有環自古重器若是之鉅者蓋塾陽湖徐燮鈞令陽中購得之今被歸昆陵矣（倒按羅士琳字茗香次球甘泉人著有比例四則續疇人傳等書）

烏齋文集　附石州年譜　二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後編記　北例會通

四月代陳給諫頌南攬刻琦善奕經文爵疏（按疏列入良述錄陝第三卷月鄉史館編纂稿琦善等三人逮用爲刑書失指無以昭民信將其廣東總督兩廣總督琦善奕經文爵并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功賞賜之平倒按此例會通北例會通）

烏齋文集有與人論水利書頗切時事謂水利之興先須請發帑銀以爲倡導而後可以勸民出力此書則謂水利之興先須請發國用支絀議必不行不行則亦徒爲美談而已檃以爲陳縝惟今日因籌備乏術思爲反本之論一二賢達頗以畿輔水利爲言而未議水利先須去水害去即水利也去水害之要昔人收撈野潦之法亦非議疏議築未能奏功盡蓄則姑所歸二語足以盡之即收撈野潦俾有是年詩有題呂堯仙編修古寫文拓本（倒按呂佺孫字堯仙道光丙申進士江蘇陽湖縣人授其婿人官浙東時搜瀏陽得凡四册）

又述懷感舊六十韻爲老友安邱王貫山先生壽（倒按王孝廉字袞友貫山先生安邱兵族通六書著有說文解字傳例二十卷說文句讀三十卷與謝啟昆同以開究許書見謝啟昆仕）

二十四年甲辰四十歲

之遞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單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于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後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它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貢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亮察千萬 (細按書收入集)

朝經世文續編

著會稽莫公事略

事略云公次女從其夫來官京師相見穆以公遺文爲問搜檢篋笥得殘斷草稿數十葉乃合綴舊聞及幼年所親炙者排比如右備他日史臣之甄叙云爾

烏齋文集說文解字句讀序貫山之於說文如亭林之於音韻後有作者補苴焉匡救焉可矣必撫更能過之者也先生齒長於穆二十年而强顧拂飾之引以爲友久益親密次都門課授多暇綱請曰古人著書將使不知者知之則今人注書亦將使不讀者讀之桂書邇頗有大力者謀爲刊行工既勿矣以有所撓而能段書多逞臆武斷不便初學曷更釐爲善本以詒世之治許學者乎先生諾之於是仍取資段桂及所著釋例剟枝存幹日課一紙始一終亥再期乃畢顏其端曰句讀以爲是初學之讀本云爾嘗成先生出宰鄉甯瀕行以句讀之作發端於穆屬卽條列緣起弁之書首

烏齋文集 附石州年譜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弗夷貿易章程書後

冬爲鄉孝廉李子材讀墓志銘

閱譜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邱居士小印珍弆之歲甲辰入京師見穆所讀年譜遂以印相贈

是年詩有題程震北秋鐙課子圖 (倒按程字震北安徽人道光癸酉舉人選光祿寺署正)

題廬陵王氏兩世孝錄

二十五年乙巳四十一歲

烏齋文集 附石州年譜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烏齋文集方牧夫先生稿序端蒙大荒落之夏六月爲先生七十誕辰其邑之官京師者羣以祝釐之詞屬之穆謂欽先大父之桐鄉也故交子姓率有孔李之舊印生又與穆至契其敢以不文自藏

是年戴鹿牀侍郎爲先伯寫照 (倒按戴熙字鹿牀咸豐庚申進士官兵部右侍郎諡文節)

祁春圃夫人陳氏卒於京師先伯輓句有賊黨同聲稱孝婦中閨威涕失良朋云 (倒按夫人瑀硯士宗伯之女游生太守之姊也)

川督齊勇毅公神道碑銘幷序越一年其孫偉謁選京師復以麗牲之文更相諏謘 (按慎字磵堂一字企三刑部新野人)

館復以麗牲之文更相諏謘

十二月刻程侍郎遺集工竟版存璧喜彙集首啟云此編僅據子儀孝廉見付之本粗爲排次原本移寫既頗草率倉卒付雕體例亦未盡一伏覬海內與侍郎交舊讀此集有校出遺篇缺題譌字者不惜郵函相告以備重事讎定俾成足本無任跂切之至

是年詩有爲朝鮮貢使李鴻臚 命迪題其師金秋史 正喜所畫蕨寒圖即奉
簡秋史秋史嘉中朝儀徵相公之壻故別署阮堂云 柵按師潛二筆道光癸
石州赤書以候微所著詩書古訓及自撰爭秩年
贈鄭贈詩中所云敬閣老阮書用悉此情是也 士多與阮堂師弟納交
追和趙閑友觀察歸田留別同官元韻七絕十首 柵按趙湘字鼎友南豐人
有秋春科目喜聯雋
接侍聖寺鄭鄭高緣句 曉拙公鄭曾同榜也故詩
平津侯鏡歌爲呂西村世宜作七古并序西村同安人穆曾見之陳頌南侍
御坐上鏡以建初尺度之徑七寸九分厚二分有半層倍之重今權二十八
兩九銖背龍紐錢環貫之紐上有方印繆篆不可識紐下一凹圓如月而
有光右側書大漢平津侯五字左側書元朔五年造五字文摸分篆公孫弘
川故物也班書外戚恩澤侯表載宏對侯在元朔三年乙丑鏡鑄於其後二
年乃武帝即位之十七年即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之年距今道光二十五
年乙巳凡千九百七十六年矣

題大理石鑑七絕
有猺以楊忠愍罹讒屬題者爲舉舊聞告之五律二首 侗按楊繼盛字仲芳
晴雄士官兵部員外郎勳嵩十大
奸統入延杖繫獄竟棄市穆宗時
張仲遠大令屬題其姊 婉緗肆書圖五古 將忠愍以詩名海內人稱一代正宗
古寺尋秋圖七律 原注廣市門外天甯寺元魏太和中所建光
林寺也隋仁壽中超塔明宣德間改今名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二歲
烏齋文集漁洋草稿跋古漁陽文詩尺牘草稿一册藁丈東卿收得之出以
相示夏閏五月二十一日觀并記 侗按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
人嘗撫邊土官至刑部尚書避世
思之甚神甚蹈蓋師傳異本其義則不甚相遠康成改蹈爲悼殊覺未安且
以上帝爲幽王與他詩之稱上帝者不一例尤未安也謹案毛公訓蹈爲動
動猶神也蓋即變動不居之義所謂天難諶斯者也首章上帝甚蹈無自暱
焉若曰王無以天爲可恃天固甚無常也而可恃其親暱謂天獨私於一姓
乎次章上帝甚蹈無自瘵焉蓋怨王之憚於悔過也又欲之曰王無謂天心
難問天固甚無常也但能悔過自新則天心復鑒王矣奈何甘自暴棄以取

稽其出典不知其渾成也 柵按梁章鉅字閩林福建福州人道光壬戌進士
官江蘇巡撫著古格言兩省公餘錄楓坂紀略文
與徐仲升制軍書 書內有乘子貞太史文粹之便附寄云云檢貞文又
奧尊試卽在是年又按圖揩字仲升河南鹿邑人嘉慶
庚辰進士官太子少保
兩廣總督一卷于冊
烏齋文集上帝甚蹈義答趙伯厚昨承過齋頭見贈兒讀詩至苑柳篇下問
曰上帝甚蹈荀子作甚神康成改蹈爲悼二者孰是倉猝未有以應也既而
思之甚神甚蹈蓋師傳異本其義則不甚相遠康成改蹈爲悼殊覺未安且
以上帝爲幽王與他詩之稱上帝者不一例尤未安也謹案毛公訓蹈爲動
動猶神也蓋即變動不居之義所謂天難諶斯者也首章上帝甚蹈無自暱
焉若曰王無以天爲可恃天固甚無常也而可恃其親暱謂天獨私於一姓
乎次章上帝甚蹈無自瘵焉蓋怨王之憚於悔過也又欲之曰王無謂天心
難問天固甚無常也但能悔過自新則天心復鑒王矣奈何甘自暴棄以取

校刻元遺山全集 柵按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博學
好古書籍校古泉泉考一書又撰錢志說字東鄰寮先生之子也
編次洞州公事輯 侗按洞州公名穆字松年正黃旗人
隆五十八年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病乎忠臣善於脩進其君如此而廉成訓察爲接是又欲改察爲際也大凡箋所改字反復尋繹皆毛義爲優此亦其一也詩無達詁不知亦可備一解否幸教之（續按集中復載交法之賠坤解釋與王肅注考二十二人解足命盧異同考允征序義與正義相符解甲衿坡闕解甲月賠信義淮白三洲考期商解釋綠氏文爭議瓦屋考並擊勳解威即古稱字說拈疑義俱不詳貽于何年歸附謂此月刻待考）

纂蒙古游牧記十六卷（續按游牧記刻於咸豐九年前十二卷先伯綠楹四卷同秋塍補輯）

序云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紀之首叙封爵功勳錫寵命也繼陳山川城堡志形勝也終言會盟貢道貴朝宗也詳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繹古通今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也致力十年稿草屢易凡國家豐功偉烈見于方略譜書罔不敬錄而闡揚之其近年興建則又詢諸與厵訪諸樞垣以斷精詳而備討論閱者手此一編亦足以仰窺聖神功化之萬一矣

丹齋文集靜濤哀詞道光二十六年小山走京師造穆曰歲且臘將舉殯事子不可無文以慰我兄於地下嗚呼君有大德於吾家又重以朋友昏姻之

好徵小山言詎忘所以傳君而詔我後人者乎爰爲楚聲以寫吾哀釋小山之痛

緩欲亭集次韻張石州見贈有故交眞落落高論尚峨峨句

是年詩有送陳頴南給事還晉江五古五首其五姚無郭外田足耦沮溺畊又無而山屋并此書兩楹浮沈京塵間鬱鬱竟何營耳目有聞睹撫念總可驚反復殘斷稿塗抹無一成秘籍富杜下插架儼專城在昔著述例不計身枯榮職此人海中飄轉隨風葬風葬有聚會君宥無合并曉起炙冷研元日

謝軒緩商量淵路贈感概有同聲（元日謝客編遊組南亦酌酒風此五古仰厚投贈爲文以貶其辭）行矣尚懷旃濯萬古名

題叔穎尚書近作詩卷五律

顧南雅畫梅爲子貞題七絕（續按顧鶴字希翰號南雅吳縣人乾隆庚戌進士著賜硯齋遺稿）

朝鮮李景淑（防禦）王孫持蕩船書來謁將歸索贈七律（原件祝壽詞使趙秉恒致書並

王遜心山水爲子貞同年題卽用卷中汪韓門陸筱飲韻七古（續按王遜心汪鎭太倉州人乾隆庚戌舉人官主永州府知府時被薦孫原湘會孫）

李寄雲摹黃鶴山樵聽雨樓圖五律（此圖續南海吳荷屋中丞家丁酉入日幸獲寓目今觀寄雲摹本放悵惜寒齋需索被圖欣賞時龍樹寺中丞出此圖共

李寄雲侍御平谷山莊圖七古

方正學仁虎圖并序七古圖額題云洪武十三年七月台州山中人晨起見有虎立於山之陽良久不動狀頗和易虎旋從山下徐步緩走甚有羣止尋入市市之人咸來觀都不畏避久之乃去是歲郡大穰人相賀謂仁虎之出有秋之徵也甯海方先生希直爲傳其形明年辛酉三月監察御史劉君孟藻持圖示余因述其事秦府引禮舍人崇德程本立奉題八分書末云此日寫虎虎有神異日當陞批逆鱗方子本是人中虎以虎兒虎厥德鈞何必手寫狀嶙峋（續按方孝孺字希直甯海人從宋濂學文章以謫戍遠徙已仕名著室曰正學事詳明史本傳）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三歲

著說文屬

校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

校長春眞人西游記上下兩卷刊入連筠簃叢書

記尾云案此書跋尾尚有烏程沈君子敦金山以東釋一篇至爲精審以所著落鬬樓文稿并刻入叢書故不複出四月十五日記

校驗鏡銘諸爨刻入連筠簃叢書

癸巳存稿敘放類稿例鑒爲十五卷越七年丁未刻入連筠簃叢書（續按癸巳存稿刻於道光十三年丁未刻於咸豐七年西雜紀據歙縣文獻適張石舟爲編輯叢書石舟舊有存稿刻本更收名遺所藏校訂字進刻甫竣未印行石舟亦歿今其板片不知流轉何所矣）

校落鬬樓文稿四卷刻入連筠簃叢書

校唐魏元成（徵）墓誌治要五十卷刊入連筠簃叢書

烏齋文集黃孝子萬里尋親圖記册舊無次第余爲排比其先後如此考證之次如身左右孝子而親其顯險同其忻快也嗚呼豈弟之思鬱爲煙雲彼徒以倪黃妙筆相賞者豈可謂之知畫理哉張蒲山謹徵續錄稱嘗於汪念翼齋頭見一册未知卽此三本中之一本否計世間當有十數册深人尋繹（此本今藏嘉平鄒子和公子所嘗余幸獲寓目留案上者一年暇日以孝子白圖紀程及續元撰所（爲傳校之）

九月李寄雲侍御得無錫秦公徇忠遺筆出見示屬爲考其名字（證公名（按公華絅字元

發客蘇州由蘇貢授富川令贈按金事

刻閻潛邱先生年譜工竟版存祁氏澹歡亭（繼按此譜亦續刻舊版而海伍氏跨雅堂叢書

烏齋文集重刻吳才老韻補緣起老友河間苗先路篤志顧學慕才老之書歎未獲見歲丁未秋始從道州何子貞太史假得之鍵戶謝客手自繕錄寢食俱廢綠聞而嘻曰先路之好亦余之夙好也曷卽刻入楊氏叢書以廣其傳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刻泗州公希音堂集六卷工竣

烏齋文集沈果堂倚書古文疏證跋本年十月穆爲潛邱作生日子貞初得此本卽據以入詩穆亦據此補入年譜

祭伯兄文嗚呼吾兄須眉秀發豐哲不佻朋好相誇每謂似畫中祿星宜享天胤膺大年不意中年以往憂患摧心形容憔悴頓革舊觀年未六十遂溘倒以終也先大夫年廿而育兄時大父尚存抱孫甚喜兄之乳字大父所命也稍知讀書省文卽以護守先人遺書爲已職片楮隻字珍若金璧它嗜好不能奪生平工於作楷密行細字簪鐙精繕老猶不疲明屬繼前一夕尚作蠅頭書至漏四五下一藝未竟也去年穆輯大父遺事輒有疑闕魯書諮商不十數日輒檢本書寄京及希音堂集開雕復寄大父小像來俾摹之集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九日中刻工初竣寄歸樣本稟兄見之必歎喜逾量一生護守先澤之憊可以稍慰豈知暮未得逢兄已先期棄逝耶穆發此書爲十月九日而兄以十一月歿孝冀來迓兄歿狀云父年來食量增健心氣和平往反州城三十餘里若無事初十日夜村店坐談三鼓甫歸次日早起欲枕坐炕頭喚阿奚爲作饕一旋踵頃阿奚入視則見頭微偏口角垂次沾瀝衂居不二寸許目瞑不視矣嗚呼考終爲五福之一大雄氏以無疾示化爲得大解脫兄賦性忠淑不疑人欺天佑善人宜不以疵隙相加如此而死抑又何憾獨念門祚寥落吾兄弟四人皆薄有文名皆困頓蝸屋見擯於時愈思益奮或者天不昇我以名貂界以壽老年膏肉情話有卽乃伸兄最強最先死越十有七年而兄繼之穆四十有三矣自世後患喀血甚劇邇來血稍止而每屆冬令氣輒逆上畏寒畏火恐吃醋錢似七八十人以視兩兄之壯碩蓋百不如其又可恃耶先大父遺文尚未定有目錄剞劂有待吾兄寫本謹弄儉中諸從子無能讀祖書者閩兒甫七歲未敢視其類我倘穆一旦與兄同歸不惟婁棄青衫斬然中絕卽兄所競競護守之遺書抑復誰知省視珍惜邪穆遄返之念久已冰釋惟沒世之名尚不能無介於懷而所著諸書率未脫稿搜采既須時日寫定又無資力傷心之事觸念紛來里社習俗嬸溥兄每有輕去其鄉之意穆卽初無其意而以謀食故久客不歸今兄已矣即歸將何所歸邪歸復誰與共語耶穆溷迹人海中非無朋友之樂所欣欣在念者獨有兄耳一舉箸非不飫肥甘也念兄方啖藜藿而止一易衣非不便輕煖也念兄方擁敗絮而止十餘年來忍寒茹淡之苦哀兄歿而神明質式鑒之矣穆落有百金擬於兄周甲之年歸而稱觴天不假年遽棄兄歿算今卽舉以畀孝冀俾歸治大事速卽飭笏嗚呼欽不摩棺瘞不繞墳卽弟一人之身所以報兄者已遠不及仲兄矣負疚其有終極邪繼嫂聞倘能持家新婦初來教之和順孝襲知艱苦可望自了穆一日不死所以給兄家者不敢視兄在有間也夜雨

傷神山堂在夢鳴呼痛哉何攀

高望蘇封君家傳穆忝與歷堂以道義相琢磨封君手賞嘗親見之嘗海亟

哥起歷堂既多所敗陳已乃綜廿餘年時事得失旁魄而論之歲天啇錯主

心其言皆它人所難言惟封君賞佑啓之未幾封君卒於里歷堂以憂歸服

既闋臧所自爲墓志屬穆爲文附家乘後（標按耳君名燦耶字耀陽號熙孝子延鋐字厚齋乙未進士官給諫）

擢東河丞外見趙君子述墓志銘

是年詩有孔繡山詩山騎白龍圖（標按孔憲彝字繡山曲阜人時官中書舍人）

繡山室人朱葆瑛（虹舫侍郎之女）臨曹全碑（原注夫人作井口體小篆龍宅額評笙）

至人行至酬魏象伊先生即次怪石行原韻（標按中定州志魏象樞字象伊嘉慶戊寅舉人）

讀元祕書志書筆頗何頤船北部四首（自注時會校是書故及）

丙午夏頌南將歸潘公子季玉集同人餞之石安門外誠氏園樓以小憩不

玉頌南詩先成一時和者甚衆季玉因續闕以永其事越一年偶見此闕不

烏齋文集　附石州年譜　三十七

勝感人之感乃次而和之（標按潘曾瑋字季玉文恭公第四子也時官刑部員外郎）

題張受之空齋書靜閣用東坡題妙亭韻同子貞太史并序受之工刻石叔

未解元之從子也頃松鶴廡俯聘刻楊忠愍公諫草來京師受之介子貞以

圖索題且鐫兩印爲摹篆芝鶴二字盡以伏靈芝黃仙鶴

相況云（標按受之名辛酉孔嘉典人仕元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門外楊忠愍公故居也）

伯韓侍御將歸桂林出其舒人韞山大令尋墨屬和即以賦別（標按韞山名如熙廣西臨桂人）

九月送朱伯韓侍御歸里（標按朱琦字伯韓道光乙未進士官給事中）

題萬年少秋江別思卷即用亭林贈萬詩韻此卷初歸休甯程孟嘉讓堂老

人爲作跋後歸蔡太僕友石年丈丁未冬太僕長君小石司業見檄所譔亭

林年譜載有此圖出卷索題子貞同年年幕一本將寘之亭林祠堂因爲賡

顧詩於卷又依韻和之以應小石之屬時大寒節後二日也（標按寘疑當作置）

語非潛邱不足當之亦非於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博爲顧船贈矣因題於

簡端以志忻慕（標按杜詩字子美號少陵亭林先生寫秋江別思小幅并自記卷尾自好氏邵茗洲張石州重摹其上）

何太史祀黔草叙予貞生平所作詩往往失其稿此歟中卷三卷以寫有用本且日月先後甚完無事整比先付諸梓請益當世之有眞性情者刻既成謂穆不可無言穆唯唯而久無以應因宅日答客之言乃引而申之如此

刻吳才老韻補工竣

連鎖緣叢轡吳才老韻補書後刻既竣先路大喜曰不意垂老猶及見韵補精本死不恨矣蓉印數十秩綢繆戟河間從此凡案間皆學五書外又增韵補一種樂何如也

何秋濤補韻此書久無刻本石舟文暉藏書家校梓入連鎖緣叢書秋濤興覆刊之役

蓉貴文節公曾太白憶崔游詩跋以詩內述游非州一段爲吾鄉故事擬寫工刻之雖老泉上未果會京師寖園三晉公寫落成孟文章北部請即刻證節壁因復爲慕勃上石并錄翁詩于後非跋戟復初齋文集考訂收藏者當校補大興徐星伯松所譔唐兩京城坊考并閻五卷刻入連鎖緣叢書

烏齋文集 卷二 附石州年譜 三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檢之道光二十八年夏五月既望

六月十三日校畢元朝秘史譯文刻入連鎖緣叢書

烏齋文集 卷二 附石州年譜 四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相見無期又竊自念三五年間纂輯諸卿草稿粗具將託鄉舉里選之士游歷覽名山大川儻尋終南太室諸勝往來皆途出平水當抵足聯牀更寫總角之歡豈意凡穆所念到之處天皆斬之而不我畀邪近年來頗喜讀書於穆所寄書籍皆加校正并爲訪得顧譜中王九如閻譜中賈玉西行實屬事蹤訂又時時索異書以擴見聞穆且喜且慰意從此進業必當有所就又豈意天遽奪兄算如此其速邪兄身後重賴叔穎先生力爲之部署并遣使歸助扶柩迎眷屬歸里穆亦附書嫂氏命鼎兒家居奉母銓兒來京寓讀書鼎兒天資稍鈍銓兒幼慧穆所鍾愛而蒙養無基恐聰明亦漸汨沒端力督教之小成或尚可望兄柩歸後一二年間亦即安厝日用之計除叔穎幼童兩先生周恤豪似此遭際亦尚頗有萬無以身殉之理此念一定始得黽勉支持幸而不病豈意兒聞此耗而重爲穆悲且憐且慮轉至病也聞四月中偶染時氣已調理就愈及六月轉爲泄瀉遂以不治而其亡日時刻乃與二兄一一相合骨肉同氣之慘十九年如一曙嗚呼異矣兄幼頗孱弱吾父母時以爲憂

癯叟兄鑒有知尚其鑒旃

烏齋文集宋紫端研銘六經之文而變亂於聲偶連城之璧而紐繫於屠沽

惟此研材紫豔琳腴英華有爽正色其流何時落俗父之手而雁名蚓迹刻

詎無完膚拭之濯之重用麻呼摩之屢之助我著書噫古聖遺經叟詎難顧

弁和寶鞭帙烏爭摹苟眞贋之有人曾何傷於德充之符 戊申秋日倘過海王村得此館陋借

左右側篇係上所中間肉銘斯銘

摛海琛譬後宜重守令論

摹閻潛邱先生像 體按潛邱精于後漢書晚年寓浙江吳興卜居烏程南門外與沈東江吳孟舉輩結詩社號稱東江派 又仿蓬

萊閣康成像借吳鴻糊窗摹之重作像贊云先生初生參議獎其貌文之也

疏眉明目先生自比于漢之經神也迫放儀容以鄭儀閻庶幾能得其眞也

晉水懸流蘇晏遠波愧來是步武後賢也 體按晉水鄭字元恪太原人

烏齋文集目照許盧齋薄序尾云太歲祝犁作噩上元後二日爲先生八十

烏齋文集 附石州牢牘 四十一 山西省文物委員會印

薄先數月印林以校刊說文義證客淮上馳書京師屬穆爲文而子貞書之

曰兩君皆潛平生至交晉父所心許也敢以爲請爰不辭僭越直書其事以

爲引聿之助云爾

是年貞丈寫三同年村谷論心圖 詩集自注子貞亟晉兩人

跋舊拓醴泉銘

跋少谷山人尺牘

戴鹿牀侍郎續小樓雲亭圖

十月跋宋搨張長史尚書省郎官石記 倘按跋缺字集伯郎以草書得名閣所得王夢樓跋云是蠶厓所藏不知何時歸宋氏倘歸字所列王依美家小名

十月錫長洲顧嗣立小秀野唱和詩於京師三忠祠跋云俠君先生僑寓三

忠祠在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自春徂秋凡八閱月余考得故匯所在請薄賜

尚書補題小秀野額杏樓太守聞之喜先賢之未泯覩雅風之不墜錄寄一

時倡和諸作相配倘書因屬余遍石莊書鐫置壁間復自錄舊作繫於後用

備鄉嘗故云 倘按汪流魄塘舊居在城東北水屋數椽繞屋花木扶疏可愛因號在查浦一區嘗與之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衆云又按顧元慶字吉撰長洲人道光壬午進士

冬先庶母王氏來歸

致仕立青書立哥姊夫安啓茲白海峯親家因開復引見進京便道歸家相

晤之下追話平昔舊游不惟華屋山邱沈淪足慨抑亦晨星舊雨寥落無多

至於總廿故人哿姻至戚雖不無嫌怨小作波瀾而歷數知心輒縈夢寐如

姊夫之與海峯州人士中殆無其比臘酒談心定應歌泣相隨也 倘按平定州志自明

元宇鏡卿觀海峯道光庚子進士官日華如皐知縣

嘉平月先伯撰驊峯何子貞書聯云捨馬定應勤十載良朋相與志千秋 子貞

題曰烏齋居士倘平伯句旨既自撰而第謂淵雅作此良用愧殷

曾文正公文集書先施墓誌銘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鄒公及元

烏齋文集 附石州牢牘 四十二 山西省文物委員會印

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鑾慶頌南武

陵胡煥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鄒公又與諸君傾抱篤誌契合無

間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三人貌襲笠面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

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荷鉏也 倘按分文正公名國藩字滌生道光庚戌進士授檢討

跋楊忠愍與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侍郎忠烈公名載福鄉勇統領總督四川軍務文正著有采園類稿集

百年物夢魂依在于山聚雨濃深掃新秧短梁濕濕良墅前泥軟村農與

酣嬉招呼說和圖風細露言未終我已隨此身不歸神先徒行趙神武挂衣

冠仕尋谷口賈耕里雖能酌首蒿中項知死爲不知死

發欲序集題張石舟煙雨歸耕圖 我昔睥倪古馬背常在手卻今一限身艱艱中司農施不如老農趨賢路

已如此題畫事業可知矣何以題耶蓋我家漫郎亭溪壑與山影百里如戶庭得題水髓心不待秋風起相隨胡爲者誰若心方一笑既成筏題已遂健筆寫幽耕梁一閑賢與賦樓然何時共筇鳥鞘去宅向桑麻

又題張石舟小樓雲亭圖

名新撰聊家山何處最幕雨程侍郎寫君家故宅昔年曾讀書今日重來偶人遷舊宅前存三徑菊還遊且逐孤雲轉歌成作我金石獨丁寧惟之所殷勤許

爲魏筱珊題香光青山白雲畫卷子

筱按董其昌字玄宰號香光華亭人明末畫家

題乞畫圖用子貞韻劉彥沖畫吳西橋藏顧子山乞皆吳人也

魯川屬子貞爲隸其游首子貞更題詩於後

隆慶龍香卿墨石綠餅歷潘季玉屬七律

是年詩有戊申元日補作丁未九日顧桐秋饌圖分韻得燕字五古

沈匏廬河朔訪碑圖七古

筱按沈清字西疇號匏廬浙人初官蒲圻縣知縣著溯山貞石志二十四卷銅鼓斗酒船笛人豁人官賢中游

苗先路同年寒鐙訂舊圖即送游沛南五台

潘玉泉登閣草堂圖五古

筱按玉泉都潘公子孝玉詳前

張石舟同年寒鐙訂舊圖即送游沛南五台

柘堂師側室王氏殉節詩

原作氏段筑人師子道光廿八年正月廿一日於江蘇存使署衣帶氏自縊以殉年二十四歲

按李雄字松堂的是明人嘉慶丁丑仙林官至直部侍郎

潘玉泉登閣草堂圖五古

筱按玉泉都潘公子孝玉詳前

苗先路同年寒鐙訂舊圖即送游沛南五台

沈匏廬河朔訪碑圖七古

筱按沈清字西疇號匏廬浙人初官蒲圻縣知縣著溯山貞石志二十四卷銅鼓斗酒船笛人豁人官賢中游

卜兆京北雷家橋宜丁阜地隸昌平以圖經考之卽金章宗之駐蹕山也山陽有樓雲嘯臺章宗嘗築亭於其上兩地嘉名適相結構而此間峯巒遠碣流帶玉泉山影溪聲較之鄉郡一隅規模爲闊遠矣因擬它日結茅墓田之旁顏曰小樓雲雨眺時耕鋤徉終老余之願誰有侈於是者哉書此爲券并繫以詩

晚劉敬雲七律一首　（編按甘文正公使敬雲其志也其學其初淵于伯淸太史湖者歟二家之詩簡明者尚治之三復旣與當世多聞長者朗然盡發揚盡廣四朝六七鉅儒之緒云云卒卒三十一）

十二月初五日予貞五十初度湖所藏宋芝山贈暨溪舉士延年益壽瓦當文拓本示坐客卽席用詩韻奉祝（侗按錢唐梁同書字元穎一號山舟晚號頻伽精篆隸工書著有頻伽詩文集山舟學古緒言山舟書畫跋山舟題跋山舟論書絕句）

孔繡山觀察把卷圖五古

孫芝房編修對人梁芝圖（侗按珠鼎字芝房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侍讀文宗悟字卽春卽慶乙卯亦入直桃源縣縣志途字卽春卽慶乙卯亦入直桃源縣縣志）

四月張道甡爲先伯題照（詞云石洲先生性愛竹君我此竹我未能盡中此君此竹我未能盡中此君此竹我未能盡中此君

跋沈果堂鈔尚書古文疏證

跋晉主先生手評曾金碑 楊按博微君山字晉主號公之佗陽曲人明諸生歸著性史十三經字同周易闕傳周禮註辨條舉私人名酌地名酌用漢人名酌稱紅蕉集十二卷

跋舊拓孔褒碑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工竟並譔序略云遺山先生集中統嚴氏初刻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惟宏治中李叔淵本及康熙中華希閔本而華本即從李本翻出猶一本也詩集單本較多惟毛氏汲古閣本盛行南昌萬延閣本係從全集摘出故於曹益甫所附之八十餘首概從闕佚而元黃公紹選本穆父未之見也近烏程施北研氏熟於金源掌故有遺山詩文箋極精博詩箋初梓吾友沈子惇卿以相助近亦印行文箋仍鬱未出也 下略今爲鉤考金元史及同時各家集它若元文類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儲書帙者補之誤者訂之如無可據校俟從闕疑續更堅恵世行寫本二卷余秋室氏謄爲四卷

附石州年譜

手書刻之大梁樂府五卷院太傅研經室外集載有提要而文選樓書目初無其名閻潢陽葉氏有寫本數從相假檢未獲也曾撰都爲一集繫梓版存冠山舊院而京華旅食襆槖蕭然乃節啬儲書餘貲歲刻數卷始丙午二月訖庚戌四月首尾凡五年工始告竣附錄一卷補載一卷儲氏華氏施氏遞事增輯續有采獲并闕人之遺山一家之業其存於今者約略備矣 原注案

陶北文中錄庚戌四月文及末題三十年五月事增輯

十月撰宋松泉廣文墓志銘 松按宋從真字超元號松泉陽曲人曾官至河道總督卒贈太子太保諡文集未收

是年詩有子貞七歲延年益壽瓦詩謂見示依次奉酬七古

追懷文友三疊前韻七古詩云追懷文友工書者烏程精楷 松按吳興姚公綬字子泰號松雪 陳偉

之皆從本領擴心盡肯泥面貌區區屈安丘 王孟津

稱鴻詞選不將蛇蚓拚屋壁稿草縈回妙牽轉日照 許林印

剛稜意精腴龍管 古先路 釵脚共服媚白雲動波波涵衍衆妙兼資何道州家

聖科目滋屈戲歌酬會出香谷 香山谷經術淵通類甚興姚余磯磯從君後

夜雨敲門燭頻剪欣承君友皆我友獨學自封識庶免疑光碩果慨無多王

後盧前失交勉爾來切抱無聞幟矜惜流光謝游宴君揖多材綜衆長我拙

思謝葆片善丹黃乾乾日又晡移鐙更訂古閒卷

二月初六日大雪曉起子貞以所題吳冠英春水歸帆圖來屬題子貞凡十

疊前韻奕余亦四疊奉和七古

五疊前韻乞姚牀侍郎爲寫小樓雲字第二圖七古 松按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出爲江西鹽法道有名詩古並有名

丁酉著白並駢雅並

唐摺武梁祠畫像歌七古

齊鶴儕水部買得吳伯榮中丞羅浮蝶卷子屬題即用卷中宋芝灘觀察韻

爾來京師所稱太常仙蝶者頗往來貴人家干案酒俳非復前日之高致突

因題此卷感慨係之五古 松按山西通志喬松年字鶴儕徐溝人道光乙未進士仁王師主小大湖南巡撫著有紫薇詩集

附石州年譜　四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師北文中于己酉四月文及末題三十年五月事增輯

八月十一日夜夢子貞夢中知其爲夢也曰不可不記以詩詩成十六句而

覺復作四句足之五古

壽陳鶚庭五律一首 松按鶚庭名士林州庠生

題孔繡山韓齋雅圖五古 松按繡山闕香昌經學所居處臥牀侍御作一時名流題詠圖圖皆佚

爲王子懷侍郎題貞松慈竹圖 松按譏就字懷卓號竹岡陽曲人官至太常寺卿贈太子太保諡文恪

鄉彊石州隱甘風詩記事未及書而卒越歲其嗣子孝昭從侍御之任浚懷鑑不勝感慨因爲記其顛末

十一月初九日申時先伯卒於京師春秋四十有五十二月歸殯於州西之昌谷

光澤何秋濤爲之誌墓文曰道光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九日石州張先生卒

於京師其兄子孝敉先一日適至撫喪事秋濤與何君紹京祁公子世長爲

位而哭既斂諸嘗與往來相知相揖者咸會弔襚十二月歸殯於平定趙明

年二月孝敏來告曰叔父之葬距其終百四十三日卜者曰吉窆維州西北十有七里南抵所居陽泉莊二里地曰昌谷昇曰宜是兩叔毋祔焉子先友也盍銘銘唫乎秋清倘安忍銘先生哉顧自念以年家子謁先生一見如故厚與同居游知最深不可辭因敘而銘之曰先生諱穆譜名瀛遥字師風一字石州監生封朝議大夫可舉之曾孫丁丑進士知泗州佩芳之孫辛未進士編修記名御史敦頤之第四子幼好學慕古作者長師六藝百家之言固而存之膠膠擾擾堅無蔽於前乃沈思潮經詁貫史裁發天算圖地志鉤伏剔外啟古錄今以爲學無時代惟其是爾故揅習哲樸學非世所好也素岸兀不可一世賂者學廷僻士則舉不容口遂介介寡合顧自中惟阮文達公莫寶齋侍郎程春海侍郎鄧轉甫諸師友嘗與俞君正燮魏君源趙君振祚論諸史陳御史師許君瀚王君鎮六瞿羅君士琳鄭君復光徐君有壬明九數徐君松沈君垚考西北邊塞地理諸君皆專門業咸推服焉嘗山經氏辛楣之儔非它家所可擬云初泗州以文學循吏名天下先生繩祖業尤留心經世務然澹於進取道光辛卯以優行貢成均選充正白旗官學教習積年勞以知縣候銓輒以貧氣性耑人能去不顧閉戶人海中幾十載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爲事蓋其志專欲以學術名後世也性孝友直然諾都門館穀以贍亡兄之孤歲時不絕戚友緩急傾囊無少惜家人時炊告乏米意恬如也卒時年四十有五先生再娶皆有賢行元配劉氏繼娶趙氏恭毅公元孫也先一歲卒生子孝開慧而早死孝瞻以兄子來爲後女一殤於是先生之妾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始或勸先生蠶所著於版曰吾祖集未播不可乃校刊泗州希音堂集又取師友遊草未傳者編次副墨之又校刻元遺山全集及爲鑑石楊氏菟刻叢書至精審先生既歿秋潭惜何編修次校補刊行者　元遺山先生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晉目俱見山西通志經籍記無卷數可考　延昌地形志　靖陽亭劉記　說文屬　以上晉目俱見山西通志經籍記無卷數可考　石存佚表　水經注表　重修平定州志　元裔表　外藩碑目　山右碑目　晉目當間二階重刻宁佰氏學雅堂藏書張制軍之師門自當問牧史鄉賢錄門　鐵記　晉目當間集部收二部編輯方略　蒙古游牧記十六卷　俄羅斯事補輯　初刊于化隆重修于朔方備乘　烏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　晉目當間集部收二部國朝著述考明家集　君事輯　蒙古游牧記十六卷　俄羅斯事補輯　初刊于化隆重修于朔方備乘　烏齋

君遺何君紹基爲傚貢同歲生以論學相切磨識者謂先生之學蓋全氏謝山錢氏辛楣之儔非它家所可擬云初泗州以文學循吏名天下先生繩祖業尤留心經世務然澹於進取道光辛卯以優行貢成均選充正白旗官學教習積年勞以知縣候銓輒以貧氣性耑人能去不顧閉戶人海中幾十載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爲事蓋其志專欲以學術名後世也性孝友直然諾都門館穀以贍亡兄之孤歲時不絕戚友緩急傾囊無少惜家人時炊告乏米意恬如也卒時年四十有五先生再娶皆有賢行元配劉氏繼娶趙氏恭毅公元孫也先一歲卒生子孝開慧而早死孝瞻以兄子來爲後女一殤於是先生之妾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始或勸先生蠶所著於版曰吾祖集未播不可乃校刊泗州希音堂集又取師友遊草未傳者編次副墨之又校刻元遺山全集及爲鑑石楊氏菟刻叢書至精審先生既歿秋潭惜何編修次校補刊行者　元遺山先生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晉目俱見山西通志經籍記無卷數可考　延昌地形志　靖陽亭劉記　說文屬　以上晉目俱見山西通志經籍記無卷數可考　石存佚表　水經注表　重修平定州志　元裔表　外藩碑目　山右碑目　晉目當間二階重刻宁佰氏學雅堂藏書張制軍之師門自當問牧史鄉賢錄門　鐵記　晉目當間集部收二部編輯方略　蒙古游牧記十六卷　俄羅斯事補輯　初刊于化隆重修于朔方備乘　烏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　晉目當間集部收二部國朝著述考明家集　君事輯　蒙古游牧記十六卷　俄羅斯事補輯　初刊于化隆重修于朔方備乘　烏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　晉目當間集部收二部國朝著述考明家集　衍梓者漢　程侍郎遺集

初編十一卷　先大父泗州公希音堂集六卷
釋四卷　壽陽吳侍御奏稿　祁鶚皋太史落部要略十八卷世系表四卷
轉爲俄羅斯能即地理方物以訂前人聚訟之說實足與欽定皇朝文獻通
考相發明亦非他書所能及
曾滌笙求閻齋日記類鈔莫子偲友芝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
游牧記四本又溯方備乘凡例數貝信爲當世積學之士
張侗軍之洞書目倉聞姓名略云地理爲史學要領國朝史家皆特于此題
祖禹胡渭齊召南戴震洪亮吉徐松李兆洛張穆尤爲專門名家
忠義堂帖平定張石州穆手摹顏魯公書也貝賡在道州何子貞紹基家
子貞曾摹勒上石今任君槐庭復刻之壽陽家塾筋骨風格奕奕如生它日
此帖當與道州帖並傳歲暨十有一年冬至日祁爲藻記
張爾文大令追題煙雨歸畊圖先生愛作百字令息翁書懸百字聯煙雨歸
無所不讀才名藉甚應京兆試誤犯場規負氣不少屈遂被斥自此謝絕聚
一意著述祁文端公與學江藩延入幕阮太傅時家居見所著嘆曰二百年無
此作也稱爲頑僧一時名士若俞理初何子貞王篛友陳矩南何秋濤皆與訂
交推爲祭酒年四十五卒於京邸所著有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顧閻合譜
烏齋詩文集書法勁逸魄絕一時得者寶貴之嘗以顧亭林入都曾謁慈仁寺
圖偕何子貞酺金建祠寺中及卒同人爲位階祁爲文祀焉
及州之崇賢堂州志略同不復錄
烏齋文集祁相國序
道光間有以文學名都下者曰平定張石舟先生其爲人豪放明銳極深研幾
者三年卒辭不就更可見先生之植品矣
經世文續編例言云又如張氏穆馬氏福葦沈氏垚姚氏椿等皆與賀魏同
時文行甚鉅

詩筆俱雄太平剛之本色也祠
碧顏魯公忠義堂帖初刻道州何太史家任君摹刻之壽陽祁家繼得
谷詩太白詩真蹟石存泉師定圖三賢公演
跋傅詩玉貼太谷貝氏刻湘雲川自記
志銘代河書與郡慶祥
程侍郎墓志銘宋松泉墓志銘石存晉陽縣
心儆一冊於存張氏捐贈
急就章板存太原賈氏
耶潛二筆祁陳公撰
平定張石洲穆融貫經史學邺九流山右自閻徵君後勃
峭歸來得空留煩貌配生年
山西通志文學錄
張穆初名瀛運字石舟平定人道光中以優行貢太學充數習生具冀禀於書
畫家程侍郎恩志銘宋松泉墓志銘石存晉陽縣
村梓者玉局
山西省文物委員會印

於經通孔氏微言大義精訓詁寥縕於史通天文算術及地理之學議論穿穴今昔鎔冶四庫百氏颺舉泉湧座客舉擿舌不得語海內志儒咸想望風采躋堂納剌敘酒問奇者幾無虛日顧石舟不自撓屈有以所著書或詩古文辭進者無問其人位望有不可於意即指疵類口齦齦辨折角陷堅不遺餘力以是嘉名而來者或稍稍引去然其於學深博無涯岸遇奇士雖素出己下輒折節推之推德呂文節侍郎嘗言爲文不經石舟訶斥訂正未可示人晉江陳頌南給事直聲震天下獨俛首石舟曰令斯人薾擱豕寇樹立過吾輩遠甚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石舟之沒知與不知皆爲嘆惜豈無自而然哉余於石舟同鄉姻戚也交最深且忝一日之長故知石舟事最詳以下分見傳中突已夫以石舟之才百未一試用微晉斥終身不振年不及下壽子又夭甚過梅古今之朔誠可哀已說者多以石舟比柳子厚其因撰斥而研精文學則同然石舟使氣作時貴乃君子之過轉不獲如子厚出守遠郡得稍試於治民其所過不更酷貞太史及何願船既撰石舟墓志復爲補輯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書成又以子貞檢出之詩文雜稿屬其門人吳子脩子迪昆季裒集繕寫諸君子綴緝之勤誠不減劉賓客之高義其表章之力抑豈出昌黎下哉石舟於余兼直諒多聞之益其沒也余方奉使甘腯不及見心常歉然以刊布遺書爲己任而時勢艱難友朋聚散久之未就今距石舟之沒已十四寒暑幸賴諸賢克篤風義相與有成而余亦遂得釐金付梓以踐宿諾謂非衰年之一快也歟然迴憶與石舟銜杯酒論古今析疑辨難聲情如昨又不覺淚潛然下也地形游牧二書余既序之其文詩集先刊就復爲綴述其生平以質世之知石舟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鳥齋文集序

平定張石舟先生博學君子也旅食京華二十餘載生平沈酣典籍搦英摛華發爲詩古文辭雄深奇肆迴絕流輩又工於草隸每書所作世人識與不識皆爭寶藏之道光己酉冬先生歿於京師諸故人檢視遺篋得所著書曰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者皆未脫稿以屬余編次其詩文雜著甚多殆半塗乙蠹殘乞何子貞編修爲勘定編修旋以艱歸藏壬子復出即視學四川於先生稿未遑點勘併以示余次年余赴安徽幕府時出都攜地形志游牧記二稿於行篋其詩文稿則以付先生弟子吳子脩子迪昆仲嗣余以省親還閩越數載復至都門則子脩昆仲已取殘帙斷紙排比綜證復請子貞刪定勒成文集八卷詩集四卷乞余序之余惟先生篤志傷先淹貫四部當世名流咸相傾挹撫者旌德呂文節公推先生爲通識多聞之友且爲余言石舟邂逅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瑰偉則似蘇穎士徐仲車此非阿其所好蓋天下之公言也或疑先生年未逾五十詩文非出已意別擇慮其中或有未定之稿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之作今裒而刻之恐不足以盡先生之長余曰先生著述宏富身後散佚頗多前不足盡其長似也而疑此集之不必刊行則非人也夫昔之文人若曾子建謝康樂柳子厚蘇子美輩年皆不及中壽而詩文卓然名家千古不朽其爲壽也大矣集之名始於東漢而盛於齊梁今所傳屈宋馬班諸集皆後人纂成不必其手自編次奚獨疑於先生之集哉且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揚扢前賢自任其於師友著述表章尤不遺餘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嘗鈔其所著癸巳存稿落颿樓稿藏篋中及其人孤謝後悉爲謀諸有力者校刊傳世又程春海侍郎爲生平知己冀覲齋司農爲婚姻尊行二公勝流顯宦賓客盈門而身沒以後詩文裒議零落殆盡先生百計搜羅付之剞劂其篤於風義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賴友朋弟子掎摭成編而又得潞陽祁相國爲之醵金開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豈非特具識鑒取友必端報施之理良非偶然哉至其地形志游牧記二書余爲補綴緒錄別有記

叙茲不復贅云

鳥齋文集吳履敬序

昔人嘗謂才人文士少達而多鉤理誠有之然或窮於祿位而達於名聊或窮於生前而達於沒後一得一失孰與孰奪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使才人文士而豫知其不達將必歛手投筆莫敢有作抑使碌碌無奇享厚人之福者豫知身後之名必不能與才人文士爭烈也又且將媿恧欲羨蔣然而趨於彼者既役役而莫知自返而博學好修之士亦必使精神才力悉敝於殘編斷簡之中至於困厄擯斥而終不自悔其性然與其造物者有所齟齬於其間而使之咨不自怡與稿於先師乃齋居士有深慨焉師少負不羈之才兀岸豪縱有不可一世之概稍長博覽多識益變其英氣發爲文章望之者咸料其將決驟科登庸溷也顧乃假塞淪落旅食有年卒且遭譖謗被屈抑一蹶而不能復起噫亦可謂窮矣而師之學與織乃因以益進既已息意仕宦閉戶謝賓百家之著應答抑流文字之交徧海內詩酒之會殆京師世之所謂鉤達者固已漠然置之天不降年年四十餘嗣續未立遺抱癏疾不起凡平日所著譬多未竟業倉卒間諸友人取殘稿數十帙存以待梓餘並不可復檢悲夫何其窮之至於斯乎師既歿所著書稿輾轉歸於子貞世丈及頤紹先生處越三年詩文雜稿始歸余兄弟餘悉爲船廈先生攜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貞丈再入都聞詩文稿編成已久與紬芸世丈議始有刋行之志因商之蒋陽相國遂醵金鳩工又越四月廈船先生由閩北上攜師所撰蒙古游牧記延昌地形志及說文闕並殘稿數種浮舟於洪波海霧中行李盡棄獨與書俱達時貞丈尚未去方圖覓鳥齋遺書聞其已至相與欷歔以爲殆從天降也游牧記末四卷尚未排比地形志夏州以後未得草稿皆賴廈船先生編校綴緝約略完善與詩文集可相繼付梓師之精心卓詣未墜於地後學之士得有所尋繹沽丐馬嗇於位而豈於名屑於前而仲於後固曰事之適然要亦理之不爽也師初於吾鄭氏處識敬兄弟數面後即許列爲弟子且召子迪弼自怿教之諸業質疑所夕無間偶妄有所作輒蒙過許以爲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喪祭之事賴師營庀即子迪之日用瑣屑一衣一飯之間亦皆體念周至不啻子弟憶追憶吾師相待之厚今日之所得難力者惴此讎校編訂之勤不自禁其感嫗泚然而趨於彼者既言哉師既久不得志以姻戚鄉里特蒙蒋陽相國提挈周贍情誼甚篤丁未戊申以後親舊之士如程春海侍郎俞理初孝廉沈子惇先生徐星伯太守並已前逝陳頌南侍御祁春堂給諫趙伯厚觀善許印林學士文又先後出都所與比鄰款洽者惟子貞世丈而深敬服師丈之爲人其推許樸學則願船先生爲最今師歿將十年而畢生精力所注卒賴此數君以傳於世豈師之生前固已逆料及此邪抑亦氣誼之相投有不期而自合者也詩文集刋既竣遊牧記地形志亦可於數月畢事敬既喜於觀成且感諸君之厚誼以子迪前序於刋刻緣起有未及詳也復爲識之至於師沒世之後爲達爲窮不敢定論留以待後學之自辨云

右族祖石洲公年譜先父官靈川廣文時所編輯也庚申夏同人年丈重事蒼訂並增輯數十事編既成復授澤校刻以廣其傳澤謹與友人劉覲文大令王子進茂材往復校讐凡三閱月刻工竣竊念先族祖旅居京師二十餘年收藏兩代遺集（洲公及太史公）與一身著作歿後遺稿雜著悉歸當代名公鉅卿諸嘗相與往來者收存待梓咸豐初何願船比部補輯游牧記烏齋文詩集亦賅諸友相繼成編復得壽陽祁相國爲之醵金開雕後先行世惟元喬裴男滌砚田延吉地形志說文屬等稿未識流落何處無從搜獲此外有藏鉅牀傳郎紛小樓雲亭圖二又紛先族祖四十一歲遺照一幀太史給郵谷論心圖一自寫煙雨歸耕圖一計五通均亦無從尋覓伏覩海內珍弆名家如有收存先族祖遺文雜著者不惜郵函錄示俾得重行補綴寫成完璧倘亟遺容惠賜藉以豪諸簡端奉先膽禮則世世感戴於有既也辛酉夏至日族孫世澤謹識

弔齋文集附石州年譜終

集妙香齋

小傳

楊長年字樸菴江甯人孝子銓之子少從胡聖基先生鎬遊深通經義年六十始舉同治庚午科鄉試合肥李傅相稱爲羣英領袖會試報罷歸主上海敬業書院已而移席鳳池鄉人士咸宗仰之選武進教諭不赴生平詩法唐賢古文得史漢筆意詞亦入白石草窗之室而喜與後進談制藝言必稱金陳章羅間有所作置夾袋中廣坐輒出以相示有指疵者應聲改定不以老輩自居也性誠篤好任卹受人之惠終身不忘晚年究心釋典改號西華光緒十八年重遊泮水踰歲卒年八十有三著有周易省心錄春秋律身錄妙香室詩文詞集

哀啟

哀啟者　先嚴敦內行幼而好學老而彌篤弱冠即受經於胡聖基先生稱高足弟子壯歲與湯貞愍公周石生侯青甫林章甫諸先達結社唱和誼兼師友癸丑之難　先嚴奉　先祖母避亂至蘇主潘文恭家教授生徒金陵戚友以避地來蘇者　先嚴竭力周恤俾無失所嗣遊閩浙主同邑甘竹生家時徐壽衡先生督學浙江聘入幕襄校得士稱盛省城克復歸裝蕭然惟詩篇滿篋其中抒寫幽憂繄懷軍國讀者比之少陵詩史焉中間丁　先祖母憂雖在喪亂殯葬如禮庚午領鄉薦時論翕然主試喜得老名士房考猶以未獲掄元爲憾經藝進呈　御覽辛未公車報罷時劉芝田中丞備兵上海聘主敬業書院合肥李傅相夙重　先嚴品行函招課讀固已就館未果行光緒九年左文襄督兩江延主鳳池書院以優耆年而式後學十一年選授武進教諭迄未之任　先嚴需次廣文逾三十年因未投供銓選不及今授斯職則督學使者林公錫三疏薦力也　先嚴主講多年每月課必有擬作步武先正楷模後生所刊課藝擬程爲世傳誦遠近執經問業戶外屨恆滿而天性樂易不以老輩自居循循善誘至析疑辨難則毫髮不少貸生平治經學極精著有讀易省心篇春秋律身錄皆次第梓行妙香齋古文辭及古近體詩亦裒然成集經師人師大江南北交口稱頌無異詞去歲重遊泮水白髮朱履領袖青衿都人士咸誇人瑞同

邑舉詩社推　先嚴執牛耳間與游讌觴詠雍容照耀林壑偶爾發興首倡一二章市販脫稿即傳鈔殆徧幾於洛陽紙貴不孝等以　先嚴春秋高從容請戒吟節勞　先嚴艴然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不孝等竊窺　先嚴精神康健飲啖如恆私冀愛日方長十二月初四日見所箸春秋律身錄剞劂完工　先嚴顧而喜曰我願慰矣予一生講學但爲人心世道憂耳今讀易省心篇已行於世徙身錄又見成功吾復何憾飭速印以貿之當代名公巨卿不枉其將伯之義焉爾曹當善讀書勿忘我先人之志至發與不發其末也言畢飭不孝等仍去就塾初五日亦起居如恆但膳覺銳減神常倦夜寢略早不孝等請召醫診視　先嚴堅不許初六日起亦稍遲至巳初方飭家人料理起牀正衣冠見倦甚扶持少坐云今日吾不欲下牀眾始集不孝等環侍榻前但云無恙亦無所付囑惟閉目端坐少時便氣息微弱漸至蘧猶危坐無倚容時日正午也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不孝等侍奉無狀致遭大故搶地呼天百身莫贖祇以窀穸未安不得不苟延殘喘勉襄大事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伏維矜鑒　承重孤嗣念曾孤前哀子楊祖鈞降服子楊祖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行略

勅授文林郎國子監典籍武進縣學教諭顯考樸庵府君行略

府君諱長年字健行號樸庵又號西華姓楊氏江南縣人于兄弟行次居第四先世業儒曾祖國弼邑庠生妣氏王祖華國學生　恩賜九品　晉封中憲大夫妣氏華氏王　晉封恭人父諱銓邑庠生孝行敦篤奉　旨旌表崇祀學宮孝悌祠事載邑志及孝行錄著有經學一貫朱子文選古詩雅正三十卷日記善言三十卷皆未梓母氏鄒早卒無出氏宋撫孤成立教女有方治內勤能事姑孝謹配鄒氏孝敬公姑治家有道佐夫御下井井有條謝氏府君天資純孝至行敦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幼志力學至老不衰爲人重厚樸實身碩貌豐年十八喪父發憤讀書每夜漏轉四尚未就寢先大母屢呵促之始臥天明即起復讀如常年二十三受知督學廖珏夫先生補邑學弟子員文名日廣年二十四鄉舉入薦文批甚卓因詩內有一字失音被黜由是阨於名場者三十六年至同治庚午始得一第主試林公錫三得是卷歎賞不已房師高伯足先生猶以未獲掄元爲憾經藝進呈兩赴春闈遂以報罷少時館江上張太守處張係浙人而寄籍金陵者且有姻婭即世所謂陶谷主人者離家十餘里常以太夫人爲念訂以十日歸省母一次凡歸時未入寢門即高聲呼母必應乃已迨經成豐癸丑之亂奉太夫人居蘇館潘文恭公家離寓較近五日

一歸覲其依戀之情雖數十年猶嬰孩也嗣以蘇城告警家
眷先期避居淞江旋移如皐府君以船小不勝載退後陷賊
中展轉數十日始逸出迨至淞及如皐而太夫人已見背矣
幸同邑老友顧君代爲殯殮如禮府君自此抱終天之恨常
深悲悒旋游閩浙館同里甘太守竹生處適徐公壽衡督學
浙江聘請襄校輒何劉芝田中丞聘主上海敬業書院講席
左文襄公聘主金陵鳳池書院講席光緒十一年選授武進
教諭因年老請開缺府君在蘇時曾監理難民醫藥局凡取
藥來必親送交恐他人投有誤也金陵戚友以避地來者必
竭力周恤俾無失所家鄉婦女有求入清節堂者必多方玉
成之府君爲人好施與限力不足不能如願每出門必揣錢

金陵通志館藏書 蕭氏校印

數十文見有乞食者隨手分與之是以匄者遠見常歡呼曰
楊善人來矣即不乞亦必有以惠我也府君見善則爲嘗結
掃螺放生等會按月輪執其事即朋友親戚間有託以疑難
事者力可能盡無不委曲維持之必事成而後已府君先有
兩子母鄒氏所生因病先後俱逝府君念嗣續重大始以吾
母謝氏歸焉府君初不好佛因兩兄亡胸常抑鬱幾病顧或
有以是相勸始誦之病漸失由是深通內典晚年尤篤凡晝
夜以念十萬聲佛爲約近年皆然無一日間伏思府君克享
高年心清神逸臨終不亂無疾而安未必非平時嚴課佛號
之功也湘鄉曾文正公合肥李相國皆府君平日以文字受
知者猶憶同治辛未公車南回道謁李相時文正督兩江李

金陵通志館藏書 蕭氏校印

相函致文正公曰此江南老名士請公就近位置一地留作
讀書種子以爲士林勸因有忠義局襄贊之舉潘文恭哲嗣
功甫舍人於道光戊申水災時設粥振於吾鄉之湖熟鎮聞
先大父衡齋公樂善名甚欽佩焉事竣歸偶與諸弟談及玉
銓方伯當即識諸心是以府君避難至蘇方伯因有監理醫
藥及延請課子之聘當府君尋母至如皐時金眉生都轉方
籌軍糈於淮南凡過江名士無不禮致因宗湘文方伯見之
囑和多柳四章歎爲傑作即授以館粲適甘竹生太守在閩
函招渡海課其子由閩轉浙此母謝氏之所由展轉來歸也
府君之得選武進教諭者實以林公錫三專摺保奏之故公
自庚午深知府君之爲人奏云楊某品學兼優宜示寵異請
以州學正用得旨俞允但此舉出自林公己見不知府君
以教職候選逾三十年因未投供銓選故不及焉府君功深
內養與人無爭而持守謹嚴恥干非禮尤樂道人善每遇後
進無不善誘循循至辨難析疑則毫髮不少貸每於書院課
試常有擬作每日黎明起更深始寢終日手不釋卷至老如
一生平精治經學著有讀易省心篇春秋律身錄皆次第梓
行妙香齋古文辭及古近體詩藏稿尚未付梓光緒十八年
壬辰重游泮水同邑舉詩社時相唱和樂以忘老十九年十
二月初四日見所刻律身錄告成顧而喜曰吾願慰矣予一
生講學祇爲人心世道憂耳省心篇既行於世律身錄又見
告成吾復何憾初五日膳忽銳減初六日起稍退惟嘱祖訓

等當善讀書無忘我先人之志言畢閉目端坐少頃即逝猶危坐無倚容時日正午也嗚呼痛哉府君生于嘉慶十六年辛未三月初八日卯時卒于光緒十九年癸巳十二月初六日午時享壽八十有三配鄭氏先卒生于嘉慶十八年癸酉三月初九日　時卒于光緒十四年戊子十月十三日　時享壽七十有六葬于本邑南鄉段市村合墓毋謝氏四川人現年四十有八兄三人長兄椿年國學生早亡無子以府君之第三子祖燾爲子妻費氏　旌表節孝入祀節孝祠仲兄松年三兄柏年俱幼亡子男四長永安殤次永貞無子以第三子祖燾之子念曾爲子娶江氏三祖燾先名源祖鈞娶李氏四　祖鈞娶陸氏女子二長適歲貢生費焯次適從九品周汝翼孫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男一念曾祖鈞等深愧年幼學未能成維略陳梗概冀當代立言君子錫以傳誌寵光先人以垂不朽實深感戴　降服男祖燾不孝男祖鈞謹述

題詞

文得史漢神髓惜只數篇然即此已饗余心第猶恐亡者之視此加善而此猶未盡吾樸菴也將悉錄此以質同好以驗予之非阿所好而樸菴忽有浙東之行予適率率人事不果錄是予之憾也夫同治乙丑臨川李聯琇讀并識

亂頭麤服不衫不履乃彌多姿一往孤詣戛戛獨造乃彌見態此逸品也雖曰學力邃深抑由天資超妙循讀題詞有注名源瀚者尤得妙香神髓作者評者兩爲欽佩愚弟劉因之雲卿拜讀

世之爲文者侔色揣稱量幅謀篇而卒多格格不吐樸菴先生之文據案疾書直抒心得如水之遇風大波瀾而小波瀚一覽風之疾徐而水無心焉如雲之出岫春美人而夏奇峯一視時爲卷舒而雲無心焉先生之爲文如是先生之爲人亦莫不如是其筆之於書如是其抵掌而談亦莫不如是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先生知自達其意耳工不工若不自知而或指爲史漢或目爲八家或謂其薄桐城而不爲恐非深知先生者源瀚竊窺微尚書此以質先生先生或以爲知言否

同治己巳秋八月湘文宗源瀚識

鹵華先生大作已經鉅公魁儒論定沂可不贅惟集中說理文字神似袁公安第中郎疏放而公謹嚴其所以相同之由不在語言文字間安得慧業人更爲作一轉語也戊辰孟秋

歙後學汪宗沂拜讀敬識

江湖悲浩劫老友獨蹄然吳楚如斯夢文章仍有緣滿眶熱淚
春意積悃寫奇篇淚灑淮干柳揮毫爲悵然　病起尚居內
飄然冰雪來讀之壯元氣卓爾冠羣材利鈍俗猶競名心分
已灰何當十萬貫一救澤鴻哀咸豐丁巳小陽月山陽詠春
范以煦拜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文

孫澈之讀雪齋詩集序

詩亡然後春秋作褒貶與美刺其旨一也學者本春秋之意以作詩遇人世間卓然可傳之事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其所以扶翼聖教者豈得已哉咸豐癸丑歲武昌江甯千里烽煙相接亂極矣而忠孝節烈相繼而興者古今人無多讓焉澈之之詩皆不得已而作也有包把總名定國浙江人隨徐州偏將率兵五百援江甯戰浦口再勝殺賊千人卒戰死殭立貌如生潛山營外委雷公八西域人世居六合姓達名成

榮鳴呼二人者市井屠狗兒耳而臨難無苟免人傑哉人傑哉歿之日是宜詩城破人多棄親逃始猶頻問訊後卒不顧胡煦齋雪簪尋母卒脫其母於難與澈之教其母同首唱內應者上元張茂才炳垣字繼庚志圖克復澈之與其謀事洩炳垣用反間計牽引諸巨賊使自荼毒而炳垣遂遭車裂其置毒糗餌中事覺捶死尸投水中者武昌烈女朱九妹也事與炳垣同嗚呼石有時而泐金有時而液而此三人者或死或不死而其奮不顧身百折不回曰不可泐且液而固于金石者豈不足使亂臣賊子愧死無地哉澈之曰是尤宜詩春秋之法四夷之國雖大曰子杞用夷禮則子之楚子與盟序於諸侯之上華爾爲中國戰死（華爾花旗國人）作詩美華爾春秋嘉

之之意也太平一敗請兵不許無異鄭棄其師而某太守無援輕進且請帥師何以無罪之之辭澈之曰志在討賊雖輕進猶愈于畏死也罪之何爲者夫近世爲詩者多矣可與言三百篇春秋之旨耶澈之之詩詩史也吾聞江漢多詩人亂後必有爲小雅之怨誹繼騷而起者澈之或旦暮遇之抑金陵城陷後閭門焚死自經者不知凡幾者安得盡有澈之之詩傳之哉可悲也夫

武進湯貞愍公詩集序

武進湯貞愍公以浙江樂清鎮副將致仕居金陵往歲相識於張澄齋太守家見其狀貌魁梧奇偉以爲非常人後予繪夢游圖甚者不下數十人公三圖尤佳妙眞老畫家也草法

不傳傳矣又僅僅專門名家長此或絀彼惟公具鄒虔三絕
向使公不遇亂下筆已足千古況大節昭然于天地間乎抑
世所謂傳人仕伯千萬不得一或數十年數百年僅得一公
一門風雅若妻若子若女皆以丹青名家山川秀氣其萃于
一門歟且祖死于忠父死于孝公又以忠魂毅魄尋乃祖乃
父于九原非皆得乾坤正氣而能世篤忠貞若是乎獨惜根
香圃老人亂後不食而死城復竟不知藁葬何所並詩板亦
遭燬嗚呼是可悲也已余因作公詩序附記之猶恍然於二
老比肩追隨杖履時也金陵後學楊長年敘

是時公第四女適王氏者歸甯在家聞警父命之去曰速
回壻家無爲俱死也女泣曰世甯有父死在前而不顧者
生不如死會須從父黃泉耳公嘉其志笑許之曰既若此
汝當先死女曰不然兄長遠出膝下無人請得收父尸而
後死公遂投池中女含殮盡哀畢旋亦自經嗚呼大節昭
然公其偉矣獨是閨中嫗女於張皇慘怛之餘而能竭情
盡禮從容就義如此豈不異哉雖古之烈孝不過是也因
讀是序附記於此盱眙汪祖亮識

潘功甫舍人護生菴集序

護生菴集爲放生作也長年聞之先子曰蘇郡有潘功甫舍
人佛沈心儒治事予至蘇過其門徘徊久之惜不得見道光
戊申吾鄉大水舍人於湖熟爲粥以食飢民時先子已下世
先子於龍江三山倡立兩教生局教溺人月亦放生鰭居多
曾買獲一龜長丈餘四人舁上船入水三顧而去嘗過黃天
蕩大風舟多覆獨先子舟有千百鱗圍如帶得無恙鴿鳩類
也數十百合一羣牝牡不相亂鳥之有別者吾鄉某喜食鴿
有雌者見雄死亦就烹交頸死上元汪心耕虔奉觀音夢一
老嫗言自南海來謂其宅二十年必火焚戒牛肉乃免其家
素不食牛肉生孫作湯餅會客素食乃具炙未熟爨下火起
屋盡燬回溯之適符年二十之數己酉吾鄉僕鳳門外三屠
人釀買一牛重五百斤夢一老人黃衣黃冠拜於前曰我牛
也乞勿殺竟殺之二人同日死其一人後十五日亦死友人
周次元贛檢人其父過海飲舟中月出見一女子坐水上霧
鬟雲髮舉杯招之蹋波而來不言但飲酒舟人與之戲入水
長年景仰舍人數十年今令弟玉泠部郎延課其子舍人已
下世令嗣東園以護生菴集囑序因幷記昔所聞見於簡末
云

新安項月亭詩集序

余生平得兩詩人焉曰月亭曰念生兩人不相同兩人又未
始不相同也念生曹姓與月亭皆歙人精鐵筆善隸念生年
七十有三月亭年甫三十念生精于訓詁之學伏膺金壇段
先生月亭工辭章博綜金石而性孤介難合皋人目爲狂念
生寓新安公所終日居小樓不與外人接兩人讀書不求科

名耽吟咏無盡日而皆多變徵之音方今天下多故矣吾人有所激發往往託爲歌詩以寫其胸中之不平前年徽州陷念生有詩今復失月亭有詩兩人雖不求見用於世而其眷眷故鄉之心同也顧月亭雖感激奮發猶未親歷其境念生則自故鄉遭亂辛苦來吳庚申蘇城失陷前三日猶相遇於道今日余見月亭而不知念生之果陷賊中否也然則時命又有其不同者歟夫人之傳不傳有幸有不幸月亭稿今已哀然成帙而念生著作等身亂後不知散佚何所余詩古文詞山陽范咏春喜手鈔之咏春已死制義在揚州李冰叔處昨聞冰叔渡海來余稿又失去余爲念生惜而亦不能不自爲慨矣余識念生在滎陽潘氏家念生月必至以詩示余而君入山必深入林必密於煙霞之氣則得矣而於人情風俗也其可以沮溺爲隱晨門儀封人爲見歟且詩言情而作也人必視天地萬物爲有情於我我必不可無情於天地萬物爲有情之詩向使朱夫然後能爲世間有情之人而能爲世間有情之詩者有人朱君年方壯異時服官勤民天台峨眉皆可爲其君入山必深入林必密於煙霞之氣則得矣而於人情風俗也其可以沮溺爲隱晨門儀封人爲見歟且詩言情而作也宦於數千里無乃能見而不能隱乎予曰隱於吏猶隱於山簑乎書又何可廢也或又謂朱君何不徜徉山谷間而乃羈禽鳥飛集畫鳥得野趣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吾師在自悟耳從門入者不是佳珍其信然乎其信然乎或謂如子言書可輟讀予曰三百篇之妙在比興非博雅如毛鄭安能爲傳入山看雲十餘年意若有會吾鄉張雪鴻歿於深林朝暮看之勝同治元年予過其地聞有康先生瑞伯年八十工詩訪之未遇是時朱君在閩明年同里甘竹生太守奉調來閩招予課其子與朱君遇讀其所爲詩卓卓可傳朱君入閩十年武夷諸勝爲其熟游又善畫詩猶畫也安徽朱昂之青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之得交月亭也在皋城望江樓下今年館于此月亭朝夕來而念生已不可復見矣余序月亭詩附傳於此使世之讀海陵朱櫻船寶善詩集序

太史公遍遊天下名山大川行文疏宕有奇氣豈獨爲文哉山水者詩之宗也自古詩人往往窮幽極遐終身探討而不厭而其詩亦遂超然出於塵壒之外山水其性靈之一助歟朱君櫻船家海陵揚州古名勝地多詩人然水鄉無崇岡峻嶺之懷才隱於下位者多矣蠻煙瘴雨中北揚風挖雅堪爲同調者誰耶

周元甫愛日軒文集序

余讀班固漢書藝文志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心竊疑之虞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豈區區能賦之謂歟及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驚可愕之事能慨乎其言若是耶方今閩中以微員擢大吏者有人朱君年方壯異時服官勤民天台峨眉皆可爲其公餘遊覩其爲詩必更有進然又豈得僅以詩人目之哉吾鄉董小狂嘗於樓霞噓背上遇僧問何往言入山尋詩索稿讀之大妙今予將歸去訪詩社舊友存者幾人念朱君往來萬山中必有詩人啸傲伏處不出者朱君其陰相之嗚呼古

毛傳卜云其吉注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歷歷言之有九謂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始釋其疑韓詩外傳云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蓋賦亦六義之一也余年二十識元甫元甫少時賦名噪甚自中鄉榜後大挑一等宦游于皖不相見者二十餘年咸豐己未過于吳門朝夕恆相見余嘗夢神人語余曰人心不悔禍行將玉石俱焚矣後果驗語詳元甫徵信文中集內海防江防諸議所以籌畫者至周且密可不謂之師旅能誓者歟至皖省便覽二書其於山川詳哉言之矣其文和平不嘵殺不可謂非德音也人以元甫有大夫才未竟用爲惜韓詩外傳不云乎名號傳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元甫此集出奚安一世流傳千秋元甫亦何憾也哉

甘竹生觀察詩集序

朱子云詩以道性情豈獨性情哉蓋亦通於言語政事云何言之古者先王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者何知其貞淫正變然後政教可得而施也魯論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不學詩無以言作詩貴得三百篇之遺意而善爲詩者非第爲詩人已也其亦通政事言語而一之矣吾鄉甘竹生觀察孝子鶴籌公之後也予課其子予於定海嚴州後延予課其子予於定海嚴州平時絕口不言詩出山後暑觀竹生繼訟處人骨肉之間能使人感激零涕父子如初何其言之足以感發人也其推心置腹於健訟之人俾之心悅誠服而一變其故習其創懲人者又如此其切也然則竹生雖不爲詩固已深有得於詩教矣癸丑歲會奉調入閩軍事旁午爲詩固已深有得於詩教矣癸丑歲會奉調入閩軍關稅務海關金穴也而竹生清況依然蓋又合於白華之義矣竹生眞不愧爲孝子之後哉予以爲君既得力於詩教當必有言志之作固請之始獲睹則性情之誠篤言語之輯懌政事之通明已一一於詩見之竹生雖諱言詩安得不以詩人目之哉

楊桂峰詩集序

人目之哉嗚呼又安得僅以詩人目之哉

詩與畫恆相因有性靈焉有學問焉二者兼至而後可以名家雖然此技耳挾其技而恃才傲物甚且猖狂放浪以自棄殘書家艾之睨後人也少以畫名公卿間老而爲僧居不二庵緘默寡交獨與武進湯貞愍公及予善而吾宗桂峰常從之遊兇殘告予曰向無畫弟子此子聰慧無少年浮動氣故樂教之已而兇殘病是年大水庵無備獨一桂峰侍奉湯藥於先生最者則雖極其詣之所造亦無足觀已予方外交兇

衣不解帶者六月貞愍公心重之及兇殘死乃引桂峰爲畫弟子且命之讀書曰桂峰能強識予告以不於畫求畫乃工居數月桂峰遂能詩文辭賦滔滔汩汩無異宿學予喜之以爲未可測其所至也咸豐癸丑金陵失守貞愍公殉難予避跡蘇松不知桂峰蹤跡者十餘年同治己巳余館於浙忽逢桂峰鬚鬢有鬑已不相識矣問何來乃知以養母故營

小官方署石門典史回矣於是常相過從桂峰兢兢以父執事予與之談史事及古名臣文章行誼娓娓不倦間往其家老僕言主人貧甚然事母至孝予乃喟然歎貞愍公及兢殘之能知人不可及而區區詩畫不足以誌桂峰也桂峰性嗜酒屢與予飲雖大醉益溫克殆髡殘所謂無浮動氣者歟桂峰以詩示予因述其爲人如此以告讀者

心經合刻序

心在外乎呼寐者而使之覺不能不在其人之左右也心在內乎何以爪生髮長筋轉脈搖一無所敗也謂心爲有寂然不動謂心爲無感而遂通蓋無在無不在也然而知此者鮮矣有人於此背日月之光而認星火爲明棄江湖之大而認浮漚爲水置連城而以碔砆爲玉捨照乘而以魚目爲珠人未有不啞然笑之者人之於心亦若是焉已矣覺知也執著也分別也意見也思量也非心也而以爲心也此其病在有我因有人有人而我之相愈熾非我而以爲有我眞我而反以爲非我眞我者何乾剛而我有剛德也坤順而我有柔德也坎實而我有實德也離明而我有明德也我心之動乎天理爲震我心之入乎天理爲巽我心之止乎天理爲艮我心之說乎天理爲兌推之六十四卦得乎中正者眞我也反之至於一畫之前一念不生爲無極萬善皆備爲太極莫非我也欲識眞我須明心性猶鏡也心猶光也非心之心猶鏡中之影象也卽識也識不消輪迴不息也或問識何以消也曰殺人此手也救人亦此手也在轉識爲智而已矣何以能轉識格物者扞格之謂也心不到鏡鏡不到心然後知無虛妄而意誠否則物交物而引無求也無住也此其所以不爲物轉也不爲物轉則能轉物易曰官有攸司貞吉出門交有功官者心之官也耳目之官也當乎理得乎時則隨緣而仍不變故曰交有功不失也不失者不失眞我也眞我者無我也何言之未應事時心與虛空爲體何者爲我乎物來順應我如是人亦如是何者有我乎無我而眞我存有我而眞我亡人奈何以爲有我而惑心在乎內也余因奉佛者多不明心地爰爲心經合刻而以八識頌附於後

感應篇序

儒言忠恕釋言慈悲道言感應三教同歸之旨心而已矣善惡之報業應之心感之受以身兆以目也殺牛者目如牛殺豬者目如豬殺雞鴨者目如雞鴨形雖未變神先肖之感應如是其捷矣乎未也一念之善惡吉凶應之感應直在剎那間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有二人於此一淡焉漠焉以求人一呼號望救如水火之急人必應急者至誠感神如是如是然人之不誠有故人無時無念也無念無感也覺知也分別也思量也意見也非心也心之惡者爲怨賊爲惡獸爲毒蛇爲深坑有形之害害人累世甚至五逆十惡百千萬劫墮惡道中莫非心之爲也是

故感應惟心當先問心佛遺教經云錢財盛牛力所堪多少不
令過分以竭其力世之人外有聲色貨利搖奪其心內有覺
知分別種種紛擾其心嗚呼心力疲矣雖有善念所感微矣
莊子謂鹵莽滅裂而耕耘者其實亦鹵莽滅裂而報田有感
應始行善行善未獲報輒曰天道無知不知有心感者不感
者也無心感者必感者也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
吾無身吾有何患心亦然棱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鴻範之大旨在好德敦睦父哲謀
雨暘時若天且應之矣而謂士庶人好德子孫有不逢然而
大者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識知則無所倚而中繫
辭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之下非空乎心如虛空思慮何著且

金陵叢書 續民校印

人之昏沈皆由不知止故光明之道必歸於長大學止於至
善指無心言非承明新言也觀下節有定自明不愼其所感
而欲神其感不可得也且心地不明欲主敬必有肆心以亂
之正其所倒倒其所正愈倒愈正愈正愈倒易曰列其貴賤
薰心說文云貪敬也肆起敵敬薰心之厲也維摩經云無慧
方便縛有慧方便解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雖曰至善無
善非去眾惡不能知至善也非積眾善不能行至善也知至
善者不知之知也行至善者不行之行也至善者何豈前之
易也無心之心也無心之心眞心也天地莫能外也鬼神莫
能知也無心之感神於感者也何神乎爾天地無心也我亦
無心也我無心我心卽天地也鬼神陰陽也一念善陽也一
念惡陰也我無心不能知一有心感而鬼神莫不應也故曰
令過分以竭其力世之人外有聲色貨利搖奪其心內有覺
知分別種種紛擾其心嗚呼心力疲矣雖有善念所感微矣
莊子謂鹵莽滅裂而耕耘者其實亦鹵莽滅裂而報田有感
應始行善行善未獲報輒曰天道無知不知有心感者不感
者也無心感者必感者也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
吾無身吾有何患心亦然棱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鴻範之大旨在好德敦睦父哲謀
雨暘時若天且應之矣而謂士庶人好德子孫有不逢然而
大者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識知則無所倚而中繫
辭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之下非空乎心如虛空思慮何著且

金陵叢書 續民校印

薰心說文云貪敬也肆起敵敬薰心之厲也維摩經云無慧
方便縛有慧方便解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雖曰至善無
善非去眾惡不能知至善也非積眾善不能行至善也知至
善者不知之知也行至善者不行之行也至善者何豈前之
易也無心之心也無心之心眞心也天地莫能外也鬼神莫
能知也無心之感神於感者也何神乎爾天地無心也我亦
無心也我無心我心卽天地也鬼神陰陽也一念善陽也一
念惡陰也我無心不能知一有心感而鬼神莫不應也故曰
令過分以竭其力世之人外有聲色貨利搖奪其心內有覺
知分別種種紛擾其心嗚呼心力疲矣雖有善念所感微矣
莊子謂鹵莽滅裂而耕耘者其實亦鹵莽滅裂而報田有感
應始行善行善未獲報輒曰天道無知不知有心感者不感
者也無心感者必感者也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
吾無身吾有何患心亦然棱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鴻範之大旨在好德敦睦父哲謀
雨暘時若天且應之矣而謂士庶人好德子孫有不逢然而
大者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識知則無所倚而中繫
辭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之下非空乎心如虛空思慮何著且

金陵叢書 續民校印

念惡陰也我無心不能知一有心感而鬼神莫不應也故曰
神也王君刻感應篇問序於余余因感應之道於心故爲之
先言心
潘椒坡孝廉鄧尉讀書記
吾鄉牛首山先人之墳墓在焉予少時讀書其中十日一歸
親母是時天下無事及壯奔走四方知鄧尉湖山之勝兩過
吳門未至其地癸丑之變予家藏書籃燬辟迹華陽山中流
離轉徙不一次然皆得與老母相依丁巳館潘玉泉都轉家
課其子得與其猶子椒坡孝廉交以詩詞相往來然不數數
見庚申蘇城失守眷屬隨顧君景山徙松江予以後陷賊中
先是弟子潘濟之告予曰椒坡在鄧尉當是時予以老母已
避之松江故不謀遷鄧尉四月得間出而松江路斷夜行晝
伏六日始走四十里至鄧尉鄧尉多梅椒坡之先人補之先
生以地爲先世墳墓所在治屋數間爲祭掃棲息之所有瞰
雲樓時椒坡讀書其中樓帶山面湖頗有司徒廟古柏四株
天矯曲盤皆千年物患難時有良友可依又得恣游覽豈得
謂非幸徒以不知老母信耶欲去旋大病病時臥榻上見椒
坡日持一卷坐燈下日喃喃不輟雖酷暑無有間因念世之
貴公子多矣聲色狗馬他無所好者間有一二讀書好古之
士又以世亂廢學時勢使然況遭兵燹後必不能如平日之
金多身閒乃猶惟日孜孜當其有得幾不知人世有擾攘事
可不謂之好學者歟予病少閒適道路偶遘亟赴松江比至

而老母已棄世兩月餘突王戌秋館滬上復相遇是時亂將
定椒坡年方壯他日得志必將以讀書之所得者施於政然
求如山中時之無一事可再得耶且金陵復後予將尋先人
墳墓急謀吾母窀窆營數椽廬其側還讀我書老守故山不
出矣迴憶曩時聚首鄧尉此境又可再得耶

天界寺凝空和尚傳

咸豐紀元周貢甫謁其外祖董公墓與中表二人俱歸過天
界寺與僧凝空遇僧露頂赤腳過午不食即吾鄉目爲瘋和
尚者也先是僧入城嘗負一牌口喃喃念佛牌中語不盡可
曉道光丁未三月某日僧忽用長竿牌書天降紅雨放礮消
災八大字往來馬巷如織人問之曰一人兩箇眼三日後馬
巷火起延燒數十家己酉大水僧豫揭水勢示人人不信後
城中大水高過戶排牆始得出自是眾駭爲神初寺中貧方
丈募食不得人輒敬僧布施之乃遜以爲庵主貢甫等既入
寺僧款問貢甫曰君讀書人知釋家禪定即大學之定否定
生靜靜生動我入定至五更時照見城中吉凶瞭然往年火
水劫皆定中見願小也三年內大劫又至突君家可免難其
在劫者非大善不能出劫外者有大惡亦必入善以孝先惡
以淫首不爽也癸丑春賊至貢甫家早遷避不與難益奇之
年於乙丑春由閩歸須相見以心易就正頗許可出俯視浮
躍跡不可得一日于王聖見天界寺執爨僧亟問之曰和尚
雲圖使爲說因思人心之變至無窮也念起念滅如浮雲之
於被賊前一月忽集大眾上殿各予錢五百曰大劫至矣向
去來一念未去又一念來浮雲之上有浮雲也心中之浮雲
淮揚一帶去可免眾不忍去敦促之始散散後和尚積薪樓
不能空又安能空眼底之浮塵乎夫人性惟不靜故過物輒

動師有定性故一切蔑如即經天緯地之業亦如浮雲之過
太空又豈獨區區富貴乎哉師晚年號退思非第補過也蓋
嘗言一二年將歸去山中白雲可自怡悅其與塵世紛濁流
亦何遠哉亦何遠哉

吳少桓世榮養雲齋說

泰山之雲起自膚寸而雨滿天下君相之業運自方寸而澤
被天下雲也心也豈有異也哉然其興固各有時矣需之象
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其卽示人以養之方歟同
年吳君少桓皖之霍山人南岳衡山之地近代偉人惟君家
刑部侍郎竹如先生如皐陶得與知道統尙已繼起則君之
師湖南方伯涂公爲慈雲幾徧吳楚君家學淵源得師傳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仁不讓今年多自湖南來出其師所贈養雲二字示予嗚呼
師之意槩可知矣有大過人之才未用時不能不養故序傳
云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君爲霖手也又
心在天下吾知一旦爲出山之雲或得與其師四方天下常
相從予年老矣自分閒雲不能行雨然未始不望朋輩之有
人也爰書此歸之

贈高楚蘓序

伊尹周公古之託孤寄命人也得一人而商周之天下治家
事猶國事也豈不賴人以治歟而世多負心人何也人秉陰
陽之氣以生義陽而利陰偏于陰者必好利偏于陽者必重
義吾觀高子而知爲陽剛人也高子爲張氏託孤寄命之人
上之將軍奕公奕公與制軍耆公各出俸金屬寓紳潘君德
之有無主柩不能歸葬者五君載歸葬之粵中五仙觀殿材
皆鐵梨木屋數百間日就圮觀爲將軍祝嘏地君捐募千金

輿董其事潘邀君佐君辭道光十六年得戒鴉片煙方作勸戒十條呈兩廣總督鄧公請頒行各屬鄧公爲設局施藥刊刻頒行粵俗屋上巡更以故設棧時有放火賊往往升屋投炬火發乘亂肆掠某年五日三放火君於屠狗得一人善待之俾偵得賊姓氏里居當是時府縣公堂擾擾懸重賞不獲一人君具衣冠見太守易公請間與語少頃出眾問故不答太守率卒按捕一日夜盡獲之置于法患遂息君歲刻普濟良方爲親祈壽母病割股和藥進得愈父年八十四母七十七面終家居時觀音門外大江天黑不見涯岸每大風起小船取溺人貨曰撈漂君與武進湯貞愍公紹興羅司馬鶴翔立忠信堂口岸懸燈設江船救溺自是小船不敢出釋岫嵐建亦善堂恤嫠君捐百金代募四百金承散各、嫠月必親送錢其家天界寺有四銅佛長二丈有奇廣如長之數而殺其七君以五百金嚴飾之癸丑之變避亂慈湖田上船大風溯流而上時上游船皆南下君乃掉頭回句容南鄉居三年丙辰我師左次更徙吳親戚往依者十餘人皆留養其子弟便就塾歲疫合藥散人雖重貲勿吝吳人德之嗚呼神仙之說吾不知作善不必即降祥作善必不降殃吾以顧君信之矣君屢蹈困阨得出險謂非爲善之報耶君家僅小康然自粵匪亂後金陵巨富皆灰燼甚至就房賊殺君獨早出不與亂布衣蔬食晏如富不可恃而爲善固大可恃也今君年六十八矣孳孳爲善益不倦予與君交至久知君深因歷敘其生平如此預知卒日坐化事

予交顧君最晚然耳其名者已三十年壬子秋相見於忠信堂武進湯貞愍公極信任之丙辰同寓吳門一日屬其增魏伯颺招予同往遂往依焉庚申四月遷徙者紛紛予苦力薄顧君慨然揣予幹出予以船小不能載陷賊中十餘日始逃出當是時道路多梗糧留于光福鎖之澗上者五月至冬始往上海尋母而母已棄世兩月餘矣妻告予曰姑附身附棺之具皆顧君代治之無毫髮憾一家食顧公者已數月予感顧公之德附記于此

答含山張師筠書

闊別久矣王子之冬君諄諄勸予出城未之信也明年二月初十日金陵城陷以母在未敢死杜門不出閱報日在未剣睬聲甚急無敢啟門者突有人排後牆入潛窺之則鄰婦也未及語忽一賊升屋大言曰我豈必由戶哉身輕若鳥下蓋僞宰夫之僞公子也承以劒曰汝妖乎時賊謂僞官爲妖以課徒爲業劒始不屬吾頸呼茶茶至主人飲乃飲飲畢入室驚走出曰何女人之多也三日歸姊妹館此大廈我當宅焉爾夜居於外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哺時賊盡至索食適僕人劉福過大女家未回無人炊賊自作五斗米飯一食而盡日入僞公子索入貢人參黃金翡翠白玉爲上白金次之衣服又次之珠雖照乘不識也雞鳴時僞宰夫至深目貌啄言奉東王令掌北門天寒要宅主人進裘厥明僞宰夫黃巾朱

履上堂厲聲云眾兒弟婁拜上帝予不解怒叱之然卒得不拜歷四五日於是騙男入軍女入館矣生離死別慘不可言當是時城中四方火起圍室焚死者千餘家予叔母一嫂一弟婦姪女三人皆仰藥死鄰人錢姓火其屋一牆隔也譆譆出出予家老幼面牆立火至宅輒止我母夜潛入井至旦未死家人救之不欲生强出之然我母誓不入賊姊妹館時時以翦刀自隨二月下旬賊分館於南郊梅崗予出城聞城上大呼仰視則劉福也過君故宅王鐵琴家虛無人焉不知其家人尚在否予告賊有母在賊令三日一往視母摟婁兒潛戚媼家夜炊冀賊不見煙也賊來每大索聞叩門聲輒匿兒棺內三月朔予與從弟被賊虜至鎮江僞宰夫執木鐸狥於軍中曰聽買賣以貿劑一日所得之數牛羊豕雞狗不止三百也予不爲役使伴耳聾賊驅令牧豕天陰坐豚柵旁惡臭不可耐是時鎮江西門外逃出者甚眾予之俛首受辱徒以有老母在也十餘日復逐歸金陵城途遇雨雨霑服服重不勝行李僅一大被與弟負而走肩肉墳起喘若牛少後賊以鞭箠之見血行陷大澤中泥沒踝幾不得出入城先至母所則皆走不知所往鄰人告予曰爾一家不入姊妹館遂出城矣是日出城女人以萬許多投河死尸積水爲不流又言汝兒隨縫人去昨見黑索拘三人爾子及執鞭者又有小甲蔣順皆以衣無僞印故小甲殺矣爾子及執鞭人聞未死三日得兒躍於僞尚衣局我家一日逃出者六人以事出倉猝南北不相及兒未歸欲度關賊已設度關之符符者僞北王印帖也無是不可度予於母出之後二日即謀出城故人阮嫗仙善卜爲予占言父母炙臨青龍子孫炙得生扶吉卦也交多方可行不然虎口難脫越日得家書知老母安居陶村果如嫗仙言所謀亦卒不就時某月某日也十月遇嫗仙謂予曰可行矣再卜之得游魂卦行期當在十一月爲大女占亦然至期竟得一廣西人摟予父子度關過其卡而去其人蓋脇從者大女亦於是月從舊僕王嫗得出焉予度關時匿廬中百步外賊往來如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老鴉時作人咳日夕土人導予出鬍髮得飽食四更啟行張弧戴鬼蓋老樹怪石之形狀匪寇也禺中至鐵心橋如出籠鳥天空地闊

旁人無不指而目之曰此辛苦賊中來者又有人曰伏戎于莽汝兩人竟未之遇耶夜半至陶村得見老母喜無恙一家臥稻草堆中嫂已下世母言我有今日者甘氏澤也且日不踰門謝又言爾友王鐵琴曾送斗米來其家皆無恙李雲潭時來問訊家僮劉福逃出後至寓所服役兩月以思念父母歸廬州時值冬十二月予苦衣單門外雪深三尺李雲潭拖泥帶水徒步三十里贈羊裘而去明年予館於句曲南鄉雲潭又至宿舂糧挾雨具走二百里登堂拜母何其篤於友誼也今年仍館張氏修脯僅去年之半一家十四口且爲兒納婦窮鄉僻壤中誰可告貸者受種種苦皆當日不信良友言所致悔無及矣然離散之後猶能母子相依貧何病吾所堪

告慰故人於千里外者時有此耳聞今嶷仙亦出矣將往依其女於淮上鄰林在江北閻齋在江南鄉鐵琴因鐵心橋亂不知遷移何所惟家柳門同居一村朝夕把晤君狀奚似尙望時惠教言稍慰兩年之契闊則幸甚

田伯珊先生八十壽敍

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爲田伯珊先生八十壽辰其子毓文屬文以爲壽余知先生壽有由致乃探本而言曰昔有子引孔子言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大戴禮保傅云正見春秋之爭戰無已時而欲以孝弟已之孝弟者人之本也其本萬事理本誠重哉本誠重哉上元田伯珊先生以孝德爲本善培之而得其壽者也先生少孤家貧癸丑自金陵城

中與二子舁母出賊轉避有弟仲險亦以孝友稱以大挑爲績溪令有政聲事載縣志中愛親者必愛他人母好施凡所欲與先生探囊出之重不計同治三年省城復歸來者爲分產爭爲認地爭爲立嗣爭甚至有寡婦之利爲人奪而爭先生以在醜夷不爭之孝爲之平其爭春秋之法得乎公道則託之國人以書人先生出一言爲眾人之所欲言而又爲眾人之所不能言故人咸服先生之言凡有爭論人無識不識有所質必曰田先生田先生更有錄錄因人者流赴約必躡先生後先生言乃言爲隨聲之附和先生具陳平分肉手段又有東方朔之詼諧爲貌瘦骨棱棱遇事至夜過半眾皆倦先生神光左右顧無稍欠伸雖精神過人爲壽徵然亦孝爲

百行之本先生能務本故也何言之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故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行亦在孝經人皆可以爲聖人先生於人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是則是非則非其殆古所謂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者矣夫孝德之本也德在仁仁爲元事有萬端不出經權常變仁貫四德兼乎義禮智信先生因應不窮本立之效也得其本鬼神且可感而況於人乎先生自少無宦情輕世肆志有魯仲連遺風而其排難解紛過有親在者務令事早平而使其親得安可不謂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乎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本乎不帝秦之義先生之排難解紛本乎不忘親之孝孝弟爲仁之本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先生不爲調人之官而於人之難必諧和之其植基可謂正且盛矣故吾以先生之壽爲仁者之壽

陳石渠先生傳 從金陵文徵紗補

父執陳石渠先生先君衡齋公契友也其爲人孝友溫恭樂善不倦每過舍見長年必摩頂祝曰好讀書勉爲善時長年未十歲不甚悉所謂然仰瞻道貌粥粥然隱知爲長者及長大聞父老時時道其軼事愈益慕之陳氏世業儒至先生父在東封君中廢封君憾之教先生最勤禮事師如事尊長而先生力學至於成就推封君之意至忠且悉有貸於封君者度其人不能償還其券凡數百金封君老友顧君客六安死子幼貧不能歸葬先生愀然曰此先子之所悼心者也亟致

資爲返其喪先君嘗舉此以訓長年以爲事親若先生可謂篤孝矣往歲城中設有育嬰老人兩堂而恤發無所大江下關草鞋等處風波最險惡舟過多覆溺拯救者掇有牽涉概束手相戒先君閔之將與先生議倡捐立局走諮之故先生撫手大笑曰衡齋知我出一卷相示蓋先數日創爲條約已錄有成稿矣於是簡寂婦之無依者建恤發局居之俾生有所養死有所歸雖救生局募造紅船迅大風則出江巡救活者無算先是刱此議時當事有阻之者先君獨毅然助之成人曰雖陳先生善舉得楊君一言乃愈顯先生聞之色益喜先生治家動有禮法長年嘗過謁君書氣益然粹如金玉如見先生者先生沒家無異政里中諸先輩稱陳氏也至銀契等時客催出房一家譁然曰爾但向一人索償可言明不起息不還本增至銀與契等讓房無辭而家人不知事以曖昧而滅絕天理也其必有火災乎何言之嘉慶末明瓦廊有某姓兄弟五人一不肖私盜住房契賣于山西客處客即令先生生於今日垂涕而道未知能挽回一二否益令人思太邱遺風奭日猶爲近古也

大中橋火祖廟募啟書後

大中橋火祖廟明萬厤建咸豐癸丑燬于賊僧昌運欲重建匄跋于余余不禁有感于明瓦廊往事油市近事而有言曰不復來房主人夢一老嫗匆匆自外入曰我爾家所奉之觀音也爾房二十年必遭火戒食牛肉可免其家素不食牛肉久之家生孫作湯餅會妻之父非牛肉不樂因炙牛肉炙未熟而火起一片焦土回溯之適符二十年之數光緒十三年多有烏江人來售棉花得番餅千五百元將歸擔其銀至紅坊閒話坊主人覩其銀飲之酒至大醉猶强之飲罷客索身邊銀不得大嚎咷坊主人持燈照言後門開後門通會館報官官驗有出路無入路株連館主人客自銀失去恐不欲生一夕鄰家火起是時天久不雨無水見紅坊有數缸水滿貯往取坊主人弗與眾揮之倒地如牆而進水竭始破涕爲笑由前事言之一則喪其資斧一則烏焚其巢由不言躬行大有齊魯風先君每采之錄爲家範今年癸酉先生文孫元恆撰先生事略乞爲傳讀之與先君所述頗合是烏可以不傳先生諱授字石渠號松崖江甯故增生以子維垣官內閣中書封文林郎維屏官廣西右江道贈中憲大夫著有小學厥義四卷毛詩補箋八卷松崖文稿十卷藏於家贊曰先生先世家河南至明季始占江甯籍而後漢陳太邱實爲河南潁川人先生豈其苗裔與蔡中郎作太邱碑文曰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觀先生懿德何其相符也先生嗣子四孫男七曾孫男八當時太史奏德星聚殆不過是里仁爲美宣其然乎吾鄉自癸丑亂甲子城復於今十年而里閈浮侈過度澆漓滋漁昔蓋無一人肯悔禍始破涕爲笑由前事言之一則喪其資斧一則烏焚其巢由

後事言之烏焚其巢而後得其資斧易之不可爲典要也如是夫雖然變易者事不易者理離爲火於五常屬禮禮者理也獲罪于天無所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詛祝所及天或從之見聞弗及天必鑑之無處無鬼神焉有載在祀典之火祖廟燬于賊而可不重建乎抑聞之十年前坊口大街有天界寺瘋僧凝空持一牌大書一人兩隻眼五字奔走往來如織問語弗答後火起燒處不越瘋僧行跡一步今昌運師果戒律精嚴行見開叢林接眾有日矣豈徒廟貌之重新而已哉

擬唐人四六判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判

樂統尊卑規模頓異禮兼貴賤服飾攸殊爵顯列于屏藩三面差稱完備等已降于天子七就宜炳彰施不處卻敵之餘輒動抗尊之念臣非魏絳頒賜本出無名事類韓侯饋贈竟逾常格漫謂塞門反坫作俑堪誅幾同舞佾歌雍肆行無忌求原有挾賞又何宜敢蒙亡等之譏請定正名之例

陽虎竊寶玉大弓判

家相負扆佐大邑周禽父就封列諸姬長自隱桓而降政漸逮于大昭定以還權歸陪二虎也締于辛卯順祀僭公謀決壬辰將季享氏悵三桓之難去取二器以潛逃釋甲入宮據闕叛主純青質繳竟招胠篋之徒封翦夏瑶大負厥親之誼直書曰盜何說之辭後即終歸殺之無赦

詩

江寧楊長年

武進湯雨生都督琴隱圖白下草

琴臺勝迹址蘚立雲霄閱千載有同調將軍不可攀身操三
絕技家住六朝山大隱與人近何須辟市閒
富貴本如幻安能役此心龐公挈妻子何氏占山林目逸飛
鴻遠境隨流水深不勞更揮手弦外有餘音
侯青甫丈盆中黃山松
三十六峯中峰峰都是松不知兩株樹來自幾重峰矯矯欲
何向區區安足容終當化龍去黃海覓無蹤

登木末樓贈花雨上人

一別河干路移家到嶺頭西風吹木葉落日獨登樓二水白
無際數峰青欲浮故居不可即清夢付沙鷗上人僑居上新河
登盧龍山用明喬太宰韻
八月山中天氣涼道士面如落葉黃閒時愛逐白雲去市月
不歸秋草長勝代人文已寂寂山中藏有明宋濂閱江樓記墨跡乙酉年燬于火成
樓星斗何荒荒幾回到此重惆悵殘碑斷磴空斜陽
雪夜
凍雅栖定寒風息夜漏深深雪滿檐爐有餘香燈未滅五更
危坐讀楞嚴
夜夢至一樓湖光山色一道士臥于上得旁臥有人渾不識
三年得一夢十年得一石石怪得自今夢驗已在昔說夢不
石證剛
十方常寂寂一磬獨悠悠響徹竹林末聽來雲嶺頭
已有半開枝

滿襟只是酒痕多句錄之繪爲圖
道人惟愛酒我輩空能詩酩酊不同醉黃粱安可期夢君君
在此君夢夢何之願借游仙枕窮搜蓬島奇
木末樓望雨懷蔣楚篤吳旬裳
江雲如鴻水山雲如列峰須臾忽不見一抹煙濛濛人事有
遷變瞬息浮雲空何不爲風雨出入羅浮同飛蓬與斷梗誰
憐艇泊蹤曉懷齊死生無爲涕沾胸
題石船上人桑石室畫顏叔子獨燒一室夜雨與鄰婦編蘇之見壞來毛
白水儲素質四方皆可流蒼松稟貞姿眾鳥皆可投鄰婦避
風雨非爲庶士求元陰秘深黑燃蒸光燭幽夜明即旦明青
天在上頭所以顏叔子頓爲毀室謀吾廬豈不愛屋壞尤可
修我師道力定繪事垂千秋石室契高躅思古仰無猶
贈希言上人
老衲茅菴三兩間彈琴讀畫終日閒泠泠一曲指頭月草草
幾筆門外山
夢中作二首
風清月白夜相思一曲闌干一闋詞寫到玉人斜倚處梅花
已有半開枝
十方常寂寂一磬獨悠悠響徹竹林末聽來雲嶺頭
三年得一夢十年得一石石怪得自今夢驗已在昔說夢不

是石石在非荒唐說石只是夢夢去殊茫茫

九日飲盧龍山館

又是登高日滿山雲氣屯鄰翁久不至天色漸黃昏落葉雜風雨時疑人叩門到來惟飲酒往事不須論 每歲作重陽葉于培與焉是年

歸山道

冬日飲伴梅山房

老鶴不來梅寂寞停杯枉自對闌干一天明月數聲雁影落空江生夜寒

贈鍾山僧見明

泉急怒且咽路曲下轉上結茅五年餘乘興偶一往空山多白雲欲尋轉悄恍木落四山寂但聞清磬響

種菜老人授經圖

種菜老人七十餘傳家以經不以鉏以鉏子孫只溫飽以經子孫猶讀書讀書豈爲求富貴要使胸中有書味書味蔬味誰更長子孫嗜之其毋忘

金陵叢書 陳氏校印

紅蕚

紅蕚無人作主持他鄉風月費相思孤山千萬梅花樹不及江南寄一枝

春日過張師篤家

桃花深處故人家不見人家只見花我欲移家花裏住與君阮郎同醉武陵霞

阮郎四十病髮焦捨離故宅居僧寮胸中磊塊無酒澆苦吟字字能推敲前有千古何寂寥後有萬年何迢遙風雅歌絕誰讀騷鳴呼知音無人曲已高且暮或過王子喬

蕉窗

移居蕉窗下爲聽蕉窗雨昨夜風雨來我又出門去

途中

野店一壺酒江干三寸魚錦囊掛驢背覓句故徐徐

遇雨

雨急風狂走怒雷須臾平地浪花堆天街倒影六街淨誰向銀河濯足來

還張子和不至

有約平陵是也非今年底事悵相違淒淒夜月青燈出零亂

金陵叢書 陳氏校印

贈宜興儲麗江

白首始相識青燈還論文正聲久不作古調獨逢君喜結黨

鳳侶蓋隨燕雀鄰何當夢帝所廣樂顧同賦

月夜泛江

滾滾龍灣浪千年繞石頭屢登山絕頂又放水中流太白西江夜東坡赤壁秋吟情不可遏長嘯落滄州

過秦淮見酒家枯柳低徊之下適遇邦上丁保安

垂柳終年懸盡橈枯枝病葉不堪描秦淮風景今如此莫問揚州廿四橋

陷賊中將出示大女

一見一回淚傷哉離別難母存余計決書到汝心安舟舟莫

雲合蕭蕭颯荻寒何時度關出遁跡託江干

宿柳門家將尋玉蓉渠不果 以下華陽草

來朝有約叩柴扉一夜東風細雨霏泥滑滑分行不得子規

聲裏不如歸

懷家柳門

所思獨不見一片茅山雲當戶有高阜時來復望君殘年暫

相訪雨雪恐紛紛窮巷居三載空懷鷺鶴羣

懷瞿徐二公子

王謝堂前燕子飛兩家子弟總依依自從識得天涯路一去

金陵叢書 蕭氏校刊

江南便不歸

過華陽山中

山深路古亂雲堆寂寂僧扉盡不開峭壁摩天松拔地四圍

青壓佛頭來

送柳門之溧陽

送行惆悵折楊柳卜居莫在楊柳旁君家門前盡楊柳日送

行人亭短長到君行時攀折盡一株株樹空斷腸

九日送聶雲根之湖南

得錢莫放酒杯空佳節黃花到處同未及登高便歸去此行

原在蔫山中

張子銘將入京作此止之

千戈尚滿地胡爲君遠遊此行登泰岳試望高唐州妖氛未

埽盡戰雲西北流戒子愼行役勿貽家室憂

乙卯仲冬茅山頂上送山陰沈伴梅別駕之湖北軍中

一天寒色堆鴉背四面嵐光撲馬頭今日與君同醉酒明朝

何處獨登樓招來金鏡輝常滿夢入銀河水亂流淨洗甲兵

聞凱樂故人幾輩已封侯

答友人

秣陵北望盡烽煙辟跡華陽已四遷尚賴白頭人健在一家

兒女未裝綿

感事

波濤洶湧大江濱無數樓船據要津縱使孫歆畏玉溶還防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兀术用閩人舟輕得附通河海風息何勞乞鬼神多備小舠

教水戰豈憂羸法往來頻

鬱鬱蔥蔥長白山多年王氣五雲班羣魚堪笑空游釜萬馬

傳聞已度關每過朔風思笛怨尚誇遊月帶弓彎興師婦女

皆知奮幾輩中原勒石還

不證班彪王命論妄窺神器翼人歸梁山三六夜皆讖垓下

八千朝已稀履地霜華須辨早灼天燄貴防微童牛弗牿

終貽害當路伊誰識亂機

嗷嗷鴻雁徧東南善後疇將世事諳豈獨屯田兵合一但無

貲調護除培元氣更何堪 此題一本三首康熙時來粵重刻不列入

游食國徐三河移故道隄休補粟轉殊方吏莫貪滿目瘡痍

甘蕾王大令種一切圖

我亦栖心禪悅人常從靜裏悟前身相思紅豆多情種（余夢有眼）

（前紅豆休吾句）不食匏瓜最苦因要畢此生成淨業敢言無著爲

天親參明一切遵同一南陌東遷盡是春

清明遊虎阜作（以下吳門草）

出門便有酒家旗寒食清明又一時攔路桃花看不了春風

附煞白公祠

索潘星齋少宰畫梅

庭前三株兩株樹才放十朶五朶花梅性生來不受束請君

老筆寫叔枏

滿地月明人靜後一天雪霽鶴來時高寒時在冰壺住不盡

梅花便乞詩

少宰爲予補夢游圖作此謝之

胸中邱壑絕塵埃不是南田是龍臺湛以俗工空著墨家

原自讀書來

題畫

誰家院宇隔紅橋半種新篁半種蕉幾疊闌干低映水綠雲

涼透一枝簫

紀夢

燕子聲遙含宿雨海棠枝上度春風燈昏月落人何處羸得

詩情似夢中

題韓氏意園

意匠經營拓地寬十洲三島臥游看料知結構淩雲處分得

瓊樓一半寒

包山甫餞飲於涉園

佳節浦觴悟夙因宛虹橋畔再來身十年湖海新知已三月

煙花舊主人送客汪倫殊繾綣啄梅何遜已清貧纏腰跨鶴

渾閒事只得桃源好避秦

伏題秦少園詞稿

山雲一抹淡雛收換羽移宮足唱酬芳草有情懷楚國春風

無夢度楊州吹簫不盡尊前感倚笛偏生樓上愁自譜新腔

寄明月數行征雁落汀洲

偶成

覓食偏無苜蓿盤棲身聊借一枝安健于老鶴何嫌瘦清到

梅花轉耐寒香冷窗中風謖謖夜深門外雪漫漫哀鴻徧地

場無粟太息而今作堵難

落葉

林深誰得到木落不藏門流水去一半西風吹幾番登樓望

遠道歷歷見山根陡覺離愁觸家居黃葉村

五十

行年已五十歲暮怯衣單不爲一身計應憐天下寒

題潘順之太史詩集

聞道鄉關阻書城歎已空獨留一卷在來讀萬山中三絕久

相許百篇誰與同成連居海上颯颯起天風

沈匏廬觀察載酒尋詩圖

詩成推敲一二字與至痛欲三百杯紛紛江上葉落盡太白仙人去不回

湘山李子仙載酒尋詩圖

昔年曾上岳陽樓斗酒千詩足唱酬識得風流李公子相思一夜夢黃州

沈匏廬觀察河朔訪碑圖

碣石千年落滄海九河故道今已改昆明池上揚劫灰水枯石爛碑安在萬古不壞惟詩書伏生口授傳生徒解經古義有確據秦碑漢碣徵不誣沈公耆古抱奇癖公餘便著游山展拳羅胊葛馴蘚皮往往搜羅得眞蹟當日授經段先生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文解字考核精惟有縮文無通釋金石文字堪證明翁阮錢戴今已矣常山一志爲繼聲（沈常山公著有志方今出土墓志頗不少續成考索書了了（近日坊間有金石考等書）姬嬴蒙韃窮冥搜正謬訂譌功不小潘公荐蜚作三例補闕復得黃公繼（潘作金石要例）何不鉤勒播人間經籍訓詁資篆隸君不見韓陵片石猶珍重何況二百五十今坐擁通志著略有漁仲（漁仲有金石略）至寶當與天下共不見華山一碑直千金（華山碑值千人間者止三本）石鼓多字珍球琳（石鼓多三十六字球琳字者極可貴）何時借帖觀來貧當作蘭亭縮本臨

潘椒坡風雨閉門圖

驅車道途輕險阻擊楫中流遊樓櫓河塵掃蕩狂瀾迴無柰閉門守風雨風瀟瀟兮鴈蕭蕭雨淒淒兮鳴檐端繁音滿城晤雙耳故人不來游興闌此時作計亦何有不如狂歌脩清酒徐專掃牀榻高臥閉窗牖眾沸奢莫聞鼾聲作雷吼軒轅張樂洞庭野華胥國大函中夏我行鞭鬱入柴煙山川風土皆心寫慶雲在霄麟在藪朱草薇嚴甘露洒其民睟睟樂壽康其俗大同無殊方郡鄙市人炊黃粱夢枕上游仙鄉十洲三島空幻怪況復蟻穴蝸角依頹檐我聞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竟日陽烏依舊東方出出門一笑晴天碧

梅花結後緣

涉園觀梅

歷盡冰霜不計年東風依舊有情天枝頭子熟知多少要與將軍死綏乃分耳高君之死何其奇牽車服賈富居積況復老堆期頤乃幷棄置等敝屣舍生取義甘如飴毀家召募誓殺賊力絀入窮沈清淌一門忠節到孫女不獨卞家有兩兒我聞左氏記鄒賈大書十二牛犒師君今烈殉有若此充類盡義誰能追嗚呼充類盡義誰能追皇恩贈蔭破格垂九日弔湯貞愍公

覓句在墟背歸途我獨遲將軍不可作九日竟無詩寂寂青山色滔滔江水悲靈旗渺何處應伴將侯祠

（重九必展之又展）

（閱詩社公祭每歲作招子入）

鍾阜不可上披雲披我行秋空山見骨風急雁流聲白石圖
前夢（予有石趾圖石上人所贈）黃花壽此生遠公去已渺一醉學淵明
庚申季冬顧樸齋冒箕千招飲次樸齋韻（以上東皐草）
騷壇大將張旗鼓恍我濫竽無足數陽春白雪歌當筵抱琴
欲和身不前自來東皐四十日出門不能止止吉還從江北
憶江南家近長干花雨菴一朝草長成荒宅白門遂有無家
客六朝何處夢如煙燕子樓空已十年人生只須飲美酒天
涯到處多良友莫因風雪愁煞人不寫江南還寫春
又次箕千韻
舊稿翻欣藏舊雨（余詩散失此制文詞稿在吳門潘生濟之處俱散佚制藏底本在揚州李冰叔處）新
交又喜飲新醅眼穿游子歸偏晚（予歸日已聚世）腸斷征人去未回
（塔費遠齋物未回）一任雲深花影淡漫云春盡草心灰雉城吟客知
多少且把柴門鎖日開
春風燕子家何在秋草王孫路轉除怕泗無聊談世事那堪
相對數年華照來又是東皐月看去何如白下花空向閶干
尋舊夢梅窗無復影橫斜
贈顧樸齋
君書大有金石氣君詩亦似淵明詩金石之壽數無算淵明
之量酒不亂我不能詩卻餘酒十日有九必倒屣白笑白門
一酒徒輸與東皐老布衣
贈閻溪上人
城北顧公以多勝半生八千首有奇城南閻公以速勝九天
珠玉頃刻垂一則解人索不得一則老嫗都可知曼卿秘演
堪合傳苦無歐陽筆一枝
鄧寄宇萬里壯游圖
男兒不爲征南之馬挼奉使之張騫便當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游徧天下名山大川如腐遷不爾大可足跡不出戶直學
達摩面壁之九年安能鬱鬱死屝下坐令壯志消雲煙鄧君
年少抱奇策環顧四方天地窄示我壯游圖使我壯心熱如
炙恨不簸六鰲乘赤鯉御風而行爲列子又不騎元鶴跨青
鸞飛仙游戲浮雲端夢之鈞天廣樂誰張導遊日府道士涉
莊君有仙骨不故劍俠燕市猶可得高筑君曷不借茲匕首
斬蚩尤恨事復取仇人頭（傳孫臏爲齊將龐涓所忌）我無長房縮地術
還要揮戈挽白日雖非垂天鵬御有同盟鷗吾且已眇吾無
明水毋亦借蝦爲睛吾足已跛吾有偶蛩蛩距驢負而走君
不見蟻附龍平地飛上天蠅附驥須臾里致千君年猶未過
三旬君力可以舉千鈞君倘招我從之游君謂吾老吾猶行
游定惠寺用宋史進士聲韻
寺前一衲蒲團坐喏首龐眉不記年導我高樓聽風雨問公
古壇渺雲煙分明西竺無多路比似南朝別有天九九歸頭
聞說法夜深聽起老龍眠
惟一上人倫松聽泉圖
百道泉流水蒼茫松樹間天風如有約野鶴幾時還我亦愛
觀瀑相期共入山盤桓不歸去終日聽潺湲

寒食前一日樸齋以詩代柬招看杏花次韻答之

聯吟幾日思開塾飛夢連宵不度牆待得扁舟江上返（宋本千回）

杏花紅煞故人莊

沈沈院落夜色黑吟詩不成忘漏刻杏花底事門先開怕有

桃花妒顏色我願東風遲遲莫放春陰過寒食呢喃燕子

那得知無限春光洩不得

清明和悟堂上人韻

懊惱鵑嘵觸舊情那堪客裏又清明故鄉今日憐芳艸古墓

無人拜步兵（相傳阮步兵葬在杏花村旁）欲仗孤節遂雲去且圖雙笠帶

煙耕何時再訂君嘉約射雉城頭放曉晴

薤韭

金陵遺書 續民校印

今夕何夕來故人急就杯盤雖具陳東風未綠原上草細雨

已釀園中春不愁老圃菜脫甲莫學僧家葷戒辛持此以比

朱門肉才覺寒儒味有眞

次朱玉山韻卻贈

草堂三日五經過詩不吟成奈閑何笑我登壇同麾井轆君

下筆走黃河始知城北德星多想見樓西（玉山住樓西）明月多他

日扁舟直相訪相逢一笑入煙蘿

玉山留別河北草堂諸吟依韻答之

日伴無著與天親（下聯望江寺僧舍）寄居蕭寺亦夙因忽來江國一

吟客要寫酒樓三月春何不舊雨今雨集住過杏花桃花晨

明朝便欲輕離別一夜四角生車輪

鳴鳩喚雨鵲喚晴行人於此卜行程須信虎頭癡絕處便是

汪倫送客情江南素多擣琴友點頭何妨一笛橫桃源洞口

倘未閉煙波日日續鷗盟

上巳曲

吾鄉青溪有九曲未（疑山陰水若何到此不作流觴會孤負

九十九灣河

去年采艾在江南今年采蘭在江北杜宇聲中不如歸鴨鵝

聲中行不得

樸齋以三十年前穀雨感舊詞索和卽次其韻

談來往事幾迴腸又讀詩情戀夕陽試把采茶歌一曲琵琶

且自付曾綱

金陵遺書 續民校印

槐火醒時夢已闌東風釀得幾分寒主人彩筆光芒在滿染

天香賦牡丹

我本青溪一老漁江南零落舊芙蕖故人幾度還無恙要寫

銀箋寄鯉魚

樸齋招飲牡丹花下口占一絕卽次其韻

鱖魚（即鯚魚）何作菜琴魚茶雖以盞桂釀筍孝昨日城南今城北

明日出門還看花

普陀寺看牡丹次冒簣千韻

我有青溪舊池館每逢春日便思家偶傾北海新樽酒如見

南朝古寺花老去那還求富貴與來轉覺忘年華夢中彩筆

今猶健要寫皇城萬丈霞

和俞老人七十自壽詩

人呼慈佛（唐代有俞姓婦女合人呼慈佛）今信然公事踈躍直向前有兒孤苦棄之地是翁保抱全其天（老人經理嬰孩）度關既慎啓閉鑰過江還施流亡錢德容若使大蘇繪神妙直上秋毫顚兒孫繞膝樂若何莫因年華歎逝波一年一度壽星見九十九灣佳容多久釀醇醪易得醉長生古鏡無須磨卽今四野賴安堵百歲老人識腹歌洪海如抱硯圖（海如歙人年甫四十許自五嶽歸來其有之必又非山中人矣詩以紀之）君昔遊五嶽摩挲金石怡其神君今志四方弊馳道路勞其（前乃問其抱硯之意尤是投轄處）身昔非小隱居山林今非大隱來市廛范蠡老始入五湖方（此不復過）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山豈是山中人試觀拳抱石意始信韓陵自有眞

辛酉九月十六日月夜偕項月亭過河北草堂

朝出必看花暮歸必嗳茗人生不行樂百年空鼎鼎我來非（此篇牡丹好顏色可憐不過李三郎而今何得慈雲護那怕）重陽脫帽還露頂何時三五人明月泛一艇世事莫認眞終當歸酩酊安得千日酒一醉不得醒

同治元年正月上元樸齋招集河北草堂作第一登高會次韻

歲歲登高挂杖錢何曾上九便開筵敢言秋菊是眞品要與（以下海陵草）春花爭少年此日草堂同聚首前身香案孰齊肩愧殘已去無人問且把禪心許大顚

壬戌仲春由東皋移家海陵月亭焉千餞飲于雨香庵次韻

以謝

鳥不爭巢已別枝自開扉戶自支持廬汀或有鷗盟地竹實原爲鳳食資適館我題黃海記（月亭以其祖嬰孩時倚裝君出草堂詩幾家夢裏頻來往只在風清月白時

和宗友石王小山燒香曲

虛家自有鬱金堂錦繡叢中夢亦香未到茶蘼開似雪如何草草卸紅妝

那因春草怨天涯香屬蓮花別有家覓得青精堪作飯從前翻悔種胡麻

勘破歡場即戲場買絲盤手繡無量那時鸚鵡洲邊月誰唱姜夔舊樂章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昨夜曇花夢一枝朝來懶自畫雙眉簫聲月色由他冷不作揚州芍藥詩（小珊本人揚州）

眞箇牡丹好顏色可憐不過李三郎而今何得慈雲護那怕東風一味狂

誌公響振錫連鎞游戲仙人弱水間不愛桃花愛貝葉料應飛步過蓬山

山東杜宇農寺戎訪友圖（以下海陵草）

干戈擾攘已十年下民之孽匪降天天道十年必一變否變爲泰茅茹連我思射虎斬蛟之猛士雄心還欲題淩煙杜君鄒魯世家子欲引同道爲知己何不北遊燕趙倡奇士胡爲刺促來游此又何不入韋廬喚龍起胡爲出入卿相門無乃

謀諸肉食鄙杜子曰唯唯否否子房陰符何以亦于下邳受
武穆春秋何以得自宗澤手齊有三盜用惟管仲晉有士會
勿爲秦用入險出險吾且待客與俱溷迹于賊眾得其渠魁
吾爲荆軻擿七首以中嗚呼壯哉國當大蹇必有朋來時既
至利不棄汝取其智狠如羊貪如狼汝調其强富人猗頓貴
人衛青餓人翳桑莫不効謀力掃欃槍何憂兵氣不奮揚汝
今但觀聖人一出黃河清合璧衆井賢人生當道豺狼去潼
關鳳皇鳴汝但與朋輩同心戮力馴長鯨吾年老矣猶喜見
汝麟閣標英名

十二月十九日金梅生廉訪招集同人於海陵光孝寺作東
坡生日

坡公生前大峨仙山中甲子不計年精靈身後應列宿瀕香
公者人萬千維月建丑日在丙紛紛肴核羅几筵祀公者誰
程侯裔命宮亦苦磨蝎繼（廉訪同寮自號宮主人）若使早生景祐初鬻
租還復開田湖公若遲生八百歲必于國事對軍儲珵樓玉
宇寒太息此心古月還能識滔滔東去大江水既倒又得中
流砥釋氏說有再來人安知玉局非前身正道何曾異程子
讒言仍要防章惇雖言心血數斗多一薛居州喚柰何欲求
萬事不掣肘安得散爲百東坡今飲公兮瓊玉漿佐以梅花
脯瑤觴赤壁鶴兮翩然下吹洞簫兮神來將謂與坡公爲一
乎莊不化蛙何遑遑謂與坡公本爲二不應佛有二文殊（見楞嚴經）
佛印禪師三禪通辨才能破四大空是二是一不能答請

以玉帶遲之公
多柳

搖落西風已可悲那堪重被雪霜欺牽情不類將雕種續命
空餘未了絲縱有餘生成獨活更無一字寄相思當年張緒
垂垂老辛苦嘗來只自知

讀楊忠愍公集

牧牛騎馬尋常事怕負昂藏七尺身見舜肯居三代後謁顏
那媿四科人字墓白石駭風雨（宿州署中有公時碑）丸授青衣泣鬼神
試誦天王明聖句臨刑猶不忘楓宸

文山而後又椒山生死看來竟等閒籠檻神超天地外燈球
光閃斗牛間幸留一海（忠公介）繩司正恨不如秦鐵鎖姦安得

我昔渡東海深慕項氏賢結爲詩社友知是母教綱登堂望
見之鶴髮而童顏所坐有定向四時常不遷子弟必讀書雖
學不入官家居使種菜餘地開爲田有時賓客至爲黍還烹
鮮平日喜從儉繁華慨已刪孫多遠服賈介壽當俱還濟濟
拜跪時歡呼惟頷焉是日社中人團團聚一筵想見老宗慤
笑拍長康肩更有巢民後沈吟口流涎我已來吳陵未得廁
其間何以爲母壽殷勤託吟箋一宅太和氣筆底何由傳願

祝東海水甲子同綿綿

河南景杏村參戎克復寶山圖（以下申江草）

嗚呼明代景公著奇節今有景公建大功遺際殊途判文武
生死不同精忠同景峯戎巡海洋賊攻寶山破典史猶未亡
欲爲復城計衆畏賊勢猖八千子弟皆吹散謀泄反噬來豺
狼傷心滅賊從者寡要路潛躍田塍下黑夜揮榜懸數人先
者撲地後者奔景公告衆士我不追寇必回衝枚疾走直
抵城下城門開闔然躍而入賊望見之面目成死灰疑是將
軍天上來城上礮千觔萬鈞暗移動城內喊千軍萬馬生疑
猜刀光如雪鏃聲如雷又有神靈默呵護踰垣鑽穴賊勢如
山頹譎言復衆咻漏網思吞舟從客坐鎮思方略稿街一一
奸人頭咸豐甲寅八月之中旬統軍張公收太平殺賊一萬
弱殺賊之人九百人公先一年恢復寶山縣四十七人同恃

金陵張氏校印

戰所殺乃至二千强神勇相同定相羨張公已建大將旗景
公國士無人知四方多難仗忠力雖處襄中且待時
辛酉多杭城失守淩燿生陷賊中明年歸來舉一子其內弟
馬伯嘉畫梅花便面贈之屬題
黑夜林中叫子規歸來梅子熟多時一年便醒西湖夢可有
孤山處士詩
題藕生夫人畫藕生章調生之妹也夫人顒逸去不歸畫美之
出泥不染是蓮枝心緒多于藕裏絲眼見年年春去也遺愁
無計寫茶蘼
春到酴醾亦可憐惜花原是有情天美人縱不傷遲暮江北
江南叫杜鵑
禍生畫斜倚蕙龍坐到明圖爲棄樹多題
十年幽恨盡中論半是脂痕半淚痕錯把封侯望夫壻人間
何處不長門
題李儀廷先人遺墨
絕妙風流客傳家筆一枝王維猶有後李嶠竟無兒投玉君
終望探環我亦期相逢各慰藉五十未爲遲
李子循自杭逃出至滬上
道梗訛言起紛紛來告凶前知即龜策生氣走蛟龍果有還
珠日伊誰仗劍從望君一援手坎窖拔重重
竟作子胥乞道旁人亦憐王孫七日飯孤客再生年月黑度
關夜風凄立雪天葛生不可見話到淚潛然

金陵張氏校印

越地跨東海吳門託近方自君之出矣我盼費長房
城草木歲將晚關河夜有霜可憐小兒女爲爾色淒涼
題馬伯嘉吹簫乞食圖
舉世無青眼何人重白眉子胥如可作吳市怕當吹才藝枉
殊眾風流誰得知遙憐倚門者日盼窗櫺兒
淮陰無漂母公子去何歸得馬今須惜亡羊昨已非投金瀕
倘在擇木網應稀反哺烏嘵切江南莫倦飛
申江一角地萬里變夷通霧下猶能識蘆中定不窮聲音傳
異域世界闢魔宮君看維摩詰和光到處同
骨溝何太怒總是不平鳴志士蒯聾缺庸夫倉庾盈問誰收

駿骨莫漫點龍睛自擅傳神技還當自寫生

馬伯嘉爲徐淑貞女史畫梅花窗帳屬題

花草淒迷鎖故宮翠禽小小罵東風三年不到橫塘路猶見吳娘額上紅

高子安落花圖

愛花那惜爲花癡常願聲聲叫畫眉把住此心作泥絮人間

春色誤多時

箇箇櫻桃淚染非舊時門巷悲認依稀樓頭燕子眞無主不待秋風伴客歸

犹草螢花不是春揚州芍藥亦傷神箇人去後無顏色聊把茶蘼代寫眞

乘鯉騎龍或可尋泠泠十指露琴心如何三弄水仙操山自青青海自深

縱未通辭已定情此生了卻卜他生廿年不作閑干夢還記梅花樹下盟

眞娘墓上草猶綠蘇小門前柳不青有客遺珠同抱恨埋香贈作美人銘

答崇川姜瑞溪湄

君家住何處曾記深巷裏再來路已迷茫茫少人指躑躅歷歷石翁宅見崇川水誰知張玉田相

囿旁斜陽下荊杞不見白去三十里

逢天涯在尺咫延遲八月久貽我以雙鯉君誠堯章詩我敢

樸翁比致楔猶詩

歸心疾如馳芒碭尙干戈中州等屐齒自非五湖游誰知從

范蠡迢迢圖中路故鄉有知己

此始

題吳門蔣芬青靖小照

君之妙手善畫竹箇中三昧君所獨君之素心合寫蘭無言

終日足盤桓又聞君善畫美人恍於明月悟前身不復何得

人如玉皎然衛玠同精神

畫人須畫吳道子畫竹須畫文與可平時不可無古人下筆

不可忘有我君畫氣味全是書大似閨閉戶十年餘愛落婷婷

娘娘姿肯效枝枝節節爲

潘孝婦詩

嗚呼姑一日在婦一日不敢死姑亡婦乃今可以見地下之

潘郎解一潘郎取婦占曰嘉耦婦相夫子執箕與帚匪惟箕帚

抑念我母解二中堂有梓其文則理夫率其婦捧盤匜塵我

晨昏顧我色喜解三如是者九年如一朝夕生三男一女在子

之側解四肆皇天不慈乃降禍無時夫子竟已不起婦義與偕

亡吾何以生爲解五姑呼婦而告曰肆皇天不慈乃降禍無時

我子竟已不起汝義與偕亡汝亡我何以生爲解六汝視汝兒

嘔嘔汝視汝女嚶嚶汝視汝姑白髮鬱鬱解七汝當代夫終畢

我妻遘無令或怨恫解八姑言在耳婦揮淚以起應曰唯唯解九

寒風打窗落日在牆兒歸于塾見母屏息于大母之旁搖手

禁勿喧有核貽汝嘗 解十一燈倚壁十指皺儂影姑牀姑夢溫
甘旨備酒漿陳歲朝過從男禋女寔親戚里黨有口咸津津
嗟嘆也實當門 解十一年復年兮日復日六載無殊夫在室但
勤寡婦絲不鼓娥皇慼恐姑聞之心滋戚 解十二心滋戚婦勞
攖疾婦疾莫瘳姑病彌留之頃姑目長瞑婦起視含自
折其頸哦痒遂成淚猶悲咿 解十三嗚呼純孝死生爲姑姑存
與存姑沒與俱姑一日不沒婦一日有子之責無所逃詎
皇天不弔靳壽于貞姝將千載式其庸德永表墓與旌閭予
感歎而述茲篇用告天下未亡人之事夫 解十四

同治三年冬由閩航海之明州入會稽抵岸作 以下穗州草
五虎門前水滔滔萬里流東南連古越身世託扁舟凍雨咽
殘柝寒風欺敝裘豪情不可遏且上酒家樓
姚江道中
閩嶠三年去復還武夷高處未躋攀明朝擬向船頭坐飽看
山陰道上山
三更至鑑湖與甘竹生太守連船敲詩賦此
太守風流謝尚同扁舟清興入吟筒夜深爲我敲詩句蓬背
還如驢背中
鑑湖
藕香居畔路模糊一角茶帘補得無如此山光如此水鑑湖
原不讓西湖
西湖謁岳廟和陳積堂韻

不是名賢出名區亦等閒一朝得韓岳萬古此湖山楊柳問
誰種甘棠期勿刪來游深仰景日落不知還
嘉興舟中仍用前韻
老矣興猶壯悠哉心獨閒六旬還作客十日盡看山得句斷
仍續論文平且刪煙雲繚繞處可有鶴飛還
河北柳
河北昔多柳垂條殷實繁一朝失滬瀆憔悴難具論何不插
其枝得地還欣欣可以備邊籬可以爲藩垣當路間有礙不
妨尋斧刪枝葉勿翦伐莫非培土根何爲蘭蕙質當作荊榛
看對此搖落形使我常三歎
武進道中

十里八里始有屋三間兩間皆無鄰昔時交結伴爲鬼今日
歸來才算人
喜晤張師筠
膠漆忘投契烽煙促別離悲深思弗見喜極醉奚辭車適君
憑婦書成我付兒相期爲匡謬珍重屬臨歧
題鄒小航詩集 以下秣陵草
愛向黃山住黃山靄是雲頓令筆墨化腕底來紛紛我亦圖
中去羞無海外文未能換凡骨空過武夷君
甘竹生太守元配虛淑人籲天乞代圖
甘君有嘉耦琴瑟鼓再彈託根並頭蓮同臭非蒂蘭一朝夫
染病愁思擺心肝不應孝子後 竹生尊人孝子人遑歎錫類難況復

出爲後責難撫後寬展轉柔腸中輕重權兩端留使婦命薄
拚共殘花殘要使夫命續永爲磐石磐願以身代乞至性誠
有物我觀周公望代兄癯其疾又觀其父賢代君陣得出如
何妻代夫存一而亡一造物最重名人壽非所惜欲使千古
傳頓令一朝率夫也生之辰妻也死之日心迹推至隱我爲
發其密不作並頭蓮有房自結實不作並蒂蘭有夢自徵吉
試看一砠果蒙泉發可必
李磐門孝廉蛻園子傳題後
在昔陳仲子於陵離母居所操豈不廉乃忘生我劬孝哉李
磐門根本終是圖勵此固窮節卷向侯門趨至性得眞契文
字皆其餘行年已五十親難離須臾遭亂骨月隔神傷貌彌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題王東木小照
膩始知蛻園子終與灌園殊
於物期有濟忠謀不避嫌梁鴻誰共隱陳仲豈爲廉肝膽冰
都熱酸鹹絮弗沾方之古人傳義俠一身兼
四境虎狼逼心憂不斁鼙飛與君偶一遇脫我出重圍得使女
兒活還教母子依深恩猶未報殊厥初心違
杜宇農將軍以劍屬題
萬里歸來客旅看白髮生如何傷久別猶復事長征草木多
秋氣江河有怒聲料知匣中劍應作不平鳴
九日登雨花山和方伯雄先生韻
世人好金石搜索恐不得一劍一泉刀珍重動拂拭豈知作
僞人往往工掩飾好古既未深過古亦安識大家聚頭看盲
兒道乳色古玩見內典收
一羣蹴踘兒再接復再厲休說是下流大有魁星勢蹴踘
五六歲孩兒不必問勤惰惟有頭多烘合教髮剪髯爲師爲
母耶如在春風坐學堂
柳花苦無實桂子兼有香不捉柳花白偏爭桂花黃更待紅
杏開春風鬧一場折桂
小兒然爆竹揚聲及其長惟此平地雷能令天下響爆竹
世間聰明兒由師操弄熟以手假之鳴爲往更爲復直送上
青雲聲聲亦何速以斯譬喻之教者何逐逐放衆爲
老來足清興登眺不辭艱況是重陽節偏徐一日閒君聽閉

骨弱如小兒可灣亦可倒年大欲學之便苦學不到可悟好
學人好須及時好 翻筋斗
吾鄉有沈郎生小能着棋隨手下一著百計難勝之問伊何
能爾賴有父爲師所望賢美人勿爲農父兒 下土俱
童子呼爲蒙本自無所見更以帕蒙之但覺黑一片豈知手
有眼不在視娼娟可悟黯明方實爲異方便 蒙眛
當壁亦有兆維錢亦可占我欲占劉寵非欲占楊炎 打錢
小兒爭一錢人不厭其貪此間是何理要令貪夫參 爭錢
人鬥皆倚氣兒童嬉戲耳雖跌骨不傷天全乃若此安得天
下人歡喜若童子戰鬥皆不行舞蹈烏可已奚自得樂和先
從來舞始 打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有封侯骨兒時便不同同來大樹下獨自學彎弓
馮異好擊劍李廣好射石須知將相才自小便有癖 野射
我觀學堂中箇箇皆腳色不必待作戲眞面難逃匿只怕供
老郎羞恥全沒得 演劇
小兒墜地時箇箇天眞佛世事未有染咬如白雪實一白有
分明漸漸明亂滅知兒復不正猶如白澄泥面目要還眞還
須雪作人淨無一塵惹便可稱能仁不必堆雪佛已是佛化
身大人不失赤此語良可珍 堆雪佛
童子本無知乃以羊爲象祥字本從羊解意非勉强會君一
羣兒青雲應直上富貴滿一家梧桐高十丈走馬長安時千
人還共仰 騎羊

爲豬抑爲龍生小不能辨待到奪標時是龍天下選堪笑鍾
君植進士名亦顯一杯雄黃酒便算破林宴 拖靴船
兒是籠中雀雀是籠外兒一種飛揚性兒雀兩不知羽毛能
自惜各有遠到時一飛可沖天安受牢籠爲論鬥萬人敵可
樹大將旗鬥勇復鬥智又似陳平奇奇謀但爲國大福同子
僕兒多不復辨一頷微期頤 口馬
童子何知識秋千任轉旋嗤他理學架不解打秋千 打秋千
未曾固藩籬先欲壞繩墨若遇先生來箇箇逃不得 跳繩
兒時燈喜看看到老年時幸有一燈在留貽付小兒 燒燈
騎馬五小兒騎到垂楊下試憑青眼看誰騎狀元馬 馬燈
專注不轉睛才得一臂力久久學即成專可當兵擊夫人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之至壯須行得進步在竿頭以身作之則試令大眾看何
反亦何側 舞風竿
誰家乳臭兒羣嫉學官長結草以爲冠折蘆以爲杖嗚呼嘻
嘻兒可戲爲官官勿爲兒戲須視民爲兒乃許身作吏熙熙
同樂心殷殷保赤意使孺能知名爲孺早成器 學官

江甯楊長年

詩

秋日訪應得上人 以下補選

泉急怒且咽路曲下轉上結茅五年餘乘興偶一往入門不見人遙呼應聲朗空山多白雲欲覓尋轉惆悵葉落四山寂但聽僧鞋響

夢至一樓梅花明月題詩云風清月白夜相思一曲闌干一闌詞寫到玉人斜倚處梅花已有半開枝

余繪夢游三圖余復作詩紀之此其闌干一夢也

闌干闌干倚處寒玉人不可見惆悵夢將闌種梅千萬樹不能贈一枝直待花落盡玉笛空自吹玉笛悲花落金樽喜花開相思不相見會待春風來

朱樓隱隱起綺幙深深垂明月皎皎光清風習習吹吹夢上風雨時疑人叩門到來惟飲酒往事不須論

題蛙仙阮二詩集

阮郎十日九必歌要以詩處驅愁魔水源源兮山峨峨中有人兮衣薜蘿流光一擲如飛梭寰內無錢詩獨多一朝詣疾參維摩深悔日月容蹉跎嗚呼騷壇老將如廉頗今不作詩當奈何

阮郎五十鬢髮焦捨離故宅居僧寮胸中壘塊無酒澆苦吟字字能推敲前有千古何寂寥後有萬年何迢遙風雅歌絕誰讀騷幾人拉雜同摧燒先生大笑無號咷嗚呼知音無人

曲已高且暮或過王子喬

陶谷消寒會合十五人爲一席用上平分韻賦詩伐畫師李悅山作

九月爲陽十月辜重九直接消寒圖諸公得食嘗相呼我廁其間如遙竽將軍畫筆雲林迂曾寫谷中楳一株今日孤山見林逋我佛疑有二文殊谷中設宴我與俱禺中飲至日夕晡鼯來夢境不模餬見有道士來于于骨格與鶴同一癯問余谷中游樂乎急起直追形影無伸紙作畫聊自娛潑墨不及以頭濡乾坤清氣來滃鬱

九日飲于盧龍山館

又是登高日滿山雲氣屯鄰翁久不至天色漸黃昏落葉雜風雨時疑人叩門到來惟飲酒往事不須論

故人戴希齋之子蘊之寄居師堀每過其室不能入又不能去感將軍之念舊喜母子之有依賦此

不見戴安道頻來嬾叩門故人猶有後終日不窺園尚賴死生託能教兒女存堀中得廣厦可以慰吟魂

師堀展重陽席中懷馬石樵

一年一重九九日具雞豚歡會豈辭展治生未易論身閒依古寺家遠住江村已託丈人屋勞勞猶出門

空有封侯骨無人識馬周會皇出門去迢遞大江頭世事已如此黃金安可求長干有吟友故土莫淹留

多日登慮龍山

多日登高望江田尚白波東南半壁地鴻雁此時多鄭俠圖
誰給楊炎計更訛可憐句曲地猶復逞干戈
七夕話別
人間方忠水天上竟如何我欲乘槎去涼宵風露多當筵萬
里客載酒一爲過壯志輕離別明朝還渡河
弔陳懋九副廳兼慰其子兆麟祥麟癸亚
城破不悲戰佩刀何所之千門皆晝閉匹馬獨奔馳死已堪
千古生還膽兩兒忠臣應有後努力莫荒嬉
一子殺賊死公子殺賊六人行雙親難獨生固扁防賊入悄
語怕鄰驚深夜月色黑當門潭水清魂兮應此待隨侍上瑤
京公一門投水死
生隔無忘君父讎班超有遠志投筆覓封侯
和儲麗江登平後太白樓作
夜宿石城上朝嵐溝水頭丹心雖已報白骨未曾收亦既死
大風過采石曾上謫仙樓劫火成灰燼長江空復流平陵城
畔月終夜瞰行舟重至不登眺新詩還唱酬
題林章市先生詩集乙卯
豈獨登龍後名場蓋世雄堪爲扁鵲傳亦有嵇康風作注功
尤偉先生日記於內經所發明焚書恨不窮要將文字劫翹首問蒼
穹
風雨滿江上駒驄人不歸經旬分咎咎遭亂日依依幸得重
圍脫翻教兩地違時艱散難聚一死知音希

一雨通宵徧萬方坐看八月隴雲黃芻糧克繼我師壯樽酒
聊先天下慶戍客三年應洗甲雞人何處不還鄉他時報捷
開筵宴斗石能消喜欲狂
一南通宵徧萬方坐看八月隴雲黃芻糧克繼我師壯樽酒
聊先天下慶戍客三年應洗甲雞人何處不還鄉他時報捷
先澤家聲振後來高峯誰第一報爾在蓬萊
感事
古詞不諧俗歌聲婉轉哀世人誰特識此老獨憐才知己恨
長逝平生蓋自媒誓將劫餘稿拉雜並燒摧
龍溪一夕話還訂再來時恨我早歸去斯人無見期華陽太
寥廓夢境殊迷離挹木蕭蕭處誰爲有道碑
大水倡爲粥嚴冬廣育孩與人皆義舉有子不凡材詩卷綿
堪笑金陵爲死地聚殲心事豈終違元戎獨似潛龍斃曉將
眞如迅鳥飛戰野民多謀未左攻城兵少計原非少年博得
封侯印黃髮嗟嗟仗鉞歸
過梅岡懷李雲潭馬石樵諸友
木落亭空冷夕暉舊時風景辨依稀白門消息君知否破屋
人家半不歸
讀張子銘詩集有贈
蘇隄風月秣陵煙公子詩才勝昔年何日西湖復歸去也應
覓句酒壚邊
張子銘以姜白石集方百川文稿見贈作詩謝之並問其北
上之期

白石清詞玉笛吹方家絡律不勝悲天涯芳草還貽我要問王孫就道時

溧陽迺儲麗江有懷其弟子王維之

拔劍王郎溯舊游十年重話秣陵秋風流子弟不可見落日誰邀上酒樓

答友人

秣陵北望盡烽煙避跡華陽已四遷尚賴白頭人健在一家兒女未裝綿

贈秦淮老優

秦時明月六朝煙往事傷心付管絃檀板歌聲消歇盡江南憔悴李龜年

戲齊芝崖

春風淮水雙鬢摧秋草華陽一客過不是當年舊張緒桃根桃葉復如何

題吳菊裳三秋圖

縱不同根葉葉牽秋花秋思兩纏綿三年一見容顏老相對燈前各黯然

東園

東園連歲作鷗鄉兒女家家尚豔妝十載重過沽酒處當壚人已是徐娘

余館江上六年與柳門晨夕過從東西鄰三老人朋余至皆棄棄而來有時至老人已先在登山臨水往往得詩余之作詩自江上始也癸丑二月金陵城陷死者過半一老人陷重圍中偪干穴不能出于今三年突不知其猶健在否也今年春柳門遷移于句容之南鄉與余對宇而居亂離之後故人復相聚首不易得之事而柳門又欲揖其妻子卜居于吳越間慨老人之不見悵故友之將離賦詩三首

桃鐙話及五年前江上詩人半杳然縱使山居對流水吟情不到蓼花邊

自憐烽火再生人無復天涯訪舊鄰獨有龍江詩友在他鄉相見倍相親

江山十里即桃源避迹荒村還出門秋草偏連吳越地敗檣仍處訪王孫

贈蕪湖齊芝崖

與君同有白頭親婆內同傷阮籍貧秋草王孫歸不得隔江愁絕倚閭人

咏石頭城

石頭城上鴞夜嘵石頭城內如籠雞黃金雖多難買粟西風敗葉聲淒淒天陰往往鬼盡哭殺人人殺還醢鋭世上爭啖肉須臾啖盡鬱五溪

多日登盧龍懷秀叔雲生兄弟 以下皆舊作

六載館江上思親莫遣奠所欣一旬內聊慰倚閭情歲暮多風雪山高望弟兄年年歸未得太息爲治生種蓮

種蓮在何處種蓮在水涯不爲泥中藕願爲池上花

採蓮

采蓮莫采葉留葉蓋鴛鴦采蓮須采葉裁葉爲衣裳

蓮子

食蓮莫食心蓮心忍太苦食蓮須食心心蜜甜可取

移居

移居蕉窗下爲聽蕉窗雨昨夜風雨來我又出門去

過明養坊

我來幽谷中林壑具衆美好鳥迎人飛稚子見客喜問兒何姓名含笑說端委自言本姓何家住前村裏母織不出門父行懶到市得魚招鄰翁呼兒出盤匜有時親戚來沽酒不踰都自佛頭來

要從高處建樓臺眼界縱能放得開南北諸山皆有寺螺青又可變蟾蜍

縈青閣看山

盧明必待月來初月未明時室但盧須識莊周能化蝶白生明月證前身

暮菡萏聽雨

吟魂曾染芰荷香愈雨愈醒夢亦涼料得多情是圓葉幾番傾蓋護兜央

虛明室臥月

聯吟共釣游

綠尖風號遠

木木樓高盡基堂但我江上一詩俏謂花頭君今格調非凡近

刻翠嗤他落下來

多竹居避暑

生成个字愛猶詳中有禪家妙諦藏參透个中好消息自然

熱惱變清涼

小桃源載酒

莊莊身世感滄桑爲友淵明外子昂要使梅岡通栗里幷無

緒地費長房

又五絕十二首

劉公墩懷古

晉宋兩朝事風流今不存須知謝墩外止有一劉墩

又來園留賓

六百餘年後劉園逕又開不同茅洞竹未許子孫來

菡萏居聽雨

急雨或驟至荷花安可遮願打池上葉勿打池上花

盧明室臥月

我聞佛釋迦永作人間月自苦未盧明坐臥參不輟

縈青閣看山

前山青未了後山青又來一閣不能納敢入階前峯

擁翠堂對雪

失去碧琉璃卻在水晶域此堂深復深雖夜黑不黑

豆花棚談秋

幾人豆棚下相與共徘徊來時花未放語畢花已開

訪林橋探春

訪林林已去訪劉劉又來對花堪索笑爲有主人回

罷釣避閒吟

底于罷釣避一到動吟興聲聲譜入琴要令魚出吟

綠尖閣眺遠

閣出萬綠尖人來四面顧高吟誰和之下有聲音樹

多竹居避暑

清風有時來清風有時去惟入萬竹中常被竹留住

小桃源載酒

在昔武陵源重尋不得路今日小桃源哪當醉鄉住

和洪琴西 用元韻

孤松百尺溯秦封矯矯渾如特起峰昨日入關新被詔丹亭

渥荷帝恩濃

日出噇噇滑未乾道經重險步仍安東坡海外歸來日祇念

瓊樓玉宇寒

漢家侯服盛宋玻終賴廉何得入關十載持節足糧餉一朝

辭块筏刀環淚泥不染居金穴幃幄頻陳聚米山料識名公

游宦處定應合浦見珠還

熟到心香露豹斑二程門戶是賢關不爲管仲何言霸豈有

韓宣尙愛環濁渭偏教入渥水浮雲終莫蔽廬山可知苡薏
攜來種猶說明珠滿載還
壽祝蕉樵觀察
歲玄默貞敦涒灘時日辰維良世曼壽開八荒般裔裔君子
堂綿洪笋鳴清商集華蓋蹕嘉觴翳君子河維望冠門俊垂
無疆陵臺平礫金張挺英采蓋一鄉麗文藻朝鳳鵷運陽九
斥寇攘闕天弧射貪狼箙江左躋龍黃青綬綰剖銀章政多
豫預凱康美須眉神洋洋縣河辯聲俗儷此何夕雲英英會
朱軒奏紫瑤九英梅揚華光竹猗猗德不忘妃坤輿靜則臧
宜子孫蓋蘭芳叶吉占大衍弧蓬矢以昌眾嫉並羣賓
將銷濟濟湛鴛鸞國寶篤家慶澤園大永未央

有感 訓子
萬木如何盡早凋亂隨風擺日飄消青青惟有松常在終歲
臨風樹不搖
次袁翔甫自題楊柳樓臺原韻四律
纖上高樓步未移誰家小婢遞新詩但能刻翠辭皆雅肯爲
垂青顧亦宜梅專主持須早早楊枝綰繫莫遲遲隨園女弟
金陵盛滬瀆還來復問奇
天將四海合爲家頓設如來大會遮在昔春秋判夷夏于今
中外集書車使星往憶征途柳近水來沾异域花他日編氓
應兆此夷居排列比烽衙
曹唐曾賦小游仙未結蘇海上緣黑齒東方誇女貴細腰

西土列王前萬箱綿繡週遭幄一曲琵琶掩抑絃風月場中
須論價如君不費買花錢
疾去無憂崇實沈內充元氣外何侵反因解網歸涵海也似
懷音集泮林用夏變夷時幬泰如春布澤象占臨清平此是
移情處分付成連莫浪尋
附項閎亭和作
夙愛煙霞性不移攜琴海上爲尋詩看他盛氣眞多幻笑
我蛹頭恐未宜金粉春濃新句夥煙花夢遠去舟遲誰知
熱惱繁華地別有清涼一境奇
箏琶聲裏訪君家一片濃陰綠樹遮把卷憑欄人入畫叩
門問字客停車白浮酒面當杯月紅露牆頭隔院花聞說
園官新署得兩行排列柳成衙
本是倉山舊散仙偶來塵世結詩緣推袁我肯居人後說
項君休在客前一榻茶煙開門奕滿襟花雨獨揮絃結鄰
他日移家住千萬甯容借買錢
譚深不覺夕陽沈暮角聲中暝色侵大隱何將在城市朗
門如此卽山林有人作賦懷鄉感何日聽鸝載酒臨寄語
楊枝休綰別西風一權又相尋
題梁方伯父子京兆圖
君陳完令德繼續尹郊東和愼始中協孝恭心性同任膺三
輔重運啟一家隆試更將周喻元公又魯公
整頓神京手猶餘未展猷前賢工駕馭後哲紹箕裘閉閣韓

延壽承家孫仲謀綿長思世澤南海共悠悠
追憶出身始登名翰苑高墾英珊網入兩葉玉衡操在昔探
驪頷于今漢鳳毛須知天眷厚不獨萃兒曹
天生文昌氣如珠耀一門已覘橋蔭梓還卜子貽孫繩武雙
符合經邦數世繁清風懷吉甫獻頌敢同論
題同年王駿甫之母唐孺人焦尾閣遺稿
傳經劉向撰譽成誰復增加到有明葉女曾詳割股事合將
母德寄桐城桐城劉君孟涂有廣列女傳
貧家中饋費支持畫荻辛勤祗自知餐指應成熯芋兆十年
領取盼佳兒
詩篇散佚苦搜求賸有零珠碎玉留一曲焦桐千古調須知
琴德本來優
何須終日拜能仁慧業文人自有眞悟微楞嚴七徵旨散花
不是著花身
許仙屏方伯暘賦十廟
王文獻公導
秋士傷心處新亭涕淚多從來名將相能復舊山河江左人
推仲朝廷帝得何諸軍督中外掠騎枉教過
陶桓公侃
折翼滋遺議孤忠孰與明精心無附翼大任以勞成千里希
畿肅八州軍事清年年營畔柳綠徧武昌城
溫忠武公嶠

隻手扶王室何曾善不歸既知傳檄是休議絕裾非沈醉峻
頭墮敗軍敦息微若無太眞在誰解石城圍
卞忠貞公壺
握拳透爪狀直是恨清談鐸果過傳永棺眞盜發甘神仙原
可作忠孝孰無慚盱眙從親沒還由母教諳
謝文靖公安
憂樂關天下焉忘仕進心書曾傳已捷履自折難禁鎮物非
裝飾衙人莫刻深風流賢宰相遺球到而今
曹武憲公彬
大禹班師日曾爲干羽陳有如公乃益豈獨宋之臣後主雖
亡國江南未滅春螯蠭勤護惜況復是斯人
兼岳離心秦與張北征一腔血湖上變清涼
徐中山王達
明代從龍彥勳臣莫保終獨公號天德一德與君同宅已迎
韓蘄王世忠
夫婦皆名將相隨入戰場兜鍪堪慴敵桴鼓此强梁同志宋
新第坊還建大功至今湯沐地湖水尙沖融
常開平王遇春
不就道旁臥安知眞主來有神促之起所向堅其摧猛將桓
侯勇深謀丞相才粵西諡忠武貌似亦奇哉卿人家藏有忠武像與粵西張侯畫像絕似
曾文正公國藩

蔓延徧天下粵寇亂如毛外應接皆絕攻心勢乃牢措施前
代事勳業後來高取譬武臣十周公有大勢

陶貞白祠宏量

富貴雖不羨神仙卻欲爲山林雖已居廊廟卻有資乾象三
躍淵或之實疑之不隱亦不見潛德安可窺前無楚狂是後
覺种放非淵明與道明相視當無遠

大鐘亭

想是明黨聽不聰魏瑞一網正人空爭鳴瓦釜朝廷上毀棄
黃鍾草莽中幸滅宋聾孚四達又逢召憩闢三弓扶顛還有
堪銘事廣度千間教育隆

望湖樓

此樓風月似西樓錯認江南兩莫愁十里荷花一湖水有人
倚處說杭州

贖親亭

三層突起逼蒼穹來往行雲在下風江北江南好山色都教
收入此亭中

月當頭十首

人之生也直月乃照其神得到光明地全銷影象身成三安
有對餘二則非眞

聊與合爲一當頭倍覺親

豈獨團圞月當頭景象呈乾元天頂戴艮止道光明四面何
容閟中心自滿盈不須勞棒喝悟已徹三生

是人還是月相與合其光祇覺無偏倚何曾有短長成形天
覆冒匿影易歸藏影滅形誰答淵明大賢商

代事勳業後來高取譬武臣十周公有大勢

陶貞白祠宏量

富貴雖不羨神仙卻欲爲山林雖已居廊廟卻有資乾象三
躍淵或之實疑之不隱亦不見潛德安可窺前無楚狂是後
覺种放非淵明與道明相視當無遠

大鐘亭

想是明黨聽不聰魏瑞一網正人空爭鳴瓦釜朝廷上毀棄
黃鍾草莽中幸滅宋聾孚四達又逢召憩闢三弓扶顛還有
堪銘事廣度千間教育隆

望湖樓

此樓風月似西樓錯認江南兩莫愁十里荷花一湖水有人
倚處說杭州

贖親亭

三層突起逼蒼穹來往行雲在下風江北江南好山色都教
收入此亭中

月當頭十首

人之生也直月乃照其神得到光明地全銷影象身成三安
有對餘二則非眞

聊與合爲一當頭倍覺親

豈獨團圞月當頭景象呈乾元天頂戴艮止道光明四面何
容閟中心自滿盈不須勞棒喝悟已徹三生

是人還是月相與合其光祇覺無偏倚何曾有短長成形天
覆冒匿影易歸藏影滅形誰答淵明大賢商

代事勳業後來高取譬武臣十周公有大勢

陶貞白祠宏量

富貴雖不羨神仙卻欲爲山林雖已居廊廟卻有資乾象三
躍淵或之實疑之不隱亦不見潛德安可窺前無楚狂是後
覺种放非淵明與道明相視當無遠

大鐘亭

想是明黨聽不聰魏瑞一網正人空爭鳴瓦釜朝廷上毀棄
黃鍾草莽中幸滅宋聾孚四達又逢召憩闢三弓扶顛還有
堪銘事廣度千間教育隆

望湖樓

此樓風月似西樓錯認江南兩莫愁十里荷花一湖水有人
倚處說杭州

贖親亭

三層突起逼蒼穹來往行雲在下風江北江南好山色都教
收入此亭中

月當頭十首

人之生也直月乃照其神得到光明地全銷影象身成三安
有對餘二則非眞

聊與合爲一當頭倍覺親

豈獨團圞月當頭景象呈乾元天頂戴艮止道光明四面何
容閟中心自滿盈不須勞棒喝悟已徹三生

是人還是月相與合其光祇覺無偏倚何曾有短長成形天
覆冒匿影易歸藏影滅形誰答淵明大賢商

代事勳業後來高取譬武臣十周公有大勢

陶貞白祠宏量

富貴雖不羨神仙卻欲爲山林雖已居廊廟卻有資乾象三
躍淵或之實疑之不隱亦不見潛德安可窺前無楚狂是後
覺种放非淵明與道明相視當無遠

大鐘亭

想是明黨聽不聰魏瑞一網正人空爭鳴瓦釜朝廷上毀棄
黃鍾草莽中幸滅宋聾孚四達又逢召憩闢三弓扶顛還有
堪銘事廣度千間教育隆

望湖樓

此樓風月似西樓錯認江南兩莫愁十里荷花一湖水有人
倚處說杭州

贖親亭

三層突起逼蒼穹來往行雲在下風江北江南好山色都教
收入此亭中

月當頭十首

人之生也直月乃照其神得到光明地全銷影象身成三安
有對餘二則非眞

聊與合爲一當頭倍覺親

豈獨團圞月當頭景象呈乾元天頂戴艮止道光明四面何
容閟中心自滿盈不須勞棒喝悟已徹三生

是人還是月相與合其光祇覺無偏倚何曾有短長成形天

賀高子安中翰四十生子詩
西鄰吉事已徵蘭（金一堤諱叙起比部春蘭合把帶者三後添一子）又到東城訪
牡丹（君家牡丹年年盛）今占得天香荷天詔喜諐不厭百回看
幾人馬革欵無遺姓字因君豹有皮（君捐貲採忠烈備考）應是風流徐
孝穆誌公摩頂說麟兒
一門七璽足千秋節烈天將厚報酬三實定應兆三鼎好持
韭蓓問安榴（君園中安榴有三實並蒂）
四旬不賦小星詩側挺旁生少茹枝果是珠胎成老蚌固哉
高叟莫輕嗤
和蘇慶生少尉元韻
君本岡中人詩成和大案有如應在林專候往來雀余有入

金陵叢書 鄂氏校印

岡詩十句九費酌招東過西園逃竿學南郭是句句即非（見物經）
空論論太整自來白履羞莫敎青蠅藥君詩正而葩重規
復疊專壁之君家山大似武夷經指顧風雲生咳唾天花落
我過大敵來束身甘就縛自恨識而晚只能領大略向使過
南岡一見知可託推敲得有韓便不苦寂寞惜哉相見緣人
事每參錯秖緘比白壁自顧如蠟嚼我本不善鳴難使聽者
躍羨君絕豔才鮮若桃李灼充此華國器利用爲大作非徒
門尖叉面以供笑樂混混有本泉源源無立涸轉瞬二月天
將赴海上約急就成和章不值君一噱
題湯鑑仙販雲圖
星宿胸羅足底蒸披雲還又布曆曆世無貞白誰怡悅留待

華嚴補衲僧
邱壑天然極大觀看雲有得畫無難休如呂氏居奇貨明月
清風一例看
我惟求佛不求仙撥盡浮雲始見天布袋任教彌勒贈空無
一物自安然
題黃笠漁詩集
詩歌寄興千篇富醫學傳家二世連摹寫煙霞秋有色驅使
草木天無機山中避亂歷年所海上論文良會緣太息黃公
衣鉢在那堪重到酒壚邊
贈項月亭
曾家橋昨過君時只說耽吟有項斯十載重逢黃歇浦君詩

金陵叢書 鄂氏校印

不是昔年詩
題劉拙庵詩集
亂後騷壇冷存亡歎莫知弄馳幸識面辛苦上吟髭鮑鑿篇
安富薪傳數豈奇商景千古事樽酒且無辭
其二
羞與艾蕭伍何爭桃李榮寫閒結幽思畫竹訂寒盟額點餘
容黑身閒覺夢清不須怨搖落窮本屬詩人
偶題（梅竹）
寫字不尚力腕腫如墨豬寫字專尚力勇猛如武夫余年幾
六十自少嫌學書豈不重臨摹羞爲他家奴點吳門陳頑甫愛
我氣味殊往往出一紙促使鴉亂塗遂令四壁間濫厠如濫

竽迢遞隔七載筆墨久已疏吾鄉甘太守嗜痂癖一如謂我
由禪入得自牟尼珠有時自握管强我與之俱相賞工拙外
或可見眞吾
郭雨人入泮有以達摩像與杏花裝爲一册贈者乞題
名經淸息問誰知面壁功深效自奇莫似老夫空折桂舲花
須在少年時

詞

江甯楊長年

疏影（倣鈎用去聲韻本南宋超以夫）

瓊閨無寐被半灣新月來引詩思斗帳箔雲未到深秋已把夢魂搖碎新愁舊恨都句動漫誇說兩行翡翠算幾曾置向熏籠也有麝薰香氣誰鏤吉祥小字怕雙總綰處頭緒難理六曲屏前放下流蘇悄問玉人眠未藏來錦篋雙雙好怎又似離情分繫記那回撥鬢聲輕錯認枕邊釵墜

水調歌頭（中秋潘玉泉作用東坡韻）

飛夢渡雲表菱鏡激秋天一年一作平度明月最好是今年欲伴蘆栖蓼綫臨水問鷗又旋平野身世飄然景堪同話江干盛夏記月落燈殘聚來盈把曝曝省行近階驚見嫩涼夜（柳門陳前有此如盛澤之光長寺除詩所謂實行也）鄉關烽火未罷清燐依宿艸風冷吟社晴雨臺城明星笛步重到何心游冶蕭條舊舍問人去寥空甚時歸也昨夢還家甚廉猶未下

高陽臺（潘椒夢春紅坡韻）

盡出春痕添來曉色夢中珠玉誰同愛種相思吟成字字郁紅猩屏尚記前番倚照迴廊殘月朦朧怕桃花散作朝雲瘦了東風　披衣忽聽鐘催曙恨鵑聲曉急歸去復復繫纏經年防他燕子樓空謄支一捻分明在盼重逢悄話離蹤問當初病酒時多對鏡情慵

前調（代題古影圖）

對影愁生簪花意懶朝來已換華顛彩筆春風不知秋在誰邊烏衣子弟誇年少說當初王謝堂前燕飛來影自雙雙態自翩翩　艱難我亦繁霜鬢悵飄客張緒不是當年盤漏難消幾回顧盼生憐憐君恒醉歌樓酒爭消他夢去如煙對琵琶易溼征衫莫聽繁弦

水龍吟（秋角）

枕戈曾聽龍吟慣一夜聲悽如此冷連匝劍音高刁斗蕭然秋意四來悲風千峰明月五更霜氣甚關山怨笛不是前番蘆管最惱懷正苦怕聽到黃昏更添才輕弄添愁思　應念征衣未寄夢回家卻遠愁墜灘潛曲關山怨笛健兒隴上曲龍吟逸響猨嘯清淚猶記湘樓湘雲吹動暗涼湘水怕斷

前調（益和柳門）

寒萬馬邊城飛雪又烏烏起

長亭怨慢 秋堠

看雙雙雙雙遙峙一入深秋把愁堆起角角尖尖觸來都這

冷滋味墜殘刀斗頻盼望征衣寄算未卜歸期也懶自程途

空計還是趁西風夢到那用按圖分里乘楊瘦了怕枉對

短長亭子問甚日罷舉烽煙向沽酒旗邊同醉且當作登高

時復卮頭天際

霜葉飛 秋懷

夜明天驅銀河淡星星貂蘗膺次世間何處看龍媒要帶些

秋氣問骨格伶將瘦擬悠悠奴隸那平聲知此歎相馬撫人又

正值南薰改換特動涼吹霜信緊逼飛蹤臆槽思居故日

金陵雅書 蔣氏校印

作平聲 才解輕鬆側身昂首對西風盼九方曾至訝菖蒲時光

過矣傷心遲暮容蘿寄但聽得駢肩處誰好悲鳴便知騏驥

轆轤金井 秋緒

破羌計得一重重望斷寒雲邊草土鑑遙連倚巖城環晚西

風漸老錯認是野田寒燒川妒粱黃霜欺粒白飢烏羣噪

寒濕萬家罷搗炊煙未禁還冷錫葉釜底吹涼膽游魚多

少龍條樹杪正兵伏馬陵宜早木落山空樵人捍出到來深

窈

疏影 秋塢

烏啞嗚嘻昇夜啞凝苦飛帶寒色雁過天空蟾墮江深城頭

金陵雅書 蔣氏校印

午鼓去聲 霜白懸高已動他鄉感況更對平蕪淺碧看眼前百

雉迴環化作萬堆愁積迴念千山繞郭齒痕乍冷透林下

都寂木葉蕭蕭落盡哀蟬滯卜藏樓窺得周遭不隔還家夢

又日盼玉關生入問幾時弧奪先登要探西風消息

一枝花 秋鋪

飛鏃嚴城守燧熠明星斗西風吹一夜晴欺柳復輕試穿楊

爭管眉頭皺鶱羽裝來久又染就霜痕還把鋒機涼透聽

急雨離弦聲驟落葉形同瘦更驕陽暴出紋如繡趁金鐵鏗

鳴擺撮功齊奏爵立歸田畝冷煞光芒尚夢見弓張月彀

霓裳中序第一 秋衿

伊誰胯下出大將登壇人盡識刀斗卻教殷慄況鉦語告寒

金陵雅書 蔣氏校印

謔聲知急遞捷士卒悔六宮輕賜千西裳應換憶郎念切處

幅成鼓時鳴斷杵難織曉霜空劒拂怕月夜吹寒翳栗催科

處緊刀尺涼逼未拋絺綌早盼望閨中寄得休言吳市闊

也明年春早布穀聽消息

祝英臺近 展重陽會于盧龍山館幷送張子和赴大令之吳門

嫩題餘愁對酒佳節已孤負寂寞江村忽忽歲將暮問秋歸

在人先入歸秋後底還念滿城風雨

闌離情繫雲樹待賦菜黃梅香上詩句那時孤館淒涼燈昏

月落定夢繞舊登高處

齊天樂 蓼花圖

錦楓猶待霜華染萬華動搖遠浦水國天空虹橋月淡一抹

涼痕如許風煙還處歎瘦躡難扶爭教支住記得來時眾花

低趁一枝觚　吳門秋到最早青溪潮已斷難問歸路任落
江湖羞隨茅苓采入宣和譜淩波似訴膩斷粉苓脂怕伊生
妒漫道飄流冷紅還作雨

徵招　題江東方夢蟾圖

昔年一樣珠沈海青衫淚痕多少往夢怯重尋恨泉臺難曉
披圖春未杳更誰種半庭幽草剌綉停鴛裁鬟成蝶玉煙淒
裊　悵惱近清明開紅杏翻愁寶花人到香家積殘英付東
風頻勸酒杯澆未了怨林外杜鵑嘵早便歸去月似中秋悵
素波空照

高陽臺　題湯曉生詞集

樓閣春深閑干寒淺醒來夢落誰家圖畫依然　潮汐迴夢游向君
細數年華撩人最是春深柳　集中有訪秦淮故柳之作寫枯枝月冷煙斜
只愁他喚得歸舟不見柄鴞　憐余兩鬢蕭蕭甚早懶除綺
語懶拈紅牙兒說潘郎而今瘦比梅花　君自號瘦生居士多情莫種
相思豆怕傷心休聽琵琶飽胡麻一飯歸來語帶煙霞

滿江紅　題金厓生像訪江上客吉圖

柳色春藏誰省識錢塘蘇小還只怕鴻鵬磐鯨吹杏杜
牧三生殊繾綣周郎一曲曾傾倒算十年江上月重圓人俱
妙　梁間燕雙栖早衣邊蛺雙飛好仗東風護惜名花修到
皴鬟錯教湘水怨浣紗悔不西湖老看數峰有恨不能青窄

環綠

前調　題東樹冬榴陰仕女圖

金陵叢書　續氏校印

么風罅隟巢古得梧桐庭院還消受婦嫂清癯誓披一卷繼
錦微吟蘇熹何吹笛早識湘妃怨借蕉籠一　平作一按牙簽香
蕉偏　雕　仄作檻外苔痕淺金屋裏花光滿有依依小鳥飛上
釵鈿　用柳七劉明月儘教寬古字秋風未許慈團扇拚下帷辛苦
件楊鄧仙眷

高陽臺　題白門新柳集

九曲波紋四圍柳色不知蘇小誰家偏歷青溪春光似海無
涯如今近水樓臺少任招來怎駐香車視東風絮果團成綰
篋新巢依舊深遮試羅繖錦休爭羨欲染衣須趁年華到江
住飛花　衰齡懶訂尋芳譜欺重來杜牧門巷都差燕燕慈

金陵叢書　續氏校印

南不似江州冀訴琵琶

臺城路　題雅月坡歸耽乞食圖

白門曾共孫登嘯重逢可憐羈旅寸草年多春暉莫報一樣
單寒憐倡飢同季女問橋畔王孫近誰憐汝乞帖空拋愛才
幾紙過張緒　張子禾　山中曉老杜宇燕雛如客去爭似烏
浦欲飯胡麻還來仙子知在桃花何處簫聲最苦聽潮打背
江至今猶怒漫道相如食貧能賣賦

洞仙歌　凍豆腐

銀漿流注正涓涓不絕一夜霜風滿聲歇向荒村野市小趁
生涯輕劃處恰似琉璃凍結　朱門無此味粗糲同餐試問
柔腸甚時熱漫笑太寒酸偶爾調羹也須要冰心澄澈且漫
擬洗手問廚娘倘嚼共梅花定疑香雪

慶春宮 和柳門深陽酒樓三月春

聞道平陵青蓮遺址一樓眼界豁開除卻先生春風同醉幾人長住酒盞望空搔首已飛絮茫茫似雪煙花依舊不比楊州只餘明月　那時我喚提壺應邀過江南聽鶯時節渺矣仙人亂紅雨下但覺潮聲嗚咽翠螺山畔算猶記孤舟夜發而今樓杳休再憑闌縱觀天末

長亭怨 題雨生將軍秋江龍釣圖

漸紅了江邊楓樹潮落西風客辭南浦拋卻魚竿渡頭秋色問誰主片雲舒卷也本是無心住莫更羨漁郎別有箇桃源深處　歸去趁扁舟東下識得好山無數蓑衣脫後任閒煞一天煙雨只賸得繞岸蘆花似猶有依依情緒頻寄語沙鷗

休怨寂寥如許

齊天樂 紅葉

杏林如錦春雲密楓林綺霞千樹麗質明妝幽姿冷韻獨自閒吟南浦蘆花古渡有片葉流來曾題詩句秋色依然青山不是舊游處　鄉關烽火猶舉樓霄饒點景風月無主帆挂寒江車停遠道觸我思鄉情緒新愁萬縷借酒上衰顏玉顏休如怕到飄零打窗空聽雨

蓋城路 竹居主人招飲集主田詞句贈之

翠屏缺交添奇親嬌鬟曉破春情早試輕羅閒扶短策行入野畦深窈護香徑小聽虛籟洽洽飛下孤嶼光洗瑣玨一窗烟雨謝展酒痕消未盡芳意今少息影雲根欣築晚節此景正宜舒嘯陳情渺渺拚醉裏忘歸接羅更好鶴鬢天高渭濱人未老

疏影 投韓介孫大令八十重游泮水介孫江浦人也

空山名宿早蔣山種柳還更堂築記得兒時聞列膝庠忽忽海蓬籬屋清溪九曲流觴好那復問江南江北等太眞歸自淮陰信一雙美玉 韶溫叔文詞 天或十年假我後塵步武處言采能續此日老人九秩筵開應又躋堂稱祝兩家富貴天孫與更盼望鳳雛麟角到此時慶典重開定得賀詩十幅

余少時受業於聖湖胡先生之門先生熟精三禮祁春圃相國曾代刻易一種耆王大令吾師之高弟子也嘗聞之師曰耆王兄弟兼工雜著耆王才堪大用其所爲詩有合於古作者之旨稍長過大令之門見案頭有所著詩一卷以不事吟詠未索觀然觀大令爲人剛方以利益一切爲心見義必爲有義舉務求實惠及人同人稍私面斥之不徇情昔司馬溫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王文正公曰恕誰歸己怨將誰歸大令固能任勞任怨者故其得爲無不爲而凡已所不得爲與人爲之而不善者往往託之諷諭以寫其胸中之不平余雖時相見以不爲詩大令亦不以詩示余戊申館江上煙波北相距遠而止聞城北晚碧鐵仙工詩江上往來必過其門訪之鐵仙習於浮屠之學於世無所用然其詩亦能希蹤古之作者陳雲伯大令爲之序欲捐廉刻其稿未果以病歿非之變余與鐵仙詩稿皆灰燼江上詩人存者僅家柳門一人鐵仙寄居淮上以稿焚故愈棲心淨業絕口不言詩甲寅冬余與大令相遇於溧陽之北門大令以詩稿示余卓然有李杜之遺風凡五七長古有關箭義政教之作慨乎言之可歌可泣尤得古風人之遺蓋其根柢深厚胸中義有一段不可過沸之眞性眞氣一有感觸不覺隨境而發浩乎沛然而

浩淼之鄉周帀五里詩人至有七人之多結詩社强余入余之作詩自江上始也當是時余有所作每思就正大令以南大丈夫不能立德立功顯名於當世自可立言以傳於後大令不見用於世亦已矣而其詩卷獨自家人裹餅中出不隨劫火俱盡此天之所以傳大令也大令亦何憾也哉丙辰春日樸庵楊長年序

妙香齋集跋

右妙香齋集四卷江甯楊西華先生著先生名長年字朴庵早負盛名於書無所不窺著作等身說經則有周易省心錄春秋律身錄並因文以見道一洗穿鑿支離之習制藝法仝陳章羅尤爲世所推服年六十始舉於鄉再試禮部不遇歸世鳳池講席者二十年歸然爲東南耆宿晚研禪悅所造益深與人和易雖牛醫馬磨與一材一藝之善不憚折節下之後進之士無高明沈潛莫不仰若泰斗嗜石與米芾埒藏幻石十許枚以燈影之現孔老釋迦諸象又好談制藝兼誦己業所作者嘗擷兩襲一石一制藝過知舊示之口講指畫娓娓不倦有與先生異趣者强聒之泊如也國榜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聞謦欬先生稱之不容口帡私淑之矣鄉後學將國枋

吳興嘉業堂劉氏刊

歲丙午文治佐家君重刊吾鄉陸桴亭先生思辨錄及詩文集年譜若干卷竊以爲先哲典型曠世難再揆之近今雖作者如林而求如先生之流風餘韻蓋幾藐乎不可得矣今貞烏程劉翰怡京卿出其鄉先輩楊藾翁先生詩文集六卷續刻二卷補遺一卷及自定年譜一卷年譜續一卷重謀付梓而問序於文治文治取而讀之作而歎曰先生之志行胡迺與吾桴亭先生相類也桴亭先生處鼎革之際不爲世用擊劍讀書察時觀變與農夫野老謀所以築圩區田之法蓬蓽蕭然踐行盡性嗚呼可謂庸矣其居室也牓曰桴亭蓋取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意近與亭林遠與黎洲船山二曲諸

耆碩遙相倡和冥契曾合不求聞達嗚呼可謂棄於時矣然今讀其遺書披覽其詩文及年譜則有藹然見先生晬面盎背之象者益知其所積者厚也今藾翁先生處僞擾之秋困於奔走遑遑秦隴見逐師門取戒時相退而爲榜檠信天翁之喻嗚呼是亦桴亭自儕於蓑夫野老之志也其爲詩古文也一不容於友議再中輟於治經三見欺於假稿奇零掇拾乘老耄命嗚呼將求如桴亭先生之退然遺老與確菴藥圃許先生輩心性相孚者而亦不可得也然而先生自庸而人不庸之先生自棄而人不棄之今劉君既重謀付梓文治得讀先生

之詩文集披覽先生之年譜則有邈然見先生千氣萬力之學者益知其所造深也夫先生詩文雄灝博衍與古作者儔歷抵賢相屢典大郡先生之志行似於桴亭先生爲稍抒矣然而半生坎軻凡所謂五經異義及周禮管墨等疏或以遭亂未遑成書或以稿燬無從搜輯不得與思辨錄一書竝垂不朽徒使景仰先生者祇此緒餘之詩文集及年譜謂足以概先生之平生嗚呼斯豈先生千氣萬力之所聚者乎是則重可傷矣甲寅秋七月後學太倉唐文治謹序

余童時耆詩古文與友議不合焚之是爲一棄從經師遊師謂詩古文可作而不可作懼閒治經之心是爲再棄客秦中或將拙稾去不歸是爲三棄三棄之後所存無多乙亥劉君泖生高君陶堂勸坿刻先叔兄遺著後意甚盛然刪改不盡協鄙旨姑委蛇焉耳矣甲申罷官多暇始別蒐理篇增於前而製還其舊揭曰詩文棄棄之云者屢棄而不盡棄抑亦欲棄而未遽棄也汪壻符生請重刻笑膺曰爾雉余哉夫雉榮其毛羽以爲鳳皇不若也藉設見鳳皇不仰而驚俛而啼者穿矣余悔前謬肯又蹈邪既而曰任爾爲之且夫天下皆雉也寧獨余乙酉夏五月庸叟書

外舅庸老人詔煦曰吾年十二三卽治古今體詩時曹君煙波堅信隨園嗜吾作詰屈不中度酒酣以往輒持抵地上吾怒焚之別從師治經然朋友牽率閒亦拈弄積漸多浪遊陝甘夫己氏彊假去不歸從此無完帙矣乙亥謀爲先叔兄梓遺著劉君泖生高君陶堂勸哀所作俱梓焉愈遽錄一二百篇句兩君番去取陶堂嫌少不忍刪泖生性畏謹刪指事諸作又或移易改竄長白山一篇則陶堂回護舊居停屬刪尤甚者二三百字改結尾一段皆非吾意迫於成書不暇更收拾甲申罷官閒居捘扇年日記中零章碎句及近數年新作增若干篇都爲四卷泖生移易改竄者悉還舊觀長白山結尾聊仍之覽者勿謂前後異趣也煦受讀唯唯既而曰詩者有各人面目之自然徇人非也有各人感觸之不同抹棄亦非也棄己定設再墮焉如心力何趣集資重梓以娛老人至於工與拙煦不敢議抑奚俟煦議哉乙酉二月女壻汪煦謹序

五言古詩
俠少年三首
幌山
雜詩
李鄉園師曲江觀濤圖
句張秋水先生繪秋鐙講算圖
秋日雜詩九首
依韻和鮑山兄飲酒有憶三首
棄妾詩八首
都門詠
淀園登高瞻高陶堂
鄴臺
百泉
井陘
四天門
雪後過湍橋
五丁關
長白山
旅次逢故鄉人話湖州失守事
六哀六首
中興詩
焦山
虎丘和高陶堂兼示莫子偲
答高陶堂兼致李眉生廉訪
平山堂遇雨
莫愁湖
李北窗避炎圖
書農突張三語
壽芝崖太僕指山圖

遲鴻軒詩稾卷一 目錄

歸安楊　峴庸齋

五言古詩

俠少年三首

長安俠少年裘服何翩翩彎弓滿於月驟馬突如煙聞說匈奴至翻身欲赴邊十三學弓馬頗有俠客心殺人在白晝赴義輕黃金事成長揖去醉臥倡樓深匹馬出關去萬人不可干射雕飛白羽擢雁落金丸含笑拂寶劍日色爲之寒

峴山在烏程縣南五里本名顯山避唐諱改之詳見嘉業堂校刊一

石柱記箋釋余嫌與湖北峴山涸不如仍顯之良

春秋家謂名從主人也冬日偕曹煙波南家抱山兄登臨各有作

弭楫城南遊悅茲顯山秀連延雲氣陰冷日半巖漏一松老而胖一柏濯然瘦志槲孤松獨柏堂荒逸老散亭殘五花舊步迎風中磬環磴落葉厚透迤識古寺翛然鶴夢逗僧嬾不解揖鼻涕拭滿裹多謝禪話長眷西暝色湊歸路逐樵擔遙指亂崖皺

雜詩

遲遲白日暮掩涕歸空房聞君有兩意愁婭三旁皇情好裝貴敦胡爲參與商沸水凌作冰欻忽殊炎涼將絲

銖城荒疳痍大倉空舉飢腿行酤遠瀆井辨餐虛鄒廚毒虺晝瞰暘野鬼宵厭歔愁多未有涯創巨良可吁小子貞獨漉弱歲醜眾竽磨丹誤羣經守墨乖小儒一事泮澥紈遂甘槩株駒詩德計非計嫵嗄夫非夫撫迹何必一有恨始信俱逝當從靈氛上訴謇謇愚

句張秋水先生鑑繪秋鐙講算圖

少小失不學未解徵疇人紛縕中西法千疑艱一詢二公氣候偵失權放若谿始與大師親謂眉卿先生春秋十二公時譔春秋中朔表劉倫日月有食限推測尤欠眞蒙也中朔表時譔春秋歎逮之津二百四十年中閒兩超辰今密古術疏詁經或茲甄書鐙閣照壁心偕秋嶙峋繪圖儻嘉貺貴於金

秋日雜詩九首

時客乍浦景物蕭瑟愴然有作不暇次第

昔年十四五志欲干萬倫引手謝巖幽出門車轔轔商飆振秋槁落葉卷驚鷹十遇九不通新衣屯故塵餱糧亦有限芳觴久已陳升高眺四方龍蛇與我鄰安能如桔槔俛仰隨佗人

窘身就旅館息來無斷時沈浮昧眼前絺葛已淒其嗜歡亮違俗甕仟或非宜豈無佚儻儔寧終方朔飢彎弓射猛虎虎怒拽其須我命不在天爾虎將胡爲

盛秋慘兵氣慢民亦何苦龍欲亂無象白晝鬼雄舞魦魚上岸行化爲豺與虎食人不知飽骸骨莽難數悲風從天來陰火燎平楚豈無登壇者倉卒棄旗鼓愁來欲誰訴亂觸如秋雨

旭日淡無煙嗟此戰場山川軍鬬死地血漉百草丹義決出凶門一熱排眾寒奈何後援絕摧衂如奔湍龍欲尸龍蠖奮爪不顧單失勢被網牽創劇體不完將淚助海水傾注何時乾

萬里人不到一海天所畀非俗宜掎之胡使互市貪盈廷別肺府頗闓導厥派隉風延郊甸雜霧湊鱗介誰去匪毒雙常恐遺袌鼓爾雷司天威胡猜如受械我欲前語雷未語三日暍

夫遠行役道阻首書遲上有翁與嫗下有黃口兒織指人生多憂患百歲何時適起坐成無語一螢曳煙夕飛翻桂之花香流露珠活兄弟共此酌暫醉不須幘娟娟雲中月遺影照屋脊華髮豈常駐庶壯如潮汐門外綠碧苔昨履非今迹不見陶淵明一逝如過客

依韻和抱山兄飲酒有憶三首

秋霜彫百卉矧茲數株柳勸旅警悽節在愁誰與剖天容隔陰晴檐外鳩嘐婦古人招不來賸對酒盈缶阿兄醉而作鏗詩不去口曹劉去今幾鶴然欲尚友回頭語

阿弟長時莫虛負爾爲一生悲悲多樂笑有

九月月過半日短初夜長庭前鞠縱花花老葉亦蒼斗酒不爲少聊此傾一觴故人不入夢天氣嫩已涼愁沸無歡恨新帶違舊量誰能使冰雪腸回暖不白由新人云厚非春豈故常征夫怨遠道思婦悲空牀速飲莫辭醉不醉徒爾傷

葉妾詩八首

十三初掠髮十四試嚬眉十五樓上居明囪瑩琉璃老母愛女兒彫影不寸離媒人引手問娟娟君家誰陳家年少即私馥如蕤支金銀高過屋綺羅堆滿堆好去作主婦百兩君須之

二月二十七桃李嬌新陽一彈絃上鳳三奏求其皇理我舊與珥繼我繡褊裳陳德與導我前前行升君堂君堂判左右偏左爲洞房洞房施重遮翡翠綠碧青朱黃斗帳四角縣膚臆熏滿牀夜來連理花百卉不敢芳

雨情兒不渝醫逸各自從三日當大婦傷然身是妾大婦聲如鴉一鳴百羽懼時將後臧獲看趨承仰眉睞小則訶詈加大則箠楚及豈緣大婦詩妾不足供給猶恃夫子愛遇一頗保全夫子好遠遊裹裝百花前前遊踰五嶺北遊出幽燕幽燕犯嚴寒五嶺煙妾心如鉄丹照君不圓圓

有客忽而至言君下揚州揚州豐妖雛留客申歌喉一歌五十萬再歌百萬餘能使冰雪腸回暖不白由新人如膠漆故人如寇讎朝亦以綢繆暮亦以綢繆綢繆歲復月前問胡悠悠

晨報得君書君書與大婦上言揚州好梁卿孤衾守下言家計殫賣妾可餉日將書擲妾看我家難住久蒼天此何故桑梓誰使令何時獲皐戾皐戾重與輕井底無太陽照妾未分明身本是賤人敢與大婦爭媲不生男兒早正夫婦名新人日見疏親故人日見疏親亦有限

故人是前車

大婦階上呼媒人階下趨阿女是禍根速將賣爲奴拔我頭上釵脫我嫁時襦釵襦直幾何寧從較有無來是憶昔櫻上居老母教女兒織綺日一丈阿郎夫容枝裁爲合歡裳花花媚雙姿自從疊空篋三年未曾窺顏色

黯不鮮持此將貽誰爲遊無則襲水東不西馳再拜謝大婦黃泉以爲期

都門訣

晨起京城門初日麗廣衢人煙視升漸芳樹漸隱現天

街十二涂塵氣百千變紫宋冠飛戟紛華閎饗殿紅黃
壁聳切碧綠草愚蒲翁翁露滴蒸沛沛暄風扇朝宮集
若霧寶車光照電猛帆時一鴈雜綬或眾絪鍾鼓靜不
起保幢遠午見天驥豈槩衡邕鷺非遊畋婉變擁屬塵
迢遙赴神淀羣生仰大澤瀰漫徧寓縣
耿亭毒眷羣生仰大澤瀰漫徧寓縣
淀園登高贈高陶堂心菱

沖栖辟紛誰曠想遺寂寞頹瓢豈任陋卞屨或畏斬感
子歲寒心踐予重陽約野人煙外招遊客風中酌澹日
明觚棱翠瓦晃金爵遠寺鏗齋鐘西山下孤鶴方今薦
電影摩耳續雷聲纏暫頓失舊疲數展增新痕已防馬
火怒中原窮獸搏天心厭文字世上鮮干鎮馬健常思

舜鳥健常思攫誰勝好身手甘此久銷鑠子銳腹奇志
我鈍抱空略秋聲東南來長喟動寥廓

鄴臺

英雄草草死千年猶荒臺臺下流二漳湯湯去無回烏
鵲悄尚飛明月栖蒼蒲履蹟非故聲舞裏招不來當時
抗九州誰爲周公才野風吹棠棃霸圖安在哉矯首望
太行莽茫散飲哀

百泉

寂爾淇上心遲爲百泉遊茲泉脈河沸雜族匯一流濺
濺漱瓊玉的的眞珠投清沸生眾綠過雨圓沙浮竹柏
簇舊礎鸞鳳鴟相酬古人遁高躅孫登逝不留長嘯別

泉靈展爲無停軫亟領出神瀆飲之壽千秋

井陘

驅馬邁井陘眾山森拱抱呀豁崢嶸閒卅里孕畫豪城
低虹氣陌水漱雲影冒炊煙裊上樹野花馨沒草西風
咽野角微雨打戎葆衷甲任故嬉漉血失新燥昔者秦
漢世龍戰此孔道不見李左車憂思令人老

四天門

峰峰戴巨石車車趾深淵石巨如嵌牀淵深不見天左
攲懍一跌右掀驚屢擊過陌摧牢後過坎驅又前眼怯
電影摩耳續雷聲纏暫頓失舊疲數展增新痕已防馬
足輒還與羊腸旋遙店指低隱酒旗搖高妍雜樹界大

道人家偎土椽不遑怨行役聊此企足眠

雪後過灞橋

碧白糅爲一樹雪川上泛水寒魚畏出沙韓馬遲赴崔
崔華之山遙遙忽延佇白帝爾何心慳茲一寸晌羣陰
積不治蛇鱓斷林路雨年戰鬬血奄薄黃河注予懷不
任見見之悽然仆叩頭與天語上乞天回怒已飽青毒
長庶免跋走屢寄生不獨活挈眾載故步空中如喻意
日華散晨霧

五丁關

巉上五丁關高險不可陞石勢森坼裂壁色黯虩靚今
塗資穴豁昔痕斧鑿賸一渦駛漂擲眾碎陷餗飼與夫

號聲麤雜響空際應喜未鬼神覬疑有蛟龍孕再進猛
開朗山腰戛清磬

長白山

高高長白山其上與天連不知何星宿謫降自何年二
十羽林郎三十貳司農四十授亞相儼直何春容阿兄
執金吾尊於淮南王毒蛇翼而飛勢欲吞太陽相君宅
潭潭潭官印橫斜封鄉者不敢窺今者攬蒿蓬金銀與
玉狼籍白石墀尚書前報謁傴僂而次且闔者欠伸起
名紙傳進遲謂當明更來相君方圍棊九卿候白事過
午腹徂飢相君徐傳語且各歸所司九卿默無聲臨去
顏忸怩相君有密启至尊鎖其頤外人不得聞惟有阿

兄知至尊小不懌中侍網繹來趣召相君來數語天顏
開相君小不懌中使網繹來不如阿兄來數語春風胎
尚書稱門下拜跽自通名九卿伏道旁門下之門生其
餘外節鎮與僕隸弟兄權位之所熏生死在启齒旦沐
至尊生夕觸相君死是時海水飛東南血戰始軍書急
於火昔昔數瞑起前語不暇答全憑相君旨相君才矜
隆天下待料理蛇豕占我郡城郭棄如煅至尊問相君
相君但門唯大羊薄我郊距京不尺咫相君騎馬出出
國門逝矣哦哦鐵柱冠白簡奉當胷一一訐發之上叫
天九重九重抑何遠有耳耳不聾嚴譴一紙下番兒銀
璫浿阿兄顧相君我奚負至尊至尊竟負我我死冤戴

金相君顧阿兄咄汝大憃愚假令我言售寧遽身首殊
先取阿兄至畢命七尺繩相君磔西市血肉飽鳶鷹相
君宅潭潭官印橫斜封鄉者不敢窺今者攬蒿蓬金銀
與珠玉籍沒無零畸藏不入尚方給賜邊庭兒達官走
相辟怕累汗被跡二十羽林郎三十貳司農四十授亞
相儼直何春容阿兄執金吾尊於淮南王何物翼而飛
乃欲吞太陽太陽燒口熱於何不受創行路長歎息愼
勿相君如得勢錦上花失勢釜底魚君子惡下流眾惡
皆歸焉當其據龍時爭乏一節賢南陽出師表枝者十
百千盈廷集大議一鳴百毳顛猶恃相君能隻手爲轉
圜偉此中興功各已繪凌煙曠恩獨不蒙巨姦實欺天

欺人尚速戾欺天戾誰湔妄書一朝定九鼎妥不偏請
看長白山佳氣仍青葱

旅次逢故鄉人譚湖州失守事

悲哉湖州陷未陷力已絀無援豈能守五月歲壬戌初
三時加巳怪霧蔽白日東門門者誰關門漏上栻賊來
不費矢闖然信衝辟鋒刃之所溢萬命不赦一城中河
驟洶太半血汩汩頗聞周學夔與楊光烈赴死不戚慄洸
忠節趙斷睆酒氣溢公名揭旅常失算亦六七其餘殉
城者詘指不可悉身本業弓矜倉黃奪門出雖則奪門
出前行黑如漆經過數十縣縣叫啼鴟梟官賊互屯峙
碧草不寸茁飢飽一口艱遑暇計家室但看遮軀衣敝

盡從誰紱悔不刀下魂偷延徒草率覩於往來人未前
或遣叱市旬復累月終怕喂蝺蛭故鄉收還未欲飛實
匙術客豈有道哉政許何塗吉

六哀六首

卞小雅乃瑰歸安人先師雅堂光祿季子負才
氣言天下事輒奇中官婁縣知縣賊攻松江禦
賊死

卞君天下才一官百里尊松江賊所譖賢人當奇屯祆
星射江赤軍麾慘不翻朝提百騎戰夕血流渾渾骨骸
相藉鵰矢絕無後援乘高眺舊壘日氣不敢暄

錢朩蓋松錢唐人寡交遊畫山水花卉自娛精

璒印得者貴兼金藏古碑舊拓本皆有題記杭
州陷支解死

錢君清痩姿氣與松柏親攜家傍吳山孤對遺嶙峋几
上燦有光石墨照四鄰清風蕩階除搖朦斟周秦饞賊
爾何讎不貰膏蘭人漬血拭不去斑斑生古春

李節貽念孫仁和人戊午舉人余鄉與靈芝寺
僧蓮衣爲解社未登益節貽首導之節貽好學尤
善眞草書性孤峭非其人則相對無一言城陷
亦死

李君如鸞鶴可親不可玩性情一條冰映日晶然爛觀
書眼亦卓譚義遺珠貫遐蹤隊稽呂高情覘同鍛天地

無長仁命絕攖巨亂墓上滲秋雨慟爾樹灌灌

范穉禾嘉興人寓杭州厝氏園園擅花木之
勝兄弟五人皆有金石嗜穉禾尤嗜之酷城陷
亦死

范君青雲器乃爲古所淫兄弟四五人和氣烘一爐招
招桂之樹樹下朋盍簪黃馨嫂未穠賊過風埽林園亭
成靜閟曲碕何處尋魂來軫遺餉悲哉空壁琴

周遵伯學妙烏程人丙午舉人研精許氏書箸
說文經字考與余議不合輒齟齬若相讎後更
相悅佐趙忠節守城城陷自經死

周君詩書氣閎口銀潢瀉整振六經字閒抵汝南鏄世

議不右文賊來吁可怕雜守算聾聾眴沫亦遭罵百撓
寧一完茲城天不赦義死雲荒荒鵂鶹叫深夜

姚子展宗謨烏程人戊午舉人嘗校勘諸經謁
奪以篆隸二體寫定經文爲中文經未卒業城
陷踉蹡至上海病死

姚君好學者探道周秦編時時吐高論未達心已篹危
城疲銃面日午突不煙修然敦所業頗怪作計偃雖未
嘗賊刃病鶴蹋不翮一宿春申江疑涕歸黃泉

中興詩湘鄉相公命作

同治歲甲子日月爛重光宇內大洗兵訇然墮天狼元
老赴功名巨網摩天張先聲指楚皖大賊惕炯烽金陵

轅餘毒黑氣已見祥振臂猛一剌萬貙慘不揚兩宵賊驚哨開城趨跳亡我眾謾而盪摧堅進如牆禽其名王踞下令逐飄飇伏尸舉京觀血流不成行捷書負風飛獻動天九閽

皇帝曰元老爾侯於南邦爾弟亦析圭將率鉊旂常暨爾之爪牙咸祚爾輝章元老叩頭謝異數臣敢當臣授命

文宗不即時剗攘經營逾十稔禍水翻銀漢不見魚赦釣但聞虎隸倀十室九無人雖有嗟跛冝

皇帝紆哀矜德厚施則滂至誥召人和鍾簴牢不僵忠者效其忠良者奏其良吹灰不用力一呎厭欃槍

皇帝躬仁孝積敬貞當陽上奉

太皇后挈國還陶唐來遊必麒麟來歌必鳳皇童子更不孤婦人亦不嬔登茲中興福神明告無缺心心樂就瞻辟以宮引商凡皆璣衡運臣寧尺寸遑臣請養茶檢執中紘四方不狎華與奢潤土種麻桑玉肩豈云寶有今後無荒

皇帝曰欽哉元老爾言昌明旦戒朝儀受賀開明堂

焦山

危磴奠大江石氣森欲秋寺楸屢升沒涕雲亘難周隱淪悅茲覿誰誤玉帶酬惜哉癡鶴銘蘚花緻如旒淹晨始一上未暇甄椎謀昔年江水翻羣盜多於簀風漣仍

辟屠子刃投髀髖辱贈圖子酬苦吟焦心肝一吟不知飢再吟遭炎煽據險鑿突兀人深縋枯智風雲忽改變彊跌性命殫巧鈍天有權思絕空塗鏝封翁老詩伯高居盟敦槃欲前足又卻懼摘夷光癥子能爲我容命駕不俟信

平山堂遇雨

旅閉積久勌出郭展芳矚不知平山堂乃此園眾綠初徑緣細蛇再磴明虛谷危枻冒孤雲廣檻上高旭遠疇溜煙棧艮苗搖風讋山影亭大江塔勢眩浮玉僧老還拱揖客飢具瓠瓟爲言嘉遁初諸僧厥倉足園林十里溢罍罰百重縗赭虜一再過畫舫不成鍒泫篁非故蹊

臥石豈舊蹟蒲看隄上柳脈行斷不續僧言未及終吾
淚已相屬既乏尼父柯寧徒酋點浴閒情謝羣鷗悽緒
綰黃鵠揮手尋歸塗急雨打琅琦

莫愁湖

晚日晻西郭人逐日影行出郭秋草茸薦輦輒且平連
延悅炊煙水亭縣虛檻參差萬柳樹一綠環亭穿陵舟
聚湖心宋蔭上歌聲雙槳激水花急點圓荷拌鮮鯉蕩
空曠遊鱗時出偵沒水煮苦莽石銚啸遺笙遙遙見歸
樵歇擔肩已植殷勤導我迷多謝霞外情

李笙漁 嘉福 避炎園

眾皆習趨炎子胡避炎爲杜鍊冰霜骨空谷人不知林
深不見天時有涼氣吹一二挂瓢人班坐譚軒義才過
十丈外赤日蒸焉支長安街衢寬翻翻車輪馳前車汗
被踝後車塵承顏前後爭要津誰雄定誰雌子當脫羊
裘指余坟路岐

書農宴張三語

往年鋒鏑窟今已平安鄉邨明炊煙家家富餼糧爲
官豈不好出入紅盖張到底百不嗛不如爲農良老夫
三四日破屋蔭垂楊原地雖不多種植各有疆二月筍
初斫九月柿及霜三月及四月桑甚甜可嘗五月瓜豆
熟引蔓惟滿棚六月橋竹翦暉踏斜陽時招鄰父
閒坐追晚涼新秋八九月飣盤薦芽薑十月完新租叩

時總兵柴 紀守嘉義有功未幾抵吏議亦死

臺灣洪濤中萬鱷之所藪洶然張牙爪當旦升毒霧官
府失不制愈久責誰救良人不吸血飄注如縣溜太僕
老寓公幕府蓮花疫一怒髮上指徑前揩其脰征鞭三
四動伏尸積紛糅程公蕃忠義柴公誓介胄太僕能雙
之戮力赴酬儵奈何海嘗陽時雷電怯鬬遷折丈八矛
欲進馬已仆雖夷鱗之族惜不太僕覩臺之山叢叢臺
之樹茂茂靈旂儻不遠贊爵庶三嗅

七言古詩
東飛伯勞歌
燕歌行
西門行
捉搦歌四首
納縷謠
亘頭郵火二首
醉歌贈沈浪仙
重建存嚴祠
劉公歌
青駝寺
鳳嶺放歌
林青天
向老虎
陷金陵
廬州歎
圍湖州
湖口縣
克高唐
寓皖感故鄉事作歌十二首
哀二君
和徐懿甫皖江兩句行兼呈湘鄉相公
莫子偲唐寫說文箋異珂成和湘鄉相公
大雪用東坡聚星堂韻
六月十二日涪翁生日用集中水仙花韻
漢延熹瓿歌
吳南屏書來示曾侯贈句依韻和
汪芾庭惠麓聽泉圖
周次夫醧醨圖
吳仲英摹瓊州洞酌亭坡公遺像徵詩
吳倉石蕪園圖
沈仲復京兆鰈硯廬圖
吳倉石示削觚廬印存

七言古詩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人生百年會相見隔巷女兒樓上居
斂眉眺遠頭不梳欲語不語紅上腮灼若夫渠出水鮮
二八芳齡猶未足獨抱琵琶彈別曲看看日落羲和馳
又值明月東升時

燕歌行

八月風高草木黃階上白露團爲霜丈夫何往前擊羌
念君道遠無衣裳馬矢爲火沙爲糧萬人皆疲何人彊

賤妾不能飛在旁夢魂從之限川梁覺來起坐仍空牀
下牀望見明月光星宿滿天不成行援琴將奏心煩傷
雄者鳳鳴雌者皇雄雌不雙聲不長安得鐵樹花發香
西邊杲杲升太陽

西門行

出西門謂西而忽東人生非落葉安能吹轉隨驚風還
視堂上有父母閨中有少婦雄劍在腰雌在手我欲斫
大船峨峨福黃堂福克金阿擁兵千百夜入鄉問誰當捉稽
與王莽民逐竄殲厥良嗟哉爾兵猛於火爾官種火行
自斃

醉歌贈沈浪仙 筠

乳谿谿水清不渾谿上老屋柴爲門中有一女孤鶴蹲
元然不笑亦不言瘦月淺逗秋黃昏一鐙照影雌不溫
寧終死路隅

吟聲出吻伊吾煩夫容爛嚼千朵吞冥心接雲雲訴怨
百靈含愁嘁煙根上驚天闢天無恩惡夢推墮頗黎魂
玉女掩淚霜有痕夜飛不得淩崑崙抱秋冷臥拳足跟
玉骨一把棱可捫西風吹林黃葉諠侯蟲幽號百草髡
青麃半破不暖臂荒廚無火虛饕餮藐藥乾羨常儀奔
銀河無錢借天孫世上誰人憐嬋媛捧珠水底不照冤
我亦醮顙違故園肉眼白黑荒唐論何時同醉扶桑尊
赤足東海蹋白黿

重建存嚴祠爲沈湲仙

明處士陸鐵字泰巖葬乍浦龍尾山豪屠某覬
陸葬地撥棺骨投海陸子孟仿訴有司不得直

走京師叩閽下其事於理豪納賄使抵黨之瘐
死者家竟末減懷宗崩宏光嗣位恩赦豪里人
訂焉泰懼請祀陸於湯山曰存嚴祠歲久祠圮
湲仙重新之

龍尾山下鬼書哭質頭火光高過屋高過屋一炬速父
骨成灰葬魚腹嗟爾凶亦人子孫死人與爾何讎怨一
父讎不鳴不如勿生磨刀上公堂拌擲一死鴻毛輕大
令急止之繕牘上與長吏爭黃金布地滿黑卻天眼睛
二解孤兒號血雲驅昏罡風引上天九門叩頭見天子臣
冤如覆盆願放太陽光照灼盆底冤天子不言其色甚
怒速取凶人以飼豺虎三鼎湖龍去湖水枯大魚逃

來往冠玉而珥珠一逝如電窮攀呼又見赤縣神州九
九八十有一萬足底幾簇煙樓粘雷公行雨不到顛山
半小兒嘐呱呱蝮夔睢排上不得九閽虎豹牙爪麤疑
是盤古初造天地時斗此一塊遺洪鑪開闢以來幾龍
漢幾人到此能無吁我年四十霜滿顱飽喫辛苦蒼然
臞既不能躍馬學黃須兒又不能擺錢效碧眼胡守雌
已違杜下史草元或類莽大夫生如此人不滿壑便合
甘老轅下駒而乃東西南朔胡爲乎昔人浩歌行路難
況此蜀道愁魚鳧鳳嶺之高高於上天梯我來六月猶
複襦不知何年積雪化不盡冷氣薄射逃金烏鳳皇不
鳴嶺宋宋歸來歸來兮使我踟躕玉帝大醉走失金蝦

蟆食人無有完肌膚威弧弛弦不肯射從此世上無坦
途昔昏昏而嚘鬼夕慘慘而嚘狐海水頓淺一半許只
恐三千年後海底枯憂來叫天天耳聾罡風吹墮嫮惱
衢二十八宿向下笑笑我俗皮俗骨蚩不嫌朝不跳入
壺公壺

林青天

林青天愛百姓不愛錢有
詔擊賊扶病前賊聞林青天喜欲顯東家椎牛西家殺
羊肥且鮮禮告耶蘇投戈鋌祝林青天大吉祥大壽考
子孫富貴億萬年皇華驛中鬼嘯煙有星夜墮聲轟然
從此天狼遐牙爪食人不嫌人肉羶吁嗟乎林青天

向老虎

向老虎追賊如風殺賊如雨賊中有謠言不怕天只怕
虎金陵城頭萬矢集賊聲死虎聲怒壞雲壓陳日低午
血點橫飛鏖戰鼓官兵歡呼賊兵哭敗馬驚蹏踢白羽
官兵誰向老虎

陌金陵

雨花臺墮賊手孝陵衛賊騎蹂百姓倉卒議城守問之
總督總督新敗歸唯唯否否問之將軍將軍曰總督在
我何有賊來撲城不見官與兵但見大男小女逃出城
縱火燒城大呼殺城頭亂飛火老鴉咸豐三年三月八

廬州歎

廬州危江公來吁嗟江公來何遲江公死廬州一片瓦
礫矣城中四面不見人但見青燐或聚或散短草裏安
慶墮巢縣摧廬州門戶已大開孤城死守四十日吁嗟
江公安在哉

圍湖州

今年圍湖州明年圍湖州湖州城外骸骨高於三成丷
城中米糧苦不足人人瘏黑如餓囚東家瀝百草根西
家煮樹皮萬鬼來嘬聲啾啾走告乃公乃公有酒氣方
召賓客椎肥牛一言不合乃公怒不用鞭朴但斫頭斫
頭尚可拔撾殺我官耶賊耶殺我者老革耶

湖口縣

湖口縣賊怕官軍避不面湖氣亂閃慘欲死密密札札
絆鐵練昨夜城中賊語賊語細不得聞似言礮矢集如
霰賊妻賊兒豫備走結束未了驚已顫彭軍新破石鐘
山攻城不費一條箭傳聞又收湖口縣

克高唐

克高唐誰其克酋僧親王麾下個個會殺賊賊走無路
十九僵二逃出者面目汙血腰腳創到今高唐小兒
夜半不敢哭但怕僧親王僧親王生爲上柱國死當血
食高唐昨聞天上天鼓鳴嗚呼死矣僧親王

寓皖感故鄉事作歌十二首

皖江三月春始來桃花李花歷亂開眼中見此白髮換
使我坐歎行復哀鵂鶹晝嘯鬼夜哭東南山水皆蒿萊
故鄉老屋安在哉
我初計偕跨馬出京都達官百識一懷中老刺色黑漆
將前又卻怕遭叱謫龍門太高不許上素衣多塵長蟻蝨
一朝戎馬起倉卒欲歸無錢氣蕭瑟仰視烏鵲東南翔
安得坿爾生羽毛
新招額兵怕弄刀未戰先亂爭上艘制軍大旗忽不見
傳聞已棄常州逃毀冠拋鞾走相雜蘇州閉城不肯納
獨繞城門且三帀
蘇州已失湖州偏城內城外無人色廖侯歸安令體元匹馬
從東來短刀在腰志斫賊侯績第一解衛民雖未斫賊
亦足珍胡爲檄向會稽去無計攀轍空愁人
趙侯賢義氣議守城城頭拉雜刀槍鳴富家出錢貧出
口晝巡到夜夜到明礮聲隆隆透地起賊雖膽麤亦畏
死但得上遊援兵集肯便全城棄如屣
郡外縣縣皆破蹂坿郡千邨亦賊藪只賸孤城大如斗
傳言又失大錢口糧殫矢絕狐鬼嗥一重一重環賊濠
姦民開城延賊入賊氣頓比蒼弁高
有兄有兄天一方幾年不見須應蒼城有蝮蛇野有虎
破襲無跟趯風雨米麥騰貴人肉賤道旁瘠兒淚掩面
安得飛來春江邊買醉不用三百錢
有姊有姊貧且寡兒賊惟當雞犬罵賊刀在手一齊下
血漂滿街土亦赭爾賊雖悍寧非人以人殘人胡不仁
雷公砰砰點大鼓作勢欲擊天怒瞋
三兒死二罰已大一兒又俘毋乃太無兒有女亦可抵
大女又死門前水小女眼淚嘵鬧千啾啾乳燕棲不安
貍奴燈火照江赤使我念此摧心肝
老妻嫁我命不諧麤布爲裳荊爲釵寇來避走飽辛苦
祇怕瘦骨摧連羣磨蠍到命天不眷坐視浮雲去如箭
黃梅有雨會有晴一家那得長貪賤
湘鄉相公盛賓選府中盡是初生贊迂生有策不敢干
萬一遭訶面有靦古來英雄泣路岐芒蘿邨女譬西施
赤鱗失水蟻噉之鱗乎鱗乎我心悲

天下甲兵正酣鬬野田無人把銚鎒老夫無田只有書
懋懋蠹魚令人瘦幾時息燹還故丘築茆三閒低打頭
偷生已矣我心憂

哀二君

程心齋慶餘 治經史有法筥書未成壬戌湖州陷投水死張南坪福慎 與余同學算而精詣遠勝余先是爲趙忠節乞師海上遇賊支解死

程君枕書如病蠶煮字爲飯不救飢前觸大斧後長鈹賊來攻城勢猖披一情投身波漣漪張君算法天爲師昔者何點今何蚩外援斷絕君軫之失計不成骨已糜郢書堆几志何等魯侯乃悅哀臺佗獨山莫娈擅猶筆鸞有五采鳳九苞彼密者網愁汝捎何不飛去別處巢

和徐懿甫子苓皖江雨劄

者一懿甫自謂一謂莫予偲也

皖江城斗來大城內城外餘兩句兩句本是天上司書奴偷騎三足烏下窺赤縣神州圖忽然一跌已句矣人間酸風射眸子骨立嶙峋捽欲死湘鄉相公呵導來左右顧視白日摧獨逢雨句奇且咍噫以麻姑青餽飯住以燕昭黃金臺雨句從此如弟昆朝叩相公門暮叩相公門相公門限鐵槩堯眸閒相公宅神言兩句者誰朝即相公門短衣三尺不掩髀裹中墮出西昆侖暮叩相公門主客亂翻黃河源雨行燭樹蜷不溫又聞龍宮老魅怕劇刻無處告訴聲復吞一任兩句荒唐論相公門前人萬千不知兩句誰恩定誰怨但見千張萬張口訟說兩句噴噴頻是時東南騰戰鼓句陳森森拱元武相公長征疾風雨猶擔兩句如意舞相公喜兩句洁歌卷江水相公愁兩句狂歎三千秋忽歌忽歎聲上空青天亦擾張天翁兩句牢塞雨耳聾殭拉賤子作三句上下相逐如雲龍急書一紙報相公

莫子偲唐寫說文箋異琱成湘鄉相公首賦詩旌之命和

六書誼隱人殊科各師己意殺羲娥廣陵二徐窴薪柮倕更正文相紿詭小生樗昧不識字荒醒怪夢千年晚郢書堆几志何等魯侯乃悅哀臺佗獨山莫娈擅猶筆尤於典籍窮研摩質衣買書不論賈精槧何止十馬駄唐寫說文瞥入眼百八十字星宿羅失聲驚詫得未有顛到在手剔弄梭故人情重囚送將勝比七尺珊瑚柯硬黃紙厚少剉鈍古錦惜未書城蓑四百部中臆木部異文一一煩搅把蠹簡面目挼復出雖失過信不可訶夜鐙搖影瘦相對斷斷點畫秦斯苛涊長點首騎省諸旋兒異喙息百家安得萬本寫萬徧光和之碑沙石拔照燿後代付深刻有如白日摧幺麼湘鄉相公癖嗜古謂麥得寶宜徵歌大篇脫橐不待瞬句奇字怪隸與蝌我生迂闊百無用只今墮落尤咨嗟箸書或憎馬背腫入世長媿蛇足多翅已三年苦奔走還恐一餓塡江沱

天寒堯鶴畏積雪冰窗凍折金蝦蟆和成瑟縮深自笑
何物輭翰揚其華安行種花學潘令棄此同上江南查
儻逢政餘作大冢遷爲相公書餽禾
大雪用坡公聚星堂韻張曉山 文虎 李壬叔 善蘭
同作
老梅花躁不著葉夜來花上沙沙雪皖江江水凌不波
千山萬山鳥飛絕老夫無柴亦無米破屋數椽壓又折
故人張李呼不至堆門一白屐痕滅建業兵燹照城郭
丈二長麾凍猶癖將軍命酒張大宴酒罄眼睨生醉縕
此時蠹魯悄不鳴一任風車碾冰屑似聞飛廉語滕六
要與蚩尤賭飄舊我窮縮項豈終竟龜策七二嘗不說

南陽臥龍且高臥布被不怕冷於鐵
六月十二日涪翁生日同周緩雲 學濬 孟輿 世澄
李眉生壬叔少石 文杏 張曉山 魯生 斯桂 莫子偲
釀飲虱商用集中水仙花韻而仍其結語
仙人負瓶歸能載醉倚漢頭鳥明月涪翁已逐明月去
蹁躚諸公亦絕閒延賓並風滿城酒杯到手皆弟兄
不信天上有酋狗出門一笑大江橫
漢延熹瓠歌
東漢古瓠兒有恩厚一寸圍閎四之二年八月廿某日
云二云六疑傳疑瓠背拉雜庶布麤正面光細平不敝
昔孝桓帝改元七第六之元得延熹二年建年屬已亥
請看提攵諸將帥部如后稷封於部
點兵西征疾於電萬馬蹙踏波濤壓山中丈人貽我書
怪我咫尺躧迹乖中興勳業讓郭李有手不撩嫗皇灰
去年今年苦大旱九州四海嘩告災農夫有田棄不耕
高高下下皆汙萊而況無田飢驅之我甘衰矣誰則孩
幾年去死不盈指胘肉銷盡如病豺塤胸鬱氣生古冰
彼蒼於我何讐哉昔從曾侯貸餘燄陰符未奏先防猜
魯國鐘鼓朝東門幡然一笑扶我頹五行來告驛馬動
走送一飯侯所哀秋深楓葉號林乾衡嶽頂上無雲霾
迎霽露髻悄相向萬峰一色霜皚皚丈人丈人休裹哀
速就同醉三百杯浩劫已過十八九暫時難得懷抱開
請看提攵諸將帥部如后稷封於部

汪芾庭 茉業 惠儁聽泉圖

昔我遊惠山滿山紺宇參差橫今我遊惠山亂石倒地
荒草平但聞泉水鳴涓涓一半似帶鴨咽聲君聽泉爲
君歌泉如能語愁泉訶龍來取水出山去一噴頃刻成
風波山外風波君奈何君不住山奈若何

周次夫 衡 醅醾圖次夫方戒飲故謔之

賴翁示我丈二卷是誰繪作醅醾圖賴昔嗜酒嗜到骨
入手汨汨乾百觚肘後不羨六國印眼前任種五石瓠
人間富貴徒紛然何異章紱囚猨狙雖爲諸侯老賓客
但覺畏壘不可都滿腔酒氣溢作雨迸散萬斛璣與珠
或拾得之當詩讀傳鈔俄頃牛腰麤我未識賴早傾到

識賴自喜德不孤城南老屋頗黎窗時復買酒相招呼
賴本大戶閥而起傾否小戶伯什倶譬淮陰侯襲田儋
齊七十城下一袍失聲驚走不敢顧降幡一片迎風趨
竭來訪賴類病鶴絕交漸到高陽徒酒能益氣卻闕病
功力寧遽參苓輸方今海水澄不波南北萬里無熊羆
賢生上書不解事劉伶荷鍤眞丈夫百年光陰能幾何
燜醉到底賢紗猶野馳溢漿蟻上浮籬豔豔黃花映
偃蹇似个眾則嗤行洒不代卅乃迂智得愚失有時有

車奔舟覆無時無古來英雄幾人在昭臺剡已黃金燕
昨夢酒仙謂我笑笑顏竟被愚公愚人生樂事第一酒
酒國新放三日酺醒來火迸詩報賴纖纖殘月明屋隅

吳仲英 恆 摹坡公瓊州洞酌亭遺像將於公生日

薦芷書來徵詩高陶堂速之

東坡遺像吳九圖吳來首詩如督逋高四才辦又慙之
使我詩膽不敢麤坡昔謫官嫁儋耳洞酌亭上一徙倚
元祐黨人既方剡但留須眉而已矣歸事相沿八百秋
諸君猶爾訟風流傳圖此會誰健者諸君會飲傳星查圖釀詞毋
乃坡所詫我坐老嬾捐筆硯況汨埃塵擾人面高冠櫺

吳非我好卻有月錢買沈宴時余攝篆常州寧月已過涂月來
揶怕霜雪白皚皚遲吳芮醉坡生日仲英將來訪余兼問梅花

吳倉石 俊 無園圖

我昔曾讀無園詩問君詩結園鄰無怪君搖頭不肯應
指圖速我題詩牋無園光景誰所開劫後不化昆明灰
疏泉栽花儘潦草美人麤服天然好幾問老屋天斜檐
朝茶暮蓼甘如飴得錢隨意輸官課吏不打門犬高臥
鳥啞鵲喈正愁人東邊假笑西邊罵我生本乏嫵媚骨
引前欲躓後又蹶人言世外有仙鄉桃源之說愁荒唐
已拌多買遊山具從君故郭城外住

沈仲復 京兆 秉成 饌硯廬圖

汴陽石有魚形鯖髮畢具剖爲硯底面各一如
比日狀質配嚴夫人質之築鰈硯廬
汴陽之石天下罕郤作硯材元玉煥博山鑪裏谷歇煙

煙入硯池裊不斷生就雙魚戲清水搖動花光簇紅紫
綺廊滿挂湘竹簾不教塵涴兜央几細漏丁東夜尚早
圓月輝輝照晴昊雙魚酹爾一尊酒人生有情天不老
沈侯好古兼好奇投剔幽玽偶得之香姜銅瓦不敢比
鱗髮射眼生明姿一匹東絹裁雲翅請侯滿寫同心字
擣硯成泥泥化灰雙遊雙泳判不開

吳倉石示削觚廬印存兼述客謔詩以張之

吳君刻印如刻泥鈍刀硬入隨意治文字活活粲朱白
長短肥瘦妃則差當時手刀未渠下几案似有風雷噫
李斯程邈走不迭秦漢面目合一筮刻成不肯輕贈人
贈者貴於遍撒影一客偷覘忽失笑君之所貴毋寧欺

譬人好色好美色夫差失霸尤先施世間隨個齊王駭
後宮乃以無盧礲但將高興恣揮斥一節不媚全節疵
明日照鏡行自嗟如瘢在頷礲到頗彊蚩代妍豈乏術
祁連山下饒燕支君言茲道久不振文何餘燄日月墮
欲輓於古失不足千氣萬力呻吟衒賣屢被貧鬼責
變計早蓄微公規連就京兆乞眉樣朝來學畫漸雙眵
橫看不是側愈謬蚩已入骨無由醫亂頭麤服且任我
聊勝十指縣巨椎燕園花躰秋亦暄雨中老柿霜中葵
孰工孰拙我不問得錢買醉眠蒼苔

五言律詩
雪中喜曹煙波枉過
題榆蔭樓壁
吳丹木霽湖小隱圖
對雨憶吳榆樓老人
榆樓老人枉過
贈朱鹿亭十四韻
答于辛伯
夜坐得寒字
望月憶曹煙波
雨
晴
野望
寄吳鑄生
寄沈杏橋十韻
大佛寺訪曹煙波不遇
法螺庵題壁
寄查筠長二首
鄭厚山聽泉圖
贈朱沁泉
留別朱沁泉
祕軒卿典史別後卻寄
周存伯移居圖
日本春虛堂遠惠楹牓二首
陳筠石雁湖尋春圖
鄭蘭坡紅橋春泛圖
倦圃贈陳歌九
寓齋外野冢
喜聞向軍門追賊抵江寧三首
遣懷三十韻
六郎隄
河南道上
潼關渡河
漢臺同蕭鄉泉方伯呂曼叔太守
七月十五夜廣元軍中得抱山兄書
襄陽
吳桐雲郎中宣南話別圖
雨
送別潘瀛舫三首
偕親王輓詩十六韻
顏駿叔悟到琴心圖
野人家
憶汪梅邨

七言律詩
銷寒社詠史二首
銷寒第二集詠史
保安城望海
重九雅山登高二首
觀山亭秋眺奉和李蘅園師原韻
黃鶴樓扁舟訪友圖
于辛伯南湖柳隱圖
送盛嘯侯入都
張如公白露草堂圖
張如公感懷詩索和三首

寄贈鄧臣若軍門
謁岳武穆祠
廟臺子
皇澤寺
春閨怨
出塞寄抱山兄
讀趙沅鵲侍御奏疏
凌塵遺秋風破屋圖
鄧伯昭雪堂聽雨圖二首
送馮魯川權守鹽州
范鶴生師寄詩依韻奉答四首
張魯生獨立圖
送徐懿甫還盧州三首
家越樵繪其先代遺墨徵詩
自湘詣鄂阻風君山喜遇抱山兄旋刖
張文心蒹葭老屋圖
天津
錫之大令畫山結隱圖
許石聲西湖春餞圖
雲酣司馬佛峪聯吟圖
方存之示贈公遺訓二首

五言律詩

雪中喜曹煙波枉過

曹君飲成癖日日醉如泥棄興忽枉過停舟楊柳西北風桂樹響淺草雪花齊莫放悤悤去今待同聽雞

題榆蔭樓壁

幽趣不在遠所居成隱栖波光照檻動山色壓樓低鎮日無俗事有時聞鳥啼眼前忘主客坐到夕陽西

吳丹木 紫雪湖小景圖

咫尺城南路幽棲地勢偏避人成小築脫帽對秋天一

水到門駛萬山環屋圍與誰賦招隱讓桂正新鮮

對雨憶奚榆樓老人 鏡

獨自卷簾坐東風吹雨倚窶遮眾山黑水長舊灘深樹色暮逾遠鳥聲鳴更陰遙憐老詞客應有惜花心

榆樓老人枉過

榆樓老詩伯訪我命高軒白髮能好客青山同到門譚深棲鳥怪對舞鞠花翻莫負卜鄰約池塘未覺諼

贈宋鹿亭 勃 十四韻

天意雛書卷斯人老湖阿鄴雞謀一飽須鬚看雙皤地僻無車馬園荒有薜蘿文章中婦豔事業假儂儀憶昨扁舟訪棄閒談酒過劇譚多少淚倚醉短長歌好夢辭

登樓夜已半樓外大谿橫寓維摩龕盒臨大谿照影水欲動舉頭月正明風回一雁下雲過萬山平薄飲不成醉思君隔著城

雨

一雨四山昏稽頭急溜奔溼雲壓窗重老樹戰風喧野岸添魚網緣塍生碧苗魏非張仲蔚三逕亦蒿萊

晴

久雨忽收霽西山蒼翠開鳥飛青人下水急到門回隔

野望

登樓望不極凜凜北風涼曉日澹初出諸山明老蒼水

連遠岸動樹入近郊荒一雁飛鳴過如聞愁稻粱

寄吳鑄生 鍋鳴

相思似青草入夏益叢生風雨孤舟遠江湖白髮明賣文何處活耽酒一身輕想象楓橋夜猶能鐵笛橫 君珍藏笛云是楊鑾匡物

寄沈杏橋 鳳飛十領

今日論文采君應第一人儒冠隨分去野趣與書親感事詩千首澆腸酒百巡高歌動風雨直氣上星辰作客長卿病歸來原憲貧稻粱愁雁鶩道路泣麒麟憶昨過從數同遭忌刻頻世情任脫略郎景只酸辛浩蕩江河濁崢嶸歲月新未知莫邪劍何計合延津

付醉侯

留別朱沁泉

涼風起蘋末瑟瑟滿庭秋游子溝上水東西無定流相逢乍青眼惜別又扁舟何時打雙槳重訪五三樓

祕宣卿典史雲書 別後卻寄

臨歧折楊柳折盡不成陰欲認別時路夢中何處尋慚無飛霞佩持報秋水心舊醉若溪酒酒香猶在衿

周存伯 閒 移居圖

不識橫河路因君一再來路隨芳草轉門對夕陽開秋色平林動鐘聲古寺回何當池上醉好勸竹根杯

日本春虛堂遠惠楹榜詩以報之二首

積水空濛裏浮雲浩蕩閒路疑天際斷書向日邊來王者今無外文章豈假媒始知東國士自有軼羣才

望遠勞雙眼神交已五年名浮吾欲愧書好爾應傳日

月光東海衣冠接漢天奕風有遠約會與一陶然

陳鈞石 鶴 封 匯湖尋春圖

一櫂江南路春風水亦香故人棄逸興挾客恣軒昂湖氣不拒日嵐煙如挂疏晚歸憩楊柳吹綠滿衣裳

鄭蘭坡 耀 祖 紅橋春泛圖

三月蕪城路年年泛畫橈歌聲動流水人影狎河橋細柳捎塵起狂花亂眼飄不知經戰後何處尚吹簫

倦圃 賠 陳歌九 功 敘

金陀舊池館春至擅清華水長通橋直城迴出樹斜鳥哦去年雨石蔓宋朝花有沙羅樹二株大數抱歷宋至今花不斷竟日留佳客焉軒未覺譁

寓齋外野家

貧餘歸葬少亂後上墳稀燧燧驚魂舞川原戰血肥暮天聞鬼哭冷日見烏飛誰念江南北征人淚溼衣

喜聞向軍門 榮 追賊抵江寧三首

妖氣纏城閫軍威照大旗爾曹猶鋌走來日看縣戶陳

合風雲動刀鳴虎豹欺聞傳元帥語方戰慎交綏

回首麒麟閣如公有幾人殿隍百戰後功業一朝伸熊虎聲名舊乾坤整頓新始知旗鼓襄大將本如神

盞晚全圍合元凶定就烹三軍才作氣一鼓冠垂成白骨開新壘黃河送哭聲從茲有虛願慙媿魯諸生

遣懷三十韻

皇帝初元日車書混壹時萬方同蔽一聖一醜敢貽羅閫掾三江險翻勞六月師當關愁虎豹合戰失熊羆不見樓船下仍煩羽檄馳彼徒方豕突我眾總狐疑殺氣回高鳥妖星照大旗誰言天塹在已被賊鋒欺擬死眞無計媮生只益悲血流渾亂眼淚灑不乾頤當代論雄武何人建鼓鞞兩年虛控扼兆姓欲瘡瘢轉饟應難繼旋車未有期幾曾投袂起習遺執冰嬉宸算操常定殷憂眷在茲恭維多士

諸齋自

九重擇天遠風雲隔春醲草木知同仇拌一舉授首爾

何遲元帥今龍種羣公各虎羆威聲扶碑壘陳勢壯蒼龜按隊鞭初指遊魂翅早垂乾坤皆失喜碑歷本無私功罪千秋案輸贏一局棋小臣空破膽此日想伸眉病被詩書棄才因販竇危元經從草率露布或淋漓逕已荒松鞠家憑寄蔡黎北來能占勝賊走定僵尸豈但覓同望還須霧一披好圖麟閣上名業愼毋卑

六郎隄

六郎隄下水猶帶戰場聲日氣陰晴裏撩余懷古情草荒焦瓚墓沙沒孟良營天下方豺虎何人繼大名

河南道上

聞道河南北年年苦用兵賊歸猶竊壘縣在只空城草

木千戈氣山川哭流聲淵謀不成醉愁對月輪明

潼關渡河

驅馬潼關外河流一綫長蹟峰牽岸赭落日倒碑黃爭渡灘聲亂蕖潮雨氣涼津梁吾勸矣何計辦歸裝

漢臺同蕭薛泉方伯 浚蘭 呂叟叔太守 倩孫

周遭不見日楊柳緣成堆漢運昔改鼎眞王此築臺山川龍虎氣兒子犬羊才難免陰平禍英雄安在哉

七月十五夜廣元軍中得抱山兄書

兄弟三年別平安一紙傳到時秋已半喜極月剛圓梭遒爭防虎巴流欲曾爲幾回虛捷羽遑問祖生鞭

襄陽

積苦雙輪緩裁能一葦杭回頭謝秦嶺明日發襄陽驛路謌言、警 閻僧邸 覆酒 江邨野店荒無從問舊舊且訪臥龍岡

吳桐雲郎中 大廷 宣南話別圖

明月照離色離人無限情宣南一尊酒將月送登程夫壻殊奇勣咨精誠欲賦丹青引應憐偏仄行有儒愁正子非不達楚天況闔兵隨身有長劍正好赴功名

雨

驟雨敬弟屋霑牀復溼衣氣將連岸失勢急夾江飛雁爲愁無食蛟龍覺更肥年來盛陰慘多恐見晴稀

送荆溪濂舫 肇鏞 三首

君甫四十四如何霜滿頭襲書本無用呵壁爲誰愁蕉下鄭人關門老子牛前程不須問長嘯拂吳鉤

皖國三年住年年作解潮留蛾蛇有足歸恨屋無茆羨爾便鞍馬行褒鳴前骸入山射老虎入水射長蛟

不作渾脫舞聊爲捉搦歌驚心卞和玭搔首魯陽戈畫虎亦已矣拜蠭宿奈何臨歧莫餅餌天下鼓鼙多

贈親王輓詩十六韻

惡耗初傳日朝廷哭失聲淒涼壞雲黑慘澹落星頹列爵親王貴專征大帥榮秋高鷹隼疾風勁虎熊驚祇氣邀邊馬軍威壓駭鯨令嚴萬眾肅剪決一身輕接戰尸盈野追奔血濺纓艱難酬

寵眷容易失垂成時事憑誰問人心爲不平讖歸武侯表數益亞夫營纖券藏盟府金棺葬帝京似聞丹詔下趣取赤眉烹日月天無翳江淮水會清遊魂俱堪殄奇勣答精誠欲賦丹青引應憐偏仄行有儒愁正劇獨立涕縱橫

顧駿叔 承 悟到琴心圖

涼月夜沈沈聽彈堂上琴七絃迸遙響一葉舞霜林能使鳳皇下如聞元鶴吟閒心澹於水余亦悟從今

野人家

郭外二三里一灣流水斜沿流向前去忽到野人家拱

手問何業曰云能種瓜賣瓜日日醉何處有蟲沙

憶汪梅邨士鋐

有客金陵至言君入十題任人罵窮鬼不死作詩王破
被夢胡蝶破琴調鳳操呼裘煮冰雪飽喫當餱糧

七言律詩

銷寒社詠史分得岳武穆韓蘄王二首

文官愛錢武惜死南渡君臣公奈何絨騎年年窺白下
金縚歲歲過黃河汴梁舊廟暌鬼鄂岳行宮走橐駝
旗上精忠字空製趙家天子只求和
岳家已死莫須有公復道遙湖上啼兒轟英雄成底事
夫人旗鼓誤當初黃龍艦壞陰燐出白馬江寒陣勢虛

莫向金山回首望東南半壁費躊躇

銷寒第二集詠史分得宛萊公

迅如風雨穩如山孤注澶淵振旅還一代功名寧草草
三軍涕淚尚斑斑拂須丁謂逡巡入假第王曾俛仰閒
錦繡中原悲斷送雷州從此失刀環

保安城望海

保安城中遺角高保安城外海天遙浪打石頭日月疲
風回山轉魚龍舞霧絕少鮫人來獻綃
祖得太平息寇盜便拂一瞬老漁樵

重九李鄴園師招同沈浪仙諸君雅山登高二首

雅山山半湖首寺重九登高一再來老樹破當人面出

華筵平對夕陽開荒郵劫後餘殘壁古殿秋深尚綠萍
多謝故人能數典眾中爭羨沈侯才浪仙述雅山古蹟

西山怪石何所似萬玉亂攢青天青古寺暗愁風雨入
陰崖深閉鬼神靈僧留別院茶餘客鼠齧前朝寫贖經
過師子龕觀經燄皆明萬牖寫本惜殘闕矣清磬一聲看嚮晚海鷗飛破秋冥冥

觀山亭秋眺奉和李鄴園師原韻

海天涼早雁爭飛估客張颿風力微沙外潮來催蠏上
煙中人語叱牛歸晃愁水氣攪成雨忽被浪花吹上衣
道士不驚官長過可知名利未渠羈

黃鶴樓金臺屬舟訪友圖

鶴樓先生老逾健訪友年年一舸俱煙波釣徒舊晨夕
江湖散人今有無西風揮手出門遠黃葉打篷驚夢孤
聞道山陰近棄興幾時詩札寄潛夫

于辛伯南湖柳莊圖

繡州辛老不知貧留客閒鷗一倍親家住煙波如畫裏
手栽楊柳接比鄰等身事業餘詩草徧地干戈有釣綸
近日讀譚添幾尺君著柳陰著過南湖天與著書人

送盛晴侯襄九都

憐余遭乞韓信食送爾恐吹伍員簫海內頻年魚素斷
天涯何處馬蹏遙陰陰驛樹鳴秋蚓渠滾滾寒江起暮潮
此去會看生羽翼不須回首問漁樵

張如公 龍生

白露草堂圖

天台四萬八千丈淺染張侯結隱深門外松聲晴謖謖
山願雨氣證悟悟三更虎嘯風動樹五月猨嘵霜滿林
瑞草琪花今幾許還應媕婀暇與同尋

張如公感懷詩索和用原韻三首

江上年來戰伐新孤舟流轉又殘春卻看飛檄渾無計
生悔爲儒早誤身野哭幾番回白首總戎誰解滅黃巾
街衢巷陌炊煙少愁說堯天耕鑿民

問道逢煙偪上遊三衙衝要使人愁捷書不見收青嶂
軍令虛頒狎白鷗東去大江喧畫角南征諸將夢刀頭
如今須上匡時策天下笙歌有幾州

地一悠然

春閨怨效庾開府

廣元城外皇澤寺建曰金輪皇帝年遺像不知幾風雨
武后石像無年月或云后時羽 危樓長此切雲煙樓高數十丈 大佛跌坐 琢玉
馬今何在粥版茶魚亦可憐滾滾長江向東去側身天

遥望西湖埋骨處而今戰火又通紅

廟臺子

留侯阿宇山之岡虛閟能生六月涼十里水聲喧竹柏
四圍嵐氣溼衣裳行廚雪藕堆金盌丹竈煎茶沸玉槳
吾欲從公覩黃石恨無辟穀舊時方

皇澤寺

西來元帥陳堂堂挾粟如閩下各鄉頓使瘡痍塡道路
不知宇宙有康莊輪脅媿少千頭橋生理難謀十畝桑
祇賸仙居無恙在便應相訪裹餱糧

寄贈鄧臣若軍門 紹貞時賊由徽寧窺湖州軍門

駐交界處扼之家抱山兄佐幕府

鄧艾軍威大振高往來千騎擁弓刀獷徒消息馳雞羽
幕府文章占鳳毛山水即今增氣象
朝廷何以慰賢勞遠遊行客空皮骨日暮鄉關首重搔

城頭吹角柳花飛佳人獨夜空掩扉蘭膏照帷覺遠夢
錦帶規裙減舊圍兎央機上素蛾斂蠐螬塞邊黃犬稀
三春三月燕雙至相恨相思人不歸

出塞寄抱山兄

貧餓驅人住不得出門上馬雪沙沙未知懷抱嚮誰盡
祇益奔波長自嗟塞外本來少楊柳隴頭若個寄梅花
一封書札幾千里魂夢應隨同到家

讀趙沅鵲侍御 樹吉 奏疏

論兵自詡古人同亦竊當年樹戰功事業還輸藍面鬼
聲名虛負黑頭公天邊戎馬驅餘氣海上鯨鯢戲大風
一紙彈章容易死將軍還是可憐蟲

凌厘遺霞秋風破屋圖時湖州失守余甫自蜀歸

尋妻子於上海

漂泊年年席不温得歸無復舊柴門故人燕雁今誰在
天下龍蛇尚爾存與話艱難搔白首共商時勢到黃昏
向來廣廈千間意帶甲紛紛何處論

鄧伯昭 雪堂聽雨圖即送入蜀二首

圖益在黃州憶弟作也僕伯兄仲兄久逝戊午
計偕與叔兄別于戈流轉不得見者六年矣捉
筆題此情見乎詞

黃州雪堂我未到傳有東坡憶弟詩東坡一去一千載
纔隔經年蹟未陳辭家寶劍又延津 張君香壽王戊同房鷰被落今年第
三人及弟仍出師房門牆輪與稱高弟衣盆如今得替人舊壘偏
尋前度夢新陰肯作別家春郎看老眼無花在莫道文

章不有神

張魯生 斯桂 獨立圖

倶鶺鴒原回首望今脊魂夢是歸期
蜀山此去數千里粤騎長驅十幾年垂老豈堪頻作客
耦耕況有未荒田 令叔湘舟先生有南邨耦耕圖 江湖入夢秋風底天
地無情白髮前三舅陽關留不住還君詩卷一悽然

送馮魯川 志沂 權守慮州

驢州太守漢文翁試綰銀符便不同春城十里花迎馬
呵導雙旌鳥避風夢六山川明畫戟江淮草木識青驄
遥聞亂後歸耕少盍晚憑公慰澤鴻

范鴎生師寄詩促計偕依韻奉答四首

拋將三逕久荒蕪充選還憐吠眾狐裏竽不信逢萊迷弱水
誰從象罔索元珠百千心事纔書卷四十頭顱已老夫

揚雄老矣童烏死況更臨歧淚眼枯

鄧子伯昭西川長作客莫愛子偲兒門吏欲仙君又歸爲兒女計我誰與締俗人緣天邊獨羽秋無賴海上閒鷗病可憐槃興肯來尋舊伴休遲風雪剡溪船

家越樵鐫其先代二檀先生遺墨徵詩

先生避嚴分宜之簷簾宵歸田工草書能詩

先生不喫太倉粟老卿姚江弄釣竿招隱拌逢丞相怒同時都作古人看卽論草訣誰義獻況有詩名敵杜韓若把青山北風骨祇愁棱角太嶙峋

自湘詣鄂阻風君山喜遇抱山兄旋別弟兄尚賸二人在暌隔鄂堪九載經忽忽此相逢俱老瘦

還成分手太伶俜武昌在眼恨難渡君山低頭愁嚮順爲語江神莫弔詭明朝風順好揚舲

張文心憲和兼葭老屋圖

當湖湖水清兒底愛爾幽棲枕水雲輞川別業百年古瀼西草堂天下聞自從風雨龍蛇鬬無復江鄉鷗鷺羣今日尊前展圖畫白頭愁煞沈休文

天津

七十二沽春水長大關前後估驅開埠盡岸岸高還下轉漕年年去又回城上角聲嚴鐮鎗海邊蜃氣幻樓臺元戎長此陳兵衛風浪須防伺隙來

錫之大令申詒畫山結隱圖畫山者君工山水畫

此招隱也

南邨北董齊低首能事由來擅畫禪浩浩江湖雙鬢外泄泄風雨一鐙前與余同有登樓賦時同客天津暫醉還吟招隱篇祇恐桃花迷御路欲往從之煙渺然

詩石聲大猷西湖春餞圖

世年前在西湖住湖上春風領略多撲撲香塵大隄起盈盈紅粉錦鞍馱芳時鄰肯辭一醉勝友相邀日百過遭亂何人更行樂眼前大半積荊駝

雲酬司馬崔旦官山左時遊山得佛峪幽辟罕有知者繪佛峪聯吟圖徵詩

齊魯峰巒都入畫卽論佛峪亦殆殆得閒去觀雲中磬而今吳下煙霞賤今官太湖同知貲與先生直幾錢

方存之示贈公遺訓存心積德四大字是合肥相公大筆吾親請此是君家四字經心嚮閭中勤摸索德從流處出光明聖賢自古須名士畿輔而今尚頌聲

公代作索詩二首

存公一別十年殫失喜重逢鬢已蒼玩世功名漢方朔傳家理學魯靈光高才早信空當代道氣還能祓不祥多娥老夫老無似倘從歧路逐亡羊

君令畿南有政聲遺澤多應長灌注不愁子弟不公卿

五言絕句
采桑詞三首
雪夜憶內
盧溝橋
黃金臺
九汲莊
清風鎮贈歌者金香
老健坡
邯鄲
草

六言絕句
贈金石僧六舟二首
周存伯范湖草堂十五首
雜言三首
七言絕句
舟中漫興
七夕二首
聞雁寄內
文信國玉帶生硯二首
趙姬好玉印二首
六里河
郭邨
贈雛伎二首
答邵伯昭二首
寓齋卽事
克金陵凱歌八首
秦淮河枯柳
懷人詩十二首
鄒咨山示先代會試朱卷二首
曹葛民石屋著書圖二首
孤山
胡子繼若谿小隱圖二首

吳仲英示張孟皐錢叔蓋兩君畫二首
李笙漁示任渭長畫二首
李笙漁示哲兄語谿漁唱遺照二首
吳仲英自號了無大師繪僧像索題二首
許石聲近遊草
顧榛郇賢配蓮香清暑圖二首
沈藻卿示改七薌畫奚鐵生小像二首
吳倉石示石鼓文精拓本四首
附雜體
渡黃河謠
望海樓醉歌

白鶴歌二首
古諺四首
甎硯銘七首

五言絕句

采桑詞三首家抱山兄同作

儂歌采桑桑詞歌聲大家和大家莫采少采少怕饑餓

采桑復采桑桑采桑南陌頭看看桑盡春去幾能留

楊枝著地垂綰得行人住將楊來比桑渠是多情樹

雪夜憶內

入夜雪逾緊衾寒不敢伸遙憐鐙火裏猶有未眠人

盧溝橋

驅車盧溝橋橋下桑乾水照兒車中人一昔頭白矣

黃金臺

昭王不可作臺阯蒿萊侵可憐天下士何處覓黃金

九汲莊

人言賈島佛此地有遺碑經過不下馬安用五言詩

清風鎮贈歌者金香

入座逡巡怯撩人宛轉羞問年佯不解笑指月當頭

老健坡

朝上老健坡暮上老健坡老健能幾時爭如白髮何

邯鄲

且買邯鄲酒暫醉邯鄲倡本來無好夢嬾去問黃粱

閩中一掬淚滴作草斑斑春風又春雨綠到玉門關

六言絕句

贈金石僧六舟二首

吐飯無端變鴿洗盆有時咒龍虛堂竹影滿地晚涼人

來打鐘

孤雲去住無定蹋戶爭看永師云何著意金石是師拭

鼻涕時

周存伯范湖草堂十五首舊十九首主人取十九萬言之意今失四首

昔人已乘舸去湖邊煙水蒼茫猶賸一弓弓地戀君料

理草堂范湖草堂

陂塘四面皆水中閒著個茨邨一夜蘆花如雪秋風涼

到柴門茨邨

江湖隨分已矣風波到處迺然昨夢忽逐雁去鄉心都

聚鷗邊鷗巢

北垞最宜銷夏安排清簟疏簾熏風吹來對面惱人亂

揭書籤北垞

碎月忽逗窗几清陰滿地如水生愁檻外風聲吹落幾

許松子松下館

窗外花光剛午填詞人倦修譜偶從花底吟過落紅陣

陣如雨花間詞屋

一片荷花世界伊人在水中央風來鼻觀都滿不辨花

香水香芰阿

亭子小於艇宛在葭港廬灘爲是愁風愁水秋來莫
倚闌干廟亭
橋轉忽通曲榭周圍竹樹便娟午枕不知雨過水雲涼
到琴絃水雲琴榭
幽篁千个萬个搖窗碎玉參差客來面目非舊煖綠吹
上須眉窗房
盤石峻嶒相對當門縱橫不齊苔蒻一碧如許恐有仙
集留題石所
虛閣憑高結構雲氣常護窗櫺房士濕愁孤落天邊有
個匏星匏閣
幾株老桂欲綻十笏幽齋不扃誰賦小山招隱我將據

艇而聽方齋
春氣先回池館滿園花樹毵毵日暮關心何處故人江
北江南春樹篆
我本茗谿漁隱無端誤蹋槐黃輸爾扁舟歸去秋花剛
逗西廂茗花西廂

雜言三首

世事翻雲覆雨人情看碧成朱莫信周顗空洞亦防呂
端樹逵
誰言事莫須有祇恨老不如人勝下且從年少牛側寧
無大臣
下水亦有上水西風會轉東風柴桑任就三逕昌黎不

伯五鄭

七言絕句

舟中漫興

秋風容易長蘆盡畫出城南載酒圖兩岸青山青不斷
送人一路到菱湖

七夕二首

一年一度一相見靈鵲填橋事有無雨雨風風隔不斷
思量還只客星孤
天上一日人百歲一歲算來天片時時時刻刻鎖相見
誰信雙星亦別離

聞雁寄內

盧花開後雁來天失侶孤鳴劇可憐昨夜西風吹客夢
與渠同是不曾眠

文信國玉帶生硯二首

汴淮揚子三條帶鐵鑄山河局已殘只賸孤臣一片石
墨池龍氣射人寒
咸淳二年製銘古卅四篆字蟠雲雷冬青樹死蟠蜍活
此是厓山劫後灰

趙婕妤玉印二首

漢家寶璽今何在九字奇觚已渺茫到眼忽驚婕妤印
千年紅玉暖生香
班婕妤方畫眉妬趙婕妤偏舞褭工

空秋月趙家玉印又春風

六里河

六里河邊去來水不知曾歷幾興亡鬬雞兒死英雄盡
誰憶當年玉鐵槍

郭邨

郭邨樹頭風颯颯郭邨瓦面雪皚皚邨酒半升不成醉
聽人閒說黃金臺

贈雞伎二首

十三嬌女臉如霞解訴閒愁解憶家一樣海棠好顏色
憐卿底作斷腸花

可憐豆蔻不堪簪可恨芭蕉遺長心一曲琵琶兩行淚

水晶簾外雨沈沈

答鄧伯昭二首

君憐桃花不結子爲遣桃根來寄書無奈東風太無力
枉教忙煞武陵漁

吾家阿咸大麤率曾向天台醉落霞劉阮由來總年少
老夫擬遣覘胡麻

寓齋郎事

龍王廟外雨如麻龍王廟裏人喫茶老夫一月病不徹
聞到牆頭鴨腳花

克金陵凱歌上湘鄉相公兼頒元圃介弟八首

楊旂吹角大旋師一騎紅塵天下知

沖皇甲子歲六月合是

天顏有喜時

築壘合圍逾十年棄戚掃蕩不留壇短長萬髮逃無地
上下重江喜見天

雨花臺上晃大炬金川門前塵駭鋒殪煞緣江萬斛鯨
龍飛天子是眞龍

前有飢熊後渴虎湘衡兒郎一搏手當時枉自鬬門出
看爾可能飛上天

彭楊水旅扼江頭鼈水羣毛空拍浮長龍舳板齊呼殺
千里長江亦倒流

羣雄意氣亦奇俄狃死忘生特地來不是相公威福大

如何個個上雲臺

介弟縣軍秋又春九天九地劇精神帳下都如皮豹子
賊中那伯魏騏驎

親朋久已隔塵沙不見音書如病瘕上元運裏重開眼
天下而今是一家

秦淮河枯柳

淮東淮西無片瓦盡梁燕子誰家飛數到河邊半枯柳
似曾拂著美人衣

懷人詩十二首

本朝理學有宗派正脈無過桐城方望谿無人植之死
如公合是魯靈光方存之

梅鄒先生老逾健亂後歸來讀且耕綠滿窗前書帶草
無人知是鄭康成 汪梅鄒

蠡公一別一年餘憶在空山讀道書何時拾得金光草
與爾同騎赤鯉魚 徐蠡甫喜言神仙事

李七遇我顏色親幾回鐙火共其邊巡湘流渺渺嚮東去
欲寄一行無錦鱗 李少石曾共學使幕校文

識字不讓莽大夫有官不羨執金吾甘作諸侯老賓客
先生到底是倪迂 倪豹岑文蔚登進士第不仕嘗佐幕

錢唐衣老臞仙臞憎俗嗜奇廔與我俱漢甎秦鏡挼羅徧
第一騎人古玉圖 湯衣谷裕春弄古玉器甚富

勝朝無過利瑪竇

本朝無過梅勿菴疇人之術各千古開闢荆榛與子三
李壬叔

碩父先生不可作黃茆白葦何紛紛松江老友牙齒墮
獨閉柴關校說文 張嘯山嘗與陳碩甫先生友善

獨山寓公老好事晨出暮歸訪古書唐寫說文暫入手
一喜三日頭不梳 莫子偲弄唐寫說文木部百八十八字

禮家聚訟紛紛如當代何人識石渠陳侯師說有赤幟
劉侯祖詁無黃初 陳卓人立受業凌曉樓先生劉申受先生孫也並治三禮

南京城南鐵作坊行人指作集賢鄉眾中老夫最屈彊
不覺低頭通義堂 劉伯山毓崧同寓鐵作坊著通義堂集

周郎才調遺九州矯如雲鶴之孤游等閒一飽覩不得
雨雨風風鎮自愁 周孟奧

鄒咨山 湘儕示先代見獄太僕明嘉靖壬戌會試

朱卷索詩二首

八股文章兼表判場中朱墨爛然鮮嘉靖科名禮部卷
斬新三百又三年

雅雪園翁 咨山自號吾舊雨遊德今之謝永嘉如何頭髮絲
絲白尚種東門五色瓜

曹葛民 貽石屋著書圖二首

石屋洞中無劫灰先生高踞讀書堆卻笑黃門冷待詔
吾家子雲眞蠢才

纏腰萬貫便騎鶴署券十紙空賈驢點墨研朱吾已悔
年來只讀訃然書

孤山

孤山處士何曾孤一鶴年年解抱雛老夫卻被孤山笑
倚徧闌干鶴也無

胡子繼培系 茗谿小隱圖二首

茗谿漁隱已仙去君漁隱裔遷徽州屈指人閒七百年定有當
時舊鷗鷺遲君來放釣魚船

我亦茗谿老漁子誤隨麋鹿到蘇臺他年倘許居同巷
一日過從一百回

吳仲英示張孟皐 學廣錢叔蓋兩君畫合裘小幀

舊有周存伯題句皆余故人感慨爲詩二首

寫生豔說張公子潑墨無過錢王孫一白山陽聞笛後
教儂何處訪柴門
題詩舊有周公瑾亦復西風掩墓門今日披圖倍惆悵
朝來流淚到黃昏
李笙漁示任渭長 熊 畫幀葢渭長贈陳蓮汀銑者
有周存伯題句任陳亦故人也二首
渭公畫筆出奇古存叟詩篇擅老蒼夢想卅年舊遊處
橫河橋下月如霜道光丁戊閒存伯渭長同寓杭州橫河橋過從甚數
蓮老風流亦銷歇荒墳三尺夜漫漫老夫一劒懷人淚
灑向梧桐不肯乾
李笙漁示哲兄語谿漁唱遺照二首

我住苕谿君語谿鷗鷗鷗谿上盡情暖兩家生小不相識
枉逐漁舟東復西
君家仲氏我好友同在蘇臺走俗塵一樣荆花經雨謝
池塘孤負夢中春
吳仲英自號了無大師繪僧像索題二首
了無大師幾曾了了無大師何必無不了不無等等幻
十萬八千變相圖
了無大師說偈曰本來非了亦非無隨緣隨法隨生滅
者是驪龍頷下珠
許石聲近遊草
夜窗人靜鏡如豆細讀冬郎七字詩憐我閒情似春柳
被風牽曳萬千絲
顧榕邨 潞 賢配蓮香清暑圖二首
暑雨裁過風滿聽竹簾櫳几鑪煙馨繡餘清課手一卷
疑是妙法蓮花經
藥礎文宋金麒麟泥擅丹青妙入神修到倡隨幾許福
前身除是曾夫人
沈藻卿 翰 示改七薾 琦 畫奚鐵生 岡 小像兼坿奚
札三通吳仲英先有題句即諧之二首
奚九丹青妙無比即論詞翰亦通神流傳一幅行看子
多少心香拜倒人
吳君書畫亦後勁奚印朱文手自摹黃小松鐵生私印朱文曰老九
周宣大蒐岐陽日鐫石銘勳光氣逭三千年來詫沈鬱
一紙早壓珊瑚鉤

吳仲英許仲英亦行九嘗仿用之二百年中兩老九生愁周鼎換康觚
苦鐵道人酷好古珍此一日千摩挲雉鳴陳寶亦化石
奇蹟爭如沒字何蜀棧道有祠白石者無文字土人謂秦穆公時雉化爲石即此疑荒唐
偲翁莫子偲不作詠翁詠春逝君更後來名譽高晴窗大
机摹貙古快劍入陳風怒號君以篆書鳴
老夫老矣不識字子細學讀箝施喉但覺行閒出奇怪
滿天風雨舞龍虬
附雜體

渡黃河謠

河之水激如矢河之舟沙渡頭舟載車車爲廬河聲大
舟旋磨鱗所宮鱷眠紅龍來鬬河底漏黃風怒白日暮
馬豎毛不敢號望見岸人語亂車驅之冰斷髭年復年
元贊宜

望海樓醉歌

輝輝明星湛湛三五娛我嘉賓有酒如雨望彼海水瀕
瀕渾渾龍出魚沒不知其門浮雲南來風則吹之歘忽
萬里一逝無涯謂天益高謂地益博天地盡失眇焉爲
託鳳皇高飛自云文章烏鵲有翼不愁稻粱冬夜苦長
夏夜苦短百歲情欲何時可滿載人者舟覆人者舟涉

歷之險使我白頭

白鶴歌二首

白鶴濯濯緊飽惟蛇汝頂則丹殺人奈何
白鶴丹頂其毒如虺孔雀睨笑不如子尾

古諺四首

樹老來朽女老來醜
玉可毀不可涅也鐵可斷不可捩也
攫食防噎攫名防厭
多錢不如多技多錢易亡多技不死

甄硯銘七首

獲元壽甄保壽延年 漢元壽甄

以本初卜諸我初服 漢本初甄
黃龍之牙牙不如修蛇 吳黃龍甄
赤烏爾莫赤舌赤舌者誅 吳赤烏甄
誰建之衡不平者平 吳建衡甄
世無鳳皇鴟鴞代王 吳鳳皇甄
鳳皇不如我我無竹實忍飢亦可又

古律絕詩

歸安楊　峴庸齋

日本人西井氏

雪鬢霜鬚蒼然翁不妻不妾身猶童爲奴甘貧不受值
願助主人家計豐短衣掩脛綴又破主人三世奴一个
天上白日照赤心八十平頭俟已過舉世紛紛論貴賤
貴賤不同如人面貴人但知飽慾墾對此能無愧雷電
嗚呼程嬰杵臼等奴耳君不見西井氏

酬周次夫感飢民詩用原韻

次夫嘗與余唱和刻拙稿時盡焚棄檢敝篋得此紙前塵已遠老友云亡因補錄之

飢民乞食走積雪滿天寒兼旬
餐余權常州飢民廣集若輩誰青眼吾曹愧素
餼資遺而未能也大雪
河南北煙塵不可千汴省回紇創亂
周萊仙文雋小像二首

卅年前向申江見我正中年君少年今日展圖鬢似戟
再長半尺即坡仙像蒼然有
聞君熟讀貨殖傳暫捐塵中七尺軀三致千金隨手散
世間眞有兩陶朱君以慨然
樹借逕筆點山憑乾筆法不知勢遠近但覺氣嶙峋張

庸說
毀譽說
禍福說
友說
蘋說
夢隱圖序
霜天曉角圖序
仕隱圖序
寫經室序
受經圖序
爾雅正名序
禹貢正銓序
重刻羣經宮室圖序
草草草廬詩稾序
志微錄序
許君詩序
送劉嘉定序
春秋古誼疏
思益堂詩賦鈔跋
解社題名記
江忠烈公殉廬州記

歸安楊　峴滑齋

庸說

庸之爲言用也引申之爲凡庸也楊子百無用號其齋曰庸齋客問曰庸奚貴楊子曰居余語汝夫庸者人之所惡天之所寵也曰膠膠成成入於庸出於庸已蒙其實而辟其名寧有愈乎南方有樹曰榕大可百圍蔭若垂天之雲匠石睨之以其無用也而唾焉歸夢黑而頎者前謝曰余繇也不以庸揭宮僅以材死而唾余而余免矣樗與樗遞相謂曰榕之庸與余同天下言庸者蔽榕而庸余益詰諸詰朝曰敖有術乎榕曰汝奚在樗與

樗曰余豈辟擊者亦立於塗耳榕曰然則不汝之庸而誰庸夫往來之地百樋資焉斧斤之所戶焉汝保而與之委蛇而支離不中於度不汝之庸而誰庸余遊乎莽之鄉息乎荒忽之野消兮搖兮物無害兮妍兮醜兮莫余丁兮而胡庸余哉且夫蒼松白偷黃楊紫檀至有用也大枝爲偃爲棟小枝爲凡爲楔賊其膚而夭其生彼皆以不庸賈者也猱緤而不汝庸畋於庸而不庸與不畋於庸而庸而逃於庸其得就多亦鳥曰信天翁放於水涯無所得食也食之自致者始一咽焉鴟見而笑曰余拍拍而飛而鷹乎天力單慮而勿興覩爛亂而人以爲美甚而爭湊焉西鄰有女子婆屑而招路之人路之人以爲美甚而爭湊焉西鄰有女子衣敝屣穿髮卷手皺亦婆屑而招路之人路之人驚其醜疾過而勿顧夫

毀譽說

毀譽有定乎無定也有始毀譽之者而毀譽彙矣天之生人也不能有賢而無不肖其賢也人譽之其不肖者譽不肖者賢者毀之然乃若賢者譽賢者是亂天下之郵也夫賢不肖猶白之與黑也白黑當於前凡人能命之有盲者焉其命白黑之名與人同援兩物而示之則無由以處也無由以處幾何不顛到耳哉故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昔者東鄰有狐幻爲女子婆屑而招路之人以爲美甚而爭湊焉西鄰有女子衣敝屣穿髮卷手皺亦婆屑而招路之人路之人驚其醜疾過而勿顧夫

東鄰妖也西鄰人也然而美妖而醜人何以異乎譽跖而毀惠也非其識之不昭妖工於戚而人拙也且人妖之難於區也有二人相遇於塗一人曰吾寧以譽易毀乎寧以毀易譽也一人曰譽果是也毀果非也邪毀果是也譽果非也邪或今日之譽不勝明日之毀明日之毀不勝後日之譽果孰是孰非也邪雖欲易之烏得而易之終於亂天下而已矣於是相顧而嘻曰吾與若覺之彼日在毀譽中者不覺也

禍福說

禍福之於人甚矣哉其來也不知其去也不知奚自來其去也不知奚自來其來也不知其去也不知奚自來其去自去譬百其門而莫與關也世之言曰己有善必福之已有惡必禍之然而孔孟何以不王羿羿何以有天下也又言曰非禍福之能爲也命也則雖盜賊之殺人淫人皆曰我命固且盜賊奚禍福之慮夫孰不甘盜賊而願君子也今夫志侯而射射者或中或不中猶有侯以樹之而禍福無樹也有二人於此一人者修身以俟福而福不狎也一人者不畏水火金鐵之誅忘身以投禍而禍亦不湊也又有二人於此一人者修身以俟福福始狎之而終舍之一人者不畏水火金鐵之誅忘身以投禍禍始湊之而終縱之禍福有定乎無定也藝禾土而已而禾勃然以興夫禍福亦若是而已矣且夫禍福之於人天未嘗加之意也天未嘗加之意而人以意逆之乎以意逆之無惑乎其不侔也然則如何而可曰是在順我時而龍也我龍之時而蛇也雖龍勿羨毋寧蛇

友說

傳有之親師取友友也者與師俱貴所以析疑敦善而規於誼者也一物也名之而勿詳諸之於友而渙然一事也試之而勿安徵之於友而坦然藉設而無友猶無燭而冥行雖不失途然而後矣夫賢愚智否各有友友萬不同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曰擇術不可不愼

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夫天下之爲秦魏者眾矣盍亦擇所友乎作友說貽之

蘋說

楊子以蘋上官被劾攜三級歸而署號曰蘋翁昧昧墨墨不知龍蛇曳杖而嫭以古爲家有酒堆几有書積車飲酒誦書沛若導河客聞之叩門請見曰上官猶天也天可蘋乎子勇於敢偃而不顧從牛非馬若墮眾霧兒告飢而泣晨妻忍寒而泣暮猶逐狂而東走勤辟倫而無數將毋習於自誤歟楊子曰唯不然夫余媚上官之不皇而奚蘋哉客曰媚有徵乎楊子曰有徵余朔望上長以較庸兒織子相去縣矣辟於權衡不翅鈞銖之差也孰利器之勿覩獨裹此曠野昔者鳳皇巢於林人

網應對趾儀聲雌不嚮斂版當出神猶忽怳豈余情之未芳乃進思而退丈雖然余竊詫焉今之爲官者粉墨其面未言先笑戟門蕩蕩趨不待召一坐數起均以意耀挈威奔利牟於攻勢獨飛翔青雲之上非余之所逆料矣昔者子輿氏之言曰說大人則藐之夫有子輿氏之賢蘋可也余媚上官之不皇而奚蘋哉客曰子奚而劾楊子曰吁汝誠愚夫鵲之不族於烏也瑟之不諧於竽也操秦語而適越舌不容於須臾余老且衰沈於鬼祟苟義疑眾始以蘋棄謂紱而袞春秋一字生當爲號死當爲謚上官奚惡於余汝斥余習於自誤余亦笑汝餔糟而醉也客張目吐舌逡巡三揖曰子之說精矣請

終讓子以蘋鳴

夢隱圖序

戴子子高手夢隱圖示余夢隱者戴子欲得十畝田躬耕巖石之下隱居而養親顧詘於貧而寤寐如或遇之故曰夢隱也戴子讀書好古不苟合當世世亦棄焉語曰相士失之貧其信然邪余嘗與戴子終日譚其嚮善銳其疾物亦太刻余欲戒之戴子氣方高未必是余不敢輒以言進然戴子非無意時事者每及當世之治亂殷憂無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使吐其耀以發其所長以較庸兒織子相去縣矣辟於權衡不翅鈞銖之差也孰利器之勿覩獨裹此曠野昔者鳳皇巢於林人

以爲欽鴉也若見欽鴉將鳳皇之矣彼自在夢中遑議戴子夢不夢邪列禦寇曰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不交故寒暑無辨日月之光不照故晝夜無辨其人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賢覺之所見者妄嘻豈眞有是國邪是余之願也試挈戴子與遊誅茆結屋姑隱毋躁

霜天曉角圖序

丙辰九月余客衡州時粵賊道江西寖淫竄人徐大令仲水在常山防所佐治兵繪霜天曉角圖索序余唯唯既詮於君曰賊縱橫江上下五六年矣發匆露尸暴及生死獷悍狡戾罪惡盈極然而戰輒勝攻輒破所謂天

意然耶石耶自古至今嘯厲之徒敗不旋踵且賊蔑仁義而崇耶無膚俞諸于無異兒戲獨且橫行天下果遭何衛哉將總戎者之怯耶抑眞不可收拾耶夫首禍不祥積凶必滅孰不祥之道處必滅之地驅之以各省兵力如轉圜石如頓裘領其勢甚順白虎通義曰角者氣動躍也秋高馬肥商聲屬號更思報將之怨子懷復父之恥莫不騰怒張膽絕乎疑慮儻以一旅之眾鼓行江西直搗湖北塞江折符斷往來之路江寧安徽不攻自服失時不舉縣師糜費鄙人惡甚不敢以文字荷君知也君徽惠於衢亟請當事謀規圖進剿努力功名之途洗雪人神之憤不佞如余請伸紙濡墨作爲歌謠頌揚盛

伐豈惟一序已乎君儻有意哉

仕隱圖序

范月查先生爲鶴生先生族叔峴嘗從鶴生先生問業先生乃丈人行甲子春奉手於安慶軍次越十五六年再見於蘇州歡然道故出仕隱圖督序仕隱者先生初官內閣中書散秩也繼官揚州同知亦散秩也蕭然兵刑錢穀之外故曰仕隱也然而峴惑矣夫仕無論散劇以臣時利眾爲務故功德洽於倫聲名高於天下奈何隱焉獨怪今之仕槖笏低頭超有勢者之庭候望顏色餂意旨惟懼不得當見小利害置錢孔不敢息甚則稱引虛詐以恐喜高位其生也妨賢人路其死也默默無

蔽也愚峴愚之尤者也試官蘇州動輒速謗竊自媿多迂先生乃丈人行頤承教或不終廢棄先生之惠也抑聞之上有堯舜則下有巢許今豈遽異於古宅日者買江上之舟卜山中之宅先生在前峴踵先生後矣

寫經室序

寫經室者姚子子展之顏其居也姚子慕錮子奇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爲中文尚書因用其例爲推諸經校勘謂尊正俗書定易書詩周官經士禮論語孝經爲中文經定經以次附又采輯先儒攷論之說駁別得失都若干卷而以篆隸二體寫定經文詒於余余曰有二難網羅難漢代箋注存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周秦

諸子各自爲書不主訓經閒一引經或文與說皆殊漢大師授之不廣辟入川者涉厓而反也決擇難嵐秦燔書僞言大義不絕如綫漢興詔徵博士次第立學官而門戶之爭起人持師說老死不通曉不折衷一是辟肯人視日懶然五色而不知何祥也昔者段玉裁氏冇言曰鉅細畢究本末兼晉大哉言矣世之人方耆理學以美其名而逃於虛妄忘古人之業孳孳而靡閒其信然邪抑未邪鄙人謂毛未理者琰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曰欲買朴乎鄙人曰欲之出其朴則鼠也夫不爲鼠朴者有幾哉姚子年尚少努力復古其於一名一物必徵之羣書傳記固不條貫庶乎治經有法不則以蔽爲

循竊計日以須其成也

受經圖序

憶年廿四從屆卿藏先生游先生精小學攗疇人術方輯左傳古義使依漢志三統術推隱公來二百四十年中朔證杜氏長脗之誤爲中朔表十二篇二年而竟又使輯公羊古義未卒業先生捐館獨學而無師號於人則亹然喙之槁乎息於埳僕乎不能自振踰年從頖甫陳先生遊先生曰穀梁沈蘊千餘年范注楊疏皆陋略不能無放失以爲主明字例不必盡天下之字也援爾雅證許書而許書有據證爾雅以許書而許書詎無慨不可據取而通焉匪異人任矣不敢多讓遲最錄襲所從事者得公羊顏氏記四卷公羊禮徵四卷報臧先生命壹力爲穀梁通義積四五年創業廿二卷陳先生返於吳不獲面請益又猶於貧東西南朔爲客纍一而寒十纍一而寒十則是趣已紛也苟卿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竊滋恐矣過今以往年幾三十餘矣口之不暇猶攘臂摭周秦兩漢古籍自鳴其學婁作婁輟求熟而飲冰求涼而熾炭謬矣念負兩先生教色然恐長白覩成爲繪受經圖識師法之自抑亦見圖而知警也

爾雅正名序

歲庚申汪君芸石同客中梁余貧悴奔走舊學隳廢而芸石銳意爾雅以篆文寫定萬七百九十一言篆所無者求諸假借寒暑輟筆莫手一卷不輟可不謂勤歟今世行郭璞注本已非其舊陸德明釋文兼引各家注略存古字輒依爲說斷衷許慎書閱六年麤具槀猶有未竟者題曰正名正名者正字也會來金陵再相見以諗余余惟爾雅一書用公所著區目十九即是傳益然而通古今之異言綜六藝之條貫言故訓者莫或先之數千年來迻寫譌舛偏旁俗增各書徵用絇竄滋惑所由漸矣許書博采通人稽譔其說秦漢前文字靡不網羅第不能無放失以爲主明字例不必盡天下之字也援爾雅證許書而許書有據證爾雅以許書而許書詎無慨

乎旁蒐廣采是在作者且夫爾雅名物即周禮名物也
昔者魯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告之爾雅意在
茲乎余襲疏周禮苦難奏筆及宅日未埴溝壑倘卒余
業芸石勉乎哉六官之掌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與夫山
川輿地雜物奇怪罔非雅訓宏觀遠覽此特嚆矢儻有
新得亟告余幸甚若遽自封余不敏不敢請亦不敢徇
矣

禹貢正銓序

禹貢一書縣數千年地理沿革學者或不能盡識蒙服
膺胡胐明錐指最精然浩博難讀暨航海者茫無涯涘
也乃今讀姚異園先生所著正銓信乎簡且審矣如辨

禹時故瀆漳自大河駿徐氏會箋漳不入河之非辨兗
南貢道由濟入漯達河駿正義從漯入濟自濟入河之
誤辨浮於淮泗達于河當依說文作滒皆具獨識俞塵
父太史摘次右碣石一條誤記郟字訾先生其實先生
明言倘一義不以爲正詞也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先
生謂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敘東漢水不得以西漢
之山源冠東漢水首則似未諦案班孟堅漢書鄭康成
尚書注皆謂東漢西漢同出嶓冢西漢者別於漢而曰
西漢本無東漢之稱班志試都下東漢疑淺人增字蓋
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梁之潛上受漢別則
西漢矣氏道亦嶓冢山盤同之地同是一水必謂東漢

入篇凌次仲氏頗有遹異見校禮堂文集不依拘守舊
注左袒凌氏不敢爲苟同然焦氏從經文阻昧而出視
遑臆指攝者區矣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學人
未必有其事或亦有希乎此也聞焦氏遺箸尚數十種
散在揚州不佞雖未見度必精審安得購以付刻而加
校讎焉不使塵蠹蟲蝕與煙雲同盡厥功甚偉是則於
朱劉二君不無厚望歟

草草廬詩稿序

人必有所好好而治之治之而久未有不精者也其或
不精則必性情不近抑又所好之不專而已矣余好五
七言詩日讀漢魏六朝三唐諸集微有會然拈豪賭韻

輒詰屈不中度眾嫣笑微之取余曰客休且坐夫紛綸獵其詩而不落其根猶乎鄉之於詩也夫不久於其業又見其思遷不專其心於所好雖嚴父師操鞭箠而督焉奚益即曹君煙波以詩鳴耳目之所省晝夜之所注風雨晨昏之所環接皆入於詩詩之外漠然無營也無羨也故緣之宮左右書排比書雜而不純任抽一冊備諷十八九熟若隨園詩積二十年如彤之於景不可一刻離嘗有句曰滿郭風聲野鴨來叔兄抱山賞之戲呼曰曹野鴨君益自負甚由於好而治之治之而久幾何其不精也余交於君君屢訶余不能隨園體顧余性情不近寧斂手退耳今年君舉於鄉過余飲大

樂出所作詩索序余不敢辭夫古人之詩義約而旨深辭婉而志隱油油乎其始發也瀏乎其莊以舉也故孔子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未有肆寫如隨園者夫隨園才大而力橫街譚巷語曲折而罕有遺光采遐被流俗鴉駭一代之詩宗也宜君學焉而彌矜寵矣且夫學隨園之詩之精如君者有幾人哉

志微錄序

志微錄者陶堂高君所為五七言詩也陶堂讀書高才不遇弭流俗而獨善余余見陶堂為詩先意經營徐其日而不赴一篇出則開窗決突與古為徒芒乎芴乎而莫知其纍也故曰志微也客辭余曰詩以悅性靈諧光景浮宕忘反詩之亡不盈於道而滑於俗悅性靈諧光景浮宕忘反無當於懲勸聖人復起雖而去之矣必若客旨名美於春華無益於把水幾何不崇詩人笑耶夫感時觸事連犴虐而不可止人於無端之紀出於積驗之表乃眞明白而無勞者也乃所以千萬倫而無數者也從心之所念從口之所言其來旨旨波譎而雲幻故曰志微也列槃寇曰秦人逢氏有子問禮以為黑黍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到錯夫今世到錯者爭但哀樂聲色臭味哉不盈於道而滑於俗皆逢氏子也竊懼讀書高才者穿矣客邑邑未有對久之曰咱子之言微乎微者也矣有乎陶堂之詩

許君詩序

余曩者五七言詩未有得輒輟業悠悠忽忽數十年矣家貧奔走乞食益不屑吟弄朋友聚會或以詩抵羔雁亦不嫮壹也而許君石聲特工與余嗜嘗就余譚詩脫巾抵掌狂謔大笑窗外棲鳥拍拍驚起一日出所積稾案序受而讀之凡風雨寒暑舟車道路與一切飲食徵逐朝夕之所接悉寄於詩眞氣溢出旁礴而和易酷肖其爲人夫詩者所以寫心也不心之寫猶偃師所造能倡者也倡者鎖其頤則歌合律奉其手則舞應節技終眇其目而招穆王之侍妾猶然皆傳會革木丹青之所爲巧借焉而已夫世之人皆巧於借者也不知賦比興何

等也烏乎詩卽有詩於其貌而神不居較偃師所造能倡者矣以異昔有病瘖者不能言也而苦之夫言而不根於心寧勝瘖之啞啞耳哉君爲人眞氣溢出旁礴而和易寄於詩宜詩之工矣余不獲倡于而和喁猶瘖之此於人也若顧瞻甚好毋相賞於詩之外邪夫無盧天下之醜婦人也而寵冠齊之後宮余儻類是繼自今請終事詩雖爲君執鞭也可

送劉琴定序

天下之官數於千自宰相以迄於州縣州縣者與民邇者也位基卑任基重爲之難於宰相萬萬民有疾苦與旱乾水溢之不期實嘵然顧請之議迫姑授覘補緝爲六卷迄於哀公十四

年五月庚申朔日食與劉散左氏日食三十七之說相
足卞雅堂光祿讀定公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一條
亟賞得閒趣付梓甚盛事也夫傳不傳未可知有而勿
禮則峴豈敢當世君子儻亦采擇焉否耶

思益堂詩賦鈔跋

韓臣周先生將以所著思益堂詩賦鈔開雕命峴校字
不敢辭謹受而卒讀益皆秀才科歲試翰林館閣課作
也先生閱後生不中程式絢虛車則野矜邊幅則險茫
乎無泊欒乎勿能勝也故出舊篋法十之七存若干首
以示人類春容以和婉而有雋味徵引典籍如肉貫串
絲在編不囿於法而自無不合法學者熟此誠當以藝之

長與世相信矣峴讀書識字至髮素積三十餘年思
成一家言功令之業坐荒咸豐乙卯先生與浙闈試峴
文恣肆幾斥顧先生持之力幸而雋廩上春官沈以非
程式不得取進士第夫欲窮而俗其侯求前而廢其轅
幾何其不謬耶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信哉先生
別有古今體詩未寫定它日更補業焉

解社題名記

解社曷爲昉也在昔造士於鄉賢才讜出則聽其敬業
而樂羣社者亦猶行古之道也余義與李子節貽錢子
叔益爲之會者六七人逾年賊據江寧江以南岌岌如
傾巢富家大戶跳不知所之其黠者鱗鷹翥爭赴功

名之途而諸子漠若無動於中學益高行益修不知是
非利害之橫六合斥四海也余奔走衣食不數預於會
今年自衢州歸節貽諗余曰祉之作六年矣會者且四
三十人然而燕楚閩蜀不一其地擢浮雲之易散也益
爲文鳩之余唯唯學記有曰相說以解願諸子逌然換
然無午於古者敬業樂羣之道則解之義諦矣作解社

題名記

江忠烈公殉廬州記

咸豐三年賊破安慶層桐城人舒城部議移巡撫於廬
江公被
命馳上事越翼日賊前鋒抵派河趣閉城益十一月壬

子夜也癸丑賊四薄塵埃障天廬州城周二十六里而
公部開化鎮篁勇不滿千案牌而守勢不給城中民猶
四五萬公下令曰父老大苦平時未嘗一見賊今與約
各鍬鍤登城觀無禁須刻得數萬人立陴下噪賊少卻
甲寅夜半賊潛梯西平門緣郭上我兵奮擊賊牆進比
登矣我兵殪其魁奪黃旗以呼賊舍梯遁乙卯天大霧
賊犯拱辰門哨而馳聲咻嘷如鬼霧益大炬不見光知
縣張文斌亟率眾迎擊把總尹孝忠中礮死外委張得
勝礮傷脰灼指指斷卒卻之丁巳賊道東大橋捆載趨
一黃巾賊騎而後守陴者故木工也覘賊近然槍陴隙
中賊人騎驚飇久乃仆有小校紅帕腰刀從陴上躍斫

賊喊奔獲賊盧車二輛一馬一戈午賊潛究隧道數丈
公覺購死士迎隧出有賊黃禍禿髮俯隧口下擲外委
馮貴刀斫其面賊驚城上擲火鏃燒賊皆反奔是役也
微公四事出奇城幾殆已未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東關
成卒援拱辰門戰死方玉山之道北鄉也團長遮道請
駐營先間報公會諸援兵合擊玉山不能用勇目某以
八百人進賊僞走徑入括賊財廣兵進馬兵繼之賊潛
出馬兵後故潰庚申向知劉長佑千總江忠信與鶴麗
鎮總兵音德布會師西平門距城十里未成列賊至長
佑忠信前搏賊賊敗遂進攻賊營鑿祉樓壇下我兵小
卻六品銜石安邦外委林世弼死之是日辰刻遙見西

方紅藍旗簇簇趨城上薄曰援師來公亟令都司馬貢
勳把總尚得勝各率勇百餘人出助擊迴賊戰連斃數
十賊守城民益歡呼欲出效死久之偵者曰紅旗颺徑
西去矣先是公檄徵各路兵赴援首德布隨檄至遷延
不速進既會師前鋒見賊首德布先潰徑奔棗林岡賊
窮追則益棄其輜重奔竄亭丙寅少少傍蜀山而營距
城二十里所謂西大營者也東大營者已革布政使張印
塘以東陽卒屯店埠距城武門四十里戊辰
都司敦文簡千總江忠信經歷艾延暉以楚勇百五十
人人攜白蠟二巨定夜明城入城中帑久闕有浮言藉
是驪安十二月壬申守德勝門都司楊煥章率兵勇數
百踰城出守城民繼之拔賊營二毀其巢殲其魁從獲
公留購死士迎隧出有賊黃禍禿髮俯隧口下擲外委
馮貴刀斫其面賊驚城上擲火鏃燒賊皆反奔是役也
微公四事出奇城幾殆已未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東關
成卒援拱辰門戰死方玉山之道北鄉也團長遮道請
駐營先間報公會諸援兵合擊玉山不能用勇目某以
八百人進賊僞走徑入括賊財廣兵進馬兵繼之賊潛
出馬兵後故潰庚申向知劉長佑千總江忠信與鶴麗
鎮總兵音德布會師西平門距城十里未成列賊至長
佑忠信前搏賊賊敗遂進攻賊營鑿祉樓壇下我兵小
卻六品銜石安邦外委林世弼死之是日辰刻遙見西

始卻辛巳水西門地雷發崩城角數丈轟聲震天地賊
肉薄城下時公病劇臥帳中遽躍起手纛旗馬崩所大
呼殺賊都司敦文蘭馬良勳從揮刃連斃賊火猛甎石
迸反中賊賊創走守備龍天保督工進火灼髯髯焦脫
益前城卒完壬午六品銜江忠濬以楚勇千五百人至
雨戰進營西平門外之五里墩公三弟仲忠溍叔忠濟
季忠淑皆善用兵賊中間江家兵威卻癸未千總李得
勝以楚勇八十人油燭白鑞各若干夜入城勞師且告
援集甲申巳革布政使張印塘六品銜黃元吉與舒興
阿會兵岡子渠將委水西門又益以新募鳳陽勇五百
人前鋒抵四里河遇賊戰酣舒興阿遣總兵某部馬兵

陳隍上有黃旗從東北來衛者曰賊援也遽潰舍騎而
徒或匿松林中駢坐兩泣賊至引頸受刃無敢聲先是
公召四鄉練丁會官兵同赴援自玉山敗死團益弛附
城民驚恐遠竄賊時出遊騎焚殺民之應官兵者又出
金錢重與民婿故屢增且橫而舒興阿之眾又屢敗丁
亥夜城遂破公死之公諱忠源字岷樵籍湖南新寧縣
道光丁酉科舉人由校官積功至今官事閒

贈總督

謚忠烈郡舉人徐子苓曰玥曰徐懷義者縣役也晝飲
博夜晨晨臥巡城官吏不顧所琴勇嘗與賊營槍手同
犯法亡命詭熟互招呼手語方水西門破地雷裂外郛

垣塌矣我兵死戰賊愕顧公亟令各門勒兵守城兵奮
前願效死而拱辰門樓火突起有數人自東北來遶城
呼曰賊人衆益至去方是時實未見一賊也拱辰門者
郡北門宿亞頂曰周恩與徐懷義盡段分守地也懷義
守北西恩守北東望陣而走賊偪登公縱兵擊連斃賊
賊奔都司馬良勳以舉逐賊金斗圩轉戰城北夜冥星
晦賊合圍我兵盡戰頭格槊迎刃墮久之良勳中槍死
賊大隊咯西平門迴折下將夾攻水西門酉平門者湖
南提舉人鄒漢勳分守地也方夜飲拔所佩刀前殺賊賊
怒刃中頂血流浪項傷折而賊翼之前才數武死都司
曹曰有之又宅往矣闔是消息徑乃築遲鴻軒以招之

襲與徐君懿甫謫江忠烈公殉城事屬爲文文成
懿甫出曰記此對吾月地名人名皆詳細添注
笑謂余曰此當入吾集余曰諾今年詢汪堉慈甫
詩已梓文未梓也儻忠烈當日艱苦狀失傳故檢
出錄之乙酉
春蘗翁幷記

遲鴻軒記

老庸三十之年有三子二女焉伯曰恆熙仲曰鴻熙叔
曰能熙女曰靜熙曰淑熙恆熙先殤壬戌之亂舉家投
於水能熙靜熙死淑熙偕其母迴救免鴻熙爲賊得提
其髮曰盍父我相將去當是時十六齡矣丁卯老庸客
湖北或言楊提督者資鴻熙爲親兵今散矣詢金牛鎮
某宜知之詢之果然曰往江寧矣亟寓書江寧爲訪復
書曰有之又宅往矣闔是消息徑乃築遲鴻軒以招之

群系以歌曰鴻兮歸來山有畢兮水有羅儷昆莫爲女
鴻鴻兮歸來女父與母齒已衰女庶余兮哺之鴻兮歸
來乘雲車與風馬覽故鄉而來下彼豺虎之怒嗥兮飛
高高不女殘歸來兮毋使余勞

選鴻軒文棄卷二目錄

慶孝子傳
曹南朱勃傳
施方傳
祝有琳傳
查人倬傳
海鹽縣知縣汪君傳
趙姬傳
臧先生述
陳先生述
姊氏述
叔兄述
書嚴先生逸事
西安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衛周公墓志銘
直隸州知州高君墓志銘
光祿寺署正周君墓志銘
潼關同知顧君墓表
漕運總督朱公墓表
潘太君阡表銘
亡室張夫人葬志
祭鄧君文

祭龍神文
與友論文書
再與友論文書
與友論詩書
論天津夷事上湘鄉相公書

慶孝子傳

慶孝子名之源字導岍合山縣學生居鄉授生徒不屑屑章句讀先儒語錄以補世翼教爲任母喪哀毀杖而后視事遇祭醊或春秋佳節悲思號泣不自勝初父有氣疾延醫立方藥隨效既加劇醫咸束手孝子籲天祈身代不治遂絕飲食家人勸不應曰曩不從母死懼憂父耳侍奉無狀先後棄養吾罪矣夫餓十五日卒當事者聞於

朝得

旌如例孝子膂力博科第益振舊學沉不雠以其子工部主事肖倫貴非孝子志也

論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豈虛語哉余聞孝子養其親如嬰兒之不去於懷和厚之氣盎於一門暨於一鄉烏虖孝之至矣世風不古人趨浮僞不識若親何如人一旦變故視若撫事聞或迫痛殉身則以爲矯且激竊竊然議之夫迫痛殉身而議竊竊之議勢必隨流逐波苟且一息名教之防壞濁亂之釁起天下安有人倫哉倘倘彼有屋藏藏方有穀余爲茲傳不廑稔衷之淋浪也

曹南朱勃傳

曹南字公年歸安縣射鄉人讀書頗記唐至今名家詩歌類能覆誦余十六七時詫爲奇絕南曰不然朱勃勝遠矣朱勃字又新居近南余櫂舟訪焉月夜拉勃登舟問八十一家文字曰汨汨如寫銀漢雞鳴始執手別自是勃婁過余輒信宿去南授徒城中相見尤數南清癯喜修飾勃黑而津腹大如五石瓠衣裳或顛到不自覺兒童相隨以笑一日余與飲酒家樓勃狂啖狂譚啖大飽譚未既其說頗觸儿睡聞聲如雷鳴南醉忽怒罵世無知乃公者推案起羹汁淋離汙滿身樸上下客皆驚散勃試句股衍姚侍郎元之披冠一郡補博士弟子員未幾南騶詣告余曰勃死矣初勃病熱飲附桂南止之

勿聽遂死南己酉舉於鄉徒步入都應春官試不雠歸益自放詩稾盈尺皆散棄湖州未陷前叔兄抱山猶見之曰嘔血升餘疑亦死

論曰使二子生乾嘉閒請老輩從容提倡所造當有異勃事母孝嘗客三四十里外心動雖大風雨必亟歸省人嘖嘖稱道之烏虖可風矣

施方傳

施方字立人歸安人書似顏平原求者屨滿余少時與共學書月第甲乙而差其罰方忽病狂背一劍歌而過市市上人相隨以笑不覺也妻憂之屬余與遨席幾悟

門內有亦方友讀書城北金蓋山招以往入山方謬若有視大言曰山神辟劍不且及女既登顛有純陽廟設唐呂巖像世號祖師者也方遇矢几上曰以餉祖師道士怒促使歸歸而閉門作驚悸狀語妻曰門外有銀鐺聲將及於孥辱與死孰愈寧死乎數求死妻要人守之方拱手笑向人曰色方者孰先乃驰其稅皆愣散明日訪之死矣

論曰余聞於方之賊曰方有大不獲已事不能以告人以至於病病而死儻所謂命邪數邪猶憶未病時譚世事輒恨天下無人使方不死或亦有用才哉

祝有琳傳

祝有琳號吟廬世居海寧之園花里爲諸生不喜制舉藝喜唐宋人詩與余遇於杭州之西湖譚既洽輒命酒痛飲無算酣醉則歌岳武穆滿江紅詞聲振壁或脫帽狂叫若有抑塞不平者余笑曰君酒癡邪掉頭曰若不我知雖然天下當亂有知我者我將出而仕矣遂別余北遊遊歸病甚余頻探病狀友來告余曰吟廬死矣年三十有九無子

論曰道光癸甲間杭州富庶人人樂昇平獨吟廬憂亂聞者驚詫以爲大不祥不十年粵賊弄兵蹂躪大江南北杭幾墟焉然後歌吟盛之言驗也使吟廬尚在必投袂而起樹旛除之猶能奔走乞食耳哉而竟以死噫酷矣

貧人倬傳

查人倬字筠長海寧州學生世居園花里嗜詩與余讀書杭州之西湖讀已輒爲詩詩成痛飲飲醉或大哭問奚苦不應也鄉試不雋兩人者命酒嗥酒再巡哭又作曰區區者不之異將頭巾老乎不盡酒而罷此癸甲閒事也後十餘年杭州被髮逆之亂故人半爲鬼余自京師歸訪筠長則皆某大守客臺灣臺灣者孤懸閩海外腥羶之所宮而蛟鱷之所磯也士獲假手取功名如旅定遠亦甚易易方謂筠長必大得志一發其磊落之氣卽不然而以其兒兒間間著爲篇什宅日相遭解鬱高歌當變哭爲笑乃未幾而筠長顛矣又未幾顛死悲哉

論曰余與筠長交最契筠長屢哭余曉之曰天之生人也存命爲不可以理論如以理論孔孟何以窮益跖何以善其終也必置爲之恐子之淚有限而哭無限也筠長曰方今天下孔孟一而盜跖萬猶禍萬也不哭豈人哉噫嘻筠長不顯矣

海鹽縣知縣汪君傳

君諱榮棠字芾亭又號餘翁姓汪氏鄂州無錫縣人幼穎異初入塾讀書卽通曉大意既治詩古文見者驚似昌黎東坡也應童子試不雋遊安徽學度支術咸豐癸

丑髮賊竄廬州先是安慶部議移省會於廬江忠烈公爲巡撫駐上事君佐煜臺牟軍食賊圍攻急則帕首登陴晝夜巡忠烈詫曰吾受

朝廷重寄死分也若無地方責奈何俱死趣使縋城出明年援例得府經歷發浙江當是時某侍郎督師江皖檄君董文檠裒端敏公繼督師尤倚若臂手屢保以知縣同知用拜花翎之

賞有弔君鄉里陌賊者君揮曰去督師遇吾厚方共殺賊遑顧家乎馬端敏公巡撫浙江多君才檄權德清縣知縣縣介湖州南枕烏北孔道也庚申辛酉閒賊枝湖守嚴貲杭苑陷又折而德清重受創君至招流徙

浚城濠勸農課士百廢舉新市鎭者縣轄地設團練局紳總之布政使某方擁兵貨所須於鎭挾勢而訌鎭不知某兵也執而繫馬某疑紳指使檄縣置諸法君廉紳冤訟於某得釋再擢海鹽縣知縣縣鄰海舊有塘曰汪塘歷年多壞捷書上大府請修民謠曰汪塘汪修厥功彪彪積勞卒君生平無急言遽色與人交退然如不及居官不輕用敝朴曰吾爲子孫地耳不然濫刑契上鷙鳥頭幾何不貽殃邱子三百元鼎賊死昌燾安徽候補巡檢照浙江候補布理問

楊覲曰煦余女夫也爲言君考靖武藝盡以授君雖甚習不以衒所長又言君昆季四季卽君方治舉業塾師奇賞之謂博一第猶拾塵諸昆謀曰博第大善如鉅費何君遽曰讀書所以束身心備體用奚科名爲矧重撓諸昆耶遂謝去嗚呼君眞恢奇丈夫哉

趙姬傳

姬趙氏名寶余命曰寶卿籍揚州寄寓蘇州歲壬申來侍余性慾多笑妻張夫人戲嘻曰癡則亦癡黠之然剛而愎不知世有周旋事不善接張夫人張夫人忮焉余責姬姬不平益使氣謾罵上下左右皆憎姬聒於余余怒屏弗近自是姬無生人趣肝鬱腹脹如鼓匿不告余微聞之謂易癒又稽長其嬌戾不問前年張夫人死姬忽私語余曰君怒我我不敢怒君無子與孫猶子

不必皆賢保無侮君者益畀我家政我助君余謝曰卿言大善第卿不槩於門果爾不速誘乎益少待姬怫然曰奈何不聽我言益姬能持家又習家之人情僞徒以張夫人在不得奏其長使氣謾罵有激之者也去年余權守松江與姬俱姬再拜賀覺跪起艱余始詫病劇投以藥姬擇去不顧今年余詣上海市月歸乍見蕉萃幾不相識大駭思徐起之適傅余鑄官者揚州訊朱壽鏞阻考察不諧學使者劾鑄余三官也姬又私語余曰君年踰六十何必官所慮無歸田貲我衣釧任斥賣聊助君余曰益少待此甲申二月十三日事也迨九日遠死死時以目斜睇余者再若欲言而不能矣嗚呼姬

竟死矣豈余所料哉姬無父母兄弟子身託於余余懼
長其驕亂不問抑於眾憎而死余負姬矣姬故剛直而
愎旺余而質愛護余今而後誰愛護余者入姬室一
幃一鏡皆闕余悲衰年孥堪爾耶夫人誰無死獨恨余
老不死而姬前余死豈司枋者顛到耶抑命苦過於姬
不應有伴老者耶茫茫者天何從問之姬嘗怨不男子
身儻釋氏輪回之說信來生速變作男子酬姬願余畏
荼蓼不肯再為人即有來生亦無見面時海外無返魂
香此情無路通於姬余負姬矣姬初來年十九死年僅
三十一無出痛哉痛哉

臧先生述

臧先生長興人嘉慶丁卯科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歸
鍵戶著述不問資產性方戇口不能容人過有潔癖衣
裳或補綻然無少垢嘗大雨徐步入市人遙望知是先
生亟避去懼泥之濺先生也峴蚤從先生游竊見先生
喜鈔書日五六千字端正無譌等於經喜春秋左傳為
春秋古誼若干卷撫周秦兩漢舊說賈服注正杜預氏
之謬於史仿王侍氏東都事略為南都事略若干卷其
體例則錢大昕氏以授邵氏而未卒業者也通曉
人術為春秋古誼時論長厭之不衷於法欲俠錮歆氏
三統術為中朔表十二篇以命閏不敢辭十二篇者公
稟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
不作聊補綴為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先生諾謂

陳先生述

陳先生諱奐碩甫其號也自崇明遷長洲遂占籍先時
事未詳勿可述道光丙午臧眉卿先生卒峴求遺書得
春秋古誼僅經耳蓋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審是初
稟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
不作聊補綴為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先生諾謂

峴曰若問須參酌乎說時峴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熟三禮勿治亦勿善既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輿地之煩宮室衣服之雜酒醬醯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或乎以爲僞書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而件附之宅日揉成全疏不棄之作也峴敬如教十許年來摭擇盈笥粵寇之禍都付一炬命也夫同治壬戌峴自京道安徽大學士曾公方勦寇閩靜府留峴侍左右訪閭先生避地上海以書公公題送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西先生竟不果來未幾卒矣亥八月事也先是咸豐辛亥大吏舉應孝廉方正科辭不赴著詩

毛氏傳疏三十卷行世亂後版存孫丙喜能守之餘不傳先生嘗曰古訓大義前賢未經道者尚數萬言顧牽帥人事無暇寫出何峴初務博綜先生曰不然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庋架無盧以後書學貴精深奚汎濫爲精乃通深乃靈無人而不挈千載之心勉乎哉師訓未遠汔用無成去日苦多忽忽乎勿可追已

姊氏述

姊適余氏同治壬戌五月三日粵寇陷湖州姊逃城外十許里卒先是母生子四峴其季女一卽姊姊後於伯兄而前於仲兄者也適余時逮事姑姑性嚴小不如意則終日罵逼姊無閒言姊夫以善經營起家早卒無

叔兄述

先叔兄諱寶彝字性甫別號抱山湖州府學增廣生軍功游保至同知同治十年發直隸待次是年水災徧請各縣籌振積勞病十一月十五日卒年五十有六初先伯仲兩兄年差長工賈易伯顧而甚曰仲吃而習於事皆得先大人歡叔兄與兩幼家中替先大人憂不能式穀使讀書規矩之曰鋤曰乙未峴補博士弟子員叔兄被斥憤且蚤去幾亦鬱然不爲制舉業習爲詩叔兄喜流走自然峴聞作奇橫語叔兄笑曰烏用是是襄城之野

七聖堂遂者也即憑此始治經叔兄亦更治古文
相切相劘幾十許年未有一日離人世閒樂無逾此者
乙卯峴舉鄉試上公車叔兄亦薄游江以南蹤蹟漸異
丙辰先大人棄養伯仲又逝益貧不可支議析居析居
者各食其妻子而已本無產不事析且有無相通詬諍
聲不聞猶不析也已未峴再上公車不得意走滇黔隴
罔從軍壬戌南事棘勿勿歸六月道安慶聞湖州陷詣
上海時叔兄誅富家錢設粥賑賊中拯難民無算峴兒
子皆已殉賊獨一妻一女在叔兄將匿小舟爲爲運柴
草者竟犯險出要叔兄一握手帆以廠事瑣薾益自是
不得見者八九年丙寅佐李筱荃制軍湖北幕制軍

者少荃爵相兄也阻風洞庭湖叔兄忽而至作急裝問
何往則曰爵相勦捻賊禮賢郎能介紹乎峴諾爲乞制
軍書持以去庚午峴轉江蘇漕寓天津津之民與夷鬨
朝命爵相往平焉叔兄先期至患痢以爲偶
然耳明年覩仍轉漕拉叔兄同寓痢加劇素肥白乃更
瘠黑服藥少少愈大都引
觀意興似頗而聊耿話而不減少年日九月峴別而南
旋得惡耗痛哉天胡奪之速也嗚之期樹迎駢四枝翦
其三焉倘何言哉嗚者叔兄約六十以後謝官買田
白頭同居毋俾謝靈運多事卓而今已矣使非爲貧而
仕猶一鐙老圃下六籍課其神天倫圖其趣無泳炭水

火之操心而逆志瞻至八九十可也而今已矣諸兄皆
有遺孤行將俛首數米鹽庶幾衣食之尚何言哉抑竊
有感焉諸兄遇峴有恩峴亦愛護諸兄如不及猶有古
孝悌風諸孤非甚疏屬然而視其兄若弟如秦人之於
越人其長上如賓疣豈風氣之薄邪或教誨之不夙邪
以是閔諸孤而自恨不幸之郵也

書嚴先生逸事

先生諱可均姓嚴氏烏程人於學無不通尤邃於許氏
書鄉之人識與不識皆敬服甚峴獲見先生時已七十
餘矣白須朱履莊然儒者一日過書肆有少年驅詢先
生誰也先生孰視久指架上書某冊曰將來少年以進

則說文聲類先生所著也曰是即余矣少年駭走峴從
長興臧眉卿先生遊歸舟泊城外十許里之八字橋鄰
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先生也詰峴何自以實對詫曰
是邨夫子堪若師乎它日峴即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
麤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諷者也有知
先生曩事者爲言先生負橐課校官貴焉先生跳遂入
京師籍宛平舉於鄉故又爲宛平人明年試禮部主試
者貴人索得先生卷欲壓之以詩失諧斥或勸失生詣
謝貴人喜且慰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先生瞠目
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
罷有一子初墮地先生自卜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六孤

吾博先生卒閱書金石率慎博進亂後不知所終

西安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君諱枝青字蘭九別號鄰園姓李氏福州府福安縣人曾祖某祖某諸生父某貢生以君貴追贈奉政大夫母鄭宜人奉政君有子四君其季也生十一年而孤家貧從仲兄受書弱喀血鄭宜人止勿讀君夜起竊發書伊吾達旦未幾爲諸生道光壬午舉於鄉乙未大挑高等發浙江知縣歷署餘杭新昌龍泉等縣丁鄭宜人憂服闋復署常山仙居等縣授長興縣改仁和縣擢南瀋通判署西塘同知筦塘工埽故分東西鄰海海潮東薄則亟東西薄則亟西西塘積沙瀾都不治君視事海嘯西

外草塘摧不能衛石塘巡撫吳公文鎔怙屬言謂塘員冒銷不給帑君爭言石塘萬有一不保杭嘉湖數州縣民其魚矣書婁上不報改署乍浦同知君去石塘陷沿海居民鱗次櫛比至是無子遺吳公大駭趣撤君督修撫君背日不用若言罪在巡撫具章自劾而君亦坐鐫官仍以知縣待次署嘉興縣粵賊洪秀泉陷江寧府上海林某戕官應之距嘉興不二百里知府鍾公裕倉皇累石塞城門君不可曰政未迫境遽是驚眾且奈城外何請調兵扼要害防內變所司可其議各隘設夆團巡邏無別畦畛郡不逞子弟有欲通賊者聞有備乃寢君之力也旋以抽釐科去改署孝豐縣縣有大猾好持官長短君首禽治一縣肅然敘前防嘉興功再擢同知署西安縣西安優缺也或覬君賂不應遂摘嘉興負解錢糧劾落職君訟於巡撫晏公端書奏復原官會粵賊擾衢處等府大軍萃嚴州檄君理糧饋局積勞卒益咸豐戊午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六十配鄭宜人妾徐氏蔣氏出女三世綏世緒鄭宜人出世縈蔣氏出女一徐氏出箸詩文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待梓君於某爲同年生又同官浙江知君詳君剖劈理劇肆應無滯而再起再躓汔不究其用兩爲鄉試同考官得知名士夥喜文學公餘與莫客討論不勘語人曰縣令位卑責畸重縣令不得人地方受害悖者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不祥之氣冰霜聽其自烊善告於堂不善諱於牀烏虖難矣某年始一縣極天下今日干戈徧十八省縣令劵之矣然而縣令賢上官不能用用矣又不使久於其官百里之地一年之閒嚇然不一令拘已成之法憚干夫之議脫有於而祿或失其據乃隕自木與其隕於木毋寧悴於谷車奔馳脫其輻吾惡知隆隆之非禍而默默之非福魄入地魂升天吾銘君於萬年

道光己亥恩鄉試下第卷出先生房奇賞之甲辰先生令長興招入牙齋讀書相依十許年迨先生卒百所印劉屬代鹽運使楊公曉東撰先生墓志銘蓋聞悅知先生詳也槩已去同治

佺敞俾恩祐由女二長適楊象倬次適童光澤公所著
思益堂詩賦四卷遞家測一卷餘散佚銘曰
道成之閒百川沸騰湘水諸忠振厲以興而公儒者導
然獨舞有加特達遂儕珓珓入侍
承明出魏
使車膏牢羣能或吹而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以人報
君光億千春如何不明山頹梁壞緘風冽簫靈旅其邁
平原阡阡公乎越只君子之澤子孫昌只彼瞻者龜澤
現刻辭四隩九州政告不欺
直隸州知州高君墓誌銘

高君凶問至余失聲頃之涕下不可止既而曰嗚呼
事張穉於當世文章鉅邁於百代然而心慄命殞無補
於已往悲哉痛哉君諱心夔字伯足陶堂其號也籍江
西湖口縣曾祖某考某贈中議大夫妣某氏贈太
淑人君岐嶷夙慧讀書好深湛之思年十七舉咸豐辛
亥科鄉試名震動人都鉅公長德爭欲識君面癸丑髮
賊竄江西明年踞湖口擾棄靡不至君方丁中議君憂
起收鄉勇得五百人親訓練誓殺賊以之饟不繼乃以
屬湖鄉曾文正文正大奇君別屬君楚勇五百人使會
諸軍攻撫州鼓而前抵城下窶壘一日數戰戰輒先然
而諸軍不相能晝策亦不盡用慮必潰敗請急歸再入

火毒蛟猛獸之殺人噬人與阬阱之擠人於危也雖行
事張穉於當世文章鉅邁於百代然而心慄命殞無補
於已往悲哉痛哉君諱心夔字伯足陶堂其號也籍江
西湖口縣曾祖某考某贈中議大夫妣某氏贈太
淑人君岐嶷夙慧讀書好深湛之思年十七舉咸豐辛
亥科鄉試名震動人都鉅公長德爭欲識君面癸丑髮
賊竄江西明年踞湖口擾棄靡不至君方丁中議君憂
起收鄉勇得五百人親訓練誓殺賊以之饟不繼乃以
屬湖鄉曾文正文正大奇君別屬君楚勇五百人使會
諸軍攻撫州鼓而前抵城下窶壘一日數戰戰輒先然
而諸軍不相能晝策亦不盡用慮必潰敗請急歸再入
都中己未科進士庚申
廷對列二甲銓縣令不赴敝嘔楚粵數年最後合肥李
伯相勦捻賊開幕府於德州君預焉賊平以直隸州知
州發江蘇君之至也上官皆刮目視不二年擢知吳縣
事縣赤緊難治君鉅細畢辨尤銳舉水利濬河築圩箸
說數百言言言緊要俗故多淫祀某寺僧倡邪說驚動
人歲斂財無算君曰是猶蠭蠆也不攻滋大毀像撤寺
逐其僧民大駭少定則竊詫曰勇哉君將毋軼貢育而
高成荊耶滿歲更留凡三年得代光緒庚辰再知吳縣
事或訟某於君君寤某實不肖規懲一而悝百也持之
急左右曰獘窮則鬬不思鬬乎君曰吾奉法法者鉏醜

才之豐兮學之多也胡遹之否兮世寧不可嬰也匪金
玉之而鈍鬼之磨也幽壤已掩兮烏猶啞啞也嗟兮嗟
兮斯人遹兮將奈何

光祿寺署正周君墓志銘

君周姓啟傅名小臺其字也籍湖南長沙縣曾祖銑祖
湘沅贈奉直大夫本生祖玉麒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衡授光祿大夫父恩詒舉人母陳有子三君居次出爲
奉直公後亮質疑不好弄咸豐戊午光祿公謝浙江
學政歸延師課之讀不前與羣兒比偶有指授領悟冠
其曹十三歲應童子試下筆數千言立就補縣學生員
嗣是恆優等食餼爲制藝取法先正於所謂時墨體裁

蔑如也暇輒徧貫串四部書句梳字櫛必牟於古而後
已當同治初載大亂漸夷天下延頸望治如嬰兒之望
乳君發憤爲經世之學便國濟物與因勢利導之規模
瞭然觀火蓋自任非一世士矣使假手操割寧止干鏌
之抵鉛鈍耳哉既五試棘闈不雠遂專事古今體詩詩
嵯峨蕭瑟有秋氣父兄愛非佳識詔勉之不能易光緒
戊寅校官舉優行疾作不果與試己卯四月卒僅二十
七歲疾革大資得光祿寺署正娶於楊無子侍兄子後
爲歸者視謂光祿公里第若卅兩角歲公側公指謂視
曰吾家千里駒也曰月幾何而墓有宿草悲哉銘曰

墓志三 十

緊年之韶而才之遘不慭懷之而柴之而天之隘也殆
雨兮蘿風魂歸來兮太空視貞珉兮有光熊熊

潼關同知顯君墓表

君姓顧氏諱澤慶字古生別自號鶴樵先世居紹興府
上虞縣明季之亂遷會稽縣曾祖諱飛熊祖諱士英考
諱廷綸以明經官湖州府武康縣訓導凡再娶陶氏聞
人氏聞人氏是生君祖以下咸以君貴邀
覃恩晉級封朝議大夫妣皆恭人君舉道光壬辰科京
兆試屢不得志於禮闈甲辰大挑試令陝西初攝韓城
令前令某私謂曰邑有爭產者訟久矣賄於吾吾弗受
也足下貧受而直之無害君笑曰若奈何獨爲君子榜
於堂曰令誠不自知卽有所汙子孫不昌刻期集爭產

者理折之各大服林文忠方巡撫陝西得治狀稱良吏
者再當是時文忠銳求治君謁見相與論當世大政積
敝叢壞難可救挽叛夫戮臣藥芽其間患在無實力任
事才往往歎喟竟日攝岐山令將代有老人請見進之
扶杖蹴蹤須髮皓白再拜曰民羅秀屏居山中絕人事
三十年矣有孫歸自縣具道令君愛民如古龔黃願得
望見顏色死無憾君曰父老遠來良苦雖然何以教我
曰願令君宰宅邑長刑政出君曰敬諾尋除延長令改
長武令長武壤連涇寧爲北道首驛南服亂大徵兵甘
肅羽書錯至故事凡過兵供張仰給縣官官轉貲於民
不肖者奸利先期集車馬逾於數守候累旬日役畢計

故責民視所出以數倍民勿能堪又兵至苛索無藝稍不滿相率譁於堂故官亦頗病焉君結武人以時報民無費留兵亦無豪髮擾邑遊民聚黨持短長號五虎而丁不器爲之魁輩日跋恃刑之不及也數訟求逞君至五虎匿不出不器以宂訟見峻責之曰後勿爾任五年人和歲豐遇旱禱於神雨輒沛有使者西方來宿涇聞涇民讙於途曰吾屬得顧君餘雨遲咸寧令民走送四百里外迭飲酒勸有手一壺雜與人中者不器也叩頭曰小人有府腦語餘生令君匄之令君去小人亡天日矣因泣下君去數月而有幾署之變或撫之則曰歸我顧青天一切復故及帥德艾則又聚泣曰嗟乎使顧君

在吾胡爲至此極矣大吏最於

以璞事干公庭臥治三月汔不痊於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卒春秋五十有七前配壽宜人生女子子一繼配朱宜人生丈夫子三長壽楨舉人次家樹次家相道梗莫歸葬於鄂東北鄉城頭邨之原君偉軀榦舉止凝重幼爲中黃泰壹壬遁風角神課鬼靈之術窮其祕謂不足當大用專力治經通天人河洛之實義客行半天下多從材官奇偉遊營習射安平一日發五十矢矢矢中鵠觀者目眴神眩而閒敓白如也會上元督卒張鐙火遨街市君陰以兵法部勒之奇幻出沒一城皆驚顧深戮晦未嘗輕爲人言人亦罕知者歸安楊峴曰牧令者監司使都司某將百人屯雒南之箭榦嶺以塞竄道關故有勇七百人法其頗劣弱者得三之二而親督練之期五日一聚差第其勤惰而進退之暇則布列城內外嚴守邏明斥候漁關地濱河夏蒸熱不可支而秋冬多烈風寒悽愴中人君及朔必會坐風日中口講手畫恆移二時許或勸稍休慨然曰此豈可休時哉風疾作乞退既念荷

國家恩養奈何遽偃息林下稍閒殭奮起仍權潼關同知當是時東南亂益熾軍資火器皆仰給關輔徵軍轉饟使者日數輩相望又府藏虛請發濡吝成卒經月失糧君理董之無容容方冬較射西郭朔風捲地飛沙碭驍歸而疾復作民昕待候堂皇前起居以爲憂喜戒毋

無衙官以爲商賈利藏匿貝錦生殊竊徒一訐迎聲而
儷眾矛成林不見日光君奇佼自喜迅逐不祥殫力竭
精觸犯暑霜孤長慟之弗懷焉埋骨此異方傷哉傷哉
吾表於石直而不誣雖不既其詞可以焯於今與後也

漕運總督朱公墓表

公諱爲弼字右甫茶堂其號也姓朱氏上世籍安徽婺
源縣遷休寧縣曾祖明儀歲貢生候選內閣中書肇遷
浙江桐鄉縣祖英詳邑志孝友傳又遷平湖縣考鴻猷
邑庠生舉乾隆庚子
南巡召試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
紬煩役留日枯胥不應公爲剔弊速漕議奏行之稱便
抵京當路觖冀公公曰吾無長物焉致是會疾作一再

用鐵分兵部充
會典館協修官二十二年授職方司主事二十四年擢
員外郎是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建元授河南道
監察御史協理京畿道轉掌道三年擢禮科給事中公
厲上書言時事皆落落大者最後某相枋政賕賄萌通
諸奴徙威罔忌諱公首劾之舉朝大驚當其時
宣宗飭萬幾病言路泄沓書早已悴者蕉聲館
召對受知自此始四年擢順天府府丞又擢府尹有蝗
孳單騎馳視屬官供張簡公曰吾爲蝗來若乃蝗我邪
是年充文武鄉試監臨官六年
御門左轉府丞派稽察右翼宗學十一年授通政司副

使轉太常寺卿十二年授宗人府府丞逾月
御門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試會試鄉試副考官十
三年轉兵部左侍郎派庶吉士散館會試覆試閱卷大
臣
殿試讀卷大臣權倉場侍郎尋眞授十四年轉漕運總
督卻供張如尹順天府時林文忠方撫蘇貽公書比之
于清端于清端者康熙世直隸巡撫天下推清官者也
當其時漕政積壞交射利胥官射於民運丁射於縣官
水陸執事官又射於運丁百慮已之贏不一關公家之
紬煩役留日枯胥不應公爲剔弊速漕議奏行之稱便
抵京當路觖冀公公曰吾無長物焉致是會疾作一再
請開缺遒
優允寓京養疾二十年二月初六日卒年七十歲二十
三年邑人請祀鄉賢祠配張夫人先公卒合葬邑之三
官渡子二善旂舉人國子監助教擢主事善驥舉人福
建福州府同知孫六之穀福建南靖縣知縣之桂江蘇
候補通判之松候選府經歷之榮福建鹽庫大使之榮
之楷公遊朱文正阮文達之門著書早已梓者蕉聲館
詩文集若干卷朱梓者積古圖釋若干卷歿安楊峴表
於墓曰烏虖公服官三十餘年迮物而不憒類負氣者
顧以中外官習積苟不反前人狂走後人亦狂走其或
不走是開門而揖盜也均之盜册宜辟耳何必授以兵

哉然而公文章德業播於江南北子孫至今戴其榮若火之炎上遠而益燿詩有之俾昌而熾公可以無憾矣

潘太君阡表銘

愉愉者德賦自茂齡流遠休嘉僕於勃海實相夫子如輔在車整舊振新以義爲腴而啟其家作善不荒遂樹二妙頭角牙牙凶饑方殊氓氣達亂眾瞥而諱計少挺之枯心焦肝憂來如麻年命不引一逝黃泉行路咨嗟有棺未函狐嗥鬼嘯懼墮龍蛇泛周甘祺度地協卜戲妥冥假節彼橫山環之松柏爛爲萬霞乃表吉石敢詰後來直而匪華

亡室張夫人葬志

夫人歸安張氏諱咏蘭字聲卿候選校官景韓公女室於余四十年遑事舅姑有賢孝聲處婦姒巽而和生子三女二長子恆熙殤長女靜熙叔子能熙同殉同治壬戌粵賊之難仲子鴻熙被賊俘仲女淑熙適常州汪熙余試官蘇州輒與夫人俱雖善病治家事井井以余性剛現余曰世皆襲於啞猶蒼蠅狎於腐也而錚錚而鏗鏗笑爲哉既而曰盍歸乎久必禍君老且獨何爭乎一官嗚呼夫人愛余哉余哉而今已矣夫人生嘉慶戊寅四月十五日歿光緒壬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年六十五先是援例請於

朝得

諸封二品夫人越明年歸葬道場山之庚邨志而告曰此余所度之阡也有蒼木百族雲灌灌然其上高會妥焉馮魂往來繄汝便余悅乎逢艾之閒能幾年逝將從汝遯九泉寧汝捐

祭候選訓導鄒君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鄒君伯昭之靈曰烏虖伯昭死邪伯昭篤行君子天宜永其年爲積善者勸而竟死邪先是伯昭之友李君宣伯告余曰伯昭自蜀歸道宜昌舟破墮水死余疑未信既伯昭之子以書赴宣伯宣伯持示余烏虖伯昭眞死矣曩者曾湘鄉公開幕府於皖客什伯數余獨敬異伯昭伯昭亦雅好余蓋其覩天下無不可馴之人劣如余猶矜之用心之厚如此而竟死邪癸亥江方伯達川要伯昭入蜀余送登舟相持泣方伯亦助泣各不知涕洟之何從也而豈死讖邪余遭亂失子伯昭憂甚勸納婢余曰使小女子後日稱未亡人何忍伯昭謂余言痛不果勸自是與余書輒嘖嘖奇余烏虖伯昭死誰奇余者邪湘鄉公客擅古文者伯昭與桐城方君存之合肥徐君毅甫三家毅甫之文雄而肆存之之文和而粹伯昭之文直而毅余皆有一日之契毅甫歸耕存之遊豫余去年浮湘湘故伯昭之鄉里也私計有見面期而竟死邪余不獲與方徐二君同哭伯昭不知二君聞之又何如悲也宣伯曰賊嘗

犯實慶富家大戶懼而跳獨伯昭守或謂必死圍解伯昭無恙人服其勇就料不死於兵而死於水邪有善卜者戒伯昭五十後毋遠出勿聽也果以五十四歲死豈術夫能命人邪宣伯又曰伯昭將束裝夢叔父湘皋先生曰某日不吉趣改筮而猶尚至於死豈數定邪烏虖伯昭死而古文已梓行子五讀書樹頭角未始非天之昌伯昭抑亦篤行之報也余零星譔述百無一存子三皆挂劫設死於湘鬼亦長餒余今日哭伯昭後更誰哭余邪然則伯昭之死猶勝余之生矣魂儻來格尚饗

祭龍神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禱於神曰某奉長官檄鞫粟於天啓涉重洋三千里蜃氣嘯駭敗舟漂粟歲不知幾豈數之丁神弗能救歟夫神列在祀典天子之所秩也是宜貴神媚神奚於神誹儻神之靈受其祀疾效其事劍劍腥醪波濤不鳴千檣萬楫族於津沽罔有損失神之恩勞敢忘其猶是無應乎禱奪吏而申奏以險則神之羞也神必不然尚饗

與友論文書

文以氣爲主唐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夫吹毛於空愈吹則毛愈上氣爲之也氣不足則山川且崩竭何有於毛足下之文至工所少者氣耳六經子史諸書皆助氣者也優而讀仰而思始若距焉終若迎焉有一節之不迎猶昧乎其無適也積而又久儼乎與古人爲一然後目與心應心與手應手與氣應注於紙滔滔汩汩而莫知其朕也技止矣無以加矣雖然猶有閒夫行萬里者不計程至九千里而縮焉與不行奚異健行不息是在足下

再與友論文書

足下謂自有桐城而文之法備誠然然桐城豈自爲法哉夫桐城之法卽唐宋八家之法亦卽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自有文以來之法古人之文渾樸深厚法不易見至唐宋而遞衰至桐城而淺而法乃大明必謂法

自桐城始然則六經子史之文皆無法矣且夫法猶規矩也規矩者可以爲方可以爲圓可以爲不方不圓者也故曰文成法立倕執桐城之法以御天下之人之文是率天下而趨於淺也是東古書而不必讀也文雖工猶憎其舍難而圖易而況未必工乎筦子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足下其熟味之

與友論詩書

自隨園派出不學之徒爭以詩鳴誠如足下之言不獨足下醜之不佞亦醜之然僅以一二不可識之字不可解之句矜爲奇卽則亦非也夫古人奇字奇句皆讀破古書自然流露非勉强僵爲之也勉僵爲之與世之戴假

面趨利機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夫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有登泰山者襲雲而歸鍵戶塞竇解囊放雲雲蓬蓬滿室囊囊雲亦滅矣此無它非其本有也不假十餘齡即喜爲詩隨作隨輟求似隨園而不可得而況上於隨園者乎維自今非周秦兩漢之書不讀讀之又久或汩汩乎其來少陵所謂下筆如有神竊所欣願足下儻有以益不佞質告毋隱

論天津夷事上湘鄉相公書

朝廷以夷事畀相侯蓋厚有賴於相侯也旋乾轉坤在此一舉脫有不便相侯當密陳之今者崇侍郎使西洋覘閻陋不知是何意義通好乎何不先不後適際坼教堂時也認啓乎堂堂中國反自下於犬羊之邦何以御宅夷方其時夷不攻崇侍郎則民不閔民不閔則教堂不坼画在夷面在我又奚咎焉願夷情乎設夷舍崇侍郎而必尊於侍郎者許之邪否邪夫使朝廷詔相侯往相侯必銳自任然而南宋之辱於金相較不遠可乎不可相侯秉國之鈞自有以處此且夫夷攝相侯動名詰矣又習見天津之民之悍不敢遽嘗試徒張虛聲爲售欺地而我顧到蒙其欺殺人以媚之猶之乎爲秦相慕秦會不出新香也相侯遵朝廷旨既出省矣距天津數十里外駐兵遣一二道府員諭夷不應生事自取禍夷有求可則可不可則可曰

王烈婦傳

歸安楊　峴庸齋

烈婦善化蔣世芳女適大興王祖慶之子兆熊所生皆殤兆熊體孱多病烈婦憂曰脫有故柰何寧從夫子地下乎光緒丙戌兆熊驟咯血醫不效則焚香籲天刲臂和藥進卒不效旋死先是烈婦已絕食大爰頓然猶治斂具如禮明日視之死矣年二十有五

論曰婦人之事夫與臣之事君一也大變當前臣不能以死酬其君反覆遑遑苟免俄頃至萬不獲已而仍以死無益於名聲無濟於綱常辟諸輕重幾直夫泰山之

縣鴻毛焉邪烈婦毅然遂死即當日勉彊使不死而其心以爲不死有甚於死而計更無逾於死烏虖可以愧天下男子矣

孫君墓志銘

君姓孫氏諱志熊字誦芬翰卿其號也歸安學增生居菱湖鎮曾祖諱高祖德壎父鼎元本生父錫恩世有隱德君生而顖異五歲入塾受書日數行下十一歲畢十三經祖母沈愛之夜輒篝燈依祖母讀止勿讀不聽往往至達旦遂旁通天算壬遁諸學十三歲時本生父今稱蓮士先生者也謂菱湖歷唐宋至今千餘年無志書思輯一編垂永久而未遑也君從容曰以付見可乎先

拙稾詩文棄既梓蔵門無事仍以筆墨自娛又積得如干首女婿汪符生請續梓遂約略刪潤授之夫詩文者讀書之末技也然而非千氣萬力深入閫奥不可以鳴作家同聲中詩如鄭子尹之宏肆莫子偲之蒼老高陶堂之研練文如徐鈖甫之峻潔方存之之整暇施均甫之爽健余皆畏避之不遑無他嫥壹不嫥壹之判也敢與角高下哉顧老而無成是區區者譬猶豹皮焉耳矣光緒癸巳春二月蘋翁記

遲鴻軒詩續目錄

五言古詩
李烈婦
孝至情眞圖
七言古詩
吳倉石索玉蘭花爲供
潘麟生得劒圖
萬澗民鶴澗詩龕圖
吳倉石得吳侃叔詩卷
吳倉石畫梅花歌
吳倉石蕪園圖短歌四首
苦寒四首
言律詩
大風雨
鄭仰山踏雪尋梅圖
峴山訪古四首
天津三烈婦三首
端午懷人二首
感事二首
施均甫爲余猶子謀官詩以謝之
金孝女傳題後
貝康侯遺像二首

吳施紫明十韵
吳施均甫十四韵
顧茶邨三友圖
滄浪亭小集
送姚少讀遷湖州
寄懷吳倉石上海
費曼書半園圖
侯緯辰胥江走雨圖
題沈公周詩稾後
汪寶齋洗碑圖
吳憙齋中丞遊匡廬圖
吳中丞海上三神山圖二首
吳中丞先德愼龕先生遺像二首
王寅侯殉難事略題後
繆文貞會試朱卷題後
吳倉石五十壽詩四首
題吳倉石歸田圖
七言律詩
題劉泖生遺札
傅星查灌園圖
喜劉石香枉過
七言絕句

吳倉石行看子二首
吳倉石畫笋小幀
漫興
任伯年贈鍾馗像二首
吳倉石畫鍾馗像
題鍾馗像二首
吳倉石畫荷花二首
翁鐵梅詒硯圖二首
戈順卿翠薇花館遺照二首

五言古詩

李烈婦昭文錢寶汾簉室生子宗泰而寡咸豐庚申粵賊陷城依大婦避五渠舟中明年九月賊踵至投水死

哀哉庚辛間天地苦爭戰江南賊所蹟延緣及鄉縣琴川川上草血灑染成茜錢家有烈婦厥維李氏媛十六抱衾裯嫡室相婉孌夫死不得從爲留兒一綫妖奴闖然來抱兒手長顧汎汎舟中魂五渠寒輾轉寧甘逐文魚宵遽喂乳竇嫂身投清流驚窺激如電淺藻纏衣裾

深泥觸環瑱日影照不透水氣忽四濺珠遽沈大秦玉遂碎于闐幽陰發神光宛如引手牽至今此水上雲護動成片

孝至情貞圖

凌野杉廷堪爲妻閔氏作也

女生既有母女生亦有夫嗟哉母與夫一心兩區區母老病在牀女淚干行珠念此身上內寧遽參苓殊封肉持作鬻母病如被瘧自從文淥去夫命在須臾甘先赴黃泉焚香向天哮哮天天顧之女死夫病逋皎潔明月光照見孤墳孤墳黃金以爲軀雜樹植兩旁拔檟松柏培墳前三尺碑大書云何凌

婦閔大家

七言古詩

吳倉石索玉蘭花爲供戲賸以詩

玉蘭花開春已深春風吹來香滿林故人折花花欲笑笑君詩賜借花釣年年逢花準賦詩一詩酬君花一枝千枝萬枝花爛漫爲要君詩花不斷玉蘭玉蘭汝奈何花多祇愁詩更多

潘麟生鍾瑞遍挼虎阜石刻有麟翁得劒字喜其與己號符也繪得劒圖徵詩

麟翁索題得劒圖詩賜久擬愁欲遍虎阜劒氣已銷歇問翁得劒眞有無翁云挼阜覩詩碣詩詠得劒良非誣

細審字裏露麟翁麟翁安知不卽吾今人古人二而一刻舟求劒君大愚吾有新詩索君和君請但放詩膽麤聞翁之言笑而唯握管欲寫仍囁嚅翁豪於詩樹大幟譬孫仲謀雄濡須喜時滿堂靜風雨怒時百道喧羆貙森森戈戟數於萬回視一劒徒區區況傳劒止一人敵寶者毋乃非丈夫鱗翁嗚然起長吁方今何處有坦塗授人簡儻劒柄倒三尺在腰聊自娛夜來天狗鳴烏烏似將下砥人血枯吾豈能有幾斗血寧敢出手援一桴與君同傾酒百觚醉看白虹纏斗座闇

萬澗民鶴潤詩龕圖

西湖九鎖十八澗鶴澗其一也

鶴澗民（許自號）不知是孤山處士之東鄰與西鄰但見出入九谿十八澗性情和易醅酒醅有時手書一卷坐在盤陀石上讀讀聲高對山鄰狗足亦不韝頭亦不巾不問陶朱富不管范叔貧不學欽鴉銜鳳皇不羨烏特冒麒麟獨往獨來獨兀兀旁人不識指謂西天老胡古仙人鶴澗民笑言大錯誤仙人豈宜凡人親憶從墮地便嗜詩起吟到睡夜到晨唐時詩人李太白自稱酒中仙又稱天帝之外臣或者詩氣帶仙氣故能吐星虹之光怪吸煙雲之輪囷雖不眞个仙毋乃仙人之等倫遂結詩龕召詩侶好似諸侯歃血敦槃陳除詩而外不挂頰一任捭闔擺儀秦鶴澗水清且淪風雨所赦無灰塵混沌七竅耳竅塞豨水洗過仍不仁不聞誰恩誰有怨不聞誰甘誰苦孝以澗當雷池稍踰半步即病呻天地鬼神頗憐之偶弄奇怪不怒嗔容得鶴澗民揮灑萬篇不住手鈔詩不怕十指皴一日不作詩披裘帶索還拾薪方今太平一事無寇賊不起吠犬馴鶴澗民出入九谿十八澗無憂無慮無遑無迫連蠻成顏色如桃花飽喫松柏棗棗棒長嘯白雲飛快活千千春

吳倉石得吳俙叔送張文潛之吳門爲阮文達影摹宋拓鐘鼎款識詩一紙裝成長卷索題

吳君俙叔精考古贈張文潛甚奇恣探吉金到星海（詩皆討論吉金文字）六百餘言何淋漓俙叔仙去數十載老鐵倉石（自號）何處投得之索我長歌綴卷尾淫思十日霜上髭我夙信石不信金銅金往往疑傳疑昔者諸公熊魚兼一器初出鑌九鼏文字譎詭不盡識有如斂龍纏躩踞穠打紙拓紛聚訟十指皴瘃雙目眵百眞豈乏一二贋康瓠寶鼎誰則皆犧尊獻尊二而一婆娑鳳羽工弄姿犧尊即周禮司尊彝之獻尊鄭志張逸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認犧爲牛已騰笑王肅以爲牛飾牛形皆非矧稽於古木所爲周莊周與漢淮南兩人異代同一詞莊子天地篇百年之大磚爲犧尊淮南子俶眞篇百圍之木斬爲犧尊亦鼎屬豕其足周禮明明陶人尸（考工記陶人爲簋實一豆戴厚半寸唇寸或作甗厲字从瓦說文高甑也从瓦鬳聲合作厲少瓦旁鬳聲）从金之盭迷誤滋廣韻集後出字不足據證以字義實陶器鄭人買朴我不師康成釋罍主瓦罍（周禮瓦人鄭注大罍瓦罍）叔重異義依毛詩說文作櫑本木質刻畫龜目毛彤彤上文靁回下雲云人君加飾黃金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士不言飾者士無飾也詩瞻五經異義（毛詩說天子以玉飾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疑卷耳毛傳人君黃金罍人君統天子諸侯大夫言又案卷耳正義引異義毛詩說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後人祇道一例金大巫還招小巫欺又聞七十有二代書契殊體鯀易逐（說文敘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竊有聞焉）窮轗軻歧路歧老夫矣舊學荒爲人拭涕寧非癡翁（覃谿錢竹孫問如黃小松）久不作大雅靈落如風吹摩挲此卷三太息腹無墨汁跪涕洟敢拔趙幟樹漢幟有舌不捫腳莫追

蠣囪紅日射几案且判一醉千留犖

吳倉石畫梅花歌

老缶畫梅不作梅花看百千鬱氣生古寒忽然狂叫起攘臂飛沙走石摧驚滿魑魅走避不敢出怕一觸之性命殫世上絕技乃有此公孫劍器宜僚丸日昨示我一巨幀速祿颯拉冰雪攢濃陰滿天日又暮長風倒吹雲漫漫自言將畫未畫時執筆睨紙愁不寬精神飛越千尺壁欲下不下焦心肝得勢只一掃生趣來無端奇奇怪怪多不中常格造化小兒嘐沈瀾奇乎爾得非醉邊答詔李太白酒贈詩謄揉一團又得非草書懷素弄狡猾一筆旋繞龍蟠蝟老夫舌撟不能下對之廢食再三

歎我家粉牆白勝銀四面平帖無巉岏幾時爾將墅牆肯爲我面面肆塗墁缶乎來不來視爾爾照生羽翰羽翰隨彩鸞同上羅浮四百三十二峰頂爛煮梅花當飯餐

蕪園園短歌四首

鄰吳邨南邨煙稀自從亂後生機微十家土牆九家倒狐狸嘯寒狼叫饑抱缶行吟誰氏子布帽遮頭髮過耳仰天四顧雲茫茫大風摧山白日死

有蕪者園缶所居稍葺繕縛牆茆蓋廬種梅百本竹千个但有隙地還種蔬江湖葬蕩催人老昨日之日迹如掃長鼓舞波魚跳壑拔劍出門亦草草

八荒四海人一个布裘無溫短又破長安貴人高在天懷刺三年不救餓山中黃精雪壓壞杜甫長鑱壁上挂少時豪氣今漸摧咄咄書空眞大怪

缶翁缶翁胡不歸安吉城外魚鮻肥潺潺之水釀作酒快意一醉誰是非低頭胯下吁可恥淮陰不是奇男子要拉天地入蘧廬突兀狂歌吾與爾

苦寒四章章六句

光緒壬辰十一月天大寒且甚久日有凍死人

楊子憫之

子月廿六風雪贊寒氣中肌如快刀銅盆種火猶不高天上溼雲作陣起萬里一黑龍虎死老夫伸手凍折指

廿七廿八風更烈多年大樹吹欲折老鴉畏寒嘴出血到處關門市不陳家家戶戶無菜薪但見路上凍死人廿九以後寒勢長大河冰結數尺强許墅關前斷舟航大官擁裘堂上坐衙吏方爲快雪賀嗚呼慳民獨凍餓

丑月已臨未涉半太陽一逗天下旦街頭行人忽長歎往年之寒寒較鬆今年之寒稀罕逢安得有春長無冬

五言律詩

大風雨

大風忽然起驟雨一齊傾屋漏牀牀濕窗搖格格鳴敢坤愁一槩日月失雙行到夜何曾住魚龍沸上城

鄭仰山尊仁踏雪尋梅圖

尋梅無遮近高興似君希凍雪壓前樹朔風吹上衣連山一望白倚水數株肥暮色杳無際還憐孤鶴飛

道光戊戌冬雪後偕曹煙波先兄抱山峴山訪古各得數律稿久佚僅記打頭黃葉脆過耳朔風尖逸老堂今爲寺

雪光耿冬嶺閃閃潔於鹽高磴雲千折平湖水一匳打頭黃葉脆過耳朔風尖逸老不可作堂基枯白蘇山上有逸老堂今爲寺

太守風流地猶存石酒尊顏魯公守湖州嘗登山觴客有石酒尊聯句卽今窪尊亭

我來不怕冷醉裏忽回温覩食飢鷹嘯馴人疲鶴蹲茁

閒疑有字子細與君捫

山半明霞墓前明石滿齋侍兒香魂何處尋踟躕將松下雪不見瑤華警草沒年年路風孤夜夜心何人薦清酒來聽野泉音

坡老曾遊處前邨水一灣山下蘇灣有蘇公祠水清照見底倒影含羣山山下逢樵子能歌薤薤蠻還將三尺笛吹響破煙鬟

天津三烈婦三首

王兆霖妻金氏夫病割股肉進獲愈又病又割股不效絕粒殉年三十歲同治四年二月十日事

寧惜股上肉爲君一再割生原比翼鳥死亦經天霓明月忽已缺孤鸞何處棲貞心甘絕粒地下作香泥

金慶蘭妻周氏夫亡姑在不忍遽割舍姑亡絕粒殉年四十一歲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事

慘澹閨中月照人角枕孤甘心代夫壻忍淚伴慈姑豈以倉空雀而忘頭白烏醫湯今已矣揮手謝羅敷

王恩徽妻金氏隨夫旅遊夫亡扶匱歸里絕粒殉年二十八歲同治十年四月十八日事

客裏蕭條日堪憐到處家夫爲寄生草妾是斷腸花破鏡沈青海仙棺妥絳霞懷抱心事畢一死任龍蛇

端午懷人二首

久雨陰氣重能生五月涼老夫苦渴睡佳節負端陽天下正多事飢民紛告荒時江北飢民于餘爭入城求振城門晝閉憂心已如醉不待薦蒲觴

不見凌雲鶴吳菩薩面相思梔干黃可憐今日酒誰共故人嘗賣賦千金賤憂時一劍長何當重攜手高詠慰參商

感事二首

見說湘南北中郎遣發郎溪宵無限鬼痛哭不成秋鐵路徑萬里金錢輦九州江湖多盜賊搔首使人愁

已類挾狂走眞成與盜謀朝廷疑失計天下不知愁豈乏臺中狗而輸閣道牛請看左藏庫可似水長流

施均甫補華爲余猶子鹽運謀官詩以謝之

夫君如明月挂在徂徠峰青天一萬里晃漾金夫容繞
樹憐客羽潛波驚孀龍餘光到小草沾灑露華重

秀水金孝女傳題後

孝女早喪母事父芝山盡禮撫幼弟至於成人
女齒亦稍稍長有問名者辭曰願終身在父左
右安用嫁光緒元年七月卒已易簀復四顧曰
兒乃舍父去目不瞑矣

曹娥千載後孝女說金家分果解飼弟循陔工媚耶忘
憂卽萱草短命是桃花一死不可作墳前烏啞啞

題貝康侯 青照 遺像二首

年命不如草青青能幾時憶曾竹林下常共酒杯持風
髮生涯盡青雲往事虛秖從殘篋裏悽愴讀遺書

哭施紫明 浴升 十韵

君赴庚寅科禮部試卒於京寓無子賢配寄母
家無所歸悲可知矣

冷鄭公里霜摧陶令籬無端展遺像回首使人悲
海上千馭動當年轉酒初同舟話風雨鼓浪狎龍魚白
通家猶爾在多病使人憐顏瓢詎終日潘鬢似秋天一
上長安道遂拋頴上田長卿非久賤郭隗或稱賢始謂
題金牓誰知掩玉泉九歌空叫月萬化已成煙紅顏無
寄所黃口尚虛懸算年未四十思鄉隔幾千盼斷山陽
馬嘶鬃蜀中鵑老夫老無淚愁絕一潸然

哭施均甫十四韵

君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卽隨左文襄西出關
逐寇萬餘里立功官山東候補道甫引覲遽卒
生平喜揮霍卒後不名一錢

締交逾卅載益宗無十年聞君奮鵬翮投筆買龍泉送
逐關山月橫行沙漠天草檄飛赤羽射賊御黃肩志略
班定遠杭慨馬文淵論功獲上爵試手著先鞭方欣冠
獬豸再進珥貂蟬如何泰山雨遽化齊州煙一命墮秋
葉孤魂逝夜川書來從哭位琴在已空絃遙想蠭猿散
還愁雀網懸風流當代盡兒子幾人賢本乏成都宅應
虛陽羨田我衰枉搔首況隔路三千

顧茶邨三友圖

野服人三个清譚酒一尊聞心流水遠道氣春風溫草
色碧無際山光青到門偶逢賣藥者相與劚松根

滄浪亭小集

水色碧於草草香水亦香東風振高柳小雨點斜廊吳
地此亭古諸公譚劒長秖愁吾已老容得幾回狂

送姚少讀 雨吉 還湖州

送爾苕上去春風楊柳疏休辭今日酒應勝明朝書白
髮驚人老黃金入手虛秖愁安穩在高枕且蓬廬

寄懷吳倉石上海

故人不可見但見天際懷昔昔夢爲鳥飛君樓上頭遙

情折楊柳狂態彈吳鉤等有索居歎非關風雨愁

賈刻書郎韓半圃圖

策杖通德里憑君指舊蹊小樓殘劫後君讀書樓遭亂重建半圃相公題得阮文達書半晴日烘四面菜花馨一犂意行入深處渾不解東西

侯緯辰珠森胥江走雨圖

君自爲文記賊破蘇常時跳走辛苦狀

生死向前去胥江風雨中壞雲歷頭黑尸血濺衣紅天地一賊窟鄉關鴟鬼雄猶餘殘喘在請看畫圖工

題沈公周暹詩稾後

虞陽逢瘦沈今之杜浣花衣余詩是介翰爾古爲家爽

氣洗山綠奇懷蹤天施篋中富新製讀罷癢同爬

汪魯齋毅洗碑圖

寶齋尊人秀民先生遊武昌寒谿寺得古碑題

明孝子丁鶴年之墓檢明史本傳回回人家世仕元事母孝元亡隱於浮屠氏永樂中卒雖入

明猶元之忠臣也宜其友改題元忠臣孝子丁鶴年之墓是年秋閘勢丁來謝遂提載科名表不歸鶴函關誰更能明曾展遺像虛擬執鞭從

顯報錄

王寅侯先生 佩崇 殉難事略題後

野外此孤冢穨碑埋艾蒿是誰投古蹟憑仗薦谿毛忠孝千年崇春秋一字褒統無科第報公論宵辭勞

吳窓齋中丞 式鈺 遊臣廬圖

道咸多事日蛇豕周紛紛碧血幾人灑黃巾不可問乾坤此正氣風雨冷孤墳細讀昭忠傳如公迥出羣

萬厤四十一年繆文貞會試朱卷題後

萬厤登科日三場朱卷俱文章猶手澤忠義此頭顱詔獄人心死東林道脈孤焚香細細讀涼月下庭隅

吳倉石五十壽詩四首

五十等閒過憐君頭欲晞一官強遷走萬事莽銷磨天上日月速江南山水多問筵藉芳草醉後且狂歌

畫好一雪个書工雙陽冰低頭吾欲拜下筆爾眞能天地此瀟洒風塵拚愛憎抱關仕亦隱記得古人曾

夙昔耽佳句新詩手自編（此處缺詩四卷成）高瞻浪風雨野氣狎山川久與老夫別能交天下賢申江讀書處車馬日紛然

題吳倉石歸田圖

一官方上考何事賦歸田淵明識此意種秫南山邊閒吟白日速飢看青天圓我欲從君去貿鄰愁乏錢

七言律詩

爲潘麟生題劉淵生灌園圖

庚辰劉淵生罹冤縣因命案出入疑不敢決忌者持之急逢自刺死辛巳高陶堂權吳縣訪禽巨猾語抵長官鐫怒憂懼死皆余三十餘年舊雨也適點檢陶堂遺札故並及之

前年纔哭劉賓客去年又丁高達夫奇事浪傳伏劍死憂心生怕竊鉤誅世間不少歧尾蝸盆底苦無三足烏

書札斬新忍重讀起聽檐雨聲聲麤

傅星查灌園圖

灌園叟（叟自號）今七十一生比老夫遲二春圖已償逋虛入畫叟雖寄食恥言貧天邊野鶴秖自惜海上閒漚總欠馴司馬允官成底事東坡枉歎積千薪

喜劉石香（龍增）枉過

城南地僻經過少獨自扶笻數舊蹊一飯嬾曾邀客共雙扉端只爲君開青春滿眼崢嶸去白髮無情故故催

宵與老夫暫清話還拌攜手上蘇臺

七言絕句

吳倉石行看子二首

脫衣箕坐搖大扇第一人間逭暑方卻怪少陵不解事簿書堆裏去追涼（少陵苦熱詩東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

老櫻一株高出墻蟠根大葉蒼然筋老夫擬共樹底坐閒看天邊飛熱雲

爲沈公周題吳倉石畫筍小幀

吳君畫筍不畫似紙上居然春筍香老夫齒墮喫不得亦膾饞涎一尺長

漫興

岔起撫書潤日日午餘高杭到黃昏往來斷絕新舊雨
疏嬾科中擢狀元

任伯年 頤 贈鍾馗像戲題二首

天寶當年鍾進士以鬼為糧不等閒祇嫌紗帽遮卻眼
跳走漁陽阿犖山

伯年今之吳道子能貌鍾馗骨相殊緣何吉莫華偏破
疑遺終南捷徑趨

吳倉石畫鍾馗像

倉公畫筆出游戲不與人看祇自珍醜狀何曾鍾進士
武梁祠裏古賢人

題鍾馗像二首

唐三百載詩取士各擅生花筆一枝要奪鍾馗紗帽戴
秋墳鬼亦苦吟詩

當年舉子多於鯽黑白原來太不分醉態如馗亦進士
文章何處哭劉蕡

吳倉石畫荷花二首

倉公作畫一身膽筆所到處天無功畫遍荷花三百紙
紙上如鳴萬竅風

荷花晶如瑪瑙盤荷葉張如墨玉盤宓妃夜遊騎大鯉
漠漠江天煙水寬

翁鐵梅 長森 詣硯圖二首

尊甫叔子先生得端硯荔下巖絕品也遭亂失之亂定復得於荒肆鐫記於背以示子孫鐵梅
拓硯為圖徵詩

誰割青天雲一片無端飛去復飛還傳家即是連城璧
冷笑襄陽寶硯山

鐵老攜圖索題句珍如三代之尊罍圖中半尺端谿石
曾歷紅羊小劫來

沈公周索題戈順卿先生翠薇花館遺照二首

戈君已跨黃鶴去賸有填詞一幅圖先生以詞鳴 零落翠薇花滿地生憐花底月模糊
沈郎得畫如得寶索我題詩在上頭無奈老夫詩興減嫻似田家水牯牛

余非能文者也文不中度與詩等何必示人然嘗讀之人面不同有美亦有醜美者招搖而過市豈醜者不許一窺客乎夫世不皆西施也則嫫母丑貌猶人耳猶人即不妨大步出矣乍來匆匆晉接閒暇無事時操筆爲文以遣永日不能工并不求工積既多姑選存十之二三付剞劂氏不敢襲西施以美傳也儻如嫫母以醜傳庶幾可哉光緒癸巳夏四月蘋翁自記

遲鴻軒文續目錄

五經彙解序
左氏傳歷譜序
玉鑑堂詩序
元祐黨人傳序
應求集序
金鑪山房詩文序
古紅梅閣外集序
詩本音輯補序
奚疑別傳
張鑑傳
高銓傳
許君傳
潘周尊傳
倪印元傳
張先生傳
韓潮傳
徐溥沈錫彤傳
宣重光傳
石渠吳峚傳
沈鳳飛傳
朱步沆傳

汪士鐸錢松李念孫傳
范禾傳
僧星雲達受傳
胡培系傳
紫嶽翁傳
書大女靜熙
書祝大姑
山東候補道施君墓志銘
慈泉記
寄漚巢記
釋高

保定元年造像跋
蜃尊跋
季度銘跋
篆書論語跋
與徐潤生書
謝周韓臣師書
讌言

五經彙解序

五經彙解奚以刻也蓋扶經心室主人羣經彙解之先馬焉耳羣經浩繁鳩刻不易則姑五之夫

皇朝以五經試士五之是矣顧五經之解詳於唐人正義奚取於彙解也昔者孔沖遠于仲謐爲正義始於貞觀之十二年而成於永徽之四年非出於一人一手無論其踳駁與否甚或襲古人之說爲己說而掩其姓氏則古說湮矣夫解經必衷古說而後明猶子孫述高曾之事必於其祖若

父也而湮瑣則正義有時於經而過亦相等雖然周秦兩漢古書非盡亡佚所賴好古之士擇其說以諍正義之違異以證古說之眞而厥貢良鉅道光閒儀徵阮文達有經解之刻又數十年而茲刻始出視阮經解且倍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醬之焦申而芬芳四達也夫古人之說之微見於周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不必皆說經而一引申輒與經誼印契多與周厤合宋魯事多與殷厤魯厤合然而古法亡佚寧信三統以求其合於什一不必皆緣而梦之也夫子刪詩高曾之遺閭必於目前刪文爲祖父與高曾近也良而一啄可以息千百啄者也儻有人爲於五經之外羣羣經而俱刻以視後之人使經義大明無殊祖若父之於高曾也豈非盛事哉豈非快事哉

左氏傳厤譜序

峴少時從眉卿臧先生游先生方箸左氏古誼詔作中朔表補古誼之未備且曰杜預長厤經傳日月比而求之隨意遷閏謬妄不勝言漢書厤志劉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歆好左氏是三統爲左氏說宜據之峴唯唯表成先生歸道山古誼弟七易稿夫已氏攬去僅存不全之初稿刻入海喜齋叢書舉之亂峴表亦付劫火今年劉君長甫郵示大箸左氏厤譜推經傳干支

及二十四氣大氐與峴同惟峴於干支之不合者必詳細考證如古誼載定公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一條卽采自表中則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推步之法日密一日據後棱前往往縣絕踳足以適屨屨未適而足不已傷邪夫三統之法本之太初班固稱其密要左氏家有三統猶射之有鵠也唐一行大衍議謂春秋周齊晉事多與周厤合宋魯事多與殷厤魯厤合然而古法亡佚寧信三統以求其合於什一不必皆緣而梦之也夫子刪高曾之遺閭必於目前刪文爲祖父與高曾近也良

玉鑑堂詩序

詩二卷烏程汪鵬城先生篤學多聞尤精疇人
術爻不佞四十許年每其飲小醉讀經史得失或忘昏
睡而未嘗譚詩蓋至是始獲讀之夫詩所以寫性情悅
光景者也人人有詩而拙未必工何嫌大氏求詩於習
見之詩掉弄風雲月露等字千萬首如一首工於何有
杜少陵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之千變萬化書
助之也謂詩有別腸者猶爲不讀書人護短而曾不覺其
非而以自鳴豈不謬哉先生不輕作詩閒作詩卷軸之
氣爛於紙上視習見之詩相縣寧以道里計邪夫溝渠
之水無態大河混混流而不息遭山嶺曲折而回旋而
激觸而態呈焉亦若是耳矣憶同治己巳冬訪先生於

會稽學署先生舉酒曰吾依歷代推步法爲二十二史
朔閏考過大半它日書成序當屬子今先生已宿草此
稿度蜨脫手儻幷詩同梓不佞雖衰眊不敢負舊諾也

元祐黨人傳序

元祐黨人傳十卷余友陸存齋觀咨纂碑凡三百九
人宋史有傳者不及百人餘或坿見而事迹不詳且舛
積久成印譜數冊君耆朋友如命懼未皇盡記憶也人
爲之傳坿於印譜後揭曰應求集易有之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蓋君之聲氣遠矣夫人之族逾萬萬萬其族萬
趨勢不能攝萬使一也箕之於風也畢之於雨也龍之
吟於淵虎之嘯於谷也至不齊也然而有箕畢龍虎即
有風雨淵谷如卓筆百尺不期影而影自湊者也豈待
召哉故樹高則鳥集名高則賢者來故魯國孔融坐

主客常溫尊中酒不空夫孔融何由得此大抵鼓鐘於宮而聞於外馬方是時蓉山浦者名士之藪也君遊浦上有年朝縞夕紵亦大快意事雖然天地之大何奇不有豐於物蔑者喙者爪者牙者蹶者距者走者踔者罔非物也狐拜月而幻形猴冠帶而作劇居然類人類人竟人之乎不可也物其物而不人其物是在善擇故古之於朋友曰擇交矣曰之於親也耳之於聽也至明也至聰也然而五色使目盲五音使耳聾不盲不聾其惟聖人乎吾甚羨君之與天下接也吾尤望君之師聖人也

金鐘山房詩文序

亡友安吉施君詩民有合子曰旭臣舉同治癸酉科鄉試詩讀書性通俊不屑屑與人周旋人皆非笑焉貧而多病依婦翁倘口余龍官吳下憐之而無以助之貧旭臣且負詩民矣今年旭臣上公車未及試遽歿於京寓行李而外無長物賴同歲生戴君筮青朱君蓮夫醵金以其櫬歸又搜錄所爲詩若文若雜著示余謂余知旭臣屬刪訂烏虖余何足以知旭臣刪訂已成定本若干卷卽余敢預前醵醵邪大氏詩而自刪卽已成定本若干卷卽余敢預前醵醵邪大氏詩學漢魏文者亦不失中聲文學唐宋入家浸浸突過壽民雜著於經史考據點染諸然而自詩文與考據分塗往往罕兼長不必爲旭臣累卽論詩文當其時詩宗

古紅梅閣外集序

江山劉翁生工詩詩如霜天飢鶴側翅孤唳又如深山老樹一碧千尺余以詩識君憶咸豐丙辰禮部試報罷

隨園文宗惜抱一篇出諱然以爲袁也姚也夫舍隨園惜抱寧無詩文哉而顧不覺其陋邪旭臣崛起眾中堅據古人不隨世轉移豪非笑固宜夫文軒之與徵輿也錦繡之與衣褐也孰好孰醜人皆識之至於詩文而人不之識是何異暗夷光之容而曰猶嫫母也戴朱二君謀發其生平遺著予詩民諸稿同授梓盛舉也抑亦爲余酬所負也且夫窮達天也天能使窮而不達而不能使精華之氣閟久而不露旭臣儻自知矣

古紅梅閣外集序

江山劉翁生工詩詩如霜天飢鶴側翅孤唳又如深山老樹一碧千尺余以詩識君憶咸豐丙辰禮部試報罷君邀余同舟南返舟中各出所作參印吟聲出篷背與舟子邪許聲相和時髮賊踞江西威蠻林立而兩人者緣江直下都忘龍蛇之當前也又十餘年重聚吳門君權嘉定令遽寃死湖口高陶堂選其詩四卷授梓陶堂爲詩鉤深索隱不肖作平易語故不滿君詩刪落詩余不能靜然竊竊惜之今年吳縣雷甘谿補選得二百餘首至是君之面目全出可以無憾矣夫美色之有旦施也美味之有熊魚也皆色也皆味也皆貴此而賤彼豈天下之公乎哉

詩本音輯補序

顧亭林氏音學五書爲

國朝講五音之先焉其曰詩本音者蓋言詩之韵卽是當時本音也江愼脩氏識其摻漏夫古音韓緝久矣自顧氏書出天下知三百篇爲古音之叢抑亦用韵之準功甚偉然而創始者不易待後來者之加審此莊君子高所以有詩本音輯補之作也莊君好學深思采顧氏以後諸家之說以彌縫其失又疑周頌十五篇顧氏無韵豈清廟明堂之什反不如里巷歌謠因以轉音之法求之亦皆得韵轉音者所謂古音有異別轉一音爲叶音也眞顧氏之諍臣哉夫有字卽有音有音卽有韻古無韵書至於比音成文則韵出於其中矣明乎古音凡經傳諸子有韵之文大氏無不諧之病詩云乎哉

七

奚疑別傳

老友施均甫爲奚愉樓先生傳簡潔有法然未詳盡蓋先生老而鰥又無子孀居愉樓發之皆行書月繕寫書野逸二三十冊余幼時登樓竊檢之皆行書月繕寫書野逸有致亂後原稿不可得矣尤善畫竹近日華亭胡公壽以畫竹名者也見先生遺墨詫曰古人不可知今人則先生而已先生嘗望既高官斯土者皆踵門請見門窄陋而車馬恆滿人有爭欲因引以爲援亦不拒也賢者病先生不絕俗楊子曰當道光季年抗漕案起郡之四鄉欲爲亂糧船塞河建黑白旗以麾城內大駭先生徐一言輒解散豈非不絕俗之功效邪胡病焉且夫士大夫居家不入官府者幾人哉故作別傳補論之先生諱疑字樂夫又字子復愉樓其晚號也

張鑑傳

張鑑字秋水烏程南潯鎮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尤精考據之學著書數百卷已刻者僅冬青館甲乙集家貧賣畫自給所居一樓不下樓者十許年子某亦諸生授徒樓下余詣之其子問客胡爲者曰謁若翁曰老特胡知客誤矣既登樓從容語先生先生歎曰戾氣也寧堪道哉時余學疇人術句先生畫秋鐙講算圖留飲而別嗣是不再見不知何時卒

八

楊峴曰方余謁先生先生須髮皤然後生小子不敢請其年也嘗畫扇贈余設色工麗城南奚愉樓老人詫曰此老尚能爾邪奚老人稱其老老可想矣獨惜博通如先生而名不出里巷至憔悴死其子又不肖使先生之遺著無傳然則請諸費心力奚爲哉

高銓傳

高銓字蘋洲晚號固窌烏程歲貢生余年十五六讀書外舅家窺客得識先生瘦而短微有髭髭莖莖白蓋已七十餘矣善畫竹尤善書嘗詩余曰小字不局促人人解道至於大字如署門百之扁扁斜立人仰面望之宜上斂下舒體勢始稱小子識之同時錢唐高塏以書鳴先生斥曰翰林書耳翰林書有墨無筆奚貴焉試壽昌

校官歸賣書畫自給維揚書教家人養蠶蹙門鮮交遊窮老以死

楊峴曰署扁之訣從來所未發也古者扁已懸始梯上仰面書或亦慮體勢之不稱歟夫先生用心之勤勝高堙千萬倫然而人知有高堙不知有先生何邪豈名之所歸不在藝之善不善邪夫世之爭名者可以已矣

許君傳

許君字月波忘其名長興布衣性疏放不甚讀書獨喜與文士遊長於余且三十餘年訂忘年交君方爲某木商主會計寓郡城之西門外余詣譚必竟日或留宿焉工鐵筆刻晶玉圖章奇古剞蝕如鐘鼎彝器又工狂草

有句作徑丈字者君磨墨斗許張巨紙地上握綿絮蘸墨揮灑初不經意而體勢雄偉人詫貴之君笑曰吾不過氣勝耳非眞能書者也其不自滿如此妻卒不再娶無子

楊峴曰余曩就臧眉卿先生學算臧先生亦長興人君招余館其從弟某武生家謂曰吾弟猶吾也不敢受飲食資它日爲文傳吾姓氏於無窮可乎余皇恐諾謝然而大亂以來事如隔世爲君傳不勝山邱之感矣

潘周尊傳

潘周尊字蘭陔烏程學生員蓀潘氏子出爲周氏後後乃復本姓周初饒於財至君則貧矣好金石尤好古甓

倪翁講印元字笙巢歸安學生員余年十四五識翁於外舅家白髮盈肩貌甚古知余耆古經解歎曰可兒也因自述深孳虞氏易箸書若干卷兒它日學益進爲吾校訂之外舅留與飲飲酣橫眠榻上口喃喃誦宋蘇軾水調歌頭誦聲輒斷聲作矣拙於制舉業試輒下等窮老死

論曰曩讀德清嚴元照柯家山館詩詞集翁名屢見所謂倪二者是也嚴先生往來皆名下士翁交嚴先生翁可想矣然而所著書泛未以授余遭亂度已遺佚余負翁哉

張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諱潮字秋騶歸安藏貢生余外舅又師也精制舉文居鄰頻宮有喜鵲巢大樹上童謠曰頻宮喜鵲巢解元中張潮屢赴秋試不售儻所謂命也非歟生平無它好獨好畫魚能盡魚之跳擲當其時安吉郎按咎葆辰以畫蟹名人稱張魚郎蟹然郎蟹至今人貴之張魚知者鮮矣年六十卒一子遘亂亦卒遂無後

論曰先生每講授制舉文必先率余讀讀聲琅琅出金石行者駐足聽以爲聽雜曲不如聽先生讀文也先生亦曰能讀然後能作余被先生奇賞宜傳先生業而境過若忘荀卿子曰易忘曰漏余漏矣夫

韓潮傳

韓潮字鮫門又曰蕉盟烏程貢生客閩爲諸侯記室老而歸歸而貧甚賣書畫自給尤善刻竹於聚頭扇骨刻杜少陵秋興詩八首綽有餘地嘗教余撫琴謂曰常熟派丁丁悅耳蓋琵琶譬也琴有正聲可以通天地召鬼神豈徒然哉專爾精凝爾心庶幾遇古人矣余讀書郡西維摩盦僧舍先生經過必以琴進先生死琴遂無傳焉

徐溥沈錫彤傳

徐溥初名肇基字味閒歸安學生員家袁家匯工詩能畫畫菜尤妙曰吾輩敲菜根者也嘗忤郡富室丁某執而紡於聽事之柱丁有女絕豔指曰賊賊君賦詩曰春風過處繡簾開十五嬌娃曼出來承鄂堂前吾親見丁香眞个是花魁遂自號佳賊承鄂丁聽事牖佳賊謂佳人許以賊也其放誕類此遠遊數年無所遇聞粵逆擾湖郡遽歸被俘强署僞官不受投水死

沈錫彤字蔗青歸安學生員家菱湖父官某省知縣蓋貴公子也豪於詩嘗結詩社一時詩人皆赴之余初未識面君馳書招余相見大喜約同社諸賢攜酒遊山即席賦訂交詩吟哦聲與山上風聲樹聲鳥雀聲相雜觀者詫爲神仙此歟忽事耳曾不廿年而湖郡大亂君不知所終或曰被俘不屈死

論曰溥錫彤皆以詩鳴詩皆不傳而死於難惜哉夫道咸之間名公巨卿逃死者多矣溥錫彤可以死可以不死而竟死焉烏虖古來烈丈夫何必名公巨卿哉

宣重光傳

宣重光字乃齋歸安學生員書似歐陽率更有時名性僻寡交遊與余善嘗招余其飲飲稍醉輒舉委巷穢褻語諧哄取快道光季年粵賊熾江寧戒嚴吾鄉猶晏然也君忽大咸獨居鬻壁喃喃曰奈何湖郡休矣人笑之

則大聲叱曰若烏知時勢若皆刀下鬼耳一日易衣冠詣郡北門外大通橋投水死

楊子曰君異人哉江寧距吾鄉千餘里而遙方其時大兵坌集各扼要害總督陸建瀛逍遙江上以爲賊旦夕平孰料緣江直下總督跳江寧陷蘇常相繼亦陷湖州被圍福建糧道趙忠節誓眾守城糧罄援絕一城化爲沙蟲去君死裁三四年耳烏虖君之言驗矣智乃出總督上眞異人哉

石渠吳峯傳

石渠字西谷歸安人善畫仙佛人呼曰石佛年七十餘望之如四五十許人同時烏程費丹旭亦以畫名余得

所畫美人倦繡圖示君君曰閨目閒有春意明仇英祕戲圖耳明以前無此法然而人心不古好邪而醜正若必掩吾名矣已而果然至今知有丹旭不知有君也卒年幾八十

吳峯字丹木歸安人余亡妻之從舅也初學醫以醫餬其口後乃學畫山水宗元吳鎮曰吾家法也安用外取哉題畫詩絕雋不自信時時商於余爲點竄一二字輒大喜賞酒共酌酣脫帽笑曰吾一日長於若然詩不若能也若肯攻吾詩則吾之師矣師乎師乎毋吾棄乎後病熱誤服藥卒年五十餘

楊峴曰渠畫當世不之知而湖之人亦不之知也或曰小技耳奚叙述之煩夫技雖小亦各有求工之苦心任其蘧沒豈仁人哉且夫學屠龍者龍不常有也屠鮑魚焉耳矣

沈鳳飛傳

沈鳳飛字杏橋長興人道光丙午副貢生治古文博麗奥衍加司馬相如揚雄論者謂非古文正軌君曰我自用我法寧隨人腳蹤哉家貧顧耽悅聲色或假貸供揮霍索逋者闔於堂君呼嘯自若也貪益甚至不能具饔飧乃大悔盡斥鬻所與徵逐者更名曰悔知然而後矣嘗太息語余曰悔知悔悔而無救於貧豈天不我赦耶當其時有楊柳橋者遺其名工制舉文試輒高等人

稱二橋柳橋以財雄君坐是不自聊賴卒無子一女名繡佛

楊子曰余客長興主君家君自以不解詩使繡佛從余受詩法頗穎慧今不知存否君古文稿曰過庭雜箸積二十許冊遇亂度遺失恨不得編佛詢之夫壻有臍雉有尾蛇有膽魚有再彼臍尾膽膏者以永腐雉蛇魚於無窮也幷亡焉酷哉

朱步汾傳

朱步汾字沁泉長興人候選校官家巨富藏書數萬卷儲書之樓曰五三樓與杭州汪氏振綺堂埒喜爲詩尤工小詞方余從經師藏先生游藏先生亟稱之遂訂交

暇即過從盡讀其詩詞稿盞去北宋諸賢不遑矣憶道光丁未夏余以事它適君帆然曰人如草頭露恐別易會難耳握手不忍遽舍未幾君竟卒豈語讖邪嗟哉

楊子曰君性孤癖擇交苛而遇余良厚謂余能讀書所藏善本假讀無少吝丁卯逆之亂五三樓已成焦土獨臧先生手寫大唐類要十巨冊首尾完善人猶見之此書海內傳寫少得者貴於兼金君儻默爲護持哉

汪士驤

汪士驤字鐵樵錢塘人高祖某從征大金川陣亡　賞恩騎尉世職至君官千總旋棄去能詩善書小楷工而速其友吳恆假讀漢官儀一夕鈔與之盞萬餘字矣尤精漢隸以險取勢以拙取態如老樹千尺花葉皆醜而自然奇古頗自矜貴千索不一應嗜酒或故招飲置佳紙精筆於別榻飲酣旁睨曰欲書乎曰否否待某來書耳某謂余也則叱曰某寧勝吾遽起揮灑盡已而曰點哉若賺吾也大笑去咸豐辛酉杭城再陷率妻子投水死

錢松

錢松字叔蓋別號耐青錢唐人道光戊申秀水周閑大令寶貴不翅虎魄枕珊瑚鉤也咸豐庚申杭城初陷君與其別號也錢唐人咸豐壬子舉人能文章工書書學顏平原性孤冷對俗客終日無一言客怏怏去君自若也余方發凡爲穀梁傳疏證君贈聯有穀梁絕學在春秋之句然疏證汔未竟愧良友矣庚申赴禮部試相見於矮屋中衣焦頭塵若有憂者詢之曰粵賊猖狂浙東西危不支吾輩旦夕人耳相與掩面而泣明年杭州再陷君投井死

范禾傳

論曰三君皆死於城陷時例入忠義傳史官職也余奚敢侵史職姑敘交誼焉耳子路有言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三君死矣視臨難不死者何如哉

范禾字稚禾嘉興人寓杭州屠氏潛圖家巨富兄弟五人各善其善君善金石文字藏秦漢碑尤夥皆明以前舊拓次者亦頗康開本也嘗招余甲乙而題識之晨而往至漏三下始與盡歸余得老蕐翁覃谿學士自寫詩稿廿餘冊誇示之君詢值幾何曰五十千耳大聲曰若以傭書鋤其口今日五十千不畏餓殍乎

遠援去出銀一巨定擲几上鏗然響曰遠將去不則并
書俱喪矣其放誕不羈大率類此一日偕泛舟西湖酒
半忽歎曰粵寇深矣大官大府泄泄沓沓吾輩寧有死
所哉此咸豐癸甲閒事不五六年杭城陷君避温州病
卒

楊峴曰君狂者歟然預憂時勢之不支則有心人也嗚
呼白日鼠雄出賢人阨誰爲厲階至於此極傷哉傷
哉

僧量雲達受傳

量雲號蓮衣湖北人出家主西湖靈芝寺工小詩能書
嘗招余與錢松叔益李念孫節貽學漢隸即所傳解社

是矣曰人苦日課五十字字大徑六七寸越十日一檢
校不如數罰有制蓮衣製枝腐有名會之日各出錢二
百趣具菽腐啖之諧笑哄作檻外荷花千萬柄亦搖曳
媚人當其時下俯世上龍蛇何等也然蓮衣好貨甚誕
飾貽富僞曰吾能識前生若前生吾寺燒火僧益捐財
助香積歟又顧叔益曰若盜吾玉印價不貲宜償玉印
者烏叔益鵲字而遣之者也兩君大怒去社以不振明
年遷而之六舟所

達受號六舟海寧州人祝髮於州之白馬寺能狂草書
書金石文字涉遊南朔搜訪益勤所藏與阮文達積古
齋埒文達旌爲金石僧者也晚年主西湖淨慈寺聞解

胡培系傳

胡培系字子繼績谿縣貢生曩者余客衢州識君族孫
澍澍精研六書余敬之澍言不及君因介紹相見益君
沈浸於三禮者也晨起喃喃諷儀禮數百徧周而復始
諷未畢雖有它事不敢以請嘗謂是書宮室制度頗難
昭晰如朝有天子諸侯之朝制大夫士之朝制廟有天
子之廟制諸侯之廟制大夫士之廟制寢有正寢燕寢
諸侯以下之制亦與天子異又如朝有行於燕朝之禮
行於正朝之禮行於外朝之禮廟有行於祖廟之禮行
於禰廟之禮即就一廟言之有行於廟之室之禮行於
廟之庭之禮行於廟之門之禮非講明有素則盲然耳

著儀禮宮室提綱未成書而天下大亂亂定以軍功官寧國府教諭猶訪余蘇州談薦事如夢問余周禮制度名物考稿本兵火焚失勉使再纂余亦勸君屏棄一切早竟宮室提綱之緒然兩人者老矣又爲衣食計不能嫥壹相視太息而已別後遠病卒烏虖禮家無人矣豈余一人之悲哉

楊峴曰君倘有大藏體箋證小檀欒室筆談等著皆未梓其子賢不肖不可知所願如鄭康成之有小同則君不朽矣

紫蔗翁傳

紫蔗翁不知何許人或曰閻嶽翁爾雅蘱蒘草廣雅紫蔗蒘蒘草也蘱與紫蔗異名而同物翁喜種紫蔗故又稱紫蔗翁幼治詩古文不中度棄去從經學大師遊治春秋三傳皆有述旨不竟其業治三禮以爲周禮者體大用博不究極其名物與其制度則不能以通凡天地山川城郭宮室以迄車馬衣服酒漿醯醢之緐重分別義類各爲探索條繫而件堛積數十巨冊未皇董理貧甚出門乞食粵賊作家被燒爰兒子死難稿盡失當其時翁年已四十餘心志頓喪無復留意從軍得官官於吳又二十年上僚怒其傲劾褫職無所歸搆茆屋數椽於吳之東南隅稿壁牖以往對紫蔗晨昏面數曰此周禮地官掌葆草之一也豈不如藍蒨象斗然矣哉

書祝大姑

祝大姑余舅氏鼎亭公次女也適王某王某貧商於外大姑依從兒川如居王戍湖州失守川如出酤酒使家人次第飲大姑獨竟忽呼曰吾王氏婦寧復爲祝氏鬼乎趣出門數武仆地死夫女子既嫁不得歸於母家詩竹竿所以思歸不得歸也大姑之依從兒權也非經

也然而倉卒之間不守死祇氏烏庠大姑知禮矣

山東侯補道施君墓志銘

君姓施氏諱補華字均甫湖州烏程縣人王父某父某以君貴贈如其官君早失怙勤讀書經史百家動窮家卻甫冠入郡庠雖甚貧而負氣不下人咸豐庚辛間粵賊陷蘇常抗嘉等郡攻撲湖州趙忠節督民團禦賊招入局計事君上約權章程謂賊勢大稍第築長圍絕饋道則一城皆飢矣忠節不聽卒糧盡失守君丁母憂服滿中同治庚午鄉試一再北公車報罷楊中丞昌濬撫浙憐君落拓使署左文襄於關隴當其時文襄開幕府網羅天下英俊得君論賢皆出君下乃大喜軍事一以

相關駐肅州出奇規復南北各城功最以同知留甘賞孔雀翎調赴營試軍抵吐魯番巡檢楊某方以他罪發覺閻君來懼案問自經某蓋楊中丞族子弟也有忌君者譖於文襄疑君相與為薄舉辦疏劾以府經縣丞降補既抵阿克蘇張勤果行營勤果視禮之南路攻勦皆斷於君五戰五勝進收喀什時兄以功復原官領枝擢知府加鹽運使銜會俄羅斯有畫界之議君跋涉冰山雪嶺凡犬牙相錯之區據圖與俄爭俄無所施其詐拓地八百餘里奉

旨以道員仍歸原省用加二品銜法蘭西犯閩燒殘萬民驚駭城郭君大憤將入都有所建白聞張勤果拜撫

東之

命疏請君總理營務折赴濟南馳書李肅毅伯叙法事數千言後皆如所料光緒庚寅春引覲奉

旨以道員改發山東儘先補用閏二月病作醫不得其要遽卒年五十有五憶三十年前偕君登杭州之吳山東望錢塘江波濤掀起如萬騎奔騖忽大聲曰錢鏐射潮豎子耳吾曹當射天狼寧潮為哉烏庠君之志大矣然而不竟其用孔子曰有命是邪君著作已刻者澤雅堂詩六卷古文八卷未刻者詩續集若干卷配某氏子二彥詒彥振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銘曰

一蹶一起而位止此也若跛夫疾步曾不逾咫也孰播

弄之莫知其以也雖然不可恃而可恃者書於君必豐於其子也

慈泉記

出郭北行不數里曰虎邱邱不隆而迤若俛若注若蹲若側臥嘉木美草披拂夷漫不能殫狀案志邱有泉曰慈泉梁慈慈尊者鑿梁至今千四五百年湮沒無考光緒甲申春朱君修廷陟邱訪焉邱之人無知者屬怡賢親王祠僧雲閒大索獲於試劒石右巨石戴其上汲而飲甘冽逾中泠時洪君文卿彭君南屏文君小坡同遊皆大喜踴躍謀所以旌之旬眾眾諾集金錢若干萬於泉畔籠隙地亘短垣逐地勢高低錯屋十餘楹面泉曰

抱甕軒磴而上曰問泉亭最上曰靈瀾精舍又東曰送青移而總其目於垣之楣曰擁翠山莊雜植梅柳蕉竹數百本風來搖颺戛戛聲空朱日色正午人影皆綠馮垣而眺四山滃鬱大河激駛遙青近白列儲垣下相與醽酒稱快酒半楊子起曰天下之大元氣之所流灌足以馨吾志悅吾精者寧止一泉然而遇不遇判矣譬於人遂居窮谷掩輝匿耀豈盡嫡亢不情歟毋亦無旌之者歟夫泉在茲邱初無異也由晦而彰乃大湊雖千萬泉莫適爭也吾幸泉之遇矣且夫泉之遇泉之巧於自爲也矣其慈

寄漚巢記

劉子石香營寄漚巢爲般旋所寄漚者漚泛泛江湖如劉子隨地而安故曰寄也以告楊叟楊叟曰嗟乎劉子之智不如漚而矣寄哉夫漚天下之至閒者也浩蕩萬里習以水質清徐窈冥汗漫翕忽能絕想域外籧萬物而無厌今子頓代、厌淖百煩膿湊販夫豎子媞媞奔奏朝徼譆之與逐夕偷糞其來又曾靡莽蒼之趣徒弊弊焉以利媾而矣寄哉劉子曰咄叟不知僕夫人生昌宙智喧勇嘈有疏變之異紛紛於甌通之郊僕類愚公之愚焉補泰山以秋窣然而鵠穆稚以寒訴鶵蹴蹴以飢號僕不能忍而終古也毋寧近市之逃楊叟曰不然蓋萬直之賤也不如一枉之貴也子欲求食而王侯之不事猶將嫁趙而軔車於魏也且夫櫝寶而祕之不可以爲寶盜道而蘄之抑亦舁於道也子盍變計之早乎劉子蹙然曰僕未嘗忘世也世貿貿莫適鄉椅孔雀爲山雞媚鵜鴂曰鳳皇鷁鵝癭曳游於窖方僕志何等乎拙鳩乎奇鶴乎乃抗聲歌曰以漚喻漚兮泊乎逝憺乎休兮饗匪其蒋兮腹漚之糧兮崇匪其蒲兮宅漚之宮兮彼贏勝以履屨兮羌一邱之貉兮歌已面楊叟而笑楊叟莫對隴種而退良久氣少寬杖而進曰有是哉子之巧於寄也請和子歌和曰無懷之民兮古葬之鄰熏欽聰明兮以漚爲兄洲有樹兮樹有巢上不虞龍兮下不慮蛟東門鐘鼓兮隕穫之府也貞子揭槃兮不傾

釋鬲

鬲者九鼎之一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說文鬲鼎屬也愚案鬲有金亦有瓦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此金鬲也周禮考工記搏埴之工陶人爲鬲此瓦鬲也金鬲僅舊禹鼎瓦鬲如儀禮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鄭注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禮記喪大記陶人出重鬲孔疏重鬲者謂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皆其證似古人之鬲瓦多金少其爲鼎屬一也說文鼎和五味之寶器也大氏金鬲瓦鬲同用如今之

黎朾矣不必強爲分別烏程施國祁禮耕堂叢說謂考工記之鬲不宜與爾雅九鼎之鬲相混恐未諦又案說文鬲實五穀與考工記合禮圖天子諸侯之鼎容一斛大夫羊鼎容五斗士豕鼎容三斗無五穀之文或考工記說文指極大者言之歟喪大記疏受三升疑即禮圖三斗之譌蓋重鬲之重乃輕重之重既重矣不應止受三升然於傳無考姑闕吳縣吳中丞大澂得金鬲字作盥釋曰鬲之異體非也廣均集均始有盥後人知有金鬲不知有瓦鬲虛造从金之字不足據因率連作釋鬲

保定元年造像跋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當陳文帝天嘉二年古刻可喜吳

窓齋中丞得自汴梁徐翰卿拓以見貽窓齋云是玉造像翰卿云是石之似玉者不佞非目驗姑勿論案王蘭泉司寇跋北齊武平七年馬天祥等造像謂瞽有劉道民道民之稱已舊此亦稱道民馬落子大氏猶今之信士耳阜世伽像阜郎造左傳昭七年士臣阜服注阜造也造成事也衣緣眷屬衣緣郎因緣假衣爲因亦眞詣脂微聲近通轉之理魏瞽而降別字增多然尚有依據可以尋究非後來之苟且矣

瓿尊跋

積古齋鐘鼎款識班从竝引儀禮士虞禮漢書王莽傳注謂班古作辨辨爲古班字頖文从玨之字後起愚案說文刀部辨判也玨部班分瑞玉二字似同實異儀禮漢書等注以辨爲班猶周禮以頒爲班說文頁部頒大頭也俱假借字仍當以班爲正字說文叙曰分別部居不相雜厠此類是矣瓿當爲辨字省文非古班字頖文若疑班爲後起字恐未諦

季度銘跋

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依趙氏明誠金石錄題作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考論精諦獨不能定季度伯幷是一是二何邪余舊藏拓本典大君諱協字季度云云以前模黏莫辨趙氏作錄時尚見中郎將堂谿典伯幷云云一行則協字季度典字伯幷明明二人無可疑議協爲

郡主簿作開毋闕銘而闕不署協名協子典來請兩再作銘表章之亦無可疑議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章合父子爲一人惠氏棟後漢書補注遂謂古人名字多改易季度一字伯幷大謬案儀禮士冠禮字辭曰伯某仲叔季惟其所當蓋伯仲叔季者長幼之次第不容紊也既伯之又季之所當之謂何矧銘中子述父字碻有可據乎故知善讀書者不蒙於舊說矣

篆書論語跋

窓齋吳中丞憫六經自漢唐遂寫而古文亡遂以大篆爲論語二十篇欲復壁經之舊其用心至精銳矣竊謂論語在漢有齊魯古三家鄭君作注以魯論參考齊古

讀正其字迨魏何氏作集解往往與鄭異字隋末陸德明作釋文所載經注又時與邢疏本殊梁皇侃義疏本尤多異字自是而降承譌襲謬詁訓違失不獨字異而文義亦異可勝議哉中丞導師也若明指諸本之未是與茲本之是於何書得其證博引而詳說之使學者不疑其鑒空當更盡善盡美儻亦有意乎輒拭目俟之

與徐潤生爾庸書

鶉原簪盍曲蒙珂飾盛心古道綢繆臻至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古人云然良不誣也足下優游典冊發爲文章隊好爵於紫閣睇不朽於金石近復張扶風之帳講北海之經風雨之感多士魚龍騰翥爲瑞君子麟鳳非夫

福慧兼隆其孰能至斯乎峴暖姝自好貞孤不諧無東方之滑稽有北郭之貧悴猥於客歲驅車嫁梁蒼龍單獨赤舌橫破聚鐵九州鑄輒成錯累碁十子局終不平命邪運邪安在其不辱邪自爲逐客嘗焉西騁儒冠不死豬肝累人身在圄牢之中心馳毛髮之效奮袂攘衽遂事磨盾然而才愧阮瑀蠭工草檄人非義之不解俗書似挾瑟而適齊異脫錐而謁趙涼秋八月言抵利州行帳半弓環榻十步陵落紅綠色類繡鏃夜蛩啁嘐聲和霜笳舊雨今雨迭忘不來團雪散雪軫懷彌厲顛毛欲白意氣銷隕閒有吟弄不復收拾嗟夫骨相不媚人事多蹇宵以發物千於青雲願逐張翰之舟歸卧袁安之廬種瓜一畦翳蒿三徑捐棄故技長與野老遊耳謂余不信江水爲證勉哉足下出處判矣敬勗明德愛護光采良覯有日波濤無愉儻驪駒之已秣幸交鱗之損寄言不宣意惟有主臣

謝周韓臣侍郎師書

竊峴獲親杖履自謂長坐春風中丞東行遽拉與俱鷁首臨發引望無已違離之恨江水知狀伏惟譚經北海接奇元亭五鳳騰采三鱣詔瑞吳季重有云眾議歸高遠近同聲直其然矣回念侍饌後堂悉顧臻至此時此景邈焉千里舟次拜紈扇愾胸之賜所謂溢目致歡而撫膺多愧者也四月廿又五日遂抵鄂渚是邦人物自

爲風氣腥腐所族吞啄隨之性本疏放嬾於酬酢雖處戟門不關車蓋類壯武之心疾等田光之精亡蘇秦發篋之書生平已矣玉案登樓之賦蕭瑟可知重以鞭策未嘗不三復而歎嘻也夫西河沈鐘尚激霜譽南山墜翼亦感颸舉人非物比輒用躍躍上計之車期以明年儻仍擯斥則眞簑笠終耳衡山蒼蒼奉手有日執丹漆以造講寧煙波之畏阻邪

（擊言舊十四首或謂其過激宜棄然不忍盡棄也茹荼二首可以識大概矣）

作士氣

兩粵勘定湘鄉合肥之士天下號虎旅者也然而洋人一詐逡巡遁逃莫敢與角積尸盈野血流漂杵將毋氣

之爾邪解者曰古無海戰乘艘繪人巨洋湧洞掀掉眩而欲仆安能戰哉曰否否不然朝廷待洋人甚恕不忍啟釁戒彊帥毋先動動有刑夫兩軍相望火器轟砲霆駭而電疾少一回翔而士已殘其大半矣且夫洋人度中國之緩也而持之以速寅謀而卯戰卯謀而辰戰其進也唯志其退也唯志中國避死之不暇如此士氣奚作哉試詔彊帥曰洋人與我好客也能則仇也殺勿後時一切不中制必有奮辟疾赴以十搏一以百搏一以千搏一以萬搏一眾寡之數不倫洋人之滅可跼足須也徒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恐非中國之利

惜虛費

國家之財豈少也哉然而用常不足司農仰屋而嗟則何邪曰有大瑕焉洋人之所恃者輪船也火器也中國驚其船之堅器之利爭願購之洋人靳其直直百索千直千索萬浮於其本有而不知紀也又以倣若朽者髮之漆之紿中國之人中國得之則大喜曰今而後何敵之勿摧夫洋人豈甚愚哉而驕以所恃授人也如是者費金錢數千百萬亦既購之又於緣海各省設輪船局火器局試製造官吏輸於秋荼稟祿溢於川流百壞一成則大喜曰今而後不辱命矣十餘年來造幾船製幾器問於主者主者不對如是者又數千百萬且夫設局以牟洋人也奚爲頻頻遣使者仍購自重洋也製造購自購兩舉而不一停必操勝算然而有事之秋船器不相當捐於驚濤駭浪之中竊悔從前之徒然也夫此徒然者何乃不惜巨帑耳哉蓋無異憂波臣之乏而擲金錢以資賴之也今日數千百萬明日數千百萬天地亦窮於生長而況國乎則何如節諸局之贏佐度支之絀或猶策之中者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５９
作者＝
页数＝７６６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